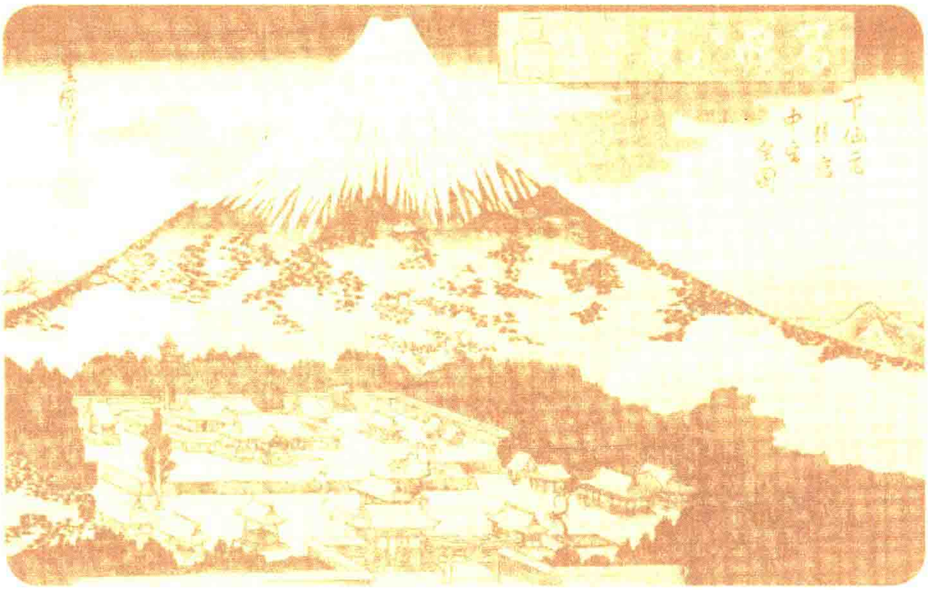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8668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二輯目録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册目録（總第52册）

第三十四册目録（總第53册）

第三十五册目録（總第54册）

第三十六册目録（總第五十五册）

第三十七册目録（總第五十六册）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第三十九册目録（總第58册）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第四十一册目録（總第60册）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37册）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冬平、關白藤內經、太政大臣源通雄、左大臣藤實泰、藤基嗣、右大臣藤家定、源長通、內大臣源有房、源通市、

覺海上人招僧疎石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

春齋林恕　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母談天門院、藤原氏、內大臣師繼養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葬吉野山麓藏王堂、

己未、元應元年、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法皇後宇多帝聽政院中、○夏四月、丙戌朔、甲辰、法皇勅前權大納言藤爲世撰續千載倭歌集、總二十卷、歌二千百二十首、爲世嘗憤藤爲兼爲庶流之身撰玉葉集、至此再奉撰集之事、而慰鬱陶、以增鑑前後所記考之、則伏見皇統當作則爲兼用矣、龜山皇統當作則爲世用矣、皇統二亂、既不睦、故爲世是爲兼、嫡庶相忌、其餘廷臣亦樹黨、可類知焉、北條高時母覺海夫人招僧疎石、石勢州人、宇多源氏之裔也、幼而誦佛經、十八歲爲僧、號夢窓、來往京師鎌倉、而師佛國禪師日高峯、得印可、傳佛光衣、既而至濃州卓菴古溪、去年覺海夫人聞石之名、欲招之、石逃於土佐五臺山、今年覺海遣使上佐、逼石令起、固屬使者云、若師不起、則汝莫歸、石聞而潛身於

內大臣源有房薨

立藤禧子爲中宮

實兼、中宮父

天皇多內寵、九皇子、皇女三十餘人

海嶋、使者戶曉家諭曰、若有匿疎石者坐罪、石東廻西避、而不可得、遂赴鎌倉、覺海厚禮相待、假館勝榮寺、道友相訪、杜門不接、疎石年譜、覺海不記其氏、然爲高時母、則秋田氏也、○秋七月、甲寅朔、日蝕、是日法皇枉駕問內大臣源有房病、有房既危急、不能起、臥拜龍顏、乃辭官職、而祝髮、翌日薨、年六十九、有房才談倭漢、且達翰墨、爲法皇被委任、爲時被重、號六條內府、其子有忠、光忠、共仕朝顯達、○八月、癸丑朔、巳未、立女御藤禧子爲中宮、權大納言藤實衡兼大夫、權中納言藤師賢兼權大夫、前相國藤實兼謂老晚之榮、何以加之、太平記謂天皇以西園寺世世與武家睦、故立禧子爲后、納於徽殿、然熙寵時、安野中將藤公廉女廉子、隨禧子入宮、一日帝見之、有顧眄之色、恩寵日厚、遂爲准后、世人皆嗷憚之、如皇后元妃、天皇自在坊、多內寵、權大納言藤爲世女爲子、生中務卿尊良親王、妙法院尊澄法親王、爲子能倭歌、天皇在坊時、爲子既逝、及即位、追悼贈從三位、參議藤實俊女、生太宰帥世良親王、聖護院靜尊法親王、大納言藤師親女民部卿局、生尊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號大塔宮、後脫僧衣、改名護良、藤隆資女、少納言內侍、生僧尊真、號醍醐宮、少將內侍者、菅原在仲女也、生聖護院聖助法親王、左大臣實泰女、從二位守子、生一乘院玄圓法親王、廉子生恒良親王、

足利高氏支分族屬

成良親王、義良親王、唯中宮禧子不産皇子、而誕皇女、惟子凡皇子皇女三十餘人、或有不詳其母者、或有闕其名者。○冬十月、源高氏敘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高氏、足利判官義康八代之裔、清和源氏一流之冑也。義康子義兼以來、義氏・泰氏・頼氏世在鎌倉、與北條氏為婚、世祿家昌、為武林之豪。頼氏子家時、號足利太郎、任伊豫守。家時子貞氏、稱足利三郎、任讃岐守、乃是高氏父也。貞氏有三男、長曰高義、任右馬頭、早世。高氏其仲也、季曰直義。此時貞氏既致仕、高氏繼家、為一族之帥。足利多支族、義兼庶兄義清、

法皇幸南禪寺問佛法於住持德儉

先皇龜山帝

號矢田判官代(死於水島戰、見壽永紀)。其子義實、號廣澤判官代。義實有三男、兄曰實國、是仁木氏之祖也。次曰義季、是細川氏之祖也。季曰義宗、是荒川・戸崎之祖也。義兼傍出有畠山・桃井、義氏傍出有吉良・今川、泰氏傍出有斯波・澁川・一色・石堂・上野等、而支分族屬猶多。高氏母曰藤清子、上杉頼重女也。故上杉一流亦屬之。高師直(本高階氏也、然省階字、唯曰高)累世之家令也。其支族亦多。丁丑、法皇幸南禪寺、見住持德儉、入室問法。法皇曰、是叢林盛典、朕深敬悅。法皇聽政之暇、在大覺寺、專信密宗。然以先皇歸依、故時時談禪法、須年延

元應二年

藤為世撰續千載和歌集

慶上皇(花園帝、號萩原院)亦好禪、召大德寺妙超。超奏請著袈裟與上皇對坐、上皇許之。而勅問曰、佛法不思議、與王法對坐。超對曰、王法不思議、與佛法對坐。上皇驚其放言。天皇亦頗好禪、遣使召超。超病、使弟子惠玄入對。屢賜宸筆於超。

庚申、二年、夏四月庚戌朔、戊辰、前權大納言藤原為世奏覽續千載倭歌集二十卷。為世以再奉撰集之事、自謂此道眉目也。乃催玉津島歌合、公卿以下有志於倭歌者、皆無不應焉。羣詠既成、為世攜諸男諸孫、先詣住吉社、而至玉津島開會筵(玉津島在紀州、祭衣通姬、古來

僧德儉寂於南禪寺、賜佛燈國師号

法皇所賜墓誌

儉辭世偈

倭歌者流所崇信也)。為世昔撰新後撰集、出一人之意、至續千載、則其子權中納言為藤預議之。或增或減、父子意不相合者亦有之云。南禪寺德儉病、奏請歸鎌倉。法皇使前權中納言源有忠諭留之。至此病革、法皇自臨問之。而勅有忠就其臥處、賜佛燈國師號。儉起而奉謝曰、生膺國師署者、本朝未之有也。某豈敢當。有忠曰、法皇以非常之禮、待非常之人、勿辭而可也。○五月己卯朔、丁酉、德儉寂於南禪寺(壽七十六)。法皇賜宸筆十字於其墓、曰特賜佛燈國師無相之塔。且賜御製像贊。儉辭世偈曰、七十六年、不生不死、雲散長空、

德儉塔銘
篆額
僧圓旨元光共入元
元亨元年
元僧梵僊來朝帝接紫宸殿

月行萬里、儉名聞元國、儉沒後二十餘年、其弟子元壽入元、請抗州官僧本無作儉塔銘、奉議大夫趙雍子子昂書、參知政事王都中篆額、額曰、大日本特賜佛燈國師約翁和尚無相之塔、是年、僧圓旨元光共入元、旨越州平氏子、號別源、又稱從性、在元歷見茂古林、本中峰、芝靈石等、光作州高田人、號寂室、傳稱小野宮左府藤實賴之裔也、在元歷見誠絕學、觀無見、義斷崖等、

辛酉、元亨元年、三月、乙亥朔、甲午、元僧梵僊來朝、僊道號明極、帝遙聞其名、遣使厚禮招之、至是僊來、帝接之於紫宸殿、侍三公九卿、整其粧、衛門兵衛嚴其備、夜參半、傳蠟燭、僊拈香、祝萬歲、既而僊退、翌日帝使右少將藤實世賜禪師號於僊、僊謂實世曰、帝雖有元龍之悔、有再即位之相、○夏四月、甲辰朔、己酉、正三位藤公有辭參議、藏人頭藤資朝任參議、右兵衛督文章博士如故、從三位藤經康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光業、文章博士菅在仲、子左輔共叙從三位、資朝日野權大納言俊光子也、少而繼家業、業文學、且有大志、好偏僻、曾見大納言藤為兼坐事被捕曰、此人可羨也、大夫不榮則遺辱耳、一日西大寺靜然上人入省中、腰屈眉白、出閤寺、權大納言實衡見之曰、最可敬仰之形體也、資朝曰、是唯年之老耳、後見狵犬老而毛禿、乃牽之贈實衡曰、此老犬亦是可敬仰之形體也、又偶避雨于東寺門、見食兒勾人、手足屈曲頽側、五體不備者、而謂是亦非常之物、可以為珍求、暫留熟視、而興忽盡矣、集

藤具範逝
內管領長崎高資驕茂其主
元亨二年
陸奥國安藤氏始違北條氏之令
法皇辭朝務閑居大覺寺

曰、非常之物不可久玩焉、唯常而不興者、實可愛之、即歸宅、見砌除假山樹木之曲折倔蹇者、而拔去之、白此非常而異者也、其餘所行類焉、天皇奇其志量、大被寵遇、是年、從二位藤具範逝、北條高時家令長崎圓喜老、而讓內管領職於嫡子高資、高資驕茂其主、而振逆威、高時懦而不能制之、且耽酒色、衆皆危之、而心不安也、天皇傳聞之、密有圖東之志、

壬戌、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三月盡、倭歌御遊、陸奥國士安藤五郎與同族又太郎相訟、違其旨於鎌倉請斷決、甲乙共納賂於長崎高資、高資所令皆有私、兩家部屬互怒不用高資令、而相鬪爭、高資告高時貞顯等、下守邦親王教書於安藤兩族、制止之、不聽、承久以來百餘年、闔國無違北條氏之令者、至此安藤兩家始叛、昔義時令安藤某居奥州津輕、以治與夷、其子孫連綿分為兩流、以至五郎又太郎、高資怒其不用令、遣兵攻安藤、不能克焉、○四月、法皇遣權大納言藤定房於鎌倉、請曰、今上齡壯而英敏、宜親萬機、在朕則唯欲極佛道耳、高時等報曰、任叡慮而可也、定房復命、法皇乃避洛閑居大覺寺、天皇親政、天皇即位既超而立、然依先例、而朝務多是決於法皇、法皇老而漸倦、廷臣受天皇眷遇者、亦憚厭法皇、

僧智侃寂

故及定房發京、皆勞慮關東、復命如何而待其歸至
此皆大悅、謂得時也。僧智侃寂。侃字直翁、源姓、上州
人也。曾入宋、歸朝後、嗣法於圓爾、謚佛印禪師。有一
散人、不稱名氏、不知何許人、乘破車在四衢道、道傍
之小豎隨其所欲推之、輓之。里人名之曰車僧。或語
以數百歲事、而曰自歷試、因茲亦呼七百歲。嘗慕烏
窠之風、一夏棲筑之筥崎松樹上而坐禪。夏了時來
謁智侃。侃問今夏樹上修禪是也。死車云是。侃云、如
何是樹上禪。車云、上也下也。時搖上蟻行上下。侃指
云、這箇亦能坐禪。車頷之。侃便趕出。於是剃髮為僧

東福寺僧師錬上元亨釋書表文

諱正虎、字深山、結菴於山階之山中、皆謂散聖之應
化乎。（　）八月辛巳、東福寺僧師錬上元亨釋書三十
卷、表曰、臣僧師錬言、竊以聖明之代、必有著述、其來
者尚矣。昔者漢武之雄略也、子長纂史記焉、宋仁之
寬厚也、永叔修唐書焉。二作之高出諸史之上者、無
乃二主文思之化乎。我金仙氏之道、雖方外塵表之
詮、至有撰編者、靡不歸揄矣。嘉祥之創梁也、逢高祖
之仁裕矣。西明之續唐也、遭太宗之爵漑矣。及天壽
之成端拱也、皆泰平之標幟矣。伏惟皇帝陛下、道出
震德、重離稟上聖之姿、膺中興之運、街談衢話、復延

天之至和、祖業宗勲受唐虞之淳化、師錬生無為之
清世、屬空門之斐文、僧史才疎、恥刪手於照黙宗記
氣懦、謝透爪於永安、寔緇田稗稊、禪林之樸樕者也。
陛下邁五君之德、而鍾五君之譽、老禪乏五子之才、
而成五子之事、熟念明時時繁矣、昌世々多、然當聖
代而茲書出焉、豈不我君文思之化而太平之餘標
乎。今夫隋珠、趙璧、照乘、夜光、久棄損于路傍矣、有一
夫、掇拾磨拭、緝籍襲藏、主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
自珍、捧獻于一人、其人久雖威重、豈無動喜容乎。蓋
諸師之高德、不啻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謂棄

金澤貞顯討奥州安藤氏

捐矣。師錬匹夫之頑嚚也、視斯散容、弗能無掇襲、如
是至寶、不敢私蓄、敬上陛下、弗為僭越耳。林下疏筆、
餡飣雕蟲、乞降中書、得受官挾、若有可采、入大藏行
天下、於戲璵璠之玩、弄玉者之事也、匹夫唯鬻貢而
已。然則此書流播、陛下之任也。觸撼兢懺、伏待斧鑕。
師錬誠惶誠惶、頓首頓首、謹言。（師錬紀年錄曰、元亨二年八月、元亨釋書三十卷、更三草而成、乃以其十有六日表聞、帝先覽表大嘉歎、指謂異日集碩儒才拔儁真贋為无疵、而後入大藏大行天下、不然賠誚後世、未果兵革起而臺評寢、緣時四十五歲。）而鎌倉遣兵
於奥州、討安藤氏、平之。安藤屢破鎌倉兵、金澤貞顯
率大軍攻之。時河内人楠正氏代其兄正成在鎌倉、

天皇密議東征之事

元亨三年 清原良枝七代侍讀

從行焉、安藤氏以兵二萬、競進而戰、貞顯不能破之、正氏言曰、聞諸臣凡曰、臨軍如此、則撰精於射者、而可射之、貞顯從之、選擇善射者一千人、而先進請軍繼之、安藤大敗、天皇與近臣密議東征之事、然秘則無聞焉、自今春稱中宮娠、而修平産之法、然終年無降誕之驗、武臣稍疑之、當此之時、攝州渡邊氏、紀州安田氏、和州越智氏等皆叛、不用鎌倉號令、舉世皆謂北條氏危亡之兆也、

癸亥、三年○二月、癸亥朔、丁亥、正四位下大膳大夫清原良枝聽内昇殿、依七代侍讀之賞也、良枝者、賴業玄孫、良李子也、歴仕龜山帝、後宇多帝、伏見帝、後伏見帝、後二條帝、花園帝、後醍醐帝七朝、當時七旬耆老、春口授六經之説、古今未曾有、爲因聽昇殿、○五月、丙申、參議藤冬定罷朝參、依關東之事有街説也、天皇東征之志既決、然憚事漏、而不咨詢大臣老卿、唯與近臣密議之、日野參議藤資朝、於日野藏人右少辨藤俊基專主其事、權中納言藤師賢、藏人頭藤隆資、右少將藤實世、平成輔、及伊達三位房遊雅、聖護院廳法眼玄基亦預聽其密謀、資朝等受密詔、潜招武士、河内人錦織判官代某、參河人足助重範、美濃人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等、及南都北嶺僧數輩應之、運其籌策也、恐人知

南都北嶺僧應密議

無禮講

之、而每其會席放達無禮、獻酬之序不論上下、男脱帽放髻、僧不著袈裟、而艶女二十餘人、年十七八許、身被單衣、以行酒、肌膚透徹、驚人、會者十餘輩、遊戲於其間、號無禮講、猶慮人之怪焉、而托事於文談、招法印玄惠講韓昌黎文集、佯爲聽之者、而顧膝拊籍屬耳、私語陰議東夷征討之事、俊基者近侍之臣也、日々多務、不遑運密謀、一日延暦寺横川僧徒捧疑状、俊基讀之僞誤讀楞嚴院爲慢嚴院、滿座嘲笑、俊基顏色赧然、佯稱蒙大恥、而不朝參、半年變形於修練者、與資朝弊衣破笠、微服間行、或托事於往湯泉、或往關東、或赴鎭西、或巡大和河内紀伊之間、相可爲城郭之攸、又窺國之風俗、又察人形勢、然宮中猶稱中宮娠身、使僧徒修法、而咒詛北條氏、屬時人皆怪中宮娠身累年無驗也○六月、辛酉朔、乙亥、勅使參議藤資朝赴鎌倉、資朝繼家業、頗有文才、且有家志、故隱謀之事以爲己任、今對東方、亦選其人乎○十一月、己丑朔、日蝕、癸巳、參議藤資朝辭撿非使別當、資朝與俊基等密策多端、玄惠亦知其託事約曰、相會講昌黎集、而至貶潮州之段、聽者皆忌嫌之、以爲凶例曰、此非急務、不知講孫吳韜畧、而講筵廢、按、日野家譜、資朝俊基共出自中納言實光、而資朝爲嫡、俊基爲庶、

資朝資基微服間行相地察人形勢

正中元年

前関白藤家平薨

甲子正中元年五月丙戌朔己亥近衛前關白從一位藤家平薨歲四十三號岡本關白家平有三男其嫡乃是右大臣經忠也其次僧覺實爲興福寺別當季僧慈忠在叡山任僧正家平比及壯年不近婦人常好男色而與少童同抗席初左衛門督忠朝被寵七八年從五位下成定代之崇顧賜頃年隱岐守賴基專寵及其病賴基不離側及其落飾賴基亦剃髮至此病革拴忠省候家平瀧額基顧視曰若與汝同逝悲中之喜也言畢息絶此後未幾賴基病矣譫語作如對尊者之唯而遂死〇六月乙卯朔庚午天皇行幸大覺寺法皇大悅二品法親王性圓者天皇母弟也法皇太愛之常謂以大覺寺讓性圓以准仁和寺至此請天皇寄附莊園若干然猶顧性圓曰噫予不能見汝爲法主居焉天皇曰朕在焉莫憂後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十一　何不成舍藏

後宇多法皇崩於大覺寺

事車駕留寺七日及丙子還宮東宮邦良行啓大覺寺法皇喜而懇告治世之術東宮聞顧命而退止宿及夜聞法皇困睡而驚覺問曰東宮何時還東宮對曰邦良在斯法皇曰猶未去乎其顏色聲音祖孫天性之親自顯侍側者無不垂涙己卯法皇崩於大覺寺春秋五十八奉號後宇多院天皇又號大覺寺殿法皇專好佛學傾心於密宗故大覺寺傳真言法然不廢先皇龜山帝之志時時參禪且嗜文學其多才自延久帝以後未有焉落飾之後法諱稱金剛性性圓繼密宗住大覺寺準仁和寺而有御門跡之號大覺寺

綾小路源信有逝

謂此寺嵯峨天皇故宮之跡而恒寂法親王傳領之其後荒廢至後宇多法皇再興〇九月甲申朔丁亥僧聖尋補醍醐寺座主癸巳綾小路前權中納言源信有逝歲六十七信有資子兼家業傳郢曲本譜等伏見上皇曾學郢曲於信有賜院宣曰宜繼催馬樂之業爲一流之家督癸丑晦洛中騷動頃年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應資朝等勸奉密詔圖東征而待其時然賴貞國長混在京輦士屢候六波羅無知其隱謀者賴貞同族賴員亦應之賴員者六波羅撿吏齋藤利行壻而夫妻相睦賴員懦而無斷自謂既應詔預聞東征之事則其戰死必矣一夜密告其妻悲永訣在近而相泣且戒之曰必勿泄言其妻

撿吏俗曰之奏打

土岐賴員怯懦漏密詔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十二　何不成舍藏

山本時綱襲土岐賴貞賴貞自殺

夙興以爲皇軍有利則吾父被誅若無利則吾夫死矣不如全父與夫乃往語利行利行大驚召賴員曰竊聞此事信否方今之世企如此之事者是抱石入淵也何成之有若他人告之於六波羅則我與吾子被并誅焉吾爲吾子告之於六波羅共免其咎賴員曰是依同族賴貞多治見國長之勸也唯請吾命之無恙利行往告之於六波羅範貞乃馳使下鎌倉以告之而聚京中洛外之武士於六波羅時攝津葛葉有地下人叛代官之事六波羅征伐之因託事於此矣爲使賴貞國長無逃亡也故賴貞國長各懈怠而

國長家僕小笠原孫六勇戰死

在其宅。明日將加六波羅兵赴葛葉。於是昧爽範貞使山本時綱攻賴貞、小串範行攻國長。時綱留羣兵於三條河原、率步卒二人密往賴貞之宅、自門而入。乃往屋後見之、則無匿空。時綱喜而入屋中、開其戶。時賴貞聽、既覺而理髮。乍見時綱、即取刀與時綱挑戰。時綱意在欲虜之。故稍退。賴貞見三千兵士成列於其後、而恐其被捕、即歸卧內自殺。其從者皆與敵戰而死。時綱歸六波羅。小串範行攻國長。國長家僕小笠原孫六力戰、射殺二十餘人、而口銜劍鋒倒墮於門下、貫亢而死。既而國長等二十二人帶甲冑立

小串範行攻多治見國長。國長自殺。

始建藤澤道場

庭上、鎖門而待之。各分必死。六波羅兵畏之、不敢入。伊藤某父子兄弟四人先進入門、皆被殺。國長開門嘲曰、大兵何不攻入乎。我一快戰。六波羅先隊五百人入庭中。國長奮戰破之。二陣繼入。又破之。範行未能克。既而佐々木判官時信家士千餘人自屋後來攻之。國長自殺。從者皆死。據源氏譜、則賴貞當作賴兼、賴員當作賴存。太平記俗本、以土岐・多治見死為元德元年之事。誤也。增鑑・保曆間記、及古本太平記、皆以為正中元年九月十九日之事。薩州本太平記亦同。但十九日作九月盡。今從之。增鑑曰、土岐・多治見蒙密詔、匿洛中、以待其時。事泄而六波羅遣兵擊之。與太平記謂預葛葉之役不同。未知孰是。○十二月、始建藤澤道場。自一遍唱時宗、歷四代、建道場於藤澤住

正中二年。

長崎泰光等以藤資朝・藤俊基到鎌倉。

焉。世稱遊行上人。而巡諸國畢事、歸藤澤。其徒皆稱某阿彌陀佛為通例。

乙巳二年五月辛酉、東使長崎泰光・南條宗直入洛、到六波羅、與北條範貞等議事。京師驚懼。戊辰、泰光・宗直捕前權中納言藤資朝・右少辨藤俊基。初賴貞・國長死時、其從悉死、無生擒者。故朝廷謂密謀不可發覺。至此大變俄起、叡心不安。丙子、泰光・宗直以資朝・俊基到鎌倉。高時慎其為隱謀之最、欲速殺之。然以為朝廷近臣、故不忍鞫責、而禁錮於長崎家。薩州本太平記曰、高時令工藤高景詰責資朝・俊基。曰、身抑武家有何罪、賜誅伐之宣於土岐・多治見等哉。資朝默而

天皇夜闌前藤冬房議時事

不答。俊基答曰、軍旅之事、非我輩所知。無由陳謝焉。高景詰曰、催無禮講何事。俊基曰、我輩世業文學。故聞玄惠卓識、每暇相會、謂之文禮講。或其此事歟。無禮講者我不知焉。乃其譏人亂真、欲陷國家者乎。高景謂其或然乎、乃復命高時。不及再詰、亦囚於長崎家、以經月。○六月、前權大納言藤俊光赴關東。其事不聞。然以時勢推之、則俊光者資朝父也。為解武家怒、自東行乎。或自鎌倉聞之、而欲併按問乎。或其奏密詔、和解武家乎。○秋七月己酉朔乙卯、七夕、天皇御寢殿、叡心不樂。公卿夜直不獻詩歌。伶人候焉、不催絲竹。宮中寂々。夜闌燈幽、詔曰、簾外阿誰侍焉。前權中納言藤冬房對曰、冬房在焉。冬房一本作冬方。時冬方為參議。詔曰、來前。冬房進出。天皇前席曰、資朝・俊基就囚。東風不靜。朕太危之。彼之驕橫、致何等之沙

藤宣房持告文赴鎌倉

汰乎不可量也不知何以暫解東夷之疑冬房曰近臣爲囚然守節不自首則武臣亦不可知隱謀之所出何犯帝座哉然不虞之變可懼可戒臣想若從正應之例忝賜告文誓詞於高時則彼憤解而朝廷安矣（正應之例謂淺原之變亀山上皇賜誓言於貞時也）詔曰可也卿其草之冬房乃把筆立成奏之天皇讀之反袂拭涙侍臣皆泣即擇萬里小路權大納言藤宣房爲專對使賜告文赴鎌倉高時令秋田城介藤時顯迎接宣房而受告文以示高時高時欲展讀之二階堂藤道蘊（本名貞藤號出羽入道）堅諫曰未聞詔書直賜武臣之例何爲容易披

藤宣房懇陳和解高時圓喜

之哉唯宜不啓封而還進焉高時不聽使齋藤利行讀之至叡心不僞任天照覽文滿座驚懼利行忽眩眦而不能讀而退時長崎圓喜等議曰資朝俊基隱謀素出叡慮今忝告文不可信焉不若遷帝座於遠方以安國家宣房陳解再三事未決焉利行喉下生瘡不出七日歐血而死高時懼惑乃對宣房曰陛下治世宜如初武臣何妨之圓喜亦和解宣房悦而反命天皇感賞其堪專對於是朝廷安堵（增鏡及古本太平記曰宣房爲勸修寺廢流而門地不高其父資道初叙三位宣房早任納言然依此行之賞任大納言而與其家云云然按公卿補任則先是高時赦資朝死罪流於
宣房既任按察知執奏

嘉曆元年

北條高時依病避執權職

東宮邦良薨

佐渡國而赦俊基歸洛）

丙寅嘉曆元年三月丙午朔戊午相模守北條高時依病避執權職（歳二十四）剃髮改號宗鑑欲以其弟左近大夫將監泰家代之然內管領長崎高資不聽而止北條貞顯獨執權高資專攬泰家母秋田氏憤之然不能制貞顯高資而使泰家剃髮改名惠性群士皆嘲侮其懦弱而爲家臣被抑止也（高時自正和五年執權至此十一年）

乙丑東宮邦良薨歳二十四初後二條帝崩時後宇多法皇欲立邦良爲儲君然以今上齡長且被愛寵故謀關東以爲東宮及今上即位而以邦良擬今上

子而爲皇嗣邦良有鶴膝病法皇慮其不長世而告今上曰邦良强健則必傳神器若其早世則今上皇子可兼天日嗣故雖法皇崩後儲立不動天皇多子故於邦良外面無他然中心不穩邦良亦意有恨而不形於色天性溫和侍臣皆懷其德中御門大納言藤經繼六條中納言源有忠右衛門督藤教定左衛門佐藤俊顯等皆東宮寵臣也常憐其升進之滯曰御等暫待孤之治世也王是不豫其乳母對君不離其傍及其屬纊對君哭泣曰何棄此老嫗而去乎尊容不可得而見之唯願爲老嫗一發玉音侍坐者皆

嘉曆二年

憐之。永嘉門院瑞子、曾依故法皇（後宇多帝）命、養邦良爲子、而依賴之。故悲慕特甚。宮中宮外皆悼哭。前大納言藤經繼、四條二位藤隆久、山井少將敦季、五辻少將長俊、少將俊顯等凡男女三十餘人皆剃髮。前權中納言藤有忠爲東宮使在關東。聞訃歸洛、剃髮。既而移轜車於北白河院。天皇驚歎、而命群臣議贈院號。然依其遺命、而邦良娶祺子内親王（後宇多帝女、後號崇明門院）無子。其餘妃嬪生康仁邦世等五皇子、四皇女。

丁卯二年、十二月、乙未朔、庚子、無品親王法守（後伏見帝子）直叙二品。尊雲法親王直叙三品。（尊雲、今上帝第二皇子也、天皇

嘉曆三年

大塔宮圖東督僧徒

元德元年

僧友梅歸自元、作偈免囚獄

太愛之、且以其器量穎悟、欲立爲儲君、然武臣不肯之、故不及元服、入梨本室、爲兼頴法親王弟子、學天台法流、號大塔宮。）

戊辰三年、十二月、己丑朔、甲午、三品法親王尊雲爲天台座主。尊雲以不爲儲君爲遺恨、而切齒於北條氏、至此爲一山貫首、督三千僧徒、密挾圖東之志。天皇亦悦其稱獻慮。

己巳元德元年、是年、僧友梅歸自元。初梅入元、元主以本朝不修聘、故因梅於雪川之獄、鞫劾萬端、而刑吏加白刃。梅低誦佛光劫兵一偈云、乾坤無地卓孤節、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劔、電光影裏斬

友梅獄中述作四偈

春風。刑吏奇之、由是得免。時年二十四。（傳稱、元人不知爲佛光偈。時入元僧圓月知之、告元人、知梅非自作。）梅猶在獄中、析佛光四句、述作其一曰、乾坤無地卓孤節、可是藏身處沒蹤、半夜木人騎石馬、鐵圍撞倒百千重。其二曰、且喜人空法亦空、大千任是一樊籠、罪忘心滅三禪樂、誰道提婆在獄中。其三曰、珍重大元三尺劔、寒霜萬里光焔々、髑髏乾盡眼重開、白壁連城本無玷。其四曰、電光影裡斬春風、寂若多神血濺紅、驚得須彌盧倒卓、潛身跳入藕絲中。又和曰、百城烟水一枝節、觸目無非是幻空、童子曾参無厭足、鑊湯爐炭起清風。既而看在長

友梅讀南華毎紙一覧拋水中

安。後又朝議遠竄入於西蜀。一日在峡手、披小本南華真經、毎紙一覧、拋却水中。人怪而問之。梅笑曰、已讀之。反古唯胡爲。聞者卷舌。梅在元凡二十三年、其間天下名山古迹、南衡北恒、東岱西華、巴閬嘉渝、瞿塘灔澦、瀟湘洞庭、廬山之瀑布、金山、壬山、嵩山、少室、濟水、呉雪、楚花、皆得周覧。至是泛大洋東歸。時年四十。自博多赴相模、道過由比之濱。時梅所乘馬蹄、一蹶陥於泥淖之中。聊入道傍之縄樞、洗其泥衣。舍有一老嫗、出而泣焉。梅問其由。嫗曰、我有二子、皆入空門、一子遠遊不歸。我與其季俟已久矣。若有感激者、

僧友梅閑居梅居之詩

元德二年

梅稍逬而察之則老親也母子相見悲喜茫然是歲同居侍養守歲曾遊蜀而梅甚愛岷峨山歸朝之後想像焉名其集號岷峨集明年到鎌倉入建長寺追慕先師一山（後遊信州諏訪住慈雲寺應郡主金刺之招也又創傳雲寺神氏爲檀越也延年依右衛門尉小串範秀請而入洛住西禪寺又遊豐後國三年而歸洛閑居梅居來問者多梅作詩曰豈料山茶延客白雲遮遲馬蹄塵押尾茶爲洛外名產故云爾）庚申二年三月天皇行幸叡山詣日吉社供養大講堂內大臣藤公賢監事僧徒大悅稽首拜迎妙法院法親王尊澄天皇子爲導師座主大塔尊雲法親王爲呪願師事畢還宮天皇東征之志日切然謂北條氏

大塔宮以東征爲己任

盜殺中原章房

跳兵馬擁既百餘年闔國武士皆服其指揮則不可輙應詔故假促春日日吉之幸而懷南北僧徒欲假其力以征鎌倉也尊雲尊澄兩親王專預其事尊雲天性雄偉多力輕捷於是擲經卷唯習武藝以東征爲己任天皇奇之乃進一階叙二品○夏四月壬午朔盜殺中原章房於清水寺章房傳世業而精明法道仕四代之朝得一家之譽天皇厚遇焉屢預顧問能斷獄訟補於政務皆推之爲碩儒天皇密召之問東征之事章房諫曰兼久以來東風久競今以朝廷之微力制彼強大之勢恐其不能成功且正中之變

密謀早顯而近臣囚流然帝座不動可謂幸也今彼怒未解再聞密謀則朝廷忽陷塗炭小臣太危之唯願陛下深思焉深慮焉天皇不悅然眷遇如初至此章房詣清水寺而歸到西大門遙拜石清水八幡宮時雨降忽見着蓑笠者過其後而拔刀斬章房其首落前乃挾刀於腦而去其疾如飛鳥章房從僕四五輩逐之不及舁骸涕泣而歸聞之者太驚太怪章房子章兼章信欲復其讐萬方搜索未得其實踰月或告曰東山雲居寺南門巽岸有一舍瀨尾兵衛太郎鄉房者居焉當世惡黨之魁也殺章房者彼等也章

中原章信殺父讐瀨尾鄉房

兼有病而臥章信催族類奴僕數十人馳往圍彼家寂而無聲破戸而入更無一人在焉章信欲歸而猶怪焉一奴仰見天井之間有衣之裔乃以長刀突破天井時一男拔刀躍下章信大悅從者競集亂擊彼多力奮戰而死奴彦武得其首章信屠其屋舍而朴躍歸家洛人皆感嘆焉（或曰天皇慮隱謀而密勅前參議平成輔圖滅其口成輔乃予祿物於瀨尾狙章房遂及此其事秘之然傍聞者亦有焉攢眉嘆曰章房過不宥之難豈唯一人之禍哉諫臣既死天下之變可翹踵而待焉悲哉萬民無所措手足而已）天皇常謂後嵯峨上皇顧命唯附龜山皇胤耳故龜山圓禪兄皇（後宇多帝）兼祚而無異論然兩分皇統出於北條氏私謀龜

淺原之変

東使捕法勝寺圓觀淨土寺忠圓等

又捕中將藤爲明責問

山不幸、遇正應之流言(謂淺原之變)而忍恥賜誓詞於北
條僅免其難、乃變王體混禪徒、亦是含憤於北條之
所爲也、朕今膺丕圖、遠雪兼久之恥、近解祖皇(龜山帝)
之恨、不然在位何益之有、叡慮如斯、故東征之事遂
不輟〇五月、是日、東使二人(二階堂、長井、)到六波羅、遣雜
賀隼人佑、捕法勝寺圓觀上人、小野文觀僧正、淨土
寺忠圓僧正、又捕南都知教教圓、詰問咒詛鎌倉之
罪、忠圓雖不與咒詛之事、以咫尺龍顏故及此、又捕
二條中將藤爲明、以爲近臣故、欲問密謀也、爲明被
縛、到六波羅、範貞貞將及東使列座、責問知密謀之

藤爲明詠和歌免刻刑

長崎高資建遷帝流皇子之議

趣否、時見庭際則熾炭於地、破青竹以置於其上、猛
火吐炎於其下、欲使爲明歩竹上、爲明詠倭歌、其詞
有不問詠歌問世情之趣、範貞及二階堂、長井感之、
乃赦之、東宮近臣欲其傳位之速、而詳告朝廷隱謀、
及尊雲專習武事、曰、若不早圖則大變不日而起、高
時聚族類家臣而評議、長崎高資進曰、往年土岐多
治見死、時不改帝位、故今又此事再起、撥亂致治者
武之一德也、當速遷帝於遠邦、流尊雲於不得歸之
絕島、可殺資朝俊基已下、預密計之廷臣、何猶豫哉、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諫曰、武家執權、既百六十餘

二階堂道蘊不肯高資之議

高資妄言

年、(謂賴朝以來也)威聲動四海、榮貴耀累世、是無他唯在忠
貞事君、而仁慈撫民而已、而今捕廷臣及龍顏咫尺
之高僧、既是武臣之暴惡也、況又遷帝居於遠邦、流
天台座主於絕島、則非獨皇天嫉其驕奢、而叡山何
不含憤乎、君雖不君、不可臣以不臣、帝縱雖企密計
而武威盛則人何應朝命哉、武臣彌重帝命、而無敢
違乖則帝何不發東征之事乎、然則國家之太平、武
運之長久、豈不在於斯乎、高資勃然怒曰、文武揆一
也、然用捨異矣、世平則以文治之、世亂則以武治之、
故戰國之時、孔孟不足用、兼平之世、兵木無及、今事

北條遣使佐渡守護命可殺資朝事

資朝子阿新問某父於配所

已急、宜以武治之、古賢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此事若遲滯而賜誅罰武臣之紫詔於諸國、
則是噬臍之謂也、評議既定矣、先遣使於佐渡守護
本間山城入道、命可殺資朝之事、庚辰、前中納言從
三位藤資朝害於佐渡國、資朝子阿新、歲十三、資朝
被捕之後、潛居仁和寺邊、至此風聞資朝可被害、曰、
童兒命何惜焉、不若與父共其死也、告別於其母、母
屢止之曰、佐渡者杳遠之島、而人行稀矣、汝之稚也、
何得行乎、且汝棄我而行則吾何得須臾保身乎、阿
新曰、我若不得再拜父顏、則沒身於深淵耳、毋不得

一奚如一僕即奚奴也

日野中納言資朝辭世頌

已而許使之赴佐渡副以一奚歷日到佐渡阿新自到本間之宅躊躇于門外有一桑門怪而問之阿新荅曰我是日野中納言資朝子也父死在近欲一相見而自洛到此桑門詣本間本間聞而憐之迎接而入待之頗渥阿新喜請見資朝本間憚高時後聞而不許資朝亦憐阿新來欲見之本間又不許踰日本間使其族三郎殺資朝資朝臨死神色不變作頌曰五蘊假成形四大今歸空持首當白刃截斷一陣風一僧火葬之拾其骨於阿新阿新悲泣使一奚齎骨赴洛示母而納高野山阿新稱病數日留滯謂父爲

資朝子阿新刺殺父讐本間三郎

囚子猶稚縱雖許相見豈有他變乎本間太無情也我雖稚弱不可不復讐然不形於色故守者不悟阿新每夜深潛出以伺其便一夕暴風淋雨阿新潛到本間臥内本間不在又到一處本間三郎臥焉阿新謂是亦一時之仇殺之而足乃欲往刺之而燈燭熒々忽會飛蟲亂飛滅火阿新大喜到其枕上直執佩刀刺其胷又貫其元三郎死焉阿新逃於竹叢裡既而數十人追來阿新進退惟谷而欲自害又翻思曰既報父仇則寧與徒死不若全命事君若達父之素意則忠孝兼備乎乃攅竹超塹藏身于麻麥之間逢

以圓觀文觀忠圓帰鎌倉乃詰問以水火

高時流僧文觀忠圓圓觀

一修錬者負阿新於肩背乘船而逃時風急追者不及幸到越後之府遂得歸洛阿新幸免歸洛見母且悲且喜阿新成長號邦光天皇寵幸之後從車駕蒙塵候吉野南朝接阿新和訓久麻和加或曰安爾以一說曰白樂天子貝阿新見其文集資朝有文才故慕白氏取其字名其子阿新當如字音讀〇六月戊子二階堂下野判官長井遠江守以圓觀文觀忠圓歸鎌倉圓觀則佐介越前守有時護之乃以水火而詰問三僧先詰責文觀文觀心衰身疲詳演應詔呪咀高時之由忠圓心臆未逢詰問而欵尊雲之行事及俊基之謀計二僧既自首故圓觀不及詰問而止〇七月流文觀於硫黄島忠圓于越後國而減圓觀罪一

等遣奥州白河令結城道忠守之乙巳俊基到鎌倉高時令諏訪氏守之以爲密謀之魁故欲速殺之俊基懇曰我曾誓願自誦法華六百部既畢四百而其二百未畢冀待其遂成而就戮而已諏訪許之〇八月高時命工藤氏殺右少辨藤俊基俊基家僕有後藤助光者俊基被執之後赴鎌倉欲通事於俊基而無便歷日聞京隨俊基妻蟄居嵯峨既而助光持其家書問囚人今將被害助光駭而窺之見工藤護俊基過假粧坂張幕於葛原岡坐俊基於其中助光悲泣謁後藤告事故工藤許之助光入幕捧家書俊基

藤俊基臨誅斬作頌與後藤助光

長崎高資驕奢貪放

讀之落涙乃剪鬢髮之尺素加一筆而授助光既而
俊基作頌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
清（資朝俊基共談禪故皆有辭世頌）　工藤遂斬俊基助光火葬之拾
其骨歸洛而報之俊基寡婦悲慕落飾助光亦薙髮
入高野山時人感其志之切○九月長崎高資驕奢
貪放輕侮高時高時密令長崎高賴圖之未發事覺
高資大怒高時懼而佯言是高賴所爲也我不知之
乃貶高賴於奥州逐其黨高資彌專也天皇聞鎌倉
内亂而大悅謂武臣危亡數運可開之時也○十二
月皇子無品法親王尊澄任天台座主頃間座主屢

元弘元年下密詔於畿内近國武士

易然昔在叡山尊雲營圓融房有（梨本梶井一號當時准后稱大塔宮）桓
守號禪定房稱實乘院慈嚴號善法院稱曼殊院（曼殊院別號曰竹内）
尊澄號妙法院（梶井妙法青蓮號叡山三門跡曼殊稱門跡其餘院房雖座主不能預門跡之列）
辛未元弘元年秋七月下密詔於畿内近國武士曰
可以八月下旬討六波羅然則應詔者豫成其備可
潛來京師而待其期也權中納言源具行專掌其事
○八月癸丑改元德三年爲元弘元年正三位菅在
登勘文曰藝文類聚曰老人星體色光明嘉占元吉
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合歡（一書外

東使率大兵入洛

大塔尊雲法親王獻使密啓事已急迫

記注進改元之事於關東蓋有詔也無改元詔故不用新曆猶用元德曆）乙丑東使二人
率三千騎入洛都下騷動天皇謂待齋宮御學攻六
波羅未發東使競來太勞叡心丁卯天皇御記錄所
聽雜務終日畢事入燕寢今夜大塔尊雲法親王獻
使密啓曰竊聞今般東使來洛欲移皇居於遠邦當
尊雲於大刑也賊兵將逼禁闕事已急切乘夜可先
幸南都然賊郭未成兵士未聚賊知行在所而襲之
則王師或敗績願使近臣一人佯假尊號登此叡山
臣尊雲保護之則山僧同心然則雖賊兵來侵而何
不破之乎一戰得利則大和河内伊勢伊賀等官兵

天子蒙塵藤房季房扈從

競集而討賊則必勝矣國家安危唯在此一擧帝聞
而茫然大納言藤師賢中納言藤藤房其弟参議季
房宿直帝召議之藤房進曰逆臣犯君之時暫避其
難而保國家者自古所在也速出宮中而可也夜將
深矣乃出鳳輿藏三種神器於其中而帝微服出自
陽明門監門武士怪問藤房季房對曰中宮乘夜行
啓比叡山而出既過三條河原中納言源具行按察
使大納言藤公敏少將源忠顯馳來而後帝乘籃輿
大膳大夫重康伶人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負荷
之諸卿皆解衣冠潛行中宮竊行啓野宮傍（增鏡曰藤季房

藤師賢奉勅乘鳳輦佯爲天子

僧豪譽告變於六波羅

尊良親王聞天皇出宮鞭馬馳及之天皇到九條
下與改御衣乘馬（增鑑曰藤隆資亦奉從之太平記不同未知孰是）殊勅諭
大納言藤師賢著袞龍御衣乘鳳輦佯稱行幸登叡
山四條中納言藤隆資二條中將藤爲明中院左中
將源定平皆整衣冠從焉以西塔釋迦堂爲皇居宣
諭曰天子蒙塵倚賴山徒於是山上阪本及大津拾
本戸津比叡辻鄕木絹河和仁堅田士民悉馳萃然
仲時時益未知之與東使二人議欲擁帝入六波羅
叡山僧豪譽素通志於武家聞變而馳价於六波羅
曰今夜帝臨幸于山門三千衆從皆奉附之而議待

東軍捕藤宣房公明實世平成輔等撿問之

近江越前兵來以攻六波羅速催軍士攻叡山則豪
譽可爲內應兩六波羅大驚遣常陸前司佐々木時
信先往宮見之唯衆女悲泣而已乃分遣兵上捕大
納言藤宣房中納言藤公明權中納言藤實世前參
議平成輔等而皆至六波羅撿問之然不得其實於
是召洛中洛外近國兵（按太平記謂此時常葉範貞猶在洛管兩六波羅然鎌倉執權記載範貞既東歸時益代之自將辭職仲時入洛其年月分明也太平記傳聞之誤乎今從執權記此下亦可准而知焉）戊辰黎明天皇憩於木津而到南都東南
院僧正聖尋獻輿奉迎之乃幸其房聖尋祕臨幸而
密窺衆徒之心西室僧正顯實者高時之族也衆徒

天皇構皇居于笠置錦織義繼足助重範等先來候焉

仲時時益攻叡山

恐其威不應詔旨己巳天皇以南都僧有貳心潛行
遁之入和東鷲峰山庚午天皇以鷲峰山深里遠不
便於營事運籌而潛幸山城國笠置石室南都僧徒
寄志於官軍者奉從焉笠置僧徒無貳心保護之乃
斬山木構壘爲皇居召畿內兵河內國士飛騨守錦
織義繼其子判官代義古先來候焉參河國士足助
重範等素應詔者皆至然兵勢未競辛未仲時時益
催群士攻叡山洛中四十八箇所武士率五畿兵向
赤山下松佐々木時信海東廣房長井宗衡筑後前
司貞知波多野宣道常陸前司時朝率美濃尾張丹

山僧快實與海東廣房挑戰斬之

波但馬兵經大津松本到唐崎天台座主尊澄前座
主尊雲八王子山擧旗正護院僧都祐全妙光房
阿闍利玄尊等臻萃既及六千人聞六波羅兵既到
戸津而山僧等三百人出于唐崎濱海東廣房見之
諭士卒曰敵寡我擊破之從我者皆進矣乃拔刀而
進斬敵三人山僧快實揮長刀與廣房接戰斬廣房
取其首旬曰始戰得敵冠快哉廣房子幸若丸年
十五六先是欲從軍廣房止之幸若密往臨戰場至
是見廣房之死進欲斬快實快實見其年若而不忍
殺之不顧而行幸若急追之於是快實欲抱之時有

廣房子幸若丸中矢死
讚岐直源戰死
東軍大敗佐々木時信僅免

飛矢中幸若胸而死、廣房從者三十六人共進當快實、快實大呼奮擊却之、佐々木時信兵伊庭目賀多木村馬淵三百人競進、山僧惡讚岐小相模定快直源振双相戰、讚岐直源戰死、後拒僧徒五十餘人又突進、尊澄尊雲率兵向今路、本院僧徒下三宮林而進、和仁堅田兵乘小舟赴大津以遮敵後、六波羅兵大亂敗走、眞野氏平井氏以下致死者尤多、佐々木時信馬中矢、山僧追之、時信僕從防之而死、時信僅免、洛中大驚、唐崎之戰叡山僧徒得勝而大悅、以東塔本院爲皇居、僧徒列參、欲拜龍顏、時山風吹揚御

衆譽捕尊雲執事澄俊遣六波羅僧祐全降東軍
帝使藤房召楠正成
正成奏議

簾、僧徒窺之、則師賢著袞衣也、僧徒或驚或怒散矢四方、於是師賢隆資爲明逃往笠置、豪譽乃捕尊雲執事法印澄俊、遣之六波羅、正護院僧祐全山徒之魁也、率其徒降六波羅、其餘僧徒或降或逃、留在山者黠僧僅三四人而已、時尊澄尊雲猶在八王子峯見山中之攪乱乃揚烽火於八王子敵處爲使人不知兵士之減也乃衆扇舟出自戸津濱共赴石山從僧猶及三百人也尊澄行歩不趺從故皆留石山而後越笠置尊雲欲往十津河而先向南都帝在笠置、聞河内人楠正成武名、使藤房召之、正成謂武門之榮莫過于此、乃偕往笠置、帝使藤房問討賊之事、正成跪對曰、頃年東夷大逆、是天降災之時也、方今以皇威征

正成少時試制矢尾剛常侵奪

討之、則何難矣、然兵之道在武勇與智謀而已、若以勢而論之、則諺曰、六十餘州難敵關東八州、八州亦難對武藏相模之兵、東夷之強以之也、然若以謀而論之、則東夷之勇唯推利破堅耳、是易欺而不足畏焉、且夫兵戰之事不可以一時之勝敗必勞叡心也、正成未死則帝德重輝者必矣、天皇悅焉、既而正成歸河内、正成者左大臣橘諸兄之後裔也父正玄三十一歲而無子共妻歎之禱于志貴毘沙門堂而生正成故小名曰多聞幼而穎異辯說明析六歲與十二三歲之童相撲而勝之七歲有勇力正玄屢與矢尾別當持隣相戰時正成十二歲自斬敵一人年已長好學論兵正玄久與矢尾別當爭地相戰歷年或正玄取之或矢尾取之至正成比及十六歲悉取其地而不被奪焉時人僉曰於西國則楠正成

帝在笠置假寢夢楠氏

於東國則宇都宮公綱此二人者日本無雙將士也正成父祖之領二千餘貫、至正成時有三千七百餘貫、紀伊安田莊司曾叛、高時使正成平之、高時以安田領三千貫加與正成、正成受鎌倉六波羅之命擊渡邊右衛門、又與越智四郎相戰、皆有戰功、又與筒井淨繼有隙屢攻戰、無不克焉、武名稍顯、正成曾候鎌倉見高時驕暴暗弱淫於酒色、素知其將滅、故至此應詔勵成功之志、帝在笠置、假寢夢紫宸殿前大樹下衆人多成行列、如天街槐、而其南指枝茂葉蔓樹間南嚮數重筵席、帝以爲有誰在此席哉、傍有雙髻童曰、欲避畔臣之逆則

楠氏菊水旗始于此

幸有南木下之御座在焉、此爲陛下設也、請快安寢、言已而二童升天、帝覺、自以爲吉、而語藤房、藤房曰、吉夢也、帝曰、夫文南木爲楠、此處有姓楠氏者乎、一僧奏曰、臣聞河內州金剛山之下、楠兵衛正成者有之、世在民間也年久矣、至正成其爲人素好奇計、故以軍謀密策有名於邊、於是勅藤房遣使召正成、云々、或曰、帝素聞正成有武名、欲委軍事也、慮衆心不服、而託瑞夢名之、一說曰、天皇賜御盞於正成、御手自把菊花泛盞詔曰、菊保遐齡、以此祝其成功、正成拜戴之飲三盃而退、以菊爲旗紋、所謂楠氏菊水旗

仲時遣佐々木時信備於山徒

糟谷宗秋隅田某至宇治裒兵

始於此、（橘氏系圖曰、諸兄八代至大納言好古、好古生爲政、爲政冷泉帝侍讀、叙從四位下、官歷右中辨、大和爲政、子曰行資、行資子曰成經、成經共至從四品、成經生兼遠、兼遠叙從五位下、兼遠生掃部助盛仲、盛仲生正遠、正遠叙從五位上、有三男、長田俊親、其次即正成也、季曰正氏、正氏後改正季、稱和田、楠氏系圖異本曰、諸兄十代至遠保、遠保乃是天慶之役擒純友者也、遠保十二代曰正俊、領河內国金剛山麓七鄉、其館廻多楠樹、里民稱之曰楠殿、正俊子曰正康、乃是正成父也、）仲時時益聞天皇幸笠置、而近國群士競集、且慮叡山僧徒襲京、先遣佐々木時信率近江國兵屯大津備之、時信辭兵寡不能敵山門、乃加丹波國士久下、長澤兵八百○九月、甲戌朔、仲時時益遣其兩撿斷糟谷宗秋、隅田某至宇治平等院、裒兵、諸國軍士、無晝無夜來會、號十萬

撿断糟谷隅田分諸軍、遶金剛山而進

餘騎、期約明日乙亥攻笠置山、高橋氏拔群先期向笠置、小早川氏繼至、比及山麓、官兵出防之、高橋敗走、小早川亦敗、其兵士溺木津川多死、乙亥、糟谷隅田分諸軍爲四隊、五畿內兵七千六百餘騎、繞光明山後而進、謂之搦手、東海道兵二万五千餘騎、遶金剛山而進、謂之東手、山陰道兵一万二千餘騎、環市野邊山而進、謂之北手、又曰追手、山陽道兵三万二千餘騎、並木津川、攀險路而進、謂之西手、丙子、詰且悉會、圍笠置山環攻之、四隊兵總七萬餘、皆飛矢石、發鯨波、然城中靜而不動、六波羅兵到城邊、仰見則旗旌映日、兵士三千、被甲

官軍足助重範射殺荒尾兄弟

南都僧本性房拋散大石斃敵

櫻山四郎起兵應官軍

冑、揮弓矢、其勢傑然、不得敢攻、參河人足助重範自城上飛矢、荒尾氏兄弟皆被射殺、南都般若寺僧本性房甚有勇力、來于笠置、輕提大石、信手拋散、敵兵觸之者、皆被打殺、困之、六波羅兵恐而不妄攻之、唯圍城之四方而已、癸未、楠正成起義兵、經略國中、率從兵五百騎、築城於赤坂山、以示援笠置之勢、丙戌、備後國士櫻山四郎起兵應官軍、築城於州之一宮、其從兵七百人、勢呑國中、仲時時益議曰、笠置城堅未拔、楠櫻競起、猶豫則大變不可圖也、乃馳使於鎌倉告急、高時大驚、乃催氏族群士、進發大軍、以陸奥守北條

貞直時房後号大佛、貞冬朝時後号名越、基時業時孫号普恩寺、仲時父也、

東使秋田城介高景等入洛議踐祚之事

東国軍發鎌倉

貞直、遠江守北條貞冬、相模守北條基時、武藏守北條貞時、監田越前守、櫻田參河守、赤橋尾張守、江馬越前守、絲田左馬頭、印具兵庫助、佐介上総介、名越右馬助、遠江左京大夫將監、北條治時、足利治部大輔源高氏為督將、三浦、武田、椎名、結城、小山、氏家、佐竹、長沼、土屋、那須、梶原、岩城、佐野、木村、相馬、南部、毛利、那波、一宮、善士肥、宇都宮、葛西、寒河、上野、大内、長井、岩崎、伊達、田村、入江、蒲原、横山、猪股等、諸士群從、馬、号二十万七千六百騎、○東使秋田城介高景二階堂道蘊入洛、與西園寺權大納言藤公宗議踐祚之事、癸巳、東呂量仁自六波羅移土御門殿、有踐祚之儀、正安上皇、延慶上皇移常盤井殿、是日東軍發鎌倉、壬寅小盡、鎌倉前軍到美濃尾張、後軍到參河遠江、今夜備中人陶山義高、小見山某應東命在笠置城下、聞關

陶山小見山甞死冒天險而進、

東大軍既到近江、聚其族及從者言曰、頃日之戰、觸石中矢而死者、不可校計、然骸骨未乾、其名早消、死則等不如快一戰、以傳名于千載、今大軍攻此城殆二旬、而不得陷之、而我輩單兵得拔之、則武勇偉功、焯乎古今之際、屹然萬人之上者也、今夜幸是風雨、竊入城中、可驚天下之耳目、汝等以謂何、親族從者五十餘人、皆從其議、相誓書曼陀羅而纏腰、進出其志、以萬死一生期焉、又持二繩、其長十丈許、每尺結之、挾熊手於其旁、其徒五十餘人、皆負刀劍、自城北之石壁而攀躋焉、此山天險也、岩石之聳數百丈、羊

腸之路十八町、陶山、小見山、以長繩繫熊手、懸木枝、躡躋巉巖、一顛一倒、力攀蘿葛、緣苔蘚、遂到城壁之下、時有巡夜者、陶山、小見山尾之、見城之體、散步四方、而尋皇居之所在、有人呵曰、夜闌足音之多者何為哉、義高應聲對曰、是大和國兵也、甚雨烈風、恐敵來襲、故繞城巡警不虞也、無怪之者、遂到本堂覘之、則數處炳明燭、振鈴之聲轉幽、衣冠整飾者三四人候焉、乃知是皇居也、即登峯放火於一寺、大呼揚言、六波羅兵七萬餘聞之、謂城中有內應者、即競走到城、鯨波之聲、如雷霆之轟、城兵大亂、棄甲捨弓逃散、

官兵錦織義継父子戰死

笠置山城陷、唯藤房季房從帝、

天皇逃至有王山麓、不食到三日、

顛倒於堀塹之中、錦織義継、其子義古奮激怒曰、汝等固有飄蓬心、應官軍討強賊者、何不畏敵兵之多而戰乎、乃馳入敵軍亂戰、矢盡刀折、父子僕從十三人死之、餘史既燎於皇居、帝逃出山中、皇子卿相雲客、皆徒歩周繞帝之前後、時風雨烈猛、閧聲響耳、卿相雲客悉離散於四方、唯藤房季房二人從帝而已、乙巳、天皇逃到山城國多賀有王山麓、藤房季房扶御手奉從之、不食既三日、足不能進、君臣兄弟共匿幽谷、枕岩石而臥、天皇詠歌以悲、藤房抑涙答歌、自笠置陷、六波羅分兵士、尋求皇居、探捉亡人、無所不

北條貞直護帝入南都

仲時時益馳至請付賜神器帝使藤房述叡旨

至山城國人深須太郎、松井藏人、深索山中、既遍、帝不得逃焉、乃顧彼曰、汝等若有志則保護朕、而開私運、二人嚌嚌、會敵將北條貞直率大兵至、帝曰、嗚呼天運極矣、貞直奉輿護帝入南都、內山具行、藤房、及少將源忠顯皆被捕、師賢後焉、寺田郷史野邊若熊擒之、既而貞直擁帝入宇治平等院、告六波羅、仲時時益馳到平等院、與貞直奏曰、可賜三種神器奉之於持明院新帝也、帝使藤藤房述叡旨曰、夫三種神器者、自古繼體之君、受禪之時自授之例也、逆臣肆雖振威于天下、而未有專擅三種神器也、且夫寶鏡者、棄置於笠置本堂、既爲灰燼、亦不可知也、神璽者、懸山中木枝、則遂爲吾國之守衞明矣、寶劔者、武夫不顧神罰若有觸犯、則自欲買於其刄、故更不離朕身、三師皆無言而退、乃欲廻皇駕於六波羅、帝有命曰、非從前臨幸之行粧、則不敢矣、於是不得已調鳳輦、縫衮衣奉迎焉、先是新帝踐祚時、遙尊天皇奉太上天皇尊號、天皇在笠置不知之、至此武臣雖奏其趣、請傳神器、天皇不肯、尊良親王在赤坂、聞車駕陷賊中、而嘆曰、至尊既被困於賊、我爲誰居此哉、乃赴洛就囚、妙法院法親王尊澄、峯僧正春雅、東南院僧

笠置城陷

關東大軍攻赤坂城

正聖尋、大納言藤宣房、中納言藤公明、權中納言藤實世、參議平成輔、左衞門督藤爲明、左中將藤行房、左少將源忠顯、少將源能定、少將藤隆兼等、以下北面諸家士、及足助重範、宮內丞能行、大河原有重、奈良叡山僧徒在笠置者、悉皆被擒、或被乘於箄車、或被傳於驛馬、白晝入京、其親族友朋刻于街衢見之泣悲焉、六波羅兩撿斷高橋刑部、左衞門糟谷宗秋、分撿所執之人、親王尊良則佐々木時信守之、法親王尊澄則長井高廣守之、源具行則筑後前司貞知守之、關東大軍未入洛、笠置陷、衆皆以遠征空歸而爲遺念、故欲陷赤坂城以立功、乃分兵而進、或從伊賀伊勢、或經宇治醍醐、向赤坂城、既過石河川原、遙見楠氏城形、則所遽築、而塹隍不深、塗壁一重耳、東兵見而侮之曰、此城不足攻之、彼若一日不拔、則我輩一戰以受恩祿矣、乃進到城下、前隊四方飛入堀塹中、正成置善射者二百人於城中、屬三百人於其弟正氏（正氏或作正季）外姪和田正遠、隱之於他山、而東兵不知之、唯欲一擧拔城、正成放矢頻射之、東兵死傷者不少、於是皆謂此城非一日二日之可能拔、而各歸陣營、脫甲胄解馬鞍、正氏正遠出其不意、分兵進擊、

正季正遠出敵不意東兵乱走

正成重壁為保見敵之蟻附倒側之

短兵相接東兵亂走正成出城共擊之東兵逃到石河川原而止焉數十町之間兵器棄置于路頭者不可校計近里人民暴富者亦多自後東兵畏而不敢攻之斯時本間氏澁谷氏有失親喪子者為散其恨再進攻城東兵相繼城中不防之更如無人東兵懲前日之敗遣兵於他山備之以餘兵攻城欲附壁而入正成素重壁為保至此見敵之蟻附而壹切其外壁之繩壁乃倒側東兵被壁死者數百人中木石而傷死者亦不知其數翌日東兵以華當盾而争攻進欲超壁然恐復有重壁而不敢近各立隍中欲以熊

正成翻熱湯于敵兵

手傾倒牆壁正成以長柄杓盛熱湯灑之東軍焦爛者數百人棄楯及熊手而逃歸或灼手足或損身體病臥者亦夥東兵大懼自此為遠攻之計欲絶城中之糧既而城中糧乏正成謂諸卒曰頃日之戰殺敵屠冠者蔑可校量然敵大兵也不減寵馬今城中食盡且無援兵則難立功於此我為君先天下之人而欲立大功則命不足惜焉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成者也今也死則暴虎馮河而已夫不謀則無成不懼必敗今也不死則臨事好謀者也故我今竊出此城而後大功可期方今

正成令敵疲奔命之策

正成詐為自害東兵以為正成死則退彼退則正成又出彼進則正成又入若此而四五回令東兵疲奔命則東兵不可不勞是即全身亡敵之計也不知汝曹為何乎衆皆然之乃於城中穿坎深廣各二丈收敵兵骼觜于其中積薪柴於其上以待風雨之夜一夕飄風卷沙亂雨覆盆正成留人於城而言曰我及兵士出城比及十數町乃可燒城於是或三人或五人相別而出城正成過長崎氏屍前敵問曰何者哉正成遽對曰軍將之從者誤遂迷道也言了速行問者曰是眞可怪其為盜馬者乎忽飛一箭中正成臂

勝多直幸和田宗景田原正忠生地為祐放火于城逃

櫻山四郎誤聞正成亡自殺

而不死遂深隱於金剛山其留於城者勝多直幸和田宗景田原正忠生地為祐四人也各有勇名料正成行之既遠而放火于城各手提首馳出呼曰敵猶在城東兵争進皷譟乘城見坎中骸曰正成亦在此中者必矣可憐可惜彼眞勇士也衆皆流涙四人遂到金剛山正成大賞之畀佩刀櫻山四郎既徇備後之太半而謂攻備中耶襲安藝耶其心未決聞笠置既破正成亦自害而從者散走四方櫻山曰吁事不成命也乃詣州之一宮先殺其妻子放火于社祠而後自殺親族從者二十三人皆死櫻山素崇敬一宮

法印良忠密謀拔帝于囚中

北朝立康仁王爲皇太子

新帝卽光嚴天皇、後伏見天皇子也

悲廟宇之類敗、欲修造之、而其力不足、是度擧兵者、非不思之、臨死猶謂、社若回祿、則官家耶、武家耶、何不經營之乎、吾縱雖死、而此造修事成、則一願足矣、故燒社、而自裁、初法印良忠出笠置、聚兵之時、叡山僧徒近邦武士多應之、及笠置敗亡、良忠逃隱於叡山横川邊、聞帝因于六波羅、而密謀移帝座、再擧義兵、先與叡山正護院法印議而變佯爲修錬者、潜到六波羅、見皇居之樣、察周衛之備、而西圖之、到處往々聚兵、大和十市元政族類、山城淀引田氏、八瀨僧徒等應之、足助重範下有久野五郎、顯得勇名、良忠謂重範、爲賊被執、彼何有二心乎、聊談斯事、久野、久野應之、翻然曰、不如告此事於六波羅、得重範采地、卽往六波羅而訴之、良忠聞變逃遷、帝之不獲、爲良忠未嘗同謀者、於久野、故逐罪者少、○十一月、己卯、武臣等擧請新帝、且白正安延慶兩上皇、而立皇孫康仁王、爲皇太子、康仁、後二條帝孫、前坊邦良親王子也、母權大納言藤定教女也、初正應以來、皇胤兩統相代登極、至此皆謂、先帝不利於武家、而新帝踐祚、則自是皇統可歸於伏見一流、然武臣等相議、謂先帝不良、而雖易位、龜山皇統亦不可絕也、乃定策而康仁立坊、中外皆驚於是、尊康仁嫡母禖子内親王、(後宇多帝女)稱崇明門院、○十二月、初笠置城破、赤坂兵火、後尊雲法親王匿南都般若寺、猶謀待時再擧、一乘院候人按察法眼好專、率五百餘騎、襲般若寺、圍之時、尊雲傍無從者一人、可以防之、既欲自刎、翻思曰、不

尊雲法親王匿身於般若經櫃遁難

法親王赴十津川、光林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等從焉

光林房玄尊佯爲修驗者、親王加持戶野八郎之妻

如暫逃以待後擧、乃見佛殿有大般若三篋、其二則未開蓋、其一則開蓋、尊雲縮身於開蓋之篋中、散梵書於其上、兵士既亂入寺中、搜求之而不得、乃發未開蓋之篋、散梵書而求之、遂不得之、其開蓋之篋不及見而去、尊雲慮兵士又歸而尋之、卽移竄於未開蓋之篋中、兵士果又來尋之、見其不在而去、尊雲幸免、而微服赴熊野、光林房玄尊、赤松律師則祐、木寺相模、岡本三河房、武藏房、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彥七、平賀三郎等從焉、皆假形於修錬者、所過諸社奉幣不怠、遂到切目王子祠、時聞熊野別當定遍、無貳于高時者也、故不赴熊野、而嘗險阻艱難、十三日而到十津河、先入一堂、揚言于鄕中曰、熊野巡詣之修錬者迷道而來、此鄕氏憐之、餽粟飯橡粥、以救其飢、玄尊到一宅、問曰、主人爲誰乎、家童應曰、竹原八郎入道之甥、戶野兵衛者也、玄尊曾知彼有武名、然無由依賴之、乃入門内窺之、佇立稍久、偶聞家奴相語、則言、修錬者若來、則可使祈此病者、玄尊喜而大言曰、某等是浸于三重瀧七日、浸于那知瀧千日、三十三所巡禮之修錬者也、不幸迷路到此里、枉於憐情、一婢出言曰、宅主之妻、臥床蓐有日、請可祈之、玄

尊雲親王加持戸野之妻疾病

尊曰、我是賤者也、我先達師休足在堂、是修驗第一之人也、所請實功則我往導之、既而尊雲及從者皆入戸野宅、尊雲到病者前加持之、其病漸愈、戸野大悦曰、何以謝之、唯冀滯留旬餘、可助累日之疲困、我聞不告別而急遽去者、修鍊者之癖也、乃取其背笈以爲質、其後一夜燒薪談話世事、戸野曰、仄聞尊雲親王逃入熊野、別當定遍武臣之黨也、嗚呼危哉、若來此則地雖窄狹、然四方皆嶮難也、且人心不僞、武事超世、固是避難之地也、尊雲聞之有喜色曰、若然則吾子保衞之乎、曰、然、吾一人專心則鹿瀨、蕪坂、湯

尊雲法親王私竹原八郎女

淺、阿瀨川、小原、芊瀨、中津河、吉野十八鄕、皆無敢違乖者、於是尊雲曰、木寺相模、相模私言戸野曰、今何可隱於卿哉、座首之人是親王尊雲也、戸野猶疑之、既而熟見從者皆非眞修鍊者、或結髮、或月額、至是始知爲尊雲、而戸野晳額至地、禮敬甚愼、俄構一宅、守衞尊雲、又立關防、梗遮路、乃告之於叔舅竹原八郎、竹原迎尊雲於私宅奉之、以無二、尊雲大歡、在此而累月、竹原女常洗尊雲之垢衣、而近侍其傍、有同寢之私、從者皆駭曰、世若承平、則可再爲山門座主、而有此事者何哉、木寺相模曰、汝何言之過也、朝敵

楠正成潜金剛山成守禦

亡滅、王道歸一、則此君可爲武家棟梁、爲君爲世、爲我輩相共善矣、何求區々之天台座主乎、不若告竹原以顯其事、彼若聞諸他人、則疑我輩乎、即使赤松則祐謂竹原曰、今此君若長髮、則朝敵亡而後爲武家元帥必矣、若猶依舊而爲天台座主、則我輩及吾子何恩祿之有、不如使此君畜髮也、竹原從之、與則祐相議、納其女于尊雲、尊雲遂還俗改名護良、楠正成潜金剛山邊、而密成構壘守禦之備、又保觀心寺以爲巢穴、其地險隘、非鄕人則不能得其路、故外人無知正成猶存者、

元弘二年

北朝執政關白藤冬敎、太政大臣藤兼季、左大臣藤基嗣、右大臣源長通、内大臣源通顯、

後醍醐天皇　南朝

光嚴天皇　北朝

壬申二年、北朝正慶元年二月、東使長井高冬入洛、到六波羅、諭先帝遠狩之事、高冬年猶壯、然累世顯達於鎌倉、故當大事專對之選、高冬承關東旨、憑侍臣奏先帝曰、在今則不可及重祚、宜落飾爲太上法皇、乃獻法衣、帝拋法衣不聽、帝在六波羅、既雖越年、不肯脫袞服、每朝洒掃御座、准石灰壇遙拜大神宮、其餘行事、皆如在位之時、武臣等憚之不平、乃決遠狩之議、時第皇子憕八歳、左中辨藤宣明守之在洛中、謂宣明曰、聞帝在白河、汝携伴我而行乎、宣明託言曰、皇居若近、

六波羅館臨白河流、故皇子云爾

中宮禧子發別悲慕太切

後醍醐帝幸隱岐国

則吾何不奉從而行哉、然白河者去都數百里、君不閑能因法師詠歌所謂春發京洛秋到白河之趣乎、宜以是可知其行程杳遠、皇子聞而同吁嗟言佯也、能因所謂白河者、非洛邊渭水、而陸奧白河關也、今令帝之所在者、爲洛之白河決矣、王城與白河接隣、可雖歩而至、今汝言如此者、爲不可伴我也、不如蓄思而不言也、○三月、庚午朔、乙亥、中宮禧子、密到六波羅、見先帝、此時議定隨承久之例、可遷先帝於隱岐國、故中宮悲慕太切、是以武臣許其相見、帝恨中宮獨泣幽閨之燈、中宮悲龍駕泛遠嶋之波、終夜垂涙、天明而別出、丙子、先帝發六波羅、幸隱岐國、藏人頭藤行房、少將源忠顯、及内侍三位、大納言局、小宰相局奉從、千葉常胤、小山秀政、佐々木道譽、率甲士五百騎警

尊良親王出囚遠竄、詠歌以謝時信奉護之厚

尊澄法親王竄讚岐国

衞嚴重、道譽、氏信曾孫、初名高氏、與高時同時剃髮、佐々木氏多房、時信、道譽、各一派之長、洛中男女老少、僧尼相混、滿街悲泣、武士等亦墮涙濕袖、既而停鸞輿於東寺、而宿鳥羽殿、丁丑、中務卿親王尊良向土佐國、中將藤爲明從之、尊良自去冬囚於佐々木時信家、而今又護送尊良、折花添倭歌賜時信、以報奉護之厚情、增鏡曰、尊良常遊外祖藤爲世家、乃納爲世季女爲妃、號典侍、誕一女、又娶今出川右大臣公顯女爲御息所、號御匣殿、産一男、御匣早世、典侍彌睽、至此相互泣別、是日、妙法院尊澄法親王赴讚岐國、長井高廣護送之、先帝發鳥羽、過櫻井、遙拜石清水、而到攝州宿昆陽野、詠歌述懷、戊寅、先帝歷武庫川、神崎、難波、住

先帝眺望明石浦、追懷帝都詠歌

吉、停輦拜廣田宮、覽葦屋、拾原、雀森、布引瀑、宿湊川、今夜尊良在昆陽野、贈獻倭歌於帝、幸旅寓之在近、翌日尊良自福原乘舟、歷日至土佐之畑、國士有井氏構室護之、己卯、先帝歷須磨關、到播磨路、庚辰、過大藏谷、眺望明石浦舟、而野中清水、高砂、拾、皆入叡覽、嘆曰、不遇此播遷、則豈得面視此名跡哉、時瞻高山花簇、如白雲之連、詠倭歌追懷帝都昔遊、辛巳、是日先帝宿賀古川、尊澄法親王過此隔川、奏請拜謁、帝亦欲相見、護士拒詔、故尊澄不遂志而去、帝鬱陶謂、是等一事、亦不任意命哉、尊澄自備前兒島乘舟、到

源忠顯奏和歌

備後三郎高德微服潜行、要乘輿於道

讚岐託間謫所、丙戌、先帝到美作國不豫、留驛二三日、庚寅、先帝進駕入雲清寺、覽花、源忠顯奏倭歌謂、花色不異、思都彌切、御製答謂、色香雖不異、恨有都外花、又使忠顯折花賜護士武田五郎、忠顯詠歌寄花謝武田情、於是君臣共嘆行旅累日、帝都彌遠、初帝在笠置時、備前國士兒嶋兒小訓通高德、佐々木三郎盛綱後舉勤王之師、其事未成而城陷、至是聞播遷於隱岐、聚同心族從胥議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爲仁、見義不爲、無勇也、請要於道、擊卻護送兵士、而奉乘輿、舉大事、若不成則守死善道而已、族從皆

熊野別當定遍謀以殺護良皇子

可其議乃擒其徒到播磨備前之界舟坂山設伏兵
而待焉歷日車駕不至乃馳人窺之則警衛武士不
經山陽道自播磨今宿進皇駕於山陰道高德又馳
到美作杉坂皇駕既入院庄其事不遂族衆皆散高
德憤惋期而不得志然欲達此趣於叡聞乃微服潜
行遂到院庄以伺其便削庭上櫻樹書曰天莫空勾
踐時非無范蠡警衛武士雖怪之而不解其義先帝
見之悟高德所為莞爾而悦于心歷日車駕到出雲
國見尾湊待順風滯留踰月皇子護良在十津河竹
原广野抱忠赤之心近郷人民馳集者不少熊野別

芋瀨庄司遮拒護良親王之行

當定遍聞而驚曰縱雖有數萬之兵而難攻十津河
不如以貨財誑郷民乃標短札於路頭曰鎌倉賜教
書其言曰若捕護良皇子則不擇卑賤賞之以伊勢
車間莊且定遍先速與六萬貫錢若殺其從者則可
與五百貫錢乞降之輩則與三百貫錢郷民見之忽
變其心多叛護良者護良懼焉將往吉野竹原曰何
傷之有堅留之會竹原子五郎背父命欲弑皇子於
是護良潛出十津河先欲入芋瀨莊司之宅芋瀨莊
司招護良於一堂白曰三山別當定遍含武臣之命
曰有密謀同意者則告之于鎌倉今不拒皇子之行

赤松則祐平賀三郎村上義光共從皇子歷芋瀨之危

則後罪難謝然欲拒之則天罰可畏也願賜從者一
二人歟若之賜錦旗歟以是為防戰之證則不遮皇
子而其罪亦免若不許之則要戰而已護良猶豫未
決赤松則祐進曰士見危致命紀信誑楚周苛就烹
皆非為君致命乎吾往彼宅致命以助皇子之危者
何又辭焉平賀三郎曰今從君於艱難之中者皆是
股肱耳目之臣也夫棄兵器於戰場被敵人取不必
為大恥也賜錦旗於彼亦何妨焉即賜錦旗以金銀繪日月
時村上義光後道逢芋瀨莊司見其隸者持錦旗怪
問之隸告之故義光驚怒曰皇子征討朝敵清道之

護良稱我有三傑赤松之忠平賀之智村上之勇

時汝輩无道凡夫觸犯者何哉乃奪其旗且提隸昔
投之四五丈芋瀨恐其勇力無言而去義光跪於護
良前捧御旗而告事故護良喜曰則祐之忠守孟拖
舍之義平賀之智得陳曲逆之謀義光之勇凌北宮
黝之勢我有三傑盍治天下哉明日赴小原有樵夫
跪曰前路有玉置莊司者武臣之黨也彼若不通志
則君赴小原難矣卑賤之言雖有恐憚而使人先問
彼心志則可矣護良曰詢于芻蕘此之謂也汝之所
言固有其理即遣片岡八郎矢田彦七於玉置莊司
之所曰護良皇子來於此宜奉迎焉玉置聞之無言

片岡八郎矢田彦七拒玉置莊司兵

而入命僕奴五六十人追及之片岡矢田出自枌陰
斬其先驅一人其餘僕奴恐而不近之遠射之雙箭
中片岡片岡謂矢田我其死矣吾子可往復命早爲
其備矢田欲共死翻思曰捨同僚者雖可恥之然不
往告之則是不忠也乃走告護良護良及從者皆無
驚怖之色曰運之窮塞不足歎焉將趍中津川山玉
置兵五百人陣于前峯護良莞爾曰汝輩勿恐敵吾
未死則汝輩莫敢死吾已死則割面剝耳及鼻而可
捨之何者則知我既死則朝敵彌得利王師大失力
矢良將雖死遺威名于世死孔明走生仲達是也既

野長瀬六郎敗玉置庄司兵

而敵兵五百人列楯爭進護良從者三十二人拔刀
大呼防戰乍見赤旗飄于松嵐其兵殆六七百騎其
先驅者呼曰此是紀伊國野長瀬六郎及弟七郎率
兵迎護良皇子也而今列楯引弓者非玉置莊司乎
汝等隨將滅之武臣而對捍開運之皇子則天下何
地容身乎即競進攻戰玉置兵破潰散失四方野長
瀬兄弟遥跪拜護良名之曰汝等幸不期而來不番
誰告之野長瀬對曰仄聞皇子避難臣謂玉置者武
人之黨也必遮皇子於中津川故今曉出鄉不息兵
馬奔馳到此以退賊微臣之大幸也護良大悅親握

後醍醐帝遷隱岐國佐々木清高警衛之

御製和歌

楠正成復赤坂城

野長瀬手曰朝敵若滅則必厚賞汝矣○夏四月庚
子朔千葉貞胤小山秀政佐々木道譽奉先帝泛舟
到隱岐國以州之國分寺爲皇居隱岐判官佐々木
清高奉警衛之（或曰清高豫造黒木御所奉待焉）貞胤秀政道譽皆
辭歸帝詠歌謂比來懶看武夫粧豈意爲彼今惜別
帝在謫居懷承久之昔謁後鳥羽帝陵或恨或悲且
黙禱曰帝魂若有精靈在須得令朕再復位島人無
知唯畏武家之威而賤遠於皇居故行在所寂々渉
日草深苔厚壬寅楠正成陷赤阪城去歲正成退赤
阪六波羅以爲正成實死令紀伊國士湯淺定佛守

野長瀬兄弟應正成

恩地滿一爲間者窺赤阪城中

赤阪城治河内國而謂畿内無所懼也正成隱金剛
山密分兵五百人散處於大和河内紀伊三州山中
而窺時變紀州人野長瀬氏兄弟應正成運供晨昏
之費不知之而不設備若有人說正成不死則定佛
變色不喜聞正成實死則大喜至此正成聞護良築
城于吉野而聚其臣從評議軍事先欲攻赤坂城赤
坂者正成食邑其城亦正成所築能知形狀且鄉民
皆通心正成潛遣間者窺城中其人歸曰城其易拔
粮之矢少人家六十八兵士五百人許也正成又使
恩地滿一見之滿一慮人知之使舞猿者先行而尾

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奪定佛之運粮、

之盛黑米於一器而自荷負之、刜其鬚著敗衣戴朽笠、白晝入城中、舞猿處々而詳見城中之形體、兵士之分數而歸語正成、乃發自觀心寺到赤坂攻之、定佛欲戰而恐正成之勇而不出、正成慮利於防戰而退屯於野中高處、正成豫分其兵混城兵而潛居至此出城來言曰、城中糧匱、故遣人於紀伊阿瀨川、以運米穀、正成使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安間某高安某等及兵三百人往紀見峠而待焉、定佛抜卒三百人、果運粮米、或担而持之、或馬而負之、越紀見峠、正遠滿一率百人馳進、定佛兵士驚擾、捨馬棄粮而逃走、

湯淺定佛降正成

新帝改元正慶

正遠滿一等悉奪其粮、正成入兵器於其俵、副以二三百人、使入城、正成兵佯追擊之、定佛不覺其謀、而以爲運粮者、與正成相戰也、即出城兵率之共退、主客相雜入城、客兵被俵中之甲冑、發鯨波、正成亦自城外而急攻之、定佛不得禦而遂降、正成入城併領、湯淺兵而勢氣稍振、和泉河內兩國望風靡服、丁卯、新帝改元、正慶、式部大輔菅長貞勘進之、諸國屬先帝者用元弘之號、矢尾顯幸屬楠正成、初正成在觀心寺時、奏護良皇子曰、矢尾別當顯幸、有武譽者也、彼若不屬王師、則河內寧謐其難矣乎、正成與彼結私怨累年、攻

護良親王賜矢尾別當顯幸官位令旨

戰我若赴赤坂、則鴻命縱雖連降、而彼遂不屬王師、其爲人也、智淺而直常、欲得官位、令綸令旨賜權僧正之職、且有天下安全之後、忠賞可隨其望之旨、則彼必屬王軍、護良然之、即賜令旨、顯幸大喜曰、賜權僧正之職、何面目如之哉、然擒正成或曰存、或曰亡、若猶存、勤王則吾不應命、護良議之於正成、正成代護良之旨、使人言曰、正成存亡不可知焉、若不死則何不來於此乎、縱雖不死、至今不到吉野、則何忠之有、於是顯幸悅、既過十日、正成出于赤坂、顯幸遣使于護良曰、正成出于赤坂、知之否、護良答曰、不知也、

正成遣价於顯幸諭之以公義

顯幸報正成諾言

正成拔赤坂之後、遣价於顯幸曰、吾以眇少之身、欲成一大事、似不知其量也、然重帝命、棄生輕死而已、而今以與足下有怨、故護良皇子之疑我多端夫、以私忘公者、人之所不爲也、自今以後、可捨往日之私怨、傳達正成丹心於護良、則亡父祖之耻、乞降于足下、足下若不諾、則私怨也、朝敵征罰之部障也、先可與足下戰耳、顯幸謂我應護良之命、事己達于洛、今又與正成戰、則吾無利、且其所言尤有理、良將之乞降、亦非我身之榮乎、乃應之曰、護良之疑、吾子也、吾請計之、與吾子同心盡忠矣、遂率百五十騎來于赤

矢尾顯幸屬正成

坂屬正成。自此顯幸與正成屢談兵法。顯幸遂服。請曰。養足下族類一人。以嗣吾采地。正成即授和田正遠三男滿仁王丸。時年十一。和田新發意源秀是也。而後顯幸屬正成。抽軍忠而無異心。

正成發赤阪欲侵京

○五月乙酉。楠正成發赤坂。催和泉河内兵數千騎。進到住吉天王寺邊。屯于渡部橋南。和泉河内馳使於六波羅。曰。正成欲侵京。京中動亂。武夫兵卒馳集六波羅而待正成襲來。然正成不妄入京。戊子。仲時時益遣隅田氏高橋氏。將兵士五千餘騎。赴天王寺。屯於尼崎神崎柱松邊。己丑。正成分二千餘騎。而令三百騎陣于渡部

東軍隅田高橋氏拒之渡邊橋

橋南。其餘皆隱於住吉天王寺。隅田高橋見橋南之敵曰。纔可二三百騎也。且皆乘瘦馬。吾常侮和泉河内兵。今果然。可悉斬其首。而蒙兩六波羅之感賞。即進渉河。五千餘騎繼進。皆到岸上。正成兵不相戰而佯退。隅田高橋乘勝大進。到天王寺北。士馬甚疲。正成分其兵為三列。一則出自天王寺東。一則出西門石華表。為魚鱗陣。一則出自住吉松陰。為鶴翼陣。隅田高橋見之。諭曰。此地滑而馬足艱矣。少退陣于廣地而可決勝敗。五千餘騎恐敵掩其後。逃退于渡部。正成三列之兵大進。隅田高橋令曰。斯時若不戰則

正成與隅田高橋戰渡部川大勝

大河擁後。危哉。須向馬轡。然五千餘騎不及回戰。爭競逋走。浸沒渡部河者。不知其數。生還者少。時人謠曰。渡部之水。浩々滔天。既沒我橋。遂及我田。旣沒高橋 日及隅田 暗刺高橋隅田也 世中喧傳。故隅田高橋羞蟄居。小串秀信

北條仲時鞫問法印良忠

捕法印良忠。致於六波羅。北條仲時使齋藤氏詰良忠曰。比日帝欲東征。而事不成。況如吾子。欲成此事者。可謂眞率輕遽矣。且繪畫六波羅形地。而欲奪帝擧兵者。可謂武敵之最也。罪科無雙。讓責有餘。請聞

良忠答言

密謀之次序。良忠答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無非王臣。欲盡忠於帝室者。何爲武臣之恣乎。受

密詔而欲脱至尊之厄。爲誅無道而運密謀。皆是忠也。何謂之眞率輕遽乎。嚮者往笠置者。亦是忠也。其後赴洛聚兵之間。城郭不固。官軍失利矣。於是與源具行相議。馳紫詔於諸國。皆是非僞也。謀計之次第如是而已。仲時時益聞之。評議多端。二階堂行珍曰。彼罪責既定。當速殺之。然尋其同謀之人。而可重達于關東。長井高冬曰。此議最可。乃使加賀前司鞫之。良忠謂。我不速死者。不亦悦乎。重擧大兵。爲帝致忠則善矣。然門關緊密。吏卒堅守。無可以逃。於是良忠稱病。卧四五日。穀食不入口。其後佯發狂妄之言。欲

良忠佯病逃去、屬護良皇子

食如常、且狂且躍、露其臀曰、朝敵可食之、其音甚大、既過十日、開口不言、尿屎於衣帶之中、腰足不快、五體即痿、口常流涎、舌根不通、飲食飽餐、多於平日、然不與之則不乞之、守吏相語曰、是欲逃出而佯爲之乎、既及一月、皆曰、是真大病也、最可憐焉、以山徒之身、嗜武修惡、非其道也、是故皇天降此禍、自此守吏怠懈、無意於守之、既而東使欲擁良忠到鎌倉、登令其病如此、待其良已、而遣之于鎌倉、乃延之一夜、甚雨烈風、良忠潛出而逃、到大和十市、屬護良皇子、守吏皆被誅、加賀前司亦削其采邑、○六月、仲時時益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五十三　何不成舍藏

仲時使人護送源具行平成輔于鎌倉

源具行辭世頌

令佐々木道譽護前權中納言源具行、河越圓重擁參議平成輔東行、具行過逢坂關、渡勢多橋、詠倭歌、哀不可再歸、既而到柏原驛、鎌倉單使來、促其死、（擁繼謂道譽留滯柏原、遣使於鎌倉、而請其貞、歷旬、沈帰曰、可速殺之云々、）道譽告具行曰、君之罪重、然待萬一之赦、然東使來而事彌決矣、無如之何、嗚呼死生有命、君其思之、具行曰、誠然、頃日汝之於我、其情難忘、臨刑之事、則萬乘之君、既遷居遠嶋、其餘何足言乎、言畢自書贈其內之遺狀、請道譽達之、（具行妻、先帝勾當內侍也、曾生皇子、而後賜具行、）而後作辭世頌曰、道遙生死四十二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投筆就死

平成輔被殺于鎌倉途中

宇都宮公綱欲擊楠氏、雪隅高敗北之恥

地、道譽憐之、營葬事、圓重護成輔、到相模早川尻、不及入鎌倉而被殺、初先帝爲師宮時、具行近侍、及即位、賞其舊勞、恩寵拔群、昇進不滯、資朝俊基東行之後、具行與成輔專預密謀、故武臣以爲重罪、處之死刑、是月、高時令宇都宮公綱赴洛、爲六波羅援、○秋七月丁亥、北條仲時使宇都宮公綱擊楠正成、先是仲時恥隅田高橋之敗、欲再發兵而會公綱來洛、素知其有武勇之名、故太喜、乃召公綱曰、夫軍旅之事、依時運也、或勝或敗、然是度隅高敗北者、在兵將謀拙、士卒拙弱耳、天下嘲哢、唯在於斯、而今縱雖聚敗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五十四　何不成舍藏

和田孫三郎與正成議防禦

卒以攻之、然其不勝矣、想吾子上京、爲平凶徒也、天下大事在於今時、吾子可往乎、公綱曰、大軍已不利而還、吾今以寡兵攻之、可謂萬死一生、然出關東之時、欲逢大事而輕死、非所可以辭也、乃不歸其宅、直赴天王寺、僅十四五騎、兵自洛繼來、者七百騎、公綱駐往屯柱松、河內人和田孫三郎聞之、謂楠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敗、今又使公綱來、其兵不過六七百、向者隅田高橋五千騎破之、況公綱乎、且我乘勝而大兵也、彼喪氣而小兵也、公綱縱有武勇、何足畏哉、今夜往擊之而可也、如何、正成曰、凡戰之

正成爲奇計、不戰而詘公綱

羸輸、其勢無在大、亦無在小、惟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耳、向者大敵敗北、公綱不敢若時、獨以寡兵來欲攻我、乃是忘死者也、彼坂東無雙勇士也、且其黨紀氏清氏臨軍捨身、輕於蓬塊、其士卒七百、同心而擊我、我必也危、天下之事、何是行而已哉、而今奮戰、我兵多死、則他日之戰誰人勠力乎、不如不戰而詘之之善也、正成暫去此、則公綱必來、正成有奇計、必詘之、夜已遲明、敵可漸到、可早去此、乃與和田正遠、湯淺定佛等共退、戊子、質明、公綱率七百騎攻天王寺、放火於古宇部、進入寺中、然正成既去、無敵一人、公

綱爲不戰而勝之思、乃遣使于六波羅、以告之、仲時、時益皆喜、公綱欲進攻之、而小兵故不得、欲歸京洛、然未與正成接戰、故進退猶豫、既過四五日、正成與矢尾顯幸等相議、驅集和泉河内郷士三千餘人、置步卒三百餘人於其後、揚烽于秋篠外山、里生駒嶽、志城津浦、住吉、難波等、凡大和河内紀伊處處之山山浦浦、皆莫不揚火、夜夜如之、每一夜增其火、公綱兵見之、欲戰正成兵、遠射之而退、公綱以寡兵故、不長追而退、正成兵又射之、忽發鬨聲于不意、俄揚烽火、公綱及紀氏清氏、整甲鞴馬而待、然正成不來、其

正成使間諜燒公綱之陣營

後正成不揚火、率千騎、發鯨波於天王寺東、或使間諜燒公綱之陣營、或使步卒放矢于不意、惱之如此、遂不接戰、又增烽燧於處處、於是公綱及紀氏清氏相議曰、敵兵日增、我小兵遂難敵乎、不如以一退、敵不失勇名而班師、乙未、公綱歸京、丙申、正成復入天王寺、正成雖逞勇威、而不勞人民、不侮士卒、故遐邇聞其風而馳来者不尠、是月、播磨國士赤松次郎入道圓心起義兵、圓心、爲村上源氏之裔、具平親王九世季房、其子曰源大夫季則、季則子頼則、叙從五位上、任播磨守、其子則景、復任播磨守、遂住焉、則景子

護良親王賜令旨於赤松圓心、起勤王之師

左衛門尉久範、始號赤松氏、久範生茂範、茂範生則村、爲一州之豪士、剃髮改圓心、圓心好講武事、說兵法、其爲人潤如、不欲立於人之下、風有顯名立功起家之志、（圓心多子、長曰範資、稱信濃守、次曰貞範、稱筑前守、又稱雅樂助、其次曰則祐、嘗登叡山、候尊雲法親王、任律師、季曰氏範、稱彈正少弼、）頃聞則祐隨護良、備嘗艱難、入吉野城、至此護良歸、則祐於播州賜令旨於圓心、起勤王之師、且示十七條則、約行賞之信、圓心大悅曰、一家之榮何過此哉、即築城於州之佐用莊苔縄山、以聚兵、國中群士馳至者千餘騎、其威既動近國、於是立關防於杉坂、山里、兩處、以塞山陽山陰之路、

正成假託廐戸皇子未來記作記文示兵士勵之

高時下令大召軍士

○八月庚子、正成詣天王寺、見廐戸太子未來記、正成謂、良將之用兵、無如勵其勇、宜運籌以奮激群士之勇、想夫吾往天王寺、稱見廐戸太子未來記、製記文示其士、則兵士其必大勇矣、是亦可爲良計乎、乃詣住吉、獻馬三匹、而納白鞍馬白綾甲于天王寺、潛與僧徒共入寶藏、其僧持金軸之書而來、正成繕書之、假託其詞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箇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正成畀佩刀於其僧、既出寶藏、使其姪和田孫三郎見之、又使老兵八人

齋戒三日、諸兵皆齋戒、或二日、或三日、而後見之、皆大悅曰、太子讖文如此、則先帝重祚決矣、官軍戰必有利耳、於是其持兩端者、皆歸服于正成、雖不通志者、亦聞而曰、武臣之亡滅不遠、爭歸于正成、此事達于京、六波羅兵彌失氣矣、仲時時益馳驛、請援兵於鎌倉、高時下令大名軍士、擒正成、固築金剛山千劔破城、備機變之巧、修守禦之具、頃間護良皇子遣使於正成、勸攻六波羅、正成報曰、關東大兵可必來洛、不如先深根固蔕而待時也、且和泉河內兵士不過一萬、以是滅六波羅難矣、況其東兵來則彌難勝焉、

林光勝官軍間者之最也

正成以千劔破峰爲五得相應之地說言

暫先在河內之間可也、若無上城之防、敵則官兵不利必矣、請君暫在吉野城、賜令旨于諸國、正成亦構一城于河內、既而正成間士歸自鎌倉言曰、鎌倉稱令曰、近日東國軍兵、以六十爲老兵、以十七爲丁年、皆可到京也、山陰山陽南海西海皆然、東國兵士今年出國、驛中可逢新正、而及春到洛、年中到京者、大忠也、及春出國者、不忠也、正成聞之、自往吉野、告護良、彌爲拒守之計、而歸河內、正成間者在鎌倉者二十餘人、皆變形於行商、林光勝、野崎常宗等爲之長、故知高時之行事、鎌倉之時勢、推也、正成謂、防大兵

者、莫若傍山築城、於是歷覽大和河內之諸山、得千劔破峰、以爲五得相應之地、因城焉、五得相應云者、一曰、水多、二曰、山嶮敵難得登、三曰、麓滑嶺峻、若夫嶺麓共峻、則敵有利于鑿隍、又城邊四町無別峯、亦可也、城邊有峯、則敵兵放矢于城中、拒守者之所嫌也、此地無此患、四曰、城岸皆岩石、則敵難登、五曰、山深地僻、利于鄕導窺敵營、又有一得、此城之高也、不過二町、甚高則害于軍兵之出入、故正成以爲五得相應之地也、正成相城之廣狹、周廻五尺之杖四百餘也、東柴高築之四尺、柴下去土三尺、而堀之攅柱、

其長二間立二柱于三所有四尺之間隙架矢棚于其間土底有二緯木柴間有緯木壁之高五尺矢棚又在其上二柱間之矢棚者或六寸或六寸五分或五寸六分也試之立三尺五寸木偶人於岸上射之而隨其恰好而搆矢棚其高低隨宜其上下又有緯木或四寸或二寸五分壁柱之周廻其小則一尺八寸其大則二尺餘也有二緯木立小柱于其間周廻八寸以四寸五分之木爲壁骨内外皆同實之以瑣石堅之以塊土乾之六日内外又塗土矢棚架于處々壁内多種樹木松栢繁茂中有屋宅倉庫壁外之樹

千早城貯蓄軍粮部署諸將

木者皆芟除之米穀三萬餘石鹽五百餘石大豆二千餘石其餘膏油脯脩海草乾菜等不知其數又有一箱周回三間深廣二間實之以稻穗又有一倉縱五間横四間盛之以矢又蓄鉄三萬斤治首六人鍛鐵或賣寶器以調之又堀土二間埋之以炭凡三千餘馱也其兵二千餘騎選八百六十餘人而置於城中殘兵千餘及兵士之婦妻者遣之於賀名生與觀心寺楠正氏和田三郎恩地左衛門志貴右衛門澤邊五郎等亦在彼所爲塞敵之通路知敵之謀計也又使平野將監入道居赤坂城兵士二百八十二人

正成試計五所秘水

平野者矢尾顯幸甥也正成爲養子之約置之於赤坂曾與顯幸所爭之地皆還之正成謂守城之法以水穀爲第一故其築此城之時先求水之所在峯頭有水跡五所秘水大旱不涸正成塞其滴瀝而不漏之自朝暾之外至翌日曜靈之初出井中挾竹待水之滴汲之凡及十石一升之水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洗米之濁水則使僕隷洗其足而不妄捨之有馬者則飲之無馬者則湛之於槽而爲消火箭之備又爲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檐掛筧納雨滴于槽中又穀米九合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朝晝暮共二合也其

三合者備不時之需也若或夜戰之時不食則兵士皆疲故以三合當之又鹽一合是一日之用也鹽豉二合者十人之用也其給粮于兵士必以三日之料耆酒者雖欲造酒而以其粮少故不多造之其粮盡則又給之正成或召兵士同飯使飲清酒僅一盃耳濁酒則二盃也正成往從者之宅必著小鎧其所雅言者戒經叙論之事耳或又授米於臣從僕隷或斗或升以是爲酒費屢授米則或與札方以充其用米多則爲飽食嗜酒之端故不多與之又城中每士一馬其餘皆遣之於處々爲害于秣盡也又或煮諸果

東国大軍發鎌倉大佛貞直武藏左近將監伊具陸奥右馬助高直爲大將

爲油或蒸嫩葉爲食凡城之修造用物無一所闕（千劔破、或作千磐破）○九月丁亥東國大軍發鎌倉阿曾彈正少弼治時（遠江守晴時子）名越遠江入道宗教（朝時孫教時子）大佛前陸奥守貞直武藏左近將監伊具右近大夫將監陸奥右馬助高直爲大將（以上皆北條氏族）諸將則千葉大介宇都宮參河守小山判官武田伊豆三郎小笠原彦五郎土岐伯耆入道葦名判官三浦若狹五郎城太宰大貳入道佐々木備中守結城七郎左衛門小田常陸前司長崎四郎左衛門長崎九郎左衛門長沼駿河守澁谷遠江守河越三河入道工藤高景狩野

東軍諸將部屬之兵總號三十萬騎

七郎左衛門伊東常陸前司安藤藤内左衛門宇佐美攝津前司二階堂道蘊及其族下野判官常陸介安保左衛門尉入道南部次郎山城四郎左衛門尉等各率其部屬總號三十萬七千五百餘騎○冬十月丁酉朔甲辰東軍先鋒入洛群隊逐次海道絡繹每驛屯陣而其最末者猶在足柄箱根甲斐信濃源氏七千餘騎自東山道向京先是六波羅傳鎌倉令群國至此河野九郎率南海之兵自尼崎厚東入道大内介熊谷氏率安藝周防長門之兵自兵庫江馬越前守淡河右京亮率北陸之兵自東坂本共會京

先鋒所率之兵總號八十萬騎

藤師賢逝於謫所

僧圓月自元歸朝

元僧悟山寄圓月之詩

師凡諸國之兵總號八十萬騎諸將相議期明春分攻吉野千劔破赤坂其間洛中不能容之白河醍醐小栗栖日野勸修寺嵯峨仁和寺太秦西山北山賀茂北野葦屋河崎清水六角堂皆爲軍士之舍洛人歌曰誰謂日本爲小國鉄馬帶甲十萬億大元天竺及高麗爭及此軍逞勢力○庚子前大納言藤師賢逝於下總謫所（逮先帝重祚追賞師賢忠義贈大臣謚文貞公自閑院公季謚仁義公之後廷臣有謚號者文貞公而已）僧圓月自元歸朝（月在元八年歴參茂古林、欽雲岩、芝靈石等諸老禪盧山僧悟心寄詩曰遠涉滄波汗漫游三十刹海一毫頭何須特地求玄解孰貴臨機身放收日出扶桑千里夢風生祗樹萬山秋蛩城門戸如天遠一任身心放下休）諸名山甲刹到

僧圓月見獻犬於鎌倉作賦其序文

處顯名今年四月歸朝暫休筑紫及秋東歸鄉里路見獻鎌倉犬而作胡爲乎賦其序曰壬申夏四月予歸自江南時罹病息于博多秋八月病愈遂趾故里東海渺漫途脩無有爲援者而止借揭神山門房而臥有客來問曰嚮見行有與犬喝道而東者曰某人使江南所獲獒犬獻於關東其州某官梟之而進道傍過者辟而遠望不敢近視予亦江南而來非爲利于國不若之犬也哉呂東萊以蕭氏餒至臺城故斥佛者爲衞君之鶴今予之不遇或由之乎且夫之犬所幸者獨以非土性耳子也疇適他今從他來實非

異土所産故不見貴乎予聞之愀然不答客退予竊惟韓愈感二鳥賦固然然不訓致命遂志之理故有感激怨讟之詞知道之士必不取爾予作胡為乎賦云々

據此文則高時暗昏不憂軍国之事以玩犬為業者可以譏焉

摽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終

何不成舍藏

元弘二年、二階堂道蘊將二萬七千騎、向吉野城、阿曾時治將八萬騎、向赤坂城、大佛貞直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一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醍醐天皇二　南朝
光嚴天皇附　北朝

癸酉二年、北朝正慶二年、春正月、先帝在隱岐國、丙寅朔、甲午、關東諸將會六波羅、議軍事、二階堂道蘊將二萬七千騎、向吉野城、阿曾時治將八萬騎、向赤坂城、大佛陸奧守貞直、名越氏實、武藏左近將監爲大將、謂之追手、陸奧右馬助貞宗爲別將、謂之搦手、率二十萬騎、共向

名越氏實、武藏左近將監爲大將、率二十萬騎、向千早城、

人見恩阿、本間資貞、決死先登果死、

千劒破城、長崎高貞號四郎左衛門尉爲騎長、後于諸將一日而發途、其私從戎馬軍容鮮麗驚人、而部屬十萬餘騎、其餘諸國羣士每隊或五千、或三千、濟々歷々、更日而出洛、旬有三日而各到千劒破城下。○二月、乙未朔、阿曾時治整兵馬於天王寺、令曰、有拔羣獨進者、則可處罪也、時武藏人人見恩阿、語本間資貞曰、大兵攻城、城陷也必矣、然北條氏執權已久矣、天道虧盈、其理無所逃、且爲臣廢君、積惡之家、豈不招殃乎、吾雖不肖、曾蒙武恩、年已七十餘、何徒長生、忍見武運之傾廢乎、明日之戰、吾獨進而死矣、資貞心

好之而佯應之曰、獨進而死、何益矣、我唯若而人耳、恩阿怫然而去、丙申黎明、恩阿獨進往天王寺本堂、資貞怪而使人窺之、恩阿書一筆於石華表、資貞謂此人明日必死矣、即出其宅、向東條、及至石河原、見武夫向赤坂、資貞馳馬往見之、則恩阿也、於是二人交轡到城下、呼曰、武藏人人見四郎入道恩阿、年七十三、相摸人本間九郎資貞、年三十七、自出鎌倉、欲曝死於此城下、故超羣先登、城兵見而曰、彼羨熊谷直實平山季重一谷之魁者也、我輩與彼相戰亡身何爲哉、城中靜而不動、恩阿瞋曰、凌晨到此、而不發

有一僧持恩阿資貞之首送資貞子資忠、

一矢者、抑侮我輩乎、果怯弱之甚乎、乃下馬渡隍上小橋、城兵驚而發矢如雨、恩阿資貞共死、一僧持二人之首、皈于天王寺、語事於資貞子資忠、資忠見父首、即著甲冑、將出、其僧曰、資貞若欲施其名於天下、而先登、則何不攜子乎、然彼志則不然、既奉其命於高時、使子孫受其恩賞、是彼之志也、而今子亦死、則其家跡恩賞誰受之乎、資忠拭涙脫甲、其僧大悅、褁資貞首于衣帛、往野邊而葬之、資忠悅無人之留已、乃先到天王寺、過石華表、見恩阿之倭歌、資忠亦齧右手小指、血書倭歌、而赴赤坂、謂城兵曰、此是本間

本間資忠拔衆奮戰死、阿曾時治率大兵來攻

九郎資貞子源内兵衛資忠者也、父既死矣、黄泉之路獨遊無聊、吾欲往從焉、願開城戸、城兵感而許之、資忠馳馬入城、奮戰遂死、年僅十八、既而阿曾時治率大兵來攻、沒隍傅壁、城兵大射之、東兵屢攻、死傷者多、旬餘不克、戊申、播磨國士吉河八郎招城邊一僧言曰、此城水多者如何、僧曰、水其不盡矣、以筧取水于南山、水由地中、吉河然之、謂時治曰、此城其可難拔乎、何者楠正成近年領和泉河内、納穀惟多、且地僻山遠、不知何處有水、然放火箭則彈水滅之、迺日雨不降而其水之多者、恐是遥引山水也耶、時治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一　後醍醐二　三　何不成舎藏

時治塞筧路、城中苦渴

平野將監降時治、既而被斬

可之、乃遣歩卒於城邊之山而鑿之、果然、即塞其筧路、自此城中水之口渴、難忍、或忘渴于草露、或置身於濕地待雨、而雨不降、東兵得利、頻飛火箭、城兵皆曰、我輩力已疲、不如入敵陣快戰而死、將奮出焉、城主平野將監入道制之曰、今氣衰力羸、則其戰不快矣、若爲歩卒所虜、則大耻也、夫吉野・千劒破勝敗未決、西國兵亂未止、今縱乞降附、而其不殺矣、吾暫乞降全身、以待時變者也、城兵咸從其議、翌日戰半之時、平野登高櫓呼曰、有告於敵將之事、時治則以澁谷一郎問之、平野曰、楠正成方服從和泉河内、吾輩

正成與平野將監議水之用、守城爲最要

爲逃一時之難、不得已而屬彼、既而欲往謝六波羅、而會大兵既來攻我、苟以干戈爲業、故暫防戰而已、若宥斯罪、則可降于麾下、若不爾、則力戰而死矣、時治大喜、乃約畀舊領安堵之教書、且有忠功、別加恩祿、於是平野以下城兵凡二百八十二人皆降、長崎九郎左衛門受命捕之、悉奪其器仗而遣之六波羅、降者悔之、既而皆斬之於六條河原、吉野・千劒破城兵聞之、無乞降之心也、初平野將監將居赤坂城、楠正成諫曰、夫居城防敵、其用以水爲第一、莫汲之於城外、凡事唯我獨知者、猶或有泄、況於歩卒知之乎、且其相待之間、我兵豈爲敵不見執乎、既爲囚人、則爲免其死、或語城中之事、又或有爲内應者、不亦危哉、唯於城中鑿井源廣、是可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一　後醍醐二　四　何不成舎藏

二階堂道蘊攻吉野城、不能拔

也已、平野曰、敵是關東武夫、此國形地豈能知乎、且何有昔累世之主、皈東國之辨者半、正成掉頭曰、敵兵熟數、安知不有其智謀勝于正成者也、無則赤坂不陷、若有之則危哉、平野遂不聽故、及赤坂既陷時治率軍會千劒破、庚戌、道蘊圍吉野城、攻之、既連日、東兵不知地形、毎日爲城兵被擊殺、自壬子至戊午、攻戰不止、東兵死者八百、城兵死者三百、然城固兵健、東軍稍屈、吉野執行岩菊丸、素通志于東兵、而謂我是郷導也、道蘊定可談軍事、吾拙戰功受恩祿、而施及從者矣、然道蘊遇之疎遠、岩菊丸恨之、其從者亦有不平之色、岩菊丸耻前言之相戻、謂我若有二千兵、則夜濳襲道蘊之陣、然又飜思曰、縱吾功雖成、而今執

吉野執行岩菊丸使入竊往城背伺兵之虚實

行善仲丸、通志於護良皇子、我與彼相惡、護良何棄善仲而責我乎、道蘊之疏我匪無理也、恨小事而城不陷者、是我大耻也、乃聚從者言曰、聞赤坂城既陷而吾爲鄉導、此城不陷者、可受萬人之譏乎、即使岸六郎竊往城背、隔谷窺之、則金峯山上多竪旌旗、時兎狸恐跫音而走、入金峯山、又見羣鳥宿于樹梢、六郎謂旗之多者、乃張疑兵乎、若有軍士、則狸兎何奔入乎、羣鳥何宿乎、遂竊到金峯山、果無兵士、因入愛染寶塔、持一香爐而皈曰、欲取旌旗、而敵見之、則恐此謀難成、故持香爐而皈、以是爲窺城之證耳、岩菊

岩菊丸與道蘊尅時放火城背

護良親王進冒敵陣被數創不拭其血而傾盃

丸大悦、與銀劒一箇、白銀三十兩於岸六郎、其夜潛遣兵士百五十人於金峯山、及曉岩菊丸往道蘊陣而告之、道蘊大喜、相共尅時、既而城面萬餘軍士爭攻吉野、僧徒五百人防戰、城兵東兵相持、爭挑時、岩菊丸兵百五十人、自城背放火於其邊郷里、而揚鬨聲、吉野僧徒進退惟谷、或自盡入火、或與敵共刃、而死、城背之兵、進自勝手明神之前、到藏王堂、護良在城、常蒙甲冑、挾長刀、勇兵百餘人、列坐于其側、終食之間、遂不脫兜鍪、且下令於諸兵、屢矣、至此見敵之到藏王堂、更不恐怖、揮長刀、率勇兵二十餘人、直進

木寺相摸貫敵首於刀來舞親王

村上義光中矢不拔來謁

入敵陣、東擊西進、左翻右畧、敵兵敗走、護良張幕于藏王堂庭上而設宴、護良被二創、七矢中其鎧、然不拔之、不拭其血、傾大杯三次、時木寺相摸貫敵首於刀來于護良之前、起舞曰、戈鋋劒戰如電光、磐石岩飛同春雨、雖然不犯天帝、身修羅爲彼得破、村上義光受十六矢於鎧、不拔之而馳來、告護良曰、城面第一戸敵兵輙破之、故於第二戸防戰良久、依聞酒醼聲彩而來、此敵既競登、官軍疲罷、今於此城立功難矣、君其逃之、吾賜君甲冑、犯君之諱死之、護良曰、我與汝欲共死生、汝死則我何獨生乎、義光曰、君之言

村上義光自盡令親王逃走

過矣、紀信誑楚、漢高許之、今君之胸量如此之狹、而欲成天下之大事、奈何、即進解鎧帶、護良泣曰、吾若不死則可弔、汝乃自勝手明神之前南逃、義光子兵衞藏人義隆、年十八、欲共死、義光諭曰、汝可從皇子、義隆不得已而往、義光登高櫓、遙望之、護良行之既遠、於是義光露其身、向敵揚大聲曰、皇子護良爲逆臣被滅、而欲報恨于泉下、故今自裁、汝輩武運頓盡、自刎則以是爲規、即脫甲投之於櫓下、遂貫刃而死之、東兵聞義光稱護良、皆謂護良實自害、乃解圍唱凱歌、護良逃到天河、岩菊兵追及之、事甚急、義隆

村上義隆戰奮擊遂死

楠正成議築吉野城之得失

殿獨與敵兵五百餘騎相戰半時奮擊遂死之護良幸免入高野山此役也微村上父子則護良殆危道蘊取義光首遣之六波羅以其非眞故棄之道蘊進攻高野高野衆徒固備護良故道蘊不能獲之而引兵往千劒破護良又入觀心寺初護良之築吉野城也楠正成往吉野言曰此城之形勢敵難攻而我利于防守然如今之制則大功難成乎何者大兵之所向不避嶮難且城兵不過二千而陣于處處之山嶺何有軍利乎夫良將能窺敵間城兵以為敵不能知地形或自負嶮而懈其備如此而敵窺其間則城不利守乎危哉吉野僧徒或信之或猜之木寺相摸曰正成之言吾信焉請聞其計正成曰金峯山北有一峯吾昨日使人見之水在峯頂定不必矣宜搆城郭于彼峯而撰兵守之或八百騎或六百騎其殘兵者置之於山中可為拒守之謀如此而粮不盡則城其不没至若城兵有謀

善仲丸異論廢正成之建議

大佛貞直名越氏實帥大軍攻千劒破城

長崎氏命執筆者十二人書死傷者數三日不閣筆

逆者非吾所知也護良可之時吉野執行善仲丸怒曰此城者將士評議所定也今何以正成一人之言改之乎且將士之智皆劣於正成一人則正成是人而其餘是騃癡之獸畜乎夫運命在天非人力所能也道順天則勝道逆天則敗唯在此城運蹇則朝敵均平亦何難矣乃不用正成之議至此果敗焉況一之後護良不賞善仲丸者為此也大佛貞直名越氏實等帥諸國兵二十四萬六千餘騎以攻千劒破城赤坂吉野之東兵皆會乃圍城數十重旌旗蔽野刀劒射日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東兵爭進欲登壁楠正成發大石放積弩東兵多摧兜鍪斷頭顱圍城三日死傷者不知幾千萬長崎基資命執筆者十二人書其數三日不閣筆於是大佛貞直下令曰諸軍士不聽號令而戰

河曾時治使樹兵待城兵出汲溪水

正成使湯淺六郎襲東軍取水路兵

則抵罪因茲各列營數百不妄攻之阿曾時治謂貞直曰赤坂之降也非士卒之功依絕其水道而城兵皆渴也是以推之則正成亦每夜汲東麓澗溪之水者也耶請窺見之乃使名越越前守率三千餘騎陣于水邊以待之然以城中水多故不敢汲之名越以為正成不汲此水也累日士卒皆怠懈正成察之遣諜於名越陣七日每日遣別諜而辨其言之同異定隱語撰兵士經符印故敵不悟其為間諜正成見名越陣去城五町餘而去敵陣或九町或十六七町即分三百騎為三列先列則湯淺六郎率百餘人使襲

正成授謀諸將擊名越氏實

水邊之敵也二列則北辻宗持率百餘人使待名越陣擾而進入也又密遣兵士十六人於名越陣名越若驚出則斬之也三列則楠正澄率百餘人屯于城下小塚使湯淺北辻進也既而諜來曰名越在軍中夜夜唯是圍碁雙陸酒燕而已於是正成出城其餘兵士五百人置於城中各着甲登高櫓敵若來則欲拒之也正成率三十人到城下坂令士卒曰我於此所三擊鼓鼓一鳴而湯淺北辻可退縱雖捕名越而可捨之名越雖死而敵不及失氣汝曹若死則吾如失左右手而已鼓再鳴而正澄可退湯淺北辻縱雖

約、約束。約命、命軍令也。

不退而鼓再鳴則正澄退矣。憓湯淺北辻謹聽之。鼓一鳴而不速退則吾與正澄入城。若敵馳追則捨汝耳。捨汝者小損也。欲助汝而開城戶、敵馳入而城陷則天下之大損也。鼓未鳴則敵兵雖萬萬而防戰勿退。及其退則可速入城。正成在其後則勿勞汝心。鼓三鳴而正成亦可退。約命既定。即悉斬殺水邊之敵二十餘人。直進入名越陣。名越不能防之而退走。正成之兵奪名越旗幕。時見敵陣。喚叫。正成擊鼓。湯淺北辻退來。速入城。正成感賞之。又擊鼓。正澄退來時敵軍數萬馳到名越陣。正成又擊鼓。名越軍兵以為

正成設奇策誘擊名越氏實

正成轉圓木自壁上墜敵軍

正成又來。顛沛逃走。正成見而莞爾。皈城。其日城中靜而不動。正成感兵士之功。召正澄湯淺北辻。問兵士戰功賞之有差。宗持問曰、何不建名越旗於城上而笑之乎。正成答曰、今日敵軍之騷亂極甚。縱雖建旗而敵或不見之。若或誤謂名越入城中。則數萬敵兵馳到城下。其勢最可難敵。暫待焉。翌日豎名越旗於陴上而大笑之。東兵亦莫不笑名越。名越聞而恚之。向私從者言曰、汝等胡為不遄死。死則死。此我將先死。登壘而能戰。衆亦皆進。欲入焉。壘堅壁高。不能上。正成於是發大圓木。轉自壁上。東兵或倒焉。或躓

正成自警諸營夜睡

焉。或壓焉。或死焉。是以大騷。城兵又多射之。如向標的。是日也東兵死者數千人。諸人愈嘲名越。正成屢遣諜於敵陣。其諜者自觀心寺來往。分處凡百餘人。或為賣酒餅者。或為陰陽師。或為舞猿者。潛入敵中。以其所聞之事告於正成。又達於正氏。其密計出奇者數矣。正氏聚浪徒。障塞東兵往還之路。正成謂敵若無謀而攻則雖幷亞西亞全州之兵而城其不陷矣。唯所憂者夜戰也。即定巡夜之兵二百人。分刻為二番。自酉而子。而至卯。鳴鐘執炬而不須臾怠也。風雨之夜愈戒嚴。正成亦往往自巡視。以警諸營。賞罰

不能小蹉

足利高氏通言早瀨吉太誤敗軍

正成須叉問細川義貫死之

皆當。正成卧不安席。身著小鎧。索兵器而睡。城兵皆效之。門戶之出入能察其人。正成下令曰、敵兵以貨欲詐城兵。則慎勿聽。以其數示正成。采地云、金帛云、吾賞倍之。故城兵無叛正成者也。足利高氏在敵陣。密通言於正成從者早瀨吉太曰、汝可入東兵。於汝營、然則與二千貫之領、副以大佛貞直手札。光賞之。以黃金五百兩。早瀨言於正成。正成即密倍其數賞之。佯為不知其密謀者。敵不知之。既而與早瀨定夜戰之日。東兵請早瀨之質。早瀨問正成。正成使彼言之曰、親族皆不居城中。妻子有南都邊。請奉誓書。東

細川義貫戰死
東軍為持久之計待城中糧盡
正成用偶人誘引敵兵乱発大石殺之

兵皆曰可也既及其日東兵三百人侵夜進焉細川義貫為之將正成投大石拒之東兵散亂正成揚松明乘其光射之義貫及兵士多死東兵彌震（正成與恩地滿一議佯乞降於金澤右馬助而誘金澤兵若干納城中悉殺之云）東兵自是不敢攻城列營數百唯待城中糧盡焉羣營寂閒或吟連歌者而催萬句之會詠褒貶之歌或試百服之茶或有圍碁雙六之戲城兵為之反困屈逾曰正成以芥為偶人二三十着甲帶劒夜中置之於城麓兵士五百人列於其後遲明均發鬨聲東兵聞之皆曰敵兵之出城也此是正成命盡之秋也乃並馳擊之城兵皆

正成翻案古歌標敵陣前以嘲哢之
名越遠江守與其姪兵庫助爭双陸共刃而死

退皈唯殘偶人於樹陰耳東兵望偶人為眞兵爭進欲斬之於是正成自城上大石亂發東兵中觸而死傷者八百餘人既而見樹陰之兵則芻靈也東兵大恥怒其後彌戢戰唯睨城徒居而已楠正氏在觀心寺聞之翻案古歌標之于敵陣前以嘲哢之謂葛城山峯喬唯望楠樹遂東兵皆慙焉然不能攻城唯招集江口神崎妓女雜戯雜遊以費日夜一日名越遠江入道與其姪兵庫助雙陸於妓女之前叱梟爭通相互怒罵叔姪忽共刃而死其從者二百餘人互鬪皆死城兵見而笑曰獲罪於萬乘之君皇天降譴汝

新田義貞退千劒破城下皈國
義貞召舩田義昌謀得護良親王令旨

身自招禍武運傾廢在近焉耳新田義貞密賜護良皇子令旨退千劒破城下皈上野國（義貞清和源氏之胄新田大炊助義重裔也義重多子其三男義兼繼新田家為嫡流義兼生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乃是義貞父也其門地與足利雖同出自然足利與北條氏世婚爵祿顯達新田壓世式微唯在上野國來往鎌倉而已然氏族多房彌蔓於上野越後之間義貞繼家稱新田小太郎常有大志欲高其門戶然時未至力亦不足而止至此混東軍在千劒破城下熟見時勢察北條氏可敗亡而圖之）一日召其家長舩田義昌曰自古源平兩家共仕朝廷平氏起亂則源氏征之源氏搆虐則平氏討之義貞愍為一家門楣傳累代弓箭之業而今高時虐行太甚滅亡其不遠矣我皈上野舉義兵欲使帝德重

義昌捕小瀬川兵衛意多持次郎計事

明也然不蒙勅命則事不成吾欲得護良皇子令旨如何義昌曰護良皇子潛在近山吾請運謀以得令旨乃皈已舍翌日以從者三十餘人變形於浪徒夜中使登葛城峯義昌佯為東兵逃散者而行與三十餘人相遇宇多内郡浪徒見之以為吾黨即自外峯而相近義昌捕之凡十一人八人者屬護良執事法印良忠三人者屬正成從者小瀬川兵衛良忠之屬者意多持大夫次郎亦在其中勇氣勝人精練於盜掠其名炳乎大和河内而號稻妻者也（國俗訓電字曰稻妻）義昌悉解其縛密言曰今捕汝等非敢誅之也我君新

悳多持太次郎捧令旨來與義昌

田義貞欲舉王師、爰無令旨、而為知護良之所在、故
及此、吾附一价於汝、汝伴之以到護良所在、若不諾
則恐誅之、浪徒等大悅曰、斯事最易、於是留十人為
質、悳多持獨往、而隔日捧護良令旨來、義貞與義昌
披而見之、則其書擬綸旨也、其詞云、被綸言稱、敷化
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鎮四海者、武臣之節也、
頃年之際、高時法師一類、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
之至也、天誅已顯焉、爰為休累年之宸襟、將起一舉
之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早運關東征罰之策、可
致天下靜謐之功、義貞大歡、明日遂稱病皈上野新

赤松圓心子貞範起王師

伊東貞祐免擒感恩為王師

田莊○千劒破城堅、而京洛兵以六波羅召山陰山
陽之兵、赤松圓心聞之出苔繩城、其兵一千六百人、
塞山陽山陰之路、陣於山里梨原、時備前備中備後
安藝周防兵士、隨六波羅命上京、凡八千餘騎、聞赤
松在山里、欲擊破之、先聚兵於三石、圓心子筑前守
貞範遣人于三石見敵陣、其人皈曰、軍兵尤多、峯也
谷也、皆茇舍焉、貞範謂敵若來擊則我無利矣、乃乘
夜往襲之、擒敵將六人、伊東貞祐其一也、貞祐三石人也、圓心不殺之、援之以深情、而結同舉義兵之約、五人變其約、貞祐感其恩、築城于三石山、即登熊山、遂懸王師、加治長氏者、佐々木盛綱亂裔也、為備前守護、而通志於高時、聞貞祐舉兵於熊山、即率一千餘兵攻熊

加治長氏攻貞祐於熊山不勝

赤松圓心救高田氏守城築城于攝州

河野通治土居二郎得能彌三郎起王師

山、自閑谷至熊山、行程六里、長氏不息馬而進、貞祐察其倦勞、分八百兵為二列、前列者張魚鱗陣、後列者去前列二町而進、奮刃亂擊、直入長氏陣、長氏兵大潰、死傷者最衆、貞祐乘勝大進、使前列追長氏、後列整軍攻入國府、長氏逃入兒嶋、西州大亂、圓心使伊東貞祐塞西國往
還之路、而圓心攻高田兵庫、助所守之城、拔之、即進
入山陽道、其兵士既及七千餘騎、圓心謂以此兵破
六波羅最易矣、然軍若不利、則不可無所保守、乃築
一城於攝州摩耶寺、摩耶在兵庫之北、○伊豫國士
河野通治在京師、屬武家、其族土居二郎、得能彌三
郎、在國起王師、國中兵士馳集、即率四千餘騎、將平
土佐、而併安藝六郎兵、長門探題北條時直聞之、率

足利源貞氏卒

高氏退千早城而皈

兵一萬往攻之、屯於星岡、土居得能夜往、行程六里、
黎明亂入時直陣、陣中大擾、不得取弓矢、諸陣兵皆
欲會于時直營、土居得能伏兵擊之、敵陣擾亂、土居
得能急擊之、時直軍兵逃散四方、時直父子僅免、藏
身於山林、自今張浦乘小舟、到備後而皈長門、從者
僅六人耳、自是土居得能武威動近國、南海兵士馳
屬者多、既及六千餘騎、乃整戰舸於宇多津、今張湊
護良皇子命左少將藤言恒、賜令旨於伯耆大山寺
僧徒徵兵、又諭擧國起義軍、足利讚岐守源貞氏卒、
其子治部大輔高氏、退千劒破城而皈東、按系譜謂貞氏卒元

東
北條仲時時益發軍士攻摩耶城

弘元年九月也、然其時高氏在笠置、軍想夫以父没之月不可遠征、今年三月、高氏自言遭父喪未過三月、則貞氏卒、可在此月也、○閏月、乙丑朔、己巳、仲時時益發軍士、向攝州攻摩耶、常陸前司時知（知或作朝）為先鋒、洛中四十八所護士屬之、總三千騎、佐々木時信率兵二千、為二陣、諸國羣士及園城寺僧總二千人、乙亥、進到摩耶城南麓、求塚八幡林邊、赤松圓心先使歩卒百餘人、遠射之、而退登城、先陣兵欲同進擊之、時知制之、使歩卒二百人追赤松歩卒、于時山城藏人光秀不聞、時知令率三十騎進追之、於是先陣兵皆進、時知不得已、率私徒二百騎同進、時信馳价曰、城其

赤松則祐飽間光泰等敗東軍先鋒時知時信等

後醍醐帝潛出隱岐

可速拔乎、何為深進乎、時知曰、以兵士皆進、故不得已耳、時信亦率兵自後而登、山嶮而難進、赤松則祐、飽間光泰等百餘人、自山南連射之、六波羅兵騷亂、將退、赤松範資、赤松貞範、佐用氏、上月氏、小寺氏、頓宮氏等五百餘人、交刀亂擊、六波羅兵敗走、陷泥濘衢荊棘、三陣三井寺僧徒者、不見敵而亂走、自城下至武庫河西畔、道路三里之間、人馬仆死者、不知其數、狼狽而入洛、兩六波羅大驚、然以赤松勢猶微、有輕侮之色、既而備前國士卒屬赤松、由是六波羅議再攻摩耶、以徵兵、丁亥、先帝潛出隱岐國、先是隱岐

國
富士名義綱私語官女奏密謀

判官佐々木清高慮諸國勤王兵起、有不虞之變、而承六波羅令、招近國士、而更護皇居、戒嚴不懈、先帝一夕夢後宇多法皇有勅諭之趣、覺而驚、有所感焉、是月、佐々木富士名判官義綱宿直警衛、而竊謂還帝座、舉義兵、欲奏之而無便、一夜官女承詔賜天盃於義綱、義綱私語官女、密奏曰、聖上未知之乎、楠正成城千劒破、東兵攻之而不克、伊東貞祐起於備前、赤松圓心築城于摩耶、加之土居得能揚旗於伊豫、四國之兵多屬彼、而皆是舉勤王之師、帝運之可開、事已決矣、時已至矣、方今義綱警守之間、潛出行在

帝賜官女義綱

義綱與塩谷高貞名和長年議奉迎皇駕

高貞欺隱岐判官清高謀還皇駕

所、泛龍駕於 名波湊、依賴近國顯名之士、可以待時也、義綱亦奉適從耳、官女達之、帝猶疑焉、為試其中心、乃賜官女於義綱、義綱拜帝命之辱、且喜得良婦、彌勵勤王之志、既而詔遣義綱往出雲、聚兵而迎車駕、義綱赴出雲、議事於塩冶高貞、高貞領之、然未形於色、而遣使於伯耆國與名和長年相議、長年素與義綱有親好也、高貞義綱采地、無要害可為皇居者、故豫約以長年采地船上為行在所、而將率兵迎車駕、清高怪義綱赴出雲而即馳使曰、聞高貞與義綱謀叛、信否、高貞佯對曰、高貞何叛武家哉、義綱之車

朝山六郎與塩谷高貞兵藤九郎謀擁帝

吾未知也、糺正之而已、因拘義綱不還之、清高不知其僞而大悦、其後高貞與近國武夫相議、欲奉迎皇駕、密遣術艦於隱岐皇居、然門關牢緊、不得輙通、故遣勇兵十二三騎、及良馬於皇居、潛置於藪際、伺時便者屢矣、一夕朝山六郎爲皇居警守、乃悟高貞密謀、而語高貞兵藤九郎曰、我警衛之夜、汝必可擁帝、我佯爲追之者、而必可屬王師、我悉聚舟而截行、則隱岐州中可無舟也、清高何得速追乎、我非誑汝也、即裁誓書以示之、藤九郎悦曰、唯從卿之所言耳、雖然我何計而得擁帝、我未能、朝山曰、我入白之、乃逢

朝山使源忠顯告密謀於帝

名和惡四郎泰長富士名義綱請帝所定還幸之約

千種少將源忠顯而告之、忠顯奏之、帝大悦、潛到藪際、藤九郎扶乘帝於良馬、艤于千波湊、時二十三日丁亥也、一書曰、初先帝還隱岐、三位局及官女二人、行房忠顯、及浪士成田小三郎、奴金若泰從焉、入國分寺之後、無他方之信、故世事不嘗知之、是年閏二月、成田憑國分寺僧、逢護士名和惡四郎泰長、問京師之事、泰長具告正成赤松等舉義兵、且曰、河野之族破長門探題軍、將議來於此移帝座、今夜泰長幸護皇居、若玉趾潛出、則奉冀戴舉義兵、臣兄伯耆國士長高、有大志、其所領之船上山者、受害之地、何不成大事哉、然懐出雲國士不誅清高則難遂事也、成田入奏之、帝大悦、密詔泰長曰、汝宜早計之、泰長乃與護長富士名義綱議、義綱曰、是我素志也、泰長乃携義綱詣國分寺、乃賜天盃、定其約、於是泰長欲赴伯耆、先過出雲、語塩冶高貞、高貞憚時勢不納之、泰長欲逃伯耆、杵築國造重武命隆泰長來而補之、帝不知之、賜官女於義綱、悦其意、義綱遂泰長不皈、而自竊出護所、到出雲、逢高貞議事、高貞拘罾

浪士成田小三郎擁帝從歩逃忠顯金若從焉

名和長重邏新鷁負帝到船上饗

之、成田與行房議曰、泰長可赴伯耆、則其還不可怪焉、義綱自出雲可皈于此、然何晏也、可怪焉、事洩則悔何益、乃佯稱三位局産期近、可避居於民至、而勸酒於護士等、皆醉、成田載帝交三位於同樂而眞三位於民屋、令行房留此、擁帝從歩潛逃、忠顯金若及義綱家僕三四輩從焉、郷氏憐其窮而備馬献帝、自負忠顯到千波湊、而載舟着出雲國島根郡那波湊、時二十五日卯刻也、至是乞酒於氏家獻之、而到出雲杵築浦、繫舟於此、令金若及義綱家僕往民家營御膳、國造部屬巡浦、遂怪而悉捕之、忠顯乃命舟子回棹急向伯州、追者果至、御船既隔之、幸免、二十六日、御船着伯耆大坂湊、成田求水獻之、自此距長高館二里餘、成田走到其館、逢長高、述勅曰、主上脱隱岐之因、依賴汝、汝應詔則速奉迎之、若不然則告鎌倉而議焉、朕縱雖崩于此、不可再皈隱岐、長高拝伏而應詔矣、食於成田而長高自率十餘駈、先驅奉迎之、龍顔快然、長重邏新鷁、於背負帝、到船上、饗而獻輿、而升山頭、乃設帝座、於是長高次男基長、三男高光、及支族三十輩馳來、以駕大山別當深盛、長高弟率其徒來、於是獻御膳、自出隱岐至此初下御箸、長高

長年攻糟谷氏館攻小鴨忠長克之泰長不能脫囚自殺

令基長燒已館、移妻孥於船上、昇錢於郷民、運穀於山、今夜行除日、長高任左衞門尉、詔曰、高字可避御諱尊高剖通、且長而高者危、可識焉、乃改稱長年、翌日、清高等襲來、長年擊破之、而進兵陷守護代糟谷氏館、又攻小鴨忠長克之、國中軍士皆來屬官軍、行房以三位局自隱岐到船上、既而高貞携義綱而至、自此近國諸士日日響至、泰長不能脱國造之囚、自殺、聞者憐之、長年嫡男義高依六波羅令在千劍破、長年馳使召之、戊子、漂泊于海上、己丑、到伯耆名和浦、因遣使于名和長年以告之、時長年聚親族而飮食、長年往日既與富士名義綱通謀、然遽聞詔命、猶豫未決、弟長重進曰、自古迄今、人民之所望者、在名利之二而已、我輩奉詔起軍、曝屍於戰場、則是義死也、命不可惜焉、不如速奉迎之也、長年等親族二十餘人皆

名和長重奉負帝登船上山

名和七郎設策張疑兵

可之、長重曰、卿等宜速運軍籌、我先往奉迎之、乃被甲冑與族類五人同往、事起倉卒而無乘輿、故長重奉負之入船上山、長年遣人于近里言曰、我有所思、故運粮粟于船上山、有運我倉内之米穀者、則每一擔畀青蚨五百、由是役吏五六千人競運之、一日之中納穀五千餘石于船上、其後長年分施財布於民人、而後燒其第宅、率百五十騎到船上山構城以守之、長年族名和七郎有兵畧者也、剪裁白布五百端以爲旗旌、燒松葉熏之書近邦武士之家紋、列于峯頭以張疑兵、朝山六郎佯驚帝之不在、翌日乘清高

佐々木清高佐々木道譽等率兵攻船上

佐々木彈正左衛門貫眼立死道譽降

所蓄之戰艦十七艘、先到名和浦、滯檣四五日、不皈其舟於隱岐、爲使清高不速來也、朝山陣于伯耆會坂、其兵可三百騎、歷日佐々木清高及佐々木彈正左衛門、佐々木道譽率兵三千渡伯耆攻船上、此山北接大山、東南西地僻峯嶚以城郭儼成、故未掘一隍、未塗一壁、或横大木、或毀屋舍以爲柵、清高兵攀躋長坂、至半塗望之、見旌旗數百、以爲近國兵士已悉來從、而不得進焉、城兵爲不使敵知士卒多少、伏陰處而放矢彈、正左衛門爲流矢貫右眼立死、佐々木道譽以其兵八百餘騎降焉、清高不知之猶進攻

朝山六郎塩谷富士名共襲清高克之

諸国勤王士起

之、日已欲暮而暴雨疾風、清高兵士避之亂、羣名和長年、及其弟長重、子長生、列射者於左右、放矢而進擊、時朝山、塩冶、富士名、共襲清高後陣、清高力戰、不克、遂敗、其兵千餘騎陷澗底而歿者不知其數、清高僅免、乘小船逃皈隱岐、而國人畔拒之、不能入、漂泊至越前敦賀、自是諸國勤王者甚多、出雲高貞、義綱、從兵共千餘人 朝山 從兵八百餘人 金持氏 從兵三百餘人 大山衆徒、出雲伯耆因幡羣士 七百餘人 麕至、其餘石見澤氏、三角氏、安藝熊谷氏、小早川氏、美作管家、江見氏、芳賀氏、澁谷氏等、備後江田氏、廣澤氏、宮氏、三吉氏、備中新見氏、

成合氏、那須氏、三村氏、小坂氏、河村氏、莊氏、眞壁氏、備前今木氏、大富幸範、和田範長、知間親經、藤井氏、射越範貞、十嶋氏、中吉氏、和氣季經、石生氏等皆悉從焉、此外南海西海兵士羣集充牣船上山、其麓四方、二三里之間、樹陰草際、無處不有兵、傳稱長年村上源氏之裔也、右大臣顯房孫、忠房住伊勢國生子、啞而不言、從於但馬國、號小野房、其子惡七郎入伊勢鈴鹿山爲盜、平氏士伊藤景綱捕之、又流但馬國、其子以行勝、行勝子曰行秋、改號櫻田氏、承久之役爲官軍爲義、時被放逐、其子行盛爲台徒、號但馬禪師、初來伯耆國、住長田邑、生行高、號村上禪師太郎、元德元年行高沒、年七十二、長年其嫡子也云、增鏡曰、先帝潜出隱岐、護士等假設漁船奉載之、時聞二月二十四日晩也、中時到出雲國、暫休而翌日到伯耆國稱津浦、遣使召名和長年、長年率五百騎奉迎之、此國有賀

六波羅遣兵向摩耶城

戊社、帝往拜之、遂懷王城、既而幸船上寺、以定皇居、賜宣旨於諸國、且遣使於叡山、以起勤王之師。壬辰、六波羅遣兵一萬向摩耶城。赤松圓心出城屯於久久知酒部。○三月甲午朔。丙申、上巳、先帝在伯耆國船上山、開曲水宴。名和義高至自千劒破、奏京畿軍事。先帝怏然、敕正五位下源忠顯叙從四位下、而以名和長年任伯耆守。是日、隱岐國單使到鎌倉、告先帝潛幸伯州。高時大驚。丁酉、鎌倉驛使到千劒破城下、譴責東軍懈於攻城。諸將胥議、懸高梯於隍塹、而直升入城。乃召洛中工匠五百餘人、伐大木造之。廣一丈五尺、長二十餘丈。夜以繼日、斧斤之聲不絕。

東軍懸高梯於隍塹。正成彈之、油投松明、燒之。

數日而成。乃直立其梯、繫大繩二三千、倒曳之、横懸城隍、而欲一擧入城。城兵有懼色。正成自若、諭衆曰、汝輩勿懼。梯之廣一丈五尺、則其上可使坐二十五人。然則接戰亦不難。且以梯爲的而射之、則矢必中也。鑿敵者必矣。既而東兵懸梯于岸上、而爭登。正成傳火於松明、而投于橋上、如東新柴也。而彈油以濺之。橋板既燃、溪風吹炎。少焉、橋燒而落谷底。東兵被燒死者、不知限量。東兵初當修梯、以爲城中可無竹。然正成潛遣人於城外、伐竹以爲彈水之用、又蓄大壺小壺若干、皆盛之以油二百三十石也。是故東兵雖懸梯、不能升城而敗。○補正成使兵五百餘人隱於山嶺、塞東兵往來之路、和

宇都宮公綱圍千劒破城

田三郎爲之將。又吉野戸津河、宇多、内部之浪徒、受護良之命、而相集七千餘人、以二十人三十人爲一隊、各有其長也。共遮糧道。東兵食乏、人疲不堪在陣。或百騎、或二百騎、潛皈其國。浪徒爲合、而要於道殺之。偶有免死、則或捨馬、棄兵器、或被奪衣服、而爲赤骨力、或破蓑纒身、或草葉覆腰、迯散四方者、每日無數矣。自是東兵日減、勢氣衰歇。仲時時時益聞之、使宇都宮公綱率千餘騎、遣於千劒破。公綱到大佛貞直營相議、使諸兵圍千劒破。夜夜揚鯨波、分步卒鑿隍、隍前擧土高築之。公綱等皆陣於其陰。城中投松明、

公綱鑿涯山下、欲覆倒一城。

正成鑿穴於敵營、投而沃熱湯、死亡多。

多矣。然入隍而止焉。夜已明、則諸將及公綱面隍而列陣。及夜則又鑿隍。初東兵未鑿隍、故城兵投木石、則死傷者多。隍堀既成、城兵之木石皆入隍中、故東兵無死傷者。僉謂公綱善謀也。如此者十日。既至城下、破虎落一重。然城岸難發。東兵死傷。公綱令曰、覆山則城自倒。乃使數萬匹夫堀城下。時城與敵陣無間地。故城諜不得窺敵之形勢。正成未知鑿城之計。未幾一櫓倒落。東兵欲進入。正成投木石。東兵不得入。其後正成鑿穴於諸營後、而沃熱湯、轉鉅石。東兵又死亡。自是後雖鑿山、而不成其功。正氏、正遠在觀

楠正氏正遠夜襲東軍諸營

心寺、聞一櫓倒落、以驚兵士皆曰、我輩與生見正成傾滅、不如先死、請乘夜襲敵軍、縱吾輩死城若固則於正成何傷乎、幼童呆女亦悉曰、正成之大事在於斯、時我輩苟生亦何益矣、由是正氏正遠交議、一夕風雨狂暴、正氏率五百餘騎到千劔破、以十人二十人為一隊、遣之於東軍諸營、正氏率百五十騎、潛居於公綱陣後、正遠率八百人、竊入大佛貞直陣、燒其營、分二百人亂入陣中、分其殘兵為三、張伏於處處、時正氏兵士揚言、曰誰其通志于正成、乃交鋒亂入、敵軍驚騷、正氏繼攻入公綱陣、東軍散走、然正成不

正氏正遠勝敵還、正成不開門、

出一人、正氏到城門告之、守兵欲開門、正氏叱曰、無大將之命、而欲妄開門、是大過也、正成平安否、曰平安、正氏曰、汝傳語於正成、我為東兵攻城之急、故今襲敵軍、正成聞曰、正氏過矣、為大將者戰半而去、殤來於此、我恐不得一快戰而早退矣、處處諸隊之兵、果驚正氏之不在而散退、正遠曰、正氏為逢正成、故赴城乎、可謂過也、乃率從者、潛於山際、時正氏率七十騎而來、正遠迎之、相共登嶺豎旗、於是散兵復集、全師皈觀心寺、今夜東軍、諸陣皆遽騷、唯二階堂道蘊、長崎基資、高橋九郎左衞門、赤橋入道、千葉貞胤、

赤松圓心與小笠原氏戰不利

入江入道等、陣營皆自若、正成悅正氏能用奇兵、自是城堅而東兵屈、日日離散、然猶圍城屯山麓者、號十萬騎、既而貞直東皈、時治等諸將留圍城、癸卯、六波羅諸軍進至瀬河、赤松圓心屯酒部、持而以明日為戰期、時暴雨、圓心率親兵五十騎、避而休於民家、其部屬三千陣於昆陽野、時阿波國士小笠原氏率三千兵、欲會京軍而過酒部、見圓心兵甚少、急攻之、圓心與小笠原力戰、然衆寡不敵、圓心兵四十餘人皆死、唯父子六騎耳、皆捨旌旗混亂敵中、既而幸免、復入昆陽陣營、翌日甲辰、圓心師三千兵向瀬河窺

圓心貞範等大勝

敵陣、兵士可二三萬也、衆寡不敵、圓心勵氣挑戰、赤松貞範、佐用範家、宇野國賴、中山光能、飽間光泰、自竹陰登南山、大射之、六波羅兵驚亂、平野伊勢前司、佐用、上月、田中、小寺、八木、衣笠等七百騎、大呼奮擊、六波羅兵散走、圓心欲皈摩耶城、則祐進曰、夫軍利者、以乘勝追奔為先、是行也、敵將者京兵之尤也、而擧衆來彼倦、今日之敗軍、而人馬共勞罷、若乘此弊而攻之、則何不誅仲時時益於一戰之間乎、衆悉可其議、乃出宿川原、放火於處處、乙巳、圓心前鋒既到洛邊、追敵而進、仲時時益未嘗知之、下見淀、赤井、山

崎西岡邊兵烟恠之既而京中騷擾皆曰圓心既攻
京仲時時益大駭鳴地藏堂之鐘而聚兵然摩耶敗
衂者未知其所在於是以隅田高橋爲將在京武士
二萬屬焉向令在家作道西朱雀西八條邊以欲隔
桂河而拒戰圓心分三千餘騎爲二自久我繩手西
七條而進兩陣相持未挑戰則祐自楯際放矢而見
機跳馬欲渡桂河圓心遥見之馳驟制之曰昔者足
利忠綱渡宇治河佐々木盛綱渡藤戸是依有導引
也而今河上雪消水漲且不知此河之淵瀨深淺豈
得輙渡乎縱雖得渡而汝獨入大兵之中則何不死

赤松則祐拔羣涉桂川

飽間光泰伊東太輔等五騎繼涉敵避易退散

乎天下之安否不必在今日暫全微命可待吾君太
平之日汝何無此心乎則祐回馬收刀言曰我兵與
敵相侔則吾豈獨辛苦乎然今衆寡不對敵若察我
兵之不多則雖挑戰而吾安得有利乎不如急戰也
太公兵法曰兵勝之術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疾
擊其不意非以吾困兵破敵强陣之勢乎乃策馬凌
流飽間光泰伊東太輔河原林次郎木寺相摸宇野
國賴五騎繼涉伊東宇野馬强而不溺木寺依盤渦
水急而馬離然先人到洲上六波羅兵見之驚其武
勇八馬辟易於是赤松範資貞範馳進佐用上月等

新帝逃闕移六波羅

三千騎亦進共着岸上輕死競馳六波羅兵不戰而
逃去路委兵器者不爲不少高倉右衛門佐及小寺
衣笠既亂入京中大宮猪熊堀川油小路邊五十餘
所皆燒洛中大亂權大納言藤資名權中納言藤資
明共往省中四門鎖矣資名資明跪奏新帝曰官兵
戰弱敵人既侵京洛唯恐亂入省中速戴三種神器
幸六波羅則可也帝乃乘瑤輿自二條河原入六波
羅堀河大納言源具親三條大納言藤實忠等月卿
雲客二十餘人追及扈從正安延慶兩上皇梶井二
品親王尊胤及諸宮妃嬪悉入六波羅仲時時益俄

河野通治陶山義高選兵衝擊赤松陣

避六波羅北方爲皇居仙院而仲時時益督軍臨七
條河原待敵兵之來圓心見其大兵而不敢進仲時
時益謂敵寡兵也故猶豫卿等可往破之乃使隅田
高橋率三千餘騎向八條河野通治陶山義高率二
千餘騎向蓮華王院義高謂通治曰怯弱之兵多而
無用唯可爲障礙耳請置屬兵於八條河原我輩擇
私從兵自蓮華王院東而進然則進退號令隨我意
也通治然之乃分遣屬兵二千於塩小路道場通治
私從三百義高私從百五十到蓮華王院既而六波
羅兵大叫圓心兵欲相當時義高通治四百騎亂入

小寺・高倉・衣笠夾擊隅田高田敗之

赤松陣短兵急接、馳驅頻斬圓心兵大敗、高倉・小寺・衣笠向七條邊、拒隅田高橋。小寺曰、敵兵定多乎、彼來戰則不可、有利往襲之則可也。高倉・衣笠曰、以小兵擊大兵、何有利乎。小寺强之。高倉・衣笠遂不聞而處横路、使射者登民家上、而待焉。隅田高橋來攻時、自民家上飛矢亂發、小寺進擊之、隅田高橋同響相戰、高倉・衣笠自横路夾擊之、隅田高橋進退惟谷、義高通治相謂曰、蓮華王院之軍吾既得利、然西七條邊之軍安否如何、吾心無安也。乃進兵到七條大宮、望朱雀邊、則隅田高橋軍挫將退、通治欲往救之、義

義高・通治尾擊赤松、貞範・則祐窘之

高曰、暫待焉。此戰勝敗未決、吾輩雖合力、而彼等必爲已武術而已。既而隅田高橋軍大敗、義高通治合兵入敵中、摧堅應變、高倉・小寺・衣笠遂敗北退於寺戸。貞範則祐初渡桂河、追敵而進、僅率四騎、臨六條河原、將入六波羅、至是諸軍皆爲義高通治被破、貞範則祐欲混於敵人、皆有一處。隅田高橋令曰、赤松兵其在陣中乎、彼涉河而來、鎧其可濕矣。就其濕者而可斬之。貞範則祐等六騎交轡入敵中、戰於此。叫於彼六波羅、兵不知其寡少、而陣中大擾、然赤松徒騎皆死、貞範被隔於敵陣、則祐單身逃行、印具尾張

義高・通治以首級七十三還、新帝感賞

守兵八騎、追之問其姓名、則祐曰、縱雖稱姓名、而子其不知之、唯可取我首見於人耳。即返擊之、敵止則行、與敵八騎同行、既二十餘町、信濃守範資三百騎屯於羅城門前、則祐見之、進馬馳入、少馬敗卒復集、圓心分其兵、自東西而進於七條邊、揚鬨聲、六波羅兵七千餘拒之、雌雄未定、通治義高兵五百餘復擊其後、圓心大敗、死亡者夥矣。通治義高乘勝追之、見赤松欲回馬而乃還、以生口二十人首級七十三到六波羅。帝捲御簾而叡覽、仲時時益檢之、謂曰、義高通治之武名素聞之、然今日之戰、卿曹若不努力、則

隅田等聚京中死傷者首梟之

菊池寂阿攻北條英時不利死

安得勝乎。感之再三、其夜詔以通治號對馬守、賜御劍、以義高號備中守、賜寮馬、聞者或羨焉、或猜焉。翌日圓心退屯山崎、聚敗軍、其勢又振。隅田高橋巡視京中、聚死傷者之首梟之于六條河原、其數八百七十三、就中稱赤松圓心首者五矣、人皆嘲笑之、此役敵死者非如此之多、然六波羅兵士等貪功、枉殺洛外民、誑而捧其首、以爲敵人首也。丙午、先帝在船上、行除目、左少將源忠顯任左中將、兼藏人頭、賜霞箏、倭歌於名和長年、寓抑狂瀾迎御船之意、且勅諭之、畫掛帆之船於長年旗、以爲家紋。是日肥後國士菊池寂阿起義兵、攻鎭西探題北條英時、不克死之。寂阿與太宰少貳藤妙惠・豊後國士大友具簡共九

菊池寂阿誘妙惠大友具簡患于高時之起兵

州之巨室、累世以武揚名、（妙惠初名貞經、具簡初名貞宗、寂阿初名武時、共剃髮改名）先是高時奪妙惠太宰府職並領地、具簡比年愬英時而求薩摩日向守護職於高時、高時不許之、故共懐憤恨、寂阿素有大志、常語親族曰、方今武家政刑悉是邪也、鎌倉傾敗其不遠矣、夫本朝者神國也、王者遂行政教乎、抑又一時豪傑幷呑天下乎、我不得料知也、一日傳見楠正成所製天王寺讖文、大信之、頃間妙惠聞先帝到船上、喜曰、若王者有天下、則我當領太宰府及九國二嶋之管轄、然今欲擊英時而無黨與、則事難成矣、西州武人無菊池嶋津若

寂阿妙惠具簡降、乃賜綸旨

妙惠翻思、斬寂阿使八幡宗安

然、嶋津路遠、菊池隣邦也、乃欲與寂阿結謀、時具簡遣使于妙惠、告擧勤王之兵、妙惠報曰、寂阿不戮力則不可也、然我與彼有微怨、不睦、卿其圖之、具簡又遣使于寂阿、以告諭利害、爲妙惠解怨、且使同謀、寂阿亦以曾信讖文、乃許之、妙惠聞而喜焉、寂阿具簡赴太宰府、先至英時館、談時事、而徑赴妙惠家、密謀而皈、獻使於船上、請屬王師、因賜綸旨於三人、既而英時聞妙惠具簡叛、欲使菊池松浦嶋津議之、故召寂阿於博多、時寂阿使八幡宗安赴妙惠家議事、妙惠斬宗安、遣使于博多、告英時曰、寂阿屬王師、彼令

北條英時與菊池寂阿戰博多

英時將齋藤日向八郎戰死

其家僕八幡宗安來、使我同力、然我不從、斬宗安、而乃送其首、英時大驚曰、我聞少貳大友逆謀、未知菊池起兵也、見其首、則菊池家僕宗安也、英時茫然、寂阿聞妙惠反覆、而大怒曰、彼縱雖爲敵、而亦何懼乎、恕夫英時兵不過三千也、克之不可疑焉、即率兵二千而發肥後、向博多、英時聚兵四千許、陣于海邊、分爲七列、寂阿見之、分其兵爲三隊、而相持未戰、寂阿使其中隊佯退、英時兵競追之、寂阿前隊亦退、敵兵彌進、寂阿後隊整旅鳴鼓而進、中隊前隊皆還擊英時、兵大敗、軍將齊藤日向八郎隕命、英時聚兵六百

菊池武重訣別其父寂阿歸國

餘守城而不出、寂阿進兵燒烏飼邑、喜而言曰、英時兵畧固拙、果如吾言、拔府城而見英時首在頃刻耳、妙惠疑時運之未定、即督萬兵救英時、以屯于住古、（或曰、妙惠具簡率六千兵、共救英時）寂阿單騎馳出、見之知妙惠救英時也、於是寂阿軍擾亂、寂阿召嫡子肥後守武重曰、我其死之、汝皈肥後、完城郭、聚人民、起勤王之師、且以報我恨而可也、武重曰、事既如此之迫、而我何棄去乎、唯同死生而已、言至再三、寂阿不聽、曰、我令汝皈國者、爲天下也、乃作鄉書、詠倭歌、而附武重而別、武重不得已揮涙皈肥後、其後寂阿與次男肥後三

菊池寂阿次子肥後三郎攻入英時館死

隆或作高隆直被殺實見文治紀

先帝納璽劍於出雲社祈王道

郎等率兵數百攻入英時館奮戰皆死人皆莫不笑姒惠之非夫也少貳大友武藤秀郷風也秀郷玄孫曰相摸守公光其子曰景頼始稱大友景頼有二男曰能成曰能直所謂大友左近將監者也頼朝時為鎮西奉行任豐後國頼平曾仕朝廷假武者所由之以武藝為氏其子資頼仕頼朝任筑前守為鎮西守護或稱小貳或稱少貳其子貞能繼為太宰少貳門葉古有功者也資能子曰經資其子曰盛經是姒惠父也自資頼至姒惠五代世稱少貳具簡能直六世孫也世依鎌倉之命列鎮西豫行於二家為九州武士之魁菊池之先出自中納言藤隆家曾孫則隆始赴筑紫住肥後國稱菊池則隆玄孫隆直為源義經被殺其子孫猶在肥後世為武士隆直七世孫至寂阿丁未先帝勅使納璽劍於出雲杵築大社祈王道興復新帝使諸僧修法新帝謂方今四海靡沸兵戈不休不如以佛法攘滅之即命諸寺

興復

新帝使諸僧修法祈四海安寧

法印良忠受護良親

諸社行大法祕法梶井宮親王尊胤行佛眼法於省中裏建慈什僧正行藥師法於仙院仲時時益加投食采於南都園城寺而祈四海之人安戊申仲時時益發兵攻八幡山崎赤松圓心前日敗軍之後到山崎而聚散卒既得八百餘時中院中將源定平潛居于岩倉欲與圓心戮力時有訛言曰西國賊兵多至定平馬章率五百餘兵而逃出忽逢圓心於日向明神祠前圓心大悅乃奉定平為主佯稱聖護院皇子陳於山崎翌日圓心見兵士二千揚旗于八幡山而怪問之則護良皇子執事法印良忠受護良之命來

王之命援赤松圓心

北條仲時令兵向赤松之軍

則祐以小敵大以進擊為利圓心以全命待時為利之闘論

助也則祐相見流涙感護良之惠圓心亦大喜復將攻京仲時時益聞赤松兵威復振大怒謂洛中為彼懊惱吾曹固所切齒也即使四十八箇所兵士並在洛者五千人聚兵于五條河原而向山崎圓心聞之欲待而戰則祐曰六波羅之於我大敵也我於六波羅小敵也敵若越久我繩手則我兵其不克以小向大則以萬死一生為本而可也圓心曰臨戰以勇為先則有不虞之敗萬死一生是危計也不如全命待時也夫萬死一生云者當我兵日衰而無援敵兵日昌而多助而用之者也圓心之所學如此顧範資貞

範曰汝等謂何頃之貞範曰則祐須述其所思莫勿秘焉則祐曰萬死一生固如大人之言然今不用之則何時為之乎何則我兵三千而敵倍之敵若越久我繩手陣于山崎邊而戰則我兵雖銳而豈得勝乎是可敗之一也夫良將之對嶮岨而陣者為破敵於此也而今使敵越久我繩手則可謂失計是可敗之二也其衆寡相倍則雖非危策而無害矣以小當大難乎其勝也敵以我為小兵而侮易之不可疑焉而我兵俄發進擊則顯大捷于目前也明矣此非擊不意乎而今不如此而待敵來則敗衄決矣是可敗之

六波羅兵果敗北、則祐之策得當

先帝使中將源忠顯發赤松、名和義高副之

三也、唯願父兄熟察之、若可之則置兵八百于山崎、分二千餘為三列、向深田而陣、以防之、則我兵其勝矣、範資貞範皆信用之、圓心大歡、流涙曰、語曰、子者、人之良寶也、其愚也猶然、我有三子、皆良將也、我雖就本而一家之事、豈介於心乎、戰得可勝而不得勝、則萬人之嘲笑、豈不耻乎、噫汝則祐等今日之戰全以委焉、既而六波羅兵五千餘分為二列而進、謂久我繩手、路尤滑、進退其不快、即赴八幡、渉桂河、經河嶋、自物集女大原野而來攻、赤松分其兵為三列、一列者擇能射者五百人、使登小塩山、一列者使騎步

千餘人居狐河邊、一列者兵士八百隱于日向明神祠後之松陰、六波羅兵不知之、縱火于寺戶而深進、時赤松射兵五百人、自小塩山麓亂射之、六波羅兵欲擊之、山嶮不得登、而不顧之、將到山崎坊城左衛門尉率五十騎急擊之、六波羅兵侮其寡兵而圍之、赤松使田中氏、小寺氏、八木氏、神澤氏等撥之、或魚鱗張陣、或鶴翼整列、狐河千兵見之、擁道以塞敵後、六波羅兵見其不可勝而逃走、兵器散棄于溝塹者不可勝計、洛中皆曰、若令陶山義高、河野通治督兵、則豈有此敗乎、庚戌、先帝聞赤松攻京不利、自修金

忠顯家跡六條、又稱千種、故呼之曰千種殿

但馬守護大田氏奉皇子成良會於丹波

叡山應護良皇子命

輪法、而勅頭中將源忠顯、督船上官兵千餘騎發遣京師、名和義高副之、伯耆國兵悉屬之、出雲因幡美作但馬、草士、逐日來加、丹後丹波若狹諸士、亦望風順服、如雲如霞、揚言號二十萬七千騎、但馬守護大田氏奉先帝第四皇子成良、會忠顯於丹波國篠村、忠顯大悅、尊皇子稱上將軍、揭錦旗、賜令旨於諸國徵兵、其勢壓京師、（東宮康仁行啓六波羅、大夫源通顯候車中、新帝及兩上皇既在六波羅、故仲時時益又奉迎康仁、而六波羅以諸軍競起、獨上皇詔令公卿雲客等課軍事）已未、叡山僧徒應護良皇子命、會大講堂、謀起勤王之師、衆議曰、夫吾山者七社應化之靈地、而為百王鎮護之

起王師之謀議

藩籬、高祖大師占開基之始、止觀窓前、雖弄天眞獨朗之夜月、慈惠僧正為貫頂之後、忍辱衣上、忽帶魔障降伏之秋霜、爾來妖孽見天、則振法威而攘之、逆暴亂國、則借神力而退之、肆神號山王、須有非三非一之深理矣、山言比叡所以佛法王法之相比焉、而今四海方亂、一人不安、武臣積惡之餘、果天將下誅、其先兆非無、賢愚所共知也、王事毋監、釋門假使雖為出塵之徒、此時奈何無盡報國之忠、早翻武家合體之前非、宜專朝廷扶危之忠贍、三千皆頷而羣議決矣、於是山上坂下競集、如稻麻已及數萬人、辛酉、

山徒大舉、與仲時時益戰不利

東塔豪鑑、豪仙、奮戰死、

大舉向洛、山徒皆謂我兵之多如此、六波羅聞之則望風而逃耳、故不與赤松等約期、或自今路、或自西坂、相分而進、仲時時益聞而議曰、山徒縱雖多兵、其不有騎兵、何足懼焉、即分兵七千為七隊、陣三條河原、山徒不知之、咸集于法勝寺、曰、今日無六波羅也、前陣既進、時六波羅兵自三方相進、連射急擊之、山徒大驚、先陣棄兵器而逃走、其中千人許留而力戰、而被騎兵惱不進、六波羅兵衆勝、大射之、丹波人佐治孫五郎揮長鉞所殺尤多、山徒大敗、周章逃于叡山、時東塔善智房弟子豪鑑・豪仙、素有勇膽、相語曰、

六波羅賂于山僧罷兵、

仲時馳使於鎌倉告危急以請濟師、

夫軍旅之法、勝敗其常也、不可恥焉、然今日之戰、山門之大辱在此耳、我輩戰死、雪山門之恥、則不亦可乎、即共還奮戰、殺敵較多、遂二人推刃相死、見者壯之、前陣既敗、故後陣不見敵而退、山徒揚燧於大嶽、集兵於坂本、欲再攻六波羅、仲時時益寄附大莊十三箇所於山門、又託事於祈禱、特贈便宜之地於衆徒、以携其心、自是衆徒多通心於六波羅者、不及再舉、仲時時益馳使於鎌倉曰、諸國奉先帝之命而攻京師、事已危急、請加援勢、高時驚懼、乃以北條高家號名越尾張守為大將、促足利高氏等二十人、而議入洛、分

足利高氏反心兆于此、

兵攻船上、且衛京師、時高氏宅父憂、且病、雖辭之、而屢被驅遣、心深銜之、謂彼時政之末孫、而為人臣年尚矣、我源家之嫡流也、今縱雖隨時勢、而何不存其禮乎、若復我則舉家入洛而戮力官軍、以攻六波羅、然口不言之、故人無知者、高時又遣工藤某促入洛、一日及兩回、高氏乃欲舉家而叙裝、長崎圓喜聞而疑之、以告高時、請留高氏妻子於鎌倉、且使呈誓書、高時然之、遣使於高氏曰、關西雖亂、關東猶平寧、可以安頓內室稚子、我與足下有通家之好、加之今又與赤橋相州守時為婚姻、高氏妻守時妹也、故云爾、彼此雖無嫌疑、

足利高氏呈誓書於高時、發鎌倉、

奈外人所思何、請示誓書、高氏猶豫不答、召其弟兵部大輔直義議之、直義曰、今圖大事、非營私家、欲誅無道、興復皇位、則縱佯約誓言、神何咎焉、留室家於此、赤橋相州在焉、則可免難也、若有變則留後者保護稚子、何懼有焉、大行不顧細謹、今不順彼言而生疑端、則大事不成矣、大兄熟思之、高氏從焉、乃留夫人赤橋氏、嗣子千壽王於鎌倉、以為質、而呈誓書於高時、高時及圓喜悅而不疑、於是招高氏大張治具、而以錦袋襲白旗授高氏曰、是源家累葉之重器、傳至賴朝、而後二位禪尼藏之、以有北條氏、雖為希世

高氏發途爲三月廿七日、
高氏生時之奇瑞、
藤清子、高氏直義之母也、
源忠顯奉皇子成良屯于西山峯堂、
親光時在京、
法印良忠、赤松圓心先進攻京、

之珍、於他家何益矣、今以爲行色、唯期擧此旗而滅
凶徒、且以白鞍馬十匹、白幅輪、鎧十領、金飾太刀一
握副之、於是高時以高家爲元帥、高氏爲副帥、既而
高氏發鎌倉、直義及其族吉良氏、仁木氏、細川氏、今
河氏、荒河氏、外家上杉氏等三十二人、其家長高師
直等、族類部屬四十三人、其兵都三千餘騎、後三日、
而高家督一萬騎發鎌倉、今川家傳說曰、昔源義國有遺狀曰、我再生於七世之孫爲天下之主、義康、義兼、義氏、泰氏、賴氏、相繼至家時、當七世之數、然家時不得志、發憤曰、我後三世可有天下、此誓願不必遂也、言畢自殺、其子貞氏亦不得時、然高氏生時、雙鳩來入浴盆、其一止高氏、有其一止湯杓之柄、直義生時、雙鳩復來、居柄杓之間、以爲奇瑞、貞氏有起兵之志不果、唯其妻藤清子知之、語其兄上杉憲房、然則足利家有興家之志尚矣、世俗謂名越高家死後、有起兵之志者誤矣、○
夏四月、甲子朔、乙丑、千種中將源忠顯奉皇子成良、
發丹波篠村入洛、屯于西山峯堂、從兵凡二萬充滿
谷堂、葉室、衣笠、萬石、大路、松尾、桂里、法印良忠陣八
幡、赤松圓心陣山崎、下野國士結城判官親光屬官軍、與赤松圓心通好、丙寅、
圓心先進攻京、中院源定平、法印良忠帥伊東、松田、
頓宮、富田等及真木、葛葉浪士、三千餘騎、亦縱火於
伏見木幡、自鳥羽竹田進、圓心帥宇野、柏原、佐用、真
嶋、得平、衣笠、菅家兵三千五百餘騎、縱火於河嶋、桂
里、自西七條進、六波羅兵衆氣盛、整兵於六條河原、

六波羅使佐々木時信、常陸前司時朝、長井秀正向亂河原、
河野通治、名和義高合兵急擊良忠、定平敗走、
圓心屬士頓宮父子、田中兄弟勇戰皆死、

遣佐々木時信、常陸前司時朝、長井秀正、而率三千
餘騎向糺河原、壓山門、雖有衆徒通志於武家者、猶
備不虞之變、而使河野通治、陶山義高向法性寺大
路、以兵五千騎配之、富樫、林及島津、安藝前司資久、
小早川率私兵向八條東寺、以兵六千餘配之、厚東、
加治、隅田、高橋、糟谷、土屋、小笠原向西七條、以兵七
千餘騎配之、留置兵千餘騎於六波羅、以爲遊兵、既
而通治等自三方進擊圓心等大戰、及日暮通治、義
高合兵急擊良忠、定平、破之、良忠定平奔宇治路、通
治義高不追之、馳出作道、欲圍敵在東寺者、敵兵充
牣、作道者、爲之辟易、走寺戸、小早川、嶋津乃欲擊圓
心、而出于西朱雀、以馳進六波羅、兵爲之得勢、自三
面進合、時圓心屬士備中人頓宮父子、田中盛兼、其
弟盛泰、勇力絕人、共進當六波羅、衆兵六波羅、兵被
奪氣而小退、嶋津資久謂其子音久及從士曰、我素
聞彼等有膂力、而西州無出其右者、我思挫之之術、
以寡可殪之、衆而不可也、汝等宜無來助、而與他敵
戰、彼等雖多力、而矢豈不徹哉、雖能走、而不得及馬、
我多年習射騎者、其用在斯時耳、乃父子二人向頓
宮等、田中盛兼提鐵棒而進、欲擒之、嶋津即射之中、

官軍有元佐弘、其弟佐光、佐吉、與武田二郎、其弟七郎戰、兩雄皆死

盛兼輔車、以貫于冑、盛兼被重傷、目眩不得進、盛泰即拔其矢、又進曰、君敵者六波羅也、兄讎者卿也、我即時報兄讎也、頓宮父子亦踴躍繼進、嶋津能騎能射、進退惱之、然雌雄未決、嶋津矢盡、以短兵欲戰、小早川察嶋津危、而以兵二百餘騎馳助之、官兵在田中後者皆潰退、頓宮父子、田中兄弟皆被害、美作人菅氏族兵三百餘騎、進入四條猪熊、與武田、糟谷、高橋兵千餘騎合戰、移時遂敗、有元佐弘、其弟佐光、佐吉猶不退、與武田二郎、其弟七郎戰、七郎斬佐弘、佐光斬二郎、佐吉與武田從士共刃死、佐光七郎相謂

福光佐長、殖月重佐、原田佐秀、鷹取種佐、皆死、

曰、兄死弟生何爲、因共刺同死、福光佐長、殖月重佐、原田佐秀、鷹取種佐、見之皆還戰死、播磨人妻鹿長宗者、薩摩氏長之後也、氏長古之相撲魁、膂力絶倫、勇猛拔羣、年十餘歲而好相撲、遂無與之敵者、至是屬圓心軍、其一族十七人相從、皆勇力非常人之比、長宗與其一族先進至六條坊門大宮、時會六波羅兵三千餘騎自東寺竹田歸者、而爲之被圍、一族十七人皆死、唯長宗獨存、因謂、我適者何貪生、欲爲君耳、印具氏兵五十餘騎追之、就中有一甲士、單進欲收長宗、長宗乃自馬上捉之以行、印具兵欲救之、急追之、長

妻鹿長宗馬上捉甲士、投之深田

源忠顯欲立獨功、先期入京

宗顧眄曰、汝等以我一騎而勿侮、以殞命、乃提所捉之甲士、以投畀之、越六騎之前而沒深田、泥裏追者慴慄而退去、此後圓心等又大敗、而八百餘騎戰死、氣疲勢窮、退于八幡山崎、辛未、源忠顯特其從軍之多、欲立獨力之功、不與圓心等約期、督諸軍入京、乃裁白絹、每絹一尺而書風字、附諸兵著其鎧、取諸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之義、六波羅塗壁堞、設闘樓於大宮、自三條至九條、置彀者待之、又分置兵於街路、各千餘騎、以欲魚鱗進、鶴翼而圍、忠顯至神祇官前、整兵而每街路分遣千餘騎、擊

官軍但馬守護太田氏死

官軍金持三郎被重創被虜

之、六戰勝敗未決、但馬、丹波兵先潛於京中、至是放火、時風烈、火熾、六波羅兵爲之退、六波羅聞之、乃遣佐々木時信、隅田、高橋、南部、下山、河野、陶山、富樫、小早川等援之、率五千餘騎、向一條二條擊官兵破之、但馬守護太田氏死、丹波人荻野朝忠、足立三郎、以五百餘騎入四條油小路、與備前人藥師寺八郎、中吉十郎、武州丹兒玉黨兵七百餘騎相當而鬭、太田敗死、共引兵退、金持三郎以七百餘騎入七條東洞院、而被重創、不得退、播磨人肥塚氏虜之、丹波神池衆徒以八十餘騎入五條西洞院、與備中人莊三郎、

官兵神池彘從兵荘三郎真壁四郎戰戚没

真壁四郎戰皆歿於是忠顯麾隊悉敗奔桂河然名
和義高小島高德勢氣不撓與陶山河野戰小嶋者
河野之族也名和元與陶山相知故互恥而不退殊
力戰未決忠顯逃在內野聞名和等猶支戰於一條

官軍名和義高小島高德與陶山河野決戰

而還至神祇官前遣使召名和等而使旋師名和等
乃謂陶山河野曰日已暮矣再戰在後日而已各東
西退去忠顯歸于峯堂聞太田金持並其族數百人
皆歿其餘死傷者七千餘人而召小島高德謂曰敗
卒力疲難再戰陣都下而不可也先宜移陣於他境
以圖再擧於他日高德曰勝負者時運也非將之所

源忠顯辭隊悉敗遁赴八幡

恥唯不可退而退可進而不進者恥也是故圓心近
日屢敗而猶留在八幡山崎可以取法於彼今我殘
兵猶倍于敵且此營也險山在後大河在前足以拒
敵請必勿去此陣然敵衆我弊而有夜襲來者亦不
可量則僕往陣于七條楠畔以備之別可使親近士
守梅津法輪渡口乃率三百餘騎至七條忠顯愧高
德之言暫在峯堂然性怯弱而畏敵夜襲來而不得
留及夜半奉皇子遁赴八幡高德望見峯堂燎火漸
滅而怪之馳赴峯堂路過淨住寺遇荻野朝忠朝忠
告忠顯既遁去高德大怒獨至峯堂見忠顯遺錦旗

京兵侵掠民屋而縱火

而益怒乃拾收之下峯不得已而遁赴洛外朝忠在
篠村稗田聚散兵得三千餘騎據丹波高山寺城翌
日壬申京兵入谷堂峯堂淨住寺松尾萬石大路葉
室衣笠侵掠民屋而縱火淨住寺最福寺葉室衣笠
二尊院堂舍及民屋悉燒亡己卯足利治部大輔高

足利高氏入京納款於船上

氏入京乃密獻使於船上奏起義兵名越尾張守高家入京與兩六
波羅及高氏議軍事兩上皇賜院宣於足利高氏曰可帥師攻
船上高氏承宣不果兩六波羅未知高氏密謀故如
此庚寅官軍等聞東軍京軍欲攻八幡山崎各晉議
要敵於險路而拒之源忠顯將五百餘騎屯赤井河

官軍佐用範家殪名越高家

結城親光將三百餘騎向狐河邊赤松圓心將三千
餘騎出張淀古河久我畷南北三處少將藤雅忠驅
催寺戶西岡浪徒五六百人向岩藏邊是高氏雖有
內應之約然備不虞之變也是日昧爽高氏發京向
丹波高家恚其後于彼馳馬於久我畷深泥中急進
其意氣揚々軍粧甚盛美官兵見者推知其爲元帥
而競擊之高家奮戰人馬爲之辟易時赤松族佐用
範家能射有勇乃脫甲冑爲步兵潛伏陰處伺射之
高家中矢忽殪範家大呼曰範家以一箭射殪大將
高家官軍躡之勇進擊之高家兵士敗走京軍逃歸

足利高氏揚義旗於篠村
久下時重建一文字旗先諸士謁高氏

死傷太衆高氏在桂河設宴移時聞高家敗死馳馬
自丹波路赴篠村時備前人中吉氏攝津人奴可氏隨六波羅令屬高氏在篭下覺有其異心而自大江山共還馬而告諸六波羅六波羅聞之喪氣高氏陣篠村揚義旗
聚兵丹波人久下時重率兵二百五十騎先于諸士
馳來旗章笠符皆書一番一字高氏怪之召家令高
師直問之師直對曰彼祖先武藏人久下重光當賴
朝聚兵於土肥杉山之時第一番來從焉賴朝感悅
曰我若他後執兵馬之權則賞功宜以汝爲一番乃
自書一番一字畀重光自來以爲家紋高氏喜爲源
家吉例甚賞時重既而長澤氏志宇知氏山内氏葦

田氏餘田氏酒升氏波賀野氏小山氏波波伯部氏
等悉皆來從先是足立氏荻野氏小島氏和田氏位
田氏本莊氏平莊氏等據高山寺城嫌立人之下故
不屬高氏直欲自丹波過若狹而攻洛六波羅聞之
危懼胥議曰師若敗績則奉車駕赴鎌倉再起大軍
以討賊徒天皇兩上皇猶行在六波羅至此公卿以
下及侍女等皆競赴六波羅洛中肅然仲時時益謂
今般群寇約期大舉則平地挑戰不可得利乃南北
館外四面方七八町堀隍引鴨川以湛水高築土豚
而列闘樓於其上側櫕柱於其下以爲要害爲敵進

里見修理來自越後請謁義貞

則出戰退則休兵馬也是月止日吉賀茂祭依兵革
也新田義貞既賜綸旨歸上野國欲待時變起義兵
然無知之者有里見修理者新田之族而住越後偶
到上野請謁義貞義貞怪之曰此人家寠今何爲來
此乎義貞家令舟田義昌來告曰里見之來也固可
怪焉彼素與高時有恨其挾討賊之志乎既而里見
先入義昌宅談當世之事義昌戲問曰方今明主用
良將則兵革之戢也決矣楠正成之外良將其尠乎
里見答曰良將雖多人不用之且本朝之風俗非古
昔名將之後胄則不登庸焉是以湮沒耳今時東國

修理抒誓言于義貞圖高時

西國之間源平之族爲良將者豈不多乎義昌請問
其目里見屈指數之其後義昌携里見到義貞館義
貞饗之里見擎跪曲奉其禮逾於常夜已闌里見屏
人耳語義貞曰高時虎烈不可盡於筆公若起兵謀
帝運之恢復則我必以堅信從之則越後國内之親
族誰不屬從乎然則含恨於高時者四方嚮至而軍
兵豈其乏乎即抒誓言示其非僞也義貞召義昌談
此事然後又與弟脇屋義助及其族山名大館江田
堀口岩松桃井等胥議乃使里見歸越後江田大館
到甲斐信濃山名赴下野堀口往相模而各聚兵士

鎌倉留守紀五携千壽王潜出晦跡

高氏男竹若途逢諏訪長崎被害

凡三浦、稲毛、大串等、諸家通志者、三十七人、軍士可五六萬也、然深秘之、則無敢知者、里見説義貞爲三月來事、然今記於此、爲來月起兵之張本　○五月癸巳朔、甲午、足利高氏鎌倉留守紀五左衛門携千壽王潜出晦跡、高時遣長崎勘解由左衛門基氏、諏訪木工左衛門眞性於京師、欲審知軍中事實也、兩使既發途而過駿河高橋、會六波羅馳使告高家戰死、高氏叛、長崎諏訪聞之謂世事如此、則憂在蕭墻之内、亦不可知焉、即歸鎌倉、初高氏男竹若居伊豆山、至是竹若與外甥僧良遍及從者十三人微服假修驗者形而赴洛、逢諏訪長崎于浮島原、諏訪長崎欲捕之、良遍覺之而於馬上自殺、長崎刺殺竹若、梟從者首于浮島原、高時聞京

長崎基氏與高時弟惠性談時事

師之變、議遣其弟惠性、初名泰家、號四郎左近大夫入道、於京而催武藏相模安房上總常陸下野之兵十萬、課軍用於近國莊園、長崎基氏曰、國家之安危繋於此時、誰辭奔命哉、然頃歳兵革連年、群士貧困、難勤遠征、不若命在千劔破之東兵、護主上上皇、奉移於鎌倉、暫成割據之勢、而先帝入洛、圖東方、則守箱根關而可任勝敗於天也、鹽田陸奥前司道淨曰、基氏議是也、然伊豆以西既爲敵、則箱根以東亦難守乎、奉行頭人、評定衆累年所貯之私財、悉分施遠征之士、充軍用而可也、鎌倉有變、則各爲敵被奪、不如今散之以報

陸奥前司道淨以私財分施遠征之士

公恩也、道淨先供白銀二千兩、黄金七百兩、米二千石、不可敢惜焉、惠性曰、此議恰好、某今當軍將之任、至若私從三萬騎、則自營之、分其餘財、施同行之士、其數可准道淨所出也、請先可開相模入道府庫、以厚施分附諸軍士也、長崎圓喜變色曰、副帥頃歳奢淫、支度不足、資用既盡、何以分施哉、惠性驚曰、祖先累世置不動倉、而備不時之費、今不開之、則何時開之、圓喜曰、不動倉亦已動、而空虚、惠性黙然不平、乃知圓喜專權、而私費盡不動之財穀也、於是滿座寂而不言、長崎高資圓喜子曰、衆議皆非例之事也、唯宜

圓喜使出雲介親連黒沼四郎等掠奪新田民戸、義貞怒刑之、

任先例徴臨時之課役、道淨猶欲言、圓喜曰、諸君勿多言、老夫其圖之、於是遂令近國充課役、且令曰、上野國新田莊世良田莊多富祐者、則五日之間、可出錢六萬貫、乃以出雲介親連、黒沼彦四郎爲兩使到新田、掠責民戸、義貞大怒、捕出雲介斬、黒沼梟首於世良田邑中、高時聞之大怒曰、近年遠邦違令猶可憎之、況在藩籬之間、戮辱使介、其罪太重、不可不懲焉、乃下令於武藏上野兩國曰、速誅義貞、可解我愠、己亥、官軍約期、欲攻六波羅、源忠顯、赤松圓心等前軍、先期而赴敵、燒火燎於梅津、桂、里、竹田、伏見、處々

高氏獻書于叢祠述祈願匹壇妙玄草之

是日黎明足利高氏將兵二萬五千發篠村路有叢祠高氏問曰是何神也里民答曰八幡宮也高氏悅曰是源家所崇也乃獻書述祈願事書生匹壇妙玄（匹壇一作蜷田）草其詞曰夫以八幡大神者聖代前烈之宗廟源家中興之靈神也本地內證之月高懸于十萬億土之天垂跡外融之光明冠於七千餘座之上觸緣雖分化幸未享非禮之奠垂慈雖利生偏期宿正直之頭偉哉爲其德擧世所以盡誠也爰承久以來當棘累祖之家臣平氏末裔之邊鄙恣執四海之權柄橫振九代之猛威剩今遷聖主於西海之浪困貫

頂於南山之雲惡逆之甚前代未聞也是爲朝敵之最爲臣之道不致命乎又爲神敵之先爲天之理不下誅乎高氏苟見彼積惡未遑顧匪躬將以魚肉之非偏當刀俎之利義卒勠力張旅於西南之日上將軍鳩嶺下臣軍篠村共在于瑞籬之影同出乎擁護之懷函蓋相應誅戮何疑所仰百王鎮護之神約也懸勇於石馬之汗所憑累代歸依之家運也寄奇於金鼠之咀神將與義戰耀靈威德風加草而靡敵於千里之外神光代劍而得勝於一戰之中丹精有誠玄鑒莫誤矣讀畢高氏直義共以一鏑矢副之納於

高氏兵設樂資網與齊藤玄基相擊共死

寶殿一色右馬助義直今川中務少輔範氏役之於是吉良石塔仁木細河今河荒河高上杉等各獻一矢壇上積如丘既而超大江山（或曰雙鳩飛翔白旗之上云）經內野赴神祇官敵兵降者居多其兵殆五萬餘六波羅聞諸軍競來分兵六萬餘爲三列拒忠顯於竹田伏見高氏於神祇官赤松於東寺而三處俱接戰馬塵漲南北鯨波響天地特遣陶山義高河野通治於內野以精兵二萬餘副之高氏使高師直將三千餘兵爲先驅高氏兵設樂資網拔群與齊藤玄基相擊共死大高重成奮呼曰聞陶山義高河野通治在此可

大高重成斬菊池通遠通治奮怒突馳

自出而接戰時義高以東寺敵勁故俄赴八條唯通治在焉其爲人也輕率好勇乃急馳欲與重成接通治子通遠年十六進馳而攝其間以抱重成重成攫通遠總角提之曰吁汝小子也吾豈決勝負乎面見其笠符有河野家紋慮爲通治之姪即斬殺之通治奮怒突馳欲擊重成通治從兵三百餘人見之競進官軍一千餘人亦救重成左翦右屠官軍不利高氏族細川浦氏年僅十七指揮進軍擊敵却之六波羅兵亦敗北通治等勵軍力戰官軍又失利清氏請高氏進旌旗大奮擊敵兵遂敗績退于六波羅赤松圓

妻鹿長宗探量隍水淺深先渡

心將三千餘騎向東寺其構壘也西自羅城門東迄八條河原邊塗屛堅密其前連結攢柱掘隍廣可三丈湛流水而撤橋亦松範資命左右使破城戶毀攢柱宇野柏原佐用眞島等諸士三百餘騎競進而無由欲渡焉時妻鹿長宗以弓探量隍水淺深慮其身不沒而抵曹渡之水不到胸武部七郎長纔五尺許見長宗不沒以爲水淺繼涉焉水過其頂於是縋長宗而乘其肩登岸上長宗攀壁柱頻搖之積土與壁共崩城隍爲之塡塞六波羅兵見之自櫓三百餘所放矢如雨六波羅兵陣于東寺西八條西唐橋者萬

六波羅兵不利

陶山義高先歸六波羅列陣使敗卒得逃入城

餘騎聞其戰急而來救之佐用氏得平氏別所氏見之急進擊之圓心範資貞範則祐及眞島上月管家衣笠等兵三千餘亦進戰六波羅兵不利退于七條河原於是竹田木幡伏見之軍亦皆敗犇于六波羅陶山義高先歸六波羅分三千騎爲六隊陣于門外故敗卒得逃入城官軍乘勝追北自五條橋至七條河原築重圍攻之而解其一方以開走路源忠顯謂士卒曰若等勠力同心可速拔此城若不然則恐東兵在千劔破者捨彼援此乎於是出雲伯耆兵連結車二三百兩而毀民屋以高積諸車上推寄櫓下燒

六波羅勢處氣屈奉天皇上皇向東關

破城戶一方是時六波羅兵猶五萬餘騎然勢處氣屈雖剛士精兵皆無意欲戰且天皇上皇女院妃嬪至月卿雲客及侍女等驚懼悲泣時益仲時喪氣惘然入夜兵士開城戶越柵亡者甚多餘兵僅不充千騎糟谷宗秋言於仲時時益曰今以小兵難防大敵敵猶未圍東一方速奉天皇上皇潛出此館到鎌倉而後擧大兵討賊徒則其滅之必矣方今佐佐木時信守勢多橋彼若奉從則近江無敵乎若美濃尾張參河遠江則未聞有敵然則行路定可無事竊想此城平易不險若猶豫而使匹夫鋒侵帝座則噬臍無

北條時益中流矢死糟谷七郎埋首田中而自殺

流矢中帝左肱

益耳仲時時益使小串某奏之促行幸時益爲先驅仲時與妻子惜別移時被時益誘而出宅既而雨六波羅館羅兵火皆集滅道邊浪徒蜂起雨射流矢貫時益頸骨墮馬忽沒其臣糟谷七郎下馬拔其矢裹首於錦直垂袖深藏道傍田中而自殺車駕過四條河原浪徒放矢如雨皆謂今已如此則前途亦未可圖焉乃自東宮至卿相雲客散之四方唯大納言藤資名中納言藤經顯中納言源重資參議源有光奉從焉帝暫休馬於樹陰時流矢中帝左肱陶山義高急下馬拔矢吸疵流血染膚義高謂未聞萬乘之主

中吉氏被捕浪徒、巧欺之而免

傷匹夫之鏃、嗚呼痛哉、不覺淚之下、既而進御駕、夜
漸向明、庚子黎明、仲時擁鳳輦而東、望看北山、則浪
徒數百人、持楯張弓、遮擁前路、護從者進退維谷、有
備前人中吉彌八者、進馬言曰、方今天王狩關東、狼
藉當路何者乎、可速偃弓脫冑而避去、不然則恐逮
捕、汝輩以列首、浪徒等大笑曰、縱雖至尊、天運既盡
則不能啓行、然得馬鐙則足矣、中吉怒、乃奮戰、浪徒
逃散、中吉追之、浪徒回戰、中吉捕其魁一人、欲殺之、
不能、而爲彼被執、殆危、中吉耳語欺之曰、我携汝等
到六波羅燒跡、可告其曾埋金之地、浪徒喜而共往、

新田義貞起義兵

脇屋義助建議、族士皆決可之、

焉、既至、中吉指其地、使浪徒鑿之、不得金、中吉曰、使
人既鑿之、汝等不幸也、大笑而去、由是行路不塞、此
夕帝駐蹕於篠原宿、以藍輿代鳳輦、步兵等舁之、内
大臣源通顯、從二位藤俊兼、在洛剃髮、尊胤親王慮
行路多難、而與其徒二人、越鈴鹿山、赴伊勢、尊胤後歸京師、
潛居白毫院四年、是日新田義貞起義兵、義貞聞高時令下、
乃聚其族黨議事、或曰、據沼田莊爲要害、以利根河
當前而逆戰、或曰、越津張郡、塞上田山道、而待越後
族類兵來加焉、義助建議曰、北條氏恣振權威、百六
十餘年于今、闔國皆重其命、縱隔利根河拒之、而運

義貞揚義旗於生品神社前、

盡則何益之有、又雖待越後族士、而人意不和則難
保久、且事若不利、則潦倒于四方、然則世人必嘲曰、
新田某斬鎌倉使、而其罪難免、逃于他國、爲彼被殺、
則可辱先祖之名、吾甚慙焉、夫重名輕死者、武夫之
義也、况嚮既賜綸旨、則速起義兵、決勝敗於國中、若
兵來附、則宜陷鎌倉、不然則共同死於鎌倉耳、何猶
豫哉、族士三千餘人、悉皆可其議、至是揚義旗於生
品神社前、拜披綸旨三回、而出陣于笠懸野、其族大
館宗氏、其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
見義胤、江田行義、桃井尚義等、僅百五十騎相從、及

越後族士里見、鳥山、田中、大井田、羽川等、及甲斐信濃源氏來會、

賊黨等奉先帝皇子爲大將、擧錦旗、

暮越後族士里見氏、鳥山氏、田中氏、大井田氏、羽川
氏等來會、義貞豫使其族大江田某異母弟修錬者
告謀計、故不違期、此外越後族士、甲斐信濃源氏、五
千餘騎、各揚旌旗馳至、義貞義助大驩、辛丑昧爽、仲
時奉車駕、發篠原而進、安宅、篠原、日夏、愛智河、小野、
四十九院、摺針、柏原、及伊吹山之麓、鈴鹿河之邊、賊
黨浪徒等、一夜之中烏合蜂起、時先帝第五皇子、潜
居伊吹麓、賊黨等奉之爲大將、擧錦旗、登番馬驛東、
小山峰夾岸下、小徑而聚居焉、此東山道第一之險
也、仲時從兵裁七百許騎、佐々木時信爲殿、防襲來

糟谷宗秋與賊徒戰番馬峯人疲矢盡氣屈

者糟谷宗秋爲先驅除塞路者既欲赴番馬峰時賊徒數千連楯引弓夾道崛起宗秋率兵三十六騎馳進賊徒先鋒五百餘人退走別有兵五六千人揚錦旗據要害宗秋氣屈欲破之則人馬共疲而路嶮難也欲放矢則矢盡而敵多也宗秋進退惟谷乃進兵登中西山戰而不利入山麓小堂待後隊兵神時聞前路有合戰而馳馬急來宗秋言於仲時曰豈唯此處有敵而已哉土岐氏曽爲謀叛張本則想夫拒於美濃乎仄聞吉良氏不應徵而構城於參河若與彼等戰則雖萬騎豈不難乎然則不得到鎌倉不如與

北條仲時自殺糟谷宗秋執其刀以自殺從諸名族皆自盡其

時信議而還兵於近江據城以待關東援勢仲時乃收兵待時信時信率兵三百餘後于諸軍一里許聞有人傳説仲時等遇浪徒于番馬嶽悉皆戰死而自愛智河歸京師降官軍仲時不知之恠時信移時不來以爲彼亦爲敵謂諸兵曰卿等雖知武運漸傾我輩可亡而不失義名不忘舊好從來于此其志可嘉焉然今一家運盡何以報之我先于卿等自盡以報恩于死後而已我雖不肖忝列平族源氏定是購我頭邑萬户吾爲卿等施福即自殺宗秋亦執仲時刀以自裁佐々木清高及其子三人高橋氏五人隈田氏十一人安藤氏十人中布利氏石見氏武

餘諸士四百餘名

第五王子軍士奪三種神器奉王子

田氏二人下條氏關屋氏二人黑田氏二人竹井氏二人安藤氏皆川氏二人小屋木氏鹽屋氏二人岩切氏三人浦上氏岡田氏三人吉井氏二人壹岐氏窪氏糟谷氏八人撫橋氏南和氏二人原宗氏五人御器所氏好備屋氏西郡氏秋月氏半田氏平塚氏每田氏花房氏宮崎氏二人山木氏六人足立氏三河氏廣田氏伊佐氏四人片山氏木村氏二階堂氏石井氏三人海老名氏二人弘田氏醒井氏石川氏二人進藤氏二人備後氏五人加賀氏二人三島氏二人滿王野氏池守氏五人齋藤氏五人筑前氏二人田村氏三人信濃氏真上氏二人陶山氏二人小見山氏三人高境氏塩谷氏莊氏藤田氏二人金子氏真璧氏江馬氏近部氏能登氏新野氏佐海氏蕪里氏愛多義氏二人其餘諸士都合四百三十二人同時自殺既而第五王子軍士等擁天皇兩上皇入長光寺奪三種神器并玄象下濃等重器奉王子權大納言藤資名帝之寵臣也恐禍及而與權中納言藤俊

新田義貞進兵入武藏國千壽王來屬

實前權中納言藤頼定共剃髪卿相雲客等盡逃散唯藤經顯源有光奉從焉既而車駕還京傳稱仲時及從者數百人臨死皆詠歌今猶不失而在番馬驛中寺是日新田義貞進兵入武藏國高氏留守紀五左衛門奉千壽王率二百騎來屬焉其餘上野下野上總常陸武藏群士不速而來不期而聚武藏野爲之狹隘揚言號二十萬七千騎事聞鎌倉高時大驚閣京都援兵議擊義貞然安民猶言蒙古西域襲來則不可量乎在我域内謀威鎌倉所謂螳蜋遮車精衛塡海者乎識者謂畿内西海未靜大變生肘腋之間乃是瘡痏未愈腹心病生危哉

六波羅陷、千劒破之圍解、
高時令金澤貞將・櫻田貞國率兵防源軍

岌岌乎、壬寅、千劒破東兵、聞六波羅陷車駕蒙塵於關東、而十萬餘騎解圍奔南都、浪徒塞前路、正成出兵尾擊之、東兵皆失度、至父子兄弟離散亡逃、或途窮自裁、或陷深谷碎骨、不知幾千萬、殘兵生還者亦放馬捨兵器、然諸將幸免、及夜半到南都、是日高時令金澤貞將（武藏守）將五萬餘騎至下河邊、是爲扼上總下總兵而攻敵後也、櫻田貞國（一作兼光）及長崎高重（圓喜嫡孫）加治某將武藏上野兩國兵六萬餘騎向入間河、是爲以水澤當前敵兵渡則擊之也、癸卯、貞國高重到武藏小手差原、望見敵兵夥、扣馬不得進、義貞

入間河戰平軍敗

忽渡入間河、揚鬨聲放鏑矢、平軍亦揚鬨聲而進馳、兩軍頻放矢、少焉以短兵接戰、三十餘度、源軍死者三百餘騎、平軍死者五百餘騎、日已暮、人馬疲罷、共以明日爲師期、源軍陣于入間河、平軍陣于久米河、各距戰場三里、（以六町今一里）終夜設火燎相持、甲辰昧爽、義貞進兵渡久米河、鎌倉軍逆戰、主客互馳奮戰、貞國高重兵敗、退分陪河邊、義貞勒兵次久米河休士馬、欲待明日而攻擊焉、高時聞櫻田貞國等敗績、以其弟慧性爲大將、監田道淨、安保道堪、秋田有時、長崎時光、佐藤某、安東高貞、横溝某、南部某、新開某、

北陸兵起、擊殺右京亮時治
先帝在船上、議還京

三浦氏明副之、其兵十萬餘騎發鎌倉、（是日北陸兵起擊殺越前牛原地頭淡河右京亮時治、時治北條氏族也、京師亂時、率兵屬六波羅、既而仲時時益令時治赴越前、國居大野郡牛原、備兵士而鎮撫北國、及六波羅亡、國人歸附時治者皆畔去、叛從者自戕二十餘人、平泉寺衆徒乘間引七十餘騎來攻牛原、越楯攀登後山、時治沈其二子於鎌倉河淵而自殺、其妻亦投淵同死）初、六波羅既陷、源忠顯、足利高氏、赤松圓心等、驛使連發、奏捷、今日達船上、先帝召侍臣議還京之事、勘解由次官光守奏曰、六波羅雖滅、千劒破東兵猶滿畿內、狙京師、况其鎌倉本根猶固、則何容易回翠華哉、不如暫駐蹕於此而待東國之變、嘗聞承久誅伊賀光季、雖容易、無奈東軍襲來、陛下熟察之、帝心

北條惠性率大軍救貞國、源軍大敗

不決、乃以周易筮之、遇師上六、其詞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帝大懽、還京議決、丙午、北條惠性率大軍到分陪河原、貞國高重等大悦、勵再戰之勢、義貞未知之、丁未未明進兵到分陪、鎌倉兵使彀者放矢如雨、義貞兵不利而退、鎌倉兵圍義貞、欲擊而鏖之、義貞督兵奮戰、雖潰圍而突出、遂敗走、退于堀金、死傷者不可勝數、於是慧性等諸將驕惰、以爲敵不足懼焉、義貞既敗走、則武藏上野兵士可殺而獻者必矣、故不追窮之、義貞勢屈、不知所爲、此夕、三浦大多和義勝、與相模人松田、河村、土肥、土屋、本間、澁

大多和義勝等率兵來屬義貞

義勝請爲先鋒以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軍進

尓等率六千餘騎、歸附義貞、義貞大悦、共謀軍事、兵勢復振、義勝、三浦義村之裔孫也、父曰義縁、義村曽在奥州平泉、生一子、既而義村帰鎌倉、母早、而不得告之、義村亦不豫之、側陋在民閒一世、泰村滅亡、後平時頼憶義村舊功、欲立其後、二階堂某告曰、義村曽孫潜在奥州、名曰義継、於是徴而仕時宗、賜大多和郷、至貞時加増采邑、義縁者義継子也、義勝相継仕高時、金澤貞將棄其采地、義勝不平、至此屬義貞、義勝言於義貞曰、昨日潜遣謀者於敵軍、覘之、則將驕卒惰、其敗必矣、明日之戰、義勝願承一方之先鋒、義貞許之、即以軍事委焉、戊申昧爽、義勝率兵四萬餘騎先進、向分陪河原、義貞亦將十萬餘騎爲三隊、繼進、慧性及諸將輕侮義貞、不知義勝爲敵、而不設備、而驚起、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一　後醍醐二　五十七　何不成舍藏

北條慧性敗殆危横溝某死之

安保道堪父子及藤澤清次浦賀政實等皆戰死

金澤貞將敗歸

義勝以江戸、豊嶋、葛西、河越、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軍爲七隊、連戰、慧性敗走、退鎌倉、死傷者不知其數、義貞兵追及慧性於關戸、慧性殆危、從兵横溝某拒敵、射殺二十三騎、遂死之、安保道堪與其子及藤澤清次、浦賀政實、横山某、山崎等皆戰死、慧性僅免得逃山内、此夕金澤貞將與小山秀政、千葉貞胤戰于下河邊、敗歸鎌倉、高時驚懼、長崎高重、或作基資使奴隷携久米河合戰所獲之首十三級、謁高時、祖父圓喜感悦其勇曰、我以汝爲不良、豈想勵軍功至於此、而今以後彌盡力、退敵、可以報君恩、努力、時有告六波

越中守護名越時有其弟姪與六波羅共亡

羅陷、仲時等皆自盡於近江番馬、鎌倉諸將胥議曰、方今義貞大兵在前、而復聞此敗亡之報、則不可不發軍於京、然不討義貞、則根本不固、故專謀拒義貞、屢戰大捷、進到關戸、暫留一日、東國兵士歸附者、不可勝計、號六十萬七千餘騎、鎌倉亦分配諸將、議守禦之事、初出羽越後官兵、經北陸道、而欲攻京師、越中守護名越時有、弟有公、姪貞持三人、軍于越中二塚拒之、能登越中兵士來從者、聞六波羅已亡、且東國亦兵起、而攻鎌倉、乃退于放生津、欲倒戈、既而官兵來攻、時有・有公・貞持、沈其妻子於海底、共自殺、詔從一位藤道平還任左大臣、爲氏長者、悉管朝政、不置關白職、以前關白藤經忠爲右大臣、辭而不就、大納言藤宣房、權大納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一　後醍醐二　五十八　何不成舍藏

高氏忠顯、良忠爭權有郤

良忠捕高師直家僕梟之

言藤師基、藤實忠、中納言藤藤房、權中納言藤實尹、源通冬、藤爲定、藤良基、藤隆資、藤公清、藤實守、藤實世、參議藤實治、藤實秀、藤基成、藤公春、藤光顯皆還任、此時車駕未還、洛中無主、足利高氏以源家將種、故有統御之勢、群士皆重之、然殿法印良忠屯八幡謂、撥亂之首功、在護良皇子、我代皇子來此、則洛中之權不在我而誰哉、源忠顯亦謂、我奉勅於船上、承斧鉞之任、則誰倍吾之命乎、於是忠顯良忠與高氏有郤、高氏臣高師直、家僕有故而率數十人、以横行良忠宅邊、良忠怒、乃遣兵捕誅十二人、梟其首、且書

高氏捕良忠家僕梟之

定武再乱之張本

其罪於榜而立其側曰高氏即從悢爲強盗乃誅之
高氏聞之怒欲擊良忠直義諫之乃止未幾良忠家
僕等侵掠民家高氏捕之梟一十餘人首於六條河
原又書於榜曰大塔宮候人良忠。奴僕白晝爲盗依
法令誅之良忠聞之告諸護良護良怒曰書卑賤之
罪而加我名於其上且不奉勅命自行刑令其驕恣
甚矣方今諸國兵士多重彼而從者則其心不可圖
焉不可不征之乃欲聚兵而討之楠正成聞之赴賀
名生諫之乃止自是良忠屢譖高氏於護良媒蘗其
短庚戌新田義貞發大軍自關戸向鎌倉號兵六十

義貞向鎌倉大館宗氏爲左將軍江田行義爲右將軍堀口貞滿爲上將軍大島守久爲將軍

高時分遣諸將拒之

萬義貞分爲三軍其一方大館次郎宗氏爲左將軍
江田三郎行義爲右將軍十萬餘騎屬之向極樂寺
切通其一方堀口美濃守貞滿爲上將軍大嶋讚岐
守守久爲裨將軍十萬餘騎屬之向巨福呂坂義貞
義助統諸軍向假粧坂山名岩松大井田桃井里見
鳥山額田一井羽川等諸族及八州之兵悉從之乃
放火於村岡藤澤片瀨腰越十間坂等自三方攻入
鎌倉高時先分遣北條高成（稱左馬助）相模城景氏（稱式部大輔）
北條時守（稱丹波將監）而拒之又分三軍使金澤越後守
有時督安房上總下總上野下野兵二萬餘騎向假

赤橋守時奮擊六十五度遂自殺騎長南條高直殉死

粧坂大佛陸奥守貞直將甲斐信濃伊豆駿河兵五
萬餘騎守極樂寺切通赤橋前相模守守時督武藏
相模出羽陸奥兵六萬餘騎守巨福呂坂而留十萬
騎於鎌倉備不意之變三軍主客相戰三日各數十
回互有勝負赤橋守時奮擊六十五度士卒或死或
逃纔殘者三百餘騎守時謂騎長南條高直曰夫戰
者以百勝不爲利以終勝爲利故漢楚七十餘戰項
羽雖未嘗敗北然終死於東城方今敵兵雖乘勝北
條氏豈必滅亡於今日哉然今日我先死矣何則我
與高氏有姻戚之好乃知高時及家族疑我甚愧於

本間某獻大館宗氏首於大佛貞直報恩以自殺

義貞放火於由比濱進軍

心今何面目引兵而歸于嫌疑之中乎即自殺高直
及諸士九十餘人皆繼死故巨福呂坂軍破而義貞
兵入山内（初本間某仕大佛貞直頗蒙恩顧有故蟄居至此欲立首功以贖罪快死而乃率私
從者百餘人赴極樂寺與大館宗氏兵三萬餘騎戰本間力戰宗氏兵披靡退于腰越本間急追之宗氏
遂與本間兵共及而死本間大悦携宗氏首以獻貞直曰以此報多年恩乃自截貞直憐之）癸丑
義貞聞宗氏敗死率兵過片瀨腰越向極樂坂山高
路嶮武備嚴密而不可攻入焉偶倉稻村崎潮涸三
十餘町平沙渺渺見者奇之義貞悦指揮進兵馳下
斥鹵入鎌倉敵兵不得拒之進退迷亂義貞兵放火
於由比濱稻瀨河民屋風烈火熾黑烟蔽空平軍潰

高時近侍曾我時久不欲降群士失望

高時避火入東勝寺

亂奔走源軍追擊之或斬之或刺之或射之或捕之平軍或倒于火中或陷於堭底曾我奧太郎時久多力之士也長崎圓喜善遇之傍若無人以近侍高時至此高時召時久自把杓進酒者三授廐中第一良馬（號浪白）以勵一戰時久乘馬而進意氣揚揚見者皆謂一以當千之壯士也義貞使其力士栗生氏篠塚氏畑時能等當之時久乍下馬脫胄而降衆皆笑之由是鎌倉群士降附者不可枚舉義貞頻勝兵火如飛既近高時第高時僅率十餘騎避火赴葛西谷入東勝寺是北條氏世世墳塋所在也故為自盡之地

長崎為基勇猛絕倫

大佛貞直戰死

金澤貞將身被七創歸謁高時見任探題職出戰死

敗軍諸將皆集于此（長崎思元及其子為基在極樂寺見鎌倉第宅燒亡留麾兵七千餘騎於極樂寺率私從兵六百餘騎向小町口義貞兵圍擊之思元為基力戰敵兵披靡至此思元赴東勝寺為基軍騎再至由比濱衝擊數回勇猛絕倫所當無敵為基佯為傷者而臥紀五左衛門率五十騎進欲斬其首為基起而追之紀氏五十騎皆辟易而逃諸軍不能害之後遂不知所往）大佛貞直軍敗餘兵三百餘騎敵又要其後從士三十餘人先于貞直自截貞直慍其太早計而空死自率二百餘騎奮戰兩回遂死金澤貞將與敵兵戰于山內身被七創歸東勝寺高時感悅勇猛而有忠乃請守邦親王授教書而任探題職號相模守貞將辭而以為此職為氏族之榮今我多年之望塞矣一家之滅亡

鹽田道淨自殺其僮狩野重光盜家財逃

北條基時自殺從騎皆自刄而殉

雖不可過今日我猶開眉於地下乎即大書其裏曰棄我百年命報公一日恩而挾諸鐙而再出戰死鹽田道淨子俊時先于父而自裁道淨亦欲同死焉然平素有信佛之志故讀了法華經而後欲自殺讀未了其僮狩野重光佯告曰寇已迫道淨伏之重光盜軍器家財潛居于圓覺寺府田義昌惡其不義捕誅之前相模守北條基時入道（時號曾恩寺信忍）聞其子仲時死於番馬不耐悲泣然與諸族拒敵於假粧坂戰敗家僕死亡僅存二十餘騎基時携之歸家詠歌謂嗚呼我子暫待我我亦同逝語浮世吟了而自殺從騎

鹽飽聖遠其子忠賴俱自盡

皆自刄而殉鹽飽聖遠呼其子忠賴曰聞諸方之兵皆敗走而北條氏大半自盡我亦遄死而顯其無貳心汝未蒙公恩則縱雖不死人何識之我冀汝為桑門而斷送一生忠賴聞之淚下頃間對曰忠賴雖身不受公恩然一家送生者豈非洪庇乎況僕世列武門豈倍恩棄義而入桑門乎僕先自盡而可為地下之先容即潛抽刄以刺腹跪座而死聖遠及其季子皆俱自盡安東聖秀（一作昌賢）率三千餘騎拒於稻瀨河世良田某自稻村崎攻其後聖秀敗走又與由良氏長濱氏戰死者甚多餘兵裁百餘騎身自被創歸私

安東聖秀自盡其子松龜丸降義貞

第而欲到高時第自盡大廈高堂悉皆為焦土聖秀
涙下惘然聖秀姪女者義貞妻也至此寄書曰若來
降則妾白義貞宥其死聖秀大怒罵責其不義即自
盡聖秀家臣等潛伴聖秀子松龜丸十一歲率兵五百餘
騎降義貞（聖秀祖重佐時政外族也治承之役屬大庭景親困頼朝於石橋頼朝得志重佐蹈踏既而免死仕時政承久之役從泰時有戰功於是復舊領皆新地爾來世仕北條氏加祿家富高時昏弱圓喜削聖秀領地聖秀不平剃髮及義貞起其家僕等勸內應聖秀聖秀不聽曰先祖重佐依時政之憐免死罪以來世業彼家恩豈以小怨忘大義哉況今雖削地猶多於昔所領何抱貳心哉家僕等恐一家之絶奉松龜屬義貞聖秀大怒獻誓詞於高時示其不變志高時為之墮淚）五大院右衛門
尉宗繁者高時寵士也且其妹嬖於高時生長子邦

高時附長子邦時於五大院宗繁

諏訪盛高抱亀壽逃匿信州亀壽後號相模次郎時行

時（小字萬壽）至此高時召宗繁附邦時曰汝匿此兒可待
時再擧慰我亡魂宗繁曰謹保護之宗繁乃降義貞
免死而匿邦時於其家（或曰惠性令宗繁匿邦時云々）北條惠性名
諏訪盛高曰我家之亡既在今日乃是高時無道之
所致也然祖先之餘慶猶未盡則豈無再興之時哉
汝其匿高時次男龜壽則勝從我而死時龜壽隨母
在扇谷盛高馳到告母曰萬壽君（邦時）不得匿而為敵
被殺故大殿（高時）欲手及龜壽君而自裁使臣盛高迎
之母悲泣盛高不聽遂抱龜壽而去母以為龜壽死
由是人無知龜壽猶存於是盛高密護龜壽逃到信

北條惠性潛逃赴奧州

長崎高重每戰先登晝夜八十餘戰

濃依諏訪祝某惠性亦謀逃出乃與家臣佯為義貞
兵死傷歸其郷者臥俵輿潛出赴奧州南部伊達為
卿導此到武州留後家臣放火於第宅皆燒死不分
屍骨故皆以為惠性實死（惠性到奧州長髮改名時興亀壽到信濃密元服號相模次郎時行）甲寅（二十二日）義貞軍漸迫東勝寺先是長崎高
重（或作基資）晝夜八十餘戰每戰先登潰圍殺敵不可勝
數勇氣揭然至此馳到東勝寺白高時曰高重雖力
戰然諸軍既敗臣今一快戰而歸勸君之自裁而乃
不著笠符不揚旌旗雜隊伍之中深入疾馳其志專
在欲近義貞而決雌雄既而與義貞相隔僅半町許

高重斬横山重真提庄為久抛之如礫

也由良其覺之大呼進兵遮之武藏七黨三千餘騎
圍高重擊之高重勒兵百五十騎奮戰死者甚多纔
餘七騎猶欲與義貞義助接群士環而擊之高重斬
横山重真提莊為久抛之如礫其餘殺傷猶多高重
既知為敵被悟不能近義貞遂其志於是自呼曰我
是長崎入道圓喜嫡孫高重也復進而馳家僕等曰
君其狂乎冠既入東勝寺忘與大殿所約乎高重莞
爾曰固然乃回轡從者僅八騎兒玉黨追之高重擊
而卻之自山內至葛西十七戰矢中鎧二十三然猶
不死而到東勝寺勸高時自裁而先飲酒三盃把刀

高重割腹投腸置攝津道準前而死
道準及諏訪眞性繼死
高重弟某刺祖父圓喜而同死
高時自殺繼死者都二百八十三人

割腹搜腸置攝津道準前而死道準曰壯哉亦飲酒而自殺諏訪眞性繼死高重弟歳十五把刄刺祖父圓喜而同死於是高時自裁歳三十一城圓明亦繼死其餘金澤崇顯佐介宗直甘名宇宗顯其子時顯小町朝實常葉範貞名越時元伊具宗有城師顯秋田師時城有時南部茂時陸奥家時相模高基武藏時名陸奥時英櫻田貞國江馬公篤苅田篤時遠江顯勝備前政雄阪上貞朝陸奥高朝城介高量顯高高茂明石忍阿長崎思元隅田某攝津高親親貞等都二百八十三人皆自殺東勝寺（一說曰高時柔懦見高重敗燔惘然失色圓喜耳語高重曰暫奉大樂欲晦跡待時汝以謂何高重曰不能何則大殿素倦政事唯耽酒色我伯父高資專政驕奢然世皆憎之諸國之亂高資為之階今則欲逃難然非我族本護則大殿不能晦跡我族從厄則衆之所惡何之亦不能納焉大殿家運甚矣我族積惡稔矣苟欲脫身而輔匹夫之又則恥辱之甚何以加之若天不棄泰時時賴餘慶則二如君既逃再興可期也乃自害於高時前高時聽不能把刄圓喜泣而猶豫高重弟新右衛門歳十五把刄而進泣跪曰天其救之衆其救之乃刺高時三而共死圓喜隨高時首而自殺）

長崎高重自害於高時前
高重弟歳十五刺高時而共死
圓喜刎高時首而自殺
將軍守邦親王剃髮
北條茂時自殺於幕府

將軍守邦親王雖不預事聞高時等死而剃髮時歳三十三（自延慶二年至此在職二十五年）右馬權頭北條茂時以執權當職故自殺於幕府北條氏滅關東悉屬新田義貞指揮乃奏捷於船上（自治承四年頼朝開鎌倉至守邦將軍九代而執權自時政至高時北條嫡宗八代自時房至茂時連署執權十六人總百五十四年）

乙卯

天皇發船上
小貳妙惠大友具簡攻殺筑紫探題北條英時
長岡某察頼尚互謀欲手刄之不能而死

天皇發船上藤行房藤光守著衣冠從勅監高貞先車駕一日率千餘騎清道金持大和守捧錦旗候車駕左名和伯耆守長年帶劍而為右其餘或衣圍繞扶道如雲朝山太郎後車駕一日率五百餘騎為殿丙辰無位照王（雅明親王之曾孫）叙從三位丁巳少貳妙惠大友具簡攻殺筑紫探題北條英時初妙惠具簡屬英時殺菊池寂阿既而聞六波羅敗欲殺英時贖罪乃請菊池武重合力武重不從既而英時粗疑之而遣長岡氏往詰妙惠妙惠稱病不見其子頼尚出逢焉長岡察其互謀而欲手刄頼尚不能而長岡死

長門探題北條時直降官陣

於是妙惠具簡合兵率七千餘騎攻英時館九州群士背英時而屬少貳英時拒之不克自殺其族類家僕三百餘人皆死九州平（一書曰大友聞少貳出兵發豐後趣太宰府會馬戶繼日杵緒方新海竹堀等諸族屬之其兵三千餘騎三原原田味坂高木小田熊代等屬少貳其兵七千餘騎宗像大宮司及山鹿秋月草野下松浦上松浦等將決時其兵一萬七千餘騎英時出戰拒小貳隔河西陣小貳屬宗十郎涉河先登小貳繼進於松浦草野兼約內應逮自後襲英時英時敗走入府館其兵半離散宗像山鹿共降小貳英時自謂不免乃放火於館而自殺）

戊午長門探題北條時直降官軍初時直催山陽山陰兵乘戰艦百餘艘欲救六波羅而向洛至阿波鳴渡聞六波羅既敗欲回船到筑紫至赤間關聞昨日英時亡於是從兵

義貞捕高時長子邦時殺之

赤松圓心父子奉迎車駕于兵庫

皆散、僅五十餘人、猶不去、時直漂泊柳浦、遣使於少貳及島津、請降官軍、少貳憐之、迎置己宅、而依峯僧正俊雅乞赦、俊雅者帝之外戚、笠置之變謫筑前、至此九州群士推戴之、毎事就取其決、時直執謁、稽首謝罪、此後俊雅奏請赦、時直賜小邑、衆皆嘲笑、未幾時直病死、己未、車駕到播州、行幸書寫山、御覽堂院、寄附當國安志鄉、庚申、行幸法華山、是日、新田義貞捕高時長子邦時殺之、五大院宗繁匿邦時數日、恐事顯而不免罪、然不忍手害邦時、而欺邦時使之逃伊豆山曰、君先獨間行、我亦不日而往從、邦時如其

言、而出、宗繁自赴船田義昌舍、而告邦時所逃、請爲卿導、義昌乃使兵士從宗繁窺之、邦時徒跣相模河、宗繁指示曰、是也、船田兵士捕之、到鎌倉、乃殺之、宗繁謂可得賞、然義貞惛其不義、欲誅之、宗繁懼而逃去、雖舊知者惡之、不許一夜之宿、不敢畀一飯、宗繁無所容身、而餓死、壬戌、車駕到兵庫、以福嚴寺爲行在所、赤松圓心、及其男範資・貞範、則祐帥五百餘騎奉迎、詔褒其功勳、而警衛禁門、乃議入洛之行粧、定鹵簿之行隊、撿還幸之儀式、此夕義貞驛使至、奏高時伏誅、東關悉平、龍顏殊快、上下大驩、詔曰、其賞

楠正成奉迎車駕

車駕入洛在京群士羅拜

車駕移富小路内裏勲勞之諸將咸扈從行粧嚴也

勅許足利高氏昇殿

宜任汝所請、先賞使者三人、○六月、癸亥朔、甲子、車駕發兵庫、楠正成帥三千餘騎奉迎、詔曰、國家恢復偏汝之功也、正成對曰、若不依聖文神武之德、則微臣爭以尺寸之謀、出強敵之圍乎、乃使正成爲前驅、勅畿内群士屬正成、總七千餘騎、啓行向洛、丁卯、車駕入洛、先留東寺、二條左大臣藤道平率百官拜謁、足利高氏及在京群士悉來羅拜、車駕成市、遠近改觀、戊辰、車駕自東寺移二條富小路内裏、千種中將源忠顯率帶刀兵士五百人、徒歩一行爲前驅、百官悉奉從、足利高氏率甲士五千餘騎爲後乘、其次宇都宮

公綱公綱賜宜旨、參屬官軍、次佐佐木時信、次土居・得能、次正成・長年・圓心、及結城親光・長沼・鹽冶等、各率甲士奉從、行粧嚴重、車駕入宮、勅諭群臣謂、朕未嘗離劍璽、一日不避帝位、則不及行重祚之禮、乃勅天下、廢正慶曆、用元弘曆、勅藤禧子罷禮成門院號、復中宮職、廢東宮康仁爲親王、任中務卿、保元平治以來、王道陵夷、百七十餘年、至此天下再爲公家一統、無貴無賤、欣欣然共仰泰平之化、是日勅許足利高氏昇殿、太平記曰、是日高氏自治部大輔轉治部卿、直叙任左馬頭、一説曰、高氏是日任鎮守府將軍、按先例、不赴奥州任鎮守府者、未聞之、則高氏在洛而鎮府之任爲希例、己巳、少貳大友筑紫

少貳大友筑紫捷奏至、
中院中將源定平奉勅討千劍破東軍、
尊良親王、尊澄親王、及藤藤房、僧圓觀、文觀、忠圓皆

捷奏至、此時勅太宰帥藤師基、欲向筑紫平九州、依此奏而止、庚午、始行公家一統之政、議定諸務、勅中院中將源定平、帥五萬餘騎、赴南都、討千劍破東士、楠正成別率二萬騎、自河内路向南都、此時東士殘兵猶五萬、然聞官軍至、不及挑戰、或降或散、於是東將阿曽彈正少弼時治、大佛右馬助貞宗、江馬遠江守、佐介安藝守貞俊等、北條氏族十三人、長崎高貞、二階堂道蘊等、士長五十餘人、皆剃髮於般若寺、著緇衣、提鉢自首、乞降、定平悉縛之、拘於軍中、送京師、○尊澄法親王至自讃岐、藤藤房、及僧圓觀、文觀、忠

至自謫所、
護良皇子在大和志貴聚兵繕修器械、

圓等、各自謫居歸京、唯藤李房逝於貶所、增鏡曰、鎌倉乱、李房為義士被害、尊良親王至自土佐、戊子、正安上皇落飾、法諱理覺、前天台座主慈道法親王為戒師、○秋七月、壬辰朔、甲午、護良皇子自大和國志貴到八幡、天皇復位既踰月、護良猶在大和國志貴、聚諸國兵、繕修器械、帝怪之、遣參議藤清忠於志貴、說護良曰、方今天下一統、而聚兵動干戈、何故乎、且嚮者雖避賊而變形、今兵革已息、盍速剃髮染衣乎、護良對曰、四海無事、萬民安堵、乃是陛下休明之德、然微臣亦非無籌策之功、今足利高氏僅以一戰之功、欲逞其威、若猶豫、

詔護良親王賜征夷大將軍宣旨

則又生一高時也、不早圖之於萌芽、則難除之於滋蔓乎、故徵兵似罪非罪、又恐平氏孽子匿逃而伺隙乎、當斯時、上無威嚴之重、則下必生暴慢之心、文事武事、不可偏廢、然則軍將之任、捨臣其誰乎、故不剃髮、願枉蒙勅許、抑我栖台嶺、幽溪纔守一門跡、與居幕府、上將遠鎮一天下、為國家孰為之用、宜在聖斷、清忠反命、詔曰、居大樹位、全武備守者、似為朝家忘人、嘲若欲誅高氏、則彼不忠不義朕未聞之、無罪而行罰、則諸將軍士、豈安其心哉、可必止其議、而詔護良、賜征夷大將軍宣旨、任兵部卿、於是護良散慍開

刷具也、
誅降將阿曽時治、大佛貞宗、江馬某、長崎高貞等
護良親王入洛、行粧嚴壯、扈從者二十萬騎

眉、乃發志貴、到八幡滯留七日、刷入洛之儀、庚子、誅降將阿曽時治、大佛貞宗、江馬某、長崎高貞等十五人、阿彌陀峯、流佐介貞俊於阿波國、赦二階堂道蘊、道蘊雖朝敵之魁、然頗有才能、故及此、癸卯、改中宮禧子為皇后、改中宮大夫藤實忠、權大夫藤公清、遷皇后宮職、甲辰、征夷大將軍兵部卿親王護良入洛、赤松圓心率千餘騎前驅、其次殿法印良忠、七百餘騎、次四條中納言藤隆資、笠置後、隆資剃髮亡跡、及恢復長髮、五百餘騎、次中院中將定平八百餘騎、次護良刷戎衣乘駿馬、精士五百人環衞、千種中將源忠顯帥千餘騎為

誅二階堂道蘊、佐介貞俊

後乘、其次甲士三千騎、湯淺權大夫、山本忠行、伊藤行高、加藤光直爲後陣、其餘畿内近國群士皆來從、成隊成列、號二十萬七千餘騎、三日之間絡繹洛中、爲無雙壯觀、足利高氏直義聞護良惡己、且畏其權威、密賂准后藤廉子、以爲自全之謀、廉子素與護良母民部卿局不睦、故與高氏通好、廉子恩寵日加、由是天皇厚遇高氏、稍疏護良、○九月、誅二階堂道蘊、佐介貞俊、初道蘊赦而賜食邑、然風聞狹父心而梟首、於是廷議曰、關東諸士欲暫逃死而雖出降、然其中心不可測焉、不如悉誅之、由是召貞俊於阿波、乃

義貞沙汰群士戰功

誅之、初貞俊以爲北條族、故頗自負其才、謂可列將帥、然高時不厚遇、故不平、強從在千劍破、由是早降官軍、減死一等、放流至此、就死、貞俊臨死、憑一僧寄其衣及倭歌於其妻而死、僧傳達之、其妻不耐哀慕而詠歌自盡云、新田義貞在鎌倉、沙汰群士戰功、然事務多未入洛、一日詣鶴岡八幡宮開寶殿、見歷代所納兵器、其中有二引兩旗、傳稱源義家所納也、義貞曰、是源家奇珍也、然二引兩者足利家旗也、非吾家中黑旗、則不足以重之、千壽王部屬聞之、請義貞求之、義貞不許焉、由是新田足利不睦、尊氏在京、威權稍振、乃奏曰、義貞奉我男千壽王以起義

勅源顯家、奉皇子義良赴任鎭奧州、使結城道忠監國中軍事、以藤藤房爲上卿、沙汰行賞之事、

兵、故東國諸士皆從焉、不然、則彼豈以微小之身立大功哉、天皇以爲然也、故尊氏頻登庸列卿位、事聞於東國、八州群士、欲憑尊氏早奏戰功以得賞祿、而大半分屬千壽王麾下、義貞不悅、然未能奏達、遂與尊氏有隙、交惡、○冬十月、辛酉朔、日食、是日賜勅額於肥前國春日山高城寺、加護國二字、以爲官寺、勅陸奧守源顯家、奉皇子義良母藤廉子赴任鎭東塞、以義良猶幼、顯家猶弱、時十六歲詔前大納言親房顯家父雖爲致仕之身、同往視事、而白河結城道忠監國中軍事、罷權中納言藤實世、以中納言藤藤房爲上卿、沙汰

菊池武重奏父戰功、而許少貳抱貳心、

軍士行賞之事、實世行事累月、耽賄賂、有功者抑而不奏、無功者早賜爵祿、由是實世暴富、事覺而欲處流罪、然准后廉子亦取諸士賂、故唯改上卿而已、傳稱、東国群士各陳戰功、取義貞決、義貞副狀以爲之證、遣上卿而不賄賂、故實世不奏之、如此類多、而得賄賂、則雖無顯證、早奏之而浴恩賜、又曰、菊池武重入洛、詳奏其父寂阿戰功、而許少貳大友抱貳心、少貳大友聞之、其懼陳謝曰、與寂阿有舊怨、故殺彼而已、非敢貳於王事、乃献金銀虎皮沈香麝香彩絹於准后廉子、又賂實世、且自大臣別當以下諸傳奏者、乃至女官雜色等、無不贈遺、故衆皆左袒少貳大友、於是實世奏曰、少貳大友罪輕而功重、諸卿得彼賂者皆以爲然、藤房獨謂、武重所訴實當、少貳大友反覆姦臣也、其罪不可逃焉、天皇召尊氏、義貞、正成、長年、與廷臣交議、尊氏得准后旨、以少貳爲無罪、義貞曰、討賊者武臣之事、議賞者朝廷之政、非微臣可決、長年曰、臣之心亦與義貞同、正成曰、文武同揆、至議

藤房諫不行稱病罷朝參

以成良親王為関東鎮以直義為執權

功罪則文道武法非宜在廷議何問武臣而決焉（但少貳頃間贈臣以金帛若干臣與彼無舊緣故附使者而返之想夫諸卿亦可受彼物然返之則其議為公若受之則其議牽於私而已無故而贈物者可疑之徵臣唯同藤房卿議而已諸卿變色曰正成誇功侮廷臣其言甚無禮也既而少貳果免罪然與論皆以實世為有私故罷上卿以藤房代之）藤房既代實世其所議正而無偏紀明虛實然無功者亦憑准后不歷上卿議多得封地者藤房屢諫之女謁猶行而所奏凝滯藤房稱病罷朝參勅前權中納言藤光經代之為上卿詔以高時所領之地悉為供御料賜惠性所領於將軍護良大佛貞直所領於准后廉子其餘衛府諸司女官官僧及妓女伎藝者皆至得封光經唯有行賞上卿之名不能奏決之（傳稱舞妓龜才素侍准后被善遇去年春兵乱起准后潜居小野邊龜才不辭路遠常徙步往訪之及准后從隱岐之京龜才屢寄風潮之信勞問焉准后感其志答書曰車駕若復初則厚賞汝也至此龜才屢來謁准后奏之天皇名龜才見其舞聞其曲乃依准后固請賜赤橋守時領地之半凡百三十四所其所納之穀等財四萬七千餘貫也龜才昔赴鎌倉出入守時家豫知其領地膏腴故望請而得之其餘公家政道之不正可准知焉）○十一月辛卯朔癸巳皇子薨（其諱不傳）丁酉冊珣子内親王為中宮（珣子後伏見帝女也配天皇生皇女）權大納言藤公宗兼大夫參議藤實世兼權大夫戊子勅成良親王（天皇第四子）為關東鎮赴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為執權兼相模守二階堂山城入道等奉從以二階堂美作入道舊館為御所而二階堂參河入道行證為政所執事（據太平記義貞入洛月日不詳蓋貞時亡後關東無鎮故義貞留滯及成良直義東行而後義貞入洛乎又按以成良為關東鎮而以直義副之猶前世北條氏副宗尊久明之類足利家權威由是而強大也想夫尊氏所奏行而分護良之勢抑義貞之威者乎）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一　終

建武元年

命諸國地頭諸士營大內裏、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二 自建武元年至延元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醍醐天皇三 重祚

甲戌建武元年、春正月、庚子、諸卿議奏曰、帝王之業、萬機事繁、百官列參位班有差、方今鳳闕方四町、狹隘而難整儀狀、請廣方一町、建殿造宮、詔曰、可也、於是重議其制猶狹、而不足行大禮、乃勅營大內裏、以安藝周防兩國充其費料、命諸國地頭諸士課各領

貞觀殿、一名御匣殿、校書殿、一名弓場殿、昭陽舍、一名梨壺、淑景舍、一名桐壺、飛香舍、一名藤壺、凝花舍、一名梅壺、襲芳舍、一名雷鳴坪、

二十分之一、大內裏之經營、桓武定都於平安城之時、草創之、至嵯峨帝仁明帝而制度備、而極華美、村上帝天德年中罹火災、其後歷朝回祿數矣、白河帝以來多是造里內裏、不營大內、保元年中興復之、安元之火災以來、宮殿傾廢、不再興焉、今上天皇一統天下、而成大營也、考大內古制、則南北三十六町、東西二十町之外、置龍尾礎、立十二門、東則陽明、待賢、郁芳、南則美福、朱雀、皇嘉、西則談天、藻壁、殷富、北則安嘉、偉鑒、達智、又立上東、上西二門、凡每門嚴武備、其宮殿則紫宸殿南面、其東西立清涼殿、溫明殿、北立常寧殿、貞觀殿、南立校書殿、又立昭陽舍、淑景舍、飛香舍、凝花舍、襲芳舍、其餘蔵戸、陣座、瀧口、戸部、曹司、繕殿、兵衛陣、其左右立宣陽門、陰明門、而日華月華兩門相對、且陣座左右則大極殿、小安殿、蒼龍樓、白虎樓、豐樂院、清暑堂相並、此外弘徽殿、中和院、內教坊、眞言院、神嘉殿、武德殿、朝堂院、及神祇官、太政官、八省六府、諸寮諸司、官外諸院、諸門等猶多、

乙卯、詔元國僧楚俊、為南禪寺住持、特陞南禪為五山第一、初俊來朝、參

元國僧楚俊相龍顏、奏言有驗

勅左大臣藤道平、議改元之事

內之時、相龍顏曰、雖有亢龍之悔、可再復帝位、天皇信之、故笠置之變不落飾、不讓鈒璽、復位之後、奇俊之前言、俊時在建長寺、乃名之而榮擢、及此俊上堂唱曰、南禪不比舊、南禪超越建長圓覺、先戊午、勅左大臣藤道平、為上卿、議改元之事、諭曰、不依本文之善惡、唯以異朝之例、協當時之義、可勘進之、民部卿藤藤範、式部大輔菅長員、前左大辨菅在登、式部權大輔藤行氏、博士菅在淳、菅在成、各獻勘文、道平擇之、執建武、大武、武功三號、奏之、詔曰、昔光武帝滅王莽、中興漢室、立元號建武、朕今滅賊臣、再造皇家、與

北條餘類規矩高政、反於筑紫、

山鹿政貞、弓削清常等屬之、

絲田貞義叛、黑木氏、草野氏等屬之、

佐々目僧正憲法起亂、法或作寶

光武之武功相比、宜改元弘四年為建武元年、○二月、北條餘類規矩高政、一作書久時秋絲田貞義、一作頼時反於筑紫、高政故探題英時姪也、英時亡後、逃匿筑前山鹿、葺屋而密集殘黨、得三千騎、乃據筑前帆柱城、山鹿政貞、弓削清常、宗直、盛佐、杉近忠、原定公、府著久直等皆屬之、貞義亦英時族也、匿筑後國三池郡、聚黨、黑木氏、草野氏、星野氏等屬之、據州之堀口城、大和國凶徒奉佐々目僧正憲法、起亂、法高時從弟也、去年千劔破城降將、皆被誅、其部屬僕從等皆悔怨、其中大佛貞宗部下藤太光正謂其徒曰、方今公家驕

赤橋種時作乱聚黨

奮武士卑屈中心、有慕前代者、若有統御之人、則來從者如雲必矣、僧正憲法在南都、是北條之親族也、請奉之爲大將、催敗軍士、衆僉曰可也、於是使憲法還俗改號佐介左衛門佐時光、密招近國之士、紀州玉置莊司、和州筒井淨春等二十三人應之、北條氏餘類逐日來屬、既而得一萬八千餘兵、據大和國平群城、靡國中、進到河内國、登飯盛山築城郭、時楠正成在洛、然留後兵士衛護嚴備、故賊徒不能奪河内、赤橋種時守時子、相模太郎逃在伊豫國、作亂城、立烏帽子峰聚黨、侵郡邑、東國本間氏・澁谷氏作亂、窺鎌倉朝

本間澁谷率兵入鎌倉、澁川義季拒戰

勅僧正慈嚴行天下安鎭之法

廷、聞諸國之變驚騷○三月丁酉、本間澁谷率兵亂入鎌倉、成良親王令澁河義季拒之、大戰於聖福寺、政所執事二階堂行證出奔亡跡、義季大破本間澁谷、或殺之、擒之、義季足利族也、此時直義在鎌倉令義季破賊、但直義在洛、義季留守鎌倉立戰功者而、今無可考證焉勅名竹内僧正慈嚴於宮中行天下安鎭之法、依舊例擇武臣衛門庭、乃勅楠河内守正成、名和伯耆守長年、結城左衛門尉親光、鹽冶判官高貞護四門、千葉大介貞胤、三浦介某護南庭、左右正成就二條左大臣道平奏曰、河内國臣所護也、今聞賊徒蜂起、願令他人護禁門、而臣速歸河内討

楠正成發途、先令恩地滿一説憲法

賊、不然則宜擇良將誅賊徒、賊蔓則難掃也、賊在畿内窺王城、不可不早誅焉、道平奏之、天皇猶豫不果、歷日詔曰、護門事畢而可往討之、正成不得已留京、先令部屬等歸河内、堅戒守禦、故賊不得侵奪郡邑、既而行安鎭之法、及期千葉嫌爲三浦之對、三浦亦不欲爲千葉之右、相互不平、共稱疾不勤事、俄以他士代之、法會既畢、正成即發途赴河内、先令恩地滿一説憲法曰、爲與先祖之跡起兵、良有以也、正成奉征討之命、其勝敗可依時運、唯掠奪鄕邑、則黎民所告也、無治世安民之志者、雖勝不久、不可不思之、乃

訝疑怪也、成平也、

宗像大宮司攻帆柱城、規矩高政與長野貞安挾撃之

大友具簡攻絲田貞義、城陷、貞義死、

贈穀酒若干、歷日又遣使曰、方今公家一統、與妄起兵、不若和睦而公家武家共並立也、若隨我言、則某執奏而成事、勿訝焉、時光未答、正成亦未出兵、兩陣使介相通、正成令間諜悉知形勢、滿一亦混其中具察陣衛之虛實、宗像大宮司率部兵一千五百騎攻帆柱城、規矩高政出城拒之、破其先鋒、宗像整後陣再戰、高政敗走入城、長野貞安率兵三千救高政、高政出城挾撃之、宗像敗歸其城、大友具簡率豐後兵攻絲田貞義、圍堀口城三旬、而城陷、貞義死、筑後國賊平○夏四月、宗像大宮司與少貳妙惠合兵攻帆

杣柱城陷長野貞安降高政死筑紫賊平

正成嫡男多門丸十歲率兵會軍

正成陷飯盛城

柱城城遂陷長野貞安降而高政死蜂起以來六旬而滅筑紫賊悉平楠正成退飯盛歸千劍破整兵一夜潛發兵襲平群壘是時光黨十市某所據也事出不意十市周章死傷太多時正成嫡男多門丸時十歲後號正行與家僕志貴某率二千餘騎會正成之軍正成奇之乃携正行歸千劍破歷日正成發兵六千攻飯盛而自將三千居經講寺又匿伏兵三千於城下而連日出兵互戰正成屢勝然城未陷一夜正成陣佯為失火者燒其屯處延及正成營飯盛兵乘機擧衆來攻之正成窺其隙整兵入城遂拔之殺時光大和

土居氏得能氏攻立帽子城

梟高政貞義時光種時首于京師河原

賜賞諸將以尊氏為功第一

河內皆平土居氏得能氏催兵一萬攻立烏帽子城赤橋種時聞筑紫河內皆平不安心城兵多離散金子某為內應納土居兵於城中種時勢屈自殺伊豫賊從皆平高政貞義時光種時首到京師乃梟之於河原天皇不稱將士之功唯言安鎮法力之所致也

○五月新田左馬助義貞其弟脇屋兵庫助義助率部屬七千餘騎入洛少貳妙恵大友具簡菊池武重自筑紫土居得能自伊豫其餘群國武士皆入洛充滿洛中白河邊而王城豐贍輿馬絡繹議曰先賞大功者而後可施諸軍士乃以尊氏為功第一賜武藏

藤宣房與諸卿議諸將之軍功輕重

常陸下總三箇國且以遠江國賜直義而賜上野播磨二箇國於義貞越後國於其嫡男義顯駿河國於義助而賜攝津河內兩國於楠正成因幡伯耆於名和長年唯以赤松圓心為無功僅賜佐用一莊罷其播磨國守護圓心憤曰我戰功豈在諸將之下哉自是含怨於朝廷初帝將行功賞與諸卿議其輕重藤宣房曰推忠義之根則正成為第一論戰功之顯著則義貞也何則天下久厭北條之苛政然畏其威而不隨王化正成以子立之身始起義兵東軍百萬攻之不陷由是諸國勤王之師起可謂忠根也義貞一

准后廉子受尊氏賂內奏譖護良親王

義貞部屬恚賜賞不當

軍勃起平服八州不踰月摧八代強大之勢誅戮賊魁可謂顯功也其次圓心長年不易輕重長年奉迎龍駕其功親切也圓心力戰數回其勇拔群也尊氏唯是一戰之功而已帝不平而入准后廉子受尊氏賂內奏曰圓心攻六波羅不克尊氏一戰滅之千劍破東兵亦畏尊氏威勢而解圍退散微尊氏則正成圓心存亡不可知焉帝以為然故以尊氏為功第一義貞部屬等怒曰尊氏僅誅仲時仲時既如籠鳥我軍誅高時如擊猛虎豈同年之談哉不審叡慮謂何而如此義貞曰我無不義則是矣功賞之輕重在後世顯耳又曰義貞初賜上野播磨耳歷日部屬等所怨達叡聞而賜越後於義顯以慰其鬱懷又曰正成部將和田志貴恩地等議曰曾有勅約曰戰功成則

賞賜之差、多憑准后廉子之牝晨、旅宜哉、復祚不長

賜攝津河內和泉紀伊四箇国、可授将軍、雖今何其賞薄而尚尊氏一戰之勞哉、正成諭曰、尊氏家世顯名、而有大将之量、其封国之多、固宜也、如我家微祿薄、賜河内一国足矣、況加攝津哉、恩地曰、實如高諭、正氏猶有不平之色、正成抑止之、而分攝津之半授正氏、事違叡聞、乃特賜和泉国於正氏、正成謂和泉国小狹於攝之半、故以攝津国全附正氏、而以和泉国與和田、其身唯領河内一国、稱河内判官賜

備前周防尾張於源忠顯、若狹美作於僧良忠、備前新田莊於兒島高德、特賜安藝長門於權大納言藤師基、日向於僧俊雅、越前於忠圓、長門於圓觀、出雲於文觀、其餘智教、教圓等亦賜封有差、忠圓、圓觀以沙門不可有國辭而不受、凡此賞賜之差、多憑准后廉子之牝晨、人皆恨其不正、忠顯以三國之租入富

楠正成慮王政不正、賞罰多私、陳說于藤藤房

奢踰僭、養士卒甚衆、酒肉之費一日萬錢、猶不足、厩有肥馬數十匹、或獵内野北山、遊則從士數百騎、其行粧盡美、僧文觀亦驕奢不勤作業、專好武事、號其從士者樹黨奮臂於洛中者殆數百人、或當參内之時、數百騎士圍繞前後、人皆無不識疾之、其餘公家華皆誇恩賜、輕侮武人、武人等怨朝廷、皆耦語曰、若有武將起事、則誰不適從哉、楠正成慮王政不公、賞罰多私、而竊謁藤藤房說曰、昔平泰時執政時、有言曰、不量國之大小、不論忠之淺深、而賞祿妄過者、亂之端也、今國家始一統、以尋常之政治之、則不能致

太平、臣正成先罷攝津國、唯守河內一國、而廷臣及尊氏、義貞、長年等武臣、皆削數國之封、各唯領一國、減其勢而可也、古者人心猶直也、然猶有反逆者、況於今之濁世乎、想夫率土皆王臣也、賴朝以來、立守護地頭之名、有公家武家之差、今武臣等領數國、兵士盛多、一旦變起、則武士等皆背朝廷必矣、請先遣勅使於諸國、授官位於武人等、施恩得榮、則天下武士等皆尊朝廷、而不慕前代鎌倉之武政也、且主上位尊而下情不通、願讓位於皇太子、而移居仙洞、直聽下情、則訴論不滯、賞罰不私、然則國家太平、萬民

直義為授播於義貞、患赤松圓心而來於己之奸

歡樂、其上卿之任、閣下其人也、若有武臣強暴者、亦闔國皆戴朝恩、則不日而平夷耳、方今君王放逸、廷臣驕奢、女謁行而賞罰不正、下情不通、士民皆怨、危哉、藤房曰、卿匪啻有武才、實是治國之良臣也、我必奏之、既而藤房納諫言、天皇不聽、護良皇子初約赤松圓心可授播磨備前、而国至此、護良奏請如約、詔曰、播備上国也、不可妄與之、既而議賜播磨於尊氏、其事將決、直義聞之、就准后廉子奏曰、護良欲授播於圓心、然無勅許、而賜尊氏、則皇子憤尊氏彌甚、而恐大變起乎、不如賜義貞、則皇子之怒亦不發、而為国家幸甚、准后奏曰、直義為国家辭上国、可謂忠也、帝悅、乃以常陸加尊氏、以播磨賜義貞也、直義謂、播磨者圓心所可領也、然他人領之、則彼不悅、而国中難安全、令義貞領播磨、則與赤松必不和、然則赤松即服尊氏、是其密計也、帝不悟、憑准后之言、果陥直義之姦也、且武藏

計。

怪鳥見紫宸殿上

隱岐廣有應詔射怪鳥

下總常陸三州連携、太便於用事、播磨與上野越後
境域懸隔、不便於用事、是亦直義抑義貞之素志也、
又曰、正成說義貞曰、聞封播磨國深慮而可也、後必
有悔、不若辭之、義貞猶豫、家令由良氏謂、播磨近攝
津、若夫正成有併領之望、云爾、故義貞遂領播磨
圓心果不平、此時帝將賜美作國三大莊於尊氏、爲
在京之料、直義勸尊氏以此三莊
全殺赤松、赤松大悅、遂睦於尊氏、

◯秋七月、怪鳥見于紫宸殿上、其飛時、黑雲一道簇大內山上、鳴叫頻聞之、則似唱何期、口吻吐炎、閃爍射御簾、◯八月壬中夜、詔使左大臣藤道平家臣隱岐廣有射怪鳥、帝臨南殿觀之、公卿以下群聚、廣有認帝聲射中之、落如磐石、轉自仁壽殿軒上、止于竹臺前、其形人頭蛇身、鈎觜鋸齒、兩足生長距、利如劒戟、翼長一丈有六尺、帝感其發中、授五位於廣有、特賜因幡國大莊二所、此時怪鳥踰月猶鳴、故議倣源賴政射鵺之例、擇武臣能射者、然無應詔者、廣有素精射藝、既老雖爲剃髮之身、弛弘寢然應撰著名、藤氏譜曰、中納言藤長良十三世、高能仕隱岐守、乃以隱岐爲氏、稱其子廣義、其子廣有、皆仕隱岐守云云、廣有累世仕二條家、今二條家士有隱岐氏、

出雲國守護鹽冶判官高貞獻良馬

天皇屢幸馬場殿、催歌舞蹴鞠射弓競馬之遊、頃間出雲國守護鹽冶判官高貞獻良馬、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雞頸而長、鬣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蓋是龍馬也云、卯時發出雲國富田、酉時至洛、其道殆四百有五六十里、帝悅、乃詔馬寮善養之、

使本間氏試乘天馬

試令本間氏乘、本間以爲、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著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溝、自非天馬、豈能如此哉、帝益悅、一日宴群臣於馬場殿、帝因問內大臣藤公賢曰、屈産之乘、項羽之騅、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來、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公賢對曰、古者周穆王得八駿、巡行天下、遠遊之樂莫樂焉、故在位五十五年、有年一百五年、今因八駿圖見之、則其狀相類焉、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劣乎、若夫屈乘楚騅、則異日之談也、誠是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帝愈悅、衆皆莫不稱之、中納言藤藤房未至、

藤藤房答勅、陳述卻天馬之說

帝又問、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按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之精隕爲八駿、穆王乘之、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

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戒也
幸陛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下未安
而上之耽樂故執政無吐哺接人之禮下之阿旨故
諍臣無上疏正主之諫故男女之訟有不得見者有
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是則以上之所行者逸豫
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以記錄所決斷所寂如
無人然群臣咸以爲虞芮質成必使無訟之謂也悲
乎其爲惑也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
無他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
望之者不可勝計而恩賜未遍愁訴忿熄者何也見

忠功之不立政道之不正而共黙止者也當此時營
大内其課甚多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荊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人
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曆圖逆徙雖凶然定天
下安陛下者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
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
則魏徵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
忠恩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
下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
咎者退嗚呼今政道非啻弗中抽賞之功復有似反

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凶國之爐爲木兵竿旗之事
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枝戈而不速而至者必矣抑
又臣案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
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
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
性弗畜是名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
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
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
王所以歸之名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

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
者是天未棄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
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凶者未之有
也房星之精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
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行
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幸甚
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黙然罷宴而歸其後藤房又諫
帝不聽逸遊彌荒大營不止藤房又諫不聽藤房歎
曰我既盡爲臣之道吁已矣乎愚臣身退之時乎○
九月己亥正三位源尊氏任參議左兵衛督如元太平

藤房將去、一夜月明、招正成以語時事

藤房於避世咫尺龍顏奏言

記評判曰、藤房有憂世之意、一夕月明、招楠正成、述其哀曲曰、天皇惑准后廉子、其言無不聽、故政令不正、人皆厭之、不耐大息、天下竟有逐鹿者、尊氏直義黠智、倚賴廉子、廉子亦爲彼傾心、故尊氏頻昇進、義貞其恨陛下乎、尊氏直義其先問鼎乎、義貞持向之勢、漸見其勝敗未可知焉、政道之不良哉、變讒犯顏而不見納焉、義以可去矣、卿者武林之翹楚也、若有變則宜戰死、正成聞而慨然曰、頒世事皆如公言、然公在而格君之非、則人皆倚賴之、若避世則事已去矣、我爲武夫、唯一死耳、共嘆息告別而去、○冬十月庚申、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藤藤房遯世、歲三十九、藤房致仕之心既決、然猶悲不再拜龍顏、而先入朝咫尺御前、從容奏曰、龍逢比于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爲臣之道如

藤房所遺其寓居之和歌

天皇納讒禁錮護良親王

斯而已乎、乃辭而出禁門、歸車於其家、携家士一人避到北山、岩藏脫衣冠、逢僧不二房剃其髮、猶謂此地亦近帝都、乃信脚晦跡、終不知其所往、天皇聞而大驚、翌日召父宣房諭曰、尋求藤房、而可使彼再補朝政之闕、宣房抑涙到岩藏尋之、藤房既去、宣房入藤房寓舍見遺墨痕、其倭歌謂世人若問山人跡、唯認庭松嵐外聲、宣房泣而歸、擧世無不感惜焉、○十一月己亥、禁錮征夷大將軍兵部卿親王護良、護良素忌尊氏直義、然天皇以尊氏爲功第一、封三國、且官階頻進、直義亦執關東之權、護良彌不平、時時奏

法印良忠勸護良親王讒圖尊氏

曰、尊氏兄弟遂爲國家之巨害、宜速誅之以安天下、天皇不聽、護良默而踰年、法印良忠白護良曰、尊氏叛心既兆、天下之亂在近也、護良曰、其故奈何、良忠曰、元弘之亂、勤王者或功多賞少、或有漏賞者、且造大内之費、課役甚重、故多含恨者、尊氏悉察其中心、親之懷之、就中赤松圓心父子、專依賴尊氏、圓心勇士也、彼屬尊氏、則掃之不容易、且聞阿波之小笠原、讃岐之安富、加河、十川、土佐之由理、畑、伊豫之土肥、村上、紀州之王置、湯川、中津川、安田等、淡州之嶋田、藤田、納古川之類、通志於尊氏者、不爲不多、加之少

貳大友既通尊氏、則松浦黨亦可屬之、以是推之、則東國北國之士、豈欲拜趨公家之庭哉、尊氏爲變、則其應如影響、主上不寤、以尊氏爲忠臣、君居上將之任、不能警不義、而坐待其張大、所以微臣切齒也、護良曰、無勅許、則不能擅征之、且我在焉、則新田、楠、名和、結城、何背朝廷通逆臣哉、龍虎將帥無異心、則彼蜂蟻之徒、不足畏焉、一戰鏖之而已、良忠頻勸不已、護良曰、然則雖無勅許、可除國難、乃密下朝敵征伐令旨於諸國、以徵兵士、尊氏懼而就准后、讒護良於帝曰、欲圖不軌、准后素與護良母民部卿局交惡、故

大森盛長携護良親王令旨入洛示尊氏

天皇拘禦護良皇子

達尊氏所奏於帝帝未信之既而伊豫國士大森彦七盛長携護良所賜令旨入洛示尊氏尊氏納其令旨厚賞盛長歸之少焉自讃州及東國亦示護良令旨於尊氏尊氏與直義啓議呈其令旨於准后奏曰當世無朝敵唯是爲奪王位託言而徵兵士乎尊氏無貳於朝廷故深忌尊氏尊氏不在則王位易奪皇子久挾叛心故先欲除尊氏者必矣准后悦而備奏天皇大怒託事於中殿會徵護良不知有變而入朝名和長年結城親光豫奉勅待護良於鈴間而捕之拘繫于馬場殿禁錮甚嚴不妄納一人護良嘆曰嗚

建武二年

護良親王訴寃罪書

呼我不幸也元弘則爲武臣蹋踏今則爲讒臣困厄然虛名不久立豈無震雷之齊哉擧世皆悲其寃（護良逢勅責據太平記則可在來春乎然其月日不詳唯閲城書陰書定爲今年十一月之事乃知今年被捕而經來春至夏赴鎌倉者也）

乙亥二年三月戊子護良親王寄書於前左大臣藤基嗣奏無罪逢勅責其書曰夫以勅勘之身欲奏無罪之由淚落心暗愁結言短只以一令察萬加詞被恤悲者臣愚生前之望云足而已夫承久以來武家把權朝廷棄政年尚矣臣苟不忍見之一解慈悲忍辱之法衣忽被怨敵降伏之堅甲内恐破戒之罪外受無慙之譏雖然爲君依忘身爲敵不顧死當斯時國家雖多忠臣孝子或不勵志或徒待運臣獨無尺鐵之資搖義兵隱嶮隘之中窺敵軍肆逆徒専以我爲張本四海下法萬戸以購誅是命雖在天奈何身無措處晝終日臥深山幽谷枕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遠里跣足蹈霜撫龍鬚消魂踐虎尾冷胸幾千萬乎矣遂運策於帷幄之中亡敵於鈇鉞之下龍駕方還都鳳暦永則天恐非微臣之忠功其爲誰人之勲勞乎而今戰功未立罪責忽來風聞其科條一事非吾所犯虛說所起惟悲不被尋究仰而將訴天日月

法印良忠請救皇子之囚天皇逆鱗殺良忠

不照不孝者俯而將哭地山川無載無禮臣父子義絶乾坤共棄何愁如之乎自今以後勲業爲孰策行藏於世輕綸宣儻被優死刑永削竹園之名速爲桒門之客君不見乎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事起于小禍皆逮大乾臨何不以古而鑒今不堪懇欵之至伏仰奏達誠惶誠恐謹言基嗣與傳奏輩議之懼天皇之怒憚准后之聽不能達叡覽而止法印良忠等詣闕奏護良無罪請赦其囚天皇逆鱗殊甚乃捕良忠等三十餘人殺之斷護良罪定處流刑（良忠臨死招千種參議源忠顯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有一）

良忠臨死招罪忠顯語以後事、又傳語正成

以成良親王任征夷將軍

言其贊心驕之、護良親王素無奪帝位之志、唯欲誅尊氏除国害、故下令徵兵、然非必出於親王之心、臣良忠所勸也、尊氏兄弟奸謀既顯、宸聰塞、龍顏掩、而君昧知之而已、非啻不誅彼、而捕護良、賜我死、命哉、君見不出三年、主上必為尊氏被困、悔而不及、嗚呼痛哉、惜十年之心、滅北條氏、復公家一統、而今幾為尊氏被奪取也、我死不足惜焉、君其與正成、長年、及菊池武重、結城親光等、同心戮力、撥亂反正、則幸甚、天皇惑准后、猶吳王之於西施、我其為伍子胥乎、約君及尊氏並世、而以我言為不祥、則奏請放勅、勘我、快一笑於泉下、言畢、又使人傳語正成曰、國家之亂在近、然足下在、則尊氏之徒不足敵乎、但王道不正、則諸国群士自屬尊氏而已、尊氏兄弟既陥護良、此次必誅新田與足下、天皇暗惑、准后一言、則新田及足下亦不能全身、新田亡而微足下、則国家悉為尊氏之有而已、既而良忠與其徒皆就死刑、勅鎌倉、成良親王任征夷將軍、時人稱之將軍宮、天皇之心在加重任於成良、而鎭關東、然兵權悉在足利直義掌握、尊

勅定鎌倉執權之人

足利直義奉勅囚護良親王於二階堂獄

氏在京恩寵日加、而直義威歷東國、於是諸國群士、皆望其風塵、一說曰、時勅議鎌倉執權之人、或奏曰、滅高時定鎌倉者義貞也、今輔親王執關東權者、非義貞誰乎、天皇將許之、義貞聞而悅、尊氏就准后奏曰、元弘之役、東国諸士合力於義貞、以得勝、然義貞獨以為己功、而得大賞、故東士皆含恨、彼若鎭鎌倉、則東方不靜、且義貞素與護良相睦、叡慮熟思之、天皇不能違准后之言、而寢、直義執權如初、義貞失望不平、○五月甲申、勅流護良親王於鎌倉、使相模守足利直義護之、直義素在宿怨、以騎兵固警衛、而到鎌倉、因護良於二階堂獄、唯侍女一人號南御方從之、獄中暗昧、不見日月光、護良哀嘆謂、逆鱗未及如此、乃知直義憚我、怨我、而錮囚之酷也、楠正成密奏曰、護良親王叛心、恐其無

藤公宗謀逆發覺被執

實、尊氏兄弟素與親王交惡、今以其所奏不及糺斷、且使直義護之、則親王縱無罪、然憑誰辨明之、不如令他人暫護之、而彌正其實否、天皇亦以為然、尊氏憑准后密奏曰、護良匪直也、人若衛護緩、則其所謀不可知焉、天皇頷之、遂命直義堅禁錮之、○六月癸酉、天皇將幸西園寺權大納言藤公宗北山第、公宗謀逆發覺、回駕還宮、捕公宗、初承久以來、西園寺家累世與北條氏相睦、及高時赤族、公宗憐之、高時亡時、北條惠性竊逃奧州、而長髮改名時興、閒行來洛、依賴公宗、公宗匿之西園寺、與橋本中將藤俊季、及

三善文衡與公宗語謀叛之事件

三善文衡入道密謀興復北條氏、謂我與北條氏有通家之好、且使彼再掌兵馬之權、則我亦為國家執政、而握四海於掌內、於是共運逆謀、及藤房去、文衡謂公宗曰、大凡知國興亡、則不如見政善惡、知政善惡、則不如見賢臣用捨、微子去而殷亡、范增歿而楚滅、今廷臣唯一藤房耳、而遁去、則天下危亡可知焉、當此時、舉兵、則前代餘類、群起于四方、以覆天下、不可回踵、公宗乃使時興為京師大將、促畿內兵、遣使於信濃、以北條時行高時子、幼名龜壽為關東大將、催甲斐信濃武藏相模兵、使名越時兼為北國大將、聚越中

使中將源定平捕公宗文衡而禁錮公宗誅文衡

能登加賀兵相共約期使起師而公宗請帝臨幸于北山松第新造浴室設穽於其中縣植劍戟欲使帝誤陷于此既及臨幸之前夜帝夢有一女子來進曰前有虎狼怒後有熊羆猛戒之戒之必勿行幸寤而怪之然臨期而行暫駐蹕於神泉苑時西園寺工匠遠變心趨告竹林院權中納言藤公重（公宗弟）公重馳來神泉苑奏公宗密謀天皇大驚回駕還宮先召楠正成問之正成奏曰臣奉勅往捕之不足爲難焉天皇以爲近臣阿黨亦不可知也乃勅正成警衛禁門而令中院中將源定平爲詔使以伯耆守名和長年結城親光副之率二千騎圍北山第第中周章京師騷動尊氏義貞帥兵馳參内在京群士麕至殆一萬騎正成立禁門諭尊氏義貞曰臣正成承詔衛禁門有勅曰不可妄入兵士公等唯獨入焉分兵士護宮外備變而可也尊氏義貞等皆從其言既而定平等捕公宗及文衡等歸俊季早逃求之不獲乃拘置公宗於定平家而囚文衡於親光宅乙亥官吏鞫問文衡文衡不服吏曰西園寺工匠既告奸謀之事汝何隱不言縱雖閉口何益之有文衡乃詳自首而陳款狀丙子詔群卿議公宗罪狀僉曰謀反之罪既不輕

北條時行反諏訪盛高及大多和葦名那和清久工藤等應之

時行將師向上野國

石堂義房與足利直義議防衛時行

況欲行弑逆宜當大辟議既決矣天皇入寢准后廉子昔侍故皇后禧子出自西園寺家由是奏請減死罪一等定爲流刑而禁錮於定平宅使伯耆守名和長年護之而誅文衡於六條河原○秋七月己丑北條時行反於信濃國諏訪盛高催國中兵應之三浦大多和義勝葦名盛員其子高盛那和某清久某鹽谷某工藤某等五十餘人并伊豆駿河武藏相模甲斐信濃兵士響應（義勝嘗屬義貞討高時有功義貞奏其軍功然不行賞義勝怒屢勸義貞起兵義貞不聽故率其黨屬時行其餘東士從義貞有戰功者多漏賞者至此皆應時行）時行帥七千餘騎向上野國誇言號五萬餘騎木曾源七率寡兵討時行不克而退時行既入上野事聞鎌倉直義催兵士會鎌倉者三萬六千餘騎石堂義房謂直義曰速出鎌倉可遮時行來路討之若座待彼到鎌倉則敵勢遂日強大直義曰義貞族類在上野不睦於我家則其反覆不可測也且東士未來鎌倉者抱貳心亦不可知焉將軍（成良親王）猶幼我不可妄去也義房曰可進而不進則失時機失機座敗將之恥也今不速出則八州悉爲時行之有噬臍無益上杉重能曰將軍未習事奉之臨軍則將士之心不安若留於鎌倉則不可不置衛護然則出軍者不多不如唯

澁川義季、小山秀朝將師向上野
新田四郎義繁屯於利根川
三浦義勝襲擊義季秀朝破之

不散群士待敵而戰也、畠山忠直亦曰、副帥義直所議
實是也。於是直義令澁川義季及小山秀朝師一萬
餘騎發鎌倉向上野。時義貞族四郎義繁留守上野、
遣使於鎌倉曰、副帥早出旆於上野、某亦屬麾下快
一戰。直義答曰、卿之言不可信焉。若無貳心則獻質
子於鎌倉。義繁怒曰、族宗義貞在洛、何夫求質子哉。
臆弱之將、不足相謀。而集上野下野兵而到武藏屯
於利根川。壬寅、時行在上野安中、先遣三浦義勝於
武州。此夕義勝聞義季秀朝到河越邊、率兵襲擊之、
戰於女影原。鎌倉兵驚其不意、不能戰而敗走。義季

時行以大佛貞元為先鋒擊義繁

自率私兵六十人力戰皆死。時歲三十二。秀朝亦被
害。（義季足利泰氏玄孫、澁川義顕曽孫也。義顕生義春、義春生貞頼、貞頼生義季。義季叙從五位下、任刑部少輔。其妹嫁直義。義季有二男、曰直頼、曰時直、孤女二人、其一後為義詮夫人、其一嫁吉良満貞。）
時行自率八千騎擊新田義繁。以大佛貞元、金澤五
郎為先鋒。義繁要之、不及放一矢、自打鼓急擊之。時
行敗走。義繁分兵逐之、多得首級。義繁登高指揮之。
時三浦義勝自河越歸、見時行敗、而率突騎急擊義
繁。義繁不能克而逃、到上野、入沼田城。由是近國兵
悉屬時行、號六萬餘騎、分為三軍向鎌倉。頃間名越
時兼匿在越中國野尻高知家、聞時行起、催國中兵、

名越時兼起越中、能登長氏越前嶋津倉光屬之
直義使淵邊氏弑護良皇子

入杉本城。能登長氏、加賀行間本莊族、越前嶋津倉
光黨皆屬之、進到越中、攻椎名氏於魚津城。越後大
江田、早川、姫川等率三千騎救魚津。時兼要之於嶮
岨、迎擊大破之。於是從者甚多、其勢振北國。丙午、直
義聞時行勢強、而將攻鎌倉、曰、當時府兵不多、若戰
而失利、則彼勢彌大、不如暫避其來銳。乃奉成良親
王逃出鎌倉。大江時古抱成良、間行而向京師。直義
過山內、召家僕淵邊氏曰、今暫避時行之難、然再從
大軍攻之、則彼之亡無日矣、不足慮矣。唯遂為我家
之巨害者護良皇子也。汝為我往弑之。淵邊乃赴二

皇子侍女南御方為尼赴洛
時行入鎌倉指揮八州

階堂谷獄、（或作藥師堂谷、或作東光寺。）護良見淵邊至、驚起曰、我
早悟汝之所以來。而趨抱淵邊、欲奪其力。淵邊奮力
打之。護良仆。淵邊抑伏之、欲犯之。護良縮首嚙折其
鋒。淵邊遂害之。見其首則鋒猶在口中、眼睛如生。淵
邊棄諸竹叢中而馳、追及而告直義。一僧聞變而來
葬護良。其侍女南御方泣而為尼赴洛。直義既避鎌
倉、時行率兵而入、指揮八州。（鎌倉俗稱時政至高時曰前代、稱時行曰中前代、故太平記亦云爾。）天皇聞東國變、議發征討使。諸卿僉曰、任
元弘吉例、宜發遣義貞。事既決矣。准后廉子密奏曰、
東國士不快於義貞、且直義在東、義貞為征討使、則

天皇聞准后廉子密奏、勅尊氏為征討使

尊氏報勅、要願許管領閉八州

兩將必不和而爭、然則軍或不有利乎、不如遣尊氏、然則直義督議而東士皆歸服、而軍功成者必矣、天皇領之、乃勅尊氏為征討使、而命義貞曰、汝宜守護京師、尊氏對勅使曰、凡為將者、自不決賞罰、則士卒不勵力、願許管領東八箇國、而不經奏達、立行賞罰、則戰功速成矣、若經奏達、則東西往還費時日、而士卒之心、不服武將之威、且征夷將軍之任、古來武臣之所望、請而為家門之榮也、臣往歲立大功、成今日之一統、今亦應征討之撰、則征夷之任所深望也、若此兩條無勅許、則謹辭征討之命、宜任他將也、勅使

東福寺僧師鍊直奏、陳述五山次第

反命、詔曰、東八箇國管領依請、便宜行事、如征夷將軍則可待其成功、而許之而已、尊氏大悦、乃促軍裝、是時直義逃到駿河国、主入江春倫家、待京師援兵、春倫與類督議曰、北條家再興、時至、速殺直義可降平將、春倫不聽而止之、由是直義得全、先使兵士護成良親王直歸洛、是月、或奏曰、東福寺者、藤道家墳寺也、可除五山之列、若不然則其位可在最末、詔曰、可、東福寺僧師鍊詣闕請直奏、天皇御安福殿、鍊進奏曰、伏承東福為墳寺、宜下五剎、或第其季、恐奏者未之思乎、故藤丞相道家創寺之日、奏為國刹、非墳寺也、彼相之圓覺實為副元帥平氏之墳寺、而主盟託十方、以之驗此、惠嶠亦國刹、與鹿

皇、豈有甲乙哉、大較禪刹之五大精舍、必將不出三科、三科者、一禮位、二巨構、三久創、不知今之五山三之中、以為何科乎、若言久創、則建仁或署一巨構、則東福、其甲也、禮位、則南禪亦為之最、夫南禪者、龜山上皇之勅寺也、東福乃光明丞相之鈞刹也、龍山既為一、則惠日為其次、若以久創、建仁為首、則東福其次也、五等之間、未可降三四乎云云、詔曰、平章未晩也、乃謂鍊曰、朕欲常常而見、必當源源而來也、此後東福為墳寺之議暫止、○八月、辛亥、勅伯耆守名和長年、流逆臣藤公宗於伯耆國、公宗妻請源定平曰、

藤公宗將行配所、附琵琶祕曲譜於其妻

藤氏光黨公宗事覺伏誅、氏光資名子

楠正成使名和長年誅殺公宗

願一見而長別、定平許之、而夫妻相見、時妻有身、公宗泣而附琵琶祕曲譜一帖曰、若生而為男子、則可以此書授之、入夜長年來促其行、公宗被縛而出、欲乘輿、定平謂長年曰、期既至乎、長年乃進擱公宗髮抑伏之、而斬其首、其妻在側哭慟、於是沒收西園寺家、收其第宅財寶、悉賜竹林院公重、且以一大莊賜告事工匠左衛門權佐藤氏光、黨公宗、書院宣施行群國、其事覺、至此氏光伏誅、一說曰、公宗既決流刑、時論皆謂公宗逆謀當伏誅、楠正成亦謂、如此之大逆、誅止其身猶輕、宜其家滅之而赤其族、然決流罪、是亦准后之所奏、主上憂之、乃謂長年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国危則臣死、加公宗不誅之、則誰可誅也、卿其為上圖之、若有勅

藤孝重聽公宗音曲、豫知其遺戮

征討使尊氏發途、正成有放虎於山之歎

責則我爲卿解陳之、逆臣猶不止、則卿死之、爲君除
巨害、而身死、勇士之素志也、長年亦謂、安置此逆臣
於伯州、若猶不改、而企逆謀、則禍及我家、不如早除
之、乃從正成言、與定平密議、而佯爲卒爾之誤、戮之
也、初公宗謀叛未發時、請北野社、彈琵琶、木工頭藤
孝重在側、聽其彈、謂公宗曰、今夜一曲有所禱願乎、
其事不必遂焉、有亡国之音、有殺伐之音、公宗默然、至此感孝重通音曲、壬子、征東使參
議正三位源尊氏率五百騎（百當作千）發途、吉良滿貞前
驅、楠正成謂弟正氏曰、放虎於山、兵亂在近、汝設東
行之備、正氏笑曰、東國猶遠矣、播磨亦有敵（謂赤松悉尊氏）
我唯促隣國之行、正成爲之大息、是日北條時行在
鎌倉、使名越式部大輔帥三萬餘騎發鎌倉、今夜大
風吹撤陣營、軍士避入大佛閣中、時梁棟倒落、壓死

名越時兼陷大聖寺城、京師戒嚴

桃井直常奉勅北發、正成授七計以遣之

五百人、衆皆忌之、然不及留滯、而進發北國、驛使頻
至、告名越時兼既平越中加賀能登、陷大聖寺城、據
之、號三萬騎、將侵京都、由是朝議欲使新田義貞北
征、義貞憤漏征東之撰、辭曰、臣不知北陸之鄉導、且
有疾、不能出軍、乃重議、詔諭楠正成、時准后廉子密
奏曰、正成智勇兼備之士也、若平北陸、則勢強威壯、
不易制之、天皇以爲然、擇勇士可爲將者、衆皆擧桃
井直常、乃勅直常北發、且諭曰、戰勝則賜越中國、直
常素耿介也、大悅、而應詔、正成素與直常不善、然感
其勇、而乃赴直常宅、懇諭軍事、而授七計、且惠資用

直義會尊氏于三河矢矧

東軍先鋒三浦義勝、那和左近等擊直義

若干品以勵之、以慰之、遣焉、直常僅率六百餘騎而
出洛、向北、人皆壯之、（桃井足利族也、其先出自義兼、義兼次男義助、承久之役戰死
于宇治川、其子義胤、始稱桃井、義胤子頼氏、其子頼
直、其子貞頼、貞頼有三男、曰直信、曰直常、曰直弘、）
乙卯、尊氏到遠江國府、自出洛、近江美濃參河兵日
加、直義亦發駿河、而西會尊氏于參河矢矧、其兵既
及五萬、而進入遠州、是日名越式部大輔率兵陣於
橋本（橋本遠州地名）、丙辰、尊氏聞敵兵既近、令士卒曰、敵經
長途來、可急擊之、是大公之法也、乃使直義帥二萬
餘騎先進、尊氏帥三萬餘騎爲後繼、三浦義勝、那和
左近爲東軍先鋒、名越式部、及金澤陳于菊河、兩軍

義勝與高師直相當、尊氏直義進軍、東軍不支而卻

相會、三浦那和乘直義、先鋒半登、而急擊之、直義敗
走、那和追之、三浦制之、不聽、既而尊氏進來、那和敗
走、三浦遣使於菊河、名後陣金澤諏訪、論事、不果、其
間三浦與尊氏執事高師直（時爲右衛門尉）其弟師泰相當、
數回、尊氏直義帥大軍而進、三浦速敗而退、名越式
部不能再戰、率敗卒退陣于佐夜中山、識明日、軍事
諏訪盛高謂三浦義勝曰、今日足下勞矣、明日我爲
先鋒、足下爲二陣、金澤曰、大井河在後、明日若敗則
我軍皆死、不如今夜退陣于河東、三浦怒曰、何聰之
甚哉、金澤慙而望請爲先鋒、諏訪許之、而其身爲二

尊氏與北條師戰佐夜中山

陣、丁巳、尊氏進登佐夜中山、仁木、細川、上杉等為先鋒、高師直率其族繼之、名越式部登北峯指揮諸將、金澤與仁木戰、不克而退、諏訪擊仁木、破之、師直與諏訪戰（今川了俊難太平記曰、此役尊氏以今川賴国為海道將、而擊我時行、將名越氏於遠州佐夜中山、又於相州湯本之險、賴国率手兵攻破之、而渡相模川、時中矢而死云云、今川氏出自吉良長氏、二男国氏、国氏生基氏、基氏生賴国、）此時直義自間道向式部本營、東軍驚騷、諏訪遂為師直被破、三浦與細川戰而勝、然式部不能拒、直義退涉大井河、直義以大軍逐之、三浦諏訪揚言曰、直義臆將也、雖兵多、如小鳥之群、我兵雖寡、如鷹隼、而乃勵殘卒、亂入直義陣、奮戰、

三浦諏訪不克退而出筥根尊氏率大軍追

而出圍、於是諏訪從式部陣于大井河東、三浦直赴筥根、尊氏亦為休兵馬、歸遠江國府、東兵皆欲到筥根、然聞尊氏退留滯于駿河、名二浦、三浦亦歸會此、戊午、尊氏軍至、式部迎之、戰於高橋、師直及上杉等競進、三浦諏訪力戰不克、東軍悉逃、屯于筥根、尊氏欲追之、直義曰、窮寇勿追、且我兵既疲、尊氏退陣於駿府、此夕大雨、三日不止、尊氏不能進、故敗卒等聚會筥根之陣者、一萬三千餘人、屯水飲峯頂、據嶮以待敵、壬戌、尊氏帥大軍到筥根、兩軍相對、四日、東兵特嶮、而謂西軍不能容易登戰、而猶豫、丙寅、赤松貞

赤松貞範奮進擒平將清久某

平軍葦名盛貞其子高盛鬪死

範冐嶮而登、急進奮擊、平軍又走于大嶺、清久某引兵還戰、而被擒、從兵皆鬪死、平軍退隔相模河拒之、秋潦漾流、河水拍岸、以難徒涉、平軍少懈弛、休士馬、收敗卒、丁卯、尊氏進陣于相模川西、入夜高師泰、赤松貞範、佐佐木道譽、長井其抵冐上下瀨、出于平軍後、共揚鬨聲、名越等不及接戰、走歸鎌倉、官軍尾擊之、已到腰越、平軍還戰、葦名盛貞、及其子高盛鬪歿、凡遠江駿河伊豆相模之間十七戰、名越兵三萬餘騎、或傷或死、裁有三百餘騎、時行潛逃匿晦跡、諏訪盛高等四十三人、自殺於勝長壽院内、皆剝面皮、其

時行逃匿晦跡諏訪盛高等四十三人皆自殺

梟三浦義勝于京師

新田義繁攻入鎌倉時行防戰始末

屍相積、故皆以為時行亦死在其中、三浦義勝逃到尾張熱田大宮司藤昌能逮之、送于京師、乃斬之梟于六條河原、東國悉平、（太平記評判曰、時行聞名越式部敗於佐夜中山、大怒自帥二萬餘騎出鎌倉、欲到駿河、將尊氏而一戰、時新田義繁率兵一萬發上野、赴武州、陣于入間河、時行驚而還軍、先擊義繁、義繁迎擊大破之、時行逃歸鎌倉、義繁進到藤澤、將入鎌倉、故名越式部雖陳於相摸川、引兵歸鎌倉、義繁攻入鎌倉、片瀨、腰越、十間坂、極樂寺切通等、合戰數回、義繁皆勝、而殺名越式部、名越九郎、金澤五郎、諏訪、祝部、葦名判官等賊帥五十七人、時行在極樂寺切通、猶自相戰、諏訪盛高來告曰、諸軍皆敗、將士皆死、尊氏亦可來、君其勤逃、以謀再舉、乃勸時行、與十餘人、間行匿奧州、盛高使殘卒四十餘人入勝長壽院自殺、而盛高恐切其耳鼻剝面皮、而身亦自殺、故不辨其人、而不知時行之逃云、此時尊氏先鋒高師直先入鎌倉、尊氏直義繼至、義繁不屈尊氏、不及執謁、收其兵歸上野、故尊氏不奏

桃井直常討伐名越時兼於越前

義繁戰功義繁馳使於京師言戰功於義貞義貞謂非尊氏奏則天皇不可信焉不如默而不言故無知義繁力戰者時行滅亡悉為尊氏之功既而三浦義勝為熱田大宮司被捕到京勅令楠正成禁錮之義勝詳語義繁軍勞正成始知之謂義貞曰何不奏之哉義貞曰我所奏難達天聽唯任尊氏所奏而已正成不悅正成聞敗卒剝面而死曰時行共逃矣時人不信焉後果如其言桃井直常到越前國國中官軍數池氏上木氏山岸氏瓜生氏深町氏等為名越時兼被破退保府中聞楠正成北征翹頭日夜待之然正成不至而直常至州士大失望且直常兵寡故無歸服之心直常察之諭衆曰正成奉北征之詔然有疾遲滯故先使直常聚兵正成疾愈則來在近而已州士皆悅曰楠氏來則勝敵者必矣

直常密諭長氏角田氏等令叛時兼

國中隣邦來會者不日而得八千餘騎直常謂衆曰兵士不乏徒待正成而敵起嶮則悔而無及乎乃率八千餘騎渉足羽河然時兼未至復進到細呂木直常使加州人山岸氏遣若干間諜窺時兼大聖寺城詳知其形勢而每日出兵相戰直常佯作正成書示衆曰適日將發衆皆勵精力直常令上木氏深町氏密諭時兼部屬長氏角田氏神部氏曰北條氏運既盡而天下悉從王化者擧世所知也時兼頗能用兵然不可敵尊氏義貞正成長年圓心等良將且時行既為尊氏被破矣正成適日來則卿等夷滅者必矣

大聖寺城陷名越時兼刎死

奥州夷賊起

尊氏在鎌倉行軍士賞而悉奪義貞部屬食邑

不如早飜心為官軍內應也然後直常夜帥一萬餘騎襲時兼城自前後急擊之時兼驚駭而拒之長氏神部氏堀田氏果內應而挾擊時兼時兼力戰而中矢傷足乃自刎而死大聖寺城陷兵士亡散北國悉平直常乃報捷於京師勅賜越中國於直常奥州夷賊起國司源顯家率伊達行朝等討平之己卯勅授從二位於正三位源尊氏賞討時行之功也時尊氏在鎌倉追授之也○九月尊氏在鎌倉與直義議行軍士賞高師直謂我君既蒙東八州管領之勅許則關東皆我家之有也何煩奏達待宣旨哉乃放逐義貞部屬在八

尊氏自稱征夷大將軍

新田足利至是為寇讐

州中者而悉奪其食邑以分畀群士關東悉靡服兵權強大也於是群下相議曰勅約有言曰此役功成則可任將軍也今大勝而鏖敵平定關東則不可及待宣下也乃推戴尊氏稱征夷大將軍倣賴朝之舊式新田義貞在京聞尊氏直義恣逐新田部屬而大怒黙揜其所領上野越後駿河播磨域內有足利部屬采邑在其中則悉抑取之以分附其家僕由是足利新田忘同姓之親互為寇讐而天下亂將起直義素有奪國家之志矯作尊氏教書分遣於群國託擊義貞招聚同黨且約會軍起兵然朝廷未知焉○冬

帝詔諸卿圖尊氏
尊氏上書劾奏義貞

十月、帝聞尊氏有陰謀、大怒、欲誅之、詔諸卿會議、源親房（親房往年赴奥州、未詳何時歸京）藤公明曰、尊氏謀叛未審其眞僞、則何妄討之乎、乃遣法勝寺僧慧鎭於鎌倉、綜覈其事、慧鎭奉勅將發途、尊氏使細河和氏上書、劾奏義貞曰、參議從二位兼武藏守源朝臣尊氏、誠恐誠惶謹言、請早誅罰義貞朝臣一類、致天下泰平狀、右謹考往代列聖德、一天四海、無不嘗顯其忠、罰當其罪、若其道違、則縱雖建草創、遂不得守文、肆君子所愼、庸愚所輕也、當元弘之初、東藩武臣恣振逆威、頻無朝憲、禍亂起于茲、國家不獲安、爰尊氏以不肖

之身、麾同志之師、自是定死於一途之士、運倒戈之志、卜勝於兩端之輩、有與義之誠、幸振臂致一戰之日、得勝於瞬目之中、攘敵於京畿之外、此時義貞朝臣有念鷄肋之貪心、戮鳥使之急課、其罪大而無據、通身不獲止、軍起不慮、聞尊氏於洛陽退逆徒、而履虎尾、就魚麗、義貞始以誅朝敵爲名、其實在窮鼠却嚙猫、闘雀不辟人、斯日、義貞戰不得勝、屈而欲守城深壁、尊氏長男義詮幼稚而爲大將、起下野國、其威動遠、義卒不招馳加、義貞囊沙背水之謀一成、而大得破敵、乃是戰雖有他功、隱在我、而義貞掠上聞、貪

抽賞、忘下愚望、大宮乃是世之殘賊、國之蠹害也、不可不誡之、今尊氏再爲鎭先亡之餘殃、又苦東征之喧煩、然佞臣在朝、讒口亂眞、是偏生於義貞阿黨、豈非趙高謀內、章邯降楚之謂乎、大逆之甚莫甚焉、兆前撥亂、武將所全備也、乾臨早被下勅許、誅伐彼逆類、將致海內之安靜、不堪懇款之至、尊氏誠惶誠恐謹言、尊氏狀未經內覽、義貞早知之（或曰、舶將中將藤爲宗、二條中將藤爲冬告之）

義貞上書許尊氏奸曲

上書、許尊氏奸曲曰、從四位上行左兵衛督兼播磨守源朝臣義貞、誠惶誠恐謹言、請早誅伐逆臣尊氏直義等、徇天下狀、右謹案、當今聖主經緯天

鷸蚌、曰鷸蚌相持

地德光古今、化蓋三五、所以神武帝搖鋒端、聖文帝定宇宙也、爰有源家末流之昆弟尊氏直義、不恥散木之陋質、並蹈青雲之高官、傍聽其所功、堪拍掌一咲、凡太平初、山川震動、略地拉敵、南有正成、西有圓心、加之四夷蜂起、六軍虎窺、此時尊氏隨東夷命、盡族上洛、潛看官軍乘勝、有意免死、然猶不決心於一偏、相窺運於兩端、名越高家於戰場殞命之後、始興義卒軍丹州、天誅革命之日、忽乘鷸蚌之弊、決爲狼狽之行、若夫非義旌約京、高家致死、則尊氏獨把鈇鉞、當強敵乎、退而憶之、渠儂忠非匀、須羞愧亡卒之

遺骸、今以功微爵多、頻猜義貞忠義、剥暢讒口之舌、巧吐浸潤之譖、其怨無不一入邪路、義貞賜朝敵征罰綸旨、初起于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附官軍後、攻六波羅同月七日也、都鄙相去八百餘里、豈一日中得傳言哉、而義貞聞京洛敵軍敗衂之由、載于上奏、誅言亂眞、豈不禁之乎、其罪一也、尊氏長男義詮纔率百餘騎兵、攻入鎌倉者、六月三日也、義貞隨百萬騎士、立亡凶黨者、五月二十二日也、而義詮爲幼稚大將、致合戰之由、掠上聞、雲泥萬里之差違、何足言、其罪二也、仲時時益等敗亡之後、尊氏未被勅

許、自專京都法禁、誅親王卒伍、非司行法之咎、太以不淺、其罪三也、兵革後、蠻夷未心服、本枝猶不堅根之間、奉下竹苑於東關、已令若柳營十塞外、時尊氏誇超涯皇澤、欲與立備上、無禮之過、無據適其罪四也、前亡餘黨纔存、揚螳蜋忿之日、尊氏乞賜東八箇國管領、更不敘用、以往勅裁、養寇堅恩澤、害民事、利欲違勅、悖政之逆行、無甚焉、其罪五也、天運循環、雖無往不復、成敗歸一統、大化傳萬葉、偏出于兵部卿親王智謀、而尊氏構種種讒、遂奉陷流刑、讒臣亂國、暴逆誰不惡之、其罪六也、親王贖刑事、爲抑侈歸正

而已、古放大甲於桐宮、豈非此謂乎、而尊氏奸假宿意於公議、外奉若尊體於囹圄中、人面獸心之積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其罪七也、直義朝臣刧于相模次郎時行、軍旅不戰而退、鎌倉之時、竊遣使者、奉害兵部卿親王、其意偏在將傾國家、此事隱雖未達叡聞、世之所知、過界何藏、大逆無道之甚、千古未聞此類、其罪八也、斯八逆者、乾坤所暫不容其身也、若刑措不用者、四維方絶、八柱再傾、可無益噬臍、抑義貞一擧大軍、百戰被堅、萬卒不顧死、而退逆徒於干戈下、得靜謐於尺寸中、而尊氏附驥尾、起險雲、控彈

勅公卿議
新田足利
兩家奏狀

丸、殺籠鳥、大功所建、孰與綸言、所最矣、尊氏爲漸奪天威、殘義士、在朝請誅義貞、而義貞傾忠心、盡正義、爲朝家輕命、先勾萠奏罰尊氏、國家用捨、孰與理世安民之政矣、望請乾臨明照中正、加斷割於昆吾、斂可令誅罰尊氏直義以下逆黨等之由、下賜宣旨、忽拂浮雲之擁蔽、將耀白日之餘光、義貞誠惶誠恐謹言、兩家奏狀、併入天覽、乃召公卿議之、右大臣藤公賢議曰、尊氏反計未顯、暫糺其實否、而可也、坊門參議藤清忠曰、義貞所奏尊氏八逆、其罪不輕、就中恣害兵部卿親王事、若實則惡逆無道、不可不誅之、公

勅尊良親王爲關東管領
以新田義貞爲大將軍討尊氏直義
東使新田左兵衛督源義貞發途

賢曰、七罪猶輕、至弑親王、則清忠所言無異論、土御門大納言源具親曰、尊氏罪既定、然片言以難折獄、請遣僧慧鎮於鎌倉、聽尊氏所陳、而後可有聖斷乎、於是召楠正成問之、正成奏曰、是國家之大變也、抑公家一統之後、天下武士皆厭王政、望武家再興、則不論尊氏義貞、既得朝敵之名、則武士等皆從之者必矣、在今則不如召尊氏直義於京師、勅諭之、與義貞和解、而各返附其所侵奪於部屬等、暫止兩家之爭、則國家暫無爲、而尊氏反心實否自顯矣、清忠曰、罪重罰輕、則王威不立、況其弑親王者、天誅何猶豫哉、天皇以爲然也、既而護良侍女南御方漸至京師、具陳直義弑逆之趣、且諸國奉尊氏徴兵之状、於是東征之事決矣、乃勅中務卿尊良親王、爲關東管領、以新田義貞爲大將軍、召群國將士、殊賜詔書於參議兼陸奥守源顯家曰、宜率奥州兵會官軍、挾鎌倉以討尊氏直義、○十一月己酉朔丁卯、是日征東使新田左兵衛督源義貞率部屬三千餘騎入朝、勅内辨外辨八座八省列階下、行節會、賜節度於義貞、其儀倣天慶藤忠文征東之例、義貞受節度而出、控馬於二條河原、遣其家長船田義昌於尊氏二條高倉

中務卿親王尊良出陣俄風烈月日旗破裂

之館、三揚鬨聲、三放鏑矢、斬中門柱、是倣平正盛討源義親之例也、中務卿親王尊良率五百餘騎、出陣于三條河原、揚錦旗、俄風烈、而金銀飾裝之月日紋破裂落地、人忌懼之、亭午義貞發途、(脇屋義助、其子義治、屋嶋口貞満、錦織氏、里見時成、里見義宗、桃井氏、烏山經盛、烏山家成、細屋氏、大井田氏、大島氏、岩松經家、龍守澤氏、額田氏、金谷經家、世良田氏、羽川氏、一井氏、堤氏、田井氏等族類部下七千餘騎、其餘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鹽冶判官高貞、大友左近將監氏泰、厚東氏、大内氏、愛曾氏、遠山氏、加治氏、熱田大宮司昌能、武田氏、小笠原氏、河越氏、兒玉黨、庄氏、荏原氏、高田義遠、藤田氏、難波氏、萬貫氏、由井氏、及船田義昌、其子長門守經政、由良氏、長濱氏、山上氏、波多野氏、高梨氏、小国氏、池田氏、風間氏、台徒道場房祐覺等諸族、及私從士三百廿人皆從焉、)其兵總六萬七千餘騎、爲正兵、謂之

勅新田義顯爲京師官軍督
以大智院皇子彈正尹皇子爲奇兵將向鎌倉
江田行義大館氏義爲騎長

追手、向東海道、尊良親王亦發進、二條中將藤爲冬等從焉、勅義貞嫡子越後守義顯、爲京師官軍督、與楠河内判官正成、名和伯耆守長年、結城判官親光等、留護京師、庚午、殊以大智院皇子、彈正尹皇子、(兩皇子名闕)爲奇兵將、謂之搦手、自東山道向鎌倉、洞院左衛門督藤實世、持明院左兵衛督入道藤道應、園中將藤基隆、二條少將藤爲次副之、江田修理亮行義、大館左京大夫氏義、(二人義貞族)爲騎長、島津上總介貞久、島津筑後前司、及饗庭氏、石谷氏、猿子氏、落合氏、仁科氏、伊木氏、津志氏、中村氏、村上氏、纐纈氏、高梨氏、志賀氏、

足利直義發鎌倉拒官軍

尊氏知恩悔非

眞壁氏、美濃權介助重等屬之、總六千餘騎、欲與義貞約期入鎌倉、辛未、足利直義代尊氏發鎌倉、初細川和氏歸鎌倉、告朝議可討尊氏直義之趣、既而聞義貞發洛、衆皆驚焉、直義等謂尊氏曰、聞義貞統諸將自東海東山兩道馳來、若越險難、則無利、拒之請急赴薩埵山、矢矧河之際、待彼而戰、則可得勝也、何爲猶豫、尊氏黙然少焉曰、夫源平兩氏互掌武事、自承久以來、源氏專屬平氏指揮、吾輩忍羞積怨、歷世渉年、幸滅北條氏、職任征夷將軍、位進二品、興廢繼絶者、雖依吾軍功、然非帝之厚恩、則何至此乎、戴恩

上杉道勤、佐々木道譽促直義發途上言

而忘恩、人之所不爲也、在余則何犯王師哉、汝曹各可任其心、方今被勅責者、在害護良親王、與驅促諸國兵而已、是卿等所爲、而非我所知也、宜陳謝之、猶不蒙恩貸、則剃髮染衣、而示無黒心而已、即起座而入、諸將爲之喪氣、既聞官軍將到參河遠江、上杉道勤、初名憲房、尊氏直義之外舅也細河和氏、佐佐木道譽言於直義曰、卿將軍所言、雖似有理、然政刑壹自天子出、則天下武夫唯可與奴隷走卒同伍、是所以諸國士常痛心憤歎、而延屬武家棟梁者也、今若起事、則誰不來從乎、一家創大業、闔國所庶幾、唯此時爲然、不可失

心省、初名範国

義貞義助、扶矢矧川與直義對陣

焉、遲滯曠日、而官軍越險難、則噬臍何及、唯留將軍於鎌倉、君其速進焉、則吾儕亦可從行、以拒戰於伊豆駿河、直義大悦、乃發鎌倉、其兵總二十萬七千餘騎、晨夜兼行、吉良滿義、石堂義房、其子賴房、桃井直信、其弟直常、上杉重能、上杉憲顯、細河顯氏、賴春、清氏、畠山国清、足利高經、其弟家兼、仁木賴章、其弟義長、今河心省、岩松賴有、執事高師直、師泰、師重、及南部宗継、師幸、重茂、大高重成、其餘小山判官、佐々木道譽、三浦因幡守、土岐賴遠、宇都宮遠江守、佐竹義致、狩野介、高坂氏、土岐氏、土屋氏、河村氏、丹、兒玉、猪股、横山等七黨、及坂東八平氏皆從焉、乙亥、義貞義助等帥諸軍到矢矧河西、與直義相對、義貞臨河、呼長濱某曰、窺此河可渉之處來、長濱行乃反告曰、三處可渉、然所向岸高如屏、主客無利、渉

東將吉良義滿、土岐賴遠、佐々木道譽、高師直、師泰渉河戰不利

義貞兵栗生、篠塚、名張奮戰、東軍辟易

乎、若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待彼半濟而後擊之、即可破焉、義貞從之、乃出兵於洲上射之、於是吉良滿義、土岐賴遠、佐々木道譽率六千餘騎渡上瀬、擊義貞左部堀口、桃井、山名、里見、官軍亦進兵五千餘騎合戰、吉良等不利而退、又高師直、師泰以兵二萬餘騎渡橋之下瀬、擊義貞右部大嶋、額田、籠津、岩松、亦不利、仁木、細川、今河、石堂進兵一萬餘騎渡下瀬、當中軍、與義貞戰、義貞兵栗生、篠塚、名張、勇猛膂力絶人、先進奮戰、敵兵爲之辟易、時義貞義助進兵七千餘騎大擊破之、今夜東軍潜引兵而退河西、官軍未知、

宇都宮公綱請為先鋒

焉、時宇都宮公綱、熱田大宮司、愛曾伊勢守後到、義貞陣、公綱請義貞曰、今日戰我不放一矢、甚為遺念、願元帥許我明日先登、由良氏卒爾罵曰、偏裨之將、何先元帥之兵士哉、義貞叱由良曰、汝避之、乃謂公綱曰、我軍今日疲矣、明日之事足下為最、然足下兵不過千騎、任其所請、加援兵、公綱答曰、不拒先鋒之求、實武人面目也、仁科、愛曾、熱田輩亦其所望、與我相同、請許攜彼等、然則可得三千人、破敵先鋒二萬者必矣、元帥勿勞心、義貞曰、足下勇名顯東國者、衆之所知也、明日之事宜竭力、此是王事、非義貞之私

公綱疾馳入遠州、襲擊直義、走

也、丙子、義貞出兵於河邊、宇都宮公綱及熱田、愛曾、仁科、率三千餘騎先渉河、到敵營、則更無一人在焉、公綱遣使告之義貞、帥諸軍渉而欲暫休兵馬、公綱請曰、敵北未遠、追則及之、及則易破、敵若擇要地而陣則難破焉、願許我追之、而大旆繼至、義貞曰、壯哉言也、足下其先、我為後繼、乃自擊鼓吹螺貝而進、公綱為先鋒、疾馳十六里、入遠江國、及暮至天龍河、義貞到濱名、公綱至此、聞敵陣鷺坂、丑刻渉天龍、及寅到鷺坂、不及放矢、襲敵陣急擊而縱火、直義及師直等驚騷敗走、黎明義貞至而甚賞公綱之勇武、直義

信濃國司藤光繼會官軍陷大井城

義貞與直義挾手越川相持

再敗、將歸鎌倉、路到伊豆府、會鎌倉兵本間、村上、川越、豐嶋、率二萬餘騎來、直義又得力、還軍陣駿河國手越河原、(此時東山道官軍、六千餘騎、既到信濃國、會國司堀川前參議藤光繼、率三千餘騎會焉、乃攻大井城陷之)○十二月己卯朔癸未、新田義貞併矢矧、鷺坂降兵、總八萬餘騎、進到手越河西、與直義東軍、挾河相持、高師直令諸軍曰、前日矢矧之戰、我先渉而敗矣、於今則待彼渉而擊之則勝矣、衆皆以為然、今川、荒川、吉良、石堂為先鋒、(兵一萬)本間、村上、河越、豐島為二陣、(兵二萬)高家一族為三陣、(兵一萬五千)細川、仁木、上杉為四陣、(兵一萬三千)直義統兵一萬為五陣、赤松貞

新田義貞部下使士、十六騎黨

範及武藏横山黨為六陣、(兵三千)佐佐木道譽、土岐賴遠、(兵二千六百)為別將陣一方、義貞令宇都宮公綱為先鋒、(兵八百)千葉介貞胤次之、(兵四千)脇屋義助次之、(兵六千)義貞督諸軍陣其後、荏原氏、高田義遠、葦堀氏、藤田氏、川波氏兄弟、栗生氏、篠塚氏、難波氏、河越氏、長濱氏、高山氏、園田氏、青木氏兄弟、山上氏在其側、(謂之十六騎黨、使士也)公綱進渉河、岸嶮不能上、東軍放矢如雨、公綱退、敵追戰於河中、公綱自斬首八級、而歸其陣、義助及貞胤繼進、相戰十七回、然官軍不能超河、而兩陣互休、入夜、義貞召里民問土地形狀、然曰、不知之、

由良某、船田經政潜渉川襲擊土岐佐々木道譽降

細川義俊、名兒耶三郎、平盛經、拒鹽瀨資忠戰死、

直義殆危、淵邊氏獨留戰歿

上杉重能運計止尊氏將剃髮

直義僞作綸旨以示尊氏

義貞分兵巡見河邊、果得可渉之瀨、乃令由良某、船田經政潜兵、啣枚、以布卷轡渉川、義貞自率輕兵監之、既而由良自間道廻土岐頼遠、佐佐木道譽營後、出于不意、雨射敵兵、驚亂、由良進兵逐北、道譽被創乃降、未幾復屬尊氏、船田亦進兵、頻射直義營後、諸軍狼狽、於是義貞帥八萬餘騎渡河共擊之、東軍大敗、直義殆危、細川義俊、及名兒耶三郎、肥前守平盛經、鹽瀨資忠戰死、細川覺義察其不免、而勸直義死、直義從士淵邊氏獨留戰歿、今川心省諫直義曰、此非大將所死、而自引直義馬而走、心省反留以待敵、然無來

追者、直義幸免、入夜、心省從直義於奥津驛、義貞進陣于伊豆府、降者不可勝計、義貞連戰頻克、目中既無鎌倉、而休兵馬、且待東山道官軍來會、而滯留七日、直義逃歸鎌倉、赴尊氏館、四門空鎖、無人、唯須賀某出迎曰、將軍已入建長寺、欲薙染、吾儕等諫止之、然已自切髻、未剃髮、直義等驚愕殊甚、颯軍士聞之、益失氣、上杉重能謀曰、將軍縱雖剃髮、而知帝怒猶不解、則何不翻思乎、請試僞造綸旨、呈之、以激其意、直義曰諾、即使能書者贋作綸旨十餘紙、而佯稱右中辨光守奉其詞曰、足利宰相尊氏同左馬頭直

尊氏帥大軍陣竹下、直義陣筥根山

脇屋義助奉尊良親王向竹下

菊池武重攻細川及吉良克之

義以下一類等、誇武威輕朝憲之間、所被征罸也、彼縱爲降參隱遁、身不可寛刑罸、深搜尋在所、不日可令誅戮、於有戰功者、可被抽賞云云、直義懷之到建長寺、示尊氏曰、得之於矢矧手越敵兵戰死者懷中、綸言既如此、則縱謝罪、然義貞不可奏之、奏之亦可無勅許也、將軍何顧細謹、亡身弃家族哉、尊氏不覺其爲贋書、憮然曰、如此則知不免夫、吾亦執弓矢、可與義貞共死、乃起著甲冑、於是兵氣大振、來附者甚多、未日其兵至三十萬騎、己丑、尊氏自帥十八萬餘騎陣竹下、直義帥六萬騎陣筥根山、義貞亦發伊豆

府、自帥七萬餘騎赴筥根、其氏族二十餘輩、千葉介貞胤、宇都宮公綱、大友千代松、菊池肥後守武重、及松浦黨等、諸國豪士、三十餘輩屬之、別令脇屋義助奉尊良親王向竹下、卿相雲客十六人、及細屋右馬助、堤律師、大友左近將監氏泰、鹽冶判官高貞從之、總七千人、以明日爲戰期、今夜足利高經、其弟家兼、三浦因幡守、土岐頼遠、其弟道謙、佐佐木道譽、赤松貞範、拔群出鎌倉、馳到竹下、待官軍來、直義使吉良細川帥三千餘騎爲先陣、菊池武重不及放一矢、先擊細川破之、又攻吉良陣克之、宇都宮公綱在二陣、

直義部下村上信定勇戰却官軍

勞武重曰卿其暫休我代之武重退而公綱進而破敵三回其次千葉高坂愛曾熱田等連戰不止時台徒佑覺携兒童十人各挾剪截紅梅於背而進東軍射殺童八人佑覺大怒率從僧三十餘人奮戰擊却之義貞登高處指揮諸軍十六健士放矢射敵敵辟易不進船田義昌馳馬巡見千葉宇都宮菊池松浦黨諸隊競進不撓東軍敗走旌旗半減義貞乘勝而登時直義部下村上信定率同族私從五百餘騎防義貞於嶮所其勢氣奮發難當官軍不能登而退直義大悦即時自把筆授信濃國鹽田莊尊氏帥大軍到竹下義助整陣待之尊良馬前朝士五百餘騎不待

義治歲十三圍於敵兵義助奮進援之

義助號令而揚錦旌倉卒馳進足利高經土岐賴遠弟道謙三浦因幡守佐佐木道譽赤松貞範在先陣察其軍形狀曰是朝士之懦弱非慣武事者可一舉破之乃進兵三百餘騎以短兵自高處馳下官軍不及接戰而敗走賴遠道譽進擊之殺虜甚多仁木細河高上杉等勇進逼尊良本屯義助恚其輕進破敗而損我軍勢乃帥七千餘騎橫擊却之既而兩軍各退時義助子義治年纔十三與從兵三騎留圍於敵兵中義治幼而機警乃裂破笠符亂髮掩面不使人知己義助悲義治不在曰武夫臨戰場而盡力致命

大友氏泰鹽谷高貞降尊氏二條中將藤爲久被害

官軍敗績義助僅免

亦爲其子孫也若不知彼生死則我生而何爲乎即單騎馳入敵陣義助從兵三百餘騎繼進敵爲之敗走義助追北馳擊之義治見義助進馬欲馳加敵兵二騎以爲我兵返戰時之相共進出義治急馳入義助軍而目從者從者即斬二騎兵義助見義治大悦乃暫休士馬令大友左近將監氏泰鹽治判官高貞拒戰氏泰高貞佯爲放矢不戰忽降尊氏反攻官軍官軍逃退佐野原欲與義貞合仁木細川今川荒川高上杉等率兵三萬餘追要之二條中將藤爲久被害義助兵三百騎轉鬪數度諸軍不顧遂大敗而西

義貞却下筥根

逃義助僅免尊氏感赤松貞範計策戰功即授播磨丹波兩国內數邑義貞未知竹下敗欲待天明再戰破直義徑陷鎌倉入夜竹下敗聞於筥根義貞下令禁軍中騷動然及夜闌人定而諸隊分散官軍勢微辛卯遲明船田義昌到義貞軍營告曰敵軍頻呼竹下官軍敗臣巡視諸隊則兵士皆散唯殘帷幕乃覺在此則不能戰也義貞曰果然則可暫退聚散卒而再戰乃携義昌等百騎下筥根十六健士馳加少焉熱田大宮司昌能自北峯來會行數里菊池武重率三百騎而至曰聞元帥既下筥根故先在此然似捨元帥可不自慙之哉時有一

一條某欲尋刺義貞篠塚出其間拒斬之

小山氏要官軍于黄瀨川

僧過而跪義昌馬前曰聊暮腸屋君竹下軍敗而將軍勢氣甚壯督八十萬騎屯伊豆府恐以寡兵難行乎義貞曰我兵滿萬則可襲而破之太爲遺念栗生氏篠塚氏回顧同僚曰我兵五百騎一以當千雖八十萬騎可對揚焉吾儕先啓行汝等繼來即馳突入敵軍一條某率三千餘騎要之欲近義貞刺之篠塚出其間而提一條抛擲二丈許一條倒而欲起篠塚遂斬之一條兵群來欲殺篠塚篠塚蹴倒之斬首九級敵兵爲之披靡由是義貞得過伊豆府官軍逃亡者復來聚爲二千許騎已到黄瀨川擊小山氏軍却

甲斐源氏下山加加美迎降義貞

官軍架浮橋于天龍川

栗生氏救舍人溺水兩手提人馬著岸

之而過浮島原甲斐源氏下山加加美等屯于此素與義貞睦見其來而下馬迎降乃勸先陣又遇武田氏小笠原氏於今井見付義貞欲擊之然以高山義遠之謀圍之開東一方武田小笠原逃走自是而後無遮路者壬辰之暮到天龍川河上雨降波漲浸天人馬倦罷不得徒涉故遽設浮橋數萬士卒皆濟而後義貞及舟田義昌欲渡之時浮橋中斷舍人引馬誤陷共没栗生氏跳入水中以左右手提人馬著前岸義貞義昌共手輕捷飛超兵士二千餘人欲渡不得焉名張某手提甲士投越之殆二十人而兩手挾

名張某兩手投甲士容易渡

下山加加美武田土屋諸族連署勸義貞自立

二人容易渡之人皆嘆曰大將之量如此士卒之勇如此輕捷云多力云誰人可敵然不幸而敗績吁奈何散兵漸聚殆及二萬癸巳次矢矧留滯一日兵士又散翌旦宇都宮公綱説義貞曰官軍減少難拒大敵於此請暫退近京師而張陣則可也義貞曰善乃發矢矧留尾張國或説云下山氏加加美氏説義貞曰今東士皆公屬尊氏者非賊公而左相尊氏唯是公家驕恣而視武士如土芥之故也公若有自立之謀則誰不適從乎往日我輩屬尊氏亦非素志不得已爾矣公其起事則縱不得大利而與朝廷及尊氏可鼎足而立乎時不可失焉義貞曰我賜節鉞征尊氏不軌師無利而退吾猶愧之況圖不義乎夫君不以爲君而臣不可以不爲臣汝曹勿復言焉下山加加美又與武田氏土屋氏宇佐美氏小山氏佐竹氏桃井直常石堂氏小笠原氏三

尊氏發鎌倉追義貞向洛

諸国士蜂起應援足利氏

正成上言戮力於義貞以討伐尊氏

浦氏土岐氏川越氏狩野氏松田氏河村氏武藏七黨等二十八人連署書誓詞告舟田義昌堀口貞滿以協自立之事舟田堀口告義貞義貞竟不許之加加美下山留書逃去尊氏直義率軍發鎌倉追義貞向洛留嫡男千壽王於鎌倉頃間加賀富樫氏越前足利高經家僕等伊豫河野氏長門厚東氏安藝熊谷氏周防大内氏備後江田氏弘澤氏宮氏三善氏出雲富田氏伯耆波多野氏因幡矢部氏小幡氏其餘諸國賊徒悉蜂起驛使日至告急天皇警懼朝議欲召還義貞於京師楠正成上言曰臣請馳到尾張勠力於義貞以討平尊氏則西國賊徒可自歸服帝不聽曰正成不在則誰護衛皇居乎

正成獻宜出師拒尊氏之謀、藤公賢不奏、遂失軍機

正成又言曰、義貞若退尾張、則近江以東勤王者亦讎爲賊、而尊氏自東進、黨與者自西進、而侵偪帝都、皇居其危也、正成縱不在帝都、新田義顯結城親光、名和長年等在、則何懼之有、帝遂不允焉、正成又言於右大臣藤公賢曰、僕部衆有一萬八千餘騎、分萬餘騎討賊、使其餘八千許騎授弟正氏、以恩地和田副之、居京師、而留賤息多門次郎於公之邸、爲質、縱西賊擧衆來、然義顯等在、則不足憂焉、且尊氏不薄京師、則西賊亦不來、僕赴尾州、奪賊采邑、與諸士招之、則自來從、而使先鋒屯于矢矧、討之則尊氏敗走、

瞠直視也

勅遣匹他九郎乘龍馬徵義貞

楠正成築城於攝河泉處々

在數日之內、聞源顯家能鎮撫東奥、彼率州兵與新田族在上野者合兵、瞠於後、僕與義貞進於前、犄角則尊氏可殲矣、然則西賊亦自亡耳、是計之上者也、若不然則危不可測焉、公賢以京中兵減、不肯奏焉、正成雖屢獻謀不見用、然猶欲盡力以安王室、丁酉、勅遣匹他九郎乘龍馬〈去年出雲国所獻〉徵義貞、辰發京、及午到近江國愛智河驛、而龍馬斃死、匹他乘他馬、而馳每驛更馬、而不限晝夜、既而到尾張告詔旨於義貞、義貞曰、唯命、己亥、楠正成赴河內、築城於攝津河內和泉處處、以固京師合戰之本根、而置諸士妻子

義貞敗而歸洛、奏會戰始末

參議藤忠清奏莫令准后預事、帝始悟而

於千劔破爲質、正成使和田某守之、多田義玄不肯納質、正成欲問其事、率衆向多田、即納質、〈先是正成自到近江、使群氏出国中米數、積于數千艘、以運于坂本、欲使東兵來者乏糧、且我軍無利則移皇居於叡山也〉壬寅、義貞帥殘兵二萬歸洛、癸卯、義貞入朝奏東國會戰始末、而謂參議藤清忠曰、此役之敗、自謂武運盡矣、然原其本則由王政有私、諸士抱恨也、非尊氏之善戰、而義貞之謀拙、乃示下山加加美勸自立之狀、且曰、臣雖一敗、猶竭精力拒尊氏、則必成興復之功、唯願自今以後、政敎正平、賞罰無私、而莫令准后預事、清忠奏之、帝亦始悟、而譴責廉子曰、汝其褒姒

譴責廉子

正成與敵先鋒細川定禪赤松圓心則祐等戰于生田、大克、則祐傷而走、

之再生也、甲辰、正成欲歸京、到山崎、乙巳、正成聞細川定禪以赤松圓心爲先鋒陣須磨、而自將六千餘騎向攝州、丙午、圓心屯生田昆陽野、放火於民屋、將據麻耶、或人告曰、正成來、圓心慮國兵皆屬正成、佯答曰、正成既歸京、胡爲又來哉、乃進兵、則祐率八百餘騎伏于雀松原、既而正成至、敵望見菊水旗而驚騷、正成先鋒志貴氏矢尾氏馳突而擊之、圓心先鋒稍退、正成鼓譟攻之、圓心敗走、則祐起伏兵橫當正成、擊破之、則祐傷而走、正成追北可一里、得首四百餘級、日暮而退、今夜入尼崎城、丁未、正成令千餘兵

尊氏遣使正成說令領天下

守尼崎城而向京遇尊氏使者於瀨河正成問曰何者答曰細川阿波守和氏家僕也帶將軍敎書且携和氏書而來也正成使譽田氏受其書未開之而令譽田言曰使者先口述其趣使者曰可除傍人而直諭和田恩地輩正成曰二人不在焉密諭譽田而可也使者曰將軍令曰尊氏素無奪世之志然義貞開讒口而以尊氏爲朝敵欲詣闕自陳然義貞帥師塞路乃及挑戰而至此東士悉屬尊氏既到美濃將入京討義貞除國害願足下勠力於尊氏共誅義貞也若從我言則以足下爲五畿內管領併督南海六州

正成進覽尊氏密諭狀

且加近江伊勢伊賀三州守護朝廷而尊氏居鎌倉治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令直義掌山陰山陽西海三道之事然則天下安全萬民歸太平之德也正成莞爾笑曰尊氏反心三年之前我推知之朝家不悟而至此我何爲賊臣被欺哉使者不可不誅之然暫忍而赦之速歸而告汝主言之縱授日本國及支那天竺於我不變志唯守義而已不義而富貴所不取也乃放逐使者（使者二人曰伊木氏曰元澤氏）戊申晦正成朝參奏破赤松事且進覽尊氏狀天皇感賞之詔曰朕亦可許汝管領四國九州正成退朝入義貞館議軍事義貞

正成上策義貞不悟吁

陸奧国司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鎮守府

曰我欲赴近江國登摺針嶺拒賊於嶮請足下亦同往正成曰是奇計也然既遲矣在今則奉鳳輿幸叡山令冠入洛中而見機挑戰則勝矣微臣亦從元帥登山謀事而令家弟正氏塞川尻絕粮道則賊自困潰是上策也若夫待賊於京師分兵於諸路則官軍彌寡彼此難相救而欲守不能欲戰不利是下策也義貞曰善哉言也然不一戰而避洛則不免怯弱之嘲而兵士彌散而增敵勢也遂不聽之正成不悅曰官軍又敗者必矣元帥不悟吁初義貞東征時陸奧國司源顯家欲催軍士挾攻鎌倉然雪深而遠者難

顯家攻足利郡擊尊氏族類

顯家攻鎌倉留守千壽王拒之不利

至顯家奉義良親王先率近隣之軍三千餘騎發鎮守府時十一月二十一日己巳也二十八日丙子冒雪到嶽崎時相馬常陸兵加爲八千餘騎進到三箇原佐竹氏黨尊氏率四千餘騎屯古澤野而遮之顯家先鋒相馬氏南部氏擊破之佐竹敗走顯家聞義貞既敗尊氏向洛而入下野國攻足利郡擊尊氏族類斬首八百餘級於是伊達信夫金澤由利鳥海大山最上等奧羽兵士悉來從顯家併其兵攻鎌倉尊氏嫡男千壽王處守今川荒川大高都筑紀氏帥二萬騎拒之顯家會戰二日斬首一千餘級顯家曰王

義貞奉勅部署諸將

名和長年面折源忠顯

城安否不可知、不可徒留於此。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發鎌倉。義貞族類分在越後・上野・常陸・下野間者、及千葉・宇都宮・私從者、追從屬之。顯家悉統之、督五萬餘騎、進向京師。東山道官軍大智院彈正尹、兩皇子等後期不會。筥根竹下軍然、催甲斐・信濃・上野・下野兵二萬騎、經日到鎌倉。聞義貞敗、而尊氏進、乃復尾尊氏後、向洛。顯家發府之後、奧州亂、半屬官軍、半黨尊氏。是月二十三日辛丑、官軍相馬胤平・昆弟、與敵戰于高野郡。二十六日甲辰、又戰於行方郡。胤平不利、據城而守。或說曰、尊氏以其族斯波家長為奧州管領、以懷國士。故國中分而相戰。

丙子、延元元年、春正月乙卯、義貞參朝、奉勅諭諸將曰、名和長年可帥出雲・伯耆・因幡三州士二千騎、陣勢多。楠判官正成可帥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四州士五千騎、陣宇治。脇屋義助可帥七千騎、陣山崎。義貞欲帥一萬餘騎、守大渡。新田氏族、及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結城親光等屬義貞。洞院前權大納言藤長隆・小野僧正文觀、及大友千代松・宇都宮泰藤・海老名氏・長氏等屬義助。一說曰、義貞諭諸將曰、尊氏定到勢多。義貞可拒之。宇治要地也、正成可守之。千種參議源忠顯、及名和長年可守大渡。脇屋義助可守山崎云云。長年卒爾謂義貞曰、蒙官恩而拒朝敵者、何限義貞一人哉。麾下為征東使、既為尊氏被破、則不可再當。微臣可守勢多、防尊氏。如源參議、則口說武意太膽者、若人同陣、不可取恥。且此人身領三州、不假他力

長年奮奮、作義貞守勢多

義貞以千兵拒于大渡

藤師基屯西山峯堂、久下時重等襲之

尊氏帥大軍到近江、台徒成願房拒之

守一方而可也。微臣決不可立人之下風。義貞不悅曰、此非私令、實是勅諭之趣也。長年曰、果其勅語、則可蒙直諭也。正成曰、長年失禮。義貞兼勅為元帥、則誰違其言哉。唯是元帥之命。長年不屈。義貞曰、尊氏大軍也。長年兵寡、故奏請所定如此。長年曰、此軍勝者必矣。敵縱雖百萬、長年未死、則勢多不可被破。我不論衆寡、唯一死耳。不可假元帥援兵、為我勿慮也。義貞知其執拗不解、而任其所請、以勢多附長年、自向大渡。正成分私兵五百、增長年軍。長年曰、唯足下援兵、則我亦不辭焉。正成又耳語義貞曰、長年堅執而不辨是非、其性之癖也。元帥其莫憤之。勢多亦要地也。敵若不來大渡、則君其來宇治、我赴勢多、戮力於長年也。義貞喜曰、善哉。可見機變而如卿之言。長年到勢多、橫巨材數千於河中、立欑柱、以大繩繫之、而擁人馬之渡也。正成到宇治、而徹橋板四五間、積土高築東岸如屏、投大石於河中、以立欑柱。由是河水中分、白浪漲滿、又

放火於橘・小嶋・槙嶋・平等院・佛閣寶藏、及民戶廬舍悉燒、為使東兵不得立營也。義助到山崎、自寶寺至河畔塗壁、掘隍、構關樓三百餘處。義貞到大渡、徹橋板三間、列楯構櫓、立欑柱、備精兵於其後、留江田行義義貞族之魁一守洛中。二條前大納言藤師基屯西山峯堂、率五千餘騎、備丹波賊徒。丹波、師基所領也。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為光・酒井貞信共丹波國士、屬尊氏者聞之、催國中及但馬・丹後黨類六千騎、襲峯堂。師基部屬拒之、不克而敗走、死者百餘人。師基中矢被瘡。時重等登大江山而窺洛中。尊氏帥大軍到近江國伊岐洲、號八十

江田行義襲大江山久下長重等走
尊氏陷伊岐洲城

萬騎台徒成願房豫構城於此遮之尊氏大軍圍攻之勅建榜於决斷所曰今般有戰功則不日而可行賞爲勵兵士之心也然衆皆不信之而投匿名書於榜下謂昔綸言如汗今王言欺人丙辰昧爽江田行義率三千騎襲大江山急討之久下時重等驚其不意狼狽敗走時重弟長重死行義收兵而歸尊氏陷伊岐洲城佐佐木道譽土岐賴遠等有戰功尊氏分遣使者於國中求糧不得之召里民問之里民曰舊臘楠正成黜撿國中運糧於坂本不悉遺焉尊氏嘆曰我於正成無宿怨何爲無情而困我兵哉尊氏欲

直向勢多然聞橋西有掛帆旗菊水旗而無中黑旗乃知義貞不在此欲向宇治然謂見橋西旗則正成長年在此也不備則正成襲我後乎留仁木挑井土岐武田小笠原紫川等數萬騎諭曰彼出則拒之彼不出則勿進戰也既而尊氏經伊賀路欲向宇治而到八幡山下初聞義貞在大渡正成在宇治而以足利高經爲別將佐佐木道譽佐竹義敦副之帥數萬騎向宇治備正成軍諭曰勿妄作戰而尊氏自帥大軍向大渡細川定禪率南陽山陽兵二萬三千騎到攝州芥河赤松範資魯朧爲正成被破而匿在山中聞定禪至催殘兵會於定禪軍則祐病創不能出馬定禪謂範資曰明日可到山崎足下任元

東兵涉大渡繫欑柱桴解悉溺死
高師直兵野木賴玄多力奮進

弘例爲先登範資諾丁巳尊氏督數十萬到大渡逼橋西然以官軍守禦堅固故不得進濟官兵挑之曰聞昔足利忠綱佐佐木高綱渡宇治河揚武名此川淺於宇治流亦不急盍速渡來乎武藏相模國兵聞之愧忿二千餘騎欲共進馬高師直慮其險危制止之乃毀民屋連結之以爲桴兵士擧衆乘之到中流桴繫欑柱不得進退桴亦漸解分散兵士悉溺死既而官兵又挑之曰昔筒井淨明矢切但馬渡橋桁如大路今東兵何不渡而怯乎高師直兵野木賴玄勇力絶人獨步進橋上官兵兩射賴玄克避之東兵二人又繼進

東軍溺水攻戰術盡

焉賴玄已偪櫓下攀搖其柱而櫓欲倒官兵數十人下櫓而退東兵千餘人競進群集橋上橋柱忽折千餘人悉陷水溺死唯賴玄免歸東軍攻戰術盡且懼粮食之絶時赤松範資使趨來告貞範曰我欲歸播磨起兵路遇定禪約爲先鋒昨夜宿芥河明朝可陷山崎貞範乃告尊氏尊氏大悅戊午曉楠正成遣使於義貞曰某使間諜窺敵軍知其形勢今日之間官軍不敗則夜中發宇治襲討尊氏大軍想夫敵不能輒破大渡聞定禪向山崎唯恐官軍不能守之請分遣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等於山崎義貞曰夜襲之

細川定禅、赤松貞範、範資攻山崎

脇屋義助、宇都宮泰藤出城大戰、遂不利

密策太可也、山崎難守、則我自往拒之、正成聽之曰、
山崎之軍、公家弱士混、則不能守焉、義貞自往、則尊
氏可輙渡河、且臨期分兵、則彼此狼狽、嗚呼官軍其
敗乎、及辰而定禅發芥河、出櫻井邑東、範資傍河
而進、貞範在大渡隔河見範資旗、乘舟往會、昆弟怡
怡、既而範資爲先鋒而進、時播磨紀氏兵三百餘騎
先衆而攻山崎、官軍見其兵寡、出五百餘騎相戰、紀
氏無利亡走、四國坂東坂西兵二千餘騎、自櫻井攻
來、脇屋義助併率宇都宮泰藤紀清兩黨二千餘騎、
出城大戰、雌雄未決、定禅帥二萬餘騎、範資率二千

藤長隆部兵及僧文觀部衆皆降東軍

大友千代松宇都宮公綱共降東軍

具簡一作恩鑑

餘騎競進、官兵不能克、退入城、定禅等乘勝超隍徹
柵進攻之、城兵射之、死者盈隍、然敵不撓而進、城兵
屈而變色、於是但馬人長某先降、大納言藤長隆部
兵及僧文觀手下衆皆降官軍、棄城走赴赤井、欲與
大渡軍合、義貞慮山崎軍破而賊兵犯帝都、乃去大
渡歸洛、欲使皇輿幸山門、大友千代松宇都宮公綱、
共降敵軍、評判曰、大友具簡有二男、而千代松其嫡也、左近將監氏泰爲千代松叔父、初叔
姪發其國時、具簡諭曰、一人屬官軍、一人屬尊氏、而勝者立功、而救敗者衆、然則彼此共全、故氏泰早屬
尊氏、千代松在官軍、至此叔姪共爲朝敵、千代松時歲十六、元服稱氏時、義貞義助合軍、
過淀邊、定禅率六萬餘騎追逼之、義顯爲殿、不告義

定禅追過義貞義助、義顯爲殿、突馳奮戰

帝捧神器幸於叡山、三上皇及儲君同行

貞而引三千餘騎、揚旌而還、陣於相撲辻、放矢拒之、
既而義顯料義貞比及參朝、而分三千餘騎爲二隊、
突馳奮戰、氏時公綱兵識義顯面、圍擊之、義顯潰圍
奮擊七八回、鐙袖冑綴摧落、身被數創、歸洛、帝聞官
軍敗績、不待義貞至、而捧三種神器、促翠葉於叡山、
武夫候前後、衣冠者唯三四人而已、正安延慶兩法
皇、正慶上皇、及儲君諸親王同行、前内大臣藤定房
馳車參内、拾重器之遺而登山、然猶忘玄象牧馬等、
少焉義貞義助義顯率江田氏、大館氏、堀口氏、里見
氏、大井氏、田中氏、龍澤氏等二十人、其餘千葉貞胤、

信濃人勅使河原重直慍失天王所在、父子共自殺

菊池武重、宇都宮泰藤、仁科氏、高梨氏等八十餘人、
從兵總二萬餘騎、後于皇輿、進馬於東坂本、信濃人
勅使河原重直、以天王蒙塵、不知其行在何處、謂吾
豈從不義之逆臣乎、即自三條河原到鳥羽、作道羅
城門邊、父子共自殺、重直武州丹黨之族也、元弘之役在勤王之勞、頗蒙朝恩、常患
王政之不正、嘆曰、治承以來、国家之權在鎌倉、而武士侮朝廷、然則王政雖正、猶恐失之於邪曲哉、公
家不悟、以極驕奢、尊氏及心既萌、義貞圖心中心亦不可測焉、天下復爲武家之有者不久哉、死亦有近
也、廷臣或忌之或笑之、此很重直與其子二人、従義貞於大渡有戰功、及敗軍屬義顯、率六十人與宇都
宮公綱力戰數回、従卒皆死、重直父子共被瘡、難於行歩、故不能従行幸而自殺、長年在勢
多、聞山崎陣敗、主上幸叡山、謂直登山則甚易、然身

長年聞主上幸叡山馳歸京潰圍十七回

不到省中唯聞人之傳説而直赴坂本則似無勇我愧之即率兵三百餘騎馳歸京日既簿暮尊氏未入京然諸國兵士充滿見長年旗紋而塞路遮之長年擊却之潰圍十七度從兵鬪死者過半遂到宮門下馬脱冑宛座南庭落涙感嘆惆悵良久聞聲太近而騎馬於陽明門外赴東坂本楠正成聞山崎挑戰自率十二騎馳見軍勢到鳥羽秋山則山崎既敗而義貞退大渡正成馳歸宇治諭其軍中分二千人守八幡城一千人守飯盛擁川尻絶敵之糧道而自率二千五百騎整列赴敵山比到木幡山敵兵或五十

正成班軍路會桃井仁木正成遣使期再會

騎或百騎鈔掠民家者見菊水旗紋畏正成武威皆不戰亡走而無塞路者然正成堅其備進到醍醐山科邊會桃井直常仁木義長尾官兵追擊之正成遣使曰我今赴皇居若與卿等相戰於此則事出倉卒徒殺兵士耳欲期再會快戰加何直常義長答曰兵士互勞罷且我輩受足下厚情有日則豈遽無賴哉即引兵而去正成向東坂本尊氏忌憚凶日猶在洛外然定禪部屬亂入京中放火燒義貞等官軍第宅餘焰延及大内宮殿悉罹災諸院離宮皆焦土王城爲墟○車駕幸東坂本行在大宮彼岸所藤本房僧

帝親書願書祈捷軍于大宮神

都英憲先至帝召問其名而使彼奉硯親書願書祈大宮神英憲承詔使右方權補宜行親納諸社内既而圓宗院法印定宗率其徒五百餘人來詣感之定宗奏已無貳心而點撿諸房舍以分配軍士爲居所又南岸坊僧都道場坊祐覺率其徒千許人來而登十禪師與大衆會議告旨趣於諸寺院三千衆徒悉脱僧衣著鐵衣馳來且出錢貨六萬貫米穀七千石爲軍用祐覺奉行之分與兵士諸將皆喜入夜楠正成至點撿舊臘所豫藏之軍粮且益聚國中穀豆積萬餘石義貞等以下無不感正成前定之智謀已未

尊氏直義入洛京師無主且憂且慮

結城親光欲狙擊尊氏斬大友氏泰自殺

尊氏直義入洛從軍將士總號八十萬騎尊氏豫謂立新帝免朝敵之名然持明院皇族皆赴叡山自欲踐帝位則慙僭號之譏且憂且慮中心不安結城判官親光厚蒙朝恩與正成長年同列至此竊抱狙擊尊氏之志故不從皇輿憑一僧僞乞降尊氏疑親光懷貳心先遣大友氏泰審問之而遇親光於楊梅東洞院氏泰率爾謂曰吾受將軍之命來可早脱甲冑是降士之法也親光知尊氏覺其志即拔刀立斬氏泰氏泰墮馬而死氏泰兵士三百餘騎圍擊親光親光從兵十七騎其志素分必死故不及鬪戰與親光

尊氏餡三井寺僧徒降之
義清義兼子
顯家所率宇都宮紀清兩黨兵聞公綱

共入敵隊相殺，忿死之衆皆壯之，無不惜焉。尊氏聞山門官軍待奥州兵來，加欲衆其兵勢未強而襲取之，使細川定禪及賴春顯氏將六萬餘騎遣三井寺，乃與書於衆徒曰，此行若有軍功，則宜盡力成戒壇造營事。三井寺素與叡山交惡，故衆僧皆悅從之。（按系譜，仁木細川兩族共出自足利義清。義清孫實国，初稱仁木。實国弟義季，初稱細川。義季多男，分為數房。其弟八男，曰俊氏。俊氏有二男，其一曰公頼，其一曰賴貞。公賴生和氏賴春師氏，是一流也。賴貞生定禪顯氏直俊。氏之是一流也。仁木亦多房，實国玄孫義勝有三男，長曰賴章，次曰義長，次曰賴勝。凡足利多族，然立其家號者，仁木細川爲最初。）○庚申，陸奥國司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五萬餘騎到近江愛智川，遣大館幸氏攻

已屬尊氏皆翻志附武軍
官軍將攻三井寺源顯家與義貞爭先鋒

佐佐木氏賴（時信子時猶弱）所據之觀音寺城拔之，獲首級五百許。辛酉，獻捷於行在所。壬戌，使僧祐覺艤舩七百餘艘迎之，自志那濱赴東坂本。宇都宮紀清兩黨兵五百餘（宇都宮部屬有紀氏清氏，分左右隊，稱之曰兩黨）雖從顯家來，聞公綱已屬尊氏，自志那濱翻經芋洗到京。顯家運觀音寺城所在之糧於坂本。癸亥，顯家到坂本，義貞正成等會諸將議軍事。顯家曰，欲暫休息人馬而後攻三井寺。大館氏明曰，若一日休，則馬蹄血瘀而不可中用焉。且尊氏縱聞奥兵來，而未及加兵於三井寺，凡軍貴赴于不意，今夜向志賀唐崎，未明攻三井寺，

則賊可破也。義貞正成等可其議。顯家請爲先鋒。義貞謂我統諸將，則雖顯家而何不指揮之。乃謂顯家曰，足下士馬疲弊于長途，宜在後陣。我欲使大館額田羽川爲先鋒。顯家復請之。義貞猶難之。顯家內雖懷不平，而外任義貞意。結城道忠、伊達正弘、信夫盛平等勸顯家曰，前日途中之戰，所向皆克，兵勢非不強，且士卒亦不少，則此行前陣有誰爭乎，必勿後於人。於是義貞不悅，欲緩師期。正成和解之曰，兩虎相爭而勿爲下莊子取焉。師若不速而尊氏援兵來，三井寺則計之大失也。義助曰，正成言是也。義貞心解，

定禪請濟兵于京師尊氏不聽

乃以顯家爲前陣，顯家屬士千葉新介氏胤先于諸軍衆。夜率千餘騎陣于志賀里。義貞先鋒大館額田羽川率六千餘騎，夜半發坂本，陣于唐崎濱戸津比叡辻，欲趁氏胤陣。氏胤曰，不可透之。相互噉噉，正成聞之，單騎馳諭解之。山僧謂正成曰，吾曹所向唯任足下。令正成乃諭之，令山徒二萬餘人徒進，經如意越爲奇兵，而和爾堅田里民衆小舟七百艘浮于湖中，共約軍期。（細川定禪聞奥軍加叡山，遣使於京請援兵。尊氏曰，奥軍胡可來哉，乃是宇都宮私兵乎。縱誤到坂本，知公綱在京，則不速而來耳。何可增兵哉。定禪頻請之，然遂不聽。定禪不悅曰，援兵不來，無奇計，則難得勝焉。乃自三井寺至湖畔搆柵堅緻，留兵六千騎守之，而身自督軍，分處大津松

官軍進向三井寺千葉氏胤爲先鋒戰不利

氏胤鬪死

顯貞代顯家進戰

本群嶺以待官軍來甲子昧爽官軍進向三井寺千葉氏胤爲先鋒結城道忠伊達正弘信夫盛平兵繼之顯家爲之總督其次義貞率其部屬而進楠正成名和長年源忠顯爲後拒守次陣志賀唐崎濱氏胤率千餘騎放火于大津西浦松本揚鬨聲破垣欲入三井寺僧下南院坂雨射定禪遮其後率四國兵六千餘騎圍擊之氏胤鬪歿從兵死者百五十騎顯家帥兵二萬餘騎繼進一戰而退道忠正弘盛平率兵五千餘騎代顯家攻之赤松範資貞範橫擊之奥軍不利而退定禪等乘勝分其兵六萬餘騎爲三隊出于濱上義

定禪軍敗入城門拒戰

貞合三萬餘騎爲一呼曰官軍勝矣自擊鼓馳進定禪雖欲與之戰然北爲大津放火被礙東爲湖水被阻欲由小徑而進和爾堅田兵自舟中橫射之於是進退不自由義貞急進擊之奥軍亦還戰凡斬敵五百餘騎定禪不利退于三井寺額田堀口江田大館率七百餘騎追北已欲入城三井寺衆徒五百餘人據城門力戰拒之官軍爲之死者百餘人敵閉城戶而徹橋官軍不能進義助大呼曰栗生篠塚何在畑亘理不在此乎盍破城門進入乎栗生篠塚即索得率都婆二枚廣三尺許長五六丈提之橫隍爲橋畑

畑時能亘理某先登僧徒不敵支而逃城陷

正成警義貞顯家莫亂軍列

時能亘理某乃渡之除隍上攢柱而薄城下守兵以長槍長刀突之亘理奪之十六握畑擧右脚蹈城戶二三回門扉與壁共倒守兵五百餘人皆走逃義貞進兵三萬餘騎入城擧烽山門大衆二萬餘人自如意越馳下放火堂舍佛閣悉燒三井寺衆徒及四國西國兵士死者不可勝數定禪等大敗三井寺城陷此行半日之戰殺敵兵於大津松本三井寺凡七千三百餘人正成在後陣遣使於顯家義貞曰兵火見於洛中則尊氏大軍來救乎我軍莫亂列顯家曰諾義貞曰尊氏見煙則可戰慄而不及來若來則卿擊

船田經政勸義貞尾敵擊敗兵

破之顯家謂義貞曰城陷敵走請歸坂本休兵馬經日可攻京都而整其軍歸義貞亦欲班軍船田經政叩馬曰凡軍以乘勝追北爲善謀方今尾敵擊敗兵而入洛則尊氏士卒驚騷失度者必矣然則竊分我兵混敵中而不使知其衆寡或放火或揚鬨聲左剪右屠則尊氏直義其可獲也敗兵其去未遠可追及焉義貞曰善哉乃其族五十餘人帥兵三萬餘騎馳進遂及於山階邊由良長濱吉江高橋先進每逢山路狹隘馳下急擊之敵狼狽遂不得還戰杉原國經等死傷者甚多尊氏見黑煙滿天以爲三井寺軍敗

欲發援兵而整軍於三條河原時敗兵四五萬騎自粟田口來悉被創中失少焉義貞到洛外分兵二萬餘爲三以發遣於將軍塚眞如堂二條河原身自登花頂山臨見敵兵夥令將士曰我兵較彼衆寡不敵非奇計則不能挫之乃簡精鋭者二千餘騎而相互識其面各以五十騎爲一隊卷旗藏笠符佯爲三井寺敗兵潛在敵兵中因豫定約曰將軍塚兵始戰則我亦進兵以揚烽爲期汝等突起擧旗於前後左右恍惚使不知其所在則可不辨主客矣是挫敵之術也愼勿懈弛焉評判曰義貞進馬追敵遣使於顯家曰足下亦爲後繼顯家不從而歸楠

高師泰向脇屋義助堀口貞滿等陣義助横射之東兵辟易

正成在後陣驚義貞輕進遣使抑留義貞曰我直入京師亦進旗正成謂長年曰以寡擊衆危哉然義貞良將也若出奇計或其克乎元帥既發不可坐在此況於勝敗未可知哉乃諭忠顯屯逢坂而正成長年共陣粟田口而正成纔率二十人潛到義貞軍義貞相見而喜指示尊氏大軍曰彼軍之夥如此然不知所以指揮我分奇兵混彼軍可見機擊破之正成曰元帥謀善哉汝其勝矣勝則早歸坂本不可暫留焉我心無憂屯山科而待凱旋既而正成經壁義助及由良長濱陣而揚菊水旗而歸其陣敵望見其旗謂正成亦來變色而懼尊氏謂諸將曰義貞平素好戰於平地而今背山不出則知其兵寡先擊却將軍塚敵而可也遣高師泰率武藏相模兵二萬餘騎爲二隊向脇屋義助堀口貞滿大館氏明結城道忠等所陣之雙林寺中靈山義助等遣彀者六百餘人於小松陰處射

師泰大敗杉原曽我共戰死

義貞奇兵悴起奮戰尊氏敗衄殆危

之矢下如雨敵爲之辟易於是義助等進兵急擊之師泰大敗引兵退五條河原杉原氏曽我氏戰死義助等爲不使敵知其寡兵故不及長驅義貞揚烽於花頂山官軍二萬餘騎疾進與尊氏兵八十萬騎大戰師直與義貞相當官兵雖寡而勠力同心進退尊氏兵雖衆而不一其心故自午至酉相戰大小六十餘度官兵屢乘勝於是官兵豫潛居敵中者揚中黑旗悴起奮戰尊氏及吉良滿義石堂義房高師直上杉重能等以爲有内應者皆驚噪敗衄重能師直等赴山崎尊氏及滿義義房仁木頼章細川顯氏等赴

正成先知此役有利而曰勝則速歸坂下義貞不聽果取敗

丹波義助率官軍追躡之尊氏至梅津失馬欲自殺都筑某獻所騎之馬自執轡而共逃已至桂川官兵又追逼之尊氏勢窮殆危細川清氏力戰拒却之會日已暮官兵引還尊氏幸免休兵於松尾葉室時楠正成使來告義貞曰尊氏退走則早收兵而歸義貞義助在一條邊揚旗集士卒來會麾下者僅有八十許騎其餘散之四方縱掠人家爭奪資財細川定禪謂其部屬曰夫勝敗雖不可豫期焉而今日之敗衄事起于三井寺吾甚愧於心想終日之戰義貞兵勞罷而不可中用且貪洛中財寶不可集居又聞赤松

細川定禪與貞範合兵擊義貞挫之
大舘左近由良三郎高田七郎皆戰死

負範以寡兵屯于下松不可不救之速往與彼合勢擊義貞則可破矣諸士皆許諾定禪乃擢用伊豫讃岐國兵三百餘騎自北野後經上賀茂潛過北白河到糺前與貞範合放火于下松數里靜原松崎中賀茂處處而揚鬨聲於一條二條急擊義貞義助義貞自督八十騎力戰殆危然猶不退摘使者木澤氏下馬諫曰此非大將戰死之地乃牽義貞馬而走到三條河原定禪貞範追急大館左近由良三郎高田七郎等戰死貞範先進定禪後繼揚聲曰退者義貞也不殺彼則不敢歸船田義昌爲殿拒敵數回到粟田

船田義昌戰死
正成長年拒追兵定禪貞範敗走赤松七郎等被殺

口義昌戰死十六健士勵力奮戰義貞義助幸免正成長年聞官軍敗發山科遇長濱某於粟田口正成問曰元帥何在長濱曰我亦不知之乃屬正成而進既而見義貞義助率殘兵二十騎自拒追者於是長年以精兵三百騎競擊貞範正成整五百騎馳向定禪共大破之定禪貞範敗走赤松七郎等數輩被殺義貞又欲回馬追敵正成諫留之義貞中矢九處義助被瘡數處然建旗於粟田口聚殘卒正成長年進兵追定禪殺傷甚多長年欲還正成勸之共入洛中各竪旌旗官軍離散者望見而來屬之正成携之整

兩親王屬兵二萬餘新來會于東坂下官軍復振

軍夜開到粟田口則義貞兵爲四千騎於是義貞與正成長年共歸東坂本（定禪貞範率二百餘騎屯東寺待正成來戰然聞其歸坂本遣使於丹波告洛中無敵於是尊氏復入洛其餘敗軍將士皆歸集）戊辰大智院親王某彈正尹親王某及左衛門督藤實世右衛門督藤基藤前參議藤元繼中將藤基隆少將藤爲次并嶋津貞久大友時常猿子落合相場石谷纐纈伊木津志中村村上仁科高梨志賀真壁等凡兵二萬餘騎來于東坂本官軍勢氣彌熾復欲攻京師然以凶日相續且親王士馬經長途倦勞約數日之後以爲師期辛未官軍議攻京師義貞曰我爲先陣藤實世

官軍欲攻京探鬮各定所向
官軍發叡山向京師

曰兩親王屬兵新至先登固當顯家曰奥軍亦豈可後於人哉正成諭解不聽乃奏之請叡斷詔曰正成熟謀之正成與道場房祐覺議說三將曰自叡山入洛有三道曰大津曰赤山曰今道又有鹿谷一路各探鬮而進諸將皆諾探鬮則顯家得大津實世得赤山義貞得今道正成長年結城九郎及山徒可經鹿谷攻神樂岡（宇都宮公綱屬尊氏構壘於神樂岡守之）議既決矣以乙亥爲期今夜亥刻官軍發叡山正成長年結城九郎下西坂屯下松源忠顯爲後繼源顯家經大津屯山科藤實世屯赤山山徒廻龍花越屯鹿谷義貞義助屯

山徒拔群攻神樂岡、公綱紀清兩黨固守、僧全林勇猛單進、

北白河、凡兵十萬三千餘騎、共整兵馬、待明、然不揚
燎、爲令洛兵不知之也、乙亥昧爽、山徒欲先武夫立
功、而拔群進攻神樂岡、宇都宮公綱、并紀清兩黨築
城固守之、故不得進、僧祐覺徒三百餘人先登、附城
戶戰、城兵自櫓上頻轉投大石、祐覺徒寫之退、僧定
宗徒五百餘人代攻之、守兵多精鋭、能射、無不穿甲
冑、山徒皆負彭排、蔽身、有妙觀院僧全林者、勇名冠
三塔、脇挾長刀、背負大矢、其鏃如鑿、而不持弓、以此
矢手刺人故也、已進到城下、突刺櫓間、甲士立殺之、
敵兵見之震懼、禪智房聖護院僧徒千餘人、以短兵

正成捷、楯代城壁、以拒戰、走上杉重能、

接戰、公綱敗走、尊氏遣今河氏細川氏等、以兵三萬
餘騎、爲神樂岡援、勢未至城已陷、今河等引兵歸、正
成長年結城九郎師三千餘騎、自紀道進、而放火於
出雲路邊、尊氏以爲山徒等自神樂岡出來、遣上杉
重能、畠山直顯、足利高經、師八千餘騎擊之、正成豫
造楯數百枚、長四尺、連結之則張而如城壁、可以拒
敵、分解之則輕而一夫可以提行、便於進退也、至是
張楯拒之、自罅隙射之、敵不得進而漸退、正成使精
銳五百餘騎齊馳擊之、重能等敗走、退于五條河原、
正成整列不追之、顯家帥二萬餘騎、放火於東大路

顯家與尊氏接戰、尊氏軍亂

而進、尊氏望見曰、此是北畠卿乎、我自當乃帥大軍
而出、大戰於四條五條河原、接戰數回、主客勢疲、互
休士馬、尊氏軍列亂不整、正成遣使勸顯家戰、顯家
曰、待義貞至、正成再勸之曰、時不可失也、敵若整列
則義貞雖至亦難克、顯家不從、正成欲自當尊氏、時
義貞義助、及堀口貞滿、大館氏明、分三萬騎爲三隊、
自雙林寺、將軍塚、法勝寺進、橫截二條河原、敵中正
成見中黑旗、遣使於義貞曰、時至、早擊之、義貞應聲
答曰、不及待卿之言、而直進突尊氏陣、鴨河白河洛
中、敵兵擾亂、上杉憲房、及其子憲藤重行、戰死於四

上杉憲房、其子憲藤、伊賀光泰、其子光長皆戰死

里見、鳥山追躡尊氏、不利皆沒、

條河原、伊賀光泰、其子光長等死者太多、馬斃屍重、
義貞單騎入敵中、欲狙擊尊氏、然遂不得焉、諸軍分
散逃走、不知尊氏所逃、義貞乃分兵於四方追北、而
進、里見鳥山見二三萬騎向丹波逃行、以爲尊氏、縱
率二十六騎追躡於桂河西、大兵引還而戰、里見等
皆歿於是、諸追兵不長驅、日已暮、正成言義貞曰、今
日之役、以寡兵挫衆士者幸也、然猶未得雋、且不知
尊氏逃在何處、今長駐於京師、則恐士卒貪財分散、
而雖令不從、敵若還戰、我兵失利可如前日、而敵乘
機則有妨於後、且之戰乎、不如歸坂本而經一二日、

天皇賞義貞戰功賜官女勾當內侍

楠正成密策使尊氏分遣兵於諸道以懈戒備

擊却之於遠方義貞曰善乃旋師官軍皆歸山尊氏逃至寺戶邊聞義貞等去而復入洛其餘敗兵自八幡山崎宇治勢多嵯峨仁和寺鞍馬路悉歸來自怪自慙曰我衆彼寡然再爲彼被破抑其爲朝敵故乎或其台徒呪詛我乎（頃聞天皇賞義貞戰功賜官女勾當內侍藤氏以慰其軍勞內侍藏人頭行房女也建武之初義貞宿直省中偶聞內侍秉月彈箏而竊伺覘之不耐戀情帝聞之曰彼袞衣亦不免好色之癖乎至此降詔以內侍授義貞義貞甚愛之而稍怠軍事）丙子正成說義貞曰我有密策元帥許我則試爲之事遂則破敵者必矣義貞問其趣正成耳語之義貞曰善哉正成曾養一男性能爲泣聲傍人聞之自不覺催悲垂淚

號曰泣男義貞既許正成正成乃告諸將而歸己家諭泣男件件而後召一律僧告密策律僧不肯正成慮其漏言乃拘之不歸然後遣其部屬矢尾別當顯幸於和爾里佯謂一律僧曰昨日之戰楠正成中矢而沒欲求其屍葬之願勞僧脚僧曰諾於是與其徒二十人赴洛泣男剃髮導之到戰場往往求屍人怪問之泣男流淚曰昨日之戰義貞正成及諸將皆歿爲覓其屍而來僧徒皆被泣男催而悲嘆見於面相逢者不知其爲僞而相語相傳或喜之或憐之尊氏直義聞之謂昨日敵戰克而歸山者乃以諸將死乎

於是分遣使者於洛中洛外物色而求其屍遂不得其實強覓其顏色較似而或稱義貞或號正成梟其首於市然能識義貞正成者不信之泣男歸告之正成曰事成矣日既暮比及夜半正成使步卒燃炬二三千而往小原鞍馬京兵以爲官軍諸將戰沒故山門士卒亡逃於是尊氏遣兵三千餘騎於鞍馬路五千餘騎於小原口一萬餘騎於勢多三千餘騎於宇治乃至嵯峨仁和寺洛外處處悉分兵塞道而要之由是京兵減大半而解弛不戒備丁丑卯刻官軍發叡山源忠顯名和長年結城九郎爲先陣（兵千五百人）顯

官軍發叡山攻京師尊氏奔丹波直義奔攝津

家爲二陣（兵七千人）實世爲三陣（兵一萬）義貞爲四陣（兵一萬）正成爲五陣（兵三千五百人）相約曰勿揚閧聲勿放火而出其不意擊敵本營可擒尊氏直義也然忠顯宿醒不解而忘約誤放火尊氏直義驚起周章官軍自八瀨藪里鷺森下松分進而會二條河原直義曰昨日僞謀者正成所爲乎今日兵寡戰則殆危早逃而可也尊氏奔丹波直義奔攝津諸軍分散死傷甚多官軍乘勝義貞欲追之正成曰忠顯失約尊氏直義既逃我兵不可分散若有如定禪者亦不可測焉義貞整兵陣將軍塚正成陣三條河原正成切齒曰非忠顯

官軍未曾有之大捷

正成説義貞以追窮尊氏直義

失計、則今日可擒尊氏直義、甚爲遺念、既而追者自
處處各携首級歸京、義貞點撿之、則凡七千三百餘
級、生口二百人、衆皆謂、如此之大捷古來未聞之、生
口者曰、尊氏逃丹波、正成説義貞曰、明日元帥與顯
家分兵於丹州攝州、追尊氏直義、則可生獲焉、正成
爲先鋒、義貞心雖不欲之、而不得敢不肯焉、大江田
氏、里見氏曰、我輩躬非金鐵、則氣骨皆疲、四五日不
休、則不能戰焉、義貞亦曰、糧乏、正成曰、身爲元帥不
携三日糧乎、里見氏等曰、足下采邑在近、我輩鄉遠、
而糧乏、正成見其無追志、而又勸顯家、顯家曰、義貞

義貞不同正成謀而終逸尊氏

爲征討使、我爲朝家援兵、則義貞先發而可也、正成
不喜而率私兵進到山崎、此夕義貞留將士於洛中、
潛歸坂本、然無知之者、偶知之者、悟其惑内嬖、而不
同正成謀也、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二終

宇都宮公綱、武田式部大輔共降官軍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三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四

丙子、延元元年、二月、戊寅朔、尊氏逃丹州、經篠村、到曽地、主内藤道勝家、宇都宮公綱武田式部大輔、共降官軍、到楠正成山崎陣、初正成構一城於八幡、令恩池滿一率千餘騎守之、尊氏使武田及小笠原、下條、一條等六千餘騎攻之、一旬不克、既而和田正遠

直義細川清氏到湊川、迎尊氏于丹波

率三千餘騎救恩池、及正成到山崎、遣使說武田曰、尊氏既敗逃去、足下為誰攻城哉、既而正成張救恩地之勢、武田等勢屈来降、公綱亦建降旗至正成、副使者於公綱入洛、到義貞陣、義貞既歸坂本、正成聞之曰、彼人惑色而怠、吁大事不成矣、正成分兵於海陸遮敵、兵散亡者、直義總率百騎逃到麻耶、楠兵不知為直義、故不逼焉、細川清氏帥五百騎欲一戰、然楠家隊長不在其所、故不戰而去、直義及清氏共到湊河、散兵相聚為二百騎、清氏曰、將軍在丹波、官軍若襲之則危乎、請迎於此而一快戰以雪前日之恥、乃遣脚力招之、己卯、尊氏發曽地、廻播州而赴湊河、從騎八千餘、比及三草山、眺望明石浦、詠歌述懷、時有侍童藥師丸者、在其中、尊氏謂藥師丸

尊氏使藥師丸憑日野氏、請賜持明院皇家院宣、

尊氏會直義于湊河、正成告急於京師

曰、我衆敵寡、然屢至敗北、想夫以為朝敵故乎、聞汝與日野參議資明有好緣、自此間行赴京、憑資明請賜持明院皇家院宣、然則二帝爭位之戰、而我免朝敵之名、是我所願也、藥師丸承旨而入京、藥師丸、後號熊野法橋道有、翌日、夜、尊氏到湊河、會直義、高師直、細川清氏請曰、明日進兵入京、尊氏不聽、時正成在山崎、遣使於京師坂本曰、尊氏到湊河、散兵漸聚、議侵京師、官軍諸將早進馬而可也、勿懈、車駕自叡山還京師、居花山院、長貞帥諸軍警衛之、諸宮諸院公卿百官皆從焉、諸敗軍悉聚湊河、號二十萬騎、正成告急頻繁、然義貞猶豫、顯家帥二萬五千餘騎先發、到山崎、

顯家義貞向攝州、正成以其不利諫之、

會正成、曰、今夜進兵於攝州、正成曰、二三日以前足下與義貞、分向丹州攝州、則尊氏直義可擒也、今彼兄弟相會、兵士既衆、不可輙勝焉、不知待彼於此運策而戰、顯家從之、屯山崎、壬午、義貞帥諸軍發京、到山崎、正成曰、請留此待敵、到芥河邊而夜襲之、則必勝焉、義貞不聽、曰、速進兵、而敵至則戰其處而破之、何坐待到此哉、正成曰、若然則勝敗未可知焉、弃全勝之謀、挑兩端之戰、非我所好、義貞遂不聽、尊氏留湊河、使直義率十六萬騎向京師、癸未、顯家義貞帥十萬騎發山崎、到攝州芥河、評判曰、義貞卯刻發山崎、其兵二萬、辰刻顯家

頭家義貞遇直義於豐島河原

奥陣為義長被破、公綱與細川清氏戰不利

進發、正成憤義貞不用其謀而發馬、時不相見而招船田經政曰、元帥有敗亡之相、卿知否、經政驚問其故、正成曰、惑女色忽軍期、雖欲不敗、其可得哉、卿為家長、何不諫哉、經政曰、謹諾、頭家義貞既發、正成不發、至亭午、正季促之曰、家兄誠義、貞猶豫而身自何緩也、正成笑曰、我為汝態、乃率六千餘騎而發、恩地滿一為先鋒、和田正遠、八尾別當頭幸繼之、正成在中軍、正季為殿、顯家、義貞遇直義於豐島河原、奥軍與義貞部兵爭先、義貞令曰、大敵在前、胡為私爭哉、由是顯家率奥軍為先鋒、直義張五陣拒之、仁木、細川、畠山在先、兵四千高、上杉為二陣、兵六千今川、荒川、石堂、赤松為三陣、兵七千桃井、佐佐木、山名為四陣、兵五千直義為五陣、兵八千奥陣再戰、為仁木義長被破而退、宇都宮公綱代而進、細川清氏代

正成後至、出于敵不意、直義敗走、義貞急擊大勝、

義長而拒之、公綱不利而退、官軍死傷者多、高師直勸清氏曰、急擊破之、義長曰、奥軍失利、新田在後、不可妄馳、於是義貞整兵而進、脇屋義助、及江田、大舘等、力戰數回、輸贏未決、時楠正成後至、路開官軍難勝、而見軍機、廻神崎、自濱南進、義貞顯家望見其旌招之、正成曰、我為諸君破敵者必矣、乃出敵後、而奮擊直義本陣、正成自擊鼓先馳、兵士精鋭、直義敗走、前軍四隊皆散亂、義貞指揮諸軍急擊大勝、斬首六百三十餘級、衆皆曰、正成用兵如神、直義聚敗卒、歸湊河、官軍追到西宮、然豐嶋之戰、死者多、而官軍稍

正成諫義貞惑色、辭討敵

減、今夜正成請義貞營、義貞曰、尊氏屢敗、不及再戰而自潰亡乎、正成曰、元帥有歸京之志、而云爾乎、大將惑色者、敗軍之端也、先是後期不誅尊氏而至此、今不殺彼而歸京、則賊軍復奮、足下元是良將也、然頃間怠惰、皆依惑色也、方今國家安危、合戰勝敗、懸一人之身、負此重任、為一女子被惑、若不誡慎、則非啻亡身而已、汚祖先之名、遺後世之嘲、足下以為他人未知乎、人皆有智而知之、唯憚元帥之威、不能言耳、正成為君為世大息不止、故不隱所思、仰冀元帥納我言、而勿憚討賊、義貞有慙色、而謝正成曰、卿之

土居、得能以軍艦屬官軍、大友、大内、厚東以軍艦屬尊氏、

言深切也、不誅尊氏、則不敢歸、甲申、伊豫土居氏、得能道益、乘戰艦三百艘、到西宮、屬官軍、豐後大友具簡、周防大内氏、長門厚東氏、連艨艟二百艘、着兵庫、屬尊氏、兩軍氣勢共振、土居得能素無貳於官軍、然去歳為細川定禪被逼屈、而不能入洛、及三井寺戰聞於遠近、伊豫國人半屬官軍、故土居得能催聚之、來會于此、大友等素通志於尊氏者也、土居得能謁義貞、請為先鋒、義貞曰、數日舟中之勞、可推知之、少休而列三陣、二人皆曰、舟者我輩之家也、所不更勞也、願枉許先登、義貞曰、然則可任其意、時正成至曰、

小清水戰、土居得能破大友等陣、

昨日之戰我後、今日為先鋒、元帥其許之、義貞曰、既約土居得能也、正成曰、固當然、則我為二陣、義貞曰、善、尊氏在兵庫、出兵於小清水、大友大內厚東為先鋒、直義陣於打出宿、正成望見之曰、敵出兵於生田森、則難破、不然而陣小清水、今日亦官軍勝也、既而土居得能進而與大友大內厚東戰、破之、正成呼曰、某在後、勿顧後而可也、土居得能勵氣直擊直義陣、叫曰、千騎為一、莫退莫退、其勢太疾、直義不能防、而赴兵庫、官軍追此、殺傷甚多、大友具簡勸尊氏曰、某舟幸在、願速赴筑紫、少貳妙恵無貳於將軍、則九州

今川心省勸直義自裁而留武名、細川覺義曰不可、由是西逃事決矣、

可平、今川心省勸直義曰、漂泊於九州、兵勢不可振、且人心反覆難測、不如自裁而留武名也、細川覺義曰、此非將軍可死之地、早任大友言、而可乘舟、由是尊氏直義西逃、事決矣、一說曰、尊氏謂諸將曰、我軍雖屢敗、然衆猶數萬、逃西海、則聰拙之甚也、敵亦戰疲、不可遠至、我暫避于播州、以赤松兵來、則何不快一戰哉、衆皆曰、小清水戰、唯土居得能可疲而已、北畠新田楠氏、數軍勁健、陸路而逃、則敵必追及之、殆危、由是乘舟浮海、既而正成勸義貞襲來見尊氏直義、乘舟而歸、乙酉、尊氏直義乘大友舟、族黨部屬七千人、各連舟而西、敗軍士猶數萬、欲同逃、然人多舟少、相競爭舟、先乘者奮兵刃拒後乘者、舟中指可掬也、大船一艘乍沉覆、其兵皆溺死、其餘水陸

正成說義貞欲追尊氏、義貞不聽、遂失軍機、

死者不可勝算也、殘兵不能乘舟、而或離散四方、或迷塗狼狽、義貞顯家亂入兵庫、悉斬之獲之、逃水路者、正成戍兵遮獲之、正成說義貞曰、尊氏漂海、然未知其所止、請使北畠卿凱旋奏捷、而元帥進兵於備前備中、正成為鄉導、其粮食亦自河內攝津運漕之、然則中國九州悉屬官軍、而二旬之間、朝敵可殲也、義貞曰、尊氏既如浮萍、阿誰屬彼、暫歸而休士卒、正成曰、王政不正、天下皆厭之、尊氏海路無恙到筑紫、則九州悉為朝敵、且元帥亦歸洛、則出馬猶豫、元帥若不聽我言、則願許我獨行、正成先往而鎮之、待九

尊氏到備前兒島、使諸將還國以懷國士、

州之征討、義貞曰、我出軍不過一旬、卿亦先暫歸、正成不得止、而與義貞凱旋、諸將振旅歸洛、降士一萬、皆改著義貞家紋中黑笠符、宮中皆喜、是日尊氏到備前兒島、遣佐竹刑部大輔義敦於東國、諭曰、我漂西海、想夫關左不靜、汝速歸鄉里、為我黨之援、遣仁木左京大夫賴章於丹波、以懷國士、留石橋左衛門佐和義、或作尾張左衛門佐氏賴、氏賴高經子也、和義亦高經族也、於三石、統田井氏飽浦氏內藤氏松田氏等國士、以備官軍來、遣細川卿律師定禪細川刑部大輔賴春於讚岐國、諭曰、可聚四國兵襲京師、遣上杉民部大輔憲顯於石見國、以聚山陰兵、而山陽山

赤松円心致書正成請賜兩國守護職再屬官軍

陰群士各告暇歸國至此氏族家僕及東國士唯從尊氏纔不滿五百各浮海向筑紫丁亥天皇感賞義貞軍功改左兵衛督轉左近衛中將義助任右衛門佐

評判曰尊氏西走闔國望義貞下風赤松圓心致書於正成曰元弘之役微臣戰功不可劣於足下長年然漏賞蒙恥故屬朝敵然弃朝家之周行屬尊氏之麾下非臣素志顧思則漏賞亦非出於叡心皆准后所為也然則於朝家非可含恨也往事不咎今賜備前播磨兩國守護職則再屬官軍之後而暴屍於朝敵之陣足下須達此趣於新田元帥而經奏聞承叡斷則為幸正成見書乃留其使自請義貞第義貞懃諫其好色不逢者三正成曰我來非私事而國家之事也縱雖有障可出面也義貞驚而見正成示圓心狀義貞亦謂彼所言有謂也乃携正成入朝就傳奏而白之詔曰彼屬朝敵請免死罪則猶可也豈可揚朕不狀而望國郡哉其罪可准尊氏不足議焉正成謂傳奏曰今不可激逆鱗臣與義貞議而暫慰

多々良濱戰尊氏軍不利

尊氏欲憑少貳妙惠徇筑紫

彼心他日伺龍顏重奏被許彼所請則可為太平之一助而出作答書謂兩國恩補事朝議不可滯然使範資貞範則祐幼息各一人質於新田元帥則可請綸旨授之且請義貞副同趣之狀而返其使經日正成又說右府藤公賢勸成其事公賢不肯曰朝敵受則奈官軍有功者何哉正成曰叡慮不許則今可乘其無備速討滅之彼滅則山陰山陽悉可屬官軍時不可失也公賢曰善乃奏之詔曰播磨者義貞所領也可令義貞討之勅使示諭義貞義貞應詔猶豫數日不果正成攢眉長吁既而圓心悟叡慮不許而後通尊氏

庚寅尊氏到筑前國多多良濱兵寡氣屈武器亦乏無所依憑宗像大宮司遣使者迎之尊氏直義悅而入宗像館翌日遣南宗繼豐田光顯於少貳妙惠館請借其力徇筑紫妙惠諾乃使其嫡子賴尚率三百騎遣尊氏館時菊池武俊為兄武重居守在肥

菊池武俊攻妙惠有智山城妙惠父子自殺

宗應聖福寺住持也

三郎者往年與寂阿共攻英時依妙惠貳心而與寂

後國聞賴尚屬尊氏而率三千騎到水木渡賴尚既濟河其徒畝籠氏等猶未涉武俊競擊悉殺之賴尚無舟不能救切齒而到尊氏館武俊直進兵攻妙惠有智山城妙惠兵寡然城嶮不陷數日城中有內應者俄揚中黑旗呼曰我輩既屬官軍翁其如何妙惠荅曰我與苟生寧死而自殺其家僕百餘人皆死妙惠子僧宗應破蔀戶為薪火葬妙惠而投火死

太平記評判曰少貳既屬尊氏故九州群士皆應尊氏唯無貳於官軍者菊池島津兩氏也由是尊氏以仁木義長為將少貳賴尚為副催九州兵一萬騎向肥後國擊菊池菊池武俊者寂阿孫三郎子也伯父武重在京其子武光猶幼故以留守之事屬武俊至此武俊聞尊氏兵向而笑曰為漂泊之臭豈可亡我家哉乃留

阿戰死者也

義長賴尚與武俊戰高良山畝籠三原原田皆死

妙惠部屬卷氏宗氏內應菊池導敵入城妙惠自殺

武光於其城率三千餘騎進到筑後陣高良山義長賴尚欲擊之涉水木渡畝籠三原原田三隊為先鋒濟河義長賴尚猶未涉時大雨水漲武俊急擊先鋒三隊大破之畝籠三原原田皆死義長賴尚隔河而不能救之武俊收兵歸高良山今夜秋月氏內應於菊池翌旦武俊俄襲義長賴尚陣破之武俊乘勝催筑後肥前肥後兵督一萬三千餘騎攻少貳妙惠城妙惠部屬卷氏宗氏等應菊池納其兵於城逼妙惠令自殺武俊獲妙惠首大悅曰祖之讎也父之讎也快哉

武俊進兵攻多多良濱尊氏登香推宮望見菊池陣則其兵數萬騎顧直義曰我兵纔數百難敵彼不如自殺也直義曰戰之勝敗不必由多寡我試一戰也乃率義長細川顯氏高師重高師冬大高重成南宗繼上杉重能山名時氏畠山國清并大友氏時島津時久土岐賴清曾我氏

菊池武俊所向無敵進攻多多良濱爲直義所敗

宇都木氏白石氏八木岡氏相庭氏等發香椎宮與武俊接大高重成曰兵士從將軍者甚寡而引還直義罵曰何不初留而至此而歸大高非大剛可謂臆也汝所帶五尺六寸切其五尺可爲剃刀也既而武俊率五千餘騎自西濱來逼曾我白石八木岡先登白石獲甲首一人曾我八木岡得其馬及鎧而共突馳入敵義長顯氏繼進奮擊之義長刀戰殺傷千餘騎山名時氏肉戸氏岡部氏宗像大宮司等繼進義長得力益競武俊衆潰遁退于斤岡松浦神田兵降於直義武俊遂敗退歸于肥後尊氏謂諸將曰人心險於山水少貳一旗怠多年之恩顧應敵叛主以是推之則松浦神田雖降而何賴乎高駿河守曰夫人厚貌深心雖不可測之爲大將者不置人於腹心間則上下生嫌疑而大功難成乎尊氏感悅之菊池既敗九州半叛於是遣一色道猷仁木義長等追擊之

武俊被創途泯城亦陷

阿蘇大宮司自殺

秋月與其族二十人戰沒大宰府

武俊初被創未入菊池城而道歿城亦陷從士奉武重子武光（時九歲）逃隱於山中道猷等進兵攻内河某拔八代城阿蘇大宮司惟直被創於多多良濱遂自殺於肥前小杵山秋月氏與其族二十餘人戰歿於大宰府義長又陷九州處處之城以平之西海悉服

初尊氏浮海時備前之今木氏大冨氏中吉氏備中之莊谷新見成相高橋石川族備後之杉原山内在地和知宮氏安藝之熊谷志地兒玉小早川石見之澤氏益田氏三角氏出雲之多賀氏等及南海四國群士皆喪氣謂武家不能起暫從王化可以待時而皆憑紹介屬義貞麾下稱其狀號新田殿御教書以待其西征然義貞惑色發途稍滯及尊氏勢復振山陰山陽南海諸士皆變志望風悉應尊氏然義貞不知之猶謂已西征則到處可多服從者評判曰多多良濱之戰菊池兵一萬六千尊氏兵二萬八千高師直爲先陣尊氏謂諸將曰今日敗北則何地可逃唯自裁而已實

多多良濱戰菊池武俊敗衄其將城氏赤星氏皆死

諸國賊徒蜂起屬尊氏

是十死一生之秋也直義及師直皆曰家可決必死之志既而師直與菊池武俊一戰不克直義代而戰亦不勝直義不敢退仁木細川畠山高上杉輩三百餘騎勵氣而進菊池被而退松浦神田降直義而反擊菊池由是菊池大敗而被創其將城氏赤星氏衆三十八人皆死此戰直義自拔刀奮擊鎧中九矢嘗凱歌而歸尊氏感之勞之傳聞者皆謂直義一生勇力在斯戰也

罷賀茂基久神主職以貞久代之初基久有女容色絕倫帝爲皇子時詠倭歌聘之基久以爲帝不可爲皇嗣故不從而納於持明院宮中故持明院皇胤在祚則基久任職帝在祚則罷者數矣至此基久剃髮遁世諸國賊徒蜂起丹波人久下長澤荻野波波伯部諸氏以仁木賴章爲將據高山寺城而窺京師赤松圓心城于白旗

美作備前備中國士築城諸要害地據之而塞官軍西征之路

勅令源顯家還奧州再興大軍

陽源義貞征西將軍之綸旨

峯據之而塞官軍西征之路美作人菅江見弘戸諸士城于奈義能仙菩堤寺據之鈔掠國中備前人田井飽浦内藤頬宮松田福林寺諸士以石橋和義為將築甲斐河三石二城據之備中人庄真壁陶山成合新見多地部塞勢山路自是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并南海西海悉應尊氏勅召諸將令源顯家還奧州再興大軍以義貞為山陽山陰十六州總督賜征討尊氏直義之宣旨義貞奏曰尊氏雖再擧戴天威討之則可不日而平勿勞叡慮顯家奏曰西賊若蔓則可催奧羽大兵加力於官軍申命藤忠顯新田義顯

楠正成名和長年曰可警衛京師正成就參議藤清忠曰方今東方風靜尊氏既平九州則兵勢可壯乎不如留顯家與義貞分道西征則朝敵可早平也忠顯長年守京師則無不虞之懼臣正成雖不肖從義貞麾下而可討賊是所願也清忠曰所請良有以也然聖斷已決矣不能復奏正成不喜而退義貞稱病延征西之事顯家猶不赴東楠正成到顯家第語曰義貞速西則勝然託病遲留此度恐官軍不利車駕亦可幸台山閣下其帥東軍可撥亂如我則暴屍於京師顯家驚曰卿之言何及此哉正成耳語顯家曰

楠正成先知西征軍事必敗因設奇策令顯家密奏惜哉不聽

義貞元是良將也然今惑内嬖暗於時機為尊氏被破者必矣王政有私闔國仰望武風則尊氏若滅亦義貞不必為無貳正成深思之則終夜不能寢今有一奇策顯家曰如何正成曰懇降勅諭召尊氏與義貞和睦暫止干戈則可乎二人元是同出自至勅命重則不能拒焉且尊氏懲前度之敗軍其官職領國如初則不違詔乎義貞若拒詔不和則正成速可討平之尊氏若拒詔則可欺而刺殺之不殘此兩雄則兵革不止顯家曰尊氏勢大縱不違詔其詰闕不容易乎正成曰某為勅使赴筑紫以嫡男多門丸為質

子則彼亦不可疑焉顯家嘆曰嗚呼真忠臣也事君致死者勇士之道也未聞弄幼子而致忠義也正成曰閣下以我不為狂則密奏之有勅許則臣試圖之顯家入朝咫尺龍顏直奏之詔曰正成言奇也壯也忠也然朕勅請和於逆臣則不能然焉顯家退告正成曰陛下若聽臣言則大平之端也臣言不聽則國家必為尊氏之有也我不幸生今之世徒勞肺肝勞而無益不如倣藤房卿然本朝武夫之習俗可死而不死為無勇則我唯一快戰死而已閣下東歸在近我不再見焉前度數四之戰動與義貞爭先遲私則

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率兵向播磨、次書寫山

奥州官軍

閣下亦非忠臣。忠顯長年亦執拗不屈。台徒亦嗷嗷。我死之後、閣下再來援官軍、則唯重公忘私而可也。我既決心於死。故為閣下吐露中情。吁、顯家流涙而相別。○三月戊甲朔、己酉、改元延元。式部大輔菅長貞勘進之。〈據梁書上自晉下延元元文〉叡慮謂建武者有建立武家之義、不利於公家統一之政。故有改元之義。是日、殊賞參議源顯家軍勞、任權中納言。辛亥、義貞病未愈。先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率二千餘騎發京、向播磨國。癸丑、到書寫山坂本。乙卯、奥州官軍廣橋經泰・及相馬胤平率靈山兵、攻朝敵相馬光胤・小三保河

廣橋經泰等攻朝敵相馬光胤

赤松円心陣室山、行義・氏明夜襲走之

眼城。光胤敗走。結城道忠家僕中村氏出兵於宇多莊、熊野黨與光胤戰。光胤退入小高城。權中納言兼鎮守府將軍源顯家辭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奉義良親王歸奥州。勅參議藤經顯、使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庚申、赤松圓心催備前播磨兵一萬餘騎、陣室山。議以壬戌攻書寫坂本。行義・氏明聞之、黄昏發坂本、夜襲室山。行義率八百騎先進、氏明以千五百騎為後繼。圓心軍驚其不意。行義直突、則祐營放火急擊之。圓心敗走。貞範被瘡、則祐殆危。行義卒森澤氏覘之、則祐顧曰、汝為坂東聲、我豈可欺哉。而

源義貞發途到播州、宇都宮・菊池等來會

赤松圓心慮城郭未完、佯降官軍

急逃去。行義・氏明報捷於義貞曰、西國可容易而平。元帥勿勞意矣。征討使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病愈、督五萬餘騎發京師、到播州賀古川、待後軍。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武重叔父〉并攝津播磨丹波丹後兵馳來、官兵凡六萬餘騎、進到斑鳩、欲攻圓心白旗城。圓心慮城郭未完、乃遣小寺某、佯告義貞曰、初元弘之役、臣功雖大、其賞甚小。故懷怨恨而至此。然臣曾被護良親王眷遇甚渥。今不忘於心。若賜綸旨被許播州守護職、副以元帥教書、則可屬官軍勵戰功。義貞謂、如其所言、則何難之有。乃馳使奏之。勅許不滞。然使

菊池武教攻殺吉弘氏、復菊池城

者往還已經十餘日。其間圓心密繕修城郭。義貞奉綸旨授之圓心。還之嘲曰、此州守護職、我已受將軍之命。則夫綸旨如反覆手者。受之何為哉。義貞大怒曰、縱雖彼懷恨謀叛、而何至欺皇命哉。我今不拔彼城、則歷數日不可去。乃將六萬餘騎圍攻之。然四方險難、不得攀躋。而守兵皆精銳。每日官軍傷死甚多。己巳、奥士廣橋經泰・相馬胤平攻小高城。三日不克。頃聞菊池武重在京、潛令其族武教歸肥後國。初、武俊敗死、武光匿山中。尊氏使吉弘日向守衛菊池城。武教歸國、催其殘兵攻吉弘、殺之、復菊池城守之。尊

武重自歸
固攻城吉
弘而拔八
代城恣復
肥後

新田義繁
與千壽王
將戰于久
米川克之

氏遣兵攻之不克一說曰武重聞武伐光而武光逃
匿奏請歸國復其地勅許之武重
使其叔父武李領兵五百而屬義貞留京師從其西
征武重乘船歸國時尊氏令少貳賴尚為肥後國守
謀而吉弘氏居菊池城武重使國兵即時擊破賴尚
攻殺吉弘而攻島津氏於八代拔其城遂復肥後國
尊氏遣兵攻之
不克九州不靜壬申、尊氏自筑紫遣使於攝州多田
院源滿仲廟、祈勝軍之事。佐竹義敦到東國、然東士
無應之者。且新田義繁新任上野介、聚一萬騎、欲襲
鎌倉。千壽王令細川某作定禪者誤也將八千餘騎、拒之於
久米川。不克而死。由是關東屬官軍。○夏四月丁丑
朔、戊寅、勅皇女惟子内親王天皇女母藤禧子賜宣政門院
號、賜章德門院號於横子内親王正安法皇女壬午、正安

後伏見天
皇崩善翰
墨達和歌

奥州菊田
莊賊徒襲
相馬胤平
不克

常陸小田
氏應尊氏
廣橋經泰

法皇崩於持明院殿、春秋四十九。法皇昔退位時、歲
未滿成童、延慶治世間、預聽政務。今上臨祚以來、閑
居正慶、復聽政、厄於番馬之難。今上復辟、而又謝政。
今春尊氏西走之時、密請賜院宣、興皇胤。法皇喜而密
賜院宣於尊氏、使三寶院僧正賢俊携之赴筑紫。未
發晏駕。法皇善翰墨、受伏見帝之風、且達倭歌。奉號
後伏見院從三位藤成子追慕法皇剃髮是日、奥州菊田莊三箱湯
本堀坂口石河等賊徒襲官軍相馬胤平、不克而退。
乙酉、常陸國士小田氏應尊氏、聚賊徒。廣橋經泰、相
馬胤平等攻而走之。義貞圍白旗城、未能克焉。義助

義助說義
貞以解白
旗城圍宜
向九州

戍戌之誤歟

菊池武季
宇都宮公
綱向舟坂
山

言於義貞曰、久委大兵於一小城、而徒送日、則恐軍
中糧乏、而城兵乘機乎。往歲正戍守金剛山城、東軍
以衆兵攻之、不能克、遂招天下之禍。前車之覆轍、不
可不戒焉。且聞尊氏悉平筑紫九國、引大軍來、速解
圍、而及尊氏未近來、而先分兵破船坂山、敗兵自山
陽道而進、擊平備前備中、諭招安藝周防長門兵、而
後可向筑紫。是計之得者也。義貞乃使菊池武季、宇
都宮公綱率兵二萬餘騎、向舟坂山、以伊東氏・頻宮
氏為鄉導。此山險艱、雙峯峩峩、中有小徑、登羊腸數
里、雲霧常窈溟。賊徒等特鑿空岩石、設小橋、倒大木、

兒島高德
起兵熊山
奪船坂兵
氣

為撐柱、以拒之。故官軍在麓、不得進、徒移日。兒島高
德素無貳於官軍、去年與細川定禪戰於備前備中、
兵敗、竄身於山林。至是聞官軍不得越舟坂、潛遣使
於義貞曰、臣起兵於州之熊山、則船坂守兵定可捨
彼來。公窺其釁而分兵為二、其一為攻船坂之勢、其
一潛自三石山南樵徑出、則賊徒受敵於前後、可伏
度。於是臣舉國兵破船坂、則西海兵士悉可來從。因
告約期。義貞大悅許諾焉。癸巳、兒島高德欲乘曉登
熊山揚義旗、為令敵不知己兵之寡也。然誤期、夜既
明、高德俄放火於己館、與其父和田範長等二十五

三石舟坂敵攻熊山兒島兵潜下山突舟坂虜城陷

騎馳赴熊山。事起於倉卒、故其部屬等在遠方者不知之。近者若今木、大富、和田、射越、原、松崎馳來者二百餘騎。高德率之而登熊山。甲午、三石、舟坂敵聞之、分兵三千騎攻之。此山有七路。高德分兵拒之、終日相戰。入夜、今木、大富等率二百騎攀緣凌險、漸出三石宿西城。兵不知之。於是揚旗放火於東西城中。兵寡不得拒之、殆欲陷。舟坂守兵亦為之周章失度、匍匐上山。官軍合兵追擊之、殺虜甚多。舟坂陷。江田行義引三千餘騎入美作、圍攻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敵兵出城逃之上山。脇屋義助帥五千餘騎攻三石

赤松圓心勸義貞入洛

赤松則祐議決義貞入洛

城。大江田氏經帥二千餘騎入備中、據福山城。赤松圓心為義貞被圍既三旬、西國兵士來加官軍者日多、殆至十萬騎。圓心潜遣其子則祐及得平秀光於筑紫、勸其入洛。尊氏與諸將議、直義曰、今春敗軍依根之也。今亦不貯軍粮、縱入洛亦難久保乎。且菊池乘虛侵奪九州、則欲退亦不可得也。況東國北國共從王化、則一戰雖破新田、猶有摘氏在洛則難輙克之。久持則糧盡、不如全九州而待時變也。則祐曰、不然。今雖敵軍充滿備中備前播磨美作、而攻諸城不得援之、皆氣疲糧盡。於此時聞將軍發大兵來、則不

尊氏帥大軍發太宰府

戰而逃退乎。若不者、白旗城為彼被陷、而其餘城亦皆為敵有矣。然則雖擁幾百萬騎、恐不能入洛。將軍之興廢在此一舉。如菊池則蕞爾之事、不足慮焉。正成有智謀、然一箇鬚男、何必憚焉。且公家不用其言。又與義貞不睦、則不必可懼乎。猶豫不決、則官軍日壯、而筑紫之變亦不可測也。高師直曰、善哉。唯速發塗而可決十死一生之戰者必矣。衆勿多言。尊氏謂固然、乃催軍裝。庚子、顯家奉義良到奥州、開鎮守府。壬寅、尊氏帥大軍發太宰府、令仁木義長留守筑紫、以少貳賴尚、大友氏時副之。甲辰、尊氏整軍船浮海。

三寶院僧正授持明法皇院宣于尊氏

尊氏帥水軍直義率陸軍發嚴島総兵號二十萬騎

◯五月丙午朔、尊氏繫舟於安藝國、詣嚴島社奉幣。留滯三日。戊申、三寶院僧正賢俊來此、授故正安法皇（後伏見帝）院宣。尊氏盥漱拜讀、悅曰、我既免朝敵之名。自今而後、奉院宣與義貞戰、則豈不克哉。庚戌、尊氏發嚴島。伊豫、讃岐、安藝、周防、長門兵舩五百餘艘（其兵五千）來屬。壬子、到備後國鞆浦。備後、備中、出雲、石見、伯耆兵六千餘騎來從。其餘國兵不期而來、不攻而降、絡繹不絕。於是部分將士、令直義帥陸軍進到備中草壁、號二十萬騎。尊氏帥水軍而進。族四十餘人、上杉等外族三十九人、師直一族五十餘人、諸國將士

福山守將大江田氏經盛言、勵兵氣

百六十人、皆連舩從之、號七千五百餘艘、其中樓船三十餘艘、飾蓬萊島構須彌山、而隨風解纜、到備前吹上濱、福山城兵、聞直義等大軍來、言於其帥大江田氏經曰、此城未及繕修、且守兵亦寡、加何得拒之、氏經曰、夫戰之勝敗、雖依時運、以寡兵難拒大軍、衆兵如卿等之言、然受命越國來拒敵於此、聞大軍而逃去者、我豈肯為之乎、只分必死而已、卿等亦戰死、而冝遺芳於子孫也、城兵許諾、庚申、直義帥二十萬騎、超勢山、向福山、山麓四五里、燎炬相連、遅明到城下、備中備前軍三千餘騎、自淺原峰上進、城中潛兵待之、敵以為兵已亡逃、欲徑進入城、先揚閧聲、料其有無、於是城兵亦鼓譟揚閧聲、敵不輕進、自四面合圍之、城兵自陰處射之、弓矢雨注、一無

直義陷福山、大江田氏經奮戰、逃到三石、會脇屋義助軍、

不中焉、既而氏經留步兵五百餘人於城中、自率騎兵五千餘人、出城奮擊之、敵兵陷谷死者甚多、氏經見有敵軍中揚二引兩紋旌旗者、以為直義、捨此赴彼、力戰移時、而知非直義、又馳出敵中、而兵過半戰歿、此間敵遂入城放火、氏經不及歸城、欲歸備前、而與播磨兵攻三石者合、敵追躡於扳倉橋、而塞道、氏經奮戰、自坂倉川至唐皮、轉鬭十餘度、而免、直義陷福山、獲首千三百五十餘級、而暫留唐皮一日、獻願書於吉備津宮、翌日發唐皮、癸亥、大江田氏經到三石、會脇屋義助軍、義助告福山之戰、及尊氏直義大

義助引軍歸三石、城兵塞道射之、菊池從士原源五、源六力戰却敵、

軍水陸並進、於義貞、義貞報曰、白旗三石菩提寺諸城未陷、尊氏直義水陸兩軍竟來、官軍若拒敵於陸路、則恐敵自水道進襲帝都、我當退兵於攝津、卿等亦冝引軍會於彼、而共拒水陸兵於一處、且告江田行義亦以此也、使者反命、夜半義助引軍歸三石、城兵乘機出于船坂山、塞道射之、飛矢雨下、菊池武季為殿、其從士原氏兄弟兄曰源五、弟曰源六、勇猛絶人、還拒之、或射或戰、呼曰、有黨與者還來、菊池兵聞之共拒戰、追兵為之不得進、宇都宮公綱囬轡力戰却敵、由是官軍數萬全歸、義助幸免、甲子、和田範長、其子高德、

和田範長認義助蹤、而馳為赤松兵所遮、奮戰死、

為拒佐佐木氏屯于西川尻、及聞福山城陷、而引兵赴三石、至則義助已去赴播磨、範長慮舟坂路塞、而自間道經三石南山、徑出于佐古志陣、高德創痛不能騎馬、故留之於僧房、而範長纔引八十三騎、認義助跡而馳行、赤松圓心聞亡兵自此經過、而遣宇重氏帥三百餘騎、遮於那波邊、重氏兵大呼曰、逃行者誰、我弛弓脫冑而早降來、範長笑曰、尊氏寄書招之亦不降、而況於汝輩乎、乃馳馬奮戰、敵辟易不得進、範長潰圍突馳、浪徒者處處遮要之、自郡波至阿彌陀宿、轉戰十八度、遂與從兵共自殺、少焉重氏來嘆、

諸士嘲義助棄範長而逃。正成悼範長曰、嗚一義士死。

曰、暗夜不辨、為誰其若早知為範長、則救之、嗟惜切乃葬之、範長者、佐佐木盛綱後也、世在備前兒島、元弘之役、範長與高德共有勤王之勞、勲約曰、可授備前國守護職、然一統之後、僅賜兒島一莊、高德曰、是先祖之傳領耳、勅加取鳥莊、高德猶以為不足、範長諭之、不敢恨朝家、此後尊氏遣使曰、若降我則以備前一國賞之、範長曰、縦漏朝恩、豈忘忠義哉、父子共不抱貳心、以及此、評判曰、義貞聞範長死惜之曰、是義助之過也、諸士皆嘲義助棄範長早逃、曰、新田伯叔兄刖弟聰同家同胞天地白黒、楠正成亦為範長垂涙曰、嗚一義士死、義貞退白旗在賀古川西、待義助氏經、行義滯留二月、而

義貞馳使奏請濟師。

發兵欲濟川、時雨降水潦方盛、諸卒咸曰、恐追兵来乎、大將并裨將等宜先乘舟而濟焉、義貞不許曰、當我不濟而敵来、則背水輕死反便于戰乎、先令諸軍濟而我後、則何痛之、於是諸兵悉濟畢、而義貞為殿、既而水退、義助等来、六萬餘騎同時皆渡、義貞不能陷白旗而退、尊氏既競来、官軍日減、及至兵庫不過二萬騎、義貞馳使奏曰、聞尊氏直義率大軍来、為拒之於要害地、故退于兵庫、帝大驚、詔遣楠正成助義貞、正成奏曰、尊氏率西海兵来、其大軍可知焉、顧我軍兵寡氣疲、謀不出於奇、則不可當彼大敵、於今則

正成奏請、俟敵入京、而絶糧道、攻擊之、清忠唯為不可。

召還義貞、再促皇輿於山門、而臣亦歸河内、以畿内兵塞河尻路、敵入京師、則出兵屢攻之、則後拒之兵疲而可離散逃亡、當此時、義貞自山門来討之、臣亦自河内出、則尊氏可殪焉、是計之得者也、義貞亦念茲在茲乎、然猶留兵庫者、彼愧奉征討使、未與賊合、而退則為世人被嘲也、但軍以終勝為善、審察之、諸卿僉謂、軍旅之事、宜任彼等、唯參議藤清忠以為不可、且曰、尊氏縦催西海兵、不如今春東國大軍、凡每戰以寡兵挫大敵、不必在籌策之善、是以聖運齊圖也、加之一歲之間、翠華再避金闕、亦似帝位輕、則只

楠正成奏言九條。

可征賊於帝都外、詔曰、清忠議可也、正成不平而退朝、評判、詳載正成奏言曰、義貞發洛時、臣請同行、為擊彼懈也、凡賊軍再舉、皆出於彼懈、何則今春不聽其言、不追賊、而自兵庫帰、是一也、赤松所詐、不能強奏、又不能早討、而遂屬朝敵、而塞要害、是二也、義貞早西征、則山陰山陽卷服王化、此那懐帝德、又非慕義貞仁情、唯畏今春大捷之勇猛而已、然[illegible][illegible]挑而出軍遲、故中國叛乱、是三也、西征之初、為円心被欺、不悟彼構堅城、而至降綸詔、是四也、義貞為元帥徒居於小城之下、勞士卒損兵威、而使尊氏坐大於鎮西、是五也、當其分兵、則義貞自率大軍、到備前備中、而令義助率五六十兵、備白旗城、亦足矣、寇賊聞義貞自至、則中國望風而靡、三石城早陥、福山城可守、然則直義雖大軍、不能敵義貞、而尊氏亦退筑紫乎、不察之、身留白旗、遣義助、不勝敵、福山陥、是六也、聞尊氏競来、則留兵守播州、而身自進到備中、則猶可足防之、不然、而召還義助、添敵勢、是七也、凡軍以進為勇、以退為拙、此役不能進兵、退於兵庫、損官軍、或是入也、敵分海陸、則以寡兵當之、亦或克、然謂拒

正成罵習
清忠

海陸之敵於一處者謀拙所敗軍之兆也是九也事既如此齟齬則臣雖到兵庫不能克焉在今則召還義貞於帝都車駕後幸山門臣正成歸河內塞粮道賊軍必疲士卒減耗者必矣當其時義貞與正成約期挾攻之則有可勝之利而已臣不知其他然帝用清忠議正成退謂清忠曰足下所議多端損國家之乱足下往年以少貳為無罪而不賞菊池功然少貳助賊菊池勤王且返顯家於奥州不受赤松滿服皆是足下奏議也定知今可悔也此度正成所奏肯謂足下沮之君王惑焉我必死之死則國家為尊氏被奪也孰原國家動亂之本則准后為之而足下其次也朝敵非他而足下也我欲手刃足下以微辭陶然時論不詳事之顛末則以我為狂躁不忠之名故強而忍耳我常思尊氏雖強大然我在則國家不可奪於彼也然君王不用我言而群卿沮我且元帥滋惑與我不合今遣我於死地我戰死事猶不忘忠義遺訓幼兒可謀恢復足下長生見之我所言不可違也哉今棄命而西不可再朝流涙而退藤經顯源忠顯在傍聞之感其精忠翌日寄奏之帝亦悔焉然不及改議而止正成率六千餘騎發

正成會子
正行于櫻
井宿告行
此役以必
死且留遺
訓

京遣人於河內召嫡男正行幼名多聞丸正行率八百餘騎會櫻井宿正成語正行曰我聞獅子生子三日投之萬仞石壁其子備奮迅之機則中間飜身不死汝歲十一果為我子則留我遺訓於耳根我今所以召汝於此為有必死之志也頃間官軍氣勢蹉跌非可克敵君王不悟我籌策棄忠臣於必敗之地我既知國家為賊被奪則必戰死以旌無貳之志我死則尊氏有天下而或發兵欲屠我家乎然則率殘兵守金剛山城可盡力拒之或縱購重祿招之必其勿降而忍恥可死而守義我為汝留若于勇士則見時察機

事老母盡
孝然勿以
軍事預議
之正成遺
訓之一

運討賊之籌令君王行一統之政則我開眉於泉下汝不違我遺訓則君王之忠臣而我家之孝子也重諭曰愛憐幼弟如左右手眷遇部屬成水魚情汝未長之間宜以和田恩地矢尾准視我每事咨詢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及志學之年則可窺文字辨道義也且自記治國之要十五條授之正行曰大人自訣必死童子豈獨歸哉願執鞭駢首於馬前正成罵曰我留汝遺言者非必愛汝唯是為國為君也汝何愚哉正行垂涙曰大人言無餘蘊童子亦悟唯命之從正成大悅乃傳累代名刀於是召和田正

正成召和
田正遠等
屬正行

正遠恩地
滿一諫止
正成赴兵
庫

遠恩池滿一矢尾顯幸湯淺孫六等曰此行我率五百騎而足矣其餘數千騎則汝等率之從正行歸千劔破可待時而再舉義兵我知尊氏直義為人其威量不如賴朝則天下不必久服汝等其勿懈我元是在民間今以微功受大恩縱雖沒後為子孫部屬者豈忘君恩屈凶賊哉汝等念茲若事不成則舉族死國難遺名於萬世正遠諫曰今傳檄徵兵則河內和泉攝津紀伊四州士不日而聚可及二萬何不克敵哉若不然則臣正遠雖不肖假裨將之名而分兵往從義貞竭力一戰君其託病歸千劔破城而運帷籌

君王智淺政昏令正成決必死惜乎

察時機與義貞約期則五旬之間尊氏可破矣、滿一曰、正遠言是也、名將容易輕死似薄忠義乎、且君豫作大船與義貞分兵、雖拒海陸之敵何難之有、滿一請先率舟師發行、正成曰、二子之言皆善、我亦猶運謀則有不可死之道、有可破敵之術、然我今決必死者、非一端之事、慮始終而為之、君王智淺政昏、既不懲前轍而許義貞管領十六箇國、且約正成管領九國、則戰勝而後、以何地何邑賞他將士、我不賞則諸士必抱恨作亂、當其時、正成可辭九國管領、義貞必不辭之、不辭則其勢強、而群士皆從焉、然則後生一

滿一請從行正成答以從我同死者太易奉正行謀再舉者為難

尊氏、而其威量不可劣賴朝、然則我然不免者必矣、我死亦時至則尊氏猶可破之、我生亦令義貞如尊氏則可難破之、以是計輕重、則與暫延命、不如死於今、君王不用我言而及此、他後亦不可聽我諫、然則生而無益、唯速死旌忠而足矣、正遠滿一言塞而淚下、滿一曰、某蒙恩超群、請從行、不許、顯幸曰、我齡既老、難期後舉、請同行焉、正成曰、從我同死者太易、奉正行謀再舉者為難、汝等為我捨兵易、取其難則可謂真忠也、於是衆皆言屈、正成再見正行、告訣而相別、一軍嗚咽、無不感服、於是正行率七千六百騎歸

正成到兵庫會義貞告詔旨

河内、從正成留者五百騎、皆決必死之志、歸者謂留者曰、[illegible]鄉妻孥託我、勿勞遺念、正季擇其兵二千騎中尤者二百騎從正成、發塗而其餘皆歸鄉、丙寅、正成到兵庫、與義貞對語、告詔旨并上言之趣、義貞曰、我心亦如卿所思、豈以敗軍之寡、可當大敵之競哉、然去年關東之役、我兵敗北、敵追来而遂以不得拒於路、不免人嘲、此行也、又聞大軍来、不戰還都者、我甚恥之、唯拒敵於此、以一戰耳、何圖勝敗乎、正成曰、曾聞衆愚之愕愕、不如一賢之唯唯、則何必憂之、唯察可進而進焉、察可退而退焉、可謂良將也、且元弘

義貞勧酒正成謝西征無功

之役、殪高時累世之威於一時、此春退尊氏大軍之猛於西海、是在元帥之善謀與勇武、誰人何容喙於其間哉、義貞亦意解、設宴至夜闌、評判曰、義貞據思、正成来、則可聞此度之失機、然此無一言之識、義貞詰之、問正成曰、卿兄弟所帥何寡哉、正成曰、私兵分守所領諸城、而備朝敵之在蕭牆、故從於此者不多、義貞曰、風聞君王故道義貞進退共不合卿意、故挾戚死之志、可謂忠義之至也、然卿死則官軍衰氣、賊徒乘勝、然方今君王以卿與我為左右手、若失隻手、則大敵可難抑也、卿以死欲進忠、然不免不忠之名乎、卿其深察之、先是義貞動違卿言、屢有悔也、自今而後、軍事悉任卿指揮而已、正成曰、今般之戰者、國家之安危也、故不亦戰死之志於衆、則士卒難勵氣乎、故云爾、豈必徒死哉、義貞猶疑之、曰、今度西征無寸功、深為卿愧之、正成曰、從前之軍務、誰可比肩於元帥哉、唯於此度則可惜失時機也、義貞曰、悔之無益、他後卿其勿聽言、我其不進、乃勸酒、叅興宴、罷、正成歸營、謂義貞素

出羽國亂殺國司
源顯家陥小高城

正成決必死之志不預議軍謀帝悔悟之

（侍尊氏急而及艱難故欲假我力滅尊氏也彼中心我早悟之我為彼竭力滅尊氏亦國家遂非朝廷之有我何没心哉唯不死耳）出羽國亂殺國司正三位前參議藤光顯已源顯家陥小高城殺城守相馬光胤其弟長胤、胤治、成胤、胤俊宮内卿藤實忠還任治部卿權大納言藤公泰兼宮内卿中納言藤公明任權大納言（侍從如元）權中納言藤實世兼尾張守罷春宮權大夫藤公重代兼之前參議藤光継任權中納言（信濃守如元）參議藤實治兼大判事藤經顯兼左京大夫藤宗兼兼侍從是日洛中傳說正成遺言正行之事義貞亦密奏正成決必死之志不預議軍謀帝大驚俄發遣勅

尊氏海陸大軍競來

使曰翠華可幸台山義貞正成可班師歸洛時大雨薄暮勅使到兵庫諭告詔旨於義貞及正成義貞曰宜任叡慮今夜班師正成曰元帥早可入洛然冒雨夜遁亦不容易但非向敵陣則不為難乎於正成則暫留此察賊徒兵勢而可歸洛故延及明日庚午雨晴義貞欲發兵庫時尊氏兵船數千艘浮海競来直義陸軍數萬騎自須磨野進馳義貞謂正成曰不見敵旗則歸洛而可也既見敵則一戰而試勝敗也正成曰善哉義貞乃部分將士正成曰不論海陸其一方則正成拒之義貞曰御兵寡矣可加宇都宮公綱、

正成陣湊川以當直義軍

義助陣於經島氏明陣於燈篭堂南濱義貞陣于和田崎以指揮諸將

千葉貞胤菊池武季也正成曰其欲兵之多則可携私兵何借他兵哉我與正季七百騎而足矣敵縦雖大軍可一快戰乃陣湊川西以當直義陸軍菊池武季馳至曰足下兵寡難當大軍我私兵多於足下兵請在此備員也正成莞爾曰卿之志不淺淺然直義鳥合蜂聚之兵雖多易破而已乃謝而還之曰能從元帥破尊氏武季回顧而去義貞令義助率五千騎陣於經島大館氏明率三千騎陣於燈篭堂南濱義貞自帥二萬五千騎陣于和田崎張帷幕以指揮諸將既而海陸之敵近進而大呼官軍揚聲而應焉其

本間重氏射定禪姪七郎殺之

聲轟天地兩軍未接時細川定禪姪七郎乘小船指揮南海士卒義貞屬士本間重氏（重或作資）遥射之洞胸立死（或云時有雎鳩含魚飛揚重氏射落之於尊氏船）尊氏驚其精工使小早川七郎遥問其姓名重氏乃刻姓名於箭又射之而請射反其箭尊氏選衆擧佐佐木顯信（顯信一作信胤）顯信承命欲發矢時有一輕卒先射一箭其箭勢弱半途而落官軍大笑之顯信亦不及發而止敵軍欲雪其耻而二百餘人乘舟向經島着岸齊進義助兵五百餘騎掩擊而鏖之細川定禪恚無後継故先車戰歿而令其姪頼尚（七郎兄）帥水軍七百餘艘欲到紺部

正成前後受敵、先破前者、直義走、

濵傍岸而上、官軍欲拒之、隨舟而東、雖未挑戰、自有官軍退舟軍追之勢、於是義貞與正成、其陣懸隔、兵庫島無守兵、尊氏伺其釁、寄戰艦於和田御崎、而悉登陸、正成望見曰、嗚呼官軍可敗、直義陸軍競進與舟軍共圍官軍、遮其前後、正成謂正季曰、敵今遮我軍前後、而我無援勢、是授命之秋也、先破其前者、而擊其後者、乃帥七百餘騎、突馳大戰、直義兵二十萬騎披靡、退于須磨上野、直義馬瘏、為敵被追、而殆危、藥師寺公義斬追者數騎、直義幸免、尊氏見直義敗走、而進大軍助之、出于湊川東、遮其後、正成引兵奮

正成戰疲退入民屋、尊氏遣使勸歸河內、

擊騎戰十數合、敵軍又敗、正成戰疲被創、十餘處、退入民屋、時尊氏使須賀氏來請見正成、正成不見、令平井氏問其趣、須賀曰、將軍令臣言曰、義貞引兵東靡、足下以寡破衆者數矣、其勇武無比、可以感歎之、將軍與足下舊知、而互無恨、則不可及逼焉、足下亦非可降之人、今為足下扣兵馬、足下其歸河內、直義傳言亦同焉、正成笑曰、我欲生則破堅陣者不難、何待尊氏告哉、然使价之惠不為薄矣、令一僮歸鄉、乃諭竹童丸曰、汝歸語此軍㨾、竹童請死於此、不許而遣之、正成謂弟正季曰、勤王之力窮於此矣、生不能

正成、正季、及橋本正員、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皆自殺、

平敵、命也乎、死以報之、汝謂何、正季曰、豈不同志乎、即兄弟相共自裁、遂死之、其族士橋本正員、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等、自盡、菊池武季、弟武朝、受兄命、到須磨、巡察軍事、會正成自裁、而不忍生還、共自殺、正成平素用兵善謀、而精其術、御下無私、士卒樂為之用、臨軍輕死、一以當千、奉上無貳、不失忠義之志、正成歲四十三、正季歲三十二、聞其死者、無不嘆惜焉、評判曰、正成張三陣、志貴右衛門在前、正成在中、正季在後、直義憚其勇、而相持不進、及舟軍登陸、義貞東靡、而以正成為孤軍、而進旗於須磨上野、赤松貞範則桃井率三千騎為先登、志貴擊却之、正成正季絶而進、幾擊之二陣細川三陣島津、皆敗走、諸軍分散、直義退陣、高師泰師直善

菊池武朝衝敵重圍、問正成安否、會正成為自裁、共死、

楠正成軍務之外事、

戰、志貴力戰、正成率騎、正季率步、競擊、師直退、仁木細川陸亦分散、正成勢氣漸疲、息湊河民家、直義又帥一萬餘騎擊之、正成復戰、凡自辰至未、相當十六回、七百精兵漸盡、存者纔七十三人、半皆被創、正成退入民家、菊池武季在義貞麾下、請迎正成、義貞曰、敵自諸浦進來、一戰時至、武季乃令其弟武朝率兵二百、間正成安否、武朝為敵被遮、到處數戰、兵半死、衝到湊河、會正成為自裁、武朝曰、何不破一方會元帥、我正成曰、往會元帥者太易、然今日之死、我素志也、且從軍皆守約先死、我何偷生哉、武朝曰、壯哉、我亦同死、正成曰、不可也、早歸矣、武朝曰、我為迎足下而來、豈見足下之死、而忍獨生哉、乃令一人歸報武季、而武朝先自殺、正成正季並枕而自裁、殘兵皆殉死、遺言橋本八郎正員、和田五郎正隆、遣正成正季首於尊氏陣、高師重受之、於是正員正隆放火燒群、而共投火而死、武朝從士八十餘人、或馳入敵陣、或散自殺、皆死、竹童丸歸河內、詳語正成正季及志貴等力戰之赴、而後自殺、河內攝津和泉及紀伊大和人民、聞正成死、無不哀慕焉、正成軍務之外、專施安民之政、或掘池

施安民之政

正成治竊馬者還畀

之米、責郡司宇佐美氏怠於治民

闢田以増戸口又捨空地植桑柳栗等以為民産之助有病者憐恤之有貧者則詳問其故而如養親財乏多子多僕不幸失財則施之賑之且教作業之術若無故窮乏不勤作業者誡之稱國賊而放逐之去春正成自京帰國時路逢捕盗而来者正成問曰河州平岡民盗馬者也正成問囚曰何故盗馬囚曰老母臥疾醫曰得粟二石則治之相約受藥漸愈醫請粟然家貧無粟不能畀之醫怒不授藥請親友者借一石以遣之醫曰不得二石則不可療之故盗馬賣之得粟一石乃贈一石於醫受得母之藥返一石於

借者既而為馬主被捜索而就縛云云正成按撿其事則如其言於是又糺其所以至貧窮則被脚疾半年不能耕耨而窮乏也正成乃以馬返本主且加粟一石償之以穀五石畀買馬者赦囚罪而感其孝畀米十石而令曰汝為母盗物故我裁斷如此然盗竊之罪不可不懲我為法可燒壊汝小舎汝其以我所畀之米新求田宅可養老母也以醫為違仁術放逐於他邦而責平岡郡司宇佐美氏曰汝怠於治民不救貧者不憐病者其弊至於此然非汝之怠而正成之怠也其餘勞心於國務屢施仁恵故士民懐其仁

時論云、本朝古来武将兼備智仁勇者、正成其庶幾乎

義貞陣湊河拒足利海陸軍

大館、江田先當仁木細川等

得其利故論者曰本朝古来武将兼備智仁勇者正成其庶幾乎　義貞在西宮欲得正成至挑戰然不至軍中或曰正成既死義貞訝之曰正成非輕死者見機而進退輙非為敵追殺者徇正成死者敵之詐言而驚官軍也少焉菊池武朝使歸具告其實義貞大驚曰正成平生不欺我然不變必死之志者所以嘆朝政不善而激義貞怠慢也嗚呼良将捨我而死我獨生而何面目之有乃先軍騎進呼曰我亦決死同志者継至由良氏長濱氏下馬趨而扣義貞馬曰大将狂乎欲立天下之大功而何顧一副将之死哉

目憐正成則以克敵為要而可也倉卒輕死而何益之有義貞曰善哉汝等之言於是下令整列督四萬騎赴湊河陣尊氏直義合海陸軍號八萬騎競進仁木細川為先鋒兵八千高上杉為二陣兵一萬一直義及吉良石堂為三陣兵一萬六千尊氏為最末其麾下兵三萬六千餘騎四國九州戰艦數百艘猶在海上義貞初見四國九州之舟以為尊氏而欲拒之自和田崎到西宮其間尊氏既到和田崎正成死之義貞班師到湊河見尊氏直義旗揚言曰是我所願快戰也既而兩軍相接大館氏明江田行義率三千餘騎先當仁

源定平及新田氏族擊高上杉陣

義助公綱武季土居得能等突師直陣而進擊直義

定禪帥四國兵競來官軍敗

木細川等戰疲互退。中院中將源定平及新田氏族、率五千餘騎擊高上杉陣、奮戰數回。師直令曰、楠既死、無可懼者。且我衆敵寡。進而勿退。官軍急擊之。仁木細川上杉陣敗。師直不退。官軍疲而退。義助率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土居得能等一萬騎、突師直陣、而進擊直義陣、破之。師直又率陶山、高橋、吉見、澤、小早川等三千餘騎進、而直義亦繼之。義助公綱力戰數回。時細川定禪帥四國兵二萬騎、自西宮放火、而競來。官軍敗走。義貞曰、是我自戰之秋也。乃令船田、由良、長濱等當定禪、而自進擊直義陣、大破之。而直

義貞自突尊氏陣大戰不利而退

義貞立求塚揮劍避飛矢

馳入尊氏陣、大戰。此間船田、由良等擊定禪。先軍而却之。阿波小笠原氏三千騎奮戰甚銳。官軍疲退。尊氏勢氣彌熾。義貞進馬呼曰、義貞戰死時至。力士畑時能、亘理氏、熊谷某等挽留義貞馬。馬不能動。軍士等擁義貞而退。官軍敗績。義貞率殘兵三千騎、出生田森、東向丹波路。大敵追急。義貞十六健士、其三人死於此。然義貞爲令諸軍早逃、自爲後拒。其馬中矢而殪。義貞獨立求塚上、待他馬之救。追兵連射之、飛矢雨注。義貞著堅甲（金薄）、帶利劍三握（号鬼切丸、自多田滿仲傳來。而源氏之家寶也）、且其爲人輕捷、或跳或以劍斬之、能避其

小山田高家代義貞危急留戰沒

尊氏進兵向洛

天皇攜三種神器而幸叡山

矢。然敗軍群士無來救者。時小山田高家遥見之、載馳來、以己馬獻之、以身扞追兵、乃戰沒。義貞幸免、向丹波路。（初義貞西征、到播磨。兵多糧乏。義貞惡諸卒恣掠民家、漫刈苗麥、而下令禁之。高家於敵營進地、刈青麥而歸。長濱某掌士衛、以其犯令欲罪之。義貞聞之謂、彼豈以青麥代其命乎。是誤以爲敵地者也。不然則糧盡不得已者乎。乃遣人於彼營撿察之、兵器儼飾、而果無糧食。使者反命。義貞有愧色曰、彼爲戰忘法令。軍無見糧而兵有飢色、則將之罪也。於是畀衣服於麥主以贖之、而賜穀十石於高家以謝之。高家感荷其厚情、至是報其恩。）辛未、義貞率敗卒六千騎歸洛。乃參朝、謝敗軍之罪、勸山門之幸、且語侍臣曰、此度捨正成而獨歸、不耐汗顏。　尊氏直義進兵向洛、陣山崎寶寺。壬申、天皇攜三種神器而幸叡山。左大臣

藤經忠、右大臣藤公賢、前內大臣藤定房等、御相雲客悉扈從。義貞帥氏族部屬、警衛鳳輦。名和伯耆守長年、其子長生、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泰藤（宇都宮庶流、公綱爲嫡、泰藤爲庶）、狩野貞綱、河野通治、得能通益、武田盛正、小笠原政道（武田、小笠原多種類、或爲官軍、或屬武家）、仁科氏重、春日部時賢、土居左近將監、今木範家、頓宮忠氏等、總六萬餘騎、充滿叡山坂本。其餘慣今春之勝、進從者甚多。山中旅舍不定、粮食亦乏。勅遣洞院權大納言藤公泰於持明院殿、催延慶法皇、正慶上皇、及其皇族、同遷山門。兩上皇以故法皇（後伏見帝）賜密詔於尊氏故、辭

尊氏分兵攻降攝河

諸城獨屋崎不降

尊氏贈正成首於其子多聞丸

雖猶豫勅使頻促之遂發駕太田判官全職率兵護
送之比到河原上皇僞稱不豫而停駕於法勝寺前
時兵火漸見閧聲既聞全職留兵士曰可待玉體稍
快而發御駕而全職先登山既而尊氏使者馳至奉
迎両上皇入六條殿以長講堂為行宮而嚴兵衛前
權大納言藤資名中将藤實繼等候焉癸酉正二位
前權大納言藤長隆剃髮從三位平範高平行高共
剃髮高師直說尊氏曰今春在洛之閒粮道不運依
正成構若于處城於攝州河州也不屠之則又為妨
也尊氏乃分兵攻之藤井七郎以神南城降其餘六

城皆屬尊氏唯屋崎城不降矢尾顯幸族平野氏水
谷氏及紀州湯淺氏守之尊氏令細川二郎攻圍之
不能克之直義遣使說之曰多聞丸正行不敵武家則
和泉河内所領可如故於攝州城則有妨於西國之
運漕早避退而可也顯幸荅其使曰正成死而正行
幼然和田正遠等部屬猶存則不敢退城若大軍臨
此則所願一戰也直義曰此等小事不可勞兵馬乃
解屋崎圍甲戌尊氏入洛以東寺為本營〔〕六月乙
亥朔尊氏遣世瀨川祐憐贈摘正成首於故鄉先是
梟之於六條河原以示洛中見者皆哀憐之直義謂

尊氏發大軍攻叡山高師重敗却

赤松等攻恩地滿一於八幡城不克

尊氏曰贈首於故鄉且催感情且添良慕而彼部屬
家僕等勇氣衰弱是亦一謀也尊氏從之示諭祐憐
曰尊氏欲與正成盡忠於朝廷然依義貞競而及此
我於正成素睦而無怨且本朝無雙之義士也故贈
其級宜營葬事自今而後多聞可速攻叡山乃發大
軍吉良石堂上杉畠山將十五萬餘騎為正兵向志
賀唐崎仁木細川今川荒河將八萬餘騎為奇兵向
無動寺令高師重高師秋大高重成南宗繼岩松
氏桃井氏等六將師二十萬騎向西坂本師重欲一
舉而陷山門是日義貞等諸將皆在東坂本唯廷臣

山徒在西坂本時朝霧大漲咫尺路暗不辨到客故
師重等兵不得進山徒奮擊之斬三百許人敵皆屯
水飲樹陰山徒亦不進兩軍相持正兵奇兵聞西坂
閧聲亦齊進到東坂本西穴生前官軍守禦嚴固義
貞陣無動寺千葉宇都宮土居得能陣無動寺麓白
鳥西國北國東海道兵旌舟於湖上共威勢氣敵雖
大軍而為之失度不得進屯於大津唐崎志賀尊氏
令赤松及松田頻宮等率八千餘騎攻恩地滿一於
八幡城滿一攜六百餘騎固守之赤松等兵多死丁
丑尊氏護廷慶法皇正慶上皇豊仁親王幸八幡行

宮、依洛中可為戰場也。是日、僧賢俊任醍醐寺座主。尊氏推擧之。庚辰、東坂本之京軍遣使於西坂本告高師重等諸將曰、此處義貞等諸將皆在。想其西坂憑阻險、而唯遣廷臣山徒也。若進兵、則敵可破也。敵敗、則擧烽於大講堂文殊樓、遙而可也。見火氣瀉而而吾儕亦競進、東西同時攻擊、則官軍可鏖焉。乃以明日為師期。諸將許諾。師重令群下曰、諸軍攻山門之約已定。若臨戰而一步退、則縱曾有拔群之功、而罪之。一步進而擊敵破陣、則卒者可登為士、士者可速賞之。然或獨貪功、勿單身而進。或妬人有功、而勿

高師重攻山門。源忠顯藤正忠拒之死

名和長年罵詈藤清忠

不扶危、只勠力一心、進到山上、燒堂舍佛閣、斬三千衆徒而梟首於大講堂庭上。快哉、勿怠焉。將士聞之、皆揚氣勢。辛巳昧爽、師重等帥二十萬騎、自三石松尾、水飲進。千種參議源忠顯、坊門少將藤正忠率八百騎拒之。敵自前後擊之。忠顯、正忠及從兵皆戰歿。忠顯頃年誇恩極驕、然為義貞正成被誡、慙悔之心萠。至正成死、不耐嘆息曰、嗚乎皇運危迫矣。我厚受朝恩、不忍見帝座之虛、不如先死事而報恩也。正忠、清忠子也。湊河敗以來、洛中無貴賤皆曰、清忠一言殺正成也。正忠愍之。及車駕登山、清忠雖從称病不朝。正忠候行宮。明日名和長年大言曰、正成死而官軍敗、車駕蒙塵、皆是清忠為之。尊氏得志、則可先賞清忠。衆皆默然。正忠赧然而退、謂其從者曰、我一戰快死、以雪父之恥。至此忠顯正忠同志、力戰大敵、競擊不敢退。忠顯多力、敵為之被殺傷者若干。正忠

江田泰氏與山僧定範合抱、共墮岩谷而死

義貞公綱奮戰陷師重兵于水飲谷

亦得首數級、共馳入敵軍戰死。忠顯年四十六、正忠年十八。官軍山徒皆憐之。師重等乘勝而進。山徒七千人拒之、不克而退。敵追之、到大嶽山中。學侶勵北者而挑戰。三位房慶澄為先登、北者皆還戰。満山衆徒相聚為群、登四郎谷、箸塚、上竭力拒之。敵亦不能進焉。備後人江田泰氏誇多力拔群、獨登。山僧定範相當相挑、合抱共墮於巖谷而死。時撞大講堂鐘告事急。於是宇都宮公綱率五百餘騎、自横川馳來于西谷口。義貞附諸軍於義助、留于東坂、自率精兵三百騎赴西坂。追從者六千餘騎、來登四相上。義貞進軍、與公綱共馳下擊之。敵兵敗走、陷于

高師重、吉良石堂仁木細川等分大軍攻叡山

水飲南北谷、死者不可勝算。公綱謂義貞曰、元帥進馬而追之、其為先陣、敵既失利、見元帥旗、則逃于洛中。進擊則大克。義貞直下。遠望則敵軍自山下至洛中、連續不絕。謂公綱曰、衆寡不敵、戰則必危矣。乃整軍陣、大嶽師重等退屯水飲下、相持相挑。壬午、高師重不耐敗軍之怒、遣使於大津諸將曰、昨日我自西坂競進、然其軍不攻東坂、故我軍蹉跌。今義貞在大嶽、則乘間攻東坂本、則官軍可破。而縱火於山上、則我亦自西坂進、可以屠叡山。吉良、石堂、仁木、細川等皆曰、昨我勸彼、今彼勸我、何不勵力哉。乃分十八萬

義助堀口、江田大舘、土居名和、拒戰敵不利而退

尊氏短義貞、不安心於正行

騎自三方進登、作土豚填隍、積枯柴而欲焚闘樓、脇屋義助在城、進鼓者兩射死傷者五千人、敵辟易而退、義助及堀口、江田、大舘等率六千餘騎出城奮撃、土居、得能、仁科、名和長年等率二千騎、自白鳥横合、湖上水軍亦著戰艦於唐崎邊、射之、敵無利而還本屯、自是兩軍相守不接戰、尊氏直義聞山門軍屢失利、相議軍事、直義以義貞勇猛超人、其氏族亦馴兵、且名和長年、菊池、宇都宮、土居、得能、皆為驍帥、我軍其不克乎、高師直曰、不然、今春之敗、非義貞勇、而正成所謀也、正成既死、何懼之有、且在我軍、則大高重成、桃井直常、細川清氏、土岐頼遠、山名師氏、武田、一條等用兵、豈劣義貞部属我麾下、武運之威、可不終年而期焉、尊氏曰、然、我不懼新田、彼素無智謀、嘗滅鎌倉、假三浦義勝等、其餘戰略皆出於船田義昌、今春之戰、依正[illegible]策也、今無

恩地滿一率輕兵襲赤松陣、殺小寺氏等

尊氏立豐仁親王為嗣王、復建武三年號

舊正成部下熊野八莊司加師重陣

謀主、而被獨斷、則為我擒者必矣、唯不安心者、河内餘孽而已、直義曰、正成既死、則彼不及出兵、漸々懷招之、則自屈麾下耳、乙酉、恩地滿一率輕兵二百人、夜襲赤松、松田陣、撃殺小寺氏等百餘人、赤松、松田引兵歸京、和田正遠遣使於八幡曰、其城距千劔破遠矣、還兵而可也、滿一曰、故判官所築也、沒後不滿二旬而去、則似独乎、猶守城自若、戊子、尊氏奉迎延慶法皇、正慶上皇、豐仁親王於東寺、以淮項堂為皇居、立豐仁為嗣王、復建武三年號、但官軍用延元號、如初、庚寅、熊野八莊司率五百餘騎、加高師重陣、師重悅問攻山之事、湯川莊司先進答曰、紀州山連到處嶮岨、我

義貞部下善彀曰本

輩常放鷹馳馬、如歩平地、若巖山、則自我見之、則小雀嵬也、一擧而可陷、且我輩之鎧、雖為朝箭不能透焉、義貞縱有勇名、可隻手而捕之、其言傍若無人、師重壯之、八莊司元是屬楠正成部下、其中玉置莊司昔曾困護良皇子、元弘一統之時、既欲伏誅、正成奏請而逢赦、正成令正李指揮八莊司、正李執法嚴猛、不赦小罪、由是八莊司皆恨正李、然正成存時、未挟貳心、至此欲立功得重祿、屬尊氏也、高師重帥二十萬騎、攀山而進、熊野八莊司五百騎先登、義貞部下有精發中者四人、曰本間重氏、曰相馬忠重、曰綿貫

間重氏曰相馬重忠

某、曰池田某、時綿貫、池田在東坂、重氏、忠重在西坂、望見八莊司登自松尾坂、曰、今日之戰、不勞衆之力、我二人而破之、湯川從士二人、長八尺許、勇力絶人、先諸卒進、重氏、忠重並射皆殪之、八莊司群卒辟易、不能進、又不能退、重氏、忠重佯為不見之者、而遥謂官兵在前者曰、賊徒來進、我欲射之、先可試我射、請設的、官兵即以畫月紅扇揭之、二人相約曰、射月者天之畏、唯以兩端可為鵠也、而二人共射中之、不違所志、既而二人自稱其姓名、而兩射、敵畏其勢、不戰而退、京軍漸疲、山徒金輪院律師光澄潛遣僧隆賢

山徒隆賢潛登四明山欲襲義貞陣而被擒

隆戒作澄於師重陣曰、新田元帥屯四明山下、是嶮艱之地也、雖大軍難輙陥焉、願以精兵四五百人副隆賢潛匿無動寺傍、夜襲義貞陣、則光澄為內應、而頃刻之間可得勝也、師重大悦、擇山陽兵狎夜戰者五百人、副隆賢而遣之、壬辰夜、隆賢率之潛登四明山、迷途彷徨、夜既明矣、宇都宮紀清両黨悟之、闇擊而擒隆賢、其徒百餘人驚駭陥谷而死、隆賢就縛到義貞營、義貞遣之於其族今川範顯曰、任汝意沙汰之、範顯乃斬其首於使者前徇之、評判曰、光隆嘗有旧好侯持明院殿、故企此奸謀、光澄不學、娶妻生子、此後光澄為其子所殺、癸巳、山徒風聞越前守護足

足利高經欲襲横川徵兵北陸

利高經催北陸道兵、欲襲横川、而為之備、時為修傅教廟、財若干巨材、然依兵革不果、故僧徒等取其巨材、欲立櫓構擬柱、於是山僧揚言曰、日吉神託童子惜此巨材、不欲充他用、且託言曰、明日必破敵軍、聞者疑信相半、評判曰、北陸初從王化、尊氏投越前守護職於足利高經、是月六日、高經発京赴越前、北陸群士多從之、唯越前之氣比大宮司瓜生氏、川島氏、堀江氏、本莊氏、今莊氏、加賀之敷地、上木、山岸、深町、淺井、津葉氏等、猶為官軍、高經欲平國中而襲山門、先攻瓜生川島城、不克而滞留、然山門慮其不意矣、而為之備也、甲午、叡山群猿撞生源寺鐘、其響聞東西両塔、先是官軍相約、西坂有戰則撞本院鐘、東坂有戰則撞生源寺鐘、至是諸方官軍聽生源寺鐘、各

官軍大捷

船田從卒捕高師重、山徒請斬之、梟於唐崎濱

諸将嘲義貞失戰期

馳集其陣、東西京軍窺見之、周章狼狽、義貞及官軍總十萬騎見機下山、競進、宇都宮公綱力戰拔群、敵軍引退、脇屋義助率五千餘騎到志賀閻魔堂、放火於敵陣、燒五百餘營、京軍數十萬騎大敗而逃走、人馬相重陥谷而死、骸積成堆、師重被瘡、從兵皆散、船田經政從卒池尻平太郎捕師重反接之、至義貞馬前、山徒請曰、此奴揚言稱滅我山、願准平重衡例、義貞許之、山徒乃斬師重、梟於唐崎濱、其餘諸将僅免歸京、尊氏大驚懼、評判曰、両軍相持已及二旬、義貞聚諸将議曰、我輩唯以守山為要、則尊氏振威於諸國、官軍日衰、速一戰破大津敵、則西坂凶徒自退、諸將以謂何、長年曰、既晩、然今敵陣

義貞陣西坂、而夜潛歸東坂営者數矣、長年察其意色忽於事、故云爾

公綱運密策大克敵

堅、以寡兵襲之不利、前日乘敵敗而撃之、則勝者必矣、我登時勸之、元帥忽之乎、公綱曰、實如長年之言、元帥偶失之、然不戰則期何日乎、遅疑而決十死一生之戰而可也、菊池武季曰、諸将同議而進擊、則克矣、遠可決之、長年曰、必死之戰可成也、唯恭元帥何、我唯羨正成見幾早死而已、義貞変色曰、為將士者誰可不為必死之戰、我武季曰、大事在於遊戲何事、義耻在側莞爾、公綱亦平生好色、故自解曰、遊寔又男子之事、好者為之、在今則我唯破敵快一笑也、船田經政曰、戯論無益、唯議出軍之可否、義貞曰、大敵在前、不可久居、速一戰、我進馬則烏合之輩不敢散者必矣、長年曰、進退一機、我則不為之、故群議不決而止、公綱退而謂長年武季嘲元帥好色、然我亦不免此癖、則不可黙焉、不破敵則難解彼等之嘲、乃密遣使於敵將乞降、而窺陣営之形勢、使者帰曰、敵甚懼官軍俄襲、而毎夜驚騷、公綱曰、事成時不可失也、乃詣義貞営、定密策而分士卒、俄撞木院生源寺鐘、而称群猿譟之、乃是神之所為也、見敵形勢、敵果周章、公綱乃進兵、義貞義助自東西坂並出、大克之云、公綱請義貞曰、直進攻

義貞不聽諸将議而失軍機

京則尊氏可破也、義貞曰、今春疾馳喪船田義昌、延
期、明日、及暮長年公綱詣義貞營曰、明曉襲京則必
破敵、義貞曰、軍士疲矣、延及明之明而可也、長年曰、
明日甚當其期、然及明後日、亦不為遲、若過明後日、
則敗軍又聚不能克焉、元帥勿懈、既而義貞部屬稱
慰軍勞而催舟遊、義貞曰、尊氏直義拙軍事、不足懼
焉、攻京不為遲、遊覽湖浦數日、長年怒曰、今之義貞、
非昔之義貞、為牝狐被惑、魂魄被奪、彼為元帥則官
軍不競、公綱嘆曰、我厭王政之不振、而前日暫屬尊
氏、尊氏亦非統御之量、故以義貞善戰屬其麾下、今

義貞出師向京師不利

其怠慢如此、我誰適從、土居、得能、仁科、高梨等亦不
服義貞、既而義貞召諸将議攻京、長年曰、既晩攻之
不克、何則賊兵既聚、京軍又壯也、且聞正成所築尼
崎城陥、恩地亦退八幡城、而歸河内、故西國運漕路
開、粮食亦不乏、官軍在山漸久、鋭氣既疲、何以得勝
哉、在今則出兵東征、招聚東海道兵、而帥大兵攻京
則克矣、公綱及千葉貞胤曰、長年之言善哉、義貞不
從、曰、我揚一鞭則尊氏膽寒、破之不難也、諸将不服、
甲辰晦、義貞督諸軍三萬騎、自西坂本向京師、宇都
宮、土居、得能不屬義貞麾下、分兵六千、自今道進焉、

毛利元就者時親後也、

尊氏聞之曰、今春之敗、依軍列散亂無部隊也、乃出
誘騎於河原而整列、匿精兵數萬於東寺、得能通益
為官軍先登、仁木細川、吉良石堂率八千騎撃土居
得能破之、千葉宇都宮代戰仁木細川等、佯敗而退、
官軍乘勝亂入洛中、尊氏發所匿之精兵、而分出街
衢、縱横撃之、前後圍之、官軍大敗、逃走、高師泰追北
到河原、宇都宮泰藤率三百餘騎還戰却之、師泰收
兵而歸、此軍長年及菊池武季慮官軍無利留山中、
毛利家傳曰、毛利時親者、大江廣元曾孫、毛利季光
入道西阿孫、左近将監經光子也、時親剃髪改名了
禪、從尊氏有軍功、領安藝國吉田鄉、是月甲辰晦、戰
畢就高師泰請致仕歸藝州住吉田鄉、子孫因家焉、

加賀國司藤師基来朝叡山皇居

脇屋義助請師基諭義貞與長年公綱等令和解

○秋七月、乙巳朔、天皇在叡山、源尊氏挾新主豊仁皇子
在東寺、己酉、加賀國司前權大納言藤師基来朝叡
山皇居、師基在國與越前守護足利高經挑戰、及京
軍敗山門、而高經退入府城、師基留兵備高經、而帥
數地上木、山岸、瓜生、河島、深町等國士三千騎来加
官軍、天皇大喜官軍得力、然義貞與諸将不睦、故不
出軍、徒送數月、己未、脇屋右衛門佐義助潛詣師基
館曰、官軍諸将嗷嗷不睦、故軍議難成、如此則縱戰
難克、閣下帥北兵新至、和解諸将、則為朝家幸甚、師
基曰、金吾之言、良有以也、大事在前、諸将何矛盾哉、

官軍諸將各設攻京之策議之

乃招義貞諭之義貞有慙色曰唯從亞相之言耳於是召長年公綱武季等告之皆無異論乃共議攻京之事公綱曰自山經京到東寺則路遠兵疲為敵圍擊是先日之失計也不如元師扣馬於白河邊休軍士運策而戰則克義助曰分官軍為二隊一隊自內野一隊自河原並進放火於洛中有利乎武季曰二策共非固根之事如愚意則遣使於河內令楠氏塞川尻絕敵糧道則三旬之中京軍衰弊其兵半減敵若來則防之乘間直襲東寺則必勝之策也公綱曰然則敵糧未盡而官軍糧盡恐不能過三旬長年曰

官軍攻京藤師基為一軍總督名和千葉宇都宮菊池仁科高梨屬之義貞義助師諸群士向內野

京寇難輙克若近江美濃之間有應賊徒者則可難拒前後之寇先宜為之備群議紛紛不決義貞曰我從義助之言諸將皆諾約出軍之日尊氏聞官軍謀而乃為拒擊之備評判曰義貞先是臨軍終夜不寢深思而謀勝敗猶難獨斷則召老士挑能者決之不令諸將知其密策故其事不泄而屢勝大敵頃間怠事不深思且威權稍減諸將嗷々乎故其事漏衆咸知之而遂達敵軍或曰大江田部下高岸氏密應尊氏告秘計壬戌官軍攻京藤師基為一軍總督名和長年千葉宇都宮菊池仁科高梨及台徒屬之總一萬餘騎分為八隊菊池武季為先鋒向河原義貞義助帥其部屬及諸群士向內野號五萬騎尊氏遣高師直及上杉細川吉良

尊氏遣高師直上杉細川吉良畠山仁木拒義貞令石堂桃井山名仁木以當師基

等三万六千騎於舟岡山拒義貞又加畠山仁木族八千騎令石堂桃井山名仁木族帥一万餘騎陣七條河原以當師基而留精兵四萬騎於東寺既而兩軍相挑於河原菊池先破山名兵石堂桃井破菊池陣武季殆危宇都宮公綱代之力戰大破京軍師基繼進尊氏令直義帥一萬騎拒之其勢甚鋭官軍戰疲敗亂師基纔率千騎奮戰自獲首級赤松則祐急擊之師基殆危武季公綱救之却則祐兵而譏師基班師直義追之公綱武季還戰數回直義不遠追故師基得免師基生攝籙家師基二條關白道平弟不慣軍事故

官軍不利

敵侮之見其勇猛而大驚師基鎧中九矢聚殘兵五千騎歸坂本義貞先鋒江田行義破仁木畠山前軍義貞義助見機而進顧後則敵軍三萬出於不意競來義貞令曰先破後軍里見船田為殿時河原軍數萬群来圍義貞義貞既知師基敗而令曰勿當後軍可破前軍而全兵歸叡山乃奮擊破師直陣却之而義貞登舟岡山令群卒先歸而後自率一千騎而退江田大舘率六千騎為殿京軍畏其兵威不能追焉義貞全軍歸坂本此戰京軍雖克死者多於官軍衆皆嘆義貞長於用兵而憂公綱武季之善戰云官軍再失利勢氣疲帝慮山徒有謀反逆者

叡山衆徒會大講堂庭議事贈興福寺牒

詔以大莊各二三所寄附七社及九院、且賜詔書使
山門長管領近江國、又山徒八百餘人會早尾掌軍
糧之事、乃以近江某地三百餘所賜彼等而慰撫山
徒、辛未、叡山三塔三千衆徒會大講堂庭、僉議曰、夫
吾山者、當王城之鬼門、為神德之靈地、是以保百王
之寶祚、依一山之懇誠、鎮四夷之擾亂、唯任七社之
擁護、爰有源家餘裔尊氏直義者、將傾王化亡佛法、
訪大逆於異國、祿山比不堪、尋積惡於本朝、守屋却
可淺、抑普天之下、無不王土、縱為釋門之徒、此時盍
盡致命之忠義、故北嶺天子本命之伽藍也、仍運朝

廷輔危之計略、南都博陸股肱之氏寺也、須救藤氏
頹家之淹屈、然早牒送東大興福兩寺、可被結義戰
戮力之一諾、於是牒興福寺曰、佛法得吾邦兮七百
餘歲、祝皇統益蒼生者、法相圓頓之秘賾最勝神明
垂權跡兮七千餘座、鎮寶祚耀威光者、四所三聖之
靈驗異他、是以先者淡海公建興福寺、以瑩八識五
重之明鏡、後者桓武帝開比叡山、以挑四教三觀之
法燈、以降南都北嶺、相共掌護國護王之精祈、天台
法相互窮權教實教之奥旨、寔是以佛法守王法、濫
觴以王法弘佛法根源也、因茲富山有愁之時、通白

疏而談懇情、朝家有故之日、同用心而祈安靜、五六
年以來、天下大亂、民間不靜、就中尊氏直義等起自
邊鄙之酋長、飽浴超涯之皇澤、未知君臣之道、忽有
豺狼之心、樹黨而誘引戎虜、矯詔而賊害藩籬、倩思
王業再興之聖運、更非尊氏一人之武功、企叛逆無
其辭、以義貞稱其敵、貪天功而為己力、咎犯之所恥
也、假朝錯而擧逆謀、劉濞之所亡也、為臣犯君、忘恩
背義、開闢以來、未聞其跡、遂乃孟春之初、猛火甚於
燎原、九重之城闕成灰燼、暴風扇于區宇、無辜之黎
民墜塗炭、論其積惡、誰不歎息、且為避當時之災孽、

且為仰和光之神助、廻仙蹕於七社之瑞籬、祈安全
於四明之懇府、衆徒之心、此時豈敢乎、爰三千一揆、
忘自命扶義兵、老少同心、代冥威伏異賊、王道未衰、
神感潛通之故、逆黨卷旗而奔西、凶徒倒戈而敗北、
命猶紅爐之消雪、相似團石之壓卵、昔晉之祈八公
也、早覆苻堅之兵、唐之感四王也、乍却吐蕃之陣、蓋
乃斯謂歟、遂使儼鑾輿之威儀、促鳳城之還幸、天掃
攙搶上下同見慶雲之色、海剪鯨鯢遠近盡歇逆浪
之聲、併是學侶教侶之精誠也、豈非醫王山王之加
護哉、而今賊黨再窺覦帝城、官軍暫彷徨征途、仍慣

興福寺衆徒決合力於叡山荅牒

先度之朝儀重及當社臨幸山上山下興廢只在此時佛法王法盛衰豈非今日乎天台之教法七社之靈鑒偏共安危於朝廷法相之讃持四所之冥應盍加只負於國家貴寺若存報國之忠貞者衆徒須運輔君之計略矣滿山之愁訴猶通音問而成合體一朝之治亂何隨群議而無與力仍勤事由牒送如件敢勿猶豫興福寺六方衆徒見叡山牒相議決合力之事乃贈荅牒曰夫觀行五品之尽勝位也學圓頓於河淮之流等覺無垢之上果也敷了義於印度之境是以隋高祖之崇女之玉泉水清唐文皇之奮神藻瑤花風芳遂使一夏敷揚之奥賾遙傳于叡山三國相承之真宗獨留于吾寺以降及于千祀軌垂百王寔是弘佛法之宏規讃皇基之洪緒者也彼尊氏直義等遠蠻之亡虜東夷之降卒也雖非鷹犬之才屢忝爪牙之任乍忘朝獎還挿野心討楊氏兮為辭在潘溪兮作逆刼略州縣掠虜吏民帝都悉燒殘佛閣多磨滅軼赤眉入咸陽起黄巾寇河北濫次之甚自古未聞天誅之所覃冥譴何得遁因茲去春之初鋤耰棘矜一摧關中匹馬倚輪纔遁海西矣今聚其敗軍擁彼餘衆不恐雷霆之威重待斧鉞之罪六軍

源顯家攻石川松山城降之

徘徊群兇益振是則孟津再駕之後獨夫所亡也城濮三舍之謀得臣攸敗也夫違天者有大咎失道者其助寡積暴之勢豈又能久乎方今廻皇輿於花洛之外張軍幕於標溪之邊三千群侶定合懇祈之掌七社靈祐鎮廻擁護之眸者歟彼代宗之亡長安也觀師於香積寺之中勾踐之在會稽也陣兵於天台山之北事叶先蹤寧非佳模乎爰當寺衆徒等自翠花之北幸抽丹棘於中庭專祈寶祚之長久只期妖孽之滅亡精誠無貳冥助豈空乎就中寺邊之若輩國中之勇士頻有加官軍之志屢廻退凶賊之策然而南北境阻風馬之蹄不及山川地殊雲鳥之勢難接矣剰亦賊徒搆謀寇迫松壖之下人心未和禍在蕭墻之中前對燕然之虜後有宛城之軍攻守之間進退失度但綸命屢降牒送難黙止速率鋭師早征凶黨○八月甲戌朔戊寅奥州國司源顯家遣相馬胤平等攻凶黨石川松山城降之畿内近國群士疑兩軍勝敗而首鼠兩端者聞南部應北畠決志於官軍者然隔敵境不能至坂本潜獻使請得大将起兵攻京師勅遣四條中納言藤隆資於八幡由是真木葛葉禁野片野宇殿賀島神崎天王寺賀茂鷹原

隆資以降所兵屯大渡
中将源定平屯橋小島崎

皇子恒性守丹波路額田為縄副之

西塔山徒塞鞍馬路

諸士屬之、總三千餘騎、隆資以其兵屯于大渡橋西、塞川尻路、遣中院中将源定平於宇治、宇治田原、醍醐、小栗栖、木津、梨間、市野邊、山城國士來從、定平以其一千餘騎屯橋、小島崎、徹宇治橋板二三間、又遣皇子恒性、（號大覚寺宮）於北丹波路、額田左馬助為縄副之、率騎三百餘、而過京蹴長坂、嵯峨、仁和寺、高雄、栂尾、志宇知、山内、芋毛、村雲、士來從、總千餘騎、屯京見嶺、嵐山高雄、栂尾、其餘西塔、山徒塞鞍馬路、愛智、信樂、士民塞勢多、故洛外七道唯唐櫃越纔得通、於是洛中軍糧殫竭、士卒阻飢、侵掠民家、奪其飲食、京兵

阿波小笠原屬官軍

氣疲、諸國兵士、來東坂本、屬官軍者、絡繹不絶、阿波小笠原氏、及阿閒、志宇治等、率三千餘騎、屬官軍、勅遣之於東山阿彌陀峯、每夜燒燎、以畏京軍、小笠原請義貞曰、元帥張陣於北白河、令先鋒屯将軍塚、我軍在阿彌陀峯、窺機襲京、是困敵之上策也、義助等以為然、義貞曰、在今則一快戰以決勝敗而已、何弛軍、以勞群士哉、遂不聽、（評判曰、阿波小笠原、去年以來屬細川定禪有戰功、領阿波一國守護、然無故罷其職、以赤松貞範代之、故含怨於尊氏屬官軍、據源氏譜、小笠原長清、秦領信濃守護、以美久之軍功、併領阿波守護、長清子長經、有二男、曰長忠、曰長房、長忠子孫在信濃、長房子孫在阿波、分為兩流、在阿波者、後改稱三好氏、）乙酉、義貞令諸方官軍、以明日

義貞朝行宮奏出軍之事

官軍之将三木一草之稱謂

己刻為攻京之期、天皇御手裂紅袴、賜軍士各三寸、勵其力戰、衆皆拜戴之、著笠符、示死以報恩之志、丙戌、義貞帥氏族四千三人、朝行宮、白出軍之事、龍顏快然、勅諭曰、今日之戰殊竭忠義、義貞對曰、勝敗依時運、則難逆覩也、然通東寺、而不放一箭、則臣無生還焉、乃帥諸軍進馬於白鳥前、諸将從之、名和長年後馳、兒童婦女群見如堵、或曰、頃年世諺稱結城伯耆、楠木千種、為三木一草、（城訓音與木相通、故曰三木、種與草訓同、故曰一草、）共誇朝恩、今三人既死、一人存焉、長年偶聞之謂世人以我死為遲乎、今日若官軍失利、則我可必死、

尊氏部署諸将以備諸路

隆資先期進兵走高直

土岐惡源太助師直拒御隆資

也、尊氏聞官軍競來、分配諸軍、令高師直陣羅城門、（兵八千）備八幡敵、令細川定禪（兵六千）備阿彌陀峯敵、仁木頼章（兵四千）向丹波路、而以直義統山名、一色、土岐、佐佐木等六十餘隊（總兵五万）當叡山官軍、而留兵一萬於東寺、義貞等軍関山今路、待師期、時敵為誤官軍期、放火于北白河、隆資兵望見以為義貞等既入京、而放火、先期而進、至四塚羅城門、高師直率兵拒之、隆資兵雨射、師直敗走、隆資益追到東寺、陷一、擒土岐存孝（土岐譜、伯耆守頼貞剃髮号存孝）、在尊氏側、呼其子惡源太某使拒之、惡源太多力善射、意氣揚揚而發馬、尊氏

義貞以諸將向大宮　名和長年等自猪熊進

以所帶之太刀賜惡源太惡源太單騎而進先射殺若干人即突馳擊之隆資兵辟易師直亦引兵還戰共擊却之隆資敗走歸八幡評判曰楠氏士卒二百在飯盛者求加隆資軍此等族押戰攻故破師直帥而勸隆資還兵待義貞至隆資不聽欲獨立功而進列東寺城下土岐惡源太太宰三百騎奮戰隆資敗走云云太平記謂惡源太單騎破隆資軍者誇說也楠氏士卒以為隆資歿於兵事各歸河內其餘烏合之兵離散隆資軍潰逃歸坂本義貞不知八幡軍敗而及期部分諸將而進義貞義助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泰藤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等向大宮兵一万名和長年仁科氏重高梨某土居某得能通益春日部時賢自猪熊進兵五千三百前權大納言藤師基權中納言藤

小笠原額田等諸方放火鼓譟　義貞與尊氏獨身相當以為決雌雄

資世屯四條東兵五千阿波小笠原等自阿彌陀峯馳下屯長坂舉烽於泉涌寺前今熊野邊兵一千額田為綱放火於嵯峨仁和寺邊兵八百既而兩軍挑戰六條大宮義貞督二萬餘騎奮戰激勵無相敵者仁木細川今川荒川土岐佐々木逸見武田小早川等皆敗散義貞直進到東寺門前揚鬨聲而睨城大呼曰尊氏在否在則聽吾言夫項籍兵革不已士民徒苦天下洶洶者雖繫皇運兩統之事然非我與尊氏爭勝敗之故哉僅為立一身之功久困群國之人願我與尊氏獨身相當速決雌雄乃自彎弓放一箭其箭

京軍土岐頼遠襲擊師基實世走之

越高樓入尊氏帷幕而中本堂艮柱尊氏曰我素非叛逆之身起此軍者唯為逢義貞散鬱懷也今彼請獨戰我亦所願也令曰開門乃起欲出上杉重能引袖諫曰嗚呼是何事哉彼輕進深入而不能退術盡而至此豈以上將之身自當彼窮寇乎尊氏抑怒而止此間土岐頼遠陣上賀茂望見五條大宮軍旗曰此是公家華所率也可一舉而破之乃率精兵三百騎而襲擊之師基實世敗走評判曰師基部兵義貞頻克而大半屬義貞而追敵至東寺故師基旗下雖八百騎然與頼遠一戰而勝再戰而敗京兵來聚頼遠殫得力而競擊師基自力戰中矢被創僅率一騎幸免得帰叡山頼遠唱凱歌京軍大悅競會

義貞奮戰突百千重圍而出　長年血戰從兵悉死

頼遠併其兵數千騎襲義貞後仁木細川吉良石堂催敗兵二萬騎還到西八條大友厚東大內等西海南海中國兵三萬騎遮義貞圍之百千重義貞呼曰是義貞戰死秋也乃督二萬騎馳驅八條九條之間奮擊甚捷敵辟易而解圍義貞至三條河原則長年及千葉宇都宮亦為敵破互隔不知其所在仁科高梨丹兒玉等三千騎解圍得出鷲森戰死者三百騎長年從兵多死纔存者二百到六條大宮而還兵自鎖門闕入大敵中悉死之於是諸方軍數萬騎号三十万騎自前自後自左自右繞圍義貞義貞決必死之志

尊氏奉豊仁親王加元服

不敢退焉、時昨日恩賜御衣者二千騎、見義貞危、来會、競撃大敵、却之、義貞義助等率殘卒七千騎、歸坂本、満山皆嘆、義貞勇猛、而惜不幸而敗軍也、天皇嘆息曰、令楠正成在、則何以至此哉、細川定禪攻阿彌陀峯、仁木頼章攻丹波、小笠原勢屈而還、額田挑戰、而不能敵衆、奉恒性歸坂本、京軍大競、山上衰弱、戊子、尊氏奉豊仁親王、自東寺移二條、權大納言藤良基押小路烏丸第、加元服、春秋十六、行踐祚禮、近衛左大臣藤經忠為関白、正三位源道冬、正四位下藤宗兼共罷参議、正三位藤資明還任参議、乙未、新帝復入

小笠原貞宗停湖上粮船、沮山門衆徒

東寺、尊氏奉讓之、常陸國佐竹義敦侵奥州、源顯家遣相馬胤平拒克之、殺敵黨二階堂五郎、辛丑、大覺寺火、尊氏寄莊園數箇所於東大寺、興福寺、招誘之、兩寺變山門之約、而附於尊氏、備前兒島氏、今本氏、大富氏、備中那須氏、備後櫻山氏、奏叡山行宮曰、通日可整戰艦、會坂本、伊勢愛曾氏亦奏平國冠而至、近江國可以為義貞援兵○九月、甲辰朔、頃間、足利高經塞北國行路、小笠原貞宗屯野路篠原、停湖上運船、山門糧盡、兵士飢窮、評判曰、貞宗為尊氏、發信濃向洛、其兵二千、過參河遠江、時吉良、部属、勝間田、吉川、舟越、相加同塗、一萬千餘騎、陣野路篠原、山徒要執多、而不納之、敗貞

山徒祐覺擊小笠原貞宗、不克

為江田大館入京之張本

宗等塞湖舟運漕、○庚申、義貞議撃近江敵、却之、以開美濃尾張之路、而遣山徒祐覺等率五千許人、撃小笠原貞宗、貞宗逆戰破之、殺二百餘人、義貞復議遣山徒、大館氏明、江田行義、説義貞曰、小笠原若再克、則官軍隕威、願元帥自往平之、不然、擇良將撃之、義貞曰、彼小敵也、遣山徒而足矣、如良猛士、則為攻京都、不欲勞之、行義退而嘆曰、元帥懈矣、家運殆危、不如早戰死、氏明曰、斯人不能成事也、從斯人而族類悉滅、則先祖之祀絶、不如生而存家胤也、尊氏令土岐頼春催山城國兵、乃授錦袴勞之、此時尊氏在京、何以令頼春催山城兵、不詳、為

山僧再撃貞宗、大敗

佐佐木道誉偽降官軍

何故也、系図或訛美濃、為山城乎、○丙寅、義貞擇山僧驍勇者五百人、各率其徒屬二萬人、連舟攻小笠原貞宗、貞宗兵聞山徒大軍而逃去、其留者纔三百騎、山僧聞其寡、玩敵猶豫、貞宗突戰、競撃大破之、殺傷三千餘人、山徒走退於堅田、義貞大怒、欲自發、而不果、時佐佐木道誉自京都潛廻若狹路、来于東坂本、偽乞降曰、臣家累世領近江、而今小笠原貞宗以有兩度之戰功、輙管領之、臣何面目與於尊氏哉、若赦臣罪、被許此國守護職、則攻陷貞宗、治平國中者、尅日可待焉、帝及義貞信之、任其所請、且別賜數十所之地、道誉至近

脇屋義助撃道誉子

江告貞宗曰尊氏授我以守護職貞宗即去赴京道譽作攻坂本之勢於是官兵並山徒之族在國中者皆逃去

評判曰道誉孫與尊氏一定密策而令貞家僕濫妨洛中尊氏佯怒欲誅其家僕道譽不從尊氏謂衆曰道誉犯法侮我可待兵革止而誅之道譽又請求近江守護職尊氏不聽於是道譽揚言稱在恨於尊氏而夜中發京然伊賀大和路者楠氏兵遮之北近江路者山徒領之故自若狹至坂本之降義貞欲許之江田行義諫曰彼去年於東國降官軍不幾復附尊氏其罪不可赦也彼遂志則其禍大於小笠原者恐矣義貞曰宇都宮公綱雖屬尊氏今復降官軍盡忠彼亦往誅小笠原則一助也行義曰公綱勇而直也彼奸佞也不如斬其首梟之市如小笠原則遣行義亦擊平之何借彼力哉義貞頷而未斷道誉賂於近臣而紫勅許代小笠原為官軍之始近江國素屬佐々木家者多故皆聚從道誉果如行義言

義貞忿為道譽被欺乃遣脇屋義助率舟師二千

近江敗帰

尊氏運密策惑叡心

餘騎渡志那擊道譽道譽率騎三千餘當其未上陸擊之義助大敗退歸于坂本道譽擅威於國中奪山徒之地劫掠鄉民自是官軍糧絶愈益窮困軍士逐日離散義貞議自往討道譽然部屬偏將不睦而不果公家武士或出山降京都或通志於尊氏尊氏直義說降者曰聞官軍疲勞則發大軍攻之山門可拔也然我素無恨於君故待義貞逃去而欲奉迎於京師上上皇尊號耳皆深蒙榮寵在今亦可忘舊恩哉事聞於行宮天皇雖未信之叡心稍惑頃間楠氏兵屢襲洛南故京師亦糧乏兵減是以尊氏直義不能

高師直率兵侵掠河内和田正遠等擊之師直殆危

攻山門欲運密策而間義貞於天皇而破叡山

評判曰先是高師直慮京師粮乏師數万騎向河內國圍既威城掠田園而歸和田正遠恩地滿一憤之八月二十六日率千騎赴攝津國刈取田園載舟歸河內時備中士成相高橋備後士三吉山口等二千騎欲赴京在兵庫見楠氏侵奪而發兵襲之滿一擊破之斬首二百級師直聞之翌日發二万騎赴攝州宿芥河二十八日向河內和田恩地矢尾率六千餘騎迎戰於安部野大克之師直逃走楠氏兵追到渡部橋殺傷甚多師直殆危歸京於是楠氏築城於尼崎塞西海之運漕尊氏令赤松圓心及丹波久下氏荻野氏等率六千騎屯八幡以為之備至此直義遣使於恩池滿一曰正成沒時相約互不可矛盾然前日加援兵於隆資又侵掠攝州何違約我滿一答曰前日蒙閣下總論故我退八幡然閣下誘招熊野八莊司以攻山門師直掠河州惱人民我輩為救領地之民乃合戰而己尊氏直義憚楠氏不意襲京師故運離間之策楠氏亦慮領地有貳心者不及襲京初正成遣言有云尊氏義貞相抗之間唯守領地安無動戰必則尊氏遂克克則將佐共驕君臣相爭當其時可起義兵圖恢復也正遠滿一等進退專守此言也

尊氏密奏請旋皇輿於華洛帝潜許之

○冬十月癸酉朔庚辰天皇旋洛之議決矣天皇駐蹕於山門既及十旬公家武家兵馬及從者奴隸殆二十萬山僧資用既盡群臣皆有歸京之志高師泰部下有岸下孫七者素被識於山門御相尊氏以岸下為先容潛遣使者於山門密奏曰臣尊氏曾依羣小之讒而蒙朝敵之名義貞義助乘其間起兵外託事於王師內報讎於私怨故臣不得已而舉兵此非有黒心唯在誅義貞耳伏願垂察憐宥臣之罪而旋皇輿於華洛復帝座於紫闈以再親萬機者臣之

江田行義、大館氏明悟義貞不成事而變心

堀口貞滿激奏、停還輿之事

志也、若其扈從来降者、悉復官領可如故、且以誓書副之、示其無偽、憑淨土寺僧忠圓進呈焉、帝見以為信、不洛諮于諸卿、潜被許之、尊氏大悦、於是欲出陣者往往赴今路西坂本、待鳳輦出、壬午黎明、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稱詣根本中堂、發東坂本登山、二人新田一族之魁也、然悟義貞不成事、而相議曰、暫降尊氏待時變、而及此、義貞猶未知而在東坂本營、洞院左衛門督實世與義貞睦、故雖不預帝之密策、然竊知之、而馳使告變於義貞、義貞未信之、堀口貞滿在側驚曰、行義氏明今曉無故登山、非無疑、我往察之、

帝諭解義貞義助之不滿

乃急馳登到行宮、則鳳輦既欲出、貞滿脱冑徑進奏曰、還幸之事、街説雖觸耳、義貞成市虎之思、故使臣来、而今知事已實、抑夫義貞有何不義而至此乎、伏思義貞元弘之亂、建武之後、脱汗馬之勞、顯蓋代之功、出諸將之上、然頃間官軍屢失利、全非戰之咎、而帝德之所闕乎、而今捨此忠臣、倚彼凶賊、義士之所甚惑也、聖心若不悛、則只須召義貞等氏族五十餘輩、悉斬其首、然後催還幸而可也、帝不能答焉、既而義貞義顯義助率兵三千騎參内、帝召義貞義助詔曰、尊氏忘恩亂國、汝等雖為同族、以義換親、奮戰討

春宮恒良受禪

賊、朕知汝等盡忠效命、故平賊之後、欲委汝以軍國之政、然時運未至、兵勢已窮、暫許尊氏乞和、而待勢漸成、欲徐更圖之、朕臨其期、欲告汝等、故不豫議之、及聞貞滿之言、而知朕之過、然無可奈何焉、今讓位於春宮、以托汝、汝能輔養之、事無大小、汝可議之、先是遣河島維頼於越前、催國兵、聞氣比社神官等築壘敦賀津應之、汝等奉春宮赴北國、養鋭蓄力而可再起大軍、以誅尊氏、往欽哉、義貞等拜命之辱、乃奏請行讓位之儀、於是春宮恒良受禪、授偽作三種神器、義貞解怒、評判曰、天皇聽貞滿奏、與諸卿議之、諸卿皆失色、乃召菊池武季、宇都宮公綱、

帝還幸于京師、氏明、行義、公綱等參從焉

問之、二士曰、義貞以部屬遮行幸、則臣等兵寡不能却之、時義貞既入朝、以藤實世奏曰、陛下陷尊氏奸計、還車駕於洛、義貞有忠無罪、既得朝敵之名、則生而何益之有、陛下若疑臣、則自殺於輦下、以顯無貳心、天皇勅諭曰、朕知汝盡忠、然頃間官軍屢失利、故暫歸京、欲止兵革也、汝其北征、催兵謀再擧、朕若治國治民、棄汝多年之忠勳、義貞曰、車駕入洛、則即日指義貞為朝敵者必矣、今讓位於東宮、奉授神器、稱討尊氏、行幸北國、徴官兵、則臣可奉調護之、不然則臣未死之間、要還京之車駕而已、天皇不得已而任其所請云々、是夜義貞潜詣日吉社、默禱曰、神願加鎮護之力、使我再擧討賊、若事不成、殞命則使我子孫遂此志、然則永為檀越而耀靈光、乃納家藏之寶刀、號鬼切丸、壬午、帝出山、自今路西轅、還幸于京師、公卿數輩、及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仁科

義貞奉嗣王恒良往北國

重貞、春日部家繩、南部為重、伊達家貞、江戸景氏、本間重氏、山徒祐覺等、率兵七百餘騎奉從焉、義貞奉嗣王恒良（恒良既有踐祚之儀、則不可稱東宮、故曰嗣王）往北國、中務卿親王尊良、權中納言藤實世、少将藤定世、藤為次、侍從藤泰季、頭大夫藤行房、其子少将行尹、及義貞義顯、脇屋義助、其子義治、堀口貞滿、一井義將、額田為繩、里見義益、大江田義政、鳥山義俊、桃井義繁、山名忠家、千葉貞胤、宇都宮泰藤、泰氏、河野通治、通繩、土岐賴直、一條為治、其餘山徒若干相從、總七千餘騎、時論曰、義貞長於東國、而八州皆知其勇略、北陸非其

一品親王尊澄逃赴遠江、阿蘇親王晦跡於吉野

所素知、唯通越後氏族而已、然不如東國之多利也、此度不東而北、亦失策也、（評判曰、公綱武季不滿于義貞、故從車駕赴洛、公綱從弟泰藤勸公綱北征、不聽、故泰藤分兵從義貞、土居得能之族、鮮無好於義貞、自悟尊氏欺君、從北征、大館氏明勸之曰、北征亦可無益也、與我同志入洛、則襲時機赴河内、借楠氏船渡南海、入伊豫催卿等族、與備前兒島華合謀舉兵、任運於天而可也、土居得能曰、臨危捨元帥者、勇士所不為也、而遂北行、千葉貞胤者、素下總國大族也、然元弘之亂平、尊氏為国司、屢凌辱千葉、故建武之後、一心屬義貞、此行亦從焉、）一品親王尊澄乗舟逃赴遠江、還俗改名宗良、遠州大族某奉之為主將、駿州信州多通志者、後南朝授征夷將軍、宣阿蘇親王變形為修驗者、晦跡於吉野山中、權中納言藤隆資赴紀伊、中将源定平赴河

直義幽帝於花山院、帝噬臍

内、此輩不信尊氏言、又以義貞為不足成事、故不從車駕、不從北征、各隨意離散、叡山坂本寂寥、（阿蘇親王亦天皇子也、皇胤譜闕其名、蓋其菊池奉迎以稱征西將軍宮者、此皇子乎、自吉野赴肥後、故稱阿蘇宮乎、或曰征西將軍諱懷良、）車駕到法勝寺、邊左馬頭足利直義奉迎之、納帝於花山院、直義諭公綱武季等武士曰、卿等宜赴東寺謁尊氏、衆皆從其言而往、於是直義堅鎖花山院四門、令衛卒嚴守之、天皇初悟其被欺噬臍無益、直義奏請讓三種神器於新王、天皇又作偽器授之、直義既拘帝得志、乃黜從幸廷臣、而禁錮公綱武季等武臣、令諸將譏之、至是皆悔不從北征、尊氏

足利高經扼義貞于險路

千葉貞胤誤陷敵中、遂降高經

義貞到越前、氣比大宮司氏治奉迎嗣王

遣小笠原貞宗於叡山坂本守之、癸未、義貞至塩津海津、聞足利高經以大兵塞七里半險路、而從間道越木芽嶺、大雪士馬多凍死、土居得能率三百騎為後拒、迷道與義貞失、與佐佐木氏熊谷氏戰于塩津、北皆殁、千葉貞胤率五百騎誤出于敵陣、進退失度、既欲自殺、為經招降之、（評判曰、貞胤與高經素有宿怨、交惡、至是貞胤迷路入高經陣、部屬等喜曰、此天之所與也、可鏖之以慰鬱陶、高經曰、不然、今殺彼則下總族類永敵將軍、若助彼則下總一國可為静謐、不如宥怨以憐之、故懇懃勞之慰之、貞胤不得已而降高經、高經告其趣於尊氏、尊氏乃從其請、令貞胤復其舊領下總、部屬聞之、悉屬武家、）甲申、義貞到越前敦賀津、氣比大宮司氏治率三百餘騎、奉迎嗣王、入

入金崎城

義助義顯到杣山城、瓜生保迎之於鯖江

金崎城、尊良親王、及義貞義助義顯共入城、其餘群士、皆分居津之人家、乙酉、義貞令義助率千餘騎赴杣山城、瓜生判官保所守也、令義顯率二千騎同赴杣山、曰、直入越後、可催北陸一道兵、而為金崎後援、義貞留金崎、丙戌、義助義顯、率三千餘騎向杣山、瓜生保、及重照設酒肴、迎之於鯖江邑、匹夫五六百人、擔粮從之、義助義顯悅而依賴之、義助酌酒、授盃於保、保飲之三盞、義助畀一鎧、保拜謝、而歸杣山、贈綿衣二十襲於義助義顯、而以絹三千匹、綿三百屯、為士卒衣服料、俄裁縫之、足利高經聞之、矯作詔

義助託其子義治於義鑑

書授保、保見之、則可誅義貞族類之趣也、保、智淺而信之、謂我為朝敵、豈可盡忠哉、乃閉城門堅守之、保弟僧義鑑悟保被欺、而密到鯖江、告義助曰、保信高經偽謀、而變志、謀逆速、避之可也、然保亦遂可悟彼偽謀、然則後屬官軍者必矣、若有賢息、則暫託臣僧深匿之、可待時舉兵救金崎、義助子義治、年十四、從軍、義助察義鑑貞心形於色、乃以義治託義鑑、評判曰、義治容顏美麗、在山門時、尊澄法親王、及山徒、為之無不惱心、及來鯖江、義鑑竊見悅之、不堪戀慕、而謂斯人起義兵而戰死、則我所願也、故及此、義助留里見伊賀守、及藤沼某保護義治、而附義鑑、義鑑悅而運推藏之謀、足利高經催北陸道兵三萬騎、圍金崎城十重、

義助義顯聞保之變、歸金崎、今莊淨慶要之於途、

丁亥、義助義顯發鯖江、從兵聞瓜生保之變、大半離散、殘者纔二百五十、義顯謂難經敵境到越後、故與義助共欲歸金崎、州士今莊淨慶聚兵要之於途、義助曰、往日今莊久經在坂本屬官軍、若夫其族、則或其不忘舊好乎、乃令由良光氏以實告之、光氏獨騎馳呼曰、脇屋公為議軍事、自杣山赴金崎、欲避之者誰哉、若漫放一矢、則其罪不可免也、早偃兵跪路傍、可避之、淨慶聞之、乃下馬答曰、某父久經曾屬麾下、豈忘舊恩乎、然我今屬高經指揮、故不如此、則後必被譴責、請得從士一兩輩、以為會戰之申證、光氏反

由良光氏論說今莊淨慶、令退兵開路

命、言之義助、默然、義顯曰、彼所言有以也、然今此從兵義等骨肉、寧我為彼殞命、豈忍使彼代我哉、汝光氏再往諭之、若猶不解、則我與士卒共戰同死耳、光氏含命告淨慶、淨慶心猶未解、光氏察其機曰、單將猶欲為士卒殞命、況為其家僕者、為將帥惜命乎、我義當死、卿捕我首、為證而開大將之前路、即欲自殺、淨慶見之、感其忠義、遽諭止之、乃退兵開路、義助義顯畀金裝大刀於淨慶、賞之曰、他後我輩遂志、則厚報汝也、此間從兵漸逃亡、裁有十六騎、義助義顯至深山寺、遽聞大軍圍金崎城、不知所為、或曰、經東山

義助義顯放疑兵向金崎、城高經兵解圍走、

尊氏分配諸将、令攻金崎、

道潜至越後、或曰、共皆自裁、乗生某曰、両事皆未可也、今夜匿居山中、及明大呼、稱杣山城兵救金崎、而急進撃敵、彼披靡退、則入城、若遮路、則力戰而死、諸士僉可其議、乃解頭帶（俗曰鉢巻）腰帶、以擬旌旗、懸樹上竹竿、以張疑兵、遅明義助等與十六騎揚聲曰、瓜生、富樫、野尻、井口、及豊原、平泉寺、剱白山衆徒、以二萬餘騎、為金崎之継援也、城兵出見之、武田氏奮大刀、先進、乗生氏杖樫棒、継之奮撃、敵望見旌旗之飄、以為大兵至、而辟易、城兵亦乗機出戰、敵兵解圍敗奔、悉歸國、義助義顯入城、（此時義助義顯有兵三万五千騎、然世称十六騎者、誇説武威也、實義助義顯等、隊長十六人也、各會源山寺相議、義顯曰、是所謂十死一生之秋也、今夜匿兵明曉伐馳入高經陣、可同死也、衆從之、翌日未明、義顯率百餘騎先進突入高經陣、陣中大驚、義助率二百三十騎継馳、諸軍狼狽、高經不追、衆馬城中八百餘騎同出追之、敵悉解圍離散、高經逃至若州、）壬辰、義貞以金崎圍解、催舟遊、奉慰嗣王、王及尊良弾琵琶、藤實世弾箏、義貞横笛、義助吹笙、河島維頼撃鼓、以奏蘇合香、萬壽樂、雪後晴景殊添逸興、絲竹相和、水聲交響、時魚跳入御船、實世祝之、而祭天、以准孟津之白魚、各酌酒、數巡、尊氏聞金崎圍解、而大怒、分配諸将、遣之、令足利高經率北陸道騎五千餘、自燕木、仁木頼章率丹波美作騎千餘、自塩津、今川頼貞

冬房改名圓誠、

菊池武季逃達肥後、宇都宮公綱剃髪隕勇名、

三種神器入東寺、

尊氏定式目、建武式目是也、

率但馬若狭騎七百餘、自小濱、荒川頼清率丹後騎八百餘、自匹壇、細川頼春率四國騎二萬餘、自東近江、高師泰率美濃尾張遠江騎六千餘、自荒血中山、小笠原貞宗率信濃騎五千餘、自新道塩沼、高貞率出雲伯耆水軍三千餘、浮海共進向金崎、前権中納言正二位藤冬房、従三位藤實廉皆剃髪、菊池武季逃歸肥後國、宇都宮公綱剃髪、（武季禁錮於御館氏宅、武季家僕六百餘人離散、京中者相聚相約、一夕襲御館宅、奪武季逃至河内、和田正遠迎之、備舟艤旅用、而送達肥後國、武重在國、兵勢漸強、喜武季全身而歸、公綱拘於荒川治部大輔宅、其僕従等欲奪之、然衛護甚厳、故不得脱、尊氏亦不譴責之、公綱不乞降、又不願屬官軍、坐送据請、洛人嘲之、公綱或称病、或称飲毒酒、而死、遂剃髪、衆皆笑其有勇名、而其心不定於一、）○十一月、癸卯朔、甲辰、三種神器入東寺、（捧此神器、天皇所附直義之偽物、而至此入東寺、奉傳新帝乎、）是日、新帝尊天皇、強上大上天皇號、乙巳、直義賞安藝國士吉川氏克國中敵、授感書、己酉、尊氏定式目十七條、正三位文章博士前民部卿藤藤範、及太宰少貳藤頼尚、太田氏、布施氏、明石氏、直恵法印、玄慧、是圓、預議其事、（俗謂之建武式目、）此時議開幕府於鎌倉否、是圓曰、鎌倉者文治布幕下始構武館、承久義時朝臣并呑天下於武家、尤可謂吉士也、然禄多権重、極驕恣欲、積悪不改、果令滅亡、則縦雖為他所、不改近代覆車之

足利諸軍會金崎環攻之

轍者傾危可有何疑乎、夫周秦共宅崤函也、秦二世而亡、周閱八百之祚、隋唐同居長安也、隋二代而亡、唐興三百之業矣、然則居處之興廢、可以政道之善惡、是人凶也、非宅凶之謂也、丙辰、新帝以內大臣藤經親為皇太子傅、權大納言藤公泰兼春宮太夫、權中納言藤公清兼春宮權大夫、（按此時無皇太子蓋正變上皇子興仁）諸軍悉會金崎環攻之、城兵雖寡、然三方傍海而岸高、不可輒攻之、故京軍每日死傷太多、小笠原貞宗帥精兵八百人、自東山麓斜至巽方進攻之、城兵三百餘人出戰、主客以短兵接之、栗生氏振八角棒力

野中貞國勇奮扶中村氏而歸

戰、敵為之辟易、氣比宮司氏治等繼進急擊之、貞宗失利、退于本屯、今川賴貞謂貞宗之敗以陸軍故也、自水路攻之則可有利也、乃以戰艦復進而攻之、城兵馳下擊之、賴貞敗奔競而棄舟、其後雖屢攻、而城兵克戰克防、故徒相持曠日、（此時中村某被創而後欲喚舟衆之播磨人野中貞國謂見危不救者似無義、自反棹獨下船助之、追兵十許人欲斬中村、貞國擊走之、遂扶中村而歸、人服其勇）丁卯、新帝勅前參議源尊氏任權大納言、（不經中納言）前權中納言平惟繼罷太宰權帥、前權大納言藤公秀代之、權中納言藤長定兼左兵衛督、從三位藤隆蔭還任參議、正三位菅在登罷勘解由長官、資繼

帝潜出花山院遷幸吉野

刑部大輔景繁密奏以帝業可復帝許之

王罷神祇伯、庚午、帝潜出花山院、遷幸吉野、初尊氏置守監、使諸臣不得到花山院、唯許刑部大輔景繁屢參候焉、昨日景繁密奏曰、聞尊氏兵攻義貞於越前金崎、而每戰敗走、且加賀飯白山衆徒拔富樫氏所據之那多城、以為金崎之援兵、菊池武重等在肥後國舉兵、方今潜幸吉野、下綸旨於諸國、援義貞之勢、則帝業可復也、帝聞之大悅、詔許之、約以明夜、及期景繁率寮馬待東門邊、帝微服出院、侍女奉三種神器相從、景繁扶帝上馬、自負戴神器、而到大和賀名生、其後景繁赴吉野、諭說吉水院僧宗信、宗信

吉水院僧宗信奉迎帝于吉野

楠正行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來集

自是稱吉野為南朝

菊池武季恢復帝業之始

與滿山衆徒會藏王堂、議迎帝于吉野、既而楠正行、和田二郎正遠、真木定親、三輪西阿、恩地、桂川、志貴、湯淺等、或三百騎、或五百騎來聚、護鳳輿入吉野宮、近國武夫、及諸寺諸社衆徒神宮等聞之悉來、唯根來大衆不來、以帝常尊崇高野山、而根來與彼有宿怨也、自是稱吉野為南朝、（評判曰、菊池武季嘗寓河內時、謂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曰、今般官軍之敗、因義貞懈怠也、我歸國欲與嫡宗武重謀舉兵、破少貳大友島津雪恥、平九州不可過一月也、卿等運策、脫君王之囚、移御座於大和河內之間、竭給旨於諸國、則從王化者可多也、勿懈勿懈、和田恩地等頷而曰、九國之事足下其熟圖之、於移帝室則我輩之任也、既而武季歸肥後、正遠滿一等糾桂川志貴湯淺矢尾等相會謀之、先遣諜者窺花山院形勢、而滿一伴為浪士與從者四人微服入）

亘理某著綸旨於髻

京、得逢景繁述密計、而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半、諭景繁移帝座於吉野、與賀名生經大和路而潛行、楠正行、和田正遠說吉野僧徒奉迎之、滿一留京、翌曉假整行幸之裝、滿一率曹士五百、扈從向河內路、入飯盛城、夜明尊氏聞之、欲遣兵士於大和路追之、洛人曰、今曉有兵士護乘輿向河內路者、尊氏令師直師大軍追之、到淀則橋既燒落、師直過八幡山下時、謂一既入飯盛、師直慮其詐計、而引兵而歸、故大和路無追者、而乘輿安穩、尊氏欲發兵攻楠氏、然諸將畏正成遺烈、不願往也、尊氏亦不敢強而寢、北山院宿直士喜崎平次、津浦源藏人、懼禍及而逃歸其鄉、屬官軍、帝既至賀名生、正遠扶正行、率六千餘騎候行宮、帝召正行流涕曰、朕不用汝父之言、而播遷於此、汝雖幼繼父遺風、全二代之忠、正行平伏號泣、正遠等隊長列伏濡袂、駐蹕二日、車駕入吉野、扈從兵八千餘騎、既而滿一、及矢尾別當顯幸至行宮、熊野八莊司亦來服、尊氏懼楠氏襲京、而增兵於八幡城固守之、○十二月、癸酉朔、甲戌、亘理氏舍吉野、詔命著綸旨於髻、泳櫛川、到金崎、

泳櫛川

瓜生保後應官軍

保結親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

授義貞、義貞始知帝脫幽囚、幸吉野、而大悅、庚辰、瓜生保後應官軍、保從高經在金崎城中、及聞帝幸吉野也、始知前日為高經被欺、且其弟重照、義鑑在杣山、議奉義治起兵、保亦欲逃歸杣山、與群弟同謀、然未得其隙、此時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初屬義貞、至此共降屬高經、高經及師泰待之無禮、二士不平、一夕群士晤語、一人進曰、二引兩、尊氏旗章、中黑、義貞旗章、孰愈、泰藤荅曰、北條氏以三鱗形為旗紋、彼亡而二引兩旗靡四海、代之而治世者、一引兩也、即中黑也、政貞曰、一者無敵之義也、以是為旗紋者、可謂吉兆也、保聞之、

共逃歸杣山

保削判板改書欺關吏到杣山

知二士亦有畔背之志、密與結交、堅約、高師泰慮軍士逃去、置吏於深山寺、建關門、不持師泰押判者、不得往還、保往請曰、可遣匹夫百五十人於杣山、運芻豆於陣中、師泰許之、畀判板、保削之、改書三百人、而與泰藤政貞、共率匹夫、示師泰判於關吏、而得到杣山、乃與其二弟奉義治為大將、舉中黑旗於飽和社、前官軍敗士匿山林者悉來屬、得千餘騎、保乃分遣五百餘騎、置關於鯖江湯尾、以塞北國路、且構壘於山上、以藏軍糧七千餘石、又放火於新道、今莊、桑原、宅良、三尾、河內、唯不焚湯尾民屋、為使敵聚於一處、

足利大軍攻杣山

杣山將義鑑泰藤夜襲大克

瓜生保襲足利高經于新善寺城高經敗

也、壬午、新帝自東寺移內大臣藤經道一條室町第、乙未、金崎諸將議軍事、師泰曰、先不陷杣山、則斂白山僧徒成黨、事大乎、乃發能登加賀越中三州士六千餘騎、攻杣山、至湯尾村、日既暮矣、此村距杣山五十町、有大河、故以明日為軍期、兵士皆休、保乃與義鑑及泰藤等議、乘夜遣浪徒三千人於後山、自率步七百餘人、襲湯尾左右、疾馳、敵兵驚騷、泰藤等急擊之、敵擾亂、陷深雪、手足寒凍、不能動、而殺虜甚多、殘兵亡走、庚子、足利高經慮瓜生勢大而退金崎、率三千騎、歸越前府、入新善光寺城、辛丑、瓜生保率三千

走、

尊氏斬僧祐覺殺本間重氏

帝在吉野書遺高野山願書祈天下平治

騎襲新善光寺城高經亦出城陣大塩村瓜生照先登不利而退泰藤代擊之義鑑繼進高經敗走入城合圍攻之夜半高經出城逃去瓜生獲首二百餘級擒百三十人梟其首於帆山河原由是義治勢振近國是日尊氏命吏斬台徒道場房祐覺於阿彌陀峯殺本間重氏於六條河原重氏初爲尊氏部下以善乘馬故嘗徵於朝廷候馬場殿及建武亂起從義貞兵庫之軍雲母坂之戰共顯射藝故尊氏殊惡之祐覺者兩度臨幸專掌軍務魁也故併處斬罪衆皆以殺祐覺爲快而惜重氏騎射之藝帝在吉野密遣願書於高野山其趣曰及天下平治之時可以興密宗寄寺領其書尾曰天子尊治敬白是月新帝勅削正二

新帝黜陟諸臣

位權中納言藤隆資藤實世從二位權中納言源顯家藤元繼官職補前參議藤宗兼罷大中臣蔭直祭主職依內應吉野也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親忠代之正三位前參議藤俊氏正三位藤宗緒皆剃髮尊氏授伊豫國舊領於河野通盛是通信以來所傳領也按河野族屬有屬官軍者有屬尊氏者至此併其爲敵者之地附通盛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三　終

延元二年

脇屋義治憂君父困於金崎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四 自延元二年至四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五 南朝

光明天皇附 北朝

丁丑、延元二年、北朝建武四年春正月、帝在吉野、嗣王恒良在越前金崎城、尊氏奉新帝在京師、己酉、杣山官軍設椀飯、饗脇屋義治、義治有憂色、義鑑房進曰、舊臘再戰皆克近境群士、日日來謁獻物、郎君何無喜色、

義鑑感義治言、急出師以欲救金崎

義治抆淚曰、我幸爲群士被崇、然嗣王及我家族皆困於金崎、我豈獨樂哉、卿其察我中曲、義鑑嘆曰、郎君幼而其言如成人、誰不感動、頃日雪深、難通人馬、可待晴而敗金崎、君其勿勞心、宇都宮泰藤、及小野寺氏、隔牆聞之曰、嗚呼斯人眞丈夫也、義鑑退促出軍之事、衆僉曰、此僧狂乎、冒深雪、嘗八里之艱、以寡擊衆、何以得克哉、暫待時變而可也、義鑑曰、衆各任其意、如此僧、則承郎君旨、而不能安坐、雖一騎往而戰死、以報郎君恩耳、保不得止、而招群僚、議之、天野政貞曰、今救金崎、無可克之利、唯願運密策、奉迎新田元帥、於此催兵、則加賀越中越後群士、不日而來、其間自水路運糧於金崎、則城可支、我軍亦衆矣、不如延軍期、義鑑不聽曰、幼君想像金崎、而憂心忡忡、我不忍徒送日、唯速一戰、而勝則遂郎君之志、敗則死以立義而已、泰藤曰、今戰而死則無益、暫延期運可克之謀、何不顧利害哉、一戰而敗則敵得勢、而金崎彌困、不可不思之、義鑑曰、與臆者議則事不遂、我獨進而死耳、泰藤怒曰、僧以我爲臆乎、請看及戰之日、先登破敵一隊者必矣、義鑑笑曰、我素知足下勇、故勵之以決軍之出而已、足下其爲先登、我爲二陣、

奥州亂、顯家使結城源秀築之

杣山官軍冒雪出救金崎

由是衆議定矣、以待雪晴、於是保義鑑與重照僧源琳三弟相議、我兄弟五人、同志起義、欲共全生則事不成、共死則郎君可無賴也、戰若危難則半死、以勵勇、半生以輔郎君、乃約守此言也、庚戌、奥州亂、國司顯家奉義良親王、陣伊達郡藤口靈山、結城源秀屯熊野堂、以討凶徒、癸丑雪晴、杣山官軍以里見伊賀守爲大將、瓜生兄弟等、宇都宮、天野、小野寺等、總五千餘騎、被蓑笠、獲樏而出、欲救金崎、進到敦賀桑原、高師泰豫使今川賴貞帥二萬騎、陣敦賀之東要害待之、師泰亦率七千餘騎、陣深山寺、而留六千餘騎、

高師泰今川頼貞拒杣山軍

杣山軍敗蚑里見保義鑑留戰共死

於金崎城下備之甲寅今川頼貞進兵攻桒原官軍拒之宇都宮泰藤先登義鑑房爲二陣天野齋藤小野寺爲三陣瓜生保爲四陣里見爲五陣泰藤先戰今川先鋒敗走而放箭如雨泰藤進瓜生天野齋藤小野寺繼進急擊破今川軍師泰以精兵代擊之官軍戰疲而退里見令曰拙哉何不還戰敵察其爲將帥圍擊之保義鑑見將之危單騎還救之重照源琳共回轡義鑑睨之曰何忘契約哉二弟收兵而歸里見保義鑑留戰共死師泰凱旋敗軍之士進退迷渡塗中死殺者多重照歸杣山在杣山者悲父子兄弟

南朝召正行正遠詔攻京師

戰沒哭聲滿巷唯保母不然言於義治曰此度里見獨死保等慭遺則妾何面目而來見哉二人死事重照源琳等生還再奉公盡忠謀再舉者不幸之幸也武夫見危授命者其所也妾何傷保等死哉乃自酌勸酒於義治且勞殘卒聞者感激以慰其悲杣山軍敗金崎援兵絕城中粮乏敵軍乘勝衆皆以義鑑輕忽爲失計也己未吉野行宮召楠正行和田正遠等詔曰京軍圍金崎兵士可減汝等乘其虛攻京師則克否正遠及恩地滿一矢尾顯幸對曰今盡官軍發不過二萬騎無奇策則何以得克哉尊氏直義起大

尊氏殺藤宗兼捕藤公景源親光

佐竹義敦攻小田治久克之

軍來則臣等運策竭力卻之皇居其可安堵如攻京師則暫待時變而可也帝謂嗚呼正成在則令朕豈勞心哉尊氏亦欲攻吉野然慮楠氏有奇策而止由是南北兩朝並立不能一統（是日奥州乱官軍結城道忠與相馬松鶴丸戰於熊野堂互有勝負）右大臣藤公賢前權大納言藤師基前中納言藤實任皆赴吉野○二月壬申尊氏殺前參議藤宗兼壬辰尊氏捕前參議藤公景源親光以通志於南朝也乙未常陸國佐竹義敦聞同州小田治久（小田八田一家而稱通用頼朝在時知家之後胤也）常陸大掾平某黨源顯家發兵攻之戰於富岡山丁酉治久等夜襲佐竹陣不

義貞義助潜出金崎入杣山城

克庚子小田軍潰足利高經師加州兵攻杣山瓜生重照迎戰敗而入城高經率四千騎入新善光寺城屢出兵逼杣山瓜生勢衰從金崎城兵糧盡疲弊（金崎糧盡城兵或釣魚拾海藻以助飢逐日衰殘不能戰於是殺馬食之每日二三匹馬亦漸盡敵軍稍悟議一擧而陷之城兵説義貞曰此城難支十日唯願元帥昆弟潛逃杣山可催兵救此城）○三月壬寅朔丙午夜半義貞義助與藤實世潛出金崎從者七人河島惟頼爲嚮導義顯留守城義貞等入杣山瓜生重照及宇都宮泰藤喜迎之議再救金崎時聞攻者多加及十萬點撿杣山城兵則纔五百慮力不敵而止丁未參議右兵衞督源具雅補撿非違使

高經、師泰攻金崎、城兵飢羸不能彎弓。

河野通治及從兵皆戰死、一井貞政父子亦沒。

尊良親王、及義顯、藤行房、里見時義、武田、氣比大宮司、太田帥法眼等皆自盡。

氣比太郎載嗣王、自泳拏之。

由良長濱防戰、吮創食尸以支飢渴。

別當丁卯、足利高經、高師泰等察金崎城兵飢乏而不合、諸軍十萬騎攻城、城兵欲出拒之、然氣疲無力、不能彎弓、不能奮刀、敵軍競進、破城戶大呼曰、可一擧而拔之、由良長濱言於義顯曰、士卒疲困、不能戰、事已急、先使嗣王避害、而後各可自殺、其間吾儕可往禦之、乃與兵二十許人、倚城門而力戰、河野通治率兵三十餘人防敵、皆戰死、一井貞政、其子政家亦沒、義顯言於尊良親王曰、城已欲陷、我爲武夫、則可必死、若大王、則縱雖逃出、何害之有、尊良不聽、曰、帝曾以我爲元首將、以卿爲股肱臣、豈有股肱斃而元首

存者乎、然自裁之事、吾未知焉、爲之如何、義顯即自殺、以其刀置尊良前、尊良亦伏劍、於是頭大夫藤行房、里見時義（義一作氏）、武田某、氣比大宮司氏治、太田帥法眼某等同死、其餘兵士三百餘人皆自盡、氣比太郎膂力絕人、而能游水、載嗣王於小舩、自泳拏之至蕪木浦、而謂城兵皆死、而獨貪生、則我愧之、乃匿嗣王於民家、語彼曰、是日本國王也、宜奉送入於杣山城、而後歸金崎自殺、舩田經政、諭土岐氏、栗生氏、矢嶋氏曰、元帥兄弟猶在杣山、吾儕何敢死、因出城匿巖窟得免、由良長濱猶防戰、渴則吮創飲其血、飢則

金崎城陷、

足利高經謁嗣王、問義貞義助之存亡、

割尸食其肉、既而安門氏馳來、告尊良義顯等自裁、由良長濱與兵五十餘人出戰、皆死、城遂陷、城兵十二人出降、戊辰、蕪木村民告嗣王在此、師泰等遣島津忠治奉迎之、師泰點撿金崎城兵首、八百五十一級、無義貞義助首、師泰怪而謂、沒海乎、乃聚蜑子入水搜索、不得之、師泰召降卒十二人詰問之、皆曰、三日以前、元帥兄弟自殺、大葬之、足利高經謁嗣王問之、嗣王察彼遣兵於杣山、佯答曰、一昨夕、義貞義助自盡、從卒燒其骸、師泰聞之曰、然則不得首骸者不可疑之、義貞既死、則天下兵革自此而止、各唱萬歲、

高經曰、風聞義貞義助潛逃在杣山、請進兵屠杣山、師泰曰、嗣王之言、及降卒之所款、何疑之、如瓜生則適日降服、去歲以來、諸國群士苦於軍務、不如早凱旋以休兵馬也、高經曰、卿等爲攻金崎而來、既畢事則欲歸者宜也、我爲此國守護、則猶留於此、卿等歸而後瓜生河島蜂起、則我力不得輙克乎、唯諸軍一擧破杣山滅瓜生、而可也、萬一義貞昆弟匿存、則釁之而可絕亂根也、諸將皆有早歸之志、曰、義貞死不可疑之、何間可脫出哉、師泰遂不用高經言、既而越前官軍所守八城皆陷、殘兵入杣山、加賀越中應義

尊氏梟義顯、葬尊良親王、幽嗣王及成良親王。

貞者皆離散、唯金崎降卒十二人、皆逃赴杣山。師泰以嗣王率諸軍歸洛、齎尊良及義顯首獻尊氏。尊氏悦而徇義顯首於市、而梟獄門、令禪林寺僧疎石葬尊良親王首、而拘嗣王於幽處。前將軍成良親王亦被囚、與嗣王同居。是月、前權中納言平惟繼、前參議藤清忠、正三位照王、前大藏卿菅在氏共赴吉野。尊氏憎叡山盡力於両度臨幸、猶通志於諸國官軍、然爲抑其蜂起、加采邑慰之。至此金崎已陷、武威滋大、故與直義及師直議。或曰、可以山門隷三井寺。或曰、沒倒堂院、放逐衆徒、以若干封戸畀戰功之士。北小

尊氏奏請授詔書於楠正行、欲幽閉先帝。

路法師玄慧諫止之。故山門得全。○夏四月、諸國聞金崎陷、不知義貞義助猶存、悉望風降服尊氏。然楠氏族類保護吉野行宮如初。且東則有源顯家、謀再起兵。西則有菊池武重、勢振九州。且新田氏族在上野越後、以待時變。宗良親王徘徊伊勢遠江之間、而催官軍。土居得能餘類在南海、挾勤王之志。其餘皆兵威微弱、不足敵武家。尊氏請新帝授詔書於楠正行、謂可幽閉先帝。尊氏副敎書曰、從詔書則可兼補紀伊大和河内攝津和泉五州守護職。若猶不變志、則可發大兵赤汝族也。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答曰、

和田正遠等郤勅書

源顯家東歸、義詮伐之、不利走安房。

謹拜詔書并敎書之黍。正行孺子求辨東西、未亡人唯守故判官之遺言、不知其他。故我輩不知所以奉對也。然我王駐蹕於此、何不保護哉。楠氏素與將軍無怨。然大旆臨此、則某等挾正行、暴屍於轅門耳。尊氏聞之曰、正成寡婦死則彼等來降而已。直義曰、不然。彼託言於寡婦守遺訓、而欲延我兵至也。彼遂不降、今發兵難輙克之、待時而可也。初源顯家東歸時、源義詮在鎌倉、出兵遮之。顯家擊破之、遂入鎌倉。義詮奔安房。既而山門官軍不利、義貞北逃、帝囚於花山院。顯家兵威稍減、然猶鎭鎌倉。上杉憲顯細川和

氏等奉義詮、催兵自安房到三浦。千葉介族聞貞胤既降武家、而陰附助憲顯等。憲顯率騎萬餘人、向金澤。顯家率二萬騎逆戰。憲顯和氏等失利、歸三浦。顯家欲休兵、攻三浦。憲顯等聚敗亡餘卒、御杖遽襲之。顯家兵以其出於不意、狼狽敗走、退于鎌倉。憲顯等追擊之。顯家逃至武藏。由是義詮勢大熾。顯家復收士卒。芳賀禪可以公綱子加賀壽丸爲將、起兵於宇都宮、應義詮、塞奥州路、遮顯家。時聞金崎城陷、顯家從士皆離散、故潜逃歸奥州、入伊達郡靈山。自是東國皆屬義詮。憲顯和氏乘勢擊新田、向上野。已至武

尊氏遣書招降菊池武重不從

少貳大友島津等攻菊池不利

藏河越、新田義繁奉義興(義貞二男、名徳壽丸)、妨遲明逆擊破之、義興年十六、爲人矯捷、膂力絶人、欲進入鎌倉、義繁諭止之、義興曰、聞家君(義貞)既死金崎、則我何獨生哉、唯速襲鎌倉、討義詮、快死耳、義繁曰、不如全身豢兵報父之讎也、義興切齒歸上野、尊氏遣書於肥後國、招降菊池武重、不從、報書罵辱尊氏○五月、尊氏命少貳大友島津等責菊池武重無禮而擊之、由是島津貞久率千餘騎至肥後國、攻八代城、大友氏時率一萬騎向筑後、少貳頼尚帥二萬餘騎向肥前國、武重聞之、率五千騎救八代、與島津戰八回、遂破之、

新田義貞再起兵於越前

斬首千三百級、菊池亦喪兵四百餘人、故引兵歸肥後、氏時亦懼菊池兵威、歸豊後、頼尚歸太宰府、陣背湍嶽、武重暫休、又略肥前筑後地、降附者稍多、由是菊池勢振鎭西○六月、尊氏慮源顯家再起兵、命桃井直常曰、汝赴鎌倉、催東國兵、而可平奧州、乃授教書於直常○秋七月、新田義貞再起兵於越前國、義貞匿杣山城百餘日、其間潛遣畑時能於加賀能登越中越後、催兵、應招來屬者、既三千餘騎、至此屢出兵、徇越前國中、足利高經大驚、告京師、時京師兵寡、尊氏先使高經弟家兼(號伊豫守)率三千餘騎赴越前、高

桃井直常率兵向奧州路陷岩城氏之伏大敗

經併其兵六千餘騎、以杣山嶮故、不能攻之、義貞亦以兵寡不及向府城、相互出士卒挑戰於大監松崎邊、杣山兵稍乘勝、高經又請援兵於京師、尊氏自欲北發、然慮楠氏襲京師、而不果、欲徵西國兵、則懼菊池之競、欲召東國兵、則顯家亦不可備焉、百慮千般不決而止、桃井直常至鎌倉、與高大和守師兵一萬向奧州、過常陸國、佐竹義敦及小田族皆屬之、千葉介貞胤來加焉、直常併其兵三萬餘騎、進到岩城、岩城氏相馬氏等素通顯家、故伏兵一萬二千於小栗野、直常不知之、伏兵俄起競擊之、岩城及藤岡村田藤

畑時能拔大聖寺城

平泉寺僧實尊爲官軍構壘於三峯

田等突馳直常陣、直常諸軍大敗逃去、由是顯家勢又熾、時聞義貞起越前奧州、群士半屬顯家、顯家移檄於諸郡、議大擧入京、白河結城道忠等以下皆應之、畑時能以加賀國士、數地氏山岸氏上木氏構壘於加賀越前境細呂木、而攻津葉氏所據之大聖寺城拔之、加賀國大半屬官軍、平泉寺僧實尊與瓜生有舊縁、屢來杣山、一見義治美色、傾心惱情、爲之欲立功、而請見義貞、義貞許之、晤語、實尊乃説平泉寺衆徒屬官軍、群僧或從之、或不從之、實尊率其同志者構壘於三峯據之、實尊又勸其姪伊自良氏從義

大館氏明逃至伊豫起兵

江田行義至丹波據高山寺城

貞伊自良辭而不肯實尊怒曰卿幼而孤我爲卿來往京師鎌倉令卿繼家者非老僧力哉我齡已六旬爲義治欲隕命卿何忘我恩而猶豫哉伊自良不得止而率部下三百餘騎入三峯壘國兵攻之不克皆燒其營逃入府城會高經陣實尊請得大將守壘察敵機攻府城義貞令義助率兵五百遣之○八月己巳諸方官軍聞顯家義貞起東北得勢擧兵大館氏明逃至伊豫與土居得能餘類合起兵徇四國江田行義至丹波與足立氏本莊氏新莊氏余田等共據高山寺城金谷經氏新田族起兵於播磨東條招吉川

金谷經氏起兵於播磨

北條時行獻書於吉野

南朝賜詔書於時行許討尊氏

高田築壘於丹生山下塞山陰中道遠江井介奉親王宗良據奥山北條時行頃年跼蹐山林至此獻密使於吉野曰臣父高時愚昧觸逆鱗罪當天誅臣豈遺恨於陛下乎義貞之滅鎌倉尊氏之破六波羅皆承詔旨則不以往事爲纖介然若尊氏者倚賴臣家福祿是保而忘其恩顧終爲暱讐是臣之家族所以切齒焦心於彼也今又謀反逆蔑天威則不義之甚何加之乎伏冀臣蒙恩貸則擧勤王之師從義軍之後以討賊徒是臣之所欲也故沒死自陳帝宥之以賜詔書許擧兵討尊氏宇都宮公綱自去年猶因於

宇都宮公綱脱囚降附吉野

公綱叙位任官以趣楠氏楠氏從士不平

京師其僕從等分散洛外至此聞官軍起於群國一夕僕從等數百人到其囚所呼曰公綱入道在此否公綱應聲曰在此乃奮刀而出入僕從之中擊彼戍兵而到河内憑楠氏朝吉野帝感其不忘舊恩而叙四位任少將聽昇殿楠氏僕從等怒曰故判官竭忠死節今正行幼而護行在所然叙位任官不及公綱如公綱降敵就囚窮困來謁何故預榮賞哉爲此昏主勞而無益和田正遠恩地滿一諭曰王政中道則尊氏不及故判官不死判官臨終之遺言卿等忘之哉君之不善今始何驚若我輩恨君則吉野一日不

可立焉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卿等雖有怨然吉野破則奈故判官遺言何然猶嗷嗷不靜正行時十二歳聞誡之曰汝等不聞故判官常談哉我家素貧判官以元弘之功食數國養數千士皆君王之恩顧也豈有超渥之望哉我雖幼童守遺訓謹盡寸丹汝等猶貪恩榮則欲降尊氏乎我則不然汝等怨君捨我則我獨入吉野朝自殺以報亡父之志而已衆皆懼而閉口然猶遇公綱不睦而粮食不贍（此時吉野朝公家武家兵楠氏所給養也）帝亦聞而悔之乃密諭公綱曰汝在此則與楠氏不睦東歸揚兵可應官軍公綱率其兵七百

畑時能立細谷右馬助爲帥、來會義貞軍

芳賀禪可應尊氏、據城不納公綱

騎赴下野國○九月、畑時能立細屋右馬助爲帥、以
數地、上水、山岸、深町等三千餘騎、自加賀國來越前、
國會義貞軍、義貞漸漸逼府城、足利高經留三千餘
騎於城、而分三千餘騎於國中、山峰構壘三千餘處、
以爲守城挑戰之援、源顯家至下野國、招東國兵、宇
都宮公綱欲歸入城、其旗頭芳賀禪可奉公綱子加
賀壽丸爲主、應尊氏、據宇都宮城不納公綱、公綱退
屯於武藏府中、赤松圓心建寺、迎僧友梅於播磨、爲
開山、梅名其寺曰法雲昌國、扁山號曰金華、(友梅傳曰、曆應二年、冬至日、賜宸筆金華山法雲昌国寺額、爲山陽第一禪刹、)○十一月、丁酉朔、辛

源顯家與鎌倉諸將戰于利根川、大克、

亥、尊氏納倭歌二首於長門國神功皇后社、去年尊
氏自筑紫向洛時、路詣此社、禱勝軍、以爲有驗、而報
賽之也、○十二月、丁卯朔、庚午、權中納言藤經顯兼
按察使、前參議藤實守任權中納言、正四位下藤實
夏、藤公忠(實忠子、)源通相(長通子、)共敘從三位、丁丑、源顯
家與鎌倉諸將隔利根河對陣、時水漲浪高、故相持
一日、己卯、顯家部下長井、齋藤別當實永、(實盛之裔、武州人也、)
告顯家曰、吾聞振古兩軍隔河、先濟者必勝、請先敵
而濟、顯家許之、實永喜、欲馳馬、長井氏、高木氏見之、
先渡、呼曰、今日先登若有論者、則問於河伯水神、實

齋藤別當實永兄弟爭濟溺死、

源顯家爲公綱攻降禪可、

永及其弟志、彼早着鞭、恥從其後、不測淺深、自他岸
進馬而濟、浪勢盛、兄弟共溺死、顯家大軍相繼齊進、
義詮兵亦濟、欲會戰于中流、其先鋒三十餘騎、被水
勢阻溺、而浮沈、後繼兵見之、還退于平野、顯家兵進
破之、敵軍敗走、歸鎌倉、顯家乘勝欲攻鎌倉、然聞鎌
倉兵猶多、而暫留武藏府、而陰候鎌倉、宇都宮公綱
率紀清兩黨千餘騎、會顯家陣、然芳賀禪可猶不來、
從顯家遣伊達信夫兵二萬餘騎攻之、三日而拔之、
禪可降、未幾復屬尊氏、北條時行起兵於伊豆北條、
大佛氏、二階堂氏、及前代遺孽等來聚、得兵五千、乃

北條時行起兵伊豆、上杉憲顯擊之、不克、

進陣足柄筥根、上杉憲顯率五千騎擊之、時行迎破
之、憲顯歸鎌倉、時行追之、到相模河、而收兵、又屯筥
根、而遣使於武藏府、告攻鎌倉之期於顯家、新田義
興發世良田城、聚上野武藏兵一萬、陣小手差原、(或曰、入間河、)
告顯家曰、奧軍若猶豫、則我先陷鎌倉、鎌倉諸
將上杉憲顯、憲藤、斯波家長、桃井直常、高重茂、聞宮
軍競來、而相議曰、利根河敗亡之後、我失氣、彼乘勢、
雖戰何得利乎、宜退于安房上總、而察東國之變、以
再起兵、義詮聞之曰、諸將之謀在於持牢、我雖幼、偶
在鎌倉、今爲敵兵衆而不戰捨去者、我恥於心、敵攻

大德寺開山妙超寂

來、則分在戰死耳、而後若有可去之方、則潰圍以赴安房上總、亦不遲、而待敵之向洛追躡之於宇治勢多、與京兵夾擊之、則顯家可破必矣、諸將感之、於是勒兵一萬餘騎守鎌倉、（評判曰、義詮近習藤內兵衛行清、質義詮竊耳語曰、諸將議、不見敵而逃、然則幼君長遺恥也、義詮見諸將唯從一言曰、卿等欲聞逃予、由是諸將決守衛之心、太平記修飾而詳言之也、）戊子、大德寺開山妙超寂、歲五十六、後謚大燈國師、（超多弟子、關山慧玄為長、然與超有隙、逃入美濃山中、故以大德寺附徹翁義亨、此後延慶法皇指慧玄歸依之、捨花園仙院為禪刹、以慧玄為開山、號正法山妙心寺、由是超派分為二、大德妙心二寺論傳法而不睦、法皇又構仙院於妙心寺側、移居號萩原院、）庚寅、從二位藤公清、藤公重、共敍正二位、從三位藤隆蔭、藤公蔭、

大中臣蔭直逝

新帝行即位之禮

源顯家及義興時行公綱攻入鎌倉

鎌倉將斯波家長死

延元三年

共敍正三位、從二位大中臣蔭直逝、甲午、新帝行即位之禮、尊氏經營之、此時延慶法皇、正慶上皇並存、然朝務無大小、皆決於尊氏直義、是日、源顯家及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宇都宮公綱、率十萬騎、自三方攻入鎌倉、鎌倉諸將力戰一日、斯波家長戰死於杉下、上杉憲顯、桃井直常、高重茂等、奉義詮奔安房國、顯家帥諸軍入鎌倉、關東悉屬官軍、戊寅、三年、（北朝曆應元年、）春正月、鎮守府將軍兼陸奧守從二位前權中納言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鎌倉、向京

源顯家奉義良親王、向京、義興、公綱、北條時行等從焉

顯家到遠江、宗良親王來會

直常上杉憲顯等諸將會鎌倉、謀尾擊顯家

師、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左少將藤公綱、及白河結城道忠等、與州關東群士、各率兵從之、號二十萬騎、（或曰、實十萬騎、）驛路絡繹、五日程、如雲如林、奧夷無狀、神社佛閣、及人家民舍、皆罹兵燹、顯家至伊豆國、以州之安久鄉、寄附三島社、經日到遠江國、宗良親王會顯家、陣先鋒到尾張國熱田、大宮司藤源雄、率五百餘騎來屬焉、堀口美濃守貞滿、自州之根尾德山、率千餘騎來屬、義興事聞京都、公家武家大驚、為之戒嚴、桃井直常自筥根山、上杉憲顯憲藤自相模、高重茂自安房、各會鎌倉、謀尾顯家向洛、與京軍挾擊之、相

芳賀禪可率清黨屬直常軍

今川心省、高尾張守、土岐賴遠等相議邀奧軍于赤坂

州三浦介、鎌倉黨、（梶原、長尾等、部屬、謂之鎌倉黨、）武州江戶、葛西、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等、屬心於尊氏、不從顯家者、皆來鎌倉、總三萬騎、芳賀禪可稱病不從、公綱留在宇都宮、至此、率清黨千餘騎屬之、（宇都宮部屬、有紀清兩黨、益戶氏為紀黨長、禪可為清黨長、）其餘群聚者不少、直常憲顯併其兵、將五萬餘騎追顯家、而西至遠江國、守護今河心省、率二千騎加焉、到參河、則守護高尾張守、率六千騎加焉、至美濃州股、則土岐賴遠以七百餘騎來屬焉、諸將相議、奧軍入京、則京軍相挑於宇治勢多、奧軍不能超河而送數日乎、可乘其弊自後擊之、必克焉、賴遠

顯家遷軍與東軍戰于自貴渡
東將小笠原貞宗芳賀禪可敗退
高重茂進北條時行迎擊破之
今川心省等與結城道忠戰又敗

曰奥軍猶在垂井赤坂距洲股纔二三里不可不一戰豈待他日之弊哉衆皆同之乃帥八萬騎而進顯家聞之曰不平後敵則難入京師而還軍禦之兩軍充滿美濃尾張間東將各探鬮定前後小笠原貞宗芳賀禪可先率二千騎與伊達信夫輩三千騎戰於自貴渡貞宗禪可敗退多被殺傷其次高重茂率三千騎涉洲股河北條時行迎擊破之得首三百級次今川心省三浦介以孤軍與結城道忠南部下山等一萬騎戰於阿字賀今川三浦寡不能敵衆而退憲顯憲藤帥一萬騎向青野原新田義興及宇都宮公

上杉憲顯與義興公綱戰于青野原又敗
直常賴遠率選兵奮戰共被創

綱督三萬餘騎大戰數回憲顯等不克而走東軍每戰失利桃井直常土岐賴遠擇其軍中率精兵二千騎復出青野原突馳顯家大軍奮戰縱橫要三百騎出圍而再以殘兵競擊少將顯信陣（顯家弟是春日少將軍中稱之曰副將軍）奥軍圍之直常賴遠力戰三十餘回賴遠面被創與餘卒二十三人逃入長森城直常亦被瘡携餘兵七十六人退會日暮而兩軍共疲而休東軍猶競奥軍不能再戰（今川了俊記曰此軍桃井芳賀將荻一闘心省三浦介得其吉良高刑部得其三心省軍功超群尊氏救駿河國以賞之然大平記叙心省事不許唯以直常賴遠為首功不知心省之勞云々）尊氏聞青野原戰顯家乘勝召諸將議拒奥

尊氏使師泰師冬等出兵却奥軍于畿外
高師泰發洛屯黑地河

軍於宇治勢多或曰大軍不可當焉不如避洛至西海催兵待奥軍疲而擊之高師泰曰皆非也古來洛軍拒東兵於宇治勢多數矣未聞得克者不如出兵於近江美濃邀却敵於畿外尊氏曰善哉壯哉乃以師泰為督副之以其姪師冬及細川賴春佐々木氏賴（大角統之孫）一道譽其子秀綱等五十三士催兵一萬直義遣書於諸國士曰宜會師泰師冬以擊奥軍○二月丁卯朔庚午高師泰等帥一萬騎發洛壬申至黑地河（或作杭瀨）頃日顯家經歷美濃尾張索搜後軍東士聞師泰進兵又陣垂井赤坂師泰欲決必死之戰屯

顯家與諸將議避京軍之鋭
義貞經年與高經相持于越前

闘藤河黑地河之間乃倣韓信背水之法置兵於死地而待之且揚言號兵五六萬顯家懼其銳氣不能擊之與諸將議曰我軍既疲不能破彼堅軍為之如何或曰遣義興於北近江入越前招義貞自東北挾攻之則可陷京師者必矣顯家忌其戰功歸義貞而不從結城道忠曰楠正成嘗言敵遮要害則可自他道擊之今日之事固當不如經伊勢路朝吉野而以楠氏和田等為嚮導攻京師則何難之有顯家曰善衆咸同之義貞經年與足利高經相持于越前國至此宿雪漸消餘寒稍散將構砦於要地攻府城先令

義助相地判鯖江高經裨將某要路擊之敗退

義助相似義助自三峯纔率百數十騎到鯖江高經遶其裨將細川某鹿草某率五百餘騎自三方擊之義助謂必死之時乃以高木社爲後以瓜生畔爲左右大射之而後奮戰七八合細川氏鹿草氏敗走自鯖江鄉濟河引去結城氏河野氏熊谷氏伊東氏足立氏小島氏中野氏瓜生氏八人追之赴水義助制之曰以寡勝衆者偶然耳逐敵向險若失利則敵還乘之今日之事起於不意我兵在遠方者未知之乃使篠塚某放火於高木瓜生眞柄北村民屋擧烽於是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自鯖江少將藤行實 子行房

義貞出師救義助高經率兵拒細川等大戰

河島惟頼放火府中高經敗走府城陷

自飽和瓜生重照自妙法寺城平泉寺山徒自大鹽城河島惟頼自三峯城義貞自杣山悉皆馳來高經聞之與其弟家兼卒三千騎出國分寺北以救細川氏等兩軍隔河時雪浪大漲船田經政士卒葛某先登渡之官兵皆競進葛先群可百步敵兵六人共擊之葛殆危泰藤卒清爲直急進斬二人傷三人遂助葛義貞率兵上陸與高經兵大戰主客勢匀勝敗不決惟頼及平泉寺徒引兵廻敵陣之後放火於府中高經慮敵兵入新善光寺城引兵歸府中義貞追北急擊之高經等不得入城家兼引千餘騎逃行若狹

顯家奉義良親王朝吉野義興亦從焉

高經歷織田大蟲以二千餘騎入足羽黑丸城是日國中敵壘七十三所聞府城陷皆降義貞顯家奉義良帥大軍自青野原向伊勢路新田義興曰我可率部下三萬直入越前爲義貞之援顯家曰救父之難可謂孝也然我欲朝吉野足下獨背皇朝而北征不可謂忠臣乎乃強勸之義興曰我弱也豈違鎭將之言哉乃同塗而赴勢州北條時行等諸軍皆從行勢州處處有爲尊氏遮路者顯家皆擊破之而遂入南都 高師泰不戰而却顯家振旅歸京桃井直常等東軍以道路既開皆會京師 壬午顯家欲自南都朝吉野諸士相語曰鎭將怯也畏黑地之

結城道忠說顯家及令攻京軍

堅陣不能破而勞諸卒到吉野自今而後對敵亦可如黑地也結城道忠說顯家曰自發奧州以來東國數戰無不克焉唯青野原役不能鏖敵而兵勢疲衰不破黑地陣非無遺念今賊魁在京不討之而徒朝吉野則何面目之有不如自此襲破京師若不克則並枕死輦下耳顯家曰可也乃議攻京之事以伊達信夫爲先鋒新田義興及宇都宮公綱離南都人家暴露元興寺之野外固陣營癸巳尊氏召諸將議曰誰要顯家於路衆皆難之高師直曰桃井直常拒奧兵於青野原彼畏其勇氣以直信 直常己 副直常遣之

直信直常襲奥軍于南都顯家殆危義興得勝

則可克尊氏乃令師直諭之直常曰向者我欲以奇兵破奥軍然大敵難克而取敗喪兵遺恨不散今亦師衆以正兵當之則不利願不交他隊某兄弟以奇兵往襲而雪青野原之恥尊氏許之直常與直信率二千騎赴南都甲午夜半直信直常俄襲伊達信夫般若坂陣放火競撃之奥軍驚騷直常率精兵千五百騎直突顯家本營大呼曰新田義興應尊氏也諸軍狼狽紛散顯家殆危在原氏力戰斬敵三人而顯家幸免直常乘勝襲義興陣義興豫備而拒之直常敗走義興追之夜既明宇都宮公綱率千騎來與兵

直常疎尊氏与師直有隙之始末

稍聚直常還戰却與兵與公綱挑戰桃井力疲率殘兵歸京顯家勢威撓兵士或散失或東歸不能攻京洛人皆以桃井爲有功其身亦自負然尊氏賞之僅以二邑直信直常不悦而待時變評判曰尊氏以師直統家務衆皆畏服直常不屈師直恨之此役尊氏欲以能登越後両国賞直常功師直曰不可也彼雖襲破顯家然為義與公綱所破而逃帰得失相掩然以二国賞之則有全勝功者以幾国封之哉尊氏以為然僅授能登国内二邑由是直常懟尊氏與師直有隙結城道忠説顯家曰我輩不知畿内地形故不悟直常俄襲而至狼狽失利想夫京師亦不備我輩今急攻之則必克顯家曰善乃欲發軍伊達信夫等曰不得郷道則又爲敵被誘破乎請

諸将議攻洛之事以正成為先鋒正遠公綱副之

朝吉野奏之以楠氏兵爲郷導攻京則必勝之策也諸将皆從之顯家乃奉義良親王帥諸将朝吉野凡十萬騎官軍大振皆曰一擧而可亡尊氏也乃勅楠正行令和田恩地等分充軍粮七千餘石既而帝賞顯家軍勞轉大納言兼大將召義興曰汝真義貞子宜興家者也乃加元服改德壽丸號義興任佐兵衛佐召北條時行任相模守賜伊豆相模兩國自號相模守北條家先例以受領為家号故時行以相模為稱号於是諸将議攻洛之事衆皆擧正行爲先鋒和田恩地曰正行雖幼不讓衆也詔曰正行出軍則皇居誰護之和田正遠可帥

其私兵爲先而宇都宮公綱副之既而顯信以宇都宮和田爲郷導以二萬餘騎陳八幡山義興以二萬餘騎陣飯盛山時行率五千騎陣遠里小野顯家習五萬騎陣和泉界且矢尾別當顯幸率五百餘騎據尼崎城以掠洛邊尊氏驚懼又聞義貞強梁於北國有入京之勢不安其心○三月丙申朔尊氏召諸將議曰義貞留滯於北國之間速破南方之敵而可也誰可爲將帥乃擇桃井直常直常辭曰前日多喪兵士不能再戰諸將皆謂直常功大賞小吾曹勞而何爲哉高師直悟直常恨已不應命而揚言曰微直常

高師直師兵向八幡山、師泰爲先鋒、清氏道譽憲顯次之、

顯信防戰、正遠公綱爲先鋒、結城道忠伊達信夫繼之、

則不可戰乎、臣攀族往麾敵耳、諸將聞之、多請從軍者、於是師直氏族、二十三人、諸國群士三十六隊、催軍裝、癸卯、師直帥三萬騎、向八幡山下、諸軍從之、各分隊張陣、如稻麻竹葦、師泰率八萬騎、爲先鋒、其次細川清氏率清兵八百、其次佐佐木道譽七千騎、其次上杉憲顯三千騎、師直在第五陣、武田、小笠原、仁科等在後軍、顯信拒之、和田正遠、其兵三千宇都宮公綱、其兵一千爲先鋒、結城道忠其兵三千繼之、顯信率一萬五千騎、統諸軍而在後、師直望見之曰、顯家義興在河内未來、可乘其微速破此軍、師泰先與正遠戰、不利而

師直大敗殆危、

桃井直常急馳突顯信本營、

退、清氏代之、而進、正遠擊走之、收兵而退、公綱曰、何不進哉、正遠曰、若逢大敵失利、則敵乘勝、而與軍不能拒之道、譽欲進、公綱欲當之、師直察機曰、備兵勿亂、故不戰而止、甲辰、師直兢擊公綱陣、公綱佯走、伊達引兵登山、師直乘利追之、和田擇精工者、發矢如雨、師直辟易、顯信率諸軍急進擊之、師直大敗殆危、從騎三人力戰而死、師直僅免、退陳鳥羽、京軍死者、千五百餘人、師直聚敗軍不歸京、桃井直常聞師直敗曰、我所恨爲私、軍之勝敗爲公、我豈安坐哉、想夫南軍戰勝不設備、往擊之、則必克焉、乃與直信率千

桃井塚

尊氏進毒弑嗣王恒良、

餘騎、發洛、急馳五里、及暮至八幡、俄擊伊達信夫陣破之、直馳顯信本營、公綱道忠防之不利、營既欲破、和田正遠自後襲直常、直常戰疲而退、洛人甚感直常勇、師直大慙之、此戰直信直常登高處、指揮士卒、其進退適宜、時人號其地曰桃井塚、公卿補任曰、前中納言藤光經於南都戰死、不詳其由、按光經爲信濃國司、建武三年正月、屬東山道軍、則此後亦與顯家預軍事、拒敵於南都、殞其命歟、是月、新帝幸三條坊門萬里小路第、直義所居、即日還土御門東洞院皇居、尊氏以葛西某、安藤某爲陸奧國守護○夏四月丙寅朔、戊寅、尊氏直義進毒弑嗣王恒良、恒良自去年囚於京都、其兄前將軍成良親王同居、至此直義謂尊

一箇直義弑四王子、

氏曰、陷金崎時、知義貞義助在杣山、則可速屠之、爲嗣王被欺、而不誅彼、而今再起北國、悔而無益、此王長生、則爲我家禍、不如早除之、尊氏頷焉、直義令粟飯原氏光、問起居而進藥一裹、氏光既僞成良曰、疾沫頻而進藥、恐是毒也、請莫飲之、而欲棄之、恒良曰、尊氏直義等[illegible]黑心、則雖不飲之、其變不可測、若又毒則飲之、早[illegible]亦幸也、即飲之、成良曰、我獨存而累受何爲哉、不如與王同死、而共飲之、不日而嗣王薨、經日而成良薨、時人竊嘆曰、一箇直義弑四皇子、天道昭昭、直義其不免乎、是月、叡山僧徒潜通志於義貞、部屬等勸義貞曰、請速登叡山、催兵襲京師、則尊氏直義必敗、義貞曰、可也、然足利高經猶在足羽黑丸城、不屠之而入洛、則非無遺恨、衆皆謂滯於小事、怠于大事、功共難成乎、高師直陣山崎、與師泰分兵攻八幡、南軍源顯信等構城相持、挑戰、

義貞攻足羽城

互有勝負、厚東氏、大平氏等、與南軍相當、多被殺傷、顯家義興、以粮乏留滯和泉河内、不能會八幡、○五月乙未朔、丙申、義貞自師六千餘騎、到越前府、而分遣五千餘騎於波羅蜜、安居、河合、春近、江守、攻足羽城、少將藤行實與敵戰於黑龍或作九頭龍明神前、失利而退、松田經政自安居渡進兵、細川氏俟其半濟、自高岸上火射之、經政兵死者居多、引還、細屋氏圍攻藤虎城、攀堞欲入、鹿草氏自後擊之、細屋受敵於前後而敗走、乙卯、師直在山崎、聞顯家義興大軍會八幡、在近曰、若迎大敵而破、則爲直常被笑、然生而何

高師直擊顯家于安部野

爲哉、可設奇策而快戰也、乃令師泰統三萬騎留山崎、備八幡敵、而自督一萬八千騎、欲赴和泉界襲顯家、冒夜而行、逮曉至天王寺、少休、丙辰、師直分軍爲三隊、自將八千騎陣於安部野、令三千騎屯遠里小野、遣七千餘騎向泉界、顯家不知之、令曰、諸軍可會天王寺而整列、分隊至八幡、諸將皆約期、未會、顯家欲先期到天王寺待諸將、而自率左右近士三千騎而發、到安部野、師直以三軍要之、而合圍之、顯家謂是北條時行謀叛乎、從兵驚騷、師直競擊、或殺之、或擒之、顯家欲逃赴吉野、從者纔三十七騎、師直縱横

源顯家主從一十八騎皆死

武藤政清獲顯家首

持定、家定共到信旗

追之、顯家知不免而還戰、武州人越生氏抱顯家、顯家殪、越生時丹後人武藤政清救越生、而顯家遂死之、政清併得其首及鎧刀、二十七騎皆戰死、師直大悅、義興時行等不能戰、歸吉野、官軍皆離散、師直曰、不意斬敵魁、得大捷、然長留則爲楠氏和田被襲乎、乃詣住吉社、詠倭歌振旅而歸、八幡獻顯家首於尊氏、徇洛中、梟獄門、顯信勢蓋避八幡、歸吉野、帝哀悼顯家、贈從一位、顯家生於縉紳家、掌兵馬職、再起大軍、盡勤王之力、不幸隕命、時歲二十一、聞者皆哀憐之、諸国官軍、且驚且惜焉、壬戌、源顯信、新田義興、聚敗卒、入八幡城、高師直帥大軍攻圍之、一書曰、是月二十八日、源持定、源家

師直圍八幡城、溝杭家兼死之

房等向八幡張陣、合力於顯信義興、評判曰、初義貞憤顯家獨欲立功、且以越前一国兵不滿萬、故延入洛之事、又遣使責義興曰、汝屬顯家、直詣吉野、不顧我潛軍務、定知有不假我力、滅尊氏之勇、汝若此度不沿京師、則長絶父子之義、及顯家死、義興遣使謝義貞、請至越前、義貞不許之、故欲乘敗軍士襲京、解義貞怒、然部屬皆謂、此郎君違父之心、則縱雖竭戰功、不適羽林之意、乃離散歸国、留者僅八百騎、義興欲入京、潛窺尊氏、自刺之、同死、家令等以為危計、而勸義興守八幡城、顯信聞之曰、我永訣大兄、無所依也、義興以寡兵入孤城、我何坐見其敗亡哉、聚結城道忠等三千騎入八幡、其餘與兵悉離散、○六月、高師直圍八幡、每日挑戰、城兵固守、屢得利、斬京兵溝杭家兼、○秋七月、義貞族類大井田氏、中條氏、鳥山氏、風間氏、禰津氏、太田氏、瀧口氏等、二萬騎、發越後國、而入越中國、此國者桃井直常所封也、共部

屬普門俊清出兵於境拒之失利逃入松倉城大井田等到加賀與富樫戰於阿多賀篠原邊破之富樫敗入邪多城大井田等已欲到越前然慮其前路多年經兵革而民疲糧乏暫留於今湊聚糧十餘日其間兵士侵掠斂白山等神社佛閣及民家奪取財貨鄉民厭之經旬大井田等到越前河合義貞勢益熾義助勸義貞曰以此兵速登叡山併率山徒攻京師則八幡城不可陷南方官軍來會而尊氏可破矣義貞不快於義與故不聽令諸軍曰可以二十一日甲寅攻屠黒丸城而後入京（評判詳載越後兵與越中加賀敵挑戰之事然其月日錯亂不詳俟考）

楠正成奏請救八幡城帝不許

南朝詔義貞令援八幡城

楠正行等奏吉野朝曰八幡城危臣等往救之詔曰汝等去此則誰護皇居朝敵今乘勝若分軍襲來則誰拒之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奏曰括撿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四州則可得兵二萬令正行以一萬護皇居臣等二人率一萬救八幡則或其克乎帝未許之會河内國疫疾而恩地滿一矢尾顯幸相繼而死（滿一歲三十九顯幸歲六十七）故不能救八幡唯備京軍之來襲耳宸筆勅書賜義貞曰義與顯信以敗軍士守八幡城洛中凶徒圍之十重兵疲食乏唯憑北軍入洛在近耳若猶豫則八幡城陷國家安危在斯一舉速

兒島高德獻援八幡官軍策于義貞

罷境内之戰可促入洛之裝也義貞盥漱拜讀曰源平兩氏竭忠立功者不爲不多然未聞賜宸筆之例令不輕命則期何時哉乃止攻足羽而促入京之舉（評判曰此時殊勅諭義貞曰義興從顯家言而來吉野義貞譴責之良有以也然勇猛拔群有將帥之量且義顯既没義興稍長不如許爲父子親愛如故也義貞拜命之辱而和睦云々義興者婢妾之所生也義貞疎之故義顯没後以季子義宗爲嫡嗣然猶幼在上野新田）時兒島高德自備前來越前侍義貞幕下說義貞曰往歲山門之敗依糧道絶也今倉卒入京而高經又塞糧道則縱雖陣山門難久持乎僕想今分留精兵於越前如賀諸城而元帥陣山門令軍將帥六七千騎日逼京師則深

高德自草遺叡山牒狀

根固蔕之謀而自爲援八幡殪凶賊之道也然元帥以寡兵登山則山徒或其變心乎不如遺牒狀以試山徒之向背義貞曰善高德自把筆草之曰正四位上行左近衛中將兼播磨守源朝臣義貞牒延暦寺衙請早得山門鼎肩一諸誅罰逆臣尊氏直義以下黨類狀我竊覩素昔渺聞玄風桓武天皇常下詔專基叡山者以聖化期昌顯密兩宗於億載傳教大師上表凡鎭王城者以法威爲護國家太平於無疆之故也然則聞山門衰微悼之見朝廷傾廢悲之不九五之聖位三千之衆徒爲孰乎去元弘之始一天革

命四海歸風之後、有源家餘裔尊氏直義無忠貪大祿不材登高官自誇超涯之皇澤不顧缺盈之天真忽棄君臣之義猥懷豺狼之心聿害流于黎民禍溢于八極、公議不獲止將行天誅之日、煙塵暗侵九重月翠華再狩四明之雲此時貴寺忽輔危庸臣謀退暴雖然守死於善道者寡求黨於利門者多因茲官軍戰破而聖主忝遭羑里之囚饉城食竭而君王自臥戰場之刄自爾以降逆徒彌恣意婬刑濫行罰山戾殘賊無不惡而極自疑天維云絶日月無所懸地軸既摧山川不得載側耳奪目尚不忍待時呑炭含刄

徑欲計退敵之處欻聽鸞輿幸南山衆星拱北極於是蘇思發思徹憤啓憤起自嶮隘之中纔得郡縣之衆然則驅舍午開路飛火難劫城其戰未半決勝於一舉退敵於四方訖疇昔范蠡闘黄池破呉三萬之旅周郎挑赤壁虜魏十萬之軍把來何足比如今舉國量誅朝敵天慮以臣爲爪牙之任肆不遑卜否泰振臂將發京師貴山儻若不捐故舊拉大敵於隻手中必矣傳聞當山之護持亘古亘今卓犖于乾坤承和修大威德之法次君乃坐玉扆承平安四天王之像將門遂傷鐵身是以賴佳運於七社之冥應復雋

叡山回牒
源義貞

規於一山之懇祈熟思量之凡惡在彼與義在我孰與天下之治亂山上之安危早開一諸之群議以遠令虎竹速靡三軍之卒伍向通揺龍旗狀至山門山徒素欲王化再興誇恩賞之榮故衆議一同遣回牒曰、夫鎮四夷之擾亂而致國家之太平者武將所不失節祈百王之寶祚而銷天地之妖孽者吾山所不讓他途殊歸同豈其際措一線縷乎夫尊氏直義等暴惡千古未聞其類是匪啻佛法王法之怨敵兼又爲害國害民之殘賊孟軻有言出於己者歸己矣渠若今不亡以何待之雖然逆臣益振威義士恒有困

何乎取類看之夫差并越之威遂爲勾踐所推項羽拔山之力卻爲沛公見獲是則所以呉無義而猛漢有仁而正也安危所據無若天命矣是以山門内重武侯之忠烈期往運外忝聖主之尊崇祈皇猷上下庶幾貪聽之處儻投青鳥見竭丹心一山之欣悦底事如之七社之靈鑒此時露顯倩把往昔量吉凶當山若棄則舉世起而不立治承之亂高倉宮幸沒外都之塵吾寺事與則合衆禦而不得元曆之初源義仲忽攀中夏之月是人情起神慮捨彼取此之故也滿山之群議今如斯凶徒之誅戮何有疑時節已到

義助帥大軍發越前向叡山
堀口貞滿應官軍
尊氏聞山門合官軍戒嚴

暫勿遲疑義貞令義助帥二萬騎發越前向叡山義
貞自督三千騎留越前與高經相持義助進至敦賀
評判曰越前官軍等相議曰元帥潛於出軍被勒書
催促軍義高德問義貞心勸牒山門賞往還之日且
義貞留而義助向京亦高德所説也素聞彼遠武事
有達志今何失計之至此哉細屋右馬助曰衆議皆
不可也向者顯家與尊氏挑戰在其時則義貞出軍
以速爲要在今則顯家沒而八幡孤城不足敵尊氏
也義貞輕發則敵分兵攻八幡而大軍會京則義貞
雖入京其克不可測也故合義助登山而壓京所義
貞留而固根本可謂有遠慮無危敗
之懼也高德可謂老於武事者也堀口美濃守貞
滿在國應官軍土岐賴遠及遠山氏等攻之挑戰互
有勝負尊氏聞義助欲與山門合入洛馳騎告師直
速歸可共拒之師直謂去則城兵襲其後留則北兵

八幡陷義助歸越前

乘其間不知所爲一夜風雨甚師直密使人入八幡
山放火焚神社城兵以事起於不意狼狽潰亂京兵
進攻之城三面嶮峻而一面平夷顯信部衆守之已
欲敗走有高木氏松山氏高木心剛而力弱松山力
剛而心懦松山懼其危股栗失次高木嗔眼按劍曰
敵四合而城陷則無一人生者汝今不盡力而拒之
則我共汝而死松山強起提大石擲之十餘箇敵中
之死者萬數由是城幸未陷義助在敦賀望見八幡
兵火以爲城陷滯留數日審其事顯信義興爲兵燹
被燒糧不能支久潛出城行河内義助聞之曰合兵

義貞義助議攻黑丸城高經設固守
平泉寺叛義貞應高經

速發者爲救八幡也城已陷不如恣平北越與義貞
同入京乃歸越前府義貞義助會諸軍於河合莊其
兵總三萬騎議攻黑丸城之事以來月二日爲軍期
高經以爲我兵纔三百騎與彼三萬餘騎戰則決而
無勝之利也且敵塞諸方道則逃走亦不可得焉唯
守城戰死耳於是設七砦深田湛水掘路作穽浚湟
徹橋以固守禦平泉寺衆徒密遣使於高經曰藤島
莊多年與山門相爭之地也若今以寄附於平泉寺
則衆徒等可屬指揮高經大喜許之贈書爲證自是
衆徒叛義貞或構城於藤嶋以勵兵勢或修法咒詛

義貞夢化龍高經駭而逃走
義貞會諸軍議拔敵之七砦

義貞義貞夢與高經對陣于足羽邊數日未戰義貞
忽然化龍長可三十丈臥地上高經見駭棄兵甲逃
走數十里而止寤怪而語之衆皆賀曰龍乘雲雨動
天地者也吉兆何以加焉齋藤道猷聞之以爲不祥
之兆人問其故道猷曰義貞有孔明臥龍之勢偶與
死孔明走生仲達之事相似其功終不成乎按太平記并評
判是月之事書其日次第錯亂首尾
不合故今唯記事叙次第不書下文○閏月癸亥朔
甲子義貞會諸軍於河合莊義助及山名大館里見
鳥山一井細屋中條大井桃井等一族三十餘人宇
都宮泰藤禰津風間數地上木山岸瓜生河嶋大田

官軍攻藤島砦、高經部下細川、鹿草等救之、

金子、伊自良、江戸、紀清兩黨等、守次屈膝列居軍禮整肅、威儀黨黨、既而義貞騎大馬欲出馬、忽勢盛騰躍、蹴倒執轡者二人、及濟足羽河、持義貞旌者之馬俄陷水而騎者倒矣、衆皆以爲凶兆、義貞到燈明寺、前分三萬餘騎爲七隊、而築壘對敵之七砦、相約壘成而後可漸拔諸砦、時平泉寺衆徒守藤嶋砦者、見大軍而有逃走之勢、義貞兵見之爭進薄壁、衆徒盡力防戰移時、官軍不能拔之、日將暮、義貞不堪奮激、改其甲冑、佯爲隊長、纔率五十餘騎、從間道進助之、高經令細川氏、鹿草氏率三百餘騎、出黑丸救藤島、

義貞中流矢自刎、結城、中野、金持等、自殺于義貞敵前、

遽與義貞遇諸塗、而大射之、中野某諫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元帥其引還、義貞不聽之、先士卒馳進、其馬忽殪、義貞欲起、流矢中眉間、乃知其不可生、遂自刎、時年三十七、結城、中野、金持等見之、跪其骸前、皆自殺、其餘兵自潰散、主敵未知其爲義貞也、高經屬士氏家重國渡畔、收拾其首并兜鍪、太刀及佩囊、歸黑丸城以示、高經曰、重國斬敵得首、其爲體也、非尋常之士、恐是新田氏族爲將者也、高經見之喜曰、其顏似義貞、若然則左眉上可有創痕、洗滌其面見之、果然、又見其所帶之太刀、則源氏累代家

河島維頼據三峯城、瓜生保守杣山城、畑時能留湊城、義助義治歸越前府、

藏、而義貞傳之所號鬼丸者也、且佩囊有南帝手詔、於是決知爲義貞、仍送其屍於往生院葬之、函首送京師、重國監守之、義助歸河合石丸城、知義貞沒、欲赴黑丸戰死、然從兵茫然失氣、又有內應高經者、放火於石丸城、終夜及三度、齋藤季基道猷者、義貞近士也、而先人逃去、世人惡之、其餘士或剃髮或降、義助兵殘留者、裁二千騎、故不能再戰、乃使河嶋維頼據三峯城、瓜生氏守杣山城、畑時能留湊城、翌日義助義治與禰津、風間、江戸、宇都宮等、引七百餘騎、歸越前府、評判曰、義貞諸隊皆攻藤島、故敵諸壘不及守、而鹿草等救藤島、遇義貞於塗、時義貞輕

義貞近士齋藤季基道猷及上木氏皆降高經、

發、左右無健士、故不意致死、結城、中野、金持、杉村、二十二人皆死之、齋藤季基道猷者、義貞近士也、然面見義貞死、而逃走、且呼曰、大將退軍、故義助及諸軍以爲義貞令而皆引還、船田經政爲殿、義助歸河合、驚義貞不在、而問齋藤兄弟、答曰、不知之、既而中野奴來曰、大將有事、中野致死、齋藤在其側、可能知之、齋藤兄弟慙而速去、降高經、船田曰、悔早不斬齋藤、翌日上木氏降高經、其餘越前加賀群士、往往棄義助赴黑丸、唯越後二萬餘騎從義助、義助留船田於河合、而歸國府、高經既得四千騎兵、然以義助兵猶衆不能攻府、義助哀悼義貞不能

勾當內侍不及義貞死

凡判高經不滿於尊氏始于此

義貞沒後南帝欝陶不樂結城道忠奏後圖

出兵相互對持北國兵革暫止義助懲義貞軍中攜婦人而速送歸前勾當內侍於京云云太平記曰義貞使人迎勾當內侍於坂本義貞沒之明日內侍至瓜生照遇於途憐而迎於杣山勞之經日送於京云云與評判異也未知孰是義貞首至京師尊氏喜曰是朝家之最武敵之雄也乃徇于大路梟於獄門諸將皆曰天下既定矣尊氏語高經曰何不獻鬼丸劍哉高經惜而不獻之曰此劍失於火災尊氏察其僞故其功雖重其賞輕矣由是高經不滿於尊氏勾當內侍歸京往獄門之側見義貞首不堪哀悼薙髮為尼閑居於往生院而終義貞戰死聞吉野帝欝陶不安叡慮結城道忠一作源宗參朝奏曰故國司顯家三年之間再起大軍竭勤王之力奧羽二

州皆懷恩化隔年則衆心可變今速奉親王歸國徵兵賞有功罰不忠則兩國平均在近統領兩國則可得四五十萬騎微臣雖老扶親王再入洛討賊雪敗軍之耻成前司之功者不可過一年也帝大悦又以義良親王為奧州都督以源顯信任陸奧守叙從二位以道忠為衛尉殊勅新田左兵衛佐義興相模左馬權頭北條時行及宇都宮公綱曰汝等東歸經歷武藏相模間可聚兵會奧羽軍以討賊也帝以顯信猶弱令其父前大納言一品親房時剃髮號宗玄同行輔佐親王且以親房三男顯能任伊勢國司叙從四位上

源親房顯信結城道忠等奉義良親王赴奧州

又以少將藤有資隆資子任伊豫守按太平記則此時義良初赴奧州然保暦間記及結城家記櫻雲記等皆謂義良赴奧州為元弘三年高時滅後之事既從之記於前又按太平記曰義良今年七歲結城家記曰十一歲蓋太平記以十一誤為七乎縱雖為十一歲在元弘三年則纔七歲則其遙授之而在京須家攝華而今般有發途之事乎太平記古本俗本共不載親房赴奧州事唯薩州本載之與結城家記及櫻雲記合今從之結城家記近年出於白河民間道忠子孫衰廢在民間寬永年中源忠次為白河城主時聞彼民為道忠末裔搜索其家得結城系圖及舊記數葉并親房遣関城書於古堆中傳稱昔有稱南方記者詳記吉野朝事南方記今不傳為櫻雲記拾其斷簡而取他記增補者也丁亥前大納言一品源親房奧州國司源顯信及結城道忠等奉義良親王發吉野赴勢州宗良親王懷良親王號牧宮蓋與阿蘇宮同人乎及花園親王號宇津峯宮

新帝勅源尊氏補征夷大將軍

高師直師泰專權與直義爭權有郤

故尊良親王第一子也皆會此○八月癸巳朔癸卯新帝勅從二位源尊氏叙正二位補征夷大將軍從四位下源直義叙正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征伐新田義貞之賞也太平記曰今年十一月尊氏自參議越上首十一人叙正三位任大納言補征夷將軍今按先是尊氏既任大納言叙二位公卿補任及足利家官位記備矣太平記皆誤如征夷將軍則其自稱既久然無後醍醐帝勅許故今新帝更宜下之也又曰直義此時任參議兼副將軍宜下其無他書可據則可為誤但如副將軍則或其自稱乎尊氏身自尊大委政務於直義以武藏守高師直為執事職越後守師泰副之昆弟驕恣專權勢齊武將與直義爭威有郤己酉吉野官軍慮東海東山兩道歷敵境而自伊勢浦整戰

吉野官軍、遠州洋値暴風、漂泊諸浦、結城道忠罹疾而死

匹馬、或作白羽

艦若干艘浮海而東、向奥州、庚申、尊氏奏請改建武五年為暦應元年、從三位勘解由長官菅公時勘進之、（勘文曰、帝王代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王者以是占暦、應和而生、）○九月、壬戌朔、壬申、吉野官軍過遠江國天龍灘、暴風俄至、逆浪漲天、檣楫摧折、群船分散漂泊、伊豆、大嶋、女良湊、龜河、三浦、由居湊、義良親王、顯信、及道忠船、到伊勢神風濱、及安野津、親房船著常陸國東條浦、宗良親王、宇津峯王、及北條時行船、著遠江國匹馬浦、花園親王、懷良親王船、漂著南海四國、新田義興以下群船不知其所泊、道忠至安野津、欲整義良船再艤、而道忠

結城道忠臨死遺言

罹疾而死、臨終遺言從者曰、我齡七旬、今死其常也、然以不滅凶賊為遺恨、我死後勿作佛事、勿施僧徒、唯斬賊首祭墓前而足矣、汝等歸國、宜傳此趣於我子大藏少輔親朝等、言畢而瞑、（道忠、朝光曾孫、朝廣孫、祐廣子也、初名宗廣、剃髮改道忠、一名源秀、）吉野聞義良安穩在伊勢、篠嶋遣日野僧正賴意迎之、太神宮禰宜等曰、此度群船或破摧、或漂泊、唯御船無恙而著此浦、乃知太神之冥助也、賴意以為然、詠歌納神宮而奉義良歸吉野、顯信從之、源親房聚常陸國士屬官軍者、構城於伊佐大寶而守之、遠江守護今川心省在洛、留守者聞宗良親

今川心省之留守者、擊官軍漂泊繫舟、時行拒之

懷良親王為征西將軍

王等繫舟、以寡兵襲之、北條時行擊破之、乃奉宗良及宇津峯王入井介藤高顯城、（評判曰、時行歸伊豆國、欲復起兵、尊氏遣使諭曰、前代累世之好、不可忘之、可投伊豆、因以為足、則罷兵、時行從之、相和、子孫永領豆州、未知然否、）新田義興歸上野國、與其餘族守新田城以待時變、懷良親王應菊池武重招、赴肥後國、蒙吉野詔、號征西將軍、○十二月、從一位前右大臣藤兼季剃髮、（改名覺尊、）兼季西園寺相國實兼第三子也、兄左大臣公衡、右大臣公顯、共先實兼薨、公衡子實衡繼西園寺家、公顯號今出川、公顯薨、兼季領其家、號今出川、兼季姉瑄子（永福門院）為伏見帝妃、瑛子（昭訓門院）為龜山法皇妃、

妹禧子元應立后、故為皇胤兩統之外戚、然元弘之亂、左祖正慶帝、任太政大臣、及北條滅、正慶帝避位、兼季降為右大臣而蟄居、及新帝即位復顯、兼季愛菊植於庭、故今出川有菊庭別號、後改庭為亭、此後子孫榮顯、列清華一流、（職原抄曰、清華三流、曰閑院、曰中院、曰花山院、而閑院分為三、西園寺、德大寺是也、中院則久我也、花山院與大炊御門同祖、兼季出自西園寺、立今出川家、故三流分為清華七家、大臣大將拜任亞攝家、唯不為攝關而已、）是月、新帝遣日野中納言藤資明於尊氏直義第、諭罷武家奪公家領、先是尊氏直義奏曰、承久以來、諸國公家傳領之地、非武家可妨、宜復北條氏執權之例、但武家置各國

源尊氏行賞於諸士教書

守護職則公家置國司爲無益也詔許之由是尊氏行賞於諸士其教書曰恩補國司守護并闕所領然猶暫憚朝敵名各有戒愼之心及顯家義貞戰死武臣驕恣無所憚焉細川和氏補阿波讃岐守護職悉押領公家相傳之地師直聞之曰和氏有才其所爲應時便宜者也我亦倣之而點撿己所領數國悉沒收公家領以自取之諸國武士傳聞之曰執事所行誰不倣之哉皆以刧奪爲事至此公卿以下皆自詣師直宅訴之然師直諾而不戒之洛中武士等出行則飾綾羅鏤金銀稱之曰時勢粧(俗曰婆娑羅)見公家之

延元四年

元僧正澄寂於南禪寺勅謚大鑑禪師

徒則嘲笑指之稱所領乞食公家少年等慭之其衣色烏帽刀囊等傚武士様佯爲坂東聲欲混武士也武士日富強而公家日貧窮不能務職故朝儀殆絶帝憂之令資明勅諭武將兄弟尊氏直義即命師直沙汰之返其所侵奪然纔十之一二而已武士等耽酒好色營作大宅遊宴送日無治世安民之心故衆唯畏其威不服其化

己卯四年(北朝暦應二年)春正月僧正澄寂於南禪寺歲六十六號清拙以嘉暦二年(元泰定四年)投化初入鎌倉移住建長圓覺後來京居建仁又移南禪土岐存孝小

土岐賴貞入道存孝卒

笠原貞宗等聞禪爲弟子道價藉甚至此寂勅謚大鑑禪師賜宸翰詔詞曰昆崙無留佛家之川高煙衆流不異法源之水常澄禪宗妙法蓋以如斯爰正澄和尚遠辭漢朝從來日域以降年紀送十五年之運轉今春忽告大滅度之圓寂大塊之噫氣也遠近無不嗟傷四海之清風也眞俗無不哀悼思其遺德盍加褒章謚曰大鑑禪師(傳燈錄後醍醐帝宸翰也然澄寂于華則可爲光嚴法皇手可爲正慶上皇手未詳)

◯三月庚申朔辛巳前伯耆守土岐賴貞入道存孝卒歲六十九土岐之先出自源賴光賴光玄孫出羽守光信(賴國曽孫)初號土岐判官其孫光衡初住

源顯能與高師秋戰

美濃國子孫世居焉種類繁多賴貞爲之宗元弘之亂挾勤王之意及公家一統任伯耆守既而剃髮改存孝建武之亂率氏族屬尊氏竭功有十男曰賴直曰高賴曰道謙曰賴衡曰賴清曰賴遠曰賴仲曰賴基曰賴兼曰賴明(後号周崔房 崔或作濟)賴遠尤有戰功然賴清繼家子孫繁榮與佐佐木氏比肩賴貞膂力絶人妙於騎射既老好禪臨終作偈詠歌投筆而瞑子孫圖其像傳於家(僧村庵靈彦作賴貞像賛并序見靈彦集)

今春吉野詔以大館氏明爲伊豫國守護職江田行義守丹波國高山寺城兵勢稍振伊勢國司源顯能與尊氏所置

和田正遠卒
宗良親王欲襲京戰敗朝吉野
尊氏流佐々木道譽其子秀綱
道譽暴行叡山衆徒訴之尊氏

守護高師秋屢挑戰互有勝負和田和泉守正遠卒楠正行歲十五初統家務以掌吉野警衛之事宗良親王催遠州兵欲襲京戰敗朝吉野宗良嗜倭歌大納言藤爲定素爲吟友故猶寄倭歌宗良答歌寓思京之情○夏四月甲寅流佐佐木道譽及其子秀綱於上總國山邊郡道譽自建武之亂以來屬尊氏有功勞故驕暴殊甚尊氏直義不禁之去秋道譽一族家臣等放鷹於西郊東山歸路過妙法院門前見南庭紅葉遣奴折枝門主亮性見之使人禁之其奴不聽猶折大枝時叡山衆徒等候院惡彼狼藉大撻之推出於門外道譽聞之怒曰門主何者哉辱我家奴至此乃及夜與其子秀綱率三百餘騎赴妙法院放火風烈黑煙覆天火延及建仁寺輪藏開山塔并塔頭瑞光庵皆焚亮性逃入光堂中秀綱撻法嗣亮仁其餘僧徒等逃走武夫在京者因聞聲火光而騷動漸久而定山門衆徒聞之胥議奏可處道譽秀綱於死罪又訴之尊氏然尊氏直義救道譽而不果道譽奢侈彌恣山徒怒移大宮八王子神輿於中堂欲奉之入闕尊氏不得已而宥死罪一等處道譽父子於流刹於是神輿歸座道譽秀綱已赴謫所其私從三

常陸大掾国繁奉顯信據靈山城
白河結城親朝背父道遺言寄志於武家
義助守湊城高経令井口富樫攻之畑時能等拒
快舜惡八郎勇剛無双惡八郎奮棒打殺敵將井口
菊池氏重兵威復振西国島津独屢挑戰

百餘騎設酒肴送之到近江國分寺行粧怪異非尋常流人之比是月從三位源顯信發吉野赴奥州途至常陸國鹿島常陸大掾平國繁素與佐竹義敦交惡義敦久屬尊氏故國繁喜顯信來而率三千餘騎迎之入府城國繁遣使於磐前郡司磐前右京權大夫率二千餘騎來而與國繁奉顯信入信夫郡靈山城國士不忘舊好者相聚爲七千騎宇都峯上自遠州赴奥州吉野詔授一品號奥州宮又勅白河結城大藏小輔親朝子道忠任修理大夫親朝雖聞道忠遺言然慮時運寄志於武家○六月去年以來脇屋義助與足利高經相持越前國畑時能勇猛拔群義助以爲隊將守湊城健士二十三人從之高經令井口富樫等率三千餘騎攻之時能以二十三騎突入井口先鋒三百騎中時能姪快舜夫房所蒼頭惡八郎（或惡作鬼）脊力絕人勇剛無雙敵不能當而敗走井口以三千騎留戰惡八郎提鐵棒打殺七八人又打井口馬足馬斃井口歩立八郎奮棒殺之富樫辟易而退時能勸義助大戰然高經兵一萬義助兵不滿三千故不進焉高經亦不及發兵國中若干城壘主客相半菊池氏重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兵威頗強肥後國

源顯信發兵到常陸佐竹義敦拒之

南帝遺詔

中無敵筑前筑後日向等國士亦多通志者唯薩州島津決志武家屢與菊池挑戰新田氏族名和長年子長生等及官軍敗散者皆往依菊池○秋七月戊午朔庚辰源顯信自奥州發兵至常陸國小田治久鬪之佐竹義敦及吉原義政防之不克顯信有大擧之志然其勢未振國中未靜而止宗良親王承詔發吉野赴伊勢欲乘舩至東國逢暴風退歸遠州復入井介城○八月丁亥朔辛丑吉野帝大漸遺詔侍臣曰朕百歲之後如秦穆公之殉三良始皇之埋寶玉朕所不取也唯以不能滅朝敵爲遺恨則縱雖埋骨

後醍醐天皇崩義良親王踐祚

南帝遺詔

於南山之苔魂魄可登北闕之天宜厚棺槨而衣冠如平素北首葬之（平安城在吉野北故云爾）今讓帝位於義良親王卿等可同心輔翼之而義助及義貞子孫非不義則令彼等爲爪牙而謀滅凶賊若背朕言則嗣王爲不孝卿等爲不忠而已謹聽之勿忽諸是日義良親王踐祚翌日壬寅帝左手握法華經右手按劍而崩春秋五十二葬於吉野山麓藏王堂艮隅塔尾以靈劍（菊王）殉之女御藤榮子（二條道平女）剃髮青蓮院慈道爲戒師遺詔曰山陽山陰兩道義助及義貞子宜管領之東國令源顯信管領之以畿內及南海四國附

楠正行衛護吉野

楠正行筑紫國委征西將軍懷良宜菊池武重輔之云云吉野凶聞達京師洛中或喜或悼或曰先帝崩遐三年若三年前晏駕則多必英雄不可死（按倭漢合運以後醍醐崩爲延元三年戊寅之秋蓋因太平記而誤太平記次第錯乱誤月日者不少今按帝王系圖及結城家記天龍造營記以爲今年己卯之事乃是延元四年而北朝曆應二年也按此而前後記事相合且帝以正應元年生至延元四年而五十二歲齡筭亦合運不辨太平記誤以爲三之事妄矯一年一字之繆差之千里不可不正焉）楠正行馳來吉野衞護嚴重也從者千七百騎其餘留守千劍破城既而和田高家（正遠子時十四歲）率二百騎來加焉召正行等告遺勅旨且賜討賊之綸旨正行拜戴惟謹先帝既崩南朝公卿以下失

吉水法師宗信朝行宮諭諸卿止去心

望屈氣且慮正行高家幼弱不堪拒敵而有離散之心吉野執行吉水法印宗信聞之先語正行正行曰遺詔丁寧我輩志如金石山中何懼之有遠方官軍豈不輕命討賊哉法印其諭止之宗信朝行宮告諸卿曰先帝大漸之際公等親受顧命太子既踐祚宜運竭力討賊之謀遺詔在耳何欲遽離散哉宗信在則山中無他況楠氏來護乎且勤王無貳者諸國猶多東山道有新田義興及根尾氏東海道有新田義宗（義貞三男義顯沒後立爲嫡嗣）及熱田大宮司井介北陸道有義助義治及小國池風間禰津太田西海有菊池松浦

尊氏修先帝佛事、慰怨灵

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南海、有土居、得能、江田、羽床、阿間、志知、湯淺、山本、井遠、賀藤、山陰、有三角、成合、那和、山陽、有有井、櫻山、今木、大富、和田、兒島、吉河、畿內、有和田、橋本、福塚、三輪、西阿、眞木、皆楠氏黨、又有新田族江田、大館、里見、鳥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谷、堤、青龍寺、音襲氏、小守澤等、分散於諸國、總四百餘人、叡山、有南岸、圓宗院、其餘不可勝算也、請早、告遺勅於諸國、徽之、諸卿皆從之、乃告諭義助、顯信、武重等諸官軍、由是山中無事、甲辰、尊氏聞先帝崩、議修佛事、報舊恩、慰怨靈、命武藏守高師直、阿波

上皇光嚴大息

尊氏奉勅以龜山殿爲佛閣、薦後醍醐帝冥福、

守細川和氏、及對馬守後藤行重、安藤性意、諏訪圓忠、監之、乙卯、帝詔、前權中納言藤爲定、復任民部卿、先是、稱新帝、以吉野先帝存也、此後唯書帝、而吉野書南帝南朝、以別兩統、南朝、群臣諡先帝、奉號後醍醐院天皇、或曰、十一月奉諡號、○九月、上皇勅、尊氏直義曰、洛西龜山殿者、祖皇仙跡、先院後醍醐帝管領之地、殿舍傾危、既欲顚倒、宜改造以爲佛閣、薦先院冥福、此地小倉擁左、洪川導右、洛下無雙之靈場也、昔爲寬元之皇居、後爲龜山之潛邸、且夫當弘仁之聖世、而皇居建精舍於斯地、以號檀林、本朝首唱禪宗、權輿于茲矣、然則今以夢窻國師踈石、爲開山、

高師泰攻吉野、楠正行襲擊大敗之

可弘通禪法、尊氏應詔、命踈石、石辭之、不許、太平記曰、踈石說直義曰、吉野先帝臨終、頗發怨言、其靈不可不鎭撫、不然則其靈魂人作祟、臣憎夢先帝駕鳳輦、入龜山行宮、又夢駕金龍、逍遙於大井河、請追檀林之蹤、造蘭若於龜山、弔彼幽魂、則幸甚、直義領之、乃告尊氏、奏上皇、營天龍寺云云、與天龍造營記稍異、大和國士密告武家曰、頃年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矢尾顯幸皆死、正行猶幼、今乘先帝之喪、吉野則可一擧而陷之、某等爲內應也、尊氏聞之、令高師泰帥一萬餘騎屯八幡、以窺之待內應、期、正行聞之、竊部分諸隊、而慮廷臣亦有通志者、而不及奏請、率六千餘騎、啣枚潛行、俄突師泰陣、師泰狼狽大敗、正行戰克、斬首千三百六十餘級、以

正行常放遣間諜於洛中、

南帝尊藤廉子、稱新待賢門院

生口百餘人、而守飯盛城、師泰不及再戰而逃歸京、正行朝吉野、奏之、諸卿感嘆曰、眞正成子也、自是正行常遣間諜於洛中、或假形於商賈、或爲狙戲俳優者、匿街衢、而每事無不聞達焉、太平記曰、北畠大納言源親房、此時預南朝萬機、實世隆資副之、然親房猶在常陸、經年來南朝、則太平記傳聞之誤乎、又按藤氏系圖、則經忠師基爲南朝與櫻雲記、今從之、南帝尊其母准后藤廉子、號新待賢門院、遣使於越前、勅脇屋右衛門佐義助、任刑部卿、敘正四位下、且諭曰、任故左中將義貞例、可沙汰官軍群士戰功、執奏之、義助承詔、不堪感謝、勵壯志、期快戰、部下推之曰、總大將、如義貞故事、太平記以爲十二月之事

恐二字衍也、庚寅、上皇遣權中納言藤經顯於龜山開舊基、詔諭疎石曰、龜山殿事、爲資後醍醐院冥福、以仙居改佛閣、早爲開山、致管領、殊專佛法之弘通、可祈先院之證果、又詔右衞門少尉藤資直、與武臣掃部頭親秀胥議、封四至之界、疆南隣法輪、北連栖霞、超大井河、而至嵐山、東限安堵橋、以臨太秦、其地寬曠、甲于洛西、尊氏以安藝周防兩國、充造營料、師直和氏總裁土木之事、宗良親王欲自遠州朝吉野、會先帝喪、然阻敵境、不能往、寄哀歌於藤資次、既而遠州人叛、宗良、宗良避亂、至參河、足助重春迎之、猶不安

宗良親王寄駿河狩野介貞長、興良王亦來匿于此、

源親房作神皇正統記、獻南朝、

先帝謂後醍醐帝、

心、而赴駿河、國國士狩野介貞長、及入江蒲原等屬之、其子興良王亦來匿貞長宅、宗良觀富士山於斯、不堪吟玩、曰、洛人以不見此山爲遺念、乃畫之附便風、副倭歌而遣二條藤爲定、爲定答歌以想像之、宗良欲赴信州、據嶮起兵、貞長止之、故猶豫留駿、源親房在常陸國、聞南帝即位、作神皇正統記五卷、獻南朝、其心謂、皇統紹運、至後嵯峨帝、而後深草帝雖爲兄、然後嵯峨帝之叡慮、以龜山爲繼體之君、武臣分之、兩統、先帝爲龜山之皇胤、則帝運之正統昭昭矣、正統記簡約而易見、今存而行于世、○十一月、丙辰朔、戊午、脇屋義助

脇屋義助屠金津長崎等十二壘、

官軍由良氏光拔和田江守等六壘、留兵守之、

官軍堀口氏政拔香下鶴澤等十一壘、

以先帝中陰既過、国俗没後五十日曰中陰、故令越前國中官軍曰、再合諸城兵、以陷黑丸城、由是畑時能率三百餘騎、出湊城、攻破金津、長崎、河合、河口等十二壘、斬首八百級、至婦女幼兒悉鏖之、評判曰、金津城守鹿草兵庫助、逃入黑丸城、庚申、由良光氏率五百餘騎、發西方寺城、拔和田、江守、波羅密、深町、安居等六壘、留兵守之、評判曰、光氏父死於金崎城、義貞沒後、部屬多歸上野越後、光氏屬義助、善用兵而有戰功、時歲二十一、閏堀口氏政評判曰、貞滿弟、或作一井氏政、率五百餘騎、出居山城、拔香下、鶴澤、穴間、河北等十一壘、率降兵千餘人、到河合莊、義助將、禰津、風間、瓜生、川島、宇都宮、江戶、波多野兵三千

又攻拔織田田中等十七壘、虜七將、

義助統諸軍、逼黑丸城、畑時能爲鄉導、

餘騎、發國府、分兵攻拔織田、田中、荼神峯、安居、渡等、十七壘、虜七將、殺五百餘人、到河合莊、諸軍相集、總六千騎、按義助之起、太平記以爲七月三日之事、然曰待先帝中陰過、則非來年七月之事者明矣、蓋誤寫十一以爲七、若爲來年七月之事、則塩冶高貞事之始末等亦不合、辛未、義助統諸軍、向黑丸城、自三方挾攻之、河合種經等、以兵百餘降、畑時能以爲鄉導、夜登黑丸乾方小山逼之、欲待明陷之、上木家滿時在城、謂高經曰、先年守此城、幸得勝者、以敵不知地形、或陷深田、或渡濠溝、義貞中流矢也、今我兵多屬敵、且畑時能以必死攻此城、想我兵不可與彼勇猛敵、加之外無援、至內兵寡、

高經不戰出黑丸城而走、

大友氏時陷明見城、菊池武重復之、進至豐後、拔七城、

恐不得守之、速出城赴加賀、可得京師、援兵再擊之、細川、鹿草、朝倉、齋藤皆可之、高經乃縱火燒五城、乘其光、出城犇加賀、富樫城、評判曰、時藤島、高木、西墨、隸黑丸城、高經先去、朝倉其以十七人留黑丸、齋藤其以八人留藤島、織田其以二十二人留高木、而比及高經過可一里、三人共各焚城壘、而追至加州、捷由是見之、則朝倉、織田爲斯波家僕既久矣、菊池武重爲先帝、修佛事、大友刑部大輔氏時窺其隙、向筑後國、陷明見城陣、三網山、高良山、武重聞之、乃帶甲冑而出、新田餘族、名和長生等、奉征西將軍、請出軍、武重曰、國忌猶近、皇子不可輕發、如大友則武重足以征之、乃令國中曰、我欲與大友共死、以報先帝於地下、國兵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四十九　何不成舍藏

尊氏遣高師治、土岐賴遠等四將向越前、

競進從之、至筑後國、則得兵一萬、大友聞之、歸豐後、武重登高良山、攻明見城、復之、斬首六百級、進至豐後、拔七城而示兵威、歸肥後、評判曰、武重出国五旬、而歸、然則此戰起於九月八月之間廾、○十二月乙酉朔、是月、尊氏聞黑丸城陷、遣諸將向越前、國令曰、高上野介師治、可率加賀能登越中兵、經加州、進自宮腰、土岐彈正少弼賴遠、可率美濃尾張兵、經穴間郡上、進自大野郡、佐佐木判官氏賴、可率江州兵、越木目嶽、進自敦賀津、監治判官高貞、可率出雲伯耆兵、整戰艦、進自水路、四將各承命、促軍裝、約來春各發京都、　是年、群國建安國寺、

夢窓國師疎石、遣舟於元國、求造寺之材、弘安以來、與元國絕、故無官舩往來、然商舶交易互通、以是石私發遣之、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四終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五十尾　何不成舍藏

北朝執政
關白藤經忠、藤基嗣、藤經通、藤道教、藤師平、藤良基、太政大臣源長通、藤公賢、右大臣藤經教、内大臣源具親、藤實忠、藤冬信、藤公清、藤道嗣、暦應三年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五 自暦應三年至觀應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光明天皇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按、後醍醐帝延元元年、遷幸吉野、自是有南朝南帝之稱、然後醍醐帝無讓位之儀、光明帝爲尊氏被立、則終後醍醐帝之世、乃帝統之正、可在吉野、至後村上帝、則不可無都鄙之辨、況北朝帝運傳至今日哉、故至此以北朝爲正、附南朝於其間、

庚辰、暦應三年、南朝興国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二月甲申朔、

源親房作職原抄
源親房殺宇都宮綱世
鹽冶判官高貞奔出雲

源親房在常陸小田城、作職原抄二卷、親房自跋曰、或人請聞官位昇進之次第、欲傳口實、可似臆說、欲貽手澤、有慙來者、予從出俗塵、已移十年之寒暑、況在逆旅、不蓄一卷之文書、每事茫忽、恰如蒙盆、上章執徐之春、夾鐘候豫之日、強而染翰、聊以終卷、見引餘習、不顧後嘲耳、其爲書也、本于官位職員令、然以神祇爲首、太政官八省等、諸国諸衛外武等、遞次爲篇、引例而詳、至簡而易見、人皆取用之、是月、宇都宮綱世弟公綱叛官軍、源親房遣小田兵士殺之、○三月甲寅朔、庚辰、鹽冶判官高貞奔出雲國、初、後醍醐帝以外戚官女賜高貞爲妻、國色絕倫、頃間高師直病、家僕等設宴慰之、一夕琵琶法師眞都覺都、調平家物語、源賴政射鵺賜菖蒲女之段、在座者曰、賜美女不如賜采地、師直曰、我若

高師直戀高貞妻而生事

得如菖蒲者、則不換國郡、有老女侍從者、笑曰、執事公於菖蒲云爾、則若見鹽冶判官宜人、則可以日本國換之乎、我少出入禁闕、見彼人、其候椒房、傍無顏色、雖李夫人楊貴妃、不可及焉、譬諸花木、則移梅香於櫻花、而開柳枝者乎、然不幸賜高貞、降西夷之家、猶昭君嫁胡國乎、適日往判官家、見宜人、其玉色不減昔時、豈菖蒲同日之談哉、師直歆枕聞之、不堪戀戀、厚賞侍從、請爲媒介、侍從挑之、女不聽、師直微服、以侍從爲先客、潜自垣外見之、而彌增戀情、屢通艷書、不答、師直鬱陶謂、可殺高貞而奪之、乃譖高貞於

尊氏使時氏直常等追擊高貞、高貞族宗村刺殺高貞妻子共死

尊氏曰、高貞圖不軌、尊氏不信之、猶豫時、高師治、土岐賴遠、佐佐木氏賴、既發京北征、高貞亦欲出軍、聞師直讒已、自知不能遂免、佯爲放鷹者、自山崎經播磨路、而奔出雲、別令其族宗村、家僕八幡氏、携妻兒自丹波路歸國、高貞弟經貞馳告師直、師直詣幕府曰、高貞叛、若得至國起兵、則爲大變、追殺之於塗、尊氏驚、乃擇追者、而令山名時氏向播磨路、桃井直常、大平義尚向丹波路、追之、三將共不及、歸家、直常發途、其兵士尾而從之、直常義尚已追及高貞妻子于播磨陰山、宗村刺殺高貞妻兒共死、其餘從士、或力戰、

鹽冶重貞拒山名時氏而死

或自裁赴火死、八幡氏以高貞男三歲兒憑僧某匿之、此兒逃至河內、養於楠氏、後号鹽冶出雲守、直常義尚以爲高貞亦死、而歸洛、時氏追之、已到山崎寶寺、時有自後呼之者、曰、師直使也、時氏暫止、彼到則曰、我高貞之士也、即戰死、時氏爲彼被欺、而與高貞懸隔、倍道兼行、到湊川止宿、休馬、時氏子師氏、時年十四、與其士小林等十二騎急馳、追及於賀久河、自後呼之、高貞弟重貞與騎士六人還戰死、其際高貞去已遠、時氏慮不能躡於道、緩追之、評判曰、高貞請出軍之事、尊氏曰、未逐高貞、悟師直讒已、而先憑楠氏、請降南朝、南帝許之、賜綸旨、志貴氏・湯淺氏曰、出雲路遠、不如先納妻兒於飯盛城、而待時以歸国、高貞不

重貞前識兄高貞滅絕其家

高貞勢窮自盡於馬上家僕木村源三殉死

從、又曰、經貞、高貞異腹弟也、甚相親愛、賞祿分半授之、有今市政近者、以勇稱於高貞、政近殺經貞僕從、經貞欲殺政近、高貞左祖之、故經貞食怨、告變於師直云云、重貞素不過於高貞、重貞頗嗜文字、高貞嘲之、或稱賢人、或稱僧徒、建武之亂、高貞降尊氏、重貞悔之曰、兄不忠不義、我家絕於斯人也、至山、高貞聞妻兒死、欲死同處、重貞勸之歸国、已留戰死云云、癸未晦、高貞至出雲國○夏四月、甲申朔、山名時氏、其子師氏、率三百餘騎、追高貞、至出雲國屋杉莊、令國中曰、高貞叛逆既顯、追討使到此、早斬高貞、降者厚賞之、由是國中皆捜索高貞、高貞無所容身、登佐佐市山、欲挑一戰、時一騎馳至、詳語其妻兒死、高貞不堪哀哭、且勢既窮、從士皆散、高貞嘆曰、我長爲師直怨敵、散憤於泉下、自盡

南朝改元興國

山名家初大

下總駒城陥

於馬上、家僕木村源三匿其首於泥中、身亦伏刄而死、時氏捜得高貞首、贈於師直、聞者皆究之悻焉、師直彌振威、不論貴賤、劫奪婦女、或有不應之者、則其父其夫被陰中、多得罪者、辛亥、南朝改延元五年、爲興國元年、山名時氏以速殺高貞爲大功、然師直以不得其妻、不有喜色、故時氏留出雲不歸、初富士名貞綱・淺山氏・金持氏・福富氏等欲應高貞、然以高貞早死、故皆屬時氏指揮、時氏遂領出雲國、其威漸振、伯耆・備後・美作群士皆立其下風、山名家初大○五月、癸丑朔、己卯、下總國駒城陥、其始末不聞、蓋奥軍與武家輩挑戰乎、

義助出師拒京軍於木芽嶽畑時能有功

借疎石表開山儀

北征諸將到越前國、義助初謂可拒京軍於木目嶽、而率六千餘騎既出軍、然慮難敵大兵、而歸越府、築五十六壘於國中、分兵守之、京軍亦構壘相持、挑戰互有勝負、唯畑時能所守鷹巢城最强、而攻者屢失利、時能窺機、竊出城中、夜襲敵壘、無不克焉、京軍憚其勇○秋七月、壬子朔、甲子、曳暦應寺地、尊氏・直義自往見之、疎石手納撮土於竹籠、置堂前、表開山儀、尊氏・直義盛沙於錦囊、手覆一簣、高師直・師泰・細川和氏・大高重成等士林十四輩、各荷土一擔、臨川寺長老志玄等老禪亦然、疎石行佛事、尊氏謂此寺造

宇津峯王入常陸小田城
奥州官軍攻殺稗貫氏
僧友梅詠月詩

營遠、儆東大之例、述追南禪之規、故嚴重其儀、癸酉、勅改曆應寺爲天龍寺、靈龜山號、及添資聖二字、如初、（傳稱今夏直義夢金龍蟠此地、又夢銀龍降天、故奏請改號云）○八月壬午朔、宇津峯王自奥州入常陸小田城、中將源顯時（時房孫、時定子、親房族姪也）少將源具信、唐橋經泰、刑部大輔秀仲等從之、奥州伊達、石橋、田村、南部、滴石等、應南朝起兵、攻斯波岩手兩郡、殺稗貫氏、○九月辛亥朔、癸亥、（十三日）僧友梅在播州法雲寺、新造大龍庵、眺望山水、詠吟夜月、曰九月今宵正十三、清光照徹照龍庵、嫦娥應咲唐人癖、只把中秋作話談、戊辰、北征諸將頻攻圍

脇屋義助勢盡、走據美濃根尾城
杣山城及五十餘壘皆被陷
足利高經圍畑時能所守鷹巣城不能陷
土岐頼遠攻根尾城、義助貞滿敗亡

脇屋義助、義助勢盡、出城而走、諸軍追之、義助殆危、船田經政力戰拒之、義助幸免、奔美濃國、會堀口美濃守貞滿據根尾城、由是瓜生氏杣山城、及官軍五十餘壘、悉爲京軍被陷、唯畑時能所守鷹巣城猶堅、健士二十七騎、從卒三百人、勇猛無敵、京軍攻之屢失利、一井氏政潛匿平泉寺、欲謀再擧、然無應之者、乃入鷹巣城、北越既平、足利高經高師治議曰、氏政機分、時能勇力、雖微不可侮之、乃率北陸七國兵七千餘騎、圍鷹巣城十重、然不能陷之、乃築三千餘壘、環攻之、（土岐頼遠聞義助在美濃、乃自越前還、兵率三千餘騎、攻根尾城、義助貞滿以二千餘騎）

宗良親王赴信濃、主香坂高宗家
脇屋義助潛襲敵隊以脱圍
義助欲朝吉野、到伊勢、國守源顯能詰軍將謀陳

出城挑戰、得利、競追時、頼遠同族明智且遠山氏、自間道迴義助陣後、自山上馳下撃、大破之、義助貞滿交入城、士卒或戰死、或逃亡、入城中存者、纔八百餘騎、頼遠勢益熾、義助守城相持、然無來救者、○冬、十月、宗良親王自駿河赴信濃、至大河原、主香坂高宗家、聞北陸猶有通志於南朝者、潛赴越中國、主石黑氏家、到處詠歌、以述懐、○十一月庚戌朔、戊辰、脇屋義助以孤城難久守、故儆出襲敵隊、高家夜巡警頼遠諸陣、驚其不意、而狼狽分散、義助脱圍、僅率十餘人、（或曰七十三人）逃至尾張國波津崎城、依熱田大宮司、（留此二旬）○十二月庚辰朔、義助在熱田、催敗軍、士得五百餘人、欲歸上野、謀再擧、然慮兵寡難經敵境、而議

朝吉野、與楠氏合、乃每五十人爲一隊、佯爲詣大神宮、異塗更日而至、伊勢入長野城、密催國中官軍、南朝所置國司源顯能、嫌義助在此、則京軍競至、乃遣使者詰義助曰、其敗軍將不再預事、足下久在越前、不成寸功、纔陷黑丸城、激大敵之怒、可謂無勇也、以寡敵衆、不能死戰、構壘送日、遂至敗走、可謂臆也、守越前一國、累年、不招越後上野兵、無援而久持、可謂無謀也、美濃者土岐所領、且頼遠狎武、不量之而入根尾城、再至敗衂、可謂無智也、越後上野者、足下鄉土也、自尾張而東、則猶有慕舊功者、不然、欲朝吉野、

滯留於此、可謂無才也、頃年敗軍之耻、闔國皆知之、何地何人納足下哉、抑其何面目而欲朝吉野哉、我承吉野詔、守勢州、與敵屢戰、而幸不失利、京師聞足下在此、則大兵必來攻之、足下又敗、則我亦有脣亡齒寒之患、我不能置足下於此、可早避他鄉也、義助且慙且不悦、乃率五百餘騎、出長野城、經伊賀路而赴吉野、評判曰、七條大納言經宗、時爲伊勢國司、詰義助云、爾經宗守勢州之間、佐佐木道譽・土岐賴遠率美濃尾張近江三州兵攻之、不能克而退、勢州士皆服從經宗、自謂有將帥量、故不滿義助詰責、如此云云、今按此時不聞大納言經宗爲伊勢國司、先是北畠顯能任伊勢國司、此後亦屢有軍功、則評判所謂經宗、疑顯能乎、

暦應四年
脇屋義助朝吉野、帝勞慰加位一等
藤實世嘲義助而比平維盛
備前飽浦信胤等起兵應南朝

辛巳、四年、南朝興国二年、春正月己酉朔、脇屋義助朝吉野、南帝召之勞慰曰、久困北征、無恙來拜、實是君臣水魚之合也、其忠勲不可不賞焉、乃加位一等、或曰、從二位、其部屬從兵賜爵祿、各有差、中納言藤實世嘲之曰、義助北國敗亡之後、無地置身而來、帝反賞之、與治承之役、平維盛不戰而受賞可并按焉、藤隆資解之曰、先帝不以閫外委彼、故將輕士弛、王師無利、彼豈有罪乎、今帝賞之也、恐是悔前非而至此乎、何與維盛比哉、實世默止、○二月己卯朔庚子、備前國士佐佐木飽浦信胤起兵應南朝、渡小豆嶋、與武家黨相

高師秋以藤實尹侍女艶惑飽浦信胤、信胤叛降南朝
足利高經攻鷹巢城
畑時能有駿犬、能窺知敵虛實

戰、信胤素屬細川定禪、有戰功、尊氏厚賞之、頃聞菊亭大納言藤實尹侍女有美色、高師秋私通之、久矣、信胤在京、又結苍鳥之好、師秋不知之、受伊勢任、欲携彼女、一夜以輿迎之、女厭之、欺一老尼乘其輿而進之、其身潛匿信胤宅、師秋未知、又至勢多橋、揚輿簾、見老尼大怒、捨尼於橋邊而歸洛、圍菊亭第搜索之、不得、彼女既而聞其寄心於信胤、大怒、議殺信胤、信胤逃歸備前、叛武家降南朝、乙巳、足利高經前隊上木家滿攻鷹巢城、不克、自去年高經屢攻城、畑時能及其姪大夫房快舜、苔頭惡八郎拒而敗之、時能有駿犬、號犬獅子、時能每暗夜、携快舜・惡八郎、牽犬獅子、潛窺敵壘、察其機、犬前導而敵不懈、則一吠而出、解嚴熟睡、則向主掉尾、時能等踰堞入壘、縱横亂擊、殺傷甚多、頻陷數壘、諸士憂之慭之、

上木家滿與畑時能有舊、或人榜書曰、欲打畑、則先斬上木

或密修交、或贈賄賂、請免夜襲、上木家滿與時能有舊好、雖屬高經、密納粮數百石、爲守城之助、故時能彌強猛、或人知之、立榜於高經營前、大書曰、欲打畑、則先斬上木、畑国字、田畝之義也、高經疑家滿抱貳心、家滿且懼且慙、欲攻城以謝罪、至此唯率其部屬二百餘人、俄攻鷹巢城、諸兵見之齊進、已迫城壁、時能及快舜・惡八・源藏人・其鶴澤・長尾・兒玉等、大呼出戰、敵驚亂、惡八投大木、轉大石、中之死者多、時能等乘其利而刀戰、殺戮不可勝數、自是高經避城下、隔山河而陣、○三月戊申朔、南帝議以脇屋義助爲畿内大將、然

南帝應土居得能之請勅義助爲南海西海元帥

義助爲軍將發吉野到伊豫

楠氏部屬不重之時伊豫國土居得能族等獻使請得良將勵軍忠乃勅義助爲南海西海元帥然以兵寡隔敵境未輙發焉佐々木信胤使來請將南朝喜南海路開促義助行義助雖待遠境部屬不能俄來故先爲軍裝○夏四月戊寅朔脇屋義助率五百餘騎發吉野先詣高野山而至田邊驛暫留而整舟熊野新宮別當湛譽湯淺定佛山本氏東氏西氏等贈馬及器械軍糧以爲資用又艤戰艦三百餘艘義助到淡路武嶋安間志知小笠原送之備前兒島佐々木信胤梶原某以戰艦送之於伊豫己亥義助至伊

南海四国仰南朝者得元帥弥勵氣勢

脇屋義助卒于伊豫国府

豫國今張浦國司藤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及國士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等多年仰南朝者皆得元帥彌勵勢氣南海四國及備前備後安藝周防皆靡威風伊豫國中武家黨與共避壘逃去者十餘處尊氏以細川頼春爲四國管領遣之於阿波然未能敵義助（義助在伊豫國指揮阿波讃岐土佐其威振西海武家皆謂兵革之重事又萌）○五月丁丑朔庚辰刑部卿脇屋義助臥疾於伊豫國府丁亥薨卒部屬等皆患而竊葬之暫秘喪然事泄細川頼春聞之曰時不可失也乃催四國兵七千餘騎欲悉平敵先攻土肥氏於伊豫之疆界河江城土居

細川頼春攻土肥氏河江城備藝周防兵皆應焉

大館氏明家士岡部某遷乘敵船格闘死

金谷經氏陷備後鞆城

得能合田二宮日吉多田三木羽床三宅高市（高或作武）等推義助族金谷經氏爲帥率舟師五百餘艘救土肥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兵皆應頼春引大船千餘艘向河江城與經氏會戰海上大館氏明家士岡部某率戰艦十七艘遷乘宮兼信所率四十餘艘皆與敵共刄而死及夜海上俄風經氏船西走敵赴伊豫闘更風定從士皆欲歸國待時而再起兵經氏曰義助己沒我今有死何遑計運之通塞軍之吉凶哉即乘夜襲擊備後鞆城守兵裁三十餘人皆戰死城陷經氏乃據大可嶋城待武嶋小豆嶋黨助者來山陽道

土居得能以經氏為將擊細川頼春不利

兵屬尊氏者來陣于小松寺攻之經十餘日河江城陷時土居得能等聞河江城陷而頼春向氏明所據之世田城謂與其死他方寧死吾國乃去歸伊豫簡精鋭三百騎以經氏爲將擊頼春頼春率七十餘騎出千町原見敵兵少而察其爲精兵令士卒曰此皆必死之士也不可急拉之彼進則避其鋒待其疲而可擊之是鏖敵之術也乃自進在前軍經氏等擊之頼春兵左右分避之經氏等不知頼春在此突馳而進三木坂西坂東兵敗走又進與託間香西橘家小笠原等兵二千餘騎接經氏以爲敵將在此皆盡力

細川氏領四国始于此

高師秋拔勢州田丸城

死戰斬敵多矣從兵亦略盡。藏有經氏、河野通鄉、得能、日吉、杉原、富田、高市、土居、淺海等十七騎相謂曰、今不知將之形狀、則認何者爲賴春哉。與其爲士卒殞命、不如引去。即突破敵兵七千餘騎、而赴備後。人皆嘆其勇猛。賴春發其兵七百餘人、而得敵首二百餘級、乃唱凱歌。尊氏以賴春任讚岐守、爲四國總管。○八月丙午朔癸酉、南朝屬士據勢州田丸城。伊勢守高師秋攻拔之。是月、細川賴春帥一萬騎、攻大館氏明與田城（與或作世）。氏明以三百騎守之。賴春構壘、日夜攻之三旬、城未陷。然兵士日減。○九月乙亥朔丁

賴春攻大館氏明與田城、氏明自殺城陷

篠塚伊賀守提鐵棒撥敵去

河野得能等攻拔河江城

丑、大館氏明率統卒十七人出城、奮擊破賴春前隊、而自殺。殘兵皆死、城陷（此際篠塚氏佯爲降人出城、提鐵棒帶大刀、自稱曰、我是畠山重忠後胤、新田左中將家一人當千之士也。何不殺我頭貫哉。乃潰圍而殺敵、透其中、敵二百餘人追之。然畏彼勇猛、不敢近、頻射之。篠塚不屑之、遂到今張浦、而奪敵空船乘之、自提大碇、自建大檣、使發船、高枕於舟中、睡鼾如雷。櫂郎畏其勢力、送於隱岐島）。賴春以伊豫國司藤有資勢微、謂不足攻之、且久勞於軍旅、故引兵歸休於阿波。金谷經氏及武市氏等歸伊豫、屬有資。河野通卿、得能彈正等攻拔河江城。由是賴春未能平定南海也。丁酉、中將源顯時與小田治久徇常陸國。吉原義政防之、敗北。○冬十月乙巳朔乙丑、畑時能在鷹

畑時能與高經大戰伊地山

巢城、謂一井氏政等曰、守此城既二年、每戰退敵。自上木家滿敗後、敵不及來攻。然徒在孤城、糧盡氣衰、則不能快戰。乃留氏政及十一人於城、而時能自率十六騎出城、登豐原北伊地山、俄擧中黑旗、以示戰勢。丙寅、高經率三千餘騎攻伊地山。高經初謂豐原平泉寺僧徒黨時能、故不輙進。既而知敵寡、競擊之。時能見敵之近、刷戎衣、乘駿馬、帶利劍、揮長刀、率十六騎踴躍而出、自誇言曰、畑將軍在此、尾張守何在哉（高經領越前、兼管尾張、故號尾張守。其家號斯波、又號尾張）。乃馳入三千騎中、縱橫擊之、力戰數回、相當者無不斬之。敵皆辟易。高

大夫房快舜及時能被創死、金谷氏政逃鷹巢之美濃、北陸皆屬武家

氏長古相撲強力者

經令曰、時能縱爲鬼神、以衆圍之、則盡擒之哉。諸士勵氣又進、自左自右自前自後圍擊之。時能十六人膚不撓、目不逃、奮馳以一當十、殺傷太多。高經兵皆散亂而退。時能亦戰勞、入幕中。從者五人戰死。大夫房快舜及八人皆被傷。時能亦中矢、乃拔之、鏃留不出。及暮、快舜死。時能痛疵甚、困三日而死。氏政避鷹巢、奔美濃。由是北陸悉平、皆屬武家（時能武州產也。生而脫筋強毅、肉厚、歲十六而好相撲、多力無雙、坂東八州無對敵者。衆皆謂薩摩氏長不及此。既而移信濃國、以漁獵爲業。能騎馬馳岩坂如平地。又能射、雖飛鳥走獸無不中之。且能游水、手捕鮫鰐。元弘之役、仕義貞、有斬獲之功。其後動犯法盜竊、其罪當誅者數矣。義貞惜其勇猛、赦之、而使船田義昌教諭之。時能感悔而為

高經使人說降時能　時能不可

直義與疎石議更遣商船於元

普士爲十六健士之魁建武北元東西洛中每戰勇
功拔群及赴北越攀爲隊將義貞越前再舉時能
戰謀許多義助沒後不変其志爲義助陷黒丸城其
功第一及京師大軍至義助敗北諸城皆陷時能獨
守鷹巢自若高經使人說之曰義助亡跡杣山既陷
爪生族滅汝爲誰獨守哉若降武家則其賞可依請
也時能悼頭曰我本強盜依左中將推舉至此其厚
恩不可忘焉豈屈膝於怨敵尊氏哉且尾張守以兆
爲無賴我食乏則夜襲敵壘奪財如手中物雖守孤
城累數年無飢渴困窮之患足下莫再言也故雖無
援兵守孤城經二年○十二月甲辰朔直義與疎石議遣商船
於元國弘安以來朝廷武家與元國絕不通官船然
商船交易或有之元弘以來海内騷亂商船亦不通
且依兵革處處回祿諸器皆爲燼天龍寺無什物故
更遣商船求良材及諸器此船遣元國載若干器物歸此後每年爲例世稱之

僧圓月修日本紀

康永元年

洛中天変地妖人患疱瘡

曰天龍寺船是年僧圓月在鎌倉藤谷修日本紀
壬午康永元年南朝興国二年春正月癸酉洛中天變地妖
人患疱瘡且訛言有光物自吉野飛入京師皆是後
醍醐帝怨靈爲崇評判曰京中及群国疫死太多直義憂之日記洛中死者或八百人
或十餘人皆謂前代未曾有焉勅神宮僧徒祈之街說曰後醍醐帝憂来二條内裏或有面見龍顔者直
義懼曰若先帝爲崇則我亦不免招僧徒懇祈之○二月癸卯朔丁未直義
疾評判曰直義夢先帝御馬場殿見直義有怨色初名楠正成曰可速縛彼而覺驚遍身汗流翌日臥
病惱乱如狂尊氏命僧徒祈直義病愈洛人皆曰將軍喪
此人則猶清盛喪重盛乎武運其危哉上皇亦憂之
遣勘解由長官菅公時於石清水納願書於神殿祈

尊氏祈直義病愈願文

其平復其詞云神靈之著明德也安民理國爲本王
者之施政化也賞功貴賢爲先爰左兵衛督源直義
朝臣者匪啻爪牙之良將已爲股肱之賢弼四海之
安危偏嬰此人之力巨川之濟渉久沃朕身之心義
爲君臣恩如父子而近日之間宿霧相侵藥石失驗
驚遽無聊若非幽陵之擁護者爭得病源之平愈乎
仍心中有所念廟前將奉禱請神靈縱有念怒之心
聊身已拍祈謝之誠懇悚忽酬病源速消則點七日
之光陰課彌天之碩才令講讚妙法偈可勤修尊勝
供伏乞尊神哀納敝願不忘大治撥亂之昔合體早

尊氏寄書于白川結城親朝令降之

法勝寺塔花頂山塔醍醐寺塔皆災

施經綸安全之令靈驗春秋鎮盛華夏純熙直義病愈公家
輩皆悦曰此人若亡則師直弥恣掠朝廷而公家凍餒幸得平復者萬人之慶也是月石塔
秀慶招白川結城親朝其子顯朝尊氏亦寄書令降
之親朝顯朝未從太平記曰道忠死而親朝降武家未知孰是蓋或既降又叛而又
降乎以後來之事見之則親朝持兩端見時變者也○三月壬申朔辛卯法勝
寺塔火諸堂鐘樓經藏總社寺門八十六間回廊皆
燒上皇幸二條河原悲之尊氏自至寺門控馬令群
卒防火不能滅之是日花頂山五重塔醍醐寺七重
塔皆災洛人訛言曰天狗現空中手持松明吹火相手大笑而群散矣宿大獄金峯山庚子
佐竹義敦結城直朝相馬氏攻常陸關城又小田城

佐竹義敦結城直朝等攻常陸關城南朝中將源顯時拒之、

直朝戰死、義敦解圍而退、

高師冬催兵向關城小田城、

南朝中將源顯時、少將源具信、小田治久拒之、是春、
伊豫國人大森盛長、獻名刀於尊氏、（按太平記所記、妖怪虚誕、不足取、馬評判謂盛長狂病被狙邪氣、頻吐諸妄之言、自偁楠正成怨灵来現、欲奪我刀以滅尊氏、此刀者阿波小笠原氏所貴、寄盛長而傳、稱惡七兵衛景清所帶也、）○夏四月、壬寅朔、癸卯、
結城直朝、及佐竹、族百餘人、戰死於關城下、丙午、源
顯時、出伏兵絶敵之粮道、義敦解圍而去、壬申、改曆
應五年、爲康永元年、依天變地妖也、文章博士紀行
親勘進年號之字、（據漢書、海内康平、永保國家、）○五月、辛未朔、壬
辰、鎌倉執事高師冬催兵向關城、小田城、時師冬與
上杉憲顯輔義詮在鎌倉、而號兩執事、（或曰、兩管領、）閑佐

小田城兵破師冬陣、

奥軍陷飯沼館、而襲師冬營燒之、

上皇爲正安法皇修佛事、

竹兵破而師冬出軍、○六月、辛丑朔、甲寅、師冬到穗
莊、乙卯、進到小田、陣三村山、癸亥、城兵破師冬陣、殺
千餘人、○秋七月、庚午朔、壬午、奥軍與師冬戰於常
州新城、小田族肉戶氏、田野氏、（屬奥軍者、）戰死、師冬退於
下野國河内郡、乙未、師冬又發兵襲奥軍、不克、既而
奥軍燒八町目、垣木、鷲宮、善光寺、四壘、陷飯沼館、而
夜襲師冬營燒之、師冬敗走、○九月、庚午朔、壬申、上
皇幸伏見殿、修正安法皇忌日佛事、入夜而還、是日
土岐頼遠、二階堂行春、試射笠懸於今比叡馬場、泥
醉而歸、逢車駕於樋口東洞院街路、前驅鞭辟、曰、院、

上皇入夜還幸、逢上土岐頼遠圍車輿恣射之、

直義流行春、囚頼遠、

衛長俗曰侍所、

之幸也、行春下馬拜伏、頼遠乘馬發言、曰、院何哉、犬
乎、（院與犬、其音訓響近、）隨身等馳向叱之、頼遠嘲笑、而圍車輿
恣射之、狼籍殊甚、上皇泣於車中、中納言藤公重知
不能禁之、令促翠華、避之還幸、此時直義代尊氏掌
政務、聞之大驚曰、前代未聞之惡行也、不可不誅焉、
頼遠行春懼逃歸國、直義議追討之、行春來洛、自首
陳謝、直義考擒之、以罪輕流於讃岐、頼遠知其罪重、
以美濃叛、直義贈書於其姪頼康及族士、諭之、頼遠
失援、密入洛、憑僧疎石謝其罪、直義不聽、附之於衛
長細川顯氏、禁錮之、○冬十月、己亥朔、常陸國小田

小田治久與高師冬講和、

師冬攻關城、

顯信守中郡西明寺兩城、四保氏降師冬、

治久以城與高師冬講和、奥軍喪力、源顯信奉守津
峯王避小田城、移下妻城、親房、顯時、具信、秀仲移關
城、又請援兵白川、親朝諾而不果、是月、高師冬率佐
竹義敦、小田治久等攻關城、分兵斷關下妻兩城之
路、且令三戸七郎（師冬族、）率兵數千騎、攻下妻城、（一名大寶城、）
源顯信等出城擊破之、此時伊達行朝守伊佐城、
法超入道守眞壁城、共屬奥軍、顯信又分兵守中郡
城、西明寺城、四保氏守田村城、然以孤城隔於敵軍、
與其妻剃髮謝罪、使其子降師冬、師冬令彼領其地
如故、師冬兵氣日盛、關下妻兩城勢蹙、○十二月、己

直義誅土岐頼遠、赦弟頼明而歸國。
尊氏大夫人藤清子逝。
憲房、清子之兄。
康永二年。

亥朔、直義誅土岐頼遠於六條河原、其弟頼明陳無罪剃髮號周濟房、赦而歸國。頼遠戰功拔群、然以無禮於上皇伏誅、自是武士頗加禮於公家、公家感嘆直義政務之無私。辛酉、尊氏大夫人從二位藤清子逝。（号果證院、上杉頼重女也。）贈正二位。（今川了俊記曰、清子嫁貞氏生尊氏直義、貞氏繼其父家時素志、有滅北條氏之心、然不發於言、故清子唯獨知之、以語上杉憲房、故憲房勸尊氏直義起事云云。鎌倉五山記曰、貞氏号浄妙寺、贈一品、貞山。然其贈位不詳年月。）高師冬解關城圍、歸小田城。

癸未、二年（南朝興國四年）春正月戊辰朔、源顯時自關城移下妻城、援宇津峯王、親房猶在關城、師冬分兵攻圍

源親房在關城、遣狀結城親朝令援討、親朝不聽。
禁中有詩歌合。
山家春興御製二首。

關下妻兩城、僅支之。○六月、源親房在關城、遣狀於白川結城親朝及其子顯朝、說宜出師戮力援討足利之由、親朝不報、遂降師冬屬武家。○九月甲子朔、是月禁中有詩歌合五十四番、以山家春興・幽思不窮・海邊眺望爲三題、帝及參議藤隆職・沙彌貞乘・藏人頭藤國俊・右大辨藤藤長・散位藤有範・大學頭紀行親・藏人春宮大進藤俊冬・法印玄惠賦詩、上皇及左大臣藤公賢・權中納言藤公蔭・參議源重資・右中將藤定宗・沙彌兼覺・散位藤親行・藤爲名、并官女十人詠歌。山家春興御製曰、桃花流水洞中天、不記煙霞

藤隆職詩。
沙彌貞乘詩。
藤國俊詩。
藤藤長詩。
藤藤長詩。
藤俊冬詩。
藤有範詩。
紀行親詩。
法印玄惠詩。
幽詩不窮御製二首。

多少年、滿目風光塵世外、等閑逢著是神仙。又曰、人蹤不到滿溪雪、巖下草廬自掩門、誰識梅邊一段意、水清山遠月黃昏。藤隆職詩曰、藜杖芒鞋清晝長、歸来猶足不斜陽、更憑机上讀周易、巖背梅供一辨香。貞乘詩曰、竹外午雞閑夢回、孤笻雙飛印莓苔、嶽風時戴幽香過、似報前山花已開。藤國俊詩曰、幽處曾無浮世事、浩歌日日到花間、遊絲百尺飄天外、不及山翁心緒閑。藤藤長詩曰、此地風流別有人、烟霞深鎖絶紅塵、不閑樣俗一眺花柳形容物外春。藤俊冬詩曰、幽處元來竹徑深、苞頭山色碧千尋、浮花浪蘂未曾發、春到梅邊先盍簪。藤有範詩曰、山鶯啼破午窓夢、閑掩紫門春晝長、是處有花人不到、知非塵世利名場。紀行親詩曰、有客問余庵内事、笑而不答倚欄干、目前春水春山緑、豈以世情作此看。玄惠詩曰、路接桃源傍水濱、洞霏鎖處絶無隣、潜哉九陌紅塵客、不見山中一段春。幽思不窮、御製曰、滿揩梧葉月徘徊、繡戸爲誰終夜開、別

藤隆職詩。
沙弥貞乘詩。
藤國俊詩。
藤藤長詩。
藤俊冬詩。
藤有範詩。
紀行親詩。
海邊眺望御製二首。

殿霓裳天未曙、不容雲雨到陽臺。又、終夜忍聞宮漏遲、朝來慵畫翠蛾眉、鏡中縱有玉顏在、惟是君恩非舊時。藤隆職詩曰、烟柳陰陰鎖畫樓、幽閑數盡五更籌、等閑相對臺頭鏡、不足寫客只寫愁。貞乘詩曰、昏鐘聲絶碧雲合、空鎖長門獨坐時、庭樹清風羅帳月、悄然自數曉籌移。藤國俊詩曰、花落鳥啼深掩門、曉鐘寂寞亦黃昏、恩情空去絃歌絶、獨對春風拭涙痕。藤藤長詩曰、簾幕陰陰白日長、羅裙猶自有幽香、直饒滴盡江湖水、若比涙痕未識是。藤俊冬詩曰、涙眼含慵開曉鏡、玉顏自笑比寒鴉、眉光有恨無人見、空對深宮落月斜。藤有範詩曰、銷瘦愁顏慵對鏡、日高强起拂蛾眉、傍人但見涙痕濕、不識中心足恨誰。紀行親詩曰、花落黃昏金鎖合、春風不管太無情、當初宮裏玉顏色、爲一日恩誤一生。玄惠詩曰、深殿無人簾影斜、等閑把撥弄琵琶、不堪半夜嘹喨月、亦是空庭寂寞花。海邊眺望、御製曰、天涯地角只蒼茫、便是漁翁自得場、堪咲靈骨千古、

藤隆職詩、沙弥貞來詩、藤国俊詩、藤藤長詩、藤有範詩、紀行親詩、法印玄惠詩、光嚴上皇親製上梁文、

恨、銀潮捲起、浸斜陽、又無限長江天外流、行雲盡處
水悠悠、箇中不覺身漂泊、萬頃煙波一葉舟、藤隆職詩曰、數
聲漁笛遠相聞、水洗長天絶片雲、烟景無邊教執管、
畫工騷客自平分、貞來詩曰、淑浦潮生浸碧空、花欄
倚遍夕陽中、漁翁唱入蘆花去、鷺起暮天沙上鴻、藤
国俊詩曰、海門落日挾平沙、隔浦炊烟一兩家、江上
晩來風浪急、白鷗驚起入蘆花、藤藤長詩曰、日暖漁
舟葉葉輕、沙平草嘅雁縱橫、風波不起江人薊、何而
羅歌一曲聲、藤俊冬詩曰、蘆花蘋葉白鷗前、十里漁
村一株烟、山在他州青未了、孤雲飛處亦長天、藤有
範詩曰、點淡孤舟烟靄裏、漁蓑未脱雨初晴、滿江風
景渾堪畫、但不應摸款乃聲、紀行親詩曰、瘦鳥斜歌
烟靄底、數峯擁映夕陽中、滿船載得無邊景、萬里長
江一笛風、玄惠詩曰、沙嘴松抵潮滿處、海門山近月
昇時、幽人相對更愁絶、難寫畫圖難入詩、○十一月癸亥朔、是月、天龍寺
山門法堂寮舍廊廡悉成、光嚴上皇親製上梁文曰、

康永三年
藤公賢上表辭官

今華故嵯峨離宮、以建精舍、伏冀諸障併消、頓超昇
陛之區域、洪慈恭爲後醍醐聖廟資倍善根、均被普
化怨親之品彙、太上天皇量仁謹書、上揭之閒、疎石又書、
曰、曆應庚辰孟夏、表其權輿、恭願皇基鞏固、龜龍呈
瑞於無窮、康永癸未仲秋、成此寶殿、法運紹興、魔外
歸眞、而不擾、開山夢窓疎石敬白、疎石爲公家武家被帰依、及天龍寺
成、國主郡守各多所施入、其繁華冠諸寺、或僧難之
曰、人死無再來之理、疎石託夢先帝怨靈、誑惑將軍、
況營建大伽藍、諸國苦其工役、依夢而得寺、宜
以夢窓稱夢想、豈其國師哉、誠是國賊之魁也、
甲申、三年、南朝興國五年、二月壬午、左大臣藤公賢上表辭
官、其詞曰、臣公賢言、商丘無用之木、何比肩檝之材、

燕岱有疵之石、豈混瑚璉之器、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臣公賢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大臣者、
協贊惟幄、儀刑辟縲、以翼以弼、鼎司當鹽梅之任、爲
衡爲鈞、棟宇叶社稷之臣、是以高祖之興隆漢也、施
皇明於蕭曹之功、太宗之弘巨唐也、得王佐於房杜、
譽國之匡輔、寔因賢良者歟、如臣者、岳降謝精淵博、
隔智唯稟家門之茂績、多歷文武之清要、燮李功疎、
三薦三遷之運過分、短材位高、一喜一懼之心相半、
於戲魏公二百餘事、有進而退之詞、周老八十一章、
有盈而止之訓、就中三合之愼、當千年虛受之責、在

直義新寫寶積經、納高野山、

于天、云彼云是、不可不謙、且每思淳朴之道、彌欲謝
伐檀之詠、方今陛下寶業布化矣、文思垂風矣、祁姓
姚姓之主、任庸碩者、可黷厥名焉、五龍六龍之臣、預
躬迎者、何隱厥鱗矣、微而榮進、德廣所及也、闕九字伏
羨乾慈曲廻啓名、然則妄譯之譏難遁、縱解鵲印於
槐庭之月、報國之忠未忘、猶仰鴻化於蓬閣之雲、將
避傍人之嘲、黍馴明君之恩、不勝方寸悚迫之至、謹
奉表陳乞以聞、不聽、○冬十月丁巳朔、是月、直義新
寫寶積經、而演南無釋迦佛全身舍利九字、以爲倭
字十四、而各冠其句上、詠倭歌百二十首、納諸高野

直義跋寶積經要品

金剛三昧院、其作者不必限公家武家官爵貴賤、而尊氏為首、直義第二、其次重茂、（高大和守）為明、（二條民部卿）顯氏、（細川陸奥守）有範、（文章博士）廣秀、（長井）師直、行珍、（二階堂信濃入道）賴春、（細川讃岐守）兼秀、行春、（二階堂下野判官）知氏、道惠、源貞賴、慶運、（隱士）實性、兼明、為秀、（冷泉家為相子）蓮智、和氏、（細川阿波守）兼好、（隱士）頓阿、（隱士）清胤、（粟飯原下総守）光政、（土岐氏）高範、季行等也、別令醍醐僧正賢俊、詠倭歌一首、以為一軸、直義跋卷末曰、夫寶積經要品者、奉供養如來之真理、著空寂自往之本元、寔是修行大乘之直路、證得菩提之通門也、是以新書一軸、奉納高野山金剛三昧院、以

頓阿慶運兼好淨辨當時称和歌四天王、有小傳

為常住持經矣、是中迦葉會分始、則余自書之、其次夢窻國師書之、優婆離分則征夷大將軍書之、抑先年因或人感靈夢、以南無釋迦佛全身舍利之數字、各冠倭歌之首句、以詠之、既而成軸矣、為令彼詠歌之衆悉結良縁、寫真文於其紙背者也、伏冀三十一字之綺語、契當三族菩薩二十餘輩之歌人、成就二世願樂、兼施餘薰、普及三界、敬白、（傳稱頓阿慶運兼好與淨辨共為隱士、當時号倭歌四天王、頓阿初名泰尋、遁世改頓阿、又名感空、其先出北野宮、大納言藤能實、能實京極關白師實子也、倭歌者流曰、能實傳歌道於全春、而歴仁春、仁尋、仁譽、至頓阿、頓阿詠歌載在續千載以下撰集、其家集曰草庵集、人皆習誦、行于世、兼好吉田社職卜部兼顯子也、初仕後宇多法皇、候北面、任

左大臣藤公賢再上表辭官

左兵衛佐、法皇崩、兼好切髪遁世、嘗出入高師直家、倩於師直書艶簡、遺塩冶高貞妻、不答、由是師直疏兼好、兼好遁世隱居、親孤燈讀書、友古人、尤長倭歌、作徒然草二卷、為世被習誦、其為人也、頗有文才、雖寄儒書、然陷佛老、而徒然草、倐章大概涜世俗、觀生死、感時序、擬風景、說人情、抒私見者也、其歌載風雅集、新千載、新拾遺、新後拾遺、新續古今集、有家集二卷、行於世、曽經歴木曽路、不詳其年月、又不知其所終、）

○十二月丁巳朔、甲戌、左大臣藤公賢上表、辭官、其詞曰、公賢言、去二月二十二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公世、出自中禁、迯臣上疏天高聽、昇徒謝榮路於鶴唳、年老刀微、何負恩山於龜背、臣公賢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上雖有陶唐、臣非四嶽之一嶽

貞和元年

者、爭馭至德、上雖有商湯、臣非三鼎之一鼎者、安說滋味、臣倩顧鈍劣之質、更無採用之道、所謂採燕雀之巢者、不得鳳凰之卵、入枳棘之林者、未見梁柱之材、之義也、設其位者、英博可受、求其人者、器識可歸、如臣、沓庸祿取已、以榮為憂焉、恩祿有餘、自不知所裁矣、晟競夕惕、暑往寒來、方今我君、若稽古道、經緯天地、明德廣被、再披大明、於大雅中、賢才無隱、誰祕遺賢於遺民、間伏望宸鑑早垂允容、不耐懇款懇懼之謹重、抗表陳讓以聞、不聽之、

乙酉、貞和元年、（南朝興国六年）春、正月、上皇不豫、典藥頭和

兒島高德密招新田義治爲大將謀襲京

山名時氏圍高山寺城

氣仲成獻御藥。（太暦曰、是月二十九日、越中國合戰、不記其趣。蓋越中桃井直常所領也。石黒氏等通志於南朝相戰乎。若夫新田餘族自越後入越中與直常戰乎。）○夏四月初、兒嶋高德從脇屋義助赴伊豫、義助沒後、高德歸備前、改號三宅氏、匿兒嶋、密招義治（義助子、號左衛門佐）於上野國、推之爲大將、聞丹波國士秋野朝忠有恨於尊氏、遣使相約、謀刻日襲京、事漏、尊氏遣山名時氏於丹波、率三千餘騎環圍高山寺城、設屏於四面、以令屈其勢、朝忠氣疲糧盡、遂降、又以備前備中備後兵五千餘騎擊高德、高德度事不成、乃與義治經水路入京、欲掩襲尊氏直義等、然以兵少、故催黨助者、歴日

高德與義治奔信濃

松田十郎佯與高德告密謀於細川清氏

稍集家千餘人、於是分附二百餘騎於義治、居東坂本、置三百餘騎於宇治、醍醐、眞木、葛葉、使精兵三百人居京白河邊處處、而決夜襲之謀、以待其期。○五月甲申朔、辛卯、京所司代都筑氏聞夜討、鄕導者匿士生地藏堂、速率二百餘騎往搜之、而悉擊殺之、江州人亦捕三四輩、獻之、由是高德不能遂志、而與義治奔信濃、黨與或被捕、或離散。（按、武家置侍所司掌聽訟捕盜事、所司代蓋侍所司之副屬也。評判曰、蘇朝忠嘗攻擊江田行義有功、尊氏約以補丹波國守護職、行義卒後、師泰補丹波守護職、朝忠恐之、同高德之謀、松田十郎亦恨尊氏、故高德告密謀、松田佯諾、而遣使於細川清氏以告高德朝忠密謀、尊氏以吉岡莊賞松田、由是高德謀泄、既而高德與義治入京謀夜襲之事、義治）

上皇納告文於根本堂

流磯部濱方於安藝国

（謀可往河内與楠氏相議約期、高德曰、正行幼弱不足謀之、正行遣使於京、感高德之謀、約期襲京、高德曰、諭氏出兵於飯盛八幡、則京兵向彼、而尊氏弟可易襲也、然夜襲必不可用多也、故謝正行不假其兵、既而分配其兵、約夜襲之期、未及發、有抱貳心者告變於師直、因是事不遂而敗矣。）壬子、上皇納告文於根本中堂、依常燈滅而懼國家有變也、座主承胤攜告文登山、路遇凶徒、被侵掠、既而聞山僧黨凶徒搜索之。○六月癸丑朔、丁卯、前權大納言藤經顯傳院宣於源尊氏、以寄附封戸於六條新八幡宮。丙子、流罪人磯部濱方於安藝國、下太政官符於國司、使左衛門少志藤井安長送之。丁丑、興福寺寄狀於藤氏公卿曰、通日可奉神木入洛、藤氏公卿任

叡山群僧蜂起議奏停止天龍寺勅會供養

先例可奉迎之、勿怠慢。（神木欲入洛事、其故不詳、然以前後推之、則討天龍寺供養歟。）○秋七月癸未朔、關白師平及尊氏使者到宇治、諭南僧停神木入洛之事、不聽、重遣勅使諭之、雖未應詔暫猶豫。乙酉、尊氏奏造營内裏、請圖樣。丙戌、彗星見。庚寅、叡山群僧蜂起、議停天龍寺勅會供養曰、夫王道之盛衰者、依佛法之邪正、國家之安全者、在山門之護持、所謂桓武皇帝建平安城也、契將來於五山、傳教大師開比叡山也、致鎭守於帝城、自爾以來、釋氏化導之正宗、天子本命之道場、偏在眞言止觀之繁興、被專聖代明時之尊崇者也、爰頃年禪法

青蓮院ヲ叡山ニ門跡、

之與行宣於世如無顯密弘通亡國之先兆法滅之
表事誰人不思之吾山殊所驚嘆也訪例於異國宋
朝幼帝尊崇禪宗奪世於蒙古引證於吾朝武臣相
州貴重此法傾家於當今覆轍不遠後車盍誡而今
天龍寺供養之儀既整勅願之軌則可及臨幸之壯
觀云云事如風聞者奉驚天聽遠流疎石法師而於
天龍寺以大神人可令破却裁許若及猶豫者早項
戴七社之神輿可奉振九重之帝闕僉議既決三法
親王（梶井承胤法親王、妙法院亮性法親王、青蓮院尊圓法親王、）登山諭之不聽
惡僧等扱之皆畏而歸洛於是群僧詣禁廷嗷訴停

天龍寺勅供養放疎石法師於遠島而置顯密兩宗
於天龍寺其詞曰謹考案內直蹈諸宗之最頂快護
百王之跡唯天台顯密之法而已仰之彌高誰攀一
實圓頂之月鑚之彌堅曷折四曼相卽之花是以累代
之德化忝比叡運於當山諸刹之興基多寄稱瑯於
末寺若夫順則不妨建仁之儀在前逆則不得嘉元
之例在後今如疎石法師行跡者食柱蠹害射人含
沙也亡國之先兆大敎之陵夷莫甚於此何以道諸
纔吓其端暗擧西來之宗旨漫破東漸之佛法守之
者蒙瞽向壁信之者緘石爲金其愚心皆如斯矣加

之移皇居之遺基爲人處之栖界何不傷哉三朝禮
儀之明堂棄捨爲野狐爭尸之地八宗論談之梵席
永絕替鬼神暢古之聲笑問彼行藏何所似譬猶謂
達莘嶽而落邪路提羅貪供而開利門嗚呼人家軒
爲寺古賢悲而戒之矧於皇居哉聞說岩栖磵飲大
忘人世道人之幽趣也疎石獨背之山節藻梲自安
居所俗士之奢移也疎石尚過之鞱光掩門何異踰
牆之人舉手入廓宛同執鞭之士天下言之漱口山
上聞之洗耳處剣今儀臨幸之粧將刷供養之儀因
茲三千學侶忽爲雷同一紙表奏累奉驚天聽於是

有勅答云天龍寺供養事非嚴重勅願寺供養准據
當寺奉爲後醍醐天皇菩提被建立訖而追善佛事
武家申行之間爲聽聞密密可有臨幸歟之由所有
其沙汰也山門訴申何篇哉云云就綸宣訪往事捨
元務末非明王之至德輕正重邪豈佛意所歸乎而
今九院荒廢而舊皆疎補侵露之隙五堂回祿而昨
木未運成風之斧吾君何閣天子本命之道場被興
犢牛前身之僧界偉哉世在淳朴四花敷台嶺痛乎
時及澆薄五葉爲叢林正法邪法興廢粲然而可覩
之倩看佛法滅盡經文曰我滅盡期五濁惡世魔作

藤經顯議奏

藤資明議奏

沙門壞亂吾道、但貪財物積集不散、誠哉斯言、今疎石是也、望請天裁急斷葛藤於大龍寺者、須令削勅願之號停止勅會之儀、流刑疎石、徹却彼寺、若然者、法性常住之燈長挑而耀後五百歲之闇、皇化照耀之日自暎而麗春二三月之天、不耐懇款之至矣、上皇覽叡山訴狀大驚、召公卿議之、前權大納言藤經顯曰、中華則梁武帝好禪、我朝則北條氏傾心於此宗、則今公家武家同心建禪刹、何妨之有、且夢窻既為三朝國師、歸依已久、台徒過言無禮、不可不罪之、中納言藤資明曰、延曆寺為王城鎮護、由來久矣、故

源通冬議奏

關白師平議奏

後宇多法皇為僧紹明欲建嘉元寺、然依叡山之訴停之、其例不遠、且土御門帝元久年中、源空唱專修念佛宗、山門訴而破却之、若其建仁寺則榮西請准末寺、故山門不及強訴之、又聞平清盛遷都、亦依山門固請得復舊都、況夫今禪宗違其祖師之旨、媚權貴諛檀越、非所以可信之、則台徒所訴非無謂也、權大納言源通冬曰、宗論之例、倭漢共有之、則召台徒與疎石論辨而決之、關白師平曰、衆議皆似有謂乎、然今朝政無巨細任武家之心、則是亦下彼訴狀於武家可決之、諸卿皆曰、博陸之議是也、詔曰可也、乃

尊氏奏言

僧疎石作頌答山門謗禪法

僧師鍊作續正法輪

貞和二年

賜訴狀於武家、尊氏直義奏曰、今創天龍寺也、不妨山門、不煩衆徒、且建寺尊僧者、緇徒之所共欲也、何為憤之、若奉神輿入洛、則以兵防之、何痛之有、但宜行勅供養、由是山徒訴狀不遂志而止、山僧不平而歸、疎石聞山門謗禪法、作頌嘲之曰、法弱魔強供養成、獲那外護出常情、龜山背上天竜嘯、猿狙三千叫不驚、僧師鍊又作續正法輪、曰、鍊伏以禪法者、則為諸佛之管轄、而縱轉正法輪矣、又為諸祖之咽喉、而已飽禪悅食也、論其法體則為三十五祖之骨髓矣、論其法才則為十二部經之眼目也、凡吾箇宗門有十勝論、不遑一一備舉、只以一隅示而已、便是其乾之正續也云云、○八月壬子朔、賀佳節、各互贈物、園太曆曰、康永二年癸未、始有八朔之贈物、丙戌、二年、南朝正平元年、二月、天龍寺疎石叢龜山造塔以

疎石擇北山勝品題十境

名、龜頂、而擇北山勝品題十境、其一、普明閣、詩曰、寅大慈光照世間、善財當面隔重關、眼皮橫蓋虛空界、彈指開開匹似閑、其二、絕唱谿、詩曰、灘聲激出廣長舌、莫謂深談在口邊、日夜流傳八萬偈、灼然一字未嘗宣、其三、靈庇廟、詩曰、精藍分地建靈宮、專冀神風助祖風、莫怪庭前松屈曲、天真正直在其中、其四、曹源池、詩曰、曹源不涸直臻今、一滴流通廣且深、曲岸回塘休著眼、夜闌有月落波心、其五、枯花嶺、詩曰、靈山枯起一枝萼、分作千株在此峯、只今聯芳至今日、不知劫外幾春風、其六、度月橋、詩曰、虹勢截流橫兩

岸一條活路透清波、度驢度馬未為足、玉兔三更推轂過、其七、三級巖詩曰、分危布險作三重、水激雲遮路不通、無限金鱗遭點額、誰知偏界起腥風、其八、萬松洞詩曰、萬株松下一乾坤、翠露氣氳鎖洞門、仙境由來屬仙客、莫言此地匪桃源、其九、龍門亭詩曰、不借巨靈分破拳、兩山放出一洪川、三更夜半無來客、數片歸雲宿檻前、其十、龜頂塔詩曰、松生背上綠毛長、頂戴浮圖萬劫祥、戶牖恢開不藏六、重重法界目前彰、右又探嶋嶼之勝、而築巖島之宮、發林丘之秘、而封小督之墓云云、當時文字禪和十境韻者不少、

元僧東陵永嶼題十境詩後

前權中納言源有光作十境和歌序

元僧東陵永嶼亦來朝、在西芳寺、題其後曰、普門閣上華嚴界、絕唱溪邊圓覺場、靈庇廟神導法化、曹源池水衍流長、對枯華嶺人微笑、過度月橋誰共行、三級巖高魚變化、萬松洞暖鶴翱翔、龍門上客來亭下、龜嶺游僧禮塔傍、此是大人真境界、妙莊嚴城露堂堂、前權中納言源有光賦十境倭歌各二首、且作序曰、當鳳城之西畔、有龜上之甲區、昨是寬元聖主（後嵯峨帝）創業之芝砌也、雕墻綠爐之華構、星霜既舊、今亦開山國師經始之蘭若也、紺閣金殿之奇功、土木惟新、方改冠珮禮儀之鄉、更為苾蒭禪坐之場、倩顧昨、

荒廢、雉兔苑荊棘、庭面見今、修營獅子窟栴檀林者哉、山名靈龜寺、號天龍、觀夫普明閣上普門之圓通、宛儼然、絕唱溪邊絕境之景趣甚幽奇、於戲枯華嶺之芬、自發迦葉微笑之唇、度月橋橫河、假魯般締構之力、萬株之松調琴也、洞庭之真籟送響、三級之浪碎玉也、岩泉之迅流高迸、或窺曹源池、遊龍門亭、或拜靈庇廟、今禮龜頂塔、一一壯觀、區區韶美、宜謂壺中之天地、象外之風流、爰題十境之佳致、各和十絕之尊偈、猥摸彼德業游場之頌、慭綴此諷詠永言之歌、只愧欲托其根於心地、其詞花必欲發其花於詞林、

尊氏譴責上杉重能預政事

僧師鍊寂、号虎關、少時人呼号文殊童子

其心根淺、蓋以爝火、繼火陽云爾、（有光六條內大臣有房孫、權中納言有忠子也、三世有文才、有元好禪、自号禪林半隱、）○夏四月、尊氏譴責上杉伊豆守重能、止預政事、（頃年尊氏以政務悉委直義、上杉畠山石室等專候直義家、振威、高師直師泰不悅、按重能譖責之事、園太曆載之、不記其詳、然以後事按之、則為師直被訴若干、益其高、上杉交惡、尊氏直義不和、亦萌於此乎、）○六月戊申、庚子、東福寺海藏院師鍊寂、鍊姓藤氏、洛陽人也、幼穎悟、時人呼之號文殊童子、雖多病、嗜讀書、十歲為禪僧、師湛照、稍長、周覽佛經及經史詩集百家書、且好作詩文、號虎關、取諸天有九關虎豹守之也、（鍊住東福寺、永仁三年乙未、上皇有御製牡丹頌、鍊奉和之、建治帝幸龍山、有蟬御製、鍊奉和之、明年建楞伽寺於城北伯野、正安元年欲入元、母

師錄著和漢編年支于合圖元亨釋書等

内大臣藤公清上表辭右大臣

留之不果、徳治二年、赴鎌倉、謁一山、正和二年、歸洛、
寓於嵯峨、三年、立寺於白川之北、扁曰濟北庵、五年、
赴勢州、之本覺寺、建武二年、勅疎石欲黄天下僧服、
石心未斷、與錄議之、錄曰、爲用黄、無以則青黑乎、是
佛衣輕賤之遺製乎、近世庸緇之自元国還者、咸稱
大元釋服、以把易甚、其言必曰、彼国主上黄、黄中也、
是命之也、益尊僧也、然以黄代緇者、元主之心也、安
至使乱我常服哉、由是黄服不行、其後暫住南禪寺、
退老于海藏院、院有竹溪風清月白、因自稱風月主
人、至此歿、歳六十九、追義贈賜、錄好著述、其所編倭
漢編年、支干合圖、元亨釋書、聚分韻略、禪戒軌、文應
帝外紀、禪儀外文集、佛語心論、十勝論、正脩論、瘡儀
論、其詩文号濟北集、弟子令淬
作錄年譜、曰海藏和尚紀年錄、○冬十月乙亥朔庚
寅、内大臣藤公清上表、辭右大將、曰、臣公清言、去康
永二年三月十九日、任右近大將、興和二年二月十
八日、任内大臣、謬無允文允武之一藝、猥居山東山

西之重任、雖喜榮晋之太早、那謝愧越之最深、就中
近衛大將者、材寄於三略、義秘於大韜、非其人者不
投之、非其器者不受之、如臣者、苟稟累門之餘慶、剩
兼維岳之崇班、傳將相以六代、恐超舊史氏三代之
試、掌戎政以數廻、徐又劉將軍八廻之勤、是以左贊
文梅、霜伏之節自疲、一夢松彰、台階之恩彌重、虚受
之責、震惶無聊、彼諸葛孔明之誇茂績也、居相位以
宣皇威、大樹馮異之彰銳氣也、拜司徒則解將印、伏
冀陛下時賜仁恕、曲垂允容、然則軍政難理、繼辭月
弓於警衛之夜、焉聖思未斷、猶守台鉉於有虞之朝

法皇撰畢風雅和歌御製自序

矣、不勝懇欵屏營之至、謹修狀以聞、日野藤行光草、世尊寺藤行尹清書、行光俊基弟、行尹君經子也、詔許之、○十一月乙巳朔癸丑、法
皇撰畢風雅倭歌集二十卷、御製自序曰、夫倭歌者、
氣象充塞乾坤、意想範圍宇宙、渾沌未割、其理自存、
人物既生、其製遂著、風雲草木之起於機感也、萬彙
入雅興之端、思慮哀樂之發於景趣也、一心爲諷諭
之本、吟詠性情、美刺政教、難波津之什者、天子之德
也、聖人之風、始被一朝、淺香山之辭者、采女之戲也、
賢者之化、已及四方、倩憶吾朝之元由、自諳二南之
餘裕者乎、而世迨醨醨、人赴浮華、不知倭歌之實義、

偏以爲好色之媒、近代之弊、至於益巧益密、唯以多
彫刻爲事、竊古語、假艷詞、修飾而成之、還暗乎大本、
或以鄙俚庸俗之詞、直述拙意、不知風體所在、並以
不足觀者也、浮風質朴、情理之本、孰不據此而暗於
態度、而猥取之者、非述作之意、閑情巧辭、華麗之美、
何以加旃、而牽於興味、而苟好之者、失雅正之體、又
風采倣高古、難兼含蓄之情、句法欲精微、易入細碎
之失、勁直則成怒張之氣、妖艷亦有懦弱之病、論其
體裁、不違毛擧、乃如文質互備、意句共到、皆宜忘言
得旨、豈假筆舌、盡乎、總而謂之、不違其本源者、多弱

彼末流焉、只須涵志於古風、不可假步於邪徑、昔耶
三代集以後、得其意者僅不過數輩、其或有昇堂不
入室、況頃年以來哉、歎息有餘、爲救此頹風、迥遡元
久、故事適合風雅者、緫集而成編、天下無可棄之言、
故博采徧訪、自上古至當世、集而錄之、命曰風雅倭
歌集、玆惟握圖自推運數、脫屣不爲神仙、猶雖有萬
機淤諮詢、旣而得三漏多閒暇、知復煙氣早收、春馬
徒逸華山之風、霜刑不用、秋荼空朽草野之露、聚功
已興、庶績方熙、雖片善而必擧、傷一物之失所、故嗟
此道久廢、俗流不分涇渭、所以有此撰、非偏翫華詞

法皇行竟宴、催和歌管絃遊

建仁寺友梅寂

麗藻兮、壯一時之觀、專欲擧正風雅馴兮、遐邇千載
之美者也、于時貞和二年十二月九日、概立響策、因
記大綱云爾、又作倭字序、（漢序倭序、共青蓮院尊圓書之）是日、法
皇召關白藤良基及公卿、行竟宴、催倭歌管絃遊、前
左大臣藤公賢預議其事、追元久文永例、行竟宴、儀
（本朝撰集行竟宴、都至此二度）公賢嘆曰、法皇秀於漢才、巧於倭語、
可謂卓躒於古例也、法皇初以正風欲爲之名、以正
字吳音與傷同、恐人誤之、改名風雅集、（宗良親王在遠州聞撰集成、而嘆曰、身在邊鄙、不能列其中、然二條藤爲定若不然預撰者、則倭歌之遺亦與王法共衰哉）
○十二月乙亥朔、丙子、建仁寺友梅寂、梅先是自播州

元文宗帝賜友梅寶覺眞空禪師號

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爲奧州兩管領

入京、住萬壽寺、去年春、依詔董建仁寺、居清住庵、與
東福寺師鍊相互交談、亦松圓心爲梅移大龍庵、於
建仁寺至此寂、梅久在中華、名振兩朝、爲人嚴重、圓
心嘆曰、我馳百萬軍中不慴之、只老師面前片刻跪
對、威稜逼人、直義嘗設齋、爲梅進履、梅不辭之、見者
寒心、其所著岷峨集等行于世、梅在元時、文宗賜寶
覺眞空禪師號、梅歸朝後、不誇榮輝、藏諸篋笥不發、
沒後經七年、其徒以聞之、因詔以爲謚號、頃年尊氏
以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爲奧州兩管領、廣與源顯信
等挑戰、（貞家、足利義氏玄孫、義繼曾孫、義繼與長氏共稱吉良、歷經氏經家至貞家、高國、義純玄

貞和三年

直義代尊氏專政務、自是石堂上杉畠山與師直兄弟交惡、

孫、畠山義綱曾孫、泰國孫、時國子也、高國弟只貞國、貞國清義源等祖父也、）
丁亥、三年、（南朝正平二年）二月、直義夫人從三位澁川氏（貞頼女、義季妹）姙身着帶、直義自二十二歲持佛戒、唯一妻
而無妾、然無子、尊氏常謂直義曰、我執天下、皆卿力
也、故國家之政、皆委任之、卿無子、以義詮準卿子、而
待其成長、讓國政、直義乃代尊氏、專政務、石堂、上杉、
畠山之輩、或屬直義、振威、唯高師直不屈、而罵曰、彼
等暫雖得時、及義詮成長、則如槿花榮耳、由是交惡、
石堂、上杉、畠山、譖師直兄弟於直義、師直譖彼等於
尊氏、然尊氏不咎之、事無大小、任直義處分、辯國、諸

和氣嗣成指直義夫人姙身而將高孩

奥州管領吉良貞家發攻南朝諸屬城源親房逃吉野

士皆無不繫馬於三條第門衆皆曰副將軍勢威繁富天下無倫唯所恨無玉胤而已夫人澁川氏恒慮無子時有志一上人者自言外法成就之人也所願之事無不遂焉夫人聞之招請修求子法界物如山然深秘而無知之者志一寓於旋樂院伎和氣嗣成家故密告嗣成嗣成亦不安漏之隨而直義夫人病名諸醫診之其指不同唯嗣成曰姙身之始也諸醫皆謂妄也或曰婦人齡踰四十豈初產子哉嗣成阿諛之甚也踰月胎成至此著帶嗣成得若干祿而暴富　是年春夏之交奥州管領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率白川結成顯朝及相馬氏伊賀氏等攻南朝屬城藤口靈山田村宇津嶺等諸壘悉陷之自是奥州大半為武家之有源親房竊逃至吉野顯信猶保奥州親房至南朝帝感賞其擯勞委任政務而納其女為后妃○秋七

延慶法皇不豫賜宸翰於妙心寺惠玄

月壬戌延慶法皇不豫是日賜宸翰於妙心寺惠玄曰往年在先師大燈國師所於此一段事得休歇時傳持衣鉢之後報恩謝得之恩興隆佛法之志寤寐無忘而心事依違于今未遂其願頃年病痾纏牽旦夕難期空塡溝壑者永劫之恨何事加之仍一流再興并妙心寺造營以下事申置仙洞之子細在之縱過一瞬必可滿平生之志門徒中其任不在它廻遠慮可被果興隆之願故遺鳥跡述蓄懷者也丁卯南朝中納言藤公行剃髮公行者實世子公賢孫也此時洞院一家分在兩朝公賢及子實世在京師公賢既雖辭左府以博識耆老故朝議屢被咨詢實世在南朝登台位專預政務公行

楠正行起義兵而向攝津国

亦至納言然以剃髮不詳其由○八月楠正行起義兵而發河內向攝津國先年兒嶋高德欲襲京師事不成而走信州楠正行謂家士等曰我在畿內與朝敵接隣未曾舉兵高德以為拙而不與我相議而起大兵其不成者天也我豈不恥高德哉且夫君父之讐在近隣不可徒送歲也速襲京可決一戰衆以為如何和田新發意源秀源或作賢曰君其舉一鞭則和泉河內群士誰不應指揮哉安間了願曰故判官公遺訓曰待二十年之後舉兵今見尊氏政務非統御之才然君臣未相佯聞君起事則彼諸將欲領和泉河內猶勵戰功

正行召家士等議兵

乎然則戰敗家滅故判官忠義不能立矣請暫待之經數年則尊氏昆弟及諸族高上杉爭權相屠當其時攻京師則必勝而故判官忠義忽顯矣正行曰卿之言是也然我多病也若早世則可為遺恨也了願曰壽夭不可測也然群弟在焉則與不量時而亡寧量時而事成興家全忠也正行乃止至此正行又召家士等議曰數年之間察時勢則尊氏諸族家臣既不睦直義生男子則兄弟叔姪相爭之兆既生故判官之言如指掌也然南朝公卿政務亦不善偶有就我請降者諸卿惜地不與之然則縱雖成功天下半

正行與家子議出軍爲約盟書

赤松範資擊正行陣不利

爲山中公卿之領半、爲新田氏族舊勞者之有、而新參者可無恩賜之地、果然則天下又反覆者必矣、且我逐年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年我二十三歲、過先考十二回忌、而冥福既修畢、則我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隕命以顯忠孝也、弟正之〈一作正時〉時歲二十一、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南朝公卿不足相議、至起事則便宜行賞罰可也、正行曰、然則我亦一尊氏也、了願曰、先試出兵於攝州、待京軍一戰、而見其機而奏聞、則公卿等何可沮哉、正行曰、善、志貴氏曰、然則各成約誓、一志

而可出軍、乃作狀曰、凡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危致命、忠臣之節也、故先主判官正成、輕死於戰場、遺言於子孫、扶亡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守爲臣之道、揚勇爲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況爲家僕者、何不感志勵功哉、榮衰存亡、宜與正行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之、所不敢辭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百九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先率五百餘騎、經略攝州、餘兵皆留河内、爲示微勢、誘京軍也、辛卯、攝津國守護赤松範資、率八百餘騎、擊正行陣、正行以和田源秀爲先鋒、

尊氏以細川顯氏爲大將攻正行

自爲中軍、恩地湯淺爲後軍、隔河而陣、源秀先馳範資、防而不利、正行競進、範資大敗殆危、正行斬首二百餘級、退陣天王寺、是夜範資兵三千人、自播州來會、壬辰、範資率攝播二州兵、到正行陣、聞既退天王寺、嘆曰、嗚呼正成有此子也、然我亦不可空歸、乃進攻天王寺、正行亦増精兵奮擊而大勝之、斬首二百級、範資又敗、僅免、源秀請追之、正行止之、整軍歸千劍破城、衆皆謂正行雖少能知進退之機、範資馳使告京都、尊氏直義大驚、直義曰、可遣敎書於河内、招諭正行、則止兵乎、尊氏曰、我爲招彼不加兵者、十餘

年、今爲彼被誘、則不可修和、乘其勢微而可擊平之、即以細川顯氏爲大將、宇都宮參河入道、佐佐木六角崇永、赤松範資、貞範、松田盛信、及長氏、村田氏、奈良崎氏、坂西坂東菅家族黨、凡一萬三千騎、各刷軍裝、○九月、細川顯氏率兵到河内國藤井寺、初正行聞京軍至曰、敵兵不過二萬、不足畏之、誘彼於國内而可鏖之、乃令和田高家守岸和田城、令源秀守矢尾城、恩地早瀨守赤坂城、而身自歸千劍破城、其意謂、敵分兵攻三城、則顯氏軍減兵、我見其機襲之、則必勝矣、一軍破則三城之京軍必走、當其時追則敵

一川頼氏向千劔破、正行使人佯為降卒忽殺之

陷、渡邊川而悉亡也、既而顯氏等到渡邊川、怪正行、不防於此、歴日聞其構三城、與諸將議、而令宇都宮、六角長氏等率四千餘騎、攻矢尾城、諭曰、矢尾陷可攻、赤坂、赤松兄弟率二千六百餘騎、陣河内花田、以歴和田、而顯氏自率三千餘騎、或曰七千騎、向千劔破、是日到藤井寺、自此距千劔破七里、皆謂正行不可急來、休士馬、懈弛、正行聞之、潜兵到誉田、而佯令三百餘人為降卒、到顯氏陣、説曰、千劔破兵寡、不足謀也、大軍至、則我輩為嚮導、城兵皆降、不經日而陷者必矣、顯氏彌喜、不設備、丙辰、楠正行帥七百餘騎、襲藤井寺、先馳人告顯氏陣曰、矢尾城守和田源秀降、顯氏軍中唱萬歳、正行到寺邊、揚菊水旗、大呼競進、顯氏不遑著鎧、村田氏六騎力戰而死、其間顯氏僅免、

朝家之大慶也、然妄奏之、則衆疑紛紛、乃令兼員納劔於平野社、歴日直義夢伊勢獻寶劔、事聞洛中、資明以為明證也、即奏上皇、上皇大悦、獻之於禁中、以圓城任僧都、賜河内葛葉一邑、勸修寺大納言藤經顯妬資明、執奏而議曰、寶劔沈海百六十餘年、豈當今亂世、而可再出哉、何以直義之夢、足證之哉、資明所奏、兼員阿黨、共是妄也、以是為寶劔、則必有神祟、

可畏之甚也、且葛葉興福寺舊領也、今與圓城、則南僧嗷訴在近也、上皇驚、而以葛葉邑返興福寺、以劔附兼員納平野社、○冬十月、癸酉、僧士曇住南禪寺、曇、筑前國博多人也、以弘安八年生、幼穎悟、見書過目成誦、十四歳為僧、號士曇、又稱少曇、號乾峰、其後赴洛、到鎌倉、建武四年住東福寺、至此住南禪、至康安元年而寂、歳七十七、諡廣智國師、曇達宗旨、自稱夢賀茂神来参禅投衣、且妙翰墨、人皆求之為珍、又稱夢北野神送雙華索書、覺則華在案上、傳稱乾峰性好竊物、故拈之者陳設若干物、峰必取一物去、主人佯為不知、若峰喜而出、若無隙物、則有不平之色、曽憩或人、拈取鍋鉄懐之而出、鉄長露於袖外、峰不悟、人見之欣然、過市観者知其癖、不咎之、其餘如此者數矣、已

楠正行破京軍於攝州池田城

尊氏命仁木細川等出軍

丑、楠正行破京軍於攝州池田城、藤井寺、敗後尊氏遣軍撃正行者四度、京軍皆不利、由是攝州多屬正行者、正行營十三城於攝州、每城兵或二百、或三百、赤松範資亦築二十三城、挑戰無止、範資馳使於京、曰、不速平之、則楠氏勢可強大、然師通稱病不往、正行欲攻京、然病屢起、不能、既而尊氏以高師秋為大將、發二萬餘騎、正行聞之、率三千餘騎、陣八幡、和田源秀率千六百騎、陣尼崎、南帝令四條中納言藤隆資、率六千餘騎、陣天王寺、既而尊氏命仁木、細川、吉良、上杉、山名、一色、土岐、佐佐木等、各出軍、總二萬七

正行襲尊氏直義第尊氏殆死

千餘騎不知正行在八幡而直進先陣到芥河後陣
在山崎正行興家士等議安間了顧曰先破山崎敵
而入京正行曰不可也唯速襲京師則尊氏直義可
擒也衆皆從之一夜正行俄率四千餘騎馳到京師
分兵襲尊氏直義第（尊氏第在七條朱雀直義第在西三條）放火急攻
事出不意尊氏近侍者二十餘人皆戰死尊氏欲自
殺津津木新五止之微服而逃出從者僅七人正行
兵追之從者五人戰死津津木與入江某扶尊氏斬
得到桂河夜既明入天龍寺尊氏第燒死者八百餘
人夫人赤橋氏亦不免災云直義多智豫慮有不虞

直義自地道逃入近江觀音寺城

北朝帝及上皇潜幸近江武佐寺

之變作地道匿空故令左右者拒敵而佯稱自殺密
携妻兒自匿空逃出到其所懇遇之洛民田邊寂正
家而間行入近江觀音寺城師直師泰聞變率兵救
兩將第然兩第既罹火故共逃到近江或曰尊氏直
義不知楠氏襲京謂師直師泰叛逆也師直師泰謂
尊氏直義討己驕僭也故相互疑慮共至敗走正行
收兵退京陣鳥羽尊氏出天龍寺入丹波高山寺城
芥河山崎之京軍聞大變自潰而走楠氏兵遂擊之
殺獲大多攝州敵城悉陷北朝帝及上皇潜幸近江
武佐寺南帝大喜詔正行參軍事曰可悉平畿內敵

南帝詔正行參軍事

足利高經使來就正行請降桃井直常赤松圓心亦來請降不聽

其軍士賞罰任汝意行之於是正行率三千餘騎向
丹波國尊氏兵未滿三百慮不可敵逃赴武佐寺襲
皇居直義及師直皆來會此時足利高經使來就正
行請降曰我擊義貞有大功然尊氏不施新恩且爲
師直被讒含恨歷年若被恩補越前尾張兩國守護
職則屬官軍桃井直常亦請正行曰我功重然領越
中一國若加賜能登加賀二州則屬官軍赤松圓心
亦就正行請曰元弘之亂我功重漏賞故建武之亂
爲朝敵其後就故判官請屬官軍無勅許今若以攝
津播磨備前分賜範資貞範則祐則再勵軍忠正行

奏之南朝公卿議曰尾張國約藤隆資加賀國約中
院源定常備前國約兒島高德播磨國以義貞舊領
故約新田義興是等皆有舊勞待天下一統可分與
之今違約授新降者所難許也唯攝津一國汝所指
揮也可任其意云云正行含憤謂如此則雖勵戰功
皇運不可復者必矣不若早死之愈也既而高經直
常知事之不遂皆引兵會武佐寺諸國群士逐日競
集尊氏率七萬餘騎入洛正行率六千餘騎陣鳥羽
正行鬱陶爲病退陣八幡高師直陣山崎正行起居
逐日不快故令正之留八幡而身歸千劍破療養而

山名時氏、細川顯氏、再擊楠正行。

令恩地、安間等築城於寶寺、與京軍拒戰。○十一月
辛酉、尊氏以山名時氏、細川顯氏爲兩將、率六千餘
騎、到住吉天王寺、再擊楠正行。時氏陣住吉、顯氏陣
天王寺。顯氏謂其部屬曰、我先度既破、今又失利、則
衆嘲呶呶。汝等可輕命而雪恥也。若不克則不生還
焉。（評判曰、洛中訛言、楠正行病急、或曰既死。尊氏令師直、師泰陣山崎、使仁木、細川等徇攝州、攻隨中島等三城、而使時氏、顯氏進到住吉天王寺、各營城郭、以爲來春大舉之形勢。而尊氏直義自陣東寺、備不虞之変。）癸亥、楠正行在千劍破、聞時氏顯氏進來曰、我
雖病、欲待明春一戰死於洛中。然敵既陷中島、將攻
矢尾、且敵築城於住吉天王寺、則不易破也。不可暫

正行與時氏、顯氏戰、時氏被七創。

南軍和田源秀、安間了願奮戰。

猶豫之耻也、乃率五百餘騎出千劍破。甲子之夜、到
河內府中。和田、湯淺、恩地、安間等三千騎來會。乙丑、
正行令曰、先破住吉敵、則天王寺軍不戰而退耳。乃
進軍而焚石津民屋、自瓜生野北進擊時氏。時氏部
分諸將、使赤松貞範陣住吉南浦、土岐周濟、明智某、
佐佐木秀春陣安部野東西、顯氏併率四國兵五千
餘騎在本屯爲遊兵。既而耻氏、其弟兼義、原氏率千
餘騎馳進出瓜生野東。正行知敵在數處、勒兵爲一
以擊時氏。會戰移時、主客死傷者多。耻氏被七創。耻
和田源秀提長刀、安間了願持長鎗、二人馳進右屠

山名時氏被傷、弟兼義、原氏及犬飼氏皆戰死。

京軍多溺死。

左翦殺敵三十六騎。兼義見源秀、了願勇猛、知獨身
難敵、率百數十騎橫擊而圍之。正行見之曰、無令源
秀、了願死。急進奮戰。時氏被傷、左右者控其馬而退、
走天王寺。正行乘勝追之。兼義及原氏兄弟二人、犬
飼氏三人皆戰死。土岐周濟、佐佐木秀重率三百餘
騎出安部野南拒之。正行擊破之、斬三十餘級。顯氏
不及戰而退走。正行進追到渡邊橋。時氏事急已欲
自殺。河村某殺傷追兵數騎、安田某馳來諭時氏而
扶負之、過渡邊橋而免。敗軍兵士墮河溺水死者不
知其數。兼義家士小松原氏聞其主死、而獨還戰死。

京軍陷八幡城、守將早瀨氏死。

尊氏謀使八幡社僧爲內應。

焉。此役京兵大敗而歸。正行救溺河者五百餘人、或
畀衣服、或療其疵、懇加慰恤。皆感其情、半屬正行麾
下。（評判所記與太平記大同小異。然其綱概不差、故不及校釋。）○十二月己巳朔、
甲戌、京軍陷八幡城。楠氏守將早瀨氏死之。時氏敗
軍之後、攝州諸城又屬楠氏。丹波、但馬及南海亦有
通正行者。赤松範資家士東條弘敎等退於幡州。尊
氏驚、召諸將議。直義謂、拔八幡城、使我兵據之、則爲
護帝都攻南方之便。乃與師直謀、使八幡社僧諭招
城守早瀨氏部屬本宮氏（湯淺族）、木澤氏爲內應、募約
重賞。二人許之。至此師直遣神保吉重、松井山城守、

楠正行決戰死偽以幼兒屬正之

率二千餘騎夜襲八幡城、本宮在城、放火、敵急擊之。早瀨率其徒百人力戰、而皆死。翌朝京軍一萬騎來守八幡、恩地安間在飯盛、見八幡火、而率五百餘騎來救之。至則京軍如雲、故不及戰、而歸正行。聞八幡陷、嘆曰、早瀨可惜也。乃謂諸將曰、我熟察時勢、南朝皇運不可復也。適日一拳而死而已。謂正之曰、我多病、故決戰死。汝其留可待時與聖運。我有三歲幼兒、若有器量、則擧之、為一士。若為不能、則可為僧也。家族部屬等皆垂淚。正行乃運粮於飯盛城、以備明春合戰之用。尊氏以本宮木澤為有忠、授重賞、且問南

伊賀人板持某反間盡忠正行

征之事。本宮曰、以報擊寡、何可不克哉。且我輩久屬楠氏、能知地形、而察彼家軍謀之趣。幕下其勿勞心。本宮又告楠氏間諜匿居洛中、尊氏乃命師直索捜之、果得河州商賈者若干、斬之。然皆非其實。多横死者。實為間諜者、早知之、逃歸河內。其中有板持某、佯稱伊賀國人、而妄殺三人、曰是河州間者也。乃添正行狀并押判、示師直。師直賞板持曰、猶可捕間者。不疑之由、是板持經回洛中、告事於正行。正行感其忠謀。木澤氏得尊氏教書及師直狀、以招降其族長湯淺定賢。定賢不從、捕其使、以送千劒破。尊氏命師直

高師直師泰為南征大將

師直師泰率大軍向千劒破

師泰為南征大將、催南海山陽山陰東山東海二十餘州兵。壬午、師泰率私兵三千餘騎、到淀。武田信武、逸見時氏、長井厚東、宇都宮時綱、小早川貞平、赤松範資副之。其兵總二萬餘騎、充滿淀鳥羽赤井大渡。丙戌、十八 師直率私兵七千餘騎、到八幡。細川清氏、仁木賴章、佐佐木道譽、六角氏賴、今川範國、武田信宗、高師兼、師冬、千葉貞胤、宇都宮貞泰、黑田宗滿、松田盛信、南部須須木、宇津木、曾我長氏、及多田院隋從源氏二十三人、攝州源氏累世奉滿仲者、稱多田院御家人 其餘諸國群士四百三十六隊副之。總六萬餘騎、充滿八幡山

正行正之參吉野朝告訣別于天顏

崎、眞木、葛葉、鹿島、神崎、櫻井、水無瀨、約及明春大擧攻河內。太平記以師直發京為二十五日之事、評判謂師直有所頓賤出軍遲滯後師泰旬餘云云、今從園太曆、為十八日出軍 乙未、正行留其季弟正儀於千劒破、而與正之及一族等先參吉野朝、就四條中納言藤隆資奏曰、亡父正成臨死令臣歸河內、遺言曰、必滅朝敵、而翼戴王室。其時臣年雖不及成童、不忘於心、而已過弱冠。今聞師直師泰大擧來寇、乃是臣及正之盡死力之秋也。臣常恐多病徒死、而不能討賊、為不忠之身、不免不孝之罪也。幸生而當大敵、則此行以必死決雌雄。然則不可再拜天顏。故來謁隆資、流

正行之与和田・安間・関地等、謁後醍醐帝廟、固必死之志、

涙以聞。帝召正行詔曰、前日兩度之戰、破軍挫敵。朕感汝有累代之武功。今度大敵來進、則天下之大事、而不可不盡力。然可進而進者、爲不失時也。可退而退者、爲全後也。朕常以汝爲股肱。何必敢死乎。往欽哉。正行退、即與正之及和田源秀・和田高家・楠正忠・安間了願・關地良圓等百四十三人、詣後醍醐帝廟、各記名於如意輪堂壁、相誓固必死之志。即日向師直陣。評判曰、正行聞師直大軍到八幡、召諸士曰、彼衆我寡、遠馳決十死一生之戰。和田高家・安間了願曰、大敵續來、守城五旬、則彼必疲矣。乘其敝襲之、可克。何遠征哉。正行曰、敵雖衆、運謀戰、則有可克之利也。然南朝公卿、及諸勞將士、各約其賞、則新立戰功者、無可賞之地。然則誰與我戰哉。故判官身死、

貞和四年

留我者、當時不悟。今既悟之。畢竟皇運不可開也。然則我亦死、而顯忠義報君父。而留正之・正儀、可以護君上而待時變。若愁生而病死、則非我志也。衆皆不肯。重言正行再諭曰、我家士爲魁者三百八十六人、誰不欲從我戰死哉。然我有所思。故既定從我者百人。各書其姓名。其餘二百八十六人、從正之・正儀留守千劍破城。是我死後之遺忠也。衆皆曰、唯命也。正之曰、存於衰運之朝、何爲哉。我必從大兄死耳。此言不變。春日靈神照鑑。正行聞其誓言、向正儀曰、汝不留則爲父不孝、而爲兄不悌。我言不易。八幡太神鑑察。正儀然涙不肯、而留爲魁士二百八十六人從之。於是正行率魁士百人、而發千劍破。正之家士二十八人、和田源秀家士三十二人、其弟高家家士二十人從之。其餘部屬隊伍、總三千五百餘人、共誓約曰、臨大敵快戰、一步不可退。誓畢朝吉野。戎容暨暨、勢氣桓桓。
戊子、四年、南朝正平三年。己亥、楠正行發吉野、到河内往生院。高師泰發淀、率二萬餘騎到和泉堺。庚子、高師直

楠正行發吉野、高師泰發和泉堺。

師直張鳥雲之陣。

率六萬餘騎、發八幡、到四條畷。太平記作縄手。師直令曰、深進則正行可拒於險乎。張陣於此、固備待彼來而戰也。縣某爲小旗隊長、率五千騎屯飯盛山・河津・高橋。師直兩家令也。爲大旗隊長、率三千餘騎屯秋篠・外山・峯・武田信宗率千餘騎屯四條畷。佐佐木道譽率三千餘騎陣伊駒南山。師直擁二萬餘騎於前後左右、以陣諸軍。後初師直・師泰出京時、尊氏以楠氏降士本宮氏爲郷導、悉委軍事。故本宮勸師直・師泰分兩道挾攻。而入河内、本宮在師直旗下、議張陣之形勢如此。所謂鳥雲之陣法也。南朝公卿議以正行・正之分爲

南朝以藤隆資爲大將。

藤隆資率大軍發吉野。

兩道之將。然正之奏曰、微臣此役不可與正行索居。故以藤隆資爲總大將、詔曰、正行與師直挑戰之間、師泰若襲吉野、攻千劍破、如何。正行曰、臣爲先登破師直、則師泰不戰而退。隆資卿率和州・紀州兵、傍飯盛城張陣、則敵攻之。臣察其機、馳突師直陣。如和泉・河内諸城、臣殘留精兵、則不足患之。至若師泰襲皇居、則不可測也。然坐護皇居、待敵而戰、則似勢屈。而遂發吉野、向師直陣。唯擇所兼約之三千五百餘騎、以自率之。其餘大和・紀伊及吉野十八郷二萬三千騎、悉以附隆資。安間了願謂其子餘一曰、左金吾今恨於朝臣不運籌策、而向大敵、決必

南方將藤隆資向飯盛山
正行率精兵向四條畷
秋山大草氏戰死縣其被創奔

死我屢諫之不聽敵衆我寡此軍可敗我亦從金鼓而死汝嶠能仕正儀勿有貳心縱雖不善遇必其勿懷恨餘一曰從死若小子之願也然高論不可以違焉謹守遺訓勵忠義乃相別歸千劍破壬寅南
方將權中納言藤隆資欲使正行向四條畷而率和
泉紀伊浪徒二萬餘人向飯盛山誘致縣河津高橋
縣等不覺其謀進兵下坂以待于嶮正行正之和田
高家源秀率精兵三千餘騎向四條畷直進欲與師
直接戰縣遙見之急馳赴之下馬分置兵於東西以
遮之正行進擊之射秋山大草氏殺之居野氏等繼
進亦中矢源秀斬其首縣兵大半戰死縣亦被五創
奔師直窘武田信宗代之而進戰死傷互多小旗隊

正行隊將平岡丹下力戰死

兼長崎資宗松田重明須須木高行河匂氏高橋氏
青砥氏有元氏廣戶氏等四十八人察正行兵之疲
馳下擊之正行兵爲之被遮不得進佐佐木道譽來
其弊進掩擊之正行兵失利而退隆資望見之引陣
敗走正行隊將平岡丹下力戰信宗道譽退走平岡
死之既而正行源秀等與先誓同死者百四十三人
勒兵猶留在一處欲狙擊師直細川清氏仁木賴章
千葉貞胤宇都宮時綱自挺乘機相更攻擊之正行
等轉戰頻破之其兵亦百餘騎戰死馬皆中矢故悉
徒步據田畔而就食助氣京兵以爲彼兵雖寡皆取

正行必死欲與師直決雌雄
和田源秀擊殺松田盛信南某先登戰沒

死者也若圍擊之則我兵亦死者多乎不如開道使
彼逃之而數萬騎即聚在一所正行等不敢退大呼
而進欲與師直決雌雄細川賴春今河範國高師兼
高師冬佐佐木氏賴黑田宗滿土岐周濟明智某秋
野朝忠南氏長氏松田氏宇津木氏曾我氏等遮之
師直從兵七千餘騎亦競進南某先登戰沒源秀擊
松田盛信斬之其餘殺傷敵兵二百五十餘騎師直
兵敗走或有過淀八幡逃歸京者然師直不敢退大
呼曰敵寡盍還戰乎且師直在茲卿等捨我而歸則
有何面目見將軍哉瞋目切齒指揮進之兵士爲之

南軍將土岐周濟戰沒
上山某代師直戰死

歸來者多周濟被創引退師直辱罵之曰卿常負勇
今何怯哉周濟乃還戰遂死正行與師直相距僅三
十步正行喜遂其志時上山某馳進自稱師直乃戰
死師直退而幸免初上山到師直營正行遠攻於事出不急而不退煩我舍來師直鎧著之師直家士制止之師直叱其制者又奇上山所爲曰彼人其代我而死者也何惜一鎧哉上山感其情至是果死正行獲上山首而見其鎧有師直家紋大驚
正之請之貫諸於鋒舉之或人見之曰是上山而非
師直也正行大怒然感其勇曰汝是無雙勇士也在
我則可憎也乃裁片袖以裹首置諸岸上鼻田某遙
望師直立旗擁七八十騎而欲追之和田高家問彼

須々木某能射正行。正之被創共自殺。
和田源秀欲狙刺師直。本宮氏自後斬之。

騎也。我歩也。追之何及。宜佯爲逃者引致彼兵而狙
師直撃之。乃退而誘之。師直覺其謀不追。高師冬見
而率三百餘騎追之。正行等奮戰。師冬兵敗走。死者
五十餘人。師直與正行相隔六十歩。從兵才七八十
騎。本宮、木澤謂師直曰、正行必可競來。擇射士待之。
少焉正行即率和田源秀及野田、關地、負圓、河邊石
掬競進。太急。師直亦既欲退。於是須須木氏能射。頻兩
注正行。正之共中矢。正行曰、我志至此而足矣。乃與
正之自殺。從兵三十餘人皆死之。和田源秀潛入敵
中。欲刺師直。降士本宮知之。自後斬之。而欲刎其頸。

南將大塚氏戰死。
和田高家中矢死。
楠氏和田兄弟又一族皆死。

源秀瞋眼睨之。遂死。自是本宮罹病。俯仰之間、源秀
怒眼如在其前。經七日物故。一説曰、源秀突入敵陣。例本宮衆相集救之。圍源秀。或把左右手。或把左右足。源秀不能斬本宮。而嚙其喉。衆遂殺源秀。而本宮得免。然唯病不愈。三日死。
而大塚氏被創逃去。聞正行等死。而還戰歿。和田高家
高家或作正朝。欲奏事於吉野。徒歩逃行。于東條安保志實
單騎追之。高家還戰。忠實回轡而退。高家逃行。則又
追之。如此者數合。會日暮。青木氏、長崎氏見之。射殪
高家。忠實獲其首。凡一日之戰、楠兄弟、和田兄弟、一
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皆死之。不違其誓。京
軍死傷殆萬餘人。評判曰、正行臨死。令三宅、味澤二氏歸千劍破曰、我戰死所庶期也。

大塚氏戰死
南帝聞正行死、將棄玉體

等八未必能滅南朝。憑千劍破也。正儀等固守城可持。旣變謀再擧。二士請同死。不許。而遣之。又有大塚氏者。爲隆資敗走。路聞正行猶戰而歸到正行陣。請引其徒五人至。則正行欲自殺之時也。大塚等馳入師直軍戰死。正行娶攝州野瀨庄内藤滿幸女。産男子。號多聞丸。今年三歳。又有遺腹子。未生。及正行死而滿幸屬師直。正儀怒。而婦寡嫁。於滿幸家。滿幸嫁之於池田教依。而産男子於池田家。實正行子也。其兒長歸池田教正。後屬細川賴之。號武坊。子孫世稱池田。云云。多聞丸四歳而夭。癸卯、隆資歸
吉野。奏正行戰死。帝驚。詔隆資曰、正行死。朕誰依與
爲敵被囚。不如早死。乃御手把寶劍。隆資等強止之。
奏曰、敗軍之士聚此者猶及一萬。臣率彼等一戰而
遮敵之襲來。不可倉卒棄玉體也。詔曰、卿其圖之。隆
資乃出庭上。記群士之名。則隊長五十六人。從卒一

南朝移皇居於賀名生

萬三千人也。隆資述詔旨。紀州湯川、芋瀨、兩莊司、和
州大富氏等奏曰、有良將則足亦戰拒敵。如隆資爲
膽將、則不足恃焉。臣等熟思之。賀名生者要害之地。
故判官正成、元弘守城時、所以爲巢穴也。敵雖大軍、
不能輙至。今暫移皇居於賀名生。而待變則楠正
儀其必有所謀也。詔曰、可也。少焉正儀使來奏曰、臣
欲速馳護皇居。然敵可定來於此。故成守拒之備。請
早移乘輿於賀名生也。臣正儀不從正行。乃爲陛下
存則勿必勞叡慮也。帝及公卿大悦。乃攜三種神器、
避吉野入賀名生。構黑木造行宮。高師泰率六千餘騎赴河内。搆城於

師直燒吉野行宮

石河河原張攻千劍破之形勢辛亥、師直率三萬餘騎、到吉野、頻發鬨聲、然行宮既空、無守兵之在、師直命諸卒放火燒之、行宮及公卿屋舍爲焦土、餘煙延及山中神社佛閣悉回祿、師直唱凱歌、詣住吉社、詠倭歌、意氣揚揚歸京。○二月戊辰朔、癸酉、高師泰攻楠正儀、戰於春木谷、不克、歸石河河原陣。評判曰、紀州湯淺九郎・湯川庄司、自吉野欲歸國、湯淺曰、此度之敗、我族木宮懷貳心、降敵而告楠氏容策於師直之故也、我恥之、欲必死於軍中、然不幸爲聽將隆資以取敗也、我久蒙楠氏眷遇、其舊好不可忘也、想夫正儀孤弱難守乎、我往救之、卿歸國告我志於妻児等、湯川流涙感曰、我於楠家亦何爲、於卿哉、卿所言固當、我亦可同志、而二人率其兵六百騎、入千劍破城、由是大和河内敗軍之士悉聚會、總六千餘騎、正儀喜而分其兵守千劍破、而身自到赤坂城、

師泰與正儀戰於寺田、佐保田、高岡等

安間餘一擊殺高師茂、師茂從士斬餘一、

餘一、歲二十一、

既而師泰率二萬餘騎馳來、正儀率我兵千餘騎、纔内爲兵五千餘騎、待之、師泰驚曰、正行既死、壯士皆没、不意正儀残兵之多至如此、乃歸石河河原城、張相持之勢、無急攻之心。○三月、壬子、師泰出兵、與正儀戰於寺田、乙卯、又戰於山田、丙辰、復戰於佐保田。○夏四月、戊子、是日、師泰正儀戰於日野高岡。○五月、丁酉朔、壬子、楠正儀部下安間餘一、擊殺高大和守師茂於石河河原。評判曰、安間餘一、承父了願遺訓、仕正儀、在赤坂、毎夜到石河河原、伺師泰、然不得其便、高師茂者、師泰姪也、副師泰爲一隊將、此夕赴師泰營議事、遇雨而宿、及晚雨晴、師茂歸己營、餘一在陰所窺之、謂是亦隊將也、共死而足、乃拔刀走進斬師茂、而抱之刺三刀、師茂死、從者斬殺餘一、癸丑、紀伊國群士屬南朝、半護賀名生行宮、半據其城、爲正儀援勢、師泰在石

高師泰驕暴、惰軍政、

源直冬爲紀州征討使、

僧梵仙寂、

河城、累月與正儀戰、未得利、徒對陣送月、聚遊女白拍子等、日夜遊宴、且掠神社佛閣、侵奪民屋田畝、故國中慕楠氏、無應師泰者。甲子、大雨洪水。是日、右兵衛佐源直冬、爲紀州征討使、率兵而南。初、尊氏微時、在鎌倉、寄通外婦、一夕有身、踰月生男、即是直冬也、尊氏不信其爲己子、故入東勝寺爲僧、及尊氏盛榮、而直冬還俗、入洛、或告之尊氏、猶疑之、直冬就法印玄惠學問、頗有度量、玄惠知匪直也人、而告直義、直義名之於其第、試之、一兩年、直冬敬直義猶父、直義亦視之猶子、至此直義說尊氏推擧之、尊氏始許爲父子、而任右兵衛佐、○秋、七月、丙申朔、辛亥、僧梵仙寂。仙元德二年來朝、歷京都鎌倉、至此寂於鎌倉、歲五十七、淨智寺楞伽院者、仙所開也、直冬自紀州歸洛、頗有戰功、時時詣幕府、尊氏稍親之、然其位次猶與仁

師泰與楠正儀戰河内、不利、

正儀呼諸隊長議軍事、

木・細川等爲伍。○九月、乙未朔、丁酉、師泰出兵、與楠正儀戰於河内國宮里・風森、處處不克、師泰陣石河既久、不以軍務爲事、日夜群飲遊戲、且恣掠天王寺領、又依或人之勸、取留塔銅輪、鑄之爲鑵子、煮茶以爲奇珍、從軍群士皆倣之、競奪和泉河内塔婆鑄鑵子、由是二州堂社塔、不有一基之全、僧徒皆謂守屋復出也、加之私領近邊、佯稱軍用、以爲遊戲之助、國中及近國、皆惡其驕暴、悉通志於楠正儀、故毎戰師泰失利、楠氏軍士勸正儀曰、見機襲師泰陣、則可克、正儀呼諸隊長議之、或曰、速擊破而可也、或曰、一戰

延慶法皇崩於萩原離宮
新帝崇光天皇、先帝光明天皇
師直經營私宅、其富擬幕府

雖克京軍繼至、則難拒之、不如弛兵相持、以待時變。群議不決而寢。○十一月庚午朔、甲辰、延慶法皇崩。皇兼倭漢才、又通台教、有法華品釋七箇宸筆。曰好禪法、以花園仙院附僧惠玄、爲禪刹。妙心寺是也。奉號花園院、又號萩原院。戊午、新帝奉太上天皇尊號於先帝。時稱光嚴上皇曰本院、光明上皇曰新院。時歲二十八。是年、師直造大宅於一條今出川。故護良親王母民部卿局舊跡也。四面立大門、梁棟高搆、而釣殿渡殿泉殿等、經營盡美。佳木名花奇石、無不聚貯。其富榮擬幕府。曆應以來、執權年久、自克正行以來、彌強大奢侈、輕侮尊氏直義。闔國武士、無不畏服。攝籙公卿爲之屈膝取媚。師直常戲曰、我是武臣之魁、唯爲將軍兄弟盡禮而足矣。然本朝習俗、有禁中上皇等極尊、尸位漫食國郡。以我威亦過宮門、則不能不下馬、可謂無用之甚也。若無則以本偶人代之而可也。以禁中仙院之領分授武士、則有益於軍國而已。其不忌憚者如此。師直壯年在鎌倉、有好色之癖。及執國權、家有寵妾若干、且每聞月卿雲客女有美色、求縁通書、無不冒辱。至若其瞻慾切、則雖皇女公主、或匿於其宅、或竊其隙、有及姦身者。嘗通故二條關白道平妹、生子。以其母貴、故立其子爲嫡嗣。所謂武藏五郎師夏是也。上杉伊豆守藤重能、畠山大藏太輔源直宗、忌師直師泰權威、屢讒愬之於尊氏直義。然以軍功超衆、而其勢威強、故不能禁之。

師直有好色之癖
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忌高氏權威、等讒訴

貞和五年
尊氏直義自初始此
直義傾心於禪宗、太敬夢想

己丑五年、南朝正平四年。頃年直義傾心於禪宗、敬夢窓太厚。夢窓弟子侍者妙吉、有黠智。夢窓漸老、故令吉代己屢往直義第、談禪。直義善遇之、其言無不聽焉。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與妙吉修交。師直輕侮妙吉、吉銜之。既而直義爲吉建寺於一條堀川村雲反橋、弘禪宗於洛中。公家武家爲媚直義、敬吉、施物如山。唯師直自若、不通一价。吉怨之。重能直宗乃憑吉、說師直師泰驕暴。吉一夕謂直義曰、秦委任趙高、而胡亥被弑、國亦尋滅。今師直師泰專權過趙高、不早制之、則恐有望夷之變。公盍思之哉。不如討彼兄弟、以重能直宗代之、而以國家授公之幼息、則西海艾安。直義領焉。始有奪嫡之志、而密與重能直宗謀滅師直族。尊氏不悟之、與直義相睦如初。師直專執、欲翼戴義詮、而與直義有郤。由是仁木細川等睦師直、而上杉畠山石堂桃井等屬直義、互爲阿黨、然未形於色。○夏四月辛酉朔、辛未、直義推舉以直冬爲山陰山陽兩道管領、擬西國探題。直義以直冬敬己如父、故以西國附授之、以爲己助、而欲待其威長而發討師直之事也。時直冬忿長門國、而治備後之兩城、施政令、以寧實蜀。由是師直師泰多年私恣之惡顯、而不能掩焉。直冬上書於尊氏曰、臣到任之後、檢察西海

直義推舉直冬爲山陰山陽管領

直冬上書
尊氏勅師直師泰
高師直具尊氏而讒直義

山陽山陰之事師直師泰所施行邪曲不少乃放樂告之尊氏曰今罷彼執事職則兵革忽起故不及聞之師直密自尊氏曰左武衛公直義延歳專政今有幼息必其不傳國於左典廐公義詮其機既顯大君熟謀之我言若偽則神佛共罰之尊氏曰直義豈有黒心哉縱其有之尊氏存而卿在焉則何懼之存卿其勿復言焉師直不安心直義屢請尊氏改執事職不聽之師直閑懼潜為之備頃間田樂滿洛中貴賤共好之田樂有本座新座兩部相互爭能殆至鬪爭尊氏亦屢徵兩部而并見之直義欲識政而詣幕府為田

僧妙吉有天狗和尚稱
新上皇觀田樂

樂被妨而空歸者數矣直義諫曰為天下武將好雜戯妨政務前代高時之鑑不遠不可不慎焉尊氏曰我既以天下附足下則事無大小與師直議而決之何勞我哉我既近半百以遊戯慰餘命而已直義曰然則定日號田樂以慰心月而時時聞大政而可也細少之事小弟竭力勤之尊氏頷之每月三日以見田樂為式直義不會其席唯與妙吉密語時人稱吉曰天狗和尚○六月辛酉朔乙丑新上皇見田樂辛未年數僧為造四條河橋構假閣催田樂洛中貴賤界錢悉往觀之梶井尊胤法親王一條關白藤良基

田樂旅行假閣顛倒人多壓死
直義密図師直

亦微行尊氏聞之密往觀焉秘之忽泄在洛群士悉從之唯直義不往田樂遊戯顛狂各盡其能及其半假閣二百四十九間忽顛倒壓死者多矣見者周章驚逃田樂等或被鬼面或擬猿形者不及脱之迷散街衢尊氏等貴客皆草草而歸洛人訛言曰假閣倒天狗為之歟山僧長講被誘一修驗者不意至尊氏假閣及田楽闘而修驗者推一柱少焉假閣皆倒云云又曰出羽国羽黒山修驗者其名雲景來洛巡見堂社一日欲至天龍寺路遇一若僧為之被誘登愛岩山見群天狗列座或稱崇德院或稱鎮西八郎為朝或稱後鳥羽院或稱後醍醐天皇相聚議亂天下云雲景詳記群天狗所言始末副誓状奏之云云○閏月庚寅朔辛卯直義密與重能直宗及大高重成粟飯原清胤齋藤實持等謀誅師直

高師泰帥兵向洛直義遣使諭之

以重成脅刀絶人練習于事約拘師直以完戸朝重心剛副之又伏精兵百餘人以備不虞而召師直師直不悟而行獨座客殿清胤初以為直義懲師直然悟其有奪嫡之志至是忽變約而目師直師直悟密出逃歸入夜清胤與實持到師直館詳告直義密謀師直悦厚賞二人而且約曰猶有變則可密告之師直乃戒嚴而招聚一族等稱病不出遣使於河内石河河原以召師泰洛中不靜○八月己丑朔甲午師泰招紀伊國守護畠山清國或作国清守石川城而師泰帥兵向洛直義聞之遣飯尾氏説師泰曰武藏守師

赤松圓心出師直帰播磨、拒直冬至自備後。

直淺智短慮、故罷執事職、然吾家執事、累世不混他族、師泰早歸洛代師直執事、宜專清廉、師泰對曰、我才不勝師直、況兄罷職、弟執事、則何面目而見人哉、高論雖可喜、然非折枝斷根之謂哉、師泰雖不肖、既悟之、飯尾復命、直義驚、丁酉、師泰戎衣、率三千餘騎、步卒七千餘人、白晝入京、直入師直宅、示挑戰之勢、楠氏一族等請追擊師泰、正儀不聽、己亥、赤松圓心、其子則祐、氏範率兵七百餘騎、到師直館、師直佯謂圓心曰、三條殿直義無故而欲滅我、一家事已危急、蓋其心在欲奪將軍天下、我愬訴將軍、將軍曰、可速諭、

直義絕讒者、直義若不聽、則我可與汝共安危、將軍之命既如此、則三條殿兵來則欲放一矢也、今在京武夫、與於我者猶多、唯恐右兵衛佐殿直冬率中國兵發備後來、冀吾子今夜急赴播磨、塞山陽山陰二道、拒諸杉坂舟坂之嶮、乃勸酒、以太刀餽弓懐畀圓心曰、傳稱是藤原昌所帶而傳我家、爲累世之寶器也、圓心悅、馳歸播磨、分三千餘騎爲二、斷杉坂舟坂兩路、時直冬率軍欲救直義、然爲之被遮、庚子、直義師直挑戰之機既顯、今夜洛中武夫相分、各爲黨、吉良滿義、石堂頼房、桃井直常、石橋和義、足利高經、荒河詮頼、細川頼春、畠山直宗、上杉重能、長井廣光、和田宜茂、岩松

戍或作狗、心省、元名範國、季直、或作清季、

直国、吉見氏頼、高師秋、千秋惟範、大高重成、宍戸朝重、二階堂行通、佐佐木顕清、里見義宗、勝田助清、苑田宗清、波多野宣直、道貞、祢津行貞、饗庭命鶴九、斉藤利康、須賀清秀、秋山光政等來屬直義、山名時氏、今川心省、吉良貞経、大島盛真、仁木頼章、桃井義盛、畠山国頼、細川清氏、土岐頼康、明智頼兼、佐佐木道誉、高秀氏綱、六角氏頼、大原時親、千葉貞胤、宇都宮時綱、武田信氏、小笠原政長、逸見信茂、長井廣秀、拱涼時親、佐竹師義、三浦行連、大友頼時、土肥高真、土屋範遠、匹田成宣、伴野長房、海老名季直、大下義尚、栗飯原清胤、二階堂行重等悉來爲師直、尊氏聞變、遣使於直義曰、師直師泰奢恣亂君臣之禮、既及干戈、其第不便拒彼、早來此、我亦與卿共安否、直義率其屬士、至近衛東洞院幕府、屬士等見師直勢熾、大半叛直義屬師直、故幕府兵不滿千、辛丑、黎明、師直其子師夏率大軍、出

高師直率大軍圍幕府、

法成寺河原、分兵爲二、圍幕府東北三揚、鬨聲師泰率七千餘騎、斷西南經路、爲奇兵、揚言曰、可放火焚幕府、洛中騷動、車駕俄幸持明院殿、避其難、攝籙大臣以下至官女、皆周章逃走、洛氏狼狽迷衒、師直兵勢雖熾、不忍攻幕府、唯環圍移時、尊氏使須賀清秀謂師直曰、汝累世爲我家僕、而未曾懷不臣之心、今以一朝之忿、忘數世之恩、催大軍來、何免天之譴、若有所訴、則盍退而言之、但託事於讒者、而欲覆國家、則賀我命於白刃、而見汝運于黃泉、師直對曰、臣豈謀反哉、唯欲謝無罪耳、在今則得讒人首惡、則足矣、

尊氏褫直義職而謝師直、畠山直宗處流刑、直義蟄居、
師直遣使捕妙吉侍者、
師直稱尊氏旨流上杉重能、畠山直宗、

言畢、乃指揮群兵而進、責曰、速待高諭、尊氏怒謂與
其爲家臣、被逼而謝之、不如戰死而免世人之嘲、即
被甲、抽刀欲出、直義諫曰、我欲懲彼來惡、彼還致不
軌、然彼心在怨、直義只宜被任其所請、尊氏領之而
諭師直而約使直義辭執政、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處
流刑、師直喜、即解圍而退、直義蟄居細川兵部大輔顯氏錦小路堀川宅、壬
寅、師直遣使捕妙吉侍者、既逃去、不知所往、時人咸
曰、妙吉元是天狗、既構成天下亂而亡跡、壬子、師直
稱尊氏旨、流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越前國江守莊、
重能直宗以免死爲幸、攜妻孥同行、既至謫所、守護

師直遣人襲直冬於鞆館、
師直請招義詮於鎌倉、聽天下政務、
公、基氏鎮鎌

代細川光勝監護之、是日備後士杉原氏受師直旨、
饑、率一百餘騎襲直冬於鞆館、初直冬聞京師變、悉山陽山陰西海兵一萬八千、欲入京救直義、然以赤松圓心擁舟坂杉坂、故不能上道、既而京師兵罷、諸國群士皆歸依杉原、時其兵寡、悉攻之、直冬以淨出於不意、不能拒之、始危、磯部氏家僕等盡力射敵、殺傷三十許騎、杉原不得進、直冬乘河尻幸俊船、遁赴肥後、因同志者衆小舟追從、時纔十二夜、直冬賞月詠倭歌、以傷從士之艱苦、人皆露巾、既而入幸俊館、直義既蟄居、師直請尊氏曰、招左典
廐公義詮於鎌倉、聽天下政務、尊氏許之、遣使於鎌倉、
諭義詮曰、以閣東附基氏、尊氏男而可入洛代直義〇
冬十月、戊子朔辛卯、從四位下左馬頭源義詮發鎌
倉、向洛、河越氏、高坂氏、東國群士悉送之、義詮、時歲二十、基

源直義剃髮、改名惠源、

氏留鎭鎌倉、時九歲、高師冬、上杉憲顯爲兩家令、義詮
入洛、高師直率在京群士迎之於勢多、送者迎者成
群競粧、觀者如堵、入夜義詮入尊氏幕府、上皇遣勸
修寺大納言藤經顯賀之、癸丑、義詮移三條坊門高
倉第、直義舊第初行政務、事無巨細決於師直、於是仁木、
細川、土岐、佐佐木等、阿黨振威、石堂、桃井、及上杉、畠
山族類、門前設雀羅〇十二月、甲午、前左兵衞督從
三位源直義剃髮、改名惠源、師直、師泰既雖廢直義
猶慮其爲後患、而謀弑之、直義爲解其疑、及此鬀去
細川顯氏錦小路宅、卜其傍小池閑居遁閑、以謝來

直冬受直義命、密圖討師直、
九州分爲三、有鼎足之勢、
師直遣人、殺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其配所、

客、衆皆憚師直、無訪之者、唯獨清軒法印玄惠、得師
直許、而屢至談往事耳、直義密遣使於筑紫、諭直冬
曰、將軍面視師直、雖無他中心惡之、如討鄕之教書、
皆是師直所爲也、然則不憚教書、可速催九州兵討
師直、赤松族、爲我雪恥、爲將軍、撥害直冬、乃諭九州
士、太宰少貳藤賴尚密招直冬於己第、約以女妻之、
通志者稍多、由是九州分爲三、或通志於師直、或附
屬直冬、或從菊池以應南朝、有鼎足之勢、己酉、師直
命越前守護代八木光勝、殺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
其配所、光勝初屬重能、指揮者也、而爲師直被啗、此

日之夕赴江守莊謂重能曰疇昔富辨定信率大軍
到國府問其事則曰圖卿等死也及其未來今夜宜
微行逃去而避其難以詐將軍然則師直邪謀顯而
卿等罪輕乎重能直宗不覺其詐乃與妻孥及奴婢
五十許人徒步倉卒赴加賀光勝豫告近隣曰重能
直宗逃去則可遮殺之至是江守淺生水八代莊安
居波羅密士民鳴鼓撞鐘群集要之重能直宗周章
逃走而到足羽渡口則既徹橋足羽藤島人民張楯
于前岸以待之重能等不得渡川欲復歸江守憑光
勝而淺生水橋亦徹去於是進退失度不知所爲從

重能妻薙染爲尼

觀應元年

石見國三角氏起兵應直冬

士十三人知其還皆自殺以勸主死直宗即自裁以
其刀置重能前重能與其妻惜別惆悵移時光勝步
卒擒殺之其妻悲哀不堪欲投深淵有平素所知之
僧諭止之而入往生院薙染爲尼是年師泰退石川
後楠正儀愁復河内地迎南帝於賀名生而再入吉
野行宮
庚寅觀應元年（南朝正平九年）二月丙寅石見國士三角氏
起兵應直冬初直冬在備後時三角氏懷直冬惠同
州人佐和氏益田氏福屋氏吉見氏等皆與彼同心
然直冬倉卒赴筑紫三角等以爲遺念及此直冬遣

南帝母后藤廉子詣後醍醐帝陵悵然詠和歌

師泰殺參議菅在登

書於三角促起兵三角悦與佐和益田吉見等築城
掠國中而以討師直爲名以招他境兵是春南帝母
后藤廉子詣後醍醐帝塔尾陵慕戀懷舊見堂宇羅
兵燹而櫻花依舊感慨不堪詠倭歌以遙贈親王宗
良宗良亦詠答之廉子自營栽櫻樹千株於陵邊經
年滿其數粟田久盛詠倭歌感之○五月乙卯朔庚
午高師泰殺參議正三位菅在登自直義蟄居師直
師泰驕暴殊甚師泰欲營別墅相攸於東山板橋間
其地爲菅氏累世領遣使於在登求之在登答曰此
地有祖宗墳墓在暫待之移於他處而後可任來意

師泰暴逆責辱大藏少輔重藤古見源左衛門事

紀伊湯川氏等攻畠山清國湊城

師泰怒曰彼借之云爾乎乃使丁夫數百人崩山伐
木以平地壞墳墓而造屋宅或人榜匿名落書嘲之
師泰曰是菅三位所爲也不可不報聞大覺寺法親
王寛尊侍童吾護多力唱之以賂而託事於宗論剃
殺在登攀世憐之寃之（此時四條權大納言藤隆蔭家僕大藏少輔重藤古見源左衛門偶過板橋見匠夫甚苦猶被譴責而嘆曰彼亦人也何苦之至此哉師泰家奴告之師泰怒曰彼憐匠夫實切則可代其勞也乃拘捕重藤及古見奪脱其烏帽衣裳以匠夫敝服著之終日運土石責僇而怖之）其
暴逆類如此是月紀伊國芋瀨莊司羲南朝與湯川
氏安田氏攻湊城時城主畠山清國在河内石川與
楠氏對陣其家長遊佐氏留守野長瀬莊司屬遊佐

楠正儀攻陷富田林丹下兩城
正儀襲擊清國大破之

在城為敵內應遊佐戰死紀州悉屬南朝楠正儀乘機發赤坂率兵攻陷富田林丹下兩城清國留野尻氏瀧本氏於石川自將救丹下正儀設伏兵於路襲擊大破之清國卒殘兵逃歸石川城師直聞紀州河州變而止向石州之事請尊氏以師泰代己為石州征討使且遣細川顕氏仁木義長率一萬騎向河內正儀守城不戰京軍亦不能攻相持踰月高師泰發京向石見尊氏令曰所過之群士可從師泰出軍戊寅美濃尾張群士起兵屬南朝尊氏發在京兵擊之庚辰勅賜寮馬於源義詮及高師直翌日義詮發京

高師泰向石見三角氏佐和氏防拒之

至江州為擊美濃尾張敵也高師泰至石見國其兵二萬騎臨江河三角氏與佐和氏等構數城待之佐和營三城使其子菊壽守青杉城其弟守丸屋城自守敵崎城大河繞城下城兵誘敵請渡之師泰兵以洪流涵天而不得進皆議曰入夜則宜使能泳水者求其淺處而渡之時森氏高橋氏在先隊謂敵守禦此所則以有可渡之瀨也乃知其瀨不深也何待明日哉二人先進其從兵三百餘騎并三吉族士二百餘騎繼馳皆上前岸佐和兵拒戰敗走入城森等追之欲入城三城兵皆出戰森等兵被創百餘人不得

師泰陷鼓崎城

進師泰指揮士卒進之於是山口氏及赤旗小旗大旗三隊騎千餘騎力戰佐和兵失利入城師泰兵進圍之然險峻而不能攻之○八月甲申朔丙申直冬出太宰府赴肥後國在川尻幸俊家催兵戊申高師泰陷鼓崎城師泰攻城累月猶未拔先鋒三吉氏屬士相議曰此城未陷若有中國應直冬者而襲我軍後則敵得力我糧盡難成功者必矣請擇精兵夜襲而破之乃告師泰就六千騎中擇勇猛絕人者二十七人（足立氏杉田氏後藤禮則縈則熊井政成山口氏城所氏村上氏神田氏奴可氏小原氏織田氏井上氏瓜生氏富田氏大庭氏山田氏鹿氏那珂氏）相謀乘夜侵險密登城

師泰圍三隅城
小笠原貞

山中所伏之猪熊皆驚出過城前城兵始疑敵襲來相共戒嚴漸知熊走舉衆欲射獲之追其跡下麓城中纔有五十餘人遲明足立氏等二十七人徑進入城佐和氏及從兵三人力戰拒之佐和氏被創即歸營放火自殺從兵三人亦同死其餘四十餘人皆奔青杉城遂熊者三百餘人皆逃亡離散青杉丸屋二城亦陷師泰併率國兵急進於是國中諸城兵士未戰而皆出城走唯三角氏所據之三隅城存耳師泰以此城山險守嚴而不可輙攻之故築長圍相持城兵氣蹙小笠原信濃守貞宗卒貞宗傳先祖源義光

貞宗精射術、賜王字家紋、

貞宗上狀、不服犬追物禁制

以來家業專精弓馬、有絶藝之名、且熟其禮式、爲世所宗、後醍醐帝屢召之、覽其射御、遇之以師範之禮、應詔奉授鳴弦矢叫秘術、詔曰、弓馬之禮、宜以汝家法爲天下定式、乃賜王字爲家紋、貞宗憚之、不顯王字、以松皮菱爲家紋、以其菱形似王字也、元弘之亂、屬源義貞、攻鎌倉有功、建武一統之時、勅禁犬追物、以其殺生故也、貞宗上狀、其略曰、犬追物禁制之法、德罩禽獸、雖知政化之仁、恕彎弓箭之人、歎武藝之廢絶、所以何者、步射之營、雖非無其德、騎射之勤、猶堪禦其敵於犬追物者、射馭之簡要、驅逐之妙術也、不

犬目安

肥後宅磨守直附直冬、与川尻幸俊攻拔宇都宮氏城、

可禁焉、爲私不申之、爲公申之、爲家不申之、爲道申之、云云、（俗稱之曰犬目安）帝覽之、止犬追物之禁、（貞家屬尊氏戰功許多、加收領邑、貞宗平生好禪、參清拙、頗得法要、卒時歲五十七、勅彈正、官屬監護其葬、且令畫工圖其像、置洛東山長清寺、迄今學射御者、傚其遺法、且冠儕等、礼式、亦有小笠原一派、長子政長繼其家、）是月、肥後人宅磨守直附直冬、驅催國兵、與川尻幸俊合兵、攻拔宇都宮氏城、兵勢益熾、又擊鹿子木氏、少貳賴尚部屬宗利催兵救鹿子木、先是、賴尚既與直冬約婚、然秘之、故宗利未知之、而出軍、時賴尚使者來告、故宗利驚、以其兵屬直冬、鹿子木亦降、由是九州士多從直冬、○九月癸丑朔、丁丑、奧州白河結城

結城朝常与北畠顯信擊石堂秀慶、

肥後国告直冬横行筑紫、

入道惠源亡跡依越智氏、

朝常（号小峯）叛、兄顯朝屬南朝、從北畠顯信、擊石堂秀慶、辛巳、肥後國告直冬橫行筑紫於京師、尊氏驚、召師直問曰、可遣誰討彼乎、師直對曰、他賊蜂起、則如仁木、細川及臣師直可輙平之、如武衞（直冬）則實幕下之子也、故群士多附之、臣等往擊之、衆猶可疑、若大旆自臨、則誰屬不孝之子哉、師直從大旆、輕死、則縱雖九國悉爲敵、平之容易而已、尊氏曰、善、乃決自征之事、己酉、重義入道惠源、聞師直將害己、潛攜石堂賴房、出錦小路幽居、微服奔大和國、依越智氏、仁木細川等到師直宅、議曰、惠源亡跡、暫延西征之事、而

尊氏西征發途、詣石清水八幡宮、祈勝軍、

不索搜、則難將至矣、師直自若曰、彼人不足畏焉、近則吉野、十津川、遠則鬼界、高麗、何山何島、雖匿身、師直存、則誰可容之乎、適日見其首者必矣、將軍西征、既與西士約期、何爲延焉、是日、尊氏使佐佐木道譽奏上皇曰、明日西海發途、以路中留守之事委義詮、辛亥、尊氏到淀、詣石清水八幡宮、祈勝軍、尊氏暫留兵庫、馳使示諭義詮曰、京師若有危急之事、則宜奉帝上皇而駐蹕於一所、以監護之、（街衢流言、敵衆夜襲京、東宮大夫藤資夏奉詔、使頭中將、藏人辨、藏人次官等宿直省中、備其不虞也、）庚申、筑紫群士馳使於尊氏陣營、請附屬、庚午、尊氏及師直到備前、

上皇賜院宣於直義補鎮守府將軍

師直捕直義謀使

國福岡。召南海山陰山陽士。然海路波暴。陸路雪積。無來會者。故議越年赴筑紫。(洛中洞宮直義降南朝率畿内兵入八幡)是日。直義密奏上皇。有所請。上皇不能沮之。勅前權中納言藤國俊。賜院宣曰。班鳩宮之誅守屋。朱雀院之戮將門。是豈非捨惡持善之聖猷哉。爰誅罰凶徒。欲息父叔兩將之釁。念叡感甚不少。仍補鎮守府將軍。被任左兵衛督。早率九國二嶋。并五畿七道之軍勢。企上洛。可令守護天下。(按父叔當作伯姪子。若曰父叔。則此院宣直義爲直冬所奏請乎。不然則文義不合)庚辰。直義謀使佯爲僧形。欲到筑紫。過備前福岡。師直捕之。○十二月壬午朔。乙酉。近江國

士應南朝蜂起。競到勢多。戊子。南朝群士構八幡城。據之。義詮奏構城於東寺。移帝座警衛之。庚寅。南軍識自宇治襲京。直義既得院宣。催畿内兵。然少應之者。越智氏說直義曰。大和河内和泉攝津。久屬楠氏指揮。仰南朝王化。以京師院宣招之。則不敢應。不如降南朝。得大將之印。然則畿内悉來屬。遂忘叛欲者在近矣。直義曰。南朝公卿含憤於我年久。今豈受我降哉。既而聞南軍將討直義。父聞楠正儀攻石川城。與畠山清國挑戰。直義懼禍及己。而無所措身。越智又勸直義降南朝。直義領之。就四條大納言藤隆資。

直義獻狀於吉野請降

藤實世奏議宜時直義降誅之

獻狀於吉野曰。元弘初。先朝爲逆臣被遷皇居於西海時。應勅命。雖有起義兵輩。或敵被圍。或戰負屈機空志。惠源苟勸尊氏卿。企上洛。應叡決戰。蹴天下於一統皇化。乾臨定。被觸叡感歟。其後依義貞等讒。無罪成勅勘之身。君臣空隔。故越之地。一類悉殘朝敵之名。歎而有餘。臣罪雖誠重。天恩不咎往儕來。以被免其罪。則蒙勅免綸言。靜四海之逆亂。可戴聖朝之安泰。書奏。南帝召公卿議之。左大將藤實世曰。惠源所言太僞。彼今爲家奴師直被逼出都。無地容身。欲假天威。遂私怨。嗚呼。乘輿播蕩。諸臣艱苦二十四年

關白藤師基奏議宜許直義降垂新恩

源親房奏議許直義降

于今者。依彼姦謀也。今幸請降。乘時不誅之。則後必噬臍。關白藤師基曰。推惠施恩者。軍志之所善也。彼已謝罪。赦之受降。則感恩無貳乎。唯可思元弘之舊功。而垂庇蔭之新恩。是轉禍爲福者也。源親房引漢楚割鴻溝之例曰。先暫約和。使彼翼而後彼抱不軌。則圖之可易。諸卿皆同之。乃勅左京權大夫正雄。賜宣旨曰。温故知新者。明哲之所好也。撥亂復正者。良將之所先也。而不忘元弘之舊功。奉歸皇天之景命。叡感之至。尤足褒賞。早揚義兵。可運天下靜謐之策。直義既得南朝勅。蒙大將之任。由是楠正儀及和田

畠山国清去石川城會惠源
上杉朝房降南朝
桃井直常應直義富樫介防之

氏等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南軍慫慂焉畠山清國去石川城率千餘騎會惠源庚子京軍與南軍戰于大渡壬寅上杉朝房率東兵二百降南朝陣八幡桃井直常應直義發越中到加賀國富樫介率三千餘騎登俱利迦羅嶽防之時大雪直常命士卒八千人各著橇冒雪夜襲富樫大破之由是能登越中加賀兵入越前足利高經素含怨於尊氏與師直不善故不又要直常督兵二萬進向京義詮大驚馳使於備前福岡以告變於尊氏丁未義詮密與直義相和直義佯許之馳使於石見國召高師泰曰早罷其國戰可

上杉憲英應直義武藏七黨坂東八平氏皆從焉
師冬奉基氏逃鎌倉
奥州畠山高国應直義起兵

率兵會京師上杉憲英起兵於上野國應直義憲英憲顯養子也代父監上野國事憲顯與高師冬輔基氏在鎌倉聞憲英叛曰我自往誅之乃到上野與憲英合率兵向武藏武藏七黨坂東八平氏慫慂上杉應直義師冬驚稱基氏命召八州之兵然無一騎之至師冬奉基氏僅率兵五百發鎌倉赴上野其屬兵忽抱貳心叛奪基氏且傷三戶七郎（師冬族而基氏近侍也）師冬勢屈逃走上杉能憲（重能養子）追擊之師冬僅免到甲斐國據栖澤城奧州畠山高國及其子國氏應直義起兵據岩切城吉良貞家率軍攻（貞家高国爲奥州両管領既見攻至）

西鄙人入高麗戰

（無相合爲敵）合是年當元至正十年（高麗忠定王二年）二月我西鄙人入高麗固城竹林臣濟等與合浦千戶崔禪等戰夏四月西鄙人百餘艘入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漕船六月又率二十艘入合浦焚其營又入固城會源長興府（頃年本邦兵革不息無一統之政故西鄙人私相結以入高麗自是侵掠者連連不絕）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五　終

執政
關白藤良基
太政大臣藤公賢
左大臣藤經教
右大臣藤道嗣
內大臣藤公重
藤長定
觀応二年、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崇光天皇二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辛卯、觀應二年、南朝正平六年、春、正月、辛亥朔、省歲初朝儀、依畿內不靜也、甲寅、洛中訛言、敵自叡山坂下入洛、義詮發兵於河原、依其無實而歸、是日、桃井直常率甲士七千、步卒二萬、到叡山東坂下、以窺京師、乙

赤松範資与南軍戰大渡

直常直義舉燧相応

卯、止敘位、依兵革也、丁巳、直義率南軍一萬、屯八幡、楠正儀留守吉野、戊午、義詮黜撿洛中、兵有三萬騎、己未、減三分之二、庚申、又減五分之四、僅有二千騎、義詮曰、是京軍畏直義而逃去也、乃置關於淀、赤井、今路、關山要之守者共離散、赤松範資與南軍戰於大渡、壬戌、直義變和議、與尊氏義詮等絕、圀太曆曰、辛酉、尊氏到山崎、壬戌、議次八幡、然不詳其趣、與太平記不合、義詮黜撿洛中、兵不滿五百騎、癸亥、直常舉燧於坂下、直義亦舉火於八幡山、南北相應、而勢呑京師、甲子、仁木、細川族、勸義詮曰、敵在南北、兵勢太熾、以寡兵戰則必敗矣、早避京而

直常入洛、放火燒高師泰宅

義詮与尊氏師直合兵入洛

可也、想夫將軍既可到攝州、相會於路、而兩軍共入洛、則勝者必矣、義詮領焉、圀太曆曰、癸亥、桃井先鋒下雲母坂、甲子、乱入洛中、攻須賀清秀宅、是日、行幸仙洞、避洛中亂、乙丑、昧爽、義詮逃出洛中、渡桂川、過向明神社、而南、庚午、桃井直常率兵入洛、放火於洛中、燒高師泰宅、義詮到物集女前西岡、逢尊氏及師直、率兵二萬、入洛、而互相悅、乃返兵入京、到桂川、分軍為三隊、師直為一軍長、仁木賴章、及其弟義長、細川清氏、今川範國等屬之、其兵總五千餘騎、向四條、佐佐木道譽率手兵七百餘騎、屯今比叡邊、議曰、待兩軍接戰而可出於敵後以擊、不

直常為赤旗扇鈴付三隊与師直戰勇猛揭焉

直常与仁木細川大戰、

意、因潛兵藏幟旗、登東山、尊氏義詮、將一萬餘騎、經大宮向法勝寺、議曰、直常受師直道譽等兵、於前後而失度、則察其機、可出北白河、以遮後也、既而師直等、進兵於四條河原、直常從東山前鴨川、而分其兵二千餘騎、為三隊、号赤旗一揆、扇一揆、鈴付一揆、置諸三所、兩軍未接時、直常兵秋山光政、單騎進挑戰、敵兵無當之者、師直屬士阿保忠實、獨馳與之戰、雖互無雌雄、而勇猛揭焉、故時人圖之、以為玩、直常與仁木細川、縱橫相戰、七八合、互死傷者多、主客氣屈、暫休、道譽察其機、經中靈山而出、直常陳後、擊其不意、直常分兵拒

直常与兄直信決死奮戰、遂失利去洛、

直常有楠正成遺風、

小笠原政長降南朝、

之、然受敵於西南、其兵欲敗走、於是直常與兄直信下馬坐、而令士卒曰、死生有命、一歩不可走、唯宜戰歿耳、奮戰移時、日既向暮、然八幡兵不來救、直常戰屈、且孤軍無援、欲引兵登東山、會尊氏兵出于二條、東遮之、遂失利、去洛中、然猶不歸、坂下、而屯關山、評判曰、直義在八幡、望見尊氏率大軍向山崎、而有懼色、楠氏部下和州萬歳氏、請設伏兵於前山路邀擊之、直義曰、危計也、萬歳曰、不戰則何以決勝負、直義猶豫、尊氏既過山崎、萬歳與其徒笑曰、我輩常忌正儀不及正成、而劣正行、今見直義臨戰太拙、則正儀亦勇將也、正儀今在此、則豈使尊氏輙入京哉、又曰、尊氏過義詮相議、暫屯桂川、仁木義長曰、不可也、義詮公避洛、桃井軍士、掠洛中、貪財寶、未知將軍至此、大軍急擊之、則彼必狼狽而敗矣、師直清氏皆曰可也、尊氏從之、果如義長言、而得克、及桃井敗之、義長清氏追之、到粟田口、見其堅陣屯關山、義長嘆曰、直常可謂得楠正成遺風者也、是夜、洛中群士、叛尊氏赴八幡、歸直義者過半、丙寅、尊氏欲搆城於東寺、然以甲兵少、命諸將議、曰、南有直義、東有直常、以寡兵拒大敵、則不能克、暫避洛中、逃西國、催山陽山陰兵、與東國群士約、期而攻京、則必克之、師直曰、今洛兵雖寡、猶有二萬、敵不足畏、何則南朝兵士、唯楠氏可力戰者也、然守吉野不來、八幡其餘屬直義者、共烏合之衆而已、臣勒兵一擧破之、直義破則直常雖勇不戰而歸國乎、尊氏不從、是日、小笠原政長、自燒洛宅降南朝、其餘群士多屬直義、丁卯、尊氏

尊氏避洛西走、直常後入洛、

上杉能憲等攻陷高師冬於栖澤城、師冬與諏訪盛世皆自殺、

上杉憲顯擁基氏入鎌倉、

尊氏師直入書寫山、

避洛西走、令義詮携仁木頼章、義長、留於丹波井原石龕、尊氏赴播磨、桃井直常復入洛、評判曰、尊氏密欲與直義約和、然悍師直、不形於色、故不決戰於洛中、而父子未居、且仁木義長勇而與師直善、故留義長於丹波、損師直勢、而身自携師直向播磨、其意在見機誅師直也、是日、上杉能憲、及諏訪祝部等、攻殺高師冬於甲斐栖澤城、先是、能憲聞師冬在甲州、率兵往攻之、諏訪祝部催國中兵六千餘騎屬之、攻城三日三夜、城將陷、八代某戰死、諏訪盛世、曾與師冬約父子之義、見其急、告別於祝部、入城爲師冬拒敵、既而城陷、師冬與盛世相互執手自殺、從士六十餘人皆死、關東悉屬直義、受上杉憲顯指揮、憲顯擁基氏入鎌倉、兵勢大振、評判曰、基氏素惡師直驕暴、故密與憲顯約、定策逐師冬、遂誅之、然基氏年僅十一、未可預密策、唯爲憲顯被劫擁而已、戊辰、丹波國士荻野、波波伯部、久下、長澤等、來井原、屬義詮、義詮登石龕、寄附小川莊、僧都雲曉修勝軍法、此山四方嶮峻、有便築城、且以山僧一心、群士警衛、故義詮聊得安堵、己巳、尊氏及師直到播磨、入書寫山、師直再遣使石見、告師泰曰、攝津播磨之際、事已急也、可速罷其軍來會、遮敵要路、乃遣男師夏於備前、聚國兵待之、歷日、師泰留兵攻三角、自率三千騎發石見、赴播磨、直義聞之、遣上杉朝房、自舟路到備後鞆、遮師

師泰師夏上道、上杉朝房尾撃之、陶山高直弟師高共戰死、

泰備後備中安藝周防兵悉屬朝房、癸酉、師泰會師夏於備後岩崎而上道、上杉朝房聞之率兵二千餘騎發草井、尾撃之、師泰不知之既過勢山、小旗隊士、川澤氏明、高橋英光、陶山高直等後猶未越龍山、朝房前驅五百餘騎、進撃高直、後拒兵、高直還戰、被三創死、高直弟師高、與土屋某相抱而既欲斬首、道口氏馳來助土屋、遂斬師高、陶山一族從兵皆闘歿、宮兼信士卒有七千騎、聞陶山死悉逃去、餘兵纔六騎、兼信即與彼等還進、氏明、英光亦率五百餘騎繼至、朝房兵自後潰走、兼信等乘便追撃之、殺傷太多、朝

尊氏攻石堂頼直於光明寺、

房被創大敗、矢代某、江邊某戰死、朝房得免、師泰師夏進向前路、美作人芳賀、角田、聚兵七百餘騎、塞杉坂道遮之、氏明、英光進撃之、芳賀等兵被逼皆陷洞底、多死者、自是師泰前路無敵、（時直義以石堂頼直爲將、愛曾氏、矢野氏副之、率五千餘騎向播州、）○二月辛巳朔、師直師夏帥師到書寫山、石堂頼直不能攻書寫山、屯光明寺、遣使於八幡請援兵於直義、癸未、尊氏率兵一萬、發書寫山、圍光明寺、頼直堅守、尊氏屯引尾、師直屯泣尾、人惡其引泣之爲凶兆、甲申、尊氏兵自高倉尾攻光明寺、愛曾防戰於二王堂前、破卻之、（光明寺城兵毎日共勝、尊氏師直軍士皆離心無勵）

赤松則祐來助泣尾、

色、尊氏外睦師直、内惡之、欲殺師直與直義和、然以師直勢強而不得其便、故徙送數日、不謀軍事、師直未悟之、赤松則祐率七百餘騎來助泣尾、而察城兵寡、進攻之、浦上行景、景嗣、吉田盛清、長田資眞、菅野景文等、攀嶮進逼堞、師直兵以爲此城勢蹙、經日則不攻而自陷、何勞力乎、故不敢進、行景等以無援且城兵能射、皆退歸本屯、頼直等雖屢勝、而以尊氏擁大兵而我營壘不全、故不自安、（時愛曽童妖僞發狂曰、伊勢神託于我、此城雖以幾萬兵攻之、我在則何陷之有、師直師泰惡逆、其罪貫盈、可數日而滅之、乃飛入閼伽井水中、城兵皆悦、以爲有神助、則祐聞之氣屈、又則祐子朝範假寐、夢尊氏兵一萬餘騎升進薄光明寺城、望放火、

則祐畏怪異、帰白旗城、
細川顯氏應直義襲撃尊氏、
奥州吉良貞家陷岩切城、
赤松範資馳使於尊氏獻策、

時山鳩數千、自八幡山金峰山飛來、浸翼於水中、而赴火撲滅之、寤語之則祐、則祐意益無頼、時聞美作兵起向赤松則祐、則祐託事即佈白旗城、師直兵爲之失勢、一日又有貼及古二三十紙者、自空中翩翩而降落師直帷幕中、裹西書倭歌兩首、其旨趣皆爲師直不祥之兆、師夏亦夢師直等爲神兵被射殺、諸軍共忌之、）己丑、細川顯氏應直義、襲尊氏於書寫山、相戰破之、尊氏逃入法華寺、壬辰、奥州吉良貞家陷岩切城、城主畠山高國、及其子國氏、家士遊佐氏等、百餘人皆死、（傳稱高國子孫猶在、爲二本松城主、）赤松範資馳使告尊氏曰、直義遣石堂頼房、畠山國清、（初名清國、）上杉重藤、以七千餘騎爲光明寺繼援、既發八幡、到攝州播州之際、方今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其危不可度焉、但旋師而迎戰、

尊氏携師直師泰發光明寺

河津氏明高橋英光與国清戰氏明死

於賴房等于神尾、十林寺、小清水邊、則可破之、鏖敵在此一擧、不可失焉、癸巳、尊氏携師直、師泰發光明寺、向湊川、畠山國清陣播磨東條、聞之曰、我所願唯欲與師直、師泰決戰、則到彼所在耳、乃越湯山、陣于打出、北小山、賴房、重藤會之、賴直亦出光明寺來加焉、丁卯、尊氏分兵二萬爲二、向御影濱、而令曰、一軍戰半、則一軍進圍之、乃刻師期、藥師寺公義謂此行也、恐我軍恃大兵失利乎、即更旗幟、以識別其兵、屯雀松原樹陰、而待戰、河津氏明、高橋英光及期、率六千餘騎、當國清陣、國清潛兵於陰所、射之殺數百人、

石堂賴直迎擊藥師寺公義

梶原彈正戰死、孫六斬敵逃

餘兵爲之不得進、氏明指揮曰、勿以射、可以短兵接之、自登高欲突馳敵、大射之、氏明中矢、馬亦斃、國清兵大呼馳下、氏明、英光兵敗走、石堂賴直望見公義勒兵於打出濱、未辨主客、原義實單進、察其爲敵、即招賴直進兵、賴直、朝房率七百餘騎擊之、師直、師泰兵在公義後者、未戰而皆走、唯梶原孫六、梶原彈正還戰、孫六斬敵三騎而逃、到西宮、入夜乘舟赴尊氏陣、彈正力戰七八合、遂爲藤田氏、猪股氏被圍戰死、人未知誰某、見挿梅花一枝於箙上、而知爲梶原景季末孫也、師直等兵皆既走、然公義不顧之、督其兵

藥師寺自打出濱至御影濱轉戰十六度

師直狼狽入松岡城

二百五十騎擊賴直、朝房等破之、而以無繼援故引兵去、賴直等又進兵追擊之、公義有敵逼後、則齊還當之、遮前則齊進突之、自打出濱至御影濱轉戰十六度、其兵或戰死、或離散、唯藥師寺義冬、義治等五人從、而少時息馬、時見松田某爲敵七人被圍、公義與義冬等五人擊却之、助松田、既而公義兵離散者復來聚、殆及百騎、賴直等亦不長追之、公義遂到湊川、敗軍士失色戰慄、尊氏及師直狼狽入松岡城、敗卒二萬欲同入城、師直慮城狹、唯納隊將及顯者、而其餘皆追出之、閉鎖城門、由是衆皆離散逃亡、（評判曰、此役、師直與仁木、細川等議軍事、尊氏默而不言、時風聞尊氏通志於直義、欲誅師直、師泰、師直疑之、故聚其徒六千餘騎、護尊氏營、尊氏之臣不過千騎、君臣相疑、共不向戰場、師直以越後將監爲大將、使細川族、及河津、高橋等七千餘騎屬之、爲一隊、又以藥師寺公義爲一隊、先鋒加亦松範資、及山陽、山陰兵、總八千餘騎、而軍共發、向畠山、石堂、上杉等會戰、而敗北、畠山雖戰勝、以師直旗不見陣中、故不追之、）

越後將監師泰子

河津高橋師直両家令

尊氏遣饗場命鶴於畠山国清納和議

庚子、松岡城兵彌減、夜闌、尊氏密召寵童饗場命鶴（十八歲）曰、我愛汝如子、定知悟我中情、今夜爲降敵者、而到畠山國清陣、納和議、和議成、而我入洛、則可誅師直、師泰於途也、事若猶豫、師直、師泰悟我密謀、則我死於此城、汝速往欽哉、命鶴曰、是安危大事也、願賜親筆狀、尊氏乃染一筆授之、命鶴纔携家僕三人出、

尊氏召師直師泰伴議事欲図之

城其中有闕五郎者詰曰郎君蒙將軍之恩高於山深於海今臨急何出城哉我不與不義而切腹而去命鶴率二人赴國清陣辛丑義詮議自丹波發兵救尊氏及師直事聞八幡直義令上杉某帥軍備之是日命鶴間行降畠山國清示尊氏狀告密策國清曰我欲速攻松岡城誅師直師泰然懼將軍有不意之變故猶豫直義所慮唯此一事耳今聞將軍密諭而我心初安乃遣命鶴於八幡而和議成今夜尊氏在松岡城聞兵士甚寡召師直師泰佯告曰諸士不戰而逃亡離散者何哉然若命鶴高橋海老名者定知其猶未逃如何師直對曰已逃矣曰長井佐竹者如何曰已逃矣曰士卒有幾多乎曰幕下之士并赤松範資兵與臣家奴都合裁可五百騎尊氏曰我命在今夜乎汝等亦可思之即脫甲將自裁而移時實緩期待命鶴歸也師直師夏師泰師世〈師泰子〉等及諸將二十三人皆欲與尊氏共死赤松範資并其一族亦皆然矣先酌酒告別範資次子直賴十三從在焉範資召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遺訓汝勿怠焉幕下若自裁則我亦可死汝年猶幼也縱雖不等死而人何嘲之則祐曾約養汝而爲

子宜歸赤松而事則祐其禍福任時運若不爾則爲僧宜爲我追福必愼戒勿辱汝祖直賴對曰小子年既近成童偶在座見大人自盡何面目獨生還鄕大人不在則又何期後榮假令爲僧不免人之嘲笑我分在同死耳即酌飲勸之糟谷保連保連飲而勸之糟谷伊朝伊朝飲而遂次勸之師直見尊氏決自裁而垂淚稽首請曰將軍臨難不棄微臣而及此然倉卒終貴體於此似軍謀之拙暫遷御座於播州赤松則臣師直赴南海依細川族催四國兵快戰是所願也尊氏謂彼與赤松睦故云爾其心欲因我而已乃佯答曰聞細川顯氏屬直義則汝何得赴四國哉南朝兵塞湯山越則我亦難至播州與其死道路寧死此城耳師直抑淚而退惘然夜闌有鎖城門者衆怪而詰問答曰饗場命鶴也速開門命鶴揚聲曰和議成矣勿妄自裁既而命鶴入佯告師直曰我昨夜出城衆定爲降敵乎不然我見城兵寡而不可克焉故密到國清陣議和事既成矣直義曰將軍與我有父子之約豈以小怨忘骨肉之親哉執事兄弟罪重然累代君臣之好不可發則何必可誅戮哉唯暫止執事職則足矣由是城中皆喜呼萬歲既而師直與其黨

公義薙髮入高野山、師直師泰皆剃髮

尊氏直義和議成

議曰、惠源縱雖與幕下和、何不遺恨於師直哉、剃髮而出、謝其罪乎、不然則叔幕下入赤松城、而師直赴四國、以再擧兵、藥師寺公義曰、二事皆不可也、假令薙髮、何逃其罪乎、聞細川賴氏應惠源、率兵到三石、然則幕下爲彼被遮、欲入赤松城、亦何可得乎、且今無船、則執事亦何得到四國乎、唯宜共盡死力而一戰耳、師直不聽、公義怒曰、嗚呼豎子不足倶計、我共死亦何益矣、即薙髮遁入高野山、師直師泰皆剃髮、師直改名道常、師泰改名道勝、壬寅、足利氏土御門高倉第火、癸卯、尊氏直義和議彌成、尊氏出松岡城、是日、甲斐国僧到師直陣告師

畠山国清等擊殺高師直師泰師夏

尊氏直義共入洛

冬死、師直拍手嘆曰、我戰既敗、筑紫屬直冬、四國屬顯氏、和議若破、則欲東依師冬、彼亦死、嗚呼哉、遲極矣、丙午、尊氏向洛、師直師泰率殘兵六七百從之、其心欲不離將軍、然畠山國清・豫分軍士、遮隔其間、比及武庫川、師直後既五十町、其兵士離散、師直蒙笠覆頭、渡河登堤、三浦氏見之罵曰、何者哉、可脫笠、乃奪笠、知其爲師直、而是所願之敵也、揮長刀擊之、師直落馬、三浦得其首、師泰少後矣、吉江氏以鑓撞殺之、高豐前五郎・越後將監等族、及家僕山口氏・彥部氏・梶原氏兄弟・鹿目氏・河津氏等、皆爲士卒所殺、西氏生捕師夏而斬之、其黨幸免者亡跡、戊申、尊氏直

北畠顯能謀襲京

吉良貞家與北畠顯信戰勝之

直義再掌政務

義共入洛、評判曰、直義遣使於南朝曰、臣有故與尊氏和、入洛後、可奉迎鳳駕、且諭南方群士曰、卿等先歸、可護鳳駕而入洛、至此、南軍知其詐謀而悔不早殺之、己酉、勅使賀直義歸洛、師直師泰首至京、葬等持寺、○三月庚戌朔、壬子、直義奏請行群士賞、伊勢國司北畠顯能謀襲京、尊氏直義爲之備、顯氏於丹波迎義詮、己未、義詮歸洛、庚申、直義令僧疎石詣持明院殿奏上皇、議南朝和睦之事不果、癸酉、吉良貞家與北畠顯信戰於奥州、顯信敗走入宇江嶺城、○夏四月庚辰朔、甲辰、直義移高倉新第、直義再掌政務、義詮不悅、桃井直常・石堂賴房・上杉朝房・畠山國清等、屬直義振威、仁木

南朝和睦

尊氏義詮與直義相疑不睦

賴章・義長・細川賴春・清氏・赤松圓心父子・佐佐木道譽・土岐賴康等、嘗與師直爲黨者、皆不平、謀奉義詮起亂、○五月己酉朔、丙寅、南朝和睦、先是直義令僧惠鎮・僧增仁議南北之和、至此楠正儀使來和議暫成、○六月戊寅朔、尊氏義詮與直義相疑不睦、初和議成、而直義歸洛、與尊氏相見、直義曰、爲誅奸臣、暫敵尊長、在今則汗顏、尊氏問曰、何不鏖南朝兵士哉、直義曰、楠氏在吉野、從我來八幡者、殺之無益耳、尊氏不悅、直義退後、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謂尊氏曰、直義與南朝和、非啻誅高家、實在欲迎南帝、合楠氏兵、而奪

足利尊氏直義相互生嫌疑

國家既而直義不讓政務於義詮而自決事上杉畠山石堂桃井爲其黨與尊氏疑之然不形於色義詮頗淫酒色直義謂非治世之器有令直冬爲家嫡之心時有少納言藤有範者南家儒胤也頗有文才屢謁直義談故事以直義比文王武王以義詮比殷紂身自比太公望直義笑而納其言欲黜義詮與南朝和而爲己援尊氏謂直義既剃髮而不還政於義詮以自決政事可怪焉直義亦不自安由是兄弟相互生嫌疑時有街說兵士或五百騎或三百騎入夜則屢集于鹿谷北白河阿弥陀峯紫野寺處處不知其奚自尊氏黨與者聞之意惠源爲之惠源黨與又意尊氏爲之又或夜洛中俄騷動皆言尊氏與

兵乱之兆起于此

赤松則祐迎隆良親王於南朝起於播州

惠源有戰鬪於是細川頼春清氏佐佐木道譽秀綱土岐頼康山名師氏赤松貞範仁木頼章義長等赴尊氏館石堂頼房上杉朝房畠山国清斯波氏冨樫氏武田氏今川氏荒川氏吉良氏逸見氏小笠氏等悉赴惠源館互待其來攻既而惠源遣須賀清秀於尊氏審其事以流言無實諸將皆歸洛人或曰是天狗之所爲乎或曰天狗不爲之近江古狐爲之近江古狐者爲讒佐佐木道譽也道譽嫉上杉畠山石堂桃井專感與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識離間直義於尊氏義詮而分其歩卒徇洛中流言尊氏直義挑戰故群士各聚其所宗然尊氏直義未及挑兵而無事此後嫌疑日增諸將爲黨兵乱之兆既顯○秋七月戊申朔庚申赤松則祐迎故護良親王子隆良於南朝起兵於播州初赤松氏族與師直殊睦及尊氏直義和睦而不安其心至此聞將軍兄弟相疑企鼎立之志就楠正儀降南朝請立隆良爲主將南朝

仁木頼章稱病赴有馬温泉義長頼春貞範道譽土岐頼康等各逃歸國

公卿群議不決正儀強請之南帝許之遣隆良於播州則祐喜曰事成則我爲隆良輔佐執國家權事不成則擁兵據嶮而守然則尊氏昆弟必加懇意招之是我家高大之奇謀也乃與父兄起兵畿内士附之者多戊辰直義請止政務仁木頼章稱病赴有馬温湯義長潜赴伊勢細川頼春赴讃岐赤松貞範與其姪師範範直歸播磨佐佐木道譽歸近江土岐頼康戎衣歸美濃乙亥尊氏向江州丙子義詮向播州二此件載國太曆目録而共記闕故不知其趣盖諸將無故去洛尊氏進兵乎不然洛中多直義黨與故避其難乎義詮曰則祐屬南朝而赴播州乎與太平記異丁丑石堂頼房桃井直

直義倉卒出洛逃北国

常言於直義曰聞頼章等皆逃歸國則祐屬南朝恐奉尊氏義詮之命催兵也今公兵少而彼襲不備則危乎今夜潜出洛赴北國塞木目荒血山路而後遣書招東國西國將士則皆應是計之得也若越前斯波高經或稱足利氏加賀富樫高家能登吉見氏頼信濃諏訪外宮祝某皆無貳于公且甲斐越中吾輩所領也東北諸國豈可不屬從哉直義領之倉卒出洛越條峰而逃家臣及諸國屬士或認其跡追及之或離散逃去洛中殆若無人太平記曰義詮聞直義逃去言於尊氏曰將士逃從惠源者太多恐還攻洛不可不備長尊氏不敢驚曰命在天也何備之有而披讀頃日諸人詠歌以自券評判

淡輪助重攻泉州井山城
參州富永高兼与富永直兼戦死之
尊氏遣人於越前詰直義

曰尊氏義詮聞直義出洛大驚擒營中兵則僅十騎以為不能防敵尊氏率七百騎逃於丹波義詮率三百餘騎登醍醐山然直義直赴北国不攻洛故義詮帰洛経日尊氏帰洛○八月戊寅朔己卯細川顯氏護洛中庚辰義詮歸洛勅使往賀之辛巳淡輪助重武家黨攻泉州井山城南朝兵也壬午尊氏自石山歸洛參州士富永高兼直資直義黨與富永直兼戰於木野原高兼直資敗死直義到越前敦賀北陸群士來從得六萬餘騎欲還兵攻京諸將所議不一而止癸未尊氏遣津津木氏於越前語直義曰何故俄去洛而北哉直義答曰我退京者避幕下怒而存兄弟之禮也風聞幕下之意在使恵源讓政

事於義詮然則何不與我議之乎我豈背命哉何信讒疑我而令仁木細川等謀我哉義詮者幕下之嫡也我何疏之哉然彼人無才無量在鎌倉年久不滅新田餘族唯為家臣被擁而在上而已入洛之後為師直被左右而不斷一事今若讓政務則復為仁木細川被指揮耳仁木細川知彼暗弱欲擅權故憚恵源欲搆讒而除我也幕下不悟愛義詮棄我忠者何哉若令義詮聽政則天下之亂不可止者必矣直冬基氏才器非凡何欲捨此用彼乎念茲在茲幕下用我言則我身唯命幕下不聞乎頼朝不知頼家愚而

尊氏請和睦于南朝
光嚴上皇勅疎石加賜心宗二字

為北條被奪也幕下其念茲乃令須賀清秀副津津木氏而反命尊氏怒曰捨嫡立庶者禍亂之兆也我不為之恵源實思家運之長久則在洛之間盍言之哉今託事欲廢義詮縱雖有前忠今罪不可免焉吁汝清秀歸言之恵源脱冑降乎入山為僧乎不然舉兵誅之耳甲申尊氏遣使於南朝請和睦己丑南朝使來議和睦之事壬辰光嚴上皇幸天龍寺臨法席勅疎石加賜心宗二字其辭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表師資禮往年己受褒崇慕釋氏風今載又添法號追思靈山

元僧永璵住天龍寺
尊氏奏請賜討直義之宣旨
直義令石堂畠山桃井登近江八相山與尊氏相持

遺囑之切特賜夢窓正覺心宗國師法會畢疎石有病退寺元僧永璵住天龍寺乙未尊氏奏請賜討直義之宣旨至近江國陣鏡宿其兵僅三百騎既而佐佐木道譽與其子秀綱率近江兵三千餘騎仁木義長率伊賀伊勢兵四千餘騎土岐頼康率美濃兵二千餘騎皆來其兵總一萬丁酉直義發越前向近江○九月丁未朔南方屬士與京軍戰于泉州佐野癸丑直義令石堂頼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督兵二萬登近江國八相山與尊氏相持義詮守京寄遣使於畠山国清曰往年尊氏以国政讓恵源而我與恵源有父子之約今不幸父子兄弟挑戦我甚悔之足下若運和睦之謀而事

義詮遣使於畠山国清、運父子和睦計、
桃井直常与佐佐木道誉戰、道誉兵殺秋山光政、

成則國政附惠源而以足下爲執事、足下善輔佐小
子、是小子所願也、國清大悅、勸直義請和睦、直常等
不聽而寢、甲寅、桃井直常與佐佐木道譽挑戰、道譽部兵
多賀氏擊殺秋山光政、直常部兵 直常大怒、乙卯、直常請
直義攻尊氏陣、畠山國清佯告曰、我兵六萬、彼兵一
萬三千、戰則爲必克者宜也、然我聞有內應者、恐有
不虞之變、直義疑慮不進兵、丙辰、直義召諸將議軍
事、群議不合而止、丁巳、畠山國清密告直義曰、罷軍
歸洛、以政務附義詮、閑居終身、則爲國爲家幸甚、直
義不聽、國清且怒且懼、率其兵七百騎、到鏡宿屬尊
氏、由是北兵或降尊氏、或抱貳心、直義有懼色、謂桃

夢想国師寂、弟子妙葩建塔、元僧永玙作銘、

井曰、我陣於此、然北兵之心亦不可測焉、直常曰、在
北州不變心、君其勿憂之、戊午、南朝屬士起兵於丹
後國、庚申、尊氏直義戰於江州、庚午、直義議與尊氏
和睦、直常不聽、乃以直義退江州赴越前、而直常頻
勸再進江州、直義猶豫不果、佐佐木道譽請出軍于
越前、尊氏憚直常及足利高經威武而不諾、猶屯於
鏡宿、丙子、夢窻國師疎石寂、石沒後四年、其弟子妙
葩建塔、投化元僧永璵作銘、詳叙其事跡、沒後二十
六年、弟子等遣使於明國、求塔銘、學士宋濂奉明帝
詔作之、其辭曰、共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

明宋濂作夢想国師塔銘、

教所被、與如來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
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
本有高行僧夢窻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建塔未
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
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遽從、
所請拜手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待詔詞臣宋
濂爲之、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牒云、禪師諱
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皇九世孫、父某、母某氏、
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有三月、
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以居、

授之群書、一覽輒記、暨長繪死尸九變之相、獨坐觀
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爲大僧、
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彌天
然恐執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
國疎山石頭二剎、一厖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曰、爾善
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惟禪觀乎、遂
更名疎石、字夢窻、謁先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
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緇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
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便於咨
決、俄出遊奧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悵悵然若無所歸、務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遂果而往、備求法之意、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反、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絶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寺、見佛國高峰日公、叩請如前、高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峰勵喝曰、汝何不云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

直義避越前赴關東

吉良貞家、相馬親胤、與南朝屬士伊達行朝戰

辭、歸舊隱常盤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云云、（全文載在宋學士文集、於疎石為幸）○冬十月丁丑朔、庚辰、尊氏直義議和睦不果、丁亥、尊氏歸洛、壬辰、京軍攻和泉國井山城、自八月至此累戰互有勝負、己亥、義詮聽政、謂之沙汰始、是日、直義避越前赴關東、（評判曰、畠山国清遣閒使於越前、流言曰、足利高經内懷不尊氏、由是直義驚懼、桃井直常曰、高經無黑心、且直常存則此州不可叛也、唯願再發兵於江州、以可攻京師、直常為先鋒、直義曰、久留此則東国悉為敵、基氏帥關東兵來攻、則以北陸兵難當之、不如早至鎌倉服八州、上杉朝房・石堂頼房挾東歸之心、皆謂可也、直常不能強留之、而從直義共赴關東）吉良貞家、相馬親胤、與南朝屬士伊達行朝、及田村莊司、戰於奥州柴田郡倉本川、辛丑、尊氏議南方

尊氏自東征直義

南帝賜和睦綸旨於尊氏

南帝勅尊氏廢天皇及東宮

和睦之事、罷神祇伯資繼王、○十一月丁未朔、戊申、議南方和睦事於賀茂、庚戌、尊氏奏請令義詮留護京師、身自東征直義、辛亥、南朝使來會義詮于賀茂、南帝賜和睦綸旨於尊氏、尊氏義詮共獻誓約狀於南朝、和議成、（太平記曰、尊氏東征、義詮守京、兵士甚寡、懼楠氏和田等乘虛襲京、故佯請和睦於南朝、南朝公卿議曰、直義乞降、遂志未幾違約、今義詮所請亦然、不可信焉、然彼佯請則佯許之、而鳳輦歸洛、而令楠氏討義詮、令義貞子姪誅尊氏於東国、則天下早歸一統、南帝召楠正儀問之、正儀曰、早許和睦而後臣輙誅義詮、南帝曰可也、乃許義詮所請、而和睦暫成、然無知其密策者）癸丑、南帝勅尊氏廢天皇（崇光）及東宮（直仁）、止觀應曆、用正平年號、甲寅、南帝令前權大納言藤隆資・藤實世沙汰京

直義入鎌倉指揮八州

尊氏發洛向鎌倉

南帝補任僧正忠雲及僧正賴意

都之事、是日、直義入鎌倉、東國士悉屬之、兵稱五十萬、（評判曰、基氏聞直義東行、曰、我與直義有叔姪之親、而有父子之約、不忍非之、然屬其麾下則背實父也、不如避之、乃出鎌倉、隱武藏、直義入鎌倉、指揮八州、基氏遣使屢請與尊氏和睦、直義不從）庚申、尊氏發洛、向鎌倉、義詮留守京師、細川顯氏・畠山國清副之、（評判曰、從東征者六千騎、留京者一萬騎）乙丑、南帝勅僧正忠雲兼梨本大塔兩門跡、補鎌倉大御堂并天王寺別當職、以日野護持院僧正賴意補東寺長者、并醍醐座主、兼仁和寺諸院家、庚午、南帝遣頭中將源具忠於京、勅前太政大臣藤公賢復任左大臣、行一上之事、辛未、二條關白藤良基・近衛右大臣藤道嗣等、月

尊氏陣薩埵山、
直義令桃井、長尾等遮宇都宮來路、自陣伊豆府、

卿雲客、以下地下、五位六位、乃至僧綱、院家、長老、寺社別當神主、悉詣南朝、壬申、南帝詔許上皇、光厳 御領可如初、南帝勅後二位資繼王、復神祇伯、乙亥、尊氏陣駿河國薩埵山、仁木賴章、義長、今川心省、武田、千葉、長井、二階堂族屬之、總二萬騎、駿河以東、群士大半屬直義、不來會、唯宇都宮、直義令桃井直常、及長尾氏率北陸兵一萬向上野國、遮宇都宮來路、而自帥二十萬騎向薩埵山、分兵爲二隊、上杉憲顯自由井蒲原、石堂賴房自宇都部佐、直義陣伊豆府、然以薩埵山嶮故、不能輙攻之○十二月、丙子朔、壬午、尊

元可、初名公義、七郎、師直族、
貞経、清党之長、益戸、紀党之長、
宇都宮氏綱、藥師寺元可陣天命宿

氏直義議和睦事、不果、上野國士大胡氏、山上氏、立新田族大島某爲將、率五百餘騎陣笠懸原、欲救薩埵、爲尊氏立功、直義屬士長尾氏、率三百餘騎、俄襲破之、大島亡跡、庚寅、宇都宮氏綱、與藥師寺元可議、立三戸七郎爲將、發宇都宮、陣私市宿、氏家周綱族、元可族、及芳賀貞經、益戸氏、武州猪股氏、安保氏、岡部氏等、總千五百騎、佐野佐貫兩族、率五百騎加焉、三戸七郎俄狂亂、自殺、衆皆忌之、兵半離散、元可曰、是宇都宮、神欲令氏綱爲大將也、不可暫猶豫焉、氏綱乃率殘兵七百騎進發、甲午、氏綱、元可、渡利根川、

氏綱、元可、與長尾孫六、平二大戰、
長尾兵潰、桃井亦敗、

背桃井長尾陣、而至那和莊、直常還軍追之、氏綱分兵爲三隊拒之、氏綱七百騎爲正兵、當桃井七千騎、元可五百騎爲奇兵、當長尾三千騎、相戰移時、氏家周綱爲遊軍、在中、見機競擊之、長尾孫六、長尾平二五百餘騎、皆下馬徒步、以短兵當周綱、諸軍同時相戰、長尾兵大潰、多死、桃井亦敗走、死骸滿野、血洒草腥、氏綱元可獲首二千三百餘級、放火焚桃井長尾營、凱歌而西、評判曰、初師直之敗、藥師寺公義不屬直義、登高野、剃髮改名元可、及尊氏直義和睦、而細川賴春惜元可有文武之才、請尊氏招元可於讚岐、此役賴春欲從尊氏東征、然聞南海有應直冬者、且京師兵寡、故不能自往、令元可從之、元可説尊氏、獨先赴下野国、至宇都宮、勸氏綱催兵爲

武藏国津山氏襲吉江氏殺之、
源具忠奉三種神器帰南朝、

薩陲山後、撥而立功、武藏國士津山氏、及野與黨、襲直義所置守護代吉江氏、殺之、武藏上野悉屬尊氏、從氏綱元可、其兵既及二萬、直義聞之而懼、群士勸憲顯賴房曰、宇都宮未至之前、請攻破薩埵山、不聽、武藏兒玉黨三千餘騎、以兩將爲怯、唯以其一隊三千騎進登山攻之、今川心省、及南部族羽切氏、迎擊破之、兒玉死傷甚多、而退、憲顯朝房笑曰、彼負勇取敗、我衆十倍敵、雖不力戰、可自克焉、戊戌、源具忠奉三種神器歸南朝、神祇伯資繼至、從之、帝以爲是此先帝 後醍醐帝、僞造之物也、即棄壐箱、以神鏡寶劍賜近臣、壬寅、宇

氏綱、元可、擊破足柄山敵

都宮氏綱、藥師寺元可、率三萬騎、破足柄山、敵進陣
竹下、小山判官其分兵於宇都宮、而率七百餘騎陣
古宇津、氏綱燒燎數里、直義軍中望見而大驚、先是
仁木義長、細川清氏屢勸尊氏曰、敵雖多、然將拙、而
軍不精、襲擊則可破、尊氏不聽、二人又說曰、不戰則
我軍粮竭自敗、尊氏不聽、至此義長、清氏、望見宇都
宮燎、勵氣請曰、我軍所待、唯宇都宮援兵而已、今猶
豫、宇津宮爲大敵、被破則何恃哉、師直若在則何猶
豫哉、願將軍許二臣一戰、見可克而不戰取敗者所
難堪也、尊氏怒曰、卿等以我爲臆乎、今夜我先登死

義長、清氏、国清、競進、突惠源陣、
義長、清氏、攻敗直義於伊豆府、
光明上皇、法諡、真常惠、

耳、卿等見我剛臆、義長悔其言之過而默然、清氏進
曰、其亦力戰、恐不可負公也、言未畢、義長、清氏、及畠
山國清督精兵、鳴鐘競進、義長、清氏勵士卒曰、我等
過言、而遭將軍之怒、今夜不斬惠源、則不生還、軍勢
太鋭、憲顯、賴房、諸軍既畏、宇都宮援兵俄驚、義長、清
氏襲來、而狼狽敗北、癸卯、義長、清氏進攻伊豆府、直
義不能戰、逃入山中、上杉憲顯、長尾左衛門、率敗兵
二萬而逃、千葉族僅率五百餘騎追之、憲顯還兵鏖
之而走信濃國、是日南帝詔、觀應帝爲太上天皇、曆
應上皇落飾、（法諱、真常惠、）泉涌寺了寂上人爲戒師、南帝

直義兵散勢減、降尊氏、

令右大將藤實世警衛洛中、義詮獻狀於南帝曰、天
下之事、宜任聖斷、南帝勅二條左大臣從一位藤師
基、關白萬機、從一位源親房入道宗玄准三后、從四
位下左京大夫藤宗重任侍從、敍從三位、（親房非攝家、非外祖、
然家爲清華、末流、且身有勲功、而爲南帝舅、故有准后之宣、世號北畠准后、）乙巳、直義在
伊豆山、兵散勢減、雖欲逃去、不得其便、畠山國清、勸
尊氏宥其死、尊氏許之、令國清、仁木賴章、義長迎之、
直義遂降、來尊氏陣、尊氏以仁木賴章爲武家執事
職、師直敗後初置之、桃井直常逃歸越中、復聚兵、欲
至上野挑戰、然以前日之戰被創、故不果、奧州右馬

奧州源清顯、破石堂秀慶軍、
正平七年、
尊氏携直義、入鎌倉、
足利義詮、貢獻馬絹沙金南朝、

頭源清顯、（南朝屬士號五辻少納言、）破石堂秀慶軍、是年、當元至
正十一年、（高麗忠定王三年、秋八月、我舩一百三十艘、入高麗、侵紫燕三木二島、焚其民舍殆
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高麗王遣萬戶元穎于西北面、萬戶印璫前密直李權于西江屯兵以備之、王又
命權等入海捕我兵、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冬十一月、我兵又入南海縣、）
壬辰、七年、（北朝無主、觀應既廢、文和未建、故大書南朝年號、）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尊氏携直義入鎌倉、基氏自武藏歸鎌倉、直義
養基氏爲子、（今川了俊記曰、尊氏直義相議曰、義詮柔弱、基氏雄偉、故以關東讓基氏、以爲
義詮之助、縱雖義詮不保京師、基氏保關東、則家運可相續也、）庚午、義詮獻使於南
朝、貢馬三十匹、絹三百匹、沙金五百兩、且贈女院、皇
后、三公、九卿、各有差、正義欲返之、然飜思謂、得敵財

尊氏鴆殺直義入道惠源

南帝遣使東国起義兵

以賂我軍是亦一謀也悉受之分與家僕衆皆感之曰正儀武勇雖不如父兄其無私欲則不慙家風○二月尊氏鴆殺直義入道惠源或曰患黃疸而病死歲四十六號大休寺評判曰畠山国清憐惠源幽蟄讒尊氏曰彼人雖有罪然同胞之親且有舊功復其所領以爲憐愍尊氏曰我亦憐彼然彼存則必妨我子孫也乃進毒而殺之○三月南帝密遣中良信阿於東國先至信濃逢宗良親王勅授征夷將軍任上野守兼中務卿而至武藏上野勅諭左少將新田義宗義貞嫡子任武藏守且說新田義興脇屋義治曰南帝與尊氏義詮和睦者暫時僞謀也速起義兵可誅尊氏以開聖運義宗義興義

新田義宗義興義治催兵石堂三浦二階堂等約内應殺尊氏

治大悅乃催東國群士薩埵山役屬直義敗軍者多應之石堂入道義房頼房父及三浦介葦名判官二階氏小股氏皆屬直義不遂志降尊氏爲仁木細川等被侮而含幽欝者也聞義宗等密謀而約内應殺尊氏於軍中然不形於色而在鎌倉待期○閏月乙巳朔壬子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奉宗良親王率私兵八百餘騎發上野至武藏國其族江田大館堀田篠塚羽河岩松田中青龍寺小幡大井田一井世良田籠澤及宇都宮天野三浦南木西木酒勾小畑中金松田河村大森葛山暗代蓮沼小磯大磯酒間山

尊氏聞新田出師議避安房義長国清等留之

下板倉玉繩梶原西宮三宮南西高田中村淺羽四方田莊櫻井若兒玉安保加治勅使河原西黨東黨熊谷大田平山私市村山横山猪股等十萬餘騎來會到處放火兵勢太銳事聞鎌倉尊氏大驚點撿鎌倉不滿千騎仁木細川等說尊氏曰衆寡不敵請暫去鎌倉至安房上總而聚兵快戰尊氏曰不可也我今去鎌倉則武藏相模上野下野悉屬敵也縱爲寡兵速發鎌倉待敵於路以戰耳評判曰尊氏聞新田族起而驚與衆議避安房上総仁木義長畠山国清諫曰不可也敵雖多不過十萬我兵雖少不減二萬運策而戰則何必不克哉今若去鎌倉則敵彌多我兵彌減而已速發鎌倉待敵而戰則近国士豈不來屬哉且楠氏聞將軍

參議公謂義詮

尊氏出師畠山仁木岩松大島等從之

去鎌倉則必發京師恐參議公不能拒之国清曰将軍從義長議則臣力戰輕死若欲避安房上総則臣不從而遠歸京師死於參議公麾下今川心省曰将軍發兵赴武藏則軍士日多請早出軍且新田子姪皆少不嫻軍事雖多不可畏之尊氏乃從諸将議而決出軍之事庚申尊氏發鎌倉畠山仁木岩松大島石堂今川田中大高大平宇津木宍户曾我梶原二階堂饗庭和田長井等從之石堂義房三浦小股葦名二階堂以有隱謀率其兵三千餘騎不混他兵繞尊氏前後而從行基氏請尊氏從軍不許留之於鎌倉南京繼傳之辛酉尊氏陣武藏久米川滯留一日河越唐户江户高坂豐島土屋土肥二宮曾我澁谷海老名小早川豐田狩野介那

南帝以田中法印房爲皇居
義詮使僧惠鎭奏南帝
尊氏與義宗對陣于武藏野

須本間、鹿島、島田、浄法寺、高山、小林、尾葺、見田、古尾谷、長峯等來會、其兵都八萬、癸亥、南帝幸八幡、以田中法印房爲皇居、置關於赤井、大渡、而山上山下、甲士充滿、義詮聞而怪之、令法勝寺僧惠鎭到八幡奏南帝曰、聞楠等專設戰備、臣已歸命聖朝、而幸蒙恩貸、則不審何故乎、帝召惠鎭詔曰、天下未靖、不虞之變、不可不備焉、已修和好、則何怖畏之有、答曰、不信流言、而上下同心、則太平從此至矣、惠鎭反命、義詮曰、勅諭既如此、街説紛紛不足信焉、不爲之備、是日、尊氏與新田義宗等對陣于武藏野、以明日爲軍期、

石堂義房告謀其子義基、義基不從、絶恩父子、存義君臣、

今夜石堂義房謂三浦曰、頃間與吾子等所密謀、未告賤息義基、我老而企之、亦欲期榮於子孫也、軍期在明日、則父子之親難廢、不可以不告之、不知吾子謂何、三浦然諾焉、義房即呼義基語之、義基怫然曰、凡志士之爲道也、以有貳心爲大恥、我既爲將軍被知遇、則豈懷不臣之志、以遺臭於千載乎、振古有父子爲敵者、我行我忠矣、今以此謀必可告將軍、而絶恩於父子、存義於君臣、而退去、義房驚、乃告三浦、三浦等以謀顯、與義房等俱引兵、自關戸赴武藏野、欲與新田合、義基到尊氏營、告之、尊氏曰、可速遣兵誅

尊氏誅三浦宥石堂死一等、
新田足利戰武藏小手差原、
足利軍陳四、曰平一揆、白旗一揆、花一揆、御所一揆、

三浦等、但於義房則爲汝宥死一等、義基悦而流涕、尊氏命仁木義長發兵、至則義房三浦等既去、義基請尊氏、欲身自殺、以示無貳心、尊氏止之、眷遇如初、評判曰、新田敗軍後、尊氏不殺義房、而厚賞義基、義基分賞養義房、以終其身、甲子、新田義宗將五萬餘騎、義興將二萬餘騎、義治將二萬餘騎、各軍武藏小手差原、宗良親王監總軍、尊氏將十萬餘騎拒之、平一揆三萬餘騎爲先陣、旗璽皆赤、白旗一揆、二萬騎爲二陣、饗庭命鶴歲十九、爲三陣將、其兵六千、各挾梅花一枝於冑、號花一揆、尊氏將三萬餘騎在四陣、號御所一揆、仁木頼章義長義氏、以三千餘騎各

義宗率兒玉黨破花一揆、
義宗追擊尊氏殆危、

藏旗幟下馬、養鋭欲待其弊而襲之、既而義興與平一揆戰、死傷各數百而退、義治與白旗一揆戰、死傷又數百而退、流血成渠、積屍如丘、命鶴率花一揆而進、義宗命兒玉黨千餘騎曰、卿等家紋團扇、有含風之象、可吹散花一揆、兒玉黨悦而競馳、花一揆皆少壯之士、輕行單進、爲兒玉被破而大潰、奔本營、尊氏陣驚騷而退走、義宗逐之呼曰、呼尊氏天下之朝敵、而我家之怨讐也、不斬其首則我心不平、片時之間、進之四十六里、迫到石濱、尊氏殆危、既欲自殺、近侍士二十餘騎戰死、尊氏幸渉川而免、敗軍士三萬騎會

仁木頼章義長横擊義興義治破之

於此義宗諸軍後而在麾下者僅五百、日已暮矣、義宗不知瀨之淺深、故不能渉川、嚙齒而歸小手差原營、義興義治見白旗一隊二三萬騎北逃、以爲尊氏乃進兵急追之、軍士不能從焉、路爲受降者被妨而與逃者遙隔、旗下裁有三百餘騎、仁木頼章義長察之、以鋭兵三千餘騎張鶴翼邀擊之、義興義治等連魚鱗以突之、義長同備不動、欲乘其弊而挫之、義興等前後左右奮擊百合、遂不能破之、氣疲勢衰、且被創、乃引兵東遁、其兵死者百餘騎、其餘被創太多、義宗歸營聞義興義治敗走、尋之不相會而望見曠野、

石堂三浦後至與新田合兵襲鎌倉

則皆敵兵也、義宗應難再戰、而退陣笛吹峠、仁木義長聞尊氏在石濱、馳往報捷、尊氏悦賞其功、授感書、義興義治與義宗相失、群士皆散、僅二百騎在左右、二將相議曰、兵寡隔敵境、則難歸上野、不如直襲鎌倉、與基氏共死而足矣、乃夜半向鎌倉、比過關戸、遇石堂義房三浦介等後期赴武野、相互拍手大悦、乃合其勢五千騎、到神奈河、問鎌倉之事、則聞南宗繼奉基氏以安房上總兵三千餘騎塞假粧坂巨福呂坂路、固守禦之、義興義治聞之喜曰、可一戰而破之、乙丑、義興義治率石堂三浦、葦名、二階堂等兵五千餘騎攻入鎌倉、時南宗繼聞

義興在敵中結馬鞍徐退

南宗継奉基氏遁赴石濱

三浦敵起、率兵向之、然爲虛說、故歸鎌倉、馬未解鞍、兵未脫甲、見義興等俄襲而倉卒出拒之、戰於若宮小路、小股氏選率手兵七千餘騎力戰、三浦氏、葦名氏、二階堂等亦能知地形狀、故縱横奮擊、義興斬敵三騎、突衆兵而出、馬鞍爲敵被切絶、乃自馬上垂手於地執之、欲結時敵三騎來打其冑上、義興不駭閑結鞍、敵退、感其勇力、義治與小股合兵率二百餘騎馳進、南氏敗走、其餘兵亦四方逃亡、義房等兵疲不追之、南氏奉基氏遁赴石濱、義興義治據鎌倉、其衆至七千餘騎、其部下推戴義興義治、稱關東八州両

義興義治爲關東両管領、義宗奉宗良親王爲監軍、上杉憲顯屬焉、

尊氏発石濱向笛吹峠

管領、是月、新田義宗聚敗卒、陣於笛吹峠、奉宗良親王爲監軍、上杉憲顯師師來屬焉、大江山、中條、田中、堀口、羽河、荻野、酒句、屋澤、風間、村岡、堀、葦屋、長尾、仁科、高梨、太田、滝口、大倉、藤崎、瓶尻、五十嵐、高橋、友野、藪野、袮津、神家族、皆來會、其兵凡二萬餘騎、千葉、小山田、宇都宮、佐竹、白河結城、長沼、河越、高坂、江戸、戸島、古尾谷、三田、土肥、土屋、下條、二宮、曾我、海老名、本間、渋谷、石濱、坂西、白洲、天野、狩野、長峯等、皆赴石濱屬尊氏、其兵總八萬餘騎、尊氏在石濱召諸將議曰、聞義宗及上杉憲顯以二萬兵屯於笛吹峠、義興義治以七千餘騎在鎌倉、孰先孰後、衆皆曰、破其多者、其寡者自散、尊氏曰、可也、乃發石濱向笛吹峠、甚於武藏府、甲斐源族武田氏八人、小笠原氏三人、逸見氏三人、板垣氏、一條

南帝襲京

細川顯氏爲楠正儀所圍、其姪八郎死之、

氏、南部氏、下山氏、其兵二千餘騎來從、辛未、南帝在八幡、俄發兵襲京、源顯能率三千餘騎自鳥羽出于東寺、南羅城門、東西擧旗、少將源顯經率五百餘騎自丹波路唐櫃越出西七條、放火和田、楠、三輪、越智、眞木、神宮寺、其兵五千餘騎先渡桂川至七條大宮南北揚鬨聲、義詮大驚、細川顯氏在千本、聞變欲赴東寺、僅率百數十騎倉卒馳出、而爲楠正儀被圍、其姪細川八郎戰死、士卒略盡、顯氏與殘兵七騎逃赴若狹、細川賴春時爲士衛長、欲聚兵於東寺、遣率手下兵三百許騎至六條、既見敵旌旗、不及整兵而競

細川賴春與和田楠會戰、賴春戰死、

義詮殆危

進、與和田、楠會戰、楠正儀豫作盾、如拼懸之、氏盧彀者三百人、升屋上而直下射之、賴春兵不得進、楠氏兵五百餘騎齊進擊之、賴春兵爲之隔而左右分散、又欲還戰、時賴春馬驚飛騰、而倒墮、敵三人逼斬之、賴春臥斬二人、而欲起、和田士卒以鑓刺喉殪之、和田即斬其首、義詮不及戰、率百數十騎逃赴近江、至勢多、甲賀高嶋源氏豫焚橋、且不置舟、又南帝使大慈院僧某自天王寺登叡山、而山徒皆附之、義詮不知所爲、而謂敵追來則自殺、乃脱甲、與將士共列立于砂上、相摸人曾我氏潛行水底至前岸、覔小舟一

南帝遣顯能遷先帝兩上皇東宮于吉野、

艘來、義詮與諸將二十餘人競乘而濟之、又遣小舟三艘載兵士等來、其餘軍資悉皆運濟之、而後覆沈舟、（評判曰、義詮以和議成、不設備、與愛妾夜遊酣臥、俄聞變而與近侍十人逃、到勢多、不乘馬不帶刀、到大津、獲野氏獻馬、永原氏獻刀、一説曰、義詮在東寺、聞賴春死、率三百騎破一方圍而逃、）是夜顯能承南帝詔、率五百餘騎圍持明院殿、使武夫等護諸門、而顯能自入西門、以大納言藤隆蔭奏曰、天下洶洶、可暫遷皇居於南山、先帝、（崇光）兩上皇、（光嚴、光明）東宮（直仁）皆茫然少焉、新上皇曰、依武家推擧、雖居帝位、然無一事出於意、今聖運既開、如朕等、則願得枉被寬恕、而可捨身於桑門、以此宜反命、顯能曰、臣已承

自此平安城無主、

尊氏攻笛吹峠、

義宗、憲顯、苦戰拒、

詔、則何再乎、即將車二兩載先帝、兩上皇、東宮、皇后、太后、而如南山、顯能禁月卿雲客扈從、唯中將藤實春、典藥頭篤直從行而已、兵士監衛皇輿、經日至賀名生、以幽閉于故盧、又因天台座主尊胤於金剛山下、於是平安城無主、爲荒廢之地、是日尊氏率大軍攻笛吹峠、甲斐源氏三千餘騎爲先登、新田義宗拒破之、殺逸見氏等、千葉、宇都宮、小山、佐竹、七千餘騎爲二陣、與上杉憲顯戰、相互死傷多、而退、其後兩軍相亂、自午至酉會戰不止、義宗少而壯勇、每戰勵力、然衆寡不敵、義宗憲顯兵減勢疲、登峠而休、上杉憲

義宗憲顯避足利兵赴越後

尊氏一統關東、義詮降濃勢尾遠、勢氣大振、

尊氏攻鎌倉

顯部下長尾氏根津氏共有勇力、欲狙擊尊氏、佯為尊氏兵、而以二引兩紋（尊氏家紋）為笠符、亂髮混在尊氏軍中、事覺而不遂志、二人乃奮戰斬敵居多、大呼曰、足利殿運強、而歸本營、入夜東國兵多會尊氏陣、烽火太熾、義宗憲顯兵士半減、義宗置關於裁田山井信濃路要遮之、義宗謂、大敵在前、故國在後、恐士卒疑我有思歸之心、然則戰無利、士卒疑將者兵家之所忌也、即自卸鞍脫甲以示不歸、士卒見之皆懸意、然上杉憲顯見尊氏營火炬益熾、而慮來從者太多、遁赴信濃、義宗不得已而赴越後、於是武藏上野上總下總兵、皆降尊氏、絡繹不絕、其衆至八十萬、議攻鎌倉蹙義興義治、（此時義詮逃到近江國四十九院、土岐佐佐木及大高重成來會、美濃伊勢尾張遠江群士逐日而聚、勢氣大振、議与山陽山陰約期攻京都八幡、）楠正儀奏請乘義詮之微勢討之、詔下諸卿議、遂不聽、正儀慍謀之不行、而語左兵衛督藤康長、（姓藤號法性寺）康長雖然之、而不得為如何、○三月甲戌朔、丁丑、尊氏欲帥大軍攻鎌倉、義興義治聞之、謂我輩得尊氏於此、以戰死為志耳、松田河村諫曰、吾曹采地有山、在相模河上、深遠堪匿居、先去此入彼山、而漸聚兵、可以圖後舉、義興義治乃與石堂小股二階堂葦名三浦、率六十餘

義興義治遁匿於國府津山、

義詮發近江入京、

騎去鎌倉、以松田河村酒匂為鄉導、晦跡於國府津山、尊氏入鎌倉、謂諸將曰、義興義治雖勢微、不早制之、有後患、乃遣畠山國清仁木義長、率今川荒川族及伊豆相模武藏安房兵二萬六千餘騎擊之、尊氏亦留鎌倉、指揮關東、而使細川清氏赴近江援義詮入京、甲申、義詮帥三萬餘騎、發四十九院、出於伊祇代三大寺、以部分水陸共進入京、楠正儀奏請逆擊之、南帝詔曰、微正儀誰護八幡皇居、乃以參議源具忠為將、而率十餘騎拒之於大津、然畏義詮大軍、不戰而歸八幡、正儀又奏曰、敵見具忠兵寡而退、則彼

義詮陣東寺、顯能屯八幡相持、赤松則祐復叛南朝、

故名和長年族起、山名時氏攻之、

必追之、臣今夜速赴山科、出於其後、擊不意、則義詮可破矣、諸卿議曰、正儀年少、倉卒拒大敵、而不克則戰死、然則誰可護皇朝哉、不如據此地險而拒之、戊子、義詮入京、源顯能退陣於淀赤井、（評判曰、顯能嘆聖運遂不可開、我與生而見恥、不如死於此、然八幡勅使來而召之、故顯能率千五百餘騎去京、）庚寅、義詮出兵陣于東寺、顯能退屯於八幡山下、此時八幡官軍七千餘騎據山堅守、徹赤井橋、禁渡舟、前河水拒之、細川顯氏率南海兵三千騎入京、加義詮陣、赤松則祐復叛南朝、而屬義詮、京軍大振、正儀屢請襲義詮、諸卿以為危而不許、辛卯、故名和長年族起兵伯

山名時氏攻殺律師長信

義詮絶河内糧道正儀正兒向之

沓國守舩上山城屬南朝山名時氏率兵攻之殺城兵律師長信丁酉義詮帥諸軍回宇治路濟木津川陣于洞峠以塞河内東條糧道南朝以楠正儀和田正兒爲將配紀伊兵三千餘騎發遣之正儀時年二十三正兒歲十六諸卿皆謂二人共年少而行陣恐無謀慮正兒詣八幡皇居曰我族先是臨戰授命死者居多此役亦公私之大事也吾盡死力而不斬一將則無生還人皆感其勇言既而向荒坂山細川顯氏清氏土岐賴康其弟賴重以六千餘騎擊之以山路嶮峻皆下馬徒步而上正儀兵大射之細川土岐

土岐賴重勇猛爲楠正兒所殺

畠山仁木攻河村城

兵爲之不得進賴重健捷絶人陟險急進正兒當之清氏家僕關氏傍出擊正兒家奴自松陰射殪之賴重欲扶起之正兒家奴又射中賴重賴重拔棄其矢斬敵數人而左腋挾關退歸躍越片岸土崩而倒正兒進斬賴重幷關入奏之詔感賞其前言之有驗顯氏等又進大軍攻之衆皆謂官軍難克然正儀先是雖屢獻軍謀而以廷臣沮之常慍之此役欲必死而激諸卿故以寡兵出戰二十餘度每却之帝聞之詔頻召之正儀不得已入夜引還八幡顯氏等乃陣于荒坂山主客相持不戰而送數日（此時畠山国清仁木義長攻河村城）

南帝遣兒島志純於東国義宗等救八幡

（義與義治以五十騎拒之松田河村爲山路鄕導或擊敵於險或夜襲敵營故国清義長屢失利）南帝密遣兒島志純（初名高德）於東國勅諭宗良親王及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起兵入洛以救八幡忠純馳而東宇都宮少將公綱及小山五郎等亦應勅志純又經北陸回東海東山以催官軍桃井直常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石堂義房及信州神家滋野伴野仁科禰津等皆應之而相約曰義與義治可留東抑尊氏而義宗等刻期可自東北分入京救八幡（山名師氏入京悔後期不逢紫坂戰而欲直攻八幡而向淀南朝將左兵衛督藤康長拒之撤橋板三間以待之師氏毀民舍作浮梁欲濟之淀水盛浮梁皆流去既而聞淀明神前有淺瀨帥二千餘騎蒙冑而渡守兵皆走康長單騎不

奥州源顯信与吉良貞家等戰

顯能正儀大戰于更科

義詮兵圍八幡城南軍勢稍蹙

撓斬敵三騎而退師氏兵追之康長轉戰十七合遂歸八幡營師氏進陣財園院康長支於谷堂口）○夏四月辛亥奧州國士源顯信再起兵田村伊達族應之而與武家管領吉良貞家及相馬胤賴國魂隆秀等戰於安積郡戸谷田佐佐河矢柄互有勝負丁卯義詮諸將合勢同時攻八幡顯能率伊賀伊勢兵出于園殿口正儀正兒湯淺氏山本氏率和泉河内兵出于佐羅科共拒戰有内應者放火於高橋盧舍南兵咽風煙失利退于八幡山義詮兵二萬餘騎進至洞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山名師氏赤松則祐松田氏飽庭氏宮氏分營而陣築長圍守之細川顯

義宗發越後桃井吉良石堂發駿河共為八幡援勢
藤康長夜襲細川顯氏有利

氏清氏廻真木葛葉而陣于八幡西如法經塚上與
南兵相距纔隔隍南軍勢稍蹙已新田義宗發越
後國津張率七千餘騎到越中放生津桃井直常率
三千餘騎屬之是日吉良滿貞石堂義房發駿河國
得海道兵六千餘騎宗良親王率信州兵發途共為
八幡援勢○五月癸酉朔丙子南將左兵衛督藤康
長簡精兵八百人定約束辭乘夜襲細川顯氏清氏
其營內狹小馬風兵駭不得彎弓拔刀悉陷澗底相
蹈藉死傷者不可勝筭然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山
名師氏赤松則祐等諸陣戒嚴不動康長不能襲之

八幡城危急

引兵而歸自三月至此八幡守御既五旬軍粮稍盡
衆皆謂不能久持於是相議歸遣正儀正兄於河內
以催援兵而潛出城諭招黨助者且曰二士率兵而
出則守者無統御乎唯留兵於城二士潛出催兵可
為後援正儀奏曰此役早用臣言則誅義詮於洛外
者久矣諸卿多言猶豫令彼勢大而至於此今臣等
出城則官軍數日之間敗北而城早陷況留兵於城
臣等獨身而往則何以平近國哉倉卒應詔而出城
早陷若翠華蒙塵於敵軍則臣等有何面目哉在今
則臣等在城堅拒而可待東北官軍之援萬一遜日

正義正兄謀不行出八幡城歸千劔破正兄途病死

城陷則臣護鳳輦前後而擊退追者則南山還幸可
無恙也此城幸持數日則臣運粮道之謀粮在則城
不可輙陷也然諸卿不許之正儀正兄不得已而率
三千餘騎而出以其餘兵附恩地氏志貴氏等守城
正兄半途俄病而死正儀獨歸千劔破催畿內兵僅
得二千餘騎正儀慮兵寡不足為後援而遣使於伊
豫招土居得能而馳驛使於筑紫請援兵於菊池且
激起源直冬然海陸路遠不得其報八幡城日困窮
城中以正儀為怠於王事嘲曰正儀不似父不似兄使我王困孤城或人曰堯子不似堯舜弟不似舜正儀
劣於父兄者何怪焉癸未新田義宗桃井直常到能登國吉良

南帝夜出八幡城逃藤康長和田楠等從細川赤松兵圍之
皇子共藤隆資藤雅賢藤雅勝皆被害

石堂到美濃遂揚燧為八幡援勢土居得能整戰艦
七百餘艘以發伊豫是日伊勢天野氏熊野湯河莊
司以三百餘騎出八幡城降義詮城中議曰敵既知
城之形勢不早避則不能免厄入夜南帝乘馬出城
而逃源顯能清道藤康長及和田楠部兵為殿拒前
後之敵顯能早馳入大和而帝後矣故為敵軍被遮
又被追逼楠氏兵擊却追者細川赤松兵橫遮圍之
皇子一人四條大納言藤隆資三條中納言藤雅賢
參議藤實勝等皆被害帝變服擐甲騎他馬混士卒
中而逃康長等二十餘人奉從為一宮有種急追之

恩地元綱因善奉護賜御劍
南帝還幸賀名生、那和長生收拾神鏡獻之

康長顧罵曰、吁賊奴、汝未知我勇乎、即以太刀打其冑上、有種目眩氣失瞑、而坐帝幸適行、松田氏、宮氏兵二三百餘、又追及於古津川、雨射、從者二十許人皆奔散、康長單進奮擊、力拒之、敵爲之不得敢迫、然左右者皆死、唯康長從之、帝欲自裁、康長止之、時恩地元綱〈楠氏族、年十八〉時與湯淺、丹下、天野、志貴率百餘騎急馳來救、擊卻之、宮兵退、康長揚言、謂元綱曰、玉體無恙、汝等善奉護之、帝幸免、至東條、而感賞元綱、任伊勢守、賜御劍曰、若非天照太神託汝、則朕何以免哉、翌日、正儀師五百騎來迎之、帝還幸賀名生、那和

畠山國詮以屬南軍、吉良貞家擊之、屢失、遂宇都嶺城陥、
皇子彌仁踐祚、以尊氏換宝劍、藤良基自當神璽

長生〈長年子〉收拾神鏡、自負戴之、至賀名生。○秋七月、壬申朔、甲戌、奥州畠山國詮屬南方、吉良貞家擊之、戰于田村莊久野原、庚辰、戰于矢柄城、國詮敗走、國詮高國孫也、貞家陷宇都嶺城、顯信及清顯、秀仲、顯時、奉皇孫出奔、亡跡、貞家遣檄於近江國搜索之。○八月丁巳、皇子彌仁自持明院殿移土御門内裏、先元服於小御所、而入寢殿、行踐祚之禮、無親王之宣、無立坊之事、無讓位之宣命、不帶三種神器而登極、未曾有例也、是日、從一位藤良基復爲關白、〈傳稱公仰依義詮推擧、議踐祚之事、然以無三種神器故疑難不止、藤良基曰、遙拜天照大神、可以擬神鏡、而以尊氏義

山名師氏叛義詮歸伯耆
山名師氏降南朝

詮換宝劍、如神璽則良基雖不肖准之、何疑之有、由之議決〉丙寅、山名師氏叛義詮歸伯耆國、初尊氏以若狹今積加授山名時氏、然未領其地、此役師氏代時氏入洛、陣于八幡、有戰功、故望請領今積地、未許之、師氏以佐佐木道譽有義詮態遇、故屢到道譽宅、請達於義詮、道譽恃勢驕溢、或稱連歌會、或稱在茶寮、而不面、至久待空歸、師氏怒曰、我愍列大樹末族、彼縱雖得時勢、何不禮之甚也、我有所請、彼故侮我、不如起亂以懲彼不禮也、乃冒夜單騎潛出洛、家僕七百餘騎追隨焉。○九月辛未朔、丁酉、山名師氏歸伯耆國、告道譽無禮於時氏、

北朝執政
關白藤良基、太政大臣源通相、關白左大臣藤經嗣、藤道嗣、冬嗣、藤師良、右大臣藤實俊、藤忠基、内大臣藤公秀、藤公忠、

時氏大怒、先逐道譽小目代吉田氏、〈在出雲国〉而獻使於南朝、請降南朝、許之、詔曰、時氏師氏襲京、則摘氏等、南軍亦可合力也、時氏大悦、乃招誘近國、群士富田判官、伊田氏、波多野氏、矢部氏、小幡氏等、出雲、伯耆、隱岐、因幡四州悉應之、時氏乃促軍裝、以窺京師、

後光嚴天皇〈北朝〉
後村上天皇〈南朝〉

大和元年
義興、義治、守河村城、
土岐頼康入洛、
義興襲畠山国清陣、

壬辰、文和元年、（南朝正平七年、）冬十月、新田義興、脇屋義治、守河村城、爲大軍被圍、既踰半歳、城中粮乏、且無外援、故義興留守城、義治潜出城、歸上野國、欲催餘族救河村、然皆慮難成功、而無應者、○十二月、辛未朔、癸酉、土岐頼康、率美濃兵入洛、依京師兵寡也、甲戌、楠正儀、與吉良満貞、石堂頼房、併兵襲攝州、義詮遣佐佐木秀綱拒之、己亥、河村城糧盡、義興與三浦氏議、伏兵於林中、而潜分兵入敵營、放火、而義興自率八百餘騎、三浦率五百餘騎、俄襲畠山國清陣、國清陣大亂敗走、死者四百餘人、國清殆危、幸免、義興使士

菊池武光、与島津講和、
大友降武光、筑紫悉從武光、

卒奪敵粮千餘石、而引兵歸城、仁木義長出兵追之、既不及、自是一方圍解、城中粮道不絶、頃年、菊池武光屢撃薩摩、與島津氏戰、三年、互有勝負、島津勢屈、請和、武光歸肥後、撃川尻幸俊、破之、而平筑後國、進至筑前國、太宰少貳藤頼尚、奉直冬、率三萬餘騎拒之、武光以二萬餘騎撃之、頼尚戰敗、武光斬首千餘級、頼尚不能再戰、而屬武光旗下、直冬漂泊於山陽山陰之間、武光復攻豐後國、大友戰敗、請降、至此、筑紫八州悉從菊池、唯日向一國猶屬武家、是年、當元至正十二年、（高麗恭愍王元年、高麗王命内府少尹金暉南、率戰艦二十五艘、禦倭、至楓島、

文和二年、
千葉、佐竹等、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

過我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我船甚盛、遂還西江、請濟師、而與我戰、有利、王除暉南左常侍、後我船復大至、金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鷹揚軍上將軍金鏞調發諸領兵、婦女擱街哭、都城大駭、又斂百官坊里民戶軍粮及箭有差、我兵焚喬桐甲山倉、又入全羅道、知益州事金暉等、領舟師撃之、失利、）

癸巳、二年、（南朝正平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庚辰、尊氏在鎌倉、遣千葉、小山、佐竹等、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圍之十日、城強不陷、攻者二千人戰死、千葉等退城下、環圍以絶粮道、乙酉、遠江國士天野氏、捕興良王、（宗良親王之子、号遠州宮、）○三月、己巳朔、癸酉、源義詮令土岐頼康率兵向攝州、庚寅、河村城糧盡、新田義興與三浦、介河村

南軍將吉良、石堂、襲土岐頼康、不利、
山名時氏發伯耆向京、南軍將藤康長、統和田、楠等諸將陣嵐、

氏等議、夜中冐雨出城、撃破千葉陣、解其圍、逃歸上野國、關東静謐、然尊氏猶在鎌倉、壬辰、南方將吉良、石塔等、出攝津神崎、邊襲土岐頼康營、戰吹田邊、頼康得利、殺虜四十餘人、○夏四月、戊戌朔、己亥、義詮奏請自赴攝州、勅賜寮馬、既而義詮不往、復令土岐頼康進發、丁未、南朝屬士原氏、蜂屋氏、起尾州、土岐頼康留守者撃破之、獻首二十級於京、○五月、丁卯朔、癸酉、山名時氏、其子師氏、與南朝約期、率三千餘騎發伯耆國、但馬丹後兵響應、是日、山名時氏進兵至丹波、勢呑京師、南朝以中納言藤隆俊、左兵衛督

山

正儀諭家臣以其叛心

藤康長爲都督、統和田、楠、原、蜂屋、湯淺、志貴、藤波、赤松氏範等諸將、帥和泉、河内、紀伊兵凡三千餘騎、軍淀、鳥羽、赤井、大渡、梅津、桂里、谷堂、峯堂、嵐山。（評判曰、南朝公）卿議曰、楠正儀守八幡城、不能退敵、且出城不能成後援、而城陷、不可謂良將之子、且聞敗將不可再用也、乃擧藤隆俊、藤康長爲督、統河内、大和、紀伊軍、而令正儀屬其指揮、而令和田將和泉兵。正儀家臣等發慍言於正儀曰、八幡之敗續、由廷臣懦弱不待援兵來也、明公何咎之有。楠氏世存忠義、而今托爭於此以奪其累代所領之国、是君視臣如土芥也、盍以冦讎待之乎、請早求和於義詮、共計大事。正儀涕泣諭曰、君不爲君、臣不可以不爲臣、我家世存忠勤、不抱貳心、我今敗不義、則匪想遺臭、又何面目見父兄於地下乎、縱雖被奪我領国、而家僕所領不必、則君恩非重乎、汝等勿復言焉。恩地等聞之、感其精忠、由是正儀以家僕三百餘騎屬康長、而不敢怨。乙酉、洛中流言南朝兵議夜

義詮率清氏、賴康、道誉陣鹿谷

吉良、石堂、和田、楠拒義詮軍、山名時氏應之

襲義詮第、土岐賴康、佐佐木道譽勸義詮曰、洛中兵寡、請引兵退近江、而逆擊於勢多。義詮不聽曰、敵縱雖衆、何不及一戰而去哉。○六月丁酉朔、辛丑、行幸關白藤良基押小路第、而直幸叡山東坂下、避兵亂也。義詮令衛長佐佐木判官秀綱護車駕。癸卯、義詮率細川清氏、土岐賴康、佐佐木道譽等三千餘騎、陣鹿谷、前待敵於洛川西。（公卿朝坂下行宮以避兵乱）乙巳、吉良、石堂、和田、楠等率兵三千餘騎、放火於八條、九條、以示師期、山名時氏等率五千餘騎、放火於梅津等處處以應之、共入洛、知義詮諸將在鹿谷、神樂岡、而競進、

佐佐木信詮先登、和田、楠迎擊走之

義詮軍潰、清氏敗走

此時佐佐木氏賴休官、隱居西山、其弟信詮代領近江兵五百餘騎在先陣、與諸將馳下於真如堂前、扣馬不進。和田、楠使彀者五百人下馬徒步、稍進以引致之、信詮兵爲之被誘、而揚閧聲出來。正儀縱横開合、大射、敵猶競進。時氏家令小林氏以七百餘騎急擊破之、信詮奔神樂岡。小林氏乘勝而進、當土岐軍。山名師氏見小林兵疲、揮扇制止之、別簡千餘騎相戰、土岐敗走。細川清氏勇氣猶不撓、與吉良、石堂、原、蜂屋、宇都宮、海東、和田、楠交戰于鴨河西、真如堂東、移刻、然義詮軍潰散、無繼援、清氏遂敗、引登四明峯。

義詮兵長山揮大斧、斫赤松氏範

粟飯原、匹田皆戰死、後藤貞重被擒

赤松氏範勒手兵數十騎追之。義詮兵長山氏、膂力絶人、以大斧爲兵器、而逼去。氏範知長山、而呼名挑之、長山還揮大斧斫氏範、氏範執斧欲奪之、長山不放之、互爭攀、柯折相分、斧在氏範手。長山畏服氏範多力、而奔去。氏範持斧追斬亡兵、不可勝數。（此役美濃土岐屬士九十七騎、近江兵伊藤氏、蒲生氏、蜂屋氏、多賀氏、平井氏三十八騎、及粟飯原氏、匹田氏皆戰死、後藤貞重被擒、其餘兵或被創、或矢盡不能戰）薄暮、義詮逃退于東坂本、唯細川清氏猶在本屯、休士馬、項之引兵至西坂本、而竢敵、欲決雌雄。丙午、義詮馳使召清氏、而至東坂本。丁未、阿保忠實、荻野朝忠、擧高師直庶子武藏將監

足利將武藏將監、阿保忠實共自殺、

義詮護車駕逃東方、法親王尊胤、藤實繼等從焉、

以爲將、驅促丹波丹後但馬三州兵三千餘騎、與義詮合、而陣于西山吉峯、山名兵乃進擊之、忠實等不能支、兵皆陷澗底、死傷太多、或棄兵器走、忠實朝忠勸將監自殺、山名兵欲獲將監首、群來、沼田氏還戰、雖擁之、無繼援、遂自殺、忠實朝忠共免逃去、南朝將藤隆俊及山名時氏師氏鎭洛中、衆往賀之、南帝令大慈院法印鎭叡山、義詮慮山徒應南朝而議遷皇居於東方、己酉、義詮護車駕、發東坂下而東、梶井二品法親王尊胤、三條大納言藤實繼、松殿中納言藤忠嗣等、卿相雲客扈從、細川清氏、今河賴貞、土岐賴

掘口貞祐邀擊役拒佐佐木秀綱、秀綱及箕浦、寺田、今村等皆戰死、

義詮擁帝到美濃、營頓宮、

康、熊谷直鎭、佐佐木信詮等三千騎警衛之、故掘口貞滿子貞祐、匿在堅田數歲、至是招集亡命者五百餘人、以邀擊於眞野、潮然憚射門主尊胤、而不放弓矢、見佐佐木秀綱率三百餘騎爲後拒、謂是山門舊冠也、殺之而足矣、乃自東西進、或傍山、或隔澤、縱射之、箕浦氏、寺田氏、今村氏等爲之死、秀綱與高尾氏還戰遂死、及夜、義詮休皇輿於鹽津、居民等慮其有煩于村里、而處處鳴鐘揚鬨聲刼之、以故不能皆留、又發行、然無一丁舁皇輿者、細川清氏卽下馬、與帝徒步越鹽津山、既而義詮至美濃、以小島爲行在所、

南帝令藤隆俊執權、時氏心不平、潜逃歸國、

小笠原政長擊香坂氏、

守護土岐賴康俄營頓宮爲皇居、關白藤良基扈從留京、順養於小倉山下中院草庵、丁巳、南帝令藤宗房入京、沙汰洛中事、乙丑、美濃頓宮發勅使於關東、召尊氏、山名時氏議攻濃州、然無來降者、又無應招者、且南帝令藤隆俊執洛中權、而每事不任時氏心、時氏師氏不平、潜逃歸國、山名勢威稍減、○秋七月、南帝賜書於前太政大臣藤公賢、問去年踐祚時昇進之輩、欲削其官位也、戊子、義詮催東海東山北陸兵、自宇治勢多分進向京、赤松則祐催山陽兵向洛、山名時氏、師氏不戰、棄京逃歸伯耆、是月、小笠原政長率兵歸信濃、擊

基氏爲關東管領、山國清爲執事、

香坂氏、尊氏寄書於政長勞之、○八月丙申朔、南朝屬士原氏、蜂屋氏、與土岐賴康兵戰於尾張國、原、蜂屋兩氏者、尾張人而通志於南朝者也、壬寅、義詮發江州、擊不順者、丙午、尊氏馳使於小島曰、過日可到行宮奉車駕入洛、庚戌、小島頓宮勅良基及侍臣等詠中秋月、尊氏發鎌倉、以基氏爲關東管領、令畠山國清爲鎌倉執事、基氏猶少、國清振威、既而國清剃髮、改名道誓、庚申、小島頓宮勅留京公卿曰、不來行宮者、可沒采地、是日、尊氏到尾張、車駕自小島移垂井、守護土岐賴康豫造行宮奉迎之、良基等侍臣奉從、垂井行宮訛言、原蜂屋欲來襲皇居、

北朝帝入京、義詮奉

天皇周章、欲避之、然無事而止。○九月乙丑朔、丁卯、尊氏至垂井、小田氏、佐竹氏爲先陣、饗場命鶴候尊氏側、仁木義尹、小山氏爲後拒、凡東士從者絡繹、兵馬競美、尊氏朝頓宮、留從軍於門外、獨步候中門、依頭辨藤俊冬奏入朝、旨西園寺左衛門督藤實俊奉勅、導之、奉拜龍顏而歸、其舍寄途中、詠歌於良基、求批點、庚午、義詮發京、至近江鏡宿、癸未、皇輿發垂井、公卿著朝衣、扈從、其餘皆戎衣、義詮爲前驅、尊氏爲後拒、此夕駐蹕於敏滿寺、甲申、到武佐寺、遊覽石山、權大納言藤實夏及近衛司雲客、自京來迎之、乙酉、車駕入京、還幸

侍尊氏後拒

義詮率細川、土岐、佐佐木、小笠原兵征播州

土御門内裏、義詮先至陣中、坐敷皮、奉待焉、尊氏候車駕後、從軍凡二萬。○冬十月、尊氏謂諸將曰、山名父子亂、起於道譽之無禮、然道譽有功、則不及糺其罪、想時氏素有叛心、唯託事於道譽、擧兵也、且我居東、義詮守京、彼侮義詮少、而陷京師、其罪不可赦之、我速征伯州、雪義詮之恥、義詮曰、我爲山名被辱、鬱恨甚深、願代公西伐、斬時氏師氏、獻之膝下、尊氏喜曰、快哉言也、乃令義詮率細川、土岐、佐佐木、小笠原等、一萬餘騎赴播州、以聚兵。○十一月、山名時氏聞義詮到播州、議曰、不得貴將、則應我者寡、乃擇求其

隱士遊和軒說時氏、非義詮兵不利理由、

藤實益爲盜所害

人、此時直冬爲菊池武光被逼逐、漂泊安藝周防之間、時氏遣使迎直冬於伯耆、以稱總大將、既而謂直冬以子敵父、則天責不可逃也、得南帝詔、以與尊氏義詮戰、則以義換恩、而免萬人之嘲乎、衆皆以爲然、於是獻使於南朝、就右大將藤實世請之、南帝許之、以直冬爲總大將、時氏喜、而竊遣使於越前越中、約足利高經、桃井直常、同攻京師、二雄領焉、（隱士遊和軒朴翁難時氏曰、其身以小怨叛尊氏、既爲不忠之臣、又奉不舉之子、以謀大事、誰人應之哉、其功必不成矣、或曰、高經直常共在北越、則其地近上野越後、欲敵尊氏則奉義負子姪、以爲大將而可也、二雄聞之而遠通直冬時氏、失計之甚、）○十二月乙未朔、乙巳、前參議從三位藤

文和元年

關白藤良基、左大臣藤經教等、上表賀朔旦冬至

實益爲盜被害。

甲午、三年、（南朝正平九年、）二月甲午朔、乙未、南帝以能登國總持寺爲勅願所、（初僧道元自宋歸朝、建越前國永平寺、是本朝曹洞宗之始也、其後再傳至峨山、開總持寺、其宗門崇之、与永平寺齊、凢洞家僧住永總兩寺者、着紫衣、退院則脫之、其餘寺院不許着紫衣、）尊氏遣執事仁木頼章於丹波、而據佐野城、以遮拒山名持氏來路、以細川頼之（頼春子、）爲侍所司、○十一月戊子朔、旦冬至、關白藤良基率左大臣藤經教、右大臣藤道嗣、及納言參議二十餘輩、上表奉賀之、其詞曰、臣良基等言、玉燭調四時兮、日光雲閏、璇璣正七曜兮、陽長陰消、節序無愆、聖哲復古者也、

時氏奉直冬發伯耆國

臣良基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帝陛下、仁覆窮昊、化洽華夷、文和孔昭、始協結纓整襟之曆、武功既定、豈非優華辭軒之時、況亦朔旦冬至、日次建子、逢明世罕得之休徵、啓億年延祚之昌運、撿之時候、則八凱呈才、計之綝綱、亦百司就列、神符靈契開曆瑞、臻一陽新鹿鳴同頌、同心德達、群方聽無勝欣躍之至、謹拜表以聞、臣良基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式部大輔藤家倫草之、右中辨藤時光淨書之、○十二月、戊午朔、庚午、山名時氏奉直冬、發伯耆國、山陰道響應、率七千餘騎、到但馬國、議曰、自是經杉原越、

尊氏奉帝奔近江

一帝未三年再度蒙塵

到播磨國鵤宿、擊義詮軍乎、直到丹波、攻仁木賴章佐野城乎、兩端未決、時越中桃井直常、越前足利高經、使來曰、可速攻京師、我輩亦率北兵會之、時氏悅、不向播磨、直入丹波國、過佐野城下、兵勢太精、賴章畏之、守城不敢出、故直冬時氏無遮障者、既到大江山、辛巳、尊氏與諸將議曰、我兵多從義詮赴播州、洛中兵寡、山名父子勇猛超群、直常能用兵、則可難對捍、不如暫避來銳、乃奉帝奔近江、國武佐寺、洛人曰、一帝未三年、再度出外邊、評判曰、尊氏聞時氏直常高經欲挾攻京、而閑洛中兵不過七千餘騎、尊氏曰、西北敵遍、且楠氏亦約期自南來會乎、然聞正儀与南朝諸卿不和、解將印削

尊氏遣使招正儀來降

正儀責渡邊九郎不忠令自殺

文和四年、

領国、則今懇詞招之、則彼必來服、彼降則南帝可擒也、諸將僉曰、此良謀也、尊氏即遣天龍寺僧懸藏主、於河内、密說渡邊九郎曰、正儀來降、則補攝津河内和泉大和紀伊伊賀六個国守護職、九郎乃告丹下氏、志貴氏、与和田、恩地議、僉曰、聖運遂不可開、不如降尊氏、全一家族也、乃密告正儀、正儀大怒曰、傳聞先考判官遺訓曰、苟不可恥重賞降尊氏、唯一家盡忠可与朝廷共安危也、我幼而不侍其側、汝等父而聞之、以告我也、家兄正行以命我、汝等何忘其父之言哉、汝等實欲保富貴、則先斬正儀首而可也、衆皆赧然而退、捕應藏主、献正儀且預議其事者六十餘人、皆脫兵器就囚請罪、正儀曰、汝等企此邪謀、乃是我家滅亡之端乎、然殺汝等則我誰与立功哉、誅其首魁懲將來而已、乃責渡邊九郎令自殺而献其首、及應藏主於吉野、朝諸卿嘆曰、嗚呼楠氏實累世義士也、乃赦正儀、復河内国守護職、而赦應藏主帰於京、尊氏聞之曰、楠氏於我為宿讐、然真武士也、既而正儀与時氏等約期欲攻京、尊氏避之奔江州、

乙未四年、南朝正平十年、春、正月、戊子朔、天皇在江州、尊氏

直冬時氏入洛直常高經同入洛會直冬軍、

尊氏率大軍到東坂本、

衛護之、洛中無主、庚子、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及師氏率兵入洛、桃井播磨守直常、足利修理大夫高經、率北陸兵三千餘騎入洛、會直冬軍、尊氏祈軍事於裕尾社、仁木義長携土岐佐佐木族類三千餘騎到四十九院、加尊氏軍、南海西海兵二千騎、加義詮鵤軍、畠山尾張守義深、弟道誓、催關東八州兵、會四十九院、尊氏兵勢日盛、乃議與義詮約期攻京、○二月、戊午朔、辛酉、尊氏將三萬餘騎到東坂本、義詮將七千餘騎陣山崎西神南北峯、癸亥、直冬與諸將議、欲出兵大津松木而拒尊氏、然聞叡山園城僧徒通於尊氏、

直冬、時氏、藤隆俊、藤康長等諸將陣八幡

正儀獻策、山名師氏不可進戰、

分軍於洛中待敵於東西、直冬爲一方之將、直常、高
經屬之、其兵六千、以東寺爲本營、充滿七條九條之
際、山名時氏、師氏爲一方之將、其兵五千、陣淀、鳥羽、
赤井、大渡之邊、四條中納言藤隆俊、法性寺右衛門
督藤康長爲南軍之將、吉良、石堂原、蜂屋、赤松氏範、
楠正儀等屬之、總三千餘騎、陣八幡山下、義詮分神南軍爲三
隊、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族類一千餘騎守西峰、細川賴之族類二千餘騎守南峰、義詮自營三千餘騎
守北峰、道譽則祐俟其幕中、甲子、山名時氏遣使於南朝軍曰、神
南軍不爲多、可速屠之、王軍其渡川會之、康長率兵
會焉、楠正儀曰、望見二方之兵、則不過六七千騎、想

道譽隊衆、江見、蓑浦、馬淵皆戰死、

北軍將後藤基明死、

夫義詮近侍、及細川南海兵、赤松播州兵、豈其是而
已哉、必其有伏兵乎、倉卒及之則危計也、不如誘彼
而出之、察其多寡而戰也、時氏曰、善哉言也、眞正成
子也、山名師氏意氣揚揚進曰、義詮愚而聽、不足畏
焉、乃令其部屬進攻西峯、播磨人後藤基明、登岩上
縱射之、師氏爲之不得進、道譽隊衆、江見氏、蓑浦氏、
馬淵氏乘其便先登而戰死、基明與一宮有種、粟飯
原氏、海老名氏繼進、師氏指揮士卒競擊之、山名屬兵
伊田、波多野等踴躍而進、主客力戰、基明等與步卒
五十餘人皆死、山名時氏及小林氏與楠正儀率衆

時氏、正儀擊細川賴之大克、

北軍將河原重行單進奮死、

河、但、丹、因、五州兵三千餘騎凌嶮擊細川賴之、賴之
屬士、秋間氏兄弟三人、生稻氏族十二人、幷須須木
氏六人、皆戰死、小林乘勝急突馳賴之兵大潰、陷谷
中死者不可勝算、師氏得利先進、兵皆競從、就中福
間氏勵勇力殺敵、居多、義詮西南軍共奔于北峯陣、
伊田、波多野乘便急追之、赤松師範、直賴、範實謂不
支之則擧軍等死、因大呼曰、諸兵留焉、然皆不聽逃
走、唯小國氏、伊勢氏、匹壇氏、魚角氏、佐佐木氏、新谷
氏、芦田氏、河勾氏、瓶尻氏、粟生田氏、十許人還戰死、
河原重行自軍起之初自言、我先河原高直、盛直、元

赤松清範被重傷僅免、

曆之役、先登歿于生田森、方今某國某月某日、與古
相同、我必死之、以繼其遺躅、至是單進奮死、赤松朝
範恥前敗而潛藏笠符入敵中、偶與師氏會戰而被
擊傷、幸甦而歸、其餘烏合之衆畏山名之勇銳、皆離
走、其殘兵裁有百餘騎、然道譽則祐氣猶不屈而勵
義詮曰、待吾曹死後、可自盡、師氏望見道譽旗而喜
曰、本擧兵者、在欲報怨於彼耳、今幸遇于茲者、我願
足矣、汝等爲我斬道譽首來、莫忽焉、兵皆競進、則祐
見敵近來、進士卒曰、天下之勝敗在此擧、宜致死於
軍將前、於是使彀者射撓之、平塚氏、内藤氏、近藤氏、

足利部下内海範秀殺敵奪其馬

今村氏、湯淺氏、大鹽氏、曾禰氏、乘其便力戰、殺傷敵三十餘人、山名兵欲退、平井景範、櫻田俊秀、大野氏永、櫛橋氏等、大呼勵士卒而進、然遂失利、兵皆走、賴之等潰卒復來集、至千餘騎、師氏麾餘兵猶進、南方官軍千餘騎在後、潰走、師氏矢盡氣疲、引兵退于山崎、敵乘勝、或五百騎、或三百騎、合勢遮路、内海範秀亦追擊亡兵、殺敵居多、刀折馬疲而徒行、見騎士以三引兩紋爲笠符而走者、乃自後並騎其馬、走者以爲黨與者、曰、卿被傷乎、宜抱持我腰、範秀僞謝、就斬其首、奪馬騎之、又追敵、山名兵、伊田氏、波多野氏、多

時氏兵數百皆死、

時氏中矢欲自殺、河村某馳進代之死、

賀谷氏、淺沼氏、藤山氏、土屋氏、福依氏、石原氏、久世氏、竹中氏、足立氏、河村氏、首藤氏、大庭氏、福塚氏、佐野氏、火作氏、歌河氏、澤氏、數美氏、井田氏等、八十四人、其族士家僕二百六十三人、還與追兵戰而皆死、小林猶留拒敵、師氏與七騎還戰助之、而中矢貫左腹徹耳眼、目眩魂消、因扶太刀暫納氣、敵雨射、馬亦中矢殪、師氏下馬、欲自殺、河村馳來畀己馬、而扶乘之、使福間氏引其輿而退、自拒敵戰死、師氏流血注目、不能見焉、大呼曰、誰歟在傍者、使我馬至河村死所、我亦可戰歿、福間紿曰、此向敵之方也、乃引馬入

師氏記戰死、贈其国作佛事、

于我陣、敵亦不敢追、既而軍散、師氏歸淀、記此役死者之名、以贈因幡岩常谷、作佛事、師氏憐河村代己戰死、而乞其首於敵、流涕曰、自我擧大事、汝視我猶父、我視汝猶子、毎臨戰、永與汝共死生、今汝死、我生甚恥、背前盟、因請僧葬其首、以馬並太刀爲之䞋、評判曰、師氏乘勝擊義詮本營、楠正儀遣使止之曰、伏兵必出、早退而可也、師氏不聽而競進、細川顯氏自深谷間發兵六千、急擊師氏、疲兵師敗走、正儀擊却強敵、全其軍而退、乙丑、是日尊氏率騎三萬餘、出比叡山而軍東山、仁木賴章率丹波兵三千餘騎軍嵐山、細川清氏率十餘騎向四條河原、與桃井直常八百餘騎接戰終日、及暮互引去、時

尊氏、賴章、清氏与桃井直常接戰、

二宮兵庫助、佯稱直常、与清氏挑戰、遂被斬、

越中人二宮氏單進、佯稱直常、請與清氏獨身挑戰、清氏聞之、單騎還當之、斬其首而歸、告尊氏曰、臣與直常自戰斬之、因呈其首及彼所負之緥、尊氏炳燭見之、其面頗疑似、於是召降士八田氏以示之、八田曰、是二宮也、去月彼到越前敦賀、詣氣比神社誓曰、此行也逢仁木細川、則我稱桃井挑戰、可決雌雄、今果如其言、尊氏見其緥、則書曰、越中住人二宮兵庫助、曝尸於戰場、留名於末代、人皆感其忠、時兩軍相對送日、尊氏兵皆陣于西山山崎西岡、南方官兵皆陣于淀、鳥羽、赤井、八幡、其際所在之神社佛閣各毀之以為陣營之資、用山林竹木悉代之以為薪、尊氏為望見敵兵進來、故悉焚京師盧舍、南軍為使敵莫雨露、故焚

氏賴高經子、兵部大輔直常從弟、

氏賴等擊幕兵入京、掠取兵粮、細川清氏等拒之

白河廬舍唯禁苑掖庭内裏三台九棘第宅燬、存者皆閉門戶、如無人、都下殆爲丘墟。壬申、足利氏賴若挑兵部大輔聞尊氏兵入京、掠取兵粮、率五百餘騎出東寺、馳廻一條二條之間、細川清氏黑田高滿見之、率七百餘騎、下東山、會氏賴家僕朝倉氏率五十許騎爲後拒而追之、自六條河原至京、朝倉勒兵竢之、清氏高滿雖兵衆、而憚其銳氣、不輕進、相距可三十步而齊馳、朝倉突馳力戰、氏賴以三百餘騎還助朝倉、相戰七八合、清氏失利引退、清氏屬士南部氏勇力絶人、單騎還戰、氏賴兵爲之不得進、三村氏、後藤氏、西塔、金乘坊等五人、氏賴之勇兵也、共

義長、賴康與直常、氏範戰、直常殆死、

進欲抱持南部、金乘急進抱之、南部提金乘倚土墻、欲壓殺之、所乘之馬爲努力、被殪、二人相持而伏地、三村等四人馳來、斬南部、金乘獲其首、兩軍共退、及暮、仁木義長、土岐賴康率三千餘騎、向七條河原、與桃井直常、赤松氏範、原、蜂屋兵二千餘騎戰、大小二十餘度、直常兵大半被創、奔于東寺、賴康部下桔梗一揆百餘騎追擊之、直常大敗、不得入城、城將陷、氏範家僕小牧被重創、氏範自馬上攜其手扶來、直冬在高樓、遙望之、揚扇指揮、使氏範拒追兵、氏範即單騎馳還、奮戰斬敵、居多、桔梗一揆爲之辟易、引退、七

楠正儀告謀直冬、

條河原、己卯、楠正儀自八幡遣使於直冬、告謀曰、我遣諜者覘東山陣、多懈弛者、宜待風雨而夜襲之、然則以我兵二百人爲卿導、別以百人豫匿置於敵營、約期縱火、内外齊擊之、則破敵必矣、直冬可之、召直常議、直常曰、我兵有六千餘騎、以二千騎廻自深草、向阿彌陀嶺、二千騎向嵐山、自以餘兵併率正儀、鄉導兵徑進擊尊氏、使高經等分兵掩擊諸將、如此則尊氏可斬焉、直冬又召高經告之、高經以直冬先與直常謀、且令己不當尊氏、故沮之、正儀又言於藤康長曰、此役也、敵兵日集、我兵日減、若曠日持久、則大

楠正儀僞乞降于武家、

事止矣、或乘夜襲義詮、則事可成乎、我已以是雖告直常等、不肯之、康長曰、高經、直常、師氏皆有良將之譽、彼等不好之、則我亦非無疑而不許之、正儀不悦而歸、志貴、恩地、丹下、早瀨、和田等恨延臣薄楠氏、且雖納謀不用、而勸正儀降尊氏、正儀曰、卿等勿復言矣、我家蒙君恩太渥、況又有父兄遺言之在乎、我爲人之臣子、豈存不忠不孝之志乎、卿等勿復言矣、然我有一謀、可破敵以新南方、愚將耳目而已、乃遣使於山崎、告赤松範資、僞乞降曰、我世存忠義、而愠于群小、不被南朝容、若賜攝津、河内、和泉、紀伊、淡路、則

東軍謂尊氏西軍謂直冬
正儀掩敵不備義詮等敗走
南軍將隆俊康長時氏等會正儀於山寄

憑公而降範資即告細川賴之而言於尊氏義詮尊
氏素聞正儀爲南朝被疎因信之大喜寄書許之於
是諸將懈而武備弛是日東軍西軍戰於河原○三
月丁亥朔辛卯正儀先使兵三百餘人密置於敵營
而部分諸士潛兵向諸營乘夜放火內外齊發掩於
不備敵狼狽大敗義詮及賴之範資道譽等棄甲冑
走是日爲楠氏被殺虜者千數百人壬辰南朝兩將
隆俊康長率三千餘騎濟河會正儀於寶寺山名時
氏破西岡敵斬二百餘騎而來山崎共感正儀奇策
諸將各奪敵粮配賦諸軍而各歸本營時氏令其家

令小林民部留屯山崎寶寺正儀遣使於隆俊康長曰欲克敵則以我一隊
亦如此公等念茲康長詰使者曰何不與諸將約期而獨立功哉使者答曰公等用正儀言則前日可有
此勝既言不用故試一戰以激公等而已唯所恨者此役若諸軍同進則可擒義詮者必矣康長汗顏而
恥焉尊氏在東山望見神南山崎狼煙曰嗚呼我軍破
矣義詮若死則我生無益一戰而死耳仁木義長細
川清氏等曰神南破而敵軍競集則快決勝負於此
楠正儀請諸將曰義詮存亡未可知焉想夫逃播州
乎播州者赤松所久領也過五日則敵軍亦盛矣願
諸將擧軍速擊尊氏軍山名時氏曰太善欲急發兵
然高經直常不和而其議不決以送數日戊戌義詮

崇永即氏賴
義長清氏等與高經戰不利
尊氏屬士那須其感母訓與其弟及一族同奮戰死

聚兵一萬八千復到山崎陣神南山小林民部引兵
退西國評判曰義詮爲正儀被敗逃到兵庫從者僅七人翌日敗兵來者三百騎既而細川賴之
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聚兵來會播州南海兵絡繹來至五六日間爲一萬八千己亥尊氏
聞義詮復出山崎大喜乃發軍仁木義長細川清氏
佐佐木崇永佐竹氏武田氏小笠原氏共率七千餘
騎向七條西洞院與直冬旗下但馬丹後軍士及足
利高經戰而不利尊氏聞敵屢乘勝使那須氏助之
先是那須氏方發軍遣人於古鄉告別於其母曰此
行戰死而遺憂於尊體亦不可知焉我命不足惜唯
哀之耳母答書曰夫爲武夫者雖惜別於父母妻子

清氏被創殆危崇永奮進助之

而重名不重命古今如此汝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
愼孝之始也此役盡命顯功而揚名於後世全孝之
終也必勿以我爲念乃以淺紅緹贈之曰是曩祖宗
高八島之役所懸之物也那須得母之訓而勢氣愈
銳至是承尊氏之命即赴敵與其弟二人幷一族家
僕等三十六騎力戰皆死高經等兵勢猶熾崇永與
清氏合兵至七條大宮出敵後東寺兵列盾以設柵
於戒光寺前而出大戰清氏被創殆危崇永奮進助
之土岐賴康部下桔梗一揆五百餘騎以銳兵又進
高經等兵捨柵少退崇永賴康清氏入柵而列盾南

高經直常相鬩因直冬令不行

向以三千餘騎持之於是東寺城兵不得出洛中之戰數回然仁木頼章在嵐山終不出兵徒望見主客之勝負或喜或懼備中守護飽庭氏與頼章同陣嘲頼章怯弱獨率手下兵屢出戰而已然山陰道爲頼章被塞山陽道爲義詮被遮東北兩道爲尊氏被要而唯河内一路開東寺粮道漸乏而援兵亦不來直冬等諸將不安心且高經直常相鬩直常敗則高經嘲之高經失利直常不援直冬所令亦不從故軍中無所統一是夜直冬俄避東寺奔山名時氏淀陣唯直常在東寺營大怒曰直冬高經何臆之甚也乃放

桃井直常奮擊斬武田加加美黒田遠山等首

直常見正儀誇勝軍

火於諸營自率五千餘騎分爲七隊競擊群敵所向無當者殺傷太多得敵將武田加加美黒田遠山等首直常快然出河原望尊氏東山陣然察其嚴衞不可襲而引兵赴鳥羽夜既明諸將既去群營無人直常陣淀贈敵將首數級於八幡則隆俊康長既去楠正儀獨留勞直常使者感其奇功直常馳到八幡見正儀曰諸將何故如此狼狽哉正儀曰風聞足下爲敵而諸軍皆分散我爲辨其虚實留於此而已直常曰嗚呼臆矣不足共成事也直常正儀兵相合一萬餘騎陣八幡山上山下待京軍襲來然尊氏以清氏

直冬高經時氏直常正儀等會八幡議事遂各歸國以謀後舉

頼康被疵武田黒田等戰死故不能發軍評判曰直常嘲高經曰彼拙而戒光寺擁秋奪於敵也不過三日而我復之乃雖擁其兵得五千餘騎略約曰及曉可襲破擁中敵秘之則無知者忽有流言曰直常謀逆欲引敵於城中而投足利高經高經驚遣家令朝倉氏告直冬曰流言如此其虛實不可知然不可不備直冬曰直常何叛哉然左右皆畏失色高經亦聚兵嚴戒夜聞直冬應諸將不知有變不堪恐懼密出東寺奔山名陣高經亦驚逃到八幡攜下南朝兩將及時氏等皆失氣分散住吉天王寺泉堺癸卯直冬及高經時氏直常楠正儀等會八幡議今猶見有兵五萬餘騎且聞伊賀伊勢和泉紀伊兵亦來則一戰而可破尊氏若不爾則等死耳然諸將意不相愜直冬謂軍決吉凶無神意若因奉幣設奠祈請於八幡神社巫覡稱神託詠倭

車駕自叡山還幸

歌謂神靈何受不孝子之奠哉於是諸國兵士皆謂以直冬爲將而敵尊氏則神明不助戰功難成者必矣不如重擇良將也於是時氏高經直常亦各歸國以圖後擧直冬逃赴備後評判曰直冬高經時氏師氏聞直常破敵在八幡各來會且愧且悔既而諸將與直常相見議一心攻尊氏東山陣直常高經正儀皆謂戰必勝焉唯山名師氏謂待尊氏入京而謀之群議不決而猶豫及聞神託而諸將疎直冬各歸其國直常高經率屬兵經尊氏陣下北歸楠正儀送之到東寺尊氏知攻歸國不及出兵故高經直常共入越地正儀歸河内戊申尊氏義詮歸洛甲寅車駕自叡山還幸關白良基及公卿扈從義詮奉迎於河原入土御門殿○夏四月丁巳朔丙寅南朝屬士石堂頼茂剃髪入洛東靈

小笠原政長与上杉憲顯戰勝之

守親顯信次子

僧周信編貞和集

山正法寺一說曰額茂自稱国阿上人俗傳国阿行路着木屐徒歩朝出京而夕到伊勢灵山有国阿像至今詣伊勢神宮者先詣国阿像祈請行路安穩己卯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論事欲戰義詮自行和解而止小笠原政長與上杉憲顯禰津氏戰於信濃破之馳書告捷於源義詮義詮授書賞其功○五月尊氏授書于近江國金勝寺曰聞甲賀凶徒蜂起早構要害致忠節且可抽請祈是月南帝遣以大納言源守親爲陸奥國司○六月南方軍潰○秋七月興福寺訴事○八月僧周信赴鎌倉依源基氏之招也周信號義堂爲夢窓弟子善詩文先是貞和年中集中華禪僧詩偈成編號貞和集是年當元至正十五年高麗恭愍王五年我西鄙人入高麗全羅道奪漕舩二百餘艘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六　後光嚴　六十一尾　何不成今藏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六終

延文元年
藤爲忠和歌二首、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七 自延文元年 至康安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删定

後光嚴天皇二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丙申、延文元年、南朝正平十一年、春、正月、南帝在河内天野、二條藤爲忠、自京師獻倭歌二首、其一謂君住峯尾皆人家、縦是深山亦爲都、其一謂出世雖須是添光月影猶隱深山雲、○三月、丁未、關白藤良基、奏覽菟玖波

藤良基奏覽菟玖波集有序

集二十卷、良基好連歌、有救濟法師者、長連歌、良基屢召濟相議、擇古今秀句、號菟玖波集、菟玖二字與筑通用、帝聞之、以准勅撰、或曰、依佐佐木道譽之請也、至此編成而奏覽之、良基自序曰、夫倭歌者、兩儀剖判之後、萬物未成書傳自神世迄于人代、既聯章句、漸整文字、分風賦比興雅頌之六義、呈長短旋頭混本之諸體、是以詞林益著華麗之艷、思泉彌添芳潤之流、然連歌者、其言約其旨遠、義歸周詩、體合倭歌、蓋日本武尊平蝦夷、歎菟玖波之艱難、中納言家持寄言於棹川水、業平朝臣停情於逢坂關、天曆御門遺叡旨於滋野内侍、

北野天神告天御戸漸舊、皆是理入幽玄、事通神妙者也、中葉爾降、雅詠愈轉、篇什相聯、四時之景象、莫不形容、萬慮之情性、莫不吟詠、匪啻述日域之風俗、剩採漢家故事、然則代代聖主、加之撰集、家家前脩、爲作軌範、或詠花下、或嘯月前之輩、美譽雖垂後世、佳句不傳遺音、嗟呼惜乎、而今華闕風融、京洛依陽和之仁、柳營露遍、邊藩被天均之惠、民美教化、人成孝敬、爰紓幽情、常綴微詞、或爲諷詠之媒、或爲教誡之端、賢愚致誠、尊卑以陳心、無不審詞、無不通、茲以旦讀夕見之暇、感片文隻字之志、述而不作、名曰菟

改元延元

足利家兼卒、

玖波集、不分古今之作、不擇上下之句、其數二千有餘、雖鄙似之詞、貽來哲之嘲、擧手於鄧林、抂攀一枝高、目於崑山、遍拾片玉、譬猶窺天以管、測海以蠡、庶幾傳將來、待能者于時、文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編輯已畢、尋菟玖波之道、受佐保川之流、云爾、右大臣藤道嗣淨書之、己酉、改文和五年、爲延文元年、文章博士藤忠光勘進之、據漢書延文學儒○夏、四月、庚辰、細川賴之不告尊氏、出京、赴阿波國、尊氏令細川清氏追還之、洛中不靜、○六月、壬戌、奧州管領從五位下左京大夫足利家兼卒、高經弟、初稱伊豫守、尊氏以其子直持代之、其次子

最上家始于此
延文二年
暦応法皇、光明帝
観応上皇、崇光帝

兼頼、爲出羽國司、居最上山形城。最上家始于此。○冬、十月、丁未朔、庚午、關東獻馬於源義詮。形勢似牛。義詮愛玩之。後以爲不祥、而放之。○十一月、丁丑朔、癸未、正慶法皇、光厳在天野幽宮、著禪衣。

丁酉二年、南朝正平十二年、二月、丙午朔、壬子、正慶法皇、暦應法皇、觀應上皇、及前東宮直仁、自賀名生歸京師。三帝囚於賀名生累年。南帝憐其幽蟄、且京師既立新帝、則拘留之無益。故脱囚、得歸。正慶法皇閑居於嵯峨小倉山麓。暦應法皇・觀應上皇在伏見。南朝右大將藤長親、兼文章博士。長親詠歌歎息之。長親、花山院家賢子、累世清華族也。非儒業家、且以右大將非可兼文章博士。然南朝乏人、長親博識有文才、故兼之乎。未曾有先例。以嘆息之也。

武将誇軍功、極驕奢
公家武家枯榮易地

頃年、畿内靜謐。然足利直冬在備後山名、時氏在伯耆、桃井直常・足利高經在北越、各謀再擧。故遠方猶不平。佐佐木道譽等在京。武士各誇軍功、極驕奢。月日交會、其席華美、飲食或賭、淡絹、或連粧服、或薫沈麝、或積沙金、或飾鎧刀、或以虎豹皮爲茵。又爲燧袋、以茶味之優劣爲勝負。茶會畢、則博奕、以爭輸贏。而輸者費百千金、空手而歸。贏者亦不取賭、即座施與田樂・猿樂・遊女・白拍子等、以爲戲樂。由是押領公家采地、貪取民戸租税、以爲其料。尊氏不

延文三年
一色直氏爲菊池武光被破、歸京

能禁之。故公家輩困衰。其甚者、或逃田舍以乞食、或不耐飢渴、倒臥街衢、沈身於淵者亦有之。時人謂、公家武家榮枯易地。佐佐木崇永、細川頼之・赤松範資、則祐・今川心省、嫌道譽等所爲、而嘲曰、彼等奢侈、又生一師直也。乃不列其會。就中頼之憐其所領之國民、無收斂之責。故皆曰、細川右馬頭者、當時良大夫也。如道譽、不知身之老、擴諸帥與少壯爲群、貪財惱民、乃其爲天狗・老狐奪其魂者乎。

戊戌三年、南朝正平十三年、二月、庚午朔、辛巳、勅贈從二位於故從三位源惠源。剃髪之人贈位、未曾有其例。慰其幽魂。筑紫探題一色左京大夫直氏、其弟修理大夫範光、爲菊池武光被破、逃歸京。由是少貳・大友・島津・松浦・阿蘇・草野等悉屬南朝。唯畠山治部大輔守日向國六笠

征夷大将軍源尊氏殂
安尊氏木像等持院

城。○夏、四月、己巳朔、戊子、尊氏生癰於背。醫師治之、僧徒祈之、共無驗。丁酉、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前權大納言源尊氏殂。歳五十四。自暦應元年備武將、至此二十一年。太平記曰二十五年、自建武元年算之也。尊氏雖在洛、然依追頼朝舊蹤、世稱之曰鎌倉大納言。○五月、己亥朔、葬尊氏於衣笠山麓等持院。號等持院殿仁山妙義大居士。鎖龕天龍寺龍山、起龕南禪寺平田、奠茶建仁寺無徳、奠湯東福寺鑑翁、下火等持院東陵。其餘禪僧會葬。等持院、始爲數寺。尊氏革之、爲禪剎、號萬年山。葬其先妣藤清子於此、施莊園。且遺命以爲世世壽藏之地。此院安尊氏木像。基氏爲尊氏建寺於鎌倉、號長壽寺殿。庚子、義詮以

細川繁氏為西海九州大將

細川繁氏顕氏子任伊豫守兼西海九州大將先赴南
海聚兵拒菊池武光○六月戊辰朔勅贈從一位於
故正二位源尊氏詔書曰德高者餘芳永傳功大者
遺烈遠覃舊史之彝範斯著曩聖之格言聿宣故征
夷大將軍正二位源朝臣信同金石操比松筠扶鴻
化而立賢行久備朝之羽翼掌軍旅而振兵威專爲
國之爪牙是以辨三隊殆軼雲臺四七將之舊躅總
六軍鎮柳營一萬里之風塵思其徽猷盍加褒章故
可贈左大臣從一位庶飾官階之崇號或照泉壤之
幽冥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左中辨藤忠光

菊池武光為擊畠山入日向

鎌倉執事畠山道誓使竹澤江戸二氏誘殺新田義興

奉宣旨以授義詮義詮拜命又辱詠倭歌述情而獻
之忠光反命奏之叡感有餘載其歌於新千載集○
冬十月壬午菊池武光爲擊畠山治部大輔發肥後
國新田氏族依菊池者請奉征西將軍懷良同發武
光曰討畠山者武光一力而足矣不可動御座而率
部下六千騎赴日向遣使於大友氏時曰可催豐後
豐前筑後三州兵會日向氏時有叛心然先諾而不
發武光既入日向欲待大友等來而攻六笠城未進
兵於城下戊子鎌倉執事畠山道誓初名清国使竹澤氏
江戸氏誘殺新田義興於武藏國矢口渡先是義興
義宗義治築城於越後居之國兵半屬指揮武藏上
野士聞尊氏逝而請招義興等一人爲將以起兵因
捧誓書示無貳心義宗義治以當時人情之無賴不
許之義興常欲先人而立功故不及遠慮帥從兵百
餘人潜至武藏於是首謀者之外或曾屬義貞者或
今恨道誓者皆密通其欵義興勢氣漸萌于上野武
藏之間事聞鎌倉源基氏及畠山道誓聞之大患之
屢遣兵擊焉不能克焉道誓益大懼一夜竊召竹澤
氏曰卿宜熟圖以擊義興昔年武藏野之役卿屬彼
有舊好則非無便于成謀事濟則基氏賞卿之功也

在其所望請竹澤許諾謂曰直冬屬則恐爲彼疑而
不得近請佯降狎親而後圖之道誓許之乃結謀退
歸因犯法禁或人告諸道誓道誓僞怒沒收竹澤采
邑逐之竹澤揚言曰爲士者不仕基氏則可不能立
身乎乃歸其邑而經日遣使言於義興曰僕父元弘
之役屬故左中將義貞而竭忠僕又武藏野之役屬麾
下其後逢變而不知明公所在故不得已寄身於道
誓以俟時於明公興然道誓見僕之機而託事於罪
科沒收采地而又欲殺僕故今逃於山野若思昔日
之舊好被聽今日之奉公則死之日猶生之月矣義

竹澤氏殺義興寵姫

興乃受降、然猶疑其有詐謀、不敢親焉、竹澤又獻美
女求媚、義興惑之、漸信竹澤、竹澤又贈鞍馬兜鍪於
義興、并其親昵臣等、自是上下皆褒稱竹澤有無貳
之志、故竹澤無不與聞兵密謀、及九月十三夜、竹澤
欲催月夜宴而招義興以圖之、乃往告之、義興欲行
時、彼美女寄書曰、昨夜妾夢於良人有凶事、請今夜
勿行、義興召家長井氏問之、井氏曰、豈聞凶而可不
愼之乎、於是義興稱病不行、竹澤怒謀不成而忌美
女之漏事、而翌夜潜刺殺之、以投諸深淵、竹澤謀窮
乃遣使於道誓曰、我能知義興在所、然我兵力不足、

而不能擊之、請使我族江戸氏叔姪來則合力擊之、
道誓即遣江戸氏、而慮義興覺之、乃奪江戸氏采地、
稲毛莊十二郷、以與他人、江戸氏僞怒率兵赴稲毛、
擊新領者、逐之築壘集族士等五百餘騎、而憑竹澤
告義興曰、我欲報怨於道誓、然無軍將則無便聚兵、
願爲我來狂、被寛貸則我族在鎌倉者、兵可二三千
騎、以是略相模、徇東八箇國、則覆天下、亦不可量焉、
義興信之、至是告約武藏上野等所在之黨與者、使
其從兵先赴鎌倉、身自與世良田氏、井氏、大島氏、土
肥氏、市川氏、由良氏、南瀨口氏等十三人、微服潜行、

義興溺没矢口渡

江戸竹澤相謀、豫鑿船底二處、假塞其穴、以繫之矢
口渡、而江戸兵三百餘騎、屯於渡口前、竹澤兵善射
者百五十人、置於後、以俟之、義興不知之、乃與從士
十三人、乘船渡矢口、至中流、船郎拔船底假塞者、自
泳河逭去、水入舟中、義興欲溺没、江戸竹澤兵見之
揚鬨聲、欺笑曰、拙哉、不知密計而及難也、既而水溢
舟沈、井氏抱義興、揚於舟中、義興知爲彼等被欺、而
大怒、詈拔刀自裁、井氏及世良田、大島、岸良皆自殺、
土肥、南瀨口、市川三人、潜行水底、上前岸、與敵三百
騎戰、殺傷十數人、遂死、江戸竹澤、搜索義興等屍、函

江戸氏暴死

矢口村民建新田祠

其首、至基氏入間河營獻之、道誓大悦、乃使小股氏、
松田氏、河村氏見之、僉曰、眞也、於是基氏賞江戸竹
澤之功、加賜采地、而留竹澤、諮詢義興黨與者、江戸
赴采地、已至矢口渡、俟舟時、俄爾迅雷、江戸以爲義
興之靈、大懼慄、回馬逃去、眼眩心惑、以爲義興自後
追之、墜馬吐血、經七日遂死、且道誓夢義興靈魂入
基氏營、而寤驚、又雷震于入間河、焚廬舎三百餘宇、
及堂舎佛閣數十所、時人訛言義興靈爲雷、如之、矢
口渡夜夜稱有妖怪、人皆懼而謂義興之祟也、村民
等建叢祠、崇其靈、稱新田大明神、大友氏時挙兵於豊後高崎、投菊池

大友氏時叛、菊池塞歸路、阿蘇大宮司亦應大友

武光攻大友六笠城及三股城而陷

而遣戸継氏率肥前兵、發筑後、而塞菊池歸路、阿蘇大宮司亦密應大友、約曰、懷良親王若發兵於筑後、則可襲破其後、宇都宮氏、吉弘氏應大友、而略豐前、国懷良親王召薩州島津氏、以討筑後敵、且召阿蘇大宮司、然不至、又命少貳頼尚擊大友、然猶豫踰月、○十一月丙申朔、甲辰、菊池武光聞大友叛、曰、出兵於遠境、受敵於前後、然彼等拙也、不足懼焉、彼等雖不來、我豈不克畠山哉、乃與其隊將城氏謀、督八千餘騎、向六笠城、乙巳、武光攻六笠城、自擊大鼓、指揮諸卒、競擊大破之、斬首九百餘級、六笠城陷、畠山逃入三股城、城氏曰、陷六笠則足矣、請早歸肥後、武光不聽、進攻三股城、畠山待少貳大友阿蘇援兵堅守、累日、然援兵不至、辛酉、菊

賜足利義詮征夷大將軍宣旨

池武光陷三股城、畠山治部大輔、其子民部少輔逃隱山中、武光斬首三百級、搜索畠山父子、不得之、乃振旅歸肥後國、少貳阿蘇憚武光武威、不能擧事、外歸服武光、内與大友通、菊池不悟之、遣使於少貳阿蘇、謀討大友、○十二月乙丑朔、壬午、勅使日野左中辨藤時光、到參議中將源義詮第、賜征夷大將軍宣旨、義詮擇佐佐木判官源秀詮、受宣旨、倣頼朝擇三浦義澄之例也、秀詮道譽嫡孫、秀綱子也、昔元弘之初、道譽察北條高時敗亡之機、潜勸尊氏起兵、尊氏果與其家、其後兵革殆三十年、將士多抱貳心者、唯道譽不變、而功勞許多、族類死事、且文和之役、秀綱扈今上播遷、戰死於堅田、而乘輿免難、故義詮謂爲公家爲武家爲功第一、選擧秀詮、以

以細川清氏任執事職

我西鄙人入高麗侵掠

延文四年

賞其父祖之忠功、癸巳、武家執事仁木左京大夫頼章、辭職、剃髪改名道景、義詮以細川相模守清氏、任執事職、是年、當元至正十八年、高麗恭愍王七年、春三月、我西鄙人入高麗角山、燒舟三百餘艘、夏四月、高麗王以大將軍崔瑩、爲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軍法論、我又入韓州及諸城倉、我兵焚喬桐、京城戒嚴、秋七月、我入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八月、又焚花之梁、入仁州、

己亥、四年、南朝正平十四年、三月、大友氏時密遣使於少貳頼尚、阿蘇大宮司、勸叛菊池武光、武光未知之、自率

大友氏時勸少貳頼尚阿蘇大宮司叛菊池

菊池攻阿蘇小国荘

少貳欲邀武光後發太宰府

武光拔小国九壘

七千餘騎、先到筑後、戸継氏等不戰而退、於豐後武光欲進向豐後、而促少貳來會、少貳斬其使、而與大友相應、阿蘇大宮司亦起兵、屯小國荘、構九壘、菊池城、留守相議、令赤星氏率三千餘騎、擊阿蘇、阿蘇守城、不戰、赤星亦不及攻之、少貳聞之、發太宰府、率三萬餘騎、渡筑後河、陣高良山、欲邀武光、後武光謂諸部長曰、少貳阿蘇孰先擊之、城氏曰、先平阿蘇、固根本而後擊少貳而可也、武光曰、善、乃引兵歸肥後、催大隅薩摩兵、併三萬餘騎、進到小國、競攻之、悉屠九壘、斬首一千六百級、阿蘇大宮司逃隱山中、其族皆

菊池宗愚、詰責其子武光失軍機、

降武光、就其降者中擇一人以繼阿蘇補職、而欲直進、到太宰府撃少貳而平大友、然士卒皆疲、城氏・赤星氏勸武光休兵馬、武光曰、今乘機而進、則少貳・大友可輙擒之、若延時日、則九州兵士持兩端者多、是屬敵耳、然卿等所言不可強抑焉、引兵歸菊池、武光凡每出軍、必謁老父宗愚告別、而歸則不入己營、先往見之、至此亦然、宗愚見武光不敢言、而召城氏・赤星氏曰、武光用兵勝於我、我常喜焉、然今般直不攻少貳・大友、而失軍機、我恐功業難成、所以者何、今進兵則比及七月可平九州、九州平則休兵一兩月、而

秋季可向京師、如斯神速、則吉野皇運、或其可恢復乎、今不可休而休、聞卿等勸武光歸陣、何其誤哉、武光亦不爲良將也、曾聞源頼義在奥州九年而成功、是士卒懷將之威惠也、武光去年撃日向、今年向筑後、反攻阿蘇、未經二年、而士卒疲思歸休者、要之則由武光不能懷士卒也、士卒若深懷武光、則豈見可勝之機而勸歸陣哉、且怒且戒、落涙數行曰、吁事不成也、武光平生至孝、聞老父戒勵、赧然而退、城氏曰、是我與赤星之失也、赤星曰、剃髮抛弓矢、亦不足雪此恥也、自殺以明不臆乎、然無益也、不如他日戰死、

藤爲定奏覽新千載和歌集、
關白二條左大臣藤師基剃髮、
少貳大友平豐筑、軍勢大振、

以贖罪耳、初武光向筑後時、薩隅兵來從、自阿蘇歸時、薩隅兵歸其國、武光暫休、欲催兵向太宰府、然遠境之屬士不輙來、故出軍猶豫、果如宗愚之言、○夏四月、前權大納言藤爲定奏覽新千載倭歌集二十卷、其男爲遠淨書之、○六月、戊寅、南朝關白二條左大臣藤師基剃髮、號光明臺院、入道、其子教基代之、是月、太宰少貳頼尚・大友氏時分兵平豐前・筑後兩國、長野・山鹿・原田・秋月・松浦・草野・高木・藤津・熊代等悉屬之、少貳・大友軍勢大振、總八萬餘騎、乃議自筑後・肥前兩道攻菊池城、武光召薩摩・大隅・日向兵、猶未至、乃議奉征西將軍擧衆討少貳・大友、而武光遣使於太宰府曰、聞足下兵

日薩軍士來會肥後、奉懷良親王爲總都督、菊池武光指揮諸軍、向太宰府、
搢紳十二名、皆累年寄食菊池者、

衆如雲、請渡筑後河而西、武光以寡迎戰而決輸贏、若猶遲滯、則我催部屬到宰府相見耳、少貳・大友畏其勇言、不能出軍、○秋七月、日向・大隅・薩摩軍士來會肥後國、菊池武光與諸將議大擧、乃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爲總都督、洞院權大納言藤實清・春日大納言源顯時・北畠中納言源信親・竹林院三位中將・花山院少將・土御門少將・坊城三位・葉室左衛門督・日野左少辨・高辻三位・九條大外記・其子主水正等從懷良親王、新田・餘族・岩松相模守・世良田大膳大夫・田中彈正・大河・桃井左京亮・江田丹後守・山名因幡守・堀口三郎・里見十郎等、皆失其采、共累年依菊池、相倚從軍、菊池武光指

少貳賴尚出兵到筑後国、大友時氏會戰

揮諸軍向太宰府、其族則其子次郎武政、及姪武信、武明、赤星武貫、貫或作世、其部下則城氏、賀屋氏、見參岡氏、莊氏、國分氏、其屬黨則名和長秋、長年次男、長生、長秋弟、宇都宮氏、千葉氏、白石氏、鹿島氏、大村氏、大野氏、派氏、溝口氏、牛糞氏、波多野氏、河野邊氏、稻佐氏、谷山氏、澁谷氏、島津氏、齋所氏、高山氏、伊藤氏、絹臈氏、土持氏、合田氏等、總四萬六千餘騎、少貳賴尚聞之、各出兵到筑後國、陣味坂莊、據杜渡口、賴尚子新少貳忠資、姪賴泰、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次泰親、太宰賴光、山井惟則、饗場重高、行盛、相馬氏、木綿

氏、西河氏、草壁氏、牛糞氏、松浦黨、佐志氏、田平氏、千葉氏、草野氏、高木氏、綾部氏、藤木氏、幡田氏、高田氏、三原氏、秋月氏、島津氏、澁谷氏、本間氏、土屋氏、松田氏、河尻氏、詫間氏、鹿子木氏等屬之、大友氏時率其部屬來會焉、總六萬騎、隔筑後河以待菊池之來、丙午、菊池武光到筑後國、陣高良山、柳坂、水繩山、戊申、武光率五千餘騎臨筑後河、窺瀨之淺深以挑戰、少貳堅戒不戰、經日、武光又率一萬餘騎分之、設伏兵於處處、少貳懼其夜襲、與大友議、退陣大原、此地四方皆沼、便於拒敵、武光不知之、先率私兵六千餘、濟

少貳賴尚為一色氏所圍殆危、武光援之

河、則少貳既去、無人、由是懷良親王帥諸軍渡河、陣於味坂、此地距大原三十餘町、武光日日令遲卒挑戰、然少貳不敢出、兩軍不遠、互見旗旌、先年少貳賴尚為一色氏被圍殆危、武光援之、解圍、賴尚感、書誓詞謝武光曰、賴尚子孫七代之間、不可向菊池之輩弓、若違此言、則諸神罰之云云、至此武光憤其背誓、而捧親王日月之旗、而貼賴尚誓詞於其下、以辱賴尚、又發然、賴尚守而不戰、

○八月、武光分軍為三隊、島津氏、牛糞氏率薩隅兵八千餘為東隊、長伊藤氏、絹臈氏、土持氏率日向大隅兵五千五百騎為一隊、名和長生、大野氏、溝口氏率筑前肥前肥後兵五千五百騎為一隊、而武光率八千餘騎進在先陣、新田氏族等率六千餘

武光先登、夜襲賴尚陣

菊池武政擊殺新少貳忠資、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繼泰親逐戰

騎護親王在後陣、武光別選兵三百人、先自間道進向賴尚陣、乘夜襲擊、縱橫馳回、放矢、賴尚兵衆地狹、為之驚騷、不辨主客、相共戰死者三百餘人、丁丑、黎明、武光督諸軍超沼而進、其子次郎武政貼賴尚往年誓詞於旌、為先登、破原田、秋月、三原、高木軍、武光襲破松浦、神田軍、少貳軍混亂、武政進兵擊破新少貳忠資、忠資戰死、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繼泰親引兵百餘騎還戰死、菊池武明、賀屋氏、見參岡氏、莊氏、宇都宮氏、國分氏等皆為之戰歿、自是兩軍逐次相戰、菊池武信、赤星武貫以十餘騎與太宰賴

菊池武信、赤星武貫与太宰賴泰戰、岡上氏擒賴泰、而武信武貫遂死

日野坊城等從懷良王者拒戰皆死

泰等二萬餘騎戰、武貫以寡破衆力戰而死、武信部下岡上氏擒賴泰、而武信亦戰死、菊池軍將敗、懷良親王令曰、武光死則我運極矣、衆皆救之而可也、由是新田一族等與武光合勢、以三千餘騎衝賴尚陣、賴尚兵二萬餘騎兩射將軍懷良被創、賴尚兵乘勝、日野某、坊城某、洞院實清、花山院某、北山某、北畠信親、春日顯時、土御門某、高辻某、葉室某等、及世良田氏、田中氏、岩松氏、桃井氏、堀口氏、江田氏、山名氏等拒戰皆死、武光及其子二郎見之殊死戰、懷良幸免、武光被堅甲、故強弩不能穿之、突馳擊敵十七度、既

武光斬少貳武藤、賴尚一族饗庭父子及諸將士多戰死、

而落胄傷鬢二創、少貳武藤與之抱持、武光斬武藤而獲首、凡兩軍接戰自卯至酉、大小三十餘合、賴尚一族并饗庭重高、行盛、山井氏、相馬氏、木綿氏、西川氏、草壁氏等二十三人、及士卒三千六百二十餘人戰死、武光軍死者廷臣十人、新田族七人、并結城氏、加藤氏、合田氏、熊谷氏、三栗屋氏、松田氏等、及士卒千八百餘人、賴尚戰疲、退于太宰府、據寶萬嶽、武光亦勢減、奉懷良歸肥後、大友氏時亦先逃於太宰府、而歸豐後高良山、僧善信記此役兩軍死者、自將帥至步卒都一萬八千餘人、皆曰、一日之戰死傷如此者

甚希、自是少貳大友與菊池勢無強弱、相互守其國、無并呑之志、故其部屬各歸其邑、而休九州兵革、暫止、評判曰、懷良親王歸肥後、病瘳、而薨、然此後猶有稱征西將軍、稱關西親王、或其立懷良子、襲其号乎、抑又迎他皇子乎、未可知之、然中華書有稱日本国王良懷者、蓋其傳聞懷良而誤乎、評判所謂懷良斃於此役者、未可信焉、○九月、京都鎌倉流言、故將軍尊氏棄館之後、天下將危、然基氏屯入間河、不安寢食、悉平不順者、故新田義興及其族在東國者皆被害、故義宗在越後不能起兵、諸國亦畏其威風、故將軍若以斯人為家督、則天下早定於一也、義詮不然、唯耽酒色、怠武備、而近則楠氏和田、北則直常、高經、西則菊池、

京師流言、動義詮心

畠山道誓說基氏、以南征一統兩朝

動窺京師、若微基氏、則天下蜂起、而武家滅無日矣、義詮聞而忌之、基氏亦謂縱雖為弟、武事政道不可劣兄也、由是兩雄外睦內疑焉、鎌倉執事畠山道誓謂是立功執權之秋也、說基氏曰、都鄙皆曰、連枝不和、臣願假大將印、率東國軍上洛、南征鏖楠氏和田、而擒南帝、以一統兩朝、為新將軍立功、以解其疑、然則連枝相和、為東西兩將、而武門長久之基也、基氏領焉、道誓悅、而通好於東國群士、以豫約恩賞、而遣使於京都、就細川賴之、以白義詮、義詮曰、擧畿內兵以攻吉野、亦可輙克焉、何必假基氏力哉、賴之勸義

畠山道誉率大軍入洛
仁木頼章入道道崇卒
正儀正武諂南帝行在所天野而奏軍事

詮許道誉所請、義詮曰、然則卿其熟謀之、頼之乃諭道誉使而歸之、於是道誉受基氏命、以促軍装、○冬十月辛酉朔戊辰、畠山道誉發入間河、赴洛、其弟畠山義深・義熙、武田氏・逸見氏・佐竹氏・河越氏・戸島氏・土屋氏・白鹽氏・長井氏・結城氏・難波氏・小田氏・小山氏・高根澤氏等、及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紀清兩黨、其餘伊豆・駿河・參河・遠江兵悉來從、都號二十萬七千餘騎、路程七十餘里之間、絡繹不絶、壬申、仁木頼章入道道景卒、年六十一、○十一月乙未、畠山道誉率東軍入洛、都下貴賤觀者如堵、楠正儀・和田正武諂南

帝行在所河内天野而奏曰、聞畠山道誉率大軍入洛、加之山陽・山陰・東山・南海・北陸兵亦集來、然臣想敵兵雖衆、而戰則克之、何者軍有天時・地利・人和、而彼皆違之、明年大將軍在西、出兵不可西行、則彼違天時、我營後連深山、前隔大河、以據要害、則此得地利、先是凶徒屢犯帝座、皆不得利、以不知地利也、且道誉籍威於公、而貪功於私、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等媢疾之、則彼失人和、以此言之、則雖百萬之衆、不足懼耳、然皇居不可不堅固、金剛山中觀心寺者、嶮要之地也、願宜臨幸焉、臣等以和泉・河内兵據千劍

南帝遷幸観心寺

破金剛山、日夜出戰於龍山・石川邊・湯淺・山本・恩地・桂河・野上等、與紀伊守護代鹽冶氏合陣于龍門山最初峰而出、步卒於紀伊川學文路邊而疾戰、以破之、則敵氣可屈、因乘其便者、破敵之術也、於是帝如觀心寺、唯令傳奏上卿・奉行職事・護持僧・衛府官等十餘輩相從焉、其餘公卿以下皆散之四方、晦跡竄身、正儀謂守城則為大軍被圍、而不能克焉、悉焚營壘、匿山谷間、而不令敵知我所在、而遮於要害、出于不意而戰、則敵疲而粮竭、正武謂願假我兵數千、一戰於渡邊、破敵先鋒、而後入山中、正儀不聽之、衆謂

北朝使筑紫群士撃懐良親王・及菊池武光
畠山道誉・仁木義長相抗衡
義詮發京向南方

正儀言焚壘亦不為得焉、正武以寡當衆亦危、正儀曰、不焚壘而為敵被奪、則無益而招損也、衆不能止之、皆焚其小壘、且焚人家民屋、為令敵不奪掠也、於是不預軍旅者、悉皆逃徃紀州、丙申、賜綸旨於筑紫群士、撃懐良親王及菊池武光、許判曰、道誉入洛、威推趨群、義詮毎事与被相議、仁木義長以軍功高故、素与諸将不和、故細川・土岐・佐佐木等与道誉結交、擯義長、義長不屈、与道誉抗衡、道誉驕強、接諸将無禮、故未幾、諸将亦不服道誉、而有不悦南征者、○十二月庚申朔、戊寅、勅賜御旗御馬於義詮、依南征在近也、己卯、義詮發京、向南方、自帶甲冑、以競戎容、執事細川清氏、其族家氏・業氏・頼有・滿氏、足利氏頼、按、氏頼者、高経子也、

然從此軍則高經既歸服義詮乎一色直氏、今川範氏、貞世、土岐善忠、賴世、賴雄、直氏、蜂屋義行、今峯光政、外山賴行、賴世、賴近、佐佐木信詮、六角崇永、赤松貞世、元名貞範則祐、光範、直賴、範實、朝倉正景、厚東氏、小宇津氏、高山氏、小里氏、猿子氏、舟木氏、明智氏、河野氏、諏訪氏、禰津氏、長尾氏等、七萬餘騎爲正兵、陣大島、渡邊、尼崎、鳴尾、西宮。癸未、道誓率東軍發洛、爲奇兵、陣八幡山下、眞木、葛葉、赤松光範以守護于攝津、而南方陣營半在其地、故率水陸師先至渡邊、列舟于河上以備之。乙酉、仁木義長爲後陣、發京、其族賴勝、賴長等從之。

畠山道誓陣天王寺義長陣西宮相持

延文五年

南征東軍入河內構營正儀據

正三位藤長顯敘從二位。丙戌、畠山道誓等發八幡、濟渡邊河、正兵奇兵相繼起河、陣天王寺、安部、住吉、遠里小野。京軍皆謂楠和田可迎戰於此、然南兵不守此。故大軍容易渡河。唯義詮未起河、在尼崎固轅門。赤松貞世則祐在大渡備斥候。仁木義長陣西宮。其意謂先軍若敗、則以精兵代之、可立殊功於諸將之上。

庚子五年、南朝正平十五年春正月己丑朔、節會。令衞士警護禁門、依義詮不在洛也。南征京軍東軍入河內境內、張陣構營、未輕進兵。楠正儀初謂置兵於深山幽

金剛山部署諸將拒京軍

義詮陣于天王寺道誓陣于金剛山下

谷、敵進則拒於險、退則追之、乘其弊以決雌雄。然以敵不容易進。正儀、正武猝修赤坂城、以三百餘騎據之。福塚、川邊、佐良階、富本、岩郫、橋本等、以五百餘騎據平石城。眞木野、酒邊、古折、野原、宇野崎、山佐、和秋山等、以八百餘騎據八尾城。且令大和河內宇多宇智兩郡兵千餘人、設壘於龍泉峯、以爲誘兵。○二月、己未朔、辛未、義詮兵三萬餘騎、陣于住吉天王寺。畠山道誓陣于金剛山乾隅津津山、與敵軍相距纔一里餘。正儀諜者見道誓諸軍不整、歸告之曰、可襲破之。丹下氏、貴志氏曰、時不可失也。正儀不聽曰、百日

丹下貴志不悟楠氏策而叛降道誓

清氏被創敗走

之間、不勞而克焉。何成危計損我兵哉。丹下貴志謂正儀怯也、不足成事。乃與其黨股野、礬田、酒勾、水速、湯淺等降道誓陣、道誓大悅誇言曰、敵既弱矣、正儀正武降亦可算日而待焉。既而兩軍互出步卒、每日接戰。東兵始雖守道誓號令、後稍懈怠、侵掠神社佛閣器物殆盡。細川清氏得鄉導夜襲觀心寺。礬田湯淺等雖降而猶思楠氏、恩竊告於恩地。恩地信疑半矣、然言於正儀。正儀使恩地安間率步卒以備之。清氏不知之、凌險進兵。恩地安間猝起擊之。敵將六人、士卒二千餘人爲之死。清氏被創、大敗走。道誓又召

義深号尾張守

畠山義深陣最初峰、恩地桂川湯淺等攻之

湯淺、問夜襲之謀、湯淺曰、楠氏有家法、而號令整而戒嚴、堅有降者、則速可梟其首。○夏四月丁巳朔、己未、道誓令其弟義深為將、而率白旗一揆、平一揆、千葉、杉原一族、諏訪祝部某等兵三萬餘騎、向最初峯、正儀聞之、令恩地、桂川、湯淺、貴志等千八百騎攻之、義深先屯和佐山、與南軍相對、三日不進、而構鬪障、塗壁以為堅根之謀、南方士長鹽谷氏欲誘致之、而引兵去最初峯、退於龍門山、畠山家長遊佐氏見之、以為退去、因麾兵倉皇追之、遂至龍門山半腹、士馬少休時、鹽谷使步卒千餘人自東西兩射畠山兵、為

鹽谷某陷澗底遂被殺、

畠山義熙今川貞世援義深

之不得進、中矢死者太多、鹽谷先進野上、山東、貴志、山本、恩地、桂川、志宇津、學文路兵二千餘騎、馳下擊之、畠山兵大敗走、鹽谷長驅追之、其馬被傷殪、共陷澗底、遂為敵被殺、是日、東兵被殺虜者、三百餘人、所棄兵器不知其數、義詮及道誓聞義深敗衂、太懼、唯仁木義長以與道誓有郤、獨嘲笑之、以為快、遊佐氏出東時、以黄金百兩裝飾佩刀、長三尺八寸、耀主客之目、及敗走棄之而逃、又有祢津氏者、多力誇勇、是亦棄其刀走、丁卯、道誓再遣畠山義熙、今川貞世、細川家氏、佐佐木信詮、土岐直氏、芳賀公賴、小原氏、土岐桔梗一揆、佐佐木黄旗一揆於紀伊、而率兵七十餘騎以助

芳賀公賴急進攻龍門山、恩地桂川力戰遂死

義深、公賴父禪可、臨行謂公賴曰、前日我軍挫傷、而敵勢氣熾、則此役亦何容易哉、東國武夫雖多、而吾黨之勇武、人皆許之、汝不破敵、則不可生還、勿再為仁木義長被笑、公賴敬諾、藤隆俊聞義熙等率大軍來、而聚部下議軍策、時熊野湯川莊司某叛將來襲之、和州越智氏亦降于芳賀公賴、公賴乘勢急進攻龍門山、恩地、桂河等力戰遂敗、隆俊退據阿瀨河城、義深等諸將謂雪前敗之恥、乃共引兵歸津津山、禪可聞公賴之戰功、大喜、南帝聞隆俊之敗、有懼色、是月辛巳、隆良率氏範等登銀嵩、密遣使於義詮及道誓曰、

藤隆良謀逆、焚賀名生皇居

南帝遣藤師基征隆良、

授吉野十八鄉於我、則擒南帝以降、義詮約之曰、事成則匪啻吉野而已、奉授大和、河內兩國、隆良大悅、乃舉旗、悉焚賀名生舊殿、及南朝公卿等廬舍、其屬兵等大驚、馳告隆良叛於南帝、南帝皇居甚急、壬午、南帝以前關白藤師基為將、而率和泉、大和、宇多、宇智郡兵千餘騎、征隆良、由是吉野十八鄉兵知其反、皆離散、隆良兵纔五十餘騎、赤松氏範謂、臨其危而去者、非武夫之道、吾知隆良之反而不去者、不得已也、唯有死耳、乃率二十六騎力戰晝夜三日、遂被數創、遁歸播磨、隆良奔于南都。○閏月丁亥朔、乙卯、細川清

氏赤松範實拔龍泉城初楠正儀等遣大和河内兵千餘人以守龍泉城曠日而敵不攻之由是召還其兵唯置步卒百許人而懸旌旗於樹枝以張疑兵津津山兵見之以爲守兵衆不敢欲攻之土岐桔梗隊中有一老兵一日謂隊衆曰太公兵書云望其壘上飛鳥不驚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今望此城是也只可以此一隊衆而攻拔之衆皆諾至是五百餘騎昧爽潛下津津山至龍泉城户揚鬨聲細川清氏赤松範實聞之單騎馳進從士亦繼至清氏見其執旗者馬傷不得進自取其旗以建岸前大呼曰清氏先登

清氏赤松範實陷龍泉虛城

也範實踰壁入城呼曰範實先登也桔梗隊兵内海光範日吉氏藤田氏見清氏範實疾進即毀城户馳入城兵雖禦之而以衆寡不敵棄城奔赤坂津津山兵十萬餘騎聞之稍稍悉馳赴至則城已陷諸將皆懟曰爲楠氏被欺而令此虛城累月不拔也清氏範實土岐氏誇其功今川範氏謂佐佐木崇永曰彼等陷虛城以爲立功可捧腹也崇永曰數萬兵不知爲虛城然彼等知之而拔之則非無功也今望見平石城則守兵亦不多請速屠之以抑彼等揚言也範氏曰善哉及暮範氏崇永督五百餘騎攻平石城城兵

平石城陷

義詮道誓率大兵及赤坂城

素寡雖暫拒之不克兩將競進攻擊之城兵不能支及夜半奔金剛山八尾城兵聞龍泉平石二城陷皆出奔義詮悦曰敵城皆脆唯赤坂一城存正儀雖運策數日之間陷之者必矣天下一統時至矣然諸軍在陣漸半年皆疲困思歸○五月丙辰朔戊午義詮及道誓率諸軍圍赤坂城號二十萬騎諸將各分隊固陣環攻之正儀多謀寡勇和田正武有勇拙謀正儀曰守孤城對大敵則必敗不如暫匿金剛山待敵之疲虛而擊之正武曰不可也以我一家之小對天下之敵而唯令步卒挑之而未自一快戰則爲敵被笑我唯乘夜襲敵一戰而克則却敵不克則退而後入金剛深山耳正儀雖不肯

正武敗歸用家法之約言得敵而殺之

之然不及止之而城守累日癸亥正武簡精兵三百人告約曰唱武則可答武而及夜參半出城擊結城壘諸壘聞鬨聲驚擾唯結城整兵大射之正武先進麾兵踴躍而戰結城兵七百餘人氣屈欲退細川清氏率五百餘騎以廻敵後呼曰清氏來助勿退結城部下鹿窪氏富澤氏茂呂氏爲之得勢還力戰正武兵死傷若干失利而退結城兵物部氏等四人勇剛絶人潛尾正武之退而入城欲窺殺正儀正武楠氏家法夜襲敵而歸陣之後令諸兵皆齊起居有相約之言問之而若敵雜居則搜索之正武歸城用其術

正儀焚赤坂城而匿金剛山

正儀令丹下貴志等佯通謀使於敵陣

而探得四人殺之、正儀以敵勢強、而正武一戰無益、故令恩地等退紀州、正武歸和泉、而正儀焚赤坂城、而匿金剛山、謀誘敵於嶮以破之、京軍東軍欲繼攻千劔破、然以士卒疲困、故猶豫趦趄、正儀令丹下貴志等佯通謀使於敵陣曰、將軍若赦正儀多年對捍之罪、則可諭正儀降麾下、義詮始不信焉、然以屢請故許之、曰正儀若降則可授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四州、往返累日、丹下貴志等復遣使曰、正儀不從我輩之言、速可以大軍攻之、吾曹爲內應導之、義詮懲前日之事不信之、正儀每夜分兵連炬出城、亦離散之

義詮攻千劔破城陷正儀謀大破

勢、或佯乞降、言山城不可守也、義詮及道誓信之、議大擧之事、戊寅、京軍東軍十餘萬、競登金剛山、欲一擧屠千劔破城、然無內應者、城中轉大木投巨石、敵兵壓死者大多、骸積如山、畠山義深揚聲曰、丹下貴志所約皆僞也、我兵既多死、以天下之兵不陷此一城、則奈後世之嘲何、自鼓而進、然兵士艱嶮躊躇、正儀豫所伏之士、遮于此出於彼、發自群嶺、一隊退則一隊進、相代競擊之、道誓陣狼狽而敗走、城兵追擊之、正儀不及出城、以寡擊衆、敵不知鄕導、陷於巖谷、道誓殆危、入津津山、義詮諸軍皆潰而退、入津津山、

義詮凱旋歸京

道誓慮楠氏兵來追而去津々山、而逃於天王寺、諸軍或退于飯盛、或避於八幡、唯細川清氏・佐々木崇永・赤松範實・土岐氏・明智氏・今川氏・澁川氏等、三十八隊兵士六千餘騎護義詮、留津々山、癸未、義詮慮千劔破難攻、與諸將議曰、此役陷赤坂及數城、則不爲不利、正儀既逃入深山、則凱旋休兵馬而可也、乃令細川業氏守和泉國府、杉原存正居譽田城、守河內國、其餘數城皆置戍、唯赤坂・龍門・龍泉附楠氏、而不及置兵、楠氏部屬等請擊義詮陣、正儀以爲危而不許之、部屬等皆謂正儀唯讀家傳兵法、雖達籌策、然勇氣劣父兄、故不悟乘勝之機、可惜焉　乙酉、義詮退陣天王寺而

楠氏攻湯川庄司破之

道誓清氏等謀滅義長

率諸軍歸洛、道誓等諸將皆歸京、敕使到義詮第賀其凱旋○六月丙戌朔、己丑、楠氏將恩地氏・山本氏到紀州、攻湯川庄司破之、湯川逃至京師、其黨奔南海、畠山道誓・細川清氏・土岐善忠・佐々木道譽等謀滅仁木義長、初貞和之末、道誓時稱清國在紀州、與楠氏戰屢失利、乞援兵於尊氏、尊氏使義長援之、義長辭曰、如正行勇猛、亦師直克之、平其餘寇容易之事也、清國怯而取敗耳、臣恥與怯者合兵、若欲命臣則可召還清國、臣唯以一隊克楠氏而已、遂辭不往、清國聞而不平、其後清國屬直義而降尊氏、義長嘲曰、自

星野行明叛義長屬清氏部下

今反覆怯士、宜師清國、清國益恨之、義長性嗜酒、極醉則放言無憚、故每逢清國、必侮辱之、清國曰、可手刃義長、共死而雪恥也、或告義長、義長笑曰、彼若剛則口不言、而可手刃我、其發於口者、所以爲怯也、今般道誓入洛、諸將皆推重之、唯義長不及一問焉、逮南征、亦獨陣西宮、不會道誓軍、嫌諸將重道誓、而不謁義詮轅門也、參河國者、義長所指揮也、此役州士星野行明、屬細川清氏部下、義長怒收行明采地、由是與清氏有郤、義長曾養故土岐賴遠子氏光、以爲假子、謀奪土岐善忠所領、而授氏光、故善忠不悅、佐

佐木崇永、滅武敵高山氏、賜其地、義長欲爭之、以充累年戰功、是以崇永亦恨義長、其餘道譽、今川範氏等、皆厭義長負勇專橫、道誓聞諸將不滿於義長、而稱休南征之疲、每日招清氏、崇永、道譽、善忠、置酒飲茶、晝夜交會、而情好款密、一日道譽竊語曰、此行我之發兵也、匪翅南征、其志本在擊仁木義長、何者彼之爲人、暴惡戾狠、蔑如公命、動恣私情、前日南方之役、累日之間、義長在西宮、終不來謁尼崎幕下、且敵失利則反憂、得利則反喜、不義不忠、何如之、然徒領數國、傍若無人、若不罪之、則國家不可治焉、我今欲

前内大臣藤公清薨

正儀發金剛山、東軍敗

爲幕下除害、不知諸將謂何、清氏等以有舊怨、皆附同之、謀滅義長、然秘未發、前内大臣從一位藤公清薨、楠正儀、和田正武發金剛山、到國見焚渡部橋、欲攻譽田城、驛使頻至、義詮大息曰、數月之勞一時空矣、諸將皆疲、誰可奔命乎、畠山道誓謂有便擊義長、而乃與細川清氏、佐佐木崇永、及今河範氏、貞世、赤松光範、芳賀禪可、武田氏、河越氏等三十七隊七千餘騎、不待號令、佯稱南征、以赴天王寺、佐佐木道譽與道誓密謀、而與吉良氏、荒川氏、一色氏留京師○秋七月、正儀聞京軍至、曰、此不必擊、我想夫諸將爭

正儀早知京軍諸將爭屠而退軍

屠之端乎、我不勞而坐克而已、部屬等請戰、不許之、引軍入金剛山、道誓等不追之、正儀既退、諸將不歸、滯留大王寺、議擊義長、各約軍期、其事稍漏聞于京師、義長怒、乃馳到幕府、告曰、道誓、清氏等欲擊臣、而臣無罪、恐是托事以圖不軌也、不可不戒嚴、義詮曰、何有此事、以告者之過乎、若實則我可與汝共謀、然則誰與彼乎、義長喜而歸、分部下七千餘騎、使其姪仁木賴夏子賴章率二千餘騎屯四條大宮、其弟賴勝率千餘騎陣東寺、而焚宅邊廬舍、自率精銳以待敵、既而義長慮義詮與同道誓清氏、而與賴夏率二百餘

義長劫義詮而奏帝、賜討道誓清氏綸旨、

佐佐木道譽使義詮捨義長而遁去、

騎至幕府、監護四門、悉逐幕府近侍群士以退之、又欲聲道誓清氏不臣之罪以討之、因劫義詮而奏帝、乃賜綸旨并教書、自居武家執事職、辛未、天王寺諸將進兵會山崎、分爲二軍、清氏率三千餘騎過鵙目寺、自西七條入、道誓善忠崇永率五千餘騎經久我畷、自東寺入、洛中騷動、佐佐木道譽佯爲左袒義長者、共議軍事、義長不疑之、既而道譽自側門入謁義詮曰、義長強暴衆之所惡也、道誓清氏與諸將擊之、明公何不捨彼乎、今夜臣可與義長議軍事、明公宜乘其間而變形自北小門遁去、臣先設乘馬待之、

義詮許諾焉、道譽出與義長談、義詮與海老名氏等三人、微服潛出、而騎馬赴西山谷堂、道譽漸度義詮出去之遠而辭、義長歸其家、而與一色、吉良、荒川至谷堂、既而義長入幕府、而知義詮不在、大驚而詰問婦女等、皆曰、不知之、義長怒曰、呼老奴道譽之所爲乎、賴夏罵曰、義詮何怯乎、我輩戰克、則束手來降乎、幕府群士聞義詮捨義長、而皆分散附道誓清氏等、留者纔三百騎、義長勢屈、惘然黎明、敵軍漸近、炬火如晝、義長慮難對捍、而使賴勝奔丹後、賴夏奔丹波、自奔伊勢、甲戌、義詮歸京、道誓清氏、諸將皆謂義長

恩地、桂川攻根來衆徒於春日山城、悉殺之、

勇猛戰克不易、然無事而出奔、各欣然歸洛、南方宮軍在大和河内和泉紀伊者、乘京都内難之弊、燒烽飛艦以爲攻戰之勢、和泉守護細川業氏不戰而逃、湯淺氏族棄紀伊城、乘舟奔于兵庫、杉原存正棄誉田城、而擁水速城、楠正儀攻戰一晝夜、存正敗走赴南都、恩地、桂河攻根來衆徒於紀春日山城、悉殺之、熊野湯河庄司某屬義詮、而陣鹿瀬蕪坂、以欲攻阿瀬河定佛城、定佛與山本氏、田邊氏率二千餘騎逆戰破之、斬敵三百三十餘人、梟首於田邊、於是南方兵勢復振、洛中無貴賤歸罪於道誓、道誓稱病蟄居、○八月、乙酉朔、戊子、畠山道誓東歸、基氏聞京師亂、怒曰、道誓欺我入洛、不能定南軍、而招義長亂、彼代我假大將號、則天下以彼不義爲我罪乎、嘆息不止、道誓聞而畏、俄東、東士同行者猶有二萬、路過參河、是州義長所領也、故守護代

道誓東歸、會吉良西鄉等遮路、進退失據、

山名時氏乘京軍內亂、攻降因作二州、

西鄉氏以五百餘騎至矢矧遮之、吉良滿貞亦應義長、與西鄉合兵、道誓不得過、躑躅曠日、時小川氏應義長、起兵於尾張、於是道誓及佐竹氏、宇都宮氏等赴關東者、以敵遮前後、進退失據、道誓經信濃木曾、入上野而歸鎌倉、山名時氏發伯耆、至因幡美作之間、初時氏聞東軍征南方、慮道誓併攻伯州、固壘設備、既而聞義長出奔、楠氏復起、謂是可乘機之秋也、乃率三千餘騎、分遣於因作二州、攻赤松氏所置之諸城、奈木、長尾、景石、塔尾、新宮、神樂尾皆降、○九月、土岐某、池田某等附於義長、與小河氏構壘於尾張

土岐直氏攻小野莊

仁木義氏与佐佐木崇永會戰

小野莊土岐直氏以兵三千餘騎圍攻之經日城中粮竭小河池田皆降直氏以小河氏有舊怨殺之東池田爲土岐氏族故赦之而赴州番豆崎城義詮以大島義高爲參河守護而赴任西鄉氏吉良滿貞遮戰義高與星野行明合勢以破之西鄉奔伊勢滿貞乃降石塔賴房以仁木義氏〈義長弟〉爲將而驅促伊賀伊勢兵以二千餘騎至近江陣于葛木山佐佐木崇永其弟信詮聚州兵陣于飯守岡而相持數日佐佐木高秀〈道誉次子〉率兵陣于市原助崇永既而義氏謂士卒曰兩陣相守曠日徒煩吏民耳非我之志且義長

亦謂何今日先當高秀以擊却之使敵不在我後而進可擊崇永乃與賴房及洲人大原上野兵伊賀名張一族發向高秀陣崇永見之裁率三百餘騎倉猝馳進時會義長部下祠一揆精甲五百餘騎及伊賀服部河合一揆來助義氏其勢大熾還與崇永當崇永兵雖寡而氣不屈乃使目賀田楢崎武儀平井等據河而陣青地馬淵伊庭等陣于左手河原自帥吉田黑田二部鈴村大原馬杉等而陣于其中央義氏從士長野氏先登與崇永大戰義氏兵敗走于天滿山崇永追斬矢野氏工藤氏宇野部氏後藤氏波多

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攻義長長野城

僧惠玄寂

野氏佐脇氏高島氏淺香氏萩原氏河合氏服部氏等五十餘人義氏乃降○冬十月乙酉朔崇永送敵首五十餘級於京師梟於六條河原仁木義氏既降服義長部屬分散纔有五百餘騎義詮謂可乘其勢微而平之令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率七千餘騎向伊勢義長保長野城地嶮故崇永善忠遠圍而不攻之義長兵寡不能戰相持超年○十一月甲寅朔庚午右大臣藤冬通辭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實夏兼左大將○十二月甲申正法山妙心寺開山惠玄寂頃年足利高經歸服義詮剃髮號道朝頃間隱士一人

北野通衣物語說

我西鄙人入高麗侵掠

寒士一人老僧一人詣北野社終宵連歌而後談倭漢故事或談神道佛法或述本朝古昔王道或語北條泰時時賴政令諷刺今之王道衰而武政之不振及東方之白或記其所語件件號北野通衣物語一說〈隱士者北條四郎泰家入道惠性也依其姪時行在伊豆國年久有所祈願密入洛匿名詣社寒士者故右少辨藤俊基子藏人大夫俊秀也倶南朝皇運不可開而出吉野寓洛中老僧者南朝僧正日野賴意也三人會於社中通宵相語其後賴意匿己名以爲所聞之談而語其兄日野大納言由是添傳於世云〉是年當元至正二十年高麗恭愍王九年我西鄙人入高麗泗州角山夏五月又入全羅道會尾次溝等處并揚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焚龍城等十餘

康元元年

仁木義長爲崇永善忠被圍

縣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我桓祖爲西江兵馬使閏月我又入江華禪源龍藏二寺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碩高麗沘驚龍力戰竟死我又焚喬桐縣

辛丑康安元年南朝正平十六年三月壬子朔庚辰改延文六年爲康安元年依旱魃飢饉疾癘也勘解由長官菅高嗣勘進年号字據唐紀作治康凱安之辞是夜洛中八十六町罹火災朝議云改元之夜洛中大變不吉之兆也改年號可也然武家既施行諸國故不及再改之仁木義長爲崇永善忠被圍且南朝所置伊勢國司源顯能亦張挑戰

土岐氏光兄弟議所附之利否二弟光明光行歸土岐忠善氏光獨援義長

之勢國分爲三土岐氏光其弟外山光明今峯光行爲其族被擯久依義長至此在長野城爲義長施戰勞善忠等遣使招氏光等曰早歸美濃列族籍以繼父祖之領氏光謂二弟曰無後者不孝也諸族復納我輩則汝等歸列族籍然義長累年之厚情不可忘焉今臨危棄之則不義也我留城而死然則孝義兩全矣光明曰一人歸而繼家則足矣請歸光行而我與兄共留光行曰我何棄二兄獨歸哉氏光曰我漸老無子縱歸亦無益繼家汝等猶未滿四十則全身有子孫則家運永傳不絕父祖之祀共諭告深切也

仁木義長依國司源顯能請降于南朝

由是二弟出城歸善忠既而善忠競圍長野城令光明光行懇招氏光氏光詠倭歌示其不變志而在城力戰主客共感之義詮傳聞而嘆賞之城險雖不輙陷然勢氣日減據土岐系圖則氏光光明光行共頼遠子也然評判曰三人共曾爲頼遠被逐可疑焉○夏四月辛巳朔辛丑仁木義長依國司源顯能請降於南朝曰義長久屬武家拒官軍其罪不可逭也今依道誓清氏等猜忌圍於孤城而勢既極矣若赦前罪則屬官軍盡忠戰顯能遣使於南朝令中納言藤宗房奏之南帝下諸卿議之左兵衛督藤康長曰往年直義既降如直冬時氏等亦未可信之

山名時氏攻赤松世貞

況義長在圍中爲免其難云爾者必矣且其爲人也惡逆無道不足取焉且仕尊氏義詮領七箇國猶以爲不足則縱成功亦不領日本國則不慊於其心絕之而可也然群卿僉謂彼降則伊賀伊勢悉屬官軍且國司顯能亦有便於守城乃奏請以賜勅免綸旨義長大悅顯能納粮於長野城援義長且催伊賀大和紀伊三州兵六千餘騎進發國中義長欲出城應之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帥一萬餘騎拒之顯能不能戰而入城崇永善忠併兵復圍長野城○秋七月庚戌朔辛酉山名時氏其子師氏時義率因伯雲三

降美作七壘攻屠林野妙見二城

時氏攻倉懸城菊池等出師大友少貳等援時氏

州兵三千餘騎向美作國守護赤松世貞在播磨使其兵士守之名木能仙篠向太可太菩提寺小原大野七壘悉降時氏進兵攻屠林野妙見二城唯倉懸一城堅守時氏圍攻之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與新田餘族帥五千餘騎發肥後赴筑前博多陣於香推宮大友氏時少貳冬資宗像大宮司紀井氏二萬五千餘騎爲正兵向香椎上松浦下松浦黨三千餘騎爲奇兵登飯守山遮敵後相持踰月○八月己卯朔甲申菊池武光部將城越前守某率千餘騎襲飯守山擊破松浦陣先是城氏屢遣修驗者僧徒等於松浦陣佯說曰誰某有貳心誰某爲內應不可不備焉故松浦部兵相疑忌不敢安心城某察其機俄襲之松浦大敗乙酉武光率五千餘騎急擊香椎陣少貳大友聞昨日松浦既敗各抱危懼故憚武光兵勢不及戰而亂走菊池追擊殺傷太多少貳冬資大友氏時共逃歸國由是菊池勢振九州遣商舶於中華度支豐饒華商或有傳聞懷良爲日本國王者辛卯勅青蓮院尊道法親王修法七日乙未大風殿傾壁壞燈明爐火皆消洛中洛外人馬多死衆皆謂修法招禍也尊道被嘲壬寅地大震天王寺及畿內伽

少貳大友敗走歸国菊池勢振九州

地大震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七　後光嚴二　三十六　何不成舍藏

時氏徇播磨国

阿保禪信叛赤松氏而應時氏

禪信初名忠實

細川清氏請僧志一修吒枳尼天法

藍多倒紀州諸山裂南帝命僧圓海再興天王寺山名時氏徇播磨國其家令小林重長帥二千餘騎攻竹山千草吉野石堂峰四壘赤松世貞則祐氏範光範師範直賴顯範等率二千餘騎陣高倉山爲之援勢山名師氏率八百餘騎相持焉阿保信禪頃年寓赤松家至此俄忘時氏到但馬国与長九郎合欲襲播磨赤松氏族防禦兵寡撤數城置戍於要路而請援於讃岐国守護細川賴之發国兵催備前備中備後兵○九月己酉朔辛亥細川清氏請僧志一修吒枳尼天法志一久住鎌倉畠山道誓信之以爲有外法成就之效至此入洛賣其術清氏記其所願三條以錢一萬貫施志一以祈之其書自筆加判函封則人無知之者頃年清氏爲武家執事威權冠世佐佐木道譽被信於義詮其言無不從忌清氏威清氏亦憎道譽奸遂交相惡加賀國士富樫介建武以來有功於武家補守護職富樫介死其子幼道譽請令己婿足利氏賴補加賀守護清氏不聽遂援義詮教書於富樫介子道譽御之備前福岡莊者初頓宮氏領之其後改賜赤松則祐又清氏爲執事令頓宮復舊領然則祐者道譽婿也故舅婿相議拒頓宮不納之清氏不平攝津國赤松光範久爲守護職然道譽請義詮以其嫡孫秀詮領攝州清氏謂

道譽忌清氏威清氏憎道譽奸

清氏依歌合會招義詮、道譽亦設治具招義詮、義詮赴道譽宴、清氏恨之

非義也、屢諫義詮、請令光範復之、道譽恨之、今秋七夕、義詮約赴清氏宅、催七十番歌合、清氏喜豫招歌人等、治具之設丁寧也、及期道譽來謁曰、今夜已宅飾七所、調七番曲、積七百種賭、試七十服本非茶、頗柱高駕、義詮曰、歌合者常也、七所之飾者奇遊也、乃違清氏約、而遊道譽宅、清氏不悦、自是君臣有隙、清氏有二男、長九歳、次七歳、清氏携之詣石清水社、加元服、號八幡六郎八幡八郎、聞者皆謂驕僭所為也、義詮曰、彼自擬源頼義乎、其無上之志既兆矣、道譽獨笑喜曰、清氏得怨於將軍、可乘間而斃焉、至此唱

道譽奪志一所持之清氏願書而示貞継

細川、即清氏、高山道譽、以清氏兒咀書見義詮

清氏請志一、有所祈願、招志一、强請而求其願書、奪而不返之、直赴伊勢守貞継（時剃髪號伊勢入道）、示願書、貞継開讀之、則其一曰、清氏管領四海、子孫永可誇榮花事、其二曰、義詮忽受病患、可被死去事、其三曰、基氏失武威、背人望、可被降我軍門事、貞継大驚、道譽曰、是清氏自筆自押也、謀逆不可疑焉、可速啓將軍也、道譽既去、貞継謂押判真也、其自書未可知也、且道譽奸謀亦不可圖焉、相州久有戰功、其謀叛亦不可信焉、乃秘而不啓之、既而義詮有微恙、道譽入自曰、公見清氏願書乎、義詮曰、未也、道譽曰、其不豫宜哉、

急召貞継責之、呈願書、義詮見之、謂清氏兒咀不可疑焉、道譽所言不偽也、經日義詮平復、道譽又呈清氏納八幡宮願書、義詮見之、則其趣同前書、乃想志一者、道譽所信也、故令彼入洛、與清氏通志、欲併奪京鎌倉也、自是義詮與道譽一人密議殺清氏、清氏不悟、（評判曰、清氏願書封函太盗也、故無知其實然、或曰、義詮武勇不足、行事多失、清氏患之屢諫、不聽、故發兩願、其一曰、神明加衛護之力於義詮、其二曰、清氏被武敵立功名、永為武家執事、遺榮於子孫云云、道譽賂志一及八幡社務、改願書詞、模清氏判形、以成讒言也、）丙辰、詔東大興福叡山三井僧徒修尊星王法、祈止諸國變怪、戊午、細川頼之率兵到備前國、近國兵士不來應焉、故頼之

京師訛言細川清氏叛、義詮驚出營到今熊野

留滞唐河、不能援赤松、倉懸城粮稍盡、己巳、細川清氏到天龍寺、視營構之事、携兵三百餘騎、列於庭上、以備不虞之變、洛中訛言、清氏叛、義詮驚曰、彼知道譽密謀乎、然則可急來襲乎、今府兵寡、戰於洛中則難勝乎、不加據要害也、夜半出營、到今熊野、絶橋連盾構轅門、以備焉、今川心省、宇都宮等在京、武士群至、洛中騒動、清氏自天龍寺馳歸、聞將軍指己為敵、而遣其弟僧某於今熊野陳請曰、清氏未知罪狀、恐其讒佞之所為乎、若不加糺斷、而決死罪、則為政道之誤、若欲加糺斷、則自往與讒人對陳、義詮不逢使

義詮若使
僧以譴責
清氏

僧令人責之曰、清氏叛謀既顯、何待糺斷哉。清氏曰、
然則待使者來而可放一矢而死耳。乃與其弟賴利、
家氏、將氏、從弟氏春、及猶子仁木賴夏共着戎衣、部
屬家僕、聞變來聚者七百餘騎、多於今熊野兵。故義
詮不能發兵討之。辛未、清氏語其徒曰、今熊野使節
來、則我可死於此。然相待三日、無來問我罪者。留洛
中抗衡者、似不憚武將乎。暫退邊鄙而可謝罪也。乃
出洛赴若狹、留家氏、賴夏於京、以窺時機。清氏家僕
等曰、今熊野兵僅五百、何徒逃去哉。清氏曰、若欲敵
將軍、則彼聽士等可一戰鏖之。我素無逆心、故避將

今川心省
与義詮図
清氏

軍怒而欲陳無罪耳。我無罪而死、非可惜命、唯恐我
死則讒人彌進、而國家危矣。從士皆落涙。及過千本
至長坂、召將氏、氏春諭曰、卿等不得罪於將軍、可速
歸京續父祖之家、且爲我陳謝。二子請從、然不聽。二子
垂涙而別歸京。壬申、義詮歸營洛中無事。曰今川家記心省子
貞世、素与清氏睦、此時心省在京、貞世在駿河、心省
說義詮曰、召貞世問清氏、則清氏必相面、使貞世就
席手双清氏、両死、然則不勞兵而事平耳、差臣為將
軍、棄一子不足惜焉、義詮感其忠心、省馳使指貞世、
未入洛、清氏避洛云云、評判曰、義詮見清氏願書、大
驚、謂伊勢貞継曰、令誰討彼哉、貞継曰、事未顕、則討
之不聴、公暫待之、義詮曰、可也、道誉密說義詮曰、清
氏為執事、故怒貞継者皆立其下風、若其猶豫、則見
師直於今日、公其勿与他議之、言漏則変忽起、義詮
以為然、而惟与道誉議、且令道誉圖清氏、然道誉畏

楠正儀擊
殺佐佐木
秀詮

清氏武勇、不以安命、而稱病赴有馬温湯、未渉、清氏及難云云、丙子、楠正儀擊攝津
守護佐佐木秀詮殺之。初尊氏以赤松範資爲攝津
守護、範資死、而其子光範繼。去年義詮南方之役、光
範調給軍用。而義詮延呢者私語謂、光範之軍用每
事不足。佐佐木道譽聞之、竊喜。歸洛之後、告義詮而
停光範守護職、以其孫秀詮代之。光範恨之。至是楠
正儀、和田正武乘其便、以五百餘騎過渡邊橋陣于
天神森。秀詮與其弟率千餘騎向之、而議隔神崎橋
以拒戰。守護代吉田嚴覺曰、敵侵掠我州境、可進鏖
之。遲怠而勿爲赤松氏取笑。我盡死力、則從士誰不

秀詮兵白
江氏戰死
瓜生氏父
子兄弟皆

同心乎。即先進渡神崎橋、後軍千餘騎亦繼濟河。嚴
覺問敵兵於牧童。答曰、唯見和田、未見楠。其兵亦不
過五百騎。嚴覺驕笑曰、擧敵可殲於此、可憐生。但可
待楠來而併殺之。乃秣馬少弛。正儀、正武察之、密遣
奴僕四五人呼曰、南方敵兵自河西來。宜拒於神崎
橋邊。秀詮聞之以爲敵自後來、因引兵過田間小路
赴橋邊、以欲還戰。正儀使步卒三百人立田畔左右
射之、雨注。秀詮兵爲之狼狽。正儀、正武、橋本氏、福塚
氏以五百餘騎擊之。秀詮兵白江氏戰死。白旗一揆
五百餘騎、捨器械皆逃赴河水。嚴覺先逃而徹橋板

死

清氏入小濱城以生叛心

命足利氏賴仁木義氏擊清氏

去、於是兵三百餘騎皆赴河溺、秀詮亦與其弟逃至橋邊、縣氏見橋絕、而勵秀詮兄弟而共戰死、瓜生氏父子兄弟、見秀詮等沒、欲共死、以赴之而中矢皆死、秀詮兵二百五十餘人皆溺死、爲敵被害者、纔五六人而已、正儀放生獲者、救溺河者、悉皆歸京、清氏到若狹、入小濱城、城代頓宮氏迎之、城嶮糧多、清氏曰、據之則野戰也、守城也、可支一兩年、乃生叛心、評判曰、頓宮氏元弘之役屬源忠顯及赤松圓心而後從義貞又降尊氏在細川定禪部下一年爲直冬而又降清氏尊氏惡其反覆沒收其采地清氏憐其勇而不撓墜過之故頓宮屬清氏部下而在若狹爲小濱城代、義詮命足利氏賴仁木義氏擊清氏、○冬十月、氏賴

足利氏賴攻清氏子播獄、頓宮氏叛清氏、敗走入篠峯

率北陸道兵三千餘騎、自越前向播獄、義氏率山陰道兵二千餘騎、自丹波向逆谷、清氏聞之嘲笑曰、彼等不足敵己、唯遣奴僕八人、先向氏賴家令朝倉氏敦賀陣、奴僕縱火、焚濱邊盧舍、揚鬨聲、朝倉以爲清氏率大兵來、與其兵三百餘騎逃奔、歸于越前府、丁未、足利氏賴耻朝倉之敗、率大兵到播嶽、清氏聞之、曰、此度我自出可以鏖敵、乃留頓宮氏守小濱城、而與其弟賴利率五百餘騎向之、主客相持未戰、先是、仁木義氏密諭頓宮曰、降則可加三千貫之地、而授義詮教書、頓宮持兩端、累日、及清氏出城而俄閉門、

細川清氏降南朝、仁木賴夏忘清氏

絕清氏、而自城後納義氏兵、清氏受敵於前後、不能進不能退、從兵皆散、清氏賴利逃入篠峯、○十一月、戊申朔、辛亥、山名時氏陷倉懸城、兵勢太盛、山陰山陽望風而懼、清氏賴利間行入洛、逃匿天王寺、依石堂賴房請降於南朝、南帝召楠正儀議之、正儀曰、彼武勇超群、降則可爲一方之將也、南帝許之、賜恩免綸旨、清氏乃率百餘騎朝吉野、由是仁木賴夏自洛至伊勢而應清氏、細川氏春至淡路、驅彼州兵而欲率水軍至和泉堺濱、以助清氏、攝津源氏松山某與南方結謀、構壘於香下而塞播磨通路、和田正武率

畠山道誓叛、據伊豆

兵陣于尼崎、矢尾氏丹下氏陣于中島、恩地氏據飯守城、楠正儀出于攝津、守護代蓑浦氏等率兵三千餘騎擊之、正儀率一千餘騎戰、蓑浦敗走、丙辰、從一位藤經教辭關白、詔左大臣藤道嗣爲關白氏長者、聽內覽乘牛車賜隨身兵仗、庚申、鎌倉驛使到洛告曰、畠山道誓叛、入伊豆國、據修禪寺城、其弟義深到信濃、與諏訪祝部合兵爲敵、義詮驚曰、畿內西國騷亂、欲召東兵平之、然東方亦有叛臣、爲之如何、初道誓征南方、在洛之間、從行之東士、多不告暇而歸者、道誓歸鎌倉、收其采地、陳之不聽、由是東士十餘人

基氏請責道誓令去鎌倉

誓約捧狀許基氏曰道誓執事則我輩不仕幕下基氏怒遣使責道誓曰往年入洛託事於南伐催大兵惱士民其功不成而令義長爲敵東歸之後没收無罪者使東士恨我者皆汝奸謀也其罪既顯可早避鎌倉若猶豫則發兵誅之道誓不及陳之率其部屬三百餘騎去鎌倉其夜宿小田原土肥氏聞之曰敵鎌倉公者不可不放矣乃僅帥八騎襲之道誓家僕遊佐神保齋藤杉原等擊却之既而道誓到伊豆入修禪寺城評判曰基氏勇氣度量謙備関東八州悉服新田氏族殆無遺類新田義宗脇屋義治不然係後亾跡不知其所在基氏又自到奥州留滯百餘日悉平不順者故累世国司北畠族類皆

細川清氏献策於南帝

離散今復放逐道誓自行号令而誅戮許者二十餘輩東士皆懼曰不圖再見賴朝之出乙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親世敘從三位細川清氏憑石堂賴房奏南帝曰清氏雖不肖歸降聖朝之後南海東海山陰東山皆擧義兵方今京師兵寡細川賴之赤松則祐與山名時氏相持土岐善忠佐佐木崇永與仁木義長會戰則恐不得來援是千歲一時也速令楠正儀等合力則臣清氏先登破京師不可過一日而不待來春迎翠華於京師南帝召正儀問之正儀對曰先是朝敵軍敗去洛數度而官軍不能克終者恐以天下士卒猶有未仰皇化也方今一戰控破義

南朝諸將會住吉義詮據東寺禦之

詮者臣力可克之何籍清氏之手然彼黨多我助少且諸國援兵不日而會則我軍不能久持而遂敗耳然以愚見不可廢朝議唯命南帝乃許清氏所請○十二月戊寅朔己卯義詮聞南軍可襲京而自到東寺聚兵庚辰南朝諸將二條前關白藤師基四條中納言藤隆俊及細川清氏賴利石堂賴房楠正儀和田正武湯淺山本恩地桂川等會住吉天王寺總二千餘騎細川氏春帥水軍自淡路至和泉堺濱赤松範實有故屬南朝自攝津兵庫欲挾攻山崎義詮在東寺點撿兵士得四千餘騎曰我衆猶倍於敵可出

清氏勇略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不戰而退

禦於都外乃遣士衞長佐佐木高秀至攝津攝津者高秀父道譽所領也故募州兵得五百餘騎以陣于忍常寺今河貞世率參河遠江兵七百餘騎陣于山崎吉良滿貞宇都宮時綱黑田氏陣于大渡其餘兵千餘騎屯淀島羽伏見竹田義詮自領千餘騎據東寺甲申南方諸將進渡河而議軍事清氏曰我諳知京軍兵勢也願此役許我主其謀衆曰可也清氏令曰我爲後拒而過山崎則高秀貞世恐不能出戰當洛中合戰則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兵皆放馬列兵挑待敵來以長槍陌刀自鋒隙刺馬則兵皆爲之墜而

足利義詮奉帝奔近江国、僧良芳蔽匿春王。

使我兵可進而不可退、則敵逗撓不得進、登時我與頼房範實合兵撃義詮、可斬之必矣。諸將善之、耶越中島、向洛路、遇忍常寺高秀、懼清氏勇、擁兵不出。貞世亦不戰、引退鳥羽秋山、其餘兵皆無戰志、敗走。乙酉、義詮見諸軍不利、奉帝經苦集滅道、奔近江國武作寺。洛中狼狽、義詮嫡子春王（後義滿）僅四歳、左右者抱之入建仁寺、僧良芳蔽匿之。（芳号滿州）是夕清氏等南軍入洛、燒義詮幕府。清氏暫執洛中權。（僧良芳慮洛中之變、潜護春王身自不離與傍、晝夜疾行、入播州白旗城、依赤松氏而幸免。）南帝豫遣使召諸國官軍會京都。北則越後新田義宗、義治、越中桃井

菊池与少貳相持。土居得能与細川相戰。直常叛遁足利道朝冨樫介。

義長与源顕能合兵撃土岐善忠。

直常、西則肥後菊池武光、周防大内介、南則伊豫土居氏、得能氏等、皆欲應召。然或各國有敵、不能離其境、或其勢微而爲敵被隔、無來會者。清氏素自負其勇、謂破京則可多歸降者。然皆慮南朝之賞薄於武家、無新附者。（評判曰、菊池與少貳大友相持、土居得能與細川頼之相戰、故不能向京。桃井直常爲足利道朝冨樫介被遮、大内介與直冬睦、而雖爲武敵、然不必爲南朝挟中忠義。義宗義治爲基氏被屈、僅保越後、隔無入洛之勢。）一仁木義長聞洛中之變、喜曰、是我開運之時也。與伊勢國司源顕能合兵、出長野城、撃土岐善忠。善忠分兵拒之。義長一戰克之。善忠又更兵進。義長戰疲而退。善忠追之。義長回戰者數矣。復

清氏正儀竟論[illegible]策

保長野城。顕能軍亦敗退。楠正儀欲進兵向近江。清氏曰、暫待之。以寡兵超他境則危計也。先遣仁木頼夏於丹波、招降仁木義氏、則丹州路開、而山名父子可入洛。然則我軍加多、其後向江州則必克。正儀曰、先是我軍破洛、敵逃江州者數矣。然以不乘機攻江州、故不能遂事。是衆所知也。諸將可任其意於正儀。則以一軍速攻江州。師基等皆左袒清氏、而不用正儀言。正儀嘆曰、此役亦事不成矣。清氏遂遣頼夏於丹波、以兵八百副之、陣於篠村、諭義氏招之。義氏佯和、不戰。頼夏不設備。經日、義氏帥千五百餘騎襲撃

赤松則祐諭其子範實及南軍。

氏頼、高秀、善忠、崇永、貞世、時綱皆來會義詮。

其不意、頼夏敗而歸京。赤松則祐密諭範實曰、汝以不知成敗屬公家。欲立戰功、則如楠正成。亦不遂其志。況其餘哉。且父祖久屬武家。汝何可屬南朝哉。範實以爲然、率其兵歸播州。足利氏頼率兵三十餘騎自越前至近江武作寺。佐佐木高秀及小原氏率兵自京至近江、加道譽陣、屯野路篠原。土岐善忠分其兵半、抑仁木義長、令其半加義詮。其餘佐佐木崇永、今川貞世、宇都宮時綱、皆率兵來從義詮。合其兵一萬、議攻京。加之仁木義氏率山陰道兵七百餘騎、自丹波路、赤松世貞、則祐、率千餘騎、自播磨路至兵庫、

義詮單進到勢多、南朝諸將避京、退於住吉。

道誉陳列諸器而避、敵意良苦。

共欲入洛。赤松氏範率水軍五百餘騎、向和泉堺天王寺、欲侵南帝、而遮楠軍後。辛丑、義詮督諸軍、發武作寺、癸卯、江州。先鋒進到勢多、南朝諸將不能保京、唯清氏請留而一戰。正儀曰、在此待敵、則不可也。進到大津、待敵來、急擊而入死地、戰則或其克乎。清氏曰、善哉。我爲先鋒、正儀爲後拒。乃欲發軍。師基不聽。曰、若不克、則大和河内亦爲敵被奪。不如先退、隙令諸國而再擧也。乃避京、經宇治退於住吉天王寺。清氏正儀亦不得已而退去。（初南朝諸將向洛、義詮赴武作寺。時佐佐木道誉亦去、自謂我宅廣矣、想夫南將有名者可居焉。乃飾其宅内、餚諸器、置羲之草書、韓愈文集於棚、懸諸鳥於竿上、湛美酒於大筒、使隱士二人處守。既而楠正儀先來居焉、處守者出迎之、以進美酒曰、道誉所命也。正儀以爲有情、而感悅之。清氏部下悉惡道誉、欲焚其宅、然正儀居之故、不放火而止。至此正儀去洛、又設酒肴倍前、且留刀鎧各一、令一士守之、以贈道誉。聞者或謂道誉有優情、或謂正儀爲老奸被欺而失刀鎧。）

車駕還幸、義詮歸京。

甲辰、義詮報捷於武作寺、行在所勸還幸。乙巳、車駕幸叡山東坂本、以洛中宮殿荒壞、故駐蹕於此。踰年。丙午、義詮歸洛。山名時氏師氏、罷美作軍歸伯耆、休士馬。初時氏與師氏議、一人留與赤松戰、一人分兵、欲入洛加南軍。未發、聞南軍退、而父子共歸國。頃年兵革不止、諸國皆亂、故僧徒避難、寓華域者許多。一僧在海上、說本朝之事。學士宋濂傳聞之、乃賦

学士宋濂賦日東曲十首。

日東曲十首、示之。其一曰、伊水西流曲似環、宮園遶映龜龍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猶効漢衣冠。（自註曰、本自古唯二姓、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其二曰、（五字闕）四家連城甲第競豪華、治書省内多官使。黄蝶紛紜簇五花。（自註曰、藤・橘・源・平、国中四大姓、治書者、乃官署名、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其印之曰太政官印。）其三曰、絶入層雲富士岩、蟠根直壓三州間。六月雪花翻素毛、何處深林覓白鷗。（自註曰、富士、国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謂豆駿相也。）其四曰、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秦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其五曰、天皇文人洩秘賓、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度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自註曰、国中無道士。）其六曰、玉環妖血汙裳中、豈有靈祠祝鬼雄。莫是仙山真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自註曰、国有楊貴妃祠。）其七曰、佛陀當年談妙法、一道紅光射海東。至今顯密二宗學、長伴扶桑出日紅。（自註曰、天台智者、往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国中盛行。）其八曰、竺門三典巧緘題、有氣橫空若彩霓。梵唄動時花氣暖、一齊盡着黑伽黎。（自註曰、三典、謂禪教律之文也、国中悉有之。）其九曰、無客持刀來厭虎、有僧擊鉢學呼龍。固知異域山川異、秪把鯨波限四封。（自註曰、其国無虎、或云亦無羊驢。）其十曰、中土圖書盡購刊、一時文物故班班。秪因讀者多顛倒、莫使遺文在不

我西鄙人入高麗掠寇

剛自註曰其国但賜得諸書悉官刊之字与此国同但讀者語言絶異又必倸離鴃舌讀下復逆讀而上始為以句所以文義雖通而為之終不能精暢也今按濂謨聞僧所語故往往有不与国書合者是年秋八月我西鄙人入高麗國焚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入梁州金海府泗州嵒城郡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七終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七　後光厳二　四九尾

何不成舎蔵

貞治元年
細川清氏以無來附者帥其部下就國與佐々木道譽爲敵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八 自貞治元年至應安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光嚴天皇三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壬寅貞治元年 南朝正平十七年 春正月戊申帝在東坂本

辛酉細川清氏赴阿波國清氏自舊臘在河內然無來從者清氏謂南海我氏族之所指揮也且父和氏爲阿波守則猶可有慕舊好者乃帥其部下乘十七

義詮以義將爲執事是斯波氏執事始也

艇而發赤松氏護春王自播磨歸洛春王道過兵庫琵琶塚愛其佳境謂從者曰汝等宜舁此地輸來於京衆奇其大言○二月丁丑朔甲申義詮擇可爲執事職者左右僉曰足利氏賴可也是道朝子而佐佐木道譽壻也義詮將諭之道朝甚愛其幼子義將欲其被登庸而愬氏賴不堪其任於義詮於是義詮以義將爲執事年少故道朝代掌事務氏賴薙髮遁世從士同時切髻遁者二百七十人或書曰義詮欲以道朝爲執事道朝不肯曰我祖家氏者賴氏兄也賴氏義詮高祖將軍豈以臣禮可遇我哉我豈降行武家之

剃髮而行政務倣前代北條之例自是以後遂爲例

道朝有足利斯波尾張三号

事哉義詮曰以執事之號爲卑則代我管領天下之事道朝喜而應命故道朝居職時不稱執事曰管領評判曰清氏爲敵之後佐々木道譽謂己子高秀可任執事職義詮意許之未發於言鎌倉基氏使來說義詮曰執事職不可用他族唯撰同族之中故衆皆阿諛道譽擧其壻足利氏賴義詮許之道朝多男長曰家長徃年死事其次即氏賴也其次氏經也其後妻之子曰義將猶幼氏賴久爲家督有軍功且其爲人正直守義道朝曾叛尊氏屬南朝氏賴諫之不聽果敗其後屢諫之道朝遂悔罪服義詮討桃井直常直常敗走故併領越中国衆皆謂道朝全家再榮者氏賴力也道朝今年六十二惑後妻之言忌氏賴愛義將且謂氏賴年長執事則已不能預事而强擧義將實欲身自執事也義詮任道朝意以義將爲執事然道朝行諸務故世皆稱道朝曰武家執事氏賴語衆曰我無才無功爲父被黜固宜也家弟義將猶幼後來若不堪其罪則我不忍見之不如剃髮遁世道朝聞而驚諭之以分授越中国氏賴不肯遂薙髮入高

畠山道誓構城於伊豆基氏遣人討之

道誓從士遊佐神保杉原等攻伊豆府

野山改名心勝歲三十四義詮及道譽遣使招之然不敢出○三月源基氏聞畠山道誓其弟義深等至伊豆構城於三津金山修禪寺以兵五百餘騎據之曰我不忘舊勞欲彼死以放逐之彼不知恩而叛不可不誅焉乃遣葛山氏兵三百餘騎并平氏一隊三百餘騎討之而至伊豆府聚兵粮驅役夫時葛山氏與平氏隊衆及鬪爭軍中亂辛未從三位藤實文罷彈正大弼癸酉道誓從士遊佐神保杉原等聞葛山平氏隊亂乘其弊以五百餘騎夜襲伊豆府葛山氏以爲平一隊與道誓結謀叛攻己平一隊亦疑葛山共引兵逃歸鎌倉基氏大怒

基氏以新田義一等爲將攻道誓

糺其罪。誅葛山并平氏隊兵清原氏、而禁錮平氏隊長長谷氏、長瀬氏。乃以新田義一、田中道房爲將、而率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下野上總下總八國兵、二十萬餘騎、攻討道誓。基氏自軍箱根。評判曰、義一義繁子也。先是基氏擊新田餘族、若杉氏擒一童、獻之。歲可十二三、容顔美麗。基氏憐之、不忍殺之、問曰、汝誰子哉。童答曰、我是新田族、爲君之遂離、不能戰死而爲囚、何告其名以辱父祖哉。唯速就死、幸也。基氏壯之曰、新田本與我同出自、何必絶其後哉。我以恩遇彼、彼亦何可不報恩哉。乃赦之、日夜侍寢、寵幸日加、漸知其爲義繁子。及十七八歲、而心剛力強、且接人有和愛、衆皆奇重之。基氏授之義貞本貫、號新田四郎義一。至此舉、以爲督帥、四萬八千騎討道誓。道房亦新田族也。與其嫡家論爭、爲義貞被逐、而屬尊氏有戰功。基氏用之、以其所論之地授道房、繼田中家。義一深感基氏恩、欲立功以報之、遂馳到伊豆國。先是通道誓者、爲義一被遮、而不得到修禪寺、皆屬義一。軍圍道誓。新田義一分兵於諸峯、烽燧相連。道誓乃燒其子城、而舉衆保修禪寺城。

狩野介及佐佐木道誓降義一

狩野介初通道誓、至此降義一。其餘徒族離散。基氏自箱根率近眠兵五百餘騎、至修禪寺城下、巡見之、召新田義一曰、此城峻嶮、恐不得攀躋。縱雖攻之、兵徒死、可無益也。必勿進發。然北條時行者、爲州人諳知地形、則宜使諜者入城、以察其機、而後以謀攻之。不然則在俟糧竭耳。圍牢者、何足汲汲矣。因堅重圍、而歸。乃命時行夜襲之。不能克焉。○五月乙巳朔。○六月乙亥朔。丁丑、山名時氏率五千餘騎、自伯耆國出、

山名時氏攻掠近邦

高師秀據松山城、拒清氏兵。其士赤木父子防戰死

于美作國院莊、分遣兵於近邦、使師義（初名昭氏）將二千餘騎、向備前備中、自陣于備前仁萬堀、國士松田、河村、福林寺、浦上等、城守不出。時氏又遣多治目某於備中、以楢崎爲士衞長、而以千餘騎陣于新見州。守護高師秀據松山城、多貯兵粮。其家僕秋庭叛、而開城、入多治目、楢崎兵。師秀出奔于德倉城、敵追之。從士赤木氏父子防戰死。師秀師泰之子也。師泰誅死、時秋庭匿蔽之、以依托細川頼之。其後頼之使之仕義詮、而爲備中守。及長無行、秋庭屢諫、不悛、反欲殺秋庭。秋庭懼、至是叛。時氏勢益熾、攻掠國中、皆望風應之。唯陶山氏傍南海、而設城以拒守之。富田秀貞屬時氏、而使其子直貞

富田直貞爲時氏向官道山城。足利直冬出陣以助直貞之勢

帥兵八百餘騎、自出雲徑至備後。江田、廣澤、三吉等應之、衆至二千餘騎。因欲攻官道山城。足利直冬帥兵五百餘騎、自石見至備後、陣于宮内、以助直貞之勢。直冬欲招降宮道山、而遣一僧諭之。道山延使僧入城、設治具而謂曰、若天下無一人屬南朝者、而佐殿亦（謂直冬）無助、則命之從。方今近國士多屬麾下者、且列陣於國中、而召我、則豈奉命乎。唯有死耳。其如此之事、擇武夫而可使之。非僧之所爲也。我想僧其爲諜者、佯來乎。因命奴僕曰、可導此僧使巡視城内、後遂出之。使僧大懼逃歸。道山慮直冬來攻、而以爲

山名師義出師欲擊赤松仁木義尹拒之丹波

先則制人於是使其子氏信率五百餘騎逆擊直冬宮内陣直冬屢戰屢敗與其士衙長森氏皆逃走遂歸石見富田直貞亦聞直冬敗引兵歸于出雲（評判曰頃年直冬在石見府州士三角益田澤吉見等周防大内介族安藝熊谷芦戸吉川等皆屬之至此直冬欲援富田狗備後召其族兵各国有敵不能會故直冬帥其部下千餘騎出石見到備後路取敵所城各令二百騎守之帥六百餘騎到備後招道山其意謂道山從己則備後可平然道山不應故敗）山名師義與弟氏冬以小林重長為軍長率二千餘騎至但馬而欲經大山向播磨以擊赤松長氏栗安保信禪（初名忠實）以仁木頼勝安良氏構城於國中屬義詮不欲去而赴他邦故不肯從焉重長獨將發兵會赤松

直頼築壘於大山以塞但馬路不得至播磨於是至丹波州守護仁木義尹陣于和久郷防之憚重長之勇而相持未戰義詮曰丹波逼于京師不可不救義尹乃使若狹守護足利心勝遠江守護今川貞世參河守護大島某援義尹心勝等部兵三千餘騎至丹波篠村於是國兵向背者皆來從之其兵至五千餘騎重長兵裁七百餘騎國遠糧乏而士馬疲罷然勇鋭不屈皆分必死故心勝等亦奪氣不得進擊既而重長糧盡引兵歸伯耆心勝等喜而歸洛（評判曰心勝即氏頼也遁世在高野山道朝傳焉義詮屢招之心勝避高野匿跡既而義詮聞其在下野国日光山令基氏諭

桃井直常出師欲攻富田城

之基氏召之心勝不得已而到鎌倉基氏謂心勝曰早可長髮請義詮為執事職心勝辭曰老父扶幼子執政臣既校父之責今又退父執事則其罪弥重何以行政務哉然公命屢下今復受君之懇諭則固辭終身亦不忠也且老父亦悔焉不顧其悔亦不孝也忠孝共失則雖遁世亦所不安也唯願不長髮而歸洛侍營下也臣有幼子聞外祖佐佐木道誉欲讓補若狹国守護幼子未有治国之業臣暫代之治若州則衣食足矣他国他邑非所望也如此則不許將軍之命可止老父之悔乎基氏感嘆傳告義詮義詮即許之以心勝幼子為若狹守護令心勝行国事道朝亦喜於是心勝入洛故此役出軍云云其子漸長心勝後入高野山閑居終身）桃井直常自信濃至越中招舊好者越中者足利道朝為守護使鹿草氏代掌國務人皆苦其邪政於是野尻井口長澤倉滿等附於直常其衆至千餘騎直常乘勢悉略國中而欲赴加賀攻富

樫氏能登加賀越前士聞之以三千餘騎先至越中而結陣於三處直常察其備未全而擊之越前陣先敗能登加賀二陣自潰走會日暮直常歸本屯休士馬及夜半欲與井口氏議軍事而不告士卒潛赴井口城時能登加賀士三百餘騎共請降直常行事者携之至陣營問直常何在從士皆不知之諸兵聞之驚騷以為直常適去而狼狽離散降者見之反乘其便追擊之殺虜三百餘人直常未至井口城而見我營有火疑之以為内應者引敵致之即歸路過亡兵始知其故而率殘卒據守井口城降者携生口歸伐

細川清氏与細川頼之戰于讃岐、清氏敗死、

頼之欺清氏請和、其際僭愚、

共功曰、吾曹哉、以三百餘騎夜襲直常破之、人感其勇、後知其實而嘲笑之。○秋七月、甲辰朔、丁卯、細川清氏與細川頼之戰于讃岐國白峯城下、清氏敗死。先是清氏自阿波國到讃岐國、細川業氏率淡路兵三百餘騎、細川頼有率讃岐兵五百餘騎、小笠原氏率阿波兵三百餘騎共來會清氏、其衆至五千餘騎。時頼之在備中、與山名戰、聞清氏横行南海、乃率備中備前兵千餘騎赴讃岐、爲防禦之勢、然謂我與彼衆寡不敵、非設奇策則事不成、於是佯好辭請和、而使老母告清氏曰、足下無罪被讒而不得陳謝、欲報

怨於讒者、頼之知良有以也、然故幕下以細川氏與仁木氏爲股肱之臣、遺言在耳、而今足下降南朝、何可以一朝之忿忘多年之功乎、足下早悔過來服、則頼之言於幕下而蒙寛貸、領國可如故、我爲告此趣、來於此、足下不聽則頼之去歸備中耳、吾豈棄氏族之好而及戰爭之事乎、清氏不知其謀、答曰、我豈快於敵將軍哉、唯爲無所寄身如此、將軍察我無罪則歸降耳、使者往來問答已經數日、其際頼之聚兵修壘於歌津、而後遂絶信、清氏亦怒其被欺而築壘於白峯據之、與歌津相距纔二里、相持曠日、頼之粮乏、

頼之与新開眞行謀攻西尾城、清氏援西長尾城、手斬野木柿原首、

且會飽浦信胤、小笠原氏來助清氏、塞海路、頼之兵漸逃亡、至是頼之謂經日則我兵彌減、乃與新開眞行謀而佯稱可攻南朝將中院少將源某所守之西長尾城、發兵爲誘分清氏兵也、眞行率五百餘騎向西長尾、清氏遣弟頼和、從弟頼有而將兵千餘騎以援西長尾城、眞行俟夜深而多焚燎潛引兵越山直向白峯城、頼之率五百餘騎合勢以揚鬨聲、城兵赴西長尾留者少矣、清氏見敵旌旗倉卒出戰、從卒僅三千餘騎、清氏急進敵兵千餘騎爲之辟易披靡、清氏手斬野木氏、柿原氏、貫其首於鋒頭、誇其勇而踴

伊賀高光刺殺清氏、頼之進攻白峯陷之、南海四国悉附頼之、

躍曰、異域遠矣、未可知焉、於本朝則今古之間、誰可對揚清氏哉、猶進撃敵、所當無前、備中人陶山氏備前人伊賀高光經小迎共退、清氏追之、陶山奴僕自傍刺清氏所騎之馬、（号鬼鹿毛）清氏棄之欲奪敵馬、佯爲被創者、杖刀而立、眞壁氏見之馳進、欲撃倒之、清氏擒眞壁以提之、欲騎其馬、高光見其勇力絶人、以爲清氏馳抱之、清氏擲眞壁而倒高光、欲斬其首、高光自下刺殺清氏、遂獲其首、從卒不知之、唯森氏、鈴木行長戰死、頼之進攻白峯陷之、及明頼和知眞行引兵去、以爲攻白峯城、與頼有急馳赴之、眞行邀之大

楠正儀出師道譽拒之於神崎橋畔

戰遂敗頼和頼有共至白峯城路遇亡兵等而知清氏戰死城亦陥而收敗卒奔淡路然州兵皆叛於是乘小舟又奔和泉西長尾城兵亦自潰走南海四國皆附頼之○八月楠正儀出師陣于神崎橋畔佐佐木道譽乃焚橋伏彀者於河上以族之初楠正儀等與細川清氏約期而催兵欲向攝津廷臣有惡正儀者曰正儀聚兵圖不軌南朝君臣大驚懼正儀聞之以思地奏其無武心於是君臣惑解正儀等爲之被嫉不能速發兵不會清氏敗死然應徒止則敵勢益熾而諸国多降武家者欲一戰克敵勵諸官軍之氣而率歩騎七千餘人陣于神崎橋畔頃年佐佐木道譽爲攝津守護以自在京使箕浦氏代己假行守護之事而以兵百數十騎配之箕浦聞正儀出兵而募国兵併得五百餘騎乃焚神崎橋因與伊丹氏河原林氏芥河氏中白一隊臨河置彀者以族之敵濟則欲縱射殺之

正儀正武與箕浦合戰

正儀等欲引致敵而出于不意乃分兵向椋瀬箕浦族并塩冶氏多賀氏木村泰則等五十餘騎赴椋瀬守衛之己丑夜正儀和田多焚篝火佯爲兵士集居者及夜半潛引兵過三國渡出于小屋野富松河原村而放火進擊敵未覺之庚寅遲明見旌旗菊水紋而驚騷欲據要害乃引兵赴淨光寺正儀兵既據之箕浦兵不知所爲中白一隊兵五百餘騎皆爲州人故諳地形因先逃去箕浦唯家奴五十餘騎在耳然爲敵被隔不得集居箕浦遂逃走敵追之箕浦突馳還戰伊丹松山河原林等被害芥河免與箕浦共逃亡池田教正楠正行子也養於池田氏而嘗降義詮事見前以兵二十許騎奮

池田教正奮戰悉失徒兵箕浦中矢殪

正儀陷伊丹諸城

戰身被數創從兵悉死纔爲六騎乃共遁去見箕浦徒步而走即以從士所騎之馬授之共歸京椋瀬守兵亦皆狼狽失度木村泰則勵士卒還戰於淨光寺前與石津行泰等先進突馳敵兵百騎披靡不當之進彀者射之箕浦氏二人中矢殪行泰鹽冶氏亦馬傷而佇立田畔行泰覔他馬乘之自馬上携鹽冶手奔于尼崎翌日歸京此役正儀斬首三千七百級生口百餘人楠正儀進兵向攝津國府伊丹等諸城皆陷赤松光範範實等據多田部城而領兵庫湊河池田教正以兵七百騎守池田城楠正儀欲擊之而以

義詮以足利氏經爲筑紫探題

石堂頼房援正儀軍而攻多田部山路城

兵寡請救於南朝○九月義詮以足利氏經道朝男爲筑紫探題先是少貳大友爲菊池被逼九州悉屬南朝義詮聞之擇氏經遣之氏經先到兵庫聚兵然南海山陽士無來從者故僅以千百四五十騎解纜而向西氏經舟中携美女以遊戲士卒每船傚之見者嘲之曰此人不可成功也戊午南帝令石堂頼房率三千餘騎會正儀軍正儀與頼房及和田正武合兵到兵庫湊河悉焚廬舍光範等閉守多田部山路城族正儀等來正儀乃引兵去光範出步卒遠射之不長驅正儀又攻池田城十餘日城堅而不能拔之退

足利氏經到豐後、菊池武光出師拒之
武光、少貳等戰於長者原、大克

軍于西宮、尼崎、與赤松相持。足利氏經至豐後、居大友氏時館。乙丑、是日菊池武光聞氏經適日既到豐後、先遣其弟武勝及家令城氏(越前守)等五千餘騎於豐後、而自率三千餘騎爲後繼。氏經聞之、以其子松王(時年十一)爲將、少貳・宗像・松浦副之、帥七千餘騎至筑前國長者原。己巳、菊池武勝與少貳等戰於長者原、武勝失利、被瘡。部屬岩野氏・鹿子木氏・下田氏等三百餘騎戰死。城氏以五百餘騎代戰、而大克、斬首四百餘級。武光乘機競擊之、少貳・大友・松浦・宗像皆敗走。氏經逃守豐後高崎城、少貳據岡城、宗像入棟堅

武幸、武光弟
足利道朝遣其子義將等擊楠正儀陣

城、菊池分兵攻三城、經年。(長者原之戰、氏經敗走、武光既戰克、奉懷良居太宰府、以兵二萬衛之、而武光帥一萬七千餘騎略豐前、国士皆降、為二萬三千騎、進至豐後、氏經不能戰、入高崎、少貳入松岡、松浦・宗像入白杵、武光陣豐後府、令島津族等一萬二千餘騎攻白杵城、菊池武幸一萬餘騎攻松岡城、令城氏率六千餘騎攻高崎、以武勝被斬故、遣太宰府護懷良、而九州士有戰功者、武光申請懷良以行賞、而奪取大友所貯之粮、故不乏食云云。經年、氏經逃出高崎、帰京、懲其無功、到尼崎剃髮、流浪諸国。)○冬十月、武家執事足利道朝遣其子義將及佐佐木道譽・崇永・土岐族二萬餘騎、擊楠正儀陣。細川賴之率南海兵六千餘騎、會赤松光範、以與京兵約期。正儀竊遣兵船到兵庫、焚賴之舍。賴之張兵、欲待正儀來而戰。正儀堅持不出。經日、又遣間使

畠山道誓・義深乞降於基氏

再焚賴之舍。賴之粮乏、兵減。道譽・崇永不戰歸洛。唯賴之留兵庫而備焉。正儀聞京軍退、而發尼崎、向兵庫挑戰。賴之守而不出。正儀不及攻、而又歸尼崎陣。○十一月壬寅朔。癸卯、畠山道誓・義深乞降。初、道誓守修禪寺城、累年、粮盡兵疲、欲戰死。時基氏使來告曰、降則不死。道誓悅而爲禪僧、贖死。義深還補伊豆國守護職。道誓蟄居伊豆府、義深詣箱根陣、謁基氏。戊午、稲生氏竊至伊豆府、告畠山道誓曰、鎌倉公受足下之降、是詐謀也。聞明日使价來、可賜死也。豊島氏俄換其陣、想夫爲塞去路乎。事急也、今夜可速去。

道誓走京、義深途上自殺、家奴悉為追兵所殺

言未終、道誓即目弟義熙共出、遁投藤澤道場住持僧、乃畀于馬、使二僧從之。道誓・義熙鞭馬、晨夜兼行、赴洛。人未知之。翌夜、或僧告之義深。義深驚、欲追去。會四方路塞、因抵結城氏。結城以爲匿之者至難矣。然彼窮而依于我、義不可捨之。乃蔽匿義深於櫃底、若藏鎧者、入夜送諸藤澤道場。義深家僕遊佐性阿、爲使義深遠遁、故不追從之、戲笑自若、佯爲不知之者。既而聞基氏遣兵討道誓等、乃着僧衣、獨歩赴京。路過湯本、事顯、自殺。其餘家奴六十餘人雖逃匿、或捕之、或追殺之。甲子、正儀留兵士於攝津國、分守尼

崎、伊丹及攝津國府、而歸河內、賴之請京師、撥兵欲
追正儀、然京兵不來而止。○十二月、頃間山名時氏
陣丹波國和久、而聞楠氏罷攝津、軍歸河內、熟時勢
蹙至、引兵歸因幡國、畠山道誓、義熙、潜逃到大和國
宇知郡、遣使於楠正儀、請赦罪降南朝、正儀謂使者
清氏乞降、其心不可信焉、然彼有勇、故奏請受之、然
無功而死、如道誓其勇劣、清氏受而無益、若得志則
可如直義者必矣、不及奏之而寢、道誓義熙潦例無
所依賴、道誓義熙漂泊畿內之間、匿南都、未幾而死、道誓死時、歲六十三、畠山義深經年逢赦仕
義詮、補越前國守護職、後為幕府內軍將、大興其家、是年、當元至正二十二年、

貞治二年
細川賴之說義詮、招降時氏、義長、清氏、

高麗恭愍王十一年、我西鄙人、焚晉州岳陽縣、
癸卯、二年、南朝正平十八年、三月、辛未朔、戊子、細川賴之自
阿波國入洛、賴之憂國之心太切、常想山名時氏、仁
木義長、細川清氏、有功無罪、然皆為敵、共是佐佐木
道譽所為也、為君欲撥此賊、則復起兵革、不如運策
致靜謐、乃入洛密說義詮曰、今諸將多是與敵對陣、
若山名時氏、楠正儀、約期襲洛、則公令誰拒之哉、公
若赦時氏罪、其所押領則山陽山陰自平、又大內介
弘世、頃年屬南朝、赦之、其所領不改、則可以抑菊池、
也、公許我言、則臣可漸諭而招降也、且聞楠正儀亦

不滿于南朝、是亦試之、義詮喜曰、太平之基可以開
焉、但赦時氏、則赤松亦叛乎、賴之曰、彼兩家素無宿
怨、唯依為隣境、近年挑戰耳、時氏降則赤松亦可諭
之、令無怨也、義詮曰、卿其熟圖之、賴之曰、愚策勿必
漏之、若事成而彼等請降、則公獨斷而決之、臣亦佯
為不知、而賀耳、義詮領焉、賴之歸阿波、先遣使於山
名、及大內介、太慨述其趣而試之。○五月、基氏召上
杉憲顯於越後、初基氏幼時、憲顯有抱負之勞、而執
鎌倉之事、其後憲顯從直義、又屬新田義宗與尊氏
戰、戰敗而後跼蹐於信濃越後間十餘年、頃間憲顯

上杉憲顯、芳賀禪可、爭職有事、

憑新田義一謝罪、請免死、基氏不忘舊勞、赦之、召之
於鎌倉、少焉、改芳賀禪可越後國守護職、以憲顯代
之、諭曰、汝詣越後、地形可往平餘寇而撫士庶、憲顯
喜而赴任、禪可雖為宇都宮部屬、然以戰功為國守、
聞憲顯代己、怒曰、我何為降士、被奪國哉、以兵防之、
不納之、憲顯相共戰破之、禪可逃歸宇都宮、含憤曰、
我可待時報怨於憲顯也、至此基氏欲以憲顯補執
事職、而召之、憲顯促裝、禪可出兵於上野板鼻、欲要
憲顯於路擊之。○六月、己亥朔、甲辰、基氏聞禪可要
上杉而大怒曰、彼輕我而起兵、不誅之、則何以治關

芳賀禪可与足利基氏會戰于若林

禪可次子駿河守与新田義一戰、義一及岩崎氏敗死、

東哉、乃自率大軍向宇都宮、禪可聞之曰、然則與鎌
倉公次戰也、其身留宇都宮、而令嫡子伊賀守高貞、
協名公頼、次男駿河守將三千三百騎向武藏國、諭二子
曰、殺基氏則自管領關東、進哉勿解、乙卯、基氏到若
林野、芳賀兵相逢于此、基氏分陣爲三、新田義一爲
先鋒、三浦、山内、河越等一萬七千騎屬之、爲左軍、里
見、阿曽、岩崎、高崎、布施、一萬二千餘騎爲右軍、基氏
自將二萬騎在中軍、高貞及駿河守傍谷而陣、義一
先進、駿河守訇曰、軍中不聽君命、戰場無兄禮、乃率
數百騎放矢如雨、義一軍失利、駿河守競擊破却之、

基氏斬芳賀高貞部下木戸兵庫戰死、

大高重成援己馬於基氏、基氏援之、復進、

斬獲太多、基氏諸軍亂走、駿河守追之、高貞繼之、義
一及岩崎氏戰死、基氏聚敗卒戒之曰、義一既死、我
亦復義一讐而死而已、自爲先登馳諸軍、從之、高貞
軍、基氏自斬駿河守、今從者取首、殘兵皆戰死、高貞
曰、弟既破大敵、我亦快戰、駿河守再進當基氏、入中
垂涙曰、嗚呼弟死、我何獨生哉、奮發力戰、相當數回、
木戸兵庫戰死、基氏寵臣、基氏憐之、先群士而馳、其馬傷
殪、基氏放馬而立、敵知爲基氏、皆競進、基氏拳勇絶
人、斬殺居多、敵爲之披靡、辟易、大高重成見之、疾馳
來、援己馬、而感其勇猛、曰、雖泉親平、朝比奈義秀不

芳賀兵同本富高与金井氏共双死

基氏攻宇都宮、氏綱

過焉、基氏亦稱重成之志、曰、汝不似盛長捨重衡也、
又進大戰、而互退休士馬、高貞見其子八郎之不在、
潸泣曰、彼年猶幼矣、恐爲敵被擒、今急不戰、而有間、
則彼必被斬、因與岡本富高等、又進戰、富高曰、我既
知鎌倉公必其抱持而害之、時基氏從士岩松氏察
敵知基氏、豫與基氏換被其鎧、富高果認其鎧以岩
松氏、兵金井氏進夾其間、與富高共双死、高貞以兵
士皆疲、且無繼援、引餘兵三百餘騎、退于宇都宮、基
氏兵追擊之、高貞兵死於路者百騎、僅免而歸八州、
士悉來會基氏陣、基氏帥大軍向宇都宮、先休小山

基氏奇芳賀八郎宥而歸宇都宮、

館、宇都宮氏綱來謝、曰、我不黨于禪可、且今禪可既
亡跡、豈至進大旆乎、基氏詰曰、卿果無貳心、則何不
制禪可亂哉、然自陳謝罪、則可宥之、但不可歸其城、
乃以氏綱及芳賀八郎歸鎌倉、由是關東群士彌畏
基氏勇威、無嗷訴者、越後出羽奥州望風歸服基氏、
憐八郎幼而赦之、欲令近侍八郎、曰、家族半戰死、我
雖幼、何仕寇哉、唯速賜死、基氏奇之、令人護之、送宇
都宮、評判曰、八郎時十六歳、基氏憐之、留諸鎌倉一年、歸附宇都宮氏綱、曰、禪可山黨、雖不可逭其種類、然建武以来、戰功居多、故今八郎継其舊領云云、經年、禪可高貞窮困臨飢、遷人請赦、基氏不許、寃頸曰、彼起乱懲寃頸也、非敵君公、償前忠赦之、基氏許、令禪可父子居八郎采地云云、
○八月、

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自是累世執關東權

細川賴之招降大內介弘世及山名時氏二氏依違不應

貞治三年

基氏以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上杉氏始盛于鎌倉自是累世上杉氏執關東權或稱管領或稱副帥按、義詮爲天下武將、基氏爲關東管領、然上杉謂京都鎌倉爲對揚之勢、而以基氏准將軍、稱御所、而身自稱管領、其僭上之弊起於此○十二月頃間細川賴之遣阿波小笠原氏於周防國招降大內介弘世弘世諾而猶豫又遣使招諭山名時氏時氏雖未應之然又無出軍之心是年當元至正二十三年高麗恭愍三十二年我歸送高麗虜人三十餘口我西鄙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爲防禦使我又入守安

甲辰三年南朝正平十九年三月乙丑朔庚午此春大內介

大內介請賜周長豐而降附義詮許之

厚東氏恚弘世降菊池以出師

弘世獻使於京都就執事斯波道朝請曰賜周防長門豐前三州守護則降武家勵戰功平西海義詮與諸將議之佐佐木道譽曰彼久爲敵今乞降宥死一等而可也然義詮以細川賴之告密策故許弘世所請曰彼乞降乃是西海混一之基也道譽不能強抑之而止厚東氏久屬武家領長門國與弘世累戰至此弘世得義詮教書入長門國厚東怒到筑前國降菊池武光請復長門武光乃以其弟武勝爲將率二千騎副厚東遣之懷良親王在太宰府令名和長生岩松氏等將三千餘騎加焉弘世先是屢與少貳大

名和長生岩松氏與弘世戰小倉弘世敗而降

友戰而得利故揚言曰筑紫兵士不足畏焉乃率五千餘騎赴豐前國陣河原嶽紀井氏率五百餘騎應弘世進兵擊名和岩松於小倉破之武勝與厚東氏合兵競擊之弘世敗入河原嶽武勝圍之名和岩松又還兵擊大內後軍破之斬卒長四十六人步士二千人生口六百餘人又取船百餘艘弘世就名和乞降贈誓狀乃就武光議之武光請懷良赦之授周防國如初令返長門於厚東弘世歸國又變約不返長門武光令武勝長生等率六千餘騎遣長門弘世逃歸周防守山口城武光以長門授厚東而班師而斬

正慶法皇崩奉號光嚴天皇嘗爲僧四方潛行

紀井氏以徇之弘世攜錢貨數萬貫華物珍品居多入洛賂權家倖臣謁義詮耽賂者譽弘世有志者毀其反覆○秋七月癸亥朔己巳正慶法皇崩初法皇自賀名生出捨身爲僧在伏見里光嚴院後四方潛行唯僧順覺奉從焉先欲至西國而過攝津難波題倭歌詠御津濱松既而赴高野山路出于住吉遠里小野而見海人辛勤拾濱藻始知調貢之艱苦又過金剛山城下感昔日之戰爭經日至紀伊川橋危而半渡躊躇時有武夫七八輩自後來見上皇佇立于橋上曰嗚呼汝僧何怯矣渡則可速矣否則可後矣

法皇遊行到南都見南帝

乃唐突之上皇陟水中順覺駭救之而至高野山暫留三日有一桑門急來浄泣謝曰先頃在紀伊川橋上不知其爲尊體漫奉觸之罪當拔髮伏願常隨給仕以贖其罪之萬一故至此上皇不許之然桑門不違其側於是上皇遣彼等曉汲閼伽水因乘其間與順覺潜出高野而至吉野見南帝對談一晝夜南帝問曰不圖今日枉玉趾嘗聞退位閑居有寛平花山之例今屛尊體於浮萍之水附斂心於枯木之枝抑其何故哉法皇曰予素不欲居尊然爲戰士被擁爲一方之主而元弘之亂則混番馬之骸血正平之役

光嚴天皇崩

基氏得鄴瓦硯僧周信作記

則苦當山之幽閑何憂加焉豈可欲居上哉頃年寄身於閑寂遣感於雲水故以爲幸而至此乃垂涙南帝亦濡袖既而辭歸南帝進寮馬法皇固辭著草鞋徒歩而出南帝送之到武者所群臣皆候庭上法皇經歷途中山館野亭經日遂歸光嚴院帝屢遣使問起居舊臣常來候法皇厭之又占閑於丹波山國至是罹病而崩遺詔禁舊臣來會唯曆應上皇及梶井法親王承胤至山國會葬而窆穸於後山（歳五十一）奉號光嚴院天皇是年鎌倉基氏得鄴瓦硯令僧周信作記周信記曰昔者魏曹操字孟德初事後漢爲丞相及受魏封建都於鄴建安十五年創作銅雀臺蓋

我西鄙人率兵船入高麗

鑄銅爲雀置臺上因以爲名焉或曰銅雀乃銅鳳凰也而臺上有屋百二十間勢凌蒼穹其上置寵故而令曰吾妓皆着銅雀臺月朔十五日望吾西陵墓及魏亡臺廢爲丘墟有里人耕其地者往往得其古瓦盛水爲研爲世所貴重由是文人題詠登于史籍者多今是研實其一也是年當元至正二十四年高麗恭愍王十二年春三月我西鄙人乘船二百餘艘擊高麗河東固城泗州金海密陽梁州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領潜船與我兵戰大敗先是潜船爲我被阻不得運高麗王選東北面武士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善分將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内浦氏被虜者逃歸告曰敵伐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

我兵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

鼓譟先進我兵以二艘迎之佯退俄而五十餘艘圍之擊斬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等高麗諸船兵望見喪魂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願小駐爲國家盡力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退身中數矢兵馬判官金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我兵追之不敢近有船二艘忽從西横擊承遠等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夜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拯船無力不

貞治四年

斯波道朝與道譽爭威不和

能上承遠引致船中晝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府免
者唯光秀善等船才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
哭聲相聞又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鋐領漕船與我兵
戰大敗云云冬十二月我入阻江殺關吏
乙巳四年（南朝正平二十年）二月源義詮移居三條坊門萬
里小路新第義詮造此第命執事斯波道朝令諸將
分營一殿一閣刻日期落成赤松則祐所造後期道
朝謂犯法之罪不可不懲焉乃收其一莊則祐含恨
道朝行政嚴酷也自北條氏執權以來武士課役就
領地多寡各限五十分之一例也道朝改課二十分

棟別錢

義詮母赤橋氏逝

之一將士皆不平道朝與佐佐木道譽爭威不和義
詮改造五條橋令道譽監之道譽課洛中人家取棟
別錢（每家出錢曰棟別）而遲滯道朝爲勵之以私財懸橋其
功早成道譽太慚之曰我必報此恨耳○五月義詮
母赤橋氏逝葬等持院號登真院定海太夫人義詮
辭權大納言○冬十月斯波道朝七條東洞院宅火
廄馬焚死家財悉亡人皆曰春日神爲祟也道朝相
似三條高倉新營大厦（俗曰屋形）振威自若輿馬滿門○
十二月正二位藤實繼辭權大納言權中納言藤公
豐源具通共任權大納言是年細川賴之遣家臣飯

細川賴之遣人諭說山名時氏降武家

田氏於伯耆國說山名時氏家令小林重長曰時氏
師義定武以來軍忠舉世所知也故其賞賜亦起群
然以道譽無禮故降南朝困武家然再陷京師則於
勇名既足矣豈以同僚一朝之怨忘累年武恩哉賴
之爲足下所以惜之也方今武政非爲善然比南朝
歸令則猶爲勝也若悔過歸降則頃年所押領因幡
伯耆丹波丹後備後美作永爲足下之有也賴之白
武將至子孫可無違變也重長乃告之師義曰我屬
南朝之後所領起前時何忘此恩降武家哉時氏曰
不然古人棄利取名今人棄名取利取利則名亦在

其中若滅武家令南帝一統則因幡伯耆可賜長年
子孫其餘所領亦分賜舊勞者然則多年之功一時
空者必矣不如早降將軍永領六州也我既老矣爲
汝等思之太切也師義悅領焉乃答飯田曰早從來
諭飯田歸告之賴之又遣使曰然則爲使者就道朝
白之時氏答曰將軍召我則至耳獻使乞降則所不
屑也賴之又諭曰不然則君臣之分不正而似失禮
也去年大內介之例不遠矣時氏曰可也乃遣河村
氏蓮池氏於京就道朝謝曰累年爲敵乃爲懲道譽
無禮也今赦其罪所領如元則歸降麾下義詮大喜

任其所請時氏乃放逐其管内所在之南朝吏士而屬武家赤松聞之遣使者浦上氏於京訴曰美作國者故將軍所賜我家之國也今何除之賜山名哉美詮不答赤松怨之賴之聞之遣使者於播州諭赤松曰所恨有以也然暫待焉我入洛則啓之可復故也頃年基氏勇武既治關東則天下遂爲武家一統之世者必矣足下含怨屬南朝亦恩賜不過播磨一國今除美作亦猶領播磨備前則不如不含恨於將軍待他日之益封也赤松以爲然而不強訴而止或曰賴之應赤松屢反覆而託事除其一國也既而山名赤松和平而合兵欲攻楠氏正儀謂前後之敵難拒之乃

賴之遣使諭說義長降武家

賴之密策降服時氏義長

去攝州陣歸河内時氏遣一封書於正儀勸降武家正儀不從之時氏既屬武家楠氏失援菊池亦應海陸道塞而屈入洛之志義詮大賞之故時氏繁榮日盛一家強大賴之密遣使於伊勢說仁木義長曰足下有忠無罪依佞人之讒而爲敵今謝罪歸降則將軍何咎之哉早就道朝白之義長久爲土岐善忠被圍困於孤城聞賴之告而獻使就道朝謝罪義詮許之以爲伊勢國守護義長悅入洛執謁賴之以密策降服時氏義長以安京師然自以不爲功而爲出於義詮之心故諸將不知其爲賴之忠謀而稍服義詮之威也義長未幾病死賴之又遣隱士顯要齋於楠氏城曰足下累世候南朝盡忠

賴之遣使諭說正儀降武家之理由

貞治五年

義不失君臣之禮恐於本朝不聞可比者主客共所感嘆也然未知時勢想夫南朝聖運遂不可開也建武以來兵革不止萬民陷塗炭者殆三十年按其所由則唯足下一家不降武家之故也仕無道之君苦天下之民知功不可成而滅家絕後而何益有焉三代之勤勞至矣盡矣在今則立家保子孫而可也若從我言則大和河内和泉紀伊之外以我家所領淡路阿波讚岐三州必授附足下家足下其念茲止儀聚家族議之和田恩地等持兩端唯正儀固執不從

丙午五年南朝正平二十一年三月道朝詣府張宴於花下道

道朝張宴於花下道譽亦會宴於大原野相互爭榮

道朝惡道譽藏從是相銜

譽違約不來豫催都下技藝者悉携之遊大原野大會賓客終日賞花其洽具器物華麗無所不盡矣洛人皆謂道譽風流壓例幕府遊宴道朝大怒且憾而黜撿道譽課役則有二年之闕乃糺斷之罷攝津國守護職收多田莊道譽大怒謂不除此管領職則我家不安也密與其嫡宗佐佐木崇永其胥赤松則祐議皆曰我輩亦有恨於管領翁其爲首謀則誰不從爲道譽悅與諸將謀諸將皆厭道朝重課役且諂道譽權勢共爲阿黨道譽時時說義詮曰道朝爲管領則諸將不服恐招國家之亂義詮未信焉道譽讒言

義詮諭道朝就国

日進○秋七月道譽頻讒道朝請擊之義詮不得已
而領焉乃命佐佐木崇永召近江國兵○八月江州
兵入洛是月戊午道朝詣幕府白義詮曰頃間聞可
問道朝罪臣不信焉然昨日江州兵裝軍容來則無
所疑焉臣以短才庸愚而忝大任重器職則讒人之
進亦宜也幕下不糺明之則命一卒斬臣首何勞徵
兵哉義詮默不言道朝欲退義詮曰來前道朝進候
義詮曰時勢每事不任我意卿暫退至越前宥諸將
之怒道朝敬諾而出佐佐木崇永率八百餘騎來襲
幕府洛中騷動群士或聚幕府或赴道朝宅道朝謂

斯波道朝據杣山城義將據栗屋城

敵來則放一矢死義詮遣三寶院僧正覺濟懇諭之
道朝不得已決北行之事然先令二宮貞家率五百
餘騎爲殿幕府之勢而道朝自率三百餘騎北逃貞
家慮其去可一里而追從焉崇永等率兵追擊之貞
家及朝倉氏織田氏（朝倉織田兩氏共斯波家令）勤兵於長坂待
敵而揚言謂追兵曰我不戰于都下者非敢怯存禮
於幕下也我今死之急來進可以決勝負其勇銳揭
然追兵不得進而歸京貞家等馳行道朝留丹波待
貞家等共至越前自據杣山城而使子義將據栗屋
城且構子城十七所謀徇北國壬戌春日神木歸座

春日神木歸座

高麗人捧元主詔書來朝

元主詔書

道朝既去洛義詮還附越前河口莊於興福寺故南
僧喜奉神木歸南曹辨藤嗣房沙汰諸事關白藤良
基左大臣藤冬通等公卿皆扈從乙巳高麗國人捧
元主詔書來朝自元弘建武以來兵革連續既四十
餘年西海邊鄙乘其弊海賊大起乘舟數千艘渡于
大元高麗橫行明州福州之間抄掠財貨燒亡官廨
寺院元主憂之贈詔書於高麗王以制之高麗王令
使者金乙等十七人齎元主詔書來朝至出雲拘留
而不納之於洛使居天龍寺住持比丘妙葩捧元主
詔書參內以進奏之書曰皇帝聖旨　征東行中書

至差云語

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
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
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本省合浦等處
燒毀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千餘年海船
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
專務貪欲潛地出海劫奪尚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
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隣之道除已移文日本國照
驗頗爲行下概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
境作耗本省府欽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
咨稟仍守收日本國回元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

靖乱疑事

福州吳元帥自高麗寄本邦詩

義詮遣畠山義深等諭将攻斯波道朝

行、須議劄付者一實、起右劄付差云萬戶金乙千戶金龍等准之、奏覽後附義詮議之、義詮謂、是九州海賊之所爲也、非朝廷幕府所沙汰、則無由加刑罰也、然暫留其使者、加資用、（此時福州吳元帥平乙作詩寄本邦曰、日本狂奴亂浙東、將軍聽変氣如虹、沙頭列陣烽烟暗、夜半鏖兵海水紅、篝篷接歌吹落月、觴醲盛酒飲清風、何時截盡南山竹、細寫當年殺賊功、傳見者皆謂、頃年諸国竹多枯、或其寄此詩之兆乎、按筑紫海賊侵掠高麗事、見東国通鑑者、既完各年之末、入元国境者雖不審、寔然自高麗海上流轉爲寇、可推知焉、義詮武威不振、且九州多是從菊池指揮、則不可用義詮之令、故託言云尓、熟想九州兵革不止、無統御之人、故海賊等恣掠異域乎、或其菊池輩差遣賊船、奪取財貨、以爲軍用之資、亦不可知焉、）是月、義詮遣畠山義深、山名氏冬、佐佐木高秀、土岐氏（氏光一作義行）六

源義詮子春王敘、改名義滿

角崇永、崇譽、（崇永栄）赤松光範、範顯、帥能登、加賀、若狹、越前、美濃、近江兵七千餘騎、以討斯波道朝。○十二月甲寅、源義詮嫡子春王敘從五位下、改名義滿、帝自染宸筆、書其名字、以賜之、關白藤良基傳授之、（係家與武家睦意、蓋自此時始乎、）是年、道朝北去、執事職闕、義詮欲以道譽代之、然慮衆心不服、而猶豫、事聞于鎌倉、基氏獻使者諫曰、如累代家僕師直居此職、則驕慢暴逆、況於道譽奸佞哉、且彼非同族、非家僕、若用之、則似乏人乎、方今同族之中、有細川頼之、在何棄此用彼哉、義詮以爲然、乃召頼之、頼之謝使者曰、以愚蒙之

基氏恚道譽之所爲

身、豈可堪重職哉、固辭不受、故執事職暫闕、基氏聞道譽所爲、且怒且嘆曰、彼昔失禮、而時氏爲敵、頃年黨道譽、而義長爲敵、構讒擯清氏、致國亂、今又逐道朝、報私怨、與善忠則祐結黨、輕侮將軍、可謂天下之亂根也、既而聞欲改赤松光範攝津國守護職、已復代之、而益怒曰、故將軍以攝津附赤松氏、彼動奪之、清氏死、道朝去、而彼無所憚、故欲永領之乎、我入洛爲將軍斬此老奴、以止國亂耳、或告道譽、道譽戰慄殊甚、獻使於鎌倉陳謝之、基氏以義詮善遇彼、故忍而猶豫、

貞治六年

中殿和歌會

丁未、六年、（南朝正平二十二年）二月、帝欲行中殿會、先諭關白藤良基、而與群臣議、僉曰、兵革未定、不可輒行、大嘗且先例亦不必爲善、詔曰、聖人有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且聞治世之者、安而樂、倭歌亦可如此、以先例言之、遠則天喜、應德、中葉則建保、近則元德、皆行之、朕御宇何獨廢之、乃諭義詮、義詮素好倭歌、故應詔、帝悦、重諭曰、建武年中、尊氏陪清凉殿宴、卿亦可追其例、其事遂決、以來月下旬爲期、命良基獻題作序。○三月乙巳、中殿倭歌會、以花多春友爲題、關白藤良基豫出之、藏人左少辨藤仲光爲奉行、

御帳東西立三尺几帳晝御座置劔并硯以階西為公卿座各設管絃座而參議座前建燈器及期關白卒內大臣師良等參候源義詮刷儀參內佐佐木時秀小串詮行伊勢貞行齊藤清永海老名詮季本間義景山城師政粟飯原詮胤山名氏清攝津能直佐佐木高久本鄉詮泰今河貞世土岐直氏山城行光赤松光範佐佐木高信安藤高泰曾我氏助小島詮重朝倉詮繁高繁彥部秀光藤盛時八代師國佐脇明秀葉科家治中島家信後藤氏久下氏荻野氏橫地氏波多野氏濱名氏長氏皆從焉藤為秀藤行忠

藤良基作中殿和歌序

藤實綱藤為邦廷臣等降階迎揖義詮既而帝出藤良基使藏人頭左中辨藤嗣房召公卿着座義詮直進候于御前各呈倭歌右大辨藤為重為之次第關白藤良基右大臣藤實俊內大臣藤師良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實繼征夷大將軍源義詮權中納言藤時光藤為秀藤忠光參議藤行忠從三位藤為遠等倭歌逐次積重懷紙右大臣藤實俊為讀師藤仲光為講師藤良基作序別使權中納言藤時光講之序曰夫天之仁者春也地之和者花也則天地悠人之道而施於不仁之仁玩煙霞明媚之景而布大和之和

黃鸝呼友遷萬年之枝粉蝶作舞戲百里之囿鑠乎聖德時哉宸宴爰騰歌詠於五雲之間忽興治世之風奏簫韶於九天之上再聞大古之詞況又王笙之操高引紫鸞之聲焉奎章之巧新賡素鵝之詞矣盛亂之世未必弄雅樂兼之者此時也好文之主未必携和語兼之者我君也一場之偉觀千載之徽猷者聊小臣久奉謁龍顏忝佐萬機之政親奏鳳部聊記一日之遊云云藤仲光披講諸臣倭歌畢特召藤時光講御製十返其後有管絃帝自吹笙大納言藤實繼吹笛參議藤實綱調倭琴正三位藤兼親吹篳篥

鎌倉基氏病篤悉誅反覆之臣且遺言上杉憲顯輔全王

前右衛門督利時奏笙三位藤成方擊拍子公全彈等宗泰唱郢曲○夏四月丁未朔戊申鎌倉基氏病篤自慮難平復召安東九郎等二十人於府中悉誅之而發兵士各滅其家族諭衆士曰彼等反覆之臣也我死必為禍故除之既而遺言執事上杉憲顯曰善調護全王但不可違將軍之令將軍若使全王代我領關東則可謹辭之強命之則憲顯父子執事千葉直胤小山朝明副之若管內有叛者則奉全王出軍不絕其亂根則勿歸鎌倉且命結城氏河越氏曰汝亦能輔全王深所依賴也諸醫相代勸藥無驗壬

關東管領左兵衛督源基氏逝

義詮諭上杉以全王爲關東管領

申關東管領左兵衛督源基氏逝於鎌倉歲二十八臨終嘆曰我既平治東國欲入洛謁將軍滅南海西海寇而一統天下然未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首猶豫至此嗚呼命也聞菊池勢强遺恨在玆言未終而絕葬於瑞泉寺（基氏所建僧周信住之）憲顯馳使告京師義詮不堪驚嘆擧世皆哀惜焉唯佐佐木道譽以免責爲幸（或說曰初尊氏以義詮庸才而授關東於基氏以爲之助義詮稍疑基氏於是基氏祈神求死以解義詮之疑也）○五月義詮遣使於鎌倉諭上杉憲顯曰全王宜繼基氏跡爲關東管領卿其輔之且義宗義治雖亡跡未聞其死則或其蜂起乎能爲之備憲顯輔

細川賴之聞基氏之訃有嗟嘆

斯波義將陳請赦道朝罪

幼君承基氏遺法以鎭關東（細川賴之在阿波聞基氏訃曰吁國家一統時未至天何早奪此人哉楠正儀菊池武光及伊豫土居得能等聞而開眉）○秋七月斯波道朝卒於越前杣山城此時桃井直常欲徇加賀國與富樫介戰累月○八月斯波義將獻使於京都陳道朝無罪請赦先是細川賴之密諫義詮且諭諸將而通使越前教誨義將故義詮許其請而使義將領越前尾張如故且加越中守護職由是富樫介得援直常不能取加州○九月義詮有病召右馬頭細川賴之賴之時在讃岐國聞命馳至義詮以是爲武家執事職以嫡男義滿托之屬以後事乃指義滿謂賴

義詮有病遺托後事於細川賴之

賴之善政

征夷大將軍源義詮殂

之曰爲汝與一子又指賴之謂義滿曰爲汝與一父賴之對曰臣盡微力謹保護之中外皆謂遺托得其人斯波義將入洛謁義詮○冬十月細川賴之請義詮曰近年幕府資用不豐故道朝充二十分一之課役而諸將皆怨困請復舊定爲五十分之一然則將士皆喜雖何等祈不過之義詮曰善乃下令於諸國衆皆感服賴之善政○十一月義詮病革讓國家繁務於義滿（時十歲）賴之行事○十二月癸卯朔己酉征夷大將軍源義詮殂歲三十八（或曰三十九）甲寅葬於衣笠山麓等持院鎖龕則東福寺義堂起龕則建仁寺

太平記絕筆於此

應安元年

武家評定始細川賴之行事

直常被敗義將歸越中

龍湫奠湯則萬壽寺桂巖奠茶則眞如寺清誾念誦則天龍寺春屋下火則南禪寺定山也追號義詮曰寶篋院瑞山道權居士（義詮自延文三年至此在職十年）太平記絕筆於是年此後記事多闕

應安元年（南朝正平二十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戊戌義滿除服庚子武家評定始細川賴之行事（時稱管領）是月義滿令斯波義將歸越前拒桃井直常直常老於武事故屢戰克之然義將與富樫介共對陣起月○二月源義滿沙汰諸山禪徒入院之事乙丑桃井直常爲斯波義將被敗避加賀國歸越中國由是義將威振于北

分納義詮遺骨於多田院及鎌倉　南帝後村上天皇崩、皇子寬成嗣位　關東亂

方。庚午、賴之遣使於攝州多田院、分納義詮遺骨。○三月、分贈寶篋院遺骨於鎌倉二階堂氏澁谷氏。曾我氏三氏、爲使僧周峨副之。辛巳、南帝（義良）崩於住吉行宮。春秋四十三。葬如意輪寺。在位二十九年。奉號後村上天皇。群臣奉遺詔、立皇子寬成嗣位。藤久實爲關白。（傳稱、後村上帝守後醍醐帝遺勅、終身於皇位、無禪讓之儀。寬成登曰長慶。又新葉集所載泰成親王、維成親王、師成親王、亦疑是後村上之子乎。）右大將藤長親未終父家賢三年之喪、又遇南帝之崩、悲歎詠倭歌。（歌見新葉集。）戊戌、關東亂。上杉憲顯發鎌倉、向上野國。斯波義將率越前加賀兵、向越中、擊桃井直常。○夏四月、義滿

源義滿元服　華人陸仁歸国、為僧中津賦詩　義將擊破直常

使畠山義深赴越前國、爲義將援勢。是月、乙卯、源義滿元服。細川賴之加冠。細川業氏理髮。細川滿之持打亂箱。細川賴元持泔杯。是日賴之任武藏守。獻挑飯、賜鐙刀馬於賴之。華人陸仁歸國。仁字元良、號雪樵、爲蘊州教授。先是避亂來本邦、而漂泊博多津。至是聞元亡兩浙稍安而歸。（陸仁爲僧中津賦詩并序曰、戊申夏四月、余自博多至高瀬。將附海舶歸浙西。適與要關上人會于永樂蘭若。遂相共周旋者數日。斯文之誼、雅可尚也。且言相州錦屛山水之秀、并崇余賦之。因想像其勝、作四韻一首、併簡義堂禪師。因發一哂云。日本諸山秀可識、錦屛尤更好。峯巒乾坤一覽無餘界、雲霧相連十八盤。瀑瀉岩前明似練、霜飛谷口渥如丹。幾時絶頂探奇勝、試向危亭共倚欄。）○五月、斯波義將擊破桃井直常。直常逃

上杉憲顯遣兵擊武藏平一揆　宇都宮氏綱謝罪降　足利鎌倉執事上杉憲顯卒　建武三年憲藤戰死

入松倉城。越中過半屬義將。（評判曰、是月十八日、直常病死、誤也。）○六月、細川賴之奉源義滿之命、沙汰禁裡仙洞殿下領并神領寺領之事、而停止武夫濫妨。特誡佐佐木道譽掠江州寺社領。限日返附之。丁卯、上杉憲顯遣兵擊破武州叛士平一揆。一揆等逃入河越城。乃報捷於京師。甲申、鎌倉兵拔河越城。平一揆餘族離散、而奔伊勢國。（其後裔稱關氏。）又聞宇都宮氏綱有叛心、進兵攻之。氏綱謝罪而降。○秋七月。○九月、鎌倉執事上杉民部大輔憲顯卒於上州足利陣。上杉能憲、上杉朝房爲鎌倉兩執事。（能憲、憲顯子、號兵部少輔。朝房、憲藤子、憲顯姪也、號彈正少弼。時人

於渡辺　兩上杉之稱始于此　義滿開幕府、始置近習臣　細川賴之輔佐義滿、爲京師艾安

稱能憲朝房曰兩上杉。）○十一月、鎌倉全王元服。豫請義滿得其一字、號氏滿。○十二月、勅源義滿、任征夷大將軍。義滿開幕府、分諸士、自一番至五番、日夜相代宿衛、各置番長、謂之近習。臣項年大和河内紀伊和泉（楠氏部屬等）伊賀伊勢志摩（源顯能號之）飛彈信濃（宗良親王）上野越後（新田餘族猶存）越中（直常居焉）伊豫（土居得能在焉）備前石見（直冬居焉）長門（厚東居焉）猶有屬南朝者。西海九州大半從菊池指揮。及義詮逝、舉世謂兵華將起、京師可危。然依賴之輔佐、京師艾安也。賴之屢密遣使於河内、懇諭招楠正儀。正儀生歸服之志。賴之輔幼君、以天下爲己任。

賴之營中置童坊辱諂佞者

賴之爲義滿定制法

出條令禁誇奢用儉約而退佞臣進正人且使有文
才者侍義滿左右從容匡導之爲敬老納諫之媒又
撰法師六人蒙異體衣著袴横帶大小刀似俳優者
名曰佞坊又曰童坊稱其阿彌讒諂佞媚妄言詭激
徘徊營中屢爲諸將士每被玩侮以爲笑具爲欲使
義滿疾佞者也故諸士若有爲讒佞者則呼曰士中
童坊人皆恥惡之賴之又定制法誡近昵于義滿者
曰勿苟亂善惡以希旨勿誘君於惡事以貪寵勿知
可諫而不諫勿巧言構讒以欲報私怨勿外飾言行
內懷邪奸勿好遊樂而怠公務勿布私恩以比同朋

義滿幼時賞罰相當

明太祖諭日本詔

勿無忠功而漫貪祿位勿恃寵威而作驕慢若有人
爲件件之事則可速告于士衛長賞其告者而罰其
犯者賴之又決斷諸士領地訴論之事以尊氏直義
義詮之有印章者返與本主如高師直等所私出狀
則沒投之其餘政道能糺彈理非世以稱良傳賴之
又陰以善言誨義滿而陽言之故雖幼沖諸臣皆無
不畏伏評判曰義滿幼時名賴之曰須賀九郎多言無札山口兵庫爲其子三郎求領地使而貪
賴之謹對曰暫止營參戒之義滿曰速斬首可也仁木義氏侍側驚嘆曰此君幼而有大量賴之乃贊義
氏歸己家召須賀山口譴責之閉門蟄居歷年須賀遂赦山口宥死放逐　是年當明洪
武元年高麗恭愍平十七年皇明通紀載明大祖諭

僧盪梵使高麗

日本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
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
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
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己主
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
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
之福按此詔書到筑紫菊池拘之不達京都　東國通鑑載日本國遣僧
梵盪使高麗先是高麗王患屢爲倭兵侵擊使金逸
往請禁故至是報聘高麗接待失禮梵盪等怒而歸
按梵菊池氏自筑紫訝遠乎然金逸者乃先年所記金乙也乙至京師曰其報聘則盪亦京師使乎然無
所據證

應安二年

頼之奏楠正儀之歸服

後光嚴天皇三 北朝

長慶天皇附 南朝

己酉二年、南朝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勅使左大史小槻兼治、捧征夷大將軍宣旨、到幕府、授源義滿、義滿拜戴之、施祿於兼治、戊戌、南朝左兵衛督楠正儀告歸服、頼之請義滿、教書授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於越後上野、氏滿使上杉朝房帥千葉宇都宮、至武藏、擊之小山結城、發兵於下野、與朝房等合勢、宗良親王爲信濃國士滋野一族香坂高宗等被翊戴、起兵應義宗等、據大川原城、東北兵革閙、京都義滿

畠山基國義深子

土岐康行善忠子号左馬助

以其弟長壽王爲將、催兵東征、畠山基國副之、○二月、丙寅朔、壬申、義滿下令告楠正儀歸服於和泉河內兩國、丙子、義滿以土岐康行奉行侍所之事、庚辰、畠山基國奉長壽王、到武州本田、會上杉朝房陣、楠正儀欲入京謁義滿、然南方群士遮路而不果、○三月、乙未朔、庚戌、義滿遣赤松光範於河內、壬子、復遣細川頼元援楠正儀、甲寅、正儀冒夜入天王寺、丁巳、正儀自天王寺到榎並、光範自天王寺引兵歸、○夏四月、乙丑朔、丙寅、楠正儀入洛、逢細川頼之、丁卯、正儀詣幕府謁義滿、正儀歸服始末、據應安略記、評判曰、細川頼之

叡山僧徒嗷訴事係南禪寺住持妙葩

帥土岐、佐佐木、山名、一色、赤松等二十六人、以擊楠正儀、正儀城守、不出、頼之等拔數城、與土岐佐佐木等歸京、唯留山名氏清於河內、與正儀相持、而合戰數年、後正儀病死、其子正勝勢蹙、不能出師、與族屬戮力堅守、千劍破城無一人謀免難者、惟恨南朝期于衰運云云、與應安記異、應安記者二條殿所藏、而希世日記也、其事雖不詳述、然年月日分明也、故以應安記爲正、說以評判備一說、丙子、斯波義將陷越中松倉城、桃井直常亡跡、甲申、叡山僧徒嗷訴、頃年、南禪寺住持妙葩新建山門、頗犯叡山故地、山僧詣幕府、請毀之、葩語細川頼之曰、南禪乃皇家重崇之場、而禪

褒賞佐々木崇永鎮山徒嗷訴

林第一伽藍也、且大將軍世秉國鈞、素歸仰宗門、然聽叡寺之逆訴、非唯吾宗陵替、抑亦皇家武門倶失威福之權必矣、執事深思之、頼之曰、諾、故山僧屢訴不決、之山徒又訴朝廷、無裁斷、至此山徒大怒、戎容成群、捧日吉神輿四基入洛、到禁門、時佐佐木崇永爲宿衛、拒山徒、不納之、殺傷數十人、山徒棄神輿於洛中、放火歸山、勅安置神輿於祇園社、乙酉、賜寢箪於佐佐木崇永曰、山徒嗷訴起先例、狼籍之甚、件朝敵、然崇永以一將之力、拒百鬼之災、玉座無變、其功不可不褒焉、前關白藤良基承之、以賜崇永、既而勅

僧妙葩潜居勝光菴自号西潜子。

赤松氏範復爲南朝義滿討之

土岐善忠攻源顯能於伊勢不利

許山徒所請武家不及議之由是南禪僧徒皆振衣而去妙葩怒與頼之絶交潜居勝光菴自號西河潜子丙戌義滿投河内國内十七箇所於楠正儀正儀歸國其部屬等守正成正行遺訓猶翊戴南帝不從正儀既而赤松氏範復屬南朝擧兵屢掠攝州○九月癸巳朔丁未義滿令赤松則祐光範率兵到攝州撃氏範辛酉桃井直常復入松倉城然越中國兵多降斯波義將故直常兵勢自屈是月土岐善忠發美濃國兵向勢州國司源顯能（時南朝内大臣）拒之善忠不利而退顯能進拔三重郡諸城新田義宗脇屋義治戰

赤松則祐陥中島城

敗亡跡（評判曰義宗於越後國戰死義治逃匿出羽國）○冬十月壬戌朔辛未赤松則祐光範陥中島城氏範逃入天王寺甲戌長壽王自武州歸京上杉朝房送之畠山基國率兵向信濃圍大川原城香坂高宗奉宗良親王拒之堅守癸未上杉朝房歸鎌倉（一説曰朝房與基國同圍大河原城蓋歸鎌倉之後往會）○十二月壬戌朔信濃國大川原城爲上杉畠山等被圍三月天寒雪積鎌倉軍引兵而退宗良欲赴吉野朝新主香坂高宗等雖強止之而不聽乃留民部卿藤光資守大川原城而發信濃高宗猶屬光資宗良不得至吉野自中途復歸信濃是年細川頼

本邦人入明侵掠諸州

明使趙秩來

之道使於南朝告和議曰皇統兩流可相代即位者如昔日然則請納神器於今上而南帝還洛南朝廷臣武夫爵祿亦如故以聞雖再三而南朝不聽之是年當明洪武二年高麗恭愍王十八年明政統記曰日本數出沒海島中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刼奪財寶時大倉守禦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及其未陣揮衆衝撃之殺傷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云云薛氏日本考略曰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諭日本來貢泛海至折木厓闌者拒秩以書達（按秩書往還筑紫歴二年）閲書曰洪武二年使行

明帝賜懷良王璽書

人楊載諭日本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與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朝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捕絶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按良懷即懷良也頃年菊池領筑紫屢通商舶故中華人以懷良爲日本國王不知京都有帝王故誤聞懷良爲良懷歟日本國主也由是推之則菊池威勢之強可以察焉）

應安三年
桃井直和起兵據長澤城
斯波義將斬直和
貞世剃髮號了俊

唯情其戰功、闕失而不傳也、東國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寇寧州、沔州等漕船、

庚戌、三年（南朝改正平二十五年為建德元年）三月、庚寅朔、甲午、桃井直和（直常孫、右馬助）蜂起越中國、據長澤城、乙巳、越中國守護斯波義將加賀富樫竹童合兵擊桃井直和、斬之、其餘黨在松倉城者、或逃去、或降義將、○五月、義滿令宇都宮氏綱擊南方、南軍拒破之、氏綱逃到粉川寺、畠山義深救氏綱、與南軍相持、○六月、義滿使細川業氏・山名義理（師義弟）・今川貞世（時則男、號了俊）・仁木義尹預議政務、是夏、大明明州象山縣張章、避亂來朝、

宇都宮氏綱卒
南帝命和田攻楠正儀壘、細川賴之救正儀

（後入相模圓覺寺、為僧、號文溪）○秋、七月、壬辰、宇都宮氏綱卒於南軍、畠山義深引兵而退、○八月、伊勢國司源顯能募兵、伊賀人服部・川上等背武家、應之、顯能兵威漸振、○九月、義滿令赤松則祐奉行禪律之事、○冬、十月、丁巳、義滿以今川了俊為鎮西探題、先是了俊為遠州守護、召而入洛、○十一月、丙戌朔、南帝命和田某等、率其部黨、攻楠正儀壘、是日斯波治部大輔義將入洛、依北陸既平也、細川賴之統山名・一色・土岐・佐佐木・赤松等二十六將、率四萬餘騎、救正儀、南軍蹉跌、賴之使土岐・佐佐木圍飯盛城、使山名・赤松等攻

懷良王賓接明使趙秩

矢尾城及七壘、拔之、既而賴之帥諸將歸洛、而留山名氏清於河內、以兵一萬副之、守諸城、與南軍相挑、此後氏清連年攻略大和・河內、合戰不止、南軍氣勢日蹙、氏清時氏四男也、以武勇鳴（評判謂、此時正儀與京軍攻戰、無降服武家之事）是年當明洪武三年、高麗恭愍三十九年、薛氏日本考略曰、王良懷始延入趙秩、秩諭以詔旨威德、責其不臣、王曰、吾國雖邊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昔蒙古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發水犀數千艘、至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

本邦人寇明
應安四年
菊池武政橫行筑紫

十年、今使得非蒙古良弼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良弼之胤、爾悖殺我、禍不旋踵矣、王氣沮下、延秩禮遇有加、具物（按、趙秩滯留中路、踰年得到筑紫、而見懷良親王、其應對之趣、乃知皆菊池所為也）圖書編曰、日本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傍海諸郡、東國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內浦、奪諸州租税、又寇宣州、西北面元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

辛亥、四年（南朝建德二年）春、正月、丙戌朔、菊池武政代父武光、以揚威風、挾征西將軍懷良（或稱西親王）、橫行筑紫、居

僧周信勸學於氏滿、又呈貞觀政要

鎮西探題今川了俊入筑紫

山名時氏卒

太宰府九州群士不能敵之、菊池勢名振中華三韓異域、傳稱懷良為日本國王。○二月乙卯朔壬申、源氏滿赴瑞泉寺、住持僧周信話次、勸學於氏滿曰、凡治天下國家、無不以文、先君專勸文學、願繼業、以副外護之望。氏滿領之。周信又呈貞觀政要於氏滿、謂曰、是唐太宗治天下、皆收在此書。君亦宜執法於此書（自是後周信屢說於氏滿者居多）。癸酉、鎮西探題今川了俊發洛、而西為平菊池之猛也。義滿特命大內介多多良義弘為了俊副（義弘弘世子）。壬午、山名左京大夫時氏入道道靜卒。時氏有十一男、曰師義、曰時義、曰義

觀應上皇說細川賴之、欲立榮仁親王、不果

理、曰氏清、曰氏冬、曰義數、曰義繼、曰氏重、曰高義、曰義治、曰氏賴（義繼、氏重早世）。諸孫繁蔓、各領州郡、為當時之豪族。中氏清最強勇也。傳稱山名族領十一箇國、故俗稱曰六分一殿（六十六箇國而有其一之義也）。○三月乙酉朔乙巳、冊立緒仁為親王。帝有讓位之意、故請武家議踐祚之事。觀應上皇（崇光）在伏見殿、遣日野前中納言藤教光、說細川賴之曰、朕是後深草皇統之嫡也、依兵革之變、而今上即位、此次踐祚者、榮仁親王（崇光子）固當、卿其圖之。賴之對曰、此非微臣所預、宜在聖斷。上皇再諭曰、承久以來、紹運之次、決於武家、何不預

緒仁親王踐祚、稱之後圓融天皇

知之。賴之曰、勅諭良有以也、然今上承統年久、議其皇子則阿誰何、擬議之將軍猶少、如微臣不可左袒、不可右袒、唯任叡斷耳。由是緒仁踐祚之事定矣。上皇初與帝相睦、自是互有隙。丁未、帝讓位於緒仁親王、乃行踐祚之儀。是日新帝元服、先皇聽政於院中。○五月癸丑朔庚申、細川賴元帥師擊南方。辛未、細川賴之辭管領職、冒夜入西山西芳寺。義滿驚而自出追之。赤松則祐速馳乃援止之。賴之自途中歸洛。評判曰、賴之執權五年、威望太高、自謂權侔人主者、所以招禍也。不如自損而重將軍之威。乃使近習者

義滿賞中秋、賴之進諫其威儀不正

竊說義滿曰、君於諸將列座之時、譴責微臣、然則將威尊重耳。既而中秋之夜、召諸將於營中賞月賜酒。義滿威儀不正、賴之進諫曰、輕遽無狀如此、諸抱怨、國家不治。義滿艴然。翌日召賴之責曰、汝於衆中辱我、疑其恃權欲奪世乎。我不能見汝面。賴之佯驚而退、謂人曰、我雖不挾私、然氏族等漸驕、將軍雖少防之、履霜托細事譴責我而抑之者也。嗚呼真武將也。即閉門蟄居。諸將皆謂、微武州則誰治國家哉。乃為之請赦、義滿不聽。諸將皆請令賴元行政、義滿許之。翌年三月、義滿謂諸將曰、賴之不屑我怒、而猶在洛

京軍攻南方

中遠放逐之賴之懼而剃髮改名常久逃隱丹波國山國義滿令曰燒賴之宅諸將雖不能違命然不忍爲之而唯燒其廐云云經年源義滿（十六歲）召還賴之曰汝有輔導之功我以小罪責之汝不敢恨而蟄居可謂無雙良臣也遠長其髮管領國家之政諸將皆喜（按評判所言其始末有与他記不合者恐有傳聞之誤乎姑記于此以備一説宜考前後之事擇而取捨之）一説曰賴之暫寓西芳寺問禪於碧潭建地藏院於衣笠山院有賴之像○六月壬午朔癸卯京軍渡川攻南方細川賴元山名時義山名氏清楠正儀渉上瀨畠山義深一色其佐佐木高秀土岐氏等渉

桃井直常復起越中

中瀨石堂賴房仁木義氏赤松則祐等渉下瀨（賴房久候南朝其降京都年月不詳焉）伊勢國司源顯能擊破世保氏取安濃郡○秋七月辛亥朔壬申桃井直常復起于越中國國士拒之互殺傷數十人直常失利戊寅直常與能登國士戰於越中後位莊○八月辛巳朔丙戌京軍自南方歸戊子桃井直常退越中陣而逃去（按此後桃井不見蓋其感衰而死乎俗傳桃井部族零落爲舞者世号幸若移居越前未知然否）癸巳南朝群士攻楠正儀壘不利戊申細川賴元向南○冬十月庚辰朔義滿將復南禪舊規令賴之起妙葩堅閉不出賴之含憤而歸葩逃隱丹波雲門寺途中作偈

僧妙葩逃丹波途中作偈

南將湯淺攻河州不克戰死

赤松律師則祐卒

曰一鉢生涯天地寬滿身風雪幾雲山多年苦屈今方述鐵樹也須春上顏又曰放捨萬緣唯得閑乾坤把作一蒲團既無餘債可消遣主文臥雲何處山葩寓雲門數年門徒甚多編其話語往來酬酢曰雲門一曲大明趙秩（字可庸）朱木（字宗中）木館周防大內介傳見之作其序跋○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南朝屬士湯淺氏等攻河州宇利和利城不克湯淺等百餘人戰死甲戌義滿令伊勢貞繼爲廐奉行戊寅赤松律師則祐卒歲六十一圓心父子建武以來戰功居多領播磨美作攝津及圓心卒範資領攝貞範領作則祐領

懷良宗良兩親王詠歌贈答以遣志

播故雖爲三男爲一家之魁○十二月庚辰朔懷良親王久在鎭西圖恢復南朝宗良親王亦在信濃累年議起義兵然時未至而猶豫故昆弟東西相思共就便風詠歌贈答以遣其志是年當明洪武四年高麗恭愍王二十年憲章錄曰冬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致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口（按趙秩往還四年皆是菊池武光所指揮也）孤樹談曰國初時當欲征日本國彼遣使嗐哩嘛哈奉表乞和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嗐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

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納之按嗜哩嘛哈不知為何人或其祖来等九僧之中乎於本朝無可考證焉又按嘛哈詩與滕木吉上表真宗詩上一二句異其餘差一二字耳未知孰是或卓普彼此之間誤傳聞乎東國通鑑曰春三月日本入高麗漕船火官廨虜牧使妻女秋七月入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八終

執政
太政大臣藤良基、関白左大臣藤師良、藤忠基、藤師嗣、左大臣源義満、右大臣藤兼嗣、内大臣藤公直、藤實時、
応安五年、源義満奉勅、流僧實玄等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九 自応安五年至明徳三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圓融天皇　北朝
長慶天皇附　南朝

壬子、應安五年、南朝改建徳三年、為文中元年、春、正月、庚戌朔、辛未、勅源義満、流一乘院僧實玄於伊豆、大乘院僧教信於土佐、安養院僧頼乘於隠岐、禪光院僧覺成於佐渡、相模都維那師善寛於常陸、藏人寺主僧憲實於

隠士頓阿法師卒、義満定禪院制法二條

安房、僧懐實於周防、按實玄以下北南都僧也、其罪状雖不聞、然以時考之、則去年神木入洛、此僧等所為乎、時武政不弛、故奏請誅懲之乎、○三月、己酉朔、壬子、鎮西探題今川了俊驛書至曰、去月十日、菊池武政陥筑前國兩城、十三日、了俊與武政戰於肥前國小城郡、稍有利、義満責其屢失利多而勝少、是月、伊勢國司源顯能擊破仁木部屬、取朝明郡、是春、隠士頓阿法師卒、○夏、四月、戊寅朔、壬辰、義満定禪院制法二條、其一、東西兩班、不經二節者、不可差改之、其二、僧員可為三百五十人、若多於此、則可停掛搭、令布施昌椿先命建仁寺、而達五山、○六月、今川了俊寄

今川了俊寄細川頼之書

了俊諱貞世

啓於細川頼之曰、了俊與菊池挑戰累年、家僕戰死、今存者僅三百騎、大村、千葉等黨菊池、氣勢太熾、了俊將為敵擒也、聞幕下責不成功、唯恐被收本管遠州、願加援兵、以平強敵、乃副倭歌一首、以述幽情、頼之憐之、答曰、本管不可有變改、且請義満、令大内介義弘救之、義弘率兵到筑紫、合力於了俊、與菊池接戰、互有勝負、了俊者、国範入道心省次男也、心省以軍功領駿河遠江、其嫡子範氏先卒、故心省以駿遠併譲了俊、了俊辤駿河、譲範氏子氏家、而了俊領遠江、其後心省卒、氏家亦死、無子、其弟為僧在建長寺、了俊請頼之、令其僧還俗、号泰範、相續駿河国、頼之感其學嫡家、及了俊在鎮西、泰範以其無功為便、而寄告義満曰、叔父了俊有叛心、與菊池通好、其心在欲併領遠州、義満疑了俊、将許泰範宛

南軍攻正儀守城

義満始押判吉書

請了俊、風聞其事、太憂懼、故就頼之陳解焉、及義弘至鎮西、又与了俊有郤、○八月、辛卯、義満以東福寺背禪院法制、故除五山之列、寺僧驚謝之、壬寅、赦之、復始、南軍攻楠正儀城、城兵殆危、義満遣大軍救之、○九月、正儀得継援、而兵氣漸復、南軍雖力戰、而受敵於前後、失利引退、癸酉、勅加謚玄猷二字於夢窓國師、先是勅僧周澤、号龍湫、爲國師、周澤就細川頼之固辭、請加夢窓之謚、故及此、澤夢窓弟子、○十一月、甲辰朔、辛酉、義満令松田貞秀決諸社神人訴、禁其喧爭、乙丑、義満始押判吉書、謂之御判始、時歳十五、頼之監事、乃評定政務、庚午、義満詣夢窓國師塔、受

菊池武光卒

明僧四明宗泐季潭賦僧仲猷無逸使日本詩

禪衣豫定法名稱道義道號稱天山然不剃髮〇十
二月甲戌朔鎌倉管領上杉能憲入洛主大草氏家
是年菊池武光卒武光頃年附軍事於男武政今年
病死（據太平記評判知其卒年其月日闕焉）是年當明洪武五年（高麗恭愍
王二十一年）薛氏日本考略曰洪武五年太祖謂劉基曰
日本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虻警寤自覺不寧議
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
僧祖闡仲猷南京瓦鑵僧無逸克勤往彼促其來貢
將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季潭賦詩餞別曰帝德廣
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貿委継彼日

明太祖賜僧仲猷無逸使日本餞別詩

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全
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衆亦以僧爲使仲猷知
心宗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址朝辭閶
闔門夕宿蛟川硾鉅艦揚獨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
敢驕馮夷効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
詔徠郊迎擧欣喜時揚帝王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
尊遠人所崇礼況茲將命行執有重於此海天渺無
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願言愼終始渤持獻于
太祖太祖賜和曰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
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曰東當往至於善化

明宋濂跋文

山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爲佛
弟子出爲我朝使珍重浦泉徑勿失君臣義此行非
滄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白日宿海硾艨艟掛
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
茫茫直是尋根際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
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
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凶頑心了畢纔方已歸來爲
拂塵見終又見始學士宋濂作跋其略曰天寧禪師
祖闡以高行僧召越京與無逸奉勅使日本不憚鯨波
之險毅然而行上壯之賜以緇器禪衣之屬令大官

僧一初送無逸之日本詩無逸号夢鯨

進享於武樓下耳諭其國敬浮屠喩以善道設化宗
泐贈詩聖覽賜和首言王化無遐一視同仁次言善
道庶契西來祖意再言經涉海險勿忘君臣大義次
言平等法行無彼此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
寧反覆不亦至哉云云僧一初亦送無逸行詩曰大
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
奉詔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渺煙水百萬樓臺海中
起珊瑚珠樹赤松西玉嶂金峰碧雲裏重城堅壁鐵
不如衣冠禮樂傳中都樓船謾說嬴氏使幼艾不動
蒼姬書日河關高玉繩下天上靈梅移北野八表神

師解秦龍十歳小兒知習馬自從日姓開封疆辰地不敢稱天王一君四相賛呼咈李支百世同蕃昌讀書不責論王霸上下唯知尊佛化尚想兵殘五季餘全奉白書復中夏故人自足吾宗傑北峰有燈承六葉此行豈誇專對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飛錫辭九重大颿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紅我謌白雲天萬里人生有為當若是天官闕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善隣國寶記曰二僧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五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然闕西不通之故久寓筑紫（按闕西乃是懷良親王也是亦菊池武政拘留二使僧不許至京師也東国通鑑曰日本侵高麗白州及順天長興耽津道康等郡掠鎮溟倉又入江陵府及盈德原寺高麗軍望風奔潰又入安邊咸州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碩倭又入洪州與高麗兵戰于陽州大破之高麗王親帥五軍出次昇天府倭船入陽州駐三日高麗諸將領兵出戰大敗高麗王親率五軍出昇平遂次能泉寺峰）是歲椿庭海壽權中巽伴明使僧祖闡無逸歸朝（先是椿庭權中入中華）

和人居中夏及高麗

和人与高麗戰大敗之

椿庭海壽權中巽伴明使僧帰朝

應安六年

癸丑六年（南朝文中二年）二月義滿命淡路國守護細川氏春撃南方○三月庚午細川氏春率淡路國兵至尼崎與南軍相對○夏四月癸酉朔己卯上杉能憲歸鎌倉○五月壬寅朔壬子天台座主尊進奏覽明國使僧狀且呈義滿義滿大驚遣使於鎮西招之○六

月辛未朔己亥大明國使僧祖闡無逸入洛寓嵯峨向陽庵建長寺僧相集為黨以欲放火細川頼之諭上杉能憲紀明首惡者○八月庚午朔辛未南帝讓位於其弟熈成王授三種神器而避去吉野（據應安略記然其弟不詳聞未知有何故而然）己卯南軍發河州天野夜襲京軍會戰移刻南將四條中納言藤隆俊戰死南軍退走（按山名氏清等自先年陣河內細川氏春自今春陣尼崎其餘京軍備南方者猶多未知此時襲誰其陣）甲午佐佐木道譽卒頃歳致仕不預事男高秀繼家居顯職戊戌義滿令明國使僧歸國初闡在洛之間數演禪法聽者聳愕義滿聞之欲留之以為天龍寺住持闡辭而不從請歸故許之（按兩僧在洛之間或有參朝請幕府之事然闕而不傳）○九月明國使僧祖闡無逸發筑紫歸舩此行椿庭海壽權中巽復從闡入明壽遠州人姓藤氏號木盃道人初壽從闡發明國時景德僧智覚作偈餞之曰道人初離日本東浮盃快渡洪濤風中華駐錫尋禪宮衲衣下事惟守中寥寥天地豈無遇江月松風自流注聲色頭邊存見聞荊棘叢中抛幣帑喜識盡也愛河盡荒田不揀非顢頂信手拈來摠是草尋莖摘葉何多端携李庭陰有遺老幣箒時常為人掃決志相依亦餞多礙膺之物都無了五更伸脚上床

南帝讓位於其弟熈成王授三種神器

佐佐木道譽卒

明国使僧祖闡無逸帰船

或曰壽尊氏孽子也

明僧智覚作偈餞海壽帰朝

毋与毋相似故通用

義滿諭說細川賴之將平筑紫賴之辭

搨步步還從實地踏藏裏摩尼奪目光臺前實貌閑塵匣龍淵師叔銎滿顛下海毋勞打鉄船有禪無禪不必論饑來喫飯困來眠明朝別我歸故國休將此話輕流傳云云壽後復歸朝住南禪寺丙寅詩話曰壽上人回自日本以其國所產梅尾山茶見惠賦詩其略云幸得梅山信切嘗日本茶〇冬十月義滿令關東五山曰住持職者自京都可定之其餘可受源氏滿之沙汰是年義滿令仁木氏一色氏諭賴之曰卿善輔我令至成長群敵半平四海將一南軍亦爲山名氏清被攤則其滅在近乎唯菊池氏橫行筑紫如少貳大友爲彼被放逐非武將之恥哉我來年

既十七歲自統諸軍平筑紫滅菊池一統天下不知卿謂何賴之嘆曰嗚呼真將軍也乃招仁木義尹畠山義深斯波義將山名師義及土岐佐佐木赤松等議定其事乃使仁木義尹歷源顯能於伊勢山名氏清歷南軍於河內武田義堅小笠原氏歷金谷武市村上於伊豫而東限伊豆北限越後悉徵群國兵而遣使鎌倉曰來春可征菊池在軍之間上杉朝房可入洛警衞朝廷諸國兵士皆應徵促軍裝既而朝房入洛氏滿令東國內伊豆相模兵士八千留鎌倉其餘皆入洛可從西征頃年賴之勤勞政事寬猛相濟義滿漸長武威見逐[illegible][illegible]直冬

本邦人入高麗船寄掠京城震民

之隱義滿許之在石見国如初凡召細川清氏于賜米地於備中諸將亦止驕好儉服皆謂賴之可謂追泰時遺風輕海少年或曰武州政務令人無安樂然逐年貪昔者以上下安堵是年當明洪武六年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憲章錄曰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君萬國臻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外獨東南倭人竄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如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衞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人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上善其言從之東国通鑑曰倭寇高麗龜山縣慶尚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數百級入擊河東郡晋州人鄭任德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愈挺父走避倭兵追及之愈射殺數人倭一兵士忽奮劍突進刺任德煩愈以身蔽之且斬四人竟殞焉

應安七年

武家評定始

僧印原寂

麗王拜愈爲宗簿寺丞倭又入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虜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倭又臨喬桐又入海州殺牧使咸益謙

甲寅七年南朝後龜山帝文中三年春正月丁卯朔丙子武家評定始細川武藏守賴之時稱執權佐佐木大膳大夫高秀攝津掃部頭能直町野遠江入道眞勝二階堂中務少輔入道行照佐佐木備前入道道壽等行事僧印原寂原宗古先俗姓藤氏相州人也生有異徵幼多奇志八歲歸悟桃花十三剃度具戒奮然南遊歷見觀無見木中峰靈虛谷茂古林海東嶼印月江時以叢林獅子兒稱之後同澄清拙歸朝歷住惠林寺等

後光嚴天皇崩

僧通恕賦後光嚴帝挽歌

流赤松範顯性準大乘院教眞

持寺萬壽寺淨智寺圓覺寺建長寺等後退老長壽
院至是寂年八十明學士宋濂爲之作碑文并銘載在其集乙未文和上
皇崩於柳原仙居春秋三十七悲泣潤眼之後落飾
法諱光融奉號後光嚴天皇庚申天皇著喪服居倚
廬前關白藤良基賦後光嚴帝挽詩以示斯波義將僧通恕次韻曰龍去鼎成當此時蒼生宜衍太平
期秉鈞猶有周公旦同舍何無直不疑◯三月丁卯朔壬申帝還本殿
◯五月辛卯流赤松範顯於越後赤松性準於上總
依南都之訴也◯六月乙未朔丙午流大乘院教眞
於土佐國依南都僧侶訴也己酉義滿母潛赴清水
寺欲爲尼義滿及賴之馳到寺制止之歸營按義滿嫡母澁

菊池武政卒

流僧正光濟僧正宗緣平行知元奇

義滿發大軍攻菊池武政

河氏實母紀氏此未詳爲何母丁巳鎮西言五月二十六日菊池武
政卒其子武朝嗣家◯十一月壬戌朔辛未流三寶
院僧正光濟於播磨覺王院僧正宗緣於備中前參
議平行知於美濃元奇於遠江共依南都之訴也元
奇道病而死居流僧綱更名光濟曰磯部浪遠名宗緣曰原山於
以上應安略記
評判曰三月二十三日義滿發京師而西山名師義
赤松一族爲先鋒山陽山陰兩道兵四萬六千餘騎
屬之踰門司渡入豐前國大內介義弘率五千餘騎
爲前導細川讚岐守詮春率南海四國淡路兵二萬

菊池武勝與島津伊東合拒戰于長門東軍敗

三千騎艤於伊豫國而赴豐後國細川賴之賴元仁
木今川荒川斯波畠山武田土岐佐佐木逸見遠山
等三十九隊總十萬餘騎皆從義滿海陸分往賴之
載粮五百萬餘石於五百艘以爲軍用四月上旬義
滿到安藝國菊池武政在太宰府聞之遣菊池武勝
於豐後島津伊東屬之總三萬餘騎屯國府備之武
政卒其部屬及松田原田秋月山鹿等四萬餘騎踰
門司渡到長門國府爲守護厚東氏援懷良親王發
太宰府帥新田餘族及名和長生等二萬餘騎赴豐
後四月二十六日大戰于長門菊池武勝得利大內

島津伊東懸京軍挾擊武勝武勝死之

武政奉懷良王歸太宰府

山名赤松共敗退于周防國京軍死者四千餘武勝
又與細川詮春挑戰島津伊東代應詮春挾擊武勝
武勝軍大亂離散武勝選精兵三百騎奮戰十三回
遂死之詮春併島津伊東兵總六萬騎進向太宰府
菊池武政聞之携厚東氏去長門來豐前奉懷良歸
太宰府設備待之義滿到豐前諸軍向筑前武政拒
之原田秋月三草山鹿諸族皆降義滿武政遂敗奉
懷良退到筑後陣高良山時肥前國士降義滿招納
京軍於國中武政勢減僅爲二萬騎武政曰是哉死
地也何退哉既而詮春六萬騎平豐後入筑後陣幾

菊池武政力屈請降

葉山名、赤松、統降兵六萬騎、共入筑後、義滿進陣太宰府、山名赤松渡筑後河、武政逆擊之、斬首千餘級、京軍溺水敗亂、武政與其弟（武政号兵庫頭、其弟号肥前守）率六千餘騎擊破詮春陣、斬首二千餘級、詮春退入其營、菊池家令城氏識夜襲詮春、不果而止、自是東西兩軍隔河相持、累月勝敗未決、（一書曰、京軍、先鋒山名赤松雖失利、細川、斯波、畠山、六角、仁木、今川、土岐、競撿、武政部属多降、菊池退陣宰府、細川等七隊進攻宰府、原田秋月等八十五隊皆降、菊池逃走筑後、義滿入宰府、細川、六角、山名、赤松與菊池戰三十三回、凡在陣之間、義滿每日三發擇使告事於京師、上杉朝房乃報之鎌倉氏滿每日修千座祓於鶴岡祈勝軍、）九月、武政勢屈、請降、和睦事成、義滿以伊東氏為日向守護、以少

義滿出令三條使尊神勤農桑輸貢賦

貳冬資守内山城、援筑前肥前兩國、以豐後國返畀大友、而賜長門豐前於大内介、於是武政令其屬兵分守筑後肥前諸城、而奉懷良歸肥後國、十月八日、義滿歸京、行賞於諸將、勞上杉朝房、十一月朝房歸鎌倉、義滿凱旋之後、天下悉服武威、諸將皆入京拜謁、洛中遂年豐贍、○十二月己未、帝即位於太政官廳、踐祚之後、春日神木在洛踰三年、故即位之禮延而至此、義滿出令三條、使尊神勤農桑輸貢賦、其一曰、神之為神以人之祭禮也、人之為人以神之加護也、如在之祭勤行、可至無窮、其二曰、國者以民為本、

宗良親王在東関謀南朝恢復

民者以農為天、各宜就溝洫堰堤之勤、以致稻穀細絹之備、其三曰、諸國之濟物、任出之貢賦、宜守每年所當、以輸致、不愆期、是年、宗良親王自信濃大河原城到吉野朝南帝、宗良自延元二年在遠信二州之間、經歷上野越後、欲謀恢復、然不遂志、頃間久寓信濃、後村上帝屢招之、以事務為己任、而不能至、而今經三十八年、初到吉野、既無舊識、存感懷殊切、詠歌嘆息、是年當明洪武七年（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圖書編曰、七年日本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

明太祖製和扇行歌

李邦人入高麗合浦焚軍營兵船

移文責問、武備志曰、氏久私貢並却之、（按島津家譜、有氏久、其時世相當）明太祖御製文集、載倭扇行、曰、滄溟之中有奇句、人風俗禮奇尚、扇捲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怒、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為使、浮辭嘗云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辨、褌袴龍髭誠難驗、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東方必此變、（按倭扇行、係氏久所貢而作之乎、東国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之、又船三百五十艘入合浦、焚軍營兵船、高麗士卒死者五十餘人、又與西海道萬户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戰于木尾島、李成等敗死、又繫紫燕島及江陵、三涉慶蔚二州、高麗以倭兵近境、都城戒嚴、又入安州、又入密城、火官廨、）

永和元年
僧圓月寂

今川大内介攻菊池不克奥山井伊笠原等死之
太宰少貳藤冬資叛武家黨菊池
今川了俊與少貳冬資戰斬之

惊人物
乙卯永和元年南朝改文中四年為天授元年春正月僧圓月寂于東山建仁寺妙喜庵歲七十有六號中巖自元歸朝之後往還京都鎌倉歷住淨智寺壽福寺圓覺寺建長寺建仁寺又居鎌倉藤谷寂上州吉祥寺及江州仙並龍興寺月禪詩文共熟所著有中正子千篇瑣細集蒲室集註等其集曰東海一漚卷帙成堆其才名聲價曾與鍊虎關相若又東福寺月應文学禪之名亞鍊月應號夢巖好讀孟子鍊作聾叟殺人論應亦作之識者謂應為優應文藁曰早霖集弟子周崇作序行于世月謚佛種惠濟禪師應謚大智圓應禪師月作日本紀見前○二月菊池武朝及松浦黨起兵○三月辛酉朔癸亥筑紫探題今川了俊及大内介義弘合兵攻菊池武朝於筑前世振山不克了俊家僕奥山井伊笠原等戰死義弘奮進復戰武朝等敗走○秋七月太宰少貳藤冬資叛武家黨菊池赴肥後國今川了俊大内介義弘率兵擊之○八月己丑朔甲寅今川了俊與少貳冬資戰于肥後國斬之和泉土丸城主橋本正勝救南方降義滿義滿遣兵士救之迎之楠正成已歿正行正儀守遺訓討賊之志始終

橋本正勝降武家
山名氏清畠山義深徇紀州
僧周信送菅豊長詩

不變其遺訓亦可知然按評判以正勝為楠正儀子盖其傳聞之誤乎橋本是楠氏族也○九月戊午朔壬申紀州南軍為京軍被敗大半逃亡京軍山名氏清畠山義深等徇紀州入在田郡湯淺等諸城皆陷○十二月左兵衛督菅豊長自鎌倉歸洛僧周信作詩送豊長行序曰武衛之先菅氏也而世業儒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是也武衛學博而弗雜氣和而弗同與人交以誠久而益敬貞治間以所業游于関東鎌倉賢府君源公父子先後皆以師道待之由是東人薰道德炙仁義率而化者幾乎十八九矣咸謂孟軻復生也永和乙卯歲武衛之令適吏部大卿公長嗣榮膺菅家長者之選是可慶也故武衛暫輟講而歸省焉因是幕府群彥僚佐及諸生受業者咸惜其去京以鞍馬酒食之具餞于郊外有告余者曰昔仲尼孟軻以道游諸侯之間或菜色于陳蔡困厄于齊梁卒皆不合而歸此後生以道遊者所以遺恨千歲也今武衛其道也合其歸也榮如此則常人尚可歌而張之也况與武衛以儒釋之道相忘於方外而樂乎豈可默而不歌乎哉余雖疾憊不從事於毫楮有愧於告者之言乃勉而為詩詩八句句七言以代酒食追而餞之吁古有獻白豕於遼

藤經光入高麗寇慶

東者、人以為笑、今獻詩於武衛、是白豕也、豈不見咲於彼朝廷士大夫也耶、武衛諱豊長、家于京師粟田口、里時人不敢斥、以地稱、實北野神君十四世孫也、其詩曰、翰林風月半凄凉、尚覺菅家奕葉芳、鼻祖有靈存社稷、耳孫無學不文章、手攀桂樹枝枝秀、吟到梅花字字香、好去趨庭稱壽罷、歸來落筆賦靈光、按菅氏譜、菅為長、多子、其弟三、曰公良、公良女孫、曰長嗣、長嗣子曰豊長、後叙従三位、乃知斯人少壯之時赴鎌倉、為氏満師範也、由是推之、則鎌倉主將亦世招京都儒士乎、是年、當明洪武八年、高麗辛禑元年、東國通鑑曰、春二月、高麗國羅興儒請行成、日本、乃以為通信使遣之、三月、日本寇慶陽縣、揚

陽縣處々、每戰克之、

廣道都巡問使韓方彦與戰敗績、夏五月、日本藤原經光率衆來投高麗、而處之順天燕岐等、廩給資粮、後諭全羅道元帥金光致誘殺經光、光致大共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洩、而識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初日本寇州郡、不殺人、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秋八月、日本寇樂安寶城、人率船大集德積紫燕二島、高麗崔瑩領軍灘兵東西江以備之、又入寧木三州、崔瑩請往擊之、不許、又日本入瑞州結城、冬十一月、轉入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而擊破都巡問使曹敏修大丘縣

永和二年

山名右衛門佐師義卒

僧中津妙佐自大明歸

敏修、士卒死者甚多、倭船十艘、又自金海泝黄山江、將入密城、敏修邀擊之、按經光未詳為何人也、蓋避九州兵亂、率其部屬、欲投高麗乎、不然、覘彼形勢、欲為侵掠者乎

丙辰永和二年、南朝天授二年、春、三月、山名右衛門佐師義卒、師義有四男、曰義幸、號讃岐守、曰氏幸、幸或作之、號隱岐守、曰義熙、號伊豆守、曰滿幸、號播磨守、為叔父氏清婿、辛巳、義滿許五旬以上著華襪、但多病者、雖不及五旬、非制限、是年、僧中津、妙佐、自大明歸、津佐在中華九年、寓杭州中天竺師金室宗泐、號季潭、是年正月、太祖皇帝召津佐、見英武樓、問以法要、奏對稱旨、又召至板房、指日本圖、問海

中津留別懷渭詩

邦道跡熊野古祠、勅賦詩、津詩先成、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太祖一覽、賜御製和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衆皆以為奇也、佐復叢律詩未成、太祖賜和於津佐、赧然手戰、不覺盪茶、太祖賜津以僧伽梨鉢多羅茶褐裰梛栗杖、并寶鈔若干、詔許還國、津歲三十三、應安元年、航溟南遊、今歲四十一、歸朝、津在華之間、屢逢真寂山、竹菴禪師、懷渭、洪武六年、津欲遊江東、作五言律詩、留別懷渭、曰、不堪長仰止、渚上寄高蹤、流水寒

懐渭和韵詩并序

豫章僧來復和韵之詩

山路深雲古寺鐘香花嚴法會冰雪老禪容重被霑
真藥多勞變此逢懐渭和韻序曰絶海藏主力究木
叅禪燕之餘間事吟詠吐語輒奇予歸老真寂時枉
存慰將遊江東留詩為別有曰流水寒山路深雲古
寺鐘氣格音韻居然玄勝當不愧作者予老矣無能
為也不覺有愧後主之歎遂次韻周侖誠所謂珠玉
在側不自知其形穢也詩曰三韓辭海國五竺訪靈
蹤洗盞就河水燒香鷲嶺鐘安居全道力設食長齊
容特枉留詩別何時定再逢豫章僧來復號蒲庵亦有
和曰東遊呉越寺雲水寄行蹤晴曬花間衲寒吟月

僧仲恕在明送中津歸詩

學士宋濂跋汝霦佐文稾

下鐘鴻飛辭健翮鶴瘦識清容別去滄洲隔搏桑幾
日逢又延陵僧曳笛和曰問道金陵去因求勝地蹤
光飛舍利塔聲動景陽鐘燕壘懐王榭鷹巢謁鏡容
龍河禪席盛聖代喜遭逢日本僧中恕時在明送中
津歸詩曰送君歸故國卧病楚山幽只可相隨去如
何獨自留天遥孤雁遠海闊百川收離思與春恨人
生欲白頭中恕雖如心以詩鳴者也在華年久津唱和數矣其詩集曰碧雲行于世與津
在華之間詩章若干載在蕉堅稿妙佗或稱良佐號
汝霦善詩在華之間見學士宋濂濂跋佐文稾曰日
本沙門汝霦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

本邦人寇高麗全羅道元帥營及榮山焚舩艦

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
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
若蓋來遊中夏者又凡遇文章鉅公悉趍事之故得
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
霦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
霦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祖視五蘊四大猶為土苴況
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
汝霦偏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時
以如幻三昧遊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
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

有祖迹而本無祖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
二惟二惟一初礙於道哉觀汝霦之文者又當於此
求之汝霦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掌書記於
蘇之萊天寺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縣校毗盧大藏
經其同胞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
士宋濂跋是年當明洪武九年高麗辛禑二年東國通鑑曰
日本寇全羅道元帥營及榮山焚戰艦又入羅州縱
火剽掠又入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
績遂陷公州日本又寇石城赴連山縣開泰寺元帥
朴仁桂迎戰墜馬被殺日本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

永和三年
佐々道崇卒

崔瑩聞仁桂死、自率崔公哲、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絶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鋭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中、射瑩中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倭又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官廨、又入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又陷全州、

丁巳、三年、南朝天授三年六月、佐々木大夫判官氏頼入道崇永卒、崇永仕幕府三世、屢有軍功、佐々木多分為數流、然崇永為嫡宗、其長子義信先卒、次男滿高猶幼、時號亀壽丸故以家事託其族高經子高秀曰、卿能保

泰綱六角祖、氏信京極祖、共出自定綱子信綱
六角即崇永、京極即崇道誉
高麗鄭夢周來聘

護我兒、比及十五歳、可還附家領、北條氏執權時佐々木泰綱氏信兩流顯於武林、尊氏以來道誉有旧勲、崇永有戦功、故六角、京極比肩中分近江國領之、累世傳領焉、崇永武事之暇、好洞家之禪、為僧通幻始建一宇於江州新莊郡柏原、號總寧寺、至天正三年北條氏政移之於武藏國關宿云々

○九月、高麗國大司成鄭夢周承國命來筑紫修聘、且請禁海賊、今川了俊接待太渥、夢周字達可、號圃隱、累世為名儒、仕至大司成、高麗國講四書用朱子註、自夢周始、先是羅興儒使日本、被拘囚、殆致餓死、僅保性命、故此行人皆危之、夢周無難色、到博多、極陳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太厚、按東國通鑑并圃隱集所謂主將者今川了俊也、了俊為鎮西探題、[illegible]書稱之曰九州道節度源了俊、又博多作[illegible]

日本攻高麗、萬戸孫光裕中矢死

家其齊響指通故也、由是見之、則菊池此時遊[illegible]附在肥後、故了俊居博多指揮九州也、高麗猶不止菊池發海賊而請了俊[illegible]禁海賊亂寇也

是年、當明洪武十年、高麗辛禑三年東國通鑑謂、正月、日本寇高麗會原倉米、二月、又寇新平縣、慶陽、平澤縣、高麗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之、日本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高麗人死者千餘人、萬戸孫光裕中流矢、敗走、京城大震、又入江華府、萬戸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逃于摩利山、遂大掠、虜之瑞妻而歸、府吏惠女三人義不汙、相携赴江而死、高麗王遣判閔城府事羅世、及李元桂、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和于江華、都統使崔

瑩次昇天府、以備之、日本乃棄江華、退入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蕭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慶尚道元帥禹仁烈報、敵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衝、然敵勢方張、防拒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要害、時倭兵在江華者、逼近京都、故彼備禦不暇、又得仁烈之報、罔知所為、四月、倭又入蔚州雜林、又入梁州、焚掠殆盡、又入彥陽縣、密城郡、靈山縣、餘美縣、五月、高麗使李成桂等擊倭於慶尚道、成桂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鋭、遂擊破賊焉、金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黃

永和四年
義滿室町第新就、
足利家稱室町于是始、
上杉能憲卒

山江，破之，倭又自江華攻陷楊廣通濱海州郡，而奪戰艦五十艘以進，高麗邏卒望見其戰艦，以為己軍，留信之，不避，死傷不可勝計，倭入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怯懦不戰，退次加川驛，倭兵百餘騎攻南陽安城宗德等，又二十艘復攻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虜者以千計，又入水原府。

戊午，四年，南朝天授四年，三月，癸酉朔，壬午，義滿移室町新第，其第內多栽名花，故稱花亭，世人崇之曰花御所，又稱室町殿，足利家自是世世稱室町。夏四月，癸卯朔，己未，鎌倉管領上杉能憲卒，歲四十六，號敬堂道護。氏滿以刑部大輔

卒
三浦滿忠密勸氏滿圖不軌
放還俘鄭夢周歸
鄭夢周有詩

憲春為管領，能憲執事十一年，關東靜謐，氏滿聞訃哀惜之，氏滿有寵士，曰三浦滿忠，蜜勸氏滿圖不軌，氏滿始有窺京之志，然無知之者。○秋七月，今川了俊使高麗鄭夢周還國，且遣周孟仁偕往，夢周在博多之間，有求詩者，援筆立就，至集自擔肩輿請謁，勝及歸，放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周圃隱集，載夢周奉使日本詩若千首，其一曰，海島千年郡邑開，乘桴到此久徘徊，山僧每為求詩至，地主時能送酒來，却喜人情猶可賴，休將物色共相猜，殊方孰謂無佳興，日借肩輿訪早梅。按地主者今川了俊也，見此詩則了俊厚遇夢周可知，其二曰，弊盡貂裘志未伸，羞將寸舌比蘇秦，張騫查上天連海，徐福祠前草自春，眼為感時垂泣易，身因許國遠遊頻，故園手種新楊柳，應向東風待主人，其餘所詠含忠義之心。先是，有永

南朝將唐橋經泰圖京師

茂上人者，欲入明遊五臺山，留滯筑紫，邂逅夢周，惠以石硯，夢周作詩謝之云云，夢周歸國，憫其國良家子弟被擒為倭奴，力勸諸將各出私財若干以贖歸百餘人，先是羅興儒被囚此，後李子庸亦使倭被囚，唯夢周被善遇，國中皆謂夢周堪專對也，歷年李成桂廢其主王氏，奪高麗國，夢周死節，筑紫人傳聞嗟惋，為之齋僧薦福。○冬十月，南朝唐橋經泰催大和紀伊兩國兵，欲襲京師，義滿令細川氏春擊之，不利而退。○十一月，庚午朔，辛未，細川氏春到紀州，襲南軍，破之，經泰退據城而守，丙子，義滿令細川賴元赴

義滿遣諸將攻紀州城陷之、
僧周信寄細川賴之詩、

紀州，為氏春援，且山名義理，氏清，石堂賴世，赤松光範，義祐，及近江國兵相繼發遣，丙戌，京軍攻破紀州城，南軍敗亡，京軍半班師，近江攝津播磨備前軍士皆戍紀州。○十二月，庚子朔，壬子，今夜細川氏春去紀州歸淡路，江攝播備戍兵皆歸其國，甲寅，紀州南軍復起，義滿自將陣東寺，賴之，賴元，及山名，赤松，諸族從焉，南軍構城於男山據守，丁巳，京軍圍男山城，壬戌，義滿歸自東寺，丙寅，義滿令山名時義率兵向南方，是月，僧周信自鎌倉送六臣註文選於細川賴之，且寄詩曰，蕭統編成七代文，六臣競註謾紛紜，老

醫竹田昌慶得自明

我兵入高麗焚掠諸府

僧不敢聞槖秘、馳獻明公、助策勉醫、竹田昌慶歸自
明。應安二年、昌慶入明、謁金翁道士、學醫、改名明室。
道士授醫家群書、牛黄圓等秘方、并妙訣、且以其一
女妻之、生二子。洪武之間、皇后難産殆危。時昌慶應
勅診脉、投藥有驗。太祖賞其功、賜安國公、封。至是得
醫家秘訣、及銅人形、以歸朝。是年當明洪武十一年。
高麗辛禑四年正月、我西鄙賊攻高麗延安府。二月、
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三月、寇如安郡、又攻南陽、遂
焚掠水原府。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戰敗。
四月、攻德豊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又大集窄梁、

康暦元年

入昇天府、聲言將攻京城。高麗中外大震、戒嚴、分命
諸軍出屯東西江、兵衛列於關門、以拒守。城中洶洶。
判三司使崔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乃與李成仁、
楊伯淵戮力以戰。我兵敗退。我又攻西州庇仁縣、及
水原府。六月、九州節度使今川了俊使僧信弘率軍、
而往捕海賊侵掠高麗者。按信弘不詳為何人。或共了俊部屬士剃髮者乎。
十月、寇林州、屠燒全州。高麗使版圖判書李子庸前
司宰令韓國柱來請禁海賊。我兵又入靈光潭陽縣
及益州。
己未、康暦元年、南朝天授五年春正月、丁亥、正二位藤忠光、藤

藤忠光逝

山名義理陷土丸城

上杉憲春爭諫氏滿不軌、不聽辭職居。

兼綱共叙從一位。即日忠光逝。忠光勝智宏博、弘涉經史百家之書、及究
歌鞠二藝、初登一品之班也、既光前烈、按議定家候記錄所、未幾奉上卿之宣、世稱云邦家之彥。庚
寅、山名義理氏清、時義等攻土丸城、破三壘、擊郤南
軍將橋本氏五十餘人、虜二十人。辛卯、遂陷土丸城。
一說曰、此時楠氏餘族據千劔破、和田氏據土丸城。細川頼之監軍、使山名義理氏清分兵攻圍兩城、拔
盡城危。頼之歸洛、義理氏清留在紀州。義滿以和泉國授頼之、以紀州賜義理、賞其功、令氏清擊餘兵。自
春至秋連戰、互有勝負。鎌倉氏滿欲催東國兵侵京師。管領上
杉憲春諫曰、京師為嫡、鎌倉為庶。今圖不軌者、逆也。
臣以死爭之。願府君順服京師、永鎮關東。氏滿怒曰、
顯祖尊氏知義詮昏弱、難保國家。故以關東附我先

考基氏中分天下。先考勇威能平東國、義詮不能平
內亂。出奔都外。其幸終於床褥者、諸將以畏先考威
而加援救也。方今義滿驕侈暴猛、諸將面從、不心服。
必招敗亡。若為他族被奪、是家門之恥也。我帥八州
兵、進發、則京軍誰可敵哉。郤彼驕暴、以登上將之位、
鎮天下、我家永為武門之棟梁。然則協顯祖之志、揚
先考之名。我言一出、不可以變也。三浦滿忠彌慫慂
之。東士壯健者亦勸之。憲春屢諫不聽。憲春辭職蟄
居。氏滿留遺書於諸國、以招諭輩士。○二月、甲辰、義
滿令山名滿氏掌侍所。丁未、山名義理、氏清、時義攻

山名義理等陷湯淺城
義滿令斯波義將等討和州十市氏
義滿討土岐善忠
義滿使憲春運東西和平之計

紀州有田郡、陷湯淺城。戊申、進陷石垣城。南軍敗退。
義滿有筆始之儀。庚戌、興福寺僧訴和州十市氏罪。
義滿令斯波義將率吉見氏一色氏冨樫介赤松光
範及近江美濃兵討之。戊午、氏滿逆謀聞於京師。洛
中驚駭。義滿召還義將等諸軍。庚申、義將及美濃兵
不入洛、直逃赴其國。此時街説多端。故義將等疑有
變於己身出奔。辛酉、洛中訛言土岐善忠據美濃國
叛。故召還其國兵。義滿下教書於諸國討善忠。壬戌、
義將到江州、知變在善忠不在己、而率兵歸洛。義滿
賜書於上杉憲春曰、可運東西和平之計。○三月、戊

憲春極諫自殺
氏滿使上杉憲方討土岐善忠
改元康曆

辰朔、甲戌、上杉憲春得義滿書、嘆曰、我諫府君再三、
然不聽納、而將軍之命亦不可違焉。若復諫之、則府
君以我爲有貳心、不如以死諫之。或其有感悟乎、乃
遺極諫之書、閉門自殺。氏滿見諫書大驚、感其忠、而
窺京之心忽止。由是都鄙無事。戊寅、氏滿令上杉憲
方憲春弟帥關東諸軍、討土岐善忠、爲京都援、授旌
旗於憲方曰、汝其建此旗、代我平逆臣、以安將軍之
心。憲方即進發、到伊豆三島。乙酉、義滿赦土岐善忠
賜赦書。己丑、改永和五年、爲康曆元年。上杉憲方引
兵歸鎌倉。甲午、土岐善忠獻使於京都、謝赦其罪、到

上杉憲方爲鎌倉管領、居山内
義滿譴責細川頼之、褫職

近江國、佐々木高秀要其使不納之。義滿聞而怒、乃
遣齋藤氏於江州、令曰、既赦善忠、則其使可速入洛。
高秀忿拘留之、自專之罪、不可不懲焉。乃下令於國
中討高秀。高秀畏服、獻使於二條准后良基、請解將
軍之怒。丙申、氏滿以上杉憲方爲管領、號安房守。憲方
始居鎌倉山内。昔上杉重房從宗尊親王赴鎌倉。其
子曰頼重、頼重有二子、曰重顯、曰憲房。憲房爲尊氏外舅。
憲房子孫繁榮、至憲方是爲上杉嫡流。重顯苗裔
亦多居鎌倉扇谷。由是後來有山内扇谷二流。○
閏四月、庚辰、洛中騷動、在京輩士依召帶甲冑聚室
町花御所。義滿遣二階堂中務少輔行照、松田丹後
守貞秀於細川頼之宅、聲其罪譴責曰、可罷管領職。

頼之就國、途中詠

蟄居於阿波讃岐之間。其嗣頼元、其族氏春、義之、共
被放逐洛中。頼之不及陳謝、不演其舊勞、畏服曰、微
臣罪當誅、幸全首領、誠是公恩之厚也。壬午、頼之剃
髮、改名常久、帥其族出京、自西宮乘舟到淡路、移居
阿波。途中賦詩述懷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
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盡、去尋禪榻臥清風。頼之執
權十二年、功高名顯。義滿猜忌之、讒口衆隙、故有此
行。按頼之譴責見康曆略記、其年月日時備矣。然不
記其罪状。蓋義滿威猛、欲自決事。然以頼之有舊
勲、故猶有所憚忌。故阿諛者有浸潤之譖。至此年氏
滿誅叛、而有冒受之想乎。義滿不能察其譎乎。抑亦
爲奪其權、不及糾斷乎。且義滿責善忠高秀、不殺而
赦之、彼等貫叛、則不可容易赦之。唯是託事責諸將

頼春號光勝院、詮春號寶勝院

而顯著於頼之爲、棄其權乎、尤滿許忠、高秀事州鑑、震怒、頒死、政皆民悍然爲頼之除斜者、而及此一年、又按、頼之遣責之往日、妙葩歸洛、此後葩挑榮達、則此僧亦讒譖之、其一乎、○九月、甲午朔、戊戌、義滿下教書於南海曰、可誅細川常久、其後家常久無罪、賞其舊勲、爲伊豫讚岐阿波淡路四州總轄、按、四國悉屬細川家、始于此、一書曰、頼之父頼春、自建武曆應、既爲南海帥、領阿波國、多子、頼之爲長、其次頼有、頼元、詮春、滿之、頼春欲愛詮春爲嗣、未遂其志而死、專頼之讓國於詮春、詮春不受、由是葬事遲到、詮春乃主其葬、行事、五旬過後、退刻康子、頼之不得已而爲家嫡、及併領四國、以阿波國分授詮春子義之、○冬、十月、癸酉、義滿以南禪寺住持妙葩爲僧錄司、統領諸國禪院事、凡寺院東班南班轉任遷、僧錄司得武家公帖、而入院、永以爲式、僧錄司始于此、○十

葦名直盛赴會津

大內介義弘譖今川了俊、泰範黨之

二月、葦名直盛自鎌倉赴奥州會津、葦名氏、三浦族佐原義連後也、義連六世盛貞屬尊氏、建武二年、八月、拒北條時行、與其子高盛共戰死、於片瀨、直盛、高盛弟也、一說曰、義連從頼朝征奥州、以軍功賜會津郡、今其諸子築壘居焉、鶴城龜城等是也、今川了俊被召入洛、既而復赴鎭西、爲探題如故、了俊在鎭西年久、每歲與菊池挑戰、且依海賊之事、與高麗接對、未遑安處、大內介義弘屢自周防到鎭西、爲了俊援、義弘恃勇輕了俊、且身自有望探題職之志、故數譖了俊於義滿、了俊姪泰範欲領遠江國、與義弘內訟了俊、恒緣頼之當職之間、讒說不行、既

今川了俊殺弘氏、大友義弘訟之

學士告、弘氏有罪、了俊殺之、義弘與大友氏時入洛訟之、泰範又告了俊諸子及部屬在遠州者附屬鎌倉、義滿驚疑之、召了俊、了俊入洛、義滿詰問了俊、了俊陳解、以免讒責、義滿問曰、大友有何恨、而指卿爲寇哉、了俊曰、臣不會其旨、了俊知大友譖己在洛之間、不通書信、既而大友歸國、滯留兵庫、了俊亦欲西歸、義弘潛到了俊宅、語曰、大友氏特曾得公之縈緣、非啻繼舊封、且得賜新地、聞今度在洛之間、遂不通信、彼無禮之甚、不足言之、只以曩時之好、幸被赦、今日之非、則我携彼以可執鵠於兵庫、然則向後可納款密

義弘求和、了俊不聽、遂就斯波義將、譖了俊

乎、了俊曰、我與氏時素無私怨、然此行也、蒙密旨、則雖私親、以足下之言、告於幕下、而後從其命者也、初義滿使義弘呈誓書、而與氏時不爲結交、故義弘聞了俊之言、憚之、而耳語曰、近世之爲政刑也、勢弱者、其罪雖輕而刑重、勢強者、其罪雖重而不問之、公今雖有忠功勢弱、則其危不可量焉、於我亦然、氏時、九州之右姓也、今我與彼款附于公、則磐石之堅、自安之謀也、我可呈誓書以堅約、了俊不許、曰、我平素無伉上之意、足下亦莫恃勢以成邪僞、於氏時亦以此言可告之、義弘不平、了俊歸鎭西、視事如初、義弘又

今川了俊使人還送高麗虜民

流管領斯波義將讒了俊無勇不堪大任義將欲以己族澀川滿頼代了俊故間義弘言而有燕頭之心
是年當明洪武十二年高麗辛禑五年從信録曰日本來貢無表文安置其使僧于陝西東國通鑑謂二月日本寇順天兆陽等處鄭地與戰敗績又入道康谷城南原順天府安山郡四月日本侵延安府合浦五月寇豊州蔚州雞林府六月寇清道郡龍州及密城慈仁彦陽七月寇樂安郡高麗使者李自庸歸國九州節度使今川了俊還送高麗虜民二百三十餘人日本入武陵島留半月而歸又留蔚州刈稻黍爲粮入機

我兵攻擊斬金光富　鄭滿逃京兵劫其妻崔氏崔氏守節死　康暦二年　詔僧妙葩賜國師號

張彦陽又攻餘美縣隨郭二州又攻丹溪居昌治爐等縣至嘉樹縣擊斬都巡問使金光富又入山陰晉州戶長鄭滿如京倭兵闌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美倭得而欲汚之露刄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絶口遂害之
康暦二年南朝天授六年春正月戊午詔南禪寺僧妙葩賜國師號中使入山奉詔旨曰天下太平興國南禪寺住持春屋和尚乃爲正覺國師之上足也親受國師付囑深明心法根源道巻一代德被萬邦所謂僧中

小山義政與宇都宮基綱於事相戰　大内義弘擊其弟三郎

之龍法中之王者也朕啓迎内殿受付衣之儀而執弟子之禮聞法恩大皇天罔極爰加智覺普明國師之號以旌皇天之下一人之上之尊云々○五月辛卯朔甲午小山義政與宇都宮基綱論事戰於下野裳原基綱及芳賀氏岡木氏舟尾氏若島氏市庭氏那波氏等八十餘人皆戰死義政兵大内氏桑島氏等二百餘人戰死事聞於鎌倉氏滿自出陣武州令管領上杉憲方率四千餘騎討小山會戰數旬互有勝負戊午大内介義弘擊其弟三郎於安藝國斬其旗野頭氏末武氏野田氏藤田氏讃井氏及部下陶

暦應法皇崩　伏見上皇即崇光天皇　詔周信題御扇詩　周信與藤良基贈答詩

山氏深田氏仁保氏八木氏土肥氏小島氏曽我氏野上氏田中氏秋館氏等二百餘人按多々良家譜義弘父弘世以是年十一月死故義弘此時猶稱新介想弘世既老三郎有奪嫡之志故義弘擊破之歟斬其黨類乎
○六月暦應法皇崩於勝尾寺草菴春秋六十遺詔曰朕此年號光明院直用此號不可加謚號○八月伏見上皇詔僧周信題詩於御扇面曰朧朧曉日出扶桑海上横雲匹練長想見上公侵早起朝天衣染御爐香蓋良基與周信修交屢招而催倭漢聯句且有詩歌贈答信寄良基詩曰幾年林下望雲霄今邦朝廷見招東閣華筵披宿霧西園珠樹戰涼颸座間天近漢槎閑檻際秋高河漢橋態我才非賦聯句拙句誇瓊瑤藤良基使管秀次韻曰老禪昂氣自籠霄甚喜來遊應我想雅韻驚人歌白雪

山名氏清攻南軍隅田氏陷其城壘及陷紀州生地城

小山義政剃髮改名永堅

咲談洗耳起清颸、興河曾隔幾千里、雲月今陟宗良

第五橋何得過、方丈寶重聽新句、憂琅瑤

親王自信濃復到南朝、宗良在信謀起義兵、香坂高

宗雖無貳心、然來屬者、故宗良去謁南帝、而閑居河

內國山田、辛巳、山名氏清破南軍殘黨隅田氏及高

野山吏等於紀州、陷其城壘。○九月、戊子朔、甲午、山

名氏清陷紀州生地城、丙申、小山義政剃髮改名永

堅、着僧衣請降於氏満、氏満許之、然不詣鎌倉、氏満

復遣兵攻之、一說曰、義政到鎌倉辨謝、而復歸小山、是年、當明洪武十

三年、高麗辛禑六年、從信錄曰、遣使日本國王、不得縱民、紛

擾、葉氏日本志曰、十三年、日本再貢無表文、以其征

明胡惟庸与我使僧如瑤図不軌

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倨甚、命錮其使、獻後錄

右丞相胡惟庸傳曰、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爲約、

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

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於是

胡惟庸因僞爲第中甘露降、請上幸臨、上許之、會中

貴人雲奇走告變、上乃登城樓望、其第藏兵甚衆、即

發羽林掩捕惟庸、具狀磔於市、夷三族、而盡誅其僚

屬云云、薛氏日本考曰、林賢謫流日本、三年、胡惟庸

私差盧州人李旺僞充中書使、取回林賢、就借其精

鋭田兵百餘名、使僧如瑤詐稱朝貢、獻巨燭、內藏火

我軍討高麗

藥兵器、意懷不測、比至、胡惟庸以不軌事露被誅、按、如

瑤者懷良使僧也、乃知菊池與惟庸通謀計、然惟庸死時、太祖未知日本所約也、東國通鑑

謂倭軍擊光州及綾州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哲等

防之、又擊結城洪州及井邑縣、西州扶餘定山雲梯

高上儒城等縣、遂入維龍山、又掠青陽新豐鴻山、又

入沃州錦州咸悅豊提等縣、及公州、又舟五十艘入

鎮浦口、遂登岸散入州郡、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

其舶、高麗羅世等至鎮浦、始用火炮、焚其艘、日本失

利而赴沃州、與登岸者合、焚利山永同縣、又入黃澗

御侮中牟化寧功城青利等縣、遂焚尚州、日本在尚

州、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視之、諸

元帥許之、及儉至、日本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

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

益、汝等占居一邑、若何、倭人曰、是紿我也、汝國識欲

活我、豈奪我舟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

鐵騎護送、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米

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而喫、飲酒

三鍾、焚其兒、槍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即引

軍趣善州、倭侵京山府、高麗以李成桂爲楊廣全羅

慶尚道都巡察使、贊成事邊安烈爲體察使以副之、

阿只拔都驍勇無比、与李成桂戦而死

其餘以禹仁烈等六人、為元帥、皆受成桂節度、師出至長湍、倭人自鎮浦之敗、攻陥郡縣、焚肆殺掠、勢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古被患、未有如此之比、寇屯沙斤乃驛、殺元帥朴修敬裴彦、及士卒五百餘人、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城、不利、退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李成桂嚳寇兵于雲峰、大敗之、敵有一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倭軍稱阿只拔都、爭避之、成桂與豆蘭射殺之、倭軍挫氣、遂大敗、初阿只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服其勇、欲為主、固請而來、諸衆首毎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令、皆進退、成桂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迎成桂、而前執其手、揮涙

永徳元年

僧周信詩

曰、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公國將何恃、云云、

辛酉、永徳元年、南朝改天授七年、為弘和元年、三月、丁亥朔、丁酉、行幸義満第、先期多大風雨、公卿不識所裁、鳳輦將出時、雲陰乍解、日光方升、僧通恕曰、吾皇洪徳、何不變彼雨暘乎、其幸生聖朝、觀此奇瑞、竊賦小詩云、鸞輿出幸羽林營、解事春天亦報晴、宿雨已隨僊蹕霽、太陽還與帝心明、○六月、己巳、源氏満發鎌倉、再討小山義政、義政擁鷲城拒之、○十一月、戊子朔、甲午、義満詣寶篋院、僧周信待焉、義満舉伯夷伊尹柳下惠清任和、孔子集大成、以問之、周信畧

詔藤為重撰新後拾遺集

上杉憲方陥鷲城

義満為宝篋院行法華講

宗良親王

答之、且勸之曰、君有心於學問、必有補於政務、宜勿怠、詔權中納言藤為重、撰成新後拾遺倭歌集、以為遠綿未終也、上杉憲方陥鷲城、小山義政督移入祇園城、其降者多矣、○十二月、戊午朔、己未、義満為寶篋院、行法華八講於等持院、公卿衣冠束帶著座、至甲子而畢、此時義満在齋筵、舉孟子聖人百世師、柳下惠等事、問僧周信、信以新安倪氏説答之、義満喜曰、吾疑判然、又問、以文武治天下如何、對曰、脩徳為文、止戈為武、武之要在安天下、不必事干戈、故武王誅紂戢兵修文、書所謂偃武修文是也、宗良親王在

奏新葉和歌集

明太祖使禮部尚書問日本國將軍書

南朝、奏新葉倭歌集、自延元至當時、撰成南朝秀詠千四百余首、總二十巻、以南朝撰、故不入二十一代集數、蓋後醍醐帝、後村上帝、長慶帝、當今南朝四主、然宗良倭字序曰三世、可疑焉、以長慶帝在位不久、故不入世數乎、或以後醍醐帝不為南朝、以後村上帝以來而為三世乎、是年、當明洪武十四年、高麗辛禑七年、明太祖使禮部尚書、問日本國大將軍、書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大將軍、二儀判久、昭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麗、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書兩間、又非一土、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雖主非一人、人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將軍奉

書我朝、亟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問云、使則加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至尊將以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往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拙也、非仁德於使、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毋禮益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瑶藏主來、陳情飾非、我軫將軍、婁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特我至尊弗允、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滄海之遠、福善禍惡、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殺元為長勝、以

足利義満答明書

疆為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陲。比元歸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狀之、吾不知孰臣細者耶。今彼國逋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為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決是非者哉、辨強弱者哉。主意至曰、將軍審之。按此書寄義満、然書中所述、與菊池事相混雜、蓋其未審本朝當時形勢歟。將軍義満答明書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海外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著土、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矮、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絶滅之意、大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兵為強、免生靈之痍

吾軍入高麗攻諸州

永徳二年

橋本正勝復応南軍

山名氏清撃之不利

正勝与山名義理戰

氏頼闘歿

苦、救黎庶之難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歳歳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取進上。載剪勝野聞、東國通鑑謂、倭入高麗焚掠海府、又攻江陵道松生・蔚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道焚三陟縣、又倭在岩石間、三面峭絶、僅通一人、李乙珍以火箭焚之、死者太多、倭人攻伊山戍、及庇仁縣、焚永州、又攻金海府・蔚珍縣・固城縣・瑞州・臨河縣・潘南縣・保寧縣・容城縣。

壬戌、二年（南朝弘和二年）。春、正月、是月、橋本正勝復應南軍、據土丸城、和田氏據赤坂城。山名氏清聚河内和泉兵撃之、正勝屢戰有利。氏清以鋭兵又進、正勝和田棄城敗走、既而正勝又起兵於紀伊、與山名義理戰、山名氏頼（義理弟）闘歿。正勝乘勝追北、而入藤代城、義

足利氏滿攻小山義政、義政自殺
義滿西芳寺觀紅葉、良基吟和句、周信以漢句續之
義滿与僧妙葩周信議寺號

理攻之而無利、因勵士卒奮戰、正勝勢窮、城遂陷、氏清居土丸城、義勝居藤代城、（一說曰、正勝、正儀子也、然則正儀往年既歸降武家、正勝猶候南朝乎、）○夏四月壬辰、鎌倉氏滿令諸將圍小山義政於糟尾山、義政自殺、其子若犬丸亡跡、○冬十月丙子朔、戊寅、義滿遊西芳寺、觀紅葉、攝政良基及廷臣公卿同行、僧周信妙佐等從焉、良基吟倭句曰、松經緯紅葉錦哉、信以漢句續之曰、秋雨灑如絲、將及半百句、時義滿著道服袈裟、獨赴指東菴坐禪、是日義滿召僧録妙葩及周信曰、吾新欲建小寺、奏于内裏、要兼天氣、今日日吉、號清安寺、葩曰、宜在君

意、義滿曰、吾那得知其由乎、葩曰、君今位至丞相、爲相國寺如何、信曰、余所趣向與僧録同、唐土東京有大相國寺、恰好、義滿大喜、信又曰、寺號或有四字者、或有六字者、又奏兼天氣、作兼天相國可乎、義滿頷之、丙申、義滿召周信曰、新寺大小安衆、或五十人、或百人、要選僧侶共住、吾以道服不時入寺行道、是建寺本意也、信曰、先代時關東造立建長圓覺等寺、安衆幾于一千人、先帝創建南禪天龍、又如是、府君須建大伽藍、勿次事小刹、義滿曰、吾本乏貲財、欲建大伽藍、劫須達長者、必見笑於旁觀者矣、信曰、不然、

相国寺法堂上棟
後小松天皇即位

府君但令願力堅固、則何事不成、義滿喜、於是有大營之意、信曰、殿下位極人臣、禄重泰山、所祈壽量也、而今崇建佛寺、尊敬僧法、如此、延年之術、莫大焉、殿下一人發心、乃天下之人發心也、凡匹夫之善惡、止於一身而已、殿下所係、可不慎哉、○十一月丙午朔、辛未、相國寺法堂上棟、（上棟、跳云、大日本國山城州京師居住奉三寶弟子左亞相兼右幕府征夷大將軍源義滿、爰選吉日良辰、開基一片靈地、創剏五堂、擁與持衣佛殿立柱、法堂上棟、是日義滿令妙葩等赴相國寺視事、）○十二月己亥朔、壬寅、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右大臣藤兼嗣爲内辨、權大納言藤宗實、藤通定、權中納言藤公時、藤季顯、參議藤經量、爲外

幼主即位、二條家奉口授之秘事、

辨、攝政藤良基候高御座、有奉授之事、二条殿秘傳曰、凡幼主即位之時、有奉口授之秘事、攝家正嫡之外、無知之者、昔近衛基通幼而喪父、不傳之、松殿基房傳之、九条兼實受得之、以至道家、寶治之變、九条一条兩攝家蒙勅勘、唯二条良實傳之、自是此一流之嫡、相傳至良基、他攝家不知之、故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諸天皇、四朝悉以良基爲師範、此度又良基雖老、奉傳授焉、其所傳授之言、秘則無聞之者、是年當明洪武十五年、高麗辛禑八年、太祖皇明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僞、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絶之、又

我軍擊高麗

曹希參以

曰、日本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不與兵致伐、著為訓章、絕其往來、東國通鑑謂、二月倭寇林州、閏月寇扶余石城、三月寇平海三陟尉珍羽溪等縣、寧越禮安榮州順興甫州安東、四月元帥趙仁辟權玄龍斬倭首三十級、倭踰竹嶺寇丹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五月安烈邦彥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六月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及通溝縣、勞太燧州郡騷動、民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帥環視不戰、守城人曹希參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九　後圓融　三十九　何不成舍藏

背敵母遂所殺

裴仲善女、辛斯藏女、共守節死

扶其母避亂、往至洛東江、倭賊追及之、其母曰、吾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於田間、賊欲刄其母、希參以身蔽之、所害、母得以免、又京山裴仲善之女、肩其兒走、為倭兵被逼、女曰、烈女不更二夫、雖死不為汝所辱、遂被害、又靈山人郎將辛斯藏所害、其女年十六、被執、賊劫女下船、女曰、汝殺我父、不共戴天之讎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賊怒遂殺之、典法判書趙浚立石記三人節孝、十月倭寇南原郡、又船五十艘入鎮浦、元帥鄭地擊走之、

北朝執政、攝政太政大臣藤良基、攝政藤兼嗣、關白藤師嗣、藤經嗣、太政大臣藤實時、源義滿、左大臣藤公直、源義成、右大臣藤實直、藤通定、內大臣藤公豊、源義將、永德三年

後小松天皇

後龜山天皇附

癸亥、三年、南朝弘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戊午、勅左大臣源義滿為源氏長者、清和源氏累長者、宣始于此、己未、參議藤兼長兼右兵衛督、庚申、源義滿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兩院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九　後小松　四十　何不成舍藏

藤為重奏覽新後拾遺和歌

我軍入高麗陷諸州

別當源氏長者所兼也、中葉以來、久為村上源氏所管、至義滿始併兼之、以為家例、○六月、戊戌、義滿蒙准三后之宣、源氏滿竊譏、退居於瑞泉寺、義滿聞怪之、一說曰、氏滿是年入洛、賀義滿榮、未知然否、○十二月、藤為重奏覽新後拾遺倭歌集二十卷、是年、當明洪武十六年、高麗辛禑九年、圖書編曰、十六年、倭冠金鄉平陽、東國通鑑謂、倭賊船百二十艘大至慶尚沿海州郡大震、海道元帥鄭地力戰破之、先是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歸、路為倭兵被獲而鎖頭置船底、及此戰罷之用幸免、倭又攻慶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及丹陽堤州、倭寇比屋義城

等處副元帥尹可觀戰於安東禮安等處敗績倭人陷居寧長水等處又二百餘騎攻槐州長延縣又兵千餘攻春陽寧越旌善等郡縣而陷沃州報令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與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來子浩戰于佐岾子浩敗死倭寇攻江陵府及金化縣又陷淮陽府及平康縣前攻堂南佐時知密直安紹王兼貴王兼賓鄭熙啓卽海閑城君王福命開城府事郭璇等戰于金化縣大敗陷洪川縣都體察使崔公掊至狼川倭兵突出掩擊體覆使鄭兼可於楊廣兼可大敗逃乞眷州倭兵追至眷州陷之遂入加平

至德元年

我軍入高麗与王兼宝戰大克

縣又入據清平山又入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陷無人之境李乙珍權玄龍郭忠輔擊倭於泪山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匹

甲子至德元年南朝改弘和四年為元中元年是年當明洪武十七年高麗辛福十年圖書編曰如瑤又來貢坐通胡惟庸發雲南守禦按先年如瑤與惟庸約而瑤至時惟庸既死太祖未知其奸謀故如瑤歸朝至此如瑤不知其發而復為懐良使僧入明故被放流者乎東國通鑑謂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兼寶與戰敗績又寇咸陽郡同福縣水原海道萬户尹之哲遇倭于德積島擊走之獲倭船二艘

至德二年

藤為重為寇被害

揭虹梁於相國寺佛殿源義滿牌銘

乙丑二年南朝元中二年二月癸巳朔丁未前權中納言從二位藤為重為寇被害為重没後五旬其子侍従為右倩菅秀長作願文曰夫人生易謝夕日落兮曉月傾時序早移紅花衰兮緑葉容窺思有待之理不堪無常之悲者矣伏惟先考前黄門尊靈以忠貞為佩以伎藝為恭歴拾遺作納言官路布武而安自朝散及光禄位階躐等而登卿倭歌者神國遺風吾朝習俗錦繍篇篇假天機而織出水霜句句持月斧以剪成加数代勅集之作者多留絶寰家一身撰奇之綸言幸遂業覺宗于斯道師子燃人加之跳鋤者黄帝之所造也尤右四旋之蹬太奇龍書者伯英之再生也方圓流峙之狀尤妙然間不闘俗秋忽失一生命者天也六十一年之世禄已嵩時者夢也四十九日之光陰云彈云云○秋八月庚寅朔壬寅揭虹梁於相國寺佛殿義滿牌銘曰伏冀佛恩海深萬境清真源之水祖教春布群萌發覺苑之花大檀那准三

住持妙葩銘

義滿召菅秀長藤俊任孝論議經義

后從一位行左大臣征夷大將軍源義滿開建揭之上間住持妙葩銘曰恭願君臣道合民歸父母之仁文武才全國服慈威之德至德二年乙丑八月十三日特賜智覺普明國師春屋妙葩敬白揭之下間○十一月己未朔頃間義滿召從三位菅秀長藤俊任清原良賢論議問者曰孝經誰所作哉答者曰孔子自作也難云曾子行孝既有重名適陪大聖閑居躬聞孝之終始遂樂而録之經初章云仲尼閑居若孔子自作則何得自稱字耶答者曰春秋緯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

明要地増戍備我寇来

我軍侵高麗諸道

殊別、恐斯道離散、後世莫知其根源所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然則大聖自所説、豈出乎曾子筆耶、曾子於弟子之中得孝名、故假曾子問説之云云、攝政藤良基來聽之、僧周信亦候焉、是年、當明洪武十八年、高麗辛禑十一年、従信錄曰、上面諭信國公湯和曰、日本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東國通鑑謂、倭寇交州道及端州東北面、上元帥沈徳符與戰敗績、又攻甕津麒麟島及平海府、又百五十艘攻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嶺北諸將皆敗先逃、既而李成桂率李豆蘭等出防之、倭兵遂失利、

至徳三年

源義持生

丙寅、三年、南朝元中三年、二月、丙申、義滿赴鹿苑院、召僧周信曰、欲列相國寺於五山、信曰、可也、義滿曰、然則除萬壽爲五乎、不然則加相國爲六乎、信曰、萬壽不可除焉、六山亦無例、不如以南禪列五山之上而加相國爲五而可也、義滿曰、善、戊戌、義滿嫡子義持生、○秋七月、乙卯朔、甲子、義滿授公帖於周信曰、南禪寺座位事、可爲天下第一五山之上、而以相國寺次天龍爲第二、又諭周信曰、南禪寺者、爲勅願皇居、故冠五山之上、仍於長老耆舊之位者、可爲天龍建長之上、至自餘五山者、隨京都鎌倉之所在、相互可爲賓主禮、南禪既爲五山之上、而天龍第一、建長配之、相國第二、圓覺配之、建仁第三、壽福配之、東福第四、淨智配之、萬壽第五、淨妙配之、所謂賓主之禮是也、南禪長老著深紫、天龍著淺紫、建長相國以下著黃衣、京鎌倉五山共非長老、則不能住持、至十刹、則西堂爲住持、凡五山十刹長老西堂共依僧錄、得武家公帖、許住持職例也、

嘉慶元年

僧得勝寂、

丁卯、嘉慶元年、南朝元中四年、二月、辛丑、甲州塩山開山得勝寂、勝號抜隊、相州中村縣人也、俗姓藤氏、母娠夢鬼子生而怒欲噉母、母不堪怖畏而高聲叫、實告父、父聞之又問什麼、母即語夢中事、然後不久既産、以夢中之怖畏、心未忍捨之、荒野從女密取之養育、

得勝著和泥合水

既長、在戰場獵漁間、一日悟人生如霜露、忽剃髮、初遇僧得瓊、談生死之事、瓊居服勝常閉坐忘饑寒、不覺風雨之侵、或坐樹上、或坐林下、不知日暮、免睡眠、里人憐之、結草菴授之、其後到鎌倉、逢僧肯山、聽禪歷年、經歷常陸奥州、而後赴雲州、見孤峯、得其法、又到加賀國、見峨山、聽曹洞宗、又或赴江州、寓駿河、留遠州、遊豆州相州、晩開居甲州、州主武田氏以鹽山授勝居焉、勝乃造房住焉、境對富士山、因號向岳菴、南帝詔爲勅願寺、至此歳六十一、所著有和泥合水三卷、併其餘著述以爲九卷、○九月、小山氏叛、擾常陸、内戸冩體城氏滿遣、

小山氏叛上杉朝宗攻之

明城閩浙備我軍

嘉慶二年

南禪寺住持僧周信寂

上杉朝宗討之。（朝宗、朝房弟、號中務少輔、持氏副將、號禪助。）○冬十一月、丁丑朔、日食。庚子、上杉朝宗攻男體城、與小山氏戰、城未陷、相持踰年。是年、當明洪武二十年。（高麗辛禑十三年、從信錄曰、置而浙防倭、所命工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圖書編曰、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泉人為戍兵。）

戊辰、二年、（南朝元中五年）夏四月、乙巳朔、戊申、僧周信寂於南禪寺慈氏院。歳六十四。號義堂。土佐國人、姓平氏、母藤氏、祈州之五臺山而娠。在胎十三月而生。八歳始讀臨濟錄而熟誦。玉篇廣韻、逐年讀書不怠。十四歳剃髮。十五登叡山受戒。十七歳見夢窓於臨川寺、

周信編聯芳集

受衣。十八歳欲入大明、有病不果。十九歳到天龍寺、師事夢窓。二十三歳、据撫宋元禪徒詩偈數千首、號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行于世。信博覽佛書禪錄、且渉經史百家、善屬詩文、好聯句、曾與法兄妙葩等唱和押紅中空蟲作律詩。諸徒或五首十首、或二三十首。信疊和四十首、其餘同押相疊者數矣。皆服其博贍。延文四年、依基氏之招、到鎌倉、在圓覺寺、屢謁基氏、論政道。作詩賦、移住瑞泉寺。氏滿常與僧領上杉氏、執交談政務。上杉問政之要、信曰、先賞後罰、使人無怨則可也。暇日與建長圓覺僧徒唱和贈酬、押同

關東詩戰

僧中巖空華集序

字者至二十餘首者數矣。謂之關東詩戰。又為諸徒講周易三體詩。在鎌倉二十二年。至康曆二年、義滿召之、歸京、歷住等持建仁、外南禪位、而退令泰。有病浴有馬溫湯、踰月而歸。病革不起、遂下世。中巖空華集序曰、友人信義堂、禪文偕熟、餘力學詩、風騷以後作者高參而究之、最於老杜老坡二集、讀之稔焉、而醞釀於胸中既久矣。時或感物興發而作、則雄壯健峻、幽遠有淡、衆體具矣。若夫高之如山嶽、深之如河海、明之如日月、寅之如鬼神、其變化如風雲雷電、其珍奇如珠貝金璧、以至其縱逸横放、則如獺虎豹熊

周信著空華集松崖漫錄等

貔之猛然。角之掎之、其力不得暫假焉。紫燕之喧、黃鸝之嫩、其聲於是無恥乎。既然不以己所能之功為自伐也。非惟不自伐、爾視之如空華、翳於病目。故曰乃集曰空華。吾先覺為淵才雅思文中之王。其梵音妙唱、令人樂聞。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義堂設心在焉。自非禪文偕熟者、安能如斯之為耶。延文己亥春、中正叟圖月走筆、以為空華集之序云。（信多著述、號空華集、而其詩文為外集。中巖圓月作序跋、傳送中華。宗泐李潭作空華歌。又日記四十八卷、號日工集。其餘古今雜集若千卷、禪儀外文抄十二卷、松崖漫錄、渉二卷。又稔叔諸友書跋貽等、故紙并先輩墨蹟題、曰義堂家寶、欲他時有補於僧交也。叢林屬詩文者、以義堂絶海為宗依藝之。）○六月、二

太政大臣藤良基薨

條攝政從一位前太政大臣藤良基薨、歲六十九、號
後普光園院、（普或作福）良基好倭歌、精故典、頗有文才、善
知本朝禮則、與尊氏義詮交厚、及義滿治世、弥睦、故
公家武家相共依頼之、家素多舊記、良基假武家之
勢、悉借寫諸家所秘、以藏於文庫、故朝廷之儀式、武
家之事業、皆自二條家勘辨之、且師輔以來累世攝
家日記皆在其家、所謂二條殿日次記是也、（中葉闕失、今存
者猶二百餘卷、頼長兼實日記最詳）其餘希世舊記不可枚擧、秘之則
無見之者、良基撰著小冊不少、百寮訓要鈔、神樂日
記、小島筆占、貞治御鞠記、諒闇記、大嘗會記、雲井御

僧錄普明國師妙葩寂

法、及白鷹記、魚鳥平家等也、又有伊勢物語愚問賢
註、近來風體莵玖波集、連歌式目、小夜寢覺之類、其
所居多境致、各命其名、曰龍躍池、（有龍躍而降之處）曰御榻
閣、（帝座在焉）曰洗暑亭、曰聽松亭、曰藏春閣、曰綠楊橋、曰
政平水、（僧田月所名也）曰觀魚臺、曰古靈泉、曰梅香軒、曰水
明樓、（先皇賜名所曰染宸翰也）良基嫡子師良既任關白、有病而
免、次男師嗣繼家、其餘五子爲僧、共榮顯○八月壬
寅朔甲寅、僧錄普明國師妙葩寂於寶幢寺鹿王院、
歲七十八、號春屋、又曰芥室、又稱不輕子、甲州人、姓
平氏、母源氏、夢窓甥也、三歲爲夢窓弟子、七歲誦

妙葩著西山夜話

經、時人謂之神童、稍長、都鄙之間從夢窓、夢窓既老、
以天龍寺事附葩、成敗葩以其所親聞於師者、編曰
西山夜話、天龍寺再罹災、葩盡力復舊、其後歷住等
持、天龍、南禪、東福、光明寺等諸寺、西山景德寺、海雲
山天寧寺、阿州補陀寺、豫州安國寺、羽州宗禪寺、大
福田寶幢寺、皆以葩爲開山、寶幢寺中有鹿王院、義
滿自書其額、應安以來事實、既見各年下、門徒葬葩
於鹿王之塔、分其爪髮於南禪之龍華、相國之大智、
建長之龍興、葩前後所度弟子凡八千五百餘人、是
年、當明洪武二十一年、（高麗辛禑十四年）東國通鑑謂倭入

我軍入高麗、逆戰斬晋州牧使季斌

康應元年

義滿遊西

椒島、又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鎭浦、冦旁近州、又陷光
州、揚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
原、大敗之、時倭冦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晋州牧
使季斌戰死、倭人自咸陽踰雲峯八羅峴、至南原、與
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行拒戰、元帥金伯
興陳元瑞等橫擊、大敗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
匹、敵夜遁、又朴感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
己巳、康應元年、（南朝元中六年）二月、辛丑朔己酉、改嘉慶三
年、爲康應元年、正三位菅秀長勘進之、（擇文選武康神應文）義
滿下令曰、我將遊西海、詣嚴島、過讃岐、歌津問細川

海、兼問細川常久起居
將軍義滿發途西海

常久起居、而歷覽筑紫、常久聞之大喜、獻船百餘艘、
且辨備行旅之資用、義滿命從士曰、各宜袴帶用赤
色脛巾用寺衣、標服而佩三尺金飾刀、衆或以爲行
怪、然不能違令、○三月庚午朔、癸酉、義滿發途、到兵
庫、乘船、修理太夫山名義理、右京太夫細川頼元、日
野左少辨藤資國、左近將監畠山貞清、畠山七郎、今
川修理亮、眞下氏、古山氏候船中、畠山右衛門佐基
國、山名播磨守滿幸、細川淡路守氏春、土岐伊豫守
滿貞、鎮西探題今川了俊、時在京、其弟氏兼、號入道、越後、今
川右衛門佐仲秋子了俊、今川中務大輔頼春子、氏兼、伊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四十九　何不成舍藏

義滿到讚岐歌津、細川常久座奉待、嫌疑盡解

勢入道、曽我入道、朝日因幡守、若王寺別當、及古山
珠阿、同朋也、松壽丸、坂士佛、師醫等各乘別船從焉、豫令
私從者不過五六人、赤松千菊丸奉迎於兵庫饗之、
既而過和田崎明石到淡路、坂士佛清和源氏裔也、其祖九佛始學醫、九佛
子曰士佛、精醫術、且好倭歌、仕尊氏、診脈獻藥、叙民部卿法印、士佛號健叟、醫術倭歌共繼父業、義滿名
之曰士佛、士之爲字、從十從一、以亞十佛之義也、且執奏賜上池院號、又叙民部卿法印、甲戌、風
雨、義滿泊舟於海上、乙亥、過備前牛轉、今夜到讚岐
歌津、乃是細川常久所居也、豫構假館、奉待焉、治具
鄭重也、君臣之間嫌疑解、頗水魚情合、欣欣然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賜名刀於常久、丙子、留滯歌津、丁丑、

今川了俊同從、從社詠歌
義滿詣嚴島社

義滿發船、常久同從焉、戊寅、過備後國尾道、歷覽鞆
島、絲崎等、望伊豫三島、繫舟安藝國高崎、己卯、發船、
所過洲浦入一覽、洲士高谷氏來謁、義滿曰、大內義
弘來何晚哉、起穩渡瀨、流急如瀑、傳稱古海中有山、運漕路絕、平清盛
鑿山、初開水路、然峽間險隘、舟不能並行、今川了俊舟中眺望、徘徊詠歌、
入夜到嚴嶋、豫構旅館、庚辰、義滿拜嚴島社、巫覡內
侍、飜舞袖、內侍着白衣、見之謂似鷗羣、了俊既發船、過尾形、號瀧川、大是
藝防之界也、指北則岩國室向見于此、顧南則八代、
島、伊豫道前山連於彼、辛巳、過大畠鳴戶、島嶼環曲、
群船分而會於末、而經藍浦室積、巖高峯聳、松柏茂、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五十　何不成舍藏

義滿到周防高濱、大內義弘有享

秀、傍其東濱松林、泊管松、大內左京大夫義弘奉迎、
獻行厨、壬午、到周防國府之南高濱、義弘構旅館於
此、經營之、濱有松林、傳稱昔祭市姬於此、而後移嚴島、癸未、發船向筑紫、
西風烈吹、停船於向島、甲申、發船、到赤崎浦、暴風起、
不得進、回棹泊嚴屋、終夜風雨雷鳴、逆浪撼船、俄方
船爲橋、義滿移入田島漁家、義弘從焉、其餘皆留舟
中、乙酉、義滿召常久了俊等曰、我欲周覽筑紫、然風
波如此、神止我行乎、不如歸洛而他時自陸路而發、
卿等以爲何、常久曰、實如高諭、而可也、了俊先慮謂
常久促象龜、所以欲官船再過歌津也、九州者我所

管然强從御遊、則在欲遂私願而已、御船自此回棹、則衆其以我爲屠乎、然凌風浪赴大洋、爲公所不安也、不顧公求私願者、似不忠、我不爲之也、國家安危繫一人之身、則洛府不可久曠也、乃自日雨日風浪、恐其海神爲祟乎、請早催歸裝、義滿曰善、乃揭歸帆、泊高洲、丙戌、滯高洲、令今川氏兼陸行歸筑紫、賜名刀、且諭了俊、告教令數件於九州羣士、了俊乃附氏兼遣之、其身又從歸船、是日山名時熙自備後來謁、其父時義罹病、故時熙代之、請歷覽尾道境、致丁亥、到釜戸關、大內氏族及伊豫河野族來見、（河野族久屬南朝、至此初歸服、）戊子、經周防諸浦群島、泊安藝國蒲刈、（一名黑島、）己丑、風雨不進、舟義滿宿海邊茅屋、風定雨休、後發船、庚寅、風烈折檣、既而到尾道、構舟梁、上陸宿天永寺、遊覽勝地、時熙接待之、辛卯、經蚋戸、環島繞山、過鞆浦、到讚岐國屋島、漸近歌津、常久先歸、獻馬奉迎焉、然義滿傍汀徒步凌山路、入歌津、眺望松山白峯、壬辰、幣留歌津、召常久對話、他人不得侍焉、移時常久出矣、感刻懇諭、雙眼涕淚、（義滿常久對話、人不知其爲何事、蓋其或感賞旧勲乎、或自滿其譴責乎、其啓發諸將賞罰乎、或）癸巳、發歌津、望屋島、到備前國蓮島、宿牛轉、赤松義則設治具、令夜亦風雷雨雹、

將軍義滿歸洛府、了俊作和字日記

義滿討土岐康行

山名時義卒

明德元年

土岐城陷

群船各下鐵錨護之、義滿入一寺避之、甲午、到播磨室津、赤松義則豫懸浮橋、義滿上陸入寺休焉、諸將羣士皆宿民家、義則獻酒食、分賜諸將、常久賜暇歸讚岐、自是陸行、候官船者、皆騎馬從焉、赤松義則及僧中津亦在其中、此夕宿常住寺、乙未、朝發到兵庫、進膳、此日歸洛府、此夕今川了俊、大內義弘、細川氏春、畠山基國、山名滿幸等舟行達兵庫、翌日各歸京、（今川了俊此行往還作倭字日記、其所詠倭歌併載之、）○夏四月、義滿遣兵於美濃國、討土岐康行、初康行在國、而令其弟滿貞（號島田伊豫守）代侍幕府、滿貞有奪嫡之志、先讒其從弟光名、（號宮內少輔）光名失其領地、光名康行婿也、康行憤彼無罪而被責、滿貞告康行黨光名、故京軍往攻圍之○五月己巳朔、癸酉、山名伊豫守時義卒、時義代兄師義、自謂爲一族長、驕奢超群、動背武命、義滿欲制之、會其卒而止、其子時熙繼家、義滿憎之、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三年、（高麗恭讓王元年、東國通鑑謂、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元帥金宗衍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或以爲戚、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又寇楊廣道、元帥都體察使王安德與戰大敗、）庚午、明德元年、（南朝元中七年、）○三月乙丑朔、甲申、土岐城陷、京軍圍城踰年、土岐光名謂康行曰、若有罪蒙公

改元明德

責則雖死無恨、唯依滿貞讒而失地、且婦翁亦及難、不堪瞽懐、若逢滿貞一戰而散慾則足矣、會滿貞補尾張國守護而赴任、光名喜要滿貞於黒田撃破之、自是連戰、滿貞屢敗走、衆皆嘲之、既而京軍頻來攻之、城遂陷、康行蟄居、(山名氏清聞土岐敗而歎曰、彼怯而取敗、幕府若譴責我則不容易敗也、此後及氏清叛而康行蒙赦入洛有軍功、滿貞亦稱得首級然或疑其不實故康行役領參濃目不被奪嫡家)庚寅、改元、勅左大臣藤實時為上卿、改康應二年、為明德元年、前權大納言藤資康勘進之、(據禮記明明德在新民)詔感祥瑞開元、聖人之制也、依咎徵而建號、王者之常也、前鑒不遠、古來率由、朕以庸璪幸兼鴻

休居尊兮九年、仁化未洽於遐邇、慎微兮幾日、政務偏任于股肱、於焉乾象示變、星躔犯常、何況兵革方起、疾疫未休、德之惟薄、不知所裁、須改聖曆以易民聽、其改康應二年、為明德元年、又仁解却妖禍、即轉福、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徭、老人及僧尼年百歲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庶在機衡以犀三辰、永戢干戈、以理萬國、普告中外、

義滿使山名氏清等撃楠和田餘族

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大内記菅長遠草進之、使少内記奏明之、而後加御畫)是春、義滿令山名氏清畠山基國帥大兵赴河内國、撃楠氏和田餘族、力戰數回、南軍一克、遂敗走、城壘僅存、是年、山名時熙與其從弟氏幸驕惰、屢違教令、義滿怒曰、時義暴慢、欲糾其罪、昔而病死、時熙不改父惡、氏幸成黨、不可不懲焉、乃令其族氏清滿幸討之、(氏清者、時熙伯父、滿幸者、氏幸弟也)氏清白曰、彼輩蒙責、乃是一家之罪也、然公命不可辭之、但彼輩若謝罪束手來幕下、則有恩省乎、然則臣馳使諭之、可令入洛、若共不可赦、則速往討之、義滿曰、彼等有罪、既征伐之、則憑誰陳

義滿令山名氏清討山名氏幸時熙

本邦人侵高麗

辭之、果不可赦焉、氏清即日發兵赴丹波國、(或作但馬)討時熙、滿幸赴伯耆國討氏幸、其餘黨在備後國、細川常久催南海兵討之、或曰、時熙與氏清伯姪不睦、氏幸稱病在國、令滿幸代己侍京師、氏清以女妻滿幸、舅婿相睦、故氏清欲討時熙、併其所領令滿幸得氏幸所領而乘、義滿憎時熙氏幸而加讒毀、以暴白其罪、而激義滿之怒、(為明年氏清滿幸誅叛之張本)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三年、(高麗恭讓王二年)東國通鑑謂、倭寇掠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遣尹師德捕之、遇賊于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歸、

山名氏清擊平丹波
滿幸克氏幸於伯耆
細川常久平備後
山名滿幸放逐横田莊官吏齋藤氏奪其莊
義滿因氏清請約觀宇治紅葉

辛未、二年、南朝元中八年、是春、山名氏清擊平丹波國、或丹波作但馬放逐時熈、乃併補其國守護職、滿幸克氏幸於伯耆、乃補伯耆隱岐兩國守護職、氏清滿幸併從前所領、而勢氣強大、細川常久平備後、而歸讚岐、義滿令細川頼元代斯波義將任管領職、而召常久入洛參謀軍國重事、一說常久再任管領職義滿令大館氏信告常之曰天下之政務悉讓附卿云云、按細川系譜常久不再任而頼元初任職當常久既老且爲剃髮之衆故義滿以頼元統顯職而洛潮常久以決之也此以後倣此者多〇秋七月、山名滿幸放逐出雲國横田莊官吏齋藤氏、此莊、上皇御領也、滿幸任守護職、監坊之、義滿下教書責之、滿幸欲拒之、家僕等諫曰、身爲四州守護、何惜一莊、違嚴命哉、滿幸應命、故上皇勅日野中納言資教遣齋藤氏、納其税、滿幸叛逐之、齋藤逃歸京訴之、義滿怒曰、彼背教書逐官吏、不可不罰之、乃削出雲守護職、召滿幸責之、蟄居丹後國、滿幸含憤待時變、山名氏清在和泉界、獻使者於京曰、聞宇治橋畔、紅葉榮盛、願台旆來臨、催一日之遊、臣等行廚奉拜謁、義滿以爲逸興、約以來月十一月爲期、山名時熈氏幸聞行至洛、潛居清水寺、容憑近臣、白曰、臣等素無黒心、唯以多病故闕宿衞、氏清滿幸等構讒假公命、放逐臣等、以併取領地、臣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五十五　何不成舍藏

山名時熈氏幸至洛解陳無辜義滿憐之
山名滿幸使氏清背宇治會盟

等潛倒假爲僧徒、若加糺斷、則解陳無罪、義滿憐之、然未赦之、曰、來月逢氏清於宇治、則面諭議之、滿幸在丹後、聞之曰、我勸奧州氏清必起大事以散憤〇冬十月甲寅朔、壬戌、山名氏清發和泉界、癸亥到泥令部驛、曰、明曉可到宇治奉待台駕、此夕滿幸潛發丹後、馳到淀、耳語氏清曰、聞明日將軍面諭岳丈、岳丈、婦翁也、指議赦時熈氏幸、然則岳丈何得沮之哉、不如稱病避之、氏清曰、去年來成契約、而後欲赦之乎、是輕侮我輩也、然則勤勞公事亦無益耳、攱心初萌、甲子、義滿夙起到宇治、氏清未來、少焉以家僕蓮池氏謝曰、臣氏清俄有風疾、不能拜趨、陳解無辭、仰請優恕、左右皆曰、台駕既臨、縱雖重病、何自來不謝之哉、驕慢無禮、何以加焉、義滿不平、怪疑之、然顏色自若曰、會主不來、則賓客何遲留於此哉、乃起座空歸洛、人愕然、氏清歸和泉、巳巳地大震、陰陽頭正三位安倍有世到幕府、啓曰、逆臣窺國之兆也、不出七十五日而大亂起矣、然不從日、而逆臣伏誅耳、洛中大驚〇十一月、山名滿幸潛赴和泉、謂氏清曰、熟察將軍之意、唯欲赤我一族耳、所以者何、則去年令岳丈及我逐豫州義時族、而今將赦時熈氏幸、必共令彼等討我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五十六　何不成舍藏

義滿赦山名時熙氏幸、復舊領

輩而已、缶丈何不思之哉、方今我族結黨而分道攻京、則宿衛諸將不足畏也、一戰而得克、則天下破竹之勢耳、土岐富樫輩、皆含怨於當時、則彼等先從必矣、然則遠近誰不應之哉、請先不稱叛幕府、而稱有怨於武州、蹀企一戰、乘時機圖大事、氏清素負勇智淺、乃領之、相約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為出軍之期、曰御其歸丹後、備山陰兵、而會我於洛中、滿幸喜歸丹後、義滿聞滿幸悔京軍、憤氏清挫武威、而赦時熙氏幸、復舊領、而與細川常久議討氏清、氏清聞而謂、謀未成、既為武敵、則事不成、乃獻誓書、謝罪稱無異心、

氏清説兄義理、勸同已、義理肯之

氏清獻使請為大將、帝許之

義滿宥恕之、不設武備、氏清潜赴紀州、説其兄義理告容謀、勸其同己、義理止之曰、忘恩謀逆、不義之至也、且戰亦不必勝矣、我不與焉、卿其止焉、氏清不悦而歸、經日氏清復赴紀州、頻勸之、義理不得已而嘆曰、弟所請甚切、我亦為汝共生死耳、氏清喜歸和泉而叛心決矣、獻使於帝朝、請為大將、乃許之、○十二月、癸丑朔、丹後國士古山滿藤馳驛於京都告曰、頃間山名滿幸放逐官吏、掠寺社領、徴聚其所領丹後出雲伯耆隠岐四州、及近隣國兵、而促軍裝河内國守護代遊佐國長亦告曰、山名陸奥守在和泉國、既

有出軍之勢、然比過河州、臣國長必可決一戰也、畠山基國兼河内守護、在京、國長代之在国、乙亥、山名中務大輔氏家去京逃赴八幡、氏家氏清姪也、氏家父氏冬早世、氏家近侍幕府、常曰、縦雖氏族圖變、我必候幕府、至此出奔、衆皆驚、洛中騒動、山名氏清發和泉、至八幡、義理發紀州、陣天王寺、然其後軍為遊佐國長被遮殺、而少到八幡者、山名滿幸率數千騎、發丹後、到丹波、其家臣土屋氏等諫止叛心、然不聽、土屋一族五十餘人相誓曰、主君起不義之軍、諫之不用、臨危而去、則非人也、唯戰死耳、其餘家僕亦諫之、皆不聽焉、丙子、義滿賜親

義滿招集諸將議討氏清

筆書於山名義理曰、聞氏族謀叛、卿為一門之老、何不教誡之哉、若氏清猶不改之、則卿亦為敵乎、守義屬我軍乎、不持兩端、決於一而可白之、義理獻答書曰、陸奥守氏清、播磨守滿幸、逆罪既顯矣、老夫不能抑之、在今則臣獨離族、亦何有益于幕下哉、義滿曰、氏家亦為敵、則義理必不來、從乃絶之不及再諭、丁丑、義滿入古山滿藤館、召諸將、先來候者、細川常久、細川頼元、細川滿春、畠山基國、其子滿家、今川泰範、今川仲秋、一色詮範、斯波義重、大内義弘、赤松義則、佐佐木高詮等也、曰、諸將早至、乃知其不黨山名也、共議軍事、或曰、暫裁鄙彼所訴而止兵革、而可乎、義滿曰、不可也、彼等托事

於訛而欲傾國家則叛心不止今討之他日討之唯
有遲速之異而已且聞彼等稱京軍不足畏焉諸將
何不恥之哉彼想京軍據東山屯叡山待敵乎我不
為之我自陣東寺令諸將分張兩朱雀而待之然則
彼必突出覦來我軍悉聚於一處挾擊之則勝敗之
機在一時耳諸將皆曰唯命也一色詮範進曰如高
諭則上將在前諸將在後不便於挑戰乎唯願杜台
駕於臣敵盧而諸將悉陣于內野待之則敵必羣來
諸將縱橫擊之則擒首馘者必矣但遣一隊於東寺
而敵襲內野則自其後挾擊而可鏖之義滿曰善諸

義滿部署諸將

將恭服於是先遣今川泰範佐佐木滿高於東寺其兵
八百構櫓戊寅義滿移一色詮範中御門堀河宅為
護叩門討家僕故未著戎衣既而分諸將各陣內野細川常
久頼元滿春率二千餘騎當山名滿幸赤松義則七
百餘騎當山名義數及小林氏大內義弘率五百餘
騎當山名氏清而畠山基國八百餘騎陣土御門邊
一色詮範三百餘騎陣春日猪熊斯波義重五百餘
騎陣中御門油小路佐佐木高詮七百餘騎陣大掌
會畠共備敵之變化其餘兵士皆候幕府以為遊兵
都三千騎（氏清豫以二十七日為軍期然為遊佐氏被遮而後軍未聚故延之以正月二日為）

氏清卜亘期

期山名滿幸超大江山進至峯堂兵士一千餘目中
無京師己卯八幡峯堂烏合衆畏京軍稍有逃去者
氏清欲縮軍期試召陰陽師問曰年內明春合戰孰
利陰陽師占曰公為水性時是冬而水旺今年戰則
必克氏清喜俄以晦日為軍期陰陽師退告小林修
理亮（氏清家老）曰占文雖吉然以愚意推之則時冬既逼
近孟春水自北而南流者陽道之順也自南而北流
者陰道之逆也然則北進入京者為不利乎不如留
此待京軍而戰也小林曰人欲滅則必謀惡逆此戰
之敗我既知之何待占文哉辛巳山名氏清在八幡

召其老小林氏曰我頃年崇尊八幡社造營賀茂社
者豈徒敬神而已以有所思也曾聞我族宗新田義
貞曾奉元應帝之勅以居征夷將軍之職我今為其
氏族則此舉大事也非無謂乎且先年南朝賜錦旗
猶藏之今隨義貞之例可舉此旗以臨軍事成則以
汝為執事可乎小林抑涙曰此舉也臣雖欲諫而以
不與謀故徒憂而止耳伏惟昔年先君時氏悔過入
京之後一族併守十一州其餘所領以萬計繁榮無
可比焉故家僕等驕恣屢致暴逆世人歸罪於君君
不懲彼而反謀逆何其事之戾乎神明豈歆非義莫

小林修理亮先知戰不利而決死

氏清到淀部分諸將

乎、且縱雖事成而天下之英雄、豈去幕下就麾下乎、然則上無神明之助、下無英雄之援、大事去矣、非徒無益、亦必招禍而已、臣欲退則倍奉公之義、欲進則羞不義之名、不如戰死而兩全也、乃退出、氏清默然、人皆感其言、既而氏清召其弟義數曰、小林必死者也、卿與彼同軍、以制之、勿令漫死、義數亦雖欲與小林同死、然不形於色、曰、謹聽命、而與小林共出陣、向京、此夕氏清發八幡、到淀、部分諸隊、山名氏家及入澤氏率因幡兵、過鳥羽秋山、向河原、氏清發淀進向大宮、滿幸下峯堂、濟梅津、以大足氏爲先鋒、氏家所

荻野重定共弟重國降京軍

率皆西州之士、不知地形、遂陷水田、且誤聞畠山基國師大兵在淀、而不能進、而退走混後陣中、衆皆以爲凶兆、山名時熙氏幸聚部屬、私議軍事、塩屋氏曰、此戰者起於兩郎君、如我輩死戰以報上恩、滑良氏曰、然、我亦同死耳、時熙曰、壯哉二士、我衆皆可入氏清滿幸兩陣死焉、乃發兵馬、壬午、晦、未明、滿幸渡桂河、丹波人荻野重定其弟重國、久下某長澤某、拔羣馳降京軍、詣細川常久陣、告敵既近、至義滿勞之曰、且屬常久勵軍功也、於是畠山基國受命告諸陣曰、戰在今日、諸將共戒嚴、義滿亦着戎衣、進旗到堀

山名義數小林氏與大內義弘會戰、義數小林氏共戰死

河、總門、卯刻、山名義數、小林氏進到四條大宮、訇曰、今日、先鋒山名上總介、小林修理亮來、此諸將之中誰守此哉、大內義弘勵其兵曰、我在筑紫、大小百戰顯名於世、然京師之戰始于今日、進哉勿退、乃率三百餘騎、與義數小林相當數回、相互殺傷二百餘人、義數謂小林曰、昨日之言不忘哉、小林曰、時至、乃欲突馳入義滿陣、義弘大言曰、大內介不死則不可令卿等近幕下、而縱橫遮擊之、義弘與小林自挑而把長刀、鍬倒小林、遂得其首、其從者鬪義弘、義弘自斬五人、脫鬪而出、身自被瘡、甲冑破裂、此間義數進近

山名滿幸向內野、細川常久、畠山基國拒之

幕下、攝津能宜冨永將監等、近臣拒之、義數馬傷而斃、冨永斬義數、（此戰自卯至巳、義數小林兵百八十騎戰死、義弘兵死者六十餘人、）山名滿幸向內野、細川常久、畠山基國陣於雀森拒之、以勵士卒、義滿自帥三千餘騎、出張中御門大宮、令曰、不論東西、敵衆勝則進我旗、若見氏清滿幸、則自斬之、快我心、以一色詮範、今川仲秋、奉行幕下軍事、衆皆義勢奮揚、大內義弘就幕下揚言曰、臣力戰破敵自斬其魁、聞氏清競求義弘、盡力當之、義弘若死則未知幕下有如我勇者否、請加援兵、然則破敵容易耳、衆皆爲誇言之過也、義滿自勞之、賜所帶之副

滿幸与基国常久戦
滿幸兵土屋氏戦死
基国殆危、遊佐神保齋藤皆戦死

刀以赤松義則爲援軍遣之且諭曰勉哉義弘若敵乘勝則我自進旗平之義弘携義則歸其本陣滿幸進到内野擧鬨聲與基國常久戰基國使其子滿家滿則及遊佐神保等横擊之滿幸力戰雌雄未決時佐佐木高詮自大宮會畠進出大宮滿幸兵土屋氏進當之高詮奮擊土屋敗高詮短兵急接土屋與小鷲氏等五十三人皆戰死諸隊敗亂滿幸率三十騎揚旗屯豊縄口亡兵後來集爲二百餘騎滿幸勵士卒再馳突常久基國陣基國兵披靡基國亦殆危家僕遊佐神保齋藤等爲之戰死義滿遥望見曰是我

滿幸属士五百餘人戦死、京軍赤松属士百七十人殞命
將則、則祐子、義則弟

自戰之秋也乃令進旗自拔佩刀馳曰誅彼逆臣以懲不義者諸將競進或曰此時羣鳩飛舞衆皆謂八幡神助也滿幸逃走羣卒多死到桂河時滿幸既危松田氏還戰而死滿幸幸免到丹波此戰屬滿幸者五百七十三人戰死京軍赤松右馬助將則富樫氏富田氏等百七十餘人殞命氏清渡桂河下瀨至西七條初聞義數及小林死嘆曰二子非容易可死者然諫我謀叛以我不聽故先死乎彼早悟事不遂我太慚之在今則我亦同死於彼死處以謝於泉下耳乃進馬疾馳蓮池氏曰可進而進可退而退良將之法也戰者以終勝爲要不如暫扣馬於此察敵之機而後進焉若不

京軍山名時熙属士垣屋氏滑良氏戦死

勝則退陣西山待西作山名修理大夫義理踰及諸國援兵再戰而可也既而聞滿幸亦敗氏清曰早戰而若勝則滿幸亦還矣不勝則死耳自爲先鋒而進從卒稍亡去氏清率一千餘騎至三條坊門大宮衝大内義弘陣赤松義則曰義弘今朝既竭力則此戰我分也乃設備待之山名氏家率五百餘騎先與義則相當數日未決勝敗氏清横擊之義則部屬死者五十餘人義則戰屈而退然守其陣不去山名時熙率五十餘騎競擊氏清陣氏清曰彼我族而首敵也可悉鏖之時熙戰疲而退氏清兵圍之時熙殆危垣屋氏滑良

氏清歸其子時清滿氏于丹波令謀後舉

氏力戰而死時熙幸免入義弘陣而詣幕下告垣屋滑良死而爲淚義滿憐之義弘義則合兵拒氏清氏清自當七八戰互多死傷義弘義則馳使請援者數矣義滿曰細川畠山佐佐木既破滿幸而疲今誰往哉一色詮範曰兵雖不多臣往一戰義滿曰速往詮範率三百餘騎而發義滿又遣斯波義重義重率五百餘騎爲後繼氏清悳不能勝而自決必死謂其子時清滿氏曰今事危汝等至丹波聚兵而與伯父義理約期可謀再擧二子乞共死氏清不許而強遣之二子不得已逃去氏清兵大半亡而留從者僅五十

一色詮範与氏清接戰、斯波義重、赤松義則与山名氏家相當、死傷多

餘騎、山名煕氏氏清姪也、父氏頼死後、氏清養之爲子、此役從軍、氏清使煕氏與時清等共逃、煕氏不肯之曰、大人有事、而小子等無一人殉死、則人不知其從高論、而反謂怯懦逃去、是武夫之瑕瑾、而甚可恥者也、且小子喪父之後、撫育之恩無涯、今以有涯之生、報無涯之恩、是我素願也、氏清喜許之、煕氏遣使於郷、告毋以故、而不離氏清馬側、少焉一色詮範、共子滿範、與氏清接戰、義重義則與山名氏家相當、氏家部下山口氏、家喜氏、森下氏、楪津氏、志賀野氏、小鴨氏、渡部氏等、三十八人戰死、氏家敗走、義滿見氏

詮範滿範並進斬氏清、山口彈正死之

煕氏抱氏清骸而泣、遂被殺

清未敗、而自進大旆左馬頭滿詮、及諸將近臣悉從焉、總三千餘騎、到神祇官西二條、而三揚鬨聲、氏清部將相山、高山、守屋、蓮池等、望見大旆、而着鞭逃走、唯氏清及煕氏、山口彈正、十七騎猶不退、氏清曰、速張帷幕、我可自裁、詮範見之、率三十騎進來、氏清曰、衆敵不足屑、與詮範戰死、則足矣、乃相挑兩四、氏清被創、倚鞍而休、詮範奮刀逞力、打氏清冑、氏清墮馬而欲起、滿範拔刀突倒之、氏清臥、而不能起、詮範又把刀剌殺之、氏清時歳四十八、山口彈正戰死、煕氏抱氏清骸而泣、詮範部下河崎氏殺之、時歳十六、詮範獻氏清首、

正範法師請氏清骸

滿幸逃走、其家士末廣氏追之罵辱

義滿曰、彼不誅時、而叛逆在今、則可憐焉、彼若有靈、則悔恥於泉下乎、於是諸將唱凱歌、義滿自大宮陣歸詮範館、諸將猶陣街路、警衛不弛、此夕一僧辦善悳寺正範法師望請葬氏清等骸、義滿許之、僧拾其骨、開氏清母臣嵯峨、自往授之、母曰、幕下恩厚、彼不量分而至此、在今則氏家蒙赦則足矣、此戰幕府將士死者百六十餘人、山名部屬從卒死者八百七十九人、氏清有四十餘子、然皆分散、唯煕氏同死、部屬誇勇勸救者太多、然至此同死者山口彈正等十餘人而已、滿幸戰敗、逃到大江山、家士末弘氏追及之、罵曰、不聽我諫而謀逆、臨戰棄士卒而逃、何不恥之哉、速還戰死、滿幸不顧、而亾、末弘入大原、爲僧、

山名時氏常先見子孫之難

明徳三年

義滿分賜山名領國於諸將以賞功

亾跡、今川了俊記曰、初山名時氏常談曰、我少在上野、国山市邑、而家貧窮之、及壯強在軍旅、嘗艱難、故知今日之安樂、皆是公恩也、我兒輩等生於安樂、不知貧窮、故不量其分、不知公恩之重也、我沒後、子孫等必因不軌乎、常以是戒子孫、至此人皆嘆時氏前見不違也

壬申、三年、南朝元中九年春正月、癸未朔、丙戌、義滿分賜山名族領國於諸將、加封賞功、授山城郡邑于畠山基國、丹波于細川頼元、丹後于一色滿範、美作于赤松義則、和泉紀伊于大内義弘、出雲隱岐于佐佐木高詮、但馬于山名時熈、伯耆于山名氏幸、又賜若狹今冨莊于一色詮範、然諭諸將、各封其國、餘寇殊賞、一色父子戰功、而滿範封國之外、擇大莊爲詮範食邑、

有馬氏之妻哀良人死輿中自殺

山名滿幸自丹波至丹後欲據木津畑懸城國人皆畔滿幸逃赴伯耆從兵大半離散山名時清滿氏在丹波欲據咱城國民畔志内山内村雲等以有舊怨于氏清欲來攻之時清滿氏潛出城逃至攝津有馬氏之妻聞氏清死不堪哀慕將自害侍女與留守者謀而扶之乘輿而逃出到日根野忽聞輿中有聲開戸見之則把懐中刄自裁未絶衆擁之匿紀州根來寺療養之然不飲湯藥待其絶息時清滿氏間行過此遂而潛入根來亦依侍女請相見侍女喜而告之母聞眼掉頭曰彼踰弱冠赴戰場面見其父戰死而

山名氏家乞降義滿許之

山名義理乞降不許

身不能死貪生逃去可太恥焉養息無氏共死而況彼兄弟者乎今聞矣欲死而來天下豈有母重於父之理乎如此輩妾不得子之遂不相見因絶藥粒而沒時清滿氏慚悔剃髮赴藤代城請見伯父義理義理罵曰戰場捨父偸生我懶見其面而不納之二子逃去匿熊野山名氏家逃至因幡國謝罪曰臣久近侍幕下常思守義報恩然不忍捨骨肉之親誤屬逆賊若蒙恩宥則何幸加焉義滿憐而許之山名義理獻使請赦義滿曰向者以書招之汝不從則罪准氏清而不許之○二月癸丑朔佐佐木高詮發遣其家

鹽冶氏恨忠孝不兩全而自殺

僕隱岐氏於出雲以徇郡縣山名滿幸部屬鹽冶氏據州冨田城防之國兵悉附隱岐城中唯有鹽冶一族三十餘人鹽冶父上卿入道曾屬京極氏（佐佐木孫　育京極前）見故隱岐遣使諭招之上卿謀之其子鹽冶鹽冶曰大人曾爲京極氏屬士則今雖爲降從人豈心爲不義乎我屬滿幸掌國務者年久矣此城險峻而握食亦足我暫守之待滿幸之安否耳上卿乃出降鹽冶送父出城即入寺自殺上卿驚歸問其故寺僧曰鹽冶臨死有遺言曰據城戰則有舞父之嫌棄城亡則有叛君之名不如自殺上卿聞之益悲歎於是出

冨田城陷

大内義弘攻山名義理

滿幸剃髮亡跡

雲平城兵逃至伯耆以告滿幸滿幸畏敵來逼而逃赴因幡青屋莊欲依山名氏家既而聞氏家降京欲要擊之氏家聞之曰既蒙恩赦則欲速入洛然延數日與滿幸一戰則報恩之一謝乎乃率七百餘騎而發甲子大内義弘到和泉界徵聚周防長門戰艦百餘艘身自率正兵千餘騎陸行赴紀州而載奇兵於舟向弱浦吹上濱玉津島山名義理據大野城而遣其弟茲山義治於雨山土丸兩城以美作國兵七百餘騎副之以張防戰之勢庚午山名氏家欲攻青屋莊滿幸不能戰而剃髮僅率五人逃於筑紫亡跡

赤松義弘攻雨山土丸城義治捨城而走

赤松義則率備前播磨兵三千餘騎入美作國國兵之在雨山土丸者驚懼降義弘及義則由是義治捨城而走與義理共入藤代城紀州半平義弘勢熾進逼藤代城兵僅百騎義理懼不能守而議下和佐山嶺待敵一戰義治曰我兵氣疲不能戰也不如浮海匿熊野謝罪請恩免若無恩許則待時變謀再舉義理領焉丁丑義理與其子山名氏親山名時理草山義治高山氏葉賀氏粲源氏陰山氏箕浦氏入澤氏六十三人乘船潛行到由良湊又議曰自是循島傍浦到鎌倉憑左武衛滿氏謝罪請赦乎不然則赴備後

山名義理敗亡佐佐木滿高贈資用
山名氏家入洛請赦
細川賴之入道常久卒

誘多治部氏而襲取美作國乎舟子聞之曰我舟不能遠行義理不得已而上陸詣由良寺剃髮十六成其子氏親等二十七人皆為僧相別散亡紀州悉平義理聞行詣伊勢太神宮而匿身於海浦佐佐木滿高聞而憐之竊贈資用戊寅山名氏家入洛義滿曰經赦之則可相見氏家喜而執謁戲泣而退侍坐者曰戒惡則堅赦則憐寬猛相併將軍政也〇三月壬午朔癸未前管領從四位下武藏守細川賴之入道常久卒歳六十四臨終遺其嗣賴元於幕府曰頃年山名氏清負勇方命光臣竊惱丹府彼自招禍蠱滅老臣

賴之家臣三島外記感其主恩遇而殉死

幸得面見之在今則老臣雖死無遺念殿下英武無比倫天下無不從令乃知祖考闕笑於泉下就想賴元短慮蒙昧難堪大任老臣所深懼臣死則管領職擇其人而可也言畢而瞑義滿聞計且驚且哀時依賊徒早平欲賽石清水而斎社參行列之事然依常久喪乃止其營既而葬於嵯峨野義滿不堪追慕自送其柩且在鹿苑院每日修佛事自寫法華以擬追善常久家臣三島外記常侍左右眷遇殊深至此自殺以殉焉常久好禪號桂巖居士其院號永泰暇日讀杜少陵集能記憶之曾避職赴讚岐時舟中吟少陵句曰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時人語其不忘君憂其氏之切自尊氏閲基義詮繼義滿諸

賜相國寺住持明應宸翰國師號詔詞
相國供養鹵簿儀式

同兵革每歲競起萬民不安義滿幼稚居職遂致混一之功者賴之輔佐之力職此之由也後歷世之管領未有出於賴之者禪徒褒讚賴之曰愚安紀元初人謂微管以昏慶明德戰亂後天奪子房又何速義滿命僧徒寫經行施餓鬼轉讀萬部於內野弔山名氏清以下亡靈〇秋八月丙子勅使日野中納言藤資教到相國寺賜宸翰明應授國師號其詞曰萬年山相國承天禪寺住持空谷和尚遙正覺夢窓嫡孫佛慈無極親子能使心德即耀四衆具瞻猶日光昭四萬國同照朕延請內殿受衣盂於是特賜佛日常光之號以旌天下師表之尊云丁丑相國寺供養侍所畠山基國令家士數百人戎衣護寺門上卿藤實

直早至見事、佛殿莊嚴如式、已剋、義滿將出、隨兵等列階下、令斯波義將召之階上、觀其粧、既而扈從廷臣列立庭上、義滿既出、正三位安倍有世候反閇、右大辨藤重光曳義滿裾、且執沓、右大將藤通定揚車簾、於是侍所畠山基國携其子滿家前驅、家士三十騎行從之、其次先陣隨兵武田信在、小笠原長秀為一番、武田滿信、任野長信為二番、東師氏、粟飯原將胤為三番、佐佐木高光、佐佐木高數為四番、今川貞秋、今川氏秋為五番、今川俊氏、高師英為六番、(每番各有從士、多少有差、基國以下皆着甲冑、帶大刀、騎馬、其粧具麗華美、)次前驅四人、(惟宗行敏、

高階敏經、大江俊重、惟宗行宗、共四位五位官人也、)帶刀二十番、(二行步儀、)其次上將義滿車進行、番頭八人、車副六人、牛飼三人、退紅仕丁一人、持笠者一人、其次衛府長下毛野武音、(騎馬狩衣者、)衛府士一人副之、其次後陣隨兵斯波義重、斯波滿種、(義種子、)義種為一番、一色滿範、一色範貞(滿範弟)為二番、佐佐木滿高、佐佐木義綱為三番、赤松義祐、赤松時則為四番、土岐賴益、土岐光兼為五番、(其儀同先陣、)次左大將藤實直、右大將藤通定、(左大將前驅二人、番長一人、近衛五人、右大將前驅一人、其餘同左、)萬里小路大納言藤嗣房、(前驅二人、)日野中納言藤資教、(前驅一人、)左衛門督藤親雅、(前驅一人、)中納言中將

藤良嗣、(前驅二人、小隨身四人、)番長一人、檢非違使別當藤資衡、(判官一人、)扈從、(各乘車、)次雲客九人、亦乘車從之、(以上廷臣皆束帶、)次管領細川右京大夫賴元、(着戎衣騎馬、)携家士二十三騎在最末、街衢縱横、觀者如市、義滿入寺門下車、諸卿雲客等相從列立左右、隨兵護門、樂行事中將藤滿親率伶人參向、既而義滿入山門、左大臣藤實時、右大臣源具道豫来執謁、導師常光國師空谷明應迎義滿、南禪周佐(號德叟、)天龍德俊(號伯英、)建仁清瑜(號蘊中、)東福祖濬(號晉岩、)萬壽令篋(號器之、)及等持中諦(號觀中、)真如以雄(號獨山、)安國祥登(號季高、)臨川昌立(號季成、)寶幢周

濃(號翠巖、)列立、義滿揖明應、既而十僧先入堂、而導師入堂、(鋪筵道、)侍僧六人從之、持幡童二人、大内記菅長遠執蓋、内藏頭藤教興、中將源資忠執綱、於是義滿及公卿禮佛頭、辨藤資藤、藤重光加諸卿末、同拜、既而義滿入佛殿着座、公卿逐次着座、伶人奏樂、先有獅子舞、於是修掛額法事、南禪周佐勤之、而後明應陞座、唱法語、其次讀經、奏舞樂、先振鐸、(左右共之、)次萬歲樂(左)地久、(右)次陵王、荒序(左)狛俊葛舞之、豊原量秋吹笙、大神景繼吹笛、舞畢、召俊葛賜祿、加一階、量秋景繼亦各加一階、次納蘇利、(右)次散手(左)貴德、(右)於

是布施衆僧、藏人長賴執錦被而進、權中納言藤親雅傳之、義滿自持之授明應、右大臣源具通等遂次取之置明應前、凡被物十一襲、錦一襲、色五襲、綾五襲、右府及月卿授之、但左大臣實時、病早退不預之、有褁物三、參議及頭授之、兩次五山長老五人、各被物三襲、褁物二、被物納言授之、褁物雲客勤之、十刹五人、被物二襲、褁物一、初襲月卿授之、其餘雲客勤之、酉刻一會訖、衆僧半退、導師出、既而義滿還營、諸卿從焉、戊寅、義滿遣使賜毳服三千匹、沙金百兩、載盤、銀鞍馬十匹、金裝劍二柄、衣服五領於明應、賜鵝服萬匹、馬一匹於南禪周佐、其餘四山十剎各鵝服五千匹、馬一匹、明應不私

大內義弘受義滿令、与南朝行和平之籌

其施物而納寺中、且辭國師號、讓其師無極云、義滿命參議管秀長作供養記、秀長記曰、相国寺中所營、排門、總門、山門、佛殿、土地堂、祖師堂、法堂、庫院、僧堂、方丈、浴室、東司、講堂、鐘樓、塔頭等也、○冬十月、癸亥、南北兩朝和睦、初山名氏清叛死之後、大內義弘領和泉國、義滿諭義弘曰、汝父弘世久屬南朝、非無舊好、今汝所居隣南朝、宜運和平之籌、義弘受義滿密旨、諭南朝近臣曰、車駕入洛、附授三種神器於北朝、則上尊號以皇子爲儲君、而兩統相代禪繼、可如北條氏執權時之例、南帝畏武威之盛、且慮境內日蹙、諸國官軍勢弱、而乃許義弘所請、遂約和親、○閏月己卯、南帝發吉野、

義滿詰南帝行幸儀仗過制

入洛、公卿扈從、武臣衛護、如行幸之儀、入嵯峨大覺寺、義滿聞曰、南帝入洛之粧、儀仗過制、不合降主之禮、乃遣勅使詰之、南帝遇勅使曰、三種神器之真物朕帶之、則帝王正統非朕誰哉、北帝所傳之神器皆僞物也、此度約和、則朕以今帝爲子、帝以朕爲父、則傳真神器而已、未傳神器、則何怪朕行幸之盛儀哉、義滿不悅、佐佐木滿高諫曰、南帝之詔固當、唯加崇敬以成讓繼之事、義滿從焉、乃遣滿高於嵯峨和解之、既南勅使到嵯峨、上太上天皇尊號、南帝悅、南神器授受之事決焉、或說曰、滿高者義滿母弟也、養於佐佐木六角判官崇永、千

南北一統于此

三種神器自嵯峨入洛、南朝公卿六人送之、京都公卿二十一人迎之、義滿令佐佐木滿高率兵士警衛之、或曰、滿高此時敘從四位上、洛中觀者如堵、此日奉安三種神器於禁中、自延元二年、後醍醐帝入吉野、至此四主、總五十六年、而南北一統、○十一月、戊申朔、辛亥、嵯峨太上皇入洛、幸禁中、留十餘日、遊宴和樂、而還駕、義滿獻封戶、且南朝公卿各受食邑、君臣共喜、上皇落飾、號金剛心、世人稱之曰小倉殿、小倉山在嵯峨、故云爾、南方武士、餘類猶存者、未屬武家、或隱山據嶮、侵掠隣保、議再興後醍醐後村上遺蹤、然無主帥者、勢氣微弱、故楠氏餘族殘類、亦或降大內

高麗国使僧覚鎚来朝

義満使僧中津復書於高麗

義弘或屬畠山基國、爲武家悋臣、（時義弘領和泉紀伊、基国領河内、且摂津大和山城亦多食邑、而勢振畿内）南朝右大将藤長親（花山院師賢孫、家賢子）、從駕歸洛、閑居洛邊白河、薙髮稱明魏、號耕雲光人、博通倭漢、尤精歌道、所著有千首倭歌、及倭歌譜方、作源氏物語抄、且每帖作贊詞、以擬史記索隱述贊、高麗國使僧覺鎚來朝、呈其國相寄義滿書、以請修隣好、○十二月、丁丑朔、義滿命相國寺中津作答高麗國書曰、日本國相國承大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将軍府、諭以

畠山基国陥千早城、楠正勝漂泊、弟正元狙義満而死

海寇未息、而國主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壊教化、實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將申命鎮西守臣、禁過賊船、放還俘虜、必當修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夫之歡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其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遺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宜、是年畠山基國陷千劔破城、楠氏部屬或降服或離散、河州咸平、（太平記評判曰、山名氏清戰後、畠山領河内國、與楠正勝戰、遂陷千劔破城、正勝漂泊于十津河、正勝弟正元潜入京、狙義滿、發覺被獲）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恭讓王四年、東國通鑑謂倭寇慶尚道仇羅島萬戸

高麗号朝鮮始于此

明徳四年両統混一

後円融天皇崩

源義満詣伊勢神宮

李興仁擊破之、水軍萬戸車俊獲倭船一艘、（按東国通鑑終于今年、明年高麗大臣李成桂廢恭讓王、奪其国自立、爲王、其後恭請大明、改高麗国號朝鮮国）癸酉、四年、兩統混一、天下皆用明德年號、夏四月、丙子朔、辛丑、永和太上皇崩、春秋三十六、奉號後圓融院天皇、葬於泉涌寺、義滿自送靈櫬、○九月、癸卯朔、己未、義滿辭左大臣、爲詣伊勢大神宮也、庚申、義滿發京、管領斯波義將、畠山基國、佐佐木族、赤松族從行、細川頼元留守京都、今夕義滿宿江州石部、（書曰、佐佐木六角滿高傳受神道、義滿學神拜法於滿高）丙寅、義滿到山田館、丁卯、拜兩大神宮、戊辰、賜祭主長官及兩宮禰宜等祿、或

北畠源顕泰帰服武家

白銀、或衣服、有差、而後召郡吏沙汰神領之事、寄進七千貫地、爲奉幣使料、己巳、詣朝熊山、見廟社荒廢、命改造之、而巡覽二見浦、歸山田館、庚午、伊勢國司北畠大納言源顯泰初請歸服、來謁義滿、義滿優恕之、令其所領如舊、且令其弟親能其姪俊泰叙爵、而授滿字於親能、改號滿泰、既而伊賀伊勢志摩武臣皆來拜、伊勢守平貞行啓達之、（按北畠家譜、親房有三男、長顕家、次顕信、共為奥州国司、三男顕能為伊勢国司、為南朝捍者十餘年、顕能有三男、曰顕俊、曰顕泰、曰満泰、俊泰即顕俊子也、顕泰養之為子、顕泰継顕能家、為伊勢国司、属南朝者年久矣、此始服武家、自是累世為国司、雖列廷臣、在国振武威、国人稱之曰御所、満泰亦列廷臣、属嫡家国司、然立別號、稱木造、而僭稱

坂田御所○冬十月、癸酉朔、義滿發山田館、赴美濃國、覧養老瀑、依守護土岐康行望請也、丁丑、義滿田駕詣江州多賀社、而入觀音寺城、城主佐佐木滿高迎接鄭重、庚辰、向洛、洛人到草津奉迎之、到勢多則公卿諸門跡使者迎賀、到大津則勅使來勞之、今夕還室町第、甲申、義滿參内、謝忝勅使、己丑、分施米萬斛於洛中、諸國將士皆獻使賀參宮之事、是年、當明洪武二十六年、薛氏日本考畧曰、倭船七隻寇小尖亭、按項年菊池勢氣日減、且南帝入洛和睦、則菊池自不能對悍武家、故賊船寇掠異域亦微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九終

応永元年

源義満詣日吉社

續記

本朝通鑑巻第六十　自應永元年至十九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邊約郎　刪定

後小松天皇二

甲戌、應永元年、秋七月、己亥朔、癸卯、改明徳五年、為應永元年、○九月、戊戌朔、戊申、義満詣日吉社、近江國守護佐佐木満高先驅、梶井青蓮院聖護院三門跡、廷臣飛鳥井雅縁、庭田經有、岩倉某、勸修寺經量、五辻重仲、綾小路信俊、裏松資方等、諸家從之、眺望湖上、詠歌、叡山衆徒奉迎、修法華八講、召日吉社司樹下氏、賜祿、庚戌、加日吉社領、辛亥、泛舟於戸津、投網於堅田浦、捕魚、傍志賀浦、到大津、而入洛、傳稱、今春義満白猿集營中、而蔓儀日吉社參○十二月、丙寅朔、壬午、義満嫡子義持元服、時九歳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将、聽禁色外殿、是日義満奏請讓征夷大将軍於義持、斯波義将管領如故、勅使来室町第、宣詔、授從五位下於義持、任左馬頭、義満不喜曰、凡叙爵從五位下通例也、然華族叙從五位上、摂家叙正五位下、是亦例也、夫摂家雖貴顕、為人臣之裔、我是清和帝後也、雖中微、然王孫

源義持元服、義満奏請讓其職

源義持任左中将、聽禁色昇殿

也、種類不卑、且家任武将三世、而身既至一上、而掌握四海、何令我嫡子叙爵與凡人同等哉、勅使畏、反命、帝下公卿議之、或曰、輙許其所奏請、則自今以後、武家彌恣、而朝憲益廢、永遺嘲於後世也、二條前關白師嗣曰、義満含怒、則朝廷忽危、不如託辨官之誤書、而改位記、宣旨詔曰、可也、乃直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将、聽禁色昇殿、悉准摂家之例、時人嘆曰、義満強奢、不奪皇位則不饜、從一位源義満任太政大臣、殊加賜兵仗、一書曰、義満奏請曰、我解将軍之印、則補太政大臣之闕、朝議謂、以威權強任相國者、往昔則有道鏡、中葉則有清盛、共為凶例、且源氏長者未有武臣兼之例、義満既帯之、則可謂極榮也、相國之望為太過也、輙難勅許之、義満怒曰、我守君臣之禮、而奏請之、既無勅許、則我自為之耳、乃議遷帝座於隠岐國、而自稱國王、以斯波細川畠山准摂家、上杉仁木山名一色佐佐木赤松土岐武田大内准清華、而擇諸士、糺其所出而立、菅江橘清中等家、且以鎌倉氏満任将軍、而擇陪臣顕名者、勤武士之役、則於治國家何難之有、既而議曰、官位者朝廷之所立、我不強任之、土地我所有也、先可削奪公家所領、朝廷大

應永二年
源義滿任相国

驚畏而勅關白藤經嗣召佐佐木滿高議和解之事
滿高曰前將軍不昇則闕之官則朝廷之危不可測
也義滿遂任相國朝廷幸無事由是諸公彌畏義滿
成君臣之禮
乙亥二年春正月壬寅源義滿入朝拜賀任相國在
京諸將羣士悉從行粧嚴重也獻太刀〔光鉋〕国綾百卷
銀一千兩虎皮十張於禁中且贈攝家親王諸廷臣
銀綾有差群國武臣皆入洛獻物賀之今夜白馬節
會如例義滿勤內辨○六月壬午義滿落飾〔歲三十八〕稱
天山道義居士〔或曰先稱道有而改道義〕准三后之儀如初○十

山名播磨守伏誅
應永三年
氏滿討小山若犬丸
道義開相国寺基大内介拒之道義叱之

二月山名播磨守滿幸伏誅〔滿幸明德敗亡之後自因幡赴筑紫其後不知在兎又不詳其伏誅之地氏清滿行被誅戮義理亡跡九箇國除然山名時凞領但馬氏家領因幡且氏幸猶領伯耆三流子孫連綿〕
丙子三年二月辛丑小山若犬丸再入小山城丙午
氏滿發鎌倉陣石河討之若犬丸戰敗奔奥州依田
村莊司○六月丁亥朔氏滿到日河討若犬丸及田
村莊司破之逆徒亡跡乙巳氏滿班師己酉道義開
相國寺基先建三世如來殿道義命吏斷其料吏曰
可費二十八萬貫道義召諸將分課土木之役唯大
內介義弘辭曰吾士以弓矢爲業不能役于土木道

道義出入殿准太上法皇御行
公方之称始于此
小御所号始

義衡之先是義弘領周防國據大內山居山口城以
筑紫戰功加賜長門豐前以拒山名之勞加領和泉
紀伊兩國其勢強大也且頃歲掌接對朝鮮國之事
又通船於大明國而太冨貨財故有無上之心違道
義之命其叛心萠於此○九月丙辰朔壬申道義登
叡山公卿扈從其儀准太上法皇御幸武家有公方
之稱始于此〔凡稱公家者禁中也道義爲武家棟梁至此其儀準上皇故稱公方不稱公家避禁中也流俗傳襲漫稱簪紳之徒總曰公家稱弓馬士總曰武家既爲流例然不可不差別其所由來〕
傳稱道義參內有假休之所時人稱之曰小御所一
日道義議事不協於意怒色未解而參內入門叱人

下庭蹲踞礼式始于此
斯波義將与今川泰範譖了俊

月卿雲客畏而下庭蹲踞遂以爲禮式每參內無不
然焉永爲通例道義擇廷臣睦己者號昵近衆是亦
爲各家之例源道義召還今川了俊於鎮西以澁川
滿頼爲九州探題了俊久在鎮西其子仲秋候幕府
管遠江國今川泰範欲領遠州屢譖了俊〔事既見前〕大內
義弘欲爲探題與管領斯波義將同心訴了俊之短
連年不止道義召了俊了俊稍遲滯至此來謁乃罷
探題職而以滿頼代之滿頼者澁川義李曾孫而道
義外家之族也義將亦有姻家之好故被擢用任重
職然九州之事多是爲義弘沙汰了俊失職蟄居嘆

小山若犬丸自殺

應永四年

曰、我盡筋骨二十餘年、漸平九州、大敵不賞其功、無罪罷職、以乳臭兒輩代之、管領所私不足言焉、武將之政、至於如此、嗚（按了俊自應安之初補探題既近三十年或說謂了俊得鎮西十三年誤矣或說曰先年了俊為義將義弘被讒以細川頼之陳解故幸免至此頼之從而義將再任管領義滿亦蓄宿怨故了俊被罪失職其事粗見了俊記及今川家記然不詳其始末故詳取其大槩）小山若犬丸蜂起於奥州會津郡主葦名直盛擊破之、若犬自殺、其幼兒二人（兄七歳弟五歳）為擒、直盛携之到鎌倉、氏滿沉二兒於六浦澳、

丁丑四年、夏四月、癸未朔、北山新第成、道義讓室町幕府於義持、而移北山、號曰鹿苑寺、其營構交用中

義滿營構金閣寺

前管領細川頼元卒

太宰少貳宗間叛武家

華良材、雕刻畫工、黄金鏤飾極美、時人稱之曰金閣、築山開池、馴養鳥魚、並植花草、貯奇石怪松、且聚古今珍具圖國奇物、自謂可傳後世、以為壯觀、義持未預政務、天下之事無大小、悉取道義之決、冠蓋轡至、車馬絡繹、世稱之曰北山殿○五月、壬子朔戊午、前管領細川頼元卒（年五十五）其子滿元嗣、是年、鎮西亂、太宰少貳宗間叛武家、菊池千葉大村等為黨蜂起、大内介義弘在周防國、道義遣使命義弘曰、可速平筑紫亂、義弘辭之、強命之至于再至于三、義弘乃令其弟弘勝（號伊豫守）盛見（號六郎）率五千餘騎赴筑紫、與少貳

應永五年

崇光天皇崩

菊池等會戰數回、弘勝死、而敵得利、義弘聞之、自帥師到筑紫、相戰破之、菊池少貳敗走、時軍中訛言、道義忌義弘勇而勢強、欲諭少貳菊池等討之、義弘嫌疑而不安心、既而道義遣使召義弘、將議九州之事、然義弘不入洛、而生叛心、

戊寅五年、春正月、辛酉、觀應法皇崩、春秋六十五、奉號崇光院天皇、法皇雖為皇統之嫡、依兵亂在位不久、而閑居伏見院、應安禪繼、榮仁親王（法皇子）亦不能踐祚、故鬱鬱送年、然猶有傳領封户、法皇崩後、其封户大半减損、以為禁裏御領、榮仁唯領伏見院資用

朝鮮國使朴敦之来聘

權近送朴敦之序

不饒○三月、戊申朔、道義授其諱字於二條權大納言藤道忠（師嗣子）改號滿基、初良基與道義相睦、師嗣亦為道義被眷遇、故有此儀、此以後二條家世受將軍諱字、永以為例、故武家每有禮式、自二條家勘記其次第、亦為例○秋七月、朝鮮國使秘書監朴敦之来朝、請修好、大内義弘迎接之、留寓周防國山口、告其趣於京師、朝鮮權近陽村文集、載送容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其畧謂、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来、自古而通、高麗氏之季、蕞爾邊島之民、敢為剽竊、来寇我疆垂五十年、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卽

道義命叅弘諭朝鮮書

用兵、越今年秋日本遣使來聘、且諭禁賊、上心嘉之、優禮以待、將還擇朝士之有文學才辨可專對者、以報其聘、秘書監客陽朴先生實膺是命、以行云云、按是日本遣使於朝鮮未聞之、蓋其義弘所私遣乎、或先其明德三年中津書中所言僧壽允乎、據權近序文見之、則敎之者、世族之曾早魁進士、曾奉使於大明、乃朝鮮顯者也○八月、道義賜書於義弘、諭朝鮮曰、告諭大內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啣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國反命、附徃不腆土物、以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此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

畠山任管領始于此

定置三管領及四職所司代

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欵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船寄來、否法器傳幽冥苦、而人濟仁壽城、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失墜、僧中津草之道義以畠山基國代斯波義將任管領職、或曰基国既剃髮改名德元畠山氏任管領、始于此、道義定令、同自令斯波細川畠山相代任管領、可執武家之政、世稱之曰三管領、此後斯波氏任右兵衛督、故稱斯波家曰武衛也又定山名一色佐佐木流京極赤松相代任侍所司、曰四職、其部屬相代聽洛中訟者、曰所司代而營中細務、則伊勢守平貞行掌之、

源氏滿卒

鎌倉滿兼自負強大、竊生叛心

○十一月、癸酉朔、丙子、鎌倉左兵衛督源氏滿卒、歳四十二、自貞治六年至此、凢鎌倉三十二年號永安寺、足利家譜曰、氏滿叙從三位、然不見公卿補任氏滿有五男、長曰滿兼、爲嫡嗣、次曰滿直、曰滿隆、曰滿貞、曰滿秀、及道義授陸奥出羽於氏滿、而令滿直滿貞分管之、滿直號稻田御所、滿貞號篠川御所滿隆滿秀在鎌倉滿隆號新御堂、滿秀號大御堂管領上杉禪助輔佐滿兼、告計於京師、道義遣使弔之、且諭滿兼及禪助鎭關東、依舊八州及奥羽悉屬指揮、滿兼自負強大、潛有窺京師之心、而遂與大內介義弘通好、約入洛之期、深秘則無

應永六年

左大臣藤公定薨

知之者、一書曰、上杉禪助與關東諸將議曰、我君鎭鎌倉既三世、中分天下、何必守道義令哉、乃借號滿兼曰將軍、而上杉准細川斯波畠山稱管領、以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或曰八田宇都宮那須號八家、以擬山名一色佐佐木赤松等、凡政務先令八家議之、而取決於上杉云云、或除那須加常陸大掾於八家之中、按上杉管領號自基氏時既有之、未知八家始於此時否

己卯、六年、六月、庚子朔、甲寅、洞院前左太臣從一位藤公定法諱元貞薨、歳六十、公定中園相國藤公賢孫、內大臣實夏子也、號後中園左府、頗以博識聞、能知諸

公定編本朝系譜

相国寺七重塔就

家嫡庶派流乃編纂本朝尊卑分脉系譜數十卷行
於世便於考證勅納官庫故稱官本系圖（公定編系圖特為正二位大納言故標題曰特進亜三台藤公定撰）○秋七月己巳朔丙申源滿
貞發鎌倉巡撿陸奥出羽兩國（按源氏譜畠山高国国氏国詮満泰四世相繼為奥州探題高国觀應年中戰死而国詮與満貞同時也蓋其満貞常在鎌倉遥管奥羽而時時往在篠川国人崇之稱御所而国詮稱探題代満貞在国者国詮以傳満泰而子孫連綿在二本松城）
○八月相國寺七重塔成高三百六十尺道義議行
供養以來月十五日爲期或記曰相国寺再營既成
隆樓傑閣畫棟雕梁東西南北碁布星羅且令加七
重層塔寺西南有護摩堂東有懺法堂其東有一殿

擬紫宸其東有公卿列座大廈（號公卿間又謂太上間）又有舍
利殿其北有天鏡閣複道相通閣北有泉殿又東北
山上有看雪亭其境致則祝鑿堂（輪藏）護國廟（鎮守八幡）圓
通閣（山門）無畏堂功德池（蓮池）大寶塔洪音樓（鐘樓）天界橋
（蓮池）龍淵水（前川）般若林（總門前壇）其費殆百萬貫○九月從
二位刑部卿兼陰陽頭安陪有世奏曰昨夜客星以
管見則之則太白與熒惑合交九十日間大兵起會
戰流血大將軍一年中易地不可不愼焉無貴無賤
皆懼不安心勅奉幣於諸社公卿僉議勸道義延相
國寺塔供養道義曰今年我先考寶篋院三十三回

忌也我造塔爲其追善也况既准勅會定勤役公卿
及僧綱而儀狀既備矣洛中貴賤屈指待期鎌倉筑
紫遠人爲結緣來聚何俄停大營哉公卿不能重言
之先是二條禪閤師嗣作供養次第（關白剃髮稱禪閤）左大
臣藤實冬作式既賜准勅會之宣旨頭左大辨藤兼
宣右中辨藤經豐奉行職事四位史小槻兼治大外
記清原賴季施行兩局之事藥師寺別當僧正長雅
奉堂塔莊嚴之事皆勘先例有所據而從時宜損益
之庚辰大雨烈風皆謂違天變不延供養之祟也入
夜天晴月明（乃十三夜也）○冬十月戊戌朔庚戌大内左

大内介義弘率兵到和泉啓事於上將

道義令僧中津詰問義弘

京權大夫義弘率西海山陽兵五千餘騎到和泉界
令家僕平井氏啓事於道義義持而不入洛畿内群
士馳驛曰義弘有恨於上而謀叛道義命青蓮院門
跡尊道令其房官伊豫法眼和解之而入洛義弘曰
我有所思不肯入洛道義且討且怒甲子道義以相
國寺中津爲使到泉界詰問義弘所以不入洛義弘
聞津至聚部下議曰絶海（中津號絶海）面述台諭則應之
如何嫡子新介持盛曰我家世在周防未全領一國
至大人既領六州（周防長門安藝豊前和泉紀伊）皆是公恩也何以
違上命哉絶海僧中魁也今含嚴旨而至速謝罪入

義弘答辯
僧中津

洛而可也平井氏曰上之所令縱雖暴慢為下者何
不陳解之哉況懇諭宥恕高僧枉駕速可從嚴命若
猶對悍謀逆則家門之滅不日矣義弘不聽杉氏曰
往者以軍功益封國頃間聞欲除和泉紀伊不知其
故乃是欲滅多々良家而已大夫發國至此在欲解
讒恨也其事既發覺令信一旦甘言而容易入洛乍
為幽囚之身則噬臍無益耳不如舉大事而任天運
也義弘曰善哉我心決矣乃見中津津曰大夫留滯
於此入洛日遲府公疑焉令臣僧問其故大夫何信
浮言拒嚴肯哉縱雖抱危懼之慮詣幕下自陳謝則

雲霧乍散上下路開而已豈以一朝之忿捨多年之
勞哉大夫其慮之義弘曰高誨深切可畏可謝然老
夫亦述所思也義弘蒙君恩高於山深於海是以臣
亦為君輕死如塵如毛往年西海亂起有入中國狙
京師之勢今川了俊雖奉征討使勢微難敵其時臣
歳僅十六催大兵救了俊赴筑紫破強敵爾來二十
餘年之間大戰二十八度小戰不可勝筭遂平東九
州加之明德之亂臣偶在京士卒不多然奮戰被創
斬賊先鋒小林氏等百餘騎由是氏清勢盡敗死臣
以軍功賜泉紀二州其明年運南北和平之策而令

三種神器歸納王城舉世所知也乃知諸將無比臣
勳功者頃歲又討少貳菊池叛亂而家弟伊豫守戰
死臣再戰而遂得克之然幕下不憐伊豫守死而賞
不及其子且聞密諭菊池少貳可殺臣於軍中又聞
議除泉紀二州而頻催臣入洛是臣所以抱疑慮也
不知臣有何罪而捨三十年來之勞哉臣既蒙譴責
則待罪於此地耳中津曰大夫功勞甚大故重賞超
羣如密諭少貳則彼流言以惑九州之人也既命大
夫討彼幕下何抱兩端密諭彼哉泉紀可除之事若
實則老僧亦聞之恐是虛誕之街說乎未出削除之

詢諸將命細
川滿元佐
佐木高詮
等討義弘

令又無新任之人大夫何惑哉至若豫州之子無賞
則大夫入洛遲滯故未沙汰之也萬一台諭有私則
為桑門身何奉欺人之使哉大夫所恨雖似良有以
也然今不入洛則前忠忽空為不忠之身若猶不改
則犯上之罪不可逃焉天其罰之神其殛之佛亦不
可加護焉大夫其熟慮之義弘曰臣既與鎌倉約欲
諫戒幕府之逆政則不可先期獨發可待鎌倉告報
而同日入洛言畢起坐而入中津速去乙丑中津歸
洛復命道義怒曰義弘戰功皆假我武威彼自以為
其勇之所致乎是亦山名氏清之流亞而已謀叛既

道義出師、畠山基国、斯波義将為先鋒

顯何猶豫哉、彼既爲武敵、則誰從彼哉、可一戰而戮之、乃先命細川右京大夫滿元、佐佐木治部少輔高詮、赤松上總介義則、率六十餘騎、經淀山崎、向和泉國、○十一月、丁卯朔、甲戌、道義自率麾下、兵二千餘騎、發北山、而陣東寺、管領畠山基國、其子滿家、前管領斯波義將、其子義重、及吉良氏、石堂氏、吉見氏、澁河氏、一色氏、今川氏、土岐氏、佐佐木氏、武田氏、小笠原氏、冨樫氏、河野氏等、在京將士悉從焉、總三萬餘騎、庚辰、道義發東寺、陣八幡山下、以基國義將爲先鋒、帥諸軍向和泉國、義弘聞之、單騎到石津、遙向八

義弘与諸将議軍事

幡、北面拜禮、禮畢曰、君臣之禮自是而絶、乃歸泉界、議軍事、持盛先是屢諫義弘謀叛、至此知其逆意既決、嘆曰、父子之親、豈可捨絶哉、乃出其席議曰、先攻河内國、擊高山氏、而據東條土丸、而領和泉紀伊、則泉堺清水、船路通、而我兵不可窮、是計之得者也、杉氏曰、我聞先則制人、今若佯爲退泉堺者、而乘船至尼崎、徑突八幡陣、可以決雌雄、平井氏深慮而謂、此戰非義、不可勝者必矣、不如不掠他境、以爲他日贖罪之便、乃議曰、二策皆非也、動兵於他國、則我兵亦多殞命、無益耳、若夫水路、則恐風波難測、且去泉堺、

義弘軍中催百首和歌、設酒宴

則和泉紀伊兵、皆可屬京師、此處素撫之地、西國人未可畔、且兵糧材木不少、不如築壘於要害、可以防守、義弘從之、即聚工匠、搆闘樓四十八、櫓二千七百所、四方各十六町、不日而成、義弘巡視曰、我鋭兵五千據此城、則雖以百萬攻之、不可輙陷、既而飜思曰、我忘大恩而謀不義、則天罰不免乎、然今悔之無益、唯戰死耳、乃遣使於周防國、告永訣於老母、且諭其弟盛見曰、我必死此、周防國累世所領也、汝固守之、部屬等皆寄書於郷親、以相誓決戰死之心、義弘催百首倭歌、千句連歌會、且令士卒等日設酒宴曰、生

鎌倉滿兼出師、為義弘援勢

憲定、憲方子、憲孝弟

京軍攻泉界城、畠山基国先登

義弘自拒戰

涯不久、遊慰消日、待城之陷時、丁亥、鎌倉滿兼自率兵陣武州府中、成救京之勢、實待義弘之告、欲會入京之期、上杉安房守憲定諫之不聽、乙未、京軍三萬騎進圍泉界城、城兵五千拒之、京軍分兵自四面攻之、畠山基國等自北、細川滿元、赤松義則等自南、京極高詮等自東、淡路戰艦自西、先是義弘令杉九郎守森口城、拒今川氏、結城氏、又令杉備中守鵙山、至此皆召還之、一合諸部、自指揮力戰、基國先以二十餘騎攻入北戶、城兵雨射、殺傷數百人、畠山家令遊佐國長被創不退、基國滿家自馳救之、主客大戰數

伊勢國司源顯泰子滿泰戰死

田、自卯至戌、山名時熙等率氏族五百餘騎代基國戰、義弘以二百餘騎出擊之、時熙殆危、伊勢國司源顯泰、其子滿泰率兵援時熙、而滿泰戰死、其部兵馳告顯泰、顯泰曰、愛子也、好子也、不死則何可成功哉、不顧而彌進、細川赤松攻南戶、佐佐木六角滿高京極高詮攻東戶、持盛拒之、終日相當、及夜半、諸軍戰疲各退本屯、骸積如山、○十二月丁酉朔、京軍各圍泉界城、或相持或相挑戰、有勝負、

土岐詮直応義弘挙兵于美濃土岐頼益撃之池田死之

土岐詮直應義弘、擧兵于美濃、池田氏附之、土岐賴益自和泉引兵歸、擊之、池田戰死、詮直退攝州長森城、賴益報捷於道

山名時清応義弘挙兵于丹波大舘氏等迎撃之

義、山名氏清子宮田時清擧兵于丹波應義弘而欲入洛、大舘氏等以荻野氏爲先陣邀之大戰、京兵上野氏、遠州人奈古屋氏、勝間田氏奮戰得首級而破時清人馬疲罷歸丹波、

京極五郎挙兵応義弘三井寺衆徒應之者多

京極五郎擧兵應義弘自近江欲入京而出于森山、三井寺衆徒等徵努多、橋待之、五郎不得進、京極高詮自和泉引兵歸擊之、五郎欲與土岐詮直合而赴美濃、岳井民人蜂起圍擊五郎、五郎大敗、幾免不知所之、道義寄手書於信濃小笠原長秀曰、先日告卿可與京極高詮同赴近江而泉界軍強宜向泉界與管領基國相議以爲之繼援

杉備中奮戰而死

丁巳、京軍揚大烽依烈風縱火於泉界而四面競攻之、火飛城樓半倒、義弘猶勵拒之、杉備中謂今日我大夫可戰死、我先之、乃當山名陣縱横馳驅斬首十餘級、聞義弘既被創而入敵陣、又得三級傷五人而死、富田氏來告義弘曰、諸士大半戰亡、杉備中既死、事已危、乘船逍去、以謀再擧、義弘曰、事至此者天之亡我也、我無渡鳥江而可謝江東父老、唯快戰而死耳、乃進奮戰所當無前、

義弘与斯波義重格鬪

斯波義重與其叔父義種望見曰、彼非義弘乎、乃麾其兵擊之、義弘率二十餘人相戰、甲斐氏兄弟斯波家令與義弘接刄突其口鼻義

義弘与島山満家大戰森氏援義弘死之

弘猶不撓屈、時野上氏、陶山氏來扶義弘、擊追者而退、有一降卒到基國陣、告義弘所在、滿家喜率二百餘騎急擊之、義弘以三十騎拒之、後陣石見國兵二百餘騎俄降基國、義弘大怒、單身追之、降兵狼狽而支、義弘猶進欲斬滿家、滿家亦進兵殊死戰、義弘兵或戰死、或被創、唯森氏相從不離左右、敵來則拒之、義弘亦見森氏危則自救之、少焉森氏馳出、義弘援其手共進戰、森氏斬首三級而死、義弘猶力戰、其心欲近滿家手刄之、滿家亦欲得其首、義弘精力漸盡且被重創、自揚聲大言曰、我是天下無雙勇將、大内

義弘戰死
杉豊後突基国陣而死
義弘嗣子持盛降
楠氏・菊池肥前等爲義弘軍敗出城去

左京權大夫義弘入道有槩也義弘往年剃髮改名稱有槩何斬
我不獻首於幕府哉。遂入滿家陣戰死。滿家獻其首
於八幡陣營。杉豊後聞義弘死、馳入基國陣而奮戰
斬首若干而死。細川滿元、赤松義則急攻南戸・嚴島
神主守此戰屈而降。持盛猶守東戸拒之。一色詮範
今川泰範及杉生圓明等攻擊死傷互多。持盛聞義
弘既死而欲自殺。平井氏曰、不可也。先考若起義戰
而死則郎君欲生亦臣勸其死。忘恩誅叛、其死自取
之。然前忠可以贖罪。不如乞降以全家也。自脫持盛
冑而擁之降。服殘兵皆從之。此役楠氏族亦屬義弘

至此見持盛降而曰、昨日爲敵、今日降我、恥之。乃與
其徒二百餘人指和州而去。菊池肥前亦屬義弘、在
城及軍敗而不死不降、亡跡而去。樓櫓悉燒、餘焰延
及永界人家一萬餘字悉焦土。道義自八幡歸北山
諸軍凱旋。以紀伊國賜畠山滿家、其餘賞諸將有差
畠山徃者領河内、今又得紀州。且山城大和攝津亦
有食邑數萬石。家族強大也。道義赦持盛、領周防長
門豊前如故。按多多良家譜、義弘死後、其弟盛見攝國事。既而讓持盛。持盛亦讓其弟持世。
持世猶幼、家臣鷲頭八專國而奪國。盛見起兵討鷲頭而平之。然以持世猶少、盛見遂継大内家。盛見有
子、自謂我子長則與持世爭國乎。一日自抱其子徃細河邊、佯爲誤落者而沈其子於水中、就其屍之流

應永七年
源滿兼謀叛、上杉憲定忠諫
滿兼奉幣三島社謝其罪

止殿、建寺號妙法。然後悉以國事附持世。持世養持盛子教弘爲繼嗣。讓征夷大將軍源
義持以下野國足利莊附與鎌倉滿兼。
庚辰七年。三月丙寅朔。庚午、源滿兼聞義弘戰死、退
武府陣歸鎌倉。然猶有圖京之志。上杉憲定諫之、不
聽。○五月乙丑朔。己丑、上杉安房守憲定患滿兼不
聽己諫、託詣三島社而去鎌倉、徑奔上野國。○六月
乙未朔。戊戌、滿兼悔過、令其次男持仲赴上州迎上
杉憲定。憲定歸鎌倉。滿兼圖京之心至此而止。己酉
滿兼奉幣三島社、納願書、其趣謂、滿兼誤以小量欲
起大軍。然輔佐者切諫而止。今思運命之通塞、須由

宇都宮氏公等作亂
詮持、家兼孫、貞持子
今川了俊亦滿兼所

冥助之淺深。若違冥慮者、爭達微望。若有神助者、自
開福運。非人力之所可求。故從彼諫以飜異志。因改
其過而謝其罪。敬白之。且祈都鄙無事家門久榮。
所謂輔佐者、上杉憲定也。按此時上杉禪助猶爲管領。蓋與憲定爲兩管領乎。然諫滿兼者、唯憲定而已。則禪助與滿兼同志乎。○秋九月癸亥朔。辛未、宇都宮氏廣、其
子氏公及島氏等蜂起奥州、謀作亂。斯波左京大夫
詮持或作持詮撃平之、送其首於鎌倉。是年、今川了俊致
仕。初、道義信大内義弘讒、罷了俊鎭西探題。了俊閑
居京師。及滿兼圖京、遣書於了俊、勸其相應。了俊呈
其書於道義、旌無貳心。既而義弘叛。於是道義謂了俊

寄之歌書
手道跡

今川了俊
以滿兼故
被疏義持

曰我曾疑卿在鎮西有私不意卿無他而義弘叛今我爲卿恥之然遇了俊猶跡且疑其黨鎌倉而令了俊復赴鎮西諭曰宜盡忠義而無再任探題之命了俊謂倉卒而西則恐爲遷謫之身乃固辭乞致仕而赴遠江國寓其子（子或作弟）仲秋領地而竊謂京都鎌倉共是同宗連枝也彼此何擇焉唯就行善政之人而寄身耳時聞京軍向遠州了俊乃東入藤澤道場蟄居謂身既投老避讒責於子孫等則京鎌倉之間無哀憐則幸甚少焉都鄙和睦上杉憲定密諭了俊曰藤澤近鎌倉京都若疑足下勸滿兼叛則恐復生鬪

了俊著難
太平記及
和歌言塵
抄又作九
州合戰記

墻之變乎不如歸遠州了俊乃去藤澤歸遠州未幾鎌倉使來曰了俊若得罪於京都則鎌倉亦可討之了俊危懼殊甚道義召了俊曰入洛則宥其罪了俊又入洛道義遇之彌疎且罷仲秋遠江守護職令其從兄泰範所領駿河遠江兩國了俊欝陶見玄惠大平記考其異同訂其訛謬號難太平記其初述足利先祖由來中陳尊氏直義與家末記己功勞而嘆其沉淪以刺道義驕慢無道也了俊少好倭歌師冷泉中納言藤爲秀受其秘奥又受連歌於二條攝政良基而得其許可後圓融帝賜御製褒了俊達倭歌時

應永八年

源道義遣
大明國書

人謂文武兼備之人也暇日撰倭歌言塵抄行于世又作九州合戰記併其餘所著而不傳矣其後賜遠州堀越莊退休而作遺訓示子孫號今川草子經年而卒葬於見付海藏寺其子孫移居駿河瀬名（按難太平記應永九年二月所作也然了俊卒年未詳故併記於此以終了俊之事）

辛巳八年三月庚寅朔甲午道義陞相國寺爲天下第一刹住持中諦謝恩上堂說法道義臨席（中諦號觀中阿州人日奉氏子也入京爲夢窓弟子屬文工詩所著有碧岩抄三體詩抄等晩年應細川滿元招而歸阿州住補陀寺）

○五月己丑朔辛丑道義初遣進貢船於大明國其書曰日本國准三后源道義上書大明皇帝

遣明使僧
肥富祖阿
中正發船

中正号仲

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道義幸秉國鈞海内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冨副祖阿通好獻貢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參議菅秀長草之前宮内卿藤行俊清書之（行俊者行尹孫行忠子出自行成累世能書所謂世尊寺家流也）

○八月丁巳朔辛酉發遣明船肥冨爲信使祖阿副之中正藏主從焉初中正師曇仲後遊絶海之門能作詩最精書法爲當時第一真草兼備自成一家永

僧中正書永樂通宝錢文

応永九年

其書者、戸外常満矣、凡佛廬官舎殿榜柱題、盡出於其手、道義聞其名、徴而見之、至此應撰南遊、明年到大明、及永樂紀元、而明帝以其善於筆札、命之書永樂通寳四字、鑄之銅錢、且書相國兼天禅寺六字、鏤之法被、以贈我國云云、中正歴仕義持義教、而至義政、時猶存、絶口不言出世、両字義政命之為、而堂辭而不就、時歳七十九、（一書曰、相国寺置蔭京軒、自中正蔵主始、蔭京者鹿苑之副、而預僧録司之事者也）

是年、當明建文三年、憲章録曰、九月倭寇浙東、

壬午、九年、三月、甲申朔、辛卯、僧周崇住相國寺、（崇者夢窓法孫、黙翁妙識弟子也、號大岳、又號全愚道人、幼而博學、洛中所在之書、悉周覧之、歳十九而註東坡詩集、號翰苑遺芳）

僧周崇著翰苑遺芳

上杉氏憲討伊達政宗

前左大臣源善成甍　嘗作源氏物語抄

癸卯、源満貞在鎌倉、遣上杉氏憲於奥州、討伊達政宗、圍赤館城、政宗世住伊達、且併領長井荘、違満貞令、故氏憲率兵攻之、氏憲者、管領禅助子也、

○九月、辛巳朔、癸未、前左大臣従一位源善成甍、年七十七、善成者、順徳帝曽孫、義統親王孫、（號四辻宮）尊雅王子也、善成賜源姓、列人臣、以至台司、致仕剃髪、號常勝、善成博識最長倭歌、嘗作源氏物語抄、號河海、多援舊記、便於考證、世號松巌寺大臣、乙酉、道義迎接大明使僧道彝一如、於北山殿、儀仗甚盛、彝等執

明主賜源道義詔書

詔、捧明帝書、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王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帝天下、同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千百計、苟非戻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懐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為國敵

大明使僧道彝詩序

愾、非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統暦、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懐、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於江東、於海外國、惟王為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逋逃、毋縦姦宄、俾天下以日本為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懐、是日道義令武士警衛街衢、北山拝禮畢、後道彝一如到相國寺、訪中津於鹿苑院、津呈往年太祖所賜御製和章、彝和之、并序、曰、鹿苑絶海和尚曩遊中華、阜錫于龍河、時當大明

道彜賦詩、中津和韻

上杉氏憲陷赤館城

洪武九年之春也、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樓、顧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勅令賦詩、欣蒙賜和、未幾東還、寳藏珍襲積有年矣、壬午秋余使日本國、一見萬年山中津、以舊遊為懷、數相詢憫、一日捧示御製詩軸、幸獲欽覧、既而徵次嚴韻、執筆未敢固辭、弗容謹拜頓首、書其末云、採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木苗肥、老禪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中津和曰、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賦詩召入金鑾殿、携得天香滿袖歸、丁酉、上杉氏憲陷赤館城、伊達政宗乞和而降、

応永十年

源道義上明主書

癸未十年、二月、大明使僧道彜一如歸國、道義上表於明帝曰、日本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此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萬斤、馬腦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副、槍一千柄、太刀一佰把、鎧一領、匣硯一面、并匣扇一佰把、爲此謹具表聞、按此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令圭密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訢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壯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建文帝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天倫一菴為前帝使、纔入國耳、不得返命、於是堅中號賀新生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為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

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別存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抛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識者、若國王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為利國、故竊通書信、大抵以

鎌倉滿兼捕脇屋義隆殺之
絶海蕉堅稿傳大明、因在斯時、僧道衍作之序

僧爲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傳稱道義掌握國權蔑視朝廷而文字之事亦不欲倩朝廷儒家故異域贈答書簡令叢林禪徒作之自是禪徒專以詩文爲業而秀達者不少爾来朝廷文學弥衰）〇三月、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初詣石清水八
幡宮。〇夏四月、鎌倉滿兼聞脇屋義治子義隆（号新田相模守）
匿在相模木賀氏家、遣安藤氏捕諸底倉殺之。
是年、當明成祖（又号太祖）永樂元年。絶海蕉堅稿斯時傳
大明、僧道衍作之序曰、詩之去道不遠也。蓋其繫風
俗、關教化、與亡治亂、足以有徵、勸善懲惡、足以有誡。
故閭巷思婦之賦、田野小子之作、其言出於性情之
正者、而孔子亦取焉。况夫郊廟朝廷會盟燕享贊頌

功德、被之於絲歌、奏之於金石者哉。以斯論之、詩者、
其可以末技少之而已耶。故漢魏六朝之下、至唐宋
大夫士之尚於詩者、特盛然有一以風雲月露之吟、
華竹五園之詠、留連光景、取快於一時、无補於世敎。
是亦玩物之一端也。吾浮圖氏之於詩、尚之者猶衆。
晉之湯休、唐之靈徹・皎然、道標・齊己、宋之惠懃・道潛、
皆尚之而善鳴者也。然其處山林草澤之間、烟霞泉
石之上、幽閑夷曠、以道樂、故其言也、出乎性情之正、
而不墜於庸俗。誦之使人清耳目、而暢心志也。蓋亦
可美矣。日本絶海禪師、於詩亦善鳴者也。自壯歳挾

囊乘舶、泛滄溟、來中國、客于杭之千歳嵒、依全室翁
以求道、暇則講乎詩文。故禪師得詩之體裁、清婉峭
雅、出於性情之正、雖晉唐休徹之輩、亦弗能過之也。
禪師平生所爲詩、凡若干篇、其徒等閑裒爲一帙、題
曰蕉堅藁、來求余序。其卷首、余謂、禪師三住名刹、據
大座、以直指之道、開示學者、望重於海内。禪師之昧
於詩、猶土苴耳。况夫以蕉堅擬之矣。肯沈泥於吟詠
者哉。無非游戲三昧而已也。噫、爲禪師之後有尚於
詩者、當以禪師爲法、愼毋効留連光景取快於一時、
則去道遠矣。去道遠矣、無非玩物喪志、亦何益之有。

天竺寺如蘭作蕉堅集跋

哉。故余序于篇端、使學者觀之。蓋亦有所警焉。永樂
元年、倉龍癸未十一月、既望、僧錄司左善世道衍序。
（按衍者成祖舊知之僧長髮号姚廣孝預攻務）也。天竺寺如蘭作跋曰、余聞
蒲室以文章振世、其所傳皆以文字禪、廣第一義、至
於廣智、一變山林蔬筍之氣、而爲館閣。其學之首、遍
逮寰宇。及全室則遭遇明時、其道愈顯、眞教門之木
鐸也。今觀蕉堅集、廼知絶海得益於全室爲多。其遊
於中州也、觀山川之壯麗、人物之繁盛、登高俯深、感
今懷古、及與碩師唱和、一寓於詩。雖吾中州之士、老
於文學者、不是過也。且無日東語言氣習、而深得全

応永十一年

室之所傳也、信矣其跡語絶類蒲室之體製、其文縝密簡淨、尤得一家之所傳、誠爲海東之魁、想无出其右者、況其自叙曰、時逢山水奇勝之處、披衣散策而陶冶於猿鳥雲樹之趣、悠然如遊乎物化之元、此皆樂道之至言、豈可與詩人留連光景、玩物喪志比擬哉、蘭也嘗與全室往來乎錢塘金陵之都會、相知頗久、若宿契然、今觀絶海之著作、則舊遊風景、俱在目前、其徒等聞上人又爲之請、輙贅語於卷末云、（續傳燈錄曰、北澗居簡号蕺室、笑隱大訢号曰竇智云云、全室乃是季潭宗泐也、絶海在明師全室、）

甲申、十一年、五月、大明使入京、（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泊海）告新帝

明成祖帝告即位之書

成祖即位、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仁、昔者虞德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主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

最上寺了庵寂

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此回簡不傳）○九月、源滿兼命管領上杉禪助、禁江戸氏蒲田氏、掠下總國慈恩寺領、初氏滿以武藏國六郷、保内、大森、永富、寄附慈恩寺、江戸蒲田等押領之、是年琉球舟漂來武藏六浦、（六浦即金澤也、）相模國最上寺了庵寂、（最上寺者曹洞宗顯於關東）

是年、當明永樂二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四月十八日、倭船一十八隻、寇攻穿山所、復應招來貢、又曰、是年太宗文皇帝命太監鄭和等兵船十萬征四夷諸番、招撫入朝、日本先百蕃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人二十餘名、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於鄞手界鄉蕭

応永十二年　源義持到天龍寺見僧明志問禪

皐突築竈、令一人執炊、一人上甑盡行蒸殺、使歸勸奬甚隆、給與勘合百通、以次爲序、定爲十年一貢、正副使等人毋過二百、如或定限過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違例越貢、並以寇論、從信錄曰、日本人屢寇海濱郡縣、是旺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位、賜日本主冠服之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通、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薛氏考略與從信錄互有同異、故併載於此）

乙酉、十二年、是春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到天龍寺雲

大明使趙居任來與詔書於源道義

居庵見僧明應問禪且請書顯山二字應作偈獻之顯山義持道號也○五月大明使趙居任來道義延見於北山殿贈王者冠服於道義且有勅諭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修德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爲可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無窮之令名故勅按從信録以趙居任來爲永樂二年之事善隣国寶記以此勅書爲永樂二年十二月二日之事而書中曰使臣回則先是道義所遣使僧帰朝居任同船而來着乎一書曰今年五月朔大明使來乃知去年臘月岸海至此來京師者也○九月鎌倉管領上杉朝宗入道禪助辭

細川滿之卒賴元弟也

細川家稱屋形號

職○冬十月癸亥朔庚午滿兼以上杉安房守憲定爲管領○十二月癸亥朔丁丑前阿波守細川滿之卒賴元既繼賴之家在京任管領職其部屬稱之曰上屋形賴元卒滿元繼而爲嫡家賴元弟詮春詮春子義之在阿波國稱之曰下屋形滿之雖爲末弟暫任阿波守而退義之又移任讃岐守而退滿之子持常代任讃岐守凡賴春賴之以來爲南海四國總管故其子孫相代任國守然在庶流稱屋形者詮春一流耳屋形者其居所之頭稱也不得武將恩許則不能稱之是年斯波右衛佐義重代畠山基國爲管領職其父從四位上左衛門

大友親世与菊池累年爭戰終亡菊池爲九州探題

督義將預聽軍國重事義將三居管領職而義重又居職由是斯波家威權大振按義重任右兵衛佐故初有武衛号家譜曰義重初名義教准道義養子又按細川滿元畠山滿家共賜義滿諱下字唯斯波家皆賜諱上字自是世々遂為例義將義重共以勘解由小路為家号就其居所在之地稱之也頃年大友親世破菊池氏軍振威於鎭西親世與菊池戰爭累年菊池勢强大友屢敗親世謂彼據險守之我攻之故不利誘致彼而擊之則必勝乎既而親世稱病經日佯死部屬等乃行葬而修佛事國人亦不知其爲僞也於是親世剃髮改名祖高而擇鋭士百餘人佯爲修驗者潜分之巡視肥後國中菊池悦親世死而懈於

武備日夜以遊宴爲事修驗者等處處縱火菊池驚而出城拒之親世豫與修驗者約期潜兵到菊池城下見其俄出而襲擊大破之菊池戰死親世乘機略肥後國九州二島長其威風悉屬麾下勅以親世爲九州探題職子孫相續任職大友家記曰親世左近將監能直八代孫也能直生親秀親秀生賴泰賴泰生親言及貞親貞親生貞宗貞宗生氏泰氏泰生氏時氏時生氏繼及親世親世幼而有大志自稱我股有七十二黑子我長則可号高祖氏時奇之氏繼早世親世繼家按源氏系圖斯波滿賴其子義俊爲鎭西探題蓋其今川了俊罷職之後道義令滿賴義俊任探題若也然則親世任探題乃在義俊之後乎大友記闕其年月則彼此先後不能校讎唯以氏時當義詮時故暫載於此彼家記不言道義命之而稱請朝廷任探題則其事實可疑焉或其菊池先是爲了俊義弘被破而勢減

應永十三年
源道義招諸老禪於福祿壽星
明主冊源道義封國王

或據城守之、或乞降、屬義弘、既而了俊被黜、義弘叛死、滿頼義俊勢蔵不振、親世卿振武威以興家者乎、如以号探題、則後世子孫以私為之而追称親世得勅許為探題、而為其家之榮者乎、
是年、當明永樂三年、明政統宗曰、四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酋者酋長之酋、蓋指道義也、
丙戌、十三年、春正月、源道義招諸老禪於北山殿、以福祿壽星像授周伸、其餘所授有差、僧録司周崇作詩賀伸賜壽星像、其後人人寫其像流傳于世、
是年、當明永樂四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命僉都御史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使日本、賜金印錦誥冊、封國王及詔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御製勒石、按壽安鎮國不詳指何山、

壽安鎮國山
明主勅諭源道義書

或以為富士山、或以為北叡山、若其為道義所請、則萬年山乎、未可知焉、善隣國寶記載今年正月十六日、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德、順物之情、以為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内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生、即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欵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懿、賦性聰明、德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迩之間、非惟朕心所悦、實乃天心所鑑、庸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此歲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寔能恭順上天、下福爾土、真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届、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為禎夢、朕皇考示夢於王、即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之監臨、即天之鑒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濵、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檝、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

應永十四年
右大將源義持兼馬

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如王者、朕心喜悃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刼掠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先照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德、以副朕懷、按此書不見中華書、然與從信録所載其事併見、可以相表裏、
丁亥、十四年、春正月、右大將源義持兼馬寮御監、正三位藤宗氏、藤實富、藤公敦、皆叙從三位、從三位源

東御監

明主勅諭源道義之書

俊康、藤滿數、藤隆直、藤宜俊、藤敎冬、皆叙正三位。○五月、明使浮海、明帝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冦攘災沴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鼈飛走蠕動蚑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々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卹生靈、惟王資性温淳、敦厚周慎、惠和膚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己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無違、昔者海冦擴竊、肆虐邊隅、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

王殄滅之、以除蟊蠹、王即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殲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鏑猝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以懷、畏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鳥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悃、哀情溢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悅、嘉歎不已、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居民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雞豚狗彘、舉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顧懷、良切于中、夫治天

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災除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熙皞、功莫大焉、則天心悅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々孫々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修身體國、樂善不倦、昭令德於東島、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祿、永々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寵賚、用致朕嘉奬之意、王懋齊隆替、眷體朕至懷、故諭、此書不詳其來達在何時。○六月、甲辰、道義開相國寺山

鎌倉府災

応永十五年

将軍道義少子義嗣聽童殿上

門閣。○八月、鎌倉滿兼府災、移居肉戶氏宅、令上杉氏憲作新第、頃年洛人專好連歌、小倉法皇及其舊臣共得秀逸之名。

戊子、十五年、二月、庚辰朔、丙午、道義少子義嗣聽童殿上、道義有七男、長子義持既居室町幕府、其餘爲僧、義圓入青蓮院室、法尊爲仁和寺御室、空助弟子、非皇子而領仁和寺御室者、光明峯寺關白道家子法助之外、唯法尊而已、義昭入大覺寺室、永隆爲相國寺僧、義嗣亦有梶井入室之約、然其母寵於道義、故以其弟義承代之、而愛義嗣超諸子、殆有奪嫡之兆、俗傳、義嗣母者、某人之妻也、道義殺其夫奪之、甚寵之、生義嗣、先是義

道義催行幸北山第

北山行幸儀式

義持雖居職、然政務悉決於道義、及義嗣被愛、道義
而欲世尊之、巨若公義持及武臣等不安心
催行幸北山第、以來月八日為期、豫造新殿、其儀制
嚴重也、(謂之儲御所)其事既定、道義諭義持曰、北山在洛
外、鳳駕臨幸之間、汝其警衛王城、其心專令義嗣掌
行幸之事、示其顯榮於上下也○三月丁巳、關白藤
經嗣早參朝、召職事奉行催行幸之事、左大將藤公
俊為上卿、公卿雲客悉聚、六衛府皆帶弓箭、勅大炊
御門中納言藤宗氏、四條參議藤隆直、及左少辨藤
清房為留守、既而御南殿、關白把御裾、勾當內侍紀
伊內侍捧劔璽、陰陽頭賀茂在方候、及閑而後御鳳

輦、德大寺左大將藤公俊、西園寺大納言藤實永、三
條大納言藤公宣、洞院大納言藤實信、花山院大納
言藤忠定、日野大納言藤資藤、權中納言藤兼宣、今
出川中納言藤實富、北畠中納言源俊恭、勸修寺中
納言藤經豐、四條參議藤隆直、中山參議藤滿親、五
條參議藤公雅、今小路參議藤滿冬、撿非違使別當
藤豐房、各著深裝束、(所謂日晴)一騎馬先行、其次少納言
菅長方、成田左中辨藤家俊、其次左右次將十一人、
次衛門兵衛、次職事五人、陰陽頭賀茂在方等守次
而進、其餘扈從於鳳輦後、武士等護街路、男女構閣

道義北山第供張

奉拜之、關白先往北山奉待焉、大納言藤資藤、權中
納言藤為尹、及左大辨藤豐光、內藏頭藤教興、藤資
高、右大辨藤隆光、左中將藤雅清、候儲御所、其寢殿
南七間、垂母屋簾、卷廂簾、階間修理職儲御輿寄、掃
部寮敷筵道、中門南腋儲御輿宿、南庭儲左右樂屋、
又構臺盤所、掛河圖洛書、(以深納綴造之、龍馬勢瀧、一書曰、新造殿八棟之制、每棟造金鯱、而西北庭並稚櫻花、其間鋪五色沙而散金銀之花、凡殿宇以中華材造之、以金銀瑠璃珊瑚琥珀雜飾之、而設錦茵以為御座、其四隅張金車綱、薰銀爐、其餘便殿及官女局閣等悉盡華美)
駕既到北山、道義著香深法服、掛金襴袈裟、把水晶
念珠立四足門、義嗣著鮮服在其側、藤資藤等從焉、

關白亦來此奉待焉、車駕到四足門、神祇官獻大麻、
諸卿入門列立、伶人發部聲、道義奉迎蹲踞、詔關白
曰、到中門則可下、道義聞之、畏而固辭、故到南階
而下駕、左大將公俊發警蹕、諸將應之、玉趾登階而
立、關白把裾、劔璽從焉、道義奉導入寢殿、日既暮矣、
公卿暫休此間、改飾殿內、鋪繧繝緣疊、而加錦茵為
御座、其簀子設道義義嗣及公卿座、入夜帝御寢殿、
關白候簾中、道義義嗣及公卿著座、中山參議藤滿
親獻衝重、且配道義等、前雲客等勤之、其後左大將
公俊獻御膳、(以紫檀造之、以螺鈿飾之、懸盤六脚)於是參議捧御盃、公

俊把而獻之、參議捧銚子、公俊把之、進盛酒於御盃、帝目義嗣、殊注酒於天盃、以賜義嗣、義嗣進而拜戴而退、藏人頭藤宗量把土器而出、義嗣移天盃酒於土器、返天盃於宗量、而飲御酒、此時諸卿皆下庭、關白亦起座、義嗣降階、向御前舞蹈、而升階、復初座、把土器飲酒、藏人藤家俊把銚子、義嗣盃傳關白、而諸卿逐次飲御瀝而退、帝入便殿、道義獻破子、或飾蓬萊山、或刻松鶴島龜、而內宴夜闌、癸亥、御覽童舞、豫命南都一乘院大乘院、召左右舞童、及期帝御寢殿、關白及公卿皆集會、道義義嗣座簀子、內藏頭藤教

興、右中將藤經良、爲左右樂行事、既而左右舞童參入、（一乘院童爲左、大乘院童爲右、）南都僧徒千人、（左右各五百人、）裹頭吹螺貝、護從而群居中門、舞童入樂屋、振拌如例、左奏萬歲樂、右奏地久、次左青海波、舞童二人出、左右兩部共從之、雲客加垣代、大輪小輪平立等皆如例、（雲客十四人、童子二十人爲垣代、共是道義并諸門跡侍童也、各着鮮服華美、）少將藤教豐次笙、侍從藤兼英吹篳篥、少將藤教高吹笛、（謂之吹度、）右馬頭藤孝長掛琵琶、（非達藝則不能掛之、時人皆以爲奇觀、）唱詠舞畢、次右古鳥蘇、次左賀殿、殘樂、天皇御笙、治部卿藤教遠笛、參議藤滿冬篳篥、伏見榮仁親王琵琶、栂尾法親

王義仁、中將藤實秀、少將藤季俊、侍從藤季保、及簾中官女二人、共彈箏、次右長保樂殘樂、從三位源信俊笛、兵部卿藤兼邦篳篥、右大臣藤公行琵琶、（事同賀殿、）次左太平樂殘樂、天皇御箏、義嗣笙、藤教遠笛、藤兼邦篳篥、榮仁親王琵琶、其餘同前、次右柏拌、次左陵王、龜石童舞之、義嗣進到簾下、把御衣降階半而召龜石童、纏頭、童奏一曲而退、次右落蹲花若永王兩童舞之、右大臣公行把御衣授兩童、如前、於是舞樂畢、而天皇入便殿、今夜道義獻破子、假造陵王落蹲童形、立於其上、（榮仁親王頃間爲道義被疏、閑居嵯峨、既雖落飾、以琵琶殊招之、構別

道義陳設諸將家藏珍器而供御覽

座於御簾之側、義仁法親王以能彈箏、故與榮仁同席、山科中納言藤教言、藤教言入道、雖致仕之身、以爲先達名工、故被召、將子孫九人扶而來會、）甲子、道義奏請移御座於高閣、御覽園花、而陳設諸將家藏寄物珍品於床頭、其武器則飲見、甲冑、（自義家傳至道義云、）篠作力、（道義家藏、）縕切劍、龍尾刀、（佐佐木家共傳之、）清丸劍、（畠山家傳之、）虎骨劍、（一色家傳之、）青海劍、（傳稱平教經所帶、）小長刀、（銀工宗近作之、義經妾靜所持、）玩器則月岡石、（細川家藏、）士峰石、（佐佐木滿高所藏、）雲山壺、（畠山家藏、）等各載金盆、帝殊愛士峰石、染宸筆曰、扶桑至寶士峰石、人間奇觀甚如之、侍臣亦和奉之、（俗傳、自是盆石之玩盛于世、）入夜行幸崇賢門院、道義獻破子數品、且催猿樂之戲、縱觀者滿

僧周麟記文、依觀世信光之需作之

音樂興起濫觴

庭如堵、僧周麟記曰、推古女主之時、豐聰太子監國、祭祀天地神祇、以布安國利民之政、因作六十六番之面、命秦河勝弄假貌眞、遂於橘内裡紫宸殿前令作此伎、太子以爲其神樂、折神字名之、曰申樂、説文云、申亦神也、太歲在申、以猿配之、故後世稱之曰猿樂、至村上天皇、命河勝遠孫秦氏安重興此伎、又有紀氏某、爲氏安女弟之壻、故二人共倶起之、氏安二十九世之孫、號金春、住大和國、家傳河勝鬼面、又伊賀國服部氏有男、依春日神託、移和州、掌申樂、更其姓氏、號結崎、嘗稱長谷寺佛之告、而名觀世、和州有

猿樂四座、曰外山（號保生座）、曰結崎（號觀世座）、曰坂戸（號金剛座）、曰圓滿井（號金春座）、共奉春日神事、又河内有新座、丹波有本座、攝津有法成寺、此三座奉賀茂住吉神事、伊勢有和屋、勝田、主同、此三座奉太神宮神事云、結崎有好男、所謂世阿彌者也、鹿苑相公愛幸之、世阿年八十一、至普廣相公之時、其伎朝野稱焉、世阿弟曰四郎太夫、其子曰音阿、世阿之伎至音阿而太興、以故繼世阿之後、云世阿歲十五未冠、後花園帝召之上殿、御手賜扇、時慈照相公侍前、加手以拜其賜、世阿多子、其長子傳其伎、第七男信光、以擊皷鳴世、所謂

三船御遊

御題池臺花照宴

關白經嗣詩

入道祐高詩

藤兼宣詩

藤經豐詩

觀世小次郎也、己巳、道義催三船御遊、關白經嗣、坊城一位藤俊任、入道祐高、權中納言藤兼宣、藤經豐、式部大輔菅秀長、參議藤豐房、少納言菅長方、右中辨藤家俊、左兵衛佐藤俊長、大内記菅長頼、右兵衛權佐藤時房乘詩船、以池臺花照宴爲題、各押春字、經嗣詩曰、池上樓臺宸宴新、花移玉座喜津津、千紅萬紫皆榮色、駐得天顏不老春、祐高詩曰、歌臺影水玉池新、花擁千官絃管頻、龍鷁忽浮天樂處、恩光餘看霧中春、兼宣詩曰、池移大液水無塵、佳境風流可萬春、宸宴初開臺閣上、花明玉座德馨新、經豐詩曰、

菅秀長詩

藤豐房詩

菅長方詩

藤家俊詩

藤俊長詩

菅長頼詩

花擁高臺御宴新、混同四海一池春、方舟雅頌得其所、頻奏德音樂兆民、秀長詩曰、玉樹遶臺花照人、天臨海鏡寵光新、任他積翠池邊景、日月長留仙城春、豐房詩曰、池上賞花陪御宴、臺前迎月照朝紳、彩龍載曲笙歌沸、正是蓬瀛不老春、長方詩曰、仙臺池上瑞光新、波暖風和花發辰、宸宴熙然多盛事、方舟遊奏太平春、家俊詩曰、日日宸遊開宴新、百花榮色太平辰、臺池水暖恩波潤、寫得瀛洲蓬島春、俊長詩曰、池上玉臺相映新、花明御宴照芳辰、彩舟載得太平曲、初見蓬萊萬歲春、長頼詩曰、層臺綵閣映池新、花

藤時房詩

照宸遊際會辰、此地更移仙境景、管絃高奏萬年春、時房詩曰、觀臺始見開天闕、池景移來三島春、花吐德香明玉座、聖遊從是萬年新、倭歌船則前太政大臣藤實冬入道常忠、右大臣藤公行、内大臣藤滿基、左大將藤公俊、權大納言藤重光、藤忠定、藤資藤、中納言入道宗雅、權中納言藤實尹、前參議藤永行、入道常永、左大辨藤豐光、藏人頭藤宗量、左中將藤雅清等也、以池邊鶴為題、管絃船則御笙、道義、義嗣、權大納言藤忠定、内藏頭藤敎興、右中將源經良、少將藤敎豊共吹之、箏篥則兵部卿藤兼邦、笛則治部卿

北山連歌御遊道義唱首句御製賡之

藤敎遠、少將藤敎高、琵琶則右大臣藤公行、箏則義仁親王也、伶工豊原定秋在中島擊大鼓、庚午、北山再催連歌御遊、道義唱首句、謂千代期花行幸、初御製賡曰、傍松櫻花春無限、其次義嗣、藤滿基、藤季尹、入道冷泉、入道藤尹賢、藤基親、藤豐房、元喜法師、菅長賴、逐次而連之、至百句、壬申、北山倭歌會、以花契萬春為題、(權中納言藤為尹獻之)癸酉、車駕還自北山、時人皆謂、古來行幸之宴遊、未有盛於此、(一書曰、北山駐蹕之間、武臣斯波、細川、畠山等與大納言同議、道義曰、自今永以為式)○五月、己酉朔、甲寅、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從一位准三后源道義殂於北

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源道義殂

山鹿苑寺、歲五十一、號鹿苑院天山大居士、丁巳、勅使赴北山、殊贈太上天皇尊號於道義、嫡子征夷大將軍義持固辭不受之、戊午、葬道義於等持院、喪主則等持院、萬宗念誦則南禪、玉海鎖龕則壽德庵、無求掛真則壽寧院、益叟起龕則雲居庵、中山奠湯則相國寺、東啓奠茶則崇壽院在中、下火則鹿苑院大嶽、擧經則誠中、起骨則大明寺月庭也、道義在職二十六年、讓職十五年、治世總四十一年、(自應安元年至今年)賴朝以來、武將之貴、未有如此之盛、臨其終欲以天下讓義嗣、然慮諸將之不從、而不及發言、唯以北山第

源義持義嗣殆如二君

應永十六年

朝鮮國使來朝

讓義嗣、捐館之後、諸將有屬心於義嗣者、殆如二君、然前管領左衛門督斯波義將、一心翼戴義持、且其子義重為當管領、諸將憚父子威權、故義嗣不能爭、而義持入北山第、得居武將職、義重為管領如初、義將兼國柄、(義將既剃髮、號道將)○十一月、義持沙汰諸國闕所之事、且命管領斯波右兵衛督義重、賜印章於諸將、各繼其舊領、飯尾常廉奉行之、

己丑、十六年、三月、僧正良順(故關白師良子)任天台座主、(座主記謂、元德二年、曼殊院慈嚴任座主以來、至良順為貫首者四度、曼殊院乃竹内也、云云、梶井妙法院道號敝山三門跡、如曼殊院之名室、任座主者、謂之眡門跡)甲子、朝鮮國使持其國

源道義小祥忌菅秀長作願文

相書來朝〔書文不傳按朝鮮代高麗以來初通書信〕○五月、癸酉朔、戊寅、道義小祥忌、義持命僧周商〔周号大〕就于鹿苑院陞座、僧周伸就于北山陞座、又新寫法華經、召南都北嶺僧綱供養之、使菅秀長作願文〔參議中將藤實秋淨書〕曰、夫法華經者、諸教帳衿、五部輨轄、講論決擇幽微之理窟、感通稱揚、開延深妙之義門、洞達追修之善、莫軼於斯、伏惟先考禪定准三宮大相國、尊靈數萬行堅固之德、策一人扶翼之功、言現世之榮則極人位而准三宮、披積當生之善、亦崇佛法、而與大伽藍如來附屬之金言不虛、文佛不顯之諸業無恥、四夷應化而

前管領斯波道將承義持命贈答書於朝鮮

治、海外萬國依仁而集、府中惜乎僅餘五旬而遷代、傷矣、既轉四序、而値忌景、象如昨、而弗違尊顏於今而難拜、悼悵不已、嗚呼哀哉、先于陸開明之殂化兮二年、同于趙王畔之薨逝兮五月、毎聞先事彌添新悲、弟子宅心以仁、遵路以義、續家門長沐官階恩頃月有不例而獲康寧、斯時勵追善而感冥助、暗知靈睠之護、我可謂孝心之通神者云云、○六月、壬寅朔、己未、前管領斯波道將承義持命、贈答書於朝鮮執政者、曰、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復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今年三月、貴朝專使至、所贈之

物如數收之、既進達、礼意之厚、不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歳五月初大、先君即世、新主啣哀、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令將命者濡滯、加之久穀種不土、公府窘窶、賓館芻米冷僕、當是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頼之徒、泛海爲賊、且有擾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爲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構小刹、佛宇僧

源滿兼卒上杉禪助哀慕不堪避世閑居

房略備、而法寶闕焉、伏聞貴朝一大藏教鏤板流布、儻憐陋邦之乏少、賜以七千軸全備之藏、則恩其德、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恕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産、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爲國保重、不宣、〔僧周噩草之〕○秋七月、辛未朔、壬午、從四位下左兵衞督源滿兼卒於鎌倉、歳三十四、號勝光寺、〔自應永六年至此治關東十一年〕管領上杉憲定輔滿兼嫡子持氏立之爲嗣〔時歳十二号幸王〕前管領上杉禪助哀慕滿兼、送其葬、而不及歸家、避世閑居上總國

勅諡僧中津為佛智廣照國師

長柄山（時歳七十）、義持遣使於鎌倉弔之○九月庚午朔、癸未、勅諡僧中津為佛智廣照國師、賜宸翰於相國寺勝定院曰、勅尊其道、樂其德、必建稱號、以示天下後世、是古今通規、而國家盛典也、朕聞、前住相國、後住南禅絶海和尚、紹圓照之緒、承正覺之宗、德溢寰區、澤被殊域、所謂儀範佛祖、師表人天也、其諡可曰佛智廣照國師、是年、左兵衛佐斯波義淳代其父義重為管領職（按管領相代居職例也、父子相繼為管希例、蓋以義将有翼戴功、故其委任超乎二家）、

鎮西探題澁川満頼遣使於朝鮮

鎮西探題澁川満頼遣使於朝鮮（時満頼剝髮、稱道鎮、朝鮮申叔舟海東諸國紀曰、應永十六年、源道鎮遣使來朝、舊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探題、或只稱武衛、或稱九州總管領、前後所稱不一）、

明主使周全渝予道義、併呈詔書祭文

明國使周全渝來、呈予道義詔書祭文、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祇膺大命、統御萬方、體天地之仁、行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敦敬天事大之德、重保土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源道義慈惠恭和、聰明特達、持身有礼、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德昭于遠邇、自朕御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礼有加無贅、遵奉朝命、斯須不替、竭力殫心、惟恐不及、

殄冠盗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如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德之難忘、眷行易名、宜隆恤典、今特賜諡曰恭獻、於戲人以德貴、因諡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固於身、昭於上下、歿也美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先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其祭文曰、維永樂六年、歳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申午、皇帝遣内官周全渝、祭于故日本國王源道義之靈曰、惟

王慈惠温淑、聰明特達、持身有礼、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心、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于國人、賢德昭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益處職貢之礼、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須不替、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冠盗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雖大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如中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盛者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沒、訃音之至、實功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

明主賻源義持書

應永十七年

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德之著、騰於東蕃、揚於朝廷、勒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且贈書於義持曰、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爲懷、并賜勅慰問、其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喪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以絹五百匹、麻布五百匹、爲賻、按此書祭文傳達不詳其月日、故載於此、且回翰明而不傳、蓋以後年之事見之、則義持不欲與大明通信、故不及回謝乎、庚寅、十七年、六月、義持以畠山尾張守滿家、爲管領、

鎌倉侍所千葉氏殺新田貞方

我軍陷廉州殺教授王翰

應永十八年

代斯波義淳、○秋七月、丙寅朔、丁亥、鎌倉侍所千葉氏捕新田貞方於七里濱殺之、或曰貞方義宗子也、是年、當明永樂八年、廣東志曰、十二月、倭寇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翰河東人、任廉州府學教授、倭賊陷城、民皆逃匿、翰整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執之、罵不屈、遂遇害、辛卯、十八年、正月、戊寅、鎌倉管領上杉憲定辭職、既薙髮號長基、上杉同族相代執政、然憲方憲定在職之間、衆皆懷之、○二月、壬辰朔、庚子、上杉右衛門佐氏憲爲鎌倉管領、剃髮號禪秀、禪助子也、○八月、庚寅朔、

菅秀長逝、博識鳴世、其家乘曰迎陽記

佐々木高數擊飛驒國司

前管領上杉憲定入道長基卒、

僧得嵓作崇陰堂記

乙未、前參議正二位式部大輔菅秀長逝、七十四、秀長繼儒業、不隕家聲、以博識鳴世、爲圓融帝及當今二朝侍讀、其家乘曰迎陽記、○九月、己未朔、丙戌、義持使佐佐木高數、數或作貞、擊飛驒國司藤尹纜、燒小島城、○十二月、甲戌、鎌倉前管領上杉憲定入道長基卒、子安房守憲基嗣、初憲方造一堂、扁崇陰二字、至憲基時、請僧得巖作之記、其略曰、關東副帥房州藤公、以崇陰堂記夫見徵、蓋乃祖先房州天授、憲方號天授、按或作天、御居此、任鋤凶暴、恤孤寡、治法征謀、克復遺業、封內熙熙、人無異心、夫姬周之興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

教化、或舍甘棠之下、遺愛及其樹、詩人詠歌以美之、編于國風三章、是矣、相人敬慕天授之化、猶如南國之於召伯、堂扁之義擬以號焉、今房州公恢復祖業、政事悉仍舊貫、文雅殆過之、敬其人則愛其樹、況若人而處長嫡孫、行者乎、國人所以敬之愛之志、夫如何也、吾朝效李唐、制分六十餘州、以置七道、州各有刺史、各有連帥、而幅員廣大、兵馬殷富、莫如關東、天下安否、所存、建武以來、藤氏一家世任副帥、至于房州二公、教化大行、家聲益張、豈啻一道蒙福、天下特以安焉、崇陰所庇非廣且遠者耶、騷人墨客播之歌

僧龍派等題詠化松石義持怒處流
龍瞭在謫所賦詩

詠贊揚以壽其傳若予衰朽伸思荒落復奚所能雖然少壯有東行之役霸府繁雄江山勝絶目擊而心領于今耿耿弗忘然不得一登此堂暢快心目以爲它日佳招張本（上杉家譜曰憲方憲定執權之間不用干戈二十年與得巖記合然譜又曰憲定嗜酒一勺沈醉發病即日卒歲三十八）是年建仁寺詩僧龍派真玄、龍惺龍瞭龍攀器重等題詠化松石義持覽其詩卷大怒曰彼等何犯夢窓國師諱哉（石字ハ夢窓諱也）悉配流之龍瞭在謫所以人生識字憂患初爲題作絶句曰蚌割龜焦憂更憂結繩上世寄身不扁舟莫棹巴江月聞說春波學字流（一作老杜三州蘇八州何人世上不多憂夜船莫泛巴江月聞說春波學字流）

僧器重會友詩
當時叢林四絶得巖文龍派詩真玄駢儷清播講說

歷十年各赦歸寺器重會友詩曰金蘭簿上舊交朋浮蟻中間生愛憎今夜風簾官燭下十年心事釋如氷龍派住建仁寺靈泉院號江西號木蛇又號續翠又號豩庵（豩與頑同）派以詩鳴世有續翠集木蛇集（其全篇不傳）僧靈彥曰蕉雪（惟肖）既亡謂吾徒無詩然有續翠不減於蕉雪云云派作東坡詩抄號天馬玉沫又曾纂抄唐宋金元絶句千餘首號新選集以便於初學者行于世當時以得巖（號惟肖）文龍派詩真玄（號大白）駢儷清播（號心田）講說稱叢林四絶玄播共住建仁寺播亦工詩其集曰聽雨聚其駢儷曰焦尾帚玄曾呈

僧龍派編新選集弟龍攀編新編集
僧龍澤編錦繡段壽桂集續錦繡段

其所作之疏於絶海海跋曰六博之得梟百發而中鵠尤爲警絶龍惺號蟬闇又號瑞岩能詩嗜文有蟬闇集又有遺稿僧靈彥曰蟬闇詩不減於續翠云云龍瞭號九淵又號葵齋以詩顯名有遺稿器重號九鼎是亦能詩龍攀號慕哲龍派弟位止藏主是亦有詩名博看唐宋金元詩集除龍派新選所載而又聚千餘首號新編集（或曰新編集者成於蟬闇慕哲二人也）自是禪徒學詩者皆讀新選新編二集後來建仁龍澤就二集抄出爲小冊所謂錦繡段是也壽桂除錦繡段所載而自選編二集纂抄者號續錦繡段（澤號黙雲又號大隱桂號月舟又號幻雲）

我軍入明殺千戶王偉
應永十九年

是年當明永樂九年廣東志曰三月倭冦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偉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掠命副總兵指揮李珪等討之

壬辰十九年二月庚午信濃守小笠原長秀讓家於弟政康而避世先是長秀受武將之命與今川氏伊勢氏相議糺弓馬礼節以爲冊子號三義一統　冬十月癸丑朔義持以細川滿元代畠山滿家爲管領職　十二月壬子朔戊寅鎌倉滿隆（持氏叔父）造新第移居養持仲（持氏弟）爲子其勢與持氏如二君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　終

贈大臣
公俊在大
臣藤公行
右大臣藤
冬家藤実
永藤公光
藤原良内
大臣源義
持藤宗氏

藤重光逃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一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删定

稱光天皇

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帝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日野資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長、崩壽二十七、葬泉涌寺、

癸巳、應永二十年、三月、庚辰朔、壬辰、僧周靈住相國寺、靈號嚴中、妙葩弟子也、頗屬詩文、曾入明、與其講三體詩、與諸徒有異義、自称受華人之說、乙未、大納言從一位藤重光逃、以外戚之親爲院執權、且

常陸小栗氏叛鎌倉

義持祖母紀良子逝

奥州伊達松犬丸叛鎌倉

應永廿一年

依武家之姻、與其家門、號裏松、亜相、後小松上皇后豐子、資康女、大人榮子、義持夫人、共重光姊妹、◯五月、己卯朔、丙午、常陸小栗氏叛鎌倉、持氏令上杉憲基討之、◯六月、戊申朔、是月義持詣石清水、月卿雲客扈從、◯秋七月、戊寅朔、庚寅、義持祖母從一位紀良子逝、道義母、善法寺通清女、號洪恩院月海禪尼、◯十一月、奥州伊達松犬丸叛鎌倉、懸田氏應之、據大佛城、其志在欲起南朝、持氏令畠山國詮擊之、◯十二月、丙午朔、丙寅、國詮拔大佛城、松犬丸亡跡、

甲午、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正四位上曆博士賀

曆博士賀茂在方撰曆林問答

茂在方、撰曆林問答三卷、其序曰、蓋曆數也、包天地陰陽之事、故帝王之政、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至姚舜輔造紀元曆、十有三家也、但上古之曆、僅極幽明、知微妙也耳、然大唐長慶壬寅朔、新用經遂集而錄之、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星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蟲鳥獸魚之變化、稼穡採桑之時候、毫髮無差、於是世世曆經雖來朝、莫能得者、貞觀之初、大春日真野麻呂、又天德之末、吾祖司曆博士賀茂保憲、博考大成、而所獻之曆、天數不違、取傳莫不規摸然、歲歲時時、愚師野巫之僻說多、起正理錯亂矣、故今

鎌倉管領上杉禪助卒

伊勢国司源滿雅謀起兵再興南朝、関氏一黨属心

剪截煩浮之辭、採機要之說、號曰曆林問答、庶來喆補其闕焉、按、保憲以來、賀茂氏傳曆道、此時諸家雖衰微、在方有此書、其所由來猶存者可知、◯八月、辛未朔、庚辰、僧俊兼住相國寺、兼號西胤、絕海弟子、頗能詩、乙未、鎌倉前管領上杉禪助卒於上總長柄山幽居、是年伊勢國司源滿雅、慣小倉皇子不受禪而謀起兵再興南朝、乃催國中士、關氏、一黨、神氏、峯、國府、鹿伏兎等、及大和伊賀志摩舊好者、應與者不少、唯權中納言俊泰雖北畠族、傾心於武家、與滿雅絕、傳称伊勢関氏、平資盛之後也、資盛在勢州生子、曰盛国、平族亡時、賴朝赦之、報重盛之恩、盛国屬北條時政部下、盛国有二男、長子實忠賜勢州鈴鹿関、故號関氏、次男盛綱爲北條

応永廿二年
源満雅攻坂田城

恭時家、今世世相継、於内管領、所謂長嵜氏是也、元弘之後、北條氏亡、實忠六世孫、逃鎌倉、来住鈴鹿谷亀山郷、人迎之為領主、及尊氏治世、関氏属其守護部下、其族分為五流、在亀山者為嫡、其一居神戸、其一居鹿伏兎、其一居峯、総合五家、兵則五千人云云、

乙未、二十二年、三月、己亥朔、癸卯、鎌倉持氏始親政務、是春伊勢國司源満雅攻坂田城、時城主源俊恭在京、留守者不能防之、城陥、於是満雅自居阿井賀城、使弟雅俊守木造城、其子顕雅守大河内城、其餘多勢、坂内田丸秤野等諸城、遣兵士守之、関氏族守北伊勢諸城、義持乃使中納言源俊恭及土岐持益、世保康政、仁木満長往撃之、持益攻抜秤野城、俊恭

上杉禅秀援満雅、持氏軍失利

等攻木造城、雅俊防戦而殺京兵数人、然遂敗奔于坂内城、俊恭即拠木造城○夏四月、戊辰朔、壬午、義持令多田院領依旧為寺家之沙汰、壬辰、持氏叙常陸國士越幡氏采地、管領上杉禅秀諫曰、彼無罪、請宥之、持氏不聴、禅秀不平、翌日稱病蟄居、京軍合勢圍攻阿井賀城、満雅克防克戦、屢得勝利、満雅別遣兵士於岩田河雲出河、撃破京兵、多獲首級、又分遣兵士於今徳榊原八田天花寺曽原船江波瀬岩内大淀田元等諸城、共拠険要而乗夜襲刧京軍、氣屈勢蹙、由是諸將相謀遣兵護遮城中水道、城兵水乏

禅秀辞職、憲基代為、至此交悪

苦渇、満雅謀而置馬於城中、高所繋精白米、洗之宛如瀉水、京兵遥望見以為水多、因解守水之兵、於是水道如初、城兵免渇而守防益固、世人自是謂阿井賀城称白米城、以貽満雅之謀○五月丁酉朔、戊戌、上杉禅秀称病辞職、甲寅、持氏以上杉憲基為管領職、代禅秀、禅秀素無辞職之意、以持氏不聴己言而為示不平之意也、持氏與禅秀不快、故幸其辞職而許之、以憲基代焉、両管領累世争権、不睦至此交悪○秋、七月、丙申朔、丙午、義持詣吉社、鎌倉流言兵革将起、近國兵士麇至、然無実而退皈、禅秀叛心既兆、故有此変也、○八月、丙寅朔、甲戌、

日蓮党僧犯婦女被殺

上杉禅秀称病愈詣府、謁持氏而解衆疑、乙酉、洛中日蓮党僧犯婦女、其夫追打殺之、又盗入人家、主拒而殺之、僕奴党盗奪掠家財逃去、已及、義持携其夫人藤榮子詣春日社、管領細川満元等武臣従焉、廣橋大納言藤兼宣、裏松頭辨藤義資、飛鳥井中將藤雅清、山科中將藤教豊、白河中將源資雅、勧修寺右小辨藤經興、廣橋延尉佐藤宣光、先期而行、為参社扈従也○九月、乙未朔、丁酉、義持至自春日、滞留南都之間、覧延年、猿楽田楽等、一書曰、南朝旧臣資小倉皇子不受禅而謀起兵、義持聞之託事於春日詣、而自至南都鎮撫之、沮論曰、他後可便彼皇子残作、故南臣意解兵散○

応永廿三年

上杉禪秀密謀廢持氏立滿隆

府君即持氏

瑞泉基氏永安氏滿

十一月乙未朔庚子、多田院滿仲廟鳴動。○十二月乙丑朔戊寅、僧性智住天龍寺、上堂、大雪乃獻一偈於義持曰、一片飛來六合明、不知何処不清平、三軍可醉玉盃酒、塞外今無懸衆城。智蹄大愚圖示泳也丙申、二十三年、秋八月、庚申朔、上杉禪秀憤失威權欝陶不止、密謀廢持氏、立滿隆、而救憲基、已獨專威、是月、潛到新御堂、第勸滿隆曰、府君耽酒色、憲基執政、有私、羣下離心、亂臣窺隙、危哉、閣下齡壯、諸將屬意、豈坐見宗家之覆哉、與令他人領關東、寧自取之、然則瑞泉永安必鉏聖鑑、且閣下忍往年遺流言而

安房守憲基也

勞心乎、乃是故安房守憲定讒訴之所致也、閣下何不解舊怨於今安房守哉、若納臣之言、則盡微力翼戴、則關東入掌、其在近而已、滿隆曰、諾、我亦既思之、然我養持仲為子、卿其奉之以為滿兼嗣、則事順人應、而成功其速矣、禪秀曰、珍重、乃退招集其家僕在采地者、佯稱運粮食、而納兵器、或馱之、或負之、每日入鎌倉、然無悟之者、既而禪秀得滿隆書、且副已狀、分遣使者誘招關東羣士、○九月、己丑朔、己亥、義持詣春日社、千葉新介、新田、岩松治部少輔、澁河左馬助、舞木太郎、大類、倉賀野、武藏丹黨、荏原、蓮沼、別府、

禪秀遣使於奥州勸滿貞

禪秀使部屬帥師襲持氏府

玉井、瀬山、甕尾、甲斐、武田入道、小笠原一族、伊豆狩野、一類、相州曾我、中村、土肥、土屋、常陸名越一黨、上總入道、佐竹一家、小田太郎、平沼氏、常陸大掾、行方、小栗、下野那須、越後入道、宇都宮左衛門尉等皆應禪秀、禪秀大喜、又遣使於奥州篠川勸滿貞、滿貞許之、命芦名、白河、田村、石河、南部、葛西、海道四郡士、以為援兵、持氏近臣木戸內匠助、二階堂某、佐々木某、亦密憑禪秀、○冬十月、己未朔庚申、滿隆時仲潛出其第、自西門入寶壽院、禪秀令家僕家部垣谷率步卒、鑿隍構柵、騈楯揚旗、護之、禪秀自大懸宅、大懸禪秀所居之地、時人稱犬懸入道、帥師直襲持氏府、持氏醉臥、不知之、木戸將監馳來告變、持氏不信曰、禪秀臥病、男憲盛今朝謁見、何俄叛哉、將監曰、禪秀佯病、君信之乎、賊臣既逼府營、狹而不便拒戰、請早避之、持氏驚、乘馬而出、過小坪、到前濱、入憲基佐介館、一色兵部大輔、左馬助、左京亮、掃部助、龍崎尾張守、伊勢守、品河左京亮、下總守、梶原兄弟、印東次郎、新田、族田中、木戸將監、那波掃部助、島崎大炊助、海上筑後守、信濃守、江戸遠江守、三浦備前守、高山信濃守、今川參河守、修理亮、板倉式部丞、香川修理亮、畠山伊豆守、筑波源

乙御所、持仲也

上杉憲基部署諸將

八、藥師寺常陸介、佐野左馬助、二階堂、小瀧、宍戸大炊、小田宮內少輔、高瀧次郎等、五百餘騎從之、上杉修理亮滿朝、長尾出雲守、大石源左衛門、羽継修理亮、安保丹後、惟助五郎、長井、藤內、及木部、寺尾、小幡、白倉、鹿沼、金子、金田、刀石等來會佐介宅、一說曰、憲秀容謀聚衆遊宴、滿朝率三十騎馳來曰、犬懸入道禪秀奉乙御所起亂、今既襲來、管領何遊樂哉、憲基不知滿隆先年有罪、依我先人之優恕而免、何忘恩黨賊臣哉、禪秀往年在奥州、軍旅屢失利、奥羽兵士知其拙、何應彼哉、不足驚焉、其言未畢、上杉藏人憲長馳來叩門曰、兵馬既滿前濱、何猶豫哉、憲基乃着戎衣、長尾等部屬家僕七百餘騎列立庭上、憲基曰、汝等速到御所、可迎府君、我士等將發、時持氏逃來、憲基喜、乃議軍事、

壬戌、憲基遣長尾出雲寺於濱面法界門、佐

滿隆帥師屯若宮小路

竹左馬助義憲於甘繩小路、結城彈正氏朝於藥師堂邊、上杉憲長於無量寺、三浦介先相模兵於氣生坂、而令上杉氏定其子持定進向扇谷、義憲者憲基弟也、佐竹義盛無男、請上杉憲定養義憲爲子、以女妻之、以繼佐竹家、初名義人、改人爲仁、又改義憲、号佐竹左馬助、後稱右京大夫、義盛弟上総入道憤他姓繼家、不從義憲、屢及鬪戰、然不能勝、義憲遂繼佐竹家、領常陸國、故此役上総入道屬禪秀、或曰、義憲在鎌倉居名越宅、故有名越別号、滿隆發實壽院、率一千餘騎屯若宮小路、千葉相馬大須賀原圓城寺等屯米町、佐竹上総

禪秀與上杉氏定會戰

岩松治部二階堂氏進戰大勝

江戸遠江守畠山伊豆守皆戰死、持氏及

入道帥其子弟部屬屯濱花表邊、極樂寺畔、禪秀發犬懸、率氏族家僕二千五百餘騎屯花表前、東西甲子、禪秀率岩松滿河等進攻六本松、上杉氏定自扇谷出拒之、氏定被創、家僕上田氏、定田氏戰死、禪秀黨進、岩松治部到氣生坂、持氏近士迎戰、梶原氏、椎津氏爲岩松被擊殺、飯田氏、海上氏、園田氏、猶防敵於無量寺、二階堂氏率駿河下総兵進焉、上杉憲長當之、其家僕大庭氏等戰死、持氏諸軍悉敗、岩松滿河放火於園清寺、諸軍咽煙、江戸遠江守、畠山伊豆守皆戰死、禪秀黨燒佐介館、持氏及憲基義憲等逃

憲基義憲走小田原、一色兵部今川參河守共死之

禪秀立持仲爲鎌倉主

狩野介攻持氏、木村將監拒之死

入極樂寺、潛經片瀬腰越、到相州小田原、土肥氏土屋氏來攻之、一色兵部、左馬助、今川參河守共死之、禪秀立持仲爲鎌倉主、使滿隆掌事、自稱管領、指揮諸軍、乙丑、持氏入管根山、憑別當僧、匿豆州名越寺、戊辰、狩野介率伊豆兵、及走湯山僧徒、攻名越寺、憲基僅以二百餘人拒之、不克、狩野等放火、木戸將監等二十餘人力戰自殺、持氏憲基義憲間行到駿河、入大森氏家、而憑國主今川泰範、潛居瀬名安樂寺、憲基義憲辭持氏而逃、奔越後國、告難京都、請援兵、且容遣使於關東、令同意者起兵、戊寅、京師流言權

榮仁親王薨

武州平一揆等応持氏起兵憲盛扶持仲

大納言義嗣懐怨望圖不軌義持疑而欲糺彈之義嗣剃髮而逃索捜之而幽於相國寺林光院○十一月己丑朔戊申榮仁親王薨於伏見殿榮仁雖為皇統之嫡沈淪年久且舊領亦被削除不堪嘆息歷朝珍藏之柯亭笛傳在伏見殿及榮仁病献之上皇上皇且感且憐還附其舊領榮仁喜而終身葬大光明寺謚大道院長男治仁為繼嗣次男貞成被養於菊亭左府藤公行而有為聖護院弟子之約然未入室己酉武州平一揆江戸豊嶋及二階堂下総入道應持氏起兵禪秀使其嫡子憲盛扶持仲往擊之禪秀

擊之義持為持氏起東国兵

輔満隆而在鎌倉義持令東國北國士為持氏憲基發援兵由是叛持仲禪秀者稍多○十二月戊午朔壬申上杉憲基令佐竹義憲率越後兵催東國軍乙亥到上野國越雉井坂禪秀發兵拒之義憲擊破之丙子再戰而勝己卯復戰鎌倉兵敗走義憲競進到町無不勝之壬午憲盛聞鎌倉兵屢為義憲被破而奉持仲退武州而皈鎌倉是月勅加謚佛智廣照國師絶海詔曰朕聞昔在曆應康永之間發大願力痛救末法之弊具大辨才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夢窓正覺國師而已升其堂入其奥親獲本有清淨之心印

伊豆大嶋燒

応永二十四年

上杉禅秀

而定萬像於方寸陰翊四海同文之聖治乃佛智廣照國師也茲恨生晩不及瞻其光儀矣昨迎慈像於内殿頂戴衣盂於真前自非特立稱號以表示天下無以昭慕道欽德之意先是己丑歳上皇既賜大謚今加徽號宜曰淨印翊聖國師自四月至是月伊豆大島漸燒不熄其聲如鼓

是年當明永樂十四年從信録曰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按道義沒後義持不通貢船故西鄙屢寇掠故明帝成邊防之備

丁酉二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朔上杉禪秀挾満隆持仲發鎌倉向武藏壬辰禪秀擊江戸氏豊島氏於世

上杉憲基佐竹義憲戦武蔵野不利

満隆持仲禅秀父子四人皆自殺

谷原勝之岩松治部誇軍功驕諸士故軍中不和多降於憲基者丙申上杉憲基佐竹義憲等與上杉禪秀戰於武藏野大破之禪秀奉満隆持仲逃入鎌倉丁酉憲基進入鎌倉満隆持仲及禪秀其嫡男憲盛五男憲春鶴岡別當快尊僧禪瑾共禪秀子皆到雪下自殺家僕長尾氏春等五十七人皆伏刄而死禪秀次男持房候京都幕府至此三男憲秋四男教朝潜逃奔京其餘禪秀男女子可四十人共被殺其黨皆今散一書曰義持令佐佐信高帥一萬八千兵東征討禪秀遣吉良氏帶教書諭東國諸士以發持氏援兵持氏令小山三郎往越後與憲基約軍期以向関東禪秀遂敗死戊戌持氏自駿河

我軍使明

向鎌倉、先遣使以憲基、從管領職、甲辰、持氏入鎌倉、居淨智寺、〇十二月、壬午朔、義持嫡子義量元服、歲時十、義持加冠、是日、叙正五位下、任右中將、聽禁色、義量母、從一位藤榮子、故權大納言資康女也、權大納言藤公量改名公光、前權中納言藤宗量改宗宣、皆避義量諱字也、是年、當明永樂十五年、薛氏日本考畧曰、正月、倭船三隻、過沙圖所、又船八十四隻、過松門衛、又過金卿平陽岐山、侵掠海口民家、搬載資糧去、東西洋考曰、戊兵犯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曰、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爾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

応永二十五年　鎌倉管領上杉憲基卒　義持殺弟義嗣　僧靈彥林光院孝山贊

戊戌、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子朔、乙卯、鎌倉管領安房守上杉憲基卒、號海印、其子憲實繼任安房守、憲實者、憲英孫、房方子、在越後、憲基無子、故迎而爲嗣、憲英者、憲方弟也、乙亥、義持殺其弟前權大納言義嗣於相國寺林光院、歲二十五、稱考山居士、號圓修寺、又曰林光院、僧靈彥賛林光院孝山像曰、羽嘉鳳凰、種族非常、其文彩也、必爲瑞爲祥、侯王將相、氣體有養、其雍容也、必可瞻可仰、若我亞相公、飫鍾鼎之味、襲珪組之責、可謂是有養之氣也、天山皇考鍾愛之寵顯、山元凡友于之重、可謂是非常之種也、然而忠如周旦、而處嫌疑之地、賢如思王、而當奪嫡之忌、烏乎遭世罔

前管領斯波義重逝　僧得嵒叙事跡

極而隕厥身、古與今不翅我公一人而已、若夫昭昭之靈、豈爲雨露日星乎、將奮爲神明乎、人徒見其觸藩之羸、而未見其天定之時也、奉仁祠而有孝嗣、著甲令而有廟祀、亦無憾者、良以此耳、〇秋七月、己酉朔、乙亥、侍從藤爲盛任右衛門督、僧方秀自東福寺任天龍寺、〇八月、甲午、前管領從三位左兵衛督斯波義重逝、僧得巖叙義重事曰、泒出天源、名高武族、入其門、則亞夫棨戟森然、闚其庭、則魏絳金石鏗爾、何其貴戚堅侯也、望餘光、則古書名畫、填滿几格、清泉茂樹、掩映階除、風調清閑、思慮冲澹、何其神仙中

明公使呂淵歸朝　応永二十六年　僧得嵒詩序

人物外高士也、四十八年、與功名冨貴相始終、是年、當明永樂十六年、憲章錄曰、四月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使奉表謝罪、按呂淵來日本、可在去年冬、今年春之間、然不得考證、倭漢合運以呂淵來爲來年事誤矣、己亥、二十六年、春正月、丙午朔、立春、山名時熈作元日立春詩二首、寄僧得巖、巖和其韻、且令其徒賡之、得巖作序、其畧曰、本朝倭歌之道盛行于世、士太夫賦詩者幾乎絶矣、獨吾徒研辭造句、唯以爲務、世亦以詩學專門命焉、風俗異習如斯、源金吾巨川大居士、時熈任右衛門督、好禪號巨川居士、累葉武門、現擁大藩、天資嗜詩、

釋奠

性不學而能之、九佳辰令節花晨月夕、以至燕會歡娯、閑暇無聊不平、靡一不寓於斯者、居衆人皆棄之間、振千載既絶之緒、豈淺眉大夫之所能也哉、已亥元日立春、兩篇學蒙披寄、益過聽、以予爲同嗜乎、誤寔吾徒末事也、然禪誦有暇、陶冶性情、排遣塵習、或似可尚已、比年此風陵夷、以攻文辭爲忌、窺其外不謬、不立文字之論、察其内華衣玉饌、遊譚元振耳、何其不韻之甚、然則巨川之作也、非唯有補於世教、亦足以警吾徒不韻之弊云云。◯二月甲申、權大納言藤持基兼左大將、丁亥釋奠、權中納言藤家俊爲上

韃人与朝鮮謀來寇
澁河滿頼宗貞茂等拒戰

卿、文章博士菅長政、權右少辨藤盛光、助教中原師世、大外記中原師種、左大史小槻爲緒、權大外記中原師御等行事、依月讀宮災、止宴座穩座、(中原康富記曰、以太政官正廳准廟堂、先聖西像在西、先師顔子在東、九哲今記於東西、先聖先師饗膳用高擬、九哲則用豆、始於亥刻、至曉而畢)◯五月癸巳、韃人與朝鮮合謀、以戰艦五百餘艘來寇對馬島、九州探題澁河滿頼(頼或作艶)及少貳藤某、宗貞茂等率兵拒戰、時天地震動、大風大雷、敵大敗而歸、宗氏家傳曰、昔平知盛沒西海時、以襁褓兒託乳父惟宗氏、而幸免、其兒長繼惟宗氏、其子孫寛元四年、初爲對馬島主、以宗爲氏、弘安蒙古

明公使来寄書

役、宗助國戰死於對馬佐須濱、國人建社祭之、其子經茂住大宰府、經茂子曰頼茂、屬尊氏有戰功、食豐前筑前肥前數邑、其子曰尚茂、尚茂生貞茂、踰讃岐守、應永六年、韃賊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寇對馬與良郷阿佐尾浦、貞茂自大宰府馳往、擊破之、至此再破韃人、定住對州。◯秋七月甲辰朔、丙辰、明使者徐千戶郭千戶通事周肇來、且寄書曰、使臣呂淵去歳奉国命、齎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国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齎捧勅書、回京師、續有本

將軍義持諭明使書

國日向州人、駕舩一隻、裝硫黄馬疋進貢、因無國王文書、不領、今復蒙遣、齎捧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今有忠信之言、將爲賢大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諸書、付賢大夫王左右、幸詳説之、萬一、(按此書載国宝記、不見於中華書、其禮或非明帝書、蓋其海防守將所私寄、九州探題乎、倭漢合運以呂淵來、爲此時之事、誤矣、古幢諱周勝、其赴中葉不詳爲何月也、日向使人亦其九州探題所私遣乎)癸亥、義持諭大明使者曰、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説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

其二

不詳肥宮口辨之愆猥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兩賜失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絕外國之通問孰章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益前諭之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寡人主而數民為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迯命或竄身於夐絕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件數說之以周瓏草之又諭曰夫與隣國通好商買往來安邊利民非

所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卜云諸神為祟故以奔走精禱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為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令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誡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知以上事諭使臣亦為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為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重來亦使等持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

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一介者非敢恃嶮阻不服也頃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為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為辭用兵來我地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掠邊圉則逋逃之徒竄海島之間者之所為也欲討竄滅蹤迹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我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為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

我軍寇明不利

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則至已不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以上亦周靈所草或曰周崇作按中華書或稱義持貢獻曰罷以此二論見之則華人傳聞之誤乎不然則西海武士等欲得交易之利佯稱義持使者而遣貢船乎或其彼邊防守將為說明帝之心佯稱者乎是年當明永樂十七年從信錄曰十七年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

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艄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擒師林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戸姜隆帥壯士潜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擧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作眞武狀、擧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潜脫而走艄者、又爲隆所縛、无一人得脫、事聞上、勅賜褒券、封江廣寧伯、食

祿二千石、子孫世襲、將士在功者陞階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屛息數十年、圖書編、劉江作劉榮、續藏書曰、劉榮改名江、江後名榮、後續皆古錄曰、明帝命僧錄司道成、往日本闡揚佛化、及歸陞左善世云云、道成號嵩峯、稱雪軒禪師、

応永二十七年

義持以醫師高天藤俊經行使狐術流之讚岐

庚子、二十七年、春、正月、○九月丙子、幕府流言、義持病、狐魅之所致、是醫師高天所爲也、夫人藤原榮子信之、令僧加持之、時兩狐自寢所逃出、乃縛而折殺之、皆謂、藤俊經與高天、得使妖狐之術、咒咀義持、義持大怒、流俊經高天於讚岐、陰陽助定棟亦連坐被

河内獻綠毛龜於義持、僧徒作頌、得岩作序、

收聞、是冬、河内國獻綠毛龜於義持、命畜之於池、禪林僧徒等作綠毛龜頌以賀之、義持使僧得岩作序、序曰、保安河内古刹、俗曰龜井寺、井今爲池、風日暄和、則龜累累出曝、昂然而仰、頹然伏、陵如抵如、其中有異者、翠毛塡于背、長踰二寸、飄如色絲、委如螺髮、游息有姿、最可把玩、而深居間出、若自珍然、不啻毛質非常、其智又絶于類、寺童行百方捕之、莫獲焉久矣、庚子冬、一旦偃然就捕、便獻之督府、督府上于大人相公、時寶愛之、以畜於池館、禪苑諸師雜然頌而美焉、忝命于微僧得岩、叙諸編端、岩雖不文、弗容嘿、

床乃進之曰、傳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又云、王者嘉瑞也、夫麟也鳳也、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偶有以爲靈爲瑞宜也、龜則溪澗沼沚、班班見之、居四者列、何也、龜舊也、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行無道引至神、如此所謂曰靈曰瑞有取乎此歟、凡物壽則象變、龜已靈矣、是復靈之又靈者哉、雖然鳳儀虞廷、簫韶之應也、麟遊魯郊、春秋之應也、黃龍見于成紀、孝文恭儉之應也、今何所應、伏惟吾相即政有年于此、治成制定、内外無他、而茲秋俄困無恙、其勢彌留、朝野駿奔、醫卜禱禳靡不宜、其

九州探題澁川義俊与朝鮮通好

勞竭其伎、僅三月灑然康復、則衆又喜躍歡騰、各呑
慶賀、蟄戸之蠢、春雷也、昏衢之揭白日也、此龜珍秘
久之、適當斯時、以出羞衆心、至誠也、天以壽考之徵
示之、昭昭不可誣而已、其應莫大焉、抑保安嘉名也、
河内邦識也、其所自來、不復偶然、吁自今以降、台算
加延、永保泰山之安、沛恩溢滿、廣敷河海之潤、餓莩
以蘇、疲癃以起、擧一世躋之於仁壽域、祥符瑞物、四
方爭獻、朝多文人、援筆大書、特書屢書者、儘從此而
始、僂句不余欺、九州探題澁河滿頼入道道鎭讓職
於其子義俊、與朝鮮國通好、朝鮮申叔舟海東諸國

応永二十八年
応永二十九年
源義持遣朝鮮書

紀曰、道鎭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
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倶遣使不
絶、其所進方物甚豐、報賜亦厚、
辛丑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九年、五月、義持遣書於朝鮮曰、日本國源
義持拜復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
梅雨弄晴、槐風吹爽、共惟神衛森嚴、尊候納億萬之
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
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
也、苟與其善、須以七千卷全備者與、則雖以刹寶見

常陸小栗滿重叛
憑節之始
將軍義持詣伊勢

什未足爲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亟輅閲係
式、符眞壽不宣、僧周噩草之、◯六月、常陸國士小栗滿重
叛、持氏使上杉重方憲實弟伐之、而畀書於小山滿泰
同封之、◯八月乙酉朔、廷臣門跡武夫等皆獻物、義
持、每年八朔有此儀、俗曰憑節、◯九月、義持詣伊勢宮、管領畠山
道端、前管領斯波義淳、細川道觀、畠山道祐、山名常
凞、時凞名、持元、一色義範、赤松滿祐、畠山持國、道端子、祐頻、名元、
凞滿、細川滿久、子義之、細川持之、滿元子、細川持春、滿元姪、赤
松滿政、頼則子、而則祐孫也、赤松持貞、顯則子、而貞範孫也、赤松持祐、則滿
祐、子而孫也、伊勢貞經、及醫師允能、佳阿彌、主阿彌、久阿

上杉憲榮入道道久卒

彌、和阿彌、皆相從、佐佐木六角持綱掌草津晝休之
事、京極持高掌皆口旅館之事、皆作水口、只冷入勢州、則關
持盛、長野滿高經營之、勢州長野氏者、傳稱工藤祐經後也、元弘元年工藤高景始領州之安濃郡長野城、因住焉、氏族部屬蔓延、兵士總五十云云、關氏事見上、而家之外、千草、後藤、赤堀、楠氏、稻生、南部、加用、換津、冨田、濱田、上木、白瀬、高松、持福、木股等、總四十八家、共在北伊勢、其所領或千、或五百、或數百、有差、國司北畠家亦分爲數流、其嫡流稱曰多藝御所、領南伊勢五郡及大和國宇多郡、其兵一萬五千、其庶流或曰木造御所、或曰坂內御所、或曰大河內御所、或曰田丸御所、木造領兵一千、其餘皆五百、共屬嫡家、此外部屬猶多、故南朝雖絶、北畠家猶盛、庚戌、上杉左近將
監憲榮入道道久卒、初憲將有一子、爲僧、故以越後
國讓憲榮、然有遁世之志、歳十八、棄國而去、義滿強

持氏令上杉房憲討佐竹常元

召之、故在京仕幕府、領越後國、荷十年、固請避世、義滿許之、憲榮喜而爲禪僧、稱道久、赴但馬在月潭會下參禪法、後到伊豆國大見郷山本、建如意輪寺住焉、手自汲水、搬柴、以供晨昏、晝讀楞嚴、維摩、夜修安盤三昧、燒香禮佛無怠、有來訪者、無貴賤、無緇素、一視而不多言也、座間所有唯三衣一鉢而已、至此無病而終、歳七十三、號大遠居士、上杉家傳曰、憲榮者、憲顯季子也、憲顯多子、長男憲將爲越後守護、而與次男憲賢共先卒、故三男能憲代憲顯爲鎌倉管領、四男憲春、五男憲方、相繼管領職、六男憲英爲上野守護、其七男則憲榮也、○閏月、丁卯、持氏令上杉房憲姪憲實討佐竹上總入道常元於比企谷、常元

上杉憲秋催兵東行、大勝持氏兵

與其子及部屬十三人、入法華堂自殺、常元憤其兄義盛票已而養上杉義憲而屬禪秀、禪秀滅後、猶欲遂素志、許於持氏在鎌倉、持氏疑有叛心、故及此、一說曰、常元子猶不從義憲在常陸國、累世矛盾四十餘年、然義憲子孫相繼領佐竹家、諺所謂不接竹者、上杉繼佐竹之緣也、是年、上杉憲秋禪秀子禪秀在京、望請擊鎌倉、快復讐之志、義持不禁之、憲秋催兵東行、持氏令兵拒之、憲秋與東兵戰於駿州沼津千本松原、進到伊豆三嶋、到處戰勝、而殺豆相戍兵、而歸大內、介盛見遣使於朝鮮國奉正大夫呉乙濟、朝奉大夫鄭蒧求修好、共復大內良公足下、兼書從審體履康吉、深以爲

應永三十年

喜、然自古人臣、義無私交、所惠物件、似難容受、祇緣足下恭事我朝、誠意愈篤、茲用謹稟堂上、啓聞納訖、仍將土宜綿布貳十匹、付回价、惟照領、涼冀多愛不宜、良公畧多多、良氏者也、

是年、當明永樂二十年、

癸卯、三十年、夏四月、辛亥朔、乙亥、義持詣北野社、直入等持院、祝髮改名道詮、號顯山居士、管領畠山道端、細川道觀、山名常熙、畠山道祐、往賀之、是日、正二位權中納言藤豊光薙髮、僧得一巖作顯山頌曰、不堪煙雲一縷然勢臨斗極、鎮坤維、蒼生百萬豈息霈、雷在下方吠小兒、○五月、持氏發鎌倉、自征小栗

朝鮮國寄贈一切經

滿重到下總結城、○秋七月、朝鮮國寄贈一切經、道詮答謝曰、日本國道詮、再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慰可言哉、矧又祗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秘惜、聽貴國藏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領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爲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庵領爲幸、敢冀茂迎川

持氏誅桃井下野入道佐々木隠岐入道

僧恭朝題李白観瀑図詩

応永三十一年

王之祥、即賚天錫之祉。僧周顕草之○八月、己酉朔、庚戌、持氏陷小栗城、満重敗走、宇都宮持綱欲應満重、聞其敗而逃、持氏令塩谷氏追撃之。乙卯、持氏誅満重黨桃井下野入道、佐佐木隠岐入道、真壁氏。癸亥、持氏自結城引軍還武府。○九月、己卯朔、乙巳、僧恭朝徃相國寺、朝號海門、傳稱南朝後村上帝子也、以詩被稱、曽題李白觀瀑圖曰、何人觀瀑鬢皤然、知是能詩李謫仙、一斗百篇天欲試、帝觴餘瀝尺三千、以為寄作。是年、持氏忤道詮之意、由是京軍進發到駿河、然不及挑戦而班師。

甲辰三十一年、二月、丁未朔、辛亥、京都鎌倉和睦成矣、諸將皆賀之。道詮遣照西堂於鎌倉、固其約。○夏

後亀山天皇崩

朝鮮国使来貢方物源道詮復朝鮮国之書

四月、丙午朔、丁巳、小倉法皇崩、謚後亀山院。出吉野入洛以来、至此三十二年。南朝舊臣存者、剃髪悲慕。○五月、乙亥朔、甲申、照西堂歸自鎌倉、而都鄙和議成。○八月、朝鮮國使来貢方物、然不贈大藏經板、道詮不悦、又寄書曰、日本國道詮拜復朝鮮國王殿下、圭籌知客與面禮使偕至、奉答書并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雖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祈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絶信為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為禮、唯修隣好而已、互省國費、不亦可哉。次將發專使中兊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為國自珍。僧周顕草之是年、當明永樂二十二年、朝鮮莊憲王六年。廣東志曰、祭肅衛倭戎士也、永樂中、年二十餘、於萬全獨洲洋為賊所俘、後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髪為浮屠、久之棄、聞泣言母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肅年已七十餘矣、郷里莫不嘆異。海東諸國紀曰、應永三十一年甲辰、澁川道鎮書云、應永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

応永三十二年

畠山持国詣幕府献椀飯

鎮、猶遣使求乞、至永亨元年己酉以後無使。按道鎮為九州、不知為誰人被訟、然来年九州亂、則蓋少貳大友菊池輩與道鎮有所相争乎。

乙巳三十二年、春正月、壬申朔、畠山持國詣幕府獻椀飯、着直垂大帷、持六骨白扇、騎栗糟毛馬、其鞍歟、其黒馬者、去冬道詮所賜也、家僕五騎從焉。義量召於寝殿、立烏帽將衣、賜酒三巡、持國獻銀劔、義量亦賜劔。畠山持純大館持房陪膳、事畢、義量覲道詮榮子、既而道詮參朝、參院、管領畠山道端及諸將詣幕府賀歳初。癸酉、義量遊道端家、權中納言藤義資持劔同車、道端獻刀鎧弓矢及馬、持國及畠山義忠從之。義忠道端姪、満則子也、満則或作満慶、一作度、既剃髪、称道號、義忠一名義慶。慶禮畢、

征夷大將軍源義量殂

義量還營、猿樂唱謡、讃之、賜柏子、事畢、道詮榮子赴道端家、有一獻之儀、（食素）乙亥、道詮過赤松持貞宅、（持貞範孫、號貞越後守、道詮寵臣也）而過伊勢守貞經宅、入浴室、直遊道端家、而還、義量復遊道端家、入浴室、行酒數巡、而命蜷川永信唱發句、（傳稱、蜷川氏之先、出自宮道氏）己卯、節分、伊勢昭心（因幡入道、或作照）在幕府、打擲粟、（國俗打豆例、蓋以栗代之也）未、義量病、道詮修五壇法祈之、癸亥、道詮分遣近臣三十五人於洛中寺社、祈義量平復、又令赤松持貞造八萬四千小塔於東寺、（塔高自義量肘後、至中指、以為寸法）戊辰、征夷大將軍正四位下參議右中將源義量殂、歲十九、

朝鮮国使來、復書於道詮

號長得院、華山道基居士、○夏四月、丙辰、勅伏見皇孫貞成蒙無品親王宣、上皇將修法華八講、而令諸親王諸門跡、新寫法華經、貞成亦預其選、貞成奏曰、無官無位而寫勅供養經、則非無畏憚、上皇以為然、故雖為皇孫、被准親王、貞成太喜、○五月、朝鮮國使來、復書於道詮曰、朝鮮國王李裪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恵書獲審動止康裕、仍兼嘉貺、欣感殊深、所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祖宗所傳、不可從命、前書已盡、惟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順序多福、不宜、○六月、天皇不悦貞成蒙親王宣、以忌

持氏令上杉房實討武田信長

其有窺皇位之志也、貞成太懼、○七月、壬戌、天皇不豫、道詮屢朝奉問之、帝無皇子、衆世皆謂帝若不諱、則伏見貞成親王可繼皇統、帝聞大怒曰、貞成不厭、則朕可避位、道詮強奏宥之、上皇且愛之且憐之、容諭貞成、貞成乃落飾、改名道欽、示無榮望、由是逆鱗稍解、（傳稱、帝崇愛宕山、常修魔法、尊禁肉食、不近女色、故無皇子云）○八月、壬午、持氏授旗於上杉房實、東方、赴甲州、討武田信長、今秋、鎮西亂、叛臣三隊欲入周防國、大內盛見在京聞之、單騎急馳、督兵擊破、郤之、多得首級、獻捷、道詮厚賞之、（此一件、據得岩丈記之、其事不詳聞）

應永三十三年
武田信長降
前管領細川滿元卒
細川家称管領曰職

丙午、三十三年、六月、癸亥朔、丙戌、持氏令一色刑部少輔率兵向甲州、討武田信長、○八月、壬戌朔、武州白旗一揆、受持氏命、赴甲州、加一色陣、丙戌、武田信長勢屈、降一色氏陣、而信長到鎌倉謝罪、○冬、十月、辛酉朔、丙寅、前管領從四位下右京大夫細川滿元入道道觀卒、（觀一作歡）歲四十九、滿元、應永在職九年、滿元頗嗜倭歌、又好禪、剃髮而號悅道居士、稱岩栖院、（初細川頼元、小名曰聰明三郎、滿元又曰聰明五郎、故滿元長子持元、称聰明五郎、次男持之、號聰明九郎、自是細川嫡家小名皆冠聰明二字、以為家例）僧得岩贊岩栖院悅道居士像曰、定見安行、似北京兆頼元、神謀智算、如叔武州頼之云

亦岩又賛其畫像曰、眼高千古、氣蓋九州、傳呼有光
金張歷朝冨貴、歌咏無累王謝一揮、風流指揮、群雄
手握天下、砥石涵育萬姓、身當萬開庇麻遐隅無一
戎之役、里巷聞五袴之謳、端委廟堂、有感有徳角巾
私第、以遨以遊、表裏洞如水鏡、公私限甚鴻溝、至若
譚禪以呵黒山鬼窟之迷蕩顯異以付小果敗振之
謬悠、稻土淨名未可多讓、商霖無盡、是其匹儔、鳴乎
源高而派流遠、根固而條葉稠、諸父祖曽大肇其基
開國以降、幾乎百歳、寧馨孫子、不忝我後、充閭之慶
益卜千秋、抑又天啓不唯人謀、與彼逢迎、仍宜歆咲

僧得岩作
道觀所居
鶴鳴軒記

封候、斷潢絶港、盈洞彌谷、浮花浪蕊、謝轉頭大有
徑庭、宵壤不侔、南禪寺僧靈彦、少而有才名、滿元稱
歎之、造一軒於岩栖院下、居之扁軒曰鶴鳴、得岩記
其事曰、鶴鳴乃京兆公爲希世聞士靈彦字希世、號村菴設焉、
在岩栖、其地最下、而自外望之、崒乎翬飛於木杪、公
之來遊也、必盤桓於斯、信宿於斯、始葪澗上有石焉、
若異獸臥而露脊尾、清泉匯焉、公過而愛之、此岩栖
之所權輿也、神京雄據之勢、粲然前陳、其外西北、諸
峯堵列屏圍、彌望無限、井河鴨川一碧縈帶、擧爲我
有、寔宇宙絶勝也、以地清淨、置以仁祠、限以關鍵塵

紛不接、禪誦自居、則公之運思遠矣、加之攀援而陟、
則雲表有焉、高爽軒豁、手捫九霄、目極千里、俯伏而
降、則招涼振驚有焉、陰森悄寂、林巒聳于亭午、瀑雪
飄于暑天、皆捲級回復覆之、以脩廊扳歴一松一石、
起伏順勢一軒一窓啓闔、随宜曲盡其妙、非人力也
云云、滿元沒後三年、靈彦除數百竿、立一亭名曰竹
間、請得岩作記、岩先叙岩栖鶴鳴、而及竹間之事、大
内盛見印理趣分一千卷、每卷副百錢、以施諸國僉
僧、盛見每歳造佛、或百軀或千軀、又印佛經神咒、或
百卷、或千卷、

應永三十四年
赤松義則入道性松卒

是年、當明宣德元年、
丁未、三十四年、九月乙巳、大膳大夫赤松義則入道
性松卒、初尊氏以赤松氏族多軍功、故分授攝津因
幡備前播磨美作五國守護職、於範資貞範則祐而
範資貞範沒後、則祐久存、且仕義詮、有功勞、由是領
播磨、爲一族之長、則祐沒、義則嗣封、明德内野之役
應永泉堺之戰、亦有功、而一族皆宗之、義則子曰滿
祐、嗣領播州、赤松持貞與滿祐有郤、持貞者貞範孫
也、貞範子曰顯則、其長男曰滿貞、滿貞子曰貞村、是
一流之嫡也、持貞者顯則第七男也、雖爲庶流少罷

道詮令持貞自殺持元持熙班師

正長元年

於道詮長而眷遇厚領三州頗振威權而驕恣諸將皆嫉之至此持貞幸義則卒而欲奪播磨國屢請望之道詮領而未降令壬戌赤松滿祐聞道詮左袒持貞而放火於其家奔歸播州道詮怒遣細川持元山名持熙擊之諸將皆與持貞不善故各相議訴持貞之惡而請赦滿祐之罪○十二月諸將訴持貞而不已道詮亦察之令持貞自殺而持元持熙班師滿祐赦而歸洛（持熙改持豊）

戊申正長元年正月己亥管領畠山左衞門督滿家入道道端謂諸將曰府君（道詮無繼嗣）若不起則如國

道圓後光嚴帝子

英文號

文

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入道道詮殂

家何令弟仁和寺御室法尊青蓮院准后義圓大覺寺准后義昭梶井門跡義承共雖入釋門擇之而可也諸將所言未決庚子畠山道端詣石清水社爲義圓義昭等取四鬮而義圓當之道端決策歸府告諸將乃迎義圓於府中衆皆無異論唯義昭不悦（義圓知而則以青蓮院室爲道圓親王弟子自尊圓以來入此室以翰墨爲家務故義圓亦嗜筆法院近南禪寺寺僧英文屢來見情好相睦）辛丑前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從一位源義持入道道詮殂歲四十三義持以應永元年任將軍自十五年執國柄至三十年辭職剃髮而五年凡在職三十年治世二十年總三十五年葬道詮於等

道端爲左衞門督[illegible]

源義宣復朝鮮國王書

持院以加州有松鄉爲追善領安牌於相國寺勝定院此院絶海所曾居也道詮師絶海參禪故豫以此爲置牌所由是追號勝定院殿顯山大居士道端輔翼義圓移室町第以爲喪主時歲（三十五）義圓披頭見諸將以圓頂故蓄髮之間如此（僧得巖叙道端事曰顯山捐館聞治命不及繼嗣人心危懼將相異而瞬瞬皙殿大居士從容如平時援立今相受定大寶羅澤重明神人率土附閑基太平典窮盛事相野家其賜可謂臨大節不奪不動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亦偉哉）乙巳勅贈太政大臣於故內大臣源義持是月義宣寄書於朝鮮國王李裪曰日本國義宣拜復朝鮮國殿下海路迢遞久阻音耗想神物扶衞慶源川增茲者叨紹

舊恩郷有稟讀吾州伊豆州泰籟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寶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帥元帥咨之於余余感其冊懇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鎭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幅式副懇祈不宜（僧周鼎草之按周鼎記以是爲道詮書誤矣或其道詮存時命）

改元正長

遷草之于○夏四月、己酉、改應永三十五年為正長元年。式部大輔管在直勘進之。按大化建元以來、一號之久無及三十餘年、唯應永年○六月、天皇不豫日厚、貴賤共知其不平。復或謳歌皇統可屬伏見殿、或曰當歸小倉皇子。南帝後龜山院子其名欠○秋七月、辛亥朔、壬戌、義宣諭三寶院准后義賢義宣叔父遣官內卿藤行豐於伏見殿、告入道道欽曰、可令彥仁王道欽明日入京、先到東山若王寺、而待車駕之迎。道欽大驚大悅。小倉皇子逃出嵯峨亡跡。愠彥仁可受禪也。義宣憑關白藤持基、告迎彥仁王、支於上皇。丁卯、義宣令隊頭等獻車、迎彥仁王於若王

稱光天皇崩御

彥仁王踐祚

源義昭出奔亡跡

伊勢國司源滿雅挾小倉皇子起兵

寺、經良重有奉從兵士數百人、護之入上皇宮。上皇養彥仁為子。時十歲。○庚午、帝崩於土御門內裏。春秋二十八、奉號稱光院天皇。元和皇統至此而絕小倉皇子到伊勢國。憑國司北畠滿雅、謀復南朝皇統。戊寅、彥仁王移公光第、而踐祚。假稱曰新內裏。從一位藤持基再任左大臣、改關白而攝政。○十二月、大覺寺義昭出奔亡跡。憤義宣俄為武將也。鎌倉持氏亦不悅、曰、我是尊氏之冑、領關東四世、且與義持有父子之約、則天下武將捨我而誰哉。豈屈膝於青蓮院僧哉。伊勢國司源滿雅挾小倉皇子起兵、大和國越智氏、十市氏

滿雅戰死

天下大饑

久世氏等應之。自吉野發兵、畠山持國帥師、向大和國會戰不克。仁木持長、一色義貫率兵向伊勢。北畠族類拒之。京軍敗走。土岐氏族世保持賴、世保或作與安率美濃兵、與北畠軍戰于岩田、大破之。滿雅戰死。持賴獻其首於義宣。滿雅子顯雅以小倉皇子入洛乞降。義宣令皇子剃髮為萬壽寺僧、號覺理。其皇子之子亦為僧、入勸修寺門跡之室。或以為永享元年事是今從楷葉記載於此年大饑、鎌倉餓死者、殆二萬人。諸國準之。

執政　攝政關白藤持基　藤兼良　太政大臣藤房嗣　源清通　左大臣源義教　藤實熙　右大臣藤教基　源通尚

永享十二年

後花園天皇

諱彥仁、後伏見帝五世孫、北朝崇光帝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敷政門院源氏、贈左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嘉吉、文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寬正。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五十二、葬泉涌寺。

己酉、永享元年、九月、乙巳朔、己酉、改正長二年為永享元年。文章博士菅在豐勘進之。據後漢書傳子孫永享無窮之文庚戌、二年、冬十月、甲午、帝自宮司行幸河原、修御禊。右大將源義教奉從、共儀嚴重。入道親王道欽不堪忻躍、曰、天皇出自隱淪之家、入受大寶、可謂膺天人感應之運也。自非此時、則何日輙拜龍顏哉。乃密請

北畠顯雅降武家

永享三年

義教、得其許、而發伏見、到勸修寺中納言藤經成第、待行幸之期、繫車於二條油小路、竊觀行粧鹵簿儀、而留經成第兩三日、詣室町殿謁義教、既而義教遣經成贈若干品、道欽極歡、歸伏見、義教奏上皇、悉還附伏見殿舊領、道欽累年欝懷至此而解、是年、勢州和州南朝殘黨乞降、義教許之、令北畠顯雅（滿雅子）爲伊勢國司、如舊、其餘諸士皆復舊領、

辛亥、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壬申、從二位藤隆光敘正二位、是日、隆光改名俊宗、又權中納言藤實光改實親、藤行光改忠秀、藤盛光改國盛、藤秀光改家秀、藤

大内介盛世与少貳戰死

僧得巖跋文

親光改兼郷、藤光改資廣、參議源光清改具定、（按諸卿皆改光字、不詳其故、或其光與滿倭訓通用、乃憚義教之嫌、而避義滿諱訓乎、）○六月、辛酉、大内介盛世（盛見初名）與少貳其戰筑前而死、其姪持世絶家、又與少貳戰、盛世歷仕義滿義持、管長門周防豐前筑前四州、仕左京大夫、敘從四位下、剃髮改名德雄、號大先、盛世以武勇鳴西海、屢入洛候幕府、好禪、與僧得巖通交、曾令詩僧等題其防州碧山別墅、得巖跋其軸末、其畧曰、防之州治曰大内、山環水漱、最爲勝絶、五馬之選、多多良氏一姓、蟬聯祖孫相望、以生於斯、老於斯、有年於斯、故稱大内、公則不問

得巖作大先居士贊

名氏、人知其家、猶唐人稱曲江焉、今太守大先居士、智勇超其父兄、聲稱藉甚、朝右隱然一外屏也、而雅抱清高、神恬澹淇泊、城旁占要規地、以置碧山別墅、公衛僅罷、便携山僧野客、以禪以燕、若塵務不經于心者、京城禪苑元老碩師聞而歎之曰、方功名昇來、而翛然從事方外之樂、非識見出常人、則何以臻茲云云、巖又作大先居士贊曰、精神滿肚、義勇忘身、寬緩呵苛、猿臂寔爲无雙士、喑嗚叱吒、重瞳足以敵萬人、聲名家父兄之右、出入存臣子大倫、事三朝而夷險一節、鎭九土以德威、俱伸賜履攸及、賽惟以巡禪

園、神社、革故鼎新、邊情無恒、強爲龍蛇、弱爲赤子、幄筭有獻、震以霹靂、煦以陽春、苟其結纓之伏正、何必易簀以歸真、嗚乎、登透國清禪關、投針鉢水、直提滄積祖域、轉土陶輪、傾誠三寶、誓爲檀度、應世萬方、不昧正因、然則富貴功名、空中卜劫、毀譽成敗、隙裡遊塵、野衲曾謁凝香三生、半面尊儀、倏瞻畫幀、一點千諄、惟若人有後嗣、信天道無私、親濟濟烏衣王家、比淮水源流不竭、桓桓寶樹謝氏、見合淝捷奏交臻、○八月、庚戌、鎌倉始用永享年號、（持氏初不服義教、至此以其武威漸盛、故如此、然中心猶有批衡之意、）

永享四年
義教遣進貢船於明國表文

是年當明宣德六年、武備志曰、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
壬子、四年、八月、義教遣進貢船於大明國、其表曰、天
啓大明、萬邦悉被光、貢海無驚浪、中國益占泰平、九
任率濱、孰不惟賴、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
邊人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觀、貢
節不入、固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
以謹使某人、仰觀國光、伏獻方物、爲是謹具表、僧得巖草
之、表中不載使者名、然以後事見之、則僧道淵也、以船發時、義教自到兵庫觀
其裝、而直遊須磨明石而歸、○九月、丁己朔、丙寅、源
義教爲見富士山、發京都、飛鳥井權中納言藤雅世、

永享五年

三條參議藤實雅、常光院法印尭孝、及下野守細川
持春、右馬頭細川持賢、山名蘭貞居士、及中務大輔
熙貴、左京大夫一色持信等奉從、癸酉、義教到駿河
藤枝鬼岩寺、國主今川範政、子泰範奉迎之、豫搆高亭、
且每舍備旅資、甲戌、或傳輿馬、或登高亭覽富士、義
教贈倭歌於範政、範政獻答歌、公武群僚各有倭歌、
唱連歌、又遊清見關、有倭詠、歸時於遠州潮見坂、亦
有倭詠、乙酉、還洛、傳稱義教有欲滅鎌倉之志、故此行託事富士一覽、窺關東、俗說
曰、義教張帷幕於海濱松林而遊宴、從者既醉、同聲謠曰、濱松之音颯颯颯、
癸丑、五年、二月、道欽奏椿葉記一卷、初演伏見皇統

道欽奏椿葉記

興廢中、祝天皇繼絕踐祚之慶、末述身蒙尊號之願、
且勸帝學問、及不廢倭歌管絃之藝、○三月、乙卯朔、
武田信長出鎌倉歸甲州、源持氏使村山某追之、辛
己、義教始開倭歌會、以花萬春友爲題、令少納言菅
爲清作序曰、夫可樂者治世也、方遭八紘艾安之時、
可賞者韶景也、既當三月芳菲之候、我左相府尊閣、
序源流之正派、備王室之高藩、武略兼人、草木自靡
於威風、仁聲蓋代、夏夷皆浴於德澤、令屬政機之餘
暇、則催雅席之歡遊、博陸台階之賓、各旋華軒而臨
清宴、棘路蓬室之客、數述錦心而應恩招、盛集之儀

明主答源義教書

叵得而稱者乎、觀夫花柳共榮而結萬春友生之約、
臺沼新成而顯兆民子來之功、物叶歡情、地鍾神秀、
在座之伴相顧曰、永德之昔、先公弄夜月千秋之輝、
永享之今、尊閣伴春花萬歲之色、緬憶嘉躅、自似合
符、爲清雖乏材用、而繼踵於儒林之壓、忝兼綸命而
留名於數島之什、不耐抃悅之志、謹綴諷詠之文、○
六月、大明皇帝宣宗寄答書於源義教、其詞曰、皇帝
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朕祗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
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祖宗之心休而行之、
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內海外、凡日月所照臨

主勅諭僧道淵書

之處、慕義歸化、悉順悉臣、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天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來禮義、我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息、逮爾文王道義、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皇祖天恩游加、亦超越夷等、載在國史、永永光華、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脩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息者、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德益勤、弗懈、將福祿之臻、豈可量哉、茲遣正使内官雷眷、副使内使裴寛、正甫原、鴻臚

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并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悦之意、王其勉之、敬之、用副朕懷、故諭、其別幅曰、皇帝頒賜日本國王、白金二百兩、粧花絨綿四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細花緑一匹、細花紅二匹、紵絲二十匹、羅二十匹、紗二十匹、彩絹二十匹、又賜王妃、白金一百兩、粧花絨綿二匹、細花紅一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紵絲十匹、羅八匹、彩絹十匹（按王妃即義教夫人、藤重子也）、又賜國王金轎、坐褥、踏褥、金交椅、金交床、金梧桐葉傘、及渾織金紵絲、金羅、金紗各十匹、綵絹三百匹、銀盂等器貳拾什、綉圈金花鏡袋拾箇、并青廣信

紙五百張、兎毫筆三百枝、金龍香墨二十、挺、虵皮、虎皮、各伍拾張、熊皮、豹皮各三十張、猿皮一百張、苓香拾箱、五百鷓哥二十箇、其餘若干品（善隣国寶記、詳載其目、今叙其大綱於此）、又勅諭使僧道淵曰、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究通佛氏之旨、暁達君臣之義、在彼境内、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命、遠渉海波、來脩朝貢、達其王敬天之懇款、其王事大之心、言調有章、進止有禮、從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録司右覺義之職、俾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至誠、用副嘉奨、欽哉、故諭、○冬、十月、庚戌朔、己巳、今上法

後小松天皇崩

真如寺澄昕作法皇挽詩

皇崩於洞院仙居、春秋五十七、法皇在位三十年、讓位而二十一年、聽政遺詔、諡後小松院、天皇（光孝天皇別號小松天皇、故有此諡號）、光範門院藤資子、先是既爲尼、至此著黒衣、丙子、葬法皇於泉涌寺、公卿議天下可爲諒闇否、義教謂今上雖准法皇子、然實父猶存、則不以爲諒闇乎、然一條前攝政藤兼良、三寶院准后義賢、哀法皇無亂而固請義教、遂決之、行諒闇儀、真如寺澄昕、號東嶽、作法皇挽詩、呈前攝政藤兼良曰、息風化雨洽堪輿、人樂外乎四紀餘、晏駕俄驚淹日馭、登僊誰復引霞裾、暮天雲慘蒼梧野、長夜雪漫黄竹墟、頼有

藤兼良和登遐挽歌

僧性智和挽歌

僧明篤和韻作挽詩

嗣皇朝萬國千秋宗廟薦嘉蒸兼良和之曰恢興王業纘攉輿筏頊墜弓哀有餘同軌方令裁素服懸門無復曳長裾重華絲斷薰風殿姬澥歌殘白雪墟（自註曰上皇善鼓箏又工倭語）不啻嶽牲嚴祭奠齋僧供佛飯國蔬新良時歲三十三自書詩尾稱曲阜老人藤良云云僧性智號大和曰登遐何地駐鑾輿有感悲臨已月餘日照龍顏臨綺席香薰鳳質襲華裾仙遊暫問且茨道世態空哀翁仲墟莫怪吾徒懷舊德處其士又食其蔬僧明篤和曰先皇登陟御仙輿弓劔長留攀慕餘天樂夜傳鳴鳳管王衣晨舉袞龍裾蒼梧日瘦雲

僧一慶和韻作挽詩

前管領斯波義淳卒

迷樹金粟風悲秋入墟黍稷馨香元在德神明不拒野人蔬僧一慶和曰鼎湖龍去服金輿下土茫茫慟哭餘玉洞松陰留翠蓋丹墀草色見青裾月殘一夢蓬宮曉雲護三靈泉瀑墟令有周公兼未命吾徒亦可薦蘋蘩○十二月庚戌朔辛亥前管領左兵衛佐斯波義淳卒（按系譜義淳子治部大輔義豊早世而嫡流絕義淳弟義卿繼家或曰義卿實左衛門佐滿種子也滿種者高經孫義種子也然則義淳與義鄉再從兄弟也自是斯波家稍衰）是月義教奉寄長講堂領法金剛院領於禁中此兩領歷世諫治世之君然久爲法皇領故還獻之又伏見舊領近年附法皇者悉還附道欽道欽書其趣於椿

勅藤雅世撰新續古今集

再興大和国達磨寺

葉記尾以奏曰依陛下之光喜家門再興然願崇尊號之志彌切也若幸得遂素願則陛下雖膺天運然不忘所生之孝昭昭於萬世而已道欽又爲帝母源幸子請加階乃勅許之道欽詠歌述懷謂月枝花開老木待春云云（按後小松法皇既崩道欽奏尊號之事入切然無勅許累年蓋義教不領之）是年勅飛鳥井權中納言藤雅世撰新續古今倭歌集（昔藤定家藤雅經同時以歌鞠鳴而共列新古今撰者然新勅撰以來晉代定家子孫相繼奏撰集之事至此飛鳥井家始爲倭歌撰者）頃年再興大和國片岡達磨寺昔聖德太子見餓者於片岡賜衣食詠歌問答事見日本紀推古帝二十一年後世好事者曰此餓者乃

是文珠化身也云云及禪法之行而其徒指彼餓者爲達磨就太子葬餓者地築墳號達磨墳且營寺院師鍊作釋書載達磨傳於卷首以揚摧之其後興福寺僧徒怒禪法之盛毀其寺發堀其墳然其徒猶守舊跡掛太子達磨二像寥寥經年殆欲廢絕山名時熙好禪參黑川月菴曾詣達磨墳跡有再興之志然不違營構鹿苑相公曾詣南都時熙從駕以地不遠告暇再詣彼地捨百緡屬守僧設藩垣禁樵牧前柴一守以爲東者焚脩之地相公下令以嚴防衛勝定相公依時熙勸施置莊產擇僧居焉欲建堂舍未果

永享六年
義教遣僧中誓於明

義教治世之初、東大興福僧徒、不喜禪法之蔓於近隣、而群來破盪室爐、毀損達磨像、占莊田以為已有、守僧逃藏、義教聞之大怒、譴責其首魁者、而復其莊田、守僧皆歸住焉、乃新造達磨像、而建堂舍、時熈舉僧祖能歸南峯以為住持、永享元年、起事歷五六歲而寺成、僧得巖時歲七十六、依南峯之請、且以與時熈交睦、故作達磨寺中興記、巖記大繁、今採其要、巖記謂起於永享元年、歷五六春秋而成、故載于此、

甲寅六年、是年義教遣僧中誓於大明、上表曰、寶隣脩好、所愧乘韋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雜佩以報乎、覩使者光來、則知宮儀中興、阡陌竦瞻、山川增重、恭惟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僧得巖作之、貢獻馬二十匹、撒金鞘太刀二把、硫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十塊、金屏風三副、鎗一百柄、黑漆鞘柄太刀一百把、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涅扇一百把、

是年當明宣德九年、李氏續藏書曰、魏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為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纍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遽留之、令還國、給資糧、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永享七年
山名時熈入道常熈卒
時熈時氏孫時義子

乙卯七年、秋七月、辛未朔、丙戌、前右衛門佐山名時熈入道常熈卒、子持豊嗣領但馬因幡伯耆等數國、時熈歷仕義滿義持義教、而有武功、好倭歌、頗嗜文字、嘗參禪月潭、號巨川居士、與僧得巖殊睦、額之曰鳳軒、家熈家藏司馬溫公畫像、方暑微恙、假寐於像側、忽得異夢、起坐脫然、不知病之去、體由是彌寶秘之、請得巖作贊、其末句曰、千歲之追慕、何因然而如

僧得巖題巨川壽像碑

春在花月在水邀騎箕尾或降神云云又求得諸葛武侯畫像而令巖作賛巖又題巨川壽像曰長於撥亂者短於治民悟心爲先者遊藝爲後夫並舉以弁能抑絶無而僅有若我鳳軒公豈其人乎然幕謀以無二數奏克敵之功興家業於不傳奄馳張軍之譽將置之韓張耿鄧之科耶則三府嚴明之鑑倫卻屏職數州寛大之牒緩寡得處夙薫般若種密劇大祖機雖踏諸方參遍不奈驀面一揮亦將班之裴相龐翁之際耶則竺偈倭歌肆口迅筆春容寂寥多多益出吁有餘于彼有欠于茲儻舉其二才黙其一足得

永享八年

諸喝食禁著綾織服

而言之哉譬諸水也江河淮濟名稱無窮匯爲大海萬派混同其大同乎觀夫凛凛儀度宜安大同室中雖無紀功褒德之語摸索可識爲鳳軒公我願春秋之筭石護其固福祿之資山加其崇永永護持大法豈啻鎭此禪宮○九月己巳朔甲午大和國越智氏叛謀興南朝

是年當明宣德十年

丙辰八年春正月癸巳義教令五山曰諸喝食可著一色衣不可著紅色且禁綾織服禪徒童形垂髮者曰喝食○五月丙寅朔庚戌朝倉貞景卒朝倉氏與甲斐氏織田氏世爲斯波家老斯波

遣明使僧中誓歸朝

明主詔義教書

家漸衰三氏專事而准幕府之士○秋七月己未朔丙申遣明使僧中誓歸獻明帝詔書及別幅於幕府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兼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羣生同樂雍熈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尚使者還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答王意王其欽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東邦以副朕望故諭云云頒賜國王銀二百兩粧花絨

信濃國守小笠原政康与村上中務大輔相戰

綿細花紅毯紋花青毯紋花紅及紵絲紗羅各若干匹賜王妃銀一百兩粧花絨綿如意獎花緑毯紋寶相花青及紵絲紗羅若干匹義教納方物於蔭涼軒李環以目録預之是年信濃國守小笠原政康與同國村上中務大輔不和相戰村上素通志於持氏故請援兵於鎌倉持氏以桃井左衛門佐爲將以那波上總介高山修理亮等爲副欲使到信濃其管領安房守上杉憲實諫曰信州者屬京都而非鎌倉之所統君何以關之哉且政康在信州爲守護則村上敵之無理故桃井等雖出師不越境而越年持氏素不服義教

僧慧鳳博学、赴明遊西湖、著書有竹居清事

永享九年

持氏謀討上杉憲實
鎌倉騒乱

動有自尊之志、憲實常携之、故君臣相互嫌疑○東福寺僧慧鳳赴大明、遊西湖、觀蘓仙、柳、林逋梅、賦詩作文、遺興、（慧鳳號翺之師不二庵方秀在東福寺位止藏主世稱慧鳳藏主博識嗜詩文然不留草稿及晩年纂緝號竹居清事世傳慧鳳周鳳共丹波人又有一人諱鳳而同州號丹陽三鳳而翺之最勝故謂慧鳳為大鳳云然慧鳳不登首座周鳳逐年榮顯）

丁巳九年、夏四月、持氏令上杉憲直一色直兼率兵託於向信濃、而謀討上杉憲實、事覺、憲實家士自上野越後馳來鎌倉、其餘近國武士馨至者多、鎌倉騒亂、持氏止信州之軍、憲實罷府參、為之備○六月、庚申朔丙寅、持氏自到憲實宅和解、曰我與卿無遺恨、是憲直等所構讒、而憲重等啓亂端也、憲實無異言、由是鎌倉無事、憲直畏難及己、而逃入藤澤寺○秋七月、己丑朔癸卯、憲實慮持氏含憤、而潛遣其子憲忠（時七歳）於上野國、而避不虞之難、一色直兼亦不自安而退赴三浦、持氏告曰、憲直直兼讒人也、故放逐之、卿亦可令憲重景仲歸國、以絶亂根也、二子聞之告憲實曰、臣等歸國、而君臣之際睦則可歸、若猶不睦則雖歸無益、憲實亦悟其不睦、而不使歸國、由是君臣又不和○八月、辛未、持氏自赴憲實宅、諭告繇初、而復管領職、憲實固辭不聽、遂隨其命、然有弛行

義教寵貞村

佐竹義憲
白石中務亞等攻鳥
渡呂宇城

之事、不及押判○九月、戊子朔乙巳、義教賜七條袈裟於赤松滿祐入道性具、滿祐嘗不悦於義持、然依諸將之救、持貞賜死、滿祐得領播磨、然義持猶含餘憤、滿祐不安心、既而義持薨、義教立、滿祐以為幸而宿衛竭力、義教厚遇之、加增采地、頃年赤松伊豆守貞村有美色、寵於義教、義教謂持貞者庶孽也、義持立之為私、故諸將不服、良有以也、貞村者貞範嫡曽孫也、為一家之長、誰以為非義哉、乃有以貞村代滿祐之志云○冬十月、戊午朔、甲子、持氏使佐竹義憲、白石中務亞等攻常州鳥渡呂宇城、戊寅、行幸左大

永享十年

持氏欲行賢王丸冠礼於鶴岡八幡宮、憲実以為不可、自是交悪

臣源義教室町第、勅催和歌會、以鶴有遐齡為題、有御製、閑、

戊午十年、春正月○三月、鎌倉持氏謂管領上杉憲實曰、我嫡男賢王丸齡既十三、宜隨曩祖義家之例、於鶴岡八幡宮行冠禮、卿謂何、憲實諫曰、不可也、所以者何、則先主永安府君（滿氏）勝光府君（滿兼）及君公皆受京都幕府諱字而元服例也、頃年都鄙不睦、臣常憂之、今願令如君入洛、請將軍諱字加冠、則東西和親而珍重萬福、不然則遣一專使於京都、請得諱字、而行嘉禮則先例不變而足矣、何新行非禮哉、若之

南朝臣僚起応越智氏

使節則家弟重方可充之持氏曰令於天下不知可
為我子之冠親者勃然變色而入近臣皆阿諛曰如
君若入洛元服則於禁裏乎於伏見殿乎若夫義教
何足當哉憲實抱貳心云爾乎持氏莞爾曰請皇諱
字亦容易也然我與義教不和則無向京之望唯於
鶴岡行冠禮以仰靈威而已憲實同執屢諫持氏不
聽君臣交惡○五月和州高鳥城未陷南朝舊好國
士羣起應越智氏義教令左京大夫一色義貫刑部
太夫世保持頼武田信榮及勢州長野工藤氏等幾
內近國兵進發和州○六月丙寅持氏携嫡男賢王

持氏將納和憲実僧尊仲拒之

丸元服於鶴岡神前而號義久乃降令於關東八州
曰可各來賀冠禮涓吉為期一色直兼上杉憲直赦
而歸鎌倉時有流言曰羣賀之日上杉憲實入府則
有不意之變憲實稱病令重方代賀之持氏慮其露
計漸著而議令義久為質於憲實結和親鶴岡社務
尊仲曰不可也持氏乃止鎌倉不靜戰機既顯○秋
八月癸丑朔甲子憲實家老長尾芳傳播諸府謂持
氏請曰元帥枉駕而諭憲實則鎌倉無為君臣疑解
是陪臣等所願也持氏不聽芳傳又誘上杉持朝千
葉介胤直再詣而固請之持氏遂不聽乃潛與近臣

憲実奔上州

議曰鶴岡放生會畢則可攻山內誅憲實事洩憲實
曰既見旌旗出則我似挾叛心不若先死無黒心乃
欲把刀自盡家僕等擁而止之少焉長尾實景大
石重仲等說憲實曰令汝于此則曝屍於堀籔而同
死於步卒何益之有先去山內到相州河村館漸陳
解則共直心自著乎君若不用我言則君雖伏及我
輩率部下侵元帥府快戰耳憲實曰如汝等言則我
沒後猶不免犯上之罪非所欲也河村者近伊豆我
累世之領也猶似招兵革不如避之他邦丙寅憲實
奔上州上杉持朝上杉性順小山那須長井族黨追

上杉憲実[illegible]持氏兵[illegible]上州白井荘

及從焉誇說曰憲實出門時有靈光如燈籠照憲實
馬頭乃知氏祖春日大明神之靈所衛護也聞之來
從者不少武州士豫兼持氏密旨在雷坂見憲實至
欲圍之憲實部屬擊之憲實曰彼攻則可擊之彼不
攻則不可擊之部屬曰眼前之敵豈不擊之哉憲實
又曰此行唯為去鎌倉也何好戰乎哉少焉雷坂士
卒退去持氏聞憲實出奔命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曰
汝二人催兵可追誅之乃授旌旗為両督然不能俄
發憲實馳到上州暫居白井莊丁卯鶴岡放生會畢
直兼時家夜發鎌倉向上州持氏欲自進焉召三浦

持氏發鎌倉向上州
藤雅世奏覽新續古今和歌集
藤兼良古今和歌序

介時高爲鎌倉留守、時高辭曰、兵寡家乏、我力不堪之、持氏曰、累世先例、不可變焉、時高不得已而從之、戊辰、持氏發鎌倉、陣武州高安寺、憲實馳使於京都告變、乙亥、權中納言藤雅世奏覽新續古今倭歌集二十卷（或曰、先四季部）奏、前攝政藤兼良作序曰、天成地定、人靈之文斯明、古往今來、衆製之體屢改、若夫長歌短歌之異曲、五字七字之同工、旋頭之有餘、混本之不足、雖以似分於步驟、皆莫不發諸性情、然而聲成文於五音、土寄旺於四序、彼句數之有合、實物理之自然、是以出雲表之於前、難波繼之於後、美君德則

有富緒川之什、和王怒則有淺香山之篇、或歌北藤於版築之中、或頌南橘於氏姓之始、蓋三十一字之作、所以尊盛而永傳也、平城天子詔侍臣撰萬葉集已來、集更二十、祀逾六百、雲箋霞韜、則卷歷汗牛之書、繡句繪章、則光奪祇鵲之玉、譬猶孫陽執策群空冀北、郢匠提斤材盡山中、雖然言泉流於筆端、酌而不竭、思風發於胸次、仰則彌高、贍攬遺芳、方知霑被後世、青藍寒氷、豈不潤色前修、古曰、人丸既沒、倭歌不在於茲乎、信哉斯言、今國家膺中興之運、同上古之風、時有所尚焉、羣莫不趨者、無貴無賤、要免牆面

之識、一唱一和、思繼賡載之美、征夷大將軍源丞相稟左文右武之資、懋南征北伐之績、不啻股肱于元首、父母於黎民、又能回筆海之倒瀾、舉藝苑之墜緒、爰奏于朝言、夫撰集者、文思之標幟、而今不作者已久矣、寧非明時之缺典乎、由是遂擇禁内便宜之殿、爲倭歌編撰之所、延喜命四臣於芸閣、天曆置五人於梨壺、又元久於鳥羽離宮、文永於龜山仙洞、已若合符契、曷不資準的耶、仍詔權中納言藤原朝臣雅世、專掌其事、論思獻納、夙夜在公、出入古今、取捨義惡、縱非青天之窺管、果得無滄海之遺珠、凡歷六年

義教奏持氏罪狀請賜詔書

甫就一集、春夏秋冬之變、風雲草木之興、可以怨、可以羣、可以美、可以刺、藻麗者、蕭散者、汗餘者、推而廣之、不可詳悉、上把三代之餘風、下貽千歲之偉觀、故名曰新續古今倭歌集、兼良又獻倭字序、（自古今集至此集、總二十一代、此後撰集不聞焉）庚辰、義教奏持氏罪狀、請賜詔書討之、制曰、可也、其詔書曰、從三位源持氏、累年窮驕、近頃興兵、匪啻失節制於東關、且又致邪謀於上國、天誅不可逭、帝命何又容、早起虎豹之兵、可驅豺狼之賊、義教以詔書附使者、馳授憲實、且副教書曰、從三位持氏累年積惡、今達天聽、關東武士等、隨從憲實、不

高鳥城陥、越智氏奔
義教以上杉持房為大將、令向鎌倉

日可令誅伐持氏也、且授御旗於憲實、賜御製倭歌、以激勵之、義教特諭三浦時高應官軍、是日一色義貫、世保持頼等破和州南軍、進燒多武峯、斬敵若干級、由是高鳥城陥、越智氏出奔、京軍半凱旋、義貫持頼猶留陣多武峯三輪、而捜索殘黨、義教授旌旗於上杉持房（禅秀長子）為大將、以今川範忠為假副將軍、與小笠原政康、武田信重、及東海東山兵士東征、向鎌倉、又使上杉教朝（持房弟）為別將、自北陸道進發○九月、癸未朔、乙酉、三浦時高應義教命、去鎌倉歸三浦、起兵叛持氏、由是關東諸士多從詔書教書、而屬憲

鎌倉勢拒京軍於箱根
三浦時高襲鎌倉
上杉憲直與京軍戰於早川不利

實、壬辰、京軍進到箱根、遠州人横地氏、勝間田氏為先登、伊豆守護代寺尾氏導之、大森氏及箱根別當拒之於水飲峠、横地戰死、寺尾被創、後軍繼進如雲、持氏遣上杉憲直率二階堂、肉戶、海老名黨及安房國兵到箱根、與京軍挑戰、己亥、三浦時高率兵襲鎌倉、放火燒大藏犬懸人家數千宇、處守二階堂一族降時高、己酉、憲直與京軍戰於相模早川尻、京軍勢疾、憲直家僕戰死多、而遂敗走、辛亥、持氏移陣於相州海老名道場、先是千葉胤直說持氏曰、憲實素無叛心、宜修和議、若召之則必至、然讒臣在側、則恐抱

千葉胤直議不行、怒而去
三浦時高

疑慮、君若許臣、則臣奉義久君、而赴上州迎憲實、然則憲實從幼君來麾下者必矣、安全之謀、何以加之、持氏從焉、召義久於武州鶴岡別當尊仲在鎌倉閭、之、令梁田氏抑止之、持氏即止和議、胤直怒率其族而去、陣下總市河、持氏令使召胤直、然不至○冬十月、壬子朔、癸丑、京軍既踰箱根山、持氏令木戶持季拒之屯相州八幡林、上杉持房率京軍陣相州高麗寺、乙卯、一色直兼時家部屬皆叛、而從憲實、直兼時家逃歸海老名麾下、丁巳、憲實發上州、庚午、憲實陣武州分陪、來從者及數萬○十一月、壬午朔、三浦時

攻持氏營、梁田名塚河津等拒之死

高率二階堂族、扇谷上杉持朝部屬、再襲鎌倉、攻持氏營、梁田氏、名塚氏、河津氏等戰死、義久及滿貞（持氏叔父）逃去匿扇谷、鎌倉寺社多罹兵燹、士卒狼藉、時高令其家士佐保田氏鎮鎌倉、是日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發分陪赴鎌倉、癸未、芳傳遇持氏於相州葛原、持氏從卒皆曰、戰死時至、持氏令一色時家諭芳傳曰、君臣素無遺恨、禍起於直兼憲直之讒、今噬臍無如之何、唯請以直兼憲直授與憲實、而彼生死可任其意、芳傳下馬拜謁、持氏授劍於芳傳、芳傳亦捧劍於持氏、而佯約和議、而擁持氏赴鎌倉、欲入永安寺、佐

持氏軍敗剃髮

長尾芳傳攻擊一色直兼等讒臣直兼自殺捕尊仲

保田氏罵芳傳曰、卿降持氏乎、我守此則不可納焉、既欲接兵殺持氏卽馬向淨智寺、芳傳示諭佐保田、佐保田開路而避之、芳傳挾持氏入永安寺護之、乙酉、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改名道繼號揚山稱長春院、戊子、長尾芳傳攻擊一色直兼及其子二人、上杉憲直及其子二人、并淺羽下總守、海老名尾張入道、三戶治部少輔、海老名上野介等、讒臣直兼家僕草壁氏等力戰而死、直兼自殺、其餘或戰死或自殺、二階堂信濃守早逃亡、跡鶴岡社務尊仲出奔、追捕之獻京都梟其首、壬辰、憲實徙持氏於永安寺而令上杉持朝千

永享十一年

京軍入鎌倉憲實東來會焉

憲實納五經註疏於足利學校

葉介胤直、大石憲儀、相更護之、

己未十一年、春正月、上杉持房、今川範政、小笠原政康、武田信重、朝倉教景等、京軍入鎌倉、上杉憲實率東士會焉、憲實遣使於京都、請宥持氏死、義教不聽、○閏月、憲實納五經註疏於下野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者、小野篁家塾也、中葉以來僧徒任焉、然不稱長老和尚而稱先生、以教授兒童、且有求者則講五經及三畧六韜等、或曰、尊氏曾祈勝軍之事於足利學校、稱有驗而招京師儒官、管之其人依水土之變而不幾早世、自是儒官厭東行而不來、故禪徒窺文

上杉憲實作足利學校條目

字着領文聖像及河內公儀及華人蔣龍溪所書匾額、今猶傳存焉、傳稱河內公者子路也　又有憲實所筆條目一通、其一曰、收蓄之時、固其扃鑰緘縢、勿浪借與人、若有志於披閱者、就舍內看一冊、畢可輙送還、不許挾歸出閫外、其二曰、主事者進退時、新舊兩人相對撿定每部卷數而後可交代、其三曰、借讀者勿以丹墨加妄句、勿令紙背生毛、勿觸沾汗手、其四曰、夏月梅雨濕蒸則至風涼可曝乾之、勿中屋瓦之漏濕、至冬月則可嚴火禁之備、其五曰、或質于庫、或鬻于市、或為穿窬所獲、則罪莫大焉、○二月、己卯朔、戊子、京軍

京軍圍永安寺上杉持房先登持氏滿貞近臣皆死

持氏滿貞共自殺

圍永安寺、憲實遣千葉介胤直勸持氏及滿貞自殺、上杉持房指揮軍卒而進、木戶伊豆入道、冷泉民部少輔、小笠原山城守、平子因幡守、印東伊豆入道、武田因幡、牙賀島駿河守、曾我越中守、設樂遠江守、沼田丹後守、木內伊勢入道、神崎周防守、中村壹岐守、共持氏近臣　南山上總入道、同左馬助、里見治部少輔、今河左近、藏人二階堂、伊勢入道、同民部少輔、下條左京亮、逸見甲斐入道、石川民部少輔、新宮十郎、岩淵修理亮、泉田掃部助、共滿貞近臣　等皆戰死、於是持氏自殺、歲四十二、金子入道獲其首、滿貞亦伏殺、原氏兄弟獲

持氏夫人入永安寺放火死

持氏二子春王安王扶乳父匿二荒山

義久被誅

其首持氏夫人入永安寺塔侍女從之放火燒塔皆死唯持氏次男春王三男安王爲乳父被扶護而逃到下野國匿二荒山上杉持房送持氏渕首於京師義教賞金子原氏賜采地憲實葬持氏骸於永安寺新建一宇號長春院（持氏自應永十七年至此領關東三十年昔基氏初任鎌倉比及觀應既爲關東主以來歷氏滿滿兼至持氏四世總九十年）丙午諸將受義教旨圍義久於報國寺義久神色不變曰我切爲囚不能報父讎若死而有靈則爲雷神以成祟於上杉家而滅其族言畢自殺衆皆憐之京軍凱旋上杉憲實居鎌倉統東國之事憲實嘆曰我依讒得罪幸雖成

憲實讓職其弟清方剃髮號長棟庵

勢州摩士氏叛其守護一色義貫

功然殺君之罪不可逃焉在今則避職剃髮以謝天下而已乃遣使於越後國召其弟兵庫頭清方讓其職○六月丁丑朔甲辰上杉憲實讓關東管領於兵庫頭清方而剃髮號高岳長棟庵主乃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像流涙曰臣素無叛心不意亂起犯弑逆之罪今死而以謝泉下冀垂照鑑而把刄欲死傍從者高山氏那波氏抱之奪刄保護歸山内療養之不日而創愈○冬十月丙子朔伊勢志摩土氏叛其守護一色義貫時義貫在和州三輪陣留守石川九郎發兵擊之○十一月丙午朔乙卯上杉長棟潛出山内

朝鮮使高得宗尹仁甫來獻國書及方物

宅入藤澤道場○十二月乙亥朔庚辰長棟以藤澤猶近鎌倉爲難避世務而隱伊豆國清寺庚子朝鮮使高得宗尹仁甫入京詣幕府立南面欄中三拜獻國書及方物於義教其書曰朝鮮國王李祹奉書日本國殿下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敦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火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今年七月發日）今春持氏滅後春王安王匿二荒山或人知之發覺小笠原政康受命搜之乳

我軍寇明

永享十二年

母長尾氏健而有智與其夫其密抱二兒逃亡跡匿其寺某院以待時變是年當明正統四年從信錄曰四月倭寇浙東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刧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防守海上寇盗稍消亡

庚申十二年春正月乙巳朔丁巳一色伊豫守潛去

一色伊豫守出奔
長尾芳傳誘殺舞木持廣
春王安王據結城氏朝図復讎

鐮倉出奔相州今泉持氏近侍諸士降上杉者密相
謀欲應一色事漏矣上杉清方遣長尾憲景太田資
光於今泉擊之未至内應者告變一色亡跡丙寅長
尾芳傳聞舞木持廣黨一色而遣使誘之曰謂新管
領清則全舊領持廣信之到芳傳宅請寛容芳傳勸
酒而發伏兵擊殺持廣其屬赤井氏戰死春王安王
潛遣使於結城氏朝請假其力復讎以與持氏遺業
氏朝感勵之答曰謹應命無二心可盡忠義乃令其
子光久迎之而聚家屬等議之水谷伊勢守梁修理
亮同將監黒田民部丞僉曰去年既應京師鈞命屬

結城氏朝援春王安王據結城城

上杉而未幾反覆則不可也言未畢光久護春王安
王而來入四人大驚曰此是一家大事安危係焉豫
不令義輩知之以我爲非夭也乃剃髮而去水谷龝
思曰臨危去則士之所恥也我唯死耳三人遂去氏
朝率其子弟原光義朝挾山川氏多化井氏玉澤氏
澤田氏等以下千五百餘騎奉春王安王入結城城
據嶮堅守且令野田氏矢部氏修古河城守之今川
式部丞木戸九近將監宇都宮伊豫守小山大膳大
夫及其氏族桃井刑部大輔及其氏族里見修理亮
一宮六郎寺岡左近將監内田信濃守小笠原但馬

朝鮮信使歸国義教答書

守塚原氏宮田氏馬場氏鹽田氏其餘慕持氏舊恩
者及亡命浪士等來從如雲殆及二萬東國震動○
一月甲戌朔壬辰朝鮮信使歸國義教遣回簡曰日
本國源義教奉復朝鮮國王殿下二使惠然傳書遠
至千里忞忞實如晤對況異產多色荷恩惟重陋邦
世修隣好恩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
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汔可小康爰煩慶賀欣
感倍恒非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來納
仲春尚寒若時保嗇義教賜扇百柄太刀十握朱椀
一具奈良酒明樽於信使上杉清方令其族性順率

新田餘族応結城起兵

武藏兵攻結城城性順辭曰兵不足清方以長尾景
仲副之○三月癸卯朔丁巳性順陣若林景仲陣入
間川待後軍之至新田餘族田中佐野高階桃井野
田部屬等應結城起兵於足利莊高階鄕據野田要
害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率軍往擊之田中等敗走
憲重得首若干級義教馳使於關東曰上杉長棟可
速率東軍屠結城長棟固辭以清方代之使者乃授
附教書及旌旗於清方清方乃促軍裝壬戌清方召
三浦介時高爲鎌倉留守○夏四月癸酉朔義教授
旌旗於上杉持房驅海道兵向鎌倉辛卯上杉清方

武田信榮殺一色義貫伊勢長野殺世保持頼弟起義教欲奪義貫妻

上杉持朝發鎌倉、武藏上野越後信濃等東北群士、聞兩上杉清方即山内、持朝即扇谷、既出軍、疾馳會焉、號數萬騎、義教令畫工僧周文與奈良新佛工彫刻雲居寺佛、周文以丹青鳴緇文都鄙、最工山水花竹、禪徒見其墨竹嘆曰、文上人者本邦文與◯五月壬寅朔、丁未、上杉長棟被義教使僧責催、而自伊豆歸鎌倉山内、促結城行裝、壬子、陣于武州神奈河、丙辰義教令武田信榮殺一色義貫於和州冨莊陣、丁巳令伊勢長野氏本姓工藤殺世保持頼於三輪陣、義貫持頼共多力勇猛、義教忌之、密諭信榮長野圖之、和州陣中、窺其便、三年而未得其時、頃間義教聞義貫妻

姿色、留在京師宅、而欲奪之、故遣使於武田陣、急促之、信榮懼其遺震怒、而獨赴義貫陣、從容曰、足下久勞軍旅、請來我營、成半日之遊、義貫諾、信榮固約而歸、設伏兵待之、義貫家僕羽伏苑氏諫曰、勿往、義貫曰、相面而約、何可僞變哉、乃率騎士十一人到武田營、信榮迎之而延焉、義貫及從騎皆著座、信榮拔刀呼曰、我奉公命、卿其不免、義貫曰、聞命、乃自殺、從騎十一人與武田交刄、皆死此、此間細川讃岐守成之襲義貫營、虜守者四十六人、戰死、長野聞之、翌日聚兵攻持頼營、持頼自率壯士力戰、殺傷若干、既而持頼

義貫妻自殺輿中

一色伊豫守起兵上杉性順長尾景仲往擊之

手把長刀奮擊數四、而自殺、獻義貫持頼及其從者首八十餘級於京師、義教令一色五郎代義貫繼家領、五郎率兵圍其家、義貫兵士拒之、無老壯或戰死、或投火中、義教令人奪義貫妻、妻乘輿而出、未入府、自投於輿中、持頼子政康逃匿、踢踏而待時變、義教爲人威嚴、及持氏滅、而彌驕暴也、義貫持頼無罪而死、諸將無安心者◯秋七月辛丑朔、是日一色伊豫守催聚武州一揆、渡利根川、攻須賀入道留守、燒其宅、守兵多死、癸卯、上杉性順長尾景仲聞之、往擊之、一色邀戰終日、甲辰、一色兵來、加焉、性順景仲將退、

兩上杉率諸將圍結城城

一色乘勝追至村岡河原、其進太急、軍列亂、性順景仲還兵奮擊、大破之、一色退陣小江山、戊申、上杉長棟發神奈川、到野本、己酉、進入小山莊祇園城、信濃国士大井持光應結城起兵、將登碓井峠、上杉重方陣国分拒之、大森氏及菅根僧徒議爲結城後援、今川範忠軍平塚備之、上杉氏顯陣高麗寺、以鎮相州、已巳、上杉清方、上杉持朝帥諸軍進到結城城下、見城嶮難陷、聞粮食多貯、故先成環圍之勢、上州兵士在西、上杉持朝率房州兵在乾方、京軍及宇都宮、土岐、小田、常陸北條氏、上杉政憲在坎艮隅、武田氏及越後信濃群士在震巽、古岩松、小山、千葉及武藏上總下總諸士在南、上杉清方

上杉清方等大軍攻結城城踰年不陷

山内兵部乞降

在坤方指揮諸軍〇八月辛未朔清方等諸軍攻結
城城累日互有勝負殺傷太多城兵一心力戰攻者
恃衆相避無奮勵之志故城兵動得利清方持朝千
葉土岐等各構層樓為防衛之備山内兵部者氏朝
弟也在城深慮謂此一城纔比鉄石之牢豈敵日本
半之大軍哉若城陷則吾家族滅耳不如早降而保
吾家兼先祖之後氏朝不知久兵部乃就長沼氏乞
降清方許之而列城下之陣既而清方使太田氏諭
諸將曰此城急攻則可陷否宇都宮曰我家之勢如
昔時則不借他力而破之須歳兵減而不能早攻令

諸將議攻城之緩急

彼強大可恥之甚大軍一舉則我先登立功若猶豫
援軍起於外則可難破之長沼氏曰我曾忤持氏肯
保小營持氏自進馬桃井岩松攻之七旬不陷日獲
首級況其此城大兵多倉卒攻之則唯殺人城不陷
不如暫待而得奇策以攻之仙波氏曰去年永安寺
之狹也春王安王脫圍而逃此城廣大今亦避留不
能知而童脫出則大變彼生於他邦不可圖也然則
此戰雖勝無益耳唯速大舉屠之而可也若緩怠有
援兵之至前後受敵則噬臍不可及也然我他邦之
人不知鄉導則唯守帥令而已於是諸軍競攻然城

皇子後龜山帝子

大覚寺門主義昭与小倉皇子相約図義教

嶮兵精不能克焉城兵亦困重圍而氣勢稍減主客
對持累月踰年謂之結城戰場

是年義教令北畠中將源顯雅全領伊勢國先是顯雅累世稱伊勢國司然以不服武家故義教令世保持頼為伊勢守護与國司對持及持頼伏誅悉以其地附授顯雅顯雅乃服武家而築大河内城居焉令其弟少將教具守多藝城其氏族部類各分授采地自是北畠家官位昇進與朝廷諸家不異大覚寺門主義昭与其兄義教不相聴嘗与小倉皇子結交屢相會一日密說皇子曰義教驕慢諸將皆畏其威而不心服今關東有亂勝敗未決皇子若謀恢復王業則我為武將催兵然則勢州北畠必不忘旧恩且一色世保餘族令恨於義教則必奉從焉幾内近国亦何有興心哉時不可失速舉大事皇子領之義昭馳密書於筑紫告菊池及大村氏菊池報曰今關東兵華東北群士皆疲於軍旅我深謀催九州兵可及来春進發想夫相應者多矣義昭喜潛招諭大和河内諸士而義昭稱病不出長其鬚髮義教怪之責之密計稍顯義教大怒發兵欲捕之義昭悟而

義教流東益之於周防世称東野州是也東者下總国地名胤頼領之遂為號

潛逃亡跡坊官大和法眼唯獨從之義教搜索之不得乃使畫工圖其貌遺諸國物色搜之義教
流下野守東益之於周防國東氏之先出自千葉介
平常胤常胤第六男胤頼始稱東氏仕源頼朝姓名
籍甚胤頼子重胤仕實朝嗜倭歌為藤定家弟子重
胤子曰胤行彌達歌道師為家受古今集秘傳所謂
東素暹者是也自是累世巧馬倭歌共為家業素暹
子曰行氏其子曰時常共列名於勅撰倭歌集行氏
弟曰氏村其子常顯常顯子師氏皆長倭歌常顯仕
下野守師氏仕下總守師氏有四男長曰益村其次
二人為禪僧所謂江西龍派慕哲龍攀是也其次則

益之也、益之元服時、土岐善忠爲之加冠、分撥其所領美濃國内郡地、泰村早世無子、故師氏以益之爲嗣、歷仕義滿義持、任左衛門佐、兼下野守、益之師小笠原淨元、學騎射、就僧玄心受兵書傳、敍術嘗從軍旅、有戰功、又慕先業、研覃歌道、凡所預會席群詠歸家諳誦、不差一字、又好連歌、常與細川滿元、山名時熈交善、與今川了俊及倭歌所開闔堯仁、堯孝、東福寺僧正徹書記等、以倭歌齊名、美濃郡上河水大出、山岳爲之崩矣、村郭爲之失矣、道路爲之沒矣、益之勸力、疊山石、築陂堤者里許、新鑿溝洫、汨其道路、而遠挽河水於安光鄕、愛原野作水田者九一萬六十餘步、歲貢倍前云、永享四年、益之歲五十六、

以病致仕、剃髮慕素暹、而號素明、又稱平田、又稱格物居士、又號鉄壁、好聚中華古器、嫌華麗之物、今年遭讒、放流於周防國、明年四月三日卒於謫所、歲六十六、益之多子、長曰氏數、任下總守、次曰氏世、任遠江守、共源氏之出也、源氏卒、又娶藤氏、生四男、二人爲僧、宗祐龍朔是也、其次曰常緣、其次曰素德、又娶一女、爲繼室、生二男、共爲僧、曰龍統、曰真超、超早世、氏數繼家、無子、以常緣爲嗣、任下野守、最達倭歌、益揚家聲、所謂世稱東野州者是也、有集行于世、定家倭歌家說、至爲氏爲相、分爲二派、素暹所傳、出於爲家、而在二派未分之前、累傳至常緣、故舉世宗之、自是以來、受古今集秘訣者、無不出自常緣也、龍統號正宗、又號蕭菴、以文字揮顯名、爲益之敘其行實、龍統師龍惺、號瑞岩、龍統弟子曰龍崇、號常菴、崇乃常緣子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一終

嘉吉元年

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二（自嘉吉元年至寛正五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花園天皇二

嘉吉元年二月己巳朔乙酉、改永享十三年為嘉吉元年、文章博士菅益長勘進之、（摘易彖于嘉吉文）乙未、従四位下畠山持國叙従三位、（武臣載公卿補任為布例）尋剃髮改名徳本。○三月戊戌朔己酉、義昭匿薩摩國民家、見農具、不知其名、毎事問之、農夫等怪之、而見其容貌、則

薩摩国民殺義昭及大和法眼

上杉清方勵諸将攻結城城

似去年物色索之者、且言語亦不常、乃劫之、探懐中、則有菊池贈答之書、又有倭歌一首連歌一句、皆曰、果是也、何疑之、翌日聚起圍其舍、義昭詠歌自嘆、農夫等遂殺義昭及大和法眼、送首於京都。○夏四月、丁卯朔辛巳、上杉清方指結城城、謂諸将曰、古来攻城起年不陷者、非無其例、然各兼武将、命以日本半國圍此孤城、既及周年、未能成功、似忽君命于當時、可遺恥辱於後世、諸将何不勵力哉、衆皆曰、實如總督之言、清方曰、然則明日可大擧攻之、諸将曰、唯命、壬午、清方帥諸軍環攻之、氏朝勵士卒力戦、其鋒不可

結城城陷　氏朝戦死　春王安王被捕

當、焉攻者多死、時有内應者、放火於城中、煙焰熾盛、樓營皆燒、士卒咽煙、進退惟谷、清方及諸将乗勝急攻之、城陷、春王安王變容逃出、長尾因幡守捕得之、其幼弟六歳小山四郎捕之、於是結城氏朝及其族并同志者、奮戦悉死、是日或戦死、或罹火、或陷隍者、總一萬餘人、清方率諸将、欲攻古河城、城守野田氏不戦逃去、矢部氏留而戦死、癸未、清方令長尾因幡守護春王安王、送於京師、令長尾憲景檢視首級、而送氏朝及魁首二十九級於京師、小山大膳自城逃去、是亦為因幡守被擒、其遣京師、唯氏朝子成朝幸逃、

今川式部丞結城右馬助等十四将共戮死

龍若、後号憲忠　上杉清方携其二子、遁出遊歴

匿常州、持氏季子永壽王、（後號成氏）匿信濃大井持光家、無知之者、（一書曰、今川式部丞首、白倉周防守得之、結城右馬助首、小串六郎得之、大戸左近将監首、高山宮内得之、宇都宮伊豆守首、土岐刑部少輔得之、小山九郎首、小山小四郎得之、結城氏朝首、上杉政憲得之、桃井式部大輔首、長尾因幡守得之、桃井和泉守并小山大膳大夫子其結城駿河守首、千秋民部少輔得之、結城七郎、結城次郎、桃井修理亮首、武田刑部入道得之、里見修理亮首、中條判官得之、一色伊豫六郎首、羽河越中守得之、桃井左京亮首、薬師寺安藝守得之、總斬首百二十餘級、生虜四十餘人、記其姓名及其得之者、以獻京師、此外步卒微賤者死亡、總一萬二千四百餘人）清方歸鎌倉、諸軍各歸國、上杉清方稍厭世務、歸伊豆國、而留幼子龍若於伊豆、携二子遁出、巡歴諸國、（一說曰、長棟潜入洛、而西遊到長門國龍門寺閑居、号留雲斬、歴年多周防國山口城下）○五月、丁酉

諸國二子德丹滑藏司

春王安王及漆崎氏於美濃垂井被害、乳母長尾氏嚙舌死

朔戊戌、義昭及大和法眼首到京師、首損難辨真僞、義教尋索其昵童問之、曰亡主缺兩齒、按撿之則果然、乃知其實、庚子、結城氏朝等首二十九級到京師、癸卯、梟之六條河原、壬子、長尾因幡守以春王安王到美濃國青野原、時佐佐木某爲義教使者、來諭長尾曰、二童不及入洛、可誅於途中、長尾與佐佐木議、而入二童輿於垂井道場金蓮寺、春王安王亦悟其死近也、長尾請二童入浴室、而後令漆崎氏併害之、春王歳十三、安王歳十一、獻首於京師、義教令金蓮寺僧葬之、春王乳母長尾氏、自初逃鎌倉、當結城之難、至垂井、臨

源義教暴殂於赤松滿祐館

終不小離其側、義教召之詰持氏子猶在否、且問黨與者、不答、嚙舌而死、○六月丙寅朔、己丑、征夷大將軍前左大臣從一位源義教暴殂於大膳大夫赤松滿祐入道性具館、歳四十八、義教天性放惰、輕侮諸將、及滅鎌倉、益驕慢、常憎性具爲人且嘲其形矮短、性具侍宴、酔舞謠曰、備前播磨美作三國之主、何思其形長大哉、義教彌嫉之、義教養猿、見人則爬其面、每性具入營、放猿數矣、性具怒斬其猿、義教又畜獒犬、見性具至、則嗾之、性具怒斬之、義教銜之、性具妹嬖於義教、忽忤旨、被殺、性具怨之、義教愛赤松伊豆

義教臨赤松館

守貞村而欲罷性具三州守護、以貞村代之、性具聞之、與其子教康、稱彦次郎、康一作祐、姪滿康、稱左馬助、康或作祐之、議曰、吾家累世忠功過人、今有何罪欲奪三國哉、君既暗、則何守禮哉、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不如速行大事、二子從焉、於是性具託事白義教曰、我家池鳥雛多多、成羣游泳、願入台覽、幸枉高駕、則何喜加焉、義教聽而約其期、性具豫令備前鍛工恭光鑄利刀三百柄、擇勇士每人授一柄以待之、是日義教遊性具館、陪從者不多、性具設盛膳、催猿樂、酒酣酉刻、放其厩馬稱抑其噪走、閉門不納衆、而伏兵三百餘人各持

藤實雅被創

細川持之畠山持國奉義勝爲嗣君

利刀進出、殺傷陪從者、義教驚曰、何事哉、教康拔其左手、滿康握其右手、曰、今日之事公自取之、家僕安積氏揮刀進、弑之席上、紛亂相擊、不知所爲也、死傷者多、權中納言藤實雅亦在其席、被瘡數所、斯波義簾、大内持世在其席、慮其力不敵、逾重垣逃出、與管領細川持之、及畠山持國等奉護義勝爲嗣君、性具聚其族、戎衣欲待征討使來、一戰然諸將互把嫌疑、各聚部屬自備、不及討性具、夜半蔭凉軒季瓊到性具宅、請受義教骸而入鹿苑院、先是幕府訛言妖童現形成群舞鸝羽猿樂、是日性具館鸝羽猿樂半時、義教遺害、自是幕府禁忌鸝羽猿樂、傳稱義教令磨工木阿彌、松田木光

赤松性具火其邸宅歸本國

赤松氏葬義教首於安國寺

試一刀裝共鞘是日將出帶此刀誤援者三義教怒
囚磨工及共有事而衆皆以為凶兆之見故磨工之
囚本阿彌累世以磨拭刀劍為業且走相及之術庚寅移送義教骸於等持
院是日赤松性具縱火於其宅率其部屬出洛歸播
磨國浦上宗安前驅其次赤松彥五郎其次赤松伊
豫守其次性具衆與其次安積氏携義教首莞爾而
馳其次教康其次滿康其次赤松能登守國祐其次
喜多野氏其次中村氏總十隊七百有餘騎翌日到
播磨河合城葬義教首於安國寺性具及教康滿康
候柩側甲午勅贈太政大臣於故左大臣源義教○
秋七月乙未朔管領細川持之兼義勝旨以讚岐守

細川持之以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山名持豊教清教之等討赤松性具

細川持常伊豆守赤松貞村大膳太夫武田信賢為
一道之將右衛門督山名持豊修理大夫山名教清
相模守山名教之為一道之將討赤松性具其兵總
五萬義勝雖幼能騎馬每日詣石清水懇祈復父讐
戊午性具聞京軍至勒其兵得三千九百七騎陣書
寫坂下細川持常素與性具善故不欲戰身為先鋒
不納他兵於國中貞村信賢雖促兵以先鋒擁塞故
不能進焉山名持豊勇猛超群勵成功之志進入播
州性具去書寫陣據白旗城而令其族龍門寺某及
上原氏率千餘騎守但馬口令彥五郎率八百餘騎

細川持常等攻一谷蟹坂不克

山名持豊破但馬口龍門寺某上原氏敗

守一谷口蟹坂令能登守國祐率五百餘騎守丹波
三草口○八月乙丑朔丙子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
田信賢帥一萬三千八百餘騎攻一谷蟹坂不克退
陣於明石人麻呂墳畔性具衆機舉國中兵二萬七
千餘騎到蟹坂議破持常等直襲京師持常信賢密
使人謂性具曰此役非以私忿致之唯若從義君命
而已何為速決勝敗且陳降服之言性具猶豫不進
性具先鋒浦上氏中村氏等競馳信賢等拒之此時
山名持豊督三萬騎破但馬口龍門寺某上原氏敗
死性具失援入白旗城持豊讚岐守持常等繼至大

死持豊持常圍白旗城赤松彥五郎及伊豫守降

性具諭其子教康令遁亡而自殺

破性具諸軍皆退守城持豊持常圍城十重每日挑
戰城中勢疲糧乏○九月乙未朔甲辰山名持豊等
迫白旗城赤松彥五郎及伊豫守降城兵皆謂親族
猶然況於我輩哉乃皆離散性具諭教康曰京軍甚
多我兵甚少城陷在今日我欲自殺汝赴伊勢可憑國
司北畠家彼與我同祖則何拒之哉若不納則詣熊
野為僧可待其時也教康曰小子縱赴他國以免死
乃翁既歿則何以安心哉願同死焉性具怒曰不聽
我言則父子之義絕矣教康不得已而逃出於是性
具問安積氏曰城未陷乎安積曰事急時至性具自

性具部将安積氏斬山名家吏影安影光而死

殺、歳六十一、其親族六十九人皆死、安積収其屍、焚城自
呼其名進戰、山名教清家吏影安射安積不中、安積
自刎、十三人遂斬影安及弟影光而戰死、満康及浦
上宗安、喜多野氏在子城、為敵被破、而奔筑紫、播州
平、山名持豊甥性具及安積首、歸京師、諸軍皆凱旋、
梟性具首於三條西洞院新獄、暴安積首於其側、令
佐佐木六角京極両家及畿内近國群士更日守之、
旌其逆罪於天下、教康聞行到伊勢、趙見国司、国司欲捕之、教康自殺、歳十九、満康到
筑紫、然松田氏既而渡朝鮮國、頗振兵威、號清源義水將軍、經年歸朝、匿河内国太子山、謀興其家、
勝賜播磨於持豊、美作於教清、備前於教之、赤松氏

赤松貞村陳請宥恕

滅、其領國悉屬山名家、其強勢冠諸將、持豊剃髪、改
名宗全、是時赤松貞村陳曰、故將軍欲賜播作備三
州於臣、故性具行大變、臣於性具不可戴天之讐也、
幸列征討使、願手刄性具之志、然総督細川持常唯
陣須磨明石、不進兵、臣與武田信賢請先驅、不肯聽、
故山名族建殊功梟賊首、如臣無尺寸之忠、然罪在
総督、不在臣也、卿冀宥恕、時人議曰、貞村蒙寵恩、不
能死於弑逆之席、若其力不敵、則自殺殉死而足矣、
不能然、而且為持常被擁、不能挨及於凶賊、何以列
幕府、武管領等相議、不加賞不及罰、唯領舊地、准大

俗稱曰室館大名

少貳嘉頼逃奔對馬

嘉吉二年

小笠原政康卒

小笠原氏部下争立嗣大乱

名列、聽歳初獻椀飯、儕人嘲哂、衆皆指笑、貞村愧恥
病死、〇十一月、自旗從西國羣士或自來、或令兵卒
會京、軍唯少貳嘉頼不然、至此、義勝令大内介教弘
討其罪、嘉頼戰敗、避筑前奔肥前、義勝賜少貳領地
於教弘、嘉頼欲再復其國、教弘擊破之、嘉頼逃奔對
馬、
壬戌二年、八月、己丑朔、丁酉、信濃國守護小笠原政
康卒、有二男、長曰持長、次曰宗康、家臣常葉氏稱遺命、立宗康為
嗣、春日氏等部下五千餘人属之、溝口、上野、坂西等
族属持長、未満二千人、遂戰於善光寺漆田原、六戰

下郷某新針治玉体有驗

持長皆敗、至第七回、持長奮擊死戰、手斬宗康、然國
中未平、持長母甞為畠山徳本妾、生義就、由是持長
假其勢而全領信濃、宗康子政秀猶幼、故敵之、〇冬
十月、戊子朔、庚子、天皇不念、移別殿、壬子、天皇平復、康富記曰、帝患瘧、外科久阿弥曰難治、典藥頭丹波頼豊及醫清阿、獻御藥、畠山徳本令針醫下郷氏參内、諸卿或曰、針治玉體可忌、憚焉、下郷既退、中納言藤公有、藤定親及清原業忠奏曰、本朝古來、置針博士、若不治玉體、則何用哉、詔曰可也、由是下郷針治果而有效、至此賜盆一沙金三十両於下郷、其餘宮醫和氣茂成、保成、丹波季長、盛長、篤忠等望請診候、然不及勅喚、
〇十一月、戊午朔、
甲子、義勝元服、二條關白藤持基加冠、右中將藤公
綱理髪、勅使藏人辨藤俊秀赴室町第、賜御冠御直

源義勝元服、補征夷大將軍

衣而敘正五位下、任左中將、補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權大納言藤時房・藤持通・藤實雅・權中納言藤定親・藤宗繼・藤兼卿・參議藤資親・藤持季・三位中將源通尚著座、中將藤雅親呈冠、中將源資益持泔坏、武家冠儀有二式、義滿義教用武家様、而其時管領加冠、義持用公家様、而關白加冠、今般畠山德本欲用義持例、故請持基蕃造次第行之、乙丑、勅使大内記菅在豊、大外記中原師世・左大史小槻晨照各束帶、捧位記宣旨、各納到室町第、義勝令左兵衛佐藤永豐受之、而每管盛沙金千兩、投三使、九條前關白藤滿家作家或補、一條前攝政藤兼良・近衛左大臣藤房嗣・鷹司右大臣藤房

嘉吉三年

朝鮮國使來朝

平・久我前内大臣源清通・大炊御門前内大臣藤信宗・西園寺前内大臣藤公名・花山院内大臣藤持忠、及月卿雲客、地下諸臣悉皆來賀、

是年當明正統七年、

癸亥三年、五月、乙卯朔、朝鮮人來朝、到兵庫、時管領畠山德本謂、朝鮮人託事貢職、然實爲商買也、且幕府幼稚、國役之費最無益也、不入於京都、可還於其國、彼國使者言、爲奉弔普廣院殿、來朝、不敢爲商買來也、德本許其入洛、而以東山雙林寺側景雲庵爲旅館、令斯波義健時齡猶弱、称千代德監供給事、課彼於諸將、

畠山德本欲令赤松則重併播復舊領、山名宗全怒而發兵

征夷大將軍源義勝殂

然辭、不肯、赤松則重入播磨國、欲略播州、先是赤松貞村死、畠山德本等謂、滿祐逆罪既伏誅、戮其父祖積累之功、不可絶其家、赤松滿則死於明德之戰、其子則重不預嘉吉之逆謀、乃令則重繼家、然未及授封國、播州浪士等蜂起、迎則重於播、而欲并播復舊領、山名宗全聞而怒曰、彼逆徒之族、何奪我恩賜之國哉、乃發但馬國、赴播州、○秋七月、甲寅朔、甲戌、征夷大將軍左中將從四位下源義勝殂、齡僅十歲、治世三年、葬於等持院、號慶雲院榮山居士、等持院有童子像、即是義勝也、傳稱雖幼善馭、至此誤墜而夭、建仁寺龍泓哀詞有十歲兒能騎馬之語、丙子、勅贈

山名宗全擊赤松則重、則重自殺

南朝復起、以楠次郎爲帥、夜襲禁中

左大臣從一位於義勝、辛巳、山名宗全擊破赤松則重於播州、則重逃到播州有馬自殺、宗全復領播磨、是月、吉野十津川・河内・紀伊群士等蜂起、欲再興南朝、日野一品藤有光入道祐爲内應、○九月、癸丑朔、乙亥、和州・河州・紀州兵三百人間行入洛、分爲二隊、楠次郎爲帥、越智氏爲監、夜襲禁中、内裏土御門、或入清涼殿、或自局町放火、南兵一人揮長刀逼天皇、眼眩而斃矣、王體幸免、潛幸近衛左大臣藤房嗣第、南兵奪三種神器、既而武家援軍競來、南兵逃去、東門衛士佐佐木黑田判官追而取還神鏡、捨寶劔於清水

京軍誅日野一品及入道祐光

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約貿易

坂僧心月奴而獻之殘黨携神璽登叡山奉萬壽寺
皇子（南朝後龜山帝之子）請之還俗尊之號南帝聚催兵士招
山僧山僧不應之天皇移一條東洞院御所畠山德
本遣諸將於叡山攻南兵山徒亦屬京軍擒氏越智
氏等拒之已卯糺內應之罪誅日野一品藤有光入
道祐光庚辰有光子參議右大辨資親陳解不黨逆
謀然不赦梟其首○冬十月京軍及山僧攻破南兵
壘萬壽寺皇子及首魁者或戰死或逃去京軍得其
首若干級凱旋未能得神璽是年對馬守宗貞盛與
朝鮮國約貿易自是宗氏常接對之事凡商船來往

本朝通鑑　後花園　十六

文安元年

内裏爆竹

藤房平首唱革命之事

京商訴論酒麹賣買

互無印契則不許交易
是年當明正統八年
甲子文安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戊辰夜内裏爆竹畠
山德本候四足門（禁裏及伏見殿十八日其餘十五日爲恒例爆竹俗曰三毬打）○
二月辛巳朔乙酉藤房平及諸卿議定革命之事於
陣座改嘉吉四年爲文安元年（採用權中納言藤兼鄉所勘尚書文思安安字）
藤兼良私語中原康富曰文安齊懿林王之諡也
又唐順宗諡至德弘道文聖大安共不爲吉例然既
有至德年號而爲嘉例則文安亦可無妨○四月
西京人與東京人訴論酒麴賣買事西京人不堪愁

事

六角久頼爲家族被逐

美濃國乱

芳野南軍復起

憤聞北野社入居焉管領德本與京極持清（時爲侍所司）
相議遣兵捕彼黨彼黨鬪諍放火西京悉焦土○秋
七月戊寅朔近江國守護佐佐木六角久頼（後改政頼）爲
其家僕被逐逃在其族大原氏家既而復國丁亥美
濃國亂先是國主土岐持益殺守護代戸島某至此
戸島族頼假近江國兵襲擊美濃國燒垂井驛殺土
岐族從四十餘人南方殘黨奉高福院皇子（南朝皇胤）擁
神璽入吉野山奧招聚鄉民興復古宮號吉野新帝
舊功群輩來崇之熊野社僧馳使告京都時人嘆曰
神鏡昔混灰塵寶劍既沈西海唯神璽自神代傳來

本朝通鑑　後花園　十七

和泉兵奉圓滿院法親王源勝起兵

叡山里民蜂起攻日嚴院

文安二年

之寶也今在外都深山而遁避帝座可太息之甚也
○八月和州泉州紀州兵士奉圓滿院法親王源勝
（南朝皇胤）還俗而起兵據八幡山以窺京師畠山德本發
兵攻之不克死傷者多細川出羽守師師會畠山軍
擊之不克畠山細川合兵復攻之南士戰疲陣破去
八幡○十月叡山里民蜂起攻日嚴院訛畠山德本
許改香妙法院門主（日嚴院隷妙法院此時住持三條大納言實雅子与德本不快
故里民訴合假暴掠如此）
乙丑二年十二月源義成以細川勝元代畠山德本
任管領

文安三年、僧龍泓寂
龍泓賛林和靖詩
龍泓故宮草色詩
又題梅船詩
時人推巖泓稱桂翠二翁
龍惺祭文、龍賦号蟠淵
南軍起、紀州畠山家令遊佐兵庫擊之不利、

丙寅、三年、秋八月、丁酉朔、辛丑、建仁寺僧龍泓寂、東益之子、號江西、以詩文與得巖齊名、然文則巖優、詩則泓優、泓曾賛林和靖曰、西祀東封泯一外、梅花世界鶴乾坤、巖見之曰、佳句也、然泯一外、下三連何不賛敲推哉、泓曰、無他字優之者、巖暫吟按曰、我亦不能改之、時人以為訴欄、其故宮草色詩曰、何王宮殿粉牆乾、怨満東風芳草残、歩輦不來春雨晴、白頭阿監隔簾看、又題梅船曰、横斜軽泛水淙淙、載得黄昏月一窓、猶有離騒遺恨在、風吹不到汨羅江、其餘為世所稱太多、永享九年、得巖寂、泓獨為文字禪之首唱、禪徒推巖泓、稱桂翠二翁、（巖號雙桂、泓號續翠、）寓比宗門遷同、嘉吉元年、泓住南禪寺、既而退歸建仁、其法嗣龍惺祭文曰、師之名流如行空風、讃風之力、風何其風乎、師之文光似印海月、擧月之明、月何其月乎、吾山七百餘苾蒭、即師之分身也、其土十八灘、波浪、即師之辨舌也、龍惺龍賦（號蟠淵）九龍攀龍統龍崇等、共泓之門流也、其徒誇說曰、達磨以十月五日寂、榮西以七月五日寂、龍泓以八月五日寂、異域異時同其日、如合符、紀州軍復起、紀州、畠山所領、故其家令遊佐兵庫聚兵擊之、徳本受義成旨、遣宇都宮祥綱為援軍、

上杉清方卒、家令長尾昌賢假統領関東
文安四年、細川勝元
畠山徳本遣將大軍攻紀南軍
富樫亀童与叔父高安訴論告戰、畠山徳本援亀童、分領半国

南軍挑戰、京軍不進、南軍襲擊宇都宮、遊佐敗走、〇十二月、壬子、僧録司周鳳集其徒、詣幕府賀曰、伏聞鹿苑相公、戊戌之歳誕生、君子曰、戊戌二字皆從戈、字蓋武成定天下之兆也、果如其言、令幼府君名字義成二字亦皆從戈字、必與鹿苑相公同武徳乎、項年兵庫頭上杉清方卒於鎌倉、（或曰、清方入浴而鬪、歸路自殺於途中、）東總統領者、清方家令長尾昌賢假行事務、然八州諸家各成割據之勢、相互爭鬪、
是年、當明正統十一年、（日本考略曰、六月倭冦海寧乍浦所、十月倭冦壯古所、）
丁卯四年、二月、管領細川勝元、前管領畠山徳本、令宇都宮祥綱、及遊佐兵庫率大軍再向紀州、南軍力戰、遂敗入湯淺城守、京軍進攻圍之、〇五月、戊申、富樫亀童與叔父安高訴論加賀國守護職、管領細川勝元與安高善、前管領畠山徳本與亀童善、故使亀童安高分領半國、〇六月、辛酉朔、乙亥、罷近衛關白藤房嗣、以太政大臣藤兼良為關白、補氏長者、而牛車兵仗如故、初二條持基在職之間、房嗣兼良共競望、持基薨而房嗣任職、兼良歎歎、屢就義成母重子愬訴之、故重子令勝元執奏、然房嗣未上表、鷹司左府房平亦望請以官次任職、朝議難、鷹司家兼平以

長尾昌賢迎持氏子永壽王於信濃為關東主

來、冬家不任職、則似中絶乎。冬家（平ノ父也）房一條家實經以來、藤内實雖不任職、然蒙内覽宣、則不可謂中絶乎。且内經（子内）實以後四世、當職非鷹司之比、或曰、内覽雖不備關、亦有其例、則一條家亦當職中絶之謂也。群議未決、然不能拒、武家執奏而兼良遂其志。○八月、庚申朔、癸亥、長尾昌賢等與關東諸將議、迎持氏季子永壽王於信濃大井持光家、為關東主、先是既告京都、望請此事、義成許之、故其議定、永壽王既出信濃、到上州、是日發上州、戊辰、入鎌倉、居淨智寺。丁亥、僧周嚴自建仁寺移住相國寺、（嚴號東沼、能屬詩文、其集五卷、名曰

氏朝季子成朝仕成氏、冀謀復父讐

流水集、行于世。）九月、庚寅朔、義成遣今川播磨守於鎌倉、帶綸旨及教書、許令永壽王為鎌倉主、永壽王元服、受義成諱字、號成氏、關東群士等崇之、稱御所、如持氏時、於是長尾昌賢迎上杉憲實季子龍若於伊豆山、入鎌倉、元服、號右京亮憲忠、為鎌倉管領、居山内、而娶扇谷上杉持朝女、而兩家相睦、關東暫無事、結城氏朝季子成朝亦得赦、自常陸國來鎌倉、仕成氏。成氏亦有為父復讎之志、密與成朝謀、然以鎌倉再興未得衆心、故默而待時至。○冬十二月、己丑朔、乙卯、勅尊嚴親伏見入道親王道欽為太上天皇、權大納

上太上天皇尊號詔書

湯淺城陷、捕次郎戰死、円滿院及皇子首

言藤公保為上卿、行詔書之事、詔曰、朕以寡德、忝嘉符、膺鳳展、正綱紀、軒丘之就日、未照蒼生之心、皇家之聖風、盡育華夷之俗、抑貴親者禮、昵族者仁、因茲為闡朝章、於奕代、忽巇峻、號於射山洞戶、迎奉、振英益馥、汾陽疊浪、金石列聲、是則治世之洪猷、達道之原化、粗雖無舊典之準的、今特加新制之崇儀、宜上尊號、為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内大記菅在治草之、而御畫廿七日三字）○十二月、宇都宮祥綱遊佐兵庫攻湯淺城、南軍糧乏、且無外援、城遂陷、捕次郎戰死、圓滿院皇子自盡、祥綱送其首於京師、紀州平、南帝

自盡

文安五年

太上天皇尊號詔書

猶帶神璽、保吉野深山、鄉民等僅衛護之、是年、妙心寺宗弈移住大德寺、（大德寺徽翁一派相繼住焉、然以弈為老僧、故特別勅住焉、弈曰、虛堂八十再住山、老僧八十初入寺、無愧因避、喝一喝、少焉退歸妙心寺、明年寂）

戊辰五年、春正月、戊子朔、丁酉、畠山德本獻南方皇子及楠次郎等首於幕府、關白藤兼良及公卿詣室町賀之、甲寅、畠山德本令其家族携南方皇子首赴七條河原、判官坂上明世大石惟弘奉勅往會而受之、德本請徇大路梟獄門、關白兼良謂梟皇子首未聞先例、故判官撿察之耳、戊寅、太上天皇答詔書曰、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尊號為太上天皇

赤松滿康首到京師

者、忽驚叡覽、更想異事、太上者至尊之號也、貴於君、
天皇者登極之稱也、大於帝、是聖主之所措、非人臣
之所居、況亦內無遜位之名、外欠傳國之德、唯以為
族之高義、豈拜尊親之憲章、孰與得崇重於當時、避
訕於後代、早罷太上之徽號、令遂謙下之懇懷、謹言、
從三位式部權大輔菅右豊草之、世尊寺前左衛門佐藤伊忠濟書之、菊亭中納言藤
教房捧之參內、附藏人頭藤資綱奏之、不待勅答而
去、少焉資綱為勅使參院、就左大辨藤俊季演叡旨、
而歸、此時前右府藤公冬第為上皇御所、故与內裏近、○八月癸亥、凶賊赤
松滿康首到京師、其滿康事既見前、然不詳其終、至此首到京、事見康畐記、而不載其

源義成催詩歌會

南禪英文詩

僧靈村詩

僧等蓮詩

趣、或曰、滿康項年謀與南朝、及紀州城陷、匿身於山林、至此伏誅、或曰、伊勢国司北畠教具捕誅之、獻首
於京師、項年義成圖四時植物於障子、令禪徒作詩、廷
臣及武士等詠歌、前南禪英文號景南、正月梅詩曰、乾
坤清氣百花魁、占得春風第一開、從此長安二三月、
任他桃李稱輿臺、倭歌則飛鳥井祐雅詠之、靈村號愚
極、二月柳櫻詩曰、鶯梭織柳線纖纖、日暖櫻花雪歷
譜、二月門庭春富貴、詩歌宴罷半簾薰、倭歌則飛鳥
井雅永詠之、等蓮號芝雲、三月松藤詩曰、凌霄固有矮
枝姿、成立依他不自持、滋蔓貪緣古松頂、開花占得
暮春時、倭歌則冷泉持為詠之、東福寺明篤號信仲、四

東福寺明篤詩

天龍周勝詩

僧周鳳詩

建仁清播詩

月早苗詩曰、農務村村佩犢耕、翠雲萬境寸苗生、誰
知會語補王化、微雨溪邊布穀聲、倭歌則飛鳥井雅
親詠之、前天龍周勝號春林、五月稚竹詩曰、清蔭能教
仲夏寒、錦繃王立幾千竿、何人倚笛江南雨、風羽毿
毿深未乾、倭歌則細川道賢右馬頭成賢入道詠之、周鳳號瑞
溪、六月瞿麥詩曰、堂前繡竹小嬋娟、碧黛紅裙日闘
妍、誰記杜陵曾入寺、山庭寂寞麝香眠、倭歌則一色
教親詠之、建仁寺清播、七月桐上三日月詩曰、桐葉
曾知封彩清、今雨露共恩榮、高枝涼月蒼蒼好、要
聽來儀雙鳳鳴、招月庵正徹倭歌曰、散執猶不見害

僧祖默詩

僧龍惺詩

僧周嚴詩

乃鳳毛不宿桐葉兮留秋之三日月、傳稱、時人謂徹歌諷刺時政、由
是譽彼貶謫、其後詠秀歌被赦而歸、一慶號雲章、八月萩萩詩曰、萩葉萩
花同一窩、曉風吹月影婆娑、門前車馬塵如海、野水
寒塘興雅多、倭歌則常光院堯孝詠之、祖默號在拙、九
月菊紅葉詩曰、未見題詩對御溝、滿林楓樹曉紅稠、
天憐霜葉兆無伍、為駐黃花伴脫秋、倭歌則久我清
通詠之、龍惺號瑞巖、十月檜落葉詩曰、野水東西岸岸
楓、飄零十月捲寒風、誰知雲幕畫屏上、錦樹長留霜
後紅、倭歌則畠山持純詠之、周嚴號東沼、十一月山雪
杉詩曰、律入黃鐘寒尚加、滿山矮木六英花、森森祇

僧恵方詩

宝徳元年

冷漢皇斂迹、岫横雲走白蛇、倭歌則畠山義忠詠之、恵芳(號華岳)十二月梅雪詩曰、一樹臘前新吐蘤、瓊瑶枝重壓横斜、晩來莫使了童拂、好有寒梅雪裏花、倭歌則正晃詠之、(又靈村善草書、學子昂筆法、又好丹青、常畫文殊像云、)已巳、寶徳元年、二月壬子朔、丁卯、權大納言藤敎房兼左大將、此時左大將闕、右大將藤實量望請轉左、帝欲聽之、而令敎房兼右大將、然兼良固執奏曰、攝家不經右直任左例也、若實量轉左、則我子敎房不顧任右、雖大納言、而罷朝參耳、未聞對當職執柄子爭轉任例、不平殊甚、帝曰、朕既約實量、如何、兼良奏中

幸本朝改變勅詔之例一卷、帝不能抑之、敎房遂拜任焉、○夏四月、辛亥朔、庚午、鎌倉成氏潛兵至江島、揚旗謀討上杉憲忠、憲忠令長尾昌賢追之、戰濵畔、鎌倉又亂、己卯、勅左馬頭源義成補征夷大將軍、聽禁色、大外記清原業忠、左大史小槻晨照、捧宣旨至室町、晨照進將軍宣旨、攝津之親受之、白義成、而授沙金二裹(各十兩)於晨照、次業忠進禁色宣旨、左衛門佐藤永繼受之、而授沙金一裹(十兩)於業忠、其次伊勢守平貞親召外記史生等、授禄(千匹)各鵞眼、上卿權中納言藤持季自陣座不改束帶到室町第賀之、是月、義

若狹白比丘尼入洛

成判始、行吉書、細川勝元爲上首、頭人波多野氏、二階堂氏、問註所町野氏、攝津氏、奉行布施氏、役者清貞、綱齊藤氏侯焉、先寄納神領於石清水、而加判、事畢、公卿雲客各到幕府、謁義成賀之、(康富記曰、義成問判字於清原業忠、業忠對曰、竊聞義滿義敎兩公草書義字、是用諱字之例也、義持公草書惡字、是不拘諱字之例也、然如此之事、紀傳道所詳知也、臣家無勘進之例云云、)○五月、若狹白比丘尼入洛、若州有一匠、生一娘、甚愛之、毎日傭於人家、得肴菓則不食之、裹而歸畀娘、常也、一日入深山伐木、逢異人、得奇菌而歸、以其非常之物、故藏不畀娘、娘待父之出、取食之、父歸聞之、太悔焉、其奇菌蓋芝草

之類也、一説曰、入龍宮得人魚肉而歸、娘取食之、其娘長壽爲尼、保齡八百、其色白、故稱若狹白比丘尼、又稱八百比丘尼云、若州後瀬山邊有洞窟、前有川、白比丘尼自掛橋往還、遺跡今猶在云、(月録曰、若狹白比丘尼上洛、与東国比丘尼偶會相語、由是知其名不虛、然康富記五月閑而其所語之趣不知爲何事、蓋東国比丘尼亦異常之人乎、俗說稱白比尼、若談古來京殊諸源平合戰之始末、又稱面見義經、假修驗者之形過北陸道云、)○冬十月、勅僧一慶住南禪寺、號雲章、洛人關白兼良庶兄也、少入東福寺、爲岐陽方秀弟子、評論碧巖録、永亨七年、應伏見殿(道欽)需講元亨釋書、至此住南禪寺、十二月、辭印、慶恒講百丈古規、跋之、作清規要綱、又以五

寳德行冬至恩詔

燈録取捨不一、互有異同、造五燈一覽圖、又喜誦程朱之說、寳德三年寂、惠鳳藏主作行狀○十一月、丙午朔、冬至○十二月、丙子朔、己丑、施行冬至恩詔、詔曰、龜策闘充符、則軒皇膺天正之期、鳳曆頒新朔、則漢主享日至之禮、威嚴叡哲之感、必有受命之休、朕登紫極、雖恭齋巽之尊、盻赤縣、未施滋涼之化、爰有司奏云、十一月朔日冬至、尺竿通測景、寸管記封陽、惠澤波暄、負氷之鱗早浴春德、蒼穹風軟、蟄雲之翅、先知南飛、時應紀而降佳辰、天不言而授延祚、聖堅古猶希值、斯運昧菲今何成、自娯與衆庶同兆祥、為

細川持常卒

一色教親卒

群臣共相賀、自寳德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以赦除、庶荅章首珍貺之猷、呈乾心資始之瑞、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壬申、讃岐守細川持常卒、歲四十一、為阿波參河兩國守護、無子、以姪為嗣、細川系譜、頼之弟滿之有二男、長曰持常、次曰頼重、一本頼重兄曰基久、而無持常、蓋其持常基之同人、改名者、今據系圖、則基之子曰頼久、頼重子曰氏久、以康富記參考、則頼之亦頼重子、而養於持常者乎、是月、左京大夫一色教親卒、赦義貫子義直、復其家、據一色譜、則義貫教親為從兄弟、義貫誅死、教親繼家、而卒無子、故義直代之、一色累世稱左京大夫者為嫡、

寳德二年

加謚夢窓國師詔書

庚子、二年、六月癸酉朔、戊戌、管領畠山德本請讓總領職於其男義夏、義成授安堵之判、父子拜禮獻物、○八月、壬申朔、戊戌、詔使右中辨藤教秀赴天龍寺、加謚夢窓國師、稱佛統國師、詔曰、嫩桂高風傳餘芳於日域、曹溪衆派湛勝流於龍門、實非絶倫之俊英、爭擧列祖之綱紀、正覺心宗普濟玄猷國師、無準之嫡孫、佛國之真子、奉叡旨於三代、馳徽猷於五朝、此土釋迦、濁世彌勒、朕受法衣而慕道化、染宸翰而加褒章、特謚曰、佛統國師、前參議菅益長艸之、後醍醐帝、建武元年賜號、僧踈石稱夢窓国師、光明帝、貞和二年、謚加正覺二字、光嚴帝、觀應二年、加謚心宗、後光嚴帝、延文三年、加謚普濟、

六朝國師

寳德三年

源義成遣僧允澎聘大明國

後圓融帝、應安五年、加謚玄猷、至此六度、稱六朝国師、僧景三京花集曰、寳德二年、庚午王師問罪於鎌倉元帥、關以東為之騷然、凡佛宇僧盧在相之南北者、或為焦土、或為戰場、國人不遑寧處、僧賀上人亦被堅執鋭、霜露蒙之、風雨沐之、捕虜斬首、不知其數云、

辛未、三年、八月、源義成遣僧允澎聘大明國、其書曰、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水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時、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伏以大明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氷天、西月嵎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

僧龍睬龍淵從使僧入明

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兼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聲職貢見恕爲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爲專使以僧芳貞爲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猥蒙嘉尉仰荷鴻庥謹奉表以聞其信物則馬二十匹撒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黃一萬斤馬腦二十塊貼金屛風三副黑漆鞘柄太刀一百把鎗一百柄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匣扇一百把書尾記曰景泰二年歲次辛未秋八月日本國王臣源義成此時建仁寺僧龍睬號九淵龍朔號東叟南等從使僧南遊大明○九月斯波義繼一名義健是千代德也乃部屬尾張國守護代

斯波義繼部屬有吉

義成制爭令清原業忠命其名

織田氏與其同僚甲斐氏論事忤義繼旨而罷其守護代義成諭義繼及甲斐令織田如故然不應命義成怒議誅甲斐大夫人重子諭止曰不可也恐爲亂階乎義成不聽重子不悦乃去洛中蟄居嵯峨義成憂之德本到嵯峨聞重子所憤而與細川勝元細川成之畠山滿則德本叔父山名宗全一色義直京極持清議令三寶院准后義賢說義成和解之然重子謂將軍猶左祖織田則老寡婦不可再入洛故事未平義成伐生屋椽前之桐以制爭令少納言清原業忠命其名業忠名之曰衛文其意謂詩美衛文公國富民

享德元年

東福寺英文詩

豐有營作之功是其所取也且桐者幕府家紋也故命衛護文德之義云云

壬申享德元年二月乙丑朔己丑義成授書於飛鳥井藤雅親謚爲歷朝鞠道師範且禁賀茂松下私例并田舍輩妄着葛袴及沓自是武將賜鞠道謚文於飛鳥井家爲例○七月萬壽寺梵鰕請東福寺英文號景南時歲八十八定十境曰十地超關曰大雄寶殿曰新花更雨曰枯木回春曰東軒曰南院曰琴臺曰鏡沼曰三山神祠曰千松客逕英文作四韻一偈并述十境曰東軒虛豁包南院海上三上當處閑夜月無心臨鏡沼暮雲有意倚琴臺新花雨逐空談散枯木春從冷坐叩親禮大雄超十地千秋夾逕接古來天龍寺長老等遵作

改元享德

千葉介惟亂擊上杉憲忠

畠山德本辭職細川勝元代之

德本黜政長以義就爲嫡自是起一家鬩

丙辰改寶德四年爲享德元年依世上疱瘡之患也文章博士菅爲賢勘之撰尚書世世享德文流俗享作京誤也○九月鎌倉成氏令千葉介惟胤擊上杉憲忠戰于七里濱憲忠退陣相模國糟谷關東大亂○冬十月畠山德本依病辭職細川勝元代之再任管領德本久執武家權族大威強其家臣等亦專横德本初無子以姪政長持富子爲嗣既而生義夏甚愛之義成賜義字以爲諱德本遂黜政長以義夏爲嫡改號義就任伊豫守而德本告老讓其領國於義就任右衛門佐初自畠山氏在關東遊佐氏神保氏共爲家老及其家

細畠二氏殆准公臣、而遊佐氏爲河内國守護代、部屬家僕悉立二氏下風、及德本時、須佐氏被眷遇、預家事、而爲義就佐臣、神保悪其勢日強、而謀奉政長爲家督而已、與遊佐專家事、由是一家分爲二、政長附須細川勝元、以假其勢、畠山道祐（初名満則）當時老士也、故諸家不和、則與三寶院准后義賢、右馬頭細川成賢相謀、諭解之者數矣、至此歎一家之鬪、盡心和解之、然其中心左祖義就、家臣等黨神保者亦多、德本不能制之、而不平、德本家門不整、勝元爲山名宗全婿、而家相睦、由是畠山家不振、義成聞鎌倉亂、遣

斯波義繼卒

義敏、持種嗣

享德二年

禁中催蹴鞠遊

使者帶綸旨諭解之、成氏歸鎌倉、憲忠爲管領如初、然君臣嫌疑猶不止、○十一月、治部大輔斯波義繼卒、無子、義成擇其族可爲後者、衆皆舉大野義敏、然斯波家士甲斐氏、朝倉氏、織田氏等擬議未果、按斯波家譜、義敏、義種曾孫、満種孫、持種子、義繼從弟也、或曰、義敏實修理大夫大野義鏡子、而澁川族也、斯波澁川両家相睦、故持種養之、至此繼嫡家、

癸酉、二年、三月戊午朔、甲申、禁中催蹴鞠遊、享德記曰、御鞠、主上上皇自降庭蹴鞠、始於後白河帝、刑部卿藤頼輔受鞠道於拾遺亞相藤成通、其子宗長、雅經傳之、立難波飛鳥井両流、後鳥羽上皇尤長此藝、以定上八人中八人下八人之式、又立鞠神祠、令紀行景爲神主、其後亀山帝再興鞠道、御子左大納言藤爲家得其能之名、以爲家業、然御子左家絶、難波亦衰、唯

享德三年

畠山德本逐政長、以義就爲嗣

飛鳥井一流爲鞠道之宗云云、

甲戌、三年、夏四月、前管領畠山德本放逐政長、以義就定之爲嗣、欲請義政而賜教書誅政長、政長潛匿細川勝元家、而令其黨居山名宗全家、德本不能遂志、義政亦不及制之、神保氏等彌左祖政長、招義就黨、○秋七月辛亥朔、詔左大臣藤房平爲關白、補氏長者、詔曰、朕以瑣薄之身、久居黔元之首、非股肱之力、爭致經緯之功、爰左大臣藤原朝臣恭累葉之跡、居左弼之任焉、酌繼綸之波、登大麓之位矣、萬機巨細、百官總己、先關白、然後奏下、一如舊例、庶施一

畠山義就與政長將戰

匡之餘作、普闡九衢之洪猷、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又賜隨身兵仗、詔曰、進善施上賞之仁、國家之遺美、立賢享重任之禮、人臣之嘉名、左大臣藤原朝臣鼎貴叶政要、棟輔足褒崇、仍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以爲隨身兵仗、分嚴威於霜伏、增榮耀於星躔、主者施行、此二詔見康富記、乃知關白之任、兵仗之賜、每度詔詞可以類推焉、○八月、庚辰朔、戊戌、畠山義就與政長欲挑戰、清原業忠宅在其近鄰、懼有兵火、移家藏文書於他所、而身攜妻兒避寓醫師上池軒、近國群士聞變競來、今夜義就部黨離散、到山名宗全館、多屬政長

山名宗全令人放火於畠山徳本家
義就奔伊賀

者、畏勝元宗全、左袒政長、且依神保氏誘招也、庚子、義政召諸將戒嚴、山名教之彈正相守東門、武田國信守西門、細川勝久兵部少輔守北門、其餘羣士競集幕府、但細川勝元、山名宗全不來、廷臣等各朝禁中、分武臣護左衛門陣、今夜山名宗全遣浪士等放火於畠山徳本宅、徳本竊逃赴叔父道祐宅、義就避難到山名教之宅、不納之、乃去入遊佐河内守國助宅、徳本義就部下悉分散、辛丑、洛中不靜、今夜遊佐國助自燒其家、奉義就奔伊賀國、丁未、畠山徳本蟄居建仁寺西來院、細川勝元携政長詣幕府謁義政、翌日政

細川勝元使政長為畠山家督、誅其臣磯谷氏

長移徳本舊第、為畠山家督〇九月、己酉朔、壬戌、義政令細川勝元誅其家臣磯谷氏、初政長遭徳本之怒出奔時、磯谷專為之左袒而作紛亂之階、徳本蟄居、義就出奔、政長繼家、皆勝元宗全所為而不出於義政之意、故惡二將之強、雖不能抑之、然中心不平殊甚、勝元察之、以磯谷為首惡殺之以謝焉、義政亦解怒、此時斯波義敏不能制家臣甲斐織田等之強、畠山家族爭亂、故細川獨立輕侮義政、且山名宗全以為勝元舅、故威權專横勢超諸將、義政惡之、宗全長高面赤、時人稱之曰赤入道、庚午、畠山政長拜謁義政、述繼家之謝、

畠山家臣西方氏父子共自殺
遣明使僧允澎入洛
明主答書

獻雄劔及鶖股五百艘、騎士十人從焉、知其家管領、詣幕府、先例徳本在西來院、憤怒殊甚、政長部下神保氏等議曰、此翁在西來院、則其容謀不可測焉、不若迎之於本第、而政長盡禮敬、則其怒自解也、乃遣畠山阿波守率三百余騎到西來院迎之、徳本怒欲自殺、其族西方氏勸之歸、徳本乃出、阿波守擁之而去、西方氏曰、我不忍與神保等相見、而獨留自殺、其子亦殉之、畠山道祐恥家門内亂而運復義就之謀、〇冬十月、己卯朔、遣明使僧允澎入洛、大明皇帝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

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齎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茲因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恭體朕至懷、故諭、是年明景泰五年正月發船其別幅曰、皇帝給賜日本國王、銀二百兩、織絹龜勝團花大紅一匹、寶相花大紅一匹、毬紋花深一匹、細花柳黄一匹、其餘紵絲綵絹紗羅各若干品、又賜王妃銀一百兩、織絹龜勝團花深青一匹、牡丹花丹礬紅一箇、其餘紵絲綵絹紗羅各若干品、又賜古銅大香爐二箇、共重二十二百四十斤、古銅小香爐二箇、共重七十斤

金臺僧贅

黄銅方香爐一箇、（重二十一斤）黄銅花瓶一對、（共重四十七斤）黄
銅磬一口、（重十五斤）鐃鈸二雙、（共重三十三斤）黄銅花龜鶴一對、
（共重三十一斤）又曰、一百號勘合底簿一扇、付本國差來專
使允澎等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欽定事
理、欽遵收掌、書塡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毋得踰
將硫黄一槩報作附搭、又數其正貢硫黄亦不得過
三萬斤、及差來人負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體執守
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領去未塡勘合并底簿、
順便差人齎繳施行、須至咨者、（建仁寺九淵龍賝、南叟龍朔等亦從允彭）
（歸朝、淵弟龍統、號正宗、又號蕭菴、著詩文、賝朔携統集而南遊、金臺僧贅菴題其集曰、齋居幽興絶塵氛）

菴題龍統集詩、四明衛時用又賦詩稱之

（華室扁書蕭子雲、最愛高僧才器美、天花落筆吐奇
芬、四明衛時用褒之作詩曰、青年德望冠時髦、志氣
淩雲萬丈高、海外共誇駃騠足、斗南爭覩鳳凰毛、詩
才李杜古名匠、文勢歐蘇氣象豪、幾度相思欲相見
烟波渺渺夢魂勞云、由是統名籍甚）◯十一月、戊申朔、己酉、義政令
曰、山名宗全驕恣、亂畠山家、皆是彼所爲也、今不討
之、則必犯上者必矣、乃召諸將、洛中騷動、義政慮兵
馬濫入內裏、而催行幸於幕府、天皇既欲駕鳳輦、法
皇將幸伏見、共待義政之告、在京群士悉聚幕府、山
名教之雖爲宗全族、以素不相善、故應幕府召、既義
政旌旗既發、諸將待其期、時管領細川勝元忽去幕
府、入東山五大堂、由是其部族皆往從之、故暫延軍

山名宗全獻誓書於幕府

鎌倉成氏与結城成朝、因上杉憲忠

奥州辨慶石入洛

康正元年

事、庚戌、勝元爲宗全謝其罪、宗全獻誓詞、稱無逆心、義
政抑怒而罷兵、辛亥、幕府解嚴、山名宗全去洛、蟄居
但馬國、如致仕之儀、而其嫡子伊豫守教豊在京、如
初、丁卯、細川勝元諷義政、君臣和睦、管領職如元、◯
十二月、戊申朔、甲辰、鎌倉成氏與結城成朝（氏朝末子）密
謀、要管領上杉憲忠入府門而誅之、繼持氏讎、上杉
部族等大怒、悉叛成氏、關東大亂、（或書曰、此時長尾但馬守戰死、不詳
其故、蓋上杉部下而先攻成氏而不克而戰死者乎）奥州辨慶石入洛、京極律
（寺、谷竹此武藏坊辨慶立死之石也、今猶在云）
乙亥、康正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壬子、上杉部下長尾

長尾昌賢立上杉房顯、与成氏軍戰

憲秋、禅秀三男

成氏擊上杉憲秋、々々自殺

上杉房顯、小山田藤朝皆戰死

義政令今

昌賢等立憲忠弟兵部少輔房顯、爲關東管領、與成
氏軍戰於相摸國島河原、（或曰、迎房顯越後以立之）己未、成氏發
鎌倉到武藏府、聚兵、丁卯、成氏發武府、擊宮內大輔
上杉憲秋於池龜、憲秋自殺、是日長尾昌賢率六千
餘騎而擊成氏、戊辰、戰於分倍河原、昌賢敗北、庚午、
成氏攻彈正少弼上杉顯房（持房子）、及小山田藤朝（上杉
族、定頼子）於夜瀨、顯房藤朝戰敗皆死、關東驛使頻到京
師、告亂、上杉累世雖在鎌倉、通志於京師、往年許成
氏爲關東主、憲忠爲管領、共是義政所命也、然成氏
殺憲忠、是輕京都故也、是以義政令今川範忠催東

川範忠討鎌倉成氏
細川成之望請復赤松家求政許之
畠山持國入道徳本逝

海道諸軍以討成氏救上杉○二月讃岐守細川成之以下其族持常與赤松氏睦故時山名宗全蟄居望請復赤松家義政許之由是赤松教祐及其從弟則尚得赦賜播磨國（教祐者満祐子也或曰乃是彦次郎教康也嘉吉之亂竄跡而辛免至是而赦）常陸國筑波山別當潤朝欲状於成氏細陳其父玄朝竭忠於持氏及春王安王勵戰功○三月丙午朔辛未前管領從三位左衛門督畠山持國入道徳本逝歳五十九（號先孝寺）徳本再仕管領威權超羣爵祿超父祖曾謂其家令河井氏曰汝子歳幾許對曰既二八曰有能哉曰好射曰知字運筆乎曰否徳本曰目

畠山徳本能知先務
山名宗全攻赤松則尚教祐共自殺

不知字手不運筆則他能不足成名不足辦事河井聞之退而令其子學習其子果為善士人皆稱徳本能知先務也晩年遭家之内亂以憂憤而終○夏四月今川範忠帶綸旨教書率東海道諸軍到相州赤松教祐則尚復歸播磨國山名宗全在但馬國聞之怒曰我軍功之封國為賊黨被奪哉則率軍發但馬○五月乙亥朔山名宗全入播磨國陣書寫山其子彈正是豊據室山赤松教祐則尚攻室山而分兵守檀特山宗全先攻檀特山而急救室山教祐則尚敗走檀特山兵自潰則尚逃到備前國而自殺教祐閒

今川範忠而上杉亂入鎌倉

行赴伊勢國國司北畠氏不納之教祐失所措而自殺宗全悉平播州自領之而不憚義政而入洛權勢益強諸將無比肩者宗全謂細川成之世與赤松睦動欲復彼家勝元不抑之則勝元亦欲滅我領國自是留惕稍生嫌疑（一説曰宗全令其子教豊請入洛於義政然教豊慮其作乱而不為之請宗全告勝元勝元乃為之因請義政許之宗全入洛甚徳勝元勝元未有子養宗全幼子既而勝元有子以宗全子為僧由是宗全以勝元為仇）○六月乙巳朔庚申今川範忠上杉房顯（號山内）上杉定正（號扇谷房顯弟）率海道關東諸軍亂入鎌倉成氏拒之互有勝敗關東國郡會戰不已○秋七月甲戌朔戊寅倭歌所開闔常光院權大

堯孝法師卒
堯孝夢徴
藤兼良讃俊成及定家画像

僧都堯孝法師卒（歳六十五）堯孝者頓阿曾孫也頓阿以倭歌顯其嗣經賢其嗣堯尋其嗣乃堯孝也世以倭歌相傳至堯孝増聲價藤兼良稱之曰歌林翹楚永享四年堯孝夢見俊成定家有感於心明年勅撰新續古今集堯孝應撰掌藏室關鑰（乃是倭歌所開闔也）堯孝以為前夢之徴而令畫工圖俊成定家像而畫己像於其下請兼良讃兼良奇而許之讃俊成曰家在五條位登三品咳唾洒玉肝腸吐錦賜杖乃老隱而寢遂哉千載聲名藉甚讃定家曰折薪負荷紹忝乃父奉二代勅逢七朝主黄門有撫拾遺有社同工異曲

尭孝著日本歌話
京軍与成氏軍戰
成氏与上杉戰、成氏将里見、石堂一色、世良田皆戰死
改元康正

名垂千古。作（嘉吉元年九月、兼良）此頌時、爲前摂政。尭孝所著有日記歌話等、行于世。尭孝無男、有一女、頗受倭歌口傳、且養清水谷中将藤實久弟、継家跡、尭憲。憲亦有歌才。當時聞尭孝訃者、爲歌道惜之。（尭孝倭歌傳受、出自定家支流、爲一時師範。其徒尭憲之外、尭盛、尭恵等傳襲不絶。）己巳、京軍與成氏黨戰於下総國千葉原。甲午、成氏與上杉氏戰於武州立河原。乙未、戰於府中。成氏黨里見、石堂一色、世良田、四将戰死。戊戌、改享徳四年、爲康正元年。依諸國兵革、武家奏行之。權中納言菅益長勘進年號字。據尚書平康正直文已矣。石堂一色、世良田、里見首至自關東。義政自出西門

畠山義忠与朝鮮通好
康正二年
義政詣石清水八幡宮

斂之。辛丑、畠山義就寇大和國、與畠山政長黨戰於片岡。春日社領爲彼等被侵掠、興福寺僧徒訴之、其事不決。南僧怒而議擧神輿入洛。管領細川勝元見責之、且抑之。是年、畠山義就依義政命入洛、與政長和睦。畠山令爲両家。畠山義忠（子道詢）與朝鮮國通好。署曰、管領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　是年、當明景泰六年。

丙午、二年。三月、庚午朔。丙申（二十七日）、義政始詣石清水八幡宮。其儀用永和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例。（義満詣石清水之時也。）豫命正三位賀茂在貞擇時日、令吉田神主從三位卜部兼名祈神事、聖護院准后満意加持之。及

朝鮮國使来、源義政所贈回簡
僧永嵩、全密、恵光使朝鮮

則土御門從三位安倍有季候反閇、卜部兼名獻祓、右中将藤教國持劔。（略）行列。是月、朝鮮國使來。待皆不義政令僧永嵩、全密、恵光副其使而遣之、且贈回簡曰、日本國義政端肅拜復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尭海斂浪、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恵光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愛悰。伏冀獻高明之聰。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絶、深附膽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盖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隷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趣發之志、茲行得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使獲

上杉黨与成氏徒戰、鳥山大井死
赤松遺臣石見氏仕藤實量謀復主家

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収録惟幸。春暉振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草之（僧周鳳）。○八月、戊戌朔。丙寅、太上法皇（道欽）崩。諡後崇光院。法皇嘗陵歌、有御集、曰沙玉。（道欽以所生故、雖蒙尊號加諡、不入豎槃、而爲伏見一家之祖。）然。○九月、戊辰朔。甲申、上杉房顯黨與成氏徒鳥山氏、新田一族大井氏（信濃人）戰於武州岡部原、大克之。鳥山、大井皆死。○冬十月、播州群士等以赤松氏爲累世守護、故謀復其家。然以山名宗全強大、不能遂其志。有石見氏者、來洛仕三條前内大臣藤實量、經年太被眷遇。石見得間白曰、爲何等事、則赤松家可再興。實量曰、立

中村貞友入南山、謀弑南帝

大功、以贖嘉吉弑逆之罪、則或其事成乎、石見曰、聞南朝皇胤帶神璽在吉野深山、郷民保護之、地嶮不知郷導、則不能通人焉、我輩若弑南帝、則可贖前罪乎、實量躊而奏之、且告義政、義政許之、令石見擇其人、石見薦其舊僚播磨人中村貞友、乃賜綸旨教書、命弑南帝、獻神璽之事、貞友曰、臣催徒黨入南山、輙死則南帝可弑、然遂志、則郷民等群起、臣等不必生歸、然則獻神璽則臣等不能應命、乃返教書而辭之、石見又請實量曰、以重賞募之、彼等不可辭焉、於是義政賜教書曰、事成則以加賀國半國河南河北二郡、及

中村貞友得教書、聚其黨

備前國新田莊、出雲國宇賀莊、伊勢國高宮保、授汝等、立赤松家、石見得其教書、潛授舊僚堀兵庫依藤彌三郎、以附貞友、貞友乃應命而與堀依藤及間島彦太郎、上月滿吉等、赴吉野、撫郷民乞降、而窺其便、

○十二月、丙申朔、乙卯、中村貞友到大和國宇智郡、聚其黨、間島彦太郎（赤松滿泰子）、赤松族、上月滿吉、中村二郎、中村五郎、中村安禪、堀兵庫、丹生屋帶刀、丹生屋四郎、浦上右京、小河兵庫、小河七郎、石地兵庫、石地四郎、河高治部、河高三郎、河勾五郎、村上三郎、盅井次郎、木梨三郎、阿閉彌太郎、阿閉太郎、魚住彦四郎、

兼傳主計（共赤松家僕）、及上野小次郎、千代烏居（千代松）、平瀬某（間島家僕）、家僕小谷與次（貞友家僕）來會、乃相約入深山小寺、佯說留大和、越智、依藤彌三郎、明石修理在京、或辨支用、或通消息、既而貞友等入山中、村宗通等有貳心、告變南帝、令郷民等拒之、不納焉、貞友令小谷與次剃髮號忠阿彌、潛入山、得謁南帝、示無邪謀、南帝又謂彼等大逆之徒、其竭踏者宜也、故稍信之、許其乞降寄於山中、然不許衆而入山、故或一人、或二人、漸漸入山、窺其便、此時吉野有二皇子、在吉野奥北山者號一宮、郷民尊之稱南帝、又隔大山去七八里、在河

斯波家臣甲斐朝倉織田分黨爲三

義政遣朝鮮王書

野郷者稱二宮、貞友間島等同志、相分來往、兩宮陰年、（一説曰、間島爲貞友其部屬也）乙丑、斯波義敏不能制其家臣甲斐朝倉織田專擅、其所領越前遠江尾張三州群士分黨爲三、（越前屬朝倉、遠江屬甲斐、尾張屬織田）義敏避其館、入東山東光寺、愬訴幕府、請假公威、擯強臣、義政猶豫不能裁斷、是年關東處處戰爭不止、千葉惟胤避下總寓武州、義政遣書於朝鮮國王、其書曰、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并諸色貨、皆網載以歸、無虚歳焉、固貴國之恵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賚不腆之土宜、以修隣好、萬萬寛恕、蓋我國行人先

長祿元年

源義政遊東山若王寺覧花詠歌

是於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皇恩寛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且以加因禁來歲必聘專使於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閎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棄焉、伏聞貴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為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所封進者、具于別幅、僧周鼎草之

丁丑、長祿元年、三月、乙丑朔、丙子、義政遊東山若王寺、覧花、右馬頭細川成賢陪從、君臣共詠歌、僧璽彦和之成賢雨後花、旅行、倭歌二首、庚辰、義政遊畠山道祐宅、終日覧猿樂、宴酣至夜闌、翌日饗夫人藤冨子、及侍女等、而懇請

義政修尊氏百年忌

太田道灌築江戸城

以義就代政長、為一家棟梁、義政領焉、道祐喜而稱萬歲、政長雖無異論、然與義就挾矛盾之志、而深依賴細川勝元。○夏四月、義政修尊氏百年忌於等持院、是月、左衛門大夫太田道灌築武州江戸城、及河越岩築兩城、道灌初名持資、或曰資長、太田系譜曰、其先出自源三位頼政、頼政長男仲綱、養其弟廣綱為子、仕頼朝、任駿河守、有故遁世、隠醍醐山、其子右衛門尉隆綱奉仕禁廷、賜丹波國五箇莊、其子曰國綱、國綱子資國、歸攝津守、住丹波太田鄉、始稱太田氏、文永年中、移相撲國、生資治、資治生資兼、資兼生資

太田資清誡言、驕者不久、道灌亦言不驕亦不久、資清怒

房、好倭歌、資房生資清、号備中守、自相州移武州、為山内上杉有戰功、永享年中、資清入洛、謁源義教、義教曰、汝亦東夷武夫之雄、資清甲冑騎馬揮陌刀巡廷中、其勢壁壁、義教奇之、自把小刀、刺密柑、授之、資清開口受之、義教為之快笑、持資資清子也、持資幼而雄偉不羈、資清常誡其言行、曽指障子曰、直則立、曲則不立、汝念茲、持資指屏風曰、是此直則不立、曲則立、大人以為何哉、資清自書驕者不久四字誡之、持資又書曰、不驕亦不久、資清怒、以扇打之、深誡焉、資清好倭歌、持資亦詠吟、愈於父、持資漸長、武勇技

義政与杉原賢盛席上闘歌

正二位菅在直逝

藝、時人稱之、資清讓家事於持資、而建越生龍穩寺、移焉、薙髪號道真、持資為扇谷上杉定正属、有戰功、部下畏之、先是、両上杉山内強大、扇谷弱小、及持資属扇谷、而其勢與山内抗衡、持資薙髪號道灌、其名顯於關東、○冬十月、壬辰朔、辛丑、伊賀守杉原賢盛献早梅一枝於幕府、義政吟賞、示一句、賢盛應聲賡載之、義政自併書一聯、以賜賢盛、賢盛裝潢十襲以為傳家之寳、平氏譜曰、平正度、貞盛孫、多男、就中季衡者、伊勢守祖也、季衡弟貞衡者、大和守宗平祖也、宗平弟光平者、杉原祖也、光平八傳至賢盛、賢盛好倭歌、達連歌、後剃髪、号宗伊、壬寅、前參議正二位式部大輔菅在直逝、歳八十四、頃間上杉

間嶋彦太郎、中村貞友弑南帝

上杉房顯、上杉定正、與源成氏連戰於武藏相模下總之間、成氏勢氣稍減、是月避鎌倉移下總國古河城、其殘黨推之稱古河御所、或曰、古河者上杉部属古之下河邊推房顯入鎌倉、號關東大將、自是關東彌亂○十一月、辛酉朔、丁卯、從一位前内大臣藤時房薨、歳六十四、號建聖院○十二月、辛卯朔、壬辰、間島彦太郎中村貞友分黨為二、入吉野深山、夜半冊生屋帶刀、其弟四郎、到奥北山、弑南帝、獲其首及神璽而走、出郷民等追之、及伯母谷而冊生屋兄弟為追者被殺、而神璽復入深山、此間間島及中村貞友、上月滿吉等、入河野郷窺南帝弟、間島牽其衣殺之、滿吉弑之、貞友獲其首、南朝皇胤於是而絶、郷民聞變群起追之、擊殺貞友、其餘或埋深雪而寒死、或迷絶嶮而倒僵、間島上月等數輩僅免、然未能獲神璽、故雖獻南帝兄弟首於京師、未行賞、

長祿二年

勅許源義政專補家司

戊寅二年、春正月、○夏四月、戊午朔、癸酉、勅許源義政補家司、源政知向關東、到伊豆北條堀越邑、義政降教書於東海東山兩道至陸奥出羽、曰、宜奉政知而以滅成氏、若猶豫後期則罪之、伊豆駿河甲斐信濃群士來會、上杉房顯、上杉定正、陽尊崇之、號堀越御所、陰謀自大之事、且東士猶有通成氏者、故政知不能入鎌倉○六月、庚辰、義政詣相國寺、修普廣院遠忌、肥前守松浦義追慕舊恩剃髮、號一菴、別修延福松浦氏之先、出自嵯峨源氏、授孫久、始住肥前國松浦、因以為氏、相傳至與榮、始住平戸城、號肥前守、五傳至義、義曾入洛仕義教、恩賜若干、故不忘其舊恩如此、又建普門寺於平戸、安義教像○八月、甲子、義政改制押判、先是用武家様、自是用公家様○九月、義政遊南禪寺、覽若棲院紅葉、細川勝元為伴、義政賜加賀半國於赤松政則、依神璽歸納之功、而不

義政改制押判、自是用公家様

義政賜加賀半國於赤松政則

建約播州諸士之趣而復赤松家也、政則者滿祐姪也、滿祐弟曰義雅、義雅生性存、嘉吉之變、性存僅九歲、建仁寺僧龍澤號天隱匿之、幸免、歷年而生政則、既而性存死、此時赤松無餘類、播州舊僕等求得政則而憑細川勝元白義政而立之、時政則僅五歲也、山名宗全怒赤松家再興、聞其首謀起於三條實量家士石見氏、令人伺石見夜行殺之○十一月、朝倉敏景發京赴越前國、敏景或作孝景、按朝倉家譜曰、其先出自孝德天皇子表米、表米事不見國史、有討異域之功、領但馬國、賜日下部姓、子孫繁蔓為數流、或稱朝倉、或稱八木、或稱磯部、稱[illegible][illegible]云云、朝倉廣景自但馬移越前、其子正景仕尊氏、及足利高經領越前而為其部屬、累世隸斯波家、

[illegible]

義政花亭新殿上棟

[illegible]道朝始到武州河越城、頃間山内扇谷両上杉共推戴政知、與成氏黨戰於武藏上野下總間、山内家素強大、上野越後伊豆武藏大半望其風靡、長尾氏為其家令、及太田道灌屬定正、而扇谷家逐年稍強、關東諸將多通志者、故両上杉漸生嫌疑、唯一色氏梁田氏與両上杉絶無貳於成氏。○二月、甲寅朔、甲戌、義政花亭新殿上棟。己卯、義政令斯波義敏致仕、義敏継家數年、不能制家臣之強、而甲斐氏織田氏等就伊勢守平貞親訴義敏不堪為一家之長、義政和解之、不肯、故諭義

朝倉敏景討赤松政則、克入北莊城

成氏破上杉軍於太田莊、上杉教房及部將戰死

敏曰、卿讓幼息松王、而退老則一家之許止矣、義敏應命、既而義政依甲斐織田等請、以澁川義廉擬義継子、號治部大輔、継斯波家、義敏失望、奔周防、國依大内介教弘。○五月、朝倉敏景到越前國敦賀、與敵二十一人戰、遂克入北莊城。○九月、赤松政則就加賀之封、富樫介憤減累世之封、而率兵拒之、挑戰數回、政則依伊勢兵庫助貞親訟之、義政諭富樫介制止之。○十二月、癸亥、成氏破上杉軍於武州太田莊、中務少輔上杉教房及從士戰死、上杉房顯退陣上野五十子、成氏歸古河城、政知猶在伊豆堀越、今川

寛正元年

盧円通事歸自朝鮮國

範忠率駿河伊豆兵守鎌倉、是年、山名宗全遣使於朝鮮國、其書署名曰、但播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霸業源朝臣持豊。

庚辰、寛正元年、春正月、今川範忠避鎌倉歸駿河、留伊豆狩野介家士守鎌倉。○二月、朝倉敏景攻阿波賀城。是月、盧圓通事歸自朝鮮國、其答書曰、朝鮮國王李瑈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得書兼承厚貺、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王乃屢遣信使、践修舊好、非慎重交隣、不能爾也、朝貢上國、事已為殿下奏達、不腆幣産、謹付回价、聊旌謝悃、領納為幸、余冀順序保嗇。蔭涼日録曰、此行朝鮮船与日本使船共於對馬島海上遇風破損、然倭無恙、朝鮮

上杉房定、房顯告群士戰功於京

源義政賜教書於關東將士

船溺沒、故回簡并方物共失、島主宗成職就伊勢守貞親部屬蜷川氏啓之、云云、又曰、土岐美濃守所望請之大藏經、此時自朝鮮來達、義政以授土岐、土岐献五千緡謝。○三月、戊寅朔、辛丑、參議源有繼兼播磨權守。甲辰、左少將藤政基任右中將。乙巳、捕楠氏餘族於東寺四塚殺之。是春、上杉房顯、上杉房定、及關東群士等屢與成氏黨戰、上杉房顯、上杉房定、駢使告群士戰功於京師。○夏四月、丁未、前中納言菅在豊任權大納言。是月、壬戌、義政遊前權中納言藤雅親第、詠倭歌二十首。乙丑、義政遣書於左馬頭政知、勞千葉介困於累年羈旅。丁卯、義政賜教書於關東將士、有差、上杉房顯、上杉房

義政憐上杉教房及羽繼海老瀨太田之役戰沒者賞之

定、則勞其家僕戰死且勵成功之速共授太刀一柄上杉政藤則憐父教房戰死感其身奮擊被創上杉右馬頭、上杉宮内大輔、上杉播磨守、上杉修理亮則共痛家僕死傷又賜書於飯沼右衛門、野澤彌六、三諸帶刀、池田太郎吉澤小太郎、中山三郎、渡邊次郎、大石九郎、淺羽大炊助、神保太郎、尻高三郎、後閑彌六、大類五郎、伊南太郎、行方幸松、共憐其父戰沒於羽繼海老瀨太田之役又感毛利宮内、色部彌三郎、本莊參河守、長尾新五郎、飯沼彈正、石川遠江守、芳賀右兵衛、二階堂四郎、高垣加賀守、豊島彌三郎、廳

義政賜書於伊達結城責其怠軍期

南生計助戰功各賜教書又賜書於伊達大膳大夫持宗、白川結城修理大夫直朝、二本松、畠山七郎、葦名下總守、責其怠軍期而管領細川勝元狀副之甲戌、義政賜書於佐竹實定、及江戸但馬入道、勸其戰功勝元狀副之又賞結城七郎功賜太刀二柄又感小田讃岐守常州信太軍功且悼其子二人戰死賜太刀柄共副勝元狀又賞小山常陸介羽繼原戰功憐其部屬死事而賜太刀又痛二階堂藤壽父死於羽繼賜太刀又賜書於梁備中、長沼修理、結城宮内少輔、結城刑部少輔而憐其父共死於信太之役又此役黑田

朝鮮告其使船沈沒

民部、真壁入道、子共戰死賜書憐之又聞長尾治部少輔死於羽繼原賜書於其子右衛門尉且授太刀一柄勵之又聞宇都宮等綱病死而賜書於其親族及部下輩勸不隕先忠勝元狀副之而併諸教書遣於政知陣營令僧有良西堂經歷關東諸州配附之〇八月辛酉、朝鮮告其使船一隻沈沒一隻漂流其書曰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寡人即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肆於前年冬十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齎大藏經一部法華經二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拾漆家解二部、圓覺

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峰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宜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五部、磬子五事、石燈盞五事、鍮子一面、諸緑貝黑細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綿紬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猠皮、裏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席一拾張、松子四百斤、清蜜五斗上表恍惟貴使務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船

朝鮮柳洵送日本使詩
義政譴責畠山義就令速避洛

則沈没、唯貴使船得脱泊對馬島、遣其船主與三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失、茲用心惻聊達事由、憐漂船護到貴境、惟望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達涯岸、亦令収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遍行訪尋萬一偶治存活、帰國為幸、餘冀為國珍畜。朝鮮柳洵光國堂集、送李堤學元亨奉使日本詩曰、專對從來表易才、選掄仍合在論思、知臣政自逢明聖、報曰何曾避險危、身到文瀛波書處、眼看孫島日昇時、歸來恩眷應殊異、風閣高騫也不疑、又送金校理許春使日本詩曰、五年書命共遠違、榮近玉堂方接芳、夫周我曾悲失路、辭親君亦念榮危、放心兵鏖身方好、寫迹浴溟眼始奇、天北天南各努力、願言同保歲寒期。○九月、義政憤畠山義就輕忽法令、遣伊勢兵庫助飯尾下總守、譴責之曰、可速避洛中、若遲滯則洪

中
畠山政長移義就屋館

罪彌重、義就曰、我無犯上之罪、乃恐府君信讒而逐我、然今陳解之、則増震怒乎、不若避讒漸陳解之、而使乃歸家士須屋氏甲斐莊氏、傳稱甲斐莊楠氏支族也者、請放火於屋館、俗謂屋形、義就曰、放火則無禮也、且我去則政長代之、本是昆弟之行、何惜一屋哉、壬辰、義就出洛、從士皆戎衣、譽田氏為先、須屋甲斐莊為殿、令曰、讒者在焉、阿黨不少、可戒勿怠、進到天川、河内守護代遊佐國助來迎焉、乃為先導、宿真木城、癸丑、入若江城、河内國畠山累世所領也、故國中群士悉屬焉、甲午、義政令畠山政長移義就屋館、為一家棟梁而命

遊佐國助鹽田氏戰龍田陣、鹽田越智皆死
譽田遠江守戰死

之討義就、畠山道祐患嫡家紛爭、義就逃都外而投光於大原野來迎院。○閏月、畠山政長陣于龍田社前、拓大和國士、皆稱可應教令、而未來會、故不能攻若江城而踰月。○冬十月、畠山義就聞政長兵寡、令遊佐國助譽田氏等發若江城、壬午、伐龍田陣、遊佐彈正忠率五百餘騎為先鋒、政長擊破之、殺鹽田氏、遊佐國助率千五百餘騎繼焉、陣于神南山、令立野氏越智氏分兵而進、政長部屬筒井氏與越智戰克焉、越智及古市氏木下氏皆死、立野氏陣亦敗、國助既欲自殺、譽田遠江守歳八十、力戰死、衆皆壯之、

義就部將國助弟左京亮甲斐莊民部弟右衛門岡村父子等皆戰死

既而神保氏等及和州兵彌衆勝、而神南諸軍悉敗、國助及其弟左京亮、譽田族五人、龍見左衛門、甲斐莊民部、其弟右衛門、岡部氏族四人、立野大和、岡村氏父子、土師氏、菊並次郎、酒勾三郎、萩原三郎、仙波三郎、長尾太郎等數百人、其餘遊佐家士四十二人、譽田家士七十二人、皆戰死、一說曰、遊佐隊長二人、中村氏岡部氏熟練軍事、此時中村從義就留若江城、岡部謂已當先登、然遊佐令馬場某為先、岡部太怒、故軍中不和、岡部兄弟超馬場而拔群戰死、由是諸軍失氣而敗、義就聞遊佐譽田等敗、而發若江城、到高安郡、時一騎馳告國助死、諸軍皆敗、義就逃入西林寺、夜移寛弘寺、而謂是亦非拒敵之

實就逃入岳山城

要害、乃與殘兵相議、入嶽山城、據嶮固守。癸未、政長自大和入河内。丁亥、入若江城。庚寅、政長移陣譽田古市、招聚近國兵。癸巳、義政遣教書於奥州羽州、責鹽松・松壽二本松・畠山七郎・伊達持宗・小峯下野守・懸田次郎・猪苗代刑部・二階堂次郎・安積左兵衛・國分備前守・石川族・信夫族・蘆名下總守・相馬治部少輔・岩城下總守・岩崎修理・楢葉常陸介・標葉伊豫守・田村族・葛西族・黒川右馬助、出軍之緩、而特諭奥州探題足利左衛門佐・出羽探題山方左京太夫、及其伯父修理太夫曰、可速催奥羽群士、誅戮成氏、令伊

義就兵襲政長陣、殺大方氏・花田氏

勢守平貞親、加副狀、懇陳之、擬尊氏時足利直持為奥州探題、其弟兼頼為出羽探題、至此其子孫繼鎮奥羽守、且諭宇都宮四郎・小山下野守・那須越後守、其族大膳大夫・芳賀伊賀守・武田右馬助・佐野伯耆守、而勵其滯事、又責有良西堂拙於使節。乙未、畠山政長移陣于寬弘寺。○十二月、嶽山城兵餓、義就政長陣與伊勢・長野氏及河内兵戰、殺大方氏・花田氏、共河州兵進破陣野諸隊、而歸城。是年、畠山義就寄書朝鮮國、署曰、雍河紀越能五州總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擬雍者山城也。明徳乱後、畠山基国為山城守、河紀二州為畠山領、見前越中能登者同族義忠所領也、義就為家嫡、故云爾守斯波義敏亦遣書朝鮮、署曰、左武衛源義敏。擬義敏既被放、遂在周防、因蓋

寬正二年

畠山義就与政長戰

新田治部大輔殺宗家持国父子

須屋左京出嶽山城襲政長陣撃殺神保次郎等

附大内介南舶通信兵

辛巳、二年、春正月、癸卯朔、甲辰、畠山義就士卒出嶽山城、到道明寺、避掠奪堂社糧、政長發伏兵擊之、死傷相當。○夏四月、新田持國密約内應於成氏、同族治部大輔知之、殺持國及其子、上杉房顯馳使告京都。○六月、嶽山城糧乏、須屋左京等六十二人請義就以死、等徒與餓死寧死於敵、請君賜酒、手自酌之、臣等明日戰死、敵亦一家之同僚也、面視決勝敗、而已。義就壯而許之。須屋等與其徒終夜攀嶮而下、黎明到政長陣、以陣擊殺神保次郎・丹下氏・長倉氏・草

畠山滿則入道道祐卒、滿則或作滿慶

賀氏・岸氏・二見氏・山下氏・服部川氏二人・池田氏・藥師寺氏等。政長大驚、率義政所賜旗、以勵軍士拒之。嶽山兵敗走、須屋左京其子孫次郎・馬場次郎・長尾三郎・酒匂氏・堀氏・片岡氏・龍泉氏・花田氏・木屋、黨高向氏・余邊氏留而戰死。義就又構金胎寺城、分兵守之。兩城共嶮難、政長環圍相持而踰年。○八月己丑、前修理大夫畠山滿則入道道祐卒於大原閑居。道祐者、基國次男、基國分其封國能登越中、讓附道祐。歷仕義持・義教・義政、少好早歌郢曲、有曰盛阿彌與阿彌者、達此伎、道祐就之悉受其秘曲、漸光好倭歌、

寬正三年

僧等揚赴大明国号雪舟

與堯孝・正徹等執交、既及七旬、患嫡家爭亂、而雖謝世事、然屢遣使於嶽山、問義就安否、遂抱幽憤而終、其子義忠、孫義統、相續受封、以祐為庶流一派之祖。○九月、義政遣書於關東、感賞千葉介累世無貳心勵戰功。○冬十月戊辰、是日義政遣上杉政憲於關東、賜書於政知及澁川右兵衛佐・上杉房顯・上杉房定・上杉教朝、以議軍事。是年、僧等揚乗商舶赴大明國、等揚不知為誰人子、為僧寓相国寺庶死院、為知客、稱揚知客、揚潛心於丹青、甚得其妙、常慕如拙・周文、後來自号雪舟、至此欲見中華名山勝地、而催南遊。

壬午、三年、二月、源義政遣使於朝鮮國、求營天龍寺

細川勝元為畠山政長發援兵

僧堂之助（戉政印文曰德有隣）。○三月、義政聞關東諸將疑上杉教朝入道道朝通於成氏、而寄書於政知及上杉房定、以和解之、且諭道朝勞其多年軍忠、而令伊勢守平貞親懇告之。是月、管領細川勝元請義政為畠山政長發援兵、讃岐守細川成之假稱管領代、為總督、兵部大輔細川勝久・淡路守細川成春・阿波守細川勝信・刑部少輔細川勝吉・彈正忠山名是豊・大膳大夫武田信賢・其弟治部少輔國信・鵜飼氏・望月氏屬之。伊勢國司權中納言源教具亦率關氏・長野氏等往會焉。勝元家令秋庭氏率攝津・丹波兵赴焉。河

政長總二十餘州兵圍嶽山金胎寺城

山名是豊與義就接戰七勝七敗

内・紀伊・大和・山城・越中、群士皆蹶馳從政長、總二十餘州兵、圍嶽山及金胎寺城。○夏四月、乙亥、政長・成之率諸軍攻金胎寺城、義就以守兵百餘人拒之、大破泉州先陣、諸軍敗走、義就追擊之、殺傷甚多。山名是豊率備後兵、與義就接戰、七勝七敗、城兵戰疲而退。是豊乘機而進曰、我是宗全子也、不陷城則不已。城中勢屈、義就揚言曰、我其先之、汝等其繼焉、自拔刀馳突而出、是豊曰、吁勇士也。日既暮矣、是豊退而歸屯營、主客嘆曰、彼亦驍將、此亦驍將、實是不易優劣也。自此政長・成之每日環攻之、義就曰、以寡兵保

義政感賞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軍忠

兩城、則無益耳。庚辰、曉引金胎寺兵入嶽山城、以為一軍、勵力固守之。大軍相代攻之、城固不陷。且南通紀伊、路運粮亦不乏。故政長・成之陣於山中、捲圍三方、踰年。是月、義政聞三浦介及千葉七郎廢弓馬之業、遁世晦跡、賜教書勸其歸陣、且勞千葉介累年盡忠、其父及部屬戰死、而憐其支用困乏、殊諭政知、感慰千葉介。長尾昌賢築上州平井城、昌賢累世為上杉家令、此時鎌倉漸荒廢、故經營平井城、以為房顯本營、昌賢族亦半移居。○九月、義政聞相州小田原城主信濃權守大森實頼致軍忠、賜教書感之、實頼

源義政日詠百首歌

土一揆起掠洛中

累年属上杉房顯、雖攻成氏、然頃間有嫌疑之聞。政知撿察之、告其無貳於義政。故及此。且令細川勝元懇諭之。（傳称大森氏者、藤伊周之後也。伊周玄孫親家、仕源頼朝、祐号大森。六世至頼顯、仕基氏、為鎌倉侍所。其孫頼明為小田原城主。其子頼春、春子氏頼相傳居小田原、累世号信濃守。氏頼既老、改号明昇庵、致仕。実頼、氏頼子也、代父領小田原、号信濃守。）辛丑、義政詠倭歌一首。自此毎日一首、至十二月二十日而百首成。○冬十月、壬戌朔。壬午、邉鄙凶徒蜂起、称土一揆、掠洛中、到七條。義政命畠山中務少輔令京極武田兩家、赤松政則警固幕府。乙酉、土一揆掠相國寺。義政命治部大輔斯波義廉、石橋左衛門佐拒之。丙戌、義政令武田

義政賜大森実頼書

信賢加斯波石橋、以拒土一揆。丁亥、土一揆逼相國寺、與三將戰。戊子、義政令赤松政則援相國寺。己丑、政則為先鋒、討破土一揆。斯波武田及伊勢氏繼之。土一揆離散。義政感賞政則功。○十一月壬辰朔。癸巳、土一揆殘黨掠南禪寺東福寺。既而誅其魁蓮田氏於淀。餘衆奔散、洛中静謐。乙未、雪。義政遊細川勝元宅。是日梟蓮田及其黨首八級於四塚。庚子、治部少輔上杉政憲陳解其父道朝無貳心、獻駿馬於義政。賜答書感賞之。是日義政賜書於大森氏頼曰、雖為致仕之身、可速入洛、面諭平定東方之策、勿厭驛路

寛正四年

畠山政長攻嶽山城義就糧乏氣屈

之遠、為國家宜盡忠誠、庶幾上途矣。○十二月、辛酉朔。丁卯、義政遣書於左馬頭源政知、悉復上杉道朝舊領、且賜書於道朝、加授武州河越莊、而其部屬采邑亦復舊。

癸未四年、三月、庚寅朔。癸卯、畠山政長分兵於國見山、塞嶽山城南路。義就糧乏氣屈。○夏四月、辛巳、義就登高野山。山僧群議曰、此山開闢以來、未聞戎衣而登者。義就蒙武將譴責、且賜綸旨於政長、則既為朝敵、今跼蹐而至此、我輩何納之哉。一僧曰、不然、義就者徳本嫡子、累世領紀州、且此役起一家之争、則

湯淺次郎代義就戰死

非朝敵、非武敵也。國主避難、依頼我山、縱為沙門、何背之哉。事未決、政長先鋒饒來、義就以山僧為郷導、自摩尼越間道、襲撃却之。敵將逃到政長本營、謝敗軍之罪。政長曰、一勝一敗者、戰之常也、卿等生而歸、不亦幸乎。衆皆悦服。義就巡覧山中、謂我在此、則政長可重來、兵火之災不可測焉、豈以一人之故、妨百千堂舎哉。乃率殘兵而去。○六月己卯、政長義就戰粉川邊、相當數回。義就以寡不能敵衆、既欲自殺。湯淺次郎自稱義就、着其鎧而代之、戰死。中村將監等三十人皆死。義就僅免、保岡城。○八月、上杉房顯家

左衛門入道長尾昌賢卒

義政悼長尾昌賢死

令左衛門入道昌賢卒、昌賢頗有智謀、房顯部下皆畏服、關東群士亦望其風塵、太田道灌曰、山内家雖強大、所憚者唯昌賢耳、餘士碌碌不足計焉、令關東諸將歸服扇谷家者在近乎、道灌善戰善謀、諸將皆憚之、部下或謗訕曰、諸葛武候再出也、是月、政長屢攻圍城、義就兵或死傷、或逃赴泉州和州、義就僅率殘兵三十餘人、間行入吉野奧北山、○冬十月、庚寅、義政遣書於上杉房顯、悼長尾昌賢死、且弔慰長尾四郎〈昌賢一子〉、源成氏累年守古河城、房顯等諸軍攻之、未陷、羣士屢被義政譴責、然猶有通志於成氏者、故

義政促今川範忠會伊豆政知陣

欲率同志者進發武藏國、○十一月、義政聞成氏軍競處豆州、兵寡再促今川範忠、自催兵會政知陣、畠山政長圍吉野山、搜索義就、不能入深嶮之地、乃白其趣於京師、義政令細川勝元等諸將議之、僉曰、聞昔平族殘黨匿吉野山、僅免死而已、近則南帝餘類雖匿此深山、唯暫保身耳、義就雖爲勇士、累年戰疲、則豈可再發哉、不足憚焉、政長累年勞心、成功則留兵分守紀伊河内諸壘、而令凱旋則可乎、義政頷焉、乃召政長班師、政長大悅之、○十二月、從三位藤資世、藤教國共辭參議、從三位藤季兼、藏人頭藤益光、藤資

畠山政長歸若江城

山名宗全感義就勇密通信於義就

[illegible]共任參議、季兼尋辭官、戊申、畠山政長罷紀州軍、歸河州若江城、〈政長義就相爭之時、遊佐屬義就、神保屬政長、至此遊佐族亦屬政長、爲家老如初、此後各從其所志、故同族之内分爲主客者數矣、〉紀州諸軍皆凱旋、各歸其國、山名宗全聞義就善戰曰、吁、勇士也、敵二十餘州之兵、守孤城四年、未失首領、吁、勇士也、我族食數州、且一色義直、土岐成賴、皆姻族也、斯波義廉亦約婚、若加義就、則洛中不足圖焉、細川勝元雖爲我婿、然與赤松氏睦、則爲我敵者勝元也、我黨勝元、逐義就、立政長、勝元政長交如金石、在今則我左祖義就、以報勝元、復赤松家耳、乃密通信於義就、義

寛永五年

青松院法印善成構假閣催音阿猿樂

就亦謂在洛諸將敵勝元政長、無如宗全者、故喜其寄好而深依賴之、庚戌、上杉房顯獻書於義政、辭關東管領職、不聽、且答諭曰、政知猶少、成氏未亡、卿宜輔政知鎭東方、又投書於佐竹常陸介、江戸但馬入道、勞累年在軍旅、大森實賴獻使獻物、義政畀答書、且促其父氏賴入洛、

甲申、五年、三月、義政召觀世音阿於幕府、觀猿樂、頃日有青松院法印善成者、催音阿猿樂、〈俗謂之勸進能、〉構假閣〈俗謂之棧敷〉於糺河原、以來月上旬爲其期、義政欲往觀、而營高閣、管領及諸將皆構假亭、善成乃定其價、

義政觀猿樂於糺河原

徙來觀者無貴賤無老少共競聚待其期。○夏四月、甲申朔、戊子、義政赴糺河原觀猿樂。觀世音阿及子三郎舞之、笛小鼓巨鼓太鼓名伎俳優者悉集會焉。諸將皆從焉。管領細川勝元獻酒。義政歸路遊勝元宅。勝元設饗應。庚寅、義政復往觀之。畠山政長開宴。政長假勝元宅迎義政、而獻饗。癸巳、義政復往觀之。斯波義廉設宴、而迎義政於其宅饗之。凡每度義政令侍臣把衣纏頭猿樂。勝元政長義廉施一萬緡。吉良石橋及京極大内赤松土岐六角等諸將脫服而畀之。聚觀者冨榮者並閣微賤者滿庭。○五月、義政聞大森實賴退陣中而隱遁甚驚焉。乃賜書於其父氏賴召還之。○八月、義政賜書於小山下野守曰、往者賜綸旨并錦旗命誅成氏。然猶豫未會上杉而黨成氏、其罪太重。速捨邪歸正以抽功、則可行勳賞也。且降令於小山部屬水谷氏懇諭之、且戒之。又讓責佐竹常陸介實定及其部屬江户但馬入道并岡島出羽守出軍之遅。按自寛正元年以來義政教書殆及百通。然東士怠於出陣、且黨成氏者猶多、故未成功。乃知義政威不及遠方、政知号令不行於関東之也。其趣今略。久年戦争諡。○十一月、召觀世音阿於院中、初觀猿樂十七番。壬戌、右京大夫細川勝元辭管領職。以尾張守畠山政長代之。頃年斯波畠山家族紛亂、故

義政以兼熙西堂爲使賜書於大内教弘
惠鳳遇雪舟寄詩

勝元久居職。然唯管重事、不預細務。伊勢守平貞親掌營中之事、威權日振。及政長爲管領、未馴政務。故貞親彌專也。自稱我家世准幕府假父。其部屬蜷川親當、及其子親元、掌教書奉書之事、而侍營中、以擬公臣。義政以兼熙西堂爲使、赴豫州、且直向周防國賜書於大膳大夫大内教弘。細川勝元以惠鳳藏主爲私使、副兼熙遣之。鳳到周防遇雪舟等揚、以叙旧好。寄詩曰、京路曾遊揚客卿、結茆此地要終生。喜君圖格出天下、兒卒亦知雲谷名。雪舟別号雲谷。又作序曰、揚雲谷蓋叢牧漢之爲人、以傳徠居於人之上者也。方今洛下登畫榜者不過數人。里諱巷論、兒童走卒咸知西周有揚知客云云。頃年畿内東國雖不靜、京師無事、故義政專耽遊樂。

源義視還俗
細川勝元爲執事

夫人藤富子恃寵而專恣、謁頻行。朝所令夕則改。故諸將殆不通賂於冨子及伊勢守貞親、然如祿重威強者、則不必服武命。義政既倦政務、而欲以安逸終身。於是遣使者召其弟淨土寺門主義尋曰、早可還俗、以天下附汝也。義尋辭之。義政曰、他後我若生子、則不脫襁褓而可爲沙門。弟其勿疑焉。義尋曰、唯命之從。甲戌、義尋出淨土寺、入前管領細川勝元宅。還俗改名義視。乙亥、義視移三條第。号今出川殿。以細川勝元爲執事。武臣等稱義政義視曰兩御所。丁丑、詔、左太臣源義政准三宮。前内大臣源通尚任右大臣。上皇

上皇開三席遊宴

將催三席遊故追義滿佳例賜准后宣於義政是月義政令僧周鳳講法華經於三時知恩院義政亦臨其席夫人冨子垂簾而聽之〇十二月庚辰朔辛巳勅義視叙從五位下任左馬頭諸將皆賀之甲申上皇開三席遊宴義政應召參院詩席則一條大閤藤兼良（兼良攝家退老其子亦為攝閣則尊其父稱大）閤准后左大臣源義政前關白藤嗣關白藤持通右大臣源通尚前權大納言藤資康權大納言藤實遠藤勝光藤公數前權大納言藤冬房權中納言藤教忠菅繼長藤親長前中納言藤教秀參議菅在治藤益光頭辨藤宣胤及菅頭長菅長清藤隆親候焉上

太田道灌入洛謁義政

皇御簾中關白侍焉以八紘歸聖猷為題（明字為韻）繼長作序通尚為讀師益光為下讀師宣胤為講師關白為御製讀師在治講之五遍詩席事畢是月武州太田道灌入洛謁義政道灌在洛之間上皇聞道灌嗜倭歌以詔使問武州風景灌詠歌奉對曰露不置方毛有利夕立乃空與利廣伎武藏野乃原又獻一首曰我庵波松原續幾海近久冨士乃高根於檐端爾曾覽留叡感之餘賜御製曰武藏野波高茅乃兼思比志爾加加留言葉乃花也咲良牟士林以為美談（按先是義政欲議關）東之事屢召大森氏頼然不入洛故聞灌有知慮是而召之乎不然則上杉等令灌入洛有所啓達乎

義政定諸士之品列

大名之稱始

国持外樣之稱始

年義政定諸將羣士品列右京大夫細川勝元彈正少弼畠山政長斯波松王丸右衛門督入道山名宗全讃岐守細川成之左京大夫一色義直左衛門佐畠山義統大膳大夫佐佐木持清謂之大名又號相伴衆彈正少弼山名政豐民部少輔細川教春刑部少輔細川勝吉兵部少輔山名政清彈正忠山名是豐赤松次郎法師政則美濃守土岐成頼佐佐木六角龜壽丸大膳大夫武田信賢中務少輔佐佐木京極勝秀冨樫介謂之國持外樣北畠左衛門佐細川中務大輔（准国持）新田大島左衛門佐伊勢仁木右馬

頭山名伊豆守一色右馬頭新田岩松兵庫頭吉見太郎山名宮田五郎丹波仁木兵部少輔四條上杉中務少輔江見美濃守佐佐木京極加賀守土岐民部大輔赤松新藏人赤松中務少輔佐佐木鞍智氏攝津掃部頭（准国持）二階堂大夫判官町野加賀守波多野氏謂之外樣衆細川右馬頭入道道賢細川下野入道畠山宮内大輔一色兵部少輔山名宮内少輔細川兵部大輔細川民部少輔畠山播磨守山名七郎細川讃岐九郎一色五郎上野民部大輔細川淡路守畠山中務少輔赤松刑部少輔武田治部少

供奉衆定于此

輔、冨樫中務大輔、赤松彌次郎、伊勢守貞親、伊勢備中守、伊勢兵庫助、大館氏謂之供奉衆、此外有部屋衆、申次之列、按斯波松王丸者、義敏子也、義敏放逐、在周防国、義廉嗣斯波家、在京、然不戴義廉、而戴松王、叙細川畠山次、未詳其故、蓋義廉猶未入三職列乎、或曰松王為蔭涼軒真蘂弟子、乃在他年義廉列三職之後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二終

執政　関白藤原［illegible］通藤［illegible］　関白太政大臣藤政家　大臣源通［illegible］　義［illegible］太政大臣藤［illegible］　光右大臣源通尚　内大臣源［illegible］尚

寛正六年

畠山政長献椀飯

細川成之将師撃額田郡浪士

得川系譜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三

春斎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刪定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楽門院、藤原氏、内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応仁、文明、長享、延徳、明応、崩寿五十九、葬泉涌寺）

乙酉六年、春正月、己酉朔、朝拝如例、武家管領尾張守畠山政長献椀飯、乙卯、義政賜親筆書於細川勝元、以伊勢守貞親為使者、凡毎歳正月七日、賜書於管領例也、然以勝元非当職、欲罷之、勝元遣家僕秋田氏於貞親宅、示前職時賜書之例、貞親白義政而従勝元請（伊勢守為使者、亦例也）○五月、丁未朔、壬申、参河国守護細川成之就伊勢守貞親告義政曰、額田郡浪士丸山氏、大庭氏、尾尻氏、高力氏、黒柳氏、片山氏、梁田氏、蘆谷氏劫掠郷里、成之守兵討之、然猶未平之、義政命貞親遣書於松平信光（号和泉入道）及十田弾正左衛門討之（十田、戸田相通）、且諭曰、若有党与者可速誅之、信光者、出自新田大炊助源義重四男得川四郎義季、義季有二男、其一曰頼有、号得川四郎太郎、其一

源頼家世仕将軍藤頼嗣、源頼氏訟新田適宗、自是二氏蔓延関東

曰頼氏、号世良田四郎、仕将軍藤頼嗣、宗尊親王与北条時頼同時、曽継新田嫡宗、叙従五位下、任参河守（見頼氏事東鑑）、頼氏有三男、曰有氏、号世良田小次郎、任遠江守、次曰教氏、号世良田次郎、次曰満氏、号江田三郎、教氏生家時、号又次郎、家時生満義、号弥次郎、生政義、号右京亮、其弟曰義秋、政義生親季、号修理亮、自親季以来、世住上野国世良田、其墓在長楽寺、親季子曰有親、号左京亮、有親子曰親氏、当此時、鎌倉甚氏、氏満、満兼三世共捜索新田餘族、殆無遺類、有親親氏避難出郷、薙髪仮為遊行僧、有親号長阿弥、親氏号徳阿弥、経歴東海東山、長阿弥卒於路、徳阿弥艱難備嘗、到参河国酒井郷、郷吏察其非常人、而以女妻之、生男広親、是為酒井氏、既而松平郷吏在原氏無男、而有一女、聞親氏非凡種、迎之為婚、譲其家領、由是親氏号松平太郎左衛門尉、生男泰親、異母兄広親率其徒属之、親氏以其年四月二十日卒、号芳樹院俊山徳翁、泰親継松平家（或曰、号世良田参河守、為国目代）以其年九月二十三日卒、号良祥院秀岸祐餘、泰親有六男、長曰信広、有病閑居松平郷、其次則信光也、信光度量超群、号和泉守、郷人推之為郡豪、始

多賀高忠任所司代与其妻議受之

築岩津城居焉、既移安祥、部屬稍多、又移岡崎城、其弟益親（号遠江守）、家久（号出雲守）、家弘（号筑前守）、久親（号備中守）、悉以信光為宗、高大其門、至此信光當討賊之選、其名聞幕府、○六月、庚辰、義政令佐佐木持清管侍所司代如故、其部屬豊後守多賀高忠為所司代、（高忠聞任所司代、辭之、義政強命之、高忠曰、臣帰家与妻議之、義政笑而許之、高忠帰謂其妻曰、我忝重職、然汝多言、則我不受命、從何事不聞号、則受命耳、妾曰、良人任職、於妾為幸、何妾言哉、良人其安心、高忠曰、善、明日高忠試倒着衣而出、妻起引袖曰、着衣倒也、可改著之、高忠曰、我知汝不能黙、故豫諭之、今隔一夜而忘之、況於累日之久哉、婦人多言、則妨於聴訟、然汝不可棄也、我唯固辭此職耳、妻恥悔謝曰、他後不可発一言也、高忠乃任所司代、得照内縁之賂也、高忠能断訟、不妄殺人、皆以為協其職、）○秋七月、丙午朔、義

源義政発遣明使僧清啓書於明主

政發遣明使、寄書於大明國帝、以僧清啓（号天与）為正使、其書曰、黄河北流、一清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既安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德、恭惟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威加四方、皇澤累洽、誕膺昌期、合慶同歡、覃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隷版圖中、咫尺天顔、猶如在輦轂下、茲遣尊使清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闕廷、伏望寛容曲賜省察、謹表以聞、（僧周鳳草之）別幅曰、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道、齎繳還納、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以滿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

銅錢、近無此擧、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教乘法數全部、三寶感應録全部、賓退録全部、北堂書鈔全部、兎園策全部、史韻全部、歌詩押韻全部、誠齋集全部、張浮休畫墁集全部、遯齋閑覽全部、石湖集全部、類説全部、揮塵録全部、附後録十一卷、第三録三卷、餘録一卷、百川學海全部、老學菴筆記全部、右咨禮部、（按蔭涼日録、義政催發遣明船、既經數歳、然遲滞及于此、項年聞東兵革、京師多事、而用度不暗、故求銅錢也、書籍乃為禅僧好文字者求之乎、先是明正統天子陥胡塵、其弟即位、景泰帝是也、頃年先帝復位、改元天順、故書中寓其趣、且返往年勘合簿等、蓋為求新簿乎、）○八月、丙申、九州探題右衛門佐源教直獻使於京都、望請其子

佔畢齋文集有贈日本西海元師源教直詩

讃岐土佐兵援河野氏撃賊、新開之実、小笠原道資皆死

三郎受領教直、澁川滿直子也、滿直教直父子、為九州探題、海東諸國記曰、九州節度使教直、約歳遣一二船、書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總管、居肥前國、其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戸、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云云、佔畢齋文集、有贈日本西海元師源教直使者詩、曰、王帳龍泉靜海瀾、名沓來進鵷鴣班、無端晤語賢從事、如對將軍萬里顔、○九月、辛酉、讃岐土佐二州兵到伊豫、援河野氏、擊賊不克、新開之實及小笠原道資戰死、（豫州敵不詳為誰某也、僧靈彦之實画像賛序曰、之実本香川氏子也、養於新開時實、而継其家、世為細川部下、此行從土佐刺史赴豫

僧灵彥之実画像贊序
道資画像贊

州討賊豫覺其將杣而不克賊欲俘而降之資不屈而戰死又道資畫像贊曰小笠原右京亮源道資其先食采於肥州下松浦豐永莊兼久中徙于土州長岡寬正乙酉歲讃土二州合兵討豫州之賊道資之父茂資以光家居道資小壯勇敢從新開平之實之軍而與賊屢戰身被創事聞于京師乃賜書而勞慰之然而當是時擁其兵執其柄者以破賊不爲急坐觀窮虜長其姦計是以陰與海蠻諸島相結嘯聚蜂起而終至不可禦焉道資等猶守岩川孤城一以當十力挽彊弓射賊十數人徹甲七注中者盡殪然城中無水已七日矣自謂我死在今日乃截片紙書已姓名繫之頭髮而戰死錄此

寧樂八景品目

名益著矣又性好吹笛至死弄焉辛未是日義政在南都經歷法華寺尊勝院東北院定奈良八景品目東大寺鐘春日野鹿南圓堂藤猿澤池月佐保川螢雲居坂雨轟橋旅人三笠山雪是秋源成氏發古河城進兵到武藏大田莊又分兵屯五十子邑義政聞之奏請賜日月旗遣於伊豆授左兵衛督源政知激關東諸將速討成氏且令今川範忠武田五郎催駿甲兵爲政知之援然範忠等不進政知先令上杉政憲授御旗而進發越筥根山駐馬於相摸國議觀機入武州上杉教朝亦進軍○十月遣明使僧清啓在周防國致書於伊勢守貞親謂大內介教

伊豆国士聞狩野七郎党成氏陥之
斯波義敏遵赦歸洛

弘物故不能進船來春可渡海宜以造船之事命新介政弘云云貞親答書責其懈公事而遲滯伊豆國士勝田氏横地氏致書於貞親曰狩野七郎黨成氏我輩與狩野加賀守合兵攻七郎翌二月遂陷之士卒多死傷義政令貞親授感書是月源成氏勢氣稍振政知及關東諸將請援於京師義政遣借賀東行而催海道諸士賀稱老病而辭之不聽副兵士發之○十一月乙巳朔斯波義敏遵赦歸洛義敏在周防國累年大內介禮接大厚且約推擧以爲九州總管頃年伊勢守貞親有愛妾時人稱之曰新造與義敏妻姉妹

夫人富子以義尚託山名宗全

也妾屢請貞親令義敏歸洛貞親諾乃約義敏子松王丸爲蔭凉軒西堂真蘂弟子而與蘂頻爲義敏請義政不止兵庫助貞宗貞親前妻所産諫曰義敏爲家族被放逐今若歸洛則恐爲禍亂之階乎貞親不從屢請之義政遂許之義敏喜而歸洛○十二月夫人富子竊遣侍女於山名宗全曰將軍既約讓國家於義視故今雖有子不食其言而義視昇進有飛龍之勢且勝元翼戴之則誰攀其鱗哉妾齡及三十而始得男子豈忍令之入桑門哉足下祿重齡高擧世憚之諸將誰居其右哉妾以誕兒附足下願無辭愛妾所依

應仁大乱兆於此

賴更無他宗全謂義視爲嫡則國權在勝元手政長
其黨也勝元忌舅婿之好再與赤松家欲專削我領
國我所以切齒也今夫人有此命乃是我家之大幸
也奉此幼君號令天下則誰不從我哉勝元政長不
足畏焉乃對曰老臣以死保護新誕幼君夫人其安
心冨子太喜（應仁大乱兆於此）己亥壬寅斯波義敏與其父
修理大夫入道明嚴共謁義政義視於是斯波有二
長然義廉勢強義敏微弱部屬甲斐朝倉織田等皆
推義廉厭義敏唯貞親欲假公威以義敏代義廉初
貞親娶甲斐氏妹爲之盡力放逐義敏今又以內嬖

文正元年

正使獣圓

之故左祖義敏國人皆惡之然義政以政務委貞親
故專執府中權雖諸將皆憚之
是年當明成化元年
文正元年春正月甲辰朔○二月義政遣書於朝鮮
求造寺之助曰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進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
必賜愉容感幸之悰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名
曰藥師此年隨壞風震雨凌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
與謀曰産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大邦豈有他
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獣圓副使宗禮等往

副使宗礼至朝鮮乞造寺之助

諭其意儻得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
佛界耶所謂淨瑠璃亦善隣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
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僧周佐草之　○夏四月壬
寅朔丙辰習大嘗會禮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頃歳東
方大亂畿內不靜然義政大將拜賀河原猿樂受禪
即位之營花頂山若王寺大原春遊八幡放生會上
卿伊勢春日參宮其費無量加以大嘗會國郡困窮
諸將不堪臨時課役或責徵民戶或強借冨家以充
之而施德政不返償之四民苦苛政浪士農夫等結
黨引類劫掠賣米醸酒者抑之奪之上下與謂天下

義政賞小山那須白川等勵戰功

危哉岌岌乎近江國鹽津人熊谷某獻狀諷諫義政
曰其所言良有以也然非近侍者納諫刺時其罪不
輕乃収其采地放逐之擧世以爲冤○六月辛丑朔
癸卯義政依上杉房顯無子諭其部屬擇房定子爲
嗣且賜書於房定而告其旨又勞房定久不歸其國
（越後）勤軍事又感上杉教朝久在關東軍中又賞小山
常陸介那須太郎白川修理大夫小峯下野守吉良
三郎今川五郎勵戰功又喜佐佐木近江守梁田中
務少輔信濃入道及其族八郎宇都宮彌三郎藤島
出羽守佐野越前守佐野[illegible]那須越後守蘆名

近江郡司率兵掠敏滿寺放火

上總介、上杉讚岐守、及其族四郎彌五郎、欲加京軍、又責小山下野守結城七郎、小田太郎、伊達大膳大夫、二階堂遠江守、田村次郎、蘆名下總守不從教令、而綏於出軍、有（按關東之戰既過十年、其始末不聞、唯義政教書存、以其前後考之、則抑知其頃不須而已）丁未、義政遊侍所佐々木持清京極宅觀祇園會、是雖爲恒例、然持清家貧不能辦備其事、故欲辭止之、所司代多賀高忠恥家長之窮乏、而以己所貯經營之、祭畢覽猿樂、亦如例、戊辰、近江郡司率兵掠敏滿寺、放火燒之、此寺、豊聰太子爲敏達天皇所建、中葉以來隷叡山、故寺僧等到叡山、訴之、項間伊

斯波義廉憤與義敏兩立捕義敏黨殺之

伊勢守貞親援義敏、左祖義廉

勢守貞親及蔭凉軒真蘂屢請、令義敏爲斯波家之長、義政領之、○秋七月乙酉、治部大輔斯波義廉憤左兵衛佐義敏入洛、與己兩立、而捕其部屬出入義敏家者、數輩、稱浪士、殺之、義敏就貞親訴之、義政曰、妄指義敏家士、稱浪士者、義廉之失也、貞親喜而頻演義廉之短、真蘂亦白、義政曰、是國家之重事也、不可不識也、幕下宜與日野亞相公（勝光）熟議之、山名宗全聞之、曰、義廉既爲一家之宗、有年、今有何罪、爲義敏可奪家哉、縱有公命、我必左祖義廉、豈違約婚之好哉、彼伊勢守勤營中之細務、而足矣、如三職之家、

琉球使西堂來朝

源義視男義材生

何預彼豎子口吻哉、況於蔭凉小僧哉、乃告義廉曰、若義敏爲家宗、欲移本節、則拒而勿納之、我必爲援兵、義廉喜而乃召越前尾張遠江三州兵、義敏貞親未知之、丁酉、琉球國使西堂芥陰來朝、（琉球王其同來）貢入幕府、候庭下、拜義政、獻方物若干品、禮畢出門放二砲、蓋其國式也云、己亥、義視男義材生、（母裏松贈內大臣藤重政女、義政夫人冨子其姉也、權大納言勝光其兄也、按日野裏松烏丸等同宗、故其稱号或通用）是月、叡山僧徒屢到管領及奉行所、而爲敏滿寺、請罪近江郡司、不聽、山徒大怒曰、不聽所訴、則可捧神輿入洛、驚天聽、於是公卿武家臣相議曰、今冬行御禊大

義政召諭山名宗全、令與斯波義廉絶婚

嘗會、其禮畢、則可任所請、且義政授教書約以甲良莊永附叡山、由是山徒暫止、○八月庚子朔、壬寅、義政召日野勝光、諭山名宗全曰、可與斯波義廉絶婚、宗全佯諾而退、催兵士、其家臣垣屋氏、太田氏等十三人、連署諫曰、與義廉約婚者、私交也、豈以是換君命哉、若夫斯波家孰與執廢任上裁而可也、若不聽我言、則悉薙髮入高野粉川耳、宗全哂曰、汝等所諫、我不以爲非、然源濁則下流不澄、政亂則民不安、貞親等所爲、皆幕府暗昏之所致也、赤松氏於幕府、不戴天之讐也、嘉吉之役、諸將皆綏於討賊、唯

織田兵庫助令其弟十郎屬義廉

此入道力戰得滿祐首其功誰肯比肩哉故賜播磨美作備前者不爲過也頃聞復大讎之家欲奪我播磨其暗昏可推知焉今義廉廢而義敏興則貞親彌振逆威而欲黜我家乎我黨義廉放一矢則貞親必畏之然則諸將不遇讒而國家不亂矣汝等不悟唇亡齒寒之謂哉今日義廉滅則明日必及我家而已家臣等不能重諫而罷壬子洛中不靜尾張國守護代織田兵庫助令其弟十郎率州之兵入洛屬義廉甲斐氏朝倉氏申守氏二宮氏及越前遠江二州群士悉來會焉義廉得勢構櫓樓楯堅守勘解由小路

細川勝元山名宗全受義視命將討伊勢

館以張防戰之勢己未洛中忽劇風聞義視通志於義廉令宗全作亂義政大怒與義視絕癸亥義視潛入細川勝元宅一色範直一色親元唯二人從焉避義政之怒也甲子義政以義敏爲越前尾張遠江三州總督復斯波家宗而罷義廉牙參避其本館義廉不應命義敏廢黜十年不意再榮謂其貞親及眞蘂之力也貞親眞蘂遂其所願而意氣揚揚義敏聚兵士新附者稍多然如甲斐朝倉織田素怨於義敏猶屬義廉自若○九月庚午朔乙亥義視在細川勝元宅山名宗全往謁時洛中風聞勝元宗全受義視命

守貞親

將討貞親或告貞親貞親太懼眞蘂以貺斯波松王故屢說義政而褒義敏貶義廉且與赤松政則睦宗全惜之徹骨髓至此欲併攘之今夜貞親攜其愛妾與備中守貞藤有馬治部少輔及眞蘂共避洛中匿近江丙子義敏不能在京潛逃奔越前戊寅山名宗全與諸將連署訴義政曰貞親執事邪曲不誅彼則臣等不可牙參義政不能拒之賜教書於宗全放逐貞親宗全又請殺眞蘂義政許之宗全發兵欲捕貞親眞蘂然既逃矣庚辰義政遣日野勝光於勝元宅賜自筆誓詞於義視曰昆弟素無遺恨貞親既逐早

義政賜自筆誓詞於義視

山名宗全請放畠山義就歸洛

歸本府而可也義視猶疑之一色範直諫曰既賜誓書何可方命速催回駕義視從之勝光及勝元共感範直斷大事於是義視還營勝元以兵護送之義政亦褒範直一言以定事而爲兄弟如初洛中靜謐經日義政令義廉爲斯波之宗如元壬午流星自艮方經坤方其光甚大聲如震雷時人或曰去年今日自坤向艮隔一年自艮還坤共是天狗星也可怪可畏焉俗傳有好事者佯稱天狗落大曰天下大乱既迫是月山名宗全使其嬪尼号安清院就夫人局子屢請赦畠山義就歸洛義政許之宗全書遣使招義就義就乃發熊野深山催兵入河

義就擊破遊佐河內守

內國國人素知義就勇且有慕舊好者求附稍多時政長使遊佐長直守河內在若江城屬士四五千人城堅故多義就欲攻之長直謂彼人逆公命時猶拒大敵今既遭赦則勢氣可倍於前其鋒不可當也乃避城奔大和國依其舅筒井氏由是義就入若江城河州悉服（一說曰義就聞義敏義廉相爭京師不靜乃乘其弊而發吉野深山假拔河內國政長令遊佐河內守擊之義就逆戰破之遊佐奔大和義就又平紀伊國而遣使就日野勝光請赦且賂營中侍女然義政不許之宗全与勝元爭權以政長睦勝元故欲令義就入洛以為已之援而固請義政得義就歸洛之命）○冬十月畠山義就聚河紀二州之士催入洛之粧且先遣人於京師借千本北小路地藏院以

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入洛

為假館義政聞冨士兵部祐本謀叛放火神社遣教書於左兵衛督源政知以冨士親時補大宮司以戒懲祐本項間上杉房顯部下迎房定次男顯定於越後國以為關東管領○十一月癸巳畠山義就率數千騎到八幡山名宗全自迎之其餘諸將羣士往賀之義就整列入洛觀者如堵遂寓地藏院○十二月癸亥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三基入洛訴焚敏滿寺者處罪而且旬曰遂流佐佐木持清（時性觀入道）沈多賀豐後守於湖水不然則山徒之憤不可解焉義政召山門奉行及寺官吏諭曰大嘗會禮既畢然歲已暮

勝元左袒政長宗全左袒義就

矣可待來春而裁斷如山徒所請山徒解怒神輿歸座（明年天下大亂不遑裁斷敏滿寺遂滅僧徒離散由是守護威強而山徒不及嗷訴云云）義政聞新田兵庫頭（岩松純子）家屬京軍賜書勵討成氏之功畠山義就既謁義政然政長為管領如初畠山一家有兩宗政長彌厚交於細川勝元密設武備山名宗全頗左袒義就欲令義就為一宗其意在逐政長減勝元勢也時人謂貞親而分斯波家欲令義敏代義廉宗全擊其罪逐貞親黜義敏自以為功然未幾宗全所為亦如此者何哉義政畏宗全之勢且以勝元翼戴義視故忌憚之而漸從宗全所請也

應仁元年

是年當明成化三年（閩書曰倭寇來貢遂破大嵩諸處）

丁亥應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朝賀如恒幕府椀飯管領畠山政長獻之如例己巳義政變恒例不如管領宅政長憤曰頃年大營相継我勤仕無闕継無感賞何改例式哉知是宗全義就讒許所為也義就喜曰政長既蒙譴責則不能拒我遠往故逐彼而移父祖之本館然家士羣議不決猶豫政長家令神保長誠曰我輩欲往義就寓居散怨然聞義就欲來襲是所期望也乃聚其徒屬來政長宅嚴衛而待之政長請細川勝元曰若事急則救之勝元諾焉故義就亦

宗全許勝元之党政長于幕府

不能進兵、壬午、山名宗全獻梲飯於幕府、而率其一族及同志諸將、詐曰、畠山義就既蒙赦、入洛則宜移住萬里小路本館、然政長不讓避焉、細川勝元阿黨相結、乃是輕上謀亂之端也、請遣上使於勝元、止阿黨之私、義政發使者、諭勝元、勝元不答、使者空歸洛中騷動、皆曰、勝元政長叛、其部屬等悉競集以待府兵之至、宗全義就徒類、警衛幕府、義就曰、若賜教書討勝元政長、則我爲先登、宗全揚言曰、不誅勝元政長、則國家不穩、義政未聽、今夜宗全到今出川第、擁義視而來幕府、令義就守北門、令一色義直守總門、

宗全義就周衛幕府

義政令曰、為義就与政長結党、則国家大乱、各以一隊挑戰可決輸贏

而令巳部屬守東門、斯波義廉土岐成頼等、各以其兵來護焉、癸未、宗全義就等周衛幕府、勝元政長各擁兵待戰、今夜俄止踏歌節會、依無武士可警衛也、甲申、義政令曰、諸將相互結黨、則國家大亂不可止也、唯義就與政長、各以一隊挑戰、可決輸贏、至他家則不可相救焉、宗全曰、臣等在府三日、所望不遂、而不助義就、則有何面目列士林哉、義就曰、善哉台命、與政長挑戰、此所素望也、臣明朝必攻政長決勝敗於一戰、諸將傍觀彼此之剛臆、義政遣備中守伊勢貞藤、下總守飯尾爲數、諭勝元曰、諸將既不助義就、

義視令教春說勝元與政長絶

則勝元亦不可黨政長、唯可令彼等獨戰也、勝元不答、義視召民部少輔細川教春、諭之曰、勝元與政長不絶、則可爲反逆之臣、教春曰、勝元雖昵政長、豈換君命之重哉、臣兼命往說彼、彼猶不從、則臣不生還、乃語勝元、丁寧反復、右馬頭道賢亦勸之、勝元嘆曰、棄友者非士也、然讃牧春賴死事、武牧之賴輔佐以來、至我六七世、未曾有叛逆之聞、今何背公命哉、教春反命、義就喜、促甸裝、今夜神保長誠告政長曰、聞京兆勝元既應公命、不出援兵、然則赤松京極亦不來、敵皆聚在幕府、則混金五義就甸而來者必矣、然則此館不

政長縱火於第宅向御靈社

政長部下竹田氏善射遊佐兵多死

利於拒衆、不如避此據上御靈社戰、則不可輙敗、且近京兆、高擁京兆縱憚公命、彼尤安富民部與我交厚、豈可坐見我輩死哉、政長從之、乃率六十餘騎縱火於第宅、向御靈社、士卒離散、比及社中、不滿二千、乙酉昧爽、義就受院宣、率兵攻御靈社、遊佐長直爲先鋒、政長拒之、有竹田氏者、善射、遊佐兵多死、隔屋氏子歳十三、競進中矢死、衆皆憐之、及午、勝敗未決、山名宗全慮勝元發援兵、且懼劫皇居、而白義政、奉迎主上上皇於室町幕府、戒嚴不懈、而令斯波義廉援義就、朝倉敏景捧日旗而進、政長擊却之、山名政

細川道賢諫勝元遷延失期

率二三十餘騎代戰政長戰屈日既暮矣神保長誠爲激勵勝元遣使於安冨氏請得一樽酒以慰渇安冨不畀之政長悟勝元不遂救而夜闌放火於社殿潛入相國寺林中而離散亡跡義就分兵追之不獲見社内有三骸燒爛而謂政長既死而凱旋宗全義就以爲勝元怯而不足憚焉此時宗全徒類在洛者二萬餘人皆令歸其郷里○二月以斯波義廉爲管領職義廉以世職家雖代政長然洛中之權屬山名宗全而畠山義就等黨與皆驕恣宴樂細川道賢從說勝元曰重公命不救政長爲不失累葉之勳也然

改元應仁

捨交之恥不可不雪焉且宗全義就勢氣傍若無人不可不懲之勝元曰是我所切齒也家臣香川氏内藤氏安冨氏藥師寺氏秋庭氏皆勸之勝元遣書於諸國招同志者或告宗全宗全笑曰彼不救眼前之戰今何欲張賊後之弓哉不足爲之備○三月丁卯朔己巳山名宗全率其族詣幕府賀上巳斯波義廉畠山義統一色義直土岐成頼佐佐木六角高頼結黨成羣與馬僕從各極華美退府各徒步到今出河第謁義視然勝元氏族及佐佐木京極族閉門不出密議軍事辛未改文正二年爲應仁元年依兵革也

勝元浚隍築壁爲防戰之備

權中納言[illegible]長勸進[illegible]隨勝元浚隍築壁爲防戰之備其所領攝津丹波土佐讃岐及諸國部屬等聚六萬餘騎其同族則讃岐守成之阿波參河兵八千餘騎備中守兵四千餘騎淡路守成春兵三千餘騎和泉守護民部少輔教春兵二千餘騎下野守兵二千餘騎右馬頭道賢兵二千餘騎兵部大輔勝久中務少輔政國阿波守勝信刑部少輔勝吉兵各有差他族則右兵衛佐斯波義敏兵五百餘騎左衛門督畠山政長紀伊河内越中兵五千餘騎大膳大夫京極時清隱岐出雲飛騨近江兵一萬餘騎赤

山名細川各督促部屬以爲己援

松政則兵五百餘騎富樫介兵五百餘騎大膳大夫武田信賢治部少輔武田國信安藝若狹兵三千餘騎其餘右兵衛佐吉良義真上總介吉良義冨伊豆守赤松貞祐赤松道祖松丸彈正忠山名是豊與勝元有父子約中務少輔佐佐木勝秀六角政信富樫鶴童丸兵部大輔仁木成長土橋政永等皆應其催總號十六萬一千五百餘騎宗全聞之催其黨與先記其所領但馬播磨備後三州及諸國散在部屬號三萬餘騎同族則相模守教之伯耆備前兵五千餘騎修理大夫政清因幡美作石見兵三千餘騎彈正少弼[illegible]

豊、攝津入道永椿、左馬助豊光、五郎宗幸、民部少輔教實、宮内少輔豊之、七郎政之兵各有差、他族則左兵衛佐斯波義廉越前尾張遠江兵一萬餘騎、右衛門佐畠山義就大和河内熊野兵七千餘騎、修理大夫畠山義統能登兵三千餘騎、左京大夫一色義直丹後伊勢土佐兵五千餘騎、土岐成頼美濃兵八千餘騎、六角四郎高頼近江兵五千餘騎、且大内介政弘率周防長門豊前筑前安藝石見六州兵二萬餘騎應之、伊豫河野氏二千餘騎屬之、其餘左京大夫吉良義藤、宮内大輔畠山政光、播磨守畠山教光、兵

義視到勝元及宗全陣、諭之以和解

部少輔一色義遠、五郎政氏、左馬助一色政煕、治部少輔一色政凞、民部少輔吉原親信、刑部大輔下山貫益、刑部少輔下山教長、右馬助仁木教將、赤松千代壽丸、宮内大輔山内政綱、富樫幸千代丸、富樫次郎家延等、總擁十一萬六千餘騎、宗全勝元舅婿之好年久、故兩家僕從亦相睨、或並軒接隣、或婚姻相約、至此乍爲寇讐、杜門絶交、如諸將羣士、亦依平生之親疎、或嫡庶相分、骨肉互隔、各從其志之所之、而張矛楯之勢、駿河信濃以東、海道山道之兵、以關東之戰未決、故不預京師之事、○

夏四月、己亥、義視憂勝元宗全相挑大亂將作、而自

勝元陣在東、宗全陣在西、分割洛中

到勝元陣、諭之、又入宗全陣、和解之、兩將暫欲擱解嚴、不日而復構柵戒嚴、義政令曰、不論彼此、以始戰者、爲返逆之臣、一色義直爲宗全警衛幕府、構櫓浚隍、以待勝元襲來、宗全又分諸將及家士、各列隊張陣、勝元亦部分將士、以當之、而以五月下旬、爲剋期、告諸國黨與、勝元陣在東、宗全陣在西、故稱東西兩陣、分割洛中、擧世唯知有細川山名、而不知義政義視爲主將也、頃赤松政則率兵入播磨國、國中浪士不忘舊好、附從如雲、山名留守者敗潰、數日之間、播州悉屬政則、進徇備前國、到處皆服、又欲徇美作

勝元黨侵諸州皆得利、宗全皆勵部署諸將

國、然聞山名掃部頭固守、而應援京師剋期、而催播備二州兵向京、世保政康子持頼、應勝元侵伊勢國、是一色義直所領也、守護代石川道悟、其子親貞防之、政康不能克、然義直急召石川父子、故捨城入洛、政康取勢州之半、斯波義敏部屬離散者、相聚侵遠江國、武田國信入若狹、擊破一色部兵、宗全聞勝元黨處處得利、欝陶勵其黨與、以觀快戰、勝元部分諸將、令藥師寺與一、率攝津大和兵、屯大田垣前、香川氏、安富氏率讃岐兵、屯實相院、武田信賢及香西氏、長鹽氏、奈良氏、秋庭氏、屯舟橋上、細川下野守、赤松貞

一色義直請迎義視於幕府作宗全上

祐及丹波守護代内藤貞徳、屯舟橋下、三宅氏、吹田氏、茨木氏、芥川氏等屯百百橋、斯波義敏、六角政信、世保政康、及安富民部屯安居院大宮、細川道賢率土佐兵屯花房、宗全分諸將當之、遣垣屋氏族田原氏、持瀨氏等於實相院、山名諸族之部兵副之、總一萬六千餘騎、一色義直以其一軍守太鼓堂、山名政清、山名因幡守、六角高頼守舟橋、太田垣一族守太田垣、畠山義就率大和熊野軍兵等守花房、山名教豊、土岐成瀨佐佐木族守大宮、戊子夜、勝元黨成真院某入一色義直陣内、擄正實房、義直欲撃之、然倉

東西兩軍大戰洛中

卒始戰、慮遂幕府之令、而潛到宗全陣議之、成真院則發兵塞其路、義直不能歸其陣、其屬兵離散、己丑、勝元聞義直逃、退馳入幕府、謁義政、強請賜幕府旗、而迎義視於此、分已兵護府門、斥宗全爲叛臣、庚寅、東西兩軍大戰洛中、細川先鋒撃破大田垣陣、燒諸壘、宗全怒勵諸軍、主客相互死傷、斯波義廉率一萬騎攻細川備中守、撫細川讚岐守、淡路守、和泉守、合兵救備中守、宗全亦遣山名相撲守、及布施左衛門佐加義廉軍、相戰終日、入夜猶挑、翌朝細川戰疲、勝元令京極持清帥一萬騎救之、義廉隊將甲斐氏朝

赤松政則家士依藤氏斬山名常陸介

倉氏、織田氏、及麻野氏、瓜生氏、逆撃、流鏑、持清堅未及整列、而狼狽敗走、備中守勢微、殆危、赤松政則率鋭卒三百餘、横突斯波陣、甲斐朝倉等戰疲而走、政則携備中守、入讚岐守桐而休、備中守放火燒己屯、洛中第宅堂社罹餘焔、其餘諸陣互有勝負、骸積如山、血流川赤、勝元自率精兵五千、守幕府四門、義政在其閣中、不能出、一令勝元揚言曰、將休而一戰、則宗全必逃、宗全憤大田垣陣敗、而召其所領及家族之八州兵、○六月、乙未朔、壬寅、赤松政則與山名教之戰於一條大宮、政則家士依藤氏斬山名常陸介、

朝倉敏景自斬敵首五六級

義廉隊長甲斐左京亮爲政則兵所射殺

敎之、力士片山氏與政則力士明石氏相當、明石斬片山、由是敎之軍敗、宗全不悦、斯波義廉從與京極持清挑戰、朝倉敏景自斬敵首五六級、其部下斬三十七級、畠山義就偶過其場、感敏景勇、敏景下馬謝之、持清遂敗、宗全悦而授鎧刀及馬於敏景以勞之、細川諸軍攻斯波義廉本館、敏景能拒之、故不能拔之、赤松政則竭力攻之、先鋒問敷以進到櫓下、中大石而死、義廉隊長甲斐左京亮等爲政則兵所射殺、細川勝久成春勝吉、爲山名兵被逼其營罹火、是日處處放火、士卒掠奪貨財、西至大舎人察、東至室町、

京洛屋宇三萬悉焦土、公卿逃匿、諸家旧記皆焼亡

上至御靈辻、下至二條、屋宇三萬餘悉焦土、公卿雲
客及僧徒皆逃匿、洛中洛外庶民扶老携幼離散逃
亡、凡諸家舊記藏書、逢此役焼失者不可勝而計、於
是天下兵勢風靡歸山名細川兩氏矣、丁未、但馬國
士垣屋、太田垣、八木氏諸族、因幡國士伊達波多野
八部山口氏、伯耆國士小鴨南條進藤村上氏、備後
國士江田和智山内氏等八州兵、應宗全召向洛、先
徇丹波國、守護代内藤備前守拒之、不克、其族貞徳
等戰死、八州兵縦火焚民屋、奪財寶、掠牛馬、會山名
陣、是日、赤松家士宇野氏太田氏、催播州兵、襲恭作

細川兵頓攻義廉營

國、山名掃部頭逆擊破之、宇野太田捨甲而逃、太田
耻曰、重戰則我必死、大内介政弘催長門周防豐前
筑前、及伊豫河野族、總三萬餘騎、發途向洛、事既聞
達、宗全陣大振、勝元遣守護代秋庭元明、於攝津國
分赤松兵、加之以備政弘、至也、勝元與諸將議曰、政
弘未入洛之間、不屠義廉勘解由小路室町壘、則洛
中路塞、往還可滯、乃令細川道賢、下野守武田信賢、
香川氏、安冨氏、交日代攻之、宗全亦分諸將毎日救
之、過二旬、壘猶固而不陷、細川黨疲而退、○秋七月、
甲子朔、戊子、細川兵頓攻義廉壘、是日細川家士能

勝元宗全兵大戰東山

武田基綱督軍力戰

義就部下

勢頼弘、其子五郎戰死、大内介政弘到攝州、秋庭元
明欲遮之、政弘以大軍擊破之、阿野氏在後、赤松兵
擊之、政弘還兵挾攻之、赤松兵敗走、○八月、甲午朔、
勝元宗全兵戰於東山長清寺、羅兵發、大内政弘入
洛、加宗全陣、宗全曰、得此衆、則挫勝元、在隻手中、或
曰、義政近臣亦有通志於山名者、勝元疑之、畠山義
就、畠山義統、大内政弘、土岐成頼、六角高頼、一色義
直、帥五萬餘騎、攻東陣、到三寶院、武田信賢拒之、信
賢弟基綱督兵二千力戰、或死傷、或分散、基綱獨留
不退、義就部下熊野力士野老源三欲擒基綱、基綱

野老源三與基綱格鬬、曽推刀折、源三倒死

勝元請赦貞親罪、候幕府

素多力、揮刀打源三冑、推刀亦折矣、源三倒死、基綱
逃去、然畏其勇、無追之者、義就政弘等毀實相院、而
進攻淨花院、擁京極持清拒之、敗走、山名軍勢甚熾、
伊勢守貞親自去年蟄居鈴鹿關邊、聞洛中騷亂、不
得赦命入洛、依細川勝元、勝元以彼有怨於宗全、故
請義政赦其罪、候幕府、漸復舊職、由是府中内應宗
全者稍發覺、義視素惡貞親離間兄弟義視義政、故不悦、
其再掌營中事、而竊謀逃出洛中、辛亥、勝元率甲士
六千騎圍幕府、禁近臣出入、義政大驚、勝元以細川
教春訴曰、頃聞近侍之輩内應西陣、出徒不識之則

勝元敎逐義政近臣十二人

變生於肘腋、願悉放逐之、義政令三條中納言藤公躬・吉良左兵衛佐義信答之曰、府中之士不爲少、且廷臣亦相混、不知誰某應敵、若記其姓名、證之則可紀斷賢否、勝元曰、謹諾、乃退、猶未解鬪、丙辰、勝元記内應者姓名、獻幕府、所謂一色式部少輔・佐佐木大原大夫判官・上野刑部少輔・宮下野守・結城下野守・伊勢備中守・荒尾民部少輔・三上三郎・齋藤新兵衛尉・宮若狹守・齋藤藤五郎・同明專・阿彌、總十二人、義政諭十二人曰、勝元所請如此、汝等早避此而出、則一時無爲之謀也、我不以汝等爲不忠也、衆皆稱唯、

義政逐臣決死府中騒亂

而退、揖公躬及義信曰、抑府中之士、寄志於西陣、不隱吾曹也、想夫細川山名勝敗、不係我輩之身、唯持奉上之志耳、然頃間東勝則憂、西勝則喜、人人皆然、蓋其府中皆謂台意亦欲山名勝乎、故以寄志於山名爲徼忠而已、然勝元在羣僚中斥十二人、則謂之不幸乎、謂之士林面目乎、台諭既如此、則臣等何辭以散疑耳、乃各歸舍、聚私從者、得八百人、戎衣暨暨、以並膝自殺於右京大夫眼前、而顯中心不黨宗全、決必死之志、府中周章、義政欲避難往他、然西門悉勝元戎卒固守之、故不能脫出、時聞西陣欲襲内裏、

勝元以畠山政長奉迎主上上皇行幸幕府

勝元驚、而請義政、以尾張守畠山政長、假叙三位、戰（公卿補任）率兵到内裏、奉迎主上上皇、行幸幕府、事出倉卒、不整備伏、廷臣脫衣冠、着戎衣、細川教春爲前驅、吉良義信・赤松貞祐候後陣、而令留吉良赤松部屬、衛護禁門、車駕既到幕府、然依府中近侍怨言、而不輙開門、而駐蹕於大門外、而皇共慍歛心、左右衛衢、敵陣相接、官人宮女號泣伏倒、入夜車駕入幕府、乃假設行在所、於是義政責從十二士曰、可速逃去、十二士憤曰、幕下昨賜負山名、今乍云爾、無賴之甚、可沐恩也、君臣情頭絶矣、欲蹴營中、馳到陣門、手及

公躬義信諭逐臣而鎮事變

勝元死則讎懷可散也、公躬義信懼大變俄生、而總諭十二士曰、卿等累世君臣之恩義、衆之所知也、今逢時變、何成不忠之舉哉、且夫幕下不必捨卿等、則暫避難以解京兆之怒、則他後何不有歸榮之期哉、枉從我言、則爲公爲私珍重、十二士曰、前言過矣、何立私意輕公義哉、乃間行逃出、勝元羣士欲待其出而殺之、飯尾爲數知之、開間道小門、入相國寺而離散、得免、勝元憎爲數、脫十二士、令人暗中刺殺之、勝元既移車駕於幕府、其意謂、將軍若捨我入山名陣中、則我奉天子挑戰、誰不歸服哉、今夜義視潛逃、

義視潜逃出幕府

出幕府。先是義視不安在府、勝元聞之、請移於已陣營、諾。而不果。義政頻留之、而猶豫、今夜府中擾擾、義視以爲幸、而間行、到北畠中納言源教親陣、而伴教親向叡山坂本。此過冨小路門、守者冨樫氏衆之、誰何。教親答曰、三條前内府實雅卧病於東山、今出川亜相遣使价問之也。冨樫猶疑之曰、失鑰之所在、不能開門。教親出一鑰於懐、試之、則幸開。冨樫不及咎之。既而到坂本、高倉左兵衛佐(教親弟)、一色伊豫守、畠山式部少輔、及同朋西阿彌從焉。頃之、種村播磨守、一色九郎、一色三郎、矢島氏、那須氏等、催坂本郷士

宗全放火東陣京洛殆爲原野唯内裏幕府存耳

六百人來護之、休於石川次郎宅。義視夫人藤氏避難在此、乃相見相喜。○九月丙子、宗全黨亂入東陣、放火。近衛殿、鷹司殿、淨花院、日野第、花山院、廣橋第、西園寺、轉法輪三條第等、公家三十七所、吉良大館、及細川下野守、飯尾肥前守等、武士宅八十餘所、皆罹災。由是東陣殆爲原野、唯内裏幕府、及相國寺存焉。辛巳、攝州兵播州兵三千、爲細川援兵、入洛、陣岩倉寺(在南禪寺辺)。宗全令曰、速敗之。大内政弘帥大兵、先攻之。攝播兵據峻、投大石。大内兵多傷而退。山名族代之進攻、不克而退。畠山義就繼至、斯波部屬甲斐、朝

勝元令宗兆元綱退西陣

義就大内政弘督數萬兵攻赤松兵於岩倉

倉。自如意嶽攻之、勝敗未決。西陣士卒放火、燒南禪寺、花頂山、青蓮院、元應寺、岡崎寺院、洛中人家、財貨悉藏於東山者、至此悉爲兵士被焚奪之者、呼商賈號之。由是無挑戰之心、攝播軍大笑、唱凱歌去。岩倉、入洛、加勝元陣。勝元處敵掠相國寺、令家老民部丞安富元綱、率三千餘騎、守之。伊勢關氏、長野氏、備前勝田氏等副之。赤松家老浦上則宗聞西陣勢強敵、播州兵入洛、又陣岩倉。○冬十月癸巳朔、畠山義就、大内政弘督數萬兵、攻岩倉。浦上則宗傍林陰放箭如雨、敵辟易。則宗乘機、競馳急擊之、敵皆敗走。則

宗全放火燒相國寺安冨元綱拒之元綱及弟皆戰死

宗登高直下洛中、則東陣渺茫、不辨幕府安否。乃嘆曰、去此無益、不如入京而死。乃馳入御靈社、到柳原、遇赤松政則。君臣相顧、共喜幸存。勝元曰、雖鴻門會、逢樊噲亦不過之乎。豈唯政則喜哉、我亦得此壯士、何不克敵哉。義政亦感則宗破大敵之勇。乙未、宗全遣一惡僧放火於相國寺、伽藍燒而煙焰飛。畠山義就、義統、大内政弘、一色義直、土岐成頼、六角高頼、羣隊競進、總二三萬騎、環攻幕府。京極武田解高倉烏丸戍而逃去。關氏走、勝田氏死。安富元綱守相國寺總門、拒敵七回、死傷甚多。元綱暫休、呼其弟某曰、

政則迎義就義統等戰不利敵衆勝漸迫幕府

事既急總門破則京兆陣營必危汝早自間道入府門導京兆速逃冊波言未畢大敵急挨元綱及其弟力戰而死元綱善戰善謀勝元以爲爪牙腹心是日大內土岐與元綱戰而死者五百人二將揚言曰不破此門則不生還得元綱首而凱旋拾所得之首載車八兩而猶有餘棄於隍塹丙申義就義統政弘合兵進到相國寺燒痕赤松政則迎之戰於蓮池邊赤松兵太田氏等五十三人奮戰而死敵衆勝漸迫幕府浦上則宗及安丸氏等兵力拒却之一色義直自佛殿燒痕競進六角高頼繼至赤松貞祐其族道祖

松田次郎賜飲義政馳突死

松丸武田國信拒之相當數回互多死傷此時餘焰覆幕府鯨波驚耳府中侍女滌泣衛夫人冨子逃出於鞍馬貴布禰邊冨子自若不驚閲宴飲樂有松田次郎者進曰洛中之戰限於今日願賜御瀝而爲生涯之榮義政盛酒於陶器賜之松田拜戴飲之乃馳入敵中戰死有一宮正梅者自總門馳來謁勝元曰安冨兄弟既死君干戈折矣赤松家士半亡君羽翼鎩矣然我猶存則可當萬我死則君自裁焉乃着堅甲揮大刀閉門扉而立其勢如金剛力士細川成之留兵守己營携其族勝久到幕府府中謂欲奉幕下

細川成之勵士言勝元未死成之猶存

避難也成之唯一揖而坐夫人冨子令老女春日局謂成之曰敵既逼矣何不移台駕於洛外成之對曰勝元未死成之猶存何倉卒避去哉速可却敵何畏之有成之謂諸將曰聚府中何益之有可盡力拂敵也成之退到勝元陣曰敵若取相國寺張陣於燒痕則府中往還路絕如籠鳥耳宜擇諸將擊却之勝元曰我心亦然諸將皆疲殫命山名是豐是豐報曰頃日陣百百橋晝夜力戰一步退則此陣敗故思而止秋庭氏曰敵競鋒銳方今摧堅得克者非畠山尾張則不能乎勝元曰善乃令秋庭招政長曰傳急促尓快

畠山政長神保長誠共進破高頼陣

戰破之政長曰諾然大內一色土岐六角及同族義就帥數萬騎進來我精兵死於御靈戰者過半僅存者不滿二千唯恐力不能敵請加援兵成之曰我亦欲往然不能虛營令東條氏分兵從之政長乃鞭馬而馳東條繼進政長揚言曰敵縱雖爲巨萬豈可不破之哉若幸戰勝則此後軍功第一非我而誰哉神保長誠曰敵衆我寡然千人並枕而死則何不却敵哉與政長共進東條亦突戰擊破六角高頼陣斬首六十級又擊一色義直陣破之斬石川九郎等六百餘級政長高訇曰前日敵得我軍首級盛車八兩令

東西両陣罷戦共以持久之勢

日我得八百級抑猶不足乎果其有餘乎六角一色既敗諸軍共退畠山義就在後陣望見政長旗曰彼共尾張守乎勢氣抜羣先陣必敗乎我代之破政長然大衆狼狽敗北義就無路於進發日亦暮矣而軍與罷是日微政長則東軍不支而幕府不保矣是日浦上則宗従赤松政則守總門力戦數回暫休於楯間秋庭氏来過則宗咲之曰我軍疲矣何不救而過哉秋庭笑曰莫輙我名我往日破於播州敵聞我来救則弥悔而懼耳◯十一月東西両陣罷戦限相國寺堀隍構要害共成持久之勢勝元令薬師寺與一向宗全東門對陣宗全令太田垣土佐守及備後兵陣於芝薬師勝元令安冨氏保悲田

洛中為戦場皇居幕府為強臣被擁

寺能成寺當之壚冶周防守保安居院讃岐國士上田氏近江國士今井氏磯野氏對之山名政清陣大宮畠山政長保實相院當之細川成之細川勝久當斯波義廉勘解由小路館而陣赤松政則守幕府總門東南大内政弘土岐成頼對之艮隅赤松貞祐守之畠山義就義統當之北方則伊勢貞親細川和泉淡路兵連陣而守武田信賢守西薮口山名是豊守賀茂口丹波國士宇津氏佐佐井氏構關於長坂監察往還人洛中既為戦場皇居幕府相混共為強臣被擁諸國羣士相分屬東西陣無貴無賤一日不安

両上杉攻古河城源成氏非戦

応仁二年

心而無所措手足自延暦定都以来未有如此者也諸國各従其主所屬無不割據是年上杉顕定山内上杉定正扇谷合兵攻古河城與源成氏挑戦不止東方亦大亂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及上皇在室町幕府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相挑洛中◯三月辛酉朔庚辰細川黨長九郎左衛門及丹波内藤孫四郎等攻但馬國入朝来郡留守大田垣新兵衛撃却之長及内藤戦死宗全聞而悦授名刀号御賀丸義満所賜山名時熙也新兵衛而遣大田垣宗朝以但馬兵略丹波國不克而歸但馬◯夏

義政及勝元政長政則連署勧義視歸京

四月辛卯朔己亥義政遣書於伊勢丹生館勧義視歸京義視諾而猶豫細川勝元畠山政長赤松政則連署示無異心伊賀伊勢國士奉迎之義視贈短歌於教具惜別教具呈答歌◯八月戊子朔是日東陣西陣戦於相國寺吉河次郎自突西陣力戦被瘡義政令勝元授書褒之◯九月戊午朔庚申勝元部下内藤備前守催丹波國士久下氏長澤氏荻野氏本莊氏足立氏蘆田氏等超大江山陣於谷堂峯堂梅津桂河甲子山名宗全令宮田教實率軍撃内藤義廉義就政弘分兵援之勝元欲救内藤然以山名

流言勝元欲廢義政立義視義政謀議赴宗全陣

陣思而止故令安冨氏香河氏攻安居院又遣山名是豐藥師寺與一浦上則宗成真院其攻舟岡山一色義直山名教之豫守舟岡是時義直往會縣内藤而共營爲則宗彼旗故義直不及歸而入宗全陣救之病而在營其部下小鴨氏等五十餘人戰死而陣潰宮田教實到嵯峨競馳内藤戰敗歸丹波構壘於大江山而備敵軍襲來乙丑義視登石山丁卯入園城寺武田信賢細川宮内少輔來迎戊辰義視到北岩倉己巳義視入京聖護院道興從之伊賀仁木氏清道先行公家及武臣扈從行装嚴重也是日寓入

本朝通鑑

江殿東陣大喜勝元聞備後國黨宗全遣山名是豐擊之會戰數回○冬十月丁亥朔庚寅勝元聞吉川次郎屬是豐有戰功自義政授書褒之頃流言勝元欲廢義政立義視府中偶語諄諄諭諭義政懼而諮議去府赴宗全陣或告勝元勝元大驚乍運祕策謂令義視入宗全陣幕下不疑我而東陣可安乃與信賢議之信賢從之（按義政約讓同家於義視而無退職之心義尚誕生以來義視不安心義政外睦而内疑先是勝元為義視輔佐而大人冨子托義尚於宗全故乱作之後義政為勝元被擁然勤貞員宗全蓋以下踐義視議義尚之志在之故未疑是此流言出於冨子牝晨乎）○十一月丁巳朔己巳大膳大夫武田信賢擁義視冐暴雨入

主將分東西為兄弟爭國之勢

叡山（一說曰義視懼義政嫌己而密告叡山西塔正教房謀避難而潜入叡山然西塔僧徒憚敵義政而不納之義視移東塔東塔衆議謂亜相依頼此山此山倍退之則不免天下之嘲他日若處重罪豈汚此山之名哉故義視得留叡山）辛未山名宗全聞義視在叡山大喜令兵士迎之歸路以斯波義廉勘解由小路第為幕府為義視居所宗全等阿黨諸將獻劒馬拜謁以為共主果如勝元所謀於是東西兩陣相挑為兄弟爭國之勢而義政勝元君臣無猜疑之心壬午義視夫人藤氏自通法寺赴義視居所義視出叡山時托其男義村於武田信賢至此信賢護送於之西陣勝元不咎之○十二月頃間義政令細川勝元復為管領

本朝通鑑

文明元年

義尚始受廷臣武

職以赤松政則為侍所司浦上則宗為所司代勅削源義視正二位權大納言官位而准朝敵上杉顯定元服家臣長尾景信專掌軍事赤松政則播磨國留守諸士自去年屢入美作國與山名掃部頭戰數回播人中村五郎出於微賤頗備勇智常有立功揚名之志故每戰得利然敵構城見菩提寺和介山數城猶堅固也政則在京分兵副其族廣岡祐貴歸播為中村等援戰爭無止時

己丑文明元年春正月帝及上皇在室町幕府丙戌朔細川勝元等諸將謁義政如例義尚始受廷臣武

之賀時五歲
勝元使部下伐襲宗全營放火
政国部下天竺四郎與山名党戰而死

臣之賀、使勢貞宗輔之、癸巳、山名宗全率其徒謁義視、庚子、勝元遣部下兵安冨紀四郎等、伐襲宗全營放火、宗全雖老猶健、躍出庭上、勵從卒、擊卻之、殺安冨等十餘人、殘兵皆退○夏四月乙卯朔、義政賜丹後國於大膳大夫武田信賢、割其一郡賜細川政國、由是信賢部屬逸見氏、青江氏、費科氏及政國部下天竺四郎、合兵入國、與山名黨戰、垣屋平右衛門尉、垣屋出雲守、自但馬援之、出雲守不戰而退、平右衛門尉奮戰、擊破逸見・天竺等、天竺戰死、政國再遣一宮左京亮、與垣屋連戰累月、壬午、改應仁三年、爲文

崇永、六角氏、道譽、京極氏
大內政弘遣兵攻池田、遠江守勝元令赤松政則救之

明元年、依兵革也、參議菅長清勘進之、擬易文明以健文○五月、多賀高忠率江州兵入洛、陣東山、江介路關東陣得其利、既而聞六角高頼蜂起、引兵歸江州、初佐佐木崇永道譽以軍功令領近江國八郡、屬六角、明德之役、京極家令領出雲隱岐及飛驒半國、而其家強大、及此亂起、而京極屬細川、六角屬山名、共欲併領江州、勝元令武田信賢築北白河城、通叡山之路、坂本商賈來往洛中、是秋、大內政弘遣兵於攝津國、攻池田筑後守、其族遠江守、初政弘入京時、畧攝津、池田氏降服之、頃間依守護代藥師寺與一之勸、復歸勝元、政弘怒、分兵往攻圍之、太急、請援兵、勝元令赤松政則遣其部下安富光綱

權大納言藤政房爲攝津乱兵被害

每日相戰、時山名是豐在備後國、擊宮下野守、平之、而歸到播磨、伴赤松族政秀・宇野則高・小寺則職・明石道祖・鶴丸、共到兵庫、陣十林寺武庫山、以救池田○冬十月辛亥朔丁卯、從二位權大納言藤政房、爲攝州亂兵被害、政房、兼良孫、教房子也、爲攝津國司、避洛中亂、逃在兵庫、頃間大內赤松等兵充滿兵庫、政房着直衣、端坐、群士等皆知其爲貴人、就中有暴士、不憚其縉紳、突入其館、把長槊鏦殺政房、不動身而終、兼良在南都、聞訃悼哭、應仁記誤政房、而爲教房、非也、山名是豐自兵庫到山崎、構城於天王山、以窺西陣、宗全令

赤松留守中村氏攻山名彥房、粟井松原共戰死
少貳頼忠略博多宰府地

畠山義就陣西岡勝龍寺、以拒是豐、大內政弘營城狛野、政弘勇而撫民、故邊境懷之、是年、赤松留守者中村氏等、自播磨赴美作、與山名掃部頭挑戰、既及三年、是年掃部頭死、中村乘其弊、攻山名彥房掃部頭子於畫期山、克之、彥房奔伯耆、而粟井氏・松原氏戰死于和介山、至此播磨備前美作三州、悉爲赤松之有、其強盛如圓心則祐之時、少貳頼忠時大內政弘在洛、入筑前國、取博多宰府地、筑前國者、少貳累世所領也、然嘉吉之役、少貳嘉頼爲大內被破、奔對馬、筑前悉入大內手、嘉頼死、其子教頼欲假對馬兵復舊

備後宮田氏山内氏叛是豊而應宗全

地為大友被破而死項年政弘在京西陣由是稍強細川勝元請得義政教書遣筑紫郡士許令少貳復舊地對馬島主宗貞國奉頼忠（子）教頼催九州諸士而復舊地勝元又聞政弘叔父道頓留在周防國而與赤松政則議令浦上則宗誘政弘部下二尾氏昆弟三人降服之乃授教書令三人間行歸國奉道頓起亂備後國宮田氏山内氏又叛山名是豊而應宗全事聞山崎是豊欲往討之而乞守山崎之代義政命赤松政則以播備作三州兵交代以為山崎戍遣明船歸朝然以筑紫兵革路塞不能入京使僧漂留九

文明二年
細川山名相挑洛中諸国兵革不止
京極持清破六角高頼
義政遣使

州之間

是年當明成化五年（海東諸国記曰山名義安遣使来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中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弾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蹤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州悉与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来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豊擬山名家譜則義安當作政豊教豊當作持豊）

庚寅二年春正月天皇上皇在室町幕府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相挑洛中諸國悉亂樹黨戰争關東亦兵革不止○秋七月京極持清破六角高頼平江州高頼保觀音寺城○八月丁未朔甲戌義政遣使价于朝鮮國賀其王即位書曰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

賀朝鮮国王即位
伊勢守政親遣使朝鮮書稱

百邑未復舊貫是故不遑修隣好匪慢也兹兼殿下登奉天休新践寶祚不趨恩如封内則亦隴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先以藏主特述馳賀之忱兼謝間闊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為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嗇（僧周牲草之）

是年伊勢守貞親遣書於朝鮮告國亂（海東諸国記曰伊勢守政親遣使来朝書稱国王懐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与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乱余為停止而未止而人之罪不少攸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叔大平欲営大国餘力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豊且政親為国王近侍之長出納燕政眷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以助軍需令轉達国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政親當作貞親又曰漸源高忠遣使来朝書稱所

文明三年
葬後花園院於悲田寺
仁或作忍

司代京極多賀豊後州源高忠或曰京極持清同母兄也或曰旗親之為麾下者也）

辛卯三年春正月甲戌朔丙子葬後文德院於悲田寺改號後花園院自聖壽寺殯義政着蕞服徒歩奉從靈柩之後細川勝元赤松政則衛護之所司代浦上則宗及諸將士卒守衛衢（過謂之）闔入寺義政自引紼元應寺長老恵仁秉炬下火修法事（四條院以来累世奉葬泉涌寺然泉涌罹兵火故於悲田寺行之）此時藤兼良寓南都其子教房在兵庫孫房家漂於土佐國其餘公卿避亂離散諸國會葬者不多故喪事闕略（近臣記崩葬始末号山霞）貞常親王不能會葬在大原招法印頼憲私修佛事（貞常先皇同胞也不

貞常親王著山賊記

山名七郎撃但馬、余佐氏應之、垣屋宗忠攻之、余佐氏死、七郎走、

斯波義廉撃殺逸見等、三寶院走、

堪悲慕、然以闕戰場、不能擧入京、唯聽望而已、在大原、寓居、記一小冊、述先皇事、号山賊記、山賊乃自託也、○三月、丙申、山名是豐遣其子七郎、撃但馬國、國人余佐氏等應之、陣冨邉羅山、垣屋宗忠催其族攻冨邉羅、殺余佐氏等、七郎逃去、三寶院門跡係醍醐山科、勝元遣赤松武田兵援之、骨皮道源請催洛中浪士、屯西陣、勝元奇之、與織服及金裝刀、道源乃率其徒、陣稲荷山、邉郷人民多應之、宗全遣其兵及畠山義就士卒、攻稲荷山、道源徒黨皆逃散、道源佯為女子、駕輿而逃、稲荷社司羽倉氏屬道源、共敗走、斯波義廉令朝倉彈正敏景攻醍醐山、撃殺逸見氏等、

朝倉敏景与甲斐氏戰

三寶院門跡逃去、○五月、癸酉朔、癸巳、義政以朝倉敏景為越前國守護、（按、敏景今年領越前、見朝倉系圖、然敏景為斯波義廉部下、則山名黨也、義政當作義視乎、不然敏景此時變志屬細川而受義政命赴越前乎、可疑、）乙未、上杉顯定、上杉定正、連年攻古河城、此日館林城主赤井氏（成氏黨）降於長尾景信、（顯定家令）既而古河城陷、源成氏逃入千葉城、依平康胤、○八月、朝倉敏景（時剃髮、号英林、）及其子氏景入越前、與甲斐氏戰於鯖江新莊、破之、○冬十月、己巳朔、癸巳、勅義政召僧周鳳、鳳歲八十一、扶杖而朝、奉授戒法、勅以鳳為國師、鳳固辭重勅、賜南禪帖、以加紫衣、又辭、而不受之、義政奏曰、如謚

賜僧周鳳於夢想國師号

夢窓國師、則鳳可欣悦、制曰可也、乃加賜大圓國師號於夢窓、（夢窓踈石、在後醍醐帝時、賜國師號、光明帝時、加賜夢窓正覺、崇光帝又加賜心宗、後光嚴帝又加普濟、後圓融帝時加玄猷、後花園帝加佛統、至此加大圓、總号七朝國師、）○十一月、己亥朔、庚戌、六角高頼發觀音寺城、撃殺京極政信、由是江州復分為二、是年下野守東常縁授古今倭歌集秘說於宗祇法師、自東素暹（初名胤行、）受藤為家歌說、而子子孫孫相傳十世、至常縁、至此悉傳授宗祇、宗祇又傳常縁子縁數、常縁剃髮改名素傳、縁數剃髮改名素純、建仁寺龍統者、常縁同胞也、故常縁以其一子為統弟子、號龍崇、崇齡僅十歲、常縁試責其

東常縁子龍崇十歲賦詩

未能作詩、崇乃把筆書曰、庭堅生八歲、自此解言詩、今古同中異、莫恨二年遲、常縁及龍統奇之、崇後為名僧、號常菴、宗祇事見末、大友親常遣使於朝鮮、海東諸國記曰、豐州日田守護親常遣使來覲、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政親之弟也、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内政弘妹婿、小貳之彼土也、政親欲助大内、父親重以為王命不可違、遂助小貳、（親重或作親繁、小二當作少貳、）又曰、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戸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東六七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太守云云、又有源親重者、

文明四年
僧周瓞寂

稱豊筑兩後州太守其書稱持直爲伯父其使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內殿以親繁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內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衆間復土而未能又曰大友異母弟大藏親常稱日田郡守護修理大夫又曰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稱大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眞僞云云朝鮮申叔舟撰海東諸国記當明成化七年辛卯則我文明三年也叔舟爲撰此記曾未覩筑紫風土未詳在何等

壬辰四年春正月戊戌朔甲寅勝元宗全相戰洛中○二月戊辰朔己丑僧周瓞寂号綿谷又號松鷗齋

上杉顯定与成氏戰於小山

爲大渠弟子與周鳳友善就竺雲習漢書就江心聞韓文就江西聞柳文又聽田一書記講易而受杜詩蘇黄集於周鳳又博見佛經丁亥之亂與鳳共隱此岩藏一室獨坐讀書自樂至此鳳哀其少於已而先寂作之行狀是春義政與勝元議容招畠山義統義統乃歸降幕下由是北陸道開行旅安穩運漕於洛汭不異於平日東陣得利西陣稍困○六月上杉顯定令長尾景信率師與成氏戰於小山成氏軍破退入總州千葉○秋七月丙申朔多田院滿仲廟鳴動連日不止丙午義政遣卜部兼倶於多田廟獻祝詞

源義政謹告多田御廟文

曰維文明四年歲次壬辰七月丙申朔十一日丙午征夷大將軍准二后從一位源義政卜吉日擇良辰謹告多田御廟曰恭惟尊靈累葉元祖舊跡塵土大樹宗氏施德天下威名風靡効驗日新誠是萬世之守護也頃間靈廟鳴動連日凡此廟者豫告天地之妖怪永守國家之平康誰不愼之乎哉謹致丹祈荷竭精誠遣正四位上行神祇權大副兼侍從卜部兼倶獻銀劔龍蹄於廟前仰冀四海靜穩八紘安寧且殘息身無壁彭壽同龜鶴乃別獻靈劔默禱之嗚呼遺靈天高溟深無日無夜願垂保護戊午朝倉敏景

朝倉敏景与二宮左近將監戰二宮死
義就使襲山崎城
勅贈攝州多田院位記

與二宮左近將監及其族駿河守戰於越前大野井部克之二宮二氏戰死按二宮氏亦累世爲斯波家部下蓋此時黨甲斐氏叛其主与朝倉戰敗死乎其始末不詳聞今姑從朝倉家譜記其大槩○八月乙丑朔丙寅畠山義就夜發勝龍寺襲山崎城下野守赤松政秀守野上野入道浦上則宗守城義就勵士競撃之政秀守野則宗退憩於五位川邊則宗曰事急我下山自殺耳乃携井上氏而自開道而進則宗授刀於井上井尻以勵之爲先登含枚乘曉冒霧自陣後襲義就破卻之得若干首級唱凱歌義政大感則宗武功辛巳勅使藏人大內記菅在數齋贈位記赴攝州

義政遣朝鮮国王書

多田院、詔曰、夫贈位者、朝儀之恒式、泉逝之追賞、故正四位下行左馬頭源満仲者、清和後裔、大樹首祖、達武略、逹倭歌、内存忠義、外示靈威、告不祥、擁護朝廷、拂災難、撫育邦國、去月朔日、彼廟鳴動、叡情恐懼、乃贈従二位、尉靈威、令受朝弊、何莫冥助、想夫妖不勝徳、仁能除災、故大戊以桑穀昌、周公以熒惑壽、然則轉禍作福、變凶為祥、寶祚延長、武運悠久、四海康寧、兆民歡娯者、必頼其保衛　○冬十月、甲子朔、丙寅、義政遣使于朝鮮国王、其書曰、庚寅歳、弊邑特遣専使、蓋賀新祚也、於翌年八月使還、報書殷勤、嘉貺多多、

上杉政真自殺

勅令行五壇法

無任感荷之至、茲兼前年屬弊邑難虞、彌細川伊勢両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為也、必加囚禁、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為驗可也、又兼物色所求、珍禽上國無之、更煩捜索、何賜過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僧景三草之）○十二月、癸亥朔、丙戌、修理大夫上杉政真自殺、（歳二十二、政真扇谷顕房子、定正姪也、其所以自殺不聞焉、蓋与定正叔姪相疑而然乎、）西陣、黨多降東陣者、勝元奏請建五大堂於幕府門邊、勅令青蓮院、妙法院、三寶院、聖護院、一乗院、五門跡、行五壇法、倣義平討将門、永享討持氏之例云、是

文明五年

年筑紫亂、多多良氏、世居周防州大内縣山口管周防長門豊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温祚之後、入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為氏、至今八百餘年、至持世二十三代、世号大内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為嗣、教弘死、子政弘嗣、大内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系出百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為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年未還、小貳乗間復取博多等舊地、（一説、九州節度使源教直、初助大内、及小二據土、懼棄所居、逃投肥後州、）

癸巳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天皇在室町、幕府勝元宗

山名持豊入道宗全卒于西陣

前僧録周鳳寂

周鳳著東坡詩抄録入東記温泉行記等

全相挑洛中　○三月、庚戌、前右衛門督山名持豊入道宗全卒于西陣、（歳五十七、号遠碧院、）其子彈正少弼政豊嗣、其黨斯波義廉、畠山義就、大内政弘、一色義直、土岐成頼等、護義視猶在西陣、與勝元相挑　○五月、辛卯朔、戊戌、前僧録周鳳寂、鳳姓伴氏、泉堺人、明徳辛未冬生、避亂移丹州、而來京師、十四為僧、入相國寺、為無求弟子、幼而皆誦碧岩集、漸長、師往巌中、號瑞溪、四十餘歳住相國寺、文安康正應仁三住僧録、至此、歳八十三、（帝追慕鳳、勅諡興宗明教禪師、周麟作行状、鳳好讀東坡詩、作之抄解、号脞説、總）二十六巻、鳳博讀群書、抄纂二百巻、号刻楮集、其著述語録二巻、四六一巻、文集詩集若干巻、入東記、温

隣国宝記　夢語録　日件録

管領細川勝元卒

二賢子、兄満元、弟満国

生子　之子政元

泉行記各一卷、又善隣国寶記三卷、夢語録一卷、日件録六十餘卷、為世所稱、自号臥雲山人、又稱蕉羊僊、号竹卿子、号刻楮子、又号北禪、光景三周麟等、皆其徒也、辛丑、管領從四位下前武藏守右京大夫細川勝元卒、歳四十四、法名宗寶、道号仁榮、号龍安寺、寺在洛北、隷妙心寺、乃是往年勝元所建寺、有勝元像、其子政元嗣、其族讃岐守政之、右馬頭政國等、其黨畠山政長、赤松政則、畠山義統、京極持清、武田信賢等、衛護幕府、領東陣如初、西陣逐日疲困、勝元宗全相挑七年、共不得志而卒、然其阿黨等相持、兵革不止、天下亂極、頼之頼元満元持之勝元、称細川六侯、同寢西像、靈彦作其贊曰、天潢疏派、細川同源、頼春奮起、匪躬国存、嗣子頼之、擎頻乾坤、頼元為弟、京兆平反、有二賢子、長満元平、天下砥柱、四海名喧、功侔造化、蒼生蒙恩、持元持之、亦三弟昆、二持相繼、勝元厥孫、孫又生子、英彼朝賊、故象裔木、固蒂深根、茂伯世襲、封爵惟尊、松蘿亮陰、桃李秋門、有觀盛事、無愧贊言、癸卯、義政慮諸國聞勝元卒、有貳心、而賜教書、且令右馬頭細川政國懇諭、以勵軍忠、政元猶幼、故政國贊統軍事、庚戌、兼良發美濃、經日歸奈良、兼良北行往還、詠歌太多、一夜聽雨詩曰、南来北望漢宮天、一夜江邊聽雨眠、白髪更添新白髪、青鐙不是旧青氊、又宿伊賀菩提寺、詩曰、菩提樹下古精藍、殿閣微凉来自南、暫借藤床兼瓦枕、齁齁一睡味方甘、○六月、乙酉、前關白准后藤兼良剃髪、法名覺惠、兼良在南都、六年取堀川院百首倭歌題、以吟詠之、號南都百首、又見蜀山圖、有感於當時、而作贊曰、豺虎縱横満寓鄉敵、又一別、泳相望、紅通上下、把釵帶山抱西南、直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三　後土御門　四十五

御京成舍藏

僧良心依朝鮮国之求記細川山名事

鐵鎧鑑井纏鬪煙正白、艸堂茅破髪彌黄、幾回從此圖中迷、望帝啼時又夕陽、○八月、庚申朔、丁卯、朝倉敏景與甲斐氏戰于一蓮山、初斯波武衛避洛中亂、赴越前、甲斐氏弑之、奪國、故朝倉勵復讎之力、以討甲斐、甲斐所弑之武衛者、義廉乎、義敏乎、又族斯波讓之、義廉黨以名其弟左兵衛佐義敏亦同之、而為幕府之敵、故義政以義敏子義良為斯波家嫡、義良改号義寛、是等事末詳在何年、姑記于此、以為後段之起本、○九月、畠山氏副官人良心到朝鮮國、依彼國執政之求、記細川山名爭亂之大槩、海東諸國記、載良心文、曰、凡今原日本國大亂、起本矣、細川古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衛門督源持豊、國主一姓累代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喻如趙有廉藺、而家爭威、連年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屢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滋蔓難圖、遂為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持豊者、稱西軍、盖其所居之北、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陳、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帷中、而急圍宮内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裏、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旌出於外、則持豊一黨中流失舟、亦如斯乎、故與持豊比、而黨者、今申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三　後土御門　四十六

御京成舍藏

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愈怒、含讎於勝元者、倍萬於萬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中心實欲為敵於君、則縦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遁、豈其待歳月後滅没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云、趙盾不出晉境、而有殺君之名、況今彼等軍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闘、流血漂杵、鼙鼓之聲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弊、何其以言語足説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爝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六七、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

小笠原家長攻陥土岐成頼所構之数城

九州国主郡長各自与朝鮮通商船

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於一両年而亡者歟、神應經曰、成化九年癸巳孟春、日本国畠山殿所副官人信州隠士良八言、我国二百年前有両名醫、一為和介氏、一為丹波氏、此二醫書治癰疽疔瘡癧等瘡、定八所灸法、甚有神効、介當作和氣、是年、小笠原家長奉義政命、催信濃国兵赴美濃國、攻土岐成頼所構之數城、陷之、家長士卒亦多死傷、義政賜感書、頃年對馬島主宗貞國、毎歳與朝鮮通商船、約五十船、其子貞秀、又別約毎歳遣七船、其數外遣船、則謂之特送、朝鮮王毎歳贈米豆各二百石於貞國、九州國主郡長亦遣使船不少、其部屬等皆依貞國接待、交易不絶、海東諸國記所

海東諸国記終于此

文明六年

載、則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池為邦、所管二千餘兵、其部屬藤為房、八代教信、大橋政重、高瀬郡藤武教也、又日隅薩三州太守源忠國、其部屬則藤盛久、伊集院、隅州太守藤熙久、藤持久、壹岐島代官藤原忠満、大藏久重等也、又上松浦源納族類、下松浦源吉族類、壹岐太守源義、五島太守源貞茂、及其部屬彼杵清原清男、肥前州太守大村源重俊、肥前州風島太守源信吉等、皆以本邦兵革將令不及、故皆為私交、海東諸国紀終於今年、故記于此、

甲午六年、春正月、丁亥朔、甲辰、朝倉敏景攻甲斐氏

朝倉敏景克甲斐氏

天下有三将

勅僧一休賜紫衣

敏景進攻、遂甲斐氏兄弟十福氏増沢氏皆戦死

於杣山城、獻捷於京師、戊申、征夷大將軍源義尚始學射禮、義尚猶幼、前將軍義政猶決政務、且義視在西陣、為一方主、洛中有三將、是春、勅僧宗純為大德寺住持、賜紫衣、號一休、落魄都鄙、不望榮世、然勅命不可辭焉、作詩曰、五十年來簑笠客、愧慙今日紫衣僧、純時歳八十一、住寺不幾而去、○五月乙酉朔、庚寅、朝倉敏景與其子氏景破甲斐氏於桶口、告捷、義政賜感書於敏景氏景、己亥、敏景進兵於波着國保、甲斐氏兄弟及十福氏、増澤氏戰死、越前國平、義政以敏景為越前守護、敏景剃髪改名英林、氏景相継世領越前国、○六月、甲申朔、庚

太田道灌開和歌會
源義政遣使于朝鮮書詞

子、太田道灌開倭歌會於江戸城。時人感称之、曰江戸歌合。○九
月、源義政遣使于朝鮮國王。其書曰、此年両國往來
不絶、交修隣好、莫勝感戴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
尚留滞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萬不審。仍告
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
符信、然弊邑適属軍旅之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為
盗賊所奪、不一到於此、況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
又以事通信大明、頼有景泰年中勘令、以此為驗、或
不論事、若置我於嫌疑之地耶。竊兼上國之於大明
也、封域連接、聘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凡告則

長尾景春与伯父忠景爭權
倭人題蜀葵花詩與遣明使
文明七年

上國之賜孰加焉。故以士官性春為專使、往達其意、
伏冀察我懇求、無仁來納。李秋霜零若時、源愛。三僧景草
之。按朝鮮答書不傳、然役義以所請乎、故有来年遣明使。○冬十二月壬午朔、甲
辰、上杉顯定家令右衛門尉長尾景春、退武州五十
子陣、在飯塚驛、與其伯父忠景爭權。
六年、當明成化十年。竟山堂外記曰、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問何名、人
給之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与芙蓉葉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
一半与人看。
乙未七年、五月、已酉朔、壬戌、東陣西陣黨戰于木津
川。今夏信濃小笠原氏再襲美濃國、不克。○八月、戊

寅朔、乙巳、義政發遣明使、上表、其詞曰、日照天臨大
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
仁、艸木蟲魚遂性。恭惟大明皇帝陛下、神之聖武、睿
智慈仁、皇家一統、車書攸同、聲色多虞、鼓角未息、嵒
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
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物、親羨龍
光。冀推冊表、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惶誠
恐、頓首謹言。義政令景三作表。三弟子周興文才、故三令興代己作之。別幅載其
貢物、曰、馬四匹、散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黄一萬斤、馬
腦大小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副、黒漆鞘柄太刀一百

把、槍一百把、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
百把。又曰、成化五年、伏奉副書、特頒令填勘合并底
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
攘、所謂給賜等件件、皆為盗賊所劫奪、只得使者生
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舊勘合、請以此為
照驗也。今後濫行令填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
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
樂年間多有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火、蓋一春也。
弊邑所須二物為急。謹録卷上、伏望俞容。書目列于
左。方帝祖統記全部、三寶感應録全部、教乘法數全

島津氏入洛謁義政

文明八年、遠江國士慫斯波義寛叛今川義忠撃之

義忠會敵于潮見坂中流矢而死子氏親幼国亂亡其母匿山中

部、法花珠林全部、賓退録全部、免園策全部、遯齋閑覧全部、類説全部、百川學海全部、北堂書鈔全部、石湖集全部、光學菴筆記全部、右咨禮部、此行相国寺僧喬年、大龍寺用林等從妙茂入明、景三作詩送之、○十一月丁未朔甲子、斯波義寛赴尾張國、此國累世斯波家之封國也、然織田氏久為守護代、振威於國中、故義寛有若無、按越前既朝倉氏領之、尾張亦織田氏擅之、斯波家式微、或曰、斯波武衛寓是年亦織遠江因終身之後、斯波家絶、其庶族僅存、薩州島津氏入洛、謁義政、未幾而卒于洛、義尚命磨工松田本光鑿砥石於西山、本光子孫以磨刃為業、累世号本阿弥、丙申八年二月、遠江國士横地氏、勝間田氏、家慫斯波義寛起兵構壘叛今川義忠、範忠子聞之、發駿河向遠江、久野氏、奥山氏、杉森氏、三浦氏、岡部氏五百餘騎從之、圍横地勝間田壘、七日二士戰死、其黨皆平、義忠歸國、比及潮見坂、殘黨伏於嶮待義忠、至俄起襲撃之、義忠中流矢而死、家士等奉柩歸國、義忠時歳二十八、其子氏親猶幼、家臣等爭威國亂、氏親從其母匿山中、今川家傳曰、義忠範忠子也、範忠屢與上杉兵在關東軍、範忠卒時義忠猶幼、故預關東之事、而在駿河、國中不安、或入洛列幕下、或通成氏、或移遠州、屬斯波家、或到參州、役吉良氏、義忠漸長恣平國亂、及態行亂起、遣使於伊豆、與政知議曰、細川山名未詳孰其為幕府、敵先備兵馬以待其期、既而聞義政在東陣、率兵入洛、山名宗全発使於途中請援西陣、義忠曰、我不難東西陣、唯為幕府一戰而已、既而入洛、勝元悦而迎接之、東陣大競、在洛半歳餘、勝元謂義忠曰、在洛之士、不乏護幕府、唯恐斯波義廉招催尾州參州遠州之兵、願足下歸國抑彼等襲來、則一方之大功也、義忠乃歸國、其在洛之間、伊勢貞親常為先客、以謁義政、乃共結交、義忠娶貞親族女、此女伊勢新九郎長氏姉也、長氏事見後、携之歸國、生子、乃是氏親也、

本朝通鑑　後土御門　五十一

僧景彦奉和御製詩

太田道灌克於豊嶋氏

氏親幼、名龍王丸、義忠卒、氏親嗣、然國内亂、母抱氏親入山中、令曰、属孺子者正、敵孺子者叛也、國士共無叛氏親之心、唯爭威樹黨耳、故氏親母子無恙、國人皆待氏親長、而裁斷也、是月、春雪降、天皇以為瑞、而有御製詩、闕　南禪寺靈彦奉和御製曰、邊鵲殿前春雪深、瓊瑶為砌玉為林、御題詩属豊年喜、寧比騎驢灞上吟、上杉顯定左祖長尾忠景、而疏景春、由是君臣有隙、景春怒還五十子陣、守鉢形之要害、以叛潛通忠於成氏、關東又大亂、○夏四月甲戌朔丙戌、太田道灌與豊島氏戰於平野、克之、時人皆稱其善用兵、豊島

本朝通鑑　後土御門　五十二

僧龍統紀太田道灌所築江戸城形勢

兵三百餘騎道灌兵僅五十騎◯秋八月、太田道灌築一亭於江戸
城中、扁曰靜勝軒、取諸尉繚子所謂兵以靜勝、當其
西櫓見富士山雪、號含雪、又當江畔之東結宇曰泊
船、遣使於京、請五山禪徒作記作詩作跋、且令鎌倉
禪侶題詠之、僧龍統紀曰、武州江戸城者、太田左金
吾道灌源公所肇築也、自關以東與公比肩者鮮矣、
固一世之雄也、威愛相兼、風流籍甚、比年騷亂、以東
欽承王命者、八州內才三州、三州之安危、係于武之
一州、武之安危、係于公之一城、可謂二十四郡唯一
人、夫城之爲地、海陸之饒、舟中之會、他州異郡蔑以

加焉、壘之高千餘丈、懸崖峭立、周以繚垣者、數十里
許、外有巨溝浚塹、咸徹泉脉、瀦以鄰碧、架巨材爲之
橋、以爲出入之備、而鉄其門、石其墻、磴其道、左盤右
紆、聿升其壘、公之軒峙其中、閣踞其後、直舍翼其側、
戍樓保障庫庾廐廄之屬、爲屋者若干、西望則逾原
野、而雪嶺界天、如三萬之白玉屛風者、東視則阻墟
落、而瀛海蘸天、如三萬頃碧瑠璃田者、南嚮則浩乎
原野寬舒廣衍、平蕪茵布一日千里、野與海接、海與
天連者、是公几案間一物耳、以故軒之南、名靜勝、東
名泊船、西名含雪、公息斯、遊斯、則一日早于晩之異、

一年春夏秋之變、千態萬狀、拍机可訖者、雖互出更
呈、而所以出焉者凡三焉、東瀛晨霞之絢如、南野薰
風之颯如、西嶺秋月之皎如者、天之所與也、遠而漚
波曙兮、島岐分、鵶背曛兮、岡巒紫、近而田旁環陂水
常足、其林可樵、其叢可蘇者、他之所獻也、城之東畔
有河、其流曲折、而南入海、商旅大小之風帆、泝獵來
去之夜篝、隱見出沒於竹樹烟雲之際、到高橋下、繫
纜閣櫂、鱗集散合、日月成市、則房之米、常之茶、信之
銅、越之竹箭、相之旗旄、騎卒泉之珠犀異香、至鹽魚
漆枲卮茴筋膠藥餌衆、無不彙聚區列者、人之所賴

村菴靈彥題靜勝軒詩并詩序

也、於乎不出此室、收天地人、以爲吾有、譬哉云云、村
菴靈彥作詩曰、傳聞靜勝軒中景、四面窓扉一一開、
野潤青丘呑芾芥、天晴碧海望蓬萊、商帆似自平蕪
過、漁火如從遠樹來、吾老無期泊船處、關心西嶺雪
成堆、雪樵景茝默雲龍澤補菴景三各賦絕句、彥又
作之跋曰、古今壯遊之士、有志於四方者、必以經歷
關左山東之地爲先焉、凡遊關左者、必以見富士山
過武藏野、渡隅田河、登筑波山、則皆誇四方觀遊之
義也、予壯年之時、跂而望之、然今耄矣、遂初志者不
獲一、以是爲恨、頃聞太田左金吾源公者、關左之豪

僧萬里靜勝軒銘序

英也、守武州江戸城而有功於國矣、蓋武之爲州也、以用武爲名、甲兵四十萬、應卒如響、乃山東之名邦也、江戸之城於是乎在、雄據其要而堅備其壘、所以一人當險而萬夫不進、亦乃武州之名城也、矧夫此城最鍾勝景、寔天下所稱也、睥睨之隙、隨地形勢、彼有樓館、此有臺榭、特置一軒、扁曰靜勝之軒、是爲其甲也、亭曰泊船、齋曰含雪、各其附庸也、若其憑軒燕座、回瞻四面、則西北有富士山、有武藏野、東面有隅田川、有筑波山、此乃四方之觀在此一城也、而一城之勝又在此一軒也、繇是四方不志之士、不欲復遠

遊、但願一登此城、到此軒者、亦其理之當然也、而金吾博雅攬其客於宇內、西上者求京師諸人之題詠、而將藻飾其軒楣間之詩板也、得命同題者、及予五人、然此五人之中、東遊躬歷其地者、惟統正宗一人而已、故以序屬正宗、其陳于前、告不知者、如往觀焉、於是就予以求后題、不肯拒辭、輙用所聞於正宗之說而附于篇末、且俟傳諸金吾公、雖予耄矣之後、而跂望之志尚在焉、建長玉隱、建長竺雲蓮諱等、梅花無盡藏万里九諱集各賦絕句、萬里又作靜軒銘、其序畧曰、太田左金吾道灌、厥先、迺丹陽人、而五六葉之祖、

太田道灌守城嚴備及治兵鍊磨

始家相州也、公觀武藏豐嶋江戸之地、築成壘、從京師蓮府之命、爲其君而割據、康正乙亥、驟眉以來二十有餘霜、高揭帝旗、陳武之五十子、禍自戲下起、公之爺道真揭將帥也、兵止陽赤城之蘓河北矣、戲下兩岐相分、其一者退憑嶮於武之鉢壘、公在江戸、綏類慮和、而岐厥舉不能達焉、遂守忠孝之主道、一怒着鞭、自南馳引將帥、渡河而出、同於針原、酣戰鋒鏑凝血、雷霆扶成、公凱旋、未休、追而圍鋒壘、求救於東兵、不日其兵鳴鼓而相應矣、公能量彼我之道、息士卒於上陽白井之南、雖不及頁戸之功、四面草木無

悉非敵兵也、當是時、堅守公之符契、不祖敵軍者、江戸河越二城而已、不幾東兵鼓擊之聲衰、鉢壘亦潰矣、公以不上失、可出白井、僅率數百余騎、凌數萬之敵兵、直歸江戸、旌旗增色、而後使將帥建幟於鉢壘、公汗馬之勞、百戰積功、獲萬全者、爲天下國家、而不爲私、江戸城爲是起本也、城中之五六井、雖大旱水無涸、共壘營之爲形、只子城曰中城、曰外城、凡三重、有二十又五之石門、各掛飛橋、懸崖千万仞、而下臨無地、築弓場、每旦驅幕下之士、安百人試其弓矢、分上中下、有着甲胄踊躍而射者、有祖褐而射者、有踢蹐而射者、及怠則罰金三百金、余有司貯以爲試射之茶資、之中操戈擊鉦、閃士卒再三、同云云、一月公卒日繫志、輸墨、取法軍旅、和氣藹然、胸有識監、神農氏藥方、軒

僧景三和和歌韻題詩

駿河国乱源政知令上杉政憲還之上杉定正令太田道灌加之両将到駿諭今川家士伊勢新九郎居間和解之

轅氏兵書史傳小說乘城一十有一代集貯藏數千餘函書而無不涉獵矣其家集十一分類而聚焉號碎玉類題所賦詠膾炙人口○九月義政遊北山見紅葉詠倭歌僧景三和倭歌韻曰山迎台駕雨晴晨楓在松間一様新紅葉如花池館上九州四海太平春是年源政知在伊豆聞駿河亂令治部少輔上杉政憲將三百騎遣之上杉定正令太田道灌率三百騎加之政憲道灌到駿陣於狐崎八幡山諭今川家士三浦氏岡部氏朝比奈氏庵原氏由比氏等曰國主死而子幼卿等不能輔翼之而樹黨私爭其故如何我輩兼政知命問之然未知正邪詳聞其始末而討之時氏親外舅伊勢新九郎長氏問其姉氏親母安否來駿河乃招政憲道灌於府內曰諸士素不背國主以主幼爭私威而成黨耳今兩將臨此我雖不肖兼兩將旨而和解之若不聽者乃指之為敵加征討而已幸相互和解則迎幼主而我與諸士等輔翼之然則駿河一國無他變也兩將曰善長氏乃說諸士等諸士皆喜而和議成於是詣總社淺間社堅結誓約長氏乃入山中迎氏親及其母而歸入府第國中無事政憲道灌班師長氏留駿河輔氏親諸士皆以

伊勢氏從大德寺僧宗清言興家

長氏得志後三士為家老

文明九年両上杉合兵攻長尾景春

菊池城下孔廟行祭儀

僧桂庵観釈奠礼詩

長氏為有功依賴之長氏漸振威於國中築壘於八幡山居之長氏者伊勢平氏庶族備中國産也久在京師曾從義視赴伊勢及義視歸京留勢州經歳以今川義忠為姻家故赴駿河至則義忠死國中亂長氏立和議之功而顯名興家一說曰長氏在京見武將式微其家族衰弊欲歸備中經歷兩州曾以參禪大德寺僧宗清往告別宗清曰聞卿與今川為姻家東行依頼之則若其開家運乎不知西行而憑誰也長氏從其言改素志到駿河時從士松田氏遠山氏大道寺氏等從之是年當明成化十二年

丁酉九年正月庚子朔丁巳上杉顯定上杉定正合兵攻長尾景春於武州五十子陣不克退移上州郡波城○二月己亥朔丁未肥後國菊池城下孔廟行祭儀僧桂菴曰文明丁酉菊城客舍上丁日觀孔廟春祀之盛禮詩曰大平奇策至誠中春奠貧從陪泮宮泗水吹添菊潭碧塞雲流出杏壇紅一家有政九州化萬古斯文四海同絃誦未終花欲暮杳烟撲袂畫簾風按古者諸国有學寮行祭儀其制見延喜式然中葉以来未聞其行於諸国况於戰国乎今偶拠桂庵集見此一樂則諸国亦或行之乎但菊池嘗以通中華故此国獨行之乎桂庵禪徒也本在南禪寺寛正之末從使僧清啓入大明將歸朝當應仁之亂不能歸京留筑紫經歷豐前筑後而此時寓菊池城下歷年依島津氏招到薩摩國

僧景三餞別詩
資忠蓋道灌族
兩上杉攻景春於鉢形城

島隱漁唱三卷、其所著述也、明人洪常爲之序、行於世、是春、義政以右衛門佐甲斐其爲遠江國守護、僧景三餞別詩曰、陌上弓刀照帝州、春風折柳話離愁、遠江一國入君手、莫使鼓鼙驚白鷗、按甲斐氏一流、欲奪越前、而既爲朝倉所滅、此人又一流而領遠江、以爲幕府直臣、而斯波家孫々微而孫々衰矣、○夏四月、戊戌朔、丁未、太田資忠與天野兵庫助戰於河越勝原、○五月、丁卯朔、壬申、太田道灌率兵到上州、迎上杉顯定定正、己卯、顯定定正渡利根川、伐長尾景春於用土原、破之、景春敗入鉢形城、兩上杉進攻鉢形城、○六月、長尾景春乞救於源成氏、成氏出兵陣麥倉、

成氏救景春、挑戰兩上杉
東西兩軍各帰国、為割據之勢

○秋七月、成氏陣成田、救景春、兩上杉退歸白井城、成氏徇武州上州、連戰有利、後入古河城、令梁田氏守關宿城、○冬十一月、乙丑朔、乙亥、源義視奔美濃國、依土岐成頼、山名政豐、歸但馬國、畠山義就歸河内國、大内介政弘到宇治、請降於義政、而歸周防國、其餘一色義直等同黨、悉離散、而西軍潰、洛中初無事、自応仁元年至此十一年、東西兩陣相挑、自古洛中乱無甚於此、各帰国之後、或挑城囿守、或外順内叛、而成制分之勢、天下悉成戰場、○十二月、甲午朔、癸卯、太田道灌與長尾景春戰於總州堺野原、克之、進向碓氷陣、是年、當明成化十三年、從信錄曰、日本入貢、景三京

文明十年
道灌攻陷關東諸城

花集曰、文明丁酉之歲、招慶奉國信使、入大明國、于時天子召見、奉天殿、奏對稱旨、仍賜金縷僧伽梨、東人榮之、按招慶者蓋妙茂乎、不然則慶瑜乎、又曰、龜阜用材、材名從信使遊大明國、所歷之國三矣、曰日本、曰大明、曰高麗、其間山川都邑之美、俚諺方言之異、隨見記之、簡牘名曰三國覽天錄、及歸朝請景三作跋、

戊戌十年、春正月、朔、戊辰、太田道灌率兵五十餘騎、俄攻相州平塚城、陷之、是日、源成氏退陣武州成田、丁亥、上杉定正自白井城歸河越城、○二月、道灌攻成田氏於小机城、○夏四月、道灌陷小机城、成氏

道灌建日吉神社荒神祠菅廟於江戸
賀茂在盛逝
僧景三作在盛像贊

歸古河、是月、薩摩守島津忠昌遊冠岳、昔秦徐福駕船而求藥於蓬萊、先來此脫放冠、故有冠岳、躋其巓有水清淺、雖霖潦不加、其深雖大旱亦不乾云、僧桂庵從忠昌賦三絶句、○六月、道灌建日吉神祠、荒神祠、菅丞相祠於江戸城中、○八月、庚寅朔、戊申、從二位陰陽頭賀茂在盛逝、歲六十八、在盛傳家業、且志諸道、又嗜詩歌、與僧景三交、善唱和、沒後三作其像贊、其中有謂曰、指掌河圖洛書、定吉凶於談笑、銜口倭歌唐體、忘寢食於評論、身仕三朝、永霜耆舊、位登二品、雨露殊恩、春弦夏供、秋浮冬沈、和扁輩再入壽域、朝

道灌建菅廟於湯島

小笠原清宗卒

經暮史書子夜集、孔孟徒又起儒門、刑部之累聽訟棘木陵臺之司昭信嶺纂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親傳國軍兵制、天神七代地神五代、深究神代宗源、時不古人不古道所存師所存去、是秋太田道灌建菅丞祠於城北湯島、植梅花數百株、立一亭於傍、扁曰香月、且寄田數十頃、傳稱灌夢拜菅丞祠、翌日偶得其畫像、甚以爲奇、新成營構云、◯十二月、戊子朔、乙未、信濃守小笠原清宗卒、時子長朝幼、族父政秀子宗康居伊那城、一日俄來襲長朝館、長朝他適、其母携家傳弓馬書、以逃匿牧島、長朝流浪、政秀暫居信

文明十一年

藤原太夫人、伊豫親王母、藤吉子、藤太夫、廣嗣、橘太夫、逸勢、文大夫、文室宮田丸、

府林館、然以國人不服、故相互和睦、養長朝爲子、去歸伊那、長朝續家如初、家譜曰、清宗一夜如廁、有物搤之、清宗拔劍斬之、乍得狸隻手、少焉狸来求其手、清宗曰、手既斬、求之何爲哉、狸曰、我有靈藥、若幸賜之、則接續之、清宗返其手、其明狸又来、接手如初、清宗奇之、傳其膏藥之方、以秘之云、丁酉、上杉定正攻千葉介孝胤、戰堺野原、得首級若干、

己亥、十一年、六月、丙戌朔、戊子、義尚令飛鳥井榮雅詠一題倭歌、納於八所御靈社、拾芥抄曰、吉備聖靈、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太夫人、藤太夫、橘太夫、文太夫、火雷天神、号八所御靈、己巳、太田道灌築鵠臺城、鵠或作鴻、或作國府臺、而俄率輕兵七十五騎、進發下總國、陷雄水城、道灌威權漸振、上杉定正軍務無大小悉委道灌、故千葉小山結城長沼那須宇都宮佐竹小田等、關東巨室、皆望道灌風靡、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三　終

文明十二年
兩上杉令太田道灌攻長尾忠景於秩父城城陷景春降
以長尾太田之故兩上杉之怨始
相国寺景三獻壽像贊於義政
藤兼良依義尚之需作和字八條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四

春齋林　恕撰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土御門天皇二

庚子、十二年、五月、上杉顯定上杉定正令長尾忠景、太田道灌攻長尾景春於秩父、○六月、庚戌朔、癸酉、忠景道灌陷秩父城、景春逃去、遂降服顯定、顯定遇景春善、為對桿道灌也、由是定正不喜、兩上杉之怨始於此、屢及鬪爭、○秋七月、己卯朔、壬寅、相國寺景三獻壽像贊於義政、贊中有帶弓劔鎮傳桑七十國之語、義政曰、天下洶洶、治少亂多、我豈鎮七十國者哉、此語過實、可改之、景三乃改之為帶弓劔鎮東海之國、贊見景三京華集、丙午、一條太閤藤兼良依義尚之求、作倭字八條、述治國之事、其一曰、可敬神、二曰、可崇佛法、三曰、諸國守護可擇廉直、四曰、聽訟之輩可擇其人、五曰、可擇近習者、六曰、可停足輕之卒、妄為暴恣、七曰、雖婦人、有内助之才、則無黨之政、不可為妨、八曰、武將以威量嚴勇為要、樵談治要是也、取攜夫談王道之、義尚一覽、以呈義政、義政曰、冝守此八條、以治国家、義尚遣使謝兼良、兼良以為先後之栄、兼良又謂、応仁以來、洛中騷乱、義尚任職之拔、王城銷安、乃作文明一統記、而祝義尚、○十一

勅撰和漢人物勝地各三十題
源義尚定諸将士品列

月、勅撰倭漢人物勝地各三十題、又各加十件、令歌人詠中華題、令詩僧賦本朝題、總八十首、御製詠孔子、是年義尚定諸將諸士品列、畠山政長、細川政元、山名政豊、一色義春、細川勝久、赤松政則、斯波義寛、畠山義統、京極政經、大内政弘、為相伴衆、以上、或有在用者、或有乱後未順服者、然強定其列、細川政國、山名豊之、畠山三郎、大館政信、武田親信、赤松元祐、伊勢貞隆、細川成春、政春、畠山又次郎、冨樫中務大輔、赤松次郎、赤松教貞、伊勢貞宗、為伴衆、大館刑部大輔、畠山刑部少輔、上野民部大輔、伊勢貞成、貞數、貞忠、為甲次、後藤佐渡守、齊藤左京亮、小串下總守、遠山彦太郎、市新右衛門尉、長下總守、廣戸刑部丞、角田彈正忠、為走衆、

文明十三年
一條太閤藤兼良薨
著書頗多

辛丑、十三年、夏四月、乙巳朔、丙午、一條太閤藤兼良薨、剃髪後号覚惠、歳八十、号後成恩寺、兼良博識多聞、該通倭漢、最熟朝儀、且達神道、善倭歌、長連歌、又識佛書、當時推稱無雙廣才、所著有四書童子訓、日本神代記纂疏、令抄、江次第抄、公事根源抄、重編職原抄、源氏花鳥餘情、源氏年立、源語秘決、歌林良材集、連珠合璧集、連歌新式追加、關藤河日記、筆占、伊勢物語愚見抄、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東齋隨筆、桃華桑葉

僧宗純號一休

集除宮雜例雲井春元亨釋書註勸修念佛記等兼良自謂吾勝菅丞相等三彼爲左府吾爲相國彼其家門微賤吾累世攝家也彼知漢事者李唐以前而已知我朝事者延喜以前而已吾既知倭漢之故典加之以李唐以後之事延喜以後之事然吾百歲之後世人尊吾不如彼非無遺恨焉故時人招請兼良則不能掛菅相影像于床上若偶見之則怒曰彼何在吾頭上哉其自許如此兼良居所号桃花坊故人称桃花老人或称桃花野人又号三閑老人○冬十一月壬申朔壬辰僧宗純號一休其母藤氏南朝近臣之女也南北和睦之後召入

後小松帝子純之履歷

後小松帝後宮蒙恩寵有娠宮女嫉之譖曰彼密袖劔欲爲南帝復讎帝怒逐之逃入民家以應永元年元日生純無人知之者純幼經歷安國寺寶幢寺十三歲入建仁寺學詩於慕哲十七歲入西金寺學關山宗旨関山妙心寺恵雲也明年源義持過西金寺赤松越後守持貞從焉純見持貞有美色握其手作眄色其大膽如此十九歲爲大德寺佛法二十二歲赴近江堅田見宗曇号花叟大德寺第四世住持時寓堅田辛勤九年得其宗要曇曰我死後雖風狂唯有箇純子及稱光帝崩上皇後小松帝召純曰大寶附誰純密奏曰洛天曆數在彥仁

純結庵於薪里終老

王躬後花園帝詔曰儲位定矣及上皇大漸純密朝稱龍顏勅賜先朝墨痕純平生不畜一什唯此墨寶貯小葛籠到處相隨共後往來京師泉堺康正三年純六十三歲赴洛南薪里結庵細川勝元致外護之意至此歲八十八平日所作頌古偈賛號狂雲集行于世純爲人等慈建物貴賤一目視販夫鬻豎不爲踈遇侍僧門主不爲親故童稚挽鬚而馴鳥雀就手而食濟惠是喜隨得隨與嬉笑怒罵潛鞭密練生平意誓縱得箇半箇撻菓吾必斷絕况痛惡諸方兒飼羽養之風而臨學者須辛辣或有欲參請者曰吾已老

金子西携薪里図致大明四明松間道人題詩

矣然逢其人則百種施設巧譬旁引純無出世之望故終於藏主然其所作頌偈下自筆曰天下老和尚舉世許其爲活僧其履歷詳年譜純歿數年後有金子西者携薪里圖致大明四明松澗道人題詩曰京南地可十餘里環以青山村曰薪古俗爲圖多戶數一村一姓勝朱陳渺階狗因夜岑寂無乃羲農上世人國籍州圖遺典錄不租不稅力田春樵蘇餘潤流佗邑况近市鄽饒野珍老芋母薑賤於土家收松菌不全貧鄉儺佛狮社公酒暇日奉僧修善因或捨田園或私宅上方下院欝爲隣壞廊苔蝕山扉雨横岳

文明十四年
藤原雅康剃髮閑居號二樂軒
卜部兼俱言貪狼星降

之師此寫真伊昔布帆掛鯨海親參天澤際忒淳旨禪徹世如麻粟微雨昔年兔我（脱一字）臨濟正傳真大法持還桑域做渠津寓公不是青城地每一念之垂淚頻彌水侵離幽鹿泣岩頭楓樹欲霜晨寄言始置宗門事抛矣漁獵落魄身、

壬寅十四年二月庚子朔甲辰、前權中納言藤雅康致仕、閑居江州松本、義尚聞欲其剃髮、遣使者止之、雅康獻倭歌謝之、義尚答歌、雅康遂落飾、改名宋世、號二樂軒、○閏七月戊戌朔辛酉、從二位卜部兼俱言、北斗一星（星貪狼）降於吉田宅庭、光芒一二尺、離地僅二三尺、（卜部氏世業吉田社職、傳唯一宗源神道、至兼俱、欲為世俗被崇重、故交顯密之說、唱兩部習合神道、又以當時禪法頻行、与相國寺景三參詰、是夜誇說曰、北斗貪狼星降与己通言、兼俱以禪詰接之、星曰、幸浩道乃反景三、兼俱諮字改星名曰三俱元辰君、而請周麟記其事、其意謂神佛同源、禪法亦相通、兼俱景三所悟、既感星象、可以為帝王武將之師範也、）

文明十五年
源義政以鹿苑院長老周璋為遣明使表文

癸卯十五年三月、義政遣表於大明、以鹿苑院長老周璋為專使、（璋字子璋、号蒲元、）其表曰、日本國王臣義政言、皇天后土、齊歸中華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祥、不兼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憂在蕭墻、有朁朝貢、布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璋長老、伏捧萬物、親趨闕庭、仰望聖慈、曲察衷素、謹表以聞、別幅曰、馬四匹、撒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黃一萬斤、碼碯大小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幅、黑漆鞘柄太刀一百把、槍一百柄、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曰、成化十四年制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堪感荷之至、抑弊邑久兼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聖恩廣大、願得一十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謹錄奏上、俞容惟望、右啓禮部、（景三草之、此行相周心月、又西堂圭圖璋書記、一初統書記、希宗泳藏主、觀甫喜侍者等、從周璋南遊、五山僧侶餞璋贈詩者可三十韋、璋聚為一軸、請景三作序、）

義政讓政於義尚退居東山

○六月壬戌朔戊子、義政讓室町幕府於義尚、而退居新造東山慈照寺東求堂、勅賜名東山殿、公卿武臣皆往賀之、此堂鏤銀飾之、時人稱銀閣、（東山建立銀閣、以配金閣、而晞義滿武威繁榮也、）義政既謝政務、管領侍所政所奉行頭人等皆屬義尚、護幕府、唯近臣大館政重、畠山中務少輔、伊勢貞誠、貞遠、貞繼、細川政信等候東山、

義政建茶寮東山大集古書畫

○八月、義政建茶寮於東求堂邊、使狩野大炊助祐清畫瀟湘八景於障子、擇五岳詩僧各賦一詩書於其上、屢開茶會、論品味、且蓄中華本朝古器名畫以

道灌陷廳南城

大内政弘討大宰少貳藤政資

翫弄之而遺世慮茶壺碾茶壺釜椀及香爐香盒古
硯奇石花瓶等名品悉備而漢晋唐宋元明畫幅數
百軸分之定上中下三品每有茶會掛於床壁茶人
周光同朋宗阿彌能阿彌等顧遇咫尺從此數奇之
興盛于世以爲流俗祐清者伊豆狩野介苗裔也関東累年大乱家族衰微祐清避
乱入京而仕政以好丹青業図畫其叓常見周文画曰我筆無以異焉由是
習其技益進政以冊見之
其名著之顯于世乃列画工剃髮叙法眼○冬十月辛酉
位其子元信弥揚家声遂世其業
朔乙丑太田道灌攻武田氏陷上總廳南城道灌軍中吟說
曰山鳩飛於灌旗上以為有神助東士弥憚灌威名上杉定正亦忌之乙酉義尚命大
内政弘討太宰少貳藤政資且賜書於探題澁川萬

義尚與成氏和睦

文明十六年

八木宗頼攻播州野口克之堀地得菅丞相像

壽合力於政弘○十二月義尚與成氏和睦奏請勅
免綸旨以授之越後上杉房定入道常泰憂關東兵
革連歳不止而整成東西和睦之事太田家譜曰文明年中道灌入
洛謁義政時勅使臨問隅田川都鳥之倭歌道灌奉對之未詳其年月蓋依東西和睦之事入洛乎
按義政退居東山亦恐在和睦事成之後不詳其月日故記于此
甲辰十六年二月但馬守八木宗頼攻播州野口克
之宗頼接戰箭盡繼之以礫礫盡繼之以土塊土塊
之中堀出一函開而視之得菅丞相束帶像宗頼大
喜以爲神助詠倭歌既援兵俄至遂得勝○三月戊
子朔乙卯義尚催倭歌會初義尚夢謁後京極攝政

源義尚夢中歌

文明十七年

僧景三住相國寺義尚賀之

良經良經示倭歌曰此一首以爲自讃也義尚覺奇
之考諸月清集則果有之春日山都能南志賀首嶋北濃藤波春耳宗邉登和
義尚不堪感嘆命畫工狩野祐清圖良經像令飛鳥
井入道榮雅書其歌於色紙以貼之
是年當明成化二十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六月倭遣
使周瑋等來貢
乙巳十七年夏四月辛巳朔戊申僧景三住相國寺
義尚臨席賀之亂後再興入寺之始也景三周鳳弟
子也應仁之亂三與端仙周麟等避亂寓江州依小
倉實澄亂平而歸京義政以爲周鳳弟子故厚遇之

周鏡号月翁

義政剃髮

僧周興代月翁作東山相公得度記

其壽像賛及外國書令三草之其詩文號京花集景
弟子有周興字彦龍者少而達文筆号半陶子屢爲
已代筆稿與名其集曰半陶稿是亦行于世齡未及
四十早世人皆惜之周興深艸陶瓦
者子也故称半陶寓其不忘微賤也○六月庚辰朔
甲子義政剃髮號喜山道慶居士命僧周鏡作得度
記周興代月翁作東山相公得度記曰文明十七年
巳巳六月望東山相公披剃於三會塔下因推舊例
自等持相公以來至于今七葉補袞功成除鬚
髮被法服者鹿苑勝定二君而已天山乃請佛日國
師於府中以爲戒師絶海和尚剃其髮焉顯山乃得
度于北山等持院院主元伯和尚爲之戒師而事出

相國寺昇三會院、源義政入佛門規式

倉卒也、故今大半攀鹿苑相公之例、而於三會院者、前未之聞、特出鈞命、蓋護教至誠也、其偶領院事、因以爲戒師、命不可違、小補横川老人剃焉、蔭凉龜泉西堂東雲岱公、爲二侍者、先期蔭凉小簡記一會規式、以具台覧、其言云、十五日戊亥剋、台駕到三會院山門頭、税駕自東廊入、昭堂就本尊前燒香三拜、次念國王氏神父母、燒香各三拜、或曰、念天照大神與四方、兩説皆可、可從鈞旨也、次到丈室、戒師在戶外擯之、禮如恒、入室燒香於影前、三拜、席之前東鄕而坐、僧拜跪進剃巾盥器、置之座前、藤中納言入而分

髻爲二、結之左右、其時戒師與横川和尚入室、相公自解腰斂置側、於是戒師向影前燒香三拜、侍者取甲懸相公肩、片紙書左右字置兩邊、以湯灌頂、戒師取剃刀唱偈、相公乃合掌、戒師退後斂合掌、横川取其刀剃除鬚髮了、戒師又起唱偈、一刀斷頂髮、相公又合掌、其後侍者卻巾盥、相公乃就偏堂、脱俗服、着法服、盥手了、被袈裟、又入室中、影前燒香三拜而出、戒師又在戶外、送禮如恒、此夕凉月布地、嵐氣浮空、騎從群僚候于廊下焉、臺諸司衛于門前、一會嚴肅、四衆歡呼、雖云國師在日、蔑以加焉、遂賜某以金錢

十萬、翌早與門下諸老詣東府、謝恩賚一時嘉運也、昔崔趙公就徑山國一求出家、徑山云、出家大丈夫事、非相將所能爲也、世以爲美矣、侯王相將、誓爲佛法金湯者、古今幾多、然而未見圓顱方袍奉領佛制者、如宋三相稱菩薩宰相、元趙相稱冠中和尚、皆不能脱離簪珮、是國一之所以折崔公也、吾相任國家安危者四十年、數戡禍亂、終致昇平、今也毀形委身、推誠師門、嗚呼古人之所爲難者、吾相之所爲易、非乘願輪焉到此、奇哉、外護既如此、所希吾門人人箇箇內護着力、振祖道於衰暮、以報府恩之萬一也、畧

遣明使僧周瑋寂於四明山客舍

織田敏信在清洲城催犬追物講武

僧集九有詩

記顚末、貽諸來者云、○秋七月、遣明使僧周瑋寂于四明山客舍、瑋在中華、令工圖壽像、其弟子等請令華僧作贊、不肯、久而曰、虛譽溢美、非我所欲也、歸朝之後、就一補求之可也、故弟子等携像而歸、告景三、三乃作長贊、其中有言曰、當其萬里遣使南國、歷諸三藏求法西天、文明甲辰之夏之仲、大洋發船、擧首中朝、日月成化乙巳之秋之初、四明瘞骸、望淚絶域山川、○九月己酉朔丙辰、織田敏信在尾州清洲城、催犬追物、講武、敏信号備後守、鬚髯長、自撿見犬追物、僧集九過此留見之、作詩曰、犬已超繩箭各飛、長鬚髯撿見有天機、○十二月太田道灌懸長橋三道於隅

僧龍澤為陳祖田作詩序

田川一為越下總國攻千葉介孝胤也薩摩守嶋津忠昌疾病請良醫於京師源義尚令竹田定盛往治之有驗而歸（定盛者昌慶孫也世業醫号快翁名昭慶曾治義政病叙法印頃間避義政諱改盛号定）僧龍澤為醫陳祖田作杏林亭詩并序略謂元之末陳友諒據江州稱帝其子陳理為明太祖被滅其族陳順祖仕元為大醫院不欲仕明而投化來朝到筑紫施靈方青藥治西民之病時應安年中也鹿苑相公聞其名而召之順祖辭之不來洛應永之初順祖子大年始入洛細川滿元厚遇之與聖濟總錄二百卷滿元屢飲大年藥有驗大年遂住京師曾以

小田原外郎鼻祖陳外郎系譜

文明十八年

上杉定正語顯定謀殺太田道灌

在元為貞外郎故號陳外郎祖田者大年孫也時人呼之曰外郎（按外郎門兼分處諸國俗所謂透頂香者家法也裔孫在相州小田原家号曰外郎藥舖）龍澤號天隱頗有文字禪之名播磨國產住建仁寺號默雲老人其集曰默雲行于世僧集九又東遊途中到處賦詩到武州江戶城依太田道灌屢見上杉定正（集九自武州遊相摸過芳林寺見李白真筆以為希世之物其詩集中有言曰金澤稱名寺移西湖梅栽之江戶城香月齋亦分金澤寺栽花開爛熳云云）

丙午十八年秋七月甲辰朔己巳上杉定正殺其執事左衛門大夫太田持資入道道灌（持資或作資長）初道灌與長尾伊玄交惡（伊玄初名景春）既而伊玄叛兩上杉（顯定定正）攻之道灌戰功居多伊玄敗降顯定顯定赦之以為隊將道灌不害由是顯定定正相互有隙屢及矛盾頃間顯定遣使佯說定正曰兩家同出自以平治關東然今不睦以道灌伊玄相惡也願足下殺道灌我亦殺伊玄以永修同盟全骨肉之親然則關東無事之上策也定正既忌道灌威故許顯定所請而招道灌灌不悟其密謀乃自江戶赴定正糟谷館（在相州）定正饗道灌而入浴室令壯士數輩以鑓殺道灌於浴中摧神色不變抑其柄詠臨終倭歌而死（歲五十五号洞昌院道思居士）道灌父道真猶存在越生龍穩寺道灌子資康在

源道慶遣書於朝鮮

江戶城共降屬顯定顯定聞道灌死喜曰定正陷我謀而違約不殺伊玄由是山內強而扇谷弱○八月癸酉朔丙子道慶遣書於朝鮮國曰日本國准三宮道慶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負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得所欲以求之上國為賜不小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廼北方致福之地也以無藏版為缺典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版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堅首座等遣諭其意儻得頒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捆載而

景三草遣朝鮮書

僧文成從使僧赴朝鮮

僧集九遊金沢見西湖梅

歸善隣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中秋漸涼、若時保量萬福、此行南禪寺鶯藏主文成等陪從、使僧赴朝鮮、景三等作詩餞之、上杉定正令曾我兵庫頭守河越城、曾我豐後守守江戶城、太田資康出奔甲斐國、僧集九應上杉定正招、赴鎌倉、先是集九依賴道灌累年、及灌被害、欲歸西、定正亦素識集九、故挽留之、九遂發江戶、赴鎌倉、遊歷建長圓覺壽福等古寺、到金澤見西湖梅、登擲筆峰、其餘名跡、往往吟題、集九號萬里、自稱梅花無盡藏、漆福與其著述淺俗殆類、能然博識多聞、作東坡詩集抄解、號天下白、与大岳翰苑遺芳、江西天馬玉沐、瑞溪脞說、並行於山谷內集、號帳中香、又作三體絕句抄、號曉風集、聚詩文、號梅花無盡藏、○十

村山武則放火豐受神殿自殺

堯憲歷覽名山勝水

一月、壬申朔、辛卯、伊勢國亂、先是、守治山田、兩宮封內神民論事、爭、挑山田人村山武則號掃部助、剛戾不從國司令、是日、國司源政郷、催神領三郡守治湊河崎及朝熊二見諸部、攻山田、大破之、癸巳、武則怒、入豐受神殿、放火自殺、鎮座以來、未有如此之變也、乙未、一禰宜度會朝敵、密奉遷神體於宮殿、是年、僧堯憲歷覽諸國名山勝水、憲今年五月末、凌飛驒山路、六月到越後府中、拜居多社、陸國主上杉房定迎之、入旅館、留累月、而越三國峠、比及重陽、到上野白井城下、上杉定正贈旅資、十三夜、催倭歌會、而浴九相津

僧蓮如誘道諸國民

溫湯、二七日而移伊香保溫、東居一七日、遊原野、登高峯、十月下旬、移長野陣、而遇平顯忠長尾修理亮、十一月、經歷佐野、望白雲山荒船社、眺淺間嶽、十二月、過廳鼻、遊武藏野、遂指富士山、而棹隅田川、越鳥越、逢隱士善鏡、宿金光寺、而踰年、明春正月下旬、到武野之東忍岡、此岡有社、祭五條天神、而赴油井島今稱湯島、松茂梅薰、拜北野神祠、道灌所建而歸鳥越、二月上旬、善鏡催舟遊隅田川、下旬赴鎌倉、拜鶴岡宮、遂遊三浦、到葦名磯、憇平常知常緣次男寓居、夏秋之交、歷覽名山勝水、至冬、又赴北越、頃年一向宗門兼壽號蓮如、親鸞七世孫

信附阿順樹党蜂起

長享元年

源道慶設豫修會僧景三獻詩

赤松政則拒山名兵入播州

分遣其徒於諸國、誘民惑衆、信附阿順、樹黨蜂起、○丁未、長享元年、二月、准三后源道慶設豫修會於鹿苑院、景三獻詩曰、左街僧錄奉台命、七七特修香火盟、十丈黃塵門外市、千莖白髮社中英、煮茶烟歷柳條重、洗菜水浮花片清、拂雨唱雷人不會、騰騫天竺老先生、○三月、辛丑朔、庚戌、山名政豐兵入播磨、赤松政則拒之、吉川氏有戰功、政則寄書勞之、○秋七月、己亥朔、戊午、改文明十九年、爲長享元年、文章博士菅在數勘進之、擬文選長享其福文、○八月、義尙召江州佐佐木六角高頼、不至、遂叛、義尙議親征、○九月、丁酉

義尚討佐々木高頼
僧壽桂僧彦龍共賦詩獻之
壽桂号月舟又号幻雲
彦龍賦詩自註曰時將軍出軍近江故用

朔戊申、義尚帥師向江州、討佐佐木高頼、陣坂本、朝
倉貞景率越前兵來從焉、其餘近國兵會者不少、僧
周麟曰、丁未秋九月十二日、事于江州、討不庭也、丁
亥、蹀血京師以來、王風委地、將威不振、公慨然有澄
清海内之志、而自將伐之、躬被戰袍、樹旗旄、羅弓矢、
三軍皆從、觀者塞塗、父老以手加額曰、真大將軍矣、
僧壽桂獻詩曰、綠髮將軍蓋代功、塞垣草木識威風、
公朝咲向江山說、十歲何須在職中、僧彦龍賦綠髮
將軍領百蠻詩曰、青油幕下白鷗沙、出百蠻師○十
閒馬擁旌旄、是將軍凱旋日、漢兵一萬洛看花
二月、丙申朔、丁酉、勅使侍從中納言藤實隆到鈎里、
賜御製和歌於義尚、乃獻答歌、義尚在陣累月、退兵

鷗守
上杉顯定與憲房議欲誅定正

則高頼出山、進兵則高頼入山、其閑暇則詠和歌、又
令僧侶講孝經、聞大孝揚名顯親、而心誓曰、此行不
平賊、則不可歸京、不再復武威於初、則不措焉、又召
某記室、講左氏傳、僉曰、文武兼備之主也、上杉顯定
與其子憲房議曰、道灌既死、扇谷不足憚焉、速誅定
正、而高大我家、乃召太田資康於甲州、令之催聚八
州兵、皆曰、山内累世関東管領也、然頃年崇扇谷者、
以道灌在也、今盍歸嫡宗哉、大半屬顯定部下、定正
大驚、乃與其子朝長守糟谷城、令曽我氏守河越城、
令大森實頼守小田原城、而筭麾下兵僅可二百騎、

僧龍澤作播州石積城記

慮亦難敵大、而獻使於古河曰、顯定欺我、殺道灌、而
欲併呑我家、我亡則八州皆爲顯定之有耳、然則尊
府亦不安焉、願發援兵、成氏以爲然、答曰、顯定發軍
則令政氏救扇谷、定正大悦、八州士聞成氏定正合
從、而内應者亦有之、長尾伊玄以顯定用資康、故不
安其心、乃率其徒而屬定正、定正揚言曰、我逞兵二
百、雖山内數萬之多、不足畏焉、僧龍澤依赤松政則
招、赴播州、龍澤登播州石積城、記其所眺望曰、暇日
遊諸營、四顧彷徨、屬視山川之秀、南海際天、帆檣往
来、如鳧鷗出没、田疇萬頃、于縱于横、暑耕霜獲者、諸

長享二年
兩上杉挑戰始于此
伊勢新九郎竊伊豆政知

萬也、田遺策也、洪河一道、自北而南、匯城址以入海、
數于諸營、遂山勢高低以護大將、油幕、其西有敵城、
相去者二里、而近也、少陽掛梢、則壁壘粲然可數、一
目千里、寔天下壯觀也、山巔有石、作羣作隊、自遠見
之、則如鬼如神、故云人名石積也、喜多野則綱陣于
城北、其地曰勝尾也、勝軍之兆可卜云云、
戊申二年、二月、庚子、上杉顯定其子憲房、率一千餘
騎、陣相州實蒔原、上杉定正以二百餘騎拒擊破之、
自此兩上杉相挑不止○三月、義尚病於鈎里陣、伊
勢新九郎長氏、假今川氏親兵、竊伊豆國、長氏韓氏

両上杉會戰武州須賀原

二隊、其一号新五郎、其一号修理亮

親十年、駿河國中無爲、氏親漸成長、賞長氏功、授高國寺城、（高或作興）長氏有大志、欲併呑隣國、然兵勢猶微、故假駿河兵以入城、與伊豆國接境、佯崇堀越源政知、政知素聞彼勇智、故善遇之、伊豆國士稍歸服長氏。○六月、癸巳朔、日食、庚戌、顯定催八州兵、陣於武州須賀原、定正請援兵於古河成氏、令長尾伊玄救之、朝良（定正子）先與山内長尾氏二隊戰、而不克、顯定競馳、扇谷軍敗、定正不敢退、登高指揮之、敗軍又還戰、長尾伊玄擊破山内別將藤田氏、而直突顯定本營、顯定敗走、定正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馬死亦數

松平信光卒於參河国安祥

守家住竹谷

与嗣住三形原

光重暫住岡嵜

忠景後改元房、房有二男、曰光心住五井、曰忠定住深溝

百匹、定正請成氏自進焉、成氏令政氏赴焉、與定正共陣於高見原。○秋七月、癸亥朔、甲申、前和泉守松平信光卒於參河國安祥、號崇岳院月堂、又號信光明寺、（信光多子、曰守家、次曰親忠、是爲嫡子、次曰昌龍、次曰与嗣、次曰光重、次曰光英、次曰忠景、後改元房、房有二男、曰光心、住五井、曰忠定、住深溝、次曰光親、住野見、次曰家勝、次曰親正、其餘男女子総四十餘人、松平氏族蕃蔓、多房分居參州邑里）○八月、壬辰朔、乙巳、僧集九出武州江戸、丙午、看中秋月於豊田兵庫宅、上杉定正聞九徃他邦、挽留之、不從去、經須賀谷北平澤山訪太田資康陣、依道灌舊好、（九留資康陣累日、而經歷海道而帰京）加賀國一向宗蜂起、一向宗有三派、曰佛光寺、曰高田

加賀国一向宗蜂起

一向徒攻富樫介城陷、富樫介自殺

被越前堀江景用闘一向徒、僅免帰国

專修寺、曰本願寺、頃年加州有高田本願二派、然本願徒甚熾、國内大半其黨也、高田徒訴之於守護富樫介、介以高田所言爲是、抑本願徒、其徒黨等大怒曰、守護爲法敵、不可不平之、乃催國中及能登越中徒類、成羣結誓、烏合蝿屯、以攻富樫介、介敗入城、本願徒圍城、四面攻之。○九月、己巳、本願徒圍富樫城、甚急、城陷、富樫介自殺、越前國士堀江景用率兵救加賀、未至富樫死、欲引兵歸、本願徒遮闘之、景用力戰、互有死傷、景用僅免歸國、山徒横行國中、放逐高田殘黨、全領加賀國、而亂入越中國、侵寇能登國。○冬

顯定攻源政氏於高見原不利

政知以伊勢長氏爲韮山城主

十一月、庚申朔、甲戌、上杉顯定率軍到須賀原、攻源政氏於高見原、破扇谷先鋒、定正及長尾伊玄再戰、破山内軍、顯定敗走、自兩上杉相争、定正屢勝、然兵減日疲、顯定以部屬繁多、雖敗軍、然勢氣不衰。○十二月、征夷大將軍源義尚改名義熈、參議藤季熈改名季種、避義熈也、是冬、源政知以伊勢長氏爲伊豆國韮山城主、長氏慕前代北條氏繁榮、且以北條伊勢同出自平氏、故改伊勢氏、號北條氏、有徂關東之志、初長氏在京時、與浪士荒木氏、山中氏、多目氏、荒河氏、在竹氏、大道寺氏、詣伊勢大神宮、共祈繁榮、相

長氏旧盟六士来集雖山城
僧灵彦寂

誓曰、方今七士爲同列、此中先有榮達者、則六士爲其部屬、可推戴以開家運、不可離散他方、及長氏入雖山城、六士皆來從焉、六士共勇猛、盡力立功、是年僧靈彦寂、字希世、號村庵、六歳初學讀書、過目則誦、雙桂惟肖甚奇之、細川滿元遇之如子、義持過滿元亭、一見愛撫之、曾攜之謁後小松上皇、應製賦小詩、時八歳、自此顯名、惟肖曰、八歳彦童希世之才、遂字之、及弱齡而江西亦謂善詩也、二十五歳而逢滿元喪、終身哀慕、不忘其恩、細川持元、持之、及持賢皆遇之不劣滿元、比及三十歳、詩文益進、皆謂惟肖江西

僧文擧選禪林絶唱号花上集
延德元年

之亞也、凡天下書無不渉獵、決疑達理、如破竹、初居南禪巖栖院、應仁之亂、避居丹波、文明十五年、移聽松院、（在南禪寺）一生不望出世位、止侍者、然以德齒並貴、端居五岳長老、上應將相之招、則扶轅而迎送焉、其著述有村庵集三卷、每卷爲堆、行于世、至此歳八十六、勅諡慧鑑明照禪師、建仁親統作其道行記、及贊、（建仁僧文擧撰禪林絶唱、各十首、義堂、絶海、大白、仲芳、惟忠、謙岩、惟肖、鄂隱、西胤、玉畹、江西、心田、瑞岩、瑞溪、東沼、九淵、南江、中恕、以村庵爲最末、大約二十人二百首、号花上集、周興作序、行于世、村庵没後、禪林詩衰、此後月翁、蘭坡、天隱、正宗、了庵、桂林、景徐七僧詩、号北斗集、然不及花上作也）

己酉、延德元年、三月己未朔、甲申、征夷大將軍從一

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内大臣源義煕殂
上杉定正爲朝良作教戒狀
修驗者春盛寂歳百七十三
僧景三春盛像贊

位内大臣源義煕殂於江州鈎里陣、歳二十五、江州騷動、訃聞京都、道慶哭慟、遣使迎柩、丙戌、柩入京、戊子、議葬禮之次第、上杉定正患其子朝良無狀、而記教戒三十一條以責之、（俗曰定正意見狀）○夏四月己丑朔、道慶令狩野祐清寫義煕影、辛卯、開柩剃義煕髮、景三爲戒師、號常德院悦山道治大居士、（義煕自文明十五年至此在職七年）是月、修驗者春盛寂、景三作春盛像贊曰、春盛不知何處人也、或云、自言洛人、洛人姓二條家子孫、以山伏爲宗、攀大峯之嶮、探葛山之奇、來往木履一雙耳、宗精密乘、胎金盡兼矣、考其世壽、生于先代文保元

年、七月十五日、以延德初元四月十一日終、春秋百七十三歳、豈不異乎、等持院殿初來鈎軸以降、代代相公莫不召見、召駕赴駿河國、見富士、盛於清見寺一見名筆書和歌爲賜、自等持至普廣院殿、富士和歌皆秘在篋中云、鹿苑院殿内野戰場、召若王寺僧正、禁壇祈禱、盛隨僧正、而伺候軍中、時年七十餘歳、慈照院殿命觀世太夫、猿樂於河原、以盛爲勸進長、准先規也、相公特以青松院召之、國人榮焉、凡天下廢寺壞廟、風吹雨打、於榛棘之中、盛一視之、如身坐於塗炭、袖化疏柄杓修造一新、絶五穀、絶十穀、以畢

延徳二年
征夷大将軍源義政入道道慶殂

其願云云、〇十一月、従二位卜部兼倶奏伊勢内宮神宝降於吉田社斎場、及期風雨晦冥、黒雲八道夾光而下至地、如燃矣、天皇奇之、感之、迎拝神輿於禁中、而命秘之於吉田大元宮、吉田家説曰、兼倶請伊勢太神宮、見宗廟廃壊甚哀之、而見称宜等屋舎繁冨、慣其侮神、営家事、及帰吉田、斎戒懇祈、果有降神之感、而奉崇祭之云云、伊勢神祠既建、都鄙参拝吉田者甚多、僧周麟亦拝新祠題詩曰、伊州連歳火于祠、猶有愚民争士宜衢、護皇居去天霧雲、車一夕入京師、

庚戌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庚申、前征夷大将軍左大臣従一位准三宮源義政入道道慶殂於東山第、歳五十六、伊勢守平貞宗与僧景三等議葬礼之事、辦

僧景三作斯波義寛賛

慈照院喜山大居士、癸亥、狩野祐清写円頂之真、在職三十年、譲職十八年、治世総四十八年、〇六月、壬午朔、辛亥、正三位藤基綱辞参議、従二位源忠富復王氏、任神祇伯、〇秋七月、壬子朔、丙辰、従五位下左馬頭源義材叙従四位下、任参議、兼左中将、補征夷大将軍、聴禁色、時歳二十五、義材以畠山政長為管領職、此時旧将皆没、政長独存、禄位超群、齢亦漸高、且熟事務、素有武名、故専横軽侮諸将、細川政元及巨室群輩皆不悦、是年、僧景三賛斯波義寛、織田敏定、小倉実澄寿像、義寛賛略曰、胸蟠百万甲兵、今将軍武

僧景三作織田敏定寿像賛

衛之貴、眼空三千、礼楽古天皇清和之尊、六芸文継略家学、七尺剣射斗、塞垣坐柳営而起、西漢風咲灞陵小児之戯、開王堂而入、東坡界介王呂新法之言、雲雨興兮蛟龍躍、梧竹秀兮鸞鳳翥、越与遠与尾者、民所服也、治三国以居洛、藤与橘与平者、衆所帰也、論四姓莫過源、威名特靡草木、友愛況及梅萼、敏定賛略曰、長剣短刀以起覇業、六韜三略不謬師伝、領大和守、則民帰其心、以安王益州三刀、原夢同彼、同此築清洲城、則敵射其眼而落、詔萬春六矢著面、孰後孰先、既曰、敏定軍于清洲、為賊所射、一目失之、不抜其箭以攻、以戦賊乞降而退、智名勇

周興作小倉実澄賛并序

功光国、割拠并呑、臨辺尽静尽戦、清沓入幕兵衛里勤、文経武緯、克家織田、実澄賛并序、周興代景三作之、其序曰、随縁居士実澄、姓源氏、清和二十五世華冑也、十八代祖正親食邑江州小倉、故族以邑為称焉、居士法諱正綱、道號文紀、拝悟空塔、受衣盂宗門金湯也、而与余遊方之外、有宿契焉、一日奇軸請賛、視之寿慎也、有行状一巻、出處顛末、粲然星羅、蓋在常人則得一二而足者、在居士則不為芥蔕也、且北禅漢瑞作寧説、文斗山也、居士有斎曰松坡、亡友桃源作記、有菴曰識廬、余又作記、行事可言者、豈有遺

蘊乎居士試壁張數幅中安此像往復讀之傳論贊
頌董狐班馬盡美盡善余尚區區何以瀆告乎請而
不已有一言以蔽之者標而書之爲贊辭可也北禪
字說曰廿四郡有一忠臣以比顏魯公也應仁文明
之間天下群雄爭起朝漢暮楚變化難測而江之爲
州二龍之野而虎之窟勢所使然也唯居士砥立頽
波一日不黨賊守八尾城帷幄決勝領蒲生郡絃歌
傳聲故東山相府賜内書而通嘉賞焉嘗避寇徙伊
見梅花作詩藹然忠義浣花杜甫人皆誦之北禪所
謂一忠臣者不誣矣受騎射業入多賀氏之室習蹴

鞠藝升飛鳥井之堂私第架亭楓林裏之榜以昨薄
取於定家小倉山之詠也平生所作歌詩成卷軸者
曰昨薄殘葉先是寄詩藁求余添削胡枇亂判略加
管見因題一詩證桃花相公和之附録焉初余東遊
集中載居士詩數首北禪見之曰詩皆好微言皎白
可謂華矣加之呵罵黃頭碧眼接待白足赤髭披毳
衲入寺解玉帶借床殆無虛日有髪僧也無鬚佛也
寬夫栢舟二師山林典刑也居士親炙之而祖意教
意内學外學所得多矣又桃源爲居士講大慧書數
有勵策宋儒宗朱晦翁晩歲篋中所有只大慧語録

上杉定正驕傲并吞關八州

一編而已是所以居士留意於此也蛩會無功德誚
以建寺度僧爲念禪有黃梅教有西河廢礎沈荊居
士無手扶植輪奐一新其如此則積善奕奕躬致三
貴慶流萬世者跂而可待矣唐呂温著凌烟功臣贊
先序二十二人履歴於前而各系一語於後異哉吁
房杜不言功吾於居士亦云贊曰鬢髮雪白面顏春
紅尋漢人譜大倉倉公分倭歌髓定家家隆文武兼
備偉績豐功孫枝子葉松在祝融頃年上杉定正屢
克顯定而驕誇武威居鉢形城輕侮古河成氏有并
八州之勢相州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素崇古河且

與定正善故贈狀於定正諭之謂夫觀興廢之形勢
足下亡家之時至矣所以者則山内累世一家棟梁
八州管領其衆二十萬知扇谷則支流之末族兵士
不過百騎者舉世所知也然以太田道真道灌勇智
謀畧故揚名與家八州歸服諸家率從是以兩家殆
至抗衡且古河御所合力自救往年之戰顯定屢敗
走恐以足下一軍則不能克焉然負勇而驕諸士忘
恩而輕御所若不改之則天厭人畔鉢形敗亡在近
乎唯願深思遠慮運關東安全之策則八州安堵諸
民全家實頼累世與足下結好故不憚所言不遺所

延德三年

源義視入道道存逝

思云云、定正悔心頗萌、暫不出軍、既而剃髮改名範享、又稱大通、先是定正以實鈞二字名其齋、令集九萬里題詠之、實賴亦既剃髮、號寄栖庵、

辛亥三年、春正月戊寅朔、甲申、幕府太夫人藤冨子、令僧景三修慈照院小祥忌佛事、是日准三宮源義視入道道存逝、歲五十三、義材爲之建一宇於相國寺中、號大智院久山大居士、大行法事、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景三法語曰、去年凡准三宮以人日庚申薨、金花拍葉吹淚云云、○二月戊申朔、乙丑、義材修大智院六七日忌、僧周麟法語曰、久山大禪定門、則故慈照喜山之天倫、今大將軍爲其象賛、而鈞軸歸

茶々丸弑其父源政知

乎、可謂天下之貴矣云云、○三月、細川政元養九條前關白藤政基子以紹爲嗣、初勝元無子、祈於愛宕山而生政元、故政元甚崇愛宕、常齋戒修魔法、而不近婦人、既踰壯歲、未有子、自悟遂無子、而欲養貴種以爲家門業、故請求政基季子、政基亦喜其祿大勢盛而許之、政元乃名之、號源九郎、（僧彥龍城南尋花詩曰、天養得花春日遲、驚人一樹不無詩、鶯邊迎笑青雲客、只爲城南有此枝、自註曰、時細川京兆養九條相府貴冑爲子、）○夏四月、丁未朔、茶茶丸弑其父從三位左兵衛督源政知於伊豆國堀越館、政知愛後妻子義遐而爲嫡嗣、黜前妻子茶茶丸、且稱飮酒有狂疾、構一室錮

北條長氏攻殺茶々丸

之、令兵士守之、有年、茶茶丸甚忿憤之、或人憐其幽廢、而竊贈一小刀、茶茶丸窺守兵之眠、持小刀怒刺殺之、而出幽室、直入政知館、害其繼母、而聚其黨、俄襲政知而弑之、（時歲五十餘、）義遐時歲十三、左右者扶之而逃、到駿河國、依托今川氏親、北條長氏在韮山、聞堀越變、而率兵救政知、至則政知既死、茶茶丸入館、長氏令曰、弑父之賊、不可赦之、羣士悉從長氏、長氏急攻茶茶丸、不能拒之、奔入成就院、而自盡、長氏葬政知於三島寶篋院、號勝幢院九山居士、於是長氏漸領伊豆國、撫民施惠、國中從服、長氏徇伊豆國、而

茶茶家臣戸山某襲長氏于野宿

北條長氏攻狩野介館

野宿、茶茶丸家士戸山某潛窺之、放火攻之、長氏熟眠不知之、士卒等持火、笠原某扶長氏而出、其左指皆焦落、如薑、故伊豆士民忌之、不作薑也、（一說曰、茶茶丸弑政知、居堀越館、領伊豆、既而信讒、殺其家臣外山豊前守秋山藏人、由是國中騷動、伊勢長氏自駿河興国寺、率兵伐襲堀越、関戸讃岐守拒之戰死、茶茶丸逃到大森山下自殺、長氏領伊豆、居韮山城、又曰、伊豆国世屬山内上杉、上杉迎政知於洛、以奉豆洲、及山内扇谷相争、而長氏自駿河寄通志於扇谷、故襲堀越、平豆州而滅山内勢、）○六月、丙午朔、北條長氏率兵攻狩野介館、伊藤氏遣兵救之、長氏請援兵於駿河今川氏親、令葛山氏・岩本氏等救之、長氏併其兵、擊破狩野伊藤兵、狩野介逃入國清寺自殺、長氏威風大振、國

源義材討六角高頼之不臣

養父謂義熙

明応元年

中三津、松下氏、江梨、鈴木氏、井田氏、富永氏、田子、山本氏等皆屬焉、長氏遂領伊豆國、而薙髮改名宗瑞、號早雲寺、嫡子氏綱漸長、善用兵、宗瑞潛有并關東之志、○七月、義材繼職之後、近國將士皆入洛賀之、唯佐佐木六角高頼不來、義材令曰、我親討彼不義、可以解養父之遺恨、○八月、乙巳朔、辛未、義材率軍赴江州、陣三井寺、以討佐佐木高頼、高頼據觀音寺城防之、

壬子、明應元年、秋七月、庚午朔、戊子、改延德四年、爲明應元年、依疾疫天變也、文章博士菅在數勘進之、

發明遣使正使天澤長老副使葦洲西堂景三作詩餞之

按文選文明應乎天也、難者曰、五臣本雖有應字、六臣本應作膺、如何、然不及改之、○八月、佐佐木高頼復入觀音寺城而叛、○九月、義材征伐江州、陣三井寺、遣兵攻觀音寺城、○十一月、戊辰朔、戊子、高頼軍潰、從逃入甲賀山、義材凱旋、○十二月、戊戌朔、甲辰、義材豫修義植大祥忌於大智院、庚申、義材令景三住鹿苑院、先是義政以是命三者數矣、然辭之、義視亦強命之、又辭之、至此應命、三時歲六十四、是冬發遣明使、前相國天澤長老爲正使、其弟子景德寺葦洲西堂爲副使、文成驚藏主等從焉、景三等作詩餞之、按此行書簡不傳、故不知其所以爲何事、或其求造寺之助乎、不然則爲商買交易之利歟、如

北條宗瑞謀併關東始于此

宗瑞祈神明以試勝敗之驗

雲縞曰、葦洲將赴大明、相公降命以留之、人皆以爲榮云、然則景三贈詩之後、義材留之也、又按葦洲者細川族也、政元欲共遠征而諷義材及此乎、勿雲縞有送古川勤首座赴大明詩、蓋其依葦洲留而古川發乎、北條宗瑞謂其家士等曰、源平兩氏、一盛一衰、見已往可以知焉、方今成氏式微、政知既滅、是源氏之衰也、上杉者藤氏、非可代源氏者、天其令我開家運、則此平氏之盛也、我起於微細而領伊豆國、乃其天助乎、上杉兩家骨肉相爭、滅亡之兆也、我欲乘其弊而併關東、汝等以爲如何、衆皆謂壯哉、宗瑞曰、大擧不可遽成也、先祈神明、以試勝敗之驗、乃詣三島社懇禱之、其意謂、前代北條敬三島神、執四海之權七

明応二年

畠山義豊叛細川政元山名一色桃井京極皆応之

八世、我今繼北條家、願假此神之助、而張大武威也、既而皈韮山、傳稱宗瑞祈三島之明年正月二日之夜、夢平原有兩大杉、忽見一鼠嚙其根、漸漸而兩杉仆、鼠化虎而去、宗瑞覺而大悅曰、兩杉仆者、顯定定正滅亡之兆也、我生於子之年、則鼠是我精神也、化虎者武威張起之驗也、何吉夢加焉、乃納若干物於三島社而賽之、決併吞關東之志、

癸丑、二年、春正月、畠山義豊義就子在河內國譽田城、許管領畠山政長驕橫、據城而叛、細川政元、及山名、一色、桃井、京極等皆爲之內應、義材及政長未知之、○二月、丁酉朔、辛亥、畠山政長奉義材師、師進發河內國、陣正覺寺、攻譽田城、不克、○三月、政長、義豊壘桃、屢戰、義豊請援兵於細川政元、○夏四月、乙未朔、

義豊陣河内、一色桃井會之、圍義材政長陣

政長家士遊佐齋藤貴志等拒之、政長殆危、託其子尚順於平三郎、令謀再挙

丁巳、政元及一色、桃井率大軍、會畠山義豊於河内陣、其兵總四萬餘騎、圍義材及政長於正覺寺、政長家士、遊佐齋藤杉原貴志等二千餘騎、力戰拒之、然不能當大敵、政長悟其不可免、而潛説義材、夜逃赴大和國筒井城、而政長託其子尚順於平三郎曰、我可死於此、汝匿此兒、以謀再擧、平曰、臣亦從君決死、政長怒曰、汝不知死易立孤難乎、平不能辭之、佯令尚順爲遊妓之姿、而已擔舞衣、且納畠山家傳長刀於竹筒而從、尚順出敵以爲真女子、不怪之、幸免到大和國、政元令義豊及諸軍圍正覺寺、而皈洛、議

畠山政長、藤光忠共自殺、丹下備後守等

立嗣君、九條前關白藤政基、曾與堀越政知有舊縁、故請政元曰、故左兵衛督政知子義遐、在天龍寺未落髪、補將軍闕者、非此子而誰哉、政元以爲然、乃告諸將曰、慈照院殿有養義遐爲子之約、方今將軍義材黨政長、招國亂、宜奉義遐以爲慈照院殿之嗣、諸將無異論、由是廢立事決矣、壬戌、勅授從五位下於源義遐、依細川政元奏請也、癸亥、畠山義豊等急圍正覺寺、政長曰、時至矣、將軍脱圍、我子亦免、我無遺念、乃與殘兵行酒、葉室大納言藤光忠、與政長睦、而同在陣中、至此猶不去、既而政長自殺、光忠亦伏刄、丹下

二百餘人皆死

刀銘藥研藤四郎故與

細川政元捕義材禁錮

備後守等二百餘人、縱火皆死、傳稱、政長持家傳刀、突腹者三、不透、丹下氏披已刀、自刺其股、而獻政長曰、此刀快透、政長乃把其刀、剔腹十字而死、一説、藤四郎刀有灵、不忍害其主、而突研在傍藥研、故其刀後世稱之曰藥研藤四郎、○閏月、細川政元聞義材匿在筒井城、遣兵攻之、捕義材、錮其家臣物部紀伊守家、而禁出入者、唯令一道士侍而供給、物部、或作波波伯部、○六月、甲子朔、壬辰、義材逃出物部氏宅、義材幽囚累月、其伯母尼聞而哀之、請物部求相見、以其老尼故許之、而屢入慰諭之、供給道士勸義材竊與尼同輿而逃出、道士留而朝夕供給不懈、故數日之間、無知之者、○秋七月、物部氏知義材脱出、捕供給道

畠山尚順同木沢氏、帰國聚遊佐杉原齋藤等、襲桃井一色陣、殺之

士、鞠責太酷、然不敢謂、大怒斬首於河原、義材微服間行、北到越中國、依修理大夫畠山義元、義材近臣畠山政光、從正覺寺筒井之難、及囚於物部家、亡跡聞其逃越中而往從、義材感其忠、太田資清入道道真卒於武州越生、歳八十三、○九月、畠山尚順匿在大和源山、其家士木澤氏間行、郷里約富民求粮食而竊聚其同僚遊佐氏、杉原氏、齋藤氏、丹下氏、貴志氏、宮崎氏、安見氏等、襲桃井氏一色氏於河内平野陣、殺之、遂徇河州、奉尚順據高屋城、尚順改名尚慶、慶或作長、又分兵守和州信貴城、越智氏族等、和州士

細川政元攻信貴城、遊佐・平・齋藤・譽田等皆戰死
鈴木日向守・那須氏・阿部氏攻

多屬畠山事。聞京都細川政元自帥師向和州、令赤澤・福王寺・其喜島氏・和田氏等三百餘騎向河内國。○冬十月壬戌朔、丙寅、細川政元攻信貴城。遊佐九郎・平三郎・齋藤・譽田族等三十四人戰死。然城未陷。政元又攻越智城。累日、越智將鳥屋氏子某戰死。歲十六。既而越智避城而去。政元凱旋、獻首級。義遐見鳥屋兒首憐之、作哀歌。甲戌、三河國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伊保城主三宅加賀守・衣城主中條出羽守・衣或作擧母八草城主那須宗左衛門・上野城主阿部孫次郎、合兵三千餘人侵岩津城。城主松平親忠率千

岩津城、城主松平親忠逆戰大勝
三浦義同與其父時高挑戰

餘騎逆戰於井田、大破之。敵皆敗走。親忠兵威振於國中。是年、三浦義同與其父時高挑戰。時高累世爲相州巨室、壯強未有子。養上杉高政子爲嗣。義同是也。時高晩年生子、欲廢義同。其家臣等諫之、不聽、而欲殺義同。義同悟之、逃入相州總世寺爲僧。三浦家士慕之多赴總世寺者。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者、義同外祖也。實頼女嫁高政生義同箱根別當亦有好縁、共假兵助義同。由是父子張戰爭之勢。時高擁新井城以爲之備。按時高自永享持氏乱、其名既聞、則至此可八十餘歳。不審猶存否。今暫據旧記北條宗瑞謂家士等曰、我欲入關東。然大森實頼據小田

明應三年
兩上杉復有郤
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卒

原城、守箱根之嶮、左祖扇谷定正、而兵威稍振。不取彼則難遂志。請試通好於扇谷、與實頼厚交、可以待時也。衆皆謂上策也。宗瑞乃遣使於定正、請合力滅山内。定正喜而從之。又厚聘結交於實頼。實頼謂彼無故親我、其心不可測焉。乃修答禮而爲之備。宗瑞亦不妄擧事而踰年。

甲寅三年秋七月丁亥朔、丁未、上杉顯定・定正再張挑戰之勢。頃年兩家暫無爲、至此復不和相爭○八月丁巳朔、辛未、上杉定正破關戸壘。壬午、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卒。其子藤頼嗣。北條宗瑞拍手喜曰、藤頼弱也。我事成在

上杉定正陷相州手繩壘
三浦義同攻父時高、中村民部罵之死、時高自殺
上杉定正・北條宗瑞與上杉顯定會戰

近也。○九月丁亥朔、乙巳、定正陷相州手繩壘。矢野氏戰死。北條宗瑞聞之、遣使於小田原、與大森藤頼約好、而率兵越箱根山。己酉、三浦義同率其徒、夜襲其父時高於新井城。事出不意、城中周章。義同入城、中村民部相州梅沢人叱曰、汝向父放箭、天罰何逃。而戰死。時高自殺。義同領三浦地、自稱陸奥守後剃髪号道寸。甲寅、北條宗瑞到久米川陣。初與上杉定正相見。○冬十月丙辰朔、丁巳、上杉定正・北條宗瑞併兵陣高見。上杉顯定隔荒川相對。戊午、定正・宗瑞進渡川。時定正落馬而死。諸軍驚潰。上村朝良聚敗軍、皈河越城。

加賀一向一揆起朝倉貞景擊却之
源義高補征夷大将軍
明応四年
畫師僧等揚授筆法於弟子宗淵

宗瑞皈伊豆丙子、加賀國一向一揆侵越前國入豊原寺、國主朝倉貞景擊却之、斬數十級○十一月丙戌朔己酉、勅源義遐叙正五位下（元従五位下）任左馬頭、改名義高○十二月丙辰朔壬午、源義高補征夷大將軍、事無大小決於細川政元

乙卯四年春正月丙戌朔戊申、源義高詠歳初倭歌、繫梅枝以賜蔭凉軒、蔭凉令禪徒同和之○三月、畫師僧等揚授筆法於其弟子宗淵、淵號如水、相摸國人、從等揚學畫、至此皈鄉、授之以文曰、相陽宗淵藏主、從余學畫有年、筆已有典刑、遊意於茲藝、勉勵尤

等揚書画傳授宗淵
僧彦龍賛雪舟図畫辞

深、今春告皈、謂曰、願獲翁一圖以欲為我家箕裘青氊、數日於余責之、雖余眼昏心耄、不知所以製、遍于其志、輒拈禿筆洒淡墨與之曰、余曾入大宋國、北渉大江、經齊魯郊、至于洛求畫師、雖然揮染清抜之者稀也、於茲長有聲并李在二人、得時名、相隨傳設色之旨、兼破墨之法、今數年而皈本邦也、熟知吾祖如拙周文而翁製作楷模、皆一兼前輩作、敢不増損也、歷覽支倭之間、而彌仰而翁心識之高妙者乎、竊子之求、不顧嘲書焉（雪舟曾図四時景、僧彦龍毎図作賛、其春景賛語有言、宋人西湖詩、日却将錦樣鶯花地、変作元暉水墨図、元暉何人、吾雪舟首座是也、雪舟昨入大明、錢塘金陵之江山、皆眼前之物、而胸中之有也、今也吐胸中墨、幻眼前境、不亦冝哉、雪舟在周防国、依大内介、故曰西周雪舟）

藤冬良奏覽新菟玖波集
大内介政弘卒於周防国
北條宗瑞設奇策取小田原城

○六月癸丑朔壬申、前関白藤冬良奏覽新菟玖波集二十巻、准朝撰、初兼良欲續良基菟玖波集、而撰集近代連歌秀逸者、號新玉集、罹應仁之災而紛失、冬良継其素志、與宗祇法師等撰成之、冬良作倭字序、述其始末、行于世○九月辛巳朔戊戌、従四位上左京大夫大内介政弘卒於周防國山口城（五十歳）、其子義興嗣（政弘応仁文明之間、陣洛中顯武勇、皈国之後、領周防長門豊前筑前如故）、北條宗瑞遣使於小田原大森藤頼曰、我頃日獵鹿於韮山羣峰、故鹿悉迯入箱根山、願暫許我假箱根山

藤頼部下成田氏戦死
宗瑞自韮山移居小田原城

數日之間、獵鹿以慰老懐、藤頼不悟其容謀曰、是容易之事也、宗瑞喜曰、孺子陥我謀、乃擇逞兵數百人以為獵卒、令數百人牽犬以出、而伏精兵於石橋湯本邊、聚牛千頭於山上、及夜各繫松明於牛角、諸隊約期、放火牛於山下、追遣小田原城下、宗瑞自吹螺貝而下、諸隊揚鬨聲、小田原兵望見火牛大驚、謂數萬敵軍俄至、狼狽不能拒焉、成田某勸藤頼逃於岡崎、未發、宗瑞先軍既到城下、成田戰死、藤頼逃入實田城、宗瑞遂入小田原城、自韮山移居焉、兵勢大振、松田左衛門頼重者、古河成氏家士也、不屬両上杉、

宗瑞遣使於扇谷請和
宗瑞誘土肥氏擊殺之
宗祇法師奉納百首和歌於長門住吉社

在相州西郡、挑戰累年、然其勢不能敵上杉、聞宗瑞入小田原、率部屬來從焉、上村朝良憤曰、小田原者屬我麾下、豈為宗瑞被奪哉、乃大舉欲攻宗瑞、宗瑞遣使者請和、且依諏訪右馬助（武州寺尾人）以請屬扇谷麾下、朝良亦以定正沒、而兵勢未競、故與宗瑞連和、宗瑞乃謀滅三浦義同、而併其地（宗瑞與土肥氏結婚、會於相模片浦、云在其宴席擊殺土肥、併其地、蓋在入小田原之後乎）〇十二月、宗祇法師奉納百首倭歌於長門國住吉社、御製在其中、請權大納言藤實隆記其趣於卷末曰、長門國住吉社者、最靈跡之靈地焉、威光倍增之神明也、爰新撰菟玖

明応五年

波集修撰之時、宗祇法師竊凝丹心、以祈素願、遂修彼一集篇什、奉納此百首倭歌、忝交御製之金章、相攙報賽之玉帛、蓋非神助之感應者、豈得吾道之再昌乎、伏希住吉浦之浪鎮傳萬歲之聲、筑波山之陰遠加千秋之惠而已、

是年、當明弘治八年、（薛氏日本考略曰、五月倭差使臣壽蓂等、如數入貢）

丙辰五年閏二月己卯朔丁未、源義高奏請令下赤松政則敍從三位、追賞往年弑南帝獻神璽之功上也、（武臣敍三位而載公卿補任者、畠山持國後初見之、吉良𤄃義、斯波義重、畠山政長雖称敍三位、公卿補任不載之）〇夏四月戊寅朔壬寅、播磨美作備前三州守護

赤松政則逝
石丸利光應前將軍義材命、將襲美濃齋藤
石丸利光父子四人皆戰死
明応六年
美濃守土岐成頼卒

從三位赤松政則逝、（歲四十二）其子義村嗣、近江國士石丸利光（號丹波守）應前將軍源義材（時在越中）命、起兵、假道於伊勢、過尾張津島屯竹鼻、將入美濃國、襲齋藤氏、齋藤請援兵越後守護上杉房能、〇五月丁未朔丙辰、石丸利光進入美濃旗臨寺、（臨一作落）既而屯小山城、壬申、越後兵三千餘騎來、屯美濃旗臨、而乃攻小山城、陷之、利光敗走、癸酉、越濃兵進追利光、丙子、利光及其子四人戰死、

丁巳六年夏四月癸酉朔乙亥、美濃守土岐成頼卒、土岐多以頼清流為嫡、頼清多子、頼康入道善忠為

宸筆和歌賜源資氏
資氏獻詩
從四位源成氏卒

嫡、其子康行、康行子康政、康政子持頼、相繼、持頼別立世保、号為伊勢守護職、永享之末伏誅、前此頼康弟頼忠任美濃守、歷頼益持益至成頼、世領美濃、為一流之嫡、成頼家臣有永井氏齋藤氏、勢威振國中、有奪國之漸、〇六月、僧信孝持幹緣號、巡諸國勸貴賤男女、修造嵯峨清涼寺、（號并序、前南禪蘭坡景茝作之、茝時歲八十）〇九月己亥朔丁未、御製宸筆倭歌、繫於菊枝、以賜從三位源資氏、資氏獻詩一章、以奉謝天恩、乃命僧周麟等曰和奉之、戊辰、從四位下前左馬頭源成氏卒於古河城、（歲六十四、号乾亨院）其子政

明応七年
源義材将諸州兵到叡山
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
明応八年
源義高遣使朝鮮国

氏嗣、○冬十月、己巳朔、庚辰、伊勢内宮、假殿遷宮、（頃間公家武家共衰廢、不能行式年遷宮、自寛正至此三十六年、宮殿朽損、故祢宜等私行之、）
戊午七年、夏四月、前将軍源義材、催越中能登加賀越前若狭兵、到叡山、坂本山傳属之、将攻京師、細川政元受義高旨、催大軍、攻叡山、北軍敗北、叡山中堂僧房悉罹兵火、義材潜跡、是年、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自頭至足、
己未八年、春正月、征夷大将軍源義高遣書朝鮮國王曰、我邦與貴國修隣好也久矣、以故聘問僅隔三両年、則弗克無間闊之情、今遣釋正安首座以奉使

前将軍義材併細川高国山名政豊等兵攻京都

命、雅況康裕否、境内安泰否、我弊邑比年多虞、不遑寧処、佛寺僧廬殆廢壊矣、繇是常有經藏之求、聞煩於捜索、且不求焉、方物財布、庶尤使者之請、恵及遐方、徳之至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維時海陬雪消、春聲入棹、自愛保重、不宜、（僧周麟作之）○六月、庚寅朔、己酉、賜綸旨於洛本國寺、證其為日蓮宗正派、依住持僧日了望請也、○八月、前将軍義材催攝津國以西兵、以細川高國為管領、併山名政豊及畠山修理大夫・一色式部少輔・上野民部大輔・伊勢氏族等、攻京師、義高令細川政元聚近國兵、拒之、會戰數

源義高復遣使朝鮮国

回、互有勝負、洛中騒動、僧侶工商離散四方、（按細川系図、以高國擬政元之養子、而不詳其実父、然高国出入阿州、則阿波細川之子乎、細川多流、頼元為嫡流、累世京都管領、戦也、頼元弟詮春一流号讃岐守、詮春弟満之流号阿波守、以元之後事参考之、澄元為詮春裔、則高国可為満之胤乎、系図曰、高國實防州息、防當作阿乎、一説曰、細川満元弟満国号右馬頭、其子持春号民部少輔、其子教春亦号民部少輔、其子政春号安房守、乃是高国父也、然則系図所謂防州当作房州、）○十二月、源義高又遣書朝鮮國王曰、歳晩無它否、凡我發使修好、必要藏經、是何謂也、我國伽藍皆安大藏、為利民安國之寶、以故昔者我先君需印板於貴國、報書曰、經板只是本、祖宗所傳、不獲從命、由是允以賜經為信、從來久也、弊邑經丁亥亂、各寺裡所

明応九年
源義材細川高国奔周防国

安十八九散失矣、國人慊然、今遣正龍首座以需之、當有所聞、說貴境雖阻洋海、造巨舶通交易者、如駕輕就熟、此乃德化之使然也、我國多虞、不遑接外賓、聞治朝風、有所斷焉、且又求珍禽、雖出戲翫、思人愛鳥常情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冀照領、天寒雪下、順時保重、不宜、（僧周麟作之）
庚申九年、春正月、義高賦律詩、繫梅朶、以賜少年僧雲浦五岳、禪徒皆知之、○二月、西軍潰、義材及高國去京、奔河波國、以催南海西國兵、○三月、源義材及細川高國繫舟於阿波鳴門、無來會者、乃棹舟西赴、

二階堂尚行爲冠遺書

周防國先諭州之菅廟内大全房而遣上野民部於山口城求假其力於大内介多多良義興義興乃求旅館謂義材曰臣盡力謀再擧義材喜而依賴之義興修造山口神光寺以迎義材崇之稱御所招近國兵衛護之西海群士響應義材改名義尹降號令於西海以撫懷羣士而待時運之至（西海武士往往有以尹字爲名者皆賜義尹諱也）○五月甲寅朔己未二階堂行秀子判官尚行爲冠遺書（歳十四）一行秀唱哀歌僧周麟等老禪皆以詩和之尚行平生勵忠孝之志衆皆謂子可興其家不幸逢變臨死太息曰唯恐使老父母傷悲聞訃者

松平親忠卒爲之德川氏祖

皆慟之○六月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是月○八月癸未朔壬辰右京亮松平親忠卒於參州岩津城號松安院太祖西忠曾建寺於岡崎號大樹此後百年而大樹名實相應焉（親忠多子長男親長號岩津太郎早世無子次男乘元號大給源次郎大給或作荻生其子孫世称和泉守三男長親爲嫡嗣初號二郎三郎忠次後改長親称出雲守號藏人其次親房號玄蕃助其次僧超譽爲京都知恩院住持其次親光號刑部其次長家號安城左馬助其次張忠號右京亮）甲午義尹授書澁川右兵衛佐尹繁以補鎭西探題職澁川先是既爲探題聞義尹到周防遣大保越前守就大内介義興賀之故義尹更降新令而授舊職以爲援勢（澁川家譜曰應永二年澁川滿頼爲鎭西探題同十三年八

滿直滿行子滿頼姪也

前南禪寺周鏡寂

周麟祭文

土御門天皇崩

月剃髪號道鎭讓探題於其子義俊同三十二年父子共辭職入洛正長元年澁川滿直爲鎭西探題永享六年正月與少貳滿貞戰于肥前神崎而死其子教直以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繼探題職文明十一年卒長子政實早世次男萬壽丸繼戰長享元年十二月於岩門龜尾城爲家臣足助森戶齋藤被害尹繁者其弟也明應九年八月十二日補探題職此後子孫衰微）○九月癸丑朔戊寅前南禪寺周鏡寂號月翁與景三景徐周麟等齊名工詩曾爲義政被厚遇麟祭文起句曰天無雙月地有二翁出萬人上蓋衆星中識般今古八宗玲瓏云云○庚辰天皇崩於土御門内裏黒戶春秋五十九時公武共衰廢且自去年玉體不豫無讓位之儀○冬十月壬午朔丙戌號王勝仁自此對移小御所受劒

璽踐祚大行皇帝靈柩猶在黒戶依乏資用而不能行葬禮也○十一月壬子朔壬戌葬先帝於泉涌寺行佛事於伏見般若三昧院奉號後土御門院天皇（傳称靈柩在黒戶四十餘日五體腐損而蟲涌出古來未曾有焉）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四　終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尚通、太政大臣藤實凉、藤政長、左大臣藤公興、藤實香、藤公胤、右大臣藤公藤、藤經名、内大臣藤實隆、藤實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五

春齋林忞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帝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龜、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辛酉文龜元年、二月、庚辰朔、戊申、勅右大臣藤尚經、行一上之事、奉行辛酉革命事、是日改明應十年、爲文龜元年、文章博士菅和長、勘進之、據爾雅十朋之龜五曰文龜、

望、源通言、

文龜元年

義高聞大内介義興推戴義尹、命諸將討之、

○閏六月、丁未朔、乙丑、佐佐木治部少輔村宗、侵近江北郡、京極中務少輔高清拒戰、同族大膳大夫政經救高清、破村宗、獲若干首級、義高授感書於政經、伊勢守貞宗副奉書遣之、○秋八月、丁未朔、丙辰、義高聞大内介義興推戴義尹、而命大内太郎、大友親治、號備前守、及小早川、武田、土屋等西海山陰群士二十一人、討之、令僧恭甫帶綸旨教書、及細川政元狀、而西、然西州畏義興、多屬義尹者、今秋細川政元赴攝津國、發兵於河内大和、擊通志於義尹者、頗有軍功、近國群士、遣使於攝州、慰勞之、既而歸洛、藥師寺與一元一公義入道元後可、其弟與次、共有武勇、世爲細川家臣、爲攝州守護代、政元令元一居淀城、以歷西方、與次在洛掌細川家事、兄弟威權稍振、

文龜二年

僧周麟和義高山家韵

飯尾宗祇沒

壬戌二年、春正月、五山禪侶、入幕府、賀歲初、義高示其所作山家詩、衆皆和之、周麟和韵曰、蒲輪召老漢安車、初覺山家雨露加、四海九州皆入彀、春明門外不天涯、○秋七月、辛未朔、庚子、連歌宗匠飯尾宗祇沒近江、人或曰紀州人、性好倭歌、最長連歌、聞心敬之名、去近江來洛、傳連歌之道、其後赴東關、問倭歌於東常縁、而傳萬葉集古今集、又就卜部氏、知神書之趣、素無定居、以逆旅終身、西窮九州、東至奥州、無不遊歷矣、其所著勅撰名所集、萬葉初學書、竹林抄、皆行於世、自稱種玉菴、又號自然菴主、頃年宗祇厭京師不靜、而赴越後國、國中學連歌者、皆師仰之、留滯數年、去年祇弟子宗長亦避京師、赴駿河、依今川氏親、時遥想宗祇老在遠僻、而往問之、相見相喜、長寢食不離傍、日日連歌、今春有歸京之心、長扶祇而發、經信濃路、浴伊香保温湯、而經武藏野、而到相模國、是月欲到駿河、登箱根山、今川氏親令輿馬迎之、晦日宿湯本里、而病發、困睡之間、夢定家、少焉如睡

一休著勅撰名所集、萬葉初學書、竹林抄等

僧周麟賛宗祇寿像詞

而没、歳八十二。宗長哀慟不息、護骸越山、到駿河國、葬於桃園定輪寺。宗祇多弟子、宗長宗碩其尤也。先是救濟宗砌心敬等以連歌鳴、至宗祇其名藉甚。凡嗜連歌者、無不推慕之。宗祇没後、宗長請僧周麟賛其寿像曰、天神道始乎本朝、變為倭歌、唱于萬葉之前、行于古今之後。而佛法入乎我國、分作釋氏、在於菰蒲之中、滿於大迪之間。共惟宗祇老布衲身、産江東地、名喧天子、寵聞公就卜部氏、而傳一書、雖卯天縦、咲我非風雅。僧以談六義、鳥聲畫閑、丕兼二條家如花、盛洛所謂八雲立似月、啣山編竹林抄、題七人

細川政元以養子澄之為嗣既而廃之

名、宜于賓主座中。會擬杜氏集著、聯抄透於詩禪。向上關出遊名區、耽吟呻跨驢背、入座燕寢、陪瞎翁對鴻班。朝家嘗命關白撰歌、新莵玖波集起日域山野辱奉勅黄畢事。後土御門院嘉天顔六十六州、雖兒童亦誦一句一字、為老手所刪、眼見相州紅纈心、飛士峯白鷗旅館夢醒。八十二年年墓草露爛熳。

○九月、細川政元令其養子源九郎元服、請義澄諱字、號澄之。既而政元謂澄之雖為貴種、然非細川之胤、不如養同族之子而為嗣也。成之入道道空（成之或作久之、号燕雲院）我族之光也。以其孫六郎可為養子、乃遣藥

上杉家士長尾入道掠伊勢盛種采地

師寺元一於阿波、與道空議之。道空未肯決焉。元一素不欲澄之繼家、故懇勸之。道空許之。元一歸洛報告政元。大喜、乃授丹波國於澄之、稍疏之、以六郎為嫡嗣。然六郎猶幼、故在國。（細川家譜曰、六郎後号澄之、道空孫、讃岐守之勝子也。一本道空子政元義春、而無久之。蓋其一人前後有兩名乎。）○冬十二月、越後守護式部大輔上杉房能家士長尾參河入道掠伊勢盛種越後采地。盛種自往糺之、義澄賜書於房能沙汰之。是年、明鄞人失縞附商船來朝、改姓名號宋素卿、為兩國往來通事、經歷京師泉堺攝津國、屢出入細川政元家。（素卿在洛之間、到相国寺、逢僧周麟、相互唱和七篇）北條宗瑞

文亀三年源義澄遣使朝鮮書

與上杉顯定屢戰于相摸國、互有勝負。

癸亥三年三月、源義澄遣書朝鮮曰、海賊春遍水生風熟、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動止佳勝。祝望惟深。仍告、昔甲午之歳、貴國造象牙符十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蓋為往來之信也。爾來當聘問之時、次第授之、獲避嫌疑。不亦悦乎。頃災于府庫、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為之奈何。故差釋周麟首座為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性實、願更造新符以付回价。然則折舊符無復用焉。海路遼濶、縦有纖僞、未易窮覈。惟符可憑據也。凡我有聘問、屢乞經藏、忝煩索捜、今不求之、

越前朝倉貞景撃殺其族景豊

但方物件件、許使者之所求、弊邑仰惠感愧交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不宣、（周麟草之）○夏四月、丁酉朔、越前國主朝倉貞景撃殺其族孫四郎景豊於敦賀城、初朝倉敏景多子、以氏景為嫡子、景總者其長庶子也、與氏景不和、景總曾傷氏景於相撲場、敏景大怒逐之、景總逃而入洛、依細川政元、太有威望、改諱彈正忠元景、景豊者氏景從弟、而元景聟也、及貞景（氏景子）領國、有叛逆之心、貞景欲討之未果、至此景豊假元景之威叛心決矣、朝倉宗滴者一族之光也、然與貞景不睦、密通景豊、既而翻思、以密計告貞

細川政元好修魔法

永正元年

景、貞景俄催兵、率三萬餘騎攻景豊於敦賀城、景豊輙拒而不克、遂自殺、貞景歸府、元景素聞景豊舉事、發京到江州、路及海津、聞景豊死、失據流涙、欲入越前戰死、從士等強勸之逃、赴加州 ○冬十二月、細川政元令大傳法院僧某等和解畠山尚長（或作慶）、畠山義豊矛盾、頃年細川政元彌修魔法、而言行狂戾、藥師寺元一、赤澤宗益等密議、欲令政元致仕而迎阿波六郎以繼家、而已專國柄

永正元年、二月、癸巳朔、壬戌、勅左大臣藤公興就仗座、議甲子改元之事、是日改文龜四年為永正元年、

朝倉元景侵越前国

貞景撃殺元景隊長堀江氏金江氏

式部大輔菅長直勘進之（周易緯、永正其道）○夏四月、辛酉朔、癸未、從二位權中納言藤基綱逝於飛驒國、基綱者、左大臣師尹裔也、累世仕朝、不隕其名、尤達倭歌、與權大納言藤實隆、前權中納言藤政為（號下冷泉、為為廣庶）齊名、任飛驒國司、傳其子濟繼（応仁以来、公家零落、餬口諸国武士、多不在京者、唯北畠家領伊勢国如故、一條支流在土佐国、姉小路家為飛驒国守）○八月、己未朔、甲子、朝倉元景催斯波餘族及甲斐氏、二宮氏殘黨、率一萬八千人侵越前國、屯坪江鄉、朝倉貞景帥師拒之、甲戌、貞景到長崎、撃殺元景隊長堀江氏、金江氏、己卯、上杉顯定發上戸、陣進到仙波、庚辰、攻

上杉顯定与上杉朝良挑戰

細川政元令藥師寺與次攻淀城

藥師寺與次陷淀城生捕其兄

河越城、上杉朝良拒之、毎日挑戰、藥師寺元一、赤澤宗益恐細川政元知已逆心、而遂叛、元一據淀城、宗益屯伏見竹田 ○九月、戊子朔、細川政元令藥師寺與次（元一弟）率兵攻淀城、與次素知其郷導、超隍入城、殺傷太多、癸巳、上杉顯定退仙波、向江戸城、而陣白子、上杉朝良請援兵於北條宗瑞、且通好於今川氏親、庚子、朝倉貞景破元景陣、元景逃到能登國、匿齊藤氏家（明年四月元景病死）、貞景以朝倉宗滴為敦賀郡司、壬寅、北條宗瑞超筥根山、陣稲毛郷、乙巳、藥師寺與次陷淀城、元一逃匿蘆洲、與次生捕之、以歸、政元誅元

元二

顯定與朝良及氏親宗瑞戰立河原不利

房能能景會顯定圍河越城

一敎赤澤宗益而賞與次無貳殺兄之功爲攝津國守護代政名三郎左衛門威權無比肩者衆皆憎之丁未令川氏親率兵到稻毛鄕會北條宗瑞而與上杉朝良合三軍屯武州立河原甲寅上杉顯定其子憲房催八州部屬與朝良及氏親宗瑞兵戰于立河原顯定軍敗死者數千人顯定召援兵於越後一說曰此役宗瑞令松田賴重率八十餘騎會朝良而氏親亦遣兵共不自至○冬十月越後兵來會顯定顯定軍競再攻立河原朝良敗還河越城⊙十一月越後守護上杉房能及長尾能景率騎兵二千步兵一萬來于關東會上杉顯定顯定合其兵圍河

朝良斬長尾孫五郎

顯定擒長井八郎上田朝直戰死

永正二年

顯定朝良和成兵革暫止

越城分兵攻江戸城揚言曰此行殲扇谷家○十二月戊午朔上杉朝良到上戸陣斬長尾孫五郎己未顯定攻相田壘擒長井八郎癸未顯定遣兵陷實田壘上田朝直戰死

乙丑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庚戌大友親治及其族五郎就細川政元白義澄曰大內義興招撫九州士然我輩不可懷貳心謹竭忠於幕下義澄授書賞之上杉顯定圍河越城○三月丁亥朔癸巳河越城將陷朝良老臣曽我氏議和睦之事顯定許之引兵歸白井城越後兵悉皆歸國朝良自河越移江戸城關東

細川家爭端之兆起

菊池義宗率大軍到豐後大友

兵革暫止令復細川政元遣藥師寺與次於阿波國迎細川六郎道空之勝喜而發途令三好之長號筑前守高畠與三等壯士從之入洛政元以六郎爲嫡嗣乃元服受義澄諱字號澄元而遣九郎澄之於丹波國澄之不平既而之長等威望稍振藥師寺與次等慮其妨於己而互有隙識者謂三管領家全者唯細川而已然令爭之端既兆兵亂不遠矣之長者阿波小笠原族胤也依其所居之地號三好氏及細川累世領南海而遂屬部下是年肥後國主菊池義宗發兵五萬句豐前國其勢將并豐後國國主大友義鑑令

義鑑拒之

大友家譜

永正三年

京極高清與六角氏戰

家臣志賀氏佐伯氏率一萬餘人拒於豐前國而到麁山浦舉燧每夜增之義宗望見謂豐後兵其多如此不審幾十萬也戰則被鏖殺耳乃引兵而歸大友家譜自能直至親世九代自親世至義鑑七世親世事見前順年大友兵威稍強勢蔽九州其部屬田原親定戸次鑑連立花道雪佐伯惟貞日田氏共世祿將兵且肥前龍造寺隆信筑紫惟門筑前國秋月文種原田氏筑後國蒲地氏溝口氏草野氏三池氏豐前國城井氏長野氏肥後國城氏合志氏赤星氏宇土氏隈部氏賀井氏共屬大友指揮云云

丙寅三年三月佐佐木京極高清中務少輔與六角氏綱子高賴戰於近江國克之陷北郡義澄賜感書美濃齋藤氏救高清進兵義澄賞之○六月加賀國一向宗

加能一向一揆乱入越前国北陸大乱

一揆群起、寇越中國、國士遊佐神保土肥椎名戰敗、到越後國、求援於長尾能景、一揆等又侵能登國、國主畠山義隆避之、漂江州余語浦、温井氏嶋山逃到越前、匿堀江氏館、於是加賀能登越中悉屬一向宗、彌聚諸國黨、將入越前國、此國亦邪徒多、而約刻期、蜂起北陸大亂、○秋七月、己卯朔、癸巳、加賀能登越中一向一揆亂入越前國、國中一揆相應而發、放火於邑里、而成陣營、其兵數萬、國中騷動、國主朝倉貞景、在一乘城、以聚兵、朝倉宗滴與貞景不睦、而蟄居、聞之曰、我與貞景有隙者、私也、此是國之大變也、何

一揆攻黒丸陣山崎祖桂斬賊將財町圓正

可閑居哉、乃馳入光照根寺、一向宗居焉、生捕其僧、以之到一乘、貞景忘怨、欣然而令宗滴為一隊將、率三千餘騎陣中郷、朝倉景職將一隊三千三百餘騎、陣志比莊、又一隊一千八百餘騎、陣九頭龍河山崎祖桂一隊二千餘騎陣黒丸村、既而一揆賊徒競來、祖桂擊破之、丁未、長尾能景率越後兵、與遊佐神保推名等出陣越中國、○八月、戊申朔、己酉、越前一揆數萬、攻黒丸陣、山崎祖桂自戰、斬賊將川合八郎、祖桂部屬中村五郎斬賊寇財町圓正、賊徒稍退、越中賊將、安養寺、瑞泉寺、攻九頭龍河陣、朝倉部下拒之時、一

福岡氏獲賊將法華院首

僧自賊陣進來罵曰、我是甲斐氏族、法華院者也、我族悉為朝倉被滅、我亦決死於今日、欲嘗我勇、則來福岡氏進援、刄以獲法華院首、其餘諸陣挑戰數回、朝倉宗滴令曰、賊徒之多殆過十萬、我軍不滿萬、彼若渡河、則其勢不可敵也、不如早渡河急擊破之、時貞景使來促渡河、宗滴乃渡而勵諸卒進戰、中郷賊敗走、諸陣皆北赴加州、貞景太賞宗滴功、宗滴曰、是太守武威之餘也、於是壞州之一向寺堂、悉放逐邪僧、戊辰、上杉顯定出師於上州板鼻、備北越之變、己巳、今川氏親選死士、與北條宗瑞、率駿河遠江伊豆相

氏親宗瑞入參河松平長親以寡兵拒之

越前浪徒欲襲豊源寺貞景遣援兵敗浪徒

模兵入參河國吉田、吉田城主牧野古白屬之、進到矢矧川邊、松平長親僅率五百餘騎拒之、氏親宗瑞不克而退、到吉田、置東參河制法、歸駿河、古白守吉田、○九月、丁丑朔、松平長親僅數十騎攻牧野古白於吉田城、圍之、○冬十月、丁未朔、丙辰、越前浪徒與一向一揆欲襲取豊源寺、寺僧明王院先登拒之、群僧從之、朝倉貞景遣援兵、浪徒一揆敗奔加賀、貞景授河口莊於明王院、他日義澄壯明王院勇、而賜感書、○十一月、丙子朔、戊寅、吉田城粮盡、兵士逃去、松平長親乘機攻之、牧野古白及其親族六十餘人戰

松平長親拔吉田城、牧野古白拒之死、
永正四年
和氣利長卒、号道三

死。連歌者宗長久受古白眷遇、不堪哀慕、爲古白唱經文連歌百句、以爲追福之薦、連歌者流宗長倭字記曰、駿州諸士半屬今川氏親、半抱貳心、牧野古白構壘備氏親、而陳無二心、其事未決、氏親大單環攻之、城兵離散、古白与其子孫六七十人出城力戰而死、是冬古河政氏與其子高基不和、屢戰、上杉顯定遣長尾伊玄和解之、故相互罷戰。

丁卯四年、春正月、乙巳朔、己酉、從五位下刑部少輔和氣利長卒、和氣茂成作茂成或明茂養丹波重長子明重、爲子繼和氣家、明重精醫術、兼和丹兩流、號半醒軒、其子不任繼家業、故以其弟利長爲嗣、利長廣覽醫書、多所纂抄、剃髮號道三、曾參禪僧宗純。○三月、正

和氣明親入明國、謁武宗皇帝、進御藥

二位藤公藤辭右大臣、先是每任大將大臣、皆有拜賀之儀、唯公藤共不拜賀、未曾有其例、蓋公家衰乏、而不能辨資用也。○夏四月、甲戌朔、頃間大和河內丹後有叛、細川政元遣赤澤宗益於丹後、又遣攝州諸士於河內、遣赤澤福王寺宗益弟於大和、以擊之。○五月、甲辰朔、丙辰、上杉顯定剃髮、改名可諄、去冬政氏高基父子相戰、然依顯定諫而和睦、至此又不和鬪爭、顯定不平、變形以寓感悟彼父子之意。○六月、癸酉朔、典藥頭和氣明重子明茂敘從三位、尋剃髮、初明重以弟利長爲嗣、利長先卒、利長子明親繼家、先是永正年中、明親入明國、謁武宗皇帝、進

藥師寺與次、香西又六、弑其君政元、

御藥、與學生梅崖執交、明親歸朝、勅賜菊花紋、自號蘭軒、勅加春字、號春蘭軒。乙未、管領從四位下右京大夫細川政元爲其下藥師寺與次、香西又六被弑、歲四十二、号大心院雲關居士、政元專行魔法、言行狂放、藥師寺與次與同僚香西又六、其弟孫六容議曰、管領公行不能久存、澄元繼家則三好等執權、如我輩立彼下風者必矣、不若行大事廢澄元、逐三好、立澄之爲主、則誰與我輩比肩、香西昆弟曰、事不可緩也、乃賂政元近士福井氏、竹田氏、筆吏戶倉氏三人、許諾、此夕政元爲修魔法、齋戒入浴、戶倉把刀弑之、小臣波波伯

藥師寺香西襲澄元、三好之長拒之

部某特浴衣來、戶倉打之、波波伯部傷而退、幸免。丙申、藥師寺香西率兵襲澄元宅、三好之長等拒之、奈良氏擊殺香西孫六、被傷而退、終日相戰、藥師寺香西等乘勝入夜、之長奉澄元逃入近江國甲賀、依山中氏、政元執洛中權十三年、諸務決於一人、不意遭害、洛中貴賤無所適從、藥師寺香西迎澄之於丹波國立之、號細川殿、而二人專洛中權、大和河內丹後軍聞政元遭害、赤澤宗益福王寺等隊將皆爲敵被敗而戰死、部兵皆離散。○秋七月、癸卯朔、丁未、義澄慮義尹聞政元死、則可窺京師、而遣教書於治部

義澄使毛利興元擊義尹
三好之長奉澄元入洛、畠山義豐応之、藥師寺香西拒戰
香西又六中流矢而死
藥師寺與次、一宮兵庫助皆戰死

少輔毛利興元等西國群士曰、速可起軍以擊義尹。其有戰功者厚賞之。伊勢守貞宗副本書遣之。藥師寺香西聞澄元率兵入洛、築城於嵯峨嵐山、以為防禦之備。○八月壬申朔、三好之長・高畠氏・山中氏奉澄元、催近江伊賀兵入洛。畠山義豐率大和河内兵應之、總三千騎、陣洛北。藥師寺香西等遮百百橋拒戰。波波伯部甚屬澄元、先登得戶倉頭、以復政元讐。香西又六踞胡床撿首級、忽中流矢而死。北軍競進、藥師寺自殺。南軍敗走。時澄之在遊初軒、澄元令之長等急攻之。一宮兵庫助力戰、斬七八級而死。波波伯部紀伊守

澄之送和歌其父政基自及、波々伯部紀伊守殉死
澄元自負有軍功、使狩野元信図戎容、僧周麟作賛

知勢窮而入、告澄之曰、藥師寺香西及一宮既死、敵環圍之、不能脫出、君其自裁。澄之自筆一書、副倭歌、遣其父九條前關白政基及其母、告別而伏刃。紀伊守殉之。是日澄元斬首百七十餘級。政基得澄之書、與其母相對而泣曰、悔使我子寄於武夫家。甲戌、三好之長等請義澄、以澄元任右京大夫、為管領職。時六十之長執洛中權。澄元自負其未弱冠而有軍功、使畫工狩野元信（俗所謂古法眼是也）圖描其戎容、僧周麟作之賛。賛曰、日照金鞍、倚馬上定天下、光揚寶劍、射斗間出匣中、其提來也、驅使豐城令、其騎出也、喚起隆準公。

亂臣賊子、雖在蕭牆內、霸氣雄心、輒掃敵陣、空處宴安、未忘死生、解道貴介、如優曇跋羅、戰場不變神色、笑他大夫求山鞠躬。所聞尊氏甲冑留像、復觀郎君書圖命工。昔源氏收洛右、與諸將起關東、自賴春至賴之、始稱管領。宋濂之華、近傳明國、從實勝及寶光繼封讚州。蕭何父子共輔漢官、一門桃李、捐耀四海、車馬混同。故京兆擇彼與子孫、賢者厥宗、督為之大氏族英宗。匪啻射御離倫、絕類亦能倭歌、評月品風、養賢如養花、眇觀齊人三千、客在德不有險、下視秦關百二重。所祈茂勝于五百冥靈之域、秀出於十九

越後守護上杉房能討長尾六郎為景、不利而死
越前一向一揆蜂起、朝倉貞景拒戰、一揆長石川玄任死

少年之叢、坐令郡國盡作魯恭卓茂。出使朝家再致宋璟桃崇。民間移風易俗、塞外箙矢櫜弓。于禪于教、護佛法於內外、為君為臣、誓山河若始終。以規以祝、達于聖聽。戊寅、越後守護民部大輔上杉房能家臣長尾六郎為景、不從房能。房能討之、戰于兩溝、房能敗死。為景奪越後國。已亥、越前一向一揆和田超照寺・加州人石川玄任等群起。朝倉貞景遣軍士拒之。超照寺令其徒曰、一步進則極樂淨土、一步退則無間地獄也。皆曰諾。既而朝倉兵競擊之、一揆敗走。玄任戰死。超照寺早逃而歸。玄任妻悲慕、超照寺弔慰

政元旧臣、惛三好之長起兵

大内介義興奉義尹、發周防志者多

之妻曰、我夫進而死、必到極樂、唯恐高僧退逃而墮地獄。是月、前將軍源義尹與大内介義興議入洛之事、催西海兵。○九月、細川政元舊臣惛三好之長、振威謀起亂。京師則奈良元吉号修理亮、攝津則伊丹元扶号兵庫助、丹波則内藤貞正号備前守等、素左袒澄之、故欲内應義尹而立細川高國代澄元。洛中畿内西國不靜。○十一月、庚子朔、乙丑、大内介多多良義興奉前將軍源義尹發周防國、其兵及二萬騎、到安藝國府、則武田元繁、及毛利興元、吉川經基、閑戸氏、平賀氏、天野氏、小早川氏、熊谷氏皆來屬焉。元繁以下共藝州士也既而

宗祇弟子宗長被遇于今川氏親

石見國士高橋氏、吉見氏、益田氏、三隅氏、佐波氏、福屋氏、小笠原氏來加焉。○十二月、庚午朔、甲申、義澄聞義尹向京師、而賜書於細川高國、謂宜與細川道空、及大内義興共運和睦之策。義尹到備後鞆浦、養兵馬踰年于此。義興威風振西州、而京師大懼。国士宮氏、三吉氏、杉原氏、山内氏、木梨氏、猶崎氏、備中則石川氏、三浦氏、清水氏、出雲則尼子氏、三沢氏、湯氏、三刀屋氏、浅山氏、内戸氏、廣田氏、櫻井氏、塩冶氏、伯耆則山名族、小鴨氏、南條氏、行松氏、因幡則武田族、毛利族、吉岡、但馬則山名族、美作則斎藤両族、三浦氏、芦田氏、播磨則赤松氏、攝津則伊丹氏、皆応之、筑紫大友、菊池、隆造寺、小田、島津、伊藤、星野、松浦、相良、宗像等諸族皆納遂日列大旆後 頃年連歌者流宗長、閑居駿河宇都山。先是經歷駿河遠江、在

宗長著宇都山記

明宋素卿歸國

兵亂之間、太嘗艱難、踰弱冠入京、從宗祇學連歌、四十年、其名稍顯。其際巡覽西海北陸、而歸駿河。今川氏親厚遇之、暇日無不連歌。氏親令其家士齋藤安元守宇都山。宗長素愛此山境、致故請安元借地結草庵。氏親自訪之、連歌且國士嗜此藝者、皆供資用。令冬臘月、氏親授尺八一管於宗長、號老年管。宗長素知此管所由來、故改名舊友管、以爲閑居一具。於是自記其履歷、以號宇都山記、行于世。此記中、東国兵革之事粗記之、然或其事細小、或年月始末不詳、故不及採載焉是年、義澄遣明人宋素卿歸國修聘。

永正五年

義澄徵斯波佐々木土岐武田等諸將以爲防禦備

戊辰五年、正月、義尹發鞆浦、向京。○二月、己巳朔、戊子、義澄遣書於遠江國近江國、徵斯波左兵衛入道義寛、佐々木政光曰、聞義尹發途向洛、可速率兵來勵戰功。辛卯、義澄遣書於美濃國近江國若狹國但馬國、徵土岐美濃守政房、佐々木高清、武田元信、催其入洛。又諭赤松義村曰、義尹過播磨、則可竭力拒之。且賜書於義村家臣浦上氏及喜多野氏、別所氏、藥師寺氏、小寺氏、勵其軍功。又特遣書於大宰少貳某、大友親治、大内太郎、島津忠昌、菊池義宗、阿蘇大宮司、刑部少輔宗村盛曰、義尹義興向洛、卿等同志、

源義澄遣書朝倉貞援京師又賜命小笠原等拒義尹義興

合力可襲取豊前筑前周防長門以破彼巢穴而絶亂根於有戰功可加重賞又徴越前朝倉貞景辭曰臣國隣加賀與一向邪徒連戰不止若棄國入援則爲彼被窺故不能應令○三月己亥朔辛酉義澄徴佐佐木政光又賜書於朝倉貞景曰可令國兵半備國難半入援京師又賜書於攝州小笠原氏赤澤氏等十二人曰可竭力拒義尹義興於境内義澄徴援兵之書其案存者今悉載之由是推之則諸國群士亦可然乎凡二月三月數書各有細川澄元伊勢貞宗奉書副之此時義興兵勢太熾遠近響應故無援

澄元之長避京師三好長秀到伊勢與北畠政郷戰自殺

將軍義澄奔近江

兵來京者○夏四月戊戌朔丙子奈良元吉伊丹元扶内藤貞正等爲義尹先鋒聚畿内兵進向京師細川澄元慮勢不敵而避京奔江州甲賀三好之長及高畠氏離散之長子長秀逃到伊勢國山田國司北畠政郷遣兵撃之長秀自殺癸未義澄奔近江國朽木義澄自明應三年至此在職十五年奈良氏伊丹氏内藤氏等入洛奉細川高國爲主以待義尹至甲午大内介義興奉義尹到泉堺畠山尚慶及畿内群士皆屬之唯攝州池田氏猶爲澄元守城不從義興高國高國令其族尹賢帥師攻池田城○五月戊戌

細川尹賢陷吉田城城主自殺

源義尹還補征夷大將軍

朔丁未細川尹賢陷池田城池田守城旬餘其族類出城而降池田勢盡燒城而自殺其徒九十餘人戰死○六月丁卯朔甲戌前將軍源義尹入洛大内介義興從焉洛中改觀（按義澄澄元避洛月日及義尹入洛月日見公卿補任及室町家官位記今從之義澄出奔在義尹未入洛之前昭昭焉然西鄙一書記義澄洛中洛外接戰事且曰義澄戰死於舟岡其月日并會戰始末詳矣決是謬傳妄說也今悉除之）○秋七月丁酉朔勅前參議從四位下源義尹敍從三位任權大納言還補征夷大將軍罷義澄官職九條政基逢義尹泣曰君若早入洛則我子不死君願爲我早誅澄元散遺恨則足矣義尹憫笑義尹擢義興爲武家管領

永正六年

盜入幕府義尹手斬盜數人

職賞其功也（多良氏管領無先例）是月今川氏親獻緞馬賀義尹入洛義尹令氏親兼遠江國守護職氏親又獻緞馬并鵝眼萬匹謝之（駿河遠江素爲今川氏所領其後斯波氏領之家臣甲斐氏守之頃年斯波衰廢甲斐亦於越前族滅然其餘孽猶領遠江之半是後与今川挑戰）己巳六年越後長尾爲景寇信濃到栗田上杉顯定入道可諄及其子憲房自將拒之○秋七月辛卯朔戊午可諄破爲景爲景逃到越中國西濱可諄憲房入越後討不順者○冬十月己丑朔今夜盜入幕府宿直士睡不知之盜到寢殿義尹自起拔刀手斬賊四人蒙九疵盜遂退義尹幸存翌旦諸將入府賀其

細川澄元与之長開行帰阿波
永正七年

無恙、召諸醫療養。衆皆謂盗者義澄・澄元所為也。義尹發兵於江州、捜索義澄・澄元於甲賀山。六角氏綱屬義尹、攻義澄。義澄逃匿九里氏宅。澄元間行歸阿波國、三好之長從之。○十二月、對馬島主宗義盛使僧宗問・宗孝入洛、獻物義尹。義尹賜義字於義盛（初名不行）、且授屋形號。是年、當明正德四年。明政統宗曰、鄞人朱縞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相為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閣劉瑾、賜飛魚服、遣歸（素卿初名朱縞）。

庚午七年。夏四月、對馬島主義盛令其子盛弘攻朝鮮、取二城。朝鮮援兵來聚如雲、圍盛弘。盛弘戰死。歳三十一。（傳稱、盛弘靈魂現於州之豐崎郷高嵜濱里。民建祠祭之、為神。）○六月乙酉朔、丙申、信濃人高梨氏應長尾為景、入越後國。國中逆徒烏合而從之。上杉顯定入道可諄拒之、戰於椎屋、又戰於長森原。為景敗走。高梨競來。可諄大敗自殺。其子憲房引兵歸上州。為景又取越後。顯定十四歳為關東管領、至此四十三年而死。時歳五十七。無子、曾養姪憲房為子。然遺言讓管領職於源顯實（可諄弟、古河政氏子）。憲房歸上州、入白井城。長尾伊玄亦應為景、叛憲房、起兵屯沼田莊。北條宗瑞與長尾為景修好、築

宗盛弘攻朝鮮
信濃高梨氏入越後上杉顯定拒而死
北條宗瑞与為景修好

好敵上杉
上杉家士應北條出兵神奈川朝良攻之氏綱出援軍

相州住吉城、以指憲房、為敵。上杉朝良入道建芳家士應宗瑞、出兵於武州神奈川、構城於權現山。憲房進退惟谷、與朝良議曰、方今關東雖大亂、敵軍猶寡於我兵。足下自帥兵擊破神奈川陣、則其餘蜂起何足恐乎。我與顯實共守白川城。朝良曰、諾。北條宗瑞令其子新九郎氏綱守小田原城、而身自帥松田氏・大道寺氏等兵、援高麗寺山・住吉兩城。○秋七月乙卯朔、乙丑、上杉朝良率田島・成田・匪江・藤田・矢野・大石等武州群士、圍神奈川城。城兵拒之、然寡不能敵衆。田嶋某自搴旗四麾、進欲入城。諸士彌衆勝進攻之。

上杉憲房獻書京師謝不庭罪以請討長尾為景
帝徵隱士源肖栢於便殿為連歌

癸酉、上田力屈而燒城、潛逃出奔他方。○八月乙酉朔、丁亥、上杉憲房獻書京師曰、頃年東北兵革不止、故不庭有年、無所謝罪也。願賜教書、得諸國援兵、討長尾為景、則關東靜謐可計日而待也。且傳語於大內介義興與細川高國・畠山尚慶、修好、請假其力平治關東。乙未、詔徵隱士源肖栢於便殿。帝一夕夢侍從土御門帝連歌會、肖栢亦奉候焉。乃命以發句。肖栢諷倭歌一首奏曰、發句宜用此意云云。帝覺而奇之、徧諭前內大臣藤實隆、起肖栢于攝州、召見便殿、遂理前夢、勅作發句。肖栢應命、御製續之、而百句速就。

遠江国陸地穿破而爲海
尼子經久攻略隣国
南蠻初貢鉄炮
永正八年

御手酌天杯賜之、既而肖栢歸攝州幽居、壬子、遠江國山泉涌出、螺貝抽起、波浪漲溢、陸地穿破而爲海、號今切渡（俗謂荒医是也、荒或作新）、是日出雲國士尼子經久、號伊豫守、起兵攻安藝國、取鏡山、又攻備後國、取豊里城、尼子氏出自佐佐木五郎義清、而與塩冶同族也、世在出雲、或屬京極、或屬大内、兵勢漸強、領出雲、近年義興在京、故經久窺其隙、有并隣國之志、是年南蠻初貢鐵炮、一說曰、大永年中、鉄炮初至自南蠻、其後我國亦倣而制之、其機巧甚精、而傳中華、華人彌極其奇巧、或曰鳥銃、或曰火炮、

辛未八年、三月、辛亥朔、乙卯、義澄生男義晴於江州九

前將軍源義澄附託其子於赤松義村
義尹諭六角高頼援、已継嗣定頼入京謁義尹佩木刀

里氏家、義澄慮江州敵多、無託幼子者、而携兒潛赴播州、依頼赤松義村、附託其兒、又有一男義維、遣之阿州、託細川澄元、而義澄又歸江州、匿岳山、○夏五月、義尹與細川高國議、遣書六角高頼曰、佐佐木兩家、京極者雖大族也、六角者雖小長也、其小大之異者、以京極道譽竭忠尊氏、而預四職之列故也、應仁以來、卿家不定多年、故戰挑亦有之、是以久不通交、自今而後共忘舊惡來京師、則我克遇之耳、然則卿高大其門者必矣、高頼大喜、然以身老、立次男定頼爲繼嗣、入京師、定頼初入相國寺爲僧、號吉侍者、然高

澄元之長發阿波国向京
細川淡路守屬澄元

頼長子氏綱多病柔弱、故使定頼還俗、號彈正少弼、及入京謁義尹、佩木刀、義尹聞其故、定頼對曰、我從前爲僧、故無劔、義尹笑而賜之劔（銘国行）、○六月、細川澄元、三好之長起兵發阿州、到攝州、赤松義村應之、以右馬頭細川政賢爲先鋒、畠山義英令遊佐河内守加之、到和泉陣深井、細川高國在京聞之、發攝州兵一萬餘騎拒之、屯萬代荘、○秋七月、己酉朔、辛酉、京軍攻深井城、時後軍未至、城兵不多、然政賢等慮其不免、决死力戰、斬三百餘級、京軍敗退、和泉堺阿州兵進到中島、細川淡路守屬澄元、到兵庫、圍河原

攻鷹尾城高国等救之
赤松兵陷鷹尾城進攻伊丹城
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澄殂

林正頼於蘆屋荘鷹尾城、高國遣柳本宗雄、波多野氏、能勢氏、荒木氏等三十餘隊援正頼、甲戌、柳本宗雄等破淡路兵、斬百餘級、而歸洛、○八月、己卯朔、丁亥、赤松播州兵圍鷹尾城、戊子城陷、河原林正頼出奔、播州兵進攻伊丹城、澄元及之長分兵、自河州攝州兩道進向洛、義澄欲發近江會澄元等、有病不能往、而留岳山、壬辰、前征夷大將軍參議從三位源義澄殂於江州岳山、歳三十一、後年號法住院旭山清晃居士、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義澄贈官位、可在義晴治世之時）、甲午、義尹聞澄元兵競來、與大内義興、細川高國等

澄元之長入洛奉源義晴為主

義尹義興高国諸将与澄元之長接戰大捷

奔丹波國居內藤氏宅催兵謀再舉澄元及之長入洛奉義澄子義晴而為主俄築城舟岡山令細川政賢畠山義英及遊佐河內守等一萬餘騎守之三好之長等率其部屬加之澄元在小川肅戒嚴辛丑義尹發丹波向洛大內義興細川高國畠山尚慶伊勢貞隆土岐政房及齋藤氏大友親治佐佐木定賴細川畠山諸族遊佐神保小坂長氏朝倉孝景等總三萬餘騎從之壬寅攻舟岡城土岐齋藤佐佐木定賴等為先鋒與畠山義英及細川部下戰不利而退內藤氏河原林氏島村氏等代之破義英軍遊佐河內

遊佐河內守細川政賢等戰死三好敗走

義尹歸洛賞義興定頼功

細川久之入道道空卒

守等戰死大內義興衆擁競進與三好之長接戰佐佐木定賴繼至三好敗走義興定賴急擊之細川政賢戰死京軍潰之長奉澄元奔攝津義興等得首二千三百級義尹高國陣高雄山赤松義村開舟岡軍敗解伊丹之圍歸播州澄元之長歸阿州洛中平夷○九月戊申朔義尹歸洛居妙本寺賞義興定賴功共敘從四位下其餘恩賜有差此役大勝且義澄捐館衆皆喜曰天下定於一（一說曰義尹自防州歸洛時細川高国為管領至此）故（義興舟岡戰功大故代高国任管領）已未前讚岐守細川久之入道道空卒久之平生嗜倭謌且工丹青致仕之後巡行諸

卒号慈雲院

六角定頼殺九里氏

國而歸阿波國撫育州民僧景三曾題賛久之畫或謂杳榴實或竹下鶴等數幅且嘆曰讚州源府君者今之曹覇韓幹也是月六角定賴殺九里氏九里素與三好善而不從高賴令高賴欲擊之然彼勇猛而兵卒亦多故不輙發且匿義澄數年義尹太憎之至此定賴欲請義尹誅之義尹領焉定賴率兵赴近江稱有武命詣伊勢太神宮入九里宅九里不知啓謀開宴與之飲定賴佯醉枕九里之膝而睡時二階堂種村高麗田中氏等稱蒙義尹命俄圍九里宅發鬨擊定賴陽為驚慄而起自拔劍斬九里因是江州兵

北條宗瑞有併三浦氏之志

遣明使僧桂悟上書明主

士皆服從定賴頃年三浦介義同（號陸奥守）讓新井城於其子義意（號荒次郎）而其身移岡崎城（岡崎四郎義實旧跡）剃髮號道寸岡崎城險而多狼為義意娶上總真里谷氏女以為外援武州相州半屬之然不違而上杉令北條宗瑞竊有併三浦而統領亘相之志然外亦柔弱不與彼相爭僧桂悟（號了菴東福寺僧）往年赴周防國受義興資給而南遊海陸路艱今年達明京詣闕上書曰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謹呈悟等從人及高衆歷歲月凌風波遠來直欲拜帝闕之壯麗且得京城貨物也然今起身唯止五十人故悉聚議皆有忿戾悟等取

僧周麟贈了庵入明國詩序

禍之端、願無隣容、從士二百九十二人、同日赴杭州、則得慰衆人之諠譁、否則必致紛靜不虞之事、悟等雖堅制之、彼不肯聽之、則補害不得也、隣察惟幸、僧周麟贈了庵入大明國詩序曰、惠日了菴大禪師奉使大明國、抑禪師德望之重、位師表之尊、而齒踰八耋者、三選以充之、蓋旌皇明使命不可忽也、於是乎禪師矍鑠、示以可用、亦行化之一端也云云、

是年、當明正德六年、（薛氏日本考畧曰、倭遣素卿為正使、同副使源永春求請祀孔子誥、廷議曰、中國聖人、不當為異邦褻瀆、不允、鄭氏朱淡首稱素卿乃其族姓、因与倭使交通、買貴折本、鎮廷恭聞其專使容放回、令傳獎國主、敕頒中華、共享大平無疆之福、）

永正九年

從二位賀茂在通逝

周麟作在通像賛

壬申、春正月、丁未朔、丁巳、從二位賀茂在通逝、歲八十二、

僧周麟作在通像賛、其序曰、從二位賀茂氏宮內卿諸陵頭兼陰陽頭曆博士在通公、日本國平安城人也、其先孝靈天皇第三子彥命尊、以功封于備之中州、其后胤吉備公、靈龜二年入中華、五經三史陰陽諸藝悉傳而歸朝、於是乎聖武帝進位於右大臣、孝謙帝賜姓於賀茂氏、賀茂氏七世後胤保憲、奉勅造曆、十九世後胤在弘、學河洛讖緯之書、習卜筮推步之術、柄陰陽之職、每旦修泰山府君天曹地府水界之祭祀、應永二十六年、五月二日、年八十一卒于京、

第、自諸陵頭、再任曆博士、遷陰陽頭、九日月盈昃、曆數休否、莫不該括、其嗣在貞在盛相次進于二位、其餘官悉同于上、在盛長子乃在通公、朝廷歷官次第、又同于父祖、不墜其家業、今茲永正九年、大歲壬申正月、年八十二、騎箕而去矣、其嗣在重公、請余贊像云云、公有實子、其容止可視矣、公歸之於釋氏、隸三井教寺、擇從弟在重、為之家督、往日在重從相觴、入兩州、公之左右將擧實子以嗣之、公曰、業已成矣、違之則不祥也、以在重諸子之在此者為子、無何相觴還維、父子相得、而歡一家和樂如初、人皆美之云云、

周麟賛舟岡戰状畫

賛曰、冠冕巍然、何以加耶、膽方寸本無邪、乾坤不光梅花、曆八十二年春一家、（按賀茂氏祖曰吉備麻呂、与吉備大臣為二人、然古來混為一人、周麟亦失於考索、）○三月、丙午朔、壬寅、義尹奏請授從三位於大內介多多良義興、賞舟岡山戰功也、（武臣上階、畠山持國、赤松政則、義興、載公卿補任者三、加）義興自負舟岡戰功、令畫工圖其戎衣壽像、請僧周麟作賛、其詞曰、時秋之仲、辛未之年、左京兆義興、擁萬騎屯丹陽、弓刀耀日、大將軍義尹、率諸侯發碧洛、旌旗亘天、空群者黃毛黑鬣、臨場而王勒錦韉上、曰合戰得時、凱旋運籌、決勝一以當百、斬首捕虜、級其幾千、如陵變谷、有山岡曰船𡶶

景長叛上杉顯實、攻陷鉢形城
宗瑞攻三浦道寸於岡崎城陷之

神泣兮雲冪冪、寒鴉盡兮水潺潺、四方兩虎究中、指三軍揮白羽、一日五鳳樓下、賀太平、握金鞭、謹記厥事、具陳其先北極共北辰、初降多多良之氏、西周歸西伯、併按郁郁乎之篇、在昔紀泉二州賞功領宗主、今將相兩府、伴食當權、香積界喚起維摩居士、國清寺追陪豐干老禪、奉主致身、澄清天下、祭神如在、配祀廟前、築山雖有累土矣、觀海者難爲瀾焉、彼法泉出山口、譬瀑布懸廬嶽、蓋夫祖考之養譽係乎子孫之英賢、頻升四位三品、寵越一日九遷、風塵三尺、社稷一戎、威振夷夏、壽考百年、本支百世、化行山川、舜何人也、禹無間然、○五月甲戌朔丁巳、長尾爲景（但馬守）叛上杉顯實、攻鉢形城、已未城陷、顯實僅免歸古河、景長迎上杉憲房、以爲顯定嗣、稱關東管領、○秋八月壬寅朔甲寅、北條宗瑞率伊豆相模兵、攻三浦道寸於岡崎城、道寸拒之不克、逃入住吉城、宗瑞追攻之、城陷、道寸保三浦城、宗瑞圍三浦城、屢戰、城兵頻失利、是月、參河吉良氏令大河内備中守入遠江、到濱松莊、招聚國中浪士、今川氏親令其將朝比奈泰凞擊之、放火攻之、大河内將戰死、吉良乞和、故駿兵歸國、（泰凞累世今川家將也、屢有戰功、此役戰勝歸國、未幾而歿、其子泰能幼、叔父泰以代泰凞掌兵事、）

大河内信濃守入遠州、氏親擊敗之
遣明使僧桂悟復上書

○九月壬申朔、大河内信濃守再催參河尾張兵入遠州、時斯波義堯在國應之、與州士井伊氏屯深嶽山、今川氏親自將到遠州、陣笠井莊、先鋒渡天龍川、朝比奈泰凞進攻、破深嶽山、義堯逃入奥山、遠州悉屬今川氏親、三浦道寸出三浦城、張兵於鎌倉、北條宗瑞往擊之、道寸敗北、復入三浦城、宗瑞圍之、絕其粮道、是年、遣明使僧桂悟復上書曰、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等、謹呈爲進貢事、竊兼聖天子之宏恩、憐吾國王之孤忠、以成化年例出給賞賜、則其優待之隆、悟等雖欲粉身、豈堪報乎、既聞聲音、喜忘寢食、今兼諸老參禮遇款曲、過於曩昔、是與所聞若合符節也、曩日俯聽進太刀等、減舊例也、與既聞太不相肖、憂愁百結、漿水不能下咽、其可奈何哉、悟等固雖小邦草芥、惟國法刑戮太嚴、是畏若不得復舊例而歸國、則人可受刑戮也、伏惟老參惜生靈無憐憫、一一脱洽合解倒懸、不勝戴仰也、謹呈條數開于後、其一曰、附搭太刀給價、今年減之、使臣自進太刀、不賞収納之事、其二曰、五十人上京事、其三曰、硫黄附搭事、其四曰、歸國失時事、（其書尾曰、正德七年五月二十日、正使桂悟、副使光堯、居座玄衛、光悦、宗設、士官勝康、通事沈運、）

燗中為對馬島使赴朝鮮
安国寄燗中詩
永正十年
藤沢道場火

是年、當明正德七年、朝鮮金安國集曰、燗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安國為宣慰使云、安國集有答燗中書二篇、其中有言曰、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内翰之於參寥子云云、又有寄燗中詩曰、話別歸來恨正添、酒醒孤月巧窺簷、壓雖已落樊籠裏、難逐西風駕海帆、中燗為對馬島使赴朝鮮、故安國集有贈答對馬島主書十篇、中又為大内人使赴朝鮮、是亦不許、其年月中前後僧東陽宗國到朝鮮、與安國遊、詩篇、

癸酉十年、春正月、辛未朔、庚子、藤澤道場火、一遍弘時宗以來、其末流太多、然稱上人者三、其一則遊行六十六州、故曰遊行宗、其一則在藤澤、化度關東、其一則在京四條、號金蓮寺、頃間金蓮寺有文阿彌者、城外結小屋、為宴息之地、凡草木之有花者有葉者、

義尹改名義植
北條宗瑞與三浦道寸相持
大友義長敍筑後国士星野氏

拂之於大小瓶、若從地而生、無慶賀、無哀傷、各入其樣、以故王侯貴戚愛重而不已、僧周麟名其巻曰繡谷、事詳翰林葫蘆集 ○三月、庚午朔、戊子、洛中亂、義尹出奔江州、匿甲賀山 ○夏五月、己巳朔、辛未、義尹歸洛、改名義植、丙申、上杉朝良破長尾景長軍於菅谷原、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與道寸相持相戰、頃年、豐後國主大友義長、號修理大夫、親晴子也、敍筑後國士星野氏、初星野屢為大友被厄、書誓詞請和曰、自今七代不可敵大友氏、既而星野又有叛心、然耻違誓詞、而一日之中七行葬禮、託言曰、七世既過、遂據嶮岨、構城壘、

以起兵、義長遣其將志賀氏・佐伯氏等攻之、互有勝負、城不陷、義長部下有竹生氏者、其貌短矮而心剛、常佩長刀、曰、有之則何恥短小哉、義長壯之、善遇焉、至此竹生兼義長密旨、佯罹蒙譴責、而奔筑後、降星野、星野未信之、義長燒竹生宅、以絶其歸來、星野喜而令竹生近侍而居、二年、竹生窺星野入浴室、拔短刀刺之者三、而走出、投城池、游泳而逃、星野死、追者纔及、捕竹生、竹生夜窺守者睡、而泳河凌山、經間道歸豐後、義長感賞之、由是筑後國大半屬大友麾下、肥前國龍造寺藤隆信、兵威稍振、是少貳同族也、故

龍造寺藤隆與菊池政隆挑戰数矣、政隆死、菊池氏絶嗣
永正十一年
前関白藤冬良薨、有増鏡新菟波集著

與菊池政隆、為累世之冦、每年挑戰、菊池屢敗、政隆自敍、歳僅十九、無子、嫡家絶矣、庶族赤星某領菊池城、然甚微弱、屬隆信指揮、

是年、當明正德八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倭遣使僧桂悟等、如恒入貢、按桂悟事與前年所記稍異、蓋悟留朝數年、故中華以繫今年乎、或其悟所望、請是年裁斷、決而始許入朝乎、

甲戌十一年、三月、甲子朔、庚寅、一條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冬良薨、歳五十一、號後妙華寺、冬良者兼良子也、繼父風、頗有才調、其所著有增鏡、記後鳥羽帝以來至暦應、新菟玖波集及世諺問答等、行于世 ○十二月、豐後國主

今川氏親畧甲斐國
永正十二年
參河大河內氏侵遠州
奧州岩城氏與宇都宮成綱戰
宗瑞圍三浦城上杉朝良援道寸不利

大友義長讓國於其子義鑑項間少貳菊池式微大內介在京大友兵威熾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屢戰道寸拒守今川氏親畧甲斐國遣兵二千人守勝山城然國兵皆以爲累世國主故屬武田氏駿州守兵殆危

乙亥十二年春正月今川氏親遣連歌者宗長於甲州勝山城與甲州兵議和○三月戊子朔己丑駿甲和睦宗長歸駿參河大河內氏時駿甲之變復到遠州聚浪士誘斯波義尭改名義敦招信州兵押領天龍川邉○八月乙卯朔庚午奧州岩城氏侵下野國向宇都宮宇都宮成綱擊破之岩城敗走是冬今川氏親到遠州懸川城令朝比奈時茂守遠州而歸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道寸勢稍盡城殆危扇谷上杉朝良曰宗瑞取三浦則其威彌盛乃是唇亡齒寒之謂也宜卻宗瑞援三浦率大兵陣相州中郡宗瑞聞之曰先則制人不可猶豫速帥師攻中郡會戰數回宗瑞手自被堅碎利大克之朝良敗入江戶城三浦城中大懼宗瑞返兵復圍三浦大森氏佐保田氏謂道寸曰此城被圍三年兵疲粮漸乏唯待朝良後援然彼既敗宗瑞彌競則城陷在近不若暫到上總憑真里

永正十三年
下野小山城陷
上坂城主平景重沒

谷氏而謀再擧也道寸掉頭曰不可也曩祖義明以來世在此城未曾一日爲他有者天下皆知之豈避去他邦哉熟思父時高弑持氏我又弑時高弑君弑父二世之惡其罪不可逭乃悟天滅我家雖何往然何免哉唯待城陷而自殺耳乃決必死猶守城日夜設宴與士卒飲樂

丙子十三年春正月○三月壬午朔甲申下野國小山城陷城主藤成長出奔庚寅近江國上坂城主沼部太夫平景重沒景重者梶原景時之裔也景時次男景高生景信及景信之時謫居近江國而依賴佐佐木京極家歷數世至景家景家生景重景重事京極高清歷試有年且以戰功故超越群輩爲近臣既而高清召景重曰我有諭于汝之言願其莫固辭也景重對曰僕許君以死況其餘細務豈拒之哉高清喜曰方今江北諸士雖屬我麾下然六角擅威于一州而我力難抑彼可謂遺憾汝其代我領江北而可纂滅六角家也景重驚曰一家世祿誠是大事也僕有何才德而襲君之封哉且其江北諸士有何好因而立我之下哉高清怒曰我兼知汝可辭之心故豫約之汝何食言哉若其諸士從與不從我其丁寧告

諭之耳、景重不得已而領焉、於是高清乃諸士曰、我今年老矣、加以多病、故我家事、無巨無細附于景重、汝等其視景重猶我、諸士面從而去矣、高清乃建新館于坂田郡、號上平館、以為菟裘之地、而構城于上坂郡、使景重居焉、諸士不得已皆出入于上坂城、由是景重威望日加、來服者不些、時有同郡淺井新三郎助政者、（助一作亮）聞景重威權、請屬其麾下、景重許之、助政者、堅政子也、堅政父曰忠政、忠政父曰重政、重政者、前權中納言藤政氏子也、（一説曰、三條大納言公綱領近江國淺井郡小谷莊、在莊時、得一妾、生子、號公雅、時嘉吉二年也、公雅留淺井為武士、仕佐佐木家、是淺井新三郎祖也）

平重政列京極麾下、始以淺井為姓

政氏忤後花園帝旨、左貶江州、錮于京極之家、時與侍妾通、生重政、重政生而三歲、政氏赦而歸京、逾月而逝、侍妾携重政、居淺井郡、比及十歲、問其母曰、孰見世人皆有怙恃、我獨有母而無父者、何哉、母語以其事、重政垂淚而退矣、及成童有大志、常欲吞江北、聞京極于田往會焉、且請列其麾下、京極曰、卿其權中納言政氏子也、可謂貴介也、何向我北面哉、重政曰、我不幸而孤兒也、無所依賴、故請列麾下、然不詳之、酷失素懷也、願其賜姓、我以為榮也、京極曰、卿居淺井郡、則以淺井為姓而可也、重政拜謝而去、乃

景重饗戰功士、以朱黒盤分之

稱淺井新三郎、自是世世以新三郎為號、助政亦有三子、長曰新三郎、次曰久政、其次曰宮内少輔、助政仕景政、太得其心、既而景重與六角戰、助政奮戰手斬高宮氏首、其後景重又與六角戰于佐和山、時六角之黨中原氏、出兵於陰所、急擊景重、景重軍殆危、助政高聲自呼其名曰、方今欲代景重之死、汝等可能防之、乃横行于六角軍、縱擊之、六角力竭而走、景重還師於上坂城、感助政之戰功、且饗諸士、分朱盤黒盤之等、供朱盤於有戰功者、黒盤于無功者、由是無功諸士大慚、然六角兵士猶多、毎歲連戰無歇、景

平景重與六角戰佐和山

重告諸士曰、我與六角連戰于佐和山、勝敗不決、是欲彼此欲全命也、我捨生欲大擊彼、若不然則逾何年、經何世、贏輸無決、不知其等謂何、皆曰可也、乃聚兵、以激勵之、六角聞之、聚兵議軍、時平井氏後藤氏進曰、敵軍欲輕死而襲來也、防拒固難、不如先約和議、以待他日、六角領曰、然則與諸臣可詢和議之事、平井又進曰、麾下有小倉氏者、與景重為外族、且有舊好、遣彼于景重軍而可也、六角乃使小倉氏定和議、小倉氏乃往景重軍、告之、景重不許之、小倉氏不得已、與景重舊臣等、嘆和議之不成、舊臣皆曰、比年

景重與六角和議成、限愛智川為境

連戰、諸士悉勞矣、和議之不成、臣等亦所愁也、小倉大喜、又告景重、且言諸士之勞、景重不得已而同之、相約曰、以愛智川以南為六角領地、其以北者為景重領地、由是軍事止矣、景重歸上坂城、而告高清、高清亦喜、既而景重以倦軍事、故欲削髮、乃告高清、高清曰、汝變形而他後若江南起兵、則有誰其靖之哉、景重曰、方今諸士同心、則縱其江南蜂起、豈其有他後之憂哉、且揀君之諸子、以讓我家、則江北平寧決矣、高清喜而從之、景重乃養高清之子某、居上坂城、而讓治部太夫之號、退休今濱城、而薙髮、法諱泰貞、

土岐氏以子請為景政養子、景政約棄己子於河畔

其同族三人同削髮也、既泰貞密謂我太蒙京極之眷遇、故養彼子以繼我家、則頗似報其恩也、方今年老而無子、不知今濱城傳阿誰乎哉、美濃國士土岐氏聞之、馳使告泰貞曰、欲以我子為卿養子也、泰貞曰、君之名家、舉世所知也、我者碌碌之賤士也、養君之子、固過矣、土岐氏頻請不已、泰貞不能固辭、遣使告土岐曰、君可以其子棄于川畔、我巡視之次、抱之以為養子也、土岐大喜、約期棄之川畔、泰貞見之、為不知、告家隷曰、我多年欲養子而傳今濱城、然未得之、不圖今得此良胤于川之淵之畔、乃名曰淵底、既

左大臣藤實隆書懷詩二首

而淵底元服、號上坂兵庫頭、泰貞乃援今濱城而築一室于城內、而閑居、永正十二年之冬、泰貞罹病、是年三月病篤、自謂必死矣、乃召治部大夫兵庫頭、及舊臣等曰、我雖死、汝等抱護治部大夫、而可使江北靜寧、而歿、時年五十三、○夏四月、正二位前內大臣藤實隆剃髮於盧山寺、改名堯空、實隆者、三條庶流也、其先出自左大臣實房、實房長子公房為嫡流、公房弟公氏子孫多房、其中一流傳至實隆、實隆才通倭漢、殊以歌著名、至此有解印、書懷詩曰、三十年來朝市塵、片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又曰、葉飛霜隕感榮枯、月照清淚獨伴吾、餘得抑州千古恨、一輪寒影亦

氏親渡大井川、大河內拒之而敗

北條宗瑞攻陷三浦城、道寸其子義意並皆戰死

如愚、○五月、今川氏親帥師到遠州天龍川、水漲、人馬不通、連船三百餘艘、以巨繩繋之、而為橋、競渡、大河內氏等在河西、放矢如雨、然駿河兵遂渡河、而進敵、不能拒而敗、入安部山城、氏親環攻圍之、以踰月、○秋七月、辛巳朔、辛卯、北條宗瑞急攻三浦城、前陸前守義同入道道寸、其子彈正少弼義意、及家臣大森氏、佐保田氏、三須氏等百餘人、出城、破宗瑞先軍、而力戰、皆死、宗瑞取三浦城、而築三崎城、以備安房之敵、敵道寸家士等、擇其隊長橫江氏、小林氏、數輩、率二百騎、守三崎、而歸小田原、於是伊豆相摸二州悉

北條宗瑞與三浦義意戰義意死

屬宗瑞一說曰宗瑞與三浦荒次郎義意相戰歷歲未決每年六七月三浦侵小田原其歸時納涼馬生川或游泳或飲馬雖屢如此然宗瑞忍而不出三浦兵不戒嚴翌年三浦又來燒宅取禾宗瑞彌不出故三浦兵遊宴於河邊宗瑞以精兵俄擊之三浦周章捨刀忘弓忽敗亡荒次郎戰死宗瑞見其頭不瞑埋之伊豆修禪寺寺僧唱歌即瞑（道寸頗嗜和歌其墨痕世或傳存之道寸在關東其名猶顯故敘從四位下義意敘從五位下云）

今川氏親陷安部山城大河內父子兄弟皆戰死

○八月庚戌朔戊辰今川氏親圍安部山城城中無水大河內氏父子兄弟巨海氏高橋氏等知難保守而悉戰死氏親縱兵追

擊北者斬首千餘級

斯波義敦降氏親

斯波義敦入普濟寺剃髮乞降氏親許之送諸尾張國織田氏既領尾州然以累世為斯波家臣故置義敦於城隅而養之至此遠州悉屬氏親（參河大河內氏者伊豆守源仲綱裔也世為吉良家老欲併遠州開其境出兵三四回然遂不成而止）

淺井助政擊其主治部大夫入上坂城

壬申淺井助政起兵上坂泰貞沒後治部大夫執國政不善且拒舊臣以酒色為業助政太憤銜之容謂治部大夫放佚日倍唯恐後來不用家臣之諫而為他人被掠江北與其使他人取江北不若我代之自為江北之主也然以兵不足故告其庶兄新二郎新二郎怒曰吾黨之兵猶未滿百上坂城兵逾于萬無可敵之利汝何妄言之及于此哉助政曰余今年二十三若保天命則及七八旬亦不可知也然夭壽是命也為士者豈其貪生哉故決必死于此役也其功成與不成亦命也生而與見彼放佚死而垂名于萬年之愈也新二郎不喜而言他助政又往同族三田村大野木宅議其事彼等亦如新三郎之言助政艴然而去既而與大橋氏容議此事大橋感其大志曰治部大夫出政不熟諸士多其不心服可謂能知其時然兵猶寡與三田村大野木等議曰可也助政莞爾曰吾嚮與彼等容議此事然不聽且以我

為狂可謂柔弱之徒也大橋氏乃赴伊部氏宅語以此事伊部乃同之於是大橋伊部會于助政議軍事助政進曰我率兵微行于城邊而遣鄉導者窺視城內而出兵也卿等其携我同胞出兵于上坂村外放火而入城中然則城兵恐其辟易也若其能拒之則命也想彼未如之何而已僉曰可也助政乃約期陣于城外大橋伊部亦如約放火而攻之城兵大驚離散助政伺其間率兵直入上坂城時城中兵士多散故不能拒之助政分兵守之大橋伊部等亦入城鎮護之治部大夫等不得已奔今濱城癸酉近郡諸士

淺井助政度量之大使人能服

淺見春向援治部大夫戰助政

二百餘人聞之感助政度量之大來會于助政軍三田村大野木等吝議曰助政勇猛不可肯言也然兵猶少今濱城兵以千數則一旦雖衆勝後來難測也不知赴今濱乎會助政乎既而謂縱我輩赴今濱與助政爲外媾則上坂不肯信也乃帥八百餘兵入上坂城見助政感蓄大志且驚以小敵大之事助政謝之曰我僅以百餘兵取上坂城方今卿等來會則我兵十倍縱後來今濱城兵蟻聚蚋集拂之何難之有三田村大野木退而且感且怪時有淺見春向者聞變而馳入今濱城告治部太夫曰助政勇猛皆所知

淺見春向擊助政不克

也江北諸士皆歸心于彼君之出軍若怠則彼阿黨猶加早討之而可也皆以爲然甲戌治部大夫乃率大兵赴上坂城淺見春向又進曰我熟察助政之心捨生輕死故雖勝不以爲榮雖負不以爲辱唯以輕捷爲事也彼軍若敗則彼唐突于君之陣也君其勿怠治部太夫乃揀副軍事者以列麾下助政見諸兵競至置其兵于一隊自登高窺諸軍而開門泚鏃突馳治部太夫軍殆辟易大橋伊部衆勝追之淺見春向上坂掃部頭口分田氏等留而克拒之敵兵敗而走時助政高聲罵諸士離散者擊之由是諸士亦旋

師春向引兵歸今濱諸士欲追之助政令曰我軍亦大勞彼軍之敗北諒是幸也若急追之則有後患也乃率兵復入上坂城治部大夫使春向等聚殘兵遣使召江北諸士助政聞之告大橋伊部曰江北諸士悉會于今濱城則彼兵不日強大不如伺其隙急攻之皆曰我軍太疲于數日之役願爲我暫待之其餘兵士亦羸苦故不能慫慂之助政慮而止也治部大夫聚諸士來會者而與春向議軍事春向曰以上坂信濃守爲本陣君及僕陣其左右也然則賊兵以信濃守軍爲君之陣隊而突馳者必矣時僕與麾下兵

上坂修理亮奮戰走助政

翼而擊之皆從其言時有内應者以其趣告助政助政曰春向者老而精軍事者不可妄戰也○九月己卯朔辛巳治部太夫以上坂修理亮爲先鋒口分田氏爲副將而以上坂信濃守爲本陣躬自與淺見春向陣其左右助政者知其陣衛故使三田村大野木等留城中而爲後拒與大野伊部等出兵防之修理亮奮戰不止口分田亦相會而擊之助政大敗引軍口分田競進追之春向見之遣使曰助政勇猛過人雖北非真北也子其追之莫被擊于不意口分田怒曰見北不逐者兵家之所辱也春向不喜又遣人留

之、曰、分田不得已而退師、大橋伊部見之、欲班師攻
之、助政曰、春向有敵軍、而能指揮諸兵、則難急滅之、
待時而可也、乃集兵、入上坂城、治部大夫亦歸今濱
城、治部大夫携春向、赴京極高清館、告此役始末、高
清不喜、黙然少焉、曰、我授封于上坂、而欲靖六角之
難、豈意比禍之起于蕭墻之內、春向曰、已往之事雖
悔無益、唯願尊君出陣、以治部大夫爲先鋒、而討彼
賊兵、則凱旋築日而待也、大津氏亦云爾、於是高清
召舊臣等議此事、時有錦織氏者、進曰、尊君出兵之
事未遲、不若先遣書于江北諸士、而聚兵士、高清領

焉、治部太夫等歸今濱城時、助政豫與諸士約、僅出
卒夫於今濱城、而見城兵之出、則不顧而北、如是者
至再至三、城兵皆謂、前日之役、定知助政戰死乎、或
其被創乎、若其不然、則賊兵豈有如是之恐懼乎哉、
春向亦歸其本城尾上、而休、助政聞之、告大橋伊部
曰、方今春向歸其本城、則今濱城中無熟武事者、我
欲伺其間擊之、不知謂何、皆拊掌感其智謀、己亥黎
明、浅井助政先遣大橋伊部伏兵陰所、而分其本陣
爲二隊、早晨到城下、發鬨聲、城兵辟易、然見敵兵之
寡、喜進競戰、助政陽爲引軍上坂、信濃守等乘勝追

助政智計棄兩城築壘小谷山

之時、伏兵忽起、放火城外市店、城兵大驚離散、信濃
守等雖防戰無益、助政入今濱城、放火時、春向見其
餘焰、愕然遣人問其事、使歸曰、今濱城已陷、春向嘆
曰、吾悔早歸本城、而休時、治部大夫率殘兵入尾上
壘、高清聞之彌不喜、欲率兵討之、江北諸士五十餘
人、率兵往會焉、助政告其黨曰、頃間連戰必勝、且拔
兩城、此非余之力、皆卿等之功也、然江北諸士來服
者不多、可謂異也、治部大夫雖輸然、兵猶多、我軍雖
羸然、兵猶寡、則永難保兩城、不若擇國中險難之地
以居焉、皆曰可也、乃悉倒兩城之墻壁、而築壘于小

山之畔、治部大夫聞助政避兩城、遣卒夫而修營今
濱城、春向諫曰、君何不思前日之恥、妄起土木之事
哉、治部太夫怒曰、方今我無一城、則我兵在何處而
得休也、不如先築城而後破賊兵、春向勃然變色曰、
聞賊兵新築一壘、若伺其間擊之、則彼族滅在不日
也、在昔君保兩城、而彼不能安一壘、然猶爲彼所拔
兩城、方今彼築一城、君守百城、何以得敵乎、治部大
夫不喜、春向乃告高清、急促進伐之事、高清亦猶豫
春向氣宇不平、歸尾上壘、與其家隷嘆其功不成、是
年、大内介義興令其部屬安藝國守護刑部少輔武

武田元繁叛、大内介義興
永正十四年
京極高清卒、其子高峯嗣、部下議討淺井

田元繁歸國、義興在洛累年、雖執兵權、然慮山陰山陽敵軍窺其虚、故与義植先令元繁歸國鎮護、以備不虞之變、然以元繁曽屬義澄麾下、疑其有異志、故養權大納言藤雅俊女妻元繁、而欲修外姻之好、忘舊怨也、元繁佯喜携新婦歸安藝、忽生叛心、謂方今山陽山陰群士從義興在京、無敵我者、當此時棄取鄰邦、則家門高大者必矣、乃誘熊谷元直、香川氏二人、皆從之、議待來春舉事、元繁去其新婦與義興絶、十四年、二月、丁未朔、壬戌、佐佐木京極高清卒、其子高峯嗣、江北諸士弔賀計會、延討淺井助政之事、淺

助政之事
武田元繁攻已斐氏城、大内義興救之
西阿大江廣元子
貞親即元春

見春向慮助政難制、告京極舊臣大津氏、欲攻小谷山城、然其餘舊臣皆曰、助政者碌碌之士也、且其兵至寡、何害之有、春向聞之有憂色、又與大津氏議、告高峯、高峯聞而爲然、乃徴諸士于多方、是春武田元繁率其黨熊谷、香川、飯田、山田、遠藤等三千餘騎、攻已斐氏城、事聞京都、大内義興欲令毛利興元救已斐、然興元在京、其弟元就在國、故代興元率留後兵救已斐、大破元繁軍、興元者毛利西阿後胤也、西阿子涇光、其子時親、從尊氏有軍功、領安藝國吉田鄉、生男貞親、其子親茂、親茂子師親、仕義詮有戰功、師

[illegible]、和訓伊牟志、或作印地、相通
京極高峯攻淺井助政於小谷山城

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生熈元、熈元生豊元、豊元生弘元、弘元生興元、元就等、元就幼而有大志、衆家僕肩屢見端午雛戲、雛者國俗每歳端午假作兵器、左右相分決輸贏而習兵、然一變則佩弓矢著兜鍪、如真戰、元就察其勝負之勢、命僕擇方、見之、在左邊則左邊贏焉、在右邊則右邊贏焉、人皆奇之、弘元多子、以興元爲嫡、而令元就養於多治比家、元就弟就勝養於相合氏、○五月、丙子朔、丙戌、高峯率八千餘騎發上平城、高峯營也、本向小谷山城、磯野氏、千田氏、東野氏、赤尾氏爲先鋒、井口氏、今村氏、西野氏、阿閉氏、渡邊氏爲二陣、安養寺氏、今村氏

高峯部屬海北、村山、赤尾等會助政軍

熊谷氏、月瀬氏、小豆氏、中山氏爲三陣、加野氏、勘田氏、冨田氏、下坂氏、新莊氏爲四陣、土肥氏、伊吹氏、百百堀氏、多賀氏、大賀氏、山崎氏、土田氏爲五陣、高峯携老臣等爲六陣、上坂治部太夫爲左翼、淺見春向爲右翼、淺井助政聞之、與其黨大橋伊部議曰、此役我决而無可勝之理、唯欲死而高身後之名而已、乃分兵拒之、時高峯部屬海北氏、村山氏、赤尾氏、阿閉氏否議曰、熟見助政用兵、能協古之法也、可謂勇將也、我等每戰遂不能勝彼也、此以謀拙而敵于彼也、今歸彼而擊京極、則或其恥勇名乎、縱此彼助政雖

敗聞彼勇將之令則我等亦何同死於犬馬乎哉死生長夭者命也何強求之哉功名之顯者兵家所取也欲之而可也乃會助政軍助政嘗謝之而置伏兵于虎山及城東隅躬率五百餘兵待敵軍來擊時高峯使春向陳麾下右邊春向曰我今般欲戮助政若陷麾下則恐其謀不成可使我別備一隊高峯領焉春向乃遣卒夫於處處近山而窺伏兵在乎否時大橋伊部隱虎山見卒夫之至冀其容計之不遂入城中告助政曰敵軍之令疑其春向所掌也然則不落于我謀唯守城中不出兵而可也助政同之城東伏

淺見春向淺井助政闘智相計

武田元信部下逸見氏叛義統令朝倉孝景救若州

兵等亦怪城兵之不出突出敵軍而入城中春向巡視城外待助政出師然彼蟄居城中至數日無一士出由是高峯兵士皆以爲城兵離散乃開宴賀之助政聞之遣海北氏赤尾氏于八嶋村相約曰卿等以風吹之夜放火于近村而發鬨聲則城兵可競進入敵軍也若狹守護大膳大夫武田元信部属逸見氏叛招納丹波國士延永源六源六催兵八十餘人亂入若州元信乞援兵於越前朝倉孝景孝景者元信壻○六月乙巳朔丙午義植賜書於朝倉孝景以救若州孝景令朝倉宗滴將兵發向丁未終夜大風八島村兵

上坂掃部頭奮戰而死

士以兼約故放火近村城兵開門競出高峯兵士辟易相擊助政衆勝擊之由是諸軍悉離散春向制之不聽乃率手兵縱擊助政助政殆危大橋伊部等相會救之春向不得已引軍于尾上城兵彌進上坂掃部頭等奮戰而死高峯知不能拒之而潜歸上平館而召舊臣及春向等議軍事時有隱岐修理亮者進曰助政軍士殆陪從前以麾下之兵難討之不如請援兵于彈正少弼六角定頼也春向曰然乃遣多賀氏河瀬氏于江南告事急定頼與家臣等議此事皆曰六角京極雖爲同族然近歳連戰不已舊忿不寡

源義明陷三上城

方今京極之或徽可謂君家之巨幸也何有救彼之理哉後藤氏進曰君於京極爲同根者擧世所知也然拘小忿而使彼家至族滅可謂忘盬親者也且自上坂姦貞介南北已降両家無事則何爲彼不起兵而拂賊兵哉定頼感其言乃同之多賀河瀬歸上平告之京極一家大喜朝倉宗滴到若州與武田元信擊延永源六破之源六逃歸丹波保倉橋城元信宗滴進圍之○秋七月乙亥朔甲申源義明進發上總國攻三上壘丁亥遂陷之義明者古河氏次男高基弟也與父兄不和而流浪於奧州頃年千葉介部屬原胤榮在上總國小弓城志在於大家門興國士武田豐三眞里谷參河守論

義植令一色左京大夫攻倉橋城

弛屢戰千葉出兵援舘榮故武田頼敗自知其力難克而舒迎義明於與州以奉之爲大將義明勇猛有度量上総下総安房三州之間不快于古河武藏於上杉者悉皆通志於義明其威稍振先撃不須者陷三上壘與原氏戰殆年○八月甲辰朔辛亥義植令一色左京大
夫會若狹越前軍兵攻倉橋城且賜書於朝倉孝景
促其成功孝景以告宗滴宗滴急攻城延永源六獻
城而降宗滴屠之以延永領地附元信而歸越前宗
滴勇名聞於京師淺井助政聚其黨開宴賀武功之
成且自稱備前守以庶兄新二郎號駿河守改延赤
尾其弟新助號大和守大橋氏號安藝守既而聞高
峯請援兵于江南與同族及家臣等議遣赤尾駿河

淺井助政請援兵於朝倉孝景

守于越前國主朝倉孝景請援兵朝倉同族修理亮
式部大夫柳之曰助政者上坂家臣而太蒙眷遇者
也然彼忘其恩使江北至如此匪啻無其君又使其
君不忠于其君也姦逆之太莫過于此若援之則爲
天下所笑者必矣時朝倉宗滴進曰否彼初無立錐
之地然今擅威江北可謂勇猛也好武者誰不感其
志哉以其勇猛之如此猶請援于君此服君之威也
君何不救之哉我雖老願爲先登入小谷山城國主
許之宗滴揚言曰我不破而佐佐木軍則不生還國
衆武壯之或以爲老狂也○九月甲戌朔甲午京極

京極高峯率諸軍向小谷城助政告急越前

高峯率江北諸軍向小谷城六角定頼令後藤但馬
守及平井加賀守三雲新左衛門尉小倉將監等率
八千餘騎會之後藤請爲先登淺見春向曰足下其
暫見江北輩之戰助政若出兵於他方則足下以江
南士塞之後藤曰諾春向等爲先登圍小谷助政能
拒之後藤在後陣見形勢助政遣使於越前告急辛
丑朝倉宗滴率越前兵一萬三千騎到江北桂坂柳
瀬春向告後藤曰我以江北士拒越兵足下其攻小
谷後藤曰不可也卿等不可離高峯麾下急攻小谷
陷之我抑越兵求春向馳歸告諸隊曰江南無頼卿

朝倉宗滴援助政撃敗京極高峯

武田元繁撃小田信忠有田城

等能守麾下我與磯野氏千田氏可拒越兵未幾宗
滴競進登馬上山下野山後藤等不戰而退江南諸
隊悉敗走宗滴乘勝到小谷京極江北兵辟易而走
助政出城率二千餘騎追撃之江北士磯野源三郎
彎強弓射倒十餘騎越兵不進朝倉掃部揚聲叱之
越兵復競春向與磯野氏力戰宗滴勵諸軍急撃之
春向等遂敗走助政逐江北兵斬二百三十級高峯
僅免入上平城宗滴追撃江南兵得四百八十級而
助政宗滴合兵圍上平城城中大懼○冬十月癸卯
朔乙巳安藝武田元繁帥師撃小田信忠圍有田城

京極高峯與助政成

助政築新亭享朝倉宗滴

毛利元就聞有田城危、謂其部屬志道廣好曰、元繁若取有田城、則時興元在京、必來襲吉田、不若援有田共破武田也、廣好曰、丁壯者皆從興元在京、留此者太寡、往援亦不克、君其待之、元就不喜而止、京極高峯不能保守上平、乃遣大津氏、河瀨氏於城外、請和助政曰、我與京極君無小忿、然有此役不得已也、自今而後、君其視我猶上坂、而其號令委于我、則我尊崇高峯公爲君也、高峯及諸士皆大喜、唯春向率兵入高嶋特涉、而設陣衛助政、假築新亭饗朝倉宗滴、告謝曰、我令般決必死、而防戰然由卿之援救、匪

武田元繁寄吉田城元就救之走熊谷元直斬板垣水落等

趍免其死、高門于江北、其恩惠之深、何日忘之、宗滴亦感其武功、而歸越州、既而助政赴上平、謁高峯、行君臣之禮、自是江北悉爲淺井氏之有、京極家唯存名而已、助政巡見江北、平不順者、無不服從、唯春向等一兩輩、切齒耳、癸亥、武田元繁遣熊谷元直、及山中氏、一條氏、板垣氏、小河内氏、粟屋氏等六百餘騎、襲吉田、毛利元就自丹治比馳來救之、不過百四五十騎、元直等侮之、元就歲二十、勇猛自先、突擊元直、而走之、元繁以大軍繼進、元就力戰數回、臨陣斬板垣氏、水落氏、佐佐村氏等七十餘騎、而全軍歸吉田、

宮莊氏得元直首

元繁攻丹治比元就

甲子、相合就勝、吉川國經、桂元澄、及福原氏、坂井氏、兒玉氏、赤川氏、粟屋氏、渡部氏等千餘騎來加之、元就令其兵擊武田陣、桂元澄、井上兒玉等爲先登、熊谷元直拒之、令其叔父直綱率驍卒放火如雨、殪甲士十餘輩、元就忿然自入敵軍、志道廣好（好或作良）扣馬止之、元就不聽、而馳井上粟屋末田等從之、各得首級、元就與元直相互接刃而戰、吉川國經部屬宮莊氏、得元直首、從兵或戰死、或離散、武田元繁聞元直死、而留伴繁清品川信定等七百餘騎、攻有田城、自帥八千餘騎、攻丹治比、元就率軍拒之、先鋒相接、武

拒之元繁中矢而死

江北諸士屬助政

田乘勝、丹治比兵欲退、元就指揮而又進、自突元繁、水屯、元繁自與元就相當三四、不克而退、元就追之、元繁中矢落馬、井上氏得其首、諸隊敗走、元就軍士得首七百八十餘級、而凱旋、告捷於京師、○閏月、大内介義興聞毛利元就捷功、請義植令毛利與元歸安藝國、而遣上野民部帶教書劔馬、感賞元就軍功、元就迎興元於吉田、而謁上野、禮畢而歸丹治比猿掛城、招上野拜教書、設饗、既而上野歸京、自此元就武名顯聞、是月、江北今村氏、井口氏、西野氏、東野氏、尾山氏等、屬淺井助政、助政以其族大和守、及大橋

淺井助政冒雪到越前謁淺倉孝景謝請援兵

氏、伊部氏、留守小谷城、自攜其兄赤尾駿河守等冐
雪到越前、謝假援兵、卻大敵、朝倉孝景喜而相見、設
饗宴、留之三日、贈劔馬等、從茲約交際不渝、若有兩
佐佐木侵小谷、則復發援兵耳、助政曰、他後令駿河
守相代來謁孝景、諾、助政懇謝朝倉宗滴而歸國、淺
見春向欲窺此隙而襲小谷、然無來應者而不果、淺
見春向到江南、謁六角定頼曰、方今助政專威于江
北、諸士悉服、老臣不堪鬱憤、願又借君援兵一戰而
平之、定頼曰、我嚮遣援兵于江北、是依不忘其同族
也、聞今高峯與助政和睦、而致君臣之禮、惡乎是何

言哉、卿所憂者宜哉、春向曰、否、高峯若不和彼、則殆
不全首領、故枉從彼意而已、豈有屬彼之理哉、定頼
曰、然、以明春陽和之時、可遣援兵、春向拜謝而去○
十二月、淺井助政諭部下曰、我以明春上旬、可赴上
平、謁京極君、部下皆曰、不可、聞淺見春向説六角家、
與京極修好、其必謀滅小谷也、君其備焉、若倉卒到
上平、則不虞之變不可測也、助政曰、我既約君臣之
禮、何不賀歳初哉、人縱無信、我不可違約、若不幸有
變、則天喪予也、我若死於彼、則固守此城、待時攻上
平、可鏖敵報讐、六角來救、則汝等請援兵於越前而

永正十五年

助政到上平賀歳初高峯喜春向患

卻之、事機未發、我不可食言、衆皆壯之、
戊寅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朔、癸卯、淺井助政發小谷
到上平、謁京極高峯、賀歳初、高峯大喜饗之、事畢、助
政歸城、衆皆謂死者復生也、高峯謂諸將曰、彼壯士
也、然未知春向謀也、一説曰高峯家臣等議待助政來上平殺之、事聞小谷、大橋秀
元止助政行、助政稱病、令其弟政信代往上平、高峯家臣等謂政信曰、縱雖遲緩、助政自來而可也、卿不
及謁高峯、可早歸也、政信不費言而歸、助政乃悟彼密謀、而促軍裝、議待雪消襲上平、淺見春
向到上平、告曰、我與定頼又議兵事、彼領焉、何幸加
之哉、高峯曰、助政敬我太丁寧、故我亦不忍討彼也、
春向再謁曰、滅上坂者、非彼乎、使尊君嘗艱難者亦

助政攻山本磯野兩城不克

淺見春向病死高峯聞訃而哀

彼也、姦逆之最大者也、若其與彼永修君臣之好、則
貽笑于萬世者必矣、高峯曰、然、春向乃到江南、與定
頼議軍事、而聚江北殘兵、以三月爲出軍之期、春向
歸己城、罹病、春向、一作後孝○二月、辛未朔、丁亥、淺井助政
帥師攻山本磯野兩城、不克而歸小谷、淺見春向死、
其病太革、自謂必死、乃呼二子遺言曰、余享年既踰
華甲、則似終天命、然恨不使助政至其赤族、汝等能
保護我君、可勵戰功、莫使辱我名也、高峯聞訃曰、春
向之死、是我家之衰也、江北諸士皆哀之、由是出軍
稍滯、助政亦嘆其壯勇曰、彼雖爲我敵、各爲其主、可

佐佐木定頼攻小谷城勝敗相當

六角定頼進軍於江北京極高峯會之

惜也、且曰、彼既死、我無可畏之敵也。〇夏四月、庚午
朔、辛未、佐佐木定頼令其將蒲生氏・目賀田氏・馬淵
氏・高野瀬氏・山崎氏・大賀氏等率八千餘騎到江北
屯横山城。江北諸士皆應之。淺見對馬守猪向率五
百餘騎屯山本山、磯野氏五百餘騎、千田氏三百餘
騎共屯磯野山、安養寺氏三百餘騎屯安養寺村、議
約期攻小谷城。淺井助政與部下議、佯示柔弱而運
夜襲之策、令間者窺敵軍。庚辰夜半、淺井助政俄襲
江南陣、縦火攻之。敵陣狼狽、淺井兵自前後挾撃之、
得首數百級、不長追而歸小谷。壬午、助政分軍為二、
攻磯野山本兩城。城中善拒之。磯野源三郎彎強弓
中則死。淺井兵不能進。助政力戰數回、不克歸小谷。
城兵大喜、贈首級四十餘於六角定頼。定頼曰、江北
浪士一勝、淺井膽寒、宜乘其弊屠小谷。乃催諸軍。〇
五月、己亥朔、己酉、佐佐木六角定頼發石寺城、進軍
於江北。長原氏・三蜘氏作雲、或小河氏為先鋒、新藤氏
為二陣、三井氏・大塚氏・目賀田氏為三陣、後藤氏為
四陣、居場氏・山崎氏・平井氏・馬淵氏・高野瀬氏・大賀
氏為五陣、蒲生氏・小倉氏為六陣、定頼統諸隊為七
陣、到横山城。京極高峯率千八百騎會之。淺見氏・磯

而佐佐木環攻小谷城

江北磯野源三郎等襲大嵩城助政戒嚴

野氏・千田氏為先鋒。淺井助政與部下議事。大橋氏・
海北氏・赤尾氏曰、速撃走之。若不克則請援兵於越
前。伊部氏曰、敵張七隊、難輙破之。不若固守待敵疲、
得越前兵併力破之、則江州南北可一擧定之。助政
曰、前議謀淺、後議無慮。所以者何、敵七隊整列、欲雪
去年恥、則不可必勝乎。一請越兵、似怯。再請則近恥。
縦勝亦是朝倉勇、而非我功乎。我唯守而殲耳。乃分
諸部為防禦之備。既而佐佐木到小谷城下環攻之。
擇善射者為先、而欲待助政出。千箭共發。故城兵不
出。敵兵屢攻、然城亦不陷。〇六月、己巳朔、乙亥、江北
軍士磯野源三郎、同族源十郎、千田帶力、同族彌九
郎、相議察小谷城兵漸疲、率其徒百五十騎、夜潛襲
小谷子城大嵩、放火燒之、攻撃甚急。城兵不能拒之、
逃入本城。磯野千田斬首三十八級、告捷於江南江
北諸陣。淺見對馬守・磯野右衛門大夫・千田伯耆守
率千騎來守大嵩。助政大驚、召部下曰、明則敵軍大
擧而攻本城。是我致死之秋也。卿等其勿貪生遺恥。
衆皆曰、諾。丙子、六角定頼・京極高峰併兵攻小谷城、
欲一擧陷之。助政防禦甚固。唯憚磯野源三郎發中、
越前朝倉宗滴聞小谷城急、請國主孝景欲救之。孝

助政用疑兵長六角定頼

景不聽之、諸將亦不肯、宗滴切齒而止、淺井助政聞
之曰、越兵不至、我有一策、事遂則却敵、不遂則死、衆
皆曰、奇策如何、助政曰、試作疑兵、號越前援兵、以驚
敵心、而乘機擊之、則或其克乎、衆皆曰可也、乃遣東
野氏於横莊、懇諭告而發、戊寅、東野氏聚横莊鄉民
千餘人、伴翦紙爲旗、畫越兵家紋、分立於群峰、江南
江北諸軍見而驚、己卯未明、羣峯疑兵揚燧、小谷城
揚燧應之、疑兵吹螺擣鐘、小谷之相應、敵軍大畏、誤
見爲數萬軍勢、定頼發使於諸陣曰、可速班師、以謀
再舉、諸隊騷亂、解圍而退走、助政望見曰、敵陷我謀

助政圍平井城、擁京極高峯歸小谷

中、乃出城追擊之、斬首八百七十餘級、歡抃而歸小
谷、淺見氏、磯野氏、千田氏、猶守大嵩、怒曰、越兵縱來
不過七八千、筭江南江北兵、則殆可三萬、何怯之如
此哉、我輩獨在此、死亦無益、乃引兵各歸其本營、乙
酉、淺井助政圍上平城、京極高峯請和、助政許之、而
擁高峯歸小谷、造別館居之、且取江北諸士質納城
中、由是京極舊地悉爲淺井之有、高峯雖不預事、然
助政稍加禮敬、助政勢振近隣、若狹武田氏誓約結
交、江南諸士亦通好信、佐佐木定頼不悦、欲發兵擊
小谷、然有病不果、故助政與定頼抗衡、中分江州○

佐々木六角氏綱歿

尼子經久窺大内介義興隙

義植令赤松義村討細川澄元

秋七月、己亥朔、丁未、佐佐木六角氏綱歿、是定頼兄
也、有病不能繼家、故定頼代之、父高頼老猶存、出雲
國尼子經久窺大内介義興累年在京之隙、連歲出
兵掠領伯耆備後備中、與吉川經基修舅甥之好○
八月、戊辰朔、庚寅、大内義興告暇於義植、辭管領職、
歸周防國、爲備尼子氏之侵掠也、一傳稱義興執權十年、頃間公家武家共褒賞、皆受義興供給、故義興國用窮之、不堪在京之營、因辭而歸國○十二月、丙寅
朔、戊辰、義植聞細川澄元起於阿波、而播磨國多内
應者、遣僧巖西堂於播州、帶教書、諭兵部少輔赤松
義村、討之、義村應命、然與澄元修交、與高國不和、是

美濃國亂

月、美濃國亂、國主土岐政房避難於越前國、義植賜
書於朝倉孝景、令政房歸國、頃間世祿國主、皆被制家臣、美濃則土岐家臣齋藤氏、近江則京極家臣淺井氏、越前尾張則斯波武衛家臣朝倉、織田、關東則上杉部下長尾氏、宇都宮則芳賀氏、結城則多賀氏、千葉則原氏、其餘則細川下有三好、畠山下有遊佐、播磨赤松下有浦上、此等類、其勢威強於其主、而或逐其主、或奪其國、而陪臣列於公臣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五　終

永正十六年
義植遣平貞陸諭孝景、通加越商船海路。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柏原天皇二

己卯十六年、夏四月、義植遣伊勢守平貞陸於越前國、諭朝倉孝景、通加賀越前商船海路。初貞景（孝景父）自與加州一向一揆挑戰以來、越前兵士堀江氏宇野氏戍國境、塞海上運漕、洛中畿内商賈甚憂之。義植憐之。及此孝景應命、且諭加賀和睦之事、貞景不

細川澄元修約義村、議入洛。
毛利興元卒。

旨。○五月、甲午朔、丙辰、義植賜書於赤松義村、捕播州士通澄元者。○秋七月、細川澄元催南海四國兵、修約於赤松義村、議入洛之事、三好之長掌軍務、攝州人池田三郎五郎請澄元爲先登、築城於田中、以聚兵。○八月、壬戌朔、丙子、北條長氏入道宗瑞卒於伊豆韮山城。（先是以小田原城讓氏綱、而其身移韮山城。）葬修善寺、氏綱爲宗瑞建寺於筥根湯本、號金湯山早雲寺。備中守毛利興元卒。安藝吉田城、其子幸松猶幼、叔父丹治比元就輔之。義植聞大和國浪士等應澄元、而命高國討之。○九月、壬辰朔、細川高國令河原林正賴及

山科本願寺光兼獻黄金若干、奉助即位禮。

塩川氏等攻池田氏田中城。○冬十月、壬戌朔、辛未、勅前太政大臣藤尚通准三宮。是日詔左大臣藤實香爲上卿、定即位日時。帝踐祚以來二十年、以資用不足故、不能行即位禮、武家亦不能供給、頃間三條前内大臣藤實隆勸山科本願寺光兼成大禮、光兼爲一向宗長、家甚冨贍、獻黄金一萬貫、（以金制算之、則大金五百枚也。）朝廷大喜。初議即位事、感光兼志、賜藤行成所筆三十六人歌仙家集、且聽本願寺累世准門跡、（傳稱實隆此舉可謂善謀、於朝廷有大功也。或曰、實隆唯成一時之利、不知後世之弊、其與假本願寺力、寧不行即位）禮。癸未、池田氏夜襲正賴等陣、大破之、斬首三十餘

澄元之長率大軍進到兵庫。
澄元攻越水城、正賴能拒。
細川高國爲越水後援、與澄元相挑。

級、送之阿波。澄元大喜、以攝之豐島郡授池田、既而澄元及三好之長、催四國及淡路播磨兵一萬餘騎、進到兵庫。高國令河原林正賴守越水城拒之。（越水、或作小清水、訓相通。）倏澄元環攻之、每日相戰。城中一宮三郎善射、妙發中。故四國兵不能進、而踰月。高國在京催聚近國兵。○十一月、辛卯朔、癸巳、義植賜書於赤松義村、以勸與澄元絶、與高國和。令僧嚴西堂（號花開院）懇諭之。辛亥、細川高國率山城丹波攝津兵二萬餘騎、發京師。○十二月、辛酉朔、丙寅、高國到攝州池田、張陣、成列、示越水城後援之勢、與澄元軍相挑。是年、關東

三浦義明取小弓城里見義弘屬之

古河高基爲子晴氏請姻於北條氏綱

餞源義明撃滅原氏取小弓城自移居之上總下總安房響應崇義明稱右兵衛佐號小弓御所安房國士里見義弘素叛両上杉至此屬義明義明得麾下勢揚言曰我平八州廢古河御所爲關東之主在近耳東士屬古河并両上杉者皆不安心也古河高基遣使於小田原請北條氏綱曰以卿女配於我子晴氏則両家長榮氏綱辭曰我是一介武臣君其將軍家之裔而有御所之名也貴賤之異不可同年而論之何結對偶之姻乎高基再請曰頼義於直方頼朝於時政共是源家北條氏之佳例也卿何辭之哉願

氏綱詣走湯山令漁人網白魚跳入舩

義興与尼子經久累年挑戰

永正十七年

從我言輔我子以治關東氏綱從之修嫁娶之禮政氏高基大喜既而氏綱詣走湯山歷覽山中而令漁人捕魚浮舟開宴時白魚躍入氏綱舟衆皆引倭漢佳例賀之大内義興與尼子經久挑戰屢矣山陰山陽或屬義興或屬經久連戰累年毛利元就以其嫡姪幸松從義興有戰功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辛卯朔庚子細川高國督諸軍與澄元戰高國將丹波守護代内藤氏與阿波兵戰不克互有死傷高國令攝州士伊丹國扶攻中村破阿波兵得首五十級雀部氏兄弟自越水城出突入

正頼逃城若槻氏独留自殺

義植與澄元結和

澄元陣斬田井氏首其身亦被創歸城而死澄元令諸軍相代攻越水城城兵稍疲○二月庚申朔壬戌河原林正頼爲澄元被攻甚急夜潛去城而逃若槻氏伊豆守獨留曰年既老矣逃亦生涯不久不如死於此乃自殺高國引兵退屯尼崎澄元令三好之長進陣難波乙亥澄元率一萬七千騎攻尼崎高國部下香西氏力戰時雨日暮矣両陣相互退休高國與澄元兵勢強夜潛逃赴京追者急接高國不能入京直奔近江國依佐佐木定頼高國屬城皆降澄元唯伊丹國扶守城與野間氏自殺義植留京斬與澄元和

三好之長入京執洛中權

近江越前美濃諸將來會高國

高國諸軍入京之長逆戰

既而義植竊奔近江國會高國於定頼館乃聚催近江越前美濃兵丙戌三好之長自難波入京執洛中權○三月巳丑朔甲辰細川澄元移伊丹城○夏四月近江國京極朽木蒲生多賀三上永原等群士皆聚定頼陣既而朝倉越前兵美濃土岐部下齋藤氏丸毛氏等來會總三萬餘人高國大悦白義植以定頼爲先鋒向京師○五月戊子朔庚寅佐佐木定頼先軍入洛到白河細川高國等諸軍數萬繼之三好之長率在洛兵五千餘騎逆戰於二條三條四條高倉不克其部屬香川安富久米川村皆降於高國而

澄元大敗僅免歸阿波

三好之長降高國

細川彥四郎請殺之長父子

倒戈擊三好軍、壬辰、之長陣敗、逃匿曇華院、甲午、細川澄元聞之長敗而避伊丹城、逃赴主瀨河原林正頼在泉界、聞之、駕輕舸追之、澄元近士二百餘人戰死、澄元僅免、到播州、而歸阿波、丙申、義植歸洛、佐佐木高頼自送之、義植憐其老、感其志、厚賞之、是日高國遣兵士圍曇華院、三好之長勢屈、請降、高國許之、丁酉、三好之長、及其子長光長則謁高國、而退居知恩寺、（俗號百萬遍）細川彥四郎請高國曰、我父成孝去歲死於之長陣、願賜彼於我、我殺之以報父讎也、高國領焉、彥四郎率兵圍知恩寺、之長自殺、（一名長輝、法名希雲）彥

細川澄元卒

高國催六百番歌合其子植國行犬追者

四郎又請殺長光長則、然高國不聽之、彥四郎佯爲不聞者、遣兵攻之、長光長則共自殺、細川澄元與其部下議曰、故法住院（義澄）托其子義維於我、翼戴之以爲主將、再可攻京師、滅高國、以慰三好之長亡魂、事未發、澄元病諸、○六月、丁巳朔、丙寅、前右京太夫細川澄元卒於阿波國、（歲二十五、號眞乘院、在天龍寺內）已已、源義明爲高基被破、退高柳館、自宇都宮到奧州、細川高國聞澄元沒、大喜曰、我事成矣、洛中自此永安耳、高國素好倭歌、伊勢國司北畠家者、其姻族也、故相議、催六百番歌合、又令其子植國行犬追物、小笠原氏、波

源高基降義明黨眞里谷氏

六角定頼卒

義植與高國有郤

波伯部氏、伴氏等預事、畿内近國皆立其下風、○秋七月、源高基擊上總國、攻眞里谷氏、降之、眞里谷者、義明黨也、○八月、佐佐木六角定頼、告暇歸近江國、未幾卒、義植及細川高國詠百首歌、弔之、○十二月、頃間義植與細川高國有郤、昔義植爲細川政元被囚、時依一道士之力、得脱出、及復職、召彼道士厚賞之、而授畠山氏、號式部大夫、頻歷試被登用、漸預政事、至此忌高國權強、欲令式部大夫代高國爲管領、然高國不肯辭職、由是君臣相怨交惡、是年、當明正德十五年、（薛氏日本考畧、載日本人詠西湖詩二首、其一曰、一株楊

遣明使遊西湖所題之詩

大永元年

義植避高國怒出奔淡路

細川高國立源義晴爲主將

高橋九郎攻備後青屋城爲青屋友梅被

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唯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其二曰、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工夫、堯山堂外記、載後一首、曰正德之間、日本使者遊西湖所題也）辛巳、大永元年、三月、癸丑朔、丁丑、征夷將軍源義植避細川高國、怒出京、遁淡路武嶋、自永正五年、義植再任職、至此十四年、（相國寺記曰、是月戊寅、義植修常德院義尚三十三回忌佛事於相國寺、僧永瑾陞座云云、然義植出奔、諸記皆曰二十五日也、蓋其豫命之、而難俄起乎）細川高國迎源義晴、（義澄長子）於播磨、（一說曰、義植養義晴爲子云云、蓋高國惡逐君之名、矯詔而言之乎）是月、高橋九郎率三千餘騎、攻備後青屋城、城主三吉氏拒之、不克、高橋縱兵入城、身自坐胡床、檢首級、在傍者僅十騎、三吉黨青屋友梅窺之、率

三吉氏攻高橋城元就拒之友梅降元就

百騎併進突擊斬高橋父子高橋從軍悉敗走毛利元就高橋外孫也聞變率三百騎馳到高橋城慰殘卒曰元就在焉三吉雖來此城不可輙陷衆皆喜以城屬元就元就併領舊領○夏四月癸未朔壬辰三吉氏聚其徒率五千餘騎向高橋城毛利元就率三千餘騎拒之三吉等不戰而退青屋友梅爲元就被攻乞降元就取其城赦友梅此役元就陳水之以白米洗馬友梅以爲水多而不能守焉元就遂併青屋歸丹治比○秋七月辛亥朔丙辰源義晴自播州入洛時十一歲細川高國立之爲主將高國自爲管領職決

改元大永

六角定賴與淺井助政爭江北助政敗衂殆危

洛中畿內之事而令從弟右馬頭尹賢(中務少輔春倶子繼政賢)家沙汰西海之事○八月庚辰朔壬寅改永正十八年爲大永元年參議菅爲學勘進之(橫壯氏通典基大則以永業文)是月佐佐木六角定賴憤淺井助政領江北其勢日強大舉江南兵自將擊江北先令進藤氏後藤氏攻佐和山城分諸隊競進以平田山爲本營助政令三田氏以三百騎留守小谷而護京極高峯亦率三千騎出陳橫山其部屬來會者亦三千定賴令永原氏平井氏三雲氏等抑佐和山城自帥一萬騎陳磨針山助政也番馬山相挑三日既而兩陣大戰互有勝

負佐佐木義賢(定賴子)率奇兵千騎廻助政陣後急擊之赤尾駿河守(助政兄)等二百餘人戰死助政諸軍敗走江南諸士遮前路定賴令曰今不殺助政則期何日哉自進助政率殘兵力戰遂敗精兵百餘人戰死助政登高欲自殺其弟政信強止之逃奔新莊今村城從者僅十五人路過義賢陣義賢曰彼皆死兵也勿追勿逼故助政幸免時是月十二日也助政登嶺戸山樹其旗殘兵聚者二百人助政率之歸新莊議夜襲定賴陣時又會者四百餘人及夜半而發比及地頭山部下今井氏俄降定賴告之定賴發諸軍圍

大橋秀元勸井口義氏代助政自殺

地頭山令曰敵寡或岩谷或林藪悉搜索而鏖之助政携殘兵五十餘人匿幽處悟其不免欲自殺大橋秀元曰暫待之助政曰汝圖之秀元謂其同僚井口彈正義氏曰卿面似助政若代助政死則大忠也萬一助政免難則我勸助政厚遇卿子也義氏曰我死容易也代君而死乃士之常也何望後倖哉秀元攀嶮近進藤氏陣呼曰我是淺井備前守助政使大橋秀元也助政運命極矣死期逼矣然憐從士無故而死若助政自殺而從士五十人全首領則何患加焉進藤到本營告之定賴與義賢議之許其所請命進

京極高峯援助政而與定頼戰於磨針山

藤曰、明且携藏助政面者、往監之、進藤歸告秀元、秀元喜而告義氏、義氏亦喜、黎明進藤率三百騎、携新降上坂治部大夫、到地頭山頂、義氏着助政甲冑出見曰、我今可自殺、願見從士五十人脱難而快死、進藤諾而解四面圍、助政等四十三人、被髮覆面逃去、於是義氏自殺、進藤取其首獻定頼、而梟於矢島野、定頼大喜、班師、欲攻佐和山城、京極高峯聞助政軍敗、令三田村氏等催兵七百餘騎往救之、會助政於途、且部下不從行者往往來加焉、助政既得一千餘騎乃還而欲一戰、逆定頼於磨針山而競進擊其先

助政返軍與定頼戰定頼殆危

尼子經久畧取安藝惟元就不從

大永二年

鋒、斬小倉將監・高野瀨氏・海比氏、定頼後陣大亂、佐和山城兵競出挾擊之、定頼諸軍悉敗走、助政追急、斬首四百餘級、定頼殆危、蒲生氏・進藤氏・後藤氏力戰拒敵、定頼幸免而歸觀音寺城、助政入佐和山城、勞士卒而歸小谷、以井口義氏女爲其子久政妻、且以大莊授義氏子以報其忠、是年、尼子經久催出雲伯耆兵、畧安藝國、取數城、安藝國士皆從屬焉、唯毛利元就通志於大内介義興、然援兵不來、元就勢微不能敵尼子、遂屬經久指揮、

壬午二年、五月、大内介義興率長門周防豐前筑前

經久攻鏡山、元就元經爲先鋒

藏田日向守内應城主備中守自殺

日向守以不義被殺

兵數萬騎赴安藝國、攻取尼子屬城四五所、時聞小田龍造寺窺筑前而築鏡山城、令藏田氏蹄備中守守之、平賀・天野・阿曾沼・竹原皆屬之、義興既取藝州之半、而自向筑前、○六月、尼子經久攻鏡山、毛利元就・吉川元經爲先鋒、龜井能登守爲檢使、元就等進燒城下、藏田氏拒焉、經久繼至、然城堅難拔、元就潛遣使於藏田日向守備中守一族曰、若殺備中而降則令汝領其地、不然則屠城赤族、日向乃開門納元就兵、備中力戰而附其妻子於元就而自殺、元就赦其子以爲家士、經久以藏田所領授元就賞其功、以日向爲不

武田光和以城屬經久

武州淺草寺畔自鏡涌

義而殺之、○秋七月乙巳朔、己酉、尼子經久歸出雲、毛利元就・吉川元經各歸其城、武田光和以佐東銀山城屬經久、○九月甲辰朔、辛酉、武州淺草寺畔辨才天堂邊錢涌、時北條氏綱使富永氏聘古河、過此而見奇之、歸告氏綱、氏綱怪而不信、一僧勸氏綱曰、昔北條時政詣江嶋而子孫繁榮、君今繼北條家、辨才天靈不可不尊信、氏綱以爲然、建辨才天社於小田原城中、以爲鎭守、祈家運、

是年、當明嘉靖元年、圖書編曰、倭王源義植與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内義興遣僧宗設、細川高國遣

遣明使僧等爭筵席忿鬪

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閲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以重寳先閲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郷鎭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按義植無道當作義晴幼弱蓋其傳聞之誤乎）明政統宗曰素卿宗設大忿相仇殺戕指揮袁琎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閫帥墮馬守臣棄城縱賊焚掠四刼以城門之鎖鑰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

明人素卿携在日本生子歸國

大永三年

前將軍源義植殂

仍右素卿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没其貲絶貢者十餘年（國裕傳稱素卿在明生子來日本又生子貧而在筑紫筥崎爲人養牛年久在明時王子來迎素卿在日本生子惜別素卿欲相携歸明主人曰汝者華人也且許歸汝子者生我国何欲其歸哉我不能許之留以爲家奴素卿曰歸亦別子留亦別子不能兩在進退惟谷不若死以絶此念也乃欲投身於海主人憐而令倭子同歸素卿大喜携倭子來華子船而歸明云云）

癸未三年夏四月辛丑朔己酉前將軍從二位權大納言源義植殂于阿州撫養（歳五十八嚴山道舜）號秘之世希知焉義植有子曰義冬母細川讃岐守成之女也義植逝後在淡路稱嶋公方後移阿波國平島子孫相續（一説曰義冬移平島時從者三百六十人經年資用不給皆離散唯三江兵庫富永數宗結城重正）

毛利幸松夭以元就爲嗣

（乾定直荒川珍國淺兼細六人陪從）湯○秋七月毛利幸松夭無子家士等議嗣或曰迎元就於冊治比或曰迎就勝（元就弟）於相合或曰請尼子經久族以爲嗣假經久威以大家門而不决於一志道廣良曰元就勇猛絶人智謀有餘爲毛利家棟梁舎此人而誰哉乃令兒玉氏告元就元就辭之廣良與同僚福原廣俊中村元明坂廣秀渡邊勝粟屋元秀赤川元助井上就在同族元盛赤川就秀飯田元親井上元貞同族元良元兼桂元澄連署同請之元就許之由是令粟屋縫殿假修驗者形稱詣伊勢神宮而入洛望請於義晴及細川

松平信忠讓家於子清康

高國而賜義晴教書歸安藝附元就○八月己亥朔戊申毛利元就自冊治比猿掛城移吉田城繼嫡家號毛利右馬頭○十二月丁酉朔太田資高（道灌孫資康子）屬上杉朝興在江戸城潜通於小田原約北條氏綱爲内應氏綱乃議明春發兵松平信忠讓家於其子清康閑居於大濱信忠長親長子也先是長親既讓家於信忠然多病不堪營軍務清康年僅十三度量絶人故知其勝已而退居信忠多弟分封邑里信定號櫻井義春號東條親盛號福鎌利長號藤井清康幼而繼家祖父長親老而健強能正嫡庶之分故諸

宋素卿歸其國伏誅

大永四年

北條氏綱攻江戸城太田資高導敵納城

叔悉屬清康指揮、

是年、當明嘉靖二年、從信録曰、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竊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已而浙江鎭巡官捕得素卿及和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憲章錄曰、嘉靖二年十一月、癸巳、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倭人入貢、肆行叛逆、寧波為倭人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等衙門則廢弛、可知宜預為區處、

甲申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己卯、北條氏綱率伊豆相模兵、向武州江戸城、上杉朝興聞之、出軍於品川小杉、待焉、氏綱自澁谷入、朝興迎戰、太田資高在後陣、

大內義興自陣岩國、令義隆陶道麒攻武田光和於

納小田原兵於江戸、朝興不能拒前後之敵、而走板橋、追者急擾、板橋某戰死、朝興逃保河越城、氏綱入江戸城、撿首級多、來降者、氏綱令一僧讀靜勝軒記、而冨永氏、遠山氏、太田資高守江戸城、而修小机城、歸小田原、庚辰、朝興自河越移松山、辛巳、移陣於藤田、上杉憲房欲援朝興、有病不果、是月、尼子經久到伯耆國、與山名氏相戰、數囲山名、退陣、因幡國經久對挑、未歸出雲、○夏五月、乙丑朔、甲申、大內介義興、其子義隆、率長門周防豐前筑前兵三萬騎、登山口城、陣岩國永興寺、分為二軍、令義隆及陶道麒率二

銀山城

義隆部下兵迎擊安藝援兵、陷伏兵而敗

萬騎、到安藝國、攻武田光和佐東銀山城、義興自將一萬騎、攻破草津仁保嶋城、進圍佐伯興藤櫻尾城、毛利元就馳驛使、告急於尼子經久、然經久猶與山名戰、不能援藝州、○六月、乙未朔、壬子、上杉朝興再與河越城、太田美濃入道道可來附、安藝國士熊谷氏、山中氏、香川氏、飯田氏、山縣氏等、以與武田光和有舊好故、欲救之、戊午、義隆部下杉氏門田氏、聞熊谷等援兵至、而識要路擊之、陶道麒留之不聽、夜遂發、熊谷等據相加坂嶮、設伏兵待之、己未昧爽、杉氏等進而登坂、熊谷佯北、杉氏等追之、伏兵共起、自前

武田光和出城擊義隆、殺傷相當

尼子經久與元就等合兵攻義隆不利

後競擊之、杉氏等二千騎大敗、逃歸義隆陣、熊谷追斬首百三十級、○秋七月、甲子朔、丙寅、武田光和率三千餘騎、出佐東城、擊大內義隆陣、杉氏、飯田氏等、數千騎拒之、森脇氏為先登、光和力戰、不克而退、內藤氏等留戰、斬數級、光和亦橫擊之、杉氏等退、陶道麒代之相戰、武田相當五囲而互退、主客殺傷共數百、辛未、尼子經久催出雲伯耆備中備前兵、救藝州、毛利元就、吉川元經、肉戸平賀三吉小早川熊谷等、四千餘騎會焉、龜井氏牛尾氏為先陣、平賀三吉等為二陣、元就元經小早川熊谷為三陣、進攻義隆陣、

叡山僧徒欲排日蓮宗呈訴於細川高國

相互力戰、亀井牛尾為杉氏等被破、平賀為陶道麒
被破、元就等與弘中乡狩野冷泉秋月等挑戰、大内
諸軍乘勝、尼子属兵淺山氏、廣田氏、十六島氏等、七
十餘輩戰死、丙戌、叡山僧徒聚會大講堂議曰、頃年
日蓮宗邪徒充満洛中、以妨天台正法、不可不排之、
乃呈状於武家管領細川高國、其状曰、夫吾此法華
宗者、高扇一乘教風、令捻一天之邪雲、廣湛四分法
水、令静四海之逆浪、是則桓武天皇傳教大師、依靈
山聯法之芳契、待一乘機縁之純熟、三變地鎮、而開
九重帝都、七重結界、而建九院佛閣、大師釋曰、桓武

聖皇帝、發無縁慈悲、建立法華宗矣、以平城山門、類
車兩輪、比鳥雙翼、若闕一二、俱不可安穩者也、爰頃
年日蓮法師、不傳月氏震旦之佛教、起獨立自慢之
邪見、恣號法華宗、勸無智迷闇之道俗男女、入誹謗
正法之極惡邪道、輕蔑神明佛陀之威光、停止靈佛
靈社之参詣、其形雖似剃髪染衣、其志劣自毛羽鱗
甲、剃毀真言上乘之教法、名亡國之邪法、嫉持戒律
儀之僧侶、號國賊之惡徒、嫌往生極樂之念佛、為無
間之修因、既是佛法破滅之惡魔也、寧非正道零落
之因縁乎、仉大祖勅曰、易踏邪徑、難入正道云々、世

毛利元就夜襲破大内陣

及澆季、人好邪路、因茲毒氣深入之輩共許之、極惡
不善之類同心之、佛敵也、神敵也、不可不誡、仍於今
般坂本中、追罸彼黨類、破却此舍宅、訖於殘黨與力
者、不移時日、可令追放洛中洛外之旨、堅可被加成
敗之由、可有意見者也、退散邪執邪類、而興盛佛法
王法者、彌武將榮花開萬春、大樹智月送千秋、○八
月、癸巳朔、丁酉、夜雨、元就約雲州軍士曰、今夜我以
輕兵襲破大内陣、兵多則難辨主客也、諸君其勿妄
發、苟我不克則諸軍其救之、衆皆曰諾、於是元就令
藝備之兵為五隊、冒雨俄襲義隆陣、敵驚辟易相擊

陶道麒急陷根森城

陶道麟獨警諸士之驚慄、先進大呼曰、敵軍甚少、勿
縱兵衛、由是諸士皆相戰相挑、元就命卒夫、折松枝
擲道路、道麒軍士進者皆蹶、元就軍合鏃射殺之、接
及急擊、斬首五百二十餘級、藝備兵死傷三十餘人、
元就乘勝發鬨聲而歸陣、戊申、陶道麒懲前夜之敗
而謂、我奉義隆始臨戰場、多失軍士、則永為義隆之
恥、不若早退會義興陣、乃督兵急陷根森城、無男女
悉斬之、二百七十餘人、以是為勝而不及攻銀山城、
奉義隆會義興於二十日市、陣義興不喜曰、我早陷
櫻尾城、而暫歸周防、令毛利元就屬我麾下、則尼子

大内義興攻櫻尾城、道麒陷沒伯興藤城
伶官豊原統秋卒
小田龍造寺侵筑前

可滅者必矣、乃急攻櫻尾城、城堅不陷、道麒察義興有不平之色、奉義隆急攻佐伯興藤館、陷之、斬三十八級、而放火燒之、義興怒稍解、道麒欲乘勝陷櫻尾時、尼子經久救興藤、既到佐東、故道麒不能進、義興曰、尼子來、則先可與彼戰、何屑櫻尾哉、壬子、伶官前筑後守豊原統秋歿、統秋受家業、長音樂、殊善吹笙、爲一流之師、奉授三朝天子、統秋所著體源抄二十卷、行于世、又達倭歌、有千首題詠、叡感其草、號松下集、爲前内府貴隆被稱、義興・宗長預交善、時宗長在駿河、統秋不堪遐想、臨終遺狀宗長、不堪哀慕、丁巳、大内義興聞小田龍造寺侵筑前、曰、先可治其本而制其末、乃罷二十日市陣、歸周防

大永五年
義興隆信對挑
關東管領上杉憲房卒

國、○冬十月、上杉憲房・上杉朝興、令軍攻武州毛呂城、陷之、

乙酉五年、三月、庚申朔、丁丑、神祇權大副卜部兼滿、自焚吉田館、出奔、兼滿以爲卜部嫡流、謂宗源神道、唯授一人而已、傳之、然平野卜部兼永、詐其身亦傳之、兼滿怒出奔、既而二人對論、兼永妄言顯然、故兼滿復職、自是吉田平野同族交惡、大内介義興率三萬餘騎、赴筑前、龍造寺隆信陣於筑後境、對挑、○夏四月、庚寅朔、乙巳、關東管領上杉憲房卒于上野國高山莊平井陣、歲五十九、其子憲政幼、家臣長尾氏・白倉氏・大石氏・小幡氏等、迎古河高基子憲寛、以繼上杉家、以爲關東管領、獻使於京都白

義興隆信相戰、星野菊池族屬隆信
六角定頼攻助政、朝倉宗滴救助政
土岐政房卒
上杉朝興攻武藏白子、殺其將伊勢九郎

之、義晴許焉、細川高國今歲四十二、以國俗稱厄年、故剃髮改名道永、而讓管領職於嫡男植國、大内義興與龍造寺隆信戰筑後、星野氏・肥後菊池餘族、共屬隆信、○五月、佐佐木六角定頼擊江北、攻淺井助政、越前朝倉孝景令朝倉宗滴救淺井、破定頼、宗滴善戰、登高指揮諸軍、江北人名其地曰金吾嵩、宗滴初名太郎左衛門、故有金吾稱、○八月、戊子朔、丙申、美濃守土岐政房卒、頃間家臣齋藤氏擅國事、政房有若無、己酉、上杉朝興破小田原軍於武藏白子、殺其將伊勢九郎、獲首八百餘級、細川高國移造三條幕府於上京、號柳

細川植國卒
隆信乞和大内義興
連歌者宗長歷遊東海

御所、洛中其南曰下京、北曰上京、近江國伊庭氏・九里氏叛佐佐木定頼、發兵討之、○九月、丁巳朔、戊午、杉山氏與伊庭・九里戰於里橋、破之、定頼賞之、○冬十月、丁亥朔、辛亥、細川植國卒、歲十八、高國哀歌以悼之、且嘆曰、我今歲當厄、故授家職於彼、除厄故告新也、不圖彼遇此禍、龍造寺隆信乞和大内義興、義興求隆信及星野菊池質而許之、隆信歸肥前、星野歸筑後、菊池歸肥後、義興待質子之來、留筑紫踰年、且與豐後大友義鑑搆兵、○十二月、乙卯朔、連歌者宗長、自去年歷遊東海、留滯京都、巡行北陸、到處催倭歌連歌會、遇京

大永六年

賜佛眼天祐禪師號於僧等貴勅書

都公卿、東北武士等今年歸駿河宇都山、柴屋時歲七十八、

丙戌六年、二月、甲寅朔、丁卯、特賜佛眼天祐禪師號、於相國寺前主等貴、號宗山詔書曰、勅塵裡聚落境、仰相國巨刹之盛興、表外規矩、場探臨濟四喝之奥賾、等貴和尚仙岩、的嗣佛慈法孫、名高才高、貯經史於丹府、禪熟詩熟、修禮樂於緇衣、宗門固道根、何人其得測識、武將補帝業、舉世共致敬尊、時時對玉床、箇箇談妥要、特賜佛眼天祐禪師、是月大内義興與大友義鑑和睦、而歸周防、○三月、大内義興帥師到石

大内介陷屬尼子氏石見六城

淺井高政卒

朝興攻武州蕨城氏綱救之不及而城陷

細川道永殺家臣香西氏

見國陷屬尼子氏之六城、而進圍三隅城、石州士通於尼子者、馳使告經久、曰、三隅陷、則石州悉爲大内之有、經久驚而聚兵、促軍裝、壬戌、淺井高政卒、高政助政長子也、勇而善戰、助政喜其似我、屢擊養濃國、而有功、至此早世、助政甚悼之、次男久政柔懦不協助政心、然其妻固請以爲嫡嗣、號下野守、○五月、癸未朔、上杉朝興攻武州蕨城、安房里見義弘、及眞里谷氏、并上總下總群士皆屬朝興、北條氏綱爲救蕨城到高倉、○六月、癸丑朔、戊午、蕨城陷、氏綱引還、○秋七月、壬午朔、甲午、細川道永殺其家臣香西氏、號四郎左衛門香西以累世爲細川家令、故頗振威、爲丹波國守護代、且其弟柳本彈正少弼有姿色、寵於道永、長而受重祿、右馬頭細川尹賢憎香西柳本驕恣、而互有隙、今春尹賢請高國修其所治之尼崎城、細川部屬皆預土木之事、香西亦在其中、時香西卒夫與尹賢卒夫爭事、打瓦礫、將及戰鬪、諸士論而和之、尹賢卒夫入城、香西卒夫猶擲礫於城中、尹賢大怒、香西不謝、由是交惡、香西素贅文字、常押判於空紙而附侍史矢野宗好、臨事贈答、頃間宗好忤香西、肯而爲浪士、尹賢聞之、密召宗好、懇遇之、搜索香西押判空紙、

義興圍三隅城

波多野備前守誘弟柳本彈正共叛細川家

令宗好僞作香西通三好氏之書、而封函以示道永、道永以爲實也、然猶欲自糺之、而召香西、香西入焉、護士脫其刀、尹賢佯稱道永命、令護士速斬香西、既而遣彼僞書於柳本彈正、曰、汝兄叛書押判分明也、故誅戮之、汝無黑心、則眷遇可如初也、柳本謝曰、凡有罪而伏誅、臣何恨上哉、幸宥連座之罪、則盡微忠、可奉仕耳、是月、大内介義興圍三隅城、三隅氏堅守待尼子之援、○八月、香西兄波多野氏、號備前守自丹波入洛、詳聞香西素無叛心、依細川尹賢讒而死、大怒、乃誘其弟柳本彈正、共歸丹波而叛、傳稱波多野、柳本訛言於嵯峨

柳本與高島氏親厚、告別相泣

夜漁而出京、故無知其叛心者、柳本與同僚高島甚九郎有男色之好、故惜別往告密謀、且勸其同意、高島曰、卿不忠、舊縁難告別、然君恩不可忘焉、我不白卿事、而令卿到丹波、是為卿存朋友之義也、事顯而臨戰、則我為先鋒射卿、是不忘君恩也、相泣而別、去波多野柳本到嵯峨、入冨人角藏吉田氏而飮酒宴樂、角藏悟彼為脅西起兵、贈甲冑、兄弟喜而出、歸丹波、庚午、義晴赴叡山坂本、避洛中亂也、是月薩摩國不靜、項間國主島津勝久無狀、好博奕、無治國之量、國人不附、家運將絶、同族嶋津實久欲廢勝久代之、勝久憤之、然其力不能制之、同族忠良有才能、勝久素知之、乃以國事委忠良、授南鄉地、曰、卿其為我治國撫民、勿廢先祀、實久不喜、忠良行政累月、國人悅服、按島津家譜曰、自最祖忠久始受封、十一世至

本朝通鑑　卷六十六　後柏原二三　何不成舍藏

上杉憲寬陷小澤城

波多野柳本起兵、丹波國士響應

義興攻三隅城、經久救三隅

忠昌有三子、曰忠治、曰忠隆、曰勝久、忠治忠隆相及繼家、共無子、至勝久也、實久忠良共同祖傍親也、○九月辛巳朔己丑、上杉憲寬發上州、到武州陣入間川、欲與朝興共擊北條氏綱、先攻小澤城陷之、○十月、波多野氏柳本催丹波國兵、國中響應、波多野移矢上城、柳本守神尾寺城、而遣使於阿波國、與三好氏約定期共攻京師、自三好之長自殺、細川澄元卒去以來、阿波諸士切齒待京都之變、聞波多野柳本之告而大喜、促軍裝、○十一月庚辰朔甲申、大內義興急攻三隅城、三隅入道力盡而降、此時尼子經久自將既近三隅、義興移陣於濱田待經久、至經

細川道永令尹賢圍矢上城

丹波赤井氏援柳本氏、與京軍戰大克

久繼到濱田、與義興隔五十餘町相挑、辛卯、細川道永聞丹波蜂起、以細川尹賢為將、率池田氏、長鹽氏、奈良氏、藥師寺氏、波波伯部氏、荒木氏等八十八隊、發京師、分軍圍矢上神尾寺兩城、柳本彈正夜擢輕卒、俄襲長鹽氏陣、斬首二十級、歸城、己酉、丹波赤井五郎催近國兵三千餘人救柳本城、京軍分十三隊拒之、赤井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級、京軍大半逃歸京、唯藥師寺氏荒木氏返戰、殺赤井兵二百餘人、城中乘勝、細川尹賢解矢上城圍而歸京、道永怒諸將失利、而賞藥師寺荒木勞、藥師寺號備前守、荒木號安藝守、是月上杉

本朝通鑑　卷六十六　後柏原二三　何不成舍藏

兩上杉與小田原兵戰不利

池田彈正保池田城、應波多野柳本

憲寬、上杉朝興到相摸玉繩、與小田原兵戰、不克退陣、鵜沼嶋津勝久加授日置郡嶋津忠良、往領之時勝久在伊集院、忠良來謝、相共歸麑嶋、其儀殆如二君、國政悉決於忠良、未幾勝久養忠良子貴久為子、以讓國、閑居嶋津、實久叛、起兵大隅、國士邊川昌久應之、○十二月庚戌朔、池田彈正歸攝州保池田城、應波多野柳本、遮擊丹波敗軍、士歸攝州者、攝州士三宅吹田曽蒙澄元舊恩、至此招細川澄堅、堅或作賢、於阿波以為帥起兵、辛酉、攝州伊丹氏、勢州神戶氏、合兵擊三宅吹田破之、斬首百餘級、澄堅退赴泉界、

里見義弘小弓義明乱入鎌倉、北條氏綱擊鎮之

義興經久戰於濱田

壬戌、細川澄堅部属三好元長、長基及其族類發阿波、到泉堺和泉淡路浪士等悉來會細川澄堅及元長、率其兵到攝州中嶋、踰年甲子、安房里見義弘與小弓義明相謀、自率兵船數百艘到鎌倉、亂入鶴岡宮中、破寶藏、其餘佛閣皆刼掠、鄕民大驚逃走、北條氏綱聞義弘狼藉大怒、發大軍馳赴鎌倉、環攻之、安房將里見左近落馬而死、從兵離散、義弘乘舩逃走、小田原兵駕輕舸追之、屢戰於海上、房軍多死、義弘僅免歸安房、皆謂蒙鶴岡神罰也、是月大内義興、尼子經久戰於石州濱田、尼子先鋒牛尾氏、若林氏進

山名但馬守乱入伯州、經久引兵歸國

嶋津忠良擊實久

近大内陣、陶入道拒之、陶安房守擯擊之、牛尾敗走、若林不退、陶氏部属青景氏、仁保氏進擊、不克、若林自把鎗而破卻之、陶氏代之而戰、若林力戰而歸陣、主客殺傷不少、時雲州使來告曰、山名但馬守亂入伯州、經久驚遣使告義興曰、寇侵伯州、我將班師、可平内寇而與足下再會焉、即引兵而罷濱田陣、於是石州大半属義興、義興欲進攻雲州、然有風疾、歲亦暮矣、故引軍歸周防、嶋津忠良率軍擊實久、陷其新城、實久猶保本城、勝久授伊集院地於忠良、丹波攝津敵未至洛中稍靜、義晴歸洛、是年松平清康攻取

松平清康移居岡崎城

山中城、移居岡崎城、俾稱松平彈正左衛門昌安、兼守岡崎城、山中城其歲振西參河、而窺東三河、及清康勃興、取山中城、昌安懼以其女嫁清康、讓岡崎城、

初、信光自岩津移安城、又移岡崎、而親忠至清康四世居安城、親忠弟光重居岡崎城、以護其子昌安、至此清康自安城移居岡崎城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植家、關白藤植通、藤忠房、太政大臣藤實香、左大臣藤實宣、藤公賴、右大臣源通言、藤公條、内大臣藤秀房

柳本彈正陷山崎城、藥師寺走

大永七年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柏原帝第一子、母豐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教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丁亥七年正月、細川道永請援兵於若狹越前武田元光、乃引兵入洛、朝倉孝景諾未果、道永議待越前兵、討丹波、○二月己酉朔辛亥、柳本彈正率軍發丹波、壬子、圍山崎城、陷之、城主藥師寺備後守弃高槻城、其弟與二留戰、與柳本有外親之好、柳本棄戈進曰、與二降矣、與二曰、汝不知乎、忠臣不仕二君、唯自殺耳、柳本不忍殺之、而護送於道永陣、芥川太田茨

三好柳本進軍討武田元光大克

藤内光及細川道永先鋒奈良元吉父子皆戰死

阿波先鋒香西元盛戰死

木安城福井三宅等諸城聞柳本兵威不戰而避去
柳本陣山崎告捷於泉界（三好左衛門三好政長已發泉界會柳本山崎）
未三好柳本向京庚申與京軍隔桂川挑戰辛酉義
晴發幕府陣六條先鋒屯鳥羽鴟森道永陣妙本寺
武田元光陣西七條泉乘寺三好族渡桂河與武田
戰大克之斬首八十餘級元光敗走道永令赤松氏
防桂河日野大納言藤内光以與道永爲外族故自
臨戰場奈良元吉其子三郎先登殺阿波先鋒赤澤
次郎香西元盛丹波波多野氏競進内光及奈良父
子皆戰死道永麾下荒木氏等三百餘人沒于陣所

道永元光奉義晴奔叡山

三好左衛門病創死

隱士源肖栢卒多著書

阿兵死者八十餘人高畠甚九郎奮呼曰我食言則
恥柳本而力戰數回而退京軍遂敗壬戌道永元光
奉義晴奔叡山坂本長光寺三好柳本入京而共退
三好陣攝州中島柳本陣山崎告捷於阿波三好左
衛門病創死中島攝州諸城皆降於三好柳本唯伊
丹城爲道永固守之（是月島津勝久讓麑島城於貴久而退居於伊作）○夏
四月戊申朔隱士源肖栢卒肖栢者具平親王之胤
大納言源通方之後也弱齡嫌世態以肖栢爲名不
好儒流不爲道士未信佛徒粗讀中華之書專嗜歌
道親炙宗祇受倭歌連歌之學上自萬葉集下至新

續古今且伊勢源氏物語等及世世歌集能該究焉
曾撰伊勢物語詩其稿本備後土御門帝之叡覽又
點閲六家詠草拔其萃者若干篇以獻後柏原帝又
抄出九代集中之二千餘首以誨初學屢遊五畿就
建仁龍統聞唐宋詩律之趣故頗解作詩每遊洛中
洛外以金箔塗牛角見者皆怪笑之肖栢恬然不介
於意其聲名大彰及年漸老築居於攝州池田以夢
菴爲其榜又自稱牡丹花取諸南泉指庭前牡丹謂
陸宣公曰者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也每及花開携香
酒以賞之與花倂成三愛其所愛之香者以沉水爲

僧龍崇作肖栢遺像贊

最且我國所傳蘭奢待紅塵中川梅花荷葉新秋等
也其所愛之酒者中華南蠻之液且賀州菊花九州
練貫等也每既醉長袖舞蹈以成少年之舊態也僧
龍崇依其請作三愛記且系之以詩曰酒醒香消花
亦塵更將底物樂晨昏挑邊一卷古今集日日繙眉
千載人既而肖栢自作三愛倭字記其趣曰叟年來
在洛頃間居攝陽久玩宮禁之月屢陟吉野之岑凡
所蹈過之國郡不少常服野服著葛巾最不求華美
也云云且避攝陽之亂徙居泉堺今茲四月遂卒
年八十五（門生等描摸遺像請龍崇爲之贊曰中院源流歌道棟梁通漢明倭兼風雅頌系繼）

嶋津勝久忠良不睦

二條、愛遺三種、野服葛巾、坐詠行諷、韻字藻洒、才思天縱、應宣室徵、羨希世羅龍、渭水傅岩、冥相伯仲、八旬過五、馬沈鐘動、夢即是蓬、蓬即是夢、一株牡丹、不盡受用、歲歲年年、春入花永、○五月、島津昌久與伊地氏起兵、忠良率兵破之、實久告勝久曰、此役忠良所爲也、忠良悟之、欲列伊作而訴無罪、時流言勝久遣實久攻鹿島、貴久聞之、與忠良赴伊作、謝無罪、勝久曰、我聞實久之言、疑心忽生、可謂過也、設宴饗之、交歡如初、實久未服○秋七月、島津實久潛說勝久而陽尊之、謀令勝久歸鹿島而已、自得伊作地、國中不靜、忠良發兵夜俄攻伊作城、克之、自此勝久忠良不睦○八月丙午朔、壬戌、柳本彈正攻河

柳本攻畠山本營河內高屋城

道永援高屋柳本解圍皈山崎

內高屋城、此畠山植長所守也、畠山累世領河內、以高屋爲本營、先是畠山尚長讓高屋城於其子植長、而閑居紀州、聞卜山欲併河州、率兵二千馳急攻之、城殆危、時卜山聞日野內光（卜山婿）戰歿、而入洛弔其外孫晴光、直言義晴於坂本、留滯之間、高屋告急、義晴曰、越前朝倉援兵邇日可來、彼來則救高屋、誅柳本容易耳、卜山曰、朝倉來遲、高屋陷、則雖千萬騎之多無益也、老臣先至察時機而却之、乃獨赴河內、到交野、令冨民大塚氏連數千炬、擊太鼓而進向高屋、柳本望見、以爲近江越前大軍至、而解圍歸山崎、卜

畠山義宣攻朝倉宗滴不利遊佐三好等兵多死

大友義鑑擊殺其部屬佐伯惟治

山設伏兵於處處、城兵亦出前後擊之、斬首五百餘級○冬十月、癸亥、畠山義宣（義就孫）懲三好、而率遊佐氏等五百餘騎爲先鋒、朝倉宗滴擊破之、斬遊佐彈正等百餘人、三好兵繼進、宗滴自爲先登、競擊之、諸軍從焉、斬二百餘級、三好敗走、道永授感書於宗滴賞之○十一月、大友義鑑（義或作能）殺其部屬佐伯惟治、惟治者、緒方惟義後也（義或作榮）、世爲豊後巨族、依大友累世爲國主、屬其部下、惟治居栂牟禮城、其勢超諸士、殆准國主、衆皆忌憚之、曰、惟治負險有叛心、惟治懼、令淵田氏野下氏陳謝之、義鑑不聽、殺其二使、而

享祿元年

以臼杵長景爲帥、率國中兵二萬騎、攻栂牟禮城、城嶮踰月不陷、死者甚多、長景以骸投隍而起樓以逼城、然猶不陷、長景遣使說惟治曰、卿雖能守、然城遂陷耳、不如早退城、逃日向國、我爲汝陳解其無罪也、惟治曰、我無罪受圍、則力戰以待死也、長景又諭曰、汝疑我言乎、我必不食言也、乃書誓詞遣之、惟治領焉、於是避城奔日向、城兵皆降、長景取城而諭日向諸士、遮惟治於途擊之、惟治自殺、其幼子共死、義鑑令惟治叔父惟常繼佐伯家、

戊子、享祿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甲午、朝倉宗滴與三

晴元納讒、而和議破、義晴又奔近江

好元長修和議、由是道永晴元解怨、細川両家罷戰、相互取質、然三好政長不肯、與柳川彈正謀破和議、政長馳歸泉界、宗滴等引兵歸越前、而若狹近江兵各退、○二月、三好政長譖元長於晴元、晴元信之、謂元長有貳心、不利於己也、元長懼、辭道永而歸泉界、陳謝其無罪、晴元不聽、由是和議破、而兵亂復起、攝州藥師寺伊丹各降於晴元、政長再議攻京、京師兵寡、道永奉義晴、又奔近江、匿朽木谷、依佐佐木植綱、三好黨與柳本彈正、執洛中之事、然二氏爭威相惡、洛中不安堵、○八月、己未、改大永八年爲享祿九年、

浦上掃部助弑其主赤松義村

享祿二年

文章博士菅長淳勘進之、據易大畜程傳居大位享天祿○十二月、戊辰朔、柳本彈正執洛中權、與三好黨有隙、而兵革復起、是年北條氏綱召横井神助、神助善彎強弓、關東無雙、且知鳴弦秘法、本是尾州人、經歷諸國、以干祿、至此屬氏綱、遂爲隊將、頃年播州浦上掃部助、以兵弑義村、立其子晴政、而自領播磨備前美作三州、累世爲赤松家老、威權震主、赤松義村憎之、浦上起兵弑義村、立其子晴政、而自領播磨備前美作三州之事、弥備前守義村好倭歌、善翰墨、故衆皆惜之、然畏浦上威、皆立其下風、

己丑二年、春正月戊戌朔、柳本彈正帥師到攝州、與

長尾八郎害同族景誠

松平清康攻吉田城、牧野傳治傳藏戰死、大窪忠俊有功

伊丹元扶戰於山崎、破之、斬元扶族六人、三好遠江守、鹽田若狹守聞之、發京赴山崎、兵勢精鋭、柳本慮其不克、逃入河州枚方道場、辛酉、長尾八郎忌同族長尾景誠振權、嗾令矢野氏害之、○五月、乙未朔、壬戌、松平清康與吉田城主牧野傳次傳藏戰參州御油、清康先鋒稍退、清康自操戈、與叔父信定爭先競馳、再戰于下地、大克之、傳次傳藏及其族新次新藏戰死、清康取吉田城、此役大久保忠俊有戰功、渡邊範戰死、其子氏綱突馳、斬敵、復父讎、大久保氏、有宇都宮泰藤、泰藤從新田義貞義助、在越前、義助退越前之後、泰藤來往參河、其子孫號宇津野氏、至忠俊改稱大久

清康降田原城

上杉憲寬被攻部下士移上州

柳元陷伊丹城城主

原、族類甚多、自信光以來、世事松平家、渡邊氏亦嘗自攝州來參州、世仕松平家、種類多房、癸亥、清康發吉田、攻田原城、城主戸田某不戰降、迎清康歸吉田、國中諸士多來服者、○八月、甲子朔、癸酉、三好元長憤細川晴元疑己、而去泉界、歸阿波、丁丑、上杉憲寬攻上州安中城、上杉朝興止之、憲寬不聽、而發兵、己卯、柳本彈正悦三好元長歸國、與高畠氏帥師圍伊丹城、○九月、上杉憲寬部下西氏小幡氏等叛、立故管領憲房子憲政、時稱龍若、繼山内家、而破憲寬安中陣、憲寬移上州程田陣、長野一族從之、○十一月、癸巳朔、癸丑、柳本彈正陷伊丹城、城主伊丹元扶

元狀戦死

享禄二年

上杉道興陥小澤瀬田谷二城

細川道興到備前會浦上請援兵

北條氏康向上杉道興軍時歳十六

播州士二木別所氏攻同州依藤氏

等三十餘人戦死、柳本振威於畿内、○十二月、松平清康、平参河一國、出兵於尾州、與織田氏戦、破之、取科野郷、授叔父信定、賞其戦功、而追取尾島城、清康兵勢大振、北條氏綱令其將遠山氏畧武州、與上杉道興相挑於吾名蜆坂、

庚寅三年、春正月、壬辰朔、甲午、上杉道興破遠山氏軍於吾名蜆坂、丁酉、進陥小澤瀬田谷両城、己亥、到江戸城邊、焚氏綱陣營而速歸河越城、○三月、頃間細川常植自越前浮舟濟北海、到出雲國、請假尼子經久軍以復京師、經久不聽、常植去到備前國、會浦上氏請援兵、浦上新奪國、欲求聲譽而張其家、故許常植、促聚備作播三州兵、常植亦招舊好浪士、先是常植自伊勢歸近江、請援兵於佐佐木定頼、佐佐木高山及淺井助政、皆不聽、常植直赴越前、請假朝倉孝景兵、又不聽、○五月、上杉道興發河越城、到武州府中、難波田彈正、町田織人以下、壯士五百餘騎從之、北條氏綱聞之、召其嫡子氏康曰、汝往撃却之、氏康歳十六、勇猛超羣、善騎射、聞命而發小田原、乳夫子志水小太郎等從焉、播州士三木別所氏赤松族與同州依藤氏有隙、頃間別所入洛、欲假柳本力撃之、柳本乃許之、率兵赴播州、攻依藤城、○六月、己未朔、甲戌、北條

播州士三木別所攻同州依藤氏

北條氏康討上杉道興而克之

柳本彈正為寇被殺

細川常植浦上氏入攝州細川晴元拒之

藥師寺國盛降于常植晴元聞之斬國盛子

松平清康攻參州宇利城松平親次死之

氏康帥師到武州、與上杉道興戦於玉川小澤原、氏康揚言曰、今日不斬道興則不肯歸、其勢甚鋭、道興大敗而退、氏康喜曰、我初臨軍而容易克敵、他後亦如此耳、意氣揚揚歸小田原、戊子、柳本彈正為寇被殺、不知誰人之所為也、陣中大亂、依藤氏出城沓撃柳本、首斬百餘人、浦上氏聞之、分兵攻小寺城別所城有田城、皆抜之、斬首千餘級、而與常植謀取攝州、入京、○八月、細川常植浦上氏率播作備三州兵入攝州、陣神咒寺、細川晴元在泉界、聞之、令高畠氏守伊丹城、池田氏守池田城、藥師寺國盛守富松城拒之、戊申、常植出兵攻富松城、陥之、斬首二十餘級、細川晴元自泉界發兵、高畠氏出伊丹城、會之、常植撃破之、殺井上新八等三十餘人、泉界兵逃入伊丹城、常植移富松城、○冬十一月、丁亥朔、壬辰、常植攻大物城、城主藥師寺國盛降、山中氏河原林氏等五十餘人戦死、國盛子七歳、質於晴元、在泉界晴元聞國盛降、而斬質子、是年、松平清康攻參州宇利城、與熊谷氏戦、以叔父松平信定、從弟松平親次子親盛為先鋒、而清康為新兵、在高處、熊谷開城力戦、信定敗走、親次曰、我自誓今日戦不可退一歩、臨難豈食言、

小田原城下繁瞭陳外郎来貴透頂香
享祿四年
常植浦上

哉留戰而死時十八二從兵十三人皆死清康擊破一
方將入城然望見親次力戰欲馳救之山連路隔不
及而止日亦暮矣故班師大叱信定早敗不救親次
之死頃年北條氏綱勢威逐年強盛小田原得地利
故工商来聚城下冨庶氏綱頗有自安之心時召宗
長於駿河連歌遊樂諸士亦倣焉洛人陳外郎族亦
來賣透頂香而稱長生藥以獻氏綱氏綱命之留住
焉上杉道興聞小田原繁瞻常切齒謀擊平之然以往日屢敗故不能發擧而過年
辛卯四年春正月丁亥朔細川晴元悔過遣使於阿
波招三好元長○三月丙戌朔辛卯常植浦上氏攻

氏陷伊丹城又攻泉界被敗三好元長
山科本願寺光教部下下間筑前守催誘諸國門徒謀提天下

伊丹城陷之阿波兵士二百餘人戰死常植勢強晴
元欲奉義維避泉界然以三好元長軍新至故保守
自若乙未常植攻泉界先鋒既到住吉三好元長等
逆擊而破之斬八十餘級常植聚敗卒陣於中島浦
上氏陣野田福島總二萬餘騎泉界人大懼讃岐守細川
持隆率南海兵到泉界畠山植長部下木澤氏亦屬晴元是月山科本願寺光教
部下下間筑前守其弟民部少輔相議曰方今天下
大亂朝廷衰微將軍在都外時不可失也宜勸諸國
門徒悉滅武士而我門主爲國主我輩爲將軍令天
下悉爲一向宗也既而筑前守赴加賀國催誘僧俗

晴元澄賢元長出師赤松晴政會之欲復父讐於浦上

有不從者則捕之送於山科且拒之則焚其寺殺其
僧刧掠之○五月乙酉朔丁酉細川晴元發兵於泉
界右馬頭細川澄賢香川中務陣柴嶋三好元長陣
住吉遠里小野久米河村東條七條一宮三好山城
守等陣州田堀其兵總一萬五千餘人而留八千餘
人於泉界護義維晴元赤松晴政以浦上弑其父故
欲復其讐然不得其便至此時浦上在他國佯稱加
力於常植而出兵會晴元於泉界議攻常植并討浦
上播州羣士聞之大半屬晴政由是浦上屬類離散
而兵減○六月癸未朔丙戌三好元長等率南海鐵

浦上掃部助嶌村弾正軍敗戰死
常植大敗細川和泉守伊勢貞能等七十人戰死
浦上内藏助伊勢六郎戰死

内兵攻天王寺細川常植力戰拒之浦上掃部助爲
先鋒軍敗戰死元長斬播州兵三百餘騎其中島村
彈正有勇氣恥軍敗左右挾敵入水而死傳稱島村靈化成蟹
自是此地有蟹甲似人面俗呼之曰島村蟹常植諸隊皆敗細川和泉守
伊勢貞能伊丹國扶河原林日向守藥師寺國盛波
波伯部兵庫頭等七十餘人戰死骸流埋河積而爲
塚殘兵逃奔尼崎三好山城守一秀追之浦上内藏
助伊勢六郎等自殺赤松晴政喜殺浦上掃部助而
歸播磨常植潛匿市人紺屋屋主憐之倒藍甕而令
常植入其内追者搜索不得之三好山城守把熟瓜

常植被殺晴元、詠歌就死
播州人民報常植之舊恩、從其類死於此役

示羣童曰、有告常植所匿、則畀之、一童指其屋曰、此屋中甕下有人匿焉、山城守圍其屋、令人起甕見之、則常植也、山城守喜而生捕之、置廣德寺、以告泉界、庚寅、晴元令山城守殺常植、常植詠歌數首、自書短册而就死、年四十八、傳稱、常植寓播磨時、問人麻呂塚在何處、州民唱倭歌指其所、常植感其志、授之劍、州民喜而從其類、從常植死於此、此畢常植部下及播磨兵士死者殆萬、戰止合埋其骸、俗所謂馬塚轆塚其跡也、或說曰、常植初與佐佐木定頼睦、故屢假援兵、頃年定頼有以晴元爲婿之約、故不救常植、而及於難、細川晴元在泉界、令其部族守京師畿內、兵皆屬之、三好宗三、號可竹齋、三好政長、近侍晴元、又畠山義宣家士木澤長政、輕侮義宣、來仕晴元、甚被眷

松平信忠卒
畠山義宣攻晴元部下木澤長政
加賀一向一揆攻山田寺、越前朝倉宗滴敗之

遇、與宗三政長結黨、忌三好元長功多、權強、而屢譖之晴元、由是衆皆不安心、○己卯、松平藏人信忠卒於參河大濱、號安栖院泰孝道忠、參州人稱之曰侍中、信忠嫡男清康繼家、次男信孝號藏人、三男康孝號十郎三郎、細川晴元令木澤左京亮長政守河內國飯盛城、畠山義宣怨彼無禮於己、而令兵攻之、三好遠江守會之、共圍城、○八月壬午朔、戊戌、加賀一向宗起照寺、能美石河等一揆七千餘人、攻山田寺、寺僧黑瀨覺道圓鏡昌鑑餘類分擊破之、斬七百餘級、圓鏡謂、一戰雖克、賊徒甚多、不能遂克焉、乃馳使於越前、請援兵、朝倉孝景令朝倉宗滴率八千餘騎救之、辛

晴元救飯盛城
朝倉宗滴擊一向一揆不利、大角遊佐神保三宅等皆戰死

丑、細川晴元發泉界帥師、救飯盛城、畠山兵解圍而去、追斬百餘級、晴元欲進攻義宣、細川持重諫曰、義宣、姻家也、木澤新進之士也、不可不慮焉、晴元歸泉界、持重又諫晴元疏三好、不聽、○九月壬子朔、丙辰、朝倉宗滴進軍到加賀境、能登越中軍士、及加賀浪士等聚會、○冬十月辛巳朔、丙午、朝倉宗滴濟今湊、大破一向一揆、斬首八百餘級、退休寺井陣、戊申、宗滴欲再渡今湊、然大雨水漲、神保氏請分兵廻上瀬而渡、宗滴許之、一揆等知之、佯梟首若干級、而書越前隊長名、以撈於塗中、神保氏率能登越中兵至此

見撈大驚、謂越前軍敗、辟易不進、己酉、一向一揆羣起、擊神保氏、能越兵大敗走、一揆追擊之、大角氏、遊佐氏、神保氏、三宅氏、温井氏、及加州浪士川合氏、洲崎氏等皆戰死、殘兵逃歸國、一揆衆勢、縱火欲攻宗滴陣、宗滴望見火氣曰、此必能越兵敗也、此軍不可猶豫、乃勵諸士、○十一月辛亥朔、癸丑、朝倉宗滴進兵向一揆陣、時越府使馳來曰、國主孝景欲自進、宗滴宜陣敷地菅生而待焉、宗滴暫扣馬時、後陣狼狽逃走、宗滴制之不聽、故宗滴不得止而歸越前、加州浪士二千餘人、從宗滴屬越前、○十二月、三好元

三好一秀攻殺柳本甚二郎及木島等三好元長剃髮謝罪
細川持重諫晴元和元長不聽怒而歸國

長黨柳本甚次郎入京保三條宅細川晴元令三好一秀率三千餘騎擊之

壬辰天文元年春正月辛未三好一秀攻殺柳本甚次郎及其黨木島等五千餘人由是三好元長愈益恐懼剃髮改名海雲謝無異心細川晴元益憎之元長密結畠山義宣及丹波波多野氏大和羣士爲黨源義晴自近江朽木歸洛以細川晴元爲管領職○二月庚辰朔細川持重諫晴元曰元長累世有功無罪今信讒疏彼君臣交惡恐招國亂大兄其慮之晴元不聽持重憤恨○三月壬子持重辭泉堺歸阿波

畠山義宣攻木澤長政長政請援於晴元晴元爲乞救於本願寺光教
光教援飯盛城畠山氏三好遠江守皆敗

由是泉堺武士或屬晴元或屬元長各樹黨絕交是月加賀國浪士川合氏洲崎氏土田氏山本氏上坂氏等二百餘人到越前國勸朝倉孝景請擊一向一揆孝景不聽○夏五月己酉朔丁卯畠山義宣攻木澤長政於飯盛城三好遠江守及大和筒井氏等屬義宣競擊之城殆危長政憑三好宗三請援兵於晴元晴元兵寡乞救於山科本願寺光教光教從之即發山科到攝州大坂催聚近國門徒不日得三萬餘人○六月戊寅朔壬辰光教率門徒等援飯盛城畠山義宣及和州兵悉敗走富田氏等二百餘人戰死

光義宣自殺
三好宗三木澤長政一向一揆合兵圍三好元長於泉堺

三好遠江守數百人敗死光教令其徒進攻義宣於高屋城陷之光教與木澤合兵搜索義宣於石川道場甲午義宣自殺畠山植長復入高屋城（高屋本植長所守也頃年義宣奪之至此復其初）晴元令木澤長政等攻三好元長丙申三好元長慮敵多難克而辭令其妻携其子千熊（後號修理大夫長慶）乘船歸阿波以依賴讃岐守細川持重而待敵至丁酉三好宗三木澤長政及和泉河内攝津之一向一揆總十萬餘人圍元長於泉堺南莊陣元長令三好一秀塩田氏拒之時源義維寓顯本寺敵軍羣至元長兵士多死元長逃入顯本寺敵追圍之

元長一秀塩田加地氏皆自殺
改元天文
長政與一向宗徒相戰

元長自殺一秀亦自盡塩田氏加地氏等二十餘人皆伏及寇猶不去義維近士上杉兵庫等八人自殺義維既欲自裁晴元部屬保護之而得免○秋七月乙亥改享祿五年爲天文元年依兵革也文章博士菅長雅勘進之（提尚書誅察天文齊七政）○八月丁丑朔庚辰一向宗徒與木澤長政僕從論事相戰長政怒率兵焚淺香道場一向宗寺院辛巳和泉河内大和攝津一向一揆羣起到泉堺攻細川晴元館長政自拒擊卻之一揆復攻池田城以無宿怨故約和而歸甲申佐佐木定頼聞一向宗叛晴元曰我與晴元約婚此役

佐佐木定頼攻晴元而攻山科本願寺、日蓮黨援之
叡山僧、日蓮黨攻陷本願寺、光教掠南都、放火焼僧房

可居彼巣穴、以救晴元、乃催近江國兵、水原氏、進藤
氏、馬淵氏、横山氏為先登、叡山僧應之、攻山科本願
寺、一向宗徒等、唱阿彌陀名號、皆力戦拒之、日蓮黨
素與一向宗交惡、故本國寺、本能寺、妙顯寺等洛中、
二十一箇寺、各催其徒屬近江兵、攻本願寺、丙申、加
賀浪士黒瀬氏等、擊州之一向宗、不克而黒瀬氏等
死、庚子、近江兵、叡山僧、及日蓮黨、陷本願寺、悉焼堂
舎、殺僧尼五萬人、所貯之貨財悉分散、光教在大坂、
聞之、彌催其徒蜂起、○冬、十月、乙亥朔、一向一揆掠
南都、放火焚僧房、及焚一揆旅宿、○十一月、己未、大

本朝通鑑　巻六十六　後奈良　三十九　何不成舎藏

陶道麒攻降龍造寺
天文元年
薩摩國亂

内、介義隆令陶道麒到筑紫、與肥前龍造寺戦、克之、
龍造寺乞降、○十二月、丁酉、攝州武士攻一向一揆、
焼冨田道場、池田伊丹亦合兵、焼近邉一向道場、是
月、安藝國武田光和部屬熊谷信直、與光和有隙、屬
毛利元就、元就勢漸大、有并呑安藝一國之志、然闗
戸元源在甲立五龍城、世與毛利為寇、不肯從元就、
元就謂、抱大望而事小怨、不計之善也、乃忘宿怨、厚
禮通好、
癸巳二年、春正月、一向一揆攻尼崎大物、浦擊松井
氏、斬首若干、是月、薩摩國亂、島津勝久與島津忠良

松平清康攻廣瀬城
長政救伊丹、殺一向徒

有隙、勝久再入鹿兒島、忠良襲取南郷、既而又和睦、勝
久近士皆以邪佞為事、末弘式（號伯耆守）諂仕勝久、専權、
○三月、甲辰朔、戊申、一向一揆攻伊丹城、光尼少女
亦在軍中、埋城隍、皆謂為本願寺死、陣則往生極樂、
故城兵亦為之被困、癸亥、松平清康帥師、到岩津、與
廣瀬城主三宅氏等、部城主鈴木氏戦、大破之、壬申、
木澤長政誘勸洛中日蓮黨、救伊丹城、破一向一揆、
斬首五百級、告捷於淡路國、○夏四月、甲戌朔、己卯、
細川晴元自淡路歸攝州、入池田城、壬寅、晴元催兵
攻泉堺光教、退移大坂、○五月、癸卯朔、丁未、晴元攻

本朝通鑑　巻六十六　後奈良　四十　何不成舎藏

光教建本願寺於大坂
安房里見義豊殺部屬正木大膳
島津勝久圖忠良、事漏及敗

光教於大坂、壬戌、晴元與光教和、班師、歸泉堺、光教
建本願寺於大坂、其構營之大、殆如城郭、○秋七月、
壬寅朔、戊辰、安房國里見義豊殺其部屬正木大膳、
其部下據險防守、請援兵於小田原、○八月、辛未朔、
辛巳、攝州一向一揆復起、三好伊賀守擊破之、甲申、
島津勝久謀殺忠良、事漏、忠良令貴久守南郷城、身
自遮敵於路、擊殺數十人、安藝武田光和攻熊谷信
直、信直令其弟直續拒之於横川、破其先鋒、光和遂
敗歸其城、謀再舉雪恥、然聞毛利元就欲救熊谷而
止、不堪欝陶而罹病、豊後國主大友義鑑入洛、始謁

一向一揆襲越水城陷之
河上氏擊殺末弘伯耆守勝久逃禰寢
濃尾諸士侵參河清康擊平之
畠山尚長放逐州士湯川直光
天文三年
毛利元就與肉戶元

將軍義晴、而憑三條權大納言藤公條、奏請曰、故將軍義澄、官位未貴、而早世、今將軍實其子也、願勅許贈官贈位、而慰幽魂、以顯孝情也、義晴聞而喜、公條奏之、○九月辛丑朔丙午、河原林氏及一向一揆、夜襲三好黨篠原氏所守之越水城陷之、是月、島津勝久家臣河上大和守、與同僚十六人連署、就島津實久、請誅佞臣末弘伯耆守、勝久不聽、河上等相議曰、末弘存則禍亂起、不若爲君爲國除之、乃擊殺末弘於溪山皇德寺、勝久驚懼、避鹿兒島、奔禰寢、禰寢或作根占國人往請勝久歸鹿兒島、不聽、○十二月、荞濃尾張諸士

數千騎侵參河國、松平清康邀擊於井田鄉、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清康既平參河一國、而其威震荞濃尾張、尾張森山城主甚畏服清康、通好約曰、君其進馬於尾州、必爲內應、是年、肉戶元源始屬毛利元就麾下、畠山尚長入道卜山、頃年讓河內國守護於其子植長、而身居紀州廣城、州士湯川直光叛卜山、卜山大怒、放逐直光、自領其地、傳稱湯川本甲斐武田氏庶族也、久來住紀州、所謂熊野八莊司之一也、
甲午三年、春正月己亥朔、丙辰、毛利元就到五龍山、謁肉戶元源、賀歲初、元源欣迎元就、止宿設闌、元就

源約婚
元就攻備後宮氏
畠山卜山令遊佐長教爲將攻野邊氏
卜山斬僧業阿彌
畠山卜山卒于淡路
武田光和卒于佐東城

相約曰、我屬籍不絕、則不可棄卿族、卿族不絕、則不可負我家也、元源莞爾、元就就告曰、以我女配卿子、而彌修奕世之好、元源頷焉、元源族小早川熊谷天野等聞之、皆屬元就、由是毛利家威強大也、○閏月、元就率熊谷信直、天野隆重、香川光景、二千餘騎、攻備後國宮氏、時宮氏罹疾而卒、其子若狹守猶如、家士冊下氏等守城固拒之、○三月、紀州野邊氏叛畠山卜山、卜山怒、欲放逐之、野邊催其黨、構城守之、湯川直光一族直春等屬之、卜山遣使召河內兵、植長以遊佐長教爲將攻野邊、時湯川族僧業阿彌

容入陣中、窺卜山、卜山令長教歸、胡牀指揮諸軍、其身着法衣、傍觀之、業阿彌見長教戎容、誤爲卜山、拔匕首當其肩、卜山見之、拔劍斬業阿彌、此夕湯川族俄襲擊之、長教披靡、陣中驚走、卜山退歸廣城、城下寇起、卜山兵四十八人戰死、卜山出奔淡路、長教率殘兵歸河內、植長欲再舉平紀州、未果、卜山卒于淡路、故植長居安不出兵、武田光和卒于佐東城、部屬無統領者、相互鬪爭離散、部下三十六人、悉附從毛利元就、武田有三流、分居甲斐安藝若狹、至此安藝一流絕、○秋七月、毛利元就攻宮氏城、焚廬舍而退、冊下氏率其部屬五百餘騎

元就攻宮氏城斬丹下氏

追之香川元忠留戰其兄光景及熊谷亦班師而相
戰丹下退香川熊谷亦不追而止其後丹下屬率輕
兵擊元就陣丹下膂力過人故敵不肯近丹下或佯
爲死者或稱被疵而敵來則擊殺之數矣既而丹下
中矢而退其徒不知其實被疵故不救之元就軍羣
來擊殺之不日而宮若狹守避城而降元就凱旋昌
山植長到紀州根來欲催大和河内兵討湯川野邊
未發遊佐長教啓與木澤長政及杉原氏齋藤氏謀
揚言曰植長無治國撫民之量而遂廢植長立其弟
石垣長繼以嗣畠山家植長無平紀州之力又不能

陶道麒與大宰少貳戰大克

平野神主卜部兼永訴吉田神主兼右已代之

歸河内流浪根來寺邊○八月乙未朔乙巳三好伊
賀守及其弟久助與本願寺光教相和與細川晴元
據椋橋城晴元令伊丹氏攻之不克○九月壬午大
内義隆在長門國府其將陶道麒等於筑後國生葉
郡大聖寺與大宰少貳戰克之金子氏等有軍功大内
義隆自長門國府歸周防山口城陶道麒猶留筑紫是月平野神主正三位神
祇大副卜部兼永訴曰吉田神主兼右者清原宣賢
子也兼滿養之繼家宜賢雖爲兼倶子然既養於清
家則非傳神職者也臣兼永雖爲庶子然卜部之子
而且受父兄秘說悉極神道蘊奧也兼滿無實子則

天文四年

掌神職者非兼永而誰哉豈令他家子繼家哉兼右
陳辯曰曩祖兼延以來嫡子唯受宗源神道知庶子
則不得聞焉兼右爲兼滿子悉傳之非兼永可知焉
其所證分明也朝議武家共許兼右所言而禁兼永
私傳

乙未四年春正月癸亥朔○二月陶道麒平少貳餘
類歸周防大内介累世家門繁昌至義興聲價彌重
義隆繼家道麒用事有軍勞至此悉併領少貳舊領
義隆以爲自足緩武事飲酒詠歌日耽遊宴然頗好
文學嗜翰墨以大明勘合印傳在其家故每年遣商

攝州中島一向一揆攻西難波陷之

元就攻安藝高野城高野久意降

舶於中華貯聚珍器且茶寮諸具在京中泉堺亦多
求得之其價太貴有相良武任者仕義隆寵遇無比
其所言無不聽焉家臣陶氏杉氏内藤氏等亦爲之
側目○三月乙酉大内義隆與大友義鑑和睦傳稱義晴
遣諏訪信濃守及東福寺龍眠軒僧某於豐後諭大友與大内成和議云云然此時義晴柔弱不能斷議
内之亂不追問西海之事不可疑焉丁亥攝州中島一向一揆及富田
中務起兵攻西難波陷之三好伊賀守逃入椋橋城
一揆勢熾伊丹氏避吹屋城而走伊賀守不能保椋
橋夫到和州信貴城依木澤長政毛利元就攻安藝
高野城城主高野久意請救備前浦上氏浦上諾不

元就部下桂元澄善射

今川氏輝卒、二弟相爭嗣、離其臣殺花倉僧及福島氏

果城中糧乏、運道絶矣、屢擧鄭篳於巨綱、投谷中以運糧、元就令桂元澄射之、元澄放矢、綱斷、瓢簞落、衆皆奇其發中、元就命諸隊急攻之、久意勢屈、而降、元就進入備後、取七城、歸吉田、○夏四月、駿河國主今川氏輝卒、歳二十四、無子、有弟二人、其歳共十九、其一爲花倉律寺僧、母福島氏也、其一爲善德禪寺僧、氏輝同母弟也、其母中御門藤亞相宣胤娘也、今川同族瀨名氏與家臣等相議、立善德寺僧爲嗣、然花倉僧外祖福島氏不從、而保遠州高天神城、駿河諸士攻破之、殺花倉僧及福島、其殘黨奔甲斐國、國主

僧雪齋以立義元之功、被待遇

藤枝遍照光寺、花倉舊跡也

島津勝久歸麑嶋起亂

武田信虎滅之、善德寺僧還俗、改名義元、領駿河遠江、〔一說曰、義元爲兒、在善德寺、未剃髮、住持雪齋太愛之、及氏輝卒、侍病者竊遺言曰、善德寺兒可爲嗣、然有屬心於花倉兒者、國士岡部朝夷名等持兩端各擁已、異不肯、此雪齋率其部下僧百餘人入花倉寺、殺彼兒、立已之兒、乃是義元也、雪齋建臨濟寺、號侍以弔祭氏輝、義元以雪齋有功、委附國事、故雪齋振威於國中、且預軍務〕義晴聽朝倉孝景乘塗輿、島津勝久歸麑島、殺先年首謀河上大和守、其連署者十六人、挾島津實久起亂、入麑島放火、相戰七日、勝久遂敗、奔大隅國帖佐、而謀再擧、不成、乃赴豐後國、依其外舅大友義鑑、歷年而卒、實久領麑嶋、與忠良貴久爭國累年、○八月、庚寅朔、辛丑大水、壬寅、南禪寺聽松

聽松院光春芳寂

明梅崖送光春詩

院光春芳寂、光曾遊大明、今春歸朝、明人梅崖〔其氏不傳〕〔號雲翁〕送行詩曰、禪林耆宿日東來、筆底雲烟顯異材、可惜尋仙仙未見、放船歸去復徘徊、又書古詩寄之曰、梅花開盡雪飄零、楊柳青青春水生、一夜東風吹雁過、江南江北故鄉情、〔梅崖墨跡流傳於本朝、蓋光所携來乎〕辛亥、小弓義明與甲州武田信虎兵戰于山中、死者五百人、○十二月、庚寅、世良田清康發岡崎城、向尾州、陣右瀨、先是、清康既平參河、有興復新田家之志、故改松平氏、稱世良田次郎三郎、辛卯、是日、清康到尾州森山陣、放火略地、尾州驚懼、清康叔父松平信定挾奪嫡

世良田清康略尾州、信定窺其虛

之志、時清康之他而稱病、避岡崎、據上野城、外結尾州織田彈正忠信秀、而森山城主某信定婿也、內以大給衆、正小川、水野氏爲援、〔大給、小川、共信定婿也〕事聞於森山、從行諸士皆危之、清康自若曰、叔父勇不足畏、然左祖於信定者、父子兄弟相分、赴上野城、阿倍大藏從清康在森山、執事無貳、或人疑大藏亦通信定、流言不止、大藏自書誓詞而授其子彌七郎曰、我無異心、然讒言頻行、我君糺斷、則我陳辯之、若信衆口不及糺斷而伏誅、則汝獻此誓詞、以顯我無貳、然則我死亦無遺恨耳、壬辰、森山陣馬風驚隊驟、阿倍

大藏弥七郎誤弑其主清康

彌七郎誤以爲大藏被誅也、時清康自出禁戒衆隊之躁、彌七郎自後奉犯之事生、俄頃諸士周章、植村新六郎拔衆獨進、誅彌七郎、一說曰、新六郎先進斬弥七郎、弥七郎倒而不死、新六郎弟帶刀奉職繼至、弥七郎揮刀傷奉職股、奉職抑伏而誅之、於是諸隊聚卒伍、退森山、歸岡崎、清康度量絕倫、勇猛兼備、遠近皆謂英武之主也、聞其凶變、無不惜焉、奉號善德院年叟道甫居士、春秋二十五、嗣子廣忠僅十歲、信定挾自立之志、然老士等保護廣忠守岡崎城、尾州織田信秀聞森山之變、欲併參州、率八千餘騎、到大樹寺邊、松平康孝清康弟以八百餘騎拒之於伊田鄉、力戰

數四、斬首五百餘級、信秀敗走、高力重長及其子安長、林氏某、青山某、植村某等以下、岡崎兵亦多死、故與信秀修和議、共班師、信定假長親之言、長親清康祖父、信定父也、猶存時光修好於諸親戚、謀入岡崎、故羣士亦各生嫌疑、於是老臣酒井忠次號左衛門尉、石川清兼號安藝守、石川數正號伯耆守、阿倍大藏及大久保忠俊等相議、令大藏奉廣忠奔伊勢寓神戶、正親清兼等留岡崎固守焉、大藏雖其子爲大逆、然諸老知其素無貳、故不疑之、爲幼君傅、其弟定次號四郎五郎等六七輩奉從、雖伊勢來往、參州嘗艱難、

天文五年

武田晴信元服請義晴賜諱字

丙申五年、春正月、岡崎老臣等令幼君廣忠元服、請吉良持廣加冠、持廣遣使今川義元、謀廣忠復入岡崎之事、○三月、壬申、岡崎老臣等奉幼主廣忠自勢州浮舟至遠州關塚、丁丑、到駿府、逢今川義元、請令幼主復入岡崎、義元曰、我既與吉良持廣約、何忽諸卿等暫待焉、是月、甲斐國主武田信虎長子勝千代元服、時十六歲、豫憑今川義元請義晴賜諱字、乃許之、遣近臣上野中務少輔甲州授晴字、號晴信、任信濃守、兼大膳大夫、初晴信生時、信虎入駿州擊福島氏大克之、故以勝千代名焉、其後信虎生次郎信繁、甚愛

信虎晴信父子不睦始于此

之、欲廢晴信立信繁爲嗣、然未形於言、信虎有良馬、晴信求之、信虎惜之、佯答曰、我將老及其瞑、累代所傳之新羅三郎義光旗并鎧號楯無及君刀悉讓之、晴信曰、我猶少、傳重器不遑、唯賜馬則習馳驅、是急務也、信虎素狂戾大怒曰、汝不欲傳重器、則可授信繁也、汝其去之他國、既違我言、則我可放逐汝、既放逐則雖請束手而歸、我不許之、由是父子不睦、晴信佯爲愚人、而不發其智、故家士亦侮之、晴信姊爲義元妻、故義元爲之先容、得賜將軍諱字、信虎不喜、告晴信曰、汝自今後依賴義元而可也、晴信唯而退、厚禮義

大内義隆以調即位料賞授大宰大貳
多多良問答成於此
吉良持廣卒

元相睦島津忠良攻取伊集院城○六月乙酉朔庚子勅使權中納言藤兼秀赴周防國山口賞大内介義隆調即位料改左京太夫殊授太宰大貳（義隆好倭歌屢通使前内大臣藤實隆有所請問又有官位昇進之望故就柳原藤資定與件件問實隆決之勅之為冊子踈官位不審問答而後又令資定再與疑問條條請益實隆詳答之資定筆記之以遺義隆所謂多多良問答是也）吉良持廣卒持廣妻廣忠叔母也故專謀岡崎歸城之事岡崎老臣等聞其計頗失其助（吉良氏世住参州其家譜曰元祖長氏足利義氏長男生満氏満氏生貞義貞義生満義満義有二男長曰満貞是為嫡流居西條次曰尊義居東條時人稱之曰両吉良満貞六傳至義尭尊義七傳至持廣持廣無子養義尭子義安繼東條家義安兄義郷繼西條家）叡山僧徒羣議曰頃年日蓮黨

叡山僧徒擊殺日蓮党卜部兼永及藤原公右遇害
木澤長政三好長政

以三好族為其檀越故充満洛中不懲之則為台宗之殃也乃牒諸國末山以聚徒衆且與東寺約而催密宗由是日光山僧徒三百人來會叡山○秋七月甲寅朔丙子叡山僧三千餘人及日光山衆徒等羣起入洛東寺僧亦加焉捕日蓮黨無老弱斬之且放火焚本國寺妙顯寺本能寺等二十一所日蓮黨假檀越武士拒之然台徒衆勝擊殺一千餘人鏖其徒類至庚辰火猶不消洛中半罹餘殃凡僧俗死者六萬餘人正三位卜部兼永從四位上藤公右為亂兵被殺壬午木澤長政三好政長三好伊賀守等擊大

擊大坂一向宗
義元護送廣忠入参州
信虎攻海野城晴信始臨戰場

坂一向宗戰中島一揆兵皆徒歩爲木澤三好騎士被破而敗死八百人殘類避城離散者多○九月癸亥今川義元護送松平廣忠入参河牟呂城阿部大藏候焉與岡崎舊臣通謀○十一月壬寅武田信虎發甲州率兵八千攻信濃海野城嫡子晴信始臨戰場平賀源心來救海野且逢大雪信虎不能克○十二月丁丑武田信虎以海野城固且歲既暮故引兵而歸晴信請爲殿信虎笑曰年暮雪深汝知敵不可追而云爾乎晴信固請之信虎許之授兵三百人既而信虎去稍遠晴信後而不進夜中戒嚴翌朝班

武田晴信殿海野返戰大克
元就畧取藝備十餘城井上源五郎死之

師向海野出其不意急襲擊之城中騷亂晴信擊殺源心等七八千人焚陣營而歸甲州信虎不悦曰城中兵爲歲末營皆散在邑里彼幸取空城耳由是父子交惡是年吉良西條義尭與今川義元有郤與織田信秀修好義元帥師徇参河擊吉良破之義尭乞降義元携之歸駿河義尭子義郷領西條信州小笠原某諏訪某與越後村上氏相戰而輸贏不決毛利元就畧安藝備後取十餘城其部下井上源五郎運策屢有功陷城者六及攻市川城被創而死元就惜之頃年尼子經久以年既老故讓國務軍事於嫡孫

天文六年

松平信定諭大久保忠俊而因松平廣忠忠俊不肯

晴久、（晴久父、名不傳、蓋其早世歟、）毛利元就久屬尼子麾下、然頃間元就兵威稍振、及晴久領事、漸生嫌疑、

丁酉六年、三月、松平廣忠在牟呂城、踰年岡崎舊臣等屢往候焉、松平信定抑之、不聽、信定謂大久保忠俊無貳於廣忠、且家族多房也、劉彼則岡崎自爲我有者必矣、乃招忠俊、共到伊田八幡宮、（伊田或作伊賀、）諭曰、卿莫謀令廣忠復入岡崎、忠俊佯諾、信定强求誓詞、忠俊乃書之、而歸家、告其一族曰、彼求誓詞、則雖千通可書之、我心不可變也哉、不然則必令幼君復入岡崎也、若各背誓詞、而蒙罰則爲君致死所素願也、

上杉朝興卒

信定又令岡崎諸士書誓詞而出、兵窺牟呂、忠俊亦從之、放矢拔鏃挾狀、告已無貳而通密謀、○夏四月、己酉朔、扇谷上杉朝興入道道興卒於河越城、臨終遺言其子朝定及家臣三田氏、荻谷氏曰、我與北條氏綱相戰十餘回、然遂未能退彼軍、可謂遺恨也、我沒後、汝等起兵滅彼、則我雖死猶生之日、是我所願也、必莫致佛事追善之費也、朝定年十三、與家臣等謀攻小田原、是月松平信定令松平信孝、松平康信、（康信、共清康弟、）及大久保忠俊、林藤助、成瀨氏、八國氏、大原氏等守岡崎城、（時忠俊告衆謀廣忠復入之事、衆皆感忠俊之忠、從之、信孝曰、我稱病、可赴攝州有馬溫湯、臨期授城門鑰於卿、卿其豫約同志輩、以迎幼君、則珍重、忠俊悦而定其期、）○五月、己卯朔、大久保忠俊率其一族、守岡崎城門、而令林藤助、及成瀨氏、八國氏、迎廣忠於牟呂、而入岡崎、及門時、石川長右衛門昆弟（信定黨）拒之、乃擊殺之、其黨皆離離、廣忠遂入城、舊臣皆來賀之、信定亦謝罪而降焉、經日信孝自有馬歸、謁廣忠、賀其復城、廣忠令信孝執事、島津忠良與實久和、而遣使告之曰、以卿之所領加世田川邊兩地贈我、則我使卿護伊集院麑島溪山吉田之地、實久不諾、由是相互搆難、○六月、上杉朝定築城於武州神大寺、狙小田原、北條

石川氏昆弟拒廣忠入而被擊殺

島津忠良與實久搆難

北條氏綱取河越城上杉朝成被擒

氏綱進攻松山

氏綱聞之、促出軍之装、○秋七月、戊寅朔、戊子、北條氏綱帥師向河越、陣三木、以井浪氏、橋本氏、多目氏、荒川氏爲步將、而分五隊、令松田氏、志水氏、朝倉氏、石卷氏爲之將、以待河越兵來、庚寅、壬辰、上杉朝定令其叔父朝成、及曾我丹波守、率武藏上野兵二千餘騎、與北條氏綱會戰、朝成突進爲擒、從軍敗走、朝定避城奔松山城、依難波田彈正、氏綱取河越城、一說（曰、朝定死于此戰、）難波田彈正議聚兵襲河越、丁酉、氏綱進兵攻松山、難波田彈正出城力戰、不克入城、氏綱放火於城下、斬首三十餘級、歸小田原、○冬十月、丁未

前内大臣藤實隆薨、有雪玉集、源氏物語細流等著

天文七年

武田信虎謀放晴信而立信繁

朔、己酉、正二位前内大臣藤實隆入道堯空薨、年八十三、實隆多才多藝、最長倭歌、其詠草曰雪玉集、又抄源氏物語、曰細流、共行于世、號逍遙院内府、三條多流、實隆家號稱西三條、以別他流也、其詠歌學古而不爲自成一體、樂世宗之倣之、己巳、松平廣忠賞大久保忠俊、八國氏成瀨氏大原氏林藤助功、加授食祿、

戊戌七年、春正月、乙未、武田信虎令其家臣板垣信形、飯富兵部告晴信曰、汝赴駿河、留滯一兩年、而依頼今川義元、學習文字、而可也、其心不歸晴信於甲州、而爲立信繁也、晴信早悟之、遣使於駿河、與義元

今川義元錮留武田信虎、令遂晴信之志

約、密謀而與板垣飯富二氏、謀簒奪之事、○三月、乙亥朔、癸未、武田信虎發甲州、赴駿州、以信繁爲留守、令晴信居家臣甘利備前宅、而諭曰、我先赴駿河、與義元議而迎汝、汝待我告報而來、我以汝附義元也、辛卯、武田晴信叛於甲州、捕從信虎赴駿者之妻子、爲質、板垣飯富等以下皆厭信虎狂暴、而悉屬晴信、晴信自領甲州、今川義元謂信虎爲我舅、則不可屬我指揮、今令晴信遂志、則甲州自屬我麾下、故豫與晴信密約、錮留信虎、其從者大半捨信虎、歸甲州從晴信、○六月、信濃國士小笠原長時、諏訪頼茂、聞甲

小笠原長時宗虎攻甲州

氏綱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城而取之

晴信與長時戰於韮崎

州之變、催兵九千六百騎、攻甲州、陣韮崎、武田晴信率板垣飯冨甘利小山田等諸隊將、統六千餘騎拒之、○秋七月、壬申朔、丙戌、北條氏綱令其子氏康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城、上杉憲政救朝定、共爲氏康被破而敗走、氏康取河越城、氏綱令北條綱成守河越城、綱成本氏福島、屬氏綱有戰功、氏綱授北條氏、爲父子之約、號左衛門大夫、又稱上総介、毎戰召黄旗書八幡二字、故軍中呼曰黄八幡、庚寅、武田晴信與小笠原諏訪兵戰於韮崎、四合皆克而相疲、甲州留守原加賀聚府中老弱、得五千人、老者限五十以上、弱者限十五以下、着古鎧、剪紙爲旗、以竹爲鎗、而急擊信州兵、敵辟易、晴信乘機而

小弓義明與古河晴氏、欲爲關東元帥、晴氏請氏綱討之

馳、諸軍從之、斬首二千七百四十餘級、小笠原諏訪大敗而歸國、晴信時歲十八、逐父奪國、以寡勝衆、而自負其勇、驕慢無禮、○八月、壬寅朔、頃間小弓義明兵勢強大、挾廢古河晴氏、自欲爲關東元帥之志、晴氏請北條氏綱討之、氏綱亦不悅義明振威、且以晴氏爲婿、家臣等諫之曰、義明亦爲貴種、且其身勇剛、東士皆畏之、雖戰難克乎、不如暫連和而立之、以爲鎌倉主也、氏綱不從、乃催伊豆相摸武藏之兵、○九月、義明聞氏綱發軍、而率上總下總安房及其部屬、到武州國府臺、或作鴻臺、曾築城於此、太田道　以其嫡子某、號小次郎

義明必滅之理有三

禮及其弟基頼爲先驅里見義弘副之義明陣其後以待小田原兵至○冬十月辛丑朔甲辰北條氏綱既發小田原到江戸城來加者稍多總二萬餘騎氏綱與諸將議軍事或曰敵不寡且知地形我軍支而不戰則彼不忍待而出城其時挾擊之則克乎或曰聞義明招八州兵猶豫則衆必倍之不若早攻而破之也時根來氏前席曰想夫義明有必滅之理三也彼自負勇威輕侮諸將其一也曾與其父高基不善令欲廢晴氏則無父無嫡其二也殺諫臣真里谷恕閑而夷其族其三也然則今國府臺城天所與君也宜

氏綱義明會戰於鴻臺義明弟基頼及嫡子戰死

急攻之氏綱欣然感其言授飼馬等以爲先鋒乙巳率兵到松戸義明兵士相議曰敵兵強大以小難防陽爲退軍待敵兵入城急擊之也義明聞之怒曰兵家勝敗何拘軍之衆寡哉唯在諸將之心耳乃自進指揮諸軍氏綱兵士並鑣入城里見義弘逸見氏等防戰不克基頼自進挨戰氏綱使伊東桑原翼而擊之基頼及義明嫡子奮擊而死逸見氏謂義明曰今日之役我軍死者不知數且基頼既死則縱防之何以得勝哉不如先赴他方而待時雪今日之恥義明曰汝等恐敵軍之衆妄生辟易之心故每戰必輸可

三浦横井神助射殺義明

謂碌碌柔弱之士也我自進鏖殺敵軍使汝等知我勇猛也自率二十餘兵入敵軍其所騎乘奧産第一馬也故所嚮先進而勢鋭由是氏綱兵士皆知爲義明欲擒之義明自揮陌刀所至悉擊人皆戰栗無當乃陟高岡而暫休待諸兵之至三浦城主横井神助見之自幽處放矢射之義明乃杖陌刀而倒死里見義弘佐佐木氏等聞義明之死突馳敵軍欲報其仇時逸見被創而臥聞其言抑之曰敵兵之多無所拒之不如先歸小弓輔翼義明幼子以開他後之運我今被創則雖生無幾也可代卿等力戰死里見佐佐

里見義弘携義明子匿房州

松平信定卒

天文八年

島津貴久擊紫原城国中多降附

淺井助政令京極高峯歸上平

木等同之歸小弓携幼主潛匿房州○十一月辛未朔丁酉參河櫻井城主内膳正松平信定卒子清定嗣

己亥八年三月島津貴久擊殺溪山紫原敵平田氏迎之入苦辛城神前城降忠良亦降高城壘國中多降附者○夏五月淺井助政令京極高峯歸上平助政慮江北諸士屬心於高峯而久幽之於小谷城中然助政威望日強江北皆服高峯亦依頼助政而無異心故依其請許歸上平供給甚厚既而助政罹病故讓小谷城於男下野守久政退老於城隅別館剃

三好孫次郎與細川晴元有郤

明商入周防山口繁榮勝京師

髮號休外。○六月丁酉朔己酉、三好孫次郎訴事與細川晴元不和、洛中騷亂、義晴避難奔八瀨邑。在叡山麓朽木恒綱從之。○閏月、島津貴久拔市來城、破敵於大日寺。○秋七月、明商舶入周防國、大內義隆求得華物若干品、而設茶飯饗船主、每夜宴樂、其言語皆倣華人。頃日山口城繁榮、超過京師、故明國朝鮮及西域商賈等、每歲來交易、獻珍器於義隆、其中有鐘、其鳴應晝夜十二時、且協呂律、與絲竹合調、又眼鏡二面、雖老者對之、其照應如少壯、其餘書畫茶器名品、不可勝計也。○冬十一月乙未朔丁未、正二位前

藤房家逝於土佐

前參議藤隆重逝

晴信樂詩賦、荒武事、板垣信形諫而止之

權大納言藤房家逝於土佐國。房家兼良孫、教房子也。教房先兼良薨、兼良以冬良為嗣、故房家在土佐采地多年、至此而逝、其子房冬嗣封、世號土佐一條。癸丑、前參議從三位藤隆重逝。武田晴信自去年破信州敵、酒色放佚、常在奧寢、不辨晝夜、或使艷童養婦歌舞荒飲、或聚禪僧等賦詩聯句、以過日。因是諸士久不相見、皆抱憤怨、殆欲奔他方。板垣信形欲諫之、然以不相近、故不得其間。信形先學作詩、而聞晴信開詩筵、而雖不召、乃赴其席、請題。晴信曰、汝平生以講武為業、未聞作詩、不審何暇學之。信形曰、君專好詩、故我亦學之耳。晴信莞爾召之、居其側、授數題。信形乃賦

源義晴遣使於明國

之。晴信奇之、於是信形諫曰、君新得甲州、而信州來侵、未能平之、而太好酒色、可謂放佚也。且賦詩聯句者、佳則佳也、無益於武事。今闔國割據、非武則何以高大門楣哉。唯願遠酒色、而勿作詩也。晴信默然、少焉攜信形入寢、為彼發誓言而止宴樂、棄筆硯、專議軍務。晴信詩十餘首、傳聞於京師、禪僧妙安集竟作序作跋。是年當明嘉靖十八年、明政統宗曰、倭主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乃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郤不受。倭性貪婪違約如故、而內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或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寇為

天文九年

晴信取信州海尻城、村上義清欲復之、大敗

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島中、而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貧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東山之禍大作。按此事不見國史、想夫武將失威、闔國相爭、無所統御、故西鄙頑民與中華梟惡者相合為劫掠乎。

庚子九年春正月甲午朔己酉、武田晴信取信州海尻城、以餘寒甚、引兵而歸、令小山田備中守守海尻。村上義清率七千餘騎向海尻、圍城環攻之。義清信濃豪士也。癸亥、晴信救海尻、大破村上義清、陣斬首三百十三級。○二月辛巳、村上義清部將清野高梨井上隅田率兵三千五百騎入甲斐、時大雪埋道、故暫緩兵衛

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有隙

陶道麒說

晴信家士能知郷導、拂雪以通要路、窺暗夜縱擊而大破之。由是信州兵士稍屬晴信。○三月、頃間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有隙。元就謂部屬曰、往年幸松早世、我家將絕。尼子不憐我喪、而欲令其族併我家。我雖欲報其怨、然慮力不足、而屬彼麾下累年。甚爲遺憾也。自經久退休、晴久繼家、驕泰無禮、蔑視我輩。我甚憤之。自今而後、與尼子絕、可待時一戰以散累年之憤也。肉戸元源・肉戸隆家・桂元澄・福原廣俊・志道廣良等皆以爲然。○夏四月、陶道麒聞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不和而喜曰、是我君之大幸也。乃告大內

元就令屬義隆以圖尼子晴久 [illegible]

元就陷尼子所領安藝五城

義隆、遣使於安藝吉田、說元就曰、足下若屬義隆部下、則互成水魚之思。然則滅尼子何難之有。元就悅而許之、密召還在雲州富田質人赤川氏光永氏等。二人逃去。尼子兵逐之甚急。光永戰死、赤川幸免歸吉田。○五月、毛利元就攻尼子黨在藝州者、陷五城。尼子晴久聞之大怒、召其部屬、謀擊元就。先告祖父經久。經久曰、備後石見未平、宜先治二州、深根固壘而後擊元就也。晴久不聽曰、乃祖耄矣。乃退與諸將專議擊吉田之事、納鎧刀於伯耆大山、祈勝軍也。○六月、辛酉朔、丙寅、織田信秀率尾州兵到參州、攻安

織田信秀攻安祥城。城主長家及林藤助等戰死

尼子國久攻岩屋城

祥城。城主松平長家〈長親〉請救於岡崎。廣忠令松平利長〈長親[illegible]男、稱彦四郎〉・松平忠次〈稱外記〉・松平康忠〈稱甚六郎〉救之、與尾州兵相戰數回。長家・康忠及林藤助・內藤喜右衛門・近藤與一等數十人戰死。利長・忠次指揮殘卒、奮擊不撓。尾州兵退歸。尼子晴久令其族紀伊守國久・下野守式部大輔爲藝州先鋒、到備後國三吉陣。志和地八幡山是藝備之境也。隔河有城曰巖屋。此肉戸元源所領、而其弟深瀬隆兼守之。○秋七月、尼子國久攻巖屋城。深瀬隆兼拒之。尼子兵不能渡河、引兵退入八幡山、而歸雲州。晴久欲自出馬、謂伯州

晴久大軍至安藝陣青野皐

南條行松未必服。恐待我出而狙雲州。令吉田筑後守・其弟左京亮率二千餘騎、抑伯州而招聚其所部兵士。○八月、尼子晴久帥其族類及伯耆・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隱岐兵四萬八千餘騎、發出雲冨田城。○九月、己丑朔、壬辰、晴久大軍到安藝吉田、陣青野皐・三猪口。湯原氏率三千餘騎爲左行、高尾氏・吉川典經爲右行。先是元就令其家僕若干佯爲亡命者、事晴久爲間諜者。晴久亦佯怒其近士內別作氏而逐之。去仕尤就。元就悟之、外善遇之、內爲之備。及晴久出陣、元就聚家族議曰、晴久若陣曽山、則於我

元就以反間討大克於晴久

晴久令武田信実攻佐藤銀山熊谷信直香川光景當之

為幸、若陣三猪口、則周防路塞、我進退惟谷、内別作氏聞之、出奔告晴久、晴久喜而陣三猪口、元就莞爾曰、彼陥我謀也、彼若陣曽山直下我城、則拒之難支、乎、如三猪口、則平路也、甚便於防戰、我得勝利必矣、一說曰、元就軍中、密計、悉聞於晴久、元就令曰、此必有内應者、可搜索而殺之、既而自謂有一聾者、多年侍我、則彼必通晴久也、既佯謂諸士曰、明日率兵欲攻晴久、晴久若登青光井山、攻之則我軍必散、若不然則我運之開者必矣、聾者果告之晴久、晴久大喜陣青光井山待元就、元就乃自他方往攻之、晴久辟易、不知所為、元就乘勝伐之、得勝利晴久令武田信實及牛尾氏攻佐藤銀山、元就遣熊谷信直、香川光景當之、宍戸元源令其子隆家為吉田城援、甲午、晴久分兵焼城下民

家衆其勢攻城、城兵擊卻之、得若干首級、湯原氏攻小早川於吉田坂相戰、時周防援兵杉次郎来救、小早川城兵亦出擊殺湯原、丁酉、晴久部将本莊氏、赤穴氏、遊佐氏等攻城、城兵渡邊通門、田宮氏、天野氏、井上氏、兒玉氏、二宮氏等拒之而退、尼子兵追之城兵還戰、互多殺傷、庚子、出雲兵横道氏、牛尾氏、岸氏、高尾氏等四千餘騎攻大田口、城兵粟屋氏、井上氏、福原氏、波多野氏、坪井氏、内藤氏、綿貫氏等拒而破之、追北斬首數千級、辛丑、晴久部下亀井能登守、及森脇氏、三刀屋氏、猪山氏、移易陣營、城兵中村氏、中

出雲隊将牛尾遠江守戰死

牛尾、同朋琢阿弥奮進戰死

吉田筑後守将襲伯州、與尼子国久戰

原氏、井上氏、俄襲擊之、亀井森脇被創而退、中村等追破之、屠宮崎城、此役毎日攻戰、互多殺傷、出雲隊将牛尾遠江守戰死、由是衆隊稍退、牛尾同朋琢阿彌有風疾、不從聞牛尾死、而後日獨到城下請戰死、井上與三射殺之、得其首吉田筑後守馳使告晴久曰、但馬守山名理興、因幡守護武田山城守、伯耆浪士南條氏、山田氏、小森氏相合、六千餘騎将襲伯州、晴久大驚曰、吉田氏兵寡、可難拒敵也、乃分其軍、令尼子國久率三千餘騎、赴信州、經日國久到伯州、武田山城守聞之曰、國久兵亦不多、平伯州在掌中、乃與南條宗勝、小森氏等率七千餘騎、分為二軍、

国久子兵部戰死

國久突進、武田山城守自殺

武田從士林權平義死

晴久兵攻吉田、元就設伏接戰大克

與國久及吉田氏相戰、國久子兵部戰死、敵得其首、國久大怒奮擊疾馳、其勢難當、武田敗走、國久追急、武田自殺、南條亦為吉田氏被破、脉水終免、此役武田從士林權平、有罪被放逐、潜從軍中、斬首一級、突出示武田曰、以是赦罪、武田怒叱、權平再入敵陣戰死、衆皆嘆之○冬十月、巳未朔、巳己、尼子晴久令其族式部大輔、左衛門大夫率雲伯石三州兵、攻吉田、悉焚城下、民家、元就率二千餘騎出城、諸将皆諫曰、以小當大、危哉、元就不聽、而遣渡邊通國、其族元武、及兒玉氏、粟屋氏、率五百餘騎、伏於三日市、藪陰、又令桂元澄、志道廣良等二百餘騎、匿嚴際、茂陰、而令粟屋縫殿

元就兵斬三澤爲幸

士取場大戰

晴久近臣湯原氏被殺

留守城。元就自率千餘騎出油縄手。尼子兵望見之曰、元就自出、速可擊殺之。而競進接戰。少焉三日市伏兵横擊尼子。陣大破之。斬三澤爲幸。元就追北大克、聚所得首數百級、埋之築墳。謂之首塚。此役稱士取場大戰。〇十一月甲寅、尼子晴久近臣湯原氏説晴久曰、近國諸士通心於元就。質竃下者甚多。臣率兵往、搜索之到處悉誅之。晴久以爲然、授兵五千人。湯原率之赴豐島。邉元就令粟屋氏・小山氏・羽仁氏等邀之。小早川氏會之、共擊湯原、殺之。得首數十級。殘黨皆散。〇十二月戊午朔、庚申、周防三將到安藝陣。吉田・巽山田

僧周良應明帝制作詩

明帝賜周良詩

山。元就遣粟屋氏勞之。且約軍期。三將皆曰、歲暮嚴寒、可待來春雪氷解而遂快戰也。是年、僧周良入明國燕京。傳稱良應明帝制賦詩云、萬里使星朝奉天。五雲捧上玉樓前。獻君唯以無疆壽。我是日東蓬島仙。帝賜御製詩曰、日東有禮信、真緇遠越潮溟。明國彝入貢從令應。待汝歸來勿忘朕敎儀。良即席和奉曰、入貢古今無磷緇、我邦久仰大明彝。三千禮樂珠簾捲、紫鳳翩翩舞羽儀。良夜遊西湖、作詩曰、餘杭門外日將晡、多景朦朧一景無。請得兩奇晴好句、暗中摸索識西湖。良好聯句、至九千句。入明時携之、令浙江豐存叔作序。

是年、當明嘉靖十九年。獻徵錄曰、王直・徐海之徒、縱横雄海上。吳其母夢弧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諾。鄉中有繇役訟事、爲主辨諸惡少、因倚爲囊橐。嘉靖十九年、直夥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辨於直、直則招亡命千人。徐海・陳東・葉明爲將領。王敖爲服心。爲稱徽王、部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聞浙蜂起之徒、皆爭往歸附。直推許爲帥、引倭國窟雙嶼港、浸淫蠶食濱海村聚矣。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六　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40
SS号=14664040